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六二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六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 5333-0535 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二六二冊目次

史部·職官類

明職一卷

〔明〕呂坤撰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年健餘堂刻本

一

仕學全書三十五卷

〔明〕魯論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木活字本

二一

政學錄五卷

〔清〕鄭端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五年定州王氏謙德堂刻鐵輔叢書本

二四一

爲政第一篇八卷

〔清〕孫鑑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三八二

百僚金鑑十二卷

〔清〕牛天宿撰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八年忠愛堂刻本

六二四

明職一卷

〔明〕呂坤撰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年健餘

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明職一卷》

提要

明職者何呂新吾先生撫山右時申飭大

小職官而作也夫官各有職職盡而民安

太平可坐致矣余撫中州白勗以勗同官

者要在存心虛心以認理也實心以立事

也心之不存職於何盡雖然常存此心以

求盡其職與夫先明其職以求盡此心其

明職

序

一

義一也余嘗與司道諸君商訂職事列爲

條款俾各官觸目警心勉稱厥職苦於挂

漏未能成書今觀先生明職諸條自督撫

以至佐雜並及弟子員無不羅列備悉誥

誠殷諄蓋其望之也切故其言之也詳雖

今昔官制微有異同而其大指總期百司

庶府顧名思義求無忝於夙夜在公耳有
味哉先生之言曰大小職官終日思其所
行經歲驗其成效自慊自愧必有獨得者
於戲凡我同官及爾多士其各有職乎其
孰無心乎願共勉之

乾隆四年夏四月巡撫河南使者博陵尹

明職

卷一

二

會一書

明職引

朝廷設官分職衙門各命以名百司庶府各顧名思
思職緣職而盡分人人皆滿其分量而天下無事
矣今天下無一事不設衙門無一衙門不設官而
政事日廢民生日困則吾輩溺於其職之故也嗚
呼何可道哉乃發明職掌申飭大小職官終日思
其所行經歲驗其成效稱職乎不稱職乎子夜點
檢自慊自愧必有獨得者矣俟喋喋乎余言萬歷
壬辰秋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寧陵呂坤吉

明職

卷一

一

明職目錄

明弟子員之職一

明弟子員之職二

明教官之職

明巡檢之職

明驛遞之職

明稅課司之職

明司獄官之職

明庫官之職

明州縣佐貳之職

明職

目錄

明知州知縣之職

明同知通判推官之職

明知府之職

太原諭屬

明守巡道之職

明提學道之職

明按察司之職

明布政司之職

明督撫之職

明弟子員之職一

朝廷教人讀書正欲我就經史中明那一種道理何者自古及今凡身心性命之精言天下國家之治道天地鬼神之造化草木鳥獸之情狀及倉卒難應之務艱危難濟之變輟輟難剖之事隱微難見之理幽遠難測之數經史中有一不載乎古今是這箇天地人物古今是這等參贊輔用以古經史之道治今之天下言言符契事事暗合經書之有資於身心猶衣食之有資於口體世上少他便不成世界人生少他便不成好人朝廷特設學校重

明職

弟子員一

以師儒令其口誦心惟身體力行指望諸士遵聖賢之言成聖賢之身以立聖賢事功使斯世成唐虞三代宇宙生民見唐虞三代太平故待士之體貌獨優舉士之禮節獨重用士之榮寵獨隆所以期望之者誠厚也諸生終日誦讀字字都向心頭想一想句句都往身上貼一貼試看古人所言與我身心合不合其合者便要體驗擴充其不合者便要沉潛思索便知聖賢千言萬語說的是我心頭佳話立的是我身上妙方不必另竭心思舉而措之無往不效而今士子把一部經史當作聖賢

遺留下求富貴的本子。把一處學校當作朝廷修蓋下求利達的教場。乾乾終日。只爲身家。猶如僧道替人念誦經懺。一般念的絕不與我相干。只是賺些經錢來養活此身。把聖賢垂世立教之意。辜負盡了。有道之士。仔細思量。豈不笑死。魏死。人生七尺之軀。皆有安天下萬物的性。今皆有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的責任。皆有能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的本事。聖賢又留下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的學術。日日做天下萬物各得其所的事業。自有天下萬物各得其所的功。只是少了這使天下

印

弟子員一

萬物各得其所的心。賜所志。既非古人之志。所學亦非古人之學。只知記作時文。誦讀策論。從不在本領上體貼。他日忘了這口頭學問。渾是一箇空軀殼。餓肚腸。至於經世之務。更不留心。只問以本州縣編審差役如何均平。地糧如何清楚。盜賊如何消弭。風俗如何轉移。倉廩如何充實。荒歉如何救濟。且未留心。而況世道之汗隆。國家之理亂。更不見有這般經濟學術治平手段。一旦付爾舉行。責爾效驗。到手事兒。皆平生夢寐不及着肩担子。皆自小心思不到。要做詳審精密之事。成光明偉

俊之功。豈不難哉。所望諸生以天下國家爲念。以憂勤惕勵爲心。爲學便是實學。休爲言語文字之工作。人須作端人。無矜聰明才辨之質。他日最名仕途。另有一番手段。俾社稷賴以真安。蒼生賴以得所。朝廷收養士之效。科目有待士之光。流芳於竹帛。增重於冠裳。上大夫皆爲之吐氣揚眉。曰吾輩讀書人。經綸手段。固如此哉。諸生勉之。

印

弟子員一

明弟子員之職二

朝廷養士本爲安民所以待士何等隆重望士何等殷切吾少時鄉居見間閭父老闔閭小民同席聚飲恣其笑談見一秀才至則斂容息口惟秀才之容止是觀惟秀才之言語是聽秀才行於市人無不注目視之曰此某齋長也人情之重士如此豈畏其威力哉以爲彼讀書知禮之人我輩村粗鄙俗爲其所笑耳若聞闕其行聞闕其心言不根道義身不守禮法三五相聚則恢諧嘲訕關口舌之工一二浪遊則淫邪俚作苟且之事少年恃其

明職

弟子員二

四

才學藐視師長霸者逞其刁悍挾制有司或小二忍而動大怒輕遞呈詞或一人事而約衆人同行嚮托說正話者則笑爲道學而吹求其短不詭隨者則惡爲古板而厭棄其人孟子曰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董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此八行也關係名檢不細士日以八行自點檢不枉父母生長此身不枉天地涵育此身不枉詩書教誨此身不枉朝廷作養此身他日屬賴之時將平生打點一回也不含羞於地下本院平生立志不專阿道不篤循省過端千瘡百孔自治不暇何能訓迪

明職

弟子員二

五

諸士第謬持風紀於諸士有師師之責不得不以正言相教誠今日士風三事尤當首戒特拈出與諸士談之余作小秀才時見同學長者諫然恭敬不敢高言大笑不敢亂序先行分付則唯唯聽從使令則趑趄奔走比見近日緒紳談天下士率以新進少年侮慢長者爲笑夫禮非以尊人盡吾道耳不循禮非以慢人自棄其道耳尊長尙存謙虛卑幼豈宜倨傲况尊長之年輪到我身卑幼如斯果能堪否故夫子責原壤以幼而不遜弟爲首過孟子謂堯舜之道只在後長徐行諸生未必皆然有則改之其次公論出於學校古人稱學校云有髮頭陀寺無官御史臺言清苦正直也近日學校豈無公論之人但有一種浮薄之習以愛憎爲毀譽以口舌代戈矛或無水而起風波或因小而張重大此等士風最壞心術不知諸士有此習否有則改之至於結黨一節尤干法紀夫朋友之義過失相規未聞同惡相濟主平日自愛重人未有先侮士者師偶爲人侮一士之力亦足以告之當事明正典刑况處處衙門自必重士體面乃借斯文之名倡義氣之說或一士見凌於鄉黨則通

學機臂爭告於有司。或一士見辱於有司，則通學抱冤，奔訴於院道，不知經史果有此道律令，果有此法否乎？夫斯世之人，未有孤立而無類者。一民被刑，則百姓聚援於公庭。一卒當謀，則三軍聚援於帥府。下至於工商吏卒里老，無不各有同衣。無不各重同讐。勢必至於私黨橫行，紀法盡廢。此大亂之道也。士爲諸類中之賢，乃不以道義相先，而結黨以爲諸類倡。余甚悲之本院身非編黃家，亦士族而慙慙如此者，以士君子之行望諸生也。倘禮法當如此，則經史法律必載之矣。諸生其繹哉。

明職

弟子員二

六

明教官之職

官之重，無如教官。官之壞，亦無如教官。矣。國初以學校爲首善之地，教職爲風化之官。每選上舍，俾爲郡邑師。考其立身端謹，學政精嚴，作養人材，堪爲世用，則行取爲編修檢討御史給事中，後爲大臣。皆有建樹當時，以起家。教官爲第一榮進。匪朝廷濫擢此官，乃教官實稱此職也。今日士習何如乎？使爲教官者，正其心術，端其趣向，教以立身行己之法，迪以濟世安民之要，使居鄉則爲端人正士，出仕則爲良吏忠臣，一言而鄉黨相傳，一行而家

明職

教官

七

邦取法，不愧俊秀之才，堪爲社稷之重。一學得此數人，翹然出色，其餘皆小心謹畏，不辱其身。教官如此，可謂稱職矣。而撫按不以國初之典薦廟堂，不照國初之例行，必有任其咎者。今也無論教以修己治人之術，望其成德達材之效，卽以畢業講課者有幾人哉？居是官者，能知學校非愛老憐貧之地，教官是正己率物之身，諸生是世道民生之賴，朝廷付我以滿庠青衿之士，委我以養賢待用之責，豈區區索贊見勸節規，遂足盡教訓之職哉？

明巡檢之職

巡檢之設原爲盤詰奸細查問逃亡緝捕盜賊弓兵要選精壯鎗刀耍常演習山川險隘到處巡邏村落居民全無騷擾使軍民商販得以自在通行盜賊姦徒不敢公然往來如此三半方爲稱職北方巡檢委實貧寒有在荒山野嶺之中或居人稀路僻之處妻子不得寬綽錢財無處得來但既做寒官須安窮分果能有功無過自付上力健陞而今作巡檢的弓兵不論壯衰器械不求犀利武藝全不操演因盜全不緝拿只索弓共帶例者一个

明職

巡檢

八

折乾擾害居民刁難過客是增一巡檢添一騷擾賊一毫無益於地方萬分有害於黎庶以後遵守法度能盡職業者分外獎勵上等有一體薦揚仍舊殃民不改者訪知定行挈問使家鄉難還妻子流落有甚好處試白思之。

明驛遞之職

今巡看驛遞謂之熱鬧衙門蓋驛遞衙門路當衝要常見上官年貌才能容易顯露錢糧出入常得自由不知也有苦處站銀急支不來過客急送不起怒夫馬之不齊者不管死活恨供具之不豐者嘗加責罵上司之公差不免凌索配來之囚犯每費關防但官窮窮不過入夫官累累不過驛馬做驛丞的重索馬頭常例一不遂心便派苦差逼取丈夫面銀一不如意便加凌虐以官錢放債領銀則加倍扣還指過客爲名開銷則半屬冒破徒夫有

明職

驛遞

九

錢者實放有力者保放紀法蕩然馬驟無錢者多差有勢者不差道滅盡事事可恨不知近來上司耳目專是聾你小官百姓口嘴也只奈何小官一經訪察或被告發戒飭的也是你斥逐的也是你挈問的也是你不如小心謹守多做幾年再轉兩任長短算來名利兩得而今世道清明何嘗虧枉好官哉。

明稅課司之職

夫百工之事百貨之通以有易無本爲民便故古者
誠而不征今稅課設官一則收餘利以充國家之
用一則征商賈以抑逐末之人雖非正大公平猶
不可刻纖細近日巡攔抽稅將小民窮漢賣鷄鴨
携茗甞疋布上街攜簍入市無不抽稅油行既稅
店又稅油屠行既稅生又稅死有司官指此爲科
歛之媒巡稅官指此爲攘奪之具針頭割鷄所餘
幾何樹剝重皮豈能堪命如此刻剝貧民何異盜
賊搶奪且稅課原無定數稅錢豈盡報官罰衆家

明職

稅課司

十

之肉安自己之身天災人禍豈肯寬饒本院原有
禁約但有違犯定行拿問追贖曉諭有司若肯遵
廉其所以鈴制關防不患於無法不然稅課巡攔
且得借我以肥其身所得幾何而惡名皆我受矣
可不慎哉

明司獄官之職

監中人犯多非良民縱是徒罪充軍那非違條犯法
况頭上長枷更是重刑但係強賊尤爲死鬼朝思
暮想只求撞網脫籠得便乘機便耍劫囚反獄司
獄官若肯用心關防無縫鎖鎖在頭白日不消
帶肘密搭樞樞住手脚夜間更須輪防縱在荒坡
野地豈能插翅騰空况監牆重門戶乃重犯在
往脫逃獄官吏禁疎慢之罪百口何辭至於囚犯
發解出門州縣官吏全不堅牢鎖鎖又不揀選兵
夫嚴加申諭夫囚犯懷百計脫死之心解夫無一

明職

司獄官

十一

點勘姦之意力倦心慵情熟志懈忽然逃走盡坐
受贓疎虞失守解夫固難辭罪然賣放罪囚與囚
同罪解夫豈不習聞安肯以三五錢銀替人死罪
彼久囚窮困又安得許多財物買求性命哉祇縱
發解之時繫羈絆之計獄官吏禁不能退其責至
於牢頭獄霸行暴毆人當衣食放錢賣飯或囚
飯入門而本囚未得入口或囚病到獄而本囚不
得宿恩概汗不肯掃除疾病不報調理忍寒受熱
叫號不徹于公堂抱屈含冤心事難白於官府女
監縱吏卒姦淫輕犯將重枷凌虐如此作官必有

天禍明理者知監舖乃陰德之地獄官乃方便之人輕犯存哀矜之心時加體悉單犯嚴關防之法不肯凌虐斯爲稱職而子孫享其餘慶矣

明職

司獄官

志

明庫官之職

庫官吏之弊有三重收以苦納戶輕放以苦支人竊盜以虧公帑是也然不得單責庫官與吏收放重輕關係甚大我不收則在下者不得借口而萬姓省一分半分之財我重收則在下者幸其有名而萬姓多加二加三之費我得幾何而大家所得者皆我之財彼罪幾何而衆人剝削者皆我之罪且我既借左右以行私左右亦借我以請托非分之恩只得從其所欲難開之例無能拒其所求法盡廢令難行職此之故至於庫官庫吏侵盜官銀倘

庫官

庫官

志

若無所狎昵何敢違萌邪念向見一府收銀堂下多樹木椿繫以橫繩解戶投到公文卽時堂下伺候各將銀囊搭掛椿頭繩上挨名點近天平掣籤喚吏監兌聽令解戶自敲針管監吏報足便令收封如兩有等親下審視一面卽填庫收一面卽押印信秤兌既畢當時領文至於出放錢糧亦令解人自兌庫官雖忍而無斂羣小希恩而不敢衙門之內涼寒風生故曰廉生威正大者必光明光明則吐氣揚眉令行禁止何利不興而何害不除余因論庫官而有感於所見以告凡有出納之責者

明州縣佐貳之職

州同州判縣丞主簿分牧令之政其州縣之民者也
官雖有正副而權不輕位雖有尊卑而事不異今
汝佐貳各官有管糧者當思如何恤民如何足國
姦頑富強如何催徵貧累荒逃如何處置巡捕者
須獲真賊莫漏網真賊却將無辜良民受拷奉堂
官批詞切莫不分貧富但問有力精力以奉承切
莫受富勢囑托不問曲直只是要打要錢以出氣
耳輾轉皂快支使性懶任左右通同至於私接呈
狀擅作威福署印則隨事科財營差則所至謀利

明職

州縣佐貳

古

此皆不肖常態而有志向上者之所恥也况佐貳
之中容易出色有一好官自然薦拔自得優陞若
欲速見小如前所為輕則戒飭重則挈問後悔何
追

明知州知縣之職

士君子無濟人利物之心則希清華慕通顯總之無
益於蒼生雖其求富貴可也苟平生懷救民利物
之心欲朝興一利而朝知澤被閭閻夕除一害而
夕即仁流市井隨事推恩聽我自便因心出治惟
我施行則莫妙於知州知縣矣夫朝廷設官自公
卿以至驛遞中外職銜不啻百矣而惟牧令入稱
之曰父母父母云者生我養我者也故土地不均
我為均之差糧不明我為明之樹木不植我為植
之荒蕪不墾我為墾之逃亡不復我為復之山林

明職

知州知縣

川澤果否有利我為興之訟獄不平我為平之兇
豪肆逞良善含冤我為除之殺詐百端愚僕受害
我為勇之嫖風賭博扛帮劫掠我為刑之寡婦孤
兒族屬侮奪我為鎮之盜賊劫竊民不安生我為
弭之老幼殘疾鰥寡孤獨我為收之教化不行風
俗不美我為正之迤里無師貧兒失學我為教之
倉廩不實民命所關我為積之獄中囚犯果否得
所我為恤之斛斗秤尺市銀為義我為一之貧民
交易稅課濫征我為行之衙門積囊狼虎舞民我
為逮之吏胥需索刁勒吾民我為禁之徵收無法

起解困民我爲處之遊手閑民我爲處之
之異端邪教亂作我爲驅之庸醫亂行民命
枉死我爲訓之士風學政頹敗廢弛我爲興之
豪傑竊專利虐民我爲治之控空懸虛起禍誣人
我爲杜之聚眾黨惡主謀唆訟我爲殄之火甲負
累鄉夫騷擾我爲安之某事久廢當舉我爲舉之
某事及時當修我爲修之民情所好如已之欲我
爲聚之民情所惡如已之惡其爲去之便四境之
內無一事不得其宜無一民不得其所深山窮谷
之中無隱弗達婦人孺子之情無微不照是謂知

明職

知州知縣

三

此州是謂知此縣俾一郡邑愛戴吾身如坐慈母
之懷如含慈母之乳一時不可離一日不可少是
洞其弊原酌其治法日積月累責效觀成自初仕
以至去任光景改觀幾何民愁甦醒幾何政事修
舉幾何或享利於目前或垂恩於永久俾士民得
數其事而稱之吾於臨去亦自點檢之曰吾於地
方興得某利除得某害如此治民則是良醫治病
何快如之倘到任時地方是這般景象離任時地
方依舊是這般景象如此等官虛享數年俸薪無
益百姓心猶試一省察稱職廢職兩院之獎薦有

愧無愧戒効有屈無屈自有一點不死之真心在
又何暇計哉考語係爲歸咎他人誣陷哉賢者必
不謂吾言過激云

明職

知州知縣

二

明同知通判推官之職

府通判之職事勢繁。又設佐貳以分之。同知通判之職掌不同。大率清軍捕盜。水利鹽法。糧餉管馬。而推官則專理刑名者也。刑名余詳之風憲約捕盜余詳之獄政。而清軍水利管糧似不必專曹設職。故余獨不言。三官各有職業。惟一以安靜爲重。則府佐所同也。

明職

同知通判推官

大

明知府之職

一尺之地不屬某州。某里則屬某縣。某里未有曰屬某府。地土者一丁之民不屬某州。某籍則屬某縣。某籍未有曰屬某府。人民者然。則府不虛設而無用乎。曰無用而爲有用之資者。府是已。何者。府非州。非縣。而州縣之政無一不與相干。府官非知州。知縣。而知州知縣之吏無一不與相同。是知府一身州縣之領袖。而知州知縣之總匯也。今之爲知府者。廉愛嚴明。公誠勤慎。使自謂好官。而謀知府者。見其能是。亦以好官稱之矣。不知此八字者。知

明職

知府

元

州知縣之職。而非知府之職也。知府無此八字。固爲不肖。僅有此八字。是增一好知州知縣耳。設府治建府官之意。豈謂是哉。爲知府者。或奉院司之科條。董督察屬。或酌郡邑之利病。細與典除。所屬州縣掌印正官。及佐領合屬一切大小官員有用刑不當者。持已不廉者。政不宜民者。怠不修政者。昏不察姦者。壅蔽耳目者。虛文擲墨者。前件廢格者。阿徇權勢者。差糴不均者。催科無法者。收解累民者。竊劫公行者。姦惡爲害者。風俗無良者。教化不行者。倉庫不慎者。獄囚失所者。老幼殘疾失養

者聽訟淹滯者橋梁道路不修者荒蕪不治流移不招者衙役縱橫不禁者屬官如是知府皆得以師帥之師帥不從知府得以讓責之讓責不改知府得以提問其首領吏書提問不整知府得以指事申呈於兩院該道等之一人一股病不得謂之完身譬之一裘一幅斜不得謂之完衣所屬州縣有一不肖之吏有一失所之民有一不安之事不能安輯而處置之尙得謂之完府主務俾所屬之吏廉愛嚴明公誠勤慎如我一堂所屬之民無一不得其墜舉弊革姦除如我一堂所屬之民無一不得其

明職

知府

二十

所所屬之物無一不得其理循良者署以上考無論卑微不肖者署以下考無附炎熱使屬吏知有府之可畏不敢不守官知有府之可服不患不共命如是而千里之封疆凜凜風生萬井之黎民瀼瀼雨潤知府之職不當如是乎賢太守其細思之

太原論屬

壬辰六月余召所屬府州縣掌印正官而諭之曰宇宙之內一民一物痛癢皆與吾身相干故其相養相安料理皆是吾人本分書云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及鳥獸魚鼈咸若鳥獸魚鼈非吾同類也而且使之咸若然猶曰彼有血氣心知欲生惡死所同鬼神奚賴吾人山川有何知識而亦使之亦莫不寧者何蓋聖人以天地爲心爲生民立命心思既竭仁愛無窮必使乾坤清泰海宇安康無一事不極其安貼無一物不得其分願而後共心始遂伊

明職

太原論屬

三

尹有莘之耕大也當隱居時便樂堯舜之道其言曰予弗俾厥后爲堯舜其心媿耻若撻於市一夫不獲曰時予之辜大君不堯舜自有當其耻者一夫不獲自有任其事者而伊尹引爲己責深自愧罪只是真真切切見那君民痛癢觸着便自相干而致君澤民我又方此學術是以孔席不暖墨突不黔汲汲皇皇慙慙懇懇只是這箇不忍人底念頭放歌不下吾輩七尺之軀不短於古人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不少於古人六經四書子史百家至今大衛吾輩誦習人多於古人只似看得天下民

物與我分毫無干。這是這腔子中。天不會賦與不
忍人底一點良心。如何百姓痛癢全不關心。死活
通不介意。大體今之爲吏。品格不同。第一等人有
這一點惻隱真心。由不得自家如親娘之於兒女。
憂憐念災。怕災愁病。日思夜慮。中猶提心。溫存體
愛。百計千方。凡可以使兒女心遂身安者。無所不
至。所以說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
心切而政生。慮周而政試。聖人雖欲欲乎不得。此
謂率其目然。第二等人看得天地萬物一體是我
性分。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是我職分。不存此心。

明職

太原論屬

主

便有媿於形骸。不盡此心。便不滿其分量。惓惓維
世道。亟亟愛民生。以謂爲之自我當如是耳。此謂
盡其當然。但縱有強勉向道之心。便有精神不貫
之處。第三等人看得潔已愛民。修政立事。則名譽
自草。不則毀言。日至士君子立身行己。名節爲先。
奈何不自愛。是爲名而爲善者也。第四等人守能
操已而短於才。心知愛民而懦於政。可謂善矣。然
毫無益於郡邑。安能爲有無哉。第五等人志欲有
爲。而動不宜民。心知向上。而識不諳事。品格無謹。
治理難成。第六等人知富貴之可愛。懼橫斥之或

加有欲心而守不。收建。有怠心而事不敢廢。無變
民之實。亦不肯虐。無向上之志。亦不爲邪。碌碌庸
人而已。第七等人實政不修。粉飾以詐。善梓身不
慎。彌縫以掩惡。要結能爲毀譽之人。鑽刺能降祥
殃之輩。地方軍民之事。毫髮不爲。身家妻子之圖。
慙慙在念。此巧宦也。近日大家成碌碌。牢不可破矣。
第八等人嗜利耽耽。如集鵲附腥。競進攘攘。如馳
駒逐鹿。多得錢而好官。我爲笑罵。山他笑罵耳。此
明王之所不赦。明神之所以必殛者也。嗚呼。正學
衰世道絕。利達之錮習。旣成。惻隱之真心。遂死矣。

明職

太原論屬

章

所民物付托何人。情一深思。可爲慟哭。天生此身。
豈爲酒肉之囊。錦繡之架哉。天生此民。豈爲士夫
之魚肉。官府之庫藏哉。倘一深思。可爲大媿。本院
無能振拔罪之魁也。諸君千萬努力。

明守巡道之職

守巡兩道非止爲理詞訟設也。一省之內凡戶婚田土賦役農桑悉總之布政司。凡刦竊關稅貪酷姦暴悉總之按察司。兩司堂上官勢難出巡力難兼理。故每省計近遠設分守巡道令之督察料理。所分者總司之事。所專者一路之責。凡一路之官吏不職士民不法冤枉不伸姦蠹不除廢墜不舉地糧不均差役偏累衣食不足寇盜不息邪教不羣土地不闢流移不復樞蓄不著武備不修城池不飭積貯不豐訟獄不息教化不行風俗不美游民

守巡道

三

不業鰥寡孤獨疲癯殘疾之人不得其所凡接於目者皆得舉行聽於耳者皆得便宜。應呈請者呈請兩院施行。應牌劄者牌劄各州縣條議督責守令詳密如主簿守令奉法恐懼如嚴師務使一路風清弊絕所部事理民安人其疆無愁嘆之聲見其民無憔悴之色然後盡守巡之職。本院做秀才時曾見本道經歷吾邑民間疾苦不問一聲。邑政短長不談一語。留州縣茶坐則沾沾煦煦皆虛夸色笑之言。批州縣文書則婉婉曲曲無切問直駁之語。下司無不感激以爲盛德。蓋嘉靖末年時事

近日諸君子約已愛民肅僚勤政必不然矣。夫兩道之位不爲不算權不爲不重。所以董督守令愛養蒸黎修舉政事者也。乃中怯外柔若是其何以正體統而肅紀綱乎。何以策不振而懲不法乎。何以令能行而禁能止乎。何以興治道而起頹風乎。然則一路不治千里未安其故可知。已諸君子慎無復然。

明職

守巡道

三

明提學道之職

兩司之清重莫如督學世道之汗騰亦惟係於督學
今有督學於此文學甚優操身甚潔關防甚密持
法甚公校士甚精閱卷甚敏賢矣乎曰賢矣而職
未盡也天下之治亂係人才人才之邪正關學校
譬之器物學校其造作處廟堂其發用處賢之菽
粟布帛學校其耕織處海宇其衣食處也是學政
美惡士習善敗三公九卿不任其咎百司庶府不
任其咎舍督學將誰歸咎哉夫入學制補甚榮進
也黜與甚鉅典也此富貴利達之最途也朝廷懸

明職

提學道

三

此以觀天下士天下士不啻竭蹶施之豈以學校
乏人待督學以足數貢舉缺額待督學以取盈邪
即使朝督暮責人人盡一籌士士可三元正作養
了許多文章之士富貴之人何益於國家理亂之
數哉虞周既遠世教久亡桓榮稽古一說已屬醉
生夢死之言宋時勸學諸歌頌皆病狂喪心之語
其在當時明理窮經尙以天爵要人爵直至於今
擬題摘段竟以捷階取要階視學校爲利祿之場
以詩書爲富貴之籍理義身心之學未見聚談天
下國家之憂無人介意如是而授之以天下國家

申職

提學道

三

之寄令其敷理義身心之教以成移風易俗之治
導民安物阜之功其將能乎夫天下英俊豪雄
收之學校更於何處求興道致治之人而今學校
反足以壞英俊豪雄更於何人望濟世安民之效
是世道終不還古昔民生終不見太平不知國家
養賢取士何用也乃論取士者有曰當兼鄉舉里
選之法夫鄉舉里選之法至今未嘗不在曰何在
保結是已夫保者事發連坐結者要以終身立法
至嚴也書一名畫一押用印而附之卷千係至重
也其責保人曰如虛甘罪責所保之人曰身家並
無違礙夫不遵理道曰違犯於過惡曰礙身有違
礙棄之可也其家並無違礙里老隣佑保結據之
可也又取師生縣州府司保結士而至於無身家
違礙之事保結惟取身家無違礙之人不謂鄉舉
里選可乎有違礙雖班馬曹劉不得進取聰明才
辨之士既亟亟於富貴利達雖欲不勉爲善強寡
過得乎已入仕途丁憂養病起復補官仍取保結
終身雖欲不勉爲善強寡過得乎士而至於勉爲
善強寡過則保結法嚴之效也所望督學使君以
修己治人之術爲科條以進德修業之實教諸士

立以章程時其糾察嚴其勸懲端身範以先諸士
貴提調以警怠荒督教官以修實政舉善必極其
優崇伸德行於文學之上禮憲當正其法紀糾諸
生於禮教之中異日薦之鄉書者皆端人正士列
之朝著者皆實學真才庶人心世道有轉移之機
而國祚民生享無疆之福矣

立以章程

三

明按察司之職

原訪之職蓋禁重矣。者御史大夫掌西臺察姦刑
罪蓋重惡之司也。以中臺不便於察外吏乃設按
察司爲外臺彈壓百察震攝羣吏藩司以下皆得
覓舉實與御史大夫表裏均權厥後和同驕職而
事權俱歸兩院矣。所可嘆者司曰按察司官曰按
察使按察請何但以刑名爲職掌人亦以刑名吏
目之棄其尤重而獨任兼銜可謂之提刑司提刑
使耳。今內外詳皆轉都察院人未嘗以都察院爲
刑曹何按察司獨專謂刑名乎。卽刑名一事亦多

明

刑

三

可言夫廷尉天下之平提刑者一省之平也運成
充徒一失其平皆得理枉伸冤卒也強盜人命非
兩院批駁竟不與聞矣夫死刑必由按察司轉詳
者謂必按察司以爲可殺而後以聞也果情法無
當於心則呈駁不嫌於再至於一省真正強盜人
命郡縣俱當申詳問明之日俱當照詳看得可疑
一體批問案候兩臺定奪以憑司異平反如是庶
不失提刑之職百官不法時加體訪可訓迪者則
迪可督責者督責可獎戒者獎戒其應稱筆論勅
指事開陳兩院使一省官吏視憲使如雷靈莫不

潔已愛民勤政集事宋人謂之天垣執法人代關
羅如是庶不失按察之職若一崇長厚百無聽聞
賢否取正於府官依樣署考重輕定擬於院道代
之轉詳則法司之權非人我侵而我自失之矣此
何官也而可自失其權哉惟執事者留意

按察司

手

明布政司之職

行中書省與中書省分表裏秩皆二品至崇重也為
外僚領袖為朝政彙纂表率吏治通達民情至樞
要也名其司曰承宣布政蓋政者天子之惠澤使
臣承其流而宣政於一省俾一省之政教號令雷
厲風行一民一物無不得其所一政一事無不得
其宜者也兩院之所監臨監臨此政按察之所廉
訪廉訪此政守巡之所分理分理此政府州縣之
所推行推行此政元人艷之名曰外政府姑無論
執掌之全惟是學校之政總屬其提調故貢舉起

明職

布政司

三士

送無不由焉境內人才總屬其體察故選官保結
無不由焉錢糧完欠總屬其稽考故徵收起解無
不由焉官吏淑慝總屬其品題故舉刺考察無不
由焉土田賦役總屬其均釐故差糧冊籍無不由
焉軍匠戶口總屬其清理故內府圖籍無不由焉
至於典常經制水利農桑養老恤孤儲蓄蠲賜凡
關係軍民利病地方安危風教盛衰政治得失無
不由之而今也止知其為錢糧衙門耳近年以催
解為職終日以收放為事或官吏起送保甲或復
命覲賀遙送冊揭雖皆衙門事體所關而以此畢

明職

布政司

幸

承宣布政之職恐小之乎其為藩司矣執事者果顧斯名也協分守巡道督郡邑百司盡地力以開利源戒侈靡以節耗費課桑麻以詰惰農通商販以裕財用引水利以備旱潦驅遊民以安生業禁異端以息煽誘均地糧以蘇偏累定徵收以杜侵牟嚴起解以足國用罪包攬以重錢糧善催科以革積弊停濫役以息民肩懲衙蠹以除民害清課稅以恤民貧定斗秤以息姦偽訪把持以通市情興禮教以端士習定社學以正蒙養重鄉約以善風俗崇節孝以興行誼嚴保甲以弭竊劫簡詞訟

以省勞費修祀典以事鬼神嚴鄉飲以示親戚廣收歸寡孤獨痲瘋殘疾而設法存活以哀貧民各道不率循者規正之有司不奉行者督責之虛文罔上生災擾下者叅治之全省之民庶幾其得所乎不然承宣布政四字毫無關涉而建官之本意遂失愈遠矣。

明督撫之職

明職

人

三

吏治無良求有不自大吏始者我潔已而後責人之廉我愛民而後責人之薄我秉公而後責人之私我勤政而後責人之慢若以有諸己者非人正多衆口耳勢必不行以藏身不想也夫百司庶僚以治軍民督撫者治治軍民者也三晉民物分治於州縣總治於府監臨於守巡道統屬於布政司彈壓於按察司而本院則拊綏之者也樹畜不教荒蕪不闢流移不復衣食不足災獨不恤寇盜不息姦暴不戢衙蠹不除諸弊不革積衰不振教化不行邪民不禁流民不察游民不業量衡不式學校不嚴地土不均賦役不平雜累不蠲山澤不殖訟獄不清倉庫不慎僧奢不約積貯不充錢糧不辦道塗不治商旅不集鄉甲不聯貨賄不斥昏庸不戒勢豪不飲餽遺不省驛遞不節虛糜不去幽隱不燭有如此者三晉司府責有攸歸而倡率無道驅策難前致吏治不修而民生不遂本院安所歸咎耶顧本院所自信者除本省鄉士夫吉凶禮節不敢盡廢亦不能過豐外其餘不彼此交際假手以潤身家不餽送要津結心以固榮寵不以奉承

事屬吏不以虛套責有司。總贖商稅酒課。獲功及一切不義等物。分毫不入私囊。以遺子孫之殃。酒席下程。供張騶從。及一切公會等事。分毫不費。民以爲州縣之累。諸所舉動。不似故百司庶僚。不能欺吏書門皂。顧如此。碌碌亦只了自家身上事耳。苟於地方不足爲輕。不足爲重。則是官也。焉能爲有爲。能爲無前所云云。所賴監司守令。共力同心。次第舉行。爲軍民造無窮之福。爲地方垂永久之利。凡本院牌劄條示。苟於民而無當。不妨明白申明。苟於事體可行。豈宜延遲廢格。諸君子共奮揚

切

督撫

四

精采殫竭。心思詳覲。在哲良規。痛革俗吏積套。匡我愚迷。規我舛謬。共圖治理。是所惓惓。注望者也。

明職

一卷 浙江巡撫
孫述本

明目坤撰。坤有四禮翼已著錄。坤於萬曆壬辰以僉都御史巡撫山右。作此篇以申飭屬吏。自弟子員之職至督撫之職。統十八篇於省府州縣職官利弊得失言之甚悉。

仕學全書三十五卷

〔明〕魯論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木活字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仕學全書

三十五卷》提要

任序一

余曩承之信州司理甲午
得魯夢弼卷見四經義疏
大座師錄為程式因懸揣此必潛心太易章
編屢絕者及出闕時夢弼乃知其家傳有
自也越一載夢弼罷公車歸乃携其尊人
西麓先生所製義徑卦義及闕見錄函集
見示余捧讀不忍釋手按闕見錄即仕學全
書舊編名也

先生自謂生長萬曆初年讀前史漢唐宋末
年官邪政亂國覆民窮其可驚可駭之事
或作史者已甚之辭及艾受事于賴署長
署霍見一時政事道揆法守蕩然與漢唐
末局無異嘗過金陵與同邑涂家宰言之
各款戲欲涕因採前史盛衰治亂之故與有
明代之政事類次成篇以後之所見奏前
所聞各之曰聞見錄余玩味再三見其博綜

陳達誠經世者之所必資也考古者之所敬求也因為改題其偏曰仕學全書

今國家深求萬國南極炎徼北踰冰壤東極暘谷西越流沙而

今甲所布多依明儒孔子曰殷固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固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先生此書闕一事即作一考每一考未必悉酌今昔之文調劑流弊之窮在當時祇為

任序二

痛哭流涕之言在

今日未必非

興朝損益之一助也周禮周官三秦兩漢古今之大

文章在是即古今之大事業亦在是乃夢

綽猶謂先生名不顯於當時以道窮學

晦為疑余曰不然昔漢嚴尤問桓譚曰子

嘗稱揚雄之書能傳之後世乎譚曰凡人賤

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

遂輕其書昔老莊虛無之言然後世好者尚以為過於五經今子雲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更閱賢知為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然則易世以後有讀先生

之書者亦可以想見其為人倘得有力者負之而趨安在不可以信今而傳後哉闕是書臨川管內翰已刻之姑蘇今夢綽歸謀以其書付梓余因叙次數言於偏首

任序三

昔

皇清康熙丁未三月上巳

賜進士出身文林郎前江西廣信府推官廊南

世弟任文燁頓首拜撰



魯孔壁本傳

魯論字孔壁新城人家中溪西靈峯之麓故號西麓少孤母馮氏苦節教子論下帷攻苦以承母歡年十九補邑博士弟子二十三食餼試必冠軍郡伯鄔齊雲評其文曰氣如大海沉虹斃若萬花明谷三十四熹宗登極詔天下郡邑各選明經一人入試大廷論與選與清江楊大學士同榜前後應畿省棘試凡九生平所著八股文皆博大淵深不肯爲明季剽竊之習同邑黃端伯序而行之序載瑤光閣集中年五十授南直隸潁州同知後人賦介廉潔見義必爲時類

本傳

寇躡一有警息寒宵夜論必出宿城樓寇退論循職守清軍清馬圍練州兵修繕城池固憚類例徵麥先是衛官以米色不中到次愆期大肆恣然潁州暨潁上縣具揭撫按題請已奉嚴旨領兩州縣所費不貲是年州守臧派遂援爲例台州大詳旣額論論曰此州守事然收解皆金職掌印專之可也爲臧州派三分之一民咸踴躍歡呼先期輸納羣羣頓靜年五十一署天長縣事長故沃土時軍興差重院道坐派視他州縣必倍民久不堪命論一一條上得均長民賴以延威家祀焉額長斗大一城實南都三輔兩陵

湯沐重地乙亥寇警守禦蕩然論爲請部院制器械

條畫精明在長兩月民大和訟獄僅科幾懸蒲不用及得代攀留潯閩巷霍令黃日芳贈詩有云攝政尚同三月治爲官常作百年恩益實紀也年五十二解京餉事竣署霍丘縣事霍鄰中州爲流寇入鳳泗孔道四路堵剿兵馬雲集論日夜設粥設餉霍恃以安時徐張兩游擊駐霍所部奪民房淫婦女有逼民婦至死者論繩以法衆卒大譁兩游擊曲庇所部遂揭撫院及奉撫憲嚴劾始謂論一面外禦流寇一面內戡羣蠹土寇繼作論審動靜擒渠魁誅土豪嚴衛靈

本傳

理刑徵餉募金耗羨井井剔釐年五十三在霍是年各臺署考皆優撫按方會題實授霍丘繼改題守毫適部調閩閩泰軍疏不果上去賴之日道守紳衿公私交餞自辰至酉炳燭始登舟合州保留有賴水俱清金剛不折之語里民幸婦孺攀車號慟如失父母年五十四入閩會朝廷肆赦按察司檄入臬幕磨勘赦冊論票擬平允全活甚衆五十五署福州府海防館事五十七陞福州府海防館同知未幾聞新城被寇遂告歸養母日侍寢膳閉戶著書杜門垂二十餘年慨士無實學用不一效著四書通義三十八卷慨

幾經爲制舉筌蹄失厥本直著周易卦義七卷闕古今興亡治亂一轍倣周禮六官著聞見錄今改各仕學全書凡三十五卷生平多病著醫約四卷應酬書啟序記銘誄表傳六卷彙平日燕遊吳遊越遊淮遊閩遊里居詩歌爲釣閑居詩集共五卷享年八十有五子郢昂鄒鄺鄒鄺鄒

本傳

三

自叙

自博古之士不能通今則學術執拗罔與經世通今之士不能博古則治亂不明罔與持世兩者皆譏顧夏蟲不可語冰篤于時也自非親見雖讀古人之書亦必疑信參半論爲諸生時甫弱冠虛萬曆中年承平日久民間斗米纔四十錢行者蕭條而往雖萬里不待寸兵時讀史見漢唐宋往代之末其時官邪政亂國圯民窮可驚可駭可痛可哭之事私謂此作史者已甚之辭及艾受事于賴兼攝長攝霍目親時政因憶曩時所讀史傳恍然如見始信古人不欺已隨

自叙

一

遇一事卽作一考如賦後漕運清軍馬政河渠屯種驛傳諸大政采輯成編名我葵錄蓋以民方殷原本板之詩五章致同事相戒之意擬上中都諸當事者蓋告哀也已念國家治亂在政而政之張弛在人樁城署中更作內外官考終焉凡考必邇唐虞夏商周迄漢唐宋以至于明以論身歷治亂之交見古今來治亂亂大都如是因其所見愈益信其所聞復改名曰聞見錄錄始于崇禎戊寅仲夏迄于癸未季春是年黜幽歸釣溪上每遇山街落日罷釣收綸歸取其書次第之分上下編上編二十卷下編十有五

卷凡大政三十以吏戶禮兵刑工分六類而統以明職掌爲之綱凡內外官三萬八千有奇以京朝省直文武分四紀統以明設衙門爲之次而以掖廷諸官及外戚親舊附焉末各資以論斷非敢位卑言高蓋亦志其見所見聞所聞而已草茅賤士秘閣藏書寶未得觀其全如五金有鐵唐宋設使且以各官誠五材之所必資顧無所考錄中諸如此類尚多掛一漏萬實自愧焉序既畢或問曰子述官政而並及朝儀批答何也論對曰嗟夫此豈無故而云然哉易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書曰一日二日萬幾禮曰君日出

目錄

二

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倚觀前史人主之敬怠一分天下之治亂立判論豈無見而云然哉崇禎癸未冬十二月甲子集論自序

仕學全書上下編目錄

上編

一卷吏部大政

銓法

二卷戶部大政

土田

三卷戶部大政

賦役

四卷戶部大政

漕運 鹽法 錢法

仕學全書

目錄

五卷戶部大政

國用

六卷戶部大政

荒政

七卷禮部大政

郊社

八卷禮部大政

宗廟

九卷禮部大政

學校 科舉

十卷禮部大政

國史 謚法

十一卷禮部大政

曆法

十二卷禮部大政

樂律

十三卷兵部大政

軍制

十四卷兵部大政

邊防 海防

十五卷兵部大政

馬政 茶法 驛傳

十六卷兵部大政

懷方國

十七卷刑部大政

刑法

十八卷工部大政

屯田

十九卷工部大政

治河 治渠

二十卷大政補遺

權稅 土貢

下編

一卷京朝文官

內閣 中書科 翰林院 庶吉士

二卷京朝文官

吏部 戶部 禮部

三卷京朝文官

兵部 刑部 工部

四卷京朝文官

都察院 通政司 大理寺 六科給事中

五卷京朝文官

太常寺 太僕寺 光祿寺 鴻臚寺

尚寶司 太醫院 行人司 欽天監

六卷京朝文官

詹事府 國子監 順天府 應天府附

上林苑監 宗人府

七卷京朝武官

五軍都督府 親軍衛 京軍衛 五城兵馬司及

諸陵衛附

八卷南京文武衙門

五府六部科道寺監

九卷省直文官

巡撫都御史 巡按御史 布政司按察司

分守道分巡道

十卷省直文官

府州縣 都轉鹽運使司 府州縣儒學

內外文武職官衙門吏書民快門皂牢頭舖

遞

十一卷省直武官

仕學全書

目錄

四

都指揮使司留守司附外衛所 西南土司

十二卷京朝省直文武官恩命總叙

一爵一品一階一勳一祿米一加官一兼官

十三卷朝儀批答

大朝常朝 批答章奏

十四卷掖庭官外戚

內官 內女官 后妃家駙馬家

十五卷宗簿

親王郡王三將軍三中尉 親王府官屬

目錄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一

黎水穆 論孔壁甫著

大政考總論

凡朝廷布在令甲者皆曰政若關繫國家治亂民

生休戚邊圉安危則政衡稱大焉在朝廷垂憲則

爲典章在內外大小臣工奉行卽爲職守論崇禎

丁丑戊寅受事于類時奉行一政隨作一考已而

成帙因以吏戶禮兵刑工類別之若一政專掌本

屬卿寺而于部必領移會者則歸于所移會之部

又若一政條件雜出諸部寺皆有分屬則總約而

仕學全書

一卷

廣微堂

一

上編

歸之大政補遺而中分析之以便稽考

吏部大政

鈐法 一鈐注 一推陞 一給由 一考察

按銓選在唐虞本師錫而察覈三年考績三考乃黜

陟幽明在周以司馬論定之士告于王始詔爵祿而

八法八柄治官馭臣掌之太宰六計獎羣吏考歲成

掌之少宰王乃受其會聽其致事而廢置之三歲大

計乃加誅賞漢初在廷多用武臣已詔天下郡國計

備之士詰相國府相國遺詔太常博士視其能官之

東漢始設吏曹亦曰選部隸尚書令凡州郡士叙用

以到部先後爲次而州郡尉史曹掾刺史太守得自辟置若察覈武帝時詔刺史二千石歲終察羣吏殿最上丞相御史大夫聽廢置東漢勅刺史州牧察奏凡長吏不任職刺史州牧奏上不復下三公三公不復遣掾史按驗卽黜魏立九品官人之法凡州設大中正郡設小中正擇察其州郡之士行能望實差次上吏部聽銓選卽吏部有銓選亦必下中正徵實乃授沿及兩晉元魏皆循行已以中正徇門閥亡公道始罷而選權獨歸吏部尚書于時晉尚書崔亮奏定格制若叙遷必以歲月停解爲斷迨隋守年資牢不

可破且自一命而上若曹掾尉史津官戍吏咸銓于吏部州縣辟舉之路遂絕察覈之法並廢唐仍隋制文選一歸吏部武選歸兵部凡選事尚書掌其一兩侍郎分掌其二謂之三銓法以四事擇其良一曰身一曰言一曰書一曰判以三類觀其異一德行一才一勞効凡六品以下必集試乃注官注已上僕射上中書門下省給事中讀之黃門侍郎審之乃以聞給以符調之告身而考覈之法凡應考官皆錄其丁年功過行能本司及本州長官對衆讀差以九等上之考功考功受其質而黜陟之流內官序以四善一

德義一清慎一公平一勤恪自近侍以至鎮防次以二十七最最各視其職如近侍官以獻替爲最監司官以激揚爲最司理官以明允爲最他倣此若州縣官以撫育有方戶口增益爲等不則差次降罰其失勸課者亦如之諸考定畢集尚書省唱第然後奏額自裴光庭做崔亮限年法而資格之弊亦如晉異時宋典內外官不署本職以差遣爲資歷凡京朝省曹寺監及在外州郡百官府並別勅往任于內稱主判于外稱奉使卽筦庫皆京朝官名銜蒞事凡典選文武官皆屬兩選司惟內外小職聽長官奏辟而考覈

之法以文選爲審官東院武選爲審官西院凡中朝官職事給南曹曆于外州郡官給御前印紙磨勘時令昭曆子印紙書課上審官院聽質而外官署考則總于轉運使其等有二三審官院皆憑此黜陟不別覈顧文資限三年武資限五年不分內外不問勞逸能否歷滿卽磨勘序遷已或特授特轉又皆無事狀可名而羣姦鬻官請求皆有定價明與內外文武官凡五府六部暨州縣衛所皆取自上裁而文職官則徵召歲貢進士三途並用旣用考績特嚴恩威常多不測永樂後徵召漸廢不行選法文職盡歸吏部一曰

銓注一曰推陞而銓注之法各視流品進士一甲授翰林二甲三甲在京得部屬中行在外得推官知州知縣惟殿試後選入館克庶吉士讀中秘書者則內閣爲政若舉貢監生先赴吏部考職舉人或同知或通判或推官或知州或知縣貢生以推知爲極選或通判或州縣佐俸監生或縣佐俸或府首領若援例視所加定銜吏員或倉巡或驛遞仍有考考最得縣首領若援例加銜視監生若官生視父任品級凡考舉貢監生考經書藝吏員考文移凡歲六選每兩越月吏部引赴朝堂掣籤大選其丁憂病痊起復降調

仕學全書

卷一

吏部大政

四

上編

各官別赴部堂類選地方分南北大小邊腹南人多就北又時南北互援無定例顧特重甲科甲得腹裏繁大郡邑舉貢多僻小及邊方郡邑凡掣籤避本省卽得他省而所得地方有親族見任監司者毋論正佐官皆迴避改掣惟教官得本省則不避已倉官驛通官亦念其官卑俸薄不關民事不避本省亦與教職同凡教職歲貢實選舉人署職陞遷皆三九兩月若推陞之法明初特重方面郡守凡在外方面缺詔在京三品以上官保奏若在京五品以上缺舉推三品以上官及倉御史祭酒缺廷推內

閣及吏部尚書缺勅九卿堂上官會推其在京六品以下在外五品以下類推凡類推上一人單推上二人或三人勅推上三四人或七八人惟給事中御史吏部會都察院合在內中行在外推知考選考定分南北臺省得旨試職越歲實授庶吉士解館或留或出館內閣定奪吏部始疏奏陞除留原殿試二甲除編修三甲除簡討出或給事中或御史近更有除禮部主事者而凡主官不外調王嫺不內授大臣之族不得任科道著爲令凡主銓注推陞皆文選郎中郎中關本司員外郎或主事代攝若考覈之法一給縣

仕學全書

卷一

吏部大政

五

上編

一考察一不時舉劾而給縣之法洪武初重久任三年曰初考六年曰再考九年曰通考凡在內官九卿大臣不注考五品以下于本長官署考赴吏部聽實若在外官于本衙門炤須知格式送冊州縣上之府聽府考府州縣官並上之兩司及撫按聽兩司撫按考而兩司官仍上撫按聽撫按考署考定親齎牌冊赴吏部聽實放濁者立黜稱職者復任九年通考滿遷擢若降調起復前後歷俸皆得通理迨成化以後凡給縣官止遣吏齎牌冊上之部不親聽實已且不待通考或再考一考卽遷而遷有平遷有陞遷有超

陞遷總重內輟外以內轉爲極榮若考察之法在內官已亥年考曰京察在外官辰戌丑未年考曰大察署考與給諫同而總聽于吏部及都察院凡在內官四品以上自陳聽去留惟五品以下始聽考若在外官各州縣署本州縣僚屬官考上之府府署本府僚屬及各州縣正佐官考上之兩司兩司署各府屬官考上之撫按撫按覆覆併署兩司考上之吏部尚書及都察院都御史凡放濁者罷爲民職跡多移撫按勘問若不謹若罷軟勅冠帶閒仕老疾致仕才力不及降調若清廉官注上考賜宴任滿者候轉其已截

仕學全書

一卷

吏部大政

六

上編

俸行取者候考選其復用官吏部引詰關六部及法司各露章劾詰勘合不完銷者得旨宥乃申勅選任凡主給繇大察皆考功司郎中郎中關本司員外郎或王事代攝若不勝舉劾內外職事官凡放濁不職姦邪詭佞在內給事御史在外撫按得實卽奏聞母枉徇顧嘉隆以後法紀漸弛萬曆中議論混淆積禎之間錢神濁亂叢獎率如唐朱異時

魯論既作銓政考喟然嘆曰嗟夫有以哉國家之治亂也夫銓人才期以治天下也而所銓之才又適以亂天下何以明其然也夫人之才能爲治亦

能爲亂者也分量不明功罪倒置人有能治之才不克自見乃轉而爲亂豈顧問哉乃所謂治洪承熙宣時皆然所謂亂則嘉隆以後盡蹈之揆厥所弊太較有二一資格太拘一遷轉太速而資格之獎五國家取士以文而文士不必盡才獎一獨重甲榜治行同一寬嚴進士寬予上考曰慈仁舉貢寬輒下考曰罷軟進士嚴刻薦刻曰明央舉貢嚴入白簡曰殘暴寬嚴同而舉劾異獎二鄉舉絕九卿之階歲貢無監司之望堪重任而滯下僚堪煩劇而置散地獎三磨勘以日月爲斷驚馬與驛驢

仕學全書

卷

吏部大政

七

上編

並叙關茸與恪勤同功弊四不才之吏在地方一日則爲害一日治地方一事則壞害一事而且曰濫任未幾惜一人功名不惜國家民社弊五若遷轉太速則廢政有三而害政有四事有端緒政難速成以有限之日月綜之政以憚難廢一政幾有成嗣任紛更積用罔效政以鮮終廢二吏債官不久任不畏其威官慮任不久不盡其職政以苟且廢三而害政前官既去後官未來訟獄不結催科無序一送往迎來往靡陳設勸費夫馬重勞里甲二前後罔稽吏弊盡積留患叢蠹遺之後入三職

業罔修日長奔競苞苴盛行貪風愈熾四原本五
樊積三廢叢四害人之才且盡出而爲亂嗟夫士
之賢不肖古來代有至士之賢者亦盡出不肖之
心以應其上其謂之何論不揣竊謂國家當爲官
擇人不當爲人擇官破格宜議官久乃與事相習
事久乃與民相安久任宜議國家仍魏九品官人
之法使官既久任又必拾級而登三公九卿河清
難俟則超遷宜議至若資格破士氣伸倖門未必
不敎久任議才士展庸碌亦且得全超遷速賢者
固爲選才不肖者未必不觀比例揆其流弊當必

仕學全書

二卷

吏部大政

上編

上編

至是顧在秉銓之大臣而已矣朝廷爲官人擇家
宰冢宰爲天下擇羣有司拔茅爲國馬匹亡私匪
冢宰伊誰任哉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一終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二

黎永祿 論孔壁甫著

戶部大政

工田

按土田自黃帝制區宇爲萬國始奠封守禹則壤爲
三湯畫井而九州人蕃用之制始大備今考周禮經
地之法九區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
甸爲都而制井之法半步曰武兩武曰步步方六尺
步百爲畝畝百爲區區九爲井中爲公田公田之內
八十畝播種二十畝作舍而授田之法民年二十受

仕學全書

二卷

吏部大政

上編

上編

田六十歸田法傲殿若辨土之法遂人造縣鄙形體
辨其野之土凡肥美可歲耕者爲不易上地休一歲
乃可耕者爲一易中地休二歲乃可耕者爲再易下
地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菜五十畝中地下地受廛受
田皆與上地同而受萊則中地倍上地而下地又倍
中地若溝封之法一夫百畝畝間有遂遂上有徑十
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澗澗上有塗千夫有澮澮
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達于畿法傲夏追周未
魏文侯用李悝議樹藝必雜五種草必盡墾土必盡
闢以盡地力秦孝公用商鞅議破決井田開阡陌延

及始皇并天下罷侯置守收遷代田制遂無從簡
稽聽民得自賣買耕豪民之田者見稅十五于是先
王之制盡壞漢興田制仍秦富者田連阡陌貧者地
無立錙武帝時董仲舒議限民田不果行于時惟難
官墾地及三輔公田尚非民得賣買從搜粟都尉趙
過議本古不易一易再易之法爲代田代田云者田
有肥瘠上中下不等今歲得代處故也當時耕公田
之民以爲便已乃推之遷郡屯田益以邊郡屯田亦
非民所得賣買者趙威帝時富民愈富貧民愈貧師
丹復請限田天子下其議時丞相光大司空武乃請

諸王列侯公主及縣道民各田皆毋過三十頃已
丁傳董賢諸貴幸甚王便又不果行王莽篡漢欲法
周官引古井田之說更名田曰王田民曰王民令民
毋得買賣田犯者罪已吏操切爲姦利亦不行光武
中興時天下墾田多而又不以實自占下州郡覆覈
有陳留吏奏墾田而墾有書曰賴用弘農可問河
南南陽太守問其縣東海公陽年十二生劉
曰河南帝城多近民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
可爲準吏受郡勅將欲以陳留墾田相方耳帝更以
詰吏吏首服于是河南尹南陽郡守坐度田不實獄

死北魏文帝時往歲凶民率流徙及還認廬井多侵
冒爭訟不已于時李安世言所爭之田皆限年斷事
久難明定屬今主顧是時無主之田寔多于是立均
人量人之官做古均田法民年十五以上受露田四
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人丁牛一頭受田三十
畝所授之田一易者倍之再易者再倍之以供更休
名口分田口多田不足者更受種如法凡民年及課
則受田及老而免身沒則還奴婢牛隨有無還官若
桑田夫別給二十畝不在還受之限諸宜麻桑之土
夫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凡桑麻皆課蔣榆棗惟口

分田不得樹諸戶或有老小殘疾年十五以上各授
半夫之田踰七十毋還若寡婦免課仍受婦田諸受
田恒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買賣奴婢者須明
年乃聽而土廣人稀之處聽民得種蔣待來居者授
之先種蔣者毋得據若地狹處令別還不樂遷者以
其家桑田爲正田不足給口田又不足出分其家人
樂遷者聽逐空荒田田之不限州郡其田足之鄉不
聽遷新遷給宅地一畝奴婢五口亦如之而蔬菜別
給五分畝之一諸進丁受田者從所近諸遠流配謫
及無子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爲公田而給授先所親

諸治官隨秩給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八頃郡丞六頃更代時相傳賣者論如律唐承隋亂中原沃壤蘆葦蕭然始制令民田五尺爲步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授田丁男年十八以上人一頃其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永業耆老及廢疾者人四畝寡妻妾三十畝富戶者增二十畝皆以二十畝爲永業餘爲口分永業田樹桑棗榆口分田不得樹凡鄉田多足授丁者爲寬鄉少者爲狹鄉狹鄉減寬鄉之半若歲一易者倍授之再易者不倍給工商凡民徙出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永業田自狹鄉徙

仕學全書

二卷

戶部全錄

四

上編

寬鄉者得賣口分田凡賣者至所徙不復授凡授田皆以歲十月授必先及貧暨有課役者凡田鄉有餘以給比鄉縣有餘以給比縣州有餘以給比州而貞觀中更著占田遠限及官司應授田而不授應課農桑而不課之禁玄宗時天下實田免役者多僞濫以監察御史宇文融克使簡察括實獲僞濫及逃役者甚多賴是時州縣以墾田多增戶口考最輒希旨張虛數以正田爲羨土著爲客贖墾田八十餘萬戶稱是民大援已安史繼亂強盜竊據土宇分裂均田之令不行及周世宗諸元頑所著均田圖始大善之

詔頒其圖令吏民知之議行均定宋興循用命官分道出均民田有不實者輒譴頃其時有均者亦有未盡均者仁宗時以毫壽汝蔡四州尤甚詔郭諮往均民怨譴大作纔均一縣諮還奏田不可均尋罷嘉祐時復命包拯等總其事亦纔均數郡而已至熙寧中王安石當國始行方田法以六尺起步凡積一百六十步爲一小方東西南北各一千步爲一大方每方立土爲峰樹其野之所宜木爲表歲季秋縣令佐分地計量以原隰陂澤定其地以赤白黑壚辨其色旣爲方畢乃以地及色參定肥瘠分五等定稅至明年

仕學全書

二卷

戶部全錄

五

上編

春畢揭以示民若瘠鹵不毛及衆所共利若山林陂池溝路墳墓不方不稅其兄弟析產若彼此典賣官給契縣置簿皆以所方之田爲準本其意以爲稅歛可平貿易有準而吏推收更賦無所措其姦也乃奉行之官往往憚政涉凡行續立峰壘土定色一委吏胥御史受訴有田二百畝方爲二十畝者有二頃九十六畝方爲二十七畝者又有一畝增至二十畝者有二畝增至二十八畝者民大病迫崇寧中樂極乃罷行南渡後兵焚籍燬田無正供最後賈似道當國乃爲限田之制凡官民田畝外率抽三分之一

買克公田歲收平日所賦田賦者輸之官以爲國費似道以已田在浙西者萬畝爲公田倡初猶以抑強族富之意行之凡田二百畝以下者免已田不足雖百畝之家亦抽三分之一而凡田可收租一石者率償以十八界會子實錢可四十緡而浙西畝直千緡者亦抑買之價稍多給銀緡各半又多給度牒告身民率受虛價失實產且方買時吏迎合張虛數租率贏其舊及歲收額有虧實償于田主而田磽佃頑且責換田主大病收租急迫至盈佃戶死鞭笞囚繫者更十七八而佃戶亦大病明與洪武初造國子生

屯買主本民籍卽于軍屯田坐之甲以買至之各立戶名曰寄莊歲祇供田上糧差若丁仍存民籍本戶軍買民田亦然在江南郡縣人戶買田不論軍民如田坐西廂買主之戶在東廂則田所應納之稅必推入東廂買主戶內十年始一推收令既具民亦各便至成化時北直隸凡湖蕩退灘之地中官率奏爲中宮皇太子諸王莊田號曰皇莊至正德中凡三百餘處畿輔大病若民間起科田地初洪永時在淮以北如直隸河南等處州縣民少地寬遷山陝等處無田之民分屯其地曰屯而屯地率小畝其土著世居者

七千石言于朝列訴撫按藩臬郡縣請丈量時豪民鼓衆大譁推官危嶽養守盜議愈力且請守益身任之守益于是凡邑有人士公正若善算法者卽造廬請始布令陳教繼分野授任設籍凡三以防姦欺則壤凡四以分肥瘠又復廣耳目通好惡不憚勞悴時以正馬携縣二吏往視覈實賦竟以平而時河南裕州知州安如山亦以州設險阻多坡坎地磽确不肯可田種而賦偏輕重民負課率別徙白于上爲丈量時布令命耆老董其後命區長驗區畛命量人步片陌命算人制畝分精覈版籍因區定畝因畝起科凡

生學全書

二卷

戶部全書

八

上編

平衍膏腴之田一當一平石岡田二當一山石園田三當一山石走陂之田四當一若陂池山麓廡宇舖舍廛市之稅悉蠲之田溢稅則從增稅溢田則從減而賦亦平已闕諸郡縣頗倣其意爲經緯二冊以錯綜其事率煩雜解要領未盡善迨萬曆初以天下土田視洪武時額益減用輔臣張居正議行丈量法詔天下大度土田時江西泰政喬懋敬條行丈之法甚脩一慎選委每里僉公正一名以總其綱書算弓手各二名以條舉其目一明經界凡通縣立一大界各闢又自立一界而隨田廣狹又視田四址立一界一

責親供凡田坐有土名則有高下坵有四址原額糧數有多寡具賣田主詳開令丈量有所據一製弓尺凡弓計鈔尺六尺時尺五尺其不滿弓者別置五尺用之若田有畸零不等及山谷之間小坵更以大小纓繩結網胃之網制長六尺闊五尺縱橫五尺卽結一方眼凡二眼零四分爲一釐二十四眼爲一分積得二百四十眼爲一畝一審田形方田形法縱橫十字相乘偶方而圍四也圓田形法週徑折半相承圓求徑三歸之徑求圓三因之圍一而圍三也方變爲斜方爲直田以縱乘橫直變爲梯田爲籍田俱南北

生學全書

上卷

戶部全書

九

上編

并折以長不折乘之斜變爲勾股牛角犀角圭田等形俱長不折以拙折乘之二不等形東西併折以北不折乘之幙頭形置東在位以上南乘之另置西以下南相乘席帽形置東長在位以南乘之西南以十字相乘榜田形東西俱四不等相乘凸田薄刀靴田等形俱上下另乘俱作二坵量算古瓶形下圓週徑各折相乘上以縱橫另乘圓變爲半月爲弧矢俱弦矢併折又借矢不折乘之又變爲半環爲車網等形俱內外灣併折以徑不折乘之菱角形新月形俱內外灣併折以徑折半乘之又變爲灣田爲玉磬爲扇

面爲曲尺等形俱東西併折以內外灣併折相乘凹田形內外灣併折以上兩橫併折乘之全梭半梭鼠屎等形俱長不折以徑折相乘西瓜形碗形週徑折乘火盤形方田中一圓墩外方如四不等折乘內圓墩仍週徑折乘除去爲實銅錢形圓田中一方墩外圓置週自乘一遍却用一十二歸之內方仍縱橫乘除去爲實或用二六歸之蓋二歸一遍六歸一遍亦一十二也現瓦形直田中一橫墩內外俱縱橫相乘除墩爲實環田形圓田中一圓墩內外週併折以徑不折相乘除墩爲實鐘田船田蛇田竄鼠欄核等形

仕學全書

二卷

算術

十

上編

俱長不折三廣併用三歸折除乘之梳田形齒用三歸上週折與齒併以中徑不折乘之六角三廣銀錠箭頭箭翎大鼓杖鼓鑽墨斗峨冠鞋履等形俱長不折東西併中廣倍四歸折除乘之石榴形上下相併中廣倍仍四歸折除以直不折乘之桃子形週徑相乘却用四歸折除之立鷄形中長不折在位首尾相併頸爲中廣倍之用四歸折乘立鷄形仍中長不折在位首頸身尾四廣相併四歸折乘筆架淨瓶葫蘆等形俱長不折在位南北兩徑中廣併用五歸折乘角弓形上用三歸下濶折半相併以中徑折半乘之

三尖形須三方均平以一面六乘七歸將北濶折半乘之尖銳形置長用四歸分除一留三以三廣三歸相折四不等形則方之始變也置東西折半以南北折半乘之五不等形乃圓之始變也置南北二西在位四歸分橫却以大角爲長不折相乘而方圓之變盡是矣要之田形分六十有六其間方圓曲直尖斜凹凸萬有不齊顧截長補短方者方之圓者亦方之總成一方面已一定畝分凡弓一一直一橫爲一步二十四步爲一分二百四十步爲一畝凡步面方五尺一一直一橫方積二十五尺一分爲方凡六百尺一畝

仕學全書

二卷

算術

十

上編

爲方凡六千尺一定田則凡田有高下美瘠不同土膏脉饒水源不竭平疇沃衍附郭近城爲上則若土壤硠薄水源常涸雨之則獲不雨則不獲者爲下則如水源不甚濶亦不甚涸雨之則全獲不雨亦半收者定爲中則甚或靠山長旱濱湖長濬約十歲不一二收者另爲一則而凡遇路除路遇隄除隄遇溪澗衝激之所量其勢之重輕留一二尺餘地以脩衝決一立標識凡田丈量之日每畧先脩黃布小旗百面臨丈揀田爲號業至更脩木牌烙印前親供坵數田形四址舊時租數米數填寫壁揀田內待公正書算手

弓手逐一眼同丈過一坵再掉一坵丈完布旗木牌一併掣起于田內疊立土堆用灰斗從上印丈過二字以待覆丈一造冊籍凡冊皆昭洪武年間魚鱗冊式凡田每日丈過即昭千文逐一編號備寫填各號田形四址弓口畝分併主佃姓名每三日將填過冊葉封固送縣聽掌印官臨田覆丈覆丈無弊復發該圖公正書算手彙造一様四本一存圖一存縣一解府一解司脩照諸防隱漏防以上作中以中作下之法甚峻令既具檄各州縣行丈而當時自江西以外凡直省民田暨莊田屯田職田養廉田沒官田蕩地

井田若殷周之所行者是已一日均田若北魏太和中所行以及隋唐之初相沿者是已一日度田則宋中葉與明洪武萬曆中兩行者是已顧殷周

而後勿論井田即均田亦何容易嘗考晉五胡雲擾之時若并州樓煩中山鄴信都諸郡皆屬魏地于時數郡之民流離遷徙非死兵戈則死饑疫及隋之開皇唐之武德中原沃壤一望萊蕪此時計口授田行均田之法易耳若天下已定民人已安民自賣買相襲成俗一旦驟奪民田而計口均之民必大駭挺而走險勢所必至若此則惟慶田可行慶田者蓋相度其土之肥瘠畝之廣狹以定科則以均貢賦也此其意全就民起見顧宋王安石行之且致大亂獨明兩行兩效不至中格如宋異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二終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三

黎水魯 論孔壁甫著

戶部大政

賦役

按賦役在唐虞畿內四面皆五百里爲甸服凡甸服之地百里納總二百里納鎗三百里納結服四百里納粟五百里納米而甸服之外四面又皆五百里爲侯服侯服之外四面皆五百里爲綏服綏服之外四面皆五百里爲要服要服之外四面皆五百里爲荒服若包若筐各就其土之所產爲貢在殷制井行助

仕學全書

三卷

戶部大政

上編

法共官爲御畢出井田無他賦周人行微法而其賦凡九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若起後家無過一人歲無過三日國有大故始致餘于追周中襄諸侯放恣履畝加稅作丘賦作丘甲賦役已繁戰國之時秦開阡陌耕豪民之田者見稅十五而國于十五之中各稅十一若起後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田賦力役遂三十倍于古及并天下設七科誦戍之法不足又括閭左之民虐使之漢興汰

仕學全書

三卷

戶部大政

二

上編

秦法量吏祿度官用以賦諸民田租凡十五稅一大司農卿主之其山川園池市肆末作之征爲天子共養少府卿主之凡民年十五始算口賦錢百二十至六十而免二十始給繇役五十六而免文帝即位詔減收農人田租丁男三年一事口賦錢四十視高帝時減三之一又詔民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子不事并弛關市山澤之禁武帝時征伐土木行幸禱祠並起入司農經費不足至出少府錢任之不足又令民入粟補官造錢幣鹽鐵算車船權酒酤水旱倉廩竭吏從富民假貸孝昭即位霍光輔政始元

元年令民毋出今歲田租四年詔毋收口算通錢六年令民得以律占租已又令三輔民以菽粟當賦宣帝即位本始元年赦天下今歲田租郡國災傷遣使行視并露元年減民口算三十視高帝時減四之一元帝時從貢禹議改武帝時兒三歲賦口錢之令詔兒七歲毀齒乃賦年二十乃算孝平之世提封田至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除邑居道路山林川澤尚三百五十萬有奇賦從田戶千二百三十三萬三千有奇口九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有奇後從丁爲漢世極盛東漢初師旅未解賦十

一已設屯田儲積充詔郡國民田租三十稅一又
蠲除至桓帝始加稅靈帝加修宮錢仍以畝起徵
晉平吳制戶調戶丁男一人占田七十畝歲輸粟二
石絹三疋綿三斤餘夫占田半之歲輸調親田諸邊
郡或三之二遠者三之一民不占田者輸義戶米三
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義錢人二八文益合漢田
賦口等而一之及東渡百姓從南者謂之僑人散
無土著賦後廢定咸和中始度民田取十之一率畝
三升宋仍晉課元嘉姦政責成郡縣民頗饒孝武時
患郡縣稽緩始遣臺使督之尺布百錢之過濫徵不

仕學全書

三卷

戶部政

三

上編

晉倍徙元魏仍吳戶調法一夫一婦受田六十畝徵
帛一疋粟一石已因貧富通爲三等九品蓋依田定
賦較吳更爲畫制周文帝始制六官司均掌田里之
政司賦掌賦入之政司後掌力役之政民年自十八
有室授田始賦至六十四而免厥賦歲絹一疋綿八
兩粟五斛非桑土者布一疋麻十斤下中半之豐年
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三之一凶札不賦後法民年十
八始役五十九而免豐年三旬申年二旬下半年一旬
凡起役戶無過一人八十者一子不從後百歲者其
家不從後瘵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後凶札無征

隋開皇中從蘇威議減賦役戶口歲增庫藏充溢煬
帝承之窮奢黷武人民怨以亡唐興制租庸調法
凡民丁男年十八以上給田百畝當戶者加二十畝
歲輸粟二石謂之租隨其土所產歲輸絹綾絹二丈
綿三兩非桑土者輸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謂之調用
人之力歲定二旬間加二日不役見收其童絹三尺
謂之庸凡民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爲
丁六十爲老鄉百戶爲里里設正一人在邑曰坊正
野曰村正立手實法歲終里正各具民生死與地廣
狹之數爲鄉帳上之縣縣上之州州上之戶部又爲

仕學全書

三卷

戶部政

四

上編

計帳具來歲課役之數以報度支量戶口資產升降
爲等凡定戶以子午卯酉年造籍以辰戌丑未年籍
成上計部而留其或于州縣蓋總其賦于租庸調若
有事加役二十日者免租三十日租調皆免水旱蟲
蝗十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租調損七以上庸
役俱免租輸入先後以畝獲早晚地險易遠近爲差
民同輸者收先遠令輸者自槩量庸調輸以八月租
九月州府歲市土所產爲貢綾絹無過五十疋異物
滋味非有詔不得獻有加醢則以代租而天下財賦
一歸左藏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比部歲會之開元

初著令凡庸調絹美母過精惡母過濫幅尺有八寸長四丈江南輸粟苦遠商年絀布絹代粟迨天寶時天子改德從修一時計臣祖庸調歲額外爭腹羨供大內燕私安史之亂兩京隨陷肅宗卽位軍興乏用元載言畢徵江淮民八年和調通負擇勇敢吏爲令至則不問民逋負有無獨察饒家昂者輒中分之法峻盜大起代宗大曆中詔天下田一畝稅錢十五又徵地頭錢畝二十已不及秋力青苗而徵更號青苗錢尋加倍當是時回紇歲貢馬十萬兩繒帛百餘萬他蕃貢使歲數千食廩給又數萬已河湟六鎮陷諸

仕學全書

三卷

戶部次

五

上編

路發兵至京防秋資糧百五十萬用不支而豪帥且請貸左藏錢無厭時第五琦爲度支悉請以藏錢歸內府聽天子自制出納以絕之宦官竟蠶食不可問德宗卽位相楊炎上言則賦國大本今獨委中人大臣不與知徒耗蠹天子乃出歸左藏于時羅兵焚版籍槩燬戶部按空文責稅諸所科徵名目錯出無復常準又民事流移無土著賦益敝炎患之乃更兩稅法歲先度國家百役萬川上共留州之數始賦于民量入制出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籍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約夏秋兩徵之夏稅無過六月秋稅無過十一

月解寡孤獨不自給者免凡和庸調及雜徭悉總兩稅中他雜出各目畢省惟行商至別稅三十之一民稱便顧初定稅時諸郡獨取大曆十四年科率最多者爲準賦已重及炎死法敝尋以軍興貫加徵二百初勅事畢停止已竟不停初定兩稅時凡納稅配綾絹皆計錢爲估後綾絹價益下徵者必執初估爲筭輸者一每過二至給發又虛估出之受者以濫惡見劾復督州縣剝徵民大擾八初定兩稅時勅兩稅有加徵以枉法論後朝廷宣索諸州縣調取畢復賦諸民獨陽避其文科役曰召顧又狹償其庸買粟曰和

仕學全書

三卷

戶部次

六

上編

糴復縮給其直甚至強取而所糴粟初令納道次尋遣致京西行營民計費比大曆中更倍于是分兩稅爲三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顧時方鎮率藉上供送使之名溢取無限度憲宗時相裴垍始請諸道所在留州送使錢以物貨相準價從公估凡抑配規自潤者禁若使府有調取先所治州不足乃于所屬州取之而送使之費始減顧後制累更無一定迄僖昭之世賦重民饑而黃巢盜起宋興歲賦之則有五一日公田之賦卽官田屯田營田是也二曰民田之賦卽民所自占之田是也三曰城郭之賦謂宅稅地稅

四曰雜變之賦謂牛革桑蠶食鹽隨地折徵之稅五曰丁口之賦謂計丁率爲稅諸凡輸賦府州縣皆有常處若移此輸彼移近輸遠移有餘補不足曰支移諸凡賦入各有常物若國別有須用計直相抵曰折變更制州縣賦及充分以上版曹置勿催爲民補助曰破分諸無名之歛畢省又地方有水旱停閣不徵需後復遇水旱竟蠲之其賦有二十稅一者有五稅一者若民自墾田詔勿起科諸道受租調凡培克增羨者抵罪甚者棄市已復詔受租籍除分毫合輸錄釐絲忽勿并錢必成文粟必成升絲必成兩金

銀必成錢若綑不滿元令計尺輸直無得三五戶聚合成正爲碎煩縣歲造稅籍送州州覆較用州印鈐識之一歲州一還付縣施行其起納視諸道收獲爲蚤晚各立限畢輸真宗時契丹議金糴且繁齋驥用稍困仁宗恭儉凡祥符間齋醮宴賜畢省又自罷左藏庫月錢減皇后及宗婦郊祠賜予而廷臣亦各請減郊祠常賜以故當時雖元昊暴發軍興調廣而賦歛猶不至大厲于民時議者謂歲賦之法色目太多吏因緣爲奸欲改法括爲一則三司使陳琳執不可曰合而沒其名特一時利耳後有與利之臣必且更

出其目民何自知是重困之也惟明科率以示民斯官民兩利矣得不改神宗時王安石當國專事紛更吏員滋多州縣有待缺官月料之費置官觀差遺處異議者有宮觀官俸給之費宗子疏屬補外有宗子口券之費而西夏南交熙河岷洮之師騷起費且以巨億計庫藏殫竭凡青苗手實保甲保馬交易務諸法一時並行至役法宋初仍宇文周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督課賦以耆長公聽察以弓手壯丁司追胥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給官使令各以鄉戶等第差克太平興國中定爲九等上四等輪

役餘五等免惟衙前一役主守庫藏輦官物起運越千里輸內帑吏率恣留難折耗貽償往往用破家而勢豪得復役又率攤小民神宗大傷之時相乃定額後法凡民間皆令以貨產高下差次出錢克顧直而稍增一二分爲水旱脩名免役錢印品官之家以鹽單丁女戶無得免顧時州縣奉行徵錢多溢額而納錢者病省役額損後直則受顧者病至所召顧無上戶類得市姦凡帑藏綱運多失陷而官又病元祐初相光悉議罷復初制未幾熙豐借人舉起又行新法如故按安石新法凡十八事惟顧役稍稱善即今所

行里甲均徭丁口三差鹽鈔銀是也高宗南渡初嚴守令違詔科率之禁更勅勢官勲戚之家數稅與編社等意甚殷亡何相秦檜私增民稅常十七八又責荆南已蠲之賦二十萬已又預借一歲借二歲甚且三五歲初謂所借逮其年抵償至則更借尚且不足何抵之有孝宗時息民困蠲金歲幣財賦稍紓迨寧宗外挑強鄰理宗棄盟起釁師與財匱宋亡明興當兵焚之後版籍燬爛洪武三年始詔戶部籍天下戶口置戶帖各開戶名年歲貫址夫家之數于帖已著之籍編勘台州縣用半印鈐記之籍上公府而帖給之民令有司以時清覈法頗煩十四年乃詔天下編賦後黃冊凡一百一十戶爲里里分十甲甲領十一戶各推丁糧多者爲長歲役長一人通攝一里之事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村曰里總名之曰里長里各編一冊冊首爲總圖縣案孤獨不任役者則繫于百一十戶之外著之圖尾曰畸零比十年有司將定式給坊廂里長令人戶凡戶內丁口田塘山地房屋悉各以實自占上之州縣州縣官吏凡過六壬年察比先年冊籍登下其死生與事產田塘山地貿易者一開除一新收著之籍其排年里長消乏者于百十

戶內遷丁糧近上者補之有戶絕及殘疾無人侍養者附畸零勅官吏及鄉書手敢有藉團局造冊科斂害民及人戶自占以實故阻抑不撰造者以差次科罪其土官遠遠里甲如實編若不式餘裔不編冊既具十六癸年州縣官躬親磨算訖頒編填圖署各街上之府府提調官于所屬州縣冊躬親磨算訖仍署名街上之布政司司使如法上之部歲終進呈送南京後湖收架歲委監察御史二人戶科給事中一人督監生清比違誤簡暴泄盜而民戶凡三等曰民曰軍曰匠民有儒有醫軍有較尉有力士有弓舖兵匠有弓箭裁縫馬船之類若近海有鹽寺有僧觀有道士畢各以其業爲籍凡人戶以籍爲斷民父母亡兄弟出分及贅婿乞養子歸宗另娶者許異籍惟軍匠有清勾以異籍爲規避禁不聽其土田二等一曰官田蓋公田職田學田沒官田是也而官田准官田則起科米一石僅折銀二錢五分以寬之一曰民田即民所自占得賣買之田是也而民田准民田則起科等則各以地宜爲差租二等徵以夏曰夏稅徵以秋曰秋糧夏稅農桑絲二麥也以植桑樹麥者農而蠶麥皆夏登故名秋糧有本色有折色具稱米以穀至

秋始成若折色亦以米直爲斷凡夏稅母過八月秋糧母過明年二月府州縣具如期徵輸而蠲徵有恩蠲有災蠲恩蠲十一災蠲十九丁在江南有二等曰成丁曰不丁民始生登于籍曰不丁年十六曰成丁丁成而役六十而免婦口若不成丁不役十年一審顧丁有額審時雖有登下而額數毫無增減在江北丁有九等曰上上曰上中曰上下曰中上曰中中曰中下曰下上曰下中曰下下其等以貧富爲差凡民年二十乃後六十而免五年一審婦女不役如江南後三等以戶計曰里甲以丁計曰均徭因事起役曰

仕學全書

三卷

戶部文政

十一

上編

維汴府州縣驗冊丁多寡事產厚薄以均適其力母放富差貧民年七十以上一子侍養免雜役寡婦年三十前夫亡守志迨五十不改者旌其門免其家徭而品官免後視秩爲差官故仍免三年凡天下夏秋二稅若米若麥若絲若絹若棉花若布若馬草若鈔錠湖廣更有芝麻有荳河南有粟子米粟株米不等本折各以地畝爲算已又編殷實戶丁糧多者爲糧長督其鄉賦稅歲七月委官領糧長請京闕勘合迨部運至糧長往往得召見聞有語合旨得擢用者賦時有蠲免若水旱則全蠲不徵永樂初大駕常駐

北平始漕江南粟四百萬石輸行在食百官親衛軍已改行在爲北京于是設內帑設太倉又設通州倉凡本色漕米輸太倉十八通倉十二米麥折色銀輸內帑十二輸太倉十八官田折色銀太倉十一內帑十九而江以南更有本色南米輸南京江以北更有本色麥稈給所在兵士凡各州縣除起運外若有存留若備用諸節目無不輸顧國初田賦等則各直省率不同畝六升其常也多不過七八升若蘇松則獨重益以王師下蘇時蘇民抗諸豪族田盡沒入官故重賦以困之凡官田一畝課米四斗四升有至七斗五

仕學全書

三卷

戶部文政

十一

上編

升者越數歲逋欠多始稍減額顧較他郡猶大不俾正統初從巡撫工部侍郎周忱請賴松官田準民田起科畝以二斗爲率多者以次遞減蘇松賦始平其他直省田賦官田則稍輕民田則頗重已仍合爲一則正統後變稍起或因事加增事已不減者有之或吏胥爲姦羨濫銖兩以渙其民者有之各役工食對戶支討恣其勒索者有之然猶未大病迨至萬曆中年東援朝鮮西擊播西軍興餉急逋負多有州縣田賦見徵乙年而甲年舊欠帶徵迨乙年又欠而丙年帶徵如故一或逃亡在江北槩責花戶分賠謂之軟

拾末年遼師孔棘更議加派曰遼餉地畝銀時宗祿益繁又加派賑田曰賑田銀崇禎時楚豫盜熾禁旅大軍分道出勦加勦餉銀又練新兵加練餉銀皆從畝起科初加祇三四釐不等已每餉各加至祇一分有奇統三餉視正額相埒且過之不足又行間架法曰房號銀裁減郡縣佐幕及搜括各州縣存留脩用等銀曰裁汰銀裁見任官吏師生月米扣皂快工食曰抽扣銀而本色米加遼米已又加關米于是分戶部正額爲舊餉凡加派遼餉勦餉練餉房號裁汰抽扣等銀爲新餉已又合舊餉遼餉勦餉爲三餉差科

仕學全書

三卷

新大政

十三

上編

臣四出督徵本年市徵又借徵次年次年未完又借徵三年州縣吏書藉口軍需徵一科二凡部文匿不示人民無從知之即知之無敢抗州縣者若後法國初視冊籍上中下爲之等凡五歲一均徭徭之言縣也後也以一里圖內百有十戶分十甲每甲遞值一歲之縣役凡督辦兩稅追攝公事應付衙門需用什物皆咨之十年一值謂之見役本唐丁庸米里正戶長鄉書手弓手壯丁承符人力手力散從而名直後畢又以其明歲爲經催已因用爲糧長但江南里役視黃冊所編編既定卽所編之里產日落無有得脫

免者江北里設一老人里役產或落卽于本甲舉一新收多而殷實者領充顧里書吏胥通同作弊高下其手則無南北一也已弊滋正嘉之間凡縣役不論里一以丁糧爲斷造鼠尾冊自極大以至極小差次編之上戶力差一名或二名下戶朋編一名凡糧不滿斗石並免額當值後時州縣幸貪解戶而所解上供京邊各餉收納皆中官部寺宰留難不易中不則往返改買否則亦受賄累類傾產在郡邑克直堂庫子凡府州縣正官若佐領諸日用費皆取給焉費不營若錢糧起運不敷輒倡解不必盡償又克倉戶

仕學全書

七卷

新大政

十四

上編

名斗級凡領役必收支盡絕乃免值查盤官驗倉粟稍贏罪過收稍耗罪折閱當領役時已任工徒爲必得之罪且通縣歲例縣役不可得減而通年里甲丁糧多寡勢不能皆齊丁糧多則其年派輕丁糧少則其年派重輕重之殊不當倍徙而後法大弊于是更議一條鞭法凡徵派不論甲通一縣丁糧均派之而下帖于民條載里甲均徭并括驛傳民壯需用之數名曰四差歲分六限俾通縣均納之官其起運支撥供應皆官自主之蓋輪甲則各克一歲之後出驛易困條鞭則總一邑丁糧合供一歲之後出少易輪也

輪甲則官府供應與公出及過客夫馬皆累于民條
鞭則官自發價無奔應一切之煩也輪甲則皂壯工
食對甲支討勒索無厭條鞭則官自放支勒索自無
容也且巨積庫里甲親役則費不可量條鞭則官自
爲政而誅求可省也倉戶斗級里甲親役既恐折閱
泥爛之患多條鞭則官委吏專守收放屬官前數患
並可亡也若品官學校優免止免均徭驛傳民壯三
差里甲則不免益以里甲所派軍器胥紳皆京邊急
需故也法簡而明役均而一顧法久又弛官有不得
已之公費民有不敢抗之求取陽避里甲之名陰用

仕學書

二卷

元郭公說

十五

上編

里甲之實凡見役之年自郡守長令以至若佐倅若
尉幕里長猶輪月遞值其衙凡公出及過客飲食供
帳畢于值月之里取給如故如河南山東江北地方
歲有河工凡近河之民起役稍遠州縣徵銀助後且
自萬曆庚申迄天祚丁卯六七年間連遭三大喪崇
禪乙亥鳳陽祖陵又爲寇燬順天中都地方更有陵
工近陵起役稍遠及各省直州縣仍徵銀助後他如
驛傳近地加派夫馬稍遠州縣亦徵銀協濟夫馬而
遠僻地方更各派本州縣走遞官馬于時盜賊蠢起
所在開設巡撫兵脩衙門及督師閣部大臣提師協

勸諸中官邊帥所至地方供帳飲食車船夫馬無一
不取給于民民大困

魯論曰以論觀天下事莫不始乎治常卒乎亂當
其治事必簡當其亂事必煩賦役之政明初徹唐
乾元間兩稅法合粟米布緡爲一又倣宋熙寧時
顧後法并合力役而一之簡矣且自洪永以泊熙
宣世德作求事事法祖如英宗復辟以後殷憂啟
聖加意勤民于時直省郡縣長吏皆俾久任鎮巡
官又從而甄別之賢長令咸得留心民事隨地爲
蠲煩滌苛故當時賦役不煩百姓安父正德以後

仕學書

二卷

元郭公說

十六

上編

漸遠于前長吏不必以民事爲事而賦役始敝
其病大要有三丁糧不問多寡里甲次第輪編則
苦貧民一以丁糧爲斷而庫子斗級之編則又苦
富民病一然此猶病在法萬曆中年以後或大兵
大工因事偶加事久不已又且再加于時力疲靡
供其役財匱不勝其求病二然此亦病在時至若
官如傳舍錢糧出納前後罔稽已入條鞭又開節
目既徵在庫祇實漏卮一遇稽查以完作欠一錢
之逋追胥到門輒費倍徙近且得旨蠲免已免不
蠲奉文加徵徵一科二抑又甚焉病三此其病在

凡論觀此喟然嘆曰此國家煩氣也百姓苦吏政如絲紛吏苦朝廷事如蠅集謂之何哉顧三者之病則人爲甚三代而後百姓又安莫如西漢哀平之世災異屢見危亡之兆已形顧民物豐阜猶不與後唐宋末季同病考其時循吏多以最聞然則民生休戚繫于長令不旣信與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三終

仕學全書

三卷

吏部

十七

上編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四

黎水魯 論孔壁甫著

戶部大政

漕運

按漕粟始于漢漢都關中制南北軍始漕東南粟給之顧漢官未亢歲漕不過十餘萬石文帝時賈誼謂一錢之賦非數十錢不輕而致疾病之唐與仍都關中漕粟視漢加倍已二十餘萬厥後費廣後繁且益增凡江南漕歲以二月至揚州斗門四月渡淮入汴若水淺至六七月達河又苦河瀕洞江南人不習

仕學全書

四卷

戶部

十

上編

河必募舟師木工以行須八九月水落乃入洛所在停留多失盜玄宗時用相裴耀卿言始于河口置場塲東置河陰倉西置栢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諸郡縣粟各從地東西所便入倉水通則轉運以行水淺則各貯以待而耗費省乾元中安史繼亂漕法廢凡江南粟潯潤州陸運至揚州米斗費十九錢又蘇揚州至河渭斗米費錢百二十德宗時劉晏主漕事始議潤州陸運至揚州者皆舟載以行蘇揚州入河渭者別造歇艫船及支江船二千艘艘受千斛又分十船爲綱綱三百人將軍領之部運至河陰

上三門而止當是時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歲運積揚州汴船運積河陰河船運積渭口渭船乃輸太倉轉粟凡百萬石且初造船時船給千緡議者皆言給稍浮妄不之惜舟皆堅厚所運粟升斗無滲溺者其心計周密矣即麻桑竹篠挽舟之具無不經畫朽削令以代薪炭省轉輸錢十餘萬緡宋興都汴時京師屯天下士馬及七亡國士民數十萬加百官廩府供億難于是分運河爲四引江南淮南浙東西荆湖南北之粟縣揚州入曰汴河陝西粟縣三門白波入曰黃河陳頴許蔡光壽六州粟縣石

仁學全書

四卷

戶部次

二

上編

塘沿蔡河入曰惠民河京東粟歷曹濟及鄆遵五丈渠入曰廣濟河各發運官領之其後黃河漕多耗折歲繞運穀三十萬石且歲市材木造船勞費甚罷之獨汴河惠民河廣濟河如故已又以三河惟江南漕粟最多歲運六百萬斛而地獨遠乃置三輔運倉于真楚泗三州江南漕米至三倉許得載官鹽以歸別以汴船轉運至京師官民稱兩便徽宗大觀時戶部曾孝廣始請江南等六路上供米仍舊直運抵京免侵盜乞貸之槩曰宜達綱而立法嚴峻凡船損壞修整不得踰時公私收受邀求百出又鹽法弛回舟無

所載舟人皆散逃而漕法盡廢元都燕用朱清張瑄策主海運歲錄蘇州太倉入海抵直沽轉運入京顧風濤損壞時多已開會通河乃河初開岸狹水淺歲運不過數十萬石終元之世倚海運爲重明興初都金陵通江浙荆湖漕便利諸邊各就近州縣徵本色朝廷又時遣大將督軍士屯田塞下無事漕獨遠東歲運東南粟餉軍皆縣海運時都督張赫朱壽先後以督運功一封航海侯一封舳艫侯永樂時定都北平始漕考是時元會通河尚湮塞未濬凡漕幸由淮安用船可載三百石以上者由淮河至陳州頴岐口

仁學全書

四卷

戶部次

二

上編

跌坡下復以淺船可載二百石以上者運至跌坡上別以大船載入黃河至柳樹等處令河南車夫輓赴衛河復剝船轉輸入京水陸道遠艱難甚時朝廷猶遣大將併督海運以濟之以天津當海運往來之衝更設倉存貯待剝運已濬會通河漕船率縣瓜儀入淮安縣淮安入宿邳縣宿邳入徐州由徐州越濟絕沒入臨清由臨清入德州由德州越東光滄州靜海入天津由天津抵通州縣通州入張家灣別以車載入京計入京倉者十之八入通倉者十之二總四百萬石名爲轉運而海運遂廢顧是時漕運皆民運凡

民一轉漕輒經年不得歸妨農業正統初始從工部侍郎周忱請於淮安徐州臨清德州各設倉令民從通漕便處入凡山東青萊兩府河南北八府米入臨清倉潁州及山東兗州米入濟寧倉山東濟南東昌米入德州倉沿江直省諸郡縣米並入淮安倉別撥浙江南直隸河南山東衛所及京軍各以軍船接運令民預給腳價于是改轉運爲兌運而兌運外計當時米存淮徐臨德四倉者尚仍七十萬石已兌運漸增民復艱後成化七年又從右副都御史滕昭請罷兌運令官軍徑赴各直省州縣水次交兌如江南諸

仕學全書

四卷

戶部文獻

四

上編

州縣令民加過江腳費而所加腳費仍視地遠近爲差名過江米若過湖地方又加過湖米自是兌運又改爲長運已并淮徐臨德四倉所留貯米七十萬石亦令旗軍赴水次領兌遂爲永制若倉場自京通二倉而外天津衛有倉自永樂時始厥後大寧鎮內徙薊州有薊州倉昌平州爲陵寢重地設護陵軍有昌平倉密雲擁護陵京仍有軍有密雲倉歲輸京運二倉而外戶部量撥分入四倉各支運米而臨德二倉歲仍有撥賸者各預脩米每年實運正耗米五百一十八萬九千七百石若監督衙門京倉總于戶部其

他倉場則督以戶部分司而淮安特設總督軍門若直省水次戶部仍請命分司主事監之在外則掌于糧儲道奈政府掌于通判州掌于州判縣掌于主簿徵完州縣各委職掌官解赴水次府通判總率赴糧儲道及戶部分司投批候分撥旗軍交兌完取實收通關赴分司糧儲道各掣批回本州縣銷繳天啟間監兌停分司不遺而總攝于各地方巡撫軍門已慮各府通判關革改委推官其起科國初每冊米一石徵本色米二斗三升九合一勺自改長運凡江南地方各加腳米如江西浙江湖廣尤遠凡米一斗

仕學全書

四卷

戶部文獻

五

上編

加腳耗七升四合而腳耗七升四合之內又分四升納米給旗軍隨船作耗三升四合折銀名曰三四輕齎解淮安軍門爲修船剝淺之費餘銀轉解戶部候漕船到京分給軍腳各州縣米限十二月到次交兌漕船限二月過淮四月過洪七月到京上倉如遲論罪凡交兌遲責在各府州縣過淮過洪到京遲責在領運官軍若遇風濤覆沒大江聽遇風所在地方官驗實請旨入開河則責領運官賠償其斗斛準鐵斛較量交兌時行槩一失一平米色不許入水夾雜沙土聽監兌官驗覈并嚴旗軍需索之禁法甚脩顧後

漕規弛衛所官領兌水次多受折乾既則高帆大艘
携妻挈小朝夕鼓吹燕樂至京望久經年囤囤甚至
質妻鬻子猶不能償者若軍船國初官造遺工部分
司于清江浦專督後皆旗軍自造輒破產不數于是
領兌之時需索百端正耗之外索加耗加耗之外索
鋪墊鋪墊之外索贈米贈米之外索攤錢攤錢之外
索下程聚量之時諸凡衝管賜解無所不至甚至戕
賊糧里殺傷縣官節經撫按題參如故民大病至啟
禎之時監兌分司既不差出如南直隸地方撫院專
委糧道糧道不親臨轉委刑館刑館又不親臨祇委

多法大壞

魯論曰諺云百里不販薪千里不販粟言致之難
也三代而後井田廢兵不寓封井百官無采邑各

朝又多都西北漕東南粟勢所不免論伏親漕規
惟明獨稱善蓋有情與法兩行其中焉制衛所之
軍運京邊之餉百姓無終年之役情也而分七作
耗軍亦無不盡之情勒過淮過洪之期嚴衝管賜
斛之禁軍有必畏之威法也而交兌有限入水雜
土石有誅百姓仍無可玩之法在內總之戶部在
外督以道臣而酌情行法以法防姦又加慈焉國
家漕運將三百年繇江南越淮濟絕汶水達滄源
抵燕薊道阻且長凡五六千里卒能使民享其逸
軍忘其勞法繇此故善也乃日久弊生在州縣市

鹽法

按鹽有末鹽有顆鹽末鹽出于海必煎曬乃成井鹽
亦然周禮所謂散鹽也顆鹽出于池惟解州有之疏
畦夾水其中得南風化而熟歲淋雨風不南則課虧
周禮所謂鹽也周時惟齊濱海春秋時管仲相齊

始煮海爲鹽齊以富強漢武帝窮兵黷武縣官大空用孔僅言始置塩鐵官鐵募民服官器作塩官器爲牢盆詔私鬻者鉄布罪沒其器物時塩利二十倍于古昭帝時賢良方正對策言民苦鹽鐵均輸請罷權桑弘羊辨難反覆及弘羊誅乃罷後率罷行無常建安初董卓之亂鹽鐵官具散衛覬議如舊置使時魏武爲丞相從之元魏時御史中尉甄琛言人君爲民之父母乃禁鹽池專利何異父權子官弛禁明帝從其議已而豪右爭擅旋復置唐興初弛鹽禁開元中用拾遺劉彤議始詔將作大匠姜師度與諸道接

仕學全書

四卷

元部大政

八

上編

察使簡括天下鹽鐵課而鹽池凡十有八井六百四十在蒲州安邑解縣池五歲得鹽萬斛供京師而鹽州池四鹽州池八倉州池一皆輸米代鹽安北都護府歲課鹽萬四千斛給振武天策軍黔州井四十一成州萬州井各一果閭開通井百二十五邛眉嘉井十三梓遂綿合昌渝瀘資營陵簡四百六十一皆領于各道隨月督課而幽州大同橫野軍有鹽屯歲得二千八百斛下者得千五百斛輸司農青楚滄海棣杭蕪等州以鹽買市輕貨亦輸司農乾元中鹽鐵使第五琦始變法就海井近地置鹽院藉游民業鹽者

爲塩戶免雜徭煮塩盜鬻論罪而後世官煮塩始此建中初軍國用大困塩鐵使劉晏上塩法輕重之宜謂官多則民擾但于中塩之鄉因舊塩置吏設亭戶收塩轉鬻于商任其所之其去塩鄉遠者轉官鹽于所在貯之商絕鹽貴則減賈以糴曰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知歲止遣使者時巡曉導而諸道故有權鹽錢舟車所過有稅錢皆奏罷商民均利計晏始受事鹽錢歲止四十萬緡及大厯末至六百餘萬緡居天下賦稅之半國用仰給後繼晏者爭剋急幸不如晏憲宗時詩淮西度支使皇甫鏞請增川劍山南西

仕學全書

四卷

元部大政

九

上編

道鹽估以佐軍興峻盜鬻之罰罪至死穆宗時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權鹽利少請官自鬻足富國韓愈條上不便乃止宋興惟河北詔弛鹽禁其他路未鹽顆鹽畢聽州縣給賣歲課所入申尚書省而轉運使樸其贏佐一路之費計顆鹽出解州安邑縣兩池安邑池戶歲種鹽千席解州城二十席未鹽在江北東海兩浙川陝閩廣黔滇各有監有井多者煮鹽可百數十萬斤少亦數十萬斤鹽則聽民自鬻監則官掌凡課鹽皆以五斤爲斗賣買隨地不等凡禁權之地官立標識候望以曉民而通商之地各有分限真宗咸

平初聽度支使梁鼎議陝西沿邊食解鹽禁通商官自鬻已三京二十八州皆然鹽踊貴而綱吏舟卒率雜沙土硝石鹽惡不可食沿邊之民私販契丹青鹽以微利而居者亦樂其買廉與之爲市卽重法莫禁官鹽率煩擾不售及祥符中乃罷官鬻聽商人入金錢權貨務而以江淮若解州安邑兩池鹽給之于是商通歲增課至十五萬仁宗時趙元昊反軍需乏又于京師置折中倉聽商人以金錢穀粟若他貨並輸入中者優其直于券以所在鹽給償而後世召商中鹽之法始此顧是時羽毛筋角膠漆木石鐵炭之類

子鈔又使人貼輸錢若無貲貼輸併前所輸錢數萬緡一旦盡棄商至有赴水投繯者鹽政大壞明典制鹽課給造諸產鹽之地設都轉運使司若兩淮兩浙福建山東河東長蘆凡六設提舉司若廣東海北四川雲南之黑鹽井白鹽井安寧鹽井暨五井凡七其他鹽課司以百計洪武時定塩四百斤爲一引每一引納銀八分統計天下塩額一百一十七萬六千五百引零塩買共銀九萬六千一百兩零而兩淮課居半次漸次長蘆次福建山東又次河東凡歲終運司若提舉司具所辦課如目上以待會虧課者追理其商販各煩所定行塩地方轉賣踰界者禁凡合用引目各運司以時請內府印發永樂中詔商輸粟于邊每引入粟二斗五升已給引請場行支如目而嚴額外夾帶及勢要中塩之令凡塩出塲經批驗所依數驗擊而所過關津聽驗引放行若塩與引離同私塩追斷至地方發賣卽將原引交所在官司截角繳司僞造引者斬并著私鹽船鹽入官有無露刃疾馳分別徒流絞斬之令其竈丁勘實以附近有丁產殷實人戶撥充凡煮塩一百引給工本米一石錢鈔兼支併優雜徭若犯公私罪應徒流遷徙其刑罪止杖一

百仍鹽鹽視罪年限不給工本米滿日始支如煎鹽既足剩有餘鹽官又別給鈔錠與灶丁轉收發該行鹽地方計口俵給微鈔卽賦後中戶口鹽鈔是也若商人齎引到場支給先後一以引到先後爲序而兩淮兩浙歲遣御史巡行提督之若奉勅專理復有臬臣惟福建以行無遠地不設鹽院勅巡按兼督河南場以出有專所無運司如廣東各井僅置提舉司蓋量出鹽多寡事有煩簡故也正統中有事麓川軍興乏始分商人引引序支者爲常股臨期倍賈開中越次放支者爲存積凡鹽場給商酌十分爲率七分給

世宗憲皇帝

四卷

十二

上編

常服三分給存積益以勸商佐塞下之急者已商人守支年久詔就淮支四分就山東支六分名曰配支已商人又以一身兩地候守不便尋又議有不願者聽一處守支如故成化間用戶部尚書葉淇言法商人輸過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時各邊粟一石止直二錢是以銀五分得鹽一引爲利泰請更其法輸銀運司銀四錢一分支鹽一引是鹽一引得粟二石而商納銀道里便安爲上下支利奏可時鹽買驟增至五十三萬有奇顧永樂以來商人以粟輸塞下皆請塞自買耕牛自募田丁自立墩臺堡伍墾田藝穀歲

輒大熱國家不費飛輓而邊以饒一旦改銀凡江淮商人揭家南歸西北商人亦皆徙家淮海池井地方以便鹽而塞下田作堡伍墩臺俱廢厥後邊粟石至伍兩而邊大病成弘以後鈔法不行竈丁餘鹽率無錢轉收諸戚畹王府中貴競乞恩奏討已繕紳縫掖效尤輒詭名賈籍中陰託撫臣爲所而撫臣率視勢大小官崇卑爲聽之差名曰買窩而各家門幹衛役爭爲姦猾而私鹽盛行商人引賈反增至八錢五分且常股既不得速支而國家一有邊警卽勒開中存積久之存積開中既多前後相壅又如常服商人苦

世宗憲皇帝

四卷

十三

上編

守至有自祖及孫不得支者若課銀嘉靖時增至一百萬啟祿之閒復增至一百六十六萬六千兩有奇視洪武時十倍有六而割沒鹽自嘉靖中著令每一斤罰銀一錢歲上割沒銀又且數萬兩殺祿時遠事孔棘又勒勸借商人不應重以科罰而商人大病于是引鹽無利率夾帶私鹽所退引輒不截角還官爲影射甚至淮酒之閒高橋大艘露刃疾掉官不敢捕如朱異時若灶戶運司先慮煎辦不前設一總催總催積蠹凡貧灶園地草場悉歸兼併後又以私販皆出餘鹽併不許灶戶自鬻貧灶不能自存逃亡相繼

而灶丁亦病歲課大損運司若提舉司皆戴罪理事甚至級降已盡循理事稱戴罪者已復責巡鹽御史同直省巡按御史皆指贖銀助餉凡縣司又輒移正課解贖求誦御史即虧正額御史姑題一降級示罰而止鹽政大壞

魯論曰天下利權不可不一不一則爭擅爭擅則亂利澤不可不周不周則專私專私亦亂如山海之利鹽爲大關左不敢擅而總歸朝廷權一矣乃朝廷官自鬻則不行高爲估苛爲條亦不行無他專私故也辟之水然順其性而我無私焉江淮河

濟總入于海水得所歸民受水之利不受水之害治水者不察逞其私習必使河濟與淮合一厚其薪芟峻其隄防強使同歸于海卒之水性既拂時通時塞甚且岸隄水迫潰決而出爲災于民大費于國後之爲鹽法者何以異是嘗考明初嚴政給引通商引約八分估不必高善矣于時官鹽賤私鹽不行私鹽不行官鹽無壅塞愈益大行權一面政均澤周而利溥商利而國亦無不利焉洪永熙宣之間蓋兩得之矣厥後引賈日增常股存積勸借之條遞出官鹽無利勢不得不夾帶私鹽是私

鹽四出皆此通商給引之人巡欄盡屬虛設掣割

祇爲故事運司即峻其防亦烏從而防之若兩淮之間甚則高帆大艘露刃疾掉碎之河決驚波駭濤不可控制卒之歲課日損商受通欠之罪官任降級之罰而鹽法大敝論當在閏時朝廷以災早肆赦見臬司所條上會赦冊八閩諸罪犯贖贖約四萬兩有奇按院項下即可三萬而鹽贖將半藉使贖解而課愈虧運司之級幾無可降主察覈者其謂之何至若賈窩一節其求已久徇情面困商杜咎不專在運司兩煩之錢可寒二天之恩必不

可市舍風力堦臣亦伊誰望哉

錢法鈔法附

按虞夏時幣列三品曰黃曰白曰赤時五穀既播有無不通民用多艱禹始鑄歷山之金爲錢刀布賸民于厄考其制圖爲錢其似錢而長二寸爲刀長二寸五分爲布復以龜貝佐之殷初災旱歲饑民鬻子湯復鑄莊山之金以贖周初太公立九府圖法其制郭外圓內孔方輕重以銖兩其後有太輕太重之患成康以降遇有災沴率量資幣權輕重以賑民民患圖法重則作輕幣行之是爲以子權母患圖法輕作重

幣行之是爲以母權子而後世折當之法始此若凡
產銅錫之地設廿人之官厲其禁而時出之秦併天
下製幣二等黃金爲上錢爲下而錢之重兩重如
其文漢興惠秦錢重難用更鑄英錢已莢錢又惠輕
文帝更鑄四銖錢顧是時令天下皆得鑄錢吳王濞
鄧通兩家錢滿天下而吳幸以叛逆且所鑄錢多雜
鉛鐵爲巧僞而郡縣用錢又或輕或重而錢法不立
武帝時始嚴盜鑄之令而造銀錫爲白金莖龍馬龜
文分三品已白金錢民不實用更鑄三銖錢已三銖
錢患輕又鑄赤側錢貯赤側錢以一當五又患重各
不行于是乃詔天下郡國前所鑄錢悉銷之而輸其
銅于上林三官更鑄五銖錢而五銖錢輕重最適遂
大行元帝時貢禹言錢盜鑄者多雖被刑不衰止請
罷採珠玉金銀及鑄錢之令勅以布帛穀粟相市顧
後世交易必待錢始通布帛非可尺寸裂而穀粟道
遠難致禹議不行王莽擅漢鑄錢制以周錢子母相
權于是造大錢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又倣古刀制
鑄犂刀錯刀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已篡漢以漢國
姓有金刀乃罷犂刀錯刀及五銖錢更作金銀龜貝
錢布之品而重禁五銖不使行顧貨布潰亂雖重法

五銖錢卒私市如故迨莽末公孫述據蜀鑄鐵錢鐵
錢賤不行光武興復鑄五銖百姓便安魏文帝時又
議重布粟使百姓以穀帛爲市如漢貢禹議于時巧
僞者幸濡穀微利作薄絹相易民不便而五銖復行
宋元嘉中鑄四銖錢已更鑄大錢已又雜鑄若葉鵝
眼繩纒諸小錢卒之大錢以不便罷而諸小錢諸盜
鑄率雜鉛錫而錢貨大亂齊梁隋錢皆仍五銖惟衆
更別鑄鐵錢隋開皇末大猾至剪鐵裁皮糊紙爲錢
而民用相欺且前此南北分裂各便其土之錢而歷
代錢多隨地各用北朝元魏欲著遺一卒不得已詔
從其便而百貨始通唐興鑄開通元寶錢徑八分重
二銖積十錢重一兩約筭易而輕重得中已復鑄于
洛陽并益等州州設監法盜鑄者死顧其後盜鑄卒
不可禁而錢惡高宗顯慶中詔所在官司取惡錢三
斛好錢一以收之而姦不爲息開元初丞相宋璟始
請出太府錢二萬緡欽民聞惡錢悉送太府銷燬而
所更鑄錢率二銖四分時稱輕重得中與國初開通
元寶並大行肅宗乾元中有可以兵未息奏鑄乾元
重寶一當開通元寶十稜錢一當五十皆不便而罷
五季梁唐晉漢世祚歷未鑄錢周世宗以民間多銷

錢爲器血作佛像迺立監鼓鑄朱仍之改題錢文曰
宋元通寶輕重一準唐開通凡諸州縣輕小惡錢及
鐵錢咸禁法私鑄棄市而銅錢闌出境外諸蕃罪有
差當是時饒州池州江州建州以及京師昇鄂杭諸
州暨南安軍皆有監惟川蜀廣南安南聽用舊錢已
三司度支判許申建議請以藥化鐵與銅雜鑄徑重
如錢銅三分有奇鐵六分有奇費省而利倍詔許之
顧凡鑄錢用銅十必用白錫使液易流乃銅著錫
流速易成鐵著錫流澁難就中坐斥太宗時始用紀
元鑄錢曰太平通寶淳化改鑄又親書淳化元寶作
真行草三體成文而輕重仍準開通仁宗慶曆中西
師棘乃詔鑄大錢與小錢兼行凡大錢一當小錢十
又晉州鐵鑄大錢亦以一當十顧鐵直賤與銅埒價
終不行卽大銅錢官取利太厚姦人私鑄者率益輕
凡商賈交易皆虛高物估以相當錢徒有折當虛名
而物賈混亂于是三司使葉清學士張方平咸議大
銅錢一止當小銅錢三陝西大銅錢一復止當二而
當二錢大行盜鑄者以無利稍息于時河東復鑄鐵
錢從鄭戡議鐵賤不可與銅埒凡鐵錢三纔當銅
錢一已復五當一顧行神宗熙寧初王安石當國請

弛民私鑄之禁又令京西兩浙江淮諸路各置監鑄
錢路課十五萬緡十萬緡不等元豐末西師復起邊
益匱更令徐州鑄折二錢輪之邊而時商賈多以錢
闌出外國且新行青苗免役諸法皆徵錢民無從得
錢曰錢荒崇寧中蔡京當國用陝西轉運副使許天
啟議復鑄當十大錢每貫重十有四兩七兩赤側烏
背以御書聖宋通寶爲文募民間私鑄丁作出爲縣
官使令千行鐵錢地方鼓鑄行銅錢地方使用以絕
私鑄之弊又用河東運判洪中孚議鑄夾錫錢以當
時鐵錢傳入契丹西夏銷爲兵器器犀利聽鑄工言
鐵雜鉛錫則脆改製兵不利于是每緡用鐵八兩黑
鉛半之白錫三之凡行使夾錫錢一折銅錢二顧鉛
鐵直本輕盜鑄雲起南渡後國盜賈倣唐憲宗時商
賈至京師委錢諸路進奏院及諸軍使家輕裝趨四
方合券取償命曰飛錢于是置便錢務許商人入錢
左藏庫而飛諸州錢債之若鈔楮始自漢建元初以
白鹿皮方尺緣藻續爲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
聘享幸用以薦璧顧皮薦本皮幣且重以漢制足操
勢微利然物無當于用故終已不行越千三百年至
金始以錢少用不給造交鈔與錢並用限七年納官

以舊易新諸路置官庫受之貫取工墨錢十五文南
宋做之造會子行之凡一貫二貫三貫五貫十貫五
等曰大鈔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等曰小鈔著
令凡官俸軍餉州郡支應以泊上供皆鈔與錢參半
民間典賣田宅牛馬舟車亦如之更著官爲兌換之
法如金顧官兌換必公帑常有錢百萬緡提衡其直
官乃得羨而民用無阻厥後鈔換多而官錢不足致
民守換艱難且又易于昏爛而偽造日衆卒折閱不
行已賈似道當國又作銀關廢會子而鈔楮益賤國
大耗元造中統元寶鈔以十計者凡四等以百計者

凡三等以貫計者凡二等行久而物重鈔輕更造至
元鈔行之自一貫至五十文凡十有一等每一貫文
視中統鈔五貫文而刑曹擬罪滿至元鈔二百貫者
死已又造至正交鈔以鈔一貫權銅錢千文鈔爲母
錢爲子卒之鈔虛而錢實民皆重錢而輕鈔至有鈔
十錠易斗粟不可得者卒不行明興洪武初於京師
置寶源局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錢兼行已勅戶部
及各行省鑄洪武通寶當十當五當三折二及小錢
凡五等小錢重一錢當十錢重一兩其當五當三折
二重皆如當折之數嚴私鑄之禁厥後累朝皆更鑄

錢顧旋鑄旋止萬曆初始從科臣議行天下省直一
體開局鼓鑄與所在舊錢兼行務便民勿擾仍申私
鑄之禁其錢式每錢一百文重十有三兩每文重錢
有三分較洪武時小錢稍重做古不愛銅惜工之意
使私鑄者以無利自止而開鑄初先借官帑銀作本
買銅既鑄取息作本而以前所借帑銀還之官特委
官督之其鼓鑄之法先于州縣收買黃銅黑炭白錫
若銅色紅焬點成黃用之而諸翻砂看火提錘之人
剝眼穿條薰色之匠與夫焬質雕模之工計鑄給錢
以食之顧州縣多非產銅之地苦銅少所鑄常不繼

且錢止行于下凡京邊需祿官吏月廩類必成錠精
良白金以故有行有不行至萬曆末年復開鑄如前
天啟中更鑄大錢一當十與小錢兼行而所鑄大錢
率雜黑鉛錢皆脆惡易毀尋廢崇禎時止鑄小錢顧
時私鑄日盛江淮楚豫之間私鑄錢輕小與古若葉
鵝眼纒纒無異買亦減半不等而市易時諱官不能
禁卽真正官錢亦各行于其地遠可千里近數百里
輒不相通若鈔法洪武八年詔造大明寶鈔制方高
一尺濶六寸色青黑外爲龍文闊橫題其額曰大明
寶鈔關中爲三方上方爲篆文中圖錢貫狀下具奏

准行使及偽造告捕之法上鈔一貫折銅錢千文銀一兩自五百文遞降至百文而止凡六等而是時各鹽運司收買灶戶餘鹽率藉鈔作本永樂中鈔法不通嚴金銀錢貿易之禁告捕者卽以所易金銀克實成化中南京鈔法不行遣御史鄭瑄往按楚恐起大獄捕一二市豪而止蓋鈔易昏爛難久藏雖官爲倒換而收受艱難卒廢不行如宋

魯論曰古無有以楮爲幣者自金倣古鹿皮之製始顧鹿皮之製在漢且不能久行況楮幣乎若鐵錢自隋始顧彼猥獘爲巧僞至宋且官鑄之鐵

賈賤何能行惟冶銅爲錢並黃白金列幣三品則自古已然乃太重則不行太輕則盜鑄者衆亦終歸不行說者謂後世鑄錢弊有二多縣官愛銅而惜工愛銅則質不厚惜工則鑄不精論曰似也顧猶不盡是論在閩嘗見布政司委官鑄錢每一鑄必呈樣錢于司而承委官又自取日給錢夫此樣錢日給錢皆司所發銅冶鑄之錢也既取之于此不得不減之于彼而額錢又不可減錢欲不輕不可得已且不但此承委官泊匠役又皆自買銅雜官錢重鑄既鑄雜官錢並兌非錢稍輕亦何從得

厚利乎論嘗私論之凡鑄錢著令當有四一慎委官官廉慎則匠役不敢雜黑鉛爲姦利一審輕重錢輕重得中則買平行使不至有通塞一嚴私鑄私鑄禁則官錢得行民迺一一顧土俗土俗有便行之錢勿苛禁務使新錢與舊錢並行民迺和益錢者泉也慎委官則清其源審輕重則疏其滯嚴私鑄則防其溢顧土俗則安其流國利而民亦無不利焉庶從前行不行之弊或可省乎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四終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五

黎永魯 論孔壁甫著

戶部大政

國用

按唐虞時茅茨土階夏后氏卑宮室唐虞秦艱食夏后氏非飲食唐虞建官惟百夏后氏倍之殷建六官先六次次五司次六府次六工而主畿之外屬有長連有帥卒有正州有伯凡百里之內以其官千里之內以爲御冢宰必于歲之杪視地大小年豐儉以制焉迨周制九式以節財用一日祭祀之式二曰賓客

仕學全書 五卷

戶部大政

十

上編

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而制官惟六六官之屬各六十諸侯之國凡千有八百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其他附庸之國或二十里或三十里若有不庭不虞之患則命方伯連帥諸侯以征之服則舍之軍有功賞以地漢興量吏祿度官川京朝官設三公九卿三輔之地有尹有內史三輔之外分十二州州設刺史一人其他郡置守丞邑置令尉而軍制南北兩軍有征伐詔兩軍四出以定難而兩軍各二萬人若諸王國

孝景時從主父假議王之衆子卽裂王國土分侯之

無別頒祿至天子私奉養止取諸山川園地及市肆

末作迨孝武時征伐四出築河決建宮室禱祠行幸

致海內虛耗孝昭孝宣繼之隨復漢制無改德東漢

自和帝後朝廷願資漸修失漢制唐興天子懲隋侈

咸服御放宮女制中外官共一萬八千餘員而京朝

官六百四十三員在外分十道道設觀察使道之屬

爲州州設刺史別駕州之屬爲縣縣設令丞簿尉祿

視秩爲差若軍制在京設左右衛統宿衛五在外置

府凡六百三十四而宿衛之兵皆府兵番上常日各

仕學全書 五卷

戶部大政

二

上編

就所隸府課農桑番上及有徵發則行裝自具而在京仰漕在邊仰屯玄宗時改番上一切召募兵費始繁于時後庭燕私賞賜僭濫若親王歲制穀四千八百石絹四千八百疋綿四百五十觔郡王歲制米七百石鎮國輔國奉國三將軍三中尉以次各遞減一百石視米數多寡給以田額安史亂後軍興餉將士邀賞無已而同統貢馬酌繅諸番貢使及諸路兵馬至京防秋日叢食畿內常數十萬人歲費視常額輒浮數百萬國大耗迄于亡宋興天子上供儉約制官京朝倫三省六曹二十四司九寺五監畿輔之地

有牧有尹有參軍錄事功曹他郡有知府推判縣有令丞簿尉軍制在內曰禁軍在外曰廂兵凡三十七萬八千而禁軍一十九萬六千仰漕而在外廂兵一十八萬二千或仰屯或仰郡縣解給若親王領節度使歲穀二千四百石錢四千八百貫絹二百疋綿五百兩郡王領觀察使歲粟一千二百石錢二千四百貫絹二十疋綿五十兩其郡王以下無常給真宗時與契丹歲幣三十萬後且增仁宗時有西師軍興之費又百十萬神宗時加官觀冗員歲增官廩數萬已於魏州東開二股河欲使河東流限契丹河工又費

生學全書

五卷

六部六政

三

上編

數十萬徽宗時花石綱歲費三十萬又建齋醮費數萬宋南渡後軍興旁午帑藏日匱止孝宗減金歲幣財用稍紓若天申節自高宗來歲費四萬迄光寧無能改千其德至理宗啟邊釁國用不支宋亡明興太祖起田間知民疾苦製資世通訓列君道十八事首曰儉曰勤定僞漢時有以陳友諒鑲金床進者上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命燬之因著既貴不可驕既富不可侈之戒在官中后嘗懷糗啖上曰上母忘此舊時所餌者故當時諸所進御妃嬪於服食常供外毋別有宜索而內官六局三庫九門兩司十一

監及長隨奉御止百十餘人內女官六局止八十人太子宮六局內官不過十八人當時後宮節約如此時制諸王祿米歲各萬石郡王二千石三將軍鎮國一千石輔國八百石奉國六百石三公三衛鎮國四百石輔國三百石奉國二百石公主駙馬二千石郡王儀賓八百石縣主儀賓六百石郡君縣君鄉君各以次遞減一百石而各王府郡王將軍而下官室墳墓皆遣官營造視唐宋過贖顧國初分封止十王其他諸王尚幼若鎮國將軍以下尚未有封者而中外文職官將滿萬武職官二萬八千有奇在京五軍營番

生學全書

五卷

六部六政

四

上編

上輪操軍止二十萬凡官給祿卽正一品纔一千四十石他視品遞降而京操軍三分守城七分于京城外附近屯田時官軍祿給節約又如此已成祖都燕設五府六部臺省寺監于北以金陵爲南京仍設留官二百員有奇而北京營番上之軍添設三千神機兩營并五軍營爲三共軍二十五萬官軍較洪武時稍增且建宮闕開會通河工費亦巨顧品官俸詔以米鈔兼支如一品四分支米六分支鈔凡一品而下各量支米鈔不等惟九品及雜職全支米若京軍特漕其他各邊軍非屯田則鹽商輸粟筵下而宮闕

會通河多仍元舊故工費雖多民不大傷上嘗御東關所服裏衣敝納而復出因語侍臣曰高皇后朕母也每補纈裏衣朕何敢忘焉時御馬監索白象食穀戶部以聞上曰白象何補實用至奪民食食之禁勿用其儉德如此仁宗勅京操番上軍毋廢農時止西番貢使不使大費中國禁廣東珠池及各處金銀場毋擅開宣宗雅慕漢文帝恭儉服御器物類皆簡朴司苑局奏上供蔬菜當用芻糈三千束蘆葦蒲五千束麻千觔請下順天府取給上曰內用蔬幾何而取于民若此詔歲裁三之一已戶部以御馬監餉象飼

馬牛羊光祿寺飼牲草派直隸山東山西陝西千地畝穀草內雜輸上曰古納總稅皆量地遠近慮勞民奈何派遠府州縣爲煩費勅減省正統時征楚川思任發始用兵十五萬轉餉幾半天下及土木之變景泰時增兵增餉遂煩嗣後天下多故每千地方遠濶山路險阻之處多開郡縣添設提督守巡衙門而瀕河及種馬郡縣各添佐倖武職官恩功寄祿率無定員若邊兵有主兵又有客兵成化時榆林大同等鎮添解年例衣糧一萬兩有奇弘治時鹽商輸粟之法廢各邊俱有年例歲輸各數萬且崇祿日繁上供日

滋賞賜日濫河工日亟國用始耗按嘉靖初學士王鑒震澤長語記曰正德以前各處馬草折徵銀各鹽課銀鈔關船料銀及雲南稅糧銀總計二百四十三萬兩內送內庫預備成造等項十餘萬兩或二十萬兩官庫俸銀及折糧銀共六十六萬六千餘兩遼東大同宣府陝西各鎮年例共四十萬餘兩若有聲息警急奏討加添四五十萬兩或二三十萬兩聖節千秋等用二十九萬餘兩親王王妃及上用銀盤水礮儀仗等用共三十萬七千餘兩以上除各鎮奏討加添每年出數總計二百萬餘兩又云正德以來天下

親王三十郡王增至二百一十有五鎮國將軍以及中尉增至二千九百文職二萬餘員武職十萬餘員衛所七百七十二旗軍八十九萬六千有奇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吏員五萬五千有奇計文職視洪武時加倍武職視洪武時且增四倍各邊客兵復增數倍又云祖宗時歲用省卽以黃蠟一事言之國初歲不過三百萬勦天順間加至八萬五千成化以後加至十三萬又以內侍巾帽局靴輶言之成化時用絹紵紗羅皮張等料二十餘萬弘治中至三十餘萬正德初四十餘萬末年且七十餘萬益內侍國初不

滿二百員正德時不啻十倍卽此二事而推他事可知以正德時如此嘉隆以後可知若上供卽以魚鮮魚鮮言之南京鱗魚鮮四月初開綱五月初起解計鮮船十有九號號費水工銀九十兩總計費一千七百兩有奇三年修船工費則又別給湖廣魚鮮始于成化七年初止二千五百艘七年以後增至三萬艘用船十有二號水工修船之費如鮮船以魚鮮魚鮮如此他事可知成化中如此嘉隆之後可知嘗聞之紀載弘治時都御史劉大夏力請裁光祿冗費嘉靖時孫植爲光祿卿嚴絕中官需索歲減光祿錢數十萬額後李允費如前萬曆時更征播酋援高麗各費百萬已不足至發閏金二十萬佐之于時宗子欽祿至有譴迫撫臣致重誣者末年東師歲增餉三百萬已不足又括諸郡縣存留脩用銀益之天啟中遼餉日增不已且連遭兩大喪陵工費百餘萬登極大婚皇賞又將百萬已有黔師廷臣請發內帑五十萬福瑞桂三王之國建王殿脩舟車設護衛又費百萬崇禎時遼餉節增至四百萬楚豫盜起所在添設軍門兵脩已命閣部大臣督師又命中使分統禁旅協勦勦練兩餉歲費二百餘萬河阻運道修河歲費十餘

萬鳳陽祖陵乙亥寇燬詔修又費三十餘萬卒至國用不足官民大困
魯論曰先儒李贄以奢儉質文盡治亂之變旨哉言乎唐虞之時洪水滔天使禹治之八年乃底績時有大工有苗逆命使禹徂征三旬猶未格時有大兵而時顧治以堯舜茅茨土階之心足以久安天下也明洪武時天下初定河決原武漫安山湖而南永樂甫靖大難隨北征至再出塞將三千里且于時建都北平治朝大內廟社壙窳鑿水轉漕動役人夫數十萬大工大兵一時並棘而民不加厲非二祖飯糗衣敝何以獲此厥後河決時有窺關囁澤之警不能盡無稍一徵發便騷動天下何也則以財置于上共裕虛千員冗故耳嗟夫貧不學儉富不學奢田舍翁多收數斛麥尚且減復時易食必兼味何況天子顧念奢儉之故治亂之幾捷于影響危于庶人可不慎與大易之傳豐也曰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言照天下正當在尚大之時耳微乎微乎自非聰明睿聖之王極深研幾亦烏能與于此乎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五終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六

黎水魯 論孔壁甫著

戶部大政

荒政

按荒政始見于周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禁五曰舍後六曰去幾七曰省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一曰索鬼神十二曰除盜賊而預備遣人掌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歲凶令移民就穀戰國時魏李悝立平糶法歲歲之豐儉爲歛發上熟餘四則糴三而舍一中熟餘三則糴二而舍一下

仕學全書

六卷

一

上編

熟餘二則糴一而舍一民小飢發小熟之所歛中饑發中熟之所歛大饑發大熟之所歛于時水旱凶飢糴不貴而民食足魏以富強漢興孝文時詔百姓毋從末害農毋爲酒醢蕃六畜害穀孝武時關中不種麥從董仲舒言詔令種麥于時河內飢適汲黯奉使過郡矯詔發粟賑之人朝請伏矯制之罪上以爲賢釋之孝昭時耿壽昌請倣古平糶法立常平倉令邊郡皆築倉穀賤增買以糴穀貴減買以糶民稱便獻帝時民大飢作粥賑之民食粥多斃蓋久飢午食也晉武帝咸寧中潁川襄城民患水大飢當陽侯杜預

請壞克及荊州東界諸陂隨水所歸宜導之目前令飢者得資魚蝦蚌蛤之利自活水去田淤肥美畝可收數鍾爲來年之益時民頌之隋文帝開皇中用長孫平言令諸州軍民共于當社立義倉收獲時令民隨貴產出粟麥當社收積勿損敗年飢以所積分賑著爲令唐仍隋義倉貞觀時從戴胄請詔畝稅三升入倉粟麥稅稻隨地所宜歲收十損四若免其半損七者盡免商賈無田分其戶爲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五斗爲差下戶及獐獠不在是歲凶以貸凡倉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

仕學全書

六卷

戶部大政

二

下編

糶陳已又詔歲大凶義倉贍不給徙民豐登州就食開元初以民飢待奏報始開倉道遠民莫救勅州縣遇饑給訖聞厥後武陽飢縣尉員半千勸令開倉賑令不從值令謁州半千輒發之太守大怒因半千于獄會薛元超持節渡河讓太守釋之天寶時義倉常平倉兩粟率移給他費制大壞宋初淮陽飢適戶部郎中沆義倫使吳越還爲上言發郡中見貯軍粟萬斛以活民俟秋收新粟還之有司執不可曰脫秋復不稔如軍儲何義倫爭之曰民且死國家安可慮將來立視不一救乎帝從之仁宗時河朔大水流民就

食有司請發廩人日二升幼者一升如秦州曾鞏建
議曰百姓乏食暴露廢業又使相率日待二升之給
其勢必至給受有淹速有均否有倉集之擾有真僞
之辨措置一差皆足致亂又况羣聚無室廬風露蒸
薄生疾疫爲今策下方尺之詔州賜錢五十萬買粟
一百萬石益被災之州人者可十萬戶如一戶得粟
十石錢五千卽下戶常產之入不過此彼得錢以完
居得粟以給食農得修賦商得通貨賄工得利器
用閒民轉移執事者一切得復其常生之業是爲農
民慮者長也若州粟不滿萬今河北州軍三十七被

在聖書

卷六

三

上編

災者不過十餘州他州秋稼足望誠使發買糴粟視
常買增一二十錢以利農則粟易以足是在有司越
拘攣之見而已于時富弼知青州聞河朔災卽于所
部豐稔州先勸分得粟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
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流入至散處之令使新
水凡山林川澤之利苟可資生聽取不禁復召州有
待缺官吏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卽流人所居分董之
仍書其勞約事竣爲叙績凡所爲一出于至誠故人
樂爲盡力計活五十萬人明年麥熟民各以遠近受
糴歸募爲兵者且滿萬益前此救荒皆聚一城中爲

糜哺之蒸爲疫厲或待哺不得輒仆名爲救荒實殺
之禍獨散處得宜故善也熙寧中淮南京東皆大飢
滕元發守鄆州乞淮南米二十萬脩賑復召城中富
民與約曰流入至無以處則疫厲及汝矣吾得城外
廢營地亟爲席屋待之乃分爲二千五百間一夕而
成流民至以次授地井灶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
炊壯樵婦女汲老者休病者給藥藥死者瘞之民至
如歸帝遣郎中王古按視廬舍塗巷纖引幕布肅如
營陳古圖上其事詔募美范堯夫知慶州餓孺盈路
則不待奏報卽發常平封樁粟麥賑之諸佐屬畏罪

在聖書

卷六

四

上編

及堯夫曰人七日不食卽死何待報備罪及吾獨坐
于諸君無與范仲淹在浙西歲大飢募民給餉爲術
甚備且多宴遊營造時有論劾之者仲淹曰多宴遊
則貧者得質飲食多營造則百工服力皆得仰食于
公淹欲以有餘之財溥惠貧民耳吳遵路在通州時
旱蝗遵路乘民未飢募富民得錢幾萬貫分遣役航
海糴米于蘇松使物賈不騰米至又使民採薪芻爲
直易米冬雨雪乃出新芻與民而還收其直民蒙利
官又不傷財辛卯安帥湖南時大飢無賴者輒起接
奪初安爲榜文禁之只八字曰劫粟者斬開糴者配

而地方以靖此皆隨時制宜非有他法可做者也若倉廩魏公韓琦奏請戶絕田勿蠲募人耕而收其粒別爲倉貯之以給州縣之孤獨廢疾不能自存者名曰廣惠倉以提刑領其事歲終以出內之數上之三司而不責其償蓋當時戶絕產不聽繼故行也已王安石新法行盡舉廣惠倉粟爲青苗本遂廢熙寧中待講朱熹守南康上言臣里閭鄉舊有社倉臣請于府貸得常平米六百石令鄉人夏受米于倉秋石加息二斗隨年歛散如小歉則獨其息之半大饑蠲蠲積十有四年具以原常平米六百石歸府而見儲

米三千一百石有奇爲社倉止不收息歲歛發石加耗三升故一鄉之中卽遇凶年人不缺食孝宗大善之下其法于諸路按社倉取息初不異青苗但青苗法行自官多抑配于民吏得因緣爲姦社倉歛發皆自民主以鄉人士君子吏無得與焉故也迨理宗嘉祐中乃盡歸之官漸移用其穀本至無可給或有通負拘催又不異正賦社倉之法亦敝明興太祖初渡江設營田使已下令禁種秫令民無釀酒糜穀麥遇災早輒步禱已湖廣孝感縣飢官請發粟亟命行人馳赴之因諭戶部曰朕嘗發內帑金付直省郡縣置

預備倉令蓄民糴粟禦凶荒顧饑待奏報始發則飢者死矣其令天下有司先發後奏聞著爲令時戶部主事趙乾奉命往後期上震怒棄市永樂初勅郡縣卽洪武時預備倉更令民出金糴粟若民贖罪亦入粟貯備賑擇其地高年行篤者主之按府州縣自理罪贖積穀始此後定制春夏積穀折銀解戶部秋冬積穀實在買本色穀上倉已又詔天下郡縣凡四鄉各置倉官出鈔糴粟備賑時真定秦彊旱蝗戶部尚書郭資奏乞賑寔賑濟上曰民命在旦夕賑之當如救焚拯溺若往返費實非兩月不可無及也亟命鄉

史往督官發賑七年上幸北平行在仁宗時監國赴召過鄒縣見男女持筐盈路拾草實駐馬問所需對曰歲飢以爲食爲惻然隨下馬人民舍視之見男女老稚皆衣百結不掩體突釜不洽嘆曰民隱不上聞一至此乎顧中官賜之鈔復悉召父老問所苦輟尚食賜之時山東布政使石守中來謁因責之執中對曰諸被災處已奏免今歲田租監國曰民飢且死尚及待秋成耶卽督郡縣上飢民數約近地三日達五日發粟曰毋懼撫發吾見上自奉也至行在以聞巴登極隨詔郡縣水旱缺食有司卽體勘賑濟時徐

淮山東飢覽奏亟御西閣召大學士楊士奇等下詔
蠲租併停買物料士奇請曰此戶工部事也亦當召
使與閣上曰有司恒慮用不足往往持不決牽之或
中尼不行今民飢救之當如急水火何可緩也隨命
士奇等就西閣樓草詔或曰山東地方千餘里豈必
盡無收宜差別上曰恤民宜厚朕爲天下主乃與細
民屑屑耶草畢隨用璽遣使行宣宗登極午朝退詔
侍臣曰朕九歲時皇考手書勗獎中勗禾日當午之
詩授之問曰解否對曰解詩蓋言農事艱難也皇考
突而領之自是朕觸此未嘗不念及農夫今宮車不

仕學全書

卷八

七

上編

復還矣已淚下沾襟時新安知縣陶鎔言邑在山谷
土瘠收薄今歲民饑採拾不自給獨兩驛有儲粟不
及待奏報輒先發需秋成還官請伏專擅之罪上曰
民牧當如是也詔褒美景泰中徐淮飢死者枕籍流
民猝至都御史王竑不待報亟發廣運倉賑之近者
餉以粥遠者給以米力能就食者爲裝以遣又空庾
六十楮處之慮事皆曲當有所委任出至誠戒諭故
所委官皆爲盡力全活凡數十萬人具疏待專擅之
罪上竄而釋之先是流民奏至上干擾驕上讀之太
驚曰百姓飢死矣已得竑奏乃大喜曰奸都御史民

幸有此耳詔褒美成化中勅直省官往洪武中州縣
設預備倉所以廣儲蓄備旱澇也比久廢弛該布政
司督同各府州縣正官將原設倉覈實見數儘各處
在官贖贖糴益之不數聽于存留錢糧內借撥或從
富戶勸助以充倉里分股實有行止者爲主守若通
同官吏實收虛放者論如律其都司督同衛所正官
于所在置倉亦如之弘治中儲蓄日耗都御史林俊
乞勅各省宜招民入粟補散官及罪犯情輕法重者
聽入贖爲常平本更募義民立義倉詔施行又定制
視州縣大小凡編戶五十里積粟三萬石百里積五

仕學全書

卷八

八

上編

萬石中程署稱職不中程聽巡按忝調時給事中吳
世忠言積貯之名歷代不一而常平義倉獨存于後
世自臣觀之莫善于常平莫不善于義倉義倉之法
散以凶年歛以豐年其初未嘗不善但官民借貸其
獎易生方其貸寄之于里胥而詐冒之名多及其償
責之于里胥而徵求之獎作常平則不然豐年穀賤
則增買而糴以利民凶歲穀貴則減買而糴以濟饑
顧糴者與粟前無所強受糴者得粟後無所追其利
常周而本不仆公私兩便今宜仍義倉之舊更以常
平之法量數多寡以貯粟約道里遠近以立倉遇豐

而糴曲諭富民平其入時而糴臨以廉更平其出糴不專一戶富不偏厲糴不過人一石貧得均沾又嚴杜詐冒使所糴皆貧民報可嘉靖四年蘇松大飢詔緩征歲賦三十萬有奇候兩年後帶徵已從巡按御史朱寔昌請并帶徵亦視錢糧緩急凡緩者皆免而時食事林希元上疏言荒政有二難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極貧民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貨有六急垂死貧民急餉粥疾病貧民急醫藥起病貧民急湯水既死貧民急埋葬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因急寬恤有三權借官錢以糴粟與

仕學全書

九卷

戶部次敘

九

上編

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禁侵漁禁橫盜禁遏糴禁抑買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上皆從之萬曆九年江南北大飢輔臣張居正請令戶部動支各該州縣庫銀倉穀不足更濟以南京見貯銀米從之而時州縣更有祖宋朱熹社倉之法者各置倉于其鄉民自爲政官止提調不與其事已十五年迨十七年連年大飢山西飢民在冊者六十餘萬直隸江浙地方攘奪橫行盜賊大起輔臣申時行更請申遏糴之禁求平糴之法尋又請以臨德二倉見貯米平買發糴賑之二十一年又飢上

諭昨歲災傷山東河南徐淮沿河尤甚今州縣官全不講荒政祇以搏擊博名以交際延譽至凶年盜起輒互相隱匿避咎而撫按官亦祇以請賑請蠲了事若汰苛吏革弊法裁冗費省虛文則未有聞尋此相蒙必致大亂朕甚憂之顧是時上諭雖切中時弊中外官急憐如故三十六年時上靜攝已久憂五月南直隸浙西諸郡大水留都大小衙門各具揭帖稱近日舟航徧于禹屆魚鱉遊于人家爲二百數十年未有之變至十一月上始發稅銀五萬兩賑南直十五萬兩賑浙西計五月距十一月踰半載四十二年春

仕學全書

九卷

戶部次敘

十

上編

二月江西南直湖廣大饑仍至冬始詔諸飢饉地方本年秋糧本折皆十分徵七計自春徂冬且幾一載于時天下州縣預脩倉皆官撥吏主守耗蠹不可殫且積穀亦徒有虛名官去任時祇以罪贖貧不能完者抵數而民間社倉穀亦盡歸之官拘催不異正賦已亦括助遼餉無遺粒天啟四年春山東江南大飢至秋上始詔諸飢荒州縣本年漕米改折迨崇禎之時內外之儲已竭國家法紀久弛十一年迨十三年山東山西河南江北連年旱蝗人相食上憂甚躬布衣蔬食時詔蠲租諸州縣率違詔橫徵卽州縣勸富

民出粟爲粥賑飢而所勸輸之粟亦爲姦胥侵剋飢
李盈路屍相枕藉卒莫之救

魯論曰論在頽歲屢旱飛蝗蔽天淮南中州河北
山東西赤地數千里人相食于時遼事孔棘四方
盜起凡郡邑若存留若脩用若常平倉若義倉若
民間社倉諸儲備朝廷搜括殆盡論因嘆天災流
行國家代有脩荒宜預救荒宜速兩語無慮人能
言之顧行之寔難卽時平之日言積財猶慮稍久
變生若民飢議蠲賑更有申請待報之患又况
民命死在旦夕獨不及蠲搜括殆盡賑無可賑如

仕學全書

六卷

戶部奏疏

十一

上編

今日者乎然則此時何所恃賴計惟有賢守令而
已矣而賢守令要在久任又宜寬假轡策蓋久任
則官與地方相習諸凡田土之肥瘠樹藝之所宜
秋成之所入水陸之所通羅糴之所便物貨之所
產一一皆熟歷而心識之一旦有急若移粟若勸
借若設處遠糴若疏通物貨皆得與百姓士大夫
相商酌權宜行之且吏習其威不敢爲姦民懷其
惠不致煽亂可無失顧論所謂久任非止爲救荒
亦非謂救荒而後久任祇言守令卽賢救荒非久
任不能耳甚矣救荒之難也若寬假轡策則在監

司語曰二人同舟胡越一心當此旦夕民死倉猝
變起之時而猶掣肘害下司之能胥溺之患伊誰
受之顧賢守令之識力不可亡也如吳遵路當旱
蝗預募錢遠糴善矣卽辛卯安之榜文八字滕元
發之席屋千間富弼之募兵滿萬此豈胸中漫無
定見力量與懦者倉卒所能幾乎夫干將莫耶不
遇盤錯將與鉛刀同視是在賢守令而已矣

仕學全書

六卷

戶部奏疏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六終

十二

上編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七

黎永春 論孔壁甫著

禮部大政

郊社

按周冬日至祀天於南郊圓丘前期十日太宰率執事卜日遂戒是日王齋於路寢之室祀之前日太宰親灌濯大宗伯蒞玉鬯省牲鑊掌次設次大司樂宿縣祀之日小宗伯告時於王王服大裘而冕馭玉輅入卽次大司樂乃奏國中之樂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以迎神已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禮神玉用蒼

仕學全書

七卷

禮部大政

上編

璧牲用犢幣用繒如玉色積柴於丘壇之上王親牽牲而殺之寔牲體幣帛於柴而燔之爵用陶匏席用藻藉謂之禮祀大司樂復奏思文祀后稷以配已正月啟蟄而郊以祈穀於上帝而歲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并長至而五皆有郊郊各有方故周禮曰饗五帝於四郊若國有天災大故旅於上帝曰類類者言禮同於郊也他如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仲秋靈星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畢兆于郊而時祀之而祭星曰幽宗祭水旱曰雩宗其禮與朝日夕月同夏至祭社凡王自立社曰王社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社在王宮

之右王出必告行反必舍奠四時必祭有天災大故則禱出師曰宜大社爲方丘于北郊澤中祀以夏至凡春祈穀于方社田祖夏大饗冬大蜡皆在焉玉用黃琮禮用瘞埋牲用騂若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產百材者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畢兆于社而遙祭之曰望若諸侯在其地則祭非其地則不祭秦禮燔臠郊社廢祇于甘泉立泰畤祀青白赤黃四帝漢興增黑帝祠名比畤並故四帝祠爲五仍在甘泉已又令郡縣爲公社及山川之神皆祀之又以豐爲漢所自起詔御史立枌榆社於豐歲春具羊豕望

仕學全書

七卷

禮部大政

二

上編

祭于長安而古社禮廢文帝時增雍五畤路車各一乘駕被具凡祭詔祕祝官不得故後過于下已又詔祠官致敬無有所祈十四年始幸雍郊見五帝祠衣尚赤已采方士新垣平言立渭陽五帝廟親郊祀平誅廢武帝時定三歲一郊雍又以后土漢故無祀下有司議立后土祠於汾陰帝親祀如雍按雍卽甘泉汾陰在河東而時羣祀各稍舉宣帝時幸甘泉郊泰畤已又詔太常別增江淮淮水之祀元帝時以匡衡議德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置長安位於南北兩郊如古制罷甘泉河東祠於是廷臣并言郊時所用

文章采鑊黼黻非陶匏蕤結之舊宜勿修奏可已衛
坐事免會改作南郊時大風壞行宮拔大木而羣臣
又多言甘泉官多神光怪事於是泰時后土祠復立
於甘泉河東并陳文章采鑊黼黻如故平帝時王莽
奏前衡言是請置南北郊于長安而頗改其儀天地
位皆南向同席共牢而食奉高帝高皇后配西向北
上亦同席共牢而食稱天曰皇天上帝兆曰泰時稱
地曰皇地后祇兆曰廣時而日月星辰風雲雷雨山
川嶽瀆各以類分從當是時三十餘年之間計天地
之祠凡五從世祖中興制郊兆于洛陽城南爲增八

仕學全書

七卷

禮部大政

三

編

陞中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而西上其外壇爲五
帝位色尚紫象天紫宮外爲壇車營而日月星辰山
川嶽瀆之祀咸在其列配以高祖三年乃營北郊別
祀地祇從以嶽瀆配以高后明帝時立明堂祀五帝
奉世祖配終漢之世以爲常三國魏吳始一郊後不
復行晉五郊同稱昊天而各爲之座以宣帝配時議
者本王肅言五帝卽天以五氣時異而殊號非天實
有五也卽丘郊不應異處宜合方澤於圜丘從之後
犖虞上議言仲尼稱周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
於明堂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四

望非地則上帝非天甚明禮曰祀天大裘而冕祀五
帝亦如之則五帝非天又明今宜復祀五帝奏可唐
興武德初定歲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南郊圜丘奉景
帝配五方上帝天從饗夏至祀地於北郊方丘神州
嶽瀆山林川澤從饗景帝配郊正月上帝辛祀感生
帝威靈仰于南郊以祈穀接感生帝本漢鄒衍五德
生勝之說以爲天之五帝卽五行而五行迭旺王者
之興必感其一故曰感生又本鄭玄六天之說青帝
爲威靈仰唐以木德王天下屬青帝故以威靈仰爲
感生帝之號而孟夏季秋大饗明堂合祀五天帝

仕學全書

七卷

禮部大政

四

編

奉元皇帝配高祖廟太宗嗣位凡圜丘方丘明堂皆
以高祖配惟感生帝奉元皇帝配高宗時長孫無忌
等開六天之說天地各一天安有六比得太史令李
淳風據義和所掌觀象圖陳狀稱準圖定制昊天上帝
帝圜丘自在壇上北辰在第二等與北斗並列爲星
官內座之首五帝本五星之精非穹蒼之天故周禮
稱五帝不言天于是南郊孟夏雩雩止祭昊天上帝
高祖配明堂亦祀昊天上帝太宗配龍感生帝不祠
非久盡如舊而郊及明堂奉高祖太宗並配及高宗
崩又升高宗並配終唐之世皆以考配爲常開元末

好神仙以方士言元皇帝降丹鳳門建廟祀之卽周柱下史李耳也一名聃唐顧以李姓爲聃之後于是唐世將有事於郊必先有事于元廟次饗太廟乃郊而社率廢不舉惟開元初年納張說言別於汾陰立后土之祀以脩宗廟頌一行而罷宋興乾德元年冬十一月甲子郊先期七日齋越五日詣太廟行饗禮明日質明乘玉輅赴南郊齋于帷宮又明日服袞冕執圭合祭天地於圜丘以皇弟開封尹光義亞獻興元尹光美終獻禮成大宴廣政殿日飲福幸五年或六年一親郊以爲常初以僖祖配已以宣祖配并制正月上辛祈穀于上帝孟夏雩季秋大饗明堂并感生帝皇地祇神州之祀而七時宋以火德王天下感生帝祀亦帝其他社稷嶽瀆朝夕月九官貴神高媒先蠶大火壽星靈星風伯雨師司寒司暑馬祖八蜡皆秩祀如前文仁宗皇祐二年郊而日在月晦禮官請循太祖初年故事避不饗俟季秋于明堂大饗之而宋故未有明堂帝命於大慶殿行禮御書明堂二字及明堂之門四字額於大慶殿及殿之門禮畢藏之宗正寺而時又以祀明堂祭天不及地配坐不合祖宗且移郊於大饗而圜丘之禮不盡非宋

制於是合祭皇地祇奉太祖太宗真宗並配百神並從饗如郊自後非有所避率三歲一郊如舊額禮成大饗費浩繁神宗方在諒陰歲當親郊詔兩制議兩制官具按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祀天地社稷爲越縵行事而景靈禮神諸常所用鹵簿鼓吹皆備而不作上如議行已帝以天地合祭于圜立爲非禮特設詳議禮文所官議當時主合祭者韓絳蘇轍最力和之者五人主分祭者劉安世而從之者四十人上竟主分已而南郊上親祀北郊祇上公攝行徽宗政和五年用蔡京議始建明堂于寢殿南卽以京兼明堂使日役萬人積兩蕃乃成時邊圉孔棘而勞民若此南渡後高宗具建郊廟于臨安建炎十三年祀天地于南郊仍合祀奉太祖太宗並配度宗咸淳二年郊議者以高宗中興宜升侑禮官洪熹言虞郊嘗商郊冥周郊稷蓋遠而尊者配于郊近而親者配于明堂宜如舊從之明興初建國號日吳卽建國丘於鍾山之陽以冬至祀昊天上帝建方丘於鍾山之陰以夏至祀皇地祇洪武元年正月乙亥卽帝位是日上具冕服祭告天地卽位于郊南示受命於天也已勅羣臣博考古今祀典時丞相李善長等奏國有大祀曰圖

丘曰方丘曰宗廟曰社稷其他中祀小祀各具沿革以進於是祀國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歲諸神從饗祭方丘以嶽鎮海瀆諸神從饗而前代太乙感生五帝諸不經之說俱罷凡郊社奉仁祖配位西南而親郊特皇太子居守諸王戎服以從七年定分獻禮凡上初獻畢分獻官卽初獻亞獻終獻亦如之八年又定脫舄禮大駕臨壇入次脫舄升壇畢始降壇納舄十年春上且郊值陰雨採古明堂制卽國丘舊址作大祀殿定合祀之制祭以孟春是歲卽奉天殿行焉十二年殿成祀昊天上帝皇帝祇位南向仁祖配位

西向丹墀東西列四壇祀日月星辰大祀門外東西列二十壇祀嶽鎮海瀆山川風雲雷雨歷代帝王天下神祇東壇末爲具服殿西南百步爲齋官又西爲神樂觀儀牲所外復繚以重垣而後又于壇北建祭殿五間又北建拜殿五間以脩風雨已詔凡嶽鎮海瀆並去前代所封號止以山水本名稱神與天下城隍各號一體改正已列社稷爲上祀皆冕服而他中祀小祀上初親祀之後遣官祭而祭之日上亦必服皮弁服御奉天殿降香中殿以待祭畢獻官復命乃舞嚴成祖定都北京建郊廟社稷如留都而留都壇

廟園有事乃遣官祭告仁宗洪熙元年郊奉成祖與太祖並配位皆西向歷代格遵不異世宗入繼大統既尊興獻帝升祔因大正羣祀之典嘉靖九年以天地合祭于陰陽之義上下之分未明又大祀殿屋而不壇爲非禮下廷議廷臣皆主合祭如前惟給事中夏言據周禮展辨且請身任南北兩壇造陶匏祭器之事上大喜於是作國丘于郊南爲皇穹宇以大明夜明列曜風雲雷雨從饗作方丘于郊北爲皇祇室以五嶽四鎮四海四瀆若陵寢諸山從饗而春秋分祭朝日夕月如國初時已上又用言議以二祖父子

同列並配爲非禮定南北兩郊奉太祖配歲首祀上帝於大祀殿奉成祖配而言以稱旨擢翰林已又執嚴父配天之說尊興獻帝曰睿宗季秋大饗升侑言且入內閣列孤卿顧歷世以來凡郊止於登極一舉卽世宗特分南北兩郊祇亦于南郊一祭北郊當日卽遣官代攝無有再舉者率以爲常

魯論曰有明自洪永以來天地之祭主合嘉隆以後主分世廟更定之時分合之議幾成聚訟自論以子事父母之說通之不能不私爲之議有三一則凡民之家父母有慶有時分敬明事亦未始不

共祝一堂合愛人主于天地如子事父母苟恪恭厥祀亦何殊于分合乎一則凡民於父母父之生我固不敢忘母之育我亦何有極藉使國丘尚一親郊方丘止遣官代攝豈父之問視獨不可缺母之溫清遂可置之不問乎三則祭義曰祭不欲數數則瀆不欲疏疏則忘凡民於父母春露秋霜皆不能無愷慕益不敢忘亦不忍忘也人主於天地相爲一體呼吸與通和氣沍氣合爲一氣精稷精明合爲一精而顧可忘乎漢家泰時遠在甘泉汾陰后土必煩舟楫尚且不憚三年或五年一舉在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七終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八

禮部大政

宗廟

祭水魯

論禮部大政

按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學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縣祖顓頊而宗禹有商氏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有周氏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追後王者世及天子之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踰六世則去廟而祧惟有功德者宗之廟乃不毀如殷三宗周文武兩世室是也其餘迭毀而祧

主各以序遷於夾室四時之饗春開冰而祠夏獻禽而禴秋始殺而嘗冬閉熱而烝祭之明日又祭周曰繹商曰彤三年合羣祀之主祭於太祖之廟曰祫五年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於太廟祭之曰禘顧不王不禘侯國皆不得行而其禮宗伯掌之太宰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王袞冕入立於阼階后副禘入立於西階其他羣公助祭羣有司執事各如郊奠與高祖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於其國惠帝卽位又令郡國立高廟已惠帝築複道於武庫南朝長樂宮而武庫南故高廟月出遊衣冠之地叔孫通諫子孫

不宜乘宗廟道上行于是別作原廟于渭北以高祖衣冠月出遊而武庫南遂永爲朝長樂宮複道以文過并詔郡國皆立原廟景帝時尊文帝爲太宗又詔郡國立太宗廟宣帝時尊武帝爲世宗詔常所行幸立園寢置守塚奉邑各二三百家不等設長丞已又尊悼考爲皇考悼后爲悼皇后益奉邑各有差按戾太子卽太子據宣帝祖悼考卽史孫宣帝父也元帝時以天子不當下祭於郡國罷郡國立祖宗廟已以太上惠帝兩廟皆親盡寢祠宜迭毀太上主瘞

園陵惠帝主遷來室時又以孝文所尊薄太后孝昭所尊趙太后非高祖武帝嫡配凡寢祠園從廷議詔勿修哀帝本定陶共王子成帝無嗣立爲皇太子卽位尊成帝母爲太皇太后成帝趙后爲皇太后而帝本生祖母傳太后母丁后猶以定陶共王爲稱董宏上言引秦莊襄王故事言襄王本夏氏子已子于華陽夫人及卽位兩母並稱太后下廷議而師丹與大司馬王莽力沮之且執宏引亡秦喻漢爲不道帝不得已貶宏爲庶人乃立楚思王之子景爲定陶王後共王傳太后在國邸怒日夜泣帝乃追尊定陶共王

爲其皇帝傳太后爲共皇太后丁后爲其皇后已又從治褒議兩太后皆稱尊不宜復以藩國之名冠大號宜去共止稱皇帝下其議如褒言而時師丹必執爲人後者降本生父母服莽之說詆之疏上忤旨罷歸已更爲共皇立寢廟京師序昭穆如諸帝從所後定陶王景爲信都王示景不得後共皇也未幾哀帝天又無嗣平帝卽位新都侯莽白皇太后發傳后丁后塚而諸所建議推尊者皆得罪封師丹爲義陽侯初丹持議祇不欲阿世非有所希冀乃莽遂至發兩后塚嘻甚矣東漢世祖中興立高廟於雒陽祀高祖

爲太祖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及諸帝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祀三年立四親廟於雒陽祀南頓君以上至春陵節侯與神祇已張純朱浮具疏言禮爲人後者不得顯私親今稀裕高廟而春陵四世皆序昭穆君臣並列非禮意昔高帝以身自受命不歸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悼考廟獨羣臣侍祠宜法二帝之意於是詔南頓春陵歲時因故園致祭太守侍祠園去太守治所遠者所在令長侍祠二十六年定三年一祫祫必以冬五年一禘禘必以夏皆祭于高廟光武崩明帝卽位以光武撥亂中興更起廟上

尊號曰世祖宗祀於明堂配五帝明帝廟章帝卽位
尊明帝曰顯宗遵遺詔無起寢廟祇藏至於光烈皇
帝更衣別室四時祫禘皆就光烈廟行焉自是終漢
之世國大喪皆藏主世祖廟中不復起寢廟章帝崩
和帝卽位奉章帝祔高廟祫禘畢詔賜廷臣錢四
十萬公萬卿半之百官執事各有差後世郊禘賜資
始此厥後歷殤帝安帝順帝而順帝崩主將祔廟有
司以殤帝稚年崩欲躋順帝於殤帝之上下公卿議
大鴻臚周舉執春秋躋僖於閔爲逆祀細之於是詔
恭陵次康陵憲陵之下按恭陵順帝康陵殤帝憲陵

仕學全書

八卷

禮部大司

四

上編

安帝也初平中董卓在政蔡邕議祖有功宗有德和
安順桓功德無殊而過差時有不宜稱宗親未盡而
廟毀停矣曹魏僅同堂四室晉武初有司請建七廟
帝難其役僅立一廟卽魏廟分三昭三穆合始祖之
廟爲七已乃改建同堂異室遂爲永制顧東遷後多
以兄弟爲一世廟雖名七其實一堂有增至十一室
者唐興作四親廟於長安祀宣帝光帝景帝元帝四
祖而景帝卽始封唐公者也高祖崩將升祔太宗詔
所司議廟制朱子奢建議請依古爲七廟若親盡則
以王業所始基者爲太祖而庶夾室以待迭遷于是

增修太廟詔於四親之上增祀弘農府君奉高祖祔
并舊四親而六已又有言於弘農府君之上再推涼
武昭王爲太祖足七廟者太常博士張齊賢議古者
始基之君謂之太祖漢以高祖爲太祖而太上皇不
合食爲尊於高祖故也魏祖武帝晉祖宣帝皆本功
業所自起國家景皇帝始封於唐實爲太祖故太廟
六室雖弘農宣光尊於景帝亦親盡當遷若涼武昭
勲業未廣後王失守國祚不傳不當推尊於是詔六
室如故中宗時高宗升祔弘農府君宣帝已還太廟
自光帝迄高宗室仍六時又有議備七廟者復尊高

仕學全書

八卷

禮部大司

五

下編

宗故太子弘爲孝敬皇帝足其數至中宗升祔七廟
滿光帝應遷桃元之議曰敬皇帝本未有天下卽推
尊當別建廟于東都于是從其議中宗祔光廟得不
遷玄宗時睿宗升祔創太廟分九室按睿宗與中宗
皆高宗子同昭穆厥後憲宗時順宗升祔遂遷中宗
分中宗睿宗爲兩世遞傳至敬文武三宗又皆穆宗
子乃敬文廟升祔而肅代以次遷至宣帝時武帝升
祔當遷德宗而德宗世次下逮敬文武纔四世親未
盡不當遷禮官始僞其誤於是議兄弟不相爲後敬
文武三宗止當爲一世室雖加而昭穆不易故終唐

之世三昭三穆與太祖高祖太宗常九代十一室焉
宋興建四親廟尊高祖曰僖祖曾祖曰順祖祖曰翼
祖考曰宣祖祖祀四世皆上皇帝號妣皆上后號歲
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饗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
禘以孟夏廟制仍同堂異室太祖廟位傳太宗太宗
饗廟稱皇弟太宗崩真宗奉太宗廟時禮官議帝
于太祖廟應稱皇孫而翰林議若帝于太祖廟稱皇
孫則太宗于太祖廟稱皇子世豈有兄弟而可相子
者乎稱皇伯考便廟祀時太祖太宗同位異座帝統
稱皇子詔從之仁宗嘉祐四年歲當祫禮官因奏廟

仕學全書

八卷

禮部大司

六

上編

視一帝止一后諸以子尊稱者不宜上祔下廷臣議
時議率不一帝詔如舊仁宗崩英宗卽位按英宗故
濮安懿王之子也仁宗慮無嗣養官中及卽位覃恩
天下大臣百官並進秩得賜恩于存亡父母宗室諸
王亦單加封贈于是中書請于濮安懿王加追崇典
禮時司馬光在諫院執爲人後者不得顧私親議帝
於王稱皇伯而參知政事歐陽修引儀禮喪服傳駁
之謂禮止有爲人後者爲木生父母服菽之文無改
父母稱伯之文下三省與臺官集議而臺官持光前
議甚力遂罷議仁宗升祔有司言七廟已滿當祫下

兩制官議時司馬光同盧士宗爲禮官議僖祖嘗遷
而祫趙抃亦爲禮官以太祖太宗兄弟同爲昭止當
一世七廟之數未滿止當增一室如唐九代十一室
之制寢不遷及神宗時英宗升祔乃遷而時相王安
石又堅執僖祖卽商之契周之稷不當遷學士韓維
等力爭不能得卒改遷順祖于夾室奉僖祖主還廟
饗如故南渡後建炎時祫饗於温州紹興中建太廟
於臨安凡九世十二室時吏部員外郎董棻言太祖
功德之盛比周后稷因時特起擬漢高皇宜郊祀宗
配祫饗東向傳萬世不易義者仁宗親行祫饗詔有

仕學全書

八卷

禮部大司

七

上編

司議太祖東向之位是時廷臣以僖順翼宣四祖親
未盡故大祫列昭穆而虛東向之位意實有待自王
安石尊僖祖爲始祖肇居東向爰立十室相沿至今
大祫之歲太祖尚居第四室處昭穆之列無以當天
心無以厭兆庶之意正厥違誤宜不可緩下禮官集
議不果行及孝宗升祔吏部鄭僑等始據董棻之說
以請時趙汝愚在政府王之子是始正太祖之位別
于殿西設四祖廟禮官侍祠按孝宗本宗室子僖之
子屬太祖次子岐王德芳之後高宗無嗣育官中立
爲皇太子于時卽詔封太子本生父子傳爲秀王母

張氏爲秀王夫人已高宗自稱太上皇詔皇太子卽位上皇崩孝宗於本生父仍秀王封號無別推尊嘗考宋初行禘禮至神宗始謂羣臣曰禘者諦也諦祖之所自出國家諸牒無所考與虞夏商周系出明者異宜可廢詔罷饗與孝宗本生父當高宗在御時無改伯叔之稱及高宗崩亦不改舊所封號兩事真可爲萬世法崇廟祀者並取裁于此則議論並可省矣明興吳元年建四親廟于關左中奉德祖東懿祖西熙祖東下仁祖廟與主皆南向東西有夾室有廡西三門門建二十四戟如古都宮儀洪武元年改建太

世學全書

八卷

禮部大政

八

上編

廟前正殿後寢殿正殿翼兩廡寢殿九間三室制如前洪武三十一年上崩建文元年奉神主附寢殿西二室南向正殿神座位次熙祖東向廟號太祖諡曰高永樂二十二年上崩洪熙元年奉神主附寢殿東三室南向正殿神座位次仁祖西向廟號太宗諡曰文是年洪熙王又崩宣德元年奉神主附寢殿西三室南向正殿神座位次太祖東向廟號仁宗諡曰昭宣德十年上崩正統元年奉神主附寢殿東四室南向正殿神座位次太宗西向廟號宣宗諡曰章天順八年上崩成化元年奉神主附寢殿西四室南向正

殿神座位次仁宗東向廟號英宗諡曰睿成化二十三年上崩弘治元年當升祔而時九廟之制已滿議所祔禮官倪岳議德祖視周后稷不可祔當祔懿祖時侍郎楊守陳議以天子太廟祖功宗德國家上祀德懿熙仁四祖而當時却祀獨仁祖配天固未嘗以德祖擬商周契稷太宗嗣位改太祖高皇帝配則四祖當親盡柴祧可知今以德祖爲始祖永居南面之尊則太祖旁列永居東西向之位臣子仰瞻寧無悽怛祧德祖便上祧從禮官議祧懿祖建別殿於寢殿後藏主焉而熙祖以下殿座遞遷奉大行皇帝神主

世學全書

八卷

禮部大政

九

上編

附西四室正殿神座位次宣宗廟號憲宗諡曰純自是以後凡有升祔必有祧而殿座必以次遞遷弘治十八年上崩正德元年奉神主升祔祧熙祖廟號孝宗諡曰敬正德十六年上崩嘉靖元年奉神主升祔祧仁祖廟號武宗諡曰毅已獻皇升祔始祧德祖於是太廟太祖始得正獨尊之位歲大裕太祖與四祖並南向列聖分左右序昭穆如初按獻皇帝憲宗第二子初封興王既薨諡曰獻世子卽世宗襲封王武宗崩廷臣遵兄終弟及之訓迎立之改元嘉靖初卽位勅禮部廷臣會議興獻王崇祀名號閣臣楊廷和

議重大宗引漢定陶王朱漢王故事謂上考孝宗於王當稱皇叔王妃當稱叔母以倫序命蓋王第二子崇仁王封與爲獻王後稱考妣上不允下再議閣臣禮臣執前議甚力上曰朕奉大統非所願獨謂得尊榮父母爲至榮今若此且徐之於時進士張璵首疏言漢哀帝宋英宗當成帝仁宗時皆預立爲皇嗣上以武宗遺詔遵太祖兄終弟及之訓始迎繼大統與漢宋兩王不相似宜爲別廟祀興獻王於京師迎聖母入宮致養便上覽奏大喜下閣議時主事霍韜是璵議謂今日卽謂追尊爲非禮若父子之名終不可

仕學全書

八卷

禮部大政

十

上編

奪而張璵又著大禮或問申前議言父子天性也今以皇上考孝宗以崇仁王考興獻是強之爲父子也使孝宗不得子武宗又使興獻王不得子皇上是奪人之父子也古之爲禮者將使無後之人有後今之爲禮者且將使有後之人無後也且士階一命無不欲顯榮其親何獨至於皇上而疑之會聖母至通州聞朝議不肯入上憂泣致皇太后請避位於是詔皇帝本生父興獻王宜稱帝母興獻王妃宜稱后憲廟邵貴妃諡育興獻者亦稱太后已又申加皇之命而尚書毛澄謝事去是時更有巡撫都御史席書吏部

員外方獻夫各私具議是璵憚衆師未上而主事桂萼具議并繳書及獻夫議以上上方徵奉興獻廟寢廟大喜更下有司議而閣臣楊廷和亦乞罷於是召席書至京同張璵桂萼霍韜等會議得商七傳三立弟而太戊以下五立弟盤庚以下再立弟周六傳無嗣立叔辟方而匡王無嗣亦立弟本朝太祖懲前代女后姦臣利立幼昏著兄終弟及之訓凡欲大統得人耳今不當持爲人後爲子之說相况皇上宜考興獻繼統武宗爲人倫之至疏上上意終未憚七年乃定稱孝宗爲皇伯考昭聖皇太后曰皇伯母獻皇曰

仕學全書

八卷

禮部大政

十一

上編

皇考章聖太后曰聖母立別廟于太廟之旁曰世廟告郊廟頒詔天下而議禮諸臣皆驟歷孤卿已立九廟尊太宗曰成祖並太祖爲二祖廟制太祖居中成祖居左出三昭之上爲世室示百世不遷獻皇帝爲睿宗殿座居孝宗之下隨撤別建之世廟並歸太廟爲二祖七宗凡時饗大矜皆與已又建大饗殿擬古明堂奉睿宗配焉凡議禮忤旨諸臣皆杖配嘉靖四十五上年崩隆慶元年升祔廟號世宗諡曰肅隆慶六上年崩萬曆元年升祔廟號穆宗諡曰莊萬曆四十八上年崩皇太子卽位詔改明年爲泰昌元年已

甫一月又崩皇太子卽位詔改萬曆四十八年八月以後爲泰昌元年明年爲天啟元年兩宗以次升祔一廟號神宗諡曰顯一廟號光宗諡曰貞天啟七上年崩無嗣遺詔信王紹大統卽位詔改明年爲崇禎元年而大行皇帝升祔廟號熹宗諡曰哲自世宗歷穆神光熹五宗升祔而仁宣英憲孝五廟以次遞祔至藏別廟若奉先殿洪武初建于乾清宮左凡朔望薦新節序忌辰上用常饌行家人禮展敬永樂時建都北京仍于乾清宮左依洪武時舊式改建凡朔望節序薦新忌辰仍展敬如初歷代相承祇敬無失如

引正統時不推尊宣宗胡后爲例時輔臣力爭以胡后當宣德時久以疾遜居別宮若英宗宮中止一錢后何得引以爲例于是兩宮並尊曰皇太后而錢太后特加慈懿之號越四年慈懿太后崩輔臣議后梓宮當祔慈陵陵闕仍噴有煩言周太后大恚上下百官議廷臣力爭猶未允于是百官伏文華門號哭不起聲聞大內母后爲感動乃傳溫旨如議奉慈懿梓宮祔慈陵仍虛陵之右以待周太后弘治時周太后崩上尊諡曰孝肅皇后已議廟禮輔臣奏先年已定並祔但漢以前一帝止一后至唐始有二后宋且有

弟世及外藩繼統升祔祧遷之際雖然亦有難易推尊母后特立別廟如弘治時之於孝肅孝穆嘗矣兄弟世及升祔之日耶穆既同卽如唐宋之九代十一室未爲不足廷臣處此議禮亦無甚難惟若外藩繼統不推尊父母孝子之心莫伸推尊父母於大宗終爲有礙如國朝諸宗紹統惟世廟出自藩邸本兄終弟及之訓實與漢哀朱英先立東宮者有異顧稱帝稱皇立別廟可矣至於祔廟與時祭祫饗甚且季秋大饗升侑或者曰此亦當時改父稱叔改崇仁王後興之說有以激之若此則

楊新都諸臣妄引漢定陶其王故事誠不能不任其咎甚矣議禮之難人臣處此固尤難也他如廟制漢晉而後亦有得有失古之七廟三昭三穆各爲一廟合太祖之廟而七自晉同堂異室似爲太簡顧湯孫之將反無代攝之煩高曾一堂實有萃渙之義得矣又若四親之廟唐祖景帝不同宣光二帝並遷以唐公之封實自始也如宋之僖祖明之德祖謂必同商周之契稷致令宋祖與太祖遲遲乃正獨尊之位此非當日禮官議禮之失乎抑論更有進焉建文帝太祖從仲尼立孫之義懿文

太子薨隨詔立太孫是命於祖也且君臨天下業已五年臣民歸心並無失德是共主也既大遷并其年號沒之雖撥之時勢必稱宗祔廟則成祖躋升有逆祀之嫌顧仍帝號別廟時饗命太常官侍祠不亦可乎至若景皇帝揆其跡似終英廟之臂顧以唐天寶至德之事推之靈武之位不卽上皇能安行人蜀乎況此時與唐事猶有間韋韞義幕之北已羈龍馭藉非无注則英廟將無返駕之日矣卽躋廟祀誰曰不宜又若嘉靖二十七年孝烈皇后升祔卽遷仁宗及肅皇升祔卽孝烈舊祔之

位而仁宗之遷遂視爲世次應爾蓋以孝宗睿宗分兩代故也萬一後來兄弟世及有若唐之敬宗文宗武宗升祔遞遷竟遷及親未盡之德宗不幾覺其誤乎雖躋僖于閔之失固不敢議兄弟同昭同穆之禮未嘗不可正朱趙拊太祖太宗止當一世之說獨不可爲今日一借例乎易曰觀會通而行典禮益衆理所聚謂之會一理可行謂之通垂世立法謂之典由此推之不觀所通是拘方也不觀所會是偏識也破拘攣而拓其偏識明天理而協人情是在行典禮之君子 上編卷之八終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九

黎水魯 論孔壁甫著

禮部大政

學校 國學 府州縣學 衛學同

按太學在虞有上庠下庠在夏有東序西序在殷有左學右學凡上庠東序右學養國老在焉凡下庠西序左學養庶老在焉皆太學也周人兼用之設虞學曰米廪以養庶老冬讀書在焉設夏學曰東膠以養國老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在焉設殷學曰瞽宗以祭樂祖春誦夏絃秋冬學禮在焉皆太學而統名

仕學全書

九卷

禮部大政

一

上編

曰辟雍按雍詮和辟即壁宮設於澤故曰澤宮澤宮環水如壁故曰辟雍辟雍之教皆以德而均調人性曰成均若膠以設於郊得名蓋凡設學必遠朝市若郊若澤所以令耳目不雜也在侯國曰泮以侯國之澤宮水前逶止若壁之半其實一也凡王擇侯國所貢士必大射其中國有大事出征執訊受賑獻馘必釋奠受成焉而其教總歸詩書禮樂司成傲虞官典樂教胄子屬大樂正士不帥教大樂正告于王王親臨視屏棘寄終身不齒漢興初設太常文帝又置五經博士武帝增置博士弟子令太常擇民年十八

以上儀狀端正者同郡國計偕之士得補歲試能過一藝者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罷歸諸不稱者罰宣帝設石渠閣詔諸儒論五經同異東漢光武復增置弟子員明帝即位幸辟雍行祖訓執轡執醕視更祝噎禮尊桓榮做古三老五更賜爵關內侯當是時自皇太子諸王及功臣列侯大臣子孫莫不學即期門羽林之士畢令通孝經章句圓橋門而觀聽者數萬人章帝時又開白虎觀命史臣集諸儒說作白虎通上稱制臨決順帝時令郡國試明經下第者得補弟子增甲乙科各十人已又設童子科凡童子年十

仕學全書

九卷

禮部大政

二

上編

二能通經拜童子郎靈帝時開鴻門都學引進多詞賦之士趨勢利無行誼與漢初遂異晉始立國子學後北朝元魏又分國子太學四門學爲三唐仍之凡國子學置學生三百人以文武官四品以上子三品以上子若孫二品以上曾孫克太學學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若孫三品以上曾孫及勳臣有封之子克四門學學生千三百人分五百人以勳官三品無封四品有封及七品以上官之子克其八百人以庶人之子俊秀者克三學之外又有律學書學算學並設學生數十人皆隸國子監若條教分禮記春秋左

氏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穀梁爲小經顧時專詞賦學士家皆尊昭明文選爲大經無有能與時違者宋興太祖卽位詔增國子監學舍若條教分五經已兼論語孟子熙寧中王安石廢春秋不設學官祇以新經義字說課士延及南渡濂洛之學爲世大禁若郡邑學校按周家有塾黨有庠而月吉誦法掌其戒令教治凡閭師族師黨正糾正之法咸脩凡教尚三物一六德曰知曰仁曰聖曰義曰中曰和一六行曰孝曰友曰睦曰嫺曰任曰恤一六藝曰禮曰樂曰射曰御曰書曰數漢興郡設三

仕學全書

九卷

禮部大司

三

上編

老宣教化郡邑初未立學景帝末文翁治蜀始于成都立學官招下縣子弟爲學官弟子除更縣每出行縣必學官諸生從使傳教令民以爲榮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當是時郡國如潁川韓延壽黃霸蒲亭長仇覽立學制科條興教化獨盛而詩書易禮春秋相次出各有師承若濟南關西鄧邠千乘之間隱居教授者生徒常數千人魏晉學校不可考于時士尚玄虛賤名教迨江左宋齊梁陳皆沿其敝且淪胥佛教惟北朝元魏文帝獨興起斯文大郡諸生千餘人小郡數百人爲南北冠冕唐興詔天下府州

縣立學凡京府學生八十人京縣五十人上州學生六十人上縣學生四十人其中下州縣各視上州縣遞減有差若條教分經教授導昭明文選專聲韻皆與國學同應制先辭賦經藝次之宋興詔天下州軍有聚生徒講讀之所並頒賜五經當時如嵩陽嶽麓睢陽白鹿四書院最著爲院設教授慶曆中始令州軍監各立學學置教授一人訓導二人凡生徒各治一經仍兼聲韻之學當時惟胡瑗教授湖州置經義治事二齋凡兵刑不利算數之類皆設科條而弟子德行治術並進崇寧中學校之制大設增置學官弟

仕學全書

九卷

禮部大司

四

上編

子凡科舉詩賦皆罷獨以王安石新經義字說取士南渡後朱熹倡明濂洛之學卒爲世誦厲不得行明興首重學校洪武初設國子監於京師二年令天下府州縣皆立學祀孔子頒四書五經性理大全綱目諸書令弟子誦習二十四年定生員巾服之制凡服用藍色絹布爲之兩袂下齊皆紕以青各襴衫束以皂絛軟巾垂帶已巾不垂帶裏用漆紗外以青紗肩之前塌後方凡學生國子監皆勲戚大臣子弟及直省貢士若郡邑歲貢士間有外國生來貢附監讀書者多寡無定額坐班給月米家丁半之有家眷加倍

條教凡四書五經課八股藝性理課論綱目課論若策若表凡諸生入監初考到既則月有課季有課皆以經書藝定優劣季終報課做書以聽於翰林歲杪奏上已詔諸生皆習大誥律令習射習書習算有不率者朴之若不悛從謫之尤嚴毀謗師長之禁積分諸生有克勤學序輒優者移吏部注上選按積分之法始自元仁宗時齊履謙爲司業分齋爲三季考諸生學行以次遞升既升上齋踰歲再試辭理俱優者一分平優者半分歲終積至八分爲優等其他班滿亦得移吏部撥各衙門歷事歷滿各衙門復轉移吏

仕學全書

九卷

禮部大政

五

上編

部上選而班滿歷滿之期直省貢士五月郡邑歲貢士八月納粟俊秀二十四月而歲貢士若俊秀遇大比仍考其優者附兩畿鄉試若歲仲春仲秋上丁祀先聖祭酒總其禮儀凡遇上臨幸祭酒司業執經進講常日教諸生六堂諸學正學錄助教分講朔望諸生復講而祭酒之官特重凡陞授必延推升座諸生拜揖皆坐受若郡邑凡京府學學生六十八直省府學四十人州學三十人縣學二十人皆月給米一石內五斗實支五斗折鈔名曰廩膳衛學同已增各學諸生額視學生加倍日增廣生已又於增廣之外加

額曰附學生多寡視郡邑大小不等無定額而增廣生附學生考優等遇廩缺出得補稱學生年漢以次挨貢若大比無論廩增附考優等皆得與鄉試中式上春官不中式復學肄業已勒歸碑凡建言有禁唆訟有禁把持有禁歲春秋二仲月上丁郡縣官行祀先師禮春冬二孟月行鄉飲酒禮月吉告廟皆於學官行禮毋敢怠正統元年設提學憲臣凡府州縣學俾歲一行視定文藝優劣爲六等一等獎賞增附遇缺皆陟廩二等附陟增增陟廩三等照舊四等加朴五等廩降增增附附降社若六等廩追月米降吏

仕學全書

九卷

禮部大政

六

上編

增附並黜爲民惟入學未及六年准發社肄業凡德行定優劣爲三等其獎賞以次降黜亦如之廩生仍追月米顧國學自景泰來凡遇軍興大工卽開倒入粟詔天下郡邑俊秀從本籍給文赴戶部納粟移監補諸生諸考課率視爲故事而郡縣學啟禎之間亦有援遼事大工得入貢補庠序弟子者而諸制藝不本六經萬曆末年悉淫二氏文體過弱啟禎以後剽竊諸子文體晦蒙甚且非子非經杜撰欺世而人心學術大壞

魯論曰古者課士以行後世課士以文議者咸謂

以文課士可以得浮士不可以得真士論謂不然要在尊經膏考三代而下得士莫過于漢其時諸子百家之書未出凡學士之家世守專經之學人無叛道之教以故出可使長吏以循卓著辦入可升朝國賴匡贊之益其或入政大獄廷臣莫知所衷諸儒引經斷疑片言可決至今讀前後漢兩史猶令意若發蒙學節稱快明初取士之法率罷諸科獨尊學校語孟五經綱目諸書詔頒天下學官洪永熙宣成弘之間得人爲盛厥後士習頹敗高者修談二氏韻致風流卑者日誦數行株守帖括

朝鮮壁立之士鄉無淳厚之俗類咎士無實用嗟夫士果無實用哉藉使累朝克遵國初之制俾耆學使者童子科非通一經不得列庠序既入庠序行年課一經之法需次六年則五經可遍拔其優者俾入棘試若是則兩榜必無空疎僥獲之士前代之盛可以再見蓋天下萬端經緯盡在六經誦習既久經權常變左右逢源文章禮樂兵刑錢穀舉而行之率可著見如是而猶謂止得浮士論未之前聞矣至歲類兩考命題亦必正大凡有益于理學有利于經濟乃命以試士若巧搭虛歇之題

一切禁不出蓋文章本六藝之一又以纖詭之題導之使巧則士僥獲之心勝經學之志微窮年矻矻止習帖括尚有暇問及五經者哉

科舉鄉試 會試 殿試 歲貢 拔貢

按唐虞明揚有典顧未詳其制在周三歲大比鄉大夫考德行道藝質諸比閭族黨就鄉先生謀質介帥其吏以禮禮賓焉曰賓與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曰選士司徒以選士之秀者升之學俾成德達材以底于成太樂正造焉曰造士大樂正以造士之德成材達者升

諸司馬曰進士乃告于王論定而後官之漢興舉賢才令郡國勸駕詣相國府已分列孝弟力田賢良方正諸科武帝時詔天下郡國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郡國守相上所屬二千石謹察其可者與計偕而所舉人數視郡國口數爲率東漢詔舉茂才已定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經行修三曰明習法令能決疑事四曰剛毅多畧足任三輔自是凡州郡王國有經任博士才任理人者二千石國相奏計例與偕如西漢又慮舉主取年少覲後恩立限年法年四十乃得舉魏倣

古鄉舉里選法州郡各置中正司選舉晉及元魏皆仍之已以狗門閭廢設隋始制進士科專詩賦不開行能唐沿隋制科舉以詩賦雜大經中經小經取士分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書算諸科各依所習業赴選玄宗時以進士專聲韻多昧古今明經習帖括罕窮旨趣改增明經問大義十條對時務策三道進士試大經十帖已秀才明經明法書算諸科皆罷特重進士而士初赴選時各懷牒自列于州縣試已取文優者長吏以鄉飲酒禮命僚屬耆老陳俎豆牲用少年歌鹿鳴之詩而賀與焉至京天子親策之曰制舉凡

仕學全書

九卷

禮部大吏

九

上編

掌選舉初屬吏部員外郎已乃移之禮部宋承五季之亂文教蕩然人不知學初制三科辟召士無有應者于是始復科舉制如唐重進士設五經開元禮三史三禮三傳學究明經明法諸科雜試辭賦凡科舉秋取解額道遠者令縣次續食秦集禮部試及第榜名尚書省凡士初應舉毋得雜大逆不孝不弟僧道異類若就試姦私發覺者立黜闕棘堂官近臣母有所薦引既撤棘及第士子毋得詰知貢舉官稱門生擢寧中王安石罷詩賦凡應舉士各占治詩書易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凡試四場初大經次經大

義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試禮部增二道元祐中仍兼詩賦紹聖初復革專以王氏新說迄南渡無有易者而糊名易書自携齋燭則唐宋相沿無異明興太祖初起淮甸凡城下卽訪求賢士其辟舉之目曰聰明正直曰孝弟力田曰賢良方正曰文學材幹吳元年始設文武二科文科察言行觀德考經術觀業試書算觀能策諸史時務觀政武科先輶畧次騎射洪武三年下開科詔令中外文臣皆縣科舉進并科舉者不與于時士愿模得減場中初場書義一道經義一道二場詔語表內科一道三場策一道中式更

仕學全書

九卷

禮部大吏

十

上編

以騎射書算律五事試之至京上親策千延六年以科舉終浮文罷設今有司察賢才先德行次文藝十七年復科舉命禮部頒式罷諸科存進士一科與薦辟歲貢三途並用凡子午卯酉年秋鄉試初場限八月初九又三日試二場又三日試三場辰戌丑未年春會試試期初場二月初九二三場各開三日如鄉試士各專一經兼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初場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二場論一道詔語表內科一道已專表判五條三場策時務五道試之日每生儒一名軍一名看守禁講問代冒黃昏納卷未完者給燭燭盡

又不咸扶出解額直隸百人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北
平福建浙江江西湖廣各四十名廣東廣西各二十
五名洪熙元年時已定都北京解額北直隸暨江西
皆五十名浙江諸省較舊額量加時交趾亦歸版籍
附雲南開科共額解十名惟南直隸較洪武初減額
二十定八十名宣德時增北直額與南直同正統初
復定解額兩直隸并國子監各一百名江西六十五
名浙江福建各六十名河南廣東各五十名湖廣五
十五名陝西山西各四十名山東四川各四十五名
廣西三十名時交趾已捐復以貴州附雲南共二十

仕學全書

九卷

禮部大司

十一

編

名景泰時以天下人才彌盛順天應天各增三十五
人江西浙江福建湖廣河南山東各增三十人廣東
四川陝西山西廣西各增二十五人雲貴共增十人
嘉靖間雲貴各開科定雲南四十人貴州二十五人
萬曆之末啟禎之間各直省解額數增不一或以軍
恩增或以人才增而兩直更以監額增惟軍恩增不
爲例天啟元年宗生亦開科凡有宗生省分定解額
一人已增二人凡鄉試中式撤棘宴布政司兩直宴
順應兩府名鹿鳴宴并給鞍馬枋金及道里費赴禮
部會試凡會試經書論表判策具如鄉試中式洪武

初止百人額開榜而北人士中式者百不得一於是
始分南北卷南卷中十之六北卷中十之四已又南
北兩卷中各退五卷爲中卷名數無定額臨期取旨
裁多則如洪武十八年永樂三年皆四百七十名少
則如洪武二十四年止三十一名三十年止五十二
名自成化以後始以三百名爲率間有增加或二十
名或五十名至四百名而止揭曉後至三月十五日
上御奉天殿親賜策問一篇對畢請東閣門納卷受
卷官收受轉送彌封官彌封封訖送讀卷官詳定高
下讀卷官各將所閱卷分爲三等分訖各呈上一卷

仕學全書

九卷

禮部大司

十二

編

於內閣內閣同諸讀卷官公同擬定一甲餘卷自內
閣至翰林院遞填一卷周而復始又明日諸讀卷官
請文華殿御前將所擬定一甲卷逐一朗讀讀畢上
御筆親定三名次第上還官諸讀卷官隨退東閣先
將二甲三甲試卷拆號填寫黃榜又明日各官俱請
文華殿內閣奉上所定三名卷拆填姓名於榜首填
訖上御奉天殿傳制一甲賜進士及第二甲賜進士
出身三甲賜同進士出身有差臚傳訖羣臣前拜賀
日天開文運賢俊登庸榜張長安左門外順天府官
用傘蓋儀仗送狀元歸第明日賜宴於禮部命大臣

一員侍宴又明日賜狀元冠帶朝服賜諸進士寶鈔後三日狀元率諸進士謝恩又明日赴國學謁先師行釋菜禮又明日勒石題名其舉人不中式者送國子監肄業俟再舉顧入試日自携炙脯米炭搜簡有懷挾卽枷示三月滿日發遣試卷糊名易書皆如宋異時若歲貢之法府州縣歲各貢其廩生一名赴禮部禮部引試闕廷試中補國子生選有司已專教職不入國學凡府學歲貢一人州學二歲貢一人縣學三歲貢一人以食廩先後爲次仍給枋牌表其宅里并道里費累朝來復詔拔貢或以國慶拔或以國學

仕學全書 九卷

卷九

十三

上編

缺生徒拔仍得與兩畿鄉試其已入國學撥歷者歷滿赴吏部授有司凡鄉試主試初兩畿京朝官各省則巡按御史萬曆十三年乙酉始命各省皆京朝官若中式舉人文理紕繆禮部得覆閱奏照會試主試定屬內閣內閣先科已主試次及吏禮兩部尚書或侍郎而鄉試分考初各學教官已悉推官知縣兩畿則中行或觀政候選進士會試分考多翰林院編修詹事府春坊諭德庶子次六科給事中次六部郎中員外郎主事而外簾四所若收掌試卷彌封謄錄對讀鄉會試各有官掌而鄉試監臨兩畿則順應府尹

外省則巡按御史會試知貢舉則禮部尚書加慈愼焉若廷試總其事則內閣首揆餘讀卷官則諸內閣及大九卿暨詹事府翰林院各堂上官若在外直省歲貢拔貢則皆督學使者主其事

魯論曰古今事多殊宜若鄉舉里選必行於今且致大亂一狗門閥趨勢利二私親放致詬誶三衆爲政起鬯陵四無確據鮮實效若魏設中正幾近古沿及晉終不可行顧科舉之善有三而其弊有六後世經濟大典盡載唐虞三代之書因時變遷建制立法則漢唐宋諸史悉脩士學古入官書一

仕學全書 九卷

卷九

十四

上編

辟舉之士不無華競矯情飾貌卒鮮實才士闕棘人試糊名易書弔詭俱絕善二富貴之器本馭英雄多遜一開睥睨必橫士閭中摸索得不得有命不能不安善三國家享祚將三百年其間勲著廟廟功垂邊圉澤被生民諸大臣盡從此出乃若士不讀唐虞三代之書不考漢唐宋故實徒剽竊諸子摭拾釋典以期詭遇一旦入官所學非所用樊一遴選考官不問學識目迷五色真才淪落樊二分考放肆不勤較閱高卧劇談談多疎畧樊三士旣入官放濁不職舉主得謝不知樊四門生年籍

彼此與援主師既覲後恩年友又漢締結是非毀譽知有私人不知公道樊五甚或鎖棘森嚴白鐵赤甕得伺其側背蚨有電蠹魚無效樊六以善若彼以樊若此相提而論抑孰多焉顧其要在正人心而已矣諱有之曰琥珀不收腐草磁石不受曲針藉使人心正主師必欲爲朝廷得真士士子自待必欲使宇宙有真儒將技合在精神微渺間先資之言若神者授之又何六樊之有益文章一道與性術通能爲童子之正言必不爲公孫弘曲學以阿世卽尺幅中具可識別人心之邪正氣運之

仕學全書

九卷

禮部大政

十五

稿

盛衰相密移而不覺吾不能不致望於主持世道者矣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九終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十

黎水魯 論孔壁甫著

禮部大政

國史

按自黃帝時始建史官其殷設左右史記言動周王國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之官諸侯之國亦各設官掌記載之職晉乘楚檮杌魯春秋是也仲尼因唐虞夏商周之史述尚書因魯史舊文次春秋其文則史其義則經于時左丘明依魯史作傳若傳所不及各以其國志之作國語曰外傳其時又有公羊氏穀梁

仕學全書

十卷

禮部大政

一

稿

氏亦作傳曰公羊傳穀梁傳其後呂不韋更摭春秋時事爲書曰呂氏春秋七國兵爭時有戰國策漢興陸賈述楚漢成敗之故作楚漢春秋武帝時司馬談爲太史令典史官于時天下郡國計書皆先上太史副乃上丞相談欲纂集成書未就卒其子遷乃繼父志上自軒轅下至秦漢作十二本紀並時與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律曆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作八書變當世之務述先今諸侯卿相名將賢豪作十三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曰史記多寓匡救陳戒之意後漢班彪班固父子相繼爲史官斷自光武

上邇孝宜迄王莽作十二紀八表六十九傳後人率謂其所述志隱而彰直而寬簡而明微而切能爲春秋之繼自和穆以後班固之筆已絕至劉宋范曄始類次爲後漢書今皆稱爲班史者是也若晉所修魏蜀吳三國志則屬陳壽後人幸摘諸葛入寇一語爲壽師不知晉祚承魏壽爲晉臣自不得不帝魏又病壽謂將畧非亮所長考當日所志三國諸賢惟亮列傳獨詳豈非于亮以相業乎厥後南北分裂史亦各見南梁沈約撰宋書蕭子顯撰南齊書唐姚思廉撰陳梁書李百藥撰北齊書令狐德棻撰周書其在北

仕學全書

十卷

周書大史

二

上

魏收撰後魏書顧諸書皆各君其君各相詆訾後李延壽乃作南北二史以一之若南北之前有晉南北朝之末有隋唐太宗命房玄齡魏徵等博采纂修顧唐本朝史尚多闕畧已復命玄齡等取溫大雅起居注設局修之於時太宗謂玄齡曰前代史皆不令人主得見至朕則不然欲自觀始知前失已見六月四日事頗含糊帝有慚色後許敬宗以宰相領史職輒希旨支飾上之卽他事亦多任臆尋夙憾不厭人心高宗乾封中敬宗卒復詔劉仁軌改修之玄宗開元時張說吳兢劉知幾相繼領史局時競撰武后錄叙張

昌宗訪說証証魏元忠事頗言說已聽許已說當國見而慚恚新就稍改其文競寧身任怨卒不改考唐累朝皆有日曆以給舍爲起居注紀人主言動每月終併勅令諸司錄所行事付館中顧自德宗後無有纂修之者人宋至和中始命學士歐陽修爲記志朱祁爲列傳類次之書始成宋初內庭日曆凡機務樞密院錄送史館淳化中始儼古左右史置起居院而國史率以宰相監修又別置國史院于宣徽院東殿編修等官顧非諸司供報卽有所聞見亦憚不敢書卽書亦不敢進呈而累朝皆有實錄太祖太宗真宗

仕學全書

十卷

周書大史

三

上

寔錄曰三朝國史仁宗英宗寔錄曰兩朝國史惟神宗實錄屬提舉呂大防史官范祖禹黃廷堅所修多據理繼熙豐新法已而章惇蔡卞當國倡紹述之說凡王安石所行輒傳益刊修宣仁太后所詔行者輒緘之而大防祖禹廷堅皆得罪宋南渡後史槩未修直至元至元中太祖始命脫脫等并宋遼金史同修並列爲三若統括古今諸史在宋則有兩家一司馬溫公光準編年法始周威烈王初命韓趙魏爲諸侯原本智伯之亡以上接左氏傳卒章下追梁唐晉漢周五代貫穿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爛然指掌其

于古今治亂人品邪正靡所不脩神宗賜名資治通鑑一朱文公熹準春秋予奪之法表歲以首年固年以著統大書特書以提要分注以脩言命之曰綱目而史學大脩明與既平燕得元十三朝實錄於是詔朱源王禕爲總裁官徵山林隱逸之士汪克寬胡翰等一十六人同纂修上諭諸臣曰自古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史元主中國垂百年其初君臣樸厚政事簡畧與天下休息號稱小康雖其後王荒臣悍兵與民困國亡然其間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賢人君子或隱或顯多可稱者國可滅史不可滅也今命爾等纂

仕學全書

四

四

上編

修之事務直書母濫美母隱惡庶合公道足垂鑑戒明年又遣儒士歐陽佑等詣北平採訪元統至正間事紹趙瑱朱右等十五人續修仍命濂禧總裁如故成化時又命大學士商輅等取宋元兩朝舊史依朱文公熹義例大書特書分書書成名續綱目若國史洪武初卽以宋濂爲起居注准古左右史七年大明日曆成凡宜論征伐禮樂刑政諸臣功過外國朝貢威異已文取其關政體機要者分七類紀之曰聖政記其後果朝各有實錄太祖實錄一百八十餘卷學士解縉掌之成祖實錄一百三十卷大學士楊士奇

楊榮楊溥掌之顧高廟時有列傳有洪武記有金匱勲勞一時應揚之佐制作之臣咸得軒軒翥翥與峻德神功並耀而文廟時多所忌諱當時諸臣雖有殊功顯謨竭力社稷抗法百世一槩不錄卽有若稱不過述其氏里官階遷轉歸林如繇狀而已後遂沿爲故事居常朝班翰林編簡諸官雖近螭頭顧亦遠在殿下仗前柱下之語槩不得聞卽萬曆初年命凡午朝注起居史官進列御座西顧中年以後率不御殿故歷朝以來每遇駕升遐始彙諸司章奏諸編簡宮詹等官分吏戶禮兵刑工爲十館以年月編次雜就

仕學全書

五

五

上編

之已呈副總裁筆削內閣大臣潤色書成藏之東閣稿焚禁中若諸臣立傳視品三品以上乃得立傳有善不必大褒有惡不必大貶大率皆倣文廟異時若外史嘉靖時鄭端簡公曉法正史作吾學編千國朝列廟及選國時事揭其綱曰大政記中表列爵封世削奪以明功罪表內閣以崇政本表太宰以重銓衡傳文武以垂景範紀遜國臣節以獎忠義述天文以嚴修省述地理以辨經畧述三禮述百官以秩祀典辨職掌考四裔以大聲教嚴邊倫義類甚詳爲明史記他如王文恪公鑒有震澤長語陳東莞建有皇明

通記黃尚書光昇有昭代典則皆倣編年體於國家
貢賦出入人才風俗政體邊防各三致意焉若大明
會典一書尤備一代之制書以六部爲綱若各衙門
職掌各以類相從而累朝損益附焉歷代來修之者
凡再雖不甚文辭而規模益弘遠矣

魯論曰自古皆有死貴賤賢愚俱盡是也自古人
心不死是非好惡千古不磨是也然則史顧可緩
乎春秋而後作史之家無慮數十大要莫過於司
馬子長今讀其游俠傳卽欲輕生讀屈原傳輒欲
流涕無他此心同也此心同無論一世同卽極之

千百萬世亦無不同先王知之於是立爲賞罰是
非賞罰者所以治一世之人心也是非者所以治
萬世之人心也賞一人天下莫不喜罰一人天下
莫不懼是一人萬世莫不勸非一人萬世莫不懲
舍作史何以及是顧作史之難人謂必兼才學識
論謂正須有力齊之南史晉之董狐此豈矜其才
若學識乎藉使無才無力之人曲學阿世千百萬
世而下是非人者人且轉而非是之卽學並董賈
才驥班馬能無愧乎明之高廟實錄信矣乃文廟
一錄議者率謂不厭人心揆其時當事者三楊諸

公也卒之駢首就戮諸君子口碑不泯而先見焉
首者後世公論亦不免一矢加遺夫以三楊相業
國朝無兩凡稱謀議廟堂功在社稷必首及之而
竟貽議是三楊諸公不幸而當史職作史之難詎
不信哉嗟夫荒碑秋草其人安在而非非是是萬
古猶存人心不死信矣後之史局領著作者時不
必盡如靖難處君父之間地不必盡如三楊當忌
諱之事而顧濡墨含毫依違徇世獨不憂萬世乎

論法

按周始有諡周歷世凡三十有八而見之諡法者若

經天緯地曰文克定禍亂曰武安民立政曰成溫柔
好樂曰康儀容恭美曰昭布德執義曰穆既過能改
曰共溫柔賢善曰懿慈惠愛親曰孝安心好靜曰夔
殺戮無辜曰厲聖善周聞曰宣勤靜亂常曰幽執事
有制曰平克敬勤民曰桓武而不遂曰莊有罰而還
曰釐質柔慈民曰惠辟地有餘曰襄甄心動懼曰頃
忠心大度曰匡安民法古曰定平易不替曰簡亂而
不損曰靈義而齊曰景懼凶短折曰悼合善典法
曰敬行仁說民曰元清白守節曰貞純行不爽曰定
疆義執正曰威秉德尊業曰烈好和不爭曰安褒國

心慚曰赧其世系中又有曰考曰思曰慎觀其諡法俱無可考而貞定慎親威烈則兩字相聯顧此三王類多失德其見之侯國者他不及考若春秋所紀魯國十二公見之諡法不尸其位曰隱辟土服遠曰桓勝敵克亂曰莊在位遭凶曰閔小心畏忌曰僖慈惠愛民忠信接禮曰文善問周達曰宣安民立政曰成因事有功辟土服遠曰襄威儀共明曰昭安民大慮曰定恭仁短折曰哀所諡之字多與王朝同而義亦有同有異若戰國時兩字相聯在秦則有莊襄在趙則有武靈曰莊又曰襄則加美之辭若武靈則半美

仕學全書

十卷

禮部文選

八

上編

半刺而當時在齊又有諡爲湣者則全刺之辭也若公卿大夫曰文曰武曰成曰康曰平曰桓曰襄曰簡曰宣曰孝曰僖曰獻曰敬曰莊曰懿間又有諡爲悼者而衛國公孫枝更諡以三字一以死衛衛君之難曰貞一爲弼賑衛國之飢者曰惠一修班制交鄰國曰文及孔子獨揭舉侯一事並出三事之外豈推君卿大夫之諡祇稱其大者歟及秦并天下乃更制曰死而以行諡是以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遂廢諡法兩漢西漢十二帝曰高曰惠曰文曰景曰武曰昭曰宣曰元曰成曰哀曰平孺子爲王莽所篡無諡東

漢亦十二帝曰光武曰明曰章曰和曰殤曰安曰順曰冲曰質曰桓曰靈曰獻按諡法無高字大率亦推尊功德之謂後世遂援以爲首出受命之君之諡而此以慈惠愛人曰文布德行剛曰景威強睿德曰武亦與周異若光武中興兩字並稱按諡法能紹前業曰光克定禍亂曰武蓋加贊之辭也其後諸帝照臨四方曰明溫克令儀曰章不剛不柔曰和短折不成曰殤寬容和平曰安慈和徧聞曰順幼小在位曰冲忠正無邪曰質克敵服遠曰桓聰明睿智曰獻按漢史質帝以醜崩纔九歲於諡法不稱若獻爲美諡時

仕學全書

十卷

禮部文選

九

上編

帝已禪魏而猶以獻稱當權好竊國之時柄已下移而閹躬不失豈誣也哉若蜀漢先主于炎德既燼之餘而能延一綫于不墜諡以昭烈亦加美之辭也合稽兩漢勲臣公卿大夫幸有諡諡多一字大率曰懿曰敬居多獨相國蕭何諡文終留侯張良諡文成按諡法十終字無取况開基朔運之臣而以終諡或亦史傳之誤歟在西晉凡四主曰武曰惠曰懷曰愍懷愍兩主爲僞漢所虜辱厥諡當矣若昏愚不辨菽麥之主而諡曰惠豈信也哉在東晉中宗以始建國都曰元凡十一傳曰明曰成曰康曰穆曰哀曰簡文曰

孝武曰安曰恭惟帝矣爲桓溫所廢無諡若恭之云者蓋尊賢讓善之謂時帝已神宋蓋宋諡之也而西晉之時勲城公卿大夫若何曾卒以日食萬錢諡曰謬賈克以元勳兼外戚卒之日太常議諡博士秦秀以克昏亂紀度請諡曰荒帝違秀議更諡曰武衛璿爲買后所殺未有諡其女上書於朝太保王簿劉縣至擊登聞鼓爲璿訟冤乃諡曰成而其時同見殺者若汝南王亮亦得諡文成雖諡有得失而公道猶在人心也若隋三王曰文曰煬曰恭煬之諡前此未有太率以其主矜才恃已自煬其明也若末帝禪於唐

故曰恭唐傳二十帝曰高祖曰太宗其諸宗曰高曰中曰睿曰玄曰肅曰代曰德曰順曰憲曰穆曰敬曰文曰武曰宣曰懿曰僖曰昭曰哀然此皆廟號止于高祖特加神堯二字其他諡樂不得其詳卽廟號若睿若玄若代皆自唐始前此固未之有也而其時公卿大夫諡多以一字間有二字更有美惡並稱者如天后時許敬宗卒太常博士袁思古請以諡謬雖卒改諡曰恭然思古之議猶存史冊若朱敬則有復唐祚功人無有知之者唐宗時追諡曰元徐有功當天后時治獄多平反至武宗會昌中朝更十五年歷百

有七十乃追諡中正此亦人心之不容泯者若宋傳十八主廟號曰太祖曰太宗其諸宗曰真曰仁曰英曰神曰哲曰徽曰欽南渡曰高曰孝曰光曰寧曰理曰度曰恭曰端惟帝爵國亡未有廟號諡未詳卽廟號若眞若徽若欽若理若度若端亦前未經見而其時公卿大夫諡必二字文臣多冠以文武臣多冠以武下一字撮其生平定之間亦有兩字皆別取不以文武冠者大率諡有美無惡人祇以得諡爲榮若私諡周黔婁卒婁妻私諡曰康漢朱暉卒其子朱穆與諸儒考定古議諡曰貞宣及穆卒蔡邕復與穆門人

諡之曰文忠唐王通卒門人私諡曰文中子宋程顥卒文彥博采衆議題其墓曰明道先生饒魯卒門人私諡曰文元明興列聖升遐太祖諡曰高太宗諡曰文仁宗諡曰昭宣宗諡曰章英宗諡曰睿憲宗諡曰純孝宗諡曰敬武宗諡曰毅而諡之上又各加尊號十六字大槩曰天曰道曰仁曰孝曰文曰武曰德曰功之類而上各選一字冠之以揚盛烈至嘉靖初上以藩國人繼大統升本生父興獻帝祔廟廟號睿宗因升太宗廟號曰成祖而太祖成祖兩廟諡之上舊加十六字更增四字爲二十字惟列宗仍舊唐宗

諡仍前曰獻所加尊十六字與列宗同及上升遐廟號世宗諡曰肅穆宗諡曰莊神宗諡曰顯光宗諡曰貞熹宗諡曰哲而建文帝以大遜未立廟未有諡景泰帝憲宗時始追諡曰景更加恭仁康定四字以揚烈益亦微寔也若藩國及諸勳舊大臣洪武初藩王諡一字郡王諡二字顧嚴核行能如魯王餌金石薨諡荒秦王以征吐蕃遇疾薨諡愍若諸勳舊大臣惟武臣有諡諡皆二字上一字多冠以武間有兩字隨行能皆別取者永樂時始諡文臣諡亦二字上一字多冠以文間有兩字亦皆別取者宣德以後被賜

者遂多已著爲例凡在京官三品以上皆得諡凡請諡章下禮部祠祭司該司核合于衙門覈本官存日行能在任功過定爲三等案呈到部開送翰林院撰字轉呈到部奏聞若侍從之臣若勤勞死事忠諫遇讒獲罪得雪雖品未應諡亦得特諡若外國王來朝外使人貢道卒亦如之顧諡皆有美無惡如宋魯論曰論書上下千古凡人大姦大詐立意亦有兩途如桓溫伏枕流涕自謂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此大奸胸有硯墨不消輒思被轍不顧其後者也陳仲子處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

無見此大詐好爲畸行欺世盜名欲盲天下聾後世者也一不識身後更有萬世一不識後世復如見肺肝一安所用諡一雖諡且爲畸行盜名者噉矢顧天下大奸大詐亦不常有每見名刻仕版之家心雖未必龍比業雖未必卑夔卒之日爲之子若孫者必且不惜重營爲求善狀無他乘錢之良猶未民於人心也帝王鼓舞之術從可施矣然則諡固可緩乎加榮辱於身沒益棺之後以佐華袞斧鉞之所不及令死者瞑目生者警心豈非廉頑立懦之善物哉顧後世之諡率有美無惡何也夫

有榮而後知勸有辱而後知懲人之情也今使得諡者耀其宗祏不得者亦可藏其瑕垢人復何所勸懲哉且又何以禁有力者子若孫之紛紛陳乞也自論度之凡在京五品以上在外四品以上身卒之日無論在朝在籍報聞合于衙門轉聞於朝下部具覆按其行能稱美惡而諡之則人情因辱而後知榮者爲榮有懲而後使勸者益勸如此而世不可礪鈍不可磨未之有矣故諡也者朝廷所以因民性而陰行其鼓舞之術者也非任情盜竊者之所得私也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十一

黎永春 論孔壁甫著

禮部大政

曆法職掌欽天監

按曆法本迎日推策首定日而日因日得名日升于東沒于西入地又復東一晝一夜爲一日而晝夜之間以積分計之凡十五分爲刻合初四刻正四刻凡八刻爲一時合晝夜十二時九十六刻爲一日此作曆之始事也次定月月亦因月得名凡三十日爲一月而月有圓缺有盈虛蓋月之體本有魄而無光借

仕學全書

十一卷

禮部大政

一

上編

日之光以爲光顧遠於日則光近於日則反晦故凡月與日會曰合朔越三日稍達則生明越八日以五分計之月於日已遠三光滿已過半爲上弦至十五日愈遠月與日相對衡分於天之中則爲望望者滿也迨既望則後來月與日又漸近越二日則生魄越八日以五分計之月於日已近二光缺已過半爲下弦至三十日光盡魄復謂之晦爲一月若月行有遲速合朔有早晚合朔早月晦亦早則有朔虛朔虛之月止二十九日次定歲歲本歲星得名歲星木星也木一歲一榮枯生于亥止于戌故歲之爲字從步從

戌以天步止于戌自亥抵戌凡十有二月爲一歲額

歲天行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九分七十五秒凡一度一日歲應得三百六十六日乃日行歲止三百六十六度凡一歲一周天不及天六度止得三百六十日而天氣盈六日月平行日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凡一月一周天額又有遲有疾疾初遲未其行度率過於平行遲初疾末其行度常不及於平行故歲朔凡虛六日除氣盈朔虛歲止得三百五十四日次定時又從一歲十有二月四分之一曰春一曰夏一曰秋一曰冬春者蠢也言萬物之蠢動也夏者大也言萬物

仕學全書

十一卷

禮部大政

二

下編

之盛大也秋者擎也言萬物之擎歛也冬者終也言萬物之成終而成始也凡作詭說易析因夷隲皆于此準焉所謂敬授人時者此也次定節氣中氣凡節氣十有二若立春驚蟄清明立夏芒種小暑立秋白露寒露立冬大雪小寒是爲月節中氣亦十有二若雨水春分穀雨小滿夏至大暑處暑秋分霜降小雪冬至大寒是爲月中而候氣在月令則審中星法以天正南之中爲中凡列宿隨節氣中氣爲旋轉于正南之中有過值就昏旦考之故定也後世制景尺測日景法以太陽所躋度測去極之遠近定日晷之長

短因得節氣中氣之所在蓋日所行日中道卽所謂黃道是也而黃道歲有遷徙北至東井去極近其日長爲夏至南至牽牛去極遠其日短爲冬至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晝夜平分爲春秋分兩分兩至定他做此次正中氣在于定閏而閏常於兩歲有半蓋天之氣既歲盈六日月之朔又虛六日積兩歲半合之得三十日則前月之中氣將在來月之首馴至秋冬互易寒暑愆期民用不利故制閏若分秒有畸零曆家以十九歲制七閏則並無餘分而中氣始正次考朔虛在于日月之交會蓋日爲太陽太陽一日行一

仕學全書

十一卷

禮部大司

三

上編

度一歲一周天月爲太陰太陰一時行一度有奇一日行十三度有奇一月一周天太陰凡三十日一交會曰合朔合朔有早晚故月分有大小或一大一小相間或三大一小不患乎類大或兩小一大不患乎類小而朔虛從定焉次考日月之交會在于列宿之辰垣蓋周天經宿凡二十八而二十八宿之垣分刻于十二辰如角亢兩垣辰曰壽星氐房兩垣辰曰大火心尾箕三垣辰曰析木斗牛兩垣辰曰星紀女虛兩垣辰曰玄枵危室壁三垣辰曰瓠宮奎婁兩垣辰曰降婁胃昂兩垣辰曰大梁畢觜參三垣辰曰實沈

井鬼兩垣辰曰鶉首柳星張三垣辰曰鶉火翼轸兩垣辰曰鶉尾凡日月之交會木火土金水五星之躔舍皆在焉故曆者歷也歷日月星辰之次而經紀之者也次考曆法之疎密在于日月之交會按日有黃道月有九行然要月雖九行實不能離黃道太遠總隨黃道轉移縱遠亦不過六度而已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青道二出黃道東白道二出黃道西并黃道而九所以月道出入與黃道相值當朔則日爲月所掩而日食當望則月爲日所衝而月食若當食而不食則同官而不同度之分若此食既而

仕學全書

十一卷

禮部大司

四

上編

彼纔食兩三分則交涉有遠近之分如食自北入則北爲近自北望則食既南爲遠自南望則止兩三分若加時有早晚則以躔離有腴胸之故起復有方位則以衝掩有去來之故而其要總定於合朔苟推步一失則合朔不失之先則失之後有日食不在朔月食不在望者已次制差按曆法以上古冬至年月日時皆會于甲子爲曆元世代遠積數動踰數萬後人厭其繁多難於布算乃剪截其數增益日法傳會之因用改憲故非久輒差晉虞喜乃立差法追其變使五十年退一度何承矩以爲太過乃倍其年唐僧

一行又制八十三年率反不及宋邵雍乃取虞喜何承矩兩家中數爲七十五年慶元時統天曆又改一行之制爲六十七年蓋近之于是曆家率沿立消長之法上推往古凡七十年長一日下推將來凡七十年消一日然猶未盡合也若作曆之元則在甲子蓋天千十以甲爲首地支十二以子爲首上古以年月日時並在干支之首則日月如合璧星辰如連珠故稱曆元自是積十二時爲日積三十日爲月積十二月爲歲積三十歲爲世積十二世爲運積三十運爲會積十二會爲元元統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積二千

一百六十甲子而天道之消息氣數之盛衰悉於此轉焉但古今來驗曆元者非一如黃帝起辛卯顓帝起乙卯夏用丙寅周用丁巳各有不同迨漢太初曆凡十九年七閏爲一章積二十七章積五百一十三歲爲一會凡三會八十一章一千五百三十九歲爲一統凡三統二百四十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至是閏朔並無餘分此楊子雲擬之以作太玄也唐大衍曆亦以初年歲月日時並在甲子而冬至又在朔旦謂之至朔同日爲一章凡一章歷十九年至四章歷七十六年爲一節積二十節一千五百二

十年爲一紀積三紀四千五百六十年必然至朔同日而歲月日時又並值甲子爲一元此僧一行推之以衍太易也若月之定建則在斗綱蓋北斗有七星第一星曰魁第五曰衡第七曰杓凡每月初昏杓必指建夜半衡指建平旦魁指建故日之辰與月之辰同屬則建之各不易焉如定成則建之始合破則建之對衝也若正朔夏首寅爲人統商首丑爲地統周首子爲天統蓋子者滋也言萬物滋生于下也丑者紐也言陽氣下伏爲萬物之樞紐也寅者蟄也象萬物之生蟄然也古名之曰三微積微成著三代各主

一爲正朔之首以此顧在子則生物之功未著在丑則改歲之義未明惟寅則帝出乎震東作方輿故孔子表之曰行夏之時秦并天下自以水德王天下改正朔首亥且謂亥爲乾維漢高帝因之迄武帝元封七年歷年已滿百始詔明年爲太初元年行太初曆正朔改從寅後循用至唐武后革唐命建國號曰周因改周正朔以建子之月爲歲首歷二十二年反正復從寅循用至今不異若測悟則本璿璣玉衡蓋璣機也以璿璣璣所以象天之運轉也衡橫也以玉爲管橫而設之所以窺璣而齊七政之運行也漢張衡

倣之作渾天儀其說曰天之形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其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其制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在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度當嵩高之上又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已迫朱錢樂仍其制爲三重在外者曰六合儀以考上下四方其內曰三辰儀以考日月星辰又其最內曰四遊儀使玉衡東西可以運轉南北可以低

什學全書

十一卷

禮部大司

七

上編

昂以爲窺璣之用按後元時郭守敬其創儀雖益加備而總原本于此若造曆黃帝始設靈臺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東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撓作甲子隸首造算數容成兼六術總之顓頊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陶唐氏命羲仲宅陽谷賈賈出日平秩東作爲春官羲叔宅南郊平秩南訛爲夏官命和仲宅昧谷寅錢納日平秩西成爲秋官和叔宅幽都平在朔易爲冬官而當時首制閏考其命官之辭曰葦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周設太史氏占天而至日馮相氏辨歲月四時之序掌天文之

常保章氏志日月星辰之變動司天文之變漢初張蒼主顓頊曆顧朔月見弦望滿虧武帝時行洛下閏太初曆曆法以鍾律爲宗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與長相終長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蓋以律轉曆行之百六十餘年曆法漸失章帝時改用四分曆按四分曆原始斗分行之既久又多疎濶劉洪以爲斗分太多又依易立法改乾象曆魏時又于乾象曆小益斗分名景初曆晉因之更名泰初曆已日食不在朔月食不在望何承天改元嘉曆行之顧斗分疎密互異按斗分卽星

什學全書

十一卷

禮部大司

八

上編

紀之地日月躔離星辰次舍皆始于此諸曆雖小有增損不同總準四分曆斗分之法而斗宿爲度最多斗分難詳故後來元嘉曆冬至斗分日月所在已差三度而二至晷景幾差一日至祖冲之又改大明曆行之唐與武德初行戊寅曆行一年而月食不效已李淳風作麟德曆損益中晷測黃道當時以爲審至開元中日食復不效于是僧一行作大衍曆其法本河圖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之數謂天數始于一地數始于二故合二始以定剛柔天數終于九地數終于十故合二終以紀閏

餘天數中于五地數中于六故合二中以定律曆復以生數成數兩互相乘千爲朞之日五歲再閏無不脗合是謂以易轉曆唐前後曆數改惟大衍爲獨精已德宗建中時改正元曆時又有術士曹士萼不從蓋曆私變古法以高宗顯慶五年爲上元雨水爲歲首頗行于民間稱小曆五季相沿至石晉時馬重績遂本土爲法造調元曆其法以唐玄宗天寶乙未爲上元雨水爲歲首行之輒差不可用至周世宗始詔學士王樸更造曆樸著步日月步星步發微書四篇上之詔頒用曰欽天曆其法總日躔差次爲盈縮

二曆分月離遲疾爲二百四十限以正朔望更赤道幸數以步黃道分黃道八節其內外以揆九道以協二曜觀天勢之升降察軌道之邪正以制食差測岳臺之中舛辨二至之日夜以刻躔離推星行之順逆伏留以齊五緯宋初承用各應天曆而差已改乾元曆又差繼又作儀天崇天明天奉元觀天紀元諸曆凡八南渡後改乾道淳熙會元經天開禧會天咸天諸曆又八大事多以交食不效輒改而所改又多不合至元世祖始詔郭守敬制授時曆按守敬言司天莫大于測景古今曆以唐僧一行大衍曆爲首稱

考于時令南詠行天下測景今國家疆宇比唐尤廣宜遣使者四往測景而測驗莫先于儀表今司天儀本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于大都天規環不合比量南北極差四度有奇且古植表測景表短則尺寸之下秒忽難分表長則分寸太長晷景虛淡罔象失毫而宋制表石又年深缺側難遵用請作景符別創儀表相比數宜可精于是作景符其制以銅爲表高三丈六尺端挾以二龍舉橫梁一露表端下至圭面爲四寸尺于古八尺之表一寸引伸之爲五別以銅葉制符博二寸長加博之二寸穿一竅若針芥以方間爲

跌其一端爲機可開闔欹其一端使斜倚北高南下往來遷就于虛景之中竅達一光如米許隱然見橫梁于其中蓋藉以表端測晷所得者日體浮遷之景今以橫梁取之橫其中景也而諸所創儀凡六一以天樞附極而動古人展符候之宿度餘分終不的今宜用二線以測餘分纖微乃可考作候極儀一以極辰既定天體斯正然渾天儀儀象莫適于用作玲瓏儀一以天體至圓以矩方測之欲合實難法當以圓求圓作仰觀儀一以古經緯儀率連絡不動今當使七政東西轉運南北低昂列宿中外宮去極度分際

然作立運儀一以日有中道月有九行用爲測驗其致一也作証理儀一以闕璣以驗曆法在干日月交會作日月食儀一以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軌安時儀而制歲餘歲差率于日躔行度分秒之中用增減法凡考古則增歲餘而損歲差推來則增歲差而損歲餘于是上考春秋以來冬至無有不合明興以劉基爲太史令基率屬造戊申大統曆以上建元洪武繼三年立欽天監設官凡習曆法分四科曰天文曰刻漏曰大統曆曰回回曆十七年製觀星臺修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于時博士

曆數之興代有作者莫不廣集衆思人無遺智法無遺巧然不數歲輒差揆其所以總繇天周有餘日周不足也日之差驗於中星堯冬至昏昴中而日在虛七度歷玄枵之子今冬至昏室中日在箕三度歷析木之寅計去堯三千餘年差已五十度矣至元辛巳改曆冬至赤道歲差一度五十秒今退天三度五十分五十秒矣黃道差九十二分九十八秒今退天三度二十五分七十四秒矣是以正德戊寅日食庚辰月食時刻分秒起復方位類與推筭迥異伏揆古今善治曆者三家漢太初曆以鈿律唐大衍曆以著策元授時曆以晷景而晷景爲近蓋其所因者本也若正曆而不登臺測景竊以爲皆空言臆見非事寔也按華湘之說猶依授時之舊天啟初利瑪竇本西洋法造曆未詳其說不可考

魯論曰作曆大要有三一日專門之學一日精理之儒一日精筭之學昔漢落下閎製太初曆而時筭法必資鄧平元郭守敬製授時曆而時理學必尊許平仲雖然理尤要焉蓋作曆之法太本始于推日而日之行度有常故唐之時其命義和祿于出日納日以測景日永日短以候時綜三百六旬

有六日以制閏定四時歲佐之以考中星而他無事焉無他誠得其理也乃後世更有差制差又有合有不合益亦揣其本矣曆之本在于曆元千歲之日至是也得其本而揣之如綢之有綱衣之有領凡日躔之盈縮月離之遲速皆有條而不紊故唐虞之時既制閏則差已入于閏之中後世厭曆元之遠而剪截其數則舍其本而揣其末銖銖而稱至石必差寸寸而度至丈必謬若治絲而紛之故自晉唐以後制閏多失差必制于閏之外然則非天有古今不同亦古今之作曆者殊耳蓋天

不異于古之治曆何叔世之不唐虞哉抑論更有說焉天有經星二十八宿是也天有緯星木火土金水五星是也在月令紀歲曰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回於天而治曆家適曆元必曰日月合璧星辰連珠言日月未有不言星辰者乃作曆者祇推日月躔離不及五星行度何歟夫天根見而水涸天駟見而清風戒霜揆之時令一一不爽星辰非無與於曆者且五星於列宿一有所犯而休咎以徵於諸垣各有所聚而治亂以起古今又輒有明驗抑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作曆者祇一迎日推策

附星垣考

按天三垣一紫微天子內寢內屏諸星屬后妃太子庶子一太微治朝端門左右有上相次相上將次將郎官虎賁帝座後常陳主宿衛三台一名泰階上台中台下台各兩星星明潤泰階平一天市巡狩明堂外籙侯國分野後北斗貫索主牢獄轉

端兩星一矛招搖一盾天鋒主兵動搖角大兵起
若二十八宿東方蒼龍七宿角主發育萬物屬帝
庭亢疏廟卽外朝氏天根出政之本房天子後寢
又天駟心天子象尾后妃箕成帚尾受以箕婦道
也北方玄武七宿斗主薦賢受祿牛農求人女蠶
婦也虛與危主死喪事室主營建辟文章之府西
方白虎七宿奎天子武庫婁苑閭胃儲五穀昂胡
星畢主邊兵衛行軍歲府參主三軍南方朱雀七
宿井主水泉又主衡星鬼主祠祭柳主草木又爲
天廚星主衣裳文繡張主珍寶翼天子樂府軫主

車騎若分野星紀吳越玄枵齊姬管衛降婁魯大
梁趙實沈晉鶉首秦鶉火周鶉尾楚壽星鄭大火
朱析木燕又就北斗分九州雍主魁冀主樞青兗
主璣楊徐主權荆主衡豫主搖光又就五星分方
國秦之強候在太白占於狼弧吳楚之強候在熒
惑占於鳥衡燕齊之強候在辰星占於危虛朱鄭
之強候在歲星占於房心晉之強亦候在辰星占
於參罰唐僧一行以天下山河分兩戒北戒自三
危積石負地絡之陰東及太華北底常山又東北
狗塞至朝鮮是謂北紀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

之陽東及太華南踰江漢又東南狗嶺至閩中是
謂南紀若七曜日太陽月太陰水辰星火熒惑木
歲星金太白土填星凡日月相掩曰蝕日月無光
曰陰靈有光氣相抱或相蔽曰暈光氣溢輪左右
曰珥氣如匹練貫日曰白虹凡星躍曰次曰舍同
舍曰合曰聚曰下而上曰凌相凌曰闕相距不遠
曰犯留且久曰守去而復曰還不順軌曰逆行動
曰搖堅曰隕晝見曰經天無光曰掩有角曰芒芒
長數丈曰彗曰攬槍勃勃四出曰帚曰孛彗短而
有尾曰天狗彗散布如匹練長半天後稱曲曰蜚

尤旗凡七曜變異皆有休咎或占國家或占千所
見之分野具見前史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十一終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十二

黎水魯 論孔壁甫著

禮部大政

樂律職掌太常寺

按樂之制有十二律有五聲有八音而十二律始黃鍾凡黃鍾之管九寸九分法以九乘之其數八十有一正夫音之官序屬冬至三分損一隔八下生林鍾林鍾之管六寸以九乘之其數五十有四正夫音之徵序屬大暑三分益一隔八上生大蕤大蕤之管八寸以九乘之其數七十有二正夫音之商序屬雨

仕學全書

十二卷

禮部大政

一

上編

水三分損一隔八下生南呂南呂之管五寸三分以九乘之其數四十七分七釐正夫音之羽序屬秋分三分益一隔八上生如洗姑洗之管七寸六釐六毫以九乘之其數六十二分五釐九毫四絲正夫音之角序屬穀雨三分損一隔八下生應鍾應鍾之管四寸七分一釐六絲六忽以九乘之其數四十二分三釐九毫五絲九忽正夫音之宮序屬小雪三分益一隔八上生蕤賓蕤賓之管六寸二分八釐八絲六忽以九乘之其數五十六分二釐七毫七絲四忽正夫音之徵序屬夏至自此以上皆損陰益陽自此以下

又皆損陽益陰三分益一隔八下生大呂大呂之管

八寸三分四釐六毫六絲五忽以九乘之其數七十五分一釐一毫九絲八忽正夫音之商序屬大寒三分損一隔八上生蕤則蕤則之管五寸五分六釐四毫四絲三忽以九乘之其數五十零七毫九絲九忽正夫音之羽序屬處暑三分益一隔八下生夾鍾夾鍾管七寸四分一釐九毫二絲四忽以九乘之其數六十六分八釐七毫三絲二忽正夫音之角序屬春分三分損一隔八上生無射無射管四寸九分五釐七毫二絲八忽以九乘之其數四十四分六釐一毫

仕學全書

十二卷

禮部大政

二

上編

五絲五忽正夫音之宮序屬霜降三分益一隔八下生仲呂仲呂管六寸六分零九毫七絲以九乘之其數五十九分四釐八毫七絲三忽正夫音之徵序屬小滿如隔八再起則又上生黃鍾此造化之所以循環而無端陰陽之所以迭生而不竭也而黃鍾之律始于候氣候氣之法為室三重冬至半月之前室布緹縵開戶罌塗截管九寸以葭莖灰填八掘地為坎置之地中及冬至子半入室取視凡灰飛半出為和氣全出為猛氣吹不出為衰氣蓋黃者中也取天地之中氣為製鍾律之本故名黃鍾若五聲一曰宮屬

土一曰商屬金一曰角屬水一曰徵屬火一曰羽屬水官聲濁羽聲清徵之聲清于角角之聲清于商此五聲之正也而五聲之外又有變宮有變徵蓋以十二律中若黃鍾林鍾大簇南呂姑洗應鍾六律皆陰損而陽益而蕤賓以下若大呂蕤賓則夾鍾無射仲呂六律又皆損陽而益陰故有變宮變徵之異合正聲五而爲七若八音一曰金之屬冶銅爲鐘鐘凡十有二一曰石之屬斲玉爲磬磬亦有十二一曰絲之屬絙絲爲絃有七絃九絃之琴有二十五絃之瑟一曰竹竹之屬截竹爲管有并管而吹之箎有編管而吹之簫又有十三管之邠有十九管之巢一曰匏匏之屬以匏爲跌植管其上置簧于中吹而鼓之謂之笙其三十六簧之笙謂之竽一曰革以革冒鼗曰鼓有田鼓有小鞀之應鼓有兩耳自擊之鞀鼓一曰木木之屬有祝狀如漆甬中有木椎連底桐之則左右擊以起樂有鼓狀如伏虎背有二十七絃之箏箏操之以止樂一曰土而土止損一焉制而用之洪以八音審五聲節以十二律旋相爲宮高下相宣清濁相和而樂成于以宣八風在治忽益準此八風一曰條風于東北爲艮一曰明庶風于東爲震一曰

清明風于東南爲巽一曰景風于南爲離一曰涼風于西南爲坤一曰闐闐風于西爲兌一曰不周風于西北爲乾一曰廣莫風于北爲坎在治忽官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衰其事動羽亂則危其物墮故十有二律之中黃鍾爲天統林鍾爲地統大簇爲人統樂也者合三才而一之者也宮徵變於下稜祥見於上故王者慎之若歷代制樂庖犧氏王天下作樂曰扶來亦曰立本炎帝時多風雨陽氣蓄積土達作五絃之瑟采陰氣以定羣生其樂曰扶持亦曰下謀黃帝時取嶠谷之管定黃鍾之宮以爲律本又鑄十二鐘以和五聲八音而施英韶命之曰大卷亦曰雲門顓頊作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亦曰六莖少昊樂曰大淵帝嚳樂曰六英陶唐氏之始陰雨滯伏而湛積水壅不行民氣鬱閼骨節凝縮不達作樂大咸以宣之命之曰大章大章章之也舜紹堯致治作樂曰大韶韶者紹也于時鳥獸率舞鳳凰來儀禹治水敷土而大中國作樂曰大夏夏者大也湯伐桀若時雨降大旱禱桑林百姓被澤作樂曰大濩濩者澤也護也周武王克商作樂曰大武其金

奏一曰肆夏詩歌時邁一曰樊遏詩歌執競一曰渠
詩歌思文其武舞始以象北出再成象戒商三成象
師之南四成象南國是疆五成象分周公左召公右
六成復綴象諸侯崇武王爲天子若武之夾振而四
伐象盛威于中國分夾而進象武事蚤濟總于山立
久立于綴象待諸侯之至發揚蹈厲象太公之志及
亂皆坐象周召之治而音容綴兆皆脩又兼六代之
樂而用之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大族
歌應鍾舞咸池以祀地祇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
祀四望奏蕤賓歌雨鍾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夔則歌

仕學全書 十二卷 禮部大政

五

上編

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
先祖而宗廟之樂升歌則擗拊琴瑟而琴瑟之絃必
朱其越必疏蓋不欲使絃絃亂人聲也節以鐘磬下
管象舞千戚以飾其容管籥以飾其聲先鼓以警戒
再鼓以著往復亂以飾歸凡綴兆之數舒疾之法畢
脩而統始以祝止以闕若房中之樂爲天子燕享羣
侯及起居稍食之樂則皆被之以六詩風雅頌爲三
經賦比興爲三緯迨周德既衰列國之音各異鄭音
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促數煩志齊音傲僻
驕志皆淫於色而害於德秦并天下改大武曰五行

改周房中之樂曰壽人始皇不悅至二世遂相沿俗
樂無雅樂漢興因秦叔孫通爲定制凡宗廟樂大祝
迎神于廟門奏嘉至以降神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
爲行節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樂絃亂人聲登
歌再終下奏休成禮畢皇帝就廟東廂坐定奏永安
四年作武德舞象漢以武平禍亂六年作文始舞象
漢治已成已又作兩樂一曰昭容一曰禮容蓋是時
武德文始兩舞初舞皆無樂及制兩容俾各奏于兩
舞旣出之後以示兩舞皆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大抵
樂因秦然猶近古有帝王之遺意焉其房中樂屬帝

仕學全書 十二卷 禮部大政

六

下編

唐山夫人所製以帝樂楚聲故其樂多楚聲已帝還
歸沛置酒沛宮召故人父老帝擊筑自爲歌曰大風
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
方令兒皆和之後帝崩孝惠以沛宮爲帝原廟歌爲
原廟樂而高廟在關中者時祭大祫止奏武德文始
兩舞迨文帝卽位乃更製四時五行兩舞益之及文
帝崩孝景又推文帝爲太宗采武德舞作昭德舞爲
太宗廟樂云武帝立更定郊廟大樂立樂府以待中
李延年爲協律都尉雜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製爲
詩賦畧諧律呂合八音其時祀甘泉園丘初春歌青

陽夏朱明秋白皞冬玄冥凡四已郊廟樂更作十九
章而房中樂自孝惠時又更名安世而安世樂歌又
增十七章相如等故作賦才凡詩歌皆爾雅其後干
渥注得神馬伐大宛得千里馬作天馬之歌幸雍獲
白麟幸東海獲白雁作赤蛟象載之歌祀汾陰得寶
鼎見靈星并泉齋房產芝作天門景星華燦燦之歌
已天子勒兵朔方作鼓吹鏡歌凡歌不一而足類次
成什而皆被之管絃于時河間獻王獨好古獻所集
雅樂天子下大樂肆之雖不常御猶得藉以施後世
元帝時頓丘京房好鍾律知音聲得六十律相生之

仕學全書

十二卷

禮部大章

七

上編

法凡陰陽寒燠風雨之占無不脗合又以竹聲不可
以刊度特作準以定之準狀如瑟長丈十有三絃隱
間九尺以應黃鍾九寸中央一絃下畫分寸以爲六
十律清濁之節會房死而罷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
世受河間樂禹弟子宋畢上書言之奏復雅樂下公
卿議時皆以雅樂久廢難分明議復寢哀帝時帝性
不好樂詔罷樂府官惟大樂不廢顧當時雅樂不與
百姓灌溺如故光武中興平隴蜀得公孫述督師及
太廟樂器乃增廣郊廟樂奏青陽朱明白皞玄冥雲
翹育命以祀天祀北郊及明堂亦如之若五郊各以

其時用詩歌所宜春夏舞雲翹秋冬舞育命季夏兼
之明帝永平初用博士曹充言興禮樂而東平王蒼
總公卿上議言樂者所以象功德也古宗廟各奏其
本廟之樂以崇厥徽美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宜享有
廟樂于是采高廟武德文始五行四時四舞合爲大
武之舞爲世祖廟樂又采百官詩頌爲登歌樂凡常
用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諸食舉用之二曰雅頌樂
辟雍饗射祀六宗社稷用之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
宴羣臣用之四曰短簫鏡樂軍中用之章帝時太尉
嘉奏孝明皇帝功德茂盛宜上號曰顯宗立廟樂東

仕學全書

十二卷

禮部大章

八

下編

平王蒼言昔太宗廟樂曰昭德之舞世宗廟樂曰盛
德之舞祫食高廟昭德盛德兩舞不進蓋不敢與高
廟之樂並奏也今孝明皇帝謙德不廟卽世祖廟藏
主樂無所施用宜統于大武之舞奏可自是諸漢帝
皆不別廟不別樂統于武舞焉章帝時太尉防奏歲
十有二月月有節序各宜作迎氣樂順陰陽之序從
之漢末建安時諸樂器銷亡殆盡于時惟雅樂郎杜
夔精識音樂獨好古存正及入魏凡工鑄鑄鐘清濁
不法輒駁令改正工訴夔考聲任意魏祖命將所鑄
鐘錯雜更試夔扣聲品律一無謬誤始斥工訴之妄

晉泰始中中書監荀勗造新律自謂與古律合于時
惟散騎常侍阮咸心非之謂其律已高比哀思不合
中和非興國之音蓋古今尺長短所致也其後勗樂
施用而始平田夫耕于野得古銅尺歲久欲腐易以
較已所治長四分有奇始服咸識樂之精五代時梁
武帝善鍾律遂自定樂凡所奏郊廟及出入燕饗諸
樂皆雜取詩書易禮之言命之樂章燦有其文陳樂
盡以韶爲名厥後後主酒于酒時宮女皆習北方蕭
鼓王自爲度曲若苦栗留無愁曲玉樹後庭花之類
音韻極其哀思常出行近于馬上奏之聞者莫不隕

什學全書

十二卷

禮部大政

九

上編

涕陳竟以亡隋初文帝命牛弘辛彥之何妥等製樂
歲久不定帝怒將罪之時御史李諤奏曰事體重大
不可速成昔武王克殷至周公輔成王始制禮作樂
蓋其難也乃得解於時沛公鄭譯得龜茲人白藟風
婆法老尋樂府鐘磬律呂皆有宮商角徵羽及變宮
變徵七音因爲音立一調成七調調譜十二律合八
十四調旋轉交合而樂和何妥恥不逮譯等欲沮之
謂黃鍾人君之象樂止當主黃鍾若假餘律旋生是
君臣更相爲也因先奏黃鍾之調帝大悅于是調譯
等旋宮之議終膺之世惟奏黃鍾一宮以之候氣輒

不驗時樂工萬寶常達音律新樂成寶常聽之茫然
泣下或問之曰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盡矣煬帝時
樂工王令言亦知音聲帝將之江都令言子當從行
於戶外彈琵琶令言方卧聞之驟然起詰曰此曲何
自輿對曰頃有之令言歛歔流涕曰必無從行此曲
宮聲往而不返宮君也煬帝竟遇弒而隋亡唐初詔
太常祖孝孫考正雅樂孝孫故傳得京房律法于是
依古法斷竹爲十二律吹之通調而和初隋止用黃
鍾一宮擊止七鐘五鐘設而不擊至是扣五鐘咸應
而十二鐘乃畢用凡布管飛灰皆驗蓋一律生五音

什學全書

十二卷

禮部大政

十

上編

十二律爲六十音因而六之爲三百六十音當期之
日而制樂準十二月各順其律相爲宮曰十二和合
之爲三十二曲八十四調饗園丘以黃鍾爲宮視方
澤以林鍾爲宮祭宗廟以大簇爲宮迎五帝各以其
月之律爲宮祀天神奏元和地祇奏順和宗廟奏永
和郊社宗廟登歌奏肅和祖人奏雍和酌獻祝嘏奏
壽和皇帝臨軒奏太和出入奏舒和食舉奏休和受
朝奏正和元日冬至朝會登歌奏昭和皇太子軒縣
出入奏承和時旋宮之義久亡得孝孫而復已太宗
又以已爲秦王時破劉武周作秦王破陣樂名七德

舞又以已初生慶善官及卽位宴羣臣其中歡甚賦詩起居郎呂才被之管絃作功成慶善樂各九功舞帝追念七德舞爲功烈所自始每宴樂用之後沿七德舞爲武舞九功舞爲文舞高宗時七德舞久不作章安石曰禮天子親總干以舞先祖之樂今七德舞久廢祖功無以稱述請復奏于是凡宴享必奏七德九功舞奏時天子必避席坐者皆興玄宗以已舊第水溢爲池及卽位以爲祥作龍池樂又以已詠武韋作小被陣樂光聖樂以象功天寶時好神仙製霓裳羽衣十二曲又製玄真大羅紫清上聖諸曲分坐部

仕學全書

十二卷

禮部大政

十一

上編

立部皆隸太常已又遷坐部子弟三百人教之梨園凡樂皆被以涼伊甘等州名後祿山反涼伊甘皆陷于吐蕃周世宗時詔王朴製樂朴依古法以秬黍定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爲黃鍾之管因以上下相生之法製爲十二管已又依京房法準十三絃依柱以定聲于是十二律各爲均均有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七音合之爲八十四調而樂成宋祖受命廷臣議朴所定雅樂聲已高比哀思于中和不合天子乃詔和峴改定峴上言聖王作樂先定律呂尺寸三分損益上下以之相生但尺寸長短非書可傳故累黍

爲之準若累黍不定則今司天瑩影表銅臬下石尺可做朴嘗取彼所定尺比較短石尺四分聲之高蓋懸于此于是依石尺更造十二律而雅音以和于時峴又上言天子以禪讓有天下凡舞宜先文改文舞爲玄德升聞之舞次以神武平海內請改武舞爲天下大定之舞而命樂曰大安本禮治世之音安以樂而名也諸凡南郊曰高安北郊曰靜安郊廟登歌曰嘉安俎豆入曰豐安酌獻祝嘏曰禱安皇帝臨軒曰隆安出入曰正安食舉曰和安元旦冬至朝會曰永安皇帝受朝皇后八官曰順安皇太子軒縣出入曰

仕學全書

十二卷

禮部大政

十一

上編

良安祭文宣王武成王用永安耕藉先蠶用靜安于時又有瑞木成文馴象自至白鳥白雀之祥並播管絃爲詩歌真宗大中祥符間天子得天書別製天書樂章曰皆安瑞安靈文諸曲行焉仁宗景祐初詔李昭等定樂昭請依神書法編鐘一虞而請下潯州求上黨牟頭山秬黍以定廣客下懷州汜河內陵苧灰以候氣鐘成已又言太常鐘磬舊十六枚爲一虞而四清聲沿襲不擊蓋十二律聲已備餘四聲則鄭衛之樂也聲哀思去之便于時學士馮元駿之曰周漢以來率以十二鐘配十二律又設黃鍾至夾鍾四清

聲附正聲之次原其意殆爲錢則至應鍾四官而設
益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凡聲重濁
者尊輕清者卑卑不越尊則臣民相避故錢則以下
設四清聲調之蓋避黃鍾尊君也若去四清聲則將
與黃鍾同尊臣民相越是爲凌犯不便既而言人人
殊韓琦始奏詔太常仍和輿舊樂用焉迨皇祐二年
仁宗又詔太常官詳定樂驛召胡瑗阮逸房庶等與
議胡瑗議律一取之秬黍阮逸議合度量衡以定之
當時言人人殊知諫院李兌請以新成鐘磬與祖宗
舊樂參較取其諧和近雅者合用之考當時新樂律

下太常歌工病歌聲不協輒私賂鑄工減銅齊令可
調而時所鑄律鐘紐率下垂扣之聲掩鬱不揚其鏗
鐘又長而震掉著作郎劉義叟謂人曰此聲于周
王無射鐘無異王其有憂乎亡何帝得風眩疾神宗
元豐時范鎮又請太府銅鑄鐘律逾年成較李炤樂
下一律有奇天子下太常太常言鎮樂自一家學難
施用于是樂如舊徽宗崇寧中天子惑志神仙蜀剗
員卒魏漢津嘗及事范鎮見鎮鑄鐘律紐通一班因
託言遊蜀得師事唐仙人李良授鼎樂之法本大禹
聲律身度之言請帝中指中寸以度律會端州上所

得朱成公所製鐘而天子起端王在位而時又有數
鶴從東北來度廣庭翔鳴帝大宮下詔言得隱逸之
士于草萊之賤獲英莖之器于受命之邦因改名樂
日大晟以蔡攸提舉大晟府有田爲者善琵琶無行
伎乃奏爲大晟府典樂聲管高下皆不任律亡何金
入汴明興初大祀樂章皆御製已詔尚書蔡同陶凱
及協律郎冷謙定雅樂學士宋湲爲樂章著令凡祀
有大樂大樂有四等若園丘方澤祈穀大饗用九奏
神祇壇太歲壇先蠶高禩用八奏大社朝日夕月歷
代帝王廟用七奏宗廟時祭祫祭社稷用六奏而四

等樂皆有歌有舞歌堂上舞堂下皆八佾佾有文有
舞名曰中和韶樂若大宴饗有大宴樂中宴饗有中
宴樂小宴饗有小宴樂殿中常用有丹陛樂若大朝
賀導駕仍用中和韶樂陞座行禮仍用丹陛大樂若
常膳食舉則有導膳樂進膳樂成脩其雅樂脩八音
五聲十二律九奏萬舞之節俗樂有百戲隊舞謳歌
纓鞭之承應祭祀雅樂太常領之協律郎司樂考協
之凡淫聲凶聲過聲慢聲舞失節皆有糾禁而朝會
燕饗俗樂祇應奉養堂之樂成上謂侍臣曰禮以導
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爲治古樂廢畝新聲代

變甚者飾古先帝王若祀典神祇爲舞隊悖義殊甚殊非所以導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有和平廣大之意自是歷世循用雖嘉靖間畧有損益顧亦止樂章若節奏器仗則皆與國初同按中和韶樂郊廟用之國初合祀迎神曲奏中和奠帛奏肅和進俎奏徵和初獻奏壽和亞獻奏豫和終獻奏寧和撤饌奏雍和送神奏安和望燎奏時和九奏中惟三獻有舞初獻舞武功亞獻終獻舞文德嘉靖中改分祀園丘方丘樂章各不同而曲名文武兩舞皆不異宗廟迎神曲奏中和初獻奏壽和亞獻奏豫和終獻奏熙和撤

饌奏雍和還宮奏安和凡六奏亦惟三獻有舞初獻仍舞武功亞獻終獻仍舞文德通四等樂中凡八奏者闕莫俎七奏者闕莫俎莫帛六奏者莫俎莫帛望燎皆闕而堂上樂器有麾有編鐘有編磬有鼓有搏拊有祝有敔有琴有瑟有排簫有簫有笛有塤有篪堂下舞器有節有羽有翬有干有戚其所撰樂章郊廟曲名同而樂章皆異卽宗廟時祭祫祭列廟之樂一曲名同奏數同而樂章亦異若大宴饗侑食之樂一奏炎精開運之曲無舞二奏皇風之曲武舞始入奏平定天下之舞樂章曰清海宇三奏蒼皇明之曲撫

安四變之舞樂章曰小將軍殿前歡慶新年過門子四奏天道傳之曲車書會同之舞樂章曰泰階平舞止此凡舞士或三十二人或十六人其所執或干戚或羽籥裝扮皆青紅朱紫諸色羅或絹各飾以銷金每舞以舞師二人或執旌或執幢或執翻引之五奏振皇綱之曲六奏金陵之曲七奏長楊之曲自五奏至七奏皆百戲承應八奏芳醴之曲九奏駕六龍之曲自八奏至九奏皆隊舞承應嘉靖間續定大宴樂一奏上萬壽之曲平定天下之舞樂章曰四邊靜鳳鸞吟二奏仰天恩之曲黃童白叟鼓腹謳歌承應樂

章御鑾歌三奏感昊德之曲撫安四變之舞樂章曰賀聖朝殿前歡慶豐年新水令太平令四奏民樂生之曲車書會同之舞樂章曰新水令水倦子五奏感皇恩之曲表正萬邦之舞樂章慶太平武士歡滾繡毬陣陣贏得勝回小梁州六奏慶豐年之曲七奏集禎應之曲八奏永皇圖之曲自六奏至八奏無武舞并無承應九奏樂太平之曲天命有德之舞樂章萬歲樂賀聖朝復奏纓鞭得勝隊舞承應樂章曰醇太平看花會天下樂清江引小宴樂侑食一奏本太初二奏仰大明三奏民初生四奏品物亨五奏御六龍

六奏泰階平七奏君德成八奏聖道行九奏樂清寧
自二奏至八奏皆百戲承應九奏魚躍于淵承應凡
樂節奏疾徐皆視曲名而凡宴天子陞座百官行禮
進湯進膳宴畢百官行禮天子還宮俱有樂若樂器
大宴樂麾千一柷一敔一搏拊一琴四瑟二簫四笙
四笛四埙二篪二排簫一鐘一磬一應鐘一小宴樂
有笛有笙有笛外有戲竹頭管琵琶二十二絃方
響鼓杖鼓板添減不等

魯論曰以論觀律與曆同原而異名者也天地以
一中分化制曆失中則日月星辰錯亂南陽斗既北

猶有伏陰制樂大甲氣大踰宮則傷于踰厲細過
羽則比于哀思故黃者中也律曆皆本于黃鍾者
也昔者黃帝經六術以治曆而伶倫協律呂與占
日占月占星氣者同功誠以律曆同原天人合一
也後世之學參天人者絕少惟漢頓丘京房近之
房以一律生五音五音布于十二律爲六十音因
而六之爲三百六十音一天之始數也五天之中
數也十有二三歲之月數也六十則加于支六
甲之全數也歲凡六甲子積三百六十日三百六
十音益當期之數也凡四時之迭運二氣之消息

百物之生成皆于此準焉另死而其學不傳後七
百年至唐初得一祖孝孫益開而後知之者也其他
則得其一斑不能得其大全求之累黍累黍不合
求之尺度尺度不合愈求愈失卽能合亦弋獲也
蓋理失而求之數數失而求之器源失而流愈遠
也而要之樂之器或有其與樂之理未嘗一日不
流行于天地之間人日升降于其中而不覺耳如
明之樂說者謂國初定制以後卒無有修明之者
論謂卽修明非聲音之謂也二祖之時其音爲宮
在一中分化之始焉成弘之時則五音之相爲宮

也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太和其在宇宙乎正
氣之交再鼓以著往隆萬之際則洋洋盈耳歸
之時也敬顧之間全乎羽聲不亦變徵之音聞巷
歌謠其聲細民將不堪事勤物墮所由來矣嗟夫
此誰爲爲之其有密移而不覺歟息而不能自己
者耶黃鍾動于子辰飛於室寢實動於午金躍於
池時至氣應候轉機靈天人之間理不可誣也如
此是故古者天子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
右史記之而御誓必幾聲之上下蓋淵乎深矣合
天地之德體天地之機神而明之以默孚于禱樂

刑政之間天得一中以清地得一中以寧王者得一中以爲天下正非甚盛德亦烏能當此者乎此向者京房固未之聞也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十二終

仕學全書

十二卷

上編

一九

上編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十三

黎水魯

兵部大政

軍制

按周軍制本田賦而晏官所載凡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各有長其在六鄉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

仕學全書

十三卷

上編

一

上編

族師以時屬民而較登其夫家之多寡及其六畜車輦之數其在六遂亦如之若車徒起役方里而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出戎馬一疋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出車一乘戎馬四疋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天子畿內定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疋兵車萬乘諸侯大國定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疋兵車千乘卿大夫之家定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疋兵車百乘其講武之法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蒐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凡生作進退之法無不備顧是時民安于井無盜賊

興發諸侯各守境土無長征出塞之事若王親征則司馬太僕戎僕較人環人各致其事而挈壺氏挈壺以令軍井挈壺以令舍挈番以令糧縣壺以序聚糧其預備如此秦并天下分爲三十六郡郡置材官聚天下兵器于咸陽銷之凡戍卒取市籍贅壻已盡取關左黔首愁苦而秦亡漢興于京師制南北兩軍南軍掌宮城門內之兵衛尉主之北軍掌京城門內之兵中尉主之兩軍各二萬人南軍以郡國新故番上北軍調之左右京輔其番上如之而諸郡國兵選能引關蹶張者爲輕車騎士材力武猛者爲材官常以

秋後課試若川澤別選樓船其課試亦如之凡番上之兵月一更曰卒更卒貧願顧更得錢聽次直出錢顧之曰踐更而縣戍制天下人各三日勢不能人人行行者戍三日還往返亦勞苦因令一歲更令諸不行者輸三日錢于官給戍者曰過更當是時兵農未分南北兩軍獨調諸農而郡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則各隨其地猶有古之遺意焉若謫發充伍則有惡少亡命弛刑選募充伍則有勇敢幹命佞健諸科而漢軍制盡此武帝欲威四裔增置期門羽林屬南軍衛官掖增置中壘屯騎步騎越騎胡騎水長射聲虎

賁八較尉隸北軍而更各中尉爲執金吾以統之衛京師外又有城門較尉掌京城門屯按募兵始此而期門羽林之士皆家世爲之則長從也元狩後兵數動凡郡國之兵及發謫召募之兵皆從大將軍出塞不足又往往發民從軍而舊制大壞光武中興詔罷郡國都尉并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惟京師軍頗仍西漢若有征伐則調京師宿衛四出以定難安帝時始募民入穀克虎賁羽林衛士已又減虎賁羽林衛士半俸而京軍遂弱靈帝末黃巾盜起輒召募增立陷陳義從積射名號率冗濫不可較至召邊兵除宦

壁而漢亡魏武帝當相漢時已立武衛營于相府置領軍主之文帝纂漢增置中壘營營各有中左右前後五軍軍各一帥而州郡兵則內屬都督而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司馬氏世柄之曹魏以亡晉京兵因魏制而州郡大郡止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厥後劉石羣起州郡不能戢而天下大亂元帝南渡後設刺史典兵而州鎮特重忠則爲陶侃溫嶠逆則爲王敦蘇峻蓋其勢也唐初置關中十二道道各置府府設將副各一人督耕戰以車騎統之貞觀中分天下爲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在關中者卽二百六十有

一以車重駟輕凡府三等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
八百人爲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
一人長兵曹別將一人軍凡三百人爲團團有較尉
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凡民年二十
爲兵六十乃免平日安居田畝折衝以農隙教戰陳
番上制上下魚書國大帥驗符發兵閫府盡發則折
衝及果毅皆行次則果毅行小隊則別將行至所期
地而集聽所命將較閱兵不精罪折衝事竣解兵歸
朝加士卒勲賞使道者徑歸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
歲而將不專兵兵無常將凡征行裝自具介冑戎器

藏於庫而時給若番上宿衛給弓矢橫刀而天子則
自有禁軍按禁軍卽元從高祖定天下願留宿衛者
也後元從軍老不任軍以子弟代世號爲北衛軍而
諸府兵番上宿衛者別爲南衛軍貞觀中擇北衛軍
善射者百人於北門番上曰百騎已添選爲七營置
左右屯武后時改百騎爲千騎唐宗又改萬騎玄宗
用萬騎平韋亂又改龍武軍時府兵浸墮番上者衛
將奴役之自劉仁軌鎮洮河又且久戌自牛僊客以
積財媚上自邊將至宰相諸邊將皆效之輒攫戍卒
錢求顯擢顧時猶不至外叛內訌以府衛法密重惜

田園妻子故也久之軍資多耗散而長征兵又無還
期折衝諸府主無兵可較天寶時相李林甫遂停上
下魚書凡宿衛一切召募更號驍騎當時卒不習兵
又非土著不自重愛而兵制大壞及祿山反驍騎至
不能受甲而兩都繼陷肅代以後武夫叛卒從賊來
歸無慮除節鎮爲使相列侯王節帥病且死輒自立
其子不則士卒共擁所私號留後天子亦順而從之
而節鎮之權遂重若禁兵常祿山反時多逃亡玄宗
幸蜀從者僅千人肅宗留靈武從者不滿百人及卽
位稍調朔方軍補北軍曰北衛六軍又以洮西神策

軍留禁中使宦者將之軍數有功益佐罷橫肆卽中
書御史臺兵部不能歲比其數長安姦人率詭名人
籍而身不宿衛祇輸錢中人代番上而外憑軍籍爲
暴卽京尹亦令皆爲歛屈已內侍益崇重諸邊將輒
詭自請願遙隸神策軍得自竭凡邊軍皆內統於中
人而唐以亡五季歷年促無軍政至周世宗始制軍
爲四一宿衛兵曰禁兵收天下勁兵列營畿內分隸
殿前侍衛二司籍藏樞府諸軍政皆樞密掌之其親
近扈從者曰班直其分營州郡聽挈家便廩食者曰
就糧皆謂禁軍而諸征討戍守卑自京師遣一州郡

兵曰廂兵凡州郡壯兵既揀練宿衛餘留本鎮以分給輓漕畜牧繕修之役無踐更亦無較閱惟邊鄙得更戍與禁兵出守者參屯一民兵曰鄉兵視鄉大小爲多寡選士著以克有部伍無營壁所在團練爲防禦爲追胥然不得擅調一西北塞下內屬羌族曰蕃兵各有部落團練保寨爲籓籬宋興太祖平定天下實藉是而天子時臨軒簡閱選驍勇者克上軍他或營伍錄子弟或凶歲募饑民或以有罪謫配隸按開寶中籍凡禁廂兵總三十七萬八千而禁軍馬步卽十九萬三千邊有事卽發禁軍赴之有功頒賞格

仕學全書

十三卷

兵部大政

六

上編

不吝一犯法立誅故兵約而能精太宗至道中凡禁廂兵增至六十六萬六千真宗天禧中增至九十一萬二千仁宗至和中增至一百二十五萬九千顧籍中所編營伍子弟尚能挽弓罪謫配隸皆不堪履行陳卽召募兵惟陝西河北京東西之兵精驍勇善戰若川廂嶺表所募兵雖壯狡中格擢陷悉非所長且不習水土當是時軍冗甚又驕情國大資輒費八九十萬江淮漕粟歲輒六百萬石廩給不繼乃裁汰八萬有奇然較太祖之時猶將四倍按河北兵屬皇祐中富鄭公所募饑民也弼時撫河東河北飢飢民

流入河東境內者將四十萬弼設法區處得全活四募其丁壯者爲廂兵拔其豪使教練之分隸諸州服征役已禁軍缺亦選補若陝西兵本鄉兵宋初已編趙元昊反時朝廷刺爲弓手與川湘兵同西征名保捷軍已師罷放還韓魏公琦當國慮禁廂兵弱獨招保捷軍放還者與河北之民募京義勇籍隸禁軍者亦時調遣禦邊厥後神宗熙寧中相王安石當國謂禁旅禦邊更戍煩擾且將不知兵兵不知將緩急不可恃請部各置民兵兵各置將于是總天下凡置九十二將以分統之而所置兵倣古井賦法以十家爲

仕學全書

十三卷

兵部大政

七

上編

保保有長五十家爲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爲都有都保正副凡戶無問主客率三丁選一八保兩丁以上有餘丁壯勇者亦選一附之授之弓弩教之戰陳又時遣巡簡按行點視保長倚爲奸利民大擾已保甲罷行無常募兵衰民兵亦衰靖康之末金人南侵始倉皇召天下兵勤王宋南高宗建炎初招降盜及郡縣兵置御營司以宰相爲御營使時御營使張懋始議練三河民兵使著什伍而當時大將若宗澤若韓世忠若岳飛率藉是能以偏師抗方張之虜使江左得偏安亡何逆檜爲虜內問若岳飛諸將率鋤芟

殆盡兵皆解散終宋之世軍遂不振明興洪武初設都督府五親軍衛十有二而五府屬衛三十有四於各直省設都指揮使司二十一留守司二衛百九十一守禦屯牧千戶所二百十有一各設指揮使同知僉事千百戶等官各統其軍聽巡哨漕運京操守脩征調之政令於西南荒服設宣慰安撫長官諸司九十五都司衛所百有七居常受戎索國有師聽征調亦如之而五府之軍初倣漢取六郡良家子皆金幼軍已調河南山東太寧中郡四都司軍同番上輪操是爲五軍營永樂初又以龍旗下三千胡騎添立三千營尋征交趾得神鎗火箭之法又添立神機營是爲三大營共軍二十五萬居常五軍營肆營陣三千營肆巡哨神機營肆鎗手駕親征則大營居中外駐五軍營步卒居內騎卒居外其外神機營又其外有長圍三千營時巡哨以警不虞各周二十里令軍中樵採不得出圍外景泰中以三大營軍分隸不一有調發特挑遞湊撥以克兵將不相習始選諸營勝兵十五萬分十大營統以都督團操其法甚備是爲團營天順初罷至八年復置成化初又罷三年又復置尋又抽十營精兵爲十二營營設坐營把總若遇出

征糧調而存其所存老弱名曰老家兒脩營造差撥之用顧後承平久軍悉爲勢要占後且多命中貴典兵包班脫伍幸如唐天寶異時正德中流寇擾畿輔驅勦至召邊兵嘉靖中虜犯郿城復然于是復合十二營三分之如永樂初制天啟中中官創內操天子時自馳擊視以爲戲崇禎時楚豫盜熾至命中使督之出勦皆罔效所過糜費芻蕘外帑益困若上直親軍錦衣衛主禁廷侍從之事凡大朝常朝大慶賀陳鹵簿儀仗旗手衛主大駕出入之事凡臨御臨幸掌旗纛金鼓若宴享羣臣指揮而下得帶刀侍左右而前後二金吾衛左右二羽林衛府軍中左右前後五衛與虎賁衛並爲親軍掌宮禁無隸屬若留守左衛瀋陽左右衛驍騎衛鎮南衛龍虎衛隸左府留守右衛虎賁右衛武德衛隸右府留守中衛神軍衛和陽衛應天衛牧馬千戶所隸中府留守前衛龍驤衛豹韜衛隸前府留守後衛武城中衛神策後衛忠義左衛忠義右衛忠義前衛忠義後衛義勇右衛大寧前衛大寧中衛蔚州左衛會州衛富峪衛寬河衛興武衛鷹揚衛神武左衛隸後府凡三十四衛各遵所隸府受戎索凡皇城四門日夜巡警之凡盜賊奸宄街

塗溝渠密緝而時省之衛京城惟武功左衛武功右衛屬匠軍隸工部統計并親軍共四十八衛永樂中徙都燕設五府各衛於北京如留都又改前燕府三護衛爲左右金吾衛及羽林前衛改北平都司爲燕山大興濟州通州左右騰驤左右武驤等衛並稱親軍正德中權璫用事諸衛屬中官嘉靖中用樞臣言改隸兵部若外衛所軍大率五千六百人爲衛千一百人爲千戶所百十有二人爲百戶所所設總旗二人小旗十人歲輸京操守邊春秋番上名曰班軍歲輪漕運上京通諸倉名曰運軍惟近海地方防海者

世宗全書

十三卷

兵部大政

十

上編

免若國大帥聽調以行詔文官大臣總督而總兵官佩將印帥之事竣總兵官上所佩將印於朝歸第軍回衛所制武官非奉旨不得下符徵發而兵籍有五凡諸將素所帥之兵平定其地而因卽留戍爲從征軍凡自勝國若諸僭僞所部來歸者爲歸附軍而國初出令張赤白二幟令願爲兵立赤幟下願爲民立白幟下因著籍爲垛兒軍若編遺罪犯著伍爲問發軍已以南人克北軍北人克南軍水土勾攝兩皆不便令就近衛所著伍爲改編軍凡軍戶正丁著伍餘丁編籍該管州縣軍籍餘丁凡年二十以上皆報五

年小造十年大造名曰軍黃覺底冊造訖該管州縣解府解道解院轉解兵部遇衛所缺伍本衛所官以缺伍上之部部乃移清軍御史轉行本軍原籍州縣按籍行勾顧有軍丁盡絕而舊籍尚存行勾累及宗黨者有軍丁未絕而按籍起解軍裝妻妾所費不營累及里鄰者更有州縣承清軍御史風旨輒妄指民爲軍祈免罪戾者而地方大擾已著令凡餘丁盡絕之軍該管清軍官審明里老排鄰卽于清軍時開註批底冊上之清軍御史上之部雖伍缺不復行勾若軍餉國初屯田漕運兼行凡軍無屯田子粒者在京

世宗全書

十三卷

兵部大政

十一

上編

邊月支米一石又加馬正草料或衛在防海地方卽以地方應解漕米半給之而邊軍凡在伍屯操調之王兵召募應援謂之客兵天順以前主客兵月米取給鹽屯弘治五年以後商人不輸粟中鹽年例衣糧自戶部解鎮散給嘉靖以後多諱於伍始自福建既及大同尋及甘肅至戕大帥殺巡撫朝廷每姑以撫諭結局萬曆之末東師日劇召募復煩崇禎之間盜賊蠭起更議操練顧所募之兵初募安家有給既募年限有期至期操練方成戀家園者執限告歸願留伍者又加索安家無厭當是時邊方腹裏在在募兵

在在加餉而兵率窮怨戾懦不可用軍制大壞

魯論曰太易於地中有水之卦名之曰師以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論嘗上下千古見制兵止有兩法一耕屯一召募而召募終不若耕屯爲善蓋古者田賦出兵就農起役後世分兵于民而耕屯之兵伍著于農雖與民兩分似與古殊顧兵自養兵不致大傷乎農此意猶與古丘賦不甚大遠三代而下唐之府兵明衛所兵近之顧兩朝之制其初善固相同而後來廢弛其弊亦未嘗有異嗟夫持戟之士不技石超距而爲私家畜土負薪不入

仕學全書

十三卷

兵部六政

十二

上編

伍團操而藉中官閉門博塞至長征久戍三年負弩久羈絕塞復得而將官剝奪千里籛糧祇入建牙虎蒙抑何若令符節一至此哉顧論尤有慨焉漢唐而後兵弱莫過於宋乃建炎之初若宗澤若韓世忠若奇飛猶能以忠憤感激三河之衆以一族之羸師抗方張之勍敵明之諸邊至兵不足益以客兵腹裏民兵不足繼以召募卒之邊城外墮郡邑內潰雖西北之兵古稱善戰求寸土如三河不可得豈非募兵止亂反以召亂又苦天下之民以養爲亂之兵也哉師之象曰君子以容民畜衆

然則國家制兵舍容民而言畜衆猶舍地而言治水不可得已甚矣本國邦寧之說非老生迂談也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十三終

仕學全書

十三卷

兵部六政

十三

上編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十四

黎水魯 論孔壁甫著

兵部大政

邊防

按軒轅氏羣建區宇爲萬國東薄海西盡流沙北暨朔南抵蒼梧各莫封守自虞迄夏皆然商末周在西國部接獯鬻始有狄患及周有天下都鎬四裔北有獯狁南有獯東有萊東南有徐西有巴夔于時獯狁獨強設防止嚴于北至戰國獯狁改稱匈奴始有單于之號其諸小國若襜褕若東胡若林胡皆其屬鄰

仕學全書

十四卷

兵部大政

一

編

趙時趙武靈王攻中山懷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逐白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置雲中雁門代郡厥後趙將李牧守雁門匈奴不敢近塞按邊防始此燕東北鄰穢貉按穢貉即東胡置上谷渾陽右北平遼東西諸郡秦東北鄰趙接匈奴西接蜀連巴夔已孝公西并巴始皇帝收河南地薄匈奴及并天下循巴蜀而西開犍爲牂牁以脩羌邊蠻南置桂林南海象郡東極會稽以脩百粵又以亡秦者胡之識自臨洮迄遼東迤邐築長城萬里而民愁盜起漢興高帝時匈奴強帝嘗以兵十萬受困白登文帝時匈奴之

地東接穢貉朝鮮直上谷西接月氏氏羣直上郡其單于之庭正北直代雲中帝雖與和親不欲啟邊顧亦各因所值之地爲防他如隴西佛羌蜀以南脩犍會稽脩條東越南越皆盡制而當時西北邊主屯凡屯政屬邊郡太守國屬王相國急期下廷臣議條置一上始詔中郎將將兵留屯番進止事已隨罷而邊郡增置長吏異內地都尉將兵者給武庫兵又別置都塞尉司巡徼農都尉屯戍穀不足出少府錢或勸民入粟佐之而郡太守歲將萬騎出行邊有亡失遣廷尉史按驗治罪民從邊屯田給犁牛有能止胡

仕學全書

十四卷

兵部大政

二

編

人所驅者以其半予之制天下中丁人戍三日雖丞相子壹不得復已從鼂錯言徙民實塞下而武帝時數遣大將軍出塞輒斬獲過當俘閼氏王子復西置武威酒泉張掖酒泉四郡以絕胡與羌相通之路已又西南通漢通夜郎收冉駹邛笮東北築玄菟樂浪按穢貉朝鮮皆以爲郡宣帝時五單于爭立匈奴始衰惟西羌羣并先零相連結通匈奴叛漢從趙克國謀屯田金城氏羌率服邊陲以靖東漢匈奴分南北兩單于明帝永平中復通西域斷其右臂匈奴益不振今考兩漢嚴邊盡在西北已魏蜀吳三國分裂其

要害乃在荆襄而吳于魏尤在保淮以合肥濡須特爲鉅鎮東晉徙建康六代因之皆憑長江爲天塹于武昌江州籌春各宿重兵以爲防殆土日蹙則保淮亦非所及顧退保江而蹙蹙靡騁矣唐興輻輳最廣其北曰突厥曰回紇其西曰吐蕃東曰高麗南曰南詔並大國而突厥回紇皆故匈奴部落相繼強盛改單于稱可汗唐先後妻以公主時又有薛延陀默啞者並居朔方犯塞不已而當時制邊設朔方節度使治靈武安北都護府治榆林河東節度使治太原而太原朔代之間多置屯恤穀歲收數十萬斛中宗時

張仁愿復于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之路而吐蕃卽漢先靈別部貞觀時戒吐谷渾盡有其地自號贊普請婚于唐天寶末乘安祿山及陷四鎮陷河湟南至隴西陷汾涇數爲內地患苦而當時制邊設鎮西節度使治安西北庭節度使治張掖安東都護府治西平劍南節度使治蜀郡而高麗國本扶餘別種其國東南薄海西北跨遼水接營州北際樂浪貞觀時太宗親征之不克而當時制邊設范陽節度使治幽州平盧節度使治柳城而南詔本古西南徼外國漢屬益州郡當時爲蒙氏所據其國西北連蜀東南

接羅施鬼德代時數爲吐蕃內蕃吐蕃入寇幸指臂使而當時制邊在蜀統之劍南在廣統之嶺南其他瀕海州郡于闐設經畧福州領之于齊東設經畧萊州領之凡邊屯大日軍次曰城曰鎮小曰守捉軍城鎮捉皆有使咸隸于節鎮宋與都汴其北曰契丹已改號曰遼其西曰拓拔夏契丹本古東胡裔保鮮卑山而居至阿保機并諸小國遂強人號天皇帝帝拓拔夏本党項別種初歸唐賜姓李宋太宗時李繼捧數爲繼遷侵軼入朝宋復改賜姓趙名保忠已并賜繼遷名曰趙保吉顧保忠歸宋而繼遷猶侵軼不已保

忠以宋不足恃又附契丹宋怒其反覆執以歸而保吉遂乘機盡有保忠銀夏綏宥靜之地棄賜姓復姓李且窺邊陷靈武徙居之若契丹西南界卽宋東北於時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一十六州之地先石晉時已畀契丹周世宗時雖復瀛莫二州顧古秦漢時塞垣之舊盡失太平興國中曹彬潘美田重進又有岐溝之敗當時制邊王全斌韋鎮州西山爲堡劉遇築保山威武靜戎平塞諸城潘美守榆次三交扼契丹咽喉之地凡各塞戍卒內屬羗團結曰蕃兵保塞曰熟戶餘曰生戶自內遣戍皆給

裝錢在軍給月米加薪水衣輕已太宗從張洎言于
中山太原河潤建三大鎮各統十萬之衆鼎峙爲策
應已又從涪州守將何承矩於易河蒲口導水使東
注海而順安高安之間並築堤爲溝溝洫列畦隴
殖稻穀以外遏虜騎若防西夏則鄜延經畧使龐籍
於橘千谷築招安砦又築龍安等十二城環慶經畧
使范仲淹於慶州築大順城判鄜州軍事种世衡於
延安東北築青澗城并代都鈐轄張亢於麟州築東
勝金城安定三堡閣門祿侯劉滬於秦州築章川城
而凡有水泉之地又皆設屯植穀歲各收數千百斛

佐學全書

十四卷

兵部大政

五

上編

以益軍條畫益亦詳脩顧西夏傳國與宋終始契丹
中衰女直繼起國號金詒宋共滅契丹已滅契丹復
侵宋始陷河北再陷河東尋陷汴而宋南徙臨安始
復防淮防江防荆襄如東晉六代異時明興四裔之
國東極日本朝鮮西極吐魯番哈密南極交趾占城
北極韃靼兀良哈而東北極女直日本韃靼女直
皆大國太祖都金陵距遼遠遼俗已靡自成祖徙都
燕而北枕居庸凡一百八十里卽近塞縣居庸左轉
而東爲天壽山諸陵在焉又東爲古北口喜峯口皆
岩疆並隸薊鎮按薊鎮舊在太寧靖難時以兀良哈

扈從有功遂捐其地酬之卽梁顏福餘太寧三衛是
也循嘉峰而東徐中山王達沿故榆關地設山海關
又稍關而東設遼東鎮又東薄於海縣居庸右轉而
西紫荆倒馬二關在焉關故舊松林地中獨有間道
行止可容一騎又西爲宣府爲大同宣府大同則漢
上谷雲中也而大同平川曠野虜患獨多復於保定
設重兵以防內犯又西爲鴈門寧武偏頭三關東接
大同西盡雍河而雁門稱絕險其地皆隸山西自偏
頭踰河而西稍南爲陝右陝有三邊四鎮榆林情治
綏德守在東勝東勝者故唐張仁愿所築三受降城

佐學全書

十四卷

兵部大政

六

上編

也在河北距榆林且千八百里成弘間韃靼吉囊子
入套住牧迫延綏因前從榆林東自黃南川西至定
邊營凡千有二百里連墩勾堡橫絕套口人呼爲套
駝城稱雄鎮又西有寧夏其鎮北倚賀蘭山而東南
阻河守在此馬池而花馬池池邊營適中稍南有固
原其治故開城縣地自虜入套南犯卽當其衝弘治
中始陞爲州設巨鎮西連寧夏東接榆林蓋亦幸然
在山之勢矣又自賀蘭山直西至鎮番衛又西極甘
肅而其地卽漢河西四郡國初置甘州衛于張掖肅
州衛于酒泉涼州衛于武威西寧衛于湟中而肅州

西七十里爲嘉略關界哈密土魯番於其外此皆自京師右轉而循西以爲徵者也自蘭州南抵岷洮階文界西番與四川接壤又西出爲雲南古稱滇南又南轉爲貴州又東南轉爲嶺表中包湘楚跨百粵而諸獠蠻獠獠苗狼黎羣之屬各窟宅其中怙崇巖倚深箬然稍聽羈縻總轄於督撫而隕陽蒼梧南嶺爲重鎮自京師東瀉海南際于閩粵游洋萬里其脩倭別見海防此明幅輿邊圉設險守國之大畧也顧洪武時古北喜峯兩口之外有大寧以左連遼右連宣大而居庸之外有開平凡八百里南直獨石宣大

之外有興和又數百里西接威寧三關榆林寧夏之外又有東勝憑城北望西蔽河南皆外邊包宣大三關榆林寧夏其中自永樂時棄大寧而遼左宣大之臂指不聯宣德時棄開平而居庸之肩背已薄正統來失興和而宣大之外垣既削成化時失東勝而河南之要害悉捐自是套虜入則東犯三關榆林西犯固原寧夏沿邊馳突且三千餘里守彌廣彌疎兵彌分彌少虜躡宣大薄都城彌近遡追寇彌入彌深而萬曆之末遼東一鎮開元鐵嶺無一堅城敵視之間長驅如入無人之境經撫意見相左朝廷議論互

滑功罪不明刑賞倒置邊事卒日壞云

魯論曰論稽古秦趙燕地幸邊胡而三國之地堦表各不滿三千里非若後世一統全盛之勢也乃重山溝谷敵騎蹂躪之患卒鮮則民自爲守也後世制邊惟漢近古凡邊胡之郡獨軍事權謹斥埃明烽火與屯植穀悉屬太守以故民鮮戍守轉運之勞唐初邊郡猶與漢不遠自宋懲節鎮之患凡郡牧守皆不得主兵柄沿邊經客類別遣大臣而邊與郡兩分宋因以弱明興制邊大畧如宋東南轉漕民力卒殫益勢使之然矣顧洪武初置大寧

一鎮居遼東宣大之間臂指相聯藩籬頗密自永樂時棄大寧徙都司于保定外邊開一瑕罅然累朝威靈振賞罰明凡沿邊大臣猶得以才力自奮迨正嘉之時大璫權相濁亂國是萬曆啟禎之間南北分部喻訛孔哀此時即使余肅敏劉忠宣馬端肅相繼踵見亦且畏議論而墮武功况循資陞授事急強起者乎由此推之疆場大計洵在朝廷自非羣言畫一政府虛公賞罰明信亦烏有當哉若棄大寧爲邊事大壞之始此又邇往事者追本之論已

海防

按東南海外之國倭爲大其國統五畿十道各以州轄郡郡小者百里大者四五百里戶口少者滿千多者滿萬而州郡之外更有附庸之國百餘其形勢西南阻海東北負山踰山而東歷毛人國抵文身國約七千餘里循境而西自耽羅渡抵樂浪凡一萬二千里而西南大海順東北風而左則指大小琉球入閩廣順東南風而右則指高麗入遼左登萊順東風橫海而西則浙之寧紹嘉湖南之瓜儀常鎮汪洋溟渤各數千里此天設之險也自東漢初始通中國率以

仕學全書

十四卷

兵部大政

九

編

僧克貢使歷晉魏不殊唐貞觀初太宗遣新州刺史高仁表往諭王爭禮不下乃削新羅高宗永徽初始有年號尋以國境近日所出更號日本復通中國宋雍熙而後貢使不絕元至元十八年世祖恃其兵威欲警服海外諸國先遣趙良弼往覘隨發水師十餘萬襲之全師覆沒貢使遂絕然猶無入犯者明興繼元之後日本固未有通洪武二年始遣使越秩往諭竟命僧九人偕秩入貢稱臣願是時張士誠陳友諒餘孽往往竄伏海外誘倭時寇沿海州郡始犯浙繼犯閩已又犯山東上乃命信國公湯和自登萊東抵

浙凡築近海五十九城命江夏侯周德興築福建近海一十六城已嚴勅大將時出汛戢防絕其通貢今按沿海郡縣備倭大鎮東南有廣東有福建正東有浙江有江南有江北東北有山東有薊遼凡七而鎮各有巡撫重臣總軍務又有專勅臬臣脩兵事有總鎮大帥職調度又有叅遊脩總等官司哨守凡所爲防禦者大脩在廣東有東中西三路東路扼全粵之上游若柘林若碣石若惠潮皆設叅總而南海界閩廣之交特設潮漳副總以聯絡之中路防會省之大洋若虎頭若廣海皆設脩總而廣州爲全廣之首都

仕學全書

十四卷

兵部大政

十

上編

則又有叅將以守之西路遏番寇之突入若陽電若白鶴門若瀾州若瓊崖皆設叅總而雷廉爲古象郡地又特設副總以統之在福建有水寨五一曰漳州銅山寨玄鎮寨各設把總而聽節制于漳潮之總兵一曰泉州浯嶼寨一曰興化南日寨海壇遊一曰福州小埕寨一曰福寧州烽火門寨皆設把總而福州爲八閩會省又特設副總以轄之若中路北路叅將皆隸焉在浙江有六總其屬溫處叅將節制者曰金盤總中守海港者寨凡五守海岸者寨三十有二守海外小島者寨又五屬金莖叅將節制者曰松海總

中守海港者察凡七守陸路者察凡八屬軍紹參將節制者一曰昌國總中沿海設備者凡六海中駐防者十有五一曰定海總中沿海設備者凡九海外山島駐防者十有二一曰臨海總中守海岸者凡七守海港者凡八屬杭嘉湖參將節制者曰海寧總中海岸設備者凡十海港設備者凡三六總地方自金鄉抵金山衛凡二千餘里各設把總分哨焉在江南蘇松專海防常鎮兼江防蘇浙而松乍浦以東則金山扼其衝而華亭之柘林上海之川沙窪賊曾據以爲巢者則各設泰總以守之由蘇而松黃浦以北則吳

總以分守之而統節制於登萊之總兵在薊遼自天津東抵鴨綠沿海一千餘里並置守衛天津設巡撫大沽海口設總兵而寶坻之草頭沽豐潤之黑龍沱滦州之蠶沙河山海之石河口各以營兵派守而又有東西兩協之應援自山海關而外若芝罘灣若望虎臺口若杏山若錦州若松山若大陵若義州若柳河口各以屯兵派守而又有寧前協守之參將領左右翼爲應援若三釜以東海益金復信地分守各設營兵又南爲旅順口負遼而登跨海可五六百里則金復登萊兩崖相望邊爲犄角而防汛之期春夏則三四五月份秋冬則九十月七鎮大帥各出哨守加意慎焉而倭寇自洪武而後永樂間寇望海正統間犯鄧正德間自桃渚入犯大嵩嘉靖間初犯浙東已西掠杭嘉湖掠江南北蘇松淮揚之間殺戮尤慘已寇福建破連江陷興化焚戮如江南北時經畧督撫多以失機逮訊乃詔起復前參政譚綸爲僉都御史提督福建同總兵俞大猷戚繼光都督劉顯協勦殲之而靖萬厯中寇朝鮮據八道擄王子時朝鮮請援朝議爲大發兵已遣使通封貢令解兵歸國倭酋驚不奉詔復議東征師大興幸非久其酋平秀吉死厥醜

清正石曼子等東遁諸將乃大破之于錦山朝鮮復安

尊論曰論遷閩時嘗聞出海大艘多姦闖出物不五六閱月輒贏巨萬而歸一遇哨卒爲其所獲則悉輸之幕府而諸郡防掌籍亦得匿羨自私以故私通之禁雖嚴奉行不力及考史牒倭與中國陸戰不能敵騎水戰不能敵而故倭患從來未有惟明獨多而又莫甚于嘉靖丙午以後焚擄殺掠沿海郡縣凡十有七年江淮閩浙之間流血幾數千里而究其禍始皆自奸商勢要一勾其來一焚其

仕學全書

十四卷

兵部大政

十三

上編

貨使番舶積怨盤據海洋而中國亡命竄入其中導之倡亂禍遂大劇嗟夫一海禁也好商冒之勢要竊之而地方當事者陽禁之未必不陰利之海禁尚可嚴哉若朝鮮國東西南皆瀕海實中國東北屏蔽萬厯中倭酋平秀吉入犯釜山開山海東要害俱失揚帆直可抵旅順抵天津使非天奪秀吉之魄則不特朝鮮折入于倭東征一師不知將何時結局甚矣釜山開山一帶海防朝鮮既爲我東藩亦不可不令其預講也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十四終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十五

黎水魯 論孔壁甫著

兵部大政

馬政職掌太僕寺

按周有國馬脩軍典司馬掌之公馬脩閑廐較人掌之馬皆出井田惟公馬不足時買之民有餘賣之馬質平其買凡息馬之法一牡三牝中春通淫執駒養馬之法牧師掌牧地爲之厲禁而頒之以時其飼秣較人爲春覺廐御瘟疫憂治序而陰之又爲設厶馬以養其疾病其御馬之法二歲攻駒使無蹄齧三

仕學全書

十五卷

兵部大政

一

上編

歲教駢馬使習服御而惡馬則綱之以繫維狎其性而用之凡受馬于有司書其齒毛與其買馬死旬之內更爲受時馬既病非其罪也旬之外入馬耳辨其毛燥與否以其物更其外不更爲馬不于廐病于既受病也凡春祭天駟憂祭先牧秋祭廐神冬祭馬步漢與令民出筭賦以脩車馬太僕掌之凡馬皆養于官又制內郡民養馬有車騎馬一疋者復卒三人之筭以爲北軍騎士至邊塞則縱民畜牧而官不禁又置苑三十六所苑置牧師分布北邊而馬大盛文帝始詔太僕餘馬給傳置及武帝數遣將擊胡漢馬耗

乃令封君而下至三百石吏差次出馬如匿馬腰斬於市後漢省約諸苑獨乘輿馬設太僕掌之戎馬之制不可考唐興得突厥馬二千隋馬三千設牧監並以太僕卿張萬歲領之而天子御馬倣周王馬之制分左右六閑總爲二廐已又於岐幽涇寧置八坊地袤廣千里爲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以給芻秣尋又分爲四十八監地猶狹不能容乃析布河西廣饒之野牧之凡監馬五千爲上三千爲中不及者爲下監皆有左右皆因地爲之名已又設四使統諸坊添設八監於鹽州三監於嵐州師行發牧馬先強壯不

足乃耶其次錄齒毛膚第印記至名送軍會其數上之省其後開元間馬稍耗命王毛仲領之毛仲能其職馬復蕃天寶末安祿山領內外閑廐都使兼知棧煩監潛遷良馬盡歸范陽因以反自是遼無良駒吐蕃陷隴右而苑監皆沒歲市吐蕃馬皆奔奔薄蹄不可用代宗時至大括官民馬供戰陳憲宗伐蔡命中使以絹萬疋市馬於河曲終唐之世馬不復盛宋興立左右飛龍二院而諸州監牧並廢馬不蕃息於是置養馬務始開牧園之地分遣中使詣邊州歲市馬及平太原得汾晉燕薊馬四萬二千疋而國馬廼蕃

已擇諸州曠莽善水草地分置諸牧龍坊牧之景德中改爲監凡收市戎馬馬給錢千及給芻粟續食至京師有司售之分隸諸監曰券馬其邊州置場市蕃漢馬赴闕分配諸軍曰省馬領宋馬政因唐而唐時坊監善地如隴右金城平涼天水河曲岐幽涇寧夏樓煩諸處多沒於西夏卽繫版圖亦隸屬民田不復爲監苑所稱宜馬之地惟河東石嵐汾河之間仁宗時從歐陽修議詔所司相度水草課孳息主治平中按籍天下馬凡十五萬三千六百有奇爲宋馬極盛迨熙寧新法行散國馬于編戶凡中戶養馬一疋

戶朋養一疋若貴力高願養二疋者聽而監苑地咸畀與民而收其賦已而戶領一馬繫之維之難析牝牡生息不蕃土有肥瘠則水草不均馬多倒死而馬病水旱不時監苑地額賦卒不得蠲所司日嚴民無所訴民亦大病明興設太僕寺於潞州成祖定鼎於燕又設太僕寺于北京凡江南北馬政南太僕主之順天等府暨河南山東馬政北太僕主之已又添設府州縣佐貳官專民馬之政而山西陝西遼東復設行太僕寺苑馬寺各轄六監二十四苑惟遼東止一監二苑咸置卿貳焉凡馬政曰民牧曰衛牧曰京

府寄牧凡牧地曰草場曰荒地曰熟地嚴其禁令而封表之而課駒之法種馬牡十二牝十八牝牡五歲徵一駒凡三徵駒乃免若草場歲徵租金解寺而租金有恩獨有災獨惟馬有災獨無恩獨即災獨亦必轉移相抵不使虧軍實凡三歲若民牧若衛牧若畿府寄牧寺卿必借御史一人印烙選其良籍其肥瘠毛齒而登記之其錦衣旗手等衛五軍三千神機等營各分置草場歲春抄夏初各營馬除存留聽用外其餘命坐營官一人領下場放牧凡草料各營存留馬自四月至九月有料而無草其下場馬草料皆不

仕學全書

十五卷

兵部大政

四

上編

給惟十月至三月入操給全料而時遣科道官點閱視馬倒死軍逃亡者指實奏若行太僕職掌與僕卿不異凡該管監苑地方馬皆主印烙課孽牧而時督察之凡種馬上苑萬疋中苑七千疋下苑四千疋與諸番易馬於洮州河州西安等衛各置茶馬司主之法上馬茶百劬中馬七十劬下馬五十劬計番族歲納馬一萬四千餘疋凡調馬兵部必先移牒到寺寺始馳檄監苑徵馬馬至點視乃牒呈兵部兌補京營及各邊脩操邊馬足乃寄牧畿府顧馬政在江南者行六害國初論丁養馬卽墾丁下戶不免害一馬頭

軍長獸醫歲歛貼戶樂餉等錢害二官微地和畝無隙地求牧與芻不得又歲派草料害三江南地早馬性惡濕倒死賠償歲累不訾害四每歲印烙官有常例吏胥里老有紙劄供應害五解寺馬疋費三十餘兩解赴京者倍之害六在畿府者有三害下場放牧歲一舉行而草場善地皆歸勢要獨存低窪窪草滿目人馬俱不可近害一人無廬次馬無厩房人有疫厲之虞馬多露宿之患害二馬買草而飼人畏糧以從雖有下場之名竟無芻牧之實害三在監苑者有五害軍有強弱強軍狡猾畏歲徵駒賄監官吏止養

仕學全書

十五卷

兵部大政

五

上編

兒馬弱軍不善賣緣獨養種馬俵給不及其人微駒歲倍其數害一軍有貧富富軍止養兒馬二三疋微駒不及騎坐有餘貧軍養種馬一疋或帶駒一二疋倒死無繇買補苟覲恩貸害二草場止論了給時報丁多者領田多而養馬或少報丁少者領田少而養馬或多害三監苑官吏位卑志下潛與通賄孽生虧耗莫聞害四茶易之馬良舊莫辨月費芻秣而馳突不堪害五且永樂至今馬政又且三變洪武初江南人以十戶養一馬江北人始戶養一馬已改五戶養一馬而戶給鈔三百貫優之永樂中馬大蕃息始倣

宋熙寧保馬法令民十五丁養種馬一正立羣頭一人五十正立羣長一人養馬之歲免其草料之半凡種馬倒死及孳生不及數責之償遂世爲北畿患而馬政一變正統間馬大蕃息恐養戶不贖准以銀折馬而馬政又一變隆慶時種馬南直江南北地方盡行改折北直河南山東折色六分本色四分惟山西陝西遼東監苑之馬如故而馬政盡變自是之後太僕寺歲徵折馬銀四十二萬有奇轉發各鎮自行買馬名曰年例萬曆年間太僕寺積有贏餘一遇水旱年饑或軍興工興輒准借發天啟以後東師日劇

仕學全書

十五卷

兵部大政

六

上編

間藏枵然乃增派地畝而北直山東河南本色四分春秋兩運不過六千餘正印兌補京營脩操不足而監苑之馬亦疲蠹相尋馬政大壞

魯論曰論管仲之古戰陳之法巴蜀三河潁川諸郡國利用材官雲中上谷上郡隴西諸郡國利用車騎廬江潯陽會稽諸郡國利用樓船今明之歲疆皆在於北陝之臨洮卽古隴西延安卽古上郡山西之大同卽古雲中北直之宣府卽古上谷遼東卽古營州九邊之大鎮在焉急須良騎豈顧問哉昔崇禎丁丑論受事於頴奉文清馬江北馬久

改折頴故無馬且乙亥春流寇陷頴馬籍並燬而時院道嚴督不得已走潯請前太僕寺舊籍按式填上實虛文計道里紙張之費皆出自百姓論心憐之且百姓更爲論言江北之地本不宜馬祇以太祖初都金陵大師四出平僭亂急須騎不得不于三輔近地寄牧領正嘉間百姓殊苦甚論聞之因思穆廟時南馬改折之議亦未盡非且考舊牒當時四六本折亦惟行之山東河南南北直所稱宜馬之地如山西陝西遼東監苑之馬固自在也藉得一心計之臣如唐之張萬歲王毛仲其人者爲

仕學全書

十五卷

兵部大政

七

上編

之則孳生放牧之法攻駒調御之方自可循行亦何至芻牧不飽疲蠹相尋置不問乎卒之牧圉之官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而印烙察視之臺差亦祇視爲故事以至富軍稠饒貧軍偏苦而軍病廐弊良騎墮軍寔而國病甚且間藏枵然馬盡而折馬之金並盡更增稅地畝而民亦病嗟夫馬力竭矣而求進不已善御者猶知其取況民力卒痺乎杞人之憂蓋不獨在馬矣

茶法類解上供茶屬先祿寺職掌者未載。按會典茶法本戶部職掌以法本爲易馬而設故附于馬政之後

按茶古未有稅唐德宗時立常平倉無錢本戶部侍郎趙贊建議稅茶以克已又從張滂請凡詣出茶州縣皆什稅一而所得錢別貯爲水旱備益稅茶始此後穆宗時王播爲益鐵使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及播爲相又置榷使自領之宋太宗時陳恕拜益鐵使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恕聞之第爲三等曰下等咸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深但可行于商賈不可行于朝廷惟中等公私交濟稍裁損之可以經久已于江陵等處置六務淮南等處置十三場六務止收茶租凡江南兩浙荆湖福建諸稅並輸

之十三場督課并督園戶採茶凡茶先給茶戶本錢而後收之課外有餘茶官悉爲市如匿不送官及私販鬻者沒其茶論罪而諸商賈令入錢於京師榷貨務以射六務十三場茶給券隨所射與之若軍興更令商人芻粟塞下酌地遠近爲之直給引以茶償天聖中三司使李諮以官給本買茶賣茶費而利寡請悉罷令商與園戶自相交易官止收其息時不行至嘉祐中法益敝官所給本多靡于牙僧名爲市寔奪之園戶率或逃或死于是著作郎何濟三班奉職王嘉麟復上書請罷給茶本錢聽園戶與商貿易官止

收稅如前李諱時富鄭公弼韓魏公琦當國下三司議行之弛禁通商歲收三十三萬八千緡而國與民始交利熙寧中制條例司復經畫買茶于秦鳳熙河以博馬于是趣水陸各運茶並赴河西時川蜀州縣設官開場歲增課至四十萬法益峻園戶卽逃死猶及鄰右蜀人至怨以爲地非產茶實產禍南渡建炎初成都轉運使趙開始條言官茶之害請依嘉祐時罷官鬻通商便而以茶易馬必馬到京實數爲推賞馬若道死及到京死卽降黜有差于是園戶獲甦茶課益倍馬益至比四年冬茶引收息凡百七十餘

萬緡又得國馬萬疋國用以饒明興茶課有二一上供一西北茶馬司而茶馬司在四川者一在陝西者四凡茶通商販而通商之法商人請所在買茶先具數赴官輸錢千文給引引百觔其畸零不及引者納錢六百文給縣帖縣帖六十觔量地遠近以賣遇開津聽批驗所批驗放行歲遣行人齎榜所在州縣以肅禁三歲則遣官選調邊軍資金牌信符差發近邊蕃族納馬而運四司茶于邊勞賞之歲有常數是時法嚴歐陽駙馬倫尚安慶公主益高皇后第四女婿也倫使西域冒茶禁卽賜死因者令諸凡截角退引

一準鹽法以行永樂中始遣御史巡陝西茶馬正統中停金牌信符茶不易馬惟通商如故成化中凡通商批驗所不詳茶商姓名貫址聽冒名給引得傳相販賣退引累催不繳爲影射而夾帶者衆又法商人請批驗所買引而所獨在應天常州杭州三府于產茶地方遠者數千里近亦不下數百里道苦達多費而姓名貫址易欺于是王尚書恕言聽茶商于產茶府州納課具姓名貫址買引照茶年終該府州各將賣過引縣造冊并收過紙鈔解部仍開領次年台用引縣各批驗所遇茶商經過皆如法批驗年終仍具

驗過客商盤詰私茶文冊申合于上司繳部而防私販之禁益脩正德中巡撫陝西都御史楊一清以行太僕苑馬兩寺馬政大壞自正統時停金牌信符而番族馬復不至馬大乏始奏言以茶易馬國初舊制不可廢乃復通市如故

魯論曰明通虜市凡二一在陝通西北諸國一在大同通北虜凡市虜皆以馬我一以茶一以繒幣顧大同之市嘉靖時一開而罷虜情日測楊忠愍先事言之一一若合符節陝西茶馬市洪武初行之正統末中廢至正德間復行之行之獨久何也

說者謂虜嗜乳酪膈底滯茶能滌蠱勢必資又謂國家處之有道虜納馬不曰易茶而曰奉金牌差發其酌茶勛不曰易馬而曰勞賞諸酋體統尊皆是也顧不盡錄於此大凡中朝之於方國聲靈振先使彼畏我之威然後口情通始感我之德明西北之茶馬市大率皆哈密安定阿端赤斤蒙古曲先罕東之屬受我羈策仰我恩惠者耳仇鸞至以行之北虜則不揣之甚矣今勿論虜以驚馬相詬爲彼所欺且朝市于東魯寇于西并所市驚馬亦掠而去虜寧可恃耶若以茶易馬此唐于回紇已

然以抹山之利易克廐之良虜得茶不能爲我害我得馬足爲我利明初已熟計而行之而給引通商成化時王尚書恕之法已脩疏行法在人耳法固無煩更議也

驛傳

按周春官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達天下之六節夏官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達物而送迎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地官遺人掌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騶旅而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

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委人掌薪芻候人修道路館人戒垣墉燎人具膏燭而掌迂復以時戒官慈勅焉漢承秦廢封建分天下爲十二州各置郡縣凡監察御史若刺史得以考功之法治郡者行部則積食有事則乘傳入奏他郡守亦如之若朝有命使建節出關則特馳四乘傳益更數也而當時郡國所舉賢良方正孝弟力田文學諸科計偕之士例亦續食需皆出于縣官唐制仍漢凡委積薪芻膏燭車乘之費取諸庸調名曰送使迨德宗貞元末諸軍往來蕃國貢使日絡繹於道費不支憲宗永貞初凡

齋勅始罷遣中使祇郵傳省煩擾顧是時方鎮擅土諸道觀察節度率以送使錢自予取民無限制相裴均乃請凡諸道送使錢皆公估準物貨有調費祇取諸所治州不足乃于所屬州取之而送使之橫徵乃減宋興設驛遞凡諸經畧安撫使乃提點刑獄公事初受命皆得走馬承受既任無事歲一入奏四方動靜有警卽馳驛上聞其他若朝廷命使若上供所過之地仍有供應而郡縣巡馬遞舖并掌巡邏議察明與制驛遞凡通都大邑沿河衝要之地六十里置一驛或百里百二十里置一驛驛設丞一員主之又問

設遞運所所設大使一員主之若車馬廩給薪芻皆取給所在州縣顧初制兵部編填勘合內如奉勅公差或大臣被特旨外如諸王府奏請若巡按御史若巡撫都御史奏事行部始得請勘合馳驛非是者有禁且勘合應付視官尊卑事大小爲差等事畢隨繳兵部防詐冒若遞運所馬遞止以飛報軍情所夫止以遞運上供物料給邊錢糧凡歲車馬廩給薪芻之數在外按察司顧設道臣一員爲稽覈歲終上其數於巡按御史若巡撫都御史轉上之戶兵兩部法甚嚴厥後初制漸弛凡在京卿寺部屬卽得勘合而高

官顯宦馬動支六七十足夫二三百名家人需索不情凌辱尚不與焉若諸王府吏賣勘合搭馬長安道上幾無不馳驛之人萬曆之末驛大疲困始爲調停之策曰加增工食曰里甲幫貼曰官馬顧養曰外郡協濟顧馬正官養而草料仍科諸民里甲私幫而姦棍恣其過索且他郡協濟又多徇無解民與驛兩病而調停之法窮已乃爲禁革之法曰查比勘合以防冒濫嚴革需索以清冗費顧官假勘合家人需索皆仕宦之強有力者撫按不肯爲小民破面過客州縣又誰肯爲小民開罪上官殺禎之間至屢申嚴旨

頌止行于良涿良涿而外亦竟高閣禁革之法又窮

魯論曰以論觀春秋之時盟會相尋諸侯之使轂擊于道于時主人授館具徒致饗獻饋悉具脩鄭衛燕爾之國寬然用之有餘今天下一統幅輳萬里勅使過客一下郡縣驛遞不免騷然模槓芻蕘兩皆不足至政者必檄旁縣爲之協濟當論代乏天長時于時池河紅心固鎮諸驛日索幫貼不已致長民有牛爲馬走李代桃僵之訴若此者何也蓋嘗考漢制凡中朝官非建節出關奉使西南諸方國不得乘傳獨明京朝之官動得馳驛甚或

仕學全書

十五卷

兵部次編

十四

上編

勘合得以假人州縣多惜情面不敢稽覈獨不念此皆國家公帑生民膏血乎正德時尚寶璫以馳驛被謫當時以議出權璫中朝官多以竊擅朝權罪璫顧亦未有以祖制告之者流禍百年延及徵頑之間始嚴勅中外其如情面久習何哉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十五終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十六

黎水魯 論孔壁甫著

兵部大政

懷方國內宴享朝見陳設屬禮部稽合信符等屬兵部按周禮夏官始設懷方氏掌來遠方之國致方貢遠物而當商末周猶在侯服鄰德驚數見侵太王事以皮幣犬馬珠玉卒不得免乃遷邠避之至幽王爲犬戎所殺漢初高帝受園於白登高后臨朝又受嫂書之舉孝文時始約爲兄弟之國遺之書曰漢過不先漢武時數遣大將軍出塞多斬獲然中國亦內耗孝

仕學全書

一六卷

兵部次編

一

上編

元時至以待詔掖廷王嬭下嫁已單于遣伊邪莫演來朝既宴請降當時廷臣谷永杜欽議勿受謂單于來貢獻稱北藩受其逮逃則絕好若伊邪莫演受計於單于姑以此生隙則曲在我邊境自此不得安已詰莫演果無降意自言病安光武時南單于與北單于爭立南單于欲依漢自安願爲藩臣捍北虜詔中郎將屯河西擁護之已北單于亦遣使和親時明帝在東宮奏曰南單于新附北單于懼見攻故陽歸義以傾之若受使南單于且有異志北單于亦不來帝然之詔勿受已北單于又貢馬裘乞和親且請音樂

時從班彪議賞賜畧與所獻相當賜弓矢不與音樂詔曰單于國尚不安方事武節筌竿之用不如弓劍明帝時北單于數寇邊復請和親帝遣鄭衆往報使單于頗倨傲趣衆拜衆不屈帝時北單于請稱臣與武威郡合市詔許之南單于始疑及北單于兄弟爭立漢命竇憲與南單于共擊之乃還復立其降者爲北單于而南單于益携漢若西域故有三十六國舊皆後屬匈奴武帝時欲滅匈奴遣張騫使彼絕匈奴右臂于時烏孫等國各遣子入侍漢亦遣都護鎮之又遣江都王女名公主妻其孫主死復遣楚王戊

在學全書

十六卷

兵部大案

二

上編

女名公主繼之已烏孫既得兩公主又欲爲其子尚主朝廷又遣楚王戊女弟名公主以往已而其子不得立主亦恩愛不親乃召還而邊境卒無寧歲若康居等國雖遣子入侍然亦時叛附匈奴光武卽位閉關謝使時涉車于闐復請附漢求都護帝報曰今使者未能得出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章帝時復通西域設都護顧亦叛服不常唐初高祖借兵突厥辭頗卑後突厥時入寇厚賂不退時太宗爲秦王乃發兵擊之始出塞求和親及太宗卽位破滅來降者悉以內地處之自幽州至靈州凡千里魏徵諫

不聽已突厥故地盡爲匈奴別部薛延陀所有延陀滅又爲回紇所有按回紇亦匈奴別種時唐既滅薛延陀回紇遣使獻見太宗爲幸靈州受其功回紇遂率鐵勒十一部來歸共上天子爲天可汗太宗各官以都督刺史之職又設都護統之肅宗時安史之亂回紇遣帥入助復兩京顧擄掠不已父老相率致籍帛師乃定已和親通市穆宗妻以太和公主至武宗時回紇爲黠戛斯所破唐遣使賜以糧餼撫之於時李德裕曰回紇既破亡太和公主未知所在宜訪問不則彼謂國家降公主如唾核既負公主又傷虜心

在學全書

一六卷

兵部大案

三

上編

會公主在烏介可汗軍中唐擊破之得公主以歸在西南有吐蕃數寇邊請婚不許已乃以雍王女爲金城公主妻之時遣何矩送女吐蕃賂矩使求河曲地許之唐失河曲地而虜益張又時通南詔爲基間自韋臯爲西川節度使通西南諸國斷吐蕃右臂而吐蕃始創按南詔故烏蠻別種俗稱君長曰詔故曰南詔高宗時入貢以破渾蠻有功冊封爲雲南國王開元末鮮于仲通領劍南節度使多忿怒雲南太守張虔陀多求取南詔始反其主羅閣鳳大揭碑於國門曰我上世世奉中國累封賞祇以吏窘侮我至此後

世有唐使者至當指此被吾罪過也于是始附吐蕃
德宗時章臯節度劍南威惠大行復奉職貢穆宗時
西川節度使治無狀復盜邊宣宗時安南經畧使奇
墨遂復叛攻殺都護宋東北爲契丹初太祖以石晉
以幽冀一十六州畀彼嘗置封樁庫有必歸我版圖
之志迨太宗平太原乘勝遂抵幽燕爲三耶律之師
所敗雍和三年復遣曹彬田重進潘美等伐之又大
敗于岐溝而契丹遂大爲邊患真宗時契丹侵澶州
寇準請上親禦之而却已議和歸歲幣通國書以宋
爲兄仁宗時契丹乘宋有西夏之憂來請割地宋使

仕學全書

十六卷

兵部大司馬

四

上編

富弼往議增歲幣于時契丹主貢宋輪幣時當曰獻
弼不可已言當曰納弼亦不可及弼還契丹復遣使
持書來朝廷竟以納字許之歲增銀絹各十萬時
契丹已改國號曰遼徽宗宣和間遼之東北金復盛
來與宋約議伐遼議宋歲輸幣于金金割幽燕之地
歸宋已滅遼而金欲背約不歸地遣使來索增幣時
王黼等欲得歸地功速成復遣趙良嗣往許于遼人
歲幣四十萬之外每歲加燕雲代稅銀一百萬緡已
張鼓叛金來歸王黼又勸帝納之金人以納叛來責
遂分道南侵宋南高宗時又聽秦檜王和議往來國

書宋主書名書再拜孝宗時魏杞使金金人賜宋國
書去大字杞拒之正敵國之禮而還寧宗時聽韓侂
胄伐金師大潰金遣使責首禍之人史彌遠遂殺侂
胄函其首畀金金師乃還理宗時金始衰元又起于
北來議同伐金議功成以河南地歸宋已金滅而元
背約不欲歸河南地止盡陳蔡爲界宋憤遂起復三
京之議元大敗宋師于汴自是境土日蹙宋亡若西
夏其先本拓拔氏唐太宗時內附賜姓李宋太宗時
有李繼捧者嗣立數爲弟繼遷所攻乃入朝太宗賜
姓名趙保忠授夏銀等州觀察使已保忠謬言繼遷

仕學全書

十六卷

兵部大司馬

五

上編

亦悔禍歸欵宋仍授遷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
顧保吉攻保忠不已保忠以宋爲不足恃又降契丹
宋怒其反覆遣師縛之以歸而保吉遂盡有銀夏綏
宥靜之地棄賜姓復姓李并宋朝所賜璽書委之郊
外出不孫語誣宋宋于是歲有西師明興東南若高
麗國洪武二年卽遣使表賀詔封爲高麗國王賜龜
紐金印已李成桂代王氏有國始改國號曰朝鮮每
歲聖節千秋元旦皆入賀朝廷有大事則頒詔于其
國王王襲封亦遣使行禮貢道縣鴨綠江抵遼陽至
京師日本國洪武時以時寇海上絕其朝貢永樂後

復通貢道縣浙江寧波府嘉靖時入寇朝貢遂絕萬曆中且犯朝鮮大琉球國洪武中數入貢王子陪臣皆入太學二十五年賜閩人三十六姓爲操舟楫便往來貢道縣閩縣安南國即古交趾洪武二年遣使冊封其國陳姓爲王永樂中爲臣季春所募發兵討擒之置郡縣未幾黎利復叛不得定宣德中乃宥而封之朝貢如常嘉靖中黎氏又爲臣莫登庸所篡仍發兵討之登庸謝罪奪王爵降封爲安南都統使貢道縣廣西真臘國洪武中通貢貢道縣廣東後朝貢不常暹羅國本暹與羅斛二國後并爲一洪武中即

仕學全書

十六卷

兵部

六

上編

通貢并獻其國地圖永樂中且乞願量衡僞國中式三年一貢貢道縣廣東占城國即古越裳氏洪武初通貢已其臣弒立遂絕之永樂中復通三年一貢貢道由廣東滿刺加國永樂中入貢且請其國同屬郡又請封其國西山詔封其山爲鎮國之山九年率其妻子官屬入朝上親御奉天門宴之率三年一貢爪哇國即古蘭婆有東西二王洪武初通貢并納元所授勅已來貢携黑奴三百人遂絕之永樂中復通厥後東王爲西王所滅正統間定三年一貢後不常率泥國本亦屬蘭婆洪武初即通貢率其妃及宗屬陪

臣皆入朝上及中官東宮皆有表箋上錫宴加厚未幾王卒于會同館上爲輟朝三日賜祭賜謚賜葬于京城外石子崗置守塚立祠時蘇祿國古麻刺國國王亦率其妻子陪臣入貢未至京一幸德州一幸福建上賜祭賜塋賜謚皆視宇泥而初封時各賜以諸勅勘合鍍金銀印惟錫蘭山國永樂間遣使諭西洋諸國歸出其境乃遣兵絕我歸路爲使者擒以歸上釋之而更立其屬之賢者若呂宋國萬曆間且助討有功按東北女直本古肅慎氏地在混同江東開元城北東濱海西接兀良哈南鄰朝鮮屬金裔北韃靼

仕學全書

十六卷

兵部

七

上編

從古名稱不一商曰獯鬻周曰玁狁秦漢曰匈奴唐曰突厥宋曰契丹即宋末元起自漠北亦韃靼別部而其地東抵兀良哈西連脫忽麻及撒馬兒罕北極沙漠明與順帝北遁而其裔皆內附太祖乃以兀良哈之地封寧王權成祖靖難挾寧王俱南而兀良哈護駕有功及卽位遂捐寧王所封地酌之分彙額福餘太寧三衛各授以指揮千百戶有差瓦剌地正北居興和東勝兩邊塞外朝廷初封和寧王已分爲三一封順寧王一封賢義王一封安樂王正統時順寧王脫歡之子也先大舉入寇而兀良哈朵顏福餘太

寧三衛實爲鄉導英宗罹土木之變已也先爲哈刺所逐死自後其孽率稱小王子款塞顧貢使常至六千人朝廷限制止許五百人貢道皆緣大同正德時小王子強盛有阿著者生子三人一吉囊駐牧河套近延綏一俺答近大同一老把都近宣府時寇邊嘉靖時且犯都城求通貢隆慶時俺答之孫把漢那吉來降詔封爲順義王老把都之子黃台吉各授官有差每年一貢期以二月使止人同賞賜差官齎給許開市開市凡十有一處在大同者三在山西延綏者各一在寧夏者亦三在甘肅者二歲以爲常凡市二

日貢市人數限一百五十二名萬曆中稍增詔該鎮爲限制而哈密地在西北燉煌大磧外明初分西域諸國地近中國者皆爲衛一曰安定一曰阿端一曰赤斤蒙古一曰曲先一曰罕東一曰罕東左并哈密而七而哈密即古伊吾廬爲西域諸番入貢往來之地永樂二年封元孽克帖木兒爲忠順王其頭目皆授指揮等官有差歲一貢定以八月初旬驗放入關赴京嘉靖四十二年改五年一貢并定前起貢回出關後起方許入關若安定衛屬韃靼別部洪武初分爲四部八年又于安定析阿端一衛共二衛分統四

部若罕東罕東左二衛木西戎部落洪武初官其酋指揮僉事永樂中陞指揮使若赤斤蒙古本古月氏國永樂中官其酋千戶尋陞指揮若曲先衛亦西戎部落永樂中亦官其酋爲指揮七衛之外別有十八國皆比年一貢已改五年一貢而貢道皆緣哈密若土魯番本古車師地東百里爲柳陳城又東七十里爲火篩本三國永樂中入貢其後並稱土魯番成化間土魯番強陷哈密迄弘治間朝廷經畧始定顧叛服不常其外又有撒馬兒罕古屬賓國洪武中卽入貢若干闐國黑婁國天方國默德那國魯迷等國嘉

靖中始入貢按烏思藏卽古吐蕃地元時爲郡縣洪武初因其舊封闡教闡化輔教養善四王俱賜銀印令開歲一貢并給勘合令闡教闡化輔教三王差人從四川布政司比號贊善王差人從陝西布政司比號查有印信番本批文方許入貢外近徵西南土司洪武初制三年朝覲一進貢貢人每司止許二人多不過三人俱本布政司起文限本年十二月到京若慶賀聖節無常期若番使到京陳設儀節按大明會典凡諸番國及西南土官朝貢到京會同館卽將方物具呈到部主客司官赴館點驗遇有表箋移付儀

部復具手本關領內府勘合開寫方物見數及開報門單於次日早朝紹進內府政于奉天華蓋等殿陳設本部尚書奏啟進納若遇慶賀凡貢物初到卽具數目奏聞物候至日送進內府凡進馬贏到館卽令典牧所差獸醫辨驗兒驃毛色齒歲脩寫手本付館交收至期列于丹墀東伺候御前牽過該館同手本交付御馬監收領如象送馴象所駱駝送御馬監如虎豹麒麟獅子禽鳥之類各送所司若金銀器皿珍寶綴正會同館必先期一日開填勘合開報門單次早于殿前陳設乃交付長隨該管內使收受如胡椒

蘇木香蠟藥材等物萬數以上者船至福建廣東等處所在布政司同都按兩司點視封儲聽候先將番使起送到京呈報數目然後該司起解前來禮部乃移戶部都察院各委官會同差督人夫運進承運等庫禮部先開各庫該收貨物手本于午門關領勘合填寫照進凡各番勘合洪武初始給初止暹羅已乃各及諸國每國勘合二百道號簿四扇如暹羅國還字勘合一百號及暹羅二字底簿各一扇俱送內府羅字勘合一百道發本國收填及還字號簿二扇一發本國收填一發廣東布政司收比餘國如之遇改

元則更造換領舊簿勘合隨貢使繳部貯庫計當時所給凡十有五國若雲貴徵外土司永樂初別制信符五面內陰文者一面陽文者四面皆鐫文行忠信四字外別制批文勘合各一底簿一本其陽文信符與批文皆藏內府陰文信符與勘合俱付土司底簿一本付雲南布政司凡朝廷遣使則齎陽文信符及批文各一至布政司比同底簿方遣人送使者以往土官比同信符及勘合卽如命奉行信符之發一次文字次行以忠次信周而後始又置金牌勅書諭之凡有調發及採辦事務須憑信符乃行外又別編勘

合一百道付各土司衙門底簿一本付本省布政司如土司遇有水旱疾疫及奉信符辦過事務進貢方物之類與邊境或有聲息該土司衙門並填勘合遣人賫至布政司會都司遣官同賫奏聞若土人詞訟已憑都布按三司議行者其填寫勘合奏聞亦如之計當時給信符勘合者宜恩司凡六長官司凡四安撫司一府五其後孟養等宜慰司威遠等州亦給而勘合批文底簿如車里卽編車字總句卽編緬字法甚備并嚴撫按三司及總兵官苛墨陸害之禁若朝廷接待之禮遇有貢使到京王宮司官赴會同館點

視方物議防出入貢使出京乃回部視事弘治間貢使多又添設提督會同館主事一員專職在館提督凡使到館若房舍鋪陳下程茶飯各視其官職高下差次待之洪永間其國王至上親御門宴待即貢使亦必命中使或禮部尚書宴待之凡有疾給醫藥有故給棺事畢領賞之後許於會同館開市三日除違禁器物各鋪行不許入館外其餘俱聽兩平交易若回差并勅經過巡撫衙門給與印信文憑令所過驛遞給貢使名數應付馬驢車輛廩給口糧若通言語俱譯字生而教習譯字生屬提督該館事務太常寺

仕學全書

十六卷

兵部次職

十二

上編

少卿職掌

魯論曰議者謂從古懷方惟周得上策漢得中策唐得下策若宋是爲無策此儒者導古卑今之論也夫周會遷邠之後世有哲王王業肇興耳若事之不得而且言避避顧爲上策乎論謂懷方之策大要審時度勢總以安內爲上前後兩漢之初猶近之後漢光武閉關謝使曰今使者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此專主於吾國吾國者也前漢孝文帝與匈奴結兄弟之國曰漢過不先此威信並行有師直爲壯之意焉若唐初

借兵突厥已開門揖之太宗處突厥降人于內地不惟揖之且寢處之矣久之根株既蔓生息漸繁而同寢處欲無亂得手至宋輪幣猶謂不得已與金甫盟旋納張鼓之叛與元畫界又與三京之師是過且自我先于金元何尤哉論謂惟明太祖爲得之嘗考洪武初上諭諸邊將曰毋納降母掠牲畜此漢過不先也凡諸國來貢獻禮待之從不遣一將設一郡護東西南北自在之意與光武正合厥後邊陲國勢兩殊于昔非國初之策失也太寧地棄九邊之臂指不聯聆密師與三陲之嚴關不

仕學全書

十六卷

兵部次職

十三

上編

閉遼左一師供餽之擾卒生內憂而楚豫盜熾謂之何哉若西南土司祇在撫之有道苟官其地者誠得其人未有不耳聽命者顧滇黔郡縣官皆以老疲劣轉以長鞭不及馬腹之地馭以日暮途遠之人其不倒行逆施者幾希矣若夫不貴遠物尚書旅獒真足爲千古永鑑懷方之策周得其上或者其謂是歟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十六終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十七

黎水魯 論孔壁甫著

刑部大政

刑法

按虞制五刑書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又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書災肆赦枯終賊刑凡明刑祥刑之典畢脩周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以糾惰農二曰軍刑以糾軍律三曰鄉刑以糾不孝四曰官刑以糾官守五曰國刑以糾暴民而大司寇建邦之三典一曰

仕學全書 十七卷

刑部大政

一

上編

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又設嘉石以平罷民罷民惰于農者也刑則已重不刑則敗俗傷化故實諸園土而收教之日夜施九職之工事以役之能改者復之三年不齒其不能改而出園土者殺按嘉石外朝之坐石今之械繫也凡坐以日斷役以月計又設肺石以達冤民凡民憚獨老幼不能復于上而其長弗達者遽聽之使易其長不聽使長得虐其下使立肺石三日而後聽其辭直則復于上而罪其長若獄疑必三刺三宥三赦按三刺者一刺之羣臣再刺之羣吏三刺之萬民蓋

求其衷也凡要囚史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

之于棘木之下羣士咸在各麗于法以審蔽之大司寇乃以獄成告于王王復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成告于王王三有然後司寇受中而協日刑殺焉肆之市三日他如八法以斷卿大夫之獄八成以變萬民之獄兩造則入東矢兩劑則入鈞金諸法大備戰國時李悝著法經六篇一盜賊二囚三捕四輕狡越城博戲假借不廉淫蕩踰制諸雜律五加律六賊律迨秦嚴誹謗偶語之令不二世秦亡漢興約法三章與天下更始罪惟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

仕學全書 十七卷

刑部大政

二

上編

及天下大定詔縣道官凡獄疑各識所屬二千石二千石不能決移之廷尉廷尉不能決謹具爲奏傳所當比律以聞已丞相何依魏李悝所著法經摭秦法宜于今者益以三篇一曰擅興一曰廢戶一曰部主見知然三族之誅具五刑終襲秦故孝惠時制爵大夫吏六百石以上罪當械者皆頤繫及內外公孫耳孫罪當刑爲城旦春者皆耐爲鬼薪白粲民年六十以上若不滿十歲者皆完之文帝卽位除李相坐法二年除誹謗之罪五年除肉刑已從張蒼馮敬議定律令凡諸當髡者完爲城旦春當黥髡者鉗爲城

且春當劓者答三百當斬左趾者答五百當斬右趾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卽盜者已論復有笞罪皆棄市罪人獄已決完爲城旦春滿三歲爲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爲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爲庶人其逃亡及耐以上不用此令當時天下戍奏死刑纔四百幾刑指景帝時詔吏受所屬飲食計償勿論罪若他賈賈賣皆坐賕爲盜二年改死刑磔滅棄市勿復磔四年詔凡民年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未僮當鞠繫者煩繫之顧是時除肉刑改笞名輕寔重笞者多死乃下詔定五

仕學全書

一 卷

刑部大原

三

上編

百者曰三百三百曰二百尚猶不全至中六年又詔當三百曰二百當二百曰一百自是笞者得全然死刑既重用而生刑又輕民益輕易犯法武帝時尊用酷吏張湯姦成義縱之流率得幸增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民率無所措手足起爲盜後湯縱諸臣以次誅上亦中悔而始宣帝素知獄吏之樊納路溫舒言更增廷平四人秩六百石專平刑獄於是選調者于定國爲廷尉黃霸等爲廷平當時民得以不寃地節四年詔除子匿

父母妻匿夫孫匿祖父母之律罪殊死廷尉當以聞是時西羌反乏軍興京兆尹張敞請令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以次入聚隴西安定等八郡贖罪下有司議馮翊蕭望之少府李強力爭若是民爭重利而輕犯法不使得不行元帝時有司奏省輕刑凡七十餘條東漢光武與詔前武帝時所置詔獄二十六條皆并省三年又下詔曰吏不滿六百石至墨綬長相有罪先請男子年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婦人從坐者自非不道解所名捕皆不得繫當驗問者卽就問女徒月出錢得顧役歸家十八年詔

仕學全書

十七 卷

刑部大原

四

上編

改邊郡盜殺五十斛罪至死之律同之內郡已又詔三公方春東作罪非殊死且勿案皆須麥秋已梁統上言元帝時省輕刑致人輕犯法因表其害政者以奏帝下公卿議于時杜林議言高祖疎網海內歡欣其後滋章小事大戮至法不能行上下相通如舊制便上始寢統議明帝時詔郡國死囚械死免笞與妻子請五原朔方占著父母同產願從者聽死者賜父及妻男一人復其身顧此特邊防計是時天子尚明察尚書以下常見提曳楚王英一獄逮繫主滿萬人會楚妖人顏忠王平引隊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獲

澤侯鄧錡曲城侯劉建建等實未嘗與忠平相通侍
御史寒朗當按獄以建等狀貌試物色忠平二人錯
愕不能對朗心傷其冤乃上言建等無姦獨爲忠平
所誣上詰朗曰卽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對曰忠平自
知所犯不道多虛引冀以自免帝怒朗反覆奏辨會
大旱明德皇后爲言帝下楚郡守袁安覆按安分別
奏上楚獄乃稍寬章帝時詔十一月十二月毋報囚
會元和二年早議者以爲斷獄不盡二冬陰氣發泄
所致下公卿議尚書陳寵奏曰冬至之節是爲一陽
陽氣始萌尚以爲正二陽之月陽氣上通殷以爲正

仕學全書

十七卷

刑罰之政

五

上編

若此時行刑則殷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人心不稽
天道水旱之患自有他應不以改律帝納之爲定制
後寵子忠復爲尚書奏決事比三十二條以省請讞
之弊又上除肉刑解并除賊吏三世禁錮狂易殺人
得賊等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皆施行章和
元年赦天下繫囚在赦前死罪減一等勿笞諸金城
實邊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赦後捕獲甚衆廷尉
郭躬上奏曰聖恩所以減死刑成過者重人命也今
諸亡命所犯皆在赦前宜皆勿笞發諸金城全其命
詔從之帝末有司率以麥秋按簿刑盛憂斷獄司

徒尊恭上言上逆天時下傷農業非欽若昊天之意
遂改立秋以爲斷漢末獻帝時鄭玄等咸議復古肉
刑孔融議以肉刑止可行於古末世不當行事得廢
魏時又議復肉刑以王朗持不可亦得不果行已詔
司空陳羣刪約漢法時羣於漢律仍其五外增盜律
賊律四律各爲三麻律增爲二而盜律曰劫掠曰強
曰分贓賊律曰詐曰毀亡受財枉法準賊曰請贖四
律曰告劾曰繫訊曰斷獄廐律曰郵騎其上變事曰
警事若部主見知故縱三律省并爲一曰免坐凡十
三篇合漢律五篇爲十八篇別有州郡令四十五篇

仕學全書

十七卷

刑罰之政

六

上編

尚書令軍中令百八十餘篇晉纂魏命賈克更定律
令凡律皆仍魏別增水火違制二律合二十篇分六
百三十條當時明法掾張襲尚書郎杜預各爲注表
上詔頒行按張襲之注其條曰知而犯者謂之故意
不以爲然謂之失違忠欺上謂之慢背信藏巧謂之
詐虧禮廢節謂之不敬兩怒相挺謂之鬪兩和相害
謂之戲爲變斬擊謂之賊不意誤犯謂之過逆節絕
理謂之不道陵上僭貴謂之惡逆陰害賄發謂之賕
倡首先事謂之造意二人對議謂之謀制衆建計謂
之率不和謂之強攻奪謂之掠三人謂之羣取非其

物謂之盜貨財之利謂之贓凡二十而諸條中或隨事以盡情或貶舍以從時或推重以立防或引輕以就下其推行化裁之變杜預之注其畧曰律之文責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却所避難犯則期于刑措皆至言惠帝時刑法滋亂多不以律文爲斷劉頌上書言法理有窮室故大臣釋其滯若公孫弘蒯敖郭解是也事時有權宜故人主定其斷若漢高帝正丁公之刑是也自非斯格不得細法請自今皆以律文爲斷若無正律依附各例名例不及皆勿論下詔申勅晉元東遷刑曹有拷

仕學全書

一七卷

刑部大政

七

上編

子証父死刑者有鞭父母問亡子所在者有舉家逃亡家長坐斬者大理衛展奏此傷順破教詔蠲除之其後南朝朱齊有繫囚不即承加測罰日一上起自脯至漏二鼓追梁武時分刻數日再上廷尉猶以爲過輕時尚書周弘正曰凡小大之獄必準五聽驗其虛寔豈可恣拷掠以判刑罪且因立意亦有兩途實高榜笞刺襲身無完膚戴就針熏並極困篤不移豈以測掠長短而能定其情實哉宜若令朝脯二時爲允從之北朝元魏孝文帝慎重刑罰大刑覆訊因有繫至積年者羣臣以爲言帝曰淹禁誠非善治不猶

愈於倉卒而濫乎文帝崩武帝立又定柳杖之制當時惟重守宰貪殘之罰他吏民率從寬若南朝齊爲長鋸大鑊北周作霹靂車以威婦人隋煬帝行輦裂之法皆速亡唐興除隋苛法約定十二條已又頒新格五十三條惟吏受贓詐冒盜府庫物罪不原餘悉蠲已又詔裴寂更定律令本前代法爲書一日名例二曰禁衛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廩庫六曰擅典七曰盜賊八曰關訟九曰詐僞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一以漢九章爲守而其刑五一曰笞卽書所謂扑二曰杖卽書所謂鞭三日徒卽漢鬼薪

仕學全書

十七卷

刑部大政

八

上編

白粲隸臣妾四曰流卽書流宥五刑五曰死卽古大辟而笞刑五自十至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一百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流刑三自千里至三千里死刑二曰殺曰斬貞觀中又條令甲一千五百四十六事以爲令又刪武德以來勅三千餘條以爲格又取尚書省列曹及諸寺監十六衛計帳以爲式凡囚京師刑部月一奏御史巡行之死囚流以御史金吾在外州上佐餘皆判官流之若囚已刑無親屬將作匠給棺瘞之京城西七里外有輓銘上揭以榜令家人得收塋凡府州縣長官五日一慮囚夏設漿飲月一沐

浴疾病給醫藥重者釋孝悌家一人入侍若在京三品以上官在繫疾病婦女子孫各一人入侍已定杖紐鉗鎖之制凡杖長三尺五寸削去節訊杖大頭徑三分二釐小頭二分一釐常行杖大頭二分七釐小頭一分七釐笞杖大頭二分小頭一分有半死罪較而加紐若輕罪凡官品勳階七品以上與民年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疾廢侏儒婦人懷妊者皆頌繫以待斷而罪人居作著鉗轡隸將作女子隸少府縫作旬給假一日臘寒食二日流移人道疾病婦人婉乳祖父父母男女死皆給程糧非大逆無道役六

仕學全書

十七卷

刑部大政

九

上編

歲縱之特恩三歲縱之又詔死罪令中書門下省僭五品以上及尚書平議若奏報疑獄法官得異議以爭卽死刑雖卽決仍三覆奏又除兄弟異居蔭不相及謀反連坐之律罪止沒官已又詔五品以上官犯公罪流私罪徒皆別引奏罪死乘車就刑或賜死于家時有議殺罪滅死應斷右趾者帝曰肉刑廢久矣今復之吾不忍祇加笞流三十里居作于是定律爲五百條較隋律大省已帝閱明堂鍼灸圖見人五臟皆附于背遂獨留背之法于時天下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幾刑措焉天寶末安祿山反陷東京百官多

受祿山僞命肅宗復東京百官皆待罪闕下詔尚書李峴侍郎呂諲爲詳理使與御史大夫崔器條按以聞器言諸陷賊官罪皆死峴以賊陷兩京時上皇西狩獨人自放死無邪心且河北未平羣臣陷賊者衆今寬之足開自新之路若盡誅此適以堅其附賊而已于是詔六等定罪惟逆有顯跡者死餘以次配流德宗貞元初趙縱爲奴所告縱止坐貶奴杖死暴其屍于是詔凡奴告主非謀反准自首法時有民徐元慶以其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元慶變姓名爲酒家保志復讎久之師韞舍亭下手刃之而自囚請

仕學全書

十七卷

刑部大政

十

上編

死下廷議左拾遺陳子昂請誅之而旌其門從之爲著令其後柳宗元著論駁之曰誅與旌非並行者也獨論其父爽見殺爲有罪無罪耳若師韞以私怨奮吏氣殺爽元慶能處心積慮以衝仇人之胸是守禮而行義者也其又何誅焉其或父爽不免于罪師韞不愆于法而元慶仇之是仇天子之法戕奉法之吏方當執而誅之其又何旌焉元慶守禮而行義議者反以爲戮不可以爲典時又有富平人梁悅父爲秦果所殺悅復仇詣縣請罪下尚書議職方員外郎韓愈議曰子復父仇見于春秋于禮記于周禮不可勝

數未有非而罪之者宜莫詳于律而律無其文非闕也蓋以不復仇則傷孝子之心詩復仇則人將倚法擅殺益丁寧其義于輕而深設其文于律使法吏一斷于律而經術之士得引經以議之周禮曰凡殺人而義者勿勿仇仇則死明乎殺而非義者子得復仇也此百姓之相仇者也公牟子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誅者上施下之辭非百姓之相仇者也自今以後宜建制曰有復父仇者事發具其事尚書省集議其誅貸宋興開寶二年以盛暑申勅天下長吏督獄緣干獄囚五日一簡廉著令歲以爲常又于時大赦

仕學全書

十七卷

刑部大政

十一

上編

民有以私怨殺一家十三口者帝曰是豈可赦命誅之開封婦人有殺夫前室之子者吏擬徒三年特命處死詔自今以後繼母殺夫前妻之子若婦以凡人論寬嚴各當太宗卽位以諸州多滯獄詔自今長吏凡聽獄大事限四十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稽限准官文書稽程律論嘗聞諸州禁囚簿有禁繫至三百人者乃詔諸縣囚五日一具禁放數日白州州獄別置厝長吏三日一引問疏理月具奏已又以宰臣每閱大理所奏案節目小未備必移文覆按動數千里獄久淹滯命自今凡非人命所繫卽量區分勿復

鞠隨詔刑部置詳覆官五員專閱天下所上案牘已又慮理官多舞文巧詆置審刑院於禁中諫之御史臺更置推勘院官二十員諸州有大獄往卽訊而諸路提點刑獄司理官必親選用秩滿召問律令不明習于殿考真宗咸平中以宋初律令因唐舊而制勅隨復更改故理官定罪言勅則故失殊條言罪則公私異坐凡入私則犯徒奪官人公則贖金紀過稱故則不得未減稱失則例止降差易於高下其手時宰執請定公私故失條件從之仁宗時修律令有曰勅曰令曰格曰式凡麗刑名輕重者皆爲勅約法禁止

仕學全書

十七卷

刑部大政

十二

上編

者皆爲令有等級高下者皆爲格有體制模楷者皆爲式已又詔凡法司失人罪者削籍不復叙于時又申勅告人赦前事反坐之令已又詔擒獲盜賊所司止依法處決除讎酬之刑及強盜不持杖不得財不傷人者得減死徒三年神宗初慮天下多滯獄嚴所司瘐死之罰嘗謂侍臣曰國家懸勅令格式蓋防於未然之謂勅禁於已然之謂令設於此待彼之謂格行於此使人效之之謂式豈竄法哉于時省臣上刑名未安者五事其一強盜不問情犯輕重皆抵死可哀當如前代欽右趾之法而逃軍非屬邊屯戍宜

寬狹獲之法其二折杖太密遇赦遞減日月使改過自新其三刺配二百餘條俟再犯乃決其配隸並就本處惟凶頑自從舊科若編管人請他所作役立時限無寬錯具四令州縣有學行力田偶犯情輕贖深害者如科其五請刪定科條上嘉納詔下經勅所詳議時韓絳請復肉刑中二款一言軍士亡去應斬賊盜賊滿應絞則刑其足示懲一言以賤姦良法應死而情輕處官刑痛之下廷議惟曾布是絳議已不果有厥後熙寧元豐間王安石當國羣邪用事多承詔制獄曰制勘院縣中書曰推勘院而大獄乃繁時

仕學全書

十七卷

刑部大吏

十三

上編

餘仇王簿李逢以謗讟指斥坐謀反提點刑獄王廷鈞按無反跡請編配中書劾廷鈞自經死哲宗元祐初宣仁太后申熙豐冤濫置訴理所未幾宣仁崩熙豐小人復盛更置看詳局凡前訴理所所斷獄皆更定已又置同文館獄皇城司獄窮極慘毒而黨禍大熾徽宗崇寧中更嚴稽遲特勅之誅下詔言比降特旨處分而三省多沮格是以有司之守格人主之威也定自今以後凡格手勅一日者杖一百徒二年二日加一等三日以大不敬論而虐嬖愈張南渡初李綱請申僭逆僞命之罪疏留中綱覆奏始詔張邦

昌王時雍等各安置有差亡何逆槍當國往往構大獄以莫須有實大臣于死而宋刑章悉棄初宋令甲審錄時令主者讀要辭令因得自通重情以合款乃獄吏憚平反摘畧疾讀造次而畢呼囚書字茫然引去指日聽刑明興太祖卽置登聞鼓于午門外已設于長安門令科道官錦衣衛日守直通下情已制大明令百四十五條頒之下制曰古律至簡後滋煩多今所定大要芟就簡質使天下人易知而難犯已又詔頃因勘亂以軍律用刑自後務從中典重刑須秋後毋非時決已復命中書省詳定律法論之曰律貴

仕學全書

十七卷

刑部大吏

十四

上編

簡當若一事兩端可輕可重奸吏得因緣爲姦害良善六年律成篇目一準唐舊中采用已頒舊律二百八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擬唐律補遺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條爲三十卷已設六部復更定以吏戶禮兵刑工分六類析篇爲十九約條爲四百六十內析戶婚爲戶役婚姻分闕訟爲圖訟訴訟分廩庫爲廩牧倉庫廩牧隸兵倉庫隸戶分職制爲公式受賦公式屬吏受賦屬刑凡刑之名五曰笞曰杖曰徒曰流曰死死二等曰殺曰斬流三等一千里二千里三千里徒五等一年一年半

二年二年半三年皆五等自一十至五十杖五等自六十至一百死刑最重者曰凌遲不常用徒流重者曰遷徙曰克軍凡惡惡之戮十曰謀反曰大逆曰謀叛曰惡逆曰不道曰大不敬曰不孝曰不睦曰不義曰亂凡貪墨之賊六曰監守盜曰常人盜曰竊盜曰枉法曰不枉法曰坐贓名例雖沿唐而當定制時每篇成省臣輒繕寫上上親裁定故因時定制緣情制典較唐宋爲尤簡當已建三法司于太平門鍾山之陰命之曰貫城下勅言貫城七星如貫珠環而成象名天牢中虛則刑平中有星則刑繁有星而明焉

貴人無罪而獄今法天制法司爾法官其法天道行之已上念軍興時監元政弛多用重典十九年乃倣周洪大誥治作大誥昭示禍福論所爲震刷刮磨之意令天下誦習畏法勅刑曹凡庶獄論當訖因有能誦大誥者減等晚更讀老子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之語惻然感復作續大誥三篇訓切之已焚錦衣衛非法獄具凡衛繫囚悉送法司并論刑部論因諸武臣並親審餘引奏諸奉天門外令人持訟理幘出欲自理者聽人訴諸無罪者持平改幘論釋之若重辟令大九卿及詹事府雜聽有宥錄其狀以聞三

十年詔刑部以條令詰附刻大明律中并定柳枝厚薄輕重大小之制已著祖訓言今後子孫止守律誥並不許用黥鬻剗刑之刑謂嗣君生長深宮之中人情善惡未能悉知恐施用不當誤傷良善并嚴臣下奏用法外非刑之禁故時用法雖嚴顧所施各當如青州民江伯兒母病殺子請神母病愈事聞上怒謂父子天性何忍殺以徼名逮至京杖一百謫戍海南又如麗水富民爲賈卜者請闕告爲亂上遣錦衣跡捕而麗水令偵知其誣令縣耆老上訴上卽坐賈卜者誅之永樂時分遣御史往十三布政司清重囚枉

濫而親御奉天門錄囚命行人持節問冤抑具如洪武時陳寃者命理官更詳慮十日奏奪仁宗卽位隨赦建文中死事諸臣族屬親戚聽寧家給還故產已重囚特召大學士楊士奇等同法司府部六科子奉天門會審宣德時遣官往十三布政司同三司巡按御史及府州縣官公同詳審重囚如情可矜疑及審異不服者具奏已又有擊登聞鼓者令都察院論其越訴別勅該司道官鋤強扶弱英宗始遣恤刑官恤刑并勅原問官毋得預天順時更以錦衣按獄多虛勅親騎罷遣成化時設西廠宦官理廠事獄乃繁大

學士商輅同大九卿連疏奏乃革時職臣于大明律後添刻會定見行律百有八條巡撫南直都御史王恕奏此不知何年會定請毀板從之并嚴誤依之禁孝宗尤慎刑獄當時刑官言宋人勅重于律斷獄多依勅昔賢病之國初刑用重典榜文紛紛下洪武未定大明律刑官始據律擬罪輕重置一後又申明大誥減等累朝遵用而律所不及時推移損益而有例例非律所該而實不違于律乃中外巧法吏多引例便意而律寢不用于是命三法司會九卿查議條陳畫一下餘瑣冗盡革嘉靖時刑官言自弘治中考定

仕學全書

十七卷

刑部文選

十七

上編

條例而後今五十年其間歷年來各衙門題准刑名事例情法適中經久可行者世變風移亦當斟酌損益從之書成命刊布萬曆時刑官亦以自嘉靖中定審條例以後其間更有傳例或差亦有近日類准而適中可久行者請更勅會議簡確刊布亦如議行魯論曰法也者所以使民趨善而避咎也故立法貴嚴嚴則難犯難犯則民皆趨善約法貴簡簡則易見易見則民知避咎顧論作刑法考于歷代律例條件不及詳而獨於古來斟酌損益隨時增減之際紀載特條何也蓋著令在法行法在人昔周

末魏李悝首製律六篇已具加減後三國魏陳羣著新律十八篇而晉張斐爲之注故失有別過誤有分唐貞觀中懸格式而憲宗時有子復父仇者韓愈調律沒其文引經可議蓋不得其人則伯州犁之手可高可下得其人非齊惟齊有倫有要罔非在中耳書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周禮曰刑以教中則民不譴蓋中者法之衡禮之準也天下之人情有萬變時有推移而理之中惟一化而裁之推而行之用中于民而天下之理得矣明輿制律篇凡十九條四百六十有奇簡矣懸之國門昭如

仕學全書

十七卷

刑部文選

十八

上編

日月凜如水霜又不啻嚴頒律之先有令律之後有例而化裁之變推行之通具焉議者猶謂有例法官得任意出入顧例以輔律變而通之者也違律而傳例則引例者失之耳例豈任受咎哉書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此亦有何例可引心苟無疵則罔有擇言獄成咸孚况引例乎若夫惟官惟反惟內惟貧惟來則其人已非雖潤涸之水盡赤民不畏死固不可以死懼矣子夏曰舜有天下還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刑期無刑止在得人不既信歟

上編卷之十七終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十八

黎水魯 論孔壁甫著

工部大政

屯田牛具農器屬工部屯糧子粒仍屬戶部分屯別伍

調養則屬兵部

按周秦以後兵農兩分自漢文帝從晁錯議徙民實塞下後世因犂屯邊之策宣帝時趙充國擊先零羌疏請罷騎兵屯田朝議難之皇帝數詰問乃詔可其言屯耕人二十畝至四月草生發諸騎就草而田收輸入金城多積穀可省大費又言乘塞列戍虜大攻

仕學全書 十八卷 工部大政

上編

不能害又有山阜可以望遠溝澮可禦虜騎營壘足便休息而聯木爲柵時出遊兵又可以防寇掠策甚備漢末諸軍並起率乏糧穀曹操從棗祇請募民屯田許下歲得穀百萬斛自是諸軍不乏諸葛亮縣斜谷伐魏分兵屯田爲久駐計耕者雜于涇濱居民之間司馬懿伐吳用鄧艾計且田且守歲入穀五百萬斛後李祐鎮襄陽令軍士墾田八百餘頃平吳之後杜預復于南陽修召信臣遺跡激湫清諸水浸原田萬餘頃軍益饒唐初苦突厥爲邊患并州長史竇靜請太原屯田省餽運僕射裴寂抑之靜入朝與公卿

詰難不已乃從靜議歲收穀數千斛時太宗爲秦王

更請于并州增置屯田及卽位又從朔方刺史張儉

請廣屯田而于時代州亦如之各歲收穀數十萬斛

高宗永隆時吐蕃寇河源將軍商常之擊却之嗣更

廣烽戍開屯田五千餘頃歲收五百萬斛武后時郭

元振督涼州墾屯田歲數登至縑易數十斛廩庾足

支十年天寶中哥舒翰收九曲池故地置巨鎮凡七

歲發山東丁壯屯田軍城戍邏萬里相望爲唐邊極

盛憲宗時方鎮偏疆京邊皆弱李絳爲上規兵食奏

振武天德軍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良吏開營田乃

仕學全書 十八卷 工部大政

上編

命韓重華爲營田使出贓罪吏九百餘人給耕具牛種凡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穀數千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十萬緡宋太宗淳化中滄海將何承矩疏請決易河浦口水使東注海而順安高安之間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十里並築堤爲灌開屯田以外遏虜騎內播稻穀而滄海以饒仁宗康定中鄆州從事种世衡于放寬州地立青澗城建營田三千頃歲收穀千萬斛縣是沿邊諸城不增兵不益餉而武力以振南宋孝宗時用張闡言詔兩淮歸正之民耕荆襄藝穀而軍實以充元初以虞集議于京東瀕海地方聽富

民受田能以萬夫耕者爲萬夫長千夫耕者爲千夫長百夫耕者爲百夫長十年不廢得世襲至正中汝潁蕪黃盜起東南漕運不至丞相脫脫猶以畿內近水地募南人耕種西至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至糧順州東至遷民鎮皆給農器穀種立司農分司以督之歲收粟麥百萬石尋廢元亡明興凡內地衛所邊徼地方各制屯而內地衛屯洪武初以京軍百萬芻糧爲百姓累詔以屬官遠田三畝易金陵城外民田一畝爲屯田不足又分數衛于江浦六合以就田而凡省直地廣而衝去處並設衛所准古營田法軍一

佐學全書

十八卷

王守仁

三

上編

名受田三十六畝歲入糧十有二石其十石細糧子粒登戶部餘二石上所在倉若軍丁番上宿衛若防邊口糧卽于餘糧倉內支給牛具農器總于屯曹如田屬墾荒約軍一分百畝爲限歲止納糧六石蓋恤其勞也已設風憲官督之顧國初止以開墾爲功凡有力之軍開三五百畝止稱一分而無力之軍開不及百畝亦稱一分而徵糧六石則同嘉隆之間貧軍轉相典質甚至坐落失所而屯糧亦必貶足軍丁或絕或逃遂有攤納逃糧之弊萬曆九年始議清丈不拘分數凡田俱開四址盡招民田則例按定弓步計

畝派糧本折兼徵如條鞭例於是屯糧始清若塞下邊屯國初用朱訥議立法分屯布列邊徼凡棄塞刻隧通溝殖畦設壘樹柵皆倣漢趙克國遺策邊境稍寧酌本鎮士卒三分守關七分屯田有警則各屯遠近相望首尾相應已慮孤屯虜掠復勅諸邊千四五屯中擇一有水草善地淺濠廣丈有五尺深如廣之半築土城高二丈城開八門駐各屯輜重糧草又遣大臣提督之于時山東沁州民多來應募受屯與軍士雜耕塞下朝廷並賞鈔錠驅理既定又令分屯之人各樹桑棗柿栗以盡地利而各運司鹽商赴邊入

佐學全書

十八卷

王守仁

四

上編

粟給引以通有無其開墾荒屯詔免起科令軍士盡力墾無限數子粒多該管總鎮官各徵勅獎諭於時大同延綏寧夏甘肅各鎮歲入每豐國家歲省芻芻粟米數百萬永樂時又從黃福之請令遼陽昭各邊事例開屯官爲給牛鑄器蓋遠東故興水縣等處地肥美而瀋陽爲最故歲多得粟而海運亦省天順時葉盛巡撫宣府更修復官牛田法墾益廣積穀益多歲以餘粟易戰馬修城堡邊用以饒成化時余子俊巡撫延綏疏請沿邊一帶築墩臺空處築邊牆設櫓建堡東起清水營紫城營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延袤

二千里凡邊內曠地皆墾田歲殖諸邊肥饒地歲獲粟數萬石已教屯卒藝蔬果盡地利自是榆林馬重鎮領自大寧開平興和東勝相繼失虜數入塞諸外邊之屯不得耕弘治時葉淇奏鹽商中鹽改折不輸粟于邊塞下有無不通屯不能耕正德中中貴戚吮沿成化時皇莊凡屬近邊腴田幸奪殆盡更兼豪帥不并所餘荒土草萊極目屯不可耕嗣後督屯之官足不必親履阡陌巡屯勅使稽察止憑簿書甚或今日覈地明日徵糧據紙上之桑剝空屯之肉而屯政盡廢

仕學全書

十八卷

二部六章

五

上編

魯論曰以論觀明初屯田之制在內地卽唐府兵遺法容過之故累朝雖有積弊畧加釐剔便可持久若邊屯初倣漢趙克國金城屯種之法制加備厥後列宗申勅諸大臣經理而廢弛不旋踵說者皆謂鹽法改折皇莊豪帥侵奪之故論曰似也顧塞下之粟漸不可輸而後商乃規便惟塞下有不耕之田而後皇莊豪帥乃得影占是蓋其流弊耳豈盡緣于此哉竊謂疆場之間戰守屯三者關一不可國家大寧之棄姑置勿論嗣後城獨石遂棄開平捐東勝遂棄河套失興和遂迫宣大邊牆居

內可屯之田領居外尋至弘治以後虜犯河曲則寧夏五衛之地不能耕南犯延綏則米脂魚河以內之地不能耕東犯三關則太原大同數郡內地不能耕又東犯遼東則興水瀋陽內地亦不能耕嗟夫內地且不能耕況在邊牆以外者乎甚矣職守不可不蚤議也必能戰而後能守能守而後屯乃可興也昔余肅敏撫延綏與屯殖穀而必先築堡固圉非以此歟雖然邊事得失總在朝廷當日城獨石誰爲此畫捐東勝孰主其謀此亦蹙國數百里彼亦蹙國數百里揆其時皆在明全盛之日

仕學全書

十八卷

二部六章

六

上編

卒使外邊千里悉聽北騎南牧內邊千里極目一望萊蕪言往事不能不爲之三歎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十八終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十九

黎水魯 · 論孔壁甫著

工部大政

治河

按北條之水河爲大而雍州之地有涇有潁有汧有
汭有豐有沮有漆冀州之地有汾有漳兗州之地有
濟有漯有澶有沮有沆青州之地有灋有淄有汶有
沂有泗豫州之地有伊有洛有澗有灋此北條之水
也而淮在徐州居江與河之間若潁水徑入海灋沮
洗潁入於濟乃入海沂泗皆南流入淮乃入海餘皆

化學全書

十九卷

三都大遊

1

藥

入于河入海此禹蹟之舊也而河水由來獨遠其源始於吐蕃朶甘思之西鄙四山中有水百泓匯爲澤若天列宿然曰星宿海其地在中國西南四川馬湖府之正西三千里雲南麗江之西北千五百里崑崙國山脊之所自起自星宿海而東合諸水而流漸大始曰黃河又東行岐爲九派于時尚清淺可涉又東行約五里許河始渾濁而流益大其東北鄙有大山四峙積雪名崑崙黃河逶崑崙東北流凡四千五百餘里歷西番至蘭州始入中國繞朔方上郡又東北出境外經三受降城東勝等州凡二千五百餘里始

轉河東又南流抵蒲州潼關凡千八百里蓋通計諸曲行凡九千餘里矣始出三門析津歷孟津虎牢而東奔放平壤吞納諸小水以百數勢益雄大顧自錫圭告成之後歷千七百餘年中國未有河患卽殷世耿圯邢濤盤庚三遷亦以兩都迫河而卑之故迨周末諸侯競曲防病鄰國如秦泆河灌魏決處不可復塞患乃多嗣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郢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千齊則通于淄濟之間漸非禹舊漢初漕關東粟給關中悉從渭上凡九百里而遙度六月乃罷武帝時從大司農鄭當時言

仁學全書

六十卷

工部大政

—

上編

引渭通渭止三百里而近三月卽罷徑易漕已又引
褒水通渭斜水通渭作褒斜道五十里其後水湍石
激不可漕然渭北通河南通渭自此始矣元光中河
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淮泗河移徙衆楚之地被菑
甚凡二十餘年天子始自臨決河沉白馬玉璧以塞
之作宜房宮其上帝傷悼作瓠子之歌已又決館陶
分爲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入渤海廣深與
大河等時因自然不隄塞已又決清河靈鳴犢口而
屯氏河復絕時清河都尉馮遂言東郡承河上流土
輕脆易傷頃所以無大害者以屯氏河分兩川釀其

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以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築隄防有如霖雨旬日不霽終必溢今九河故道旣滅難明屯氏河新絕永久官可濬以洩之事下丞相御史中格卒復決館陶及東郡金堤泛濫充豫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敗官民廬舍田園不可勝計而禹蹟始湮成帝時博求能濬川修河者特賈讓上三策一從冀州當水衝之民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太山東薄金堤使水不能有所泛濫每月可定爲上策于冀州之地多穿溝渠分殺水怒又于淇水東擇堅地作石堤多張水門西

因山足諸渠設高門早則東開水門以溉冀州水則西開高門以分河流爲中策若乃繕完故堤增卑培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是爲下策而時李尋又言恒欲索九河故跡而穿之宜有益今因河決可勿塞以觀水勢何趨俟稍定自成川然後因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顧是時言人人殊總之爲隄防壅塞者最關于用言宜疏分復禹蹟者近之東漢明帝時修汴河堤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里立水門令更相迴注無潰漏雖簡省役費猶以百億計焉唐仍都關中漕東南粟奉縣揚州斗門渡淮導汴入洛抵于

河轉入渭達京師于時惟三門爲險別鑿渠十八里以避之他皆通利蓋河自東漢入千乘而德棣之河又播爲八水以有所泄而力分偶合于禹功所以迄唐河水與穀渭伊汝雖間溢爲敗亦不至大橫決如異時宋都汴汴水亘國中凡江淮浙東西湖南北六路粟皆繇此入曰汴河陝西自三門白波入曰黃河陳賴許蔡光壽六州粟自石河沿蔡河入曰惠民河京東曹衛濟鄆遵五丈渠入曰廣濟河而仰江南粟爲重于時刺史曹潛以自淮至徐水悍急爲鑿渠十八里入清水便漕而潤州北距瓜步淤塞者凡六十

里舟多敗徙縣京口埭治伊婁渠達揚子以歲無敗舟咸運錢數十萬又立伊婁埭官征其入招流人五百戶置明州安輯之漕以通已河決澶淵被數州官吏不以時上太祖震怒判州事者棄市餘坐免隨詔沿河州縣皆課民樹榆柳爲河防澶州修河辛歲加賜錢輟勞焉已又詔開封等十七府府置河防官一員佐使者治河已決濮陽夾陽武遣賴州團練使曹翰治之詔薦紳草澤有習河渠知疏導經久之策者許詣闕附驛馳奏時有東魯逸人田詢者纂禹元經上之召授官辭賜勞有加太平興國中河大決滑州

韓村泛濫濮濟諸州東南濫彭城界入淮太宗大憂之遣學士張齊賢乘傳行白馬津用太牢加璧祀之已乃塞又嚴長吏不以時行河堤經畫之罪咸平中決鄆河浮鉅野入淮泗命使者率諸州丁壯二萬人塞之踰月畢隨從鄆州治城于東南五里陽鄉之高原是年又詔沿河官雖秩滿須水落迺聽代仁宗時決橫隄改而北流議者言當塞參政張齊賢曰水性下而河北地卑順所趨導之可無濫濟滑潰壅之患而貝博諸州得在河之南于國便但當理堤護魏州而已從之已又大夾館陶殿中丞李仲昌言請自

仁學全書

十九卷

上編

五

上編

澶淵穿六塔渠人橫隴故道以披其勢丞相富弼主其畫下廷議學士歐陽修上議曰臣聞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而淤澱之勢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快故就上流低下處決此其常也夫避高就下水之性也故河流已塞之道復之寔難惟因水所在增其隄防疏其下流導以入海是智者之所擇也章再上不省已商胡塞而河力益壯六塔渠不能容一夕決溺民夫遷錫葉無算仲昌流英州初決恩州時有言當於魏州東開二股河至德濟使入海而北流悉宜閉者以是時瀛海以北皆契丹境河東徙不使北則

契丹境土皆在河外湯池之險我據之議始于都水監李昌言及內侍程助主之則相安石也于時雖從昌言策猶謂必俟二股河東流及今河斷深謂北流乃始可閉即司馬光亦兩持之一欲藉河限虜一又慮西北之水悉併山東則橫溢滋多迨光與安石忤而安石遂急閉北流已二股河不能勝數河之任自其南四十里東決濫大名恩德滄永靜五州之境又明年決館陶濫曹村衛州下屬恩冀貫御河爲一帝憂之欲聽河所自趨乃安石堅執復聽李公義獻鐵龍瓜揚泥之法使虞部員外郎范子淵尸其事未

仁學全書

十九卷

上編

六

上編

幾河溢壞民田益甚程助以憂死又明年大決澶淵河益南東滙于梁山張澤澤分爲二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灌郡縣凡四十五而濮濟鄆徐爲甚時雖擇築顧未幾而小吳埽暨內黃鄭州原武及永靜軍阜城埽先後皆決乃墮大吳埽以紓難已元祐間霖雨濫河北諸郡而東流之議復起自大臣文彥博呂大防皆主之獨中書舍人蘇轍謂河決而北必不可同右相范純仁謂聖人不敢爲天下先今河欲北而必使東是敢于爲先矣時文呂諸臣必執河不東失國之地險爲契丹利已遣范百祿相視百

祿具言河出大吳入界河水勢如建瓴古禦敵亦不以界河塘濬爲限乃罷其後水官吳安持王宗望復執東流之說築金堤凡七十里都北流而東方叙功而河決內黃東流遂絕安持等獲罪水竟北流就禹蹟云已政和間徽宗從都水使孟昌齡議導冀州大伾山東西旋繞之水於山之東北徑分流而下歲省沿河修堤之費數十倍益亦以河北流而安故上流若斯之易也顧未幾宋南若冀州青州之境皆屬金迨元末至正中順帝以賈魯爲工部尚書克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於黃

仕學全書

十九卷

王部大章

七

上編

固哈只等口又自黃陵岡西至陽青村凡二百里興工凡五閱月諸埽堤成河復故道顧時民飢未幾汝潁兵起明興成祖徙都北平去江南遠凡給百官軍士皆仰漕時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元自須城縣安山湖西南行縣壽張東北至東昌又西北抵臨清三百八十五里引汶絕濟屬之衛卽今御河也建開三十一以時蓄洩各會通河時河初開岸狹水淺不能負重載歲運不過數十萬石洪武初故道猶存迨決原武漢安山湖而南跡始湮今海險陸費其故道淤者尚三之一宜可濬於漕便上從之命工部尚書宋

禮刑部侍郎金純都督周長董其事發山東六郡丁夫十六萬五千後二十旬獨租百十萬濬之于時又有老人白英者言南旺地濟與汶之脊也誠使于汶上縣之戴村橫亘五里築一壩遏汶勿東流令盡出南旺則得全汶而水益深廣分爲南北流四分南流以接徐沛六分北流以接臨清漕尤捷禮從之于是築壩截汶匯爲湖已又相地勢自分水北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爲閘十有七而達于漳御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爲閘二十有一而達于河淮自是漕運便利已又從平江伯陳瑄言于東南潞江設瓜州儀

仕學全書

十九卷

王部大章

八

上編

其二壩祛潮港之壅開泰州白塔河以通大江于高郵鑿渠以便舟楫復築覽社湖以蓄巨漕于清江浦導縣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以避河淮風濤之險北鑿徐呂二洪之巨石以平水怒于沛縣昭陽濟寧以暨南旺各蓄水以防淺涸計自淮抵臨清增閘四十七自淮陸走抵北通州置廬舍五百六十八所居卒以治淺沿河堤岸種植榆柳鑿井以待渴者凡四千里地方皆瑄所區畫而漕以通顧河先後決而所縣無常洪武中央原武經開封城北又南行至於項城縣潁州潁上至壽州正陽鎮而全入於淮永樂中河

南河數決上命工部侍郎張信往治之信時從主事
蘭芳言用木制閘如豕圈然下置水中以椿木釘之
而實以石復以橫木貫於椿表牽築成堤計發河南
丁夫十萬而河以安正統中央張秋河濶東流入海
又決榮陽東過開封之西歷睢陽自毫入淮久治無
功景泰中乃遣都御史徐有貞往有貞行汶濟踰沁
及衛循河道往來相視者久之乃上疏請先疏其水
水勢平乃治決決止多方建閘壩以時節宣無溢涸
而後河可以得安時有撓其議者謂不能塞河顧開
河以爲患上遣中使卽問有貞出二壺一窺五窺者

仕學全書

十九卷

正統文獻

九

上編

各一均注水並瀉之五窺者先涸於是使者曉然知
疏策爲是迺報命而議決計當時所疏之水起張秋
金堤西南行九里至濮陽濶又沿李崔至蓮花池大
渚潭乃踰范盤濮又上而西數百里經澶淵接沁河
凡河流之滂有不順者堰之堰有九長袤至萬丈駕
濤截流柵木絡竹實之以石而鍵以鐵曰合土木金
火平水性也又作放水閘於東昌龍灣魏灣間有八
度水盈過丈則洩皆通古河以入海旣成賜渠名曰
廣濟閘名曰通源當是時謁潁河牧馬庸後以專力
于河役丁夫五萬八千又事不中制故有成弘治中

又決陽武支爲三其一決封丘金龍口漫祥符長垣
而下趨張秋衝衛通河而奔放于海一出中牟下尉
氏一溢蘭陽儀封考成歸德至宿州瀰漫四出不可
禁議者至請遷河南行省以避害布政使徐格持不
可而止命戶部侍郎白昂往治之昂舉兵部郎中婁
性偕往乃築陽武長堤防張秋中牟之決以入淮濬
宿州古汴河以達泗自小河西抵歸德飲馬池經符
離而南皆濬令深廣又疏月河以殺其勢而所疏月
河凡十餘處計塞決口凡三十六于是河入汴汴八
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海昂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

仕學全書

十九卷

正統文獻

十

上編

恐卒不能容乃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長堤
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引水入大清河及
古黃河以入海益東北分治而至疏故功成七年復
決金龍口潰張秋奪汶水以入海東昌臨清流幾絕
議者洵洵率謂河不可治宜仍海運上題命平江伯
陳銳同都御史劉大夏督治之時河流悍甚決口至
九十餘丈大夏行視之曰是下流未可治治上流先
導之南行且先築長堤以防大名山東之患候河稍
循軌而後決可塞也于是發丁夫數萬濬賈魯舊河
四十餘里縣曹出徐以殺水滯孫家渡開新河七十

餘里導使南行縣中牟至賴以入淮又濬四府營淤河餘陳留至歸德釀爲二一縣宿遷一縣亳州渦河會于淮于是沿張秋兩岸東西築臺立表貫索臨巨艦穴而窒之實以土石至決口去窒沉船壓以大埽合且復夾隨決隨築連晝夜不止決既塞緣以石堤隱如長虹輔以泥柱森如列星又起南河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下盡徐州作長堤亘三百六十里計用軍民夫一十二萬人鐵一萬九千斤有奇竹木薪芻不可計而張秋之決復塞賜名安平鎮嘉靖初河決魚臺谷亭決單縣至十三年後丁夫十四萬三千

仕學全書

十九卷

二部次重

十一

上編

九百人濬之四月功始成而河忽驟藹陽之趙皮寨衝毫泗奔河口而谷亭之流遂絕已復決歸德開數口北流經單縣入徐下二洪嗣是歲有決溢而所由無常迨季年蕭楊徐邳之間漂城郭人民劇甚決而南鳳泗迨祖陵抑而北會通阻遏道下引而東則淮河交注宿遷清河猥受其下流爲墊瀦無極漕舟往來每更歲辛事計三石纔致一石詔都御史朱衡往治之衡乃自南陽以南東至夏村又東至留城凡一百四十里因前獲罪總督河道盛應期所開河形鑿使深廣引點思諸泉薛河諸水注之築壩于河口又

築馬家橋以遏河使不出飛雲橋盡入秦溝自留城至赤龍津又五十三里凡爲閘八藏水閘二十壩十有二堤三萬五千二百八十丈有奇石堤二十里已又鑿黃家口導薛河入赤山湖鑿黃浦口導沙河入獨山湖爲支河八以備旱澇蓄洩八閘月而功成萬曆初又決崔鎮決龍渦周營分夾白洋河趙歸仁集獨泗州已淮水更破高家堰溢山陽高郵寶應興鹽諸州縣河淮分決流沙淤于雲梯關入海之路遂阻淮安墊焉益災甚矣議者洵洵謂諸決當毋寒開支河以殺水主濬海口以通之至七年已卯用輔臣張

仕學全書

十九卷

二部次重

十二

上編

居正言從家起潘季馴爲都御史以督治之季馴行相視議以爲海口潮汐往來之地也隨濬隨淤何可濬惟導河以歸之海則以水治水導河卽以導海也然河未易以人力導惟繕固隄防使無旁決水入地益深則治防卽以治河也今決上流固宜疏今決下流也欲疾赴海而害祛豈必疏哉復岐分之則水力益弱宜入海之滋不利也于是築堰起武家墩經大小澗至阜寧湖以捍淮東侵築堰起清江浦沿鉢池山梯浦灣迤東以制河南溢慮河衝壩觸漕嚴五壩啟閉獨以待漕船解船他無敢干閘者于是自徐抵

淮亘六百里有奇皆春埴土膠泥築南北兩堤蜿蜒相望如長山夾峙以東水諸縷堤迨河者率展築兩崖地窪下者各增築原堤短堤防護未周者連接築培薄增高如重門以待暴增縷以禦寒卽有異常之水縷堤不支至遙堤而止勢固不能潰堤而出也于是淮畢趨清口會大河入于海海口不濬而深通事畢省帑金二十四萬歸水衡自後督河都御史撤不設治河之責分屬各省直撫臣至萬曆丁亥河決開封假師屬河南決東明長垣屬北直下流曹濮屬山東各巡撫事權不一決卒不治復設都御史如故天

啟中決魁山堤崇禎初決廟道口計從來治河歲役丁夫數萬卒無有一再世享其利者迨崇禎末寇決河灌大梁漫陳許諸州而南

魯論曰議者謂漢而後始事漕以今考禹貢首曰敷土終曰成賦中邦而九州貢道不曰入于河則曰至于河達于河以唐都冀冀三面距河也顧當時如潛與汧漢與洛各不相通而禹貢之文亦止曰逾于汧逾于洛初無鑿彼通此引此注彼之煩江淮河濟各得安其獨力入海之常卽自漢而後河決常有漢武元光中央甄子注鉅野通淮泗至

千餘年宋太宗太平興國中決鄆河亦浮鉅野入淮泗于時類堅築決口皆疾驅之使北若明則不然河不入淮則會通河運道必阻河入淮鳳凰陵寢可虞昔漢賈讓三策以放河使北入海爲上今上策萬不可行諸如近日治廣濟治陽武治安平治南陽皆主賈讓分疏之中策最後治崔鎮又不分不疏不濬而主東視祖賈讓增卑培薄之下策顧當時功亦成則以時所決在下流耳嗟夫四瀆之水河爲大卽使河專入海尚能爲瀕河州郡患況河淮既合清潔沂泗會同如今日者哉甚矣治

河難治今日之河尤難也縣今考明治河之役自徐公有貞廣濟之功以主分疏而後如白公昂不分東北之水則陽武等決必不可治劉公大夏不濬賈魯舊河不濬孫家渡不釀陳留歸德之水則安平之績必不可奏朱公衡不鑿黃家等口爲支河八而南陽之功亦不可成賈讓分疏之中策正今日治河之上策也雖然潘公季馴崔鎮之功亦豈偶哉嘗聞公受事不憚出舍河干戴星出入又且博咨羣策如當時有黃清者由東員任宿遷主簿諸修堤築堰多其指畫公卽題陞淮安府同知

及叙功而清殺公文爲疏請得加太僕寺少卿公之大畧何如哉抑論考類彙類李公學禮會守膠州見膠萊間有元開運道曰新河南自麻灣北至海滄僅三百餘里中止有馬家塚石底三十餘里分水嶺百五十里宜費力開鑿若因其舊跡竟力開濬修岸立閘則海潮時入由淮五六日可達天津因附于末以告後來之當事者

治渠

按治渠全恃人力大率紆水患者十之四藉以灌溉者十之六如殷周之先畫井制田田間有遂遂通于

溝十夫有溝溝通于漚百夫有漚漚通于澮千夫有澮澮通于川川隨其地通洛通汝通濟通汶通河通淮通泗以達于海凡畛廣四尺涂廣八尺道廣二仞路廣四仞而封樹之皆水坊也無所事堤以蓄蓄水以坊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皆水治也無所事渠井邑丘甸夫各治水耶諸農隙無事力征嗣是而往魏文侯用吳起引漳水灌鄴而渠始興韓閔秦欲東伐遣水工鄭國說秦鑿涇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以溉田中作面情得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爲閘然渠成亦秦萬

世之利也秦以爲然卒使就渠而秦以富強并天下漢武太始時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公渠而關中益饒故至今稱鄭白二渠云其後各郡國皆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溉田而靈軼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泰山下引汶他小渠益不勝紀而西南在邛蜀有馬湖在滇有昆明東南在浙西有太湖豫章有鄱湖荆楚之南有洞庭吞納百川之水使不爲民田廬害且時得引以溉穀通舟楫雖非盡人力其間賢長

吏因地盡利導泉引水爲塘爲濬以利其民者漢唐以後益亦不少然後知水不得其治則爲害大得其治則爲利多也明興洪武時都金陵東南之江水爲大顧東南多山江水以有所束而又洞瀦善容瀕江之地泛溢時有而決則無之永樂初惟浙西大水上命憂原吉往治之原吉奏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餘里納杭州湖宜欽諸州縣溪澗之水散潑山等湖遞入三泖頃爲浦港壅塞滙流漲溢傷害禾稼拯治之法要在濬滌吳松諸浦港洩其壅遏以入于海從之于是發軍民十餘萬浚吳松

南北兩崖安亭等浦引太湖水一自嘉定劉家港徑入海一自常熟縣白茆港直注于江復浚松江范家浦至南滄浦口上接大黃浦達泖湖之水復禹貢三江入海之舊水道既通乃相地勢置石閘以時啟閉水患乃息史志原吉受事布衣徒步晝夜行經度疏濬築捍皆身先勞之故功成天順中一疏吳淞江弘治中一疏白茆葢三江亦時濬云顧後總督官間有急功者自冬抵春卽責成功乃亡何復塞則後事之鑒也其他若荆湖南北豫章閩粵之地或截水爲溝或環堤爲濬或引水爲渠或導泉爲澗隨地制宜非

仕學全書

十九卷

二部大章

十七

上編

賢有司爲之相度則民自竭蹶亦無有或廢者

魯論曰嘗考月令孟春之月王命田畯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遂仲春之月禁毋竭川澤毋漉陂池季春之月命司空周視原野修利水防導達溝瀆孟秋之月命百官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仲冬之月命有司祭大川名源淵澤井泉而歲十二月大蜡大合鬼神而索饗之若防若水庸皆並祭祝辭曰土及其宅水歸其壑縣是觀之古先帝王于水防水庸諸務若此其重也論嘗自長安歸蘇姑蘇過浙見太湖引水故堤水門石閘隱若長虹

袤可數十里因歎當日築捍之勞工成不易明年受事于穎賴例歲造開溝冊報道論初以此故事爾或可已而賴人爲論言賴故非水鄉然河南開封所屬諸州縣河數決決則洪濤四溢賴屬其下流水且出榆柳杪而上水卽從平地汙萊亦不能卽耕故濬溝獨急論因思國家水利於省直特勅意臣兼攝在郡縣則分責任倖掌之葢洪水壅溢則壞民廬舍旱潦不時則傷民禾黍居與食皆民生所急故重也論生于肝之黎西祇見截谷爲濬引水爲渠此固民自爲計初不知國家爲民生

仕學全書

十九卷

二部大章

十八

上編

已如此其切然則官南北地方者可不隨地爲之經理祇曰此故事奉行已哉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十九終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二十

黎水魯 論孔壁甫著

大政補遺

凡政皆分六部稱一政而條件各出所應職掌衙門亦分統記則混淆縷析則瑣屑故總歸之補遺

權稅內權關馬工部餘俱屬戶部

按權關周官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掌其治禁與其征塵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所達貨賄以節出之諸稅入供王之膳服令無過適函荒札喪則關市無征司門掌授管鑰以啟

仕學全書

二十卷

大政補遺

一

上編

閉關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而後世門關之稅始此漢武帝時兵革數興作樂劇而財匱始算輶車令諸賈人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四千一算若北邊騎士輶車一算商賈輶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謫戍邊一歲沒其緡錢有能告捕者即以半畀之唐武后時有司條關市之稅不限工商但人行輒稅而門關之權益繁宋與詔關津毋苛行旅凡行旅所齎資非貨幣當算者毋發篋簡搜即當搜者亦毋擅增剝收益藝祖之仁也按權市周官司市

仕學全書

二十卷

大政補遺

二

上編

以平賈禁澌止訟又設泉府之官掌市之征布歛布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以其買買之物揭而書之待不時而買者各從其抵從其地治之吏而與之其吉凶大故適空乏莫能自致為之期而賒之至期而復之其終窶且貧者又從而貸之以國服為之息迨齊管仲言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重輕而凡物多則賤少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于是視時之羨不足而劑其贏視物之輕重而定其準以佐齊典霸而後世平準之法始此漢元封中武帝用桑弘羊議立均輸法置大農丞數十人分主郡國令郡縣各置均輸官令遠方各以其物為賦已又行平準法凡天下之貨物盡籠於大農賤則買之貴則賣之抑萬物不騰踊而趨平益做管仲輕重聚散之術而巧用之王莽篡漢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各置交易丞五人泉府五人凡能採耶金銀銅錫登龜耶貝及畜牧者若嬪婦桑蠶織紉工商醫卜及他伎能商販皆各自占所為所在縣官記其本率十以一為貢敢不自占占不寔盡沒入其採取已又倣周禮泉府歛餘之法令諸市常以四仲月平所掌物上中下之賈以周人用若不售者均官簡實從本賈買之適物

昂貴則以半賣賣民有祭祀喪葬不能舉者臬府以所入工商之貢除之祭無過旬日喪無過三月或乏紀欲貸以爲生者仍聽授之計得息無過什一唐德宗時又爲除陌法令公私私給與若買布帛什器香藥珍寶若全羅他百物皆計錢筭緡一緡輸官錢五十兩聽鬻給市牙印紙署記以待倉隱錢百者沒二十杖六十別責錢賞告者其販鬻不由官路莫逃免者捕論之已法既行牙市多隱盜縣官所入無幾而怨端大作宋太宗淳化中詔諸路條所部州軍市征名品量減以利細民若販夫販婦瑣碎交易勿復筭已

之願易官物者聽既收市視務所積物許請賒立限歸故直歲出息二分若民貧乏欲貸於官度其田宅若金帛爲抵而與之定期責償半歲收息什一歲什二過期者月加錢四之一以誦之于是出內帑百萬緡及京東市稅錢八十七萬緡爲市易本已又取免行錢官官中宣索或非民間用物卽用物或時缺少買半騰倍徒爲行戶苦乃立法計歲內官所合用之物令行戶贖錢預收之入官以待急歲中不用卽出賣息毋過二分厥後市易苛細蔬果米鹽令諸小賈非出免行錢毋得賣而吏胥緣爲姦利剝小民已導洛通汴司復請置堆棗司于泗州官別以船運至京輪筭已詔非導洛船所載貨卽自請稅皆如私載法且有遮欄赴務名驗寔寔盡抑買者商率逃徙物大踴商稅舊額大減而巡邏諸後務司官吏簿書廩給爲費已厚行之十有五年而前所出內帑錢僅復其本官民大病若權節之法自漢武帝時始至王莽時用魯匡議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爲一均率開場以賣于是置命士五均六幹郡數人而用商賈子乘傳行視之東漢建武初始罷并弛私禁唐初酒無權者代宗廣德中始勅天下州縣各量地大小定酤酒戶

月納稅德宗時軍興乏吏官市酒斛三千已令天下
置肆酤者斗百五十錢元和中勅權酒錢隨兩稅據
貴均納已權錢宋初三京皆官造麴許民納直聽
釀在諸州軍亦如之神宗熙寧中三司使請酒麴坊
場率千錢稅五十儲以祿吏而諸郡舊不釀者許以
公使錢釀之崇寧中又令監酒務增酤錢上已升五
文次三文以贖學廩後有坊場已廢而權酤不減至
權之民抑配白納者若魚課亦自漢武帝始至宣帝
時海租且增間架之稅自唐德宗始凡屋二架爲間
上間錢二千中一千下五百敢匿一間者杖六十若

仕學全書

二十卷

大宋新進

五

上編

三十稅一權鈔訖開收票付商放行隨將商所上銀
登簿送所在府州縣庫收積至千兩傾銷成錠季終
差官類解已上新河權關從蕪湖而御史歲代部主
事三年代于差滿前題請更替至接管交代乃聽行
景泰中又於湖廣金沙洲江西九江南直隸蘇州浙
江杭州各設主事築船而廣東雷廉平江等處珠池
遣內使起釐戶採珠供服御之用其後鈔關各停御
史不遣止遣主事而主事率年一代他郡縣有商輅
集處仍設關止以府佐領不設主事嘉靖中各鈔關
出納官銀多隱盜以戶部言行巡按御史于府州縣
選委廉能佐貳官日赴廠爲之試設號簿二扇并立
收料文票于所在官司編號用印鈐記票給商簿登
記料鈔一扇主事收一扇委官收防姦弊而委官率
代萬曆中以中官言令天下郡城各權關凡地不百
十里卽設一關而省會之地更差中使坐督卒然
橫肆自庚子迄庚戌凡十年官民大病已乃罷惟舊
所設關如故末年東師劇增各關稅銀天啟崇禎間
凡屢增不一法遂苛商旅率避關縣間道關出權關
官率別遣胥役四出緝之至仕客携一篋亦必開驗
乃放行而行旅盡病若京師九門並有門禁而大明

仕學全書

二十卷

大宋新進

六

上編

門設宣課司以中官主之復差御史主事監收顧御史主事寔不得一與而中官較尉橫肆無忌凡商貨縣陞自蘆溝橋入商船縣水自張家灣轉募車入各不數十里而權之者再卽仕客行李亦各稅錢騎五十文車百文坐乘百五七十文不等類無得免者天徵崇禎之間權璫擅政嚴禁尤厲九門皆設邏卒凡仕客攜帶朝官家書外官函刺率簡搜有犯卽送廠具題起大獄一時惡少羣起尋風逐影名曰拏訛而長安大病若省直各府州縣漢武初設有稅課司局河泊所歲辦商稅魚課而稅課司局諸商貨皆三十

仕學全書

二十卷

大政綱目

七

上編

稅一凡官牙私牙並廢止取免牙錢一分而權貨之法凡官合用之物稅本色其餘民用之物率折收錢鈔惟酒課不設務不定額據所在收數起解已悉罷若五穀農器書籍紙札皆不稅其課鈔該司局官各上所在州縣庫收類解布政司解京于時並勅凡軍民嫁娶喪祭伏臘追送儀物及自織作染練布帛及買已稅之物若造作車船若細民挑蔬果魚肉非與販者毋得稅宣德中令天下諸稅課司所收課不及三萬貫河泊所課鈔不及萬貫俱革罷令所在州縣帶辦其他出澤池塘並均之里甲曰課程若開架初

未稅至天啟中京師始征據門定等曰門面錢已令天下府州縣凡居城市者計房征稅曰房號錢上房三錢中房二錢下房一錢未幾隨罷若沿江蘆荻紵國初功臣密治聽所在官征解本色折色視所出物如地方無密治免若券契止及田宅江以北年一稅江以南十年一稅而稅百分取不過三分若他奴婢馬牛車船等券不稅

尊論曰漢制山澤之末稅歸之少府共天子膳羞今州縣課程牙行券契諸稅是也而明則並畀歸之司農公而不私得王道之正其他奴婢馬牛車

仕學全書

二十卷

大政綱目

八

上編

船諸契盡革不稅恕而不苛得王道之大明之慈仁誠出前代萬萬卽關梁有權自宣德來已久顧初亦三十稅一商未大病卽萬曆之末啟禎之間稅節有增較之唐宋終猶有間若夫細大之務畢籌高估抑配發篋簡搜爲厲于商非盡可歸咎于法蓋近日權關一差京朝官視爲金鑛爲錢圖得差不易在差不易回差更復不易時勢所迫踵事而趨司關之吏雖欲不爲後之所爲豈可得哉論嘗讀唐史劉晏掌鹽鐵所居庫陋飲食儉約室無媵婢米麥數斛外別無餘物又且職任最久勢軋

宰相猶于四方名士有口舌者率以名利啖之使不得有所訾短又況權無劉晏之專身處易營之地者哉明朝在外任事之臣大都類此益不特司關之吏爲然矣

土貢內上供內庫光祿寺太常寺戶部兵部工部欽天

監太醫院俱有應解

按唐虞時土貢在冀若岳夷皮服其他兖州漆絲織文青州鹽絺海物絲象怪石縑絛徐州五色毛羽夏翟狐桐浮磬蠙珠魚玄織縞揚州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卉服織貝椅栝荊州毛羽齒革金三品栳

住學全書

二十卷

大政補遺

九

上編

櫛栝栢礪砥砮丹籩簪菁茅玄纁璣珞大龜豫州漆象絛紵織縑磬錯梁州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雍州球琳瓊玕頤猶分歲貢錫貢歲貢歲一貢錫貢必待命取乃貢迨周制九貢一祀貢二嬭貢三器貢四幣貢五材貢六貨貢七服貢八旂貢九物貢其他不中邦國之用者不入貢典漢興罷封建制郡縣凡山澤末稅輸入少府金帛貨幣皆與錢穀並輸大司農卿唐興制州府歲市土所出爲貢若織縞織文之屬勅無過五十疋異物鷹犬之類非有詔不得獻有加配則以代租至天寶時始宣索無度宋興制東

南雜運直抵京皆有額數至徽宗政和間置應奉司內天下貢物已設花石綱歲費至巨萬民間有文木怪石無敢有自匿者甚至發屋破壁挽之而出宋南明興制天下府州縣于夏秋兩稅之外各貢其土之所有而貢額不過宗廟之薦新太常之牲幣欽天監之曆紙光祿寺之厨料營繕司之材木顏料太醫院之藥材寶鈔司之桑穰寶源局之銅錫軍器局之生熟鐵翎毛筋角箭竹水膠油漆尚衣監之冠冕袍服履舄靴襪巾帽局針工局之皮張段疋內承運庫恩賞功賞之諸色表裏段疋皆本周官九貢遺意諸珍

住學全書

二十卷

大政補遺

十

上編

奇玩好不與卽有須用亦抵租爲市係京師近地出產者則以各處所解稅課錢收買之不坐派自後上共爭鮮楊梅鮮鱗魚鮮鮓黃魚之類歲解日增而蘇杭制帛龍衣官衣淨衣且差中使監督織造蠙珠瓷器不時宣索內用蜀府扇段疋皮張白蠟之數至有十倍于洪永初時者若弓箭箭鏝甲各布政司并直隸府分歲發帑錢募工造解而當發帑時司府官吏必什一扣刻工價而承委督造官又扣什之一承造匠役工價不足所造率多苦窳不中程度崇禎時設驗試廳詔主事一員嚴加察驗多剝還改造解官匠

役悉受累患苦惟銅鉛砂膽礬雄黃丹青綠毛纒碧甸子鐘乳粉櫻毛水銀之類皆干各稅課司局取之

魯論曰先王不貴遠物慮勞民防侈德也若周官九貢所載皆軍國急需自唐虞來已然亦何能闕惟唐天寶時以一荔鮮搔動隴蜀宋政和間以花石綱致浙西蘇湖諸郡大擾則爲厲于民爲千古永鑑明初貢額何一非周官之舊卽正統以後大官之宣索中使之督造漸非初制萬曆中採計之使四出並爲厲於民顧較之唐天寶宋政和時是

仕學全書

二十卷 大致補遺

十一

上編

大有間則以祖宗節儉之訓由來遠也乃或者猶曰天子玉食萬方不當以口體之奉累天下去泰去甚諸鮮之數未必不可減奢造之使未必不可停論曰是也顧猶有進焉者大學傳平天下終於理財而著理財之道不但曰生之者衆必曰食之者寡不但曰爲之者疾必曰用之者舒今考明史牒勿論其他卽內府惜薪司巾帽局所需白蠟皮張亦數十倍于前則土貢安得不敝揆其故總監局官員冗所致然則爲國家者理財而不理人卽身衣再浣之衣口食監門之養烏有當哉崇禎癸

酉論客都門見禮部遴選內監至滿數千夫此數千之人皆待哺大官衣服將作者也當事者獨不爲民窮財盡之時一痛哭流涕言之耶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二十終

仕學全書

二十卷 大致補遺

十二

上編

仕學全書下編自序

竊嘗聞之國與天地必有與立是故

竊嘗聞之國與天地必有與立是故

竊嘗聞之國與天地必有與立是故

及羣有司書曰一日二日萬幾又曰無疆官天工人其代之繇此推之凡百萬幾皆天之所命百庶官皆天職也論伏觀明官制喟然歎曰於都哉翕受敷施其古與廣之盛際乎首內閣洪武中罷中書省不設領宅揆之任何可廢也迨後永樂時始設閣臣國家機務一歸內閣于是閣權愈重階愈崇若中書舍人爲內閣辦事之官翰林院爲內閣需次之地故首內閣卽以中書科翰林院若康吉士附焉次吏戶禮

目錄

一

下編

一

下編

一

下編

一

下編

兵刑工六部次都察院次通政司次大理寺此國家所稱大九卿事事得達于天子耶上裁者蓋冢宰兼銓政司農王國計宗伯掌邦禮司馬筦中樞司寇明邦禁司空典邦事以暨御史大夫爲國持風紀納言爲國司喉舌廷尉爲國理冤獄皆崇秩次六科給事中給事傳輪音司封駁在唐宋卽門下省凡朝廷傳宣之職通政司主納給事中主出諸司有誤都察院主彈劾給事中主駁奏以一科兼數大權稱要秩次太常寺視天神祭地祇享人鬼司三禮次太僕寺掌馬政次光祿寺主上共共祀事職燕饗次尚寶司筦

符璽次鴻臚寺掌朝儀次行人司叙差遣次欽天監

察後詳次太醫院主醫藥至若宮詹若大司成本與

翰林院叙遷轉階崇而體重實廷臣然于東官成均

各有專職故另揭詹事府國子監而順天府本古京

兆上林苑監卽古虞衡皆在王畿之內故于京朝官

以次列焉若夫京師爲天下根本天府四塞居重馭

輕勢不可不嚴嚴則不可無武故特揭五軍都督府

次親軍衛京軍衛暨五城兵馬司若南京爲太祖大

業始基之地與唐宋時陪京實異備官亦自不同故

又脩列留都府部科道寺監衙門若省直則首撫按

凡撫按官副僉都御史若御史皆京秩然于外省直

有專職故首之次布政使司布政使卽古方伯次按

察司按察使卽宋廉訪使若布政司同堂官有叅政

有叅議按察司同堂官有副使有僉事如糧儲屯田

水利鹽法海防兵備驛傳提督學政則視勅行事其

分駐外郡者曰分守曰分巡凡守巡官必別于駐劄

所在設衙門雖屬兩司官而建牙隆重故次分守道

分巡道而若府若州若縣則遞相承隸焉故次府州

縣若鹽課爲國家足邊餉關國計故次都轉鹽運使

司若廣文爲國家敦士習敷教化故次府州縣儒學

目錄

一

下編

一

下編

一

下編

一

下編

其掌案牘職奔走則有吏胥故次中外衙門吏書快
手民壯牢頭門子皂隸而宣國威脩守禦聽調發則
有武臣故特揭都指揮使司次外衛指揮使司千戶
所百戶所暨西南土司其中外官朝廷皆有寵命有
恩數故總列文武官商品階勲祿米加官兼官顧中
外百官主分猷宣力而提挈綱領總在一人非朝參
無以通上下之情非章奏無以商可否之計故受之
以朝儀批答若布政陳教發號施令雖在外庭而端
本善則實先宮壺三代而下明之家法較漢唐獨善
故受之以掖庭諸官及外戚宗藩終焉猶歟休哉居

自叙

三 下編

中出治綏靖萬邦騰載亮工自洪承以來筌宰同心
咸有一德不可誣也顧物積生蠹事久生弊承平日
久上下相嬉一庭之上非分門立戶登仕宦之壘斷
則模稜兩可爲持祿之穩局知有私情不知公道暈
珥蔽日隻手遮天誠可浩嘆于是作京朝首直文武
職官及朝儀批答考俾綜覽治亂者有所鏡焉
崇禎癸未冬十二月甲子啓 論載識

仕學全書下編卷之一

黎永睿 論孔壁甫著

京朝官總論

凡在廷諸臣僚班無問崇卑職不問繁簡皆朝官
也凡在都城內諸臣僚事不問治軍職不問治民
皆京官也亮工歷載咸一人之羽翼居中制外作
萬國之綱維亦既尊卑有等大小相屬師師濟濟
盛矣又且六官分職九執咸事彼此頗煩無敢相
壓制不綦密乎顧揆明初所以設立庶官之意載
觀累朝來流漸廢弛之因則國家治亂之故居然

仕學全書

一卷

京朝官

下編

可親矣

京朝文官考

內閣

按唐虞相曰宅揆殷曰阿衡周立三公三孤官不必
備惟其人西漢倣秦舊制初置相國以御史大夫副
之稱兩府孝惠改相國爲丞相武帝猜丞相以國柄
自予設侍中待詔用分相權已以宦官主中書奏白
上乃下兩府其後大司馬大將軍權重凡尚書事皆
領之且逆駕丞相上成帝時以大司馬大司空並丞
相爲三公哀帝時改丞相爲司徒置大司馬大司空

號三公如故然事皆自大將軍而相權益衰東漢隨西漢末設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三公析一相而三而事專決于尚書已干三公之上設驍騎將軍錄尚書事天子在諒陰加少傅于是三公權盡奪有災異卽策免甚至令自裁塞天變曹操當國以大權自予復置丞相身都之凡尚書以下編置其私人而漢亡唐仍沿初置尚書中書門下三省尚書省置尚書令中書省置中書令門下省置侍中凡軍國有大政中書令出命侍中平駁尚書令受而行之然三省隆重不時援獨以左右僕射長尚書省厥後三省溫觔

若詹事保傅皆進階稱同中書門下三品卽實授三省大臣必加特進同平章事名銜始爲真相肅代以後節鎮強盛並加三省平章以爲榮寵則冒濫極矣宋仍唐制以同平章事領相職已設參知政事副之而尚書中書門下三省並列于外別于禁中置中書政事堂及樞密院爲兩府析一相而二益以當時范質王溥猶周舊相別設政事堂于禁中益奪之也其後大臣節鎮諸軍亦有得帶平章樞密等銜稱使相者神宗時凡平章事參知政事皆不設獨設尚書中書門下三省如唐然若令若侍中亦不時援仍如唐

故事設尚書左右僕射兼兩省侍郎行中書令侍中之事長百僚南渡後仍尚書左右僕射又加平章事名銜如平章事請老三五日一至都堂治事者稱平章軍國重事仍以參知政事副之孝宗時改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副以參知政事如舊明興改中書省左右相國爲左右丞相左右丞各一人參知政事二人副之已胡惟庸以及赫太師御奉天殿勅文武羣臣官古者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自秦始置丞相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多專權擅政今罷分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理天下庶務彼此頗

頗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并峻後代奏立丞相之令于是制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侍左右備顧問咨機務無定員無專授不置省已干華蓋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各設大學士顧皆不得平章軍國事至永樂時始開內閣于東角門簡諸翰林以院銜入直親密勿預機務恩數率與尚書並特授圖章曰文淵閣印章凡封進詔草章奏用之不得下諸司如下諸司以翰林院印行諸司上內閣亦止稱翰林院官階止五品制三公三孤皆不以授仁宗卽位始謂侍臣曰朕冲人歷天下事日淺無保

傳何望乃又設謹身殿大學士並武英華蓋兩殿大學士資深加三太三少已又設弘文閣大學士與文淵閣東閣皆稱內閣然閣學士不得旨雖入內閣不得預機務已弘文閣不時設景泰時御史王文入內閣始兼尚書自是以後益隆重非夙處禁林列吏禮者不得入嘉靖時改奉天殿爲皇極殿華蓋殿爲中極殿謹身殿爲建極殿而大學士亦隨所改殿署銜惟文淵閣東閣如故累朝來閣臣專掌出納上命奉陳規誨獻納謨猷六部百司諸題奏皆擬批答以請凡上所下詔語制勅冊諭書符令檄皆審署申覆

仕學全書

卷一

四

下編

調劑平允乃行凡下所上題奏表箋文冊制對露布皆審署申覆裁畫平允乃下凡經筵則知其事東宮出閣講學則領其事凡宗室請名封諸大臣請謚恤並擬上凡如祀巡狩扈行凡累朝寶冊寶訓玉牒皆籍而藏之凡修實錄若會試皆克總裁官凡廷試讀卷照宣時三楊以貢士入天順以後必進士處禁林者入嘉靖時亦有不必繇禁林而入者崇禎時不繇禁林入者獨多干時遼事孔棘流寇交訌閣臣亦有出督軍務者又有擢鼎甲不三年卽大拜者

尊論曰宅揆之任唐虞已然明初遵太祖之令不

立丞相止設閣臣然避其名不能不有其實凡六部百司章奏皆得擬旨以行雖設御史臺不能如漢並丞相兩府雖有給事中不能如唐宋門下侍中並尚書令中書令稱三省國家有大政大獄大是非大賞罰若御史若給事中一時幸起羈陵蜩螗沸羹顧喙爭鳴者未必不心有所謂俾分租總持政府爲與援求一明亡光大者似少顧累朝來相業亦不可誣也論管私論之自永樂中設閣臣以來諸如三楊尚矣英廟復辟以後隨事納忠弘興邦復聖之設孝廟臨御之時一德一心

仕學全書

卷一

五

下編

追都俞吁咈之盛不謂無人乃若武宗爲羣小所惑梁文康公儲獨能爲婉爲直多所開導霽雷電之威開重陰之蔽求之古名相豈易得哉至若萬曆初年冲主在上江陵相公居正以才力兩優之相居天下于泰山之安主德加修羣小不作河流安瀾土田疆理而且東征南伐遼威丕振聲靈赫濯乃身歿之後竟與嘉靖中分宜同敗雖怙勢作威在江陵不可謂無以取之顧諸臣當江陵在政譽之不無太過何獨于既歿之後攻之若此其甚曾不一顧惜耶卒致神廟中年煩言生厭久攝大

內官府寮隔視揆席亦無關重輕并疑在廷薦剡彈章頗聲聒耳盡言官毀譽失實追往事殊可浩歎易曰物不可久居其所若江陵者固已足爲後來政府寵盛難居之燭鑒已

中書科舍人

按中書之名昉自西漢顧其時以待御史受公卿所上書而侍御史署居殿中故其職曰主中書蓋以事名以地名非官名並非署名也自後晉遂以中書令爲官陳隋時更設中書舍人唐仍隋舊置中書省與尚書省門下省並列爲三而設舍人爲中書省隸屬

仕學全書

一 卷

官制

六

下編

凡詔旨勅書皆令起草進益相府分職之司也宋制如唐明興初設中書省省設中書科舍人仍唐宋職掌洪武十三年省罷不設獨所設舍人如故永樂中設內閣山中書舍人仍隸內閣辦事銜各職掌皆如前凡舍人繇進士選授者過順天鄉試得克同考官歷事久得與考選給事中若御史以監生選授者仍得與順天鄉試如鄉會皆中式則炤殿試甲第名次改授

魯論曰明初廢中書省不並廢舍人何也太祖固知政本之地不可無人也厥後置殿閣學士脩顧

問復命翰林官看詳奏微益已見端於此矣書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豈以開創之至而不慮及此乎累朝來平章之任卒歸內閣而舍人故爲清銜有以哉

翰林院

按周有內史掌諸侯孤卿大夫之策命及讀四方之書于王前外史掌書外令及司四方之志凡三皇五帝之書皆隨而藏之漢興武帝時始招選天下材俊之士令侍中待詔事至得舉白大臣有奏對輒令侍中待詔援古經義雜難之唐太宗貞觀中置史館千

仕學全書

十 卷

官制

七

下編

門下省已徙中書掌國史與集賢弘文稱三館開元中置翰林待詔稱翰林掌四方奏疏批答應和文詞已又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館學士分掌內外制憲宗時增置翰林學士承旨與密勿謨獻若秘書省設監少監及丞領著作局奉詔撰碑志祭文宋初設翰林學士承旨翰林學士掌制誥敕勅圖書乘輿行幸備侍從神宗元豐新制行凡翰林官入院不卽除學士謂之權直而翰林之屬初有侍講有侍讀有侍講學士有侍讀學士已廢學士卽侍講侍讀祇爲兼官資淺者爲說書若殿閣學士初置文明殿

仁宗慶曆中改紫宸殿已又改觀文殿並資政殿端明殿爲三殿殿設大學士學士以寵舊相無編設而諸閣有龍圖天章寶文顯設徽猷數文南渡後又有煥章華文寶謨寶章顯文皆置學士侍制按閣從奉列宗御容御製文翰得名若秘書省設官領著作局皆如唐與諸閣侍制皆主著作明興翰林院設學士掌院事一人正五品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各二人皆從五品爲正官侍讀侍講各二人皆正六品五經博士五人皆正八品典籍從八品侍書正九品侍詔從九品爲屬官修撰二人從六品編修四人正七品簡

仕學全書

一卷

京朝官

八

下編

討四人從七品爲史官而孔目爲幕官洪武十三年罷中書省始命翰林官日看詳諸司奏啟駁正之平允列名封進凡學士掌詞翰禮文誥勅詳訂圖籍考議制度以備顧問若經筵日講修纂諸書則承受統領焉講讀職掌經史五經博士業專經佐學士講讀待詔主登對侍書郎唐供奉官以四體侍上書典籍守古今書籍修撰編修簡討主修國史凡天文地理宗演禮樂兵刑諸大政及上所下詔勅書檄謹籍而藏之脩實錄爲上心簡注者得入內閣預機務凡兩直隸鄉試克考試官禮部會試克同考試官萬曆中

凡江浙閩廣諸大省亦必命翰林官出典試事已申勅日講官從閣臣後記注起居及審勿謨議別簡史官分曹纂諸司章奏月送內閣藏焉初洪永時翰林院凡辟召鄉舉歲貢皆得入天順後必進士出身即進士亦必縣舉甲及選庶吉者乃得克當時修爲翰林一清凡勅推閣臣非縣此不得與枚下秩稱華要厥後庶吉士解館必盡力爲留地至崇禎時始有出在外推知入者又有卽于候選進士中特簡入者幸不無奔競

魯論曰翰林以文學得名自唐始著漢以前未有

仕學全書

一卷

京朝官

九

下編

也顧漢無翰林之名而諸文學之臣皆能以功名自顯如陸賈司馬相如朱買臣終軍輩或使閩越使尉陀解辦髮去黃屋六齋稱臣或使西南方國使叩笮若長內屬或守會稽將兵出橫海破東越或拜謁者權諫議列侍從自願請長纓羈南越王致闕下故文學士功名之盛莫如漢非唐以後所及明仍唐以來之制設翰林官准周內外史不外調非鼎甲庶常吉士不內入需次入內閣益清華要地矣文章事業兩者相須求以功名自顯不欲多讓漢諸文學于前論幾幾巨莫遇其人矣

庶吉士

按漢唐宋公署銜名皆未設明與庶吉士倣古庶常
吉士得名洪武時開文華堂選天下舉人年少質美
者擢翰林院編修詔大儒爲師教之上政暇輒臨幸
考業光祿給饌主以太子諸王兼賜白鐵鞍馬已又
選成均之秀八武英殿習政事尋擢給事中永樂初
仍選進士才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學時入選者二十
八人擬應二十八宿命司禮監給紙筆墨光祿寺給
朝暮膳禮部給膏燭工部擇近地居之於時又有進
士周忱自陳年少願入進學上喜命增二十九人上
仕學全書 十卷 京師
十 下編

其尤克庶常吉士得入讀當此者稱華選既留需
次入內閣誠非他曹司可望若館閣月試命題多
國家大政或有古疑義作疏有疑事作辨有故實
作者有特解作論邇道術作原若時政艱大作議
他若賦若頌若銘若贊若啟若奏若表若箋皆關
切時務凡以裕實學儲相才非苟然而已也領士
得此不易得留又不易使人館三年心志無別營
有專用其德業文章豈不超軼唐宋遠追兩漢也
哉

仕學全書下編卷之一終

仕學全書

十卷

京師

十一

下編

仕學全書下編卷之二

黎永彝 論孔壁甫著

京朝文官考

吏部

按吏部職掌銓選而銓選在唐虞總于宅揆在周屬天官冢宰在漢屬丞相御史大夫東漢始改常侍尚書爲吏曹尚書一稱選郎魏始設吏部晉仍之其屬設兩郎中掌選事隋設吏部置尚書及侍郎凡一命而上皆銓于部凡州郡尉史不復聽太守自辟置如漢吳點唐設吏部視晉魏部置尚書一人侍郎二人

仕學全書 二卷

京朝官

一

下編

其屬四曰吏部曰司封曰司勳曰考功各設郎中員外郎主事凡中外文武職官命婦勳階皆差次叙之隸尚書省宋設吏部如唐部置尚書一人權尚書一人總文武選侍郎二人權侍郎二人分文武選凡四司皆設郎中員外郎主事如唐官但宋初制本部官不署事別以兩制以上官一人判部事郎四司亦別設判如部若考核內外官殿最又別設差遣院已改審官院以御史知雜官充元豐新制行始以文選爲審官東院武選爲審官西院職掌始各如其官明興設吏部做古天官冢宰置尚書一人正二品總天下

官吏銓選推陞勳封考課之政令侍郎二人正三品

爲之貳其屬清吏司四曰文選曰考功曰驗封曰稽

勳司各置郎中一人正五品員外郎各一人從五品

主事文選考功各二人驗封稽勳各一人正六品文

選掌天下文職銓選推陞改調之事以六選叙新授

以六推叙年勞以署職試職實授別年資以裁革兼

攝添設別繁簡以薦舉徵召起復達賢俊以帶俸添

註寄恩冗以降調除名駁罪過考功掌天下官吏給

源考察之事以初考再考通考覈給辭以京察考京

官以大計考外職以降調革職閒住留用明功罪驗

仕學全書 二卷

京朝官

二

下編

封掌封爵襲蔭褒贈及吏筭之事以須知課入官以

蔭叙徵世爵以恩鄧錄忠賢以進階地封加贈追奪

明功罪以土流貶徵外官以考撥差胥筭稽勳掌勳

級名籍喪制之事以貼黃登內府以勳階叙百官以

解職起復明喪制以更各復姓悉人情而司務二人

從六品省署抄目受發文移

尊論曰漢選舉權歸兩府唐設吏部隸尚書省宋

制吏部而判部必別勳行事皆無專權獨明上自

九卿下至闕吏非吏部不得除授權特重而尚書

非品望素著亦不能久安其位若啟牘之間文選

官多下吏考訊銓部之門遷卒日偵其側曙殆矣
哉今之爲銓部者顧亦有繇然也藉使拜官公朝
不必謝恩私室天無二戴室嚴四知則山公之懷
有故事亦奚慮御史之袖有彈文哉

戶部

按唐虞有納總納銓納結納粟納米之文而不詳其
官若教稼穡屬稷周設司徒爲地官顧其職兼掌邦
教古教養相須不分隸秦置治粟內史漢初仍之已
更爲大司農有卿有丞有部丞各一人其屬又有太
倉均輸平準都內籍田五令丞幹官鐵市兩長丞而

仕學全書

二卷

京朝官

三

下編

役粟都尉屬軍官不常置又別仍秦設少府掌山海
地澤之末稅給天子上共國用不足時發焉魏置度
支府置民部唐初仍隋高宗永徽中改戶部部設尚
書一人左右侍郎二人總天下戶口土田賦役之政
令其屬四仍稱部一曰戶部部置郎中員外郎各二
人主事四人掌十道版籍租庸調及土貢之賦凡天
下職田公廨田民業口分田若優免蠲復及山陵廟
邑之守皆咨之一曰度支部部置郎中員外郎各一
人主事二人掌國用歲入歲出供御供軍之數及均
劑和市和糴之事一曰金部部置郎中員外郎各一

人主事三人掌庫藏金寶財貨及權衡度量之制一

曰倉部部置郎中員外郎各一人主事三人掌收受
租稅祿廩軍需及義倉常平倉諸諸別設司農寺有
卿有少卿有丞領上林太倉鉤盾導官四署上林署
主苑囿蔬果太倉署主九穀廩藏鉤盾署主陂池薪
芻課養鵝鴨導官署主擇九穀精麴以備上共又設
太府寺亦有卿有少卿有丞掌南京都市左右藏其
屬有常平七署署各有令丞宋戶部如唐但天下財
賦于戶部之上別設三司使總之戶部雖以兩制以
上官判部事顧不過受土貢會陳于廷而已及元豐

仕學全書

二卷

京朝官

四

下編

新制行始罷三司歸戶部其屬四仍分民度金倉而
民部設二曹凡婚姻繼嗣券賣之訟左曹主之常平
義倉免役伍保農田水利之政右曹主之度支設郎
二人主計度國用軍需金部設郎二人主錢幣征權
倉部郎二人主儲積漕運已皆名司又別設司農太
府兩寺置卿少卿丞簿職掌皆如唐明興設戶部准
古地官置尚書一人總天下戶口土田賦役經費之
政令侍郎二人爲之貳其屬四曰民部主直省州縣
之圖志以周知其地理古今沿革山川險易土田肥
瘠寬狹戶口物產登耗之數曰度支主會計天下存

留起運若稟祿俸給之經費曰金部主天下魚鹽諸課若賦罰折收曰倉部主夏秋兩稅起運本色之委積已太祖念地曹事繁更定爲浙江等十三清吏司司理一布政司之事各分民度金倉四科而各司郎中員外郎主事視所司事繁簡添設不等若直隸州府之貢卽附于所司之簡者并理焉有司務照磨簡較爲首領其隸屬若寶鈔提舉司設提舉副提舉各一人若廣積庫廣盈庫廣惠庫承運庫節慎庫贓罰庫太倉銀庫甲乙丙丁戊字庫及外承運庫行用庫抄紙庫印鈔局寶盈局御馬倉軍儲倉張家灣簡較

仕學全書

二卷

嘉慶

五

下編

批驗所各設大使副使不等其總督倉場別設侍郎或尚書一人堂屬官品皆如吏部

尊論曰周以土地人民之政屬地官論讀易廣卦傳主坤爲地爲母爲吝嗇爲均啍然嘆曰嗟夫萬物資生皆本于地爲母爲均信矣而乃亦事吝嗇乎及觀土敝則草木不長物生必窮地道且然而況國家乎明太祖以兵革定天下著君道十八事首曰勤曰儉成祖臨御至衣敝衣宣宗御用從簡樸上共悉詔節省累朝恭儉以故閭閻之間家給人足雖有凶飢民不大病均矣致養之責克盡爲

母應地无疆矣非慎乃儉德而能若是乎自是之後上共日俸內外文武之官日增皇賞功賞日繁甚至後廷監局員役二十倍于前傳湯小豎皆衣履天下一有與發無慮皆加微預徵迨萬曆之末政積之問飽者飽欲死民窮饑欲死怨積于下災見于上旱蝗相繼五穀不登民無從得食相率爲盜幾滿天下培地之卑益山之高是名爲剝戶部准古地官爲國家大臣厚下安宅之策當必有日夜于上前陳說者矣在昔殷家宰于歲之秒視年豐儉制國用周制喪祭皆川一歲若三歲之仿他

仕學全書

二卷

嘉慶

六

下編

如九式必先計所出產諸大僚皆學古入官獨未聞歟若夫持籌計多寡謹出內此一田舍翁能之稱爲王安援邦國而計不及此則或以官爲傳舍而遺艱于後人未可知耳故在廷諸官若戶部則久任之說不可不亟議也

禮部

按唐虞秩宗掌三禮列九官周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以佐王和邦國列六卿秦曰奉常漢因之已改太常有卿有丞其屬太樂掌伎樂太祝掌祝號太宰掌鼎俎太史掌星曆并太卜太醫爲六各有令丞

而諸園陵有上食官五時有尉別有博士教弟子秩
北六百石特重焉爲祠部後周禮部唐因之設尚書
一人侍郎一人總禮儀祭享貢舉之政令其屬四仍
各部設郎中員外郎各一人主事二人一日禮部
掌禮樂學校衣冠符印表疏圖書冊命祥瑞鋪設之
事及百官官人喪葬贈賻之名數一日祠祭部掌祭
祀國忌廟諱天文刻漏醫卜僧尼之事一日膳部掌
郊廟牲豆樽俎之品數廩犧之滌養及省閤大官上
共一日主客部掌二王後及諸蕃朝貢燕享之事宋
制禮部同唐職司初制實授者不領職別勅兩制以

上官判部事元豐新制行職掌始如其官其屬四署
名街名職掌皆同唐已改名司凡四司禮有司章部
集百官定議以聞明興設禮部擬古春官置尚書一
人總天下祀典封建朝賀燕享貢舉之政令侍郎二
人爲之貳其屬司四司各設郎中員外郎各一人主
事二人一日儀制司掌禮儀宗封舉貢舉之事凡
天子卽位若冠若大婚若冊立皇太子封諸王若上
慈宮徽號若朝賀朝見若大燕饗則舉諸儀制辨其
各數條上之凡侍制開讀表章若貢舉若官民服舍
皆辨其儀式而頒之諸司凡巡狩親征班師行賞第

禮儀上凡祥瑞辨其物名小瑞類奏大瑞特奏禁毋
請封禪若卿飲酒禮旂賢表善養老恤貧之政皆司
之一曰祠祭司掌郊廟饗獻天文國恤廟諱之事辨
大祀中祀小祀之等第其牲帛配侑養其禮樂凡在
外王府省直郡縣祀典稽令甲而播之凡日月食起
止分預移諸司救護大災異卽聞次災異類聞並乞
修省凡國喪若品官喪庶人喪皆辨其同姓九族異
姓母族妻族親疎之等凡諸帝后妃太子妃親王及
郡王以字爲差次若勲戚大臣請祭葬贈諡移諸司
嚴行能及勤勞死事之臣當得特諡者皆定議以聞

若列廟帝及帝后愍忌祭于陵諸輒朝不廢政務若
醫卜師巫僧尼籍其人禁毋與妖妄一曰主客司掌
方國朝貢賓禮之事凡蕃國辨其五年三年比年
至年再至之貢差其燕饗室廬帳幕牲牢薪芻之數
若蕃王嗣封爲請使頒冊于其國若諸大酋有保塞
功請授冊郊封亦如之一曰精膳司掌燕饗膳羞之
事凡光祿上共會其數程其出內凡馳蕪辦職官品
秩之等凡番使下程燕饗差其多寡厚薄亦如之首
領官司務二人而堂屬官品並視吏部若鑄印局有
使有副使凡鑄印自一品以至九品皆九疊篆文惟

御史八疊篆文翰林篆王篆篆文大將軍印柳葉篆
文其厚薄濶狹皆視品若教坊司有奉鸞左右韶樂
左右司樂凡燕饗大樂皆領之惟郊廟大樂屬太常
寺提督會同館別設主事

穆論曰以論觀明置禮部治神人和上下准周宗
伯典賢升俊育才養老又准周地官凡宗伯長若
貳需次入內閣養端揆之望儀制諸郎俸滿外補
得專勅操造士之權且其地事簡無風波他部曹
或以事受譴責此獨无咎卽成化時英廟錢太后
慈懿之稱嘉靖時睿宗升祔之議時幾聚訟顧批

仕學全書

二卷

九

下編

鑄重聲威著于天下洵清華美秩矣惟寶典大典
國家氣運攸關而皆主自宗伯邇年來文體不正
士風頹敗雖屢經題請釐革而險怪之習卒不戢
止豈世運人心至此終不可易而國家黜陟賞罰
之典亦不靈耶

仕學全書下編卷之二終

仕學全書下編卷之三

黎永祿 論孔壁甫著

京朝文官考

兵部

按虞廷有苗不服命禹徂征時禹以司空它揆顧掌
征伐周人司馬佐王平邦國然有命討王朝卿士皆
得帥師未有專官秦屬太尉漢初因之已改大將軍
又稱大司馬兼領尚書事則將且兼相而王氏以篡
東漢曹操以丞相兼督中外諸軍而漢卒亡晉爲五
兵隋兵部唐制兵部如隋部設尚書一人侍郎二人

仕學全書

三卷

京朝文官考

一

下編

總天下軍衛武職卒伍鎮戍廩牧甲仗之政令隸尚
書省其屬四仍稱部一曰兵部郎中二人一掌武官
之勳祿品命一掌軍戎差遣之名數員外郎二人一
掌武舉一掌武選主事四人各掌武職叙階一曰職
方郎中員外郎各一人主事二人掌天下地圖城隍
鎮戍烽埃之數及辨道里遠邇凡地圖委諸州三年
一造輿版籍偕上方國客至鴻臚覲其山川風土而
圖記焉一曰駕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主事二人掌
邦國之法駕車乘及天下驛傳廐牧牛馬名數一曰
庫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主事二人掌朝會儀仗及

邦國州軍器械若祭祠喪葬羽儀別設衛尉卿若少卿若丞掌之其屬有武庫武器守官三署署各有令丞宋制兵部同唐職司初制實授者不領職別勅兩制以上官判部事元豐新制行職掌始如其官其屬四署各街名職掌皆同唐但武選隸天官兵政隸樞密稍異明興設兵部准古夏官置尚書一人總天下武衛官軍選授簡練若鎮戍或牧郵傳之政令侍郎二人爲之武其屬司四一日武選掌武官選授陞遷獎待功賞之事凡歲六選官二等曰舊官曰新官凡將材三歲武舉六歲會舉歲薦舉而老選以比試程

材力陞遷以積勞謀功效凡襲替以誥勅徵初績以褒卹勵死戰以優養恩故絕凡功賞以首功四戰功二辨武功以減革通革清冒濫以殺降失陷避敵激變嚴罪過一日職方掌地圖軍政鎮戍簡練征討之事凡地圖今邊腹三年一造以辨道里遠近別山川險易凡軍政自在內五府在外都司衛所以達蕃國各統其官軍部落聽征調守衛凡鎮戍城堡池隍以時浚築修饒凡簡練令諸軍營汰老弱選精銳習弓矢劍戟肅隊伍凡征討請命將出師後所司調兵食軍有功按御史紀數後武選陞賞一日車駕掌乘輿

守衛廐牧郵傳之事凡大朝賀陳國籥若慈官中宮之鹵簿東宮之儀仗亦如之凡守衛率親軍番上日夜巡警之殿陞全直常朝番直凡廐牧以印侯駟太僕馬以賦徵南徵馬以茶易西番馬以市通東陞馬凡郵傳曰驛曰遞運所在京曰會同館皆以符驗關券行之而黃馬快船致貢獻練水軍一日武庫掌戎器符勘尺籍武學新隸之事凡戎器選練有征行准諸司核工部請給火器請內府凡符勘使人出關必驗勘令凡制勅調遣兵必比勘令勘合皆出內府凡尺籍衛所上缺伍圖冊府州縣上軍戶文冊下諸省

直按勾衛所卽去本軍原籍州縣近不得輒相移凡武學教武職子弟未嗣官者歲終籍其行能以奏凡皂隸二等一直衙一供柴薪而名數多寡以各官品級爲差並顧後四司郎中員外郎主事視事繁簡爲添裁不等若郎中武選職方車駕各二人武庫一人員外郎均各一人若主事武選職方各五人車駕武庫各三人首領司務二人而山海關別設主事一人衛屬職方若堂屬官品同吏部所隸屬京衛武學有教授訓導會同館大勝關各有使有副使而提督京營戎政別設侍郎或尚書一人

尊論曰以論觀三代以後取兵之制亦漸密矣漢初制太尉列三公無所隸唐兵部隸尚書省宋兵部隸樞密院大權皆不得自予明制五都督府不得擅兵徵發之令一歸兵部顧部權亦惟武選得自操若兵符則藏之內府將印則藏之內府即火藥亦藏之內府非有人徵發不得請而京營戎政別設提督若各邊督府經署聽吏部會九卿會推卽諸大帥功罪亦聽御史奏劾兵部無有得自擅者議者謂國家設官防閑太密當事者反得鈔責顧久安長治未必不繇于此所可太息者邊疆失

事操白簡者左右分袒此功彼罪又倏功倏罪兵部賞罰總無從定此亦時勢相激使然矣

刑部

按唐虞刑官曰士列九官周爲大司寇屬秋官掌邦禁列六卿秦廷尉漢囚之卿一人有正有左右監秩皆千石景帝更名大理武帝復稱廷尉宣帝時置左右平秩六百石掌平獄奏當魏都官隋刑部唐因之設尚書一人侍郎一人總天下律令刑法徒隸讞禁之政令其屬四仍稱部部設郎中員外郎主事名數添裁不等一曰刑部掌舉憲典而辨其輕重一曰都

官掌配沒錄繫囚理訴競雪冤枉并主給囚衣糧藥餌一比部掌勾會贓贖徒役課程及器械和釋屯收之入一曰司門掌門闕出入往來之籍而審其政令宋刑部職司同唐太宗淳化中增置審刑院又設詳議司真宗祥符中更置糾察在京刑獄司其知院事知司事皆以京朝兩制以上官充元豐新制行審刑詳議糾察諸司悉罷歸刑部其屬四署各銜名職掌並同唐惟孝宗隆興中省比部司門并入都官明興設刑部准古秋官置尚書一人以侍郎二人爲之貳分浙江等十三清吏司如戶曹掌兩直隸十三布政

司之讞獄首領司務二人十三清吏司司各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主事三人別設漕運理刑主事一人照磨所照磨簡較各一人司獄所司獄六人凡宗室勲戚官吏軍民違法皆審實而奏讞之凡省直歲上死刑平之凡詔獄必傳例請上裁凡死刑卽決若秋後決並三覆奏泄刑于市凡贖罪視罪輕重爲差准律納工價凡諸俘囚配沒納官奴婢必籍知之若贓計估入銀歲終類入內府凡獄成後大理寺讞評焉凡訴冤外內皆自下而上急者擊登聞鼓凡重囚歲霜降會五府六部九卿科道官讞于朝是日吏部尚

書乘筆情真者決於疑者成遂有詞者調所司再問
比律者監候凡五年請勅遣官出省直審釋衆濫凡
夏月申勅諸司免笞刑減徒流以下刑凡提牢月更
主事一人韋罔園謹械繫而貽其飲食有疾給醫藥
凡官有過紀錄之歲終請勅滿除凡四方有大獄受
命往成之歸報于朝若宗人不卽市官人不卽獄悼
毫殘疾不卽訊遇大祭祀止刑而堂屬官品並如吏
部

魯論曰虞制五刑書曰明刑弼教周書呂刑曰伯
夷降典折民惟刑京漢陳寵曰刑與禮相輔而行

者也出于禮卽入于刑固著大刑三百以配禮儀
三百小刑三千以配威儀三千從來帝王綱紀天
下振厲風教皆恃于此使國家苟廢斧鉞則華衰
亦不足爲榮顧刑官實難爲明刑官尤難在嘉靖
之時上詔獄則主先入必曰宥之三則得罪于天
子在萬曆天啟之時若京師有大獄邊關有奏獄
一時在廷諸大臣諸言官此曰可殺彼曰不可殺
必曰殺之必曰宥之則得罪于朋友若崇禎之時
上震厲多類嘉靖不得已一時刑官多持兩可爲
瞻徇以冀自免噫誠難矣若夫寶獄貨府辜功則

稍知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

工部

按唐虞司空平水土共工若上下草木鳥獸並列九
官周冬官掌邦事列六卿秦置將作少府漢因之景
帝改將作大匠唐因隋制設工部部設尚書一人侍
郎二人總天下土田山澤河渠及官府營繕之政令
其屬四各設郎中員外郎各一人主事二人或三人
一曰工部掌城池修濟土木營繕工匠程式之事別
有將作少府兩監役興則下該監督焉一曰屯田掌
天下屯田文武職田公廨田之事一曰虞部掌山林

州澤田獵辨其時禁及京城衛闕苑囿草木百官蕃
客薪芻之事一曰水部掌天下川澤陂池舟楫灌溉
之事別有都水監後興下該監督焉宋工部職掌同
唐初以兩制以上官判部事元豐新制行職掌始歸
本部其屬四署各街名與四監署各街名職掌並同
唐明與設工部准古冬官置尚書一人總工役農田
山川葢澤河渠之政令侍郎二人爲之貳其屬司四
官郎中員外郎主事視所司事繁簡添設不等一曰
營繕司掌經營興造之事凡大內官殿陵寢城壕郊
社壇壝祠廟廨署倉庫若有營建皆以時督造王邸

亦如之凡鹵簿儀仗樂器養樂府繕修而時省之凡工匠二等曰輪班曰住坐凡工因二等曰正工曰雜工雜工三日准正工一日一日虞衡司掌山澤採捕田獵抽分顏料及山陵墳墓陶冶軍器之事凡採取捕其骨革羽毛及供祭視賓客膳羞而田獵必以其時凡抽分若龍江蕪湖蘇州杭州九江金沙洲河西務等關歲輪主事一員筭舟船樁鈔凡顏料徵土產非土產地方徵折色凡山陵及前代帝王先聖先賢祠墓時修之禁樵牧凡陶冶繕具年造之數計其入慎藏之戒毋毀壞若金牌信符鑄之內府凡軍器軍

裴後內府下所司製造程其堅緻給邊一日都水司掌水利道路橋梁舟車織造奏器衡量之事凡水利曰轉漕曰灌溉均歲儲金石竹木卷墻以時修隄防若鱗介葦蒲之利聽民取薄徵之凡道路若上巡幸及大喪大禮修理之以待凡橋梁曰舟梁曰石梁計工繕修若津大不能梁官給舟舟人量其力食之凡舟車曰大車曰小車曰戰車其等三曰糧船曰黃船曰馬快船曰海運船曰鮮解曰備倭船曰戰船其等七皆會其費卜諸司造之凡織造若冕服祭服諸勅制帛淨衣幣布移內府下南直諸府及浙江諸省依

歲例造解周知其數而節慎之凡公侯諸券差其高廣若祭器冊寶乘輿符牌會其則于內府若衛最謹較勘而頒之懸式于市一日屯田司掌屯種募碼抽分薪炭之事凡屯若邊腹公田閒田沒官田給衛所耕而薄徵之若所屯在邊更給牛種凡抽分與虞衡司輪差已四司均差凡薪炭南取湘江北取山麓徵諸民有本色有折色若伐薪轉柴皆顧後首領司務二人而堂屬官品並如吏部

魯論曰周禮以冬官爲王官邦國益天地之利藏

一山海顧非得人則所藏者不出是故善鳥獸毓

草木長地材治絲枲皆人也而採捕漁獵陶土塋金諸民用利焉上棟下宇繩呂劍舟重門擊柝弦弧刻矢制器脩焉顧有官室則有峻宇雕牆有衣服則有玄黃黼黻有鳥獸則有高基深池隨事增華而民遂大厲明初洪水恭儉輒留自餘成弘以還國用日侈萬曆之間三殿既災庚申之年鼎湖繼泣大工陵工一時並亟當事者加稅不足至鬻庠序弟子員以助費古稱富國之任至以國食餅罄壘恥冬官爲國大臣獨不可爲同農一借箸耶歷觀往牒明之諸帝幸祖陵德亦無亭軒臺樹鳥

獸草木之好而國用空虛至此嘗考萬曆末年東事孔棘致移工部羨金二十萬同罔藏並發犒師而後廷冗官冗費卒不得減剗肉醫瘡捉襟肘見或以此歎

仕學全書下編卷之三終

仕學全書

三卷

京朝官

十

下編

仕學全書下編卷之四

黎水魯 論孔壁甫著

京朝文官考

都察院

按秦制御史大夫漢因之並丞相稱兩府以御史中丞副之內領侍御史十五人掌蘭臺圖籍外督諸州刺史又別設治書侍御史承詔按郡國稱繡衣直指唐制御史臺設御史大夫一人掌刑憲典章之政令糾官邪肅朝列仍以中丞爲之武其屬三曰臺院曰殿院曰察院臺院侍御史六人掌糾舉百僚及入閣

仕學全書

四卷

京朝官

一

下編

承詔殿院殿中侍御史九人掌殿廷供奉糾察朝儀分左右巡察京師察院監察御史十五人分十道巡察州縣若尚書省會議有過誤各御史皆得糾舉奏劾宋御史臺同唐初御史大夫不除正員爲加官元豐新制行罷不置止以中丞一人理臺事其屬臺院殿院察院街名職掌並如唐但御史初入臺謂之裏行已又置推直官二人推勘官二人專獄事若祭視朝賀禮儀別設五使糾之元豐新制行推直推勘五使等官皆罷不設並歸臺院殿院御史明興置都察院設左右都御史二人正二品淮漢御史大夫設左

右副都御史二人正三品左右僉都御史四人正四品准漢中丞浙江等十三道監察御史正七品准漢侍御史員視道繁簡爲多寡設不等左右都御史掌臺事副都御史僉都御史貳之凡朝臣姦邪百官貪猥皆舉劾如法若朝覲大計入天官臺同吏部尚書察賢否斷黜陟朝有大獄同刑部大理寺會鞠於外朝十三道監察御史主糾內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凡在外十三省暨畿內若屬衝邊地聯數省及瀕海瀕河瀕江地方各設巡撫設提督設總督軍門皆特勅都御史若副僉都御史一人以

仕學全書

四卷

京師卷

二

下編

往街或加尚書加侍郎亦必兼都御史便舉劾若在內畿府刷卷提督學政巡視光祿巡視太倉若節慎等庫巡城巡街巡寄在外若巡按巡鹽巡倉巡屯種巡江防清軍印馬例差監察御史一人以往諸外差惟巡按特重准漢繡衣直指差滿回道仍聽都御史從公考覈凡監察御史在臺與都御史副僉都御史分堂屬南臺諸御史有封事奏上三日具揭帖呈堂北臺諸御史有封事奏上次日即具揭帖呈堂洪武中諸御史放濁都御史至有懲以杖者若有罪加三等有賊從重論而河南道御史獨長諸道凡諸御史

應差應外轉皆得擬定呈都御史移吏部具題其屬經歷正六品都事正七品照磨正八品簡較正九品司獄六人從九品隸焉

魯論曰漢設御史大夫並相國厥後惟元制同漢若唐御史臺不得與三省並宋御史臺且出樞密院三司使下故考御史能揚風紀惟兩漢稱最自漢而後不多見明設都察院同六部通政司大理寺稱九卿有大獄同刑部大理寺會鞠又稱三法司三年計吏同入天官臺司黜陟有官邪得不時舉劾權特重嶺風紀之司非他部寺可埒都御史

仕學全書

四卷

京師卷

三

下編

不當以階崇養望而諸御史論事不當以分袒起爭則庶言無喻誠之哀國是鮮築室之嘆卽互相違覆其於和衷豈刺謬哉

通政司

按唐虞納言主出納帝命周內史爲王受納訪凡諸侯及孤卿大夫封建賜勞則策命之凡四方之書事則讀之秦置尚書通禁中章奏少府令四人主殿中發文書漢興公卿因少府奏事故尚書與中書謁者黃門皆爲少府屬武帝時以中書通章奏而中書獨重顧當時幸以宦官領其職中朝大臣多爲所譏構

死戒帝時罷中書宦官置尚書五人尚書僕射一人始用士人迨東漢尚書得與人主泰可否謀王國已詔尚書侍中黃門諸官不以職專出納王命賦政四海爲王喉舌比天北斗魏晉及唐皆屬門下中書兩省凡出納王命及露布奏彈若議表狀皆審署申覆然後行有違駁正其後兩省改東西臺改鳳閣鸞臺改紫微省黃門省又改侍中曰納言曰左相改中書令曰內史曰右相不一而給事中左右諫議大夫左右補闕左右拾遺皆隸焉宋門下中書兩省同唐添設通進司銀臺司掌通章奏又添進御院進奏院掌

制勅及百司符牒頒之隸給事中已又添設登聞鼓院登聞鼓院簡院隸諫議大夫鼓院隸司諫正言明興初設察言司已革洪武十年復置已胡惟庸誅分一相而九始改通政司設通政使一人正三品左右通政二人正四品左右叅議二人正五品主出納上命通達下情凡諸司出入移狀奏報四方臣民建言陳惴實封及軍情聲息災異皆審署奏覆而上下焉凡日常朝引奏凡事月類奏歲秒通奏凡四方水旱面奏凡錯誤設籍而類請之凡在京訟獄詞狀判送法司推問凡出入文移以驗正之記日照之記記之

其屬經歷知事各一人若勝黃別設有通政一人

魯論曰明初設通政司准古納言周內史漢尚書唐宋門下中書省出納帝命通章奏蓋分相權防壅蔽也嘗考往牒其後政府權獨重司使間有借審署奏覆之制凡諸司章奏有不使政府輒先通之使政府得預爲地者顧駁正之權盡歸給事中議論之權盡歸御史而司使祇養尊處優爲轉部堂御史臺之地茲朝廷之上大權盡歸政府言責盡屬兩衙門亦勢使之然矣

大理寺

按祥刑之官漢宣帝時始設廷平唐爲大理寺卿一人少卿二人丞六人主簿二人獄丞四人司直六人評事十二人宋大理寺同唐初制判寺事一人兼少卿事一人皆以京朝兩制以上官充詳斷官八人以京朝官充元豐新制行設卿一人少卿二人正四人推丞四人斷丞四人司直六人評事十有二人掌折獄祥刑之事凡天下奏劾命官將較及死囚以下以疑請職覆讞左斷丞司直評事詳斷之推丞議之正審之在京百司事當推治或特旨委勘及官物應追究者隸右斷丞專推鞠以評事司直與正爲斷司以

推丞與長貳爲議司南渡後裁正丞以下諸員明興
做唐宋設大理寺寺設卿一人正三品少卿二人正
四品丞五人正五品掌刑獄審獄允反之政令寺分
左右置左右寺正正六品寺副從六品評事正七品
初吳元年置洪武元年革十四年復置二十九年陞
與六部都察院通政司爲大九卿寺署與刑部都察
院並列稱三法司凡刑部都察院所移獄刑各本寺
皆按律例慮而復問必囚服乃准擬否駁再擬凡改
正日照駁三擬不當糾問官曰泰駁律律究甚者核
調問曰審果再異則請下九卿會問曰圓審已平允

仕學全書

四卷

京朝各

六

下編

慮未當移再問曰追駁屢駁不改者徑奏請上裁曰
制央凡各省直諸死刑並讞已乃聽決凡歲秋後會
九卿科道官朝審重囚

尊論曰唐宋大理即漢廷平也初漢設廷平時言
者猶謂設廷平不如明律令顧考其時官廷平者
如于定國黃霸皆能于其職史稱民以不寃爲漢
循吏首稱然則廷平何可不設要在得人耳明初
仍唐宋置大理寺且偕六部御史臺並列九卿受
王嘉師爲寃民消六月之霜祫三年之旱厥任豈
不鉅哉顧理大獄難理刑曹已定之獄尤難審異

既開水火圖審類起風波陶朱之子嫌既易生蘇
章之天恩亦難任利人之死以自免咎者有之矣
顧不識于定國黃霸何以能得于漢宣之世也史
稱宣帝尚文法好以刑名繩下豈當時天子已改
德耶抑嚴主在上羣下屏息故議論少議論少故
刑罰清耶縣今思古感慨係之波波洲海必無恬
憚宰言不一蜩蟬沸羹而徵祥刑刑其可得祥哉
六科給事中
按漢議郎以議論拾遺左右屬光祿勳東漢有常侍
謁者給事謁者凡諸郡有災旱有大獄詔給事謁者

仕學全書

四卷

京朝各

七

下編

行視仍屬光祿勳考給事之名昉此在唐設給事中
四人掌侍上左右分判省事凡百司奏抄已讀而署
之有違駁正屬門下省在宋仍唐設給事中四人分
治六房凡日直與起居舍人記天子言動付史館中
外出納稽遲得糾治有違覆同諫議大夫司諫正言
相駁正仍屬門下省明興設給事中分六科科設都
給事中一人正七品左右給事中各一人從七品給
事中吏科四人戶科八人禮科六人兵科十人刑科
八人工科四人皆從七品凡視事禁簡爲制員不等
初署列掖門內於禁廷特親已遷掖門之兩翼洪武

初名起括注已准周制名元十置八十一人又稱源士謂政事本源也後仍唐宋定今名掌侍從規諫補闕拾遺分察六部百司之事而糾其僣誤凡制勅宣行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頒之有失封還執奏凡六部百司軍民所上封事既上讀而署之駁正其違誤有旨發抄發該衙門欽遵日附科籍五日一銷注若事關主德百官回邪小許專疏大許聯署奏聞凡日上御殿御門六科輪一人侍上左右珥筆記言并掌朝參門籍凡大事廷議大臣廷推大獄廷鞫皆得與若內官傳旨必覆奏乃行凡會試得克同考在外鄉試

仕學全書

四卷

京朝官

八

下編

如江浙閩廣皆出副翰林官克主考洪武初准漢給事謁者行視郡國故事命巡行省直後不常遣然邊關有大故省直有大災傷有大獄猶奉勅簡勘若巡視畿內若太倉若節慎諸庫若光祿若皇城若巡青猶與御史並差不異

魯論曰明初罷中書省設九卿分一相而九顧九卿中通政司卽宋通進銀莖兩司喉舌之地出納已有其人乃又仍唐宋設六科給事中兼封駁注起居參朝議權且出通政司上總之破雷同防壅蔽耳議者謂給事中諸御史皆言官不當縣吏部

銓選良不誣也顧明臺省皆縣在內中行在外推如考選未有不縣吏部者當考選時慮非政府大僚援引不得入厥後朝廷之上喻詭孔哀租分左右牛李之嫌既開洛朔蜀之目再見豈顧問哉迨崇禎之間致令主上特勅一不縣科目者屬于其間是曩之以破雷同防壅蔽者今且以雷同壅蔽見疑負塗之豕載鬼之車主心幾幾乎若或見之所貴誠能動物遇雨疑亡化釜鬲而爲巷遇是在諸給事中耳

仕學全書下編卷之四終

仕學全書

四卷

京朝官

九

下編

仕學全書下編卷之五

京朝文官考

太常寺

黎水穆 論孔壁甫著

按唐虞典樂職教胄子周大司樂職成均之法治國之學政凡祭祀大喪大旅大饗賓射用樂皆司之率其屬隸於春官秦秦常漢因之已改太常主郊廟禮樂職掌如周大司樂其屬五經博士教弟子員唐曰太常寺設卿一人少卿二人丞二人有主簿錄事其屬博士太祝廩犧奉禮郎協律大樂鼓吹領都社太

仕學全書

五卷

京朝官

一

下編

廟諸陵禮樂并太醫太卜共八署具如漢官顧博士祇領禮樂不兼教弟子與漢異宋太常寺同唐初以兩制以上官一人判寺事丞以禮官久次秩高者克元豐新制行設卿一人少卿二人丞二人其屬博士四人掌五禮之制度及樂律樂舞樂章協律一人掌大樂奉禮一人掌奉幣太祝一人掌讀冊郊社藉田太廟官闈各有令丞而諸祭器什物庫教坊所諸陵祠所并太醫局皆隸焉南渡後省少卿博士改太醫局歸醫學明興設太常寺專主祭祀禮樂卿一人正三品少卿二人正四品提督會同館少卿一人品同

幕屬典簿二人博士二人神樂觀提點一人知觀一人協律郎二人贊禮郎九人司樂二十人天地壇及諸陵祠祭署各奉祀一人丞一人犧牲所吏目一人凡祀典之政令總率其屬以聽於禮部凡先歲孟冬進求歲祭日上御奉天殿受之頒諸司上親祭贊禮儀大臣攝亦如之祭先期請省牲進板銅人上殿奏齋戒凡國有冊封冠昏營繕出師歲有水旱有大災請通告郊廟社稷凡親王之國若入朝告謁辭於廟凡祭張帳設位滌器司香燭玉帛司尊羹進俎豆讀祝掌燎典儀通贊卿貳若屬各供其事而提督會同

仕學全書

五卷

京朝官

二

下編

館少卿章譯字生之事聽於翰林尊論曰漢奉常郎古秩宗准周宗伯無別設其屬五經博士教弟子准古典樂教胄子周大樂正掌成均猶近古迨唐宋春官別設禮部而教弟子亦別設國子監太常祇專郊廟禮樂分漢一奉常而三似員冗顧嘗諸戴禮曰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蓋郊廟大禮陽醴醑栗藥軼醴齊皆不敢用衰味用衰器至宗祝獨取用巫史官縣獨取用俗樂乎明之太常寺設卿若少卿品秩尊而事簡尚矣厥後銓部郎秩五品掌六選滿

若給事中若御史秩七品凡俸滿差滿皆得驟轉兩少纔入寺俾請假爲需次轉開府之地從無有久於寺任實職者豈累朝來郊廟大禮惟於初登極時一舉行其他遣官代攝爲故事歟太常誠可謂體優而事簡者矣

太僕寺行太僕寺苑馬寺附

按周太僕掌王之服御出入王之人命及諸侯之復逆而祭僕御僕隸僕戎僕齊僕道僕田僕若大馭較人趣馬坐馬牧師圉師皆僕隸夏官漢太僕掌乘輿馬卿一人丞二人其屬有大廐未央家馬三令各五

仕學全書

五卷

京朝官

三

下編

丞一尉又車府路軫騎馬駿馬四令丞又龍馬閑駒蒙泉駒駘承華五監監各有長丞其邊郡六牧師苑令各一人丞各二人又牧蒙昆驪亦有令丞若中太僕掌皇后乘輿不常置唐太僕寺領乘黃典廐典牧車府四署及諸牧監設卿少卿丞簿各一人已諸牧監皆分左右設閑廐使四人分統之天寶末且設內外閑廐都使以安祿山領其事潛遷良馬歸范陽因以反憲宗時軍興乏至遣中使市馬盡其命亂矣宋太僕寺初以京朝兩制以上官一人判寺事掌天子五輅屬車給大小中祀其邦國輿馬之政分隸于羣

牧司及駟驥院諸坊監元豐新制行設卿少卿丞簿各一人掌車輅廐牧之政令凡車輅院駟驥院天駟監鞍轡監養象所駟坊車營致遠務牧養監皆隸南渡後省寺歸兵部明興太僕寺初設於滁州卿一人從三品少卿一人正四品丞三人正六品成祖定鼎于燕遂建寺于京而更設山西陝西遼東與滁並爲行太僕寺若苑馬寺而京寺卿總筦苑馬之政令少卿分督京營馬若畿馬丞分理京衛及山東河南六郡羣牧寄養馬以聽於兵部主簿一人勾省文書三年寺少卿一人偕御史一人往監苑地方印烙選其

仕學全書

五卷

京朝官

四

下編

良自正統後南馬改折凡草場歲徵租金設常盈庫庫設大使一人凡各行太僕寺若苑馬寺主各該管地方羣牧俵養給邊若折色仍解兵部後太僕寺賄焉在外苑馬寺設官與行太僕寺同監各有正錄事魯論曰太僕古官各自周迄明末之有易而從來分職分牧之法亦既大備顧稱職者不多見惟唐張萬歲王毛仲特聞其後天寶時內外閑廐都使之設致令祿山竊馬以去則以變亂初制不用士人之故宋則宜馬之地盡陷於契丹西夏官太僕司馬政者實難若明如營州并州隴右金城河曲

樓煩諸處皆入版圖宜馬之地多於宋而俟馬課
駒印烙差擇諸養馬之政又善於唐乃其後日敝
一壞於正統時之改折再壞於隆慶時之變賣顧
不識當時掌馬政者何見不及此不一力爭也豈
江南北之間俵養之法亦爲病於民有不得不變
者耶迨後萬曆中承平久富盈庫克溢年饑則借
發賑餉急則借犒師并改折之金盡爲他曹所借
馬盡折馬之金並盡不得已而搜括場租加派地
畝雲錦之羣既空於西北芻秣之徵又竭於東南
罔臣日備備厥危地墮軍實而斯艱於後人殆不

仕學全書

五卷

富壽

五

下編

能不追咎於前時之當事者已

光祿寺

按周禮庖人膳夫諸職掌王之飲食膳羞以養王及
后世子隸天官秦置少府漢因之掌山海地澤之末
稅以給天子共養設卿一人丞一人其屬大官掌御
食湯官掌酒果導官擇米樂府掌角食卿率屬皆隸
丞相御史大夫別有光祿勳初名郎中令率其屬以
議論入補拾遺備顧問階崇重古今有官名同而職
事不同者此類是也唐設光祿寺寺設卿若少卿若
丞皆二人總大官珍羞良醢掌醢四署署各設令丞

宋光祿寺同唐初以京朝以上官一人判寺事元豐
新制行卿少卿丞主簿各一人掌祭祀朝會燕饗酒
醴膳羞之事其屬大官主割烹苑林司主果茗醫藥
又有牛羊司乳酪院油醋庫法酒庫內酒坊大官物
料庫紹興中省并禮部初宋開國時於光祿寺之上
別設宣徽院院設南北兩使掌郊廟朝會燕會位尊
事簡皆以勳舊大臣罷政者領之元豐新制罷設并
歸光祿明興設光祿寺掌上共祭饗燕勞酒醴膳羞
之事辨其名數會其出入量其豐約以聽於禮部卿
一人從三品少卿二人正五品丞二人從六品典簿

仕學全書

五卷

富壽

六

下編

一人從七品錄事一人從八品大官珍羞良醢掌醢
四署署設署正一人署丞四人監事四人司牲司牧
各大使一人厨役久得移吏部授王國典膳吳元年
倣宋名宣徽院已改名光祿寺凡祭祀請豚牲進飲
福酒胖凡薦新供品物凡牲果嘉蔬移上林苑進供
如不給市諸民視時估什加一凡市直季支凡貢獻
果鮮厨料省視之凡器皿移工部或募工兼作之歲
省其成敗凡燕待蕃國貢使差其等供之凡傳奉宣
索籍記而覆奏之監以科道官各一人而大官署供
祭祀官膳節筵給蕃使濟貧珍羞署供宮膳茶飯良

醞署供福酒奠獻官膳及給內外官匠掌醞署供祭
祀齋膳茶飯皆同唐而司牧司牲二局隸焉

輿論曰酒池肉林亡國大戒乃惟辟玉食見之尚
書天官之屬庖人膳夫酒人醢人之類脩載周禮
少府光祿漢唐宋各有專官乃若節省之道亦有
之嘗考明初內廷監局諸內官初有定額弘治時
傳湯飯小墜漆至百員而內官之家坐家長隨
又各添數百類叢食大官賄劉大夏爲光祿言之
孝宗立爲裁革歲省光祿錢八十萬又嘉靖時孫
植爲光祿卿裁浪費歲減光祿錢二十萬諸中貴

需索悉絕時目之爲鐵人迨隆萬以後內廷官又
增幾十倍至崇禎時上以盜賊四發省直早蝗相
繼宮中輒蔬食常不御酒肉與百姓同憂乃當時
監局諸員冗卒不得減而大官窮於需索每問巧
炊然則朝廷遇災修省減膳撤樂不如巫汰冗瑣
不然卽忍中夜之饑同監門之養易貴哉

鴻臚寺

按周司儀爲大行屬堂賓客摺相之禮以詔儀容辭
令揖讓之節隸秋官漢初名典客已改大鴻臚卿一
人丞一人屬有行人譯官別火三令丞武帝時添置

典屬國專掌外國降人已廢并入鴻臚唐鴻臚寺設
卿三人少卿二人丞二人領典客司儀二署掌方國
君長朝見及職官喪葬之事宋鴻臚寺同唐初以京
朝官以上一人判寺事元豐新制行設卿少卿丞簿
各一人掌四夷朝貢宴勞給賜送迎之事凡往來國
信所同文館及勾館所禮賓院都亭西驛管幹所皆
隸焉別有客省使引進使閤門使職掌皆與鴻臚同
以武官充南渡後省鴻臚并入禮部明與設鴻臚寺
專掌朝儀朝會賓客吉凶禮儀之事卿一人正四品
少卿二人從五品丞二人從六品屬署二司賓掌

方國來朝辨其等而教之以跪拜之節一司儀掌朝
儀陳設引奏其鳴贊贊禮序班侍班

輿論曰漢起朝儀後世祇以漢高始知皇帝之貴
一語遂訾叔孫通沿秦法阿當世顧秦去周未遠
周自發王下堂見諸侯王國衰弱春秋時列侯國
卿大夫來聘折俎加豆之間猶煩置辦則當時拜
呼之節旣復可知況外國君長來見非有以域其
觀聽必且致輕中國啟戎心明之一切禮儀總於
禮部若會同館提督則添設主客司主事添設太
常寺少卿而朝儀又必問鴻臚禮繁重而不厭其

複若此者何也蓋體統正而後朝廷尊而後天下安四國順明仍唐宋設鴻臚品階隆重豈盡非與顧以貲郎領何也

尚寶司

按周典瑞隸春官漢符璽郎職在禁廷唐符寶郎掌天子八寶及國之符節隸門下省宋符寶郎職隸皆如唐明興設尚寶司卿一人正五品少卿一人從五品丞三人正六品職在禁廷守寶璽符牌印章之事凡寶十四一奉天之寶以鎮萬國祀天地一皇帝之寶以冊封賜勞一皇帝信寶以徵召軍旅一天子之

仕學全書

五卷

京朝官

九

下編

寶以祭饗鬼神一天子行寶以封方國一天子信寶以調發蕃兵一制詰之寶以識地封一勅命之寶以識勅諭一廣運之寶以識黃選一御前之寶以進御座從車駕一皇帝尊親之寶以答賜宗人一敬天勤民之寶以訓迪有司其厚載之寶屬皇后寶大本堂記屬皇太子寶中宮東宮或虛則兩寶仍收貯尚寶待冊立授焉凡寶辨其所用既事藏之洗寶與內官印綬監俱凡扈守侍衛警夜巡衛以金牌爲號半字符契從事凡牙牌五祭朝奉祭牌三謹祭祀饗魚銅牌肅直衛而符驗有水馬通達信凡五給郵傳皆藏

內府而辨其用則司之卿若少卿職焉官多恩蔭寄祿無常員

尊論曰周頌瑞諸侯來覲天子執琕合五玉而賜寶存恤征徒繕旅王朝時遣卿士下侯國則以大主後世文字與不以圭祇用璽符以示信故符璽郎其設已舊顧明玉寶璽符牌印章皆藏內府若辨其用辨其給發必問尚寶司卿若少卿一司其守一司其用制綦密矣蓋關防所繫萬一少疎則暮夜之間水火非常之際魏國卧內之符未必不與狐白之裘同一可竊國家畫制豈特爲天子脩

仕學全書

五卷

京朝官

十

下編

官已哉

行人司

按周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大客之儀而聘問歸賑慶賀致禮皆主之以小行人爲之貳其屬有司儀有行夫隸秋官漢行人隸大鴻臚唐宋行人官皆不設其職事皆歸禮部主客而出使外國別遣大臣明興設行人司正一人正七品副二人從七品行人二十六人正八品專職奉使之事凡頒詔赦冊立宗籙撫諭蠻蠻徵聘才賢及賜賚存問賑濟中賻祭祀軍旅序差焉國初上御門親審大獄囚有冤抑例遣行人持

傳教牘令因諸上前辨訴若辨雪赦釋仍令持牘諭之凡法司謫戍囚徒送五府者填精微冊繳內府已行人必甲榜始授爲需次考選給事中若御史之地亦有得銓部者萬曆乙酉以後凡命京朝官出典各省鄉試如雲貴廣西諸邊方行人例免副主考若兩畿克同考

魯論曰周大行隸秋官益除惡發禁秋官之職也而行人章焉明初錄因上親臨必令行人傳諭蓋本川漢行人隸鴻臚凡聘問有恤適館郊勞類皆遣之故朝廷有恩典儀節禮部必以行人請蓋本

仕學全書

五卷

京朝官

十一

下編

漢顧出使外國多別遣大臣如唐宋蓋國家大體必老成乃諳虎節龍節氣色必大臣乃壯若行人罔秩清而事簡矣

欽天監

按曆官黃帝時設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大撓作甲子隸首造算數顓頊氏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唐虞時官羲和若羲仲羲叔主春夏和仲和叔主秋冬夏仍唐虞之舊商不可考或曰巫咸周設馮相氏保章氏隸春官按司馬遷史記屬太史漢因之隸太常唐改司天臺有監有少監有丞其屬春夏

中秋冬五官官有正副又有保章正靈臺郎監候挈壺司曆司辰隸秘書省又隸禮部宋曰司天監初制判監事一人以五官正克元豐新制行罷監設太史局置太史令隸秘書省明興設欽天監主曆數天文星紀之事監有正一人正五品副二人正六品分春夏中秋冬五官官設正一人正六品專理曆法造曆司曆監候正九品佐之靈臺郎從七品辨日月星辰之躔次分野以占候天文吉凶密疏聞保章正正八品佐之挈壺正考中星旦復昏明之候而演刻博士從九品佐之凡日月星辰風雲氣色之變異率其屬

仕學全書

五卷

京朝官

十二

下編

登觀象臺占焉臺四面四面四尺圓有大營建師旅冠昏擇日營陵寢擇地凡立春先期候氣於東郊凡大朝賀設定時鼓於門樓及期擊焉凡日月交食先期算分抄時刻起復方位以聞下禮部移諸司故護凡官皆世業立師教之乏人移禮部訪取試用

魯論曰粵稽古有唐工虞水火皆未設官特先羲和定時日正曆沿至有夏分茅土刻諸侯日食失奏仲康卽命徂征益重之也若漢太史司馬氏世領之傳談及遷著漢史後世司天監多同起居舍人著作郎並隸秘書省蓋本此乃明欽天監事雖

必移會禮部顧天文有變異得密疏聞不必遞歷
所屬益授人將大政也察祿祥幾事也考之前史
昌邑之廢宋祖之興時日之間星緯風雲徵變最
速使循隸屬必轉展乃得上聞趨避修省兩俱後
時勅天之命顧若是歟明太祖夙夜昭事呼吸上
通帝座卽於一欽天監之設具見之矣

太醫院

按周醫師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
十人食醫中士二人疾醫中士十八人瘡醫下士八人
隸天官漢太醫令六人丞六人隸太常唐太醫署亦

仕學全書

五卷

京朝官

十三

下編

隸太常宋太醫局初隸太常南渡後歸醫學明興設
太醫院院使一人正五品判二人正六品吏目一人
從九品御醫十人正八品主診視攻療調養之事科
凡十三醫生世科習業而惠民藥局生藥庫各設
大使一人副使一人隸焉凡調御藥同內官監視合
二服爲一候熟均二器堂屬官遞膏之內官又嘗之
以其一進御

魯論曰太醫之職漢唐宋隸太常以黃鍾之律
爲天下萬事根本寒暑不時則疾三部九候常與
五行十二律相通乃若七情六慾不可宣也壹則

至尊之地卧榻之側愛惡相攻情僞相感內疾外
患生焉明太醫院制凡御藥必堂屬官內侍遞膏
益言謹也顧諸臣政不可少此醫師術有工拙見
有違合十全失一苟借題文致當時在侍諸臣該
院堂屬要頂不足以任斧鑕故朝廷之制似多以
不肖之心待諸臣而諸臣卒得藉以預違於不肖
若此類是也

仕學全書下編卷之五終

仕學全書

五卷

京朝官

十四

下編

仕學全書下編卷之六

黎水魯 論孔壁甫著

京朝東宮官考

詹事府春坊

按東宮官漢初爲太子置太傅顧太傅尊重不領官止設少傅領其屬而屬有門大夫庶子洗馬舍人而別設詹事掌太子宮官比二十石有承職率家令侍太子左右唐始制詹事府設太子詹事一人統東宮三寺十率之政令而少卿爲之貳有丞有簿有錄事又有司直掌糾劾左右春坊左右庶子左右諭德左

仕學全書

六卷

京朝官

十一

下編

右贊善掌侍從贊相而司經局有洗馬掌經籍較書正字掌較讎宋東官置太子太師太傅太保太子賓客以宰相兼其詹事少詹事執政兼若左右庶子左右諭德不常設亦以他官兼自仁宗爲太子時卽資善堂肄業諸兼官始脩神宗升儲又設太子侍讀侍講天禧中置太子舍人而諸皇子就外傳更置翊善贊善直講紹興後皇子未出閣置說書小學教授等官以內侍充就東宮教讀明興洪武初建大本堂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召四方名儒教皇太子諸王而皇太子居文華堂諸儒分番迭進專經教授而領其事

仕學全書

六卷

京朝官

二

下編

皆黜舊大臣不別設已乃設詹事院尋更名爲府設詹事一人正三品少詹事二人正四品府丞二人正六品幕屬有主簿從七品有錄事從九品又別署設春坊有左右春坊左右庶子皆正五品左右諭德從五品左右中允正六品左右司直郎左右贊善皆從六品左右清紀郎從八品左右司諫從九品而司經局有洗馬從五品較書正九品正字通事舍人皆從九品爲官僚而詹事府詹事實總率焉凡日令春坊偕翰林院二人進講諸書必先述意換次講說繕寫呈上御覽乃赴文華殿爲皇太子陳說而陳說之日必太子三師三少詹事府鴻臚寺官各一人侍召則同入出則同出有留身獨進者給事中司直清紀郎卽奏劾而凡上日所處分府部軍國諸大政及撫諭外國貢使恩禮皆令坊局官日陳說於東宮已又選秀才隨宮僚分直文華殿侍讀畢進說民間疾苦田里稼穡古今孝弟文學諸賢故事凡東宮奏請啟箋左右春坊審慎而監省之庶子諭德贊善中允爲之貳凡東官監國撫軍出符凡朝會出入覆敕畫諸審署後詹事凡祥書敬告若伶人僕替以姦聲淫色導逢非禮者申典制糾正之司直清紀專主彈劾宮僚

糾舉職事司諫掌拾遺補過洗馬掌典籍較書正字掌絲駕樂帳調字音切自後魏置不與講筵而太子三師三少皆不設焉廷臣文武加官累朝承襲故事皇太子出閣凡詹事春坊論德並翰林院官勸講如常惟萬曆中東宮之位久虛出閣之典並廢崇禎時特簡翰林官入教太子諸王編簡之員率多添設魯論曰以論觀漢唐之主父子之間多有慚德其間或內嬖既多嫌隙易微或保傅之臣不能善處人骨肉之間亦以商山之英上不能致而博望之苑太子輒自開耳明太祖慮兩宮睽隔於太子不

仕學全書

六卷

京師著

三

下編

別設官僚已念輔導當專責倣漢唐宋立詹事府顧官府事者其陞遷補授皆與廷臣一體無異同厥後嘉靖萬曆兩朝元良之建久虛出閣之典不舉卽冠昏大禮遲遲不卽行者有之卒之望歸之藎不作東海之封未聞父子之間終鮮遺憾元輔宮僚兩相調護其功不可誣也揆厥善終陰隙塞源蚤自太祖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其明太祖之謂與

京朝太學官考

國子監

按唐虞教胄子屬典樂周章成均屬大樂正漢設五經博士隸太常唐始設國子監監設祭酒一人司業二人丞主簿各一人掌國子監經學訓導之事若國子若太學若廣文若四門若律若書若算凡七學隸焉而七學各設博士助教二人諸生皆勳戚大臣子弟若孫以祖父官品高下分隸各學若四門學則庶人之俊秀者咸在若律書算三學各視其所業宋國子監初置判監事二人以京朝兩制以上官充直講八人丞簿各一人以京朝官或選人充元豐新制行設祭酒司業各一人丞簿各一人而太學武學律學

仕學全書

六卷

京師著

四

下編

隸焉學設博士掌其教令以聽於祭酒大觀中改辟雍置司成司業總國子監及內外學事南渡後并歸禮部未幾復設明興設國子監祭酒一人正四品以司業一人正六品爲之貳掌國學舉人貢生官生恩生功生例生外國生幼勳臣教訓之事而監丞一人正八品坐繩愆廳參領監事諸生怠教不率教及廩膳不潔並糾懲書識之博士五人從八品坐博士廳分經教授而正義崇志廣業修道誠心率性六堂堂設助教一人從八品學政一人正九品學錄一人從八品專教誨嚴課程講說經旨書義典簿一人從八

品典出納文移受支金錢共諸生饌費及季課月課
賞錢典籍掌經史制書典儀掌師生飲食

稗論曰以論觀明初時制國學凡祭酒缺吏部必
會九卿科道官廷推勳戚大臣子弟入學走班拜
揖祭酒坐受南宮放榜諸進士臚傳之日赴國學
行釋菜禮禮畢升葵諭堂揖祭酒亦坐受體隆
重當時爲官擇人知太祖之於宋訥孝宗之於章
惲就兢乎其難之凡以國學人才自出之地蓋重
之也厥後納粟例開賈人子紛紛得以貲廁其側
豈非謬哉議者皆援漢弘釋之卜式爲解謂彼皆

仕學全書

六卷

嘉慶帝

五

下編

入粟一以循卓一以佐天子之急具稱漢名臣詎
知漢治近古力田之科與孝弟賢良方正並舉於
時鄉三老之教化不可誣也後世教化不能如漢
而開例必欲援漢亦未審其本矣

京朝畿府官考

順天府應天府

按周設內史掌治京師漢初仍周分爲左右內史已
有內史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已又設右
扶風分治右內史之地爲三輔而京兆所屬有長安
市尉兩令丞都水鐵官雲壘長安四市四長丞馮翊

扶風有章甫令丞有都水鐵官祿府四長丞而京

兆尹若馮翊若扶風秩皆二千石唐京兆置牧尹少
尹其屬有司錄參軍錄事功曹倉曹戶曹田曹兵曹
法曹士曹而時河南太原兩府並稱京府與京兆爲
三都設牧尹少尹曹屬皆同若京縣有令有丞有主
簿錄事尉宋都汴開封府視古京兆置牧尹少尹其
屬司錄參軍諸曹皆如唐初牧尹不常除置權知府
一人以侍制以上克元豐新制行始實授牧尹南渡
後蹕杭州改爲臨安府稱行京其設官視開封明興
太祖定鼎金陵收集慶路爲應天府置尹視九卿正

仕學全書

六卷

嘉慶帝

六

下編

三品有丞正四品有治中正五品有通判正六品有
推官正七品已成祖定都于燕改北平曰順天府置
官視應天府惟通判以北畿劇要設六員而府尹掌
京府之政令凡均貢賦節征徭謹祭祀閱實戶口糾
治豪猾賑恤窮困清軍錄因務察百姓之疾苦撫摩
之歲橫赤牒十歲造黃冊凡賦役皆按冊丁產而均
適之歲貢府學一人三歲令試畿府生而貢士焉月
朔集坊廂老人聽宣諭歲立春迎春送春耕籍田奉
青箱播種以從覲勳戚家人季終造引帳上國有市
易平其賈召商而時給之凡學校技軍匠積貯牧馬柴

炭河渠隄涂僧道醫藥之事率所屬而分理焉首領官經歷司經歷從七品典出入文移知事從八品佐之照磨所照磨從八品主磨勘卷宗簡較從九品佐之而京縣設官視外縣品加一級職掌同

魯論曰以論考漢京兆多以疆力著稱蓋帝城多近臣近親不可問者甚衆凡尹若少尹非持風力峻威殺則縱豪猾虐小民不可治明之應天順天稱首善如成化以後順天諸屬縣貴戚內臣往往有庄田善地率歸勢要民卒鮮衣食甚至放牧草場亦不得自予無所得芻牧太僕寄養馬多瘦死

仕學全書

六卷

京朝官

七

下編

五歲課騎輒鬻妻兒賂國馬民大病他徵發市易諸不便者類是故尹兩畿難尹順天尤難國家設尹視九卿崇其秩爲彈壓顧射掣者多矣自非剛柔吐茹兩相調劑亦烏有當哉

京府苑囿官考

上林苑監

按周天子諸侯各有苑囿僂時蒐山衡川衡澤虞隸地官漢上林及中十池監隸少府唐上林主蔬菓草木鉤盾主陂池苗養給薪芻隸司農寺宋有玉津瑤聖宜春瓊林四園園設署仍隸司農寺明與上林苑

監主園池畜牧種樹之事正一人正五品左右副二人正六品左右監丞二人正七品又典簿一人督養戶栽戶謹畜植以時共祭視賓客官府之膳羞屬署四曰良牧主牧牛羊豕曰蕃育主畜鵝鴨皆籍而課其息曰林衡主果實升木曰嘉蔬主瓜果皆籍而時進焉洪武初設以妨民業而止永樂中都燕設監於京師苑地東至白河西至西山南至武清北至居庸西南至渾河禁園獵焉隸光祿寺

魯論曰後世儒者輒謂朝廷大體不當奪園夫小民之利苑囿非所宜顧大官之共必紛紛與賣菜

仕學全書

六卷

京朝官

八

下編

備交易與羊豕牙僧爭尺寸之利大體固如是乎明上林苑延袤二百里較前世特廣顧養戶栽戶雖主上共然分苑之利亦足給饗薪飽妻子與芻蕘雉兔得往何異固未可與晉之華林隋之西苑共主逸遊者同類而共視之也

京朝宗正官考

宗人府

按秦始廢封建凡同姓非有功不屬籍設宗正掌之漢設宗正仍秦掌天子族親屬籍序王國嫡庶之次紀宗室賢能若犯法者置卿一人有承其屬有司空

令丞內官長丞凡公主家令門尉皆隸焉唐室宗正皆設寺但唐寺名存官制不可考宋初制判寺事一人以宗姓兩制以上克元豐新制行宗正長貳不專用國姓其設官曰卿曰少卿有丞有主簿景祐中改名司設知宗正事一人同知宗正事一人以皇族賢者領之掌國姓教訓罪劾熙寧中添設丞及記室一人教授十二人明興設宗人府置令一人以左右宗正左右宗人爲之貳俱正一品掌皇九族六親之屬籍以時修其玉牒譜系辨昭穆親疎之數登記其名封生卒婚嫁諡葬之奏請達材能錄罪過經歷司

經歷正五品主文移凡玉牒洪武時若東宮若親王位下各派定二十字若生子若生孫卽上聞下宗人府依派立雙名每一世取一字爲上字如所派高瞻祁見祐厚載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簡毅廸先猷是也其下一字從水木火土金字類聽臨時選擇已擇奏上編入凡各王府子初生請名既長請婚請冠請封請開祿既卒報喪乃除祿其女初生既嫁其請名請封請開祿亦如之凡令洪武初定以親王行尊齒宿者領克宗正宗人皆以勲舊已令亦皆以勲舊爲之後不常設

尊論曰三代而後自秦漢迄唐宋宗正皆列卿寺明特稱府品階出府部之上蓋爲宗社磐石計重諸王不得不重宗正厥後諸藩國名封婚嫁諡葬之請率歸禮部開祿移戶部護衛移兵部罪過移刑部而宗人令不時授益勢使之然矣

仕學全書下編卷之六終

仕學全書下編卷之七

黎水稔 論孔壁甫著

京朝武官考

五軍都督府

按周文武未分天子六軍軍皆命卿漢始分文武制太尉掌南北軍得並丞相御史爲三公而大將軍驛騎將軍車騎將軍比三公前後左右將軍次上卿其領軍皆置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置校尉軍司馬假司馬部下曲曲置軍候假佐曲下有屯屯置屯長唐制左右衛衛設上將軍一人大將軍一人將軍各

仕學全書 七卷

高麗

下編

一人總諸曹職務凡親衛勳衛翊衛所隸皆正焉其屬有長史錄事參軍各一人舍曹兵曹參軍各一人騎曹曹參軍各一人宋仍後周置殿前司掌殿前諸班直及步騎諸指揮之名籍統制訓練番上戍守遷補賞罰之政令別有侍衛馬步兩軍司與殿前司號三衛馬軍司統衛凡二十三步軍司統衛凡四十四分布中外多者至百十餘員明興立大元帥府已改大都督府已又分大都督府爲左右中前後五軍都督府以分領軍衛使事不留壅壅不舉一府設左右都督各一人正一品都督同知各二人從一品都

督僉事各二人正二品恩功寄祿無定員凡都督掌

軍旅各領其所隸都司衛所以達于兵部都督員缺

於公侯伯列爵中選以克居曰軍政掌印出克總兵

別請內府大將軍印掛以行凡總兵諸邊鎮泰將若

遊擊諸裨將皆轄焉軍還上所掛印於內府其屬有

經歷司經歷屬文官正五品掌受發文移

魯論曰國家分一都督爲府五而京營之政歸戎

政尚書凡督府非內府給印不得總兵印諸邊鎮

帶衛督府事竣卽上所給印解兵柄從無有得自

擅者迨後都城有急本兵倉卒起故將請勅印授

仕學全書 七卷

高麗

下編

之終不免有兵將不相識之患爲初制病然論考

前史漢南北軍祿產得擅諸呂可王唐神策軍宦

官久稱天子可挾縣此推之國家欲久安長治明

太祖馭將之法益未可盡更也

親軍衛京軍衛五城兵馬司諸陵衛

按周官正掌王宿衛虎賁氏旅賁氏王出則先後衛

王夾車而趨王舍於外則守王闕王在國則守王宮

皆士大夫職之秦設衛尉准古官正漢因之掌宮門

屯衛兵其屬公車司馬南宮衛北宮衛及賁旅各令

丞諸屯候門司馬皆隸焉中尉亦秦官准古虎賁漢

仍因之掌巡徵京師宮外戒水火非常之事武帝時更名執金吾其屬有中壘兩尉左右中三候候丞左右都尉尉丞及緹騎二百人而衛尉分掌南軍中尉分掌北軍並隸太尉別設城門較尉掌門屯司議察焉唐親軍衛稱府者五一曰親府一曰勳府一曰翊府而勳府翊府各二故稱五府府各有中郎將總府事武以左右郎將而其屬諸曹各有參軍又別設驍衛武衛威衛領軍衛左右金吾衛左右監門衛左右千牛衛左右羽林衛爲禁軍已又添置左右龍武左右神武左右神策諸衛並番直上宿衛宮禁皆隸左

右衛上將軍朱親軍衛初置武德司已改皇城司其屬設左右金吾衛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屯衛左右領軍衛左右監門衛左右千牛衛各有中郎將總衛事武以郎將如唐仍分隸殿前侍衛司凡中郎將若郎將多以宗室領或爲武臣贍官無定員明興設錦衣衛旗手衛前後金吾衛左右羽林衛虎賁衛府軍左右中前後衛共十二衛掌宮禁爲親軍無隸屬又設留守左衛藩陽左右衛驍騎衛鎮南衛龍虎衛隸左府留守右衛虎賁右衛武德衛隸右府留守中衛神軍衛和陽衛應天衛牧馬千戶所隸中府留守

前衛龍驤衛豹韜衛隸前府留守後衛武城中衛神策後衛忠義左衛忠義右衛忠義前衛忠義後衛義勇右衛大寧前衛大寧中衛蔚州左衛會州衛富峪衛寬河衛興武衛鷹揚衛神武左衛隸後府并武功左右衛屬匠軍隸工部者凡三十六衛各遵所隸府部受戎索衛京城永樂中徙都燕改前親軍十二衛及隸五府若工部者三十六衛並設於北京又改前燕府三護衛爲金吾左右衛爲羽林前衛改北平都司爲燕山左右衛爲大興左衛爲濟州衛爲通州衛爲左右騰驤衛爲左右武驤衛又凡十二衛亦並稱

親軍皆分番直宜護駕巡察凡大朝常朝駕出入陳鹵簿儀仗凡皇城四門日夜巡警之凡賊盜竄充街涂溝渠審緝而時省之而錦衣衛權特重專詔獄擬成直達下法司覆其員多恩功寄祿無定額凡衛設指揮使正三品指揮同知從三品指揮僉事正四品鎮撫從四品千戶正五品副千戶從五品百戶正六品而百戶有實授有試職凡領衛政曰掌印曰僉書凡分領屯田驗軍存恤營操守衛皆曰見任管事選同知僉事正千戶以克營官亦如之不在事入隊曰帶俸差操皆聽總理京營戎政大臣督理其東西中

南北五城兵馬指揮司各設指揮一人正六品副指揮一人正七品爲之丞掌巡捕盜賊街道溝渠囚犯火禁之事各吏目一人受事展撥皆文官隸五城察院別設守陵諸衛各有指揮鎮撫經歷不稱親軍亦不隸五府

魯論曰明初設錦衣等十二衛衛官禁准漢衛尉設留守等三十六衛衛京城准漢中尉又設五城兵馬司掌議察准漢城門校尉凡衛京城者隸督府衛官禁者無隸屬掌訊察者隸五城察院又文官今考其制卒不盡歸五府權不盡予一司防微

仕學全書 七卷

衛官

五

下編

之意甚密顧後積重者不免成偏積弛者不免成廢如錦衣衛得掌詔獄一奉詔則縱騎四出既入獄斧鑕暴下凡罹此者皆朝廷大臣遂至令百官喪氣忠鯁舍冤如此者失之積重乃若禁旅護宮城坐糜官餉名爲持戟實不能挽二石弓崇禎之末至令中使督勦楚豫轉予於通既與父之歌河上迨遙旋有喪馬之懼卒之師出無功而州縣悉索已盡如此者失之積弛然要當定制時此兩者爲必至之弊謂之何哉

仕學全書上編卷之七終

仕學全書下編卷之八

黎永祿 論孔壁南著

南京考

各府部科道寺監等衙門

按周武王有天下都鎬武王崩成王卽位以洛爲天下土中四方侯國來覲道里均固營洛既成王至於新邑蒸歲祭命作冊留周公治之王歸鎬漢起豐沛不置都獨都關中唐起太原有天下都京兆以太原爲發蹟之地並河南府爲三都宋起宋州有天下都開封以宋州爲興王之地河南府洛陽爲土中隴河南

仕學全書

八卷

南京考

一

下編

府爲西京吹宋州爲應天府陞南京又以大名府爲真宗禦遷駐蹕之地亦陞北京并開封稱京者凡四凡唐設官太原河南皆視京兆宋設官凡南京西京北京皆視開封顧止設牧尹諸曹兼軍錄事其他殿閣部寺監地皆不設明興太祖都金陵成祖自燕入繼大統既卽位隨陞北平爲順天府詔稱北京越六年歲在戊子上北巡詔天下曰昔成王營洛肇建兩都有虞勤民尤重巡省朕祇奉堯典馭統初已陞順天府爲北京今四海清晏省方惟時將以歲二月巡行命皇太子監國凡天下文武官除拜四方朝貢邊

境調發悉詣北京然於時猶稱行在十四年冬十月
上還京師是年隨議營建北京越明年三月上復北
巡十八年九月宮殿落成詔改行在稱京師召皇太
子皇太孫俱赴北詔金陵曰南京南京設官具如北
止內閣翰林院詹事府官不除其餘府部科道寺監
等衙門皆設如舊員名裁減不等顧無事權惟兵部
以防守祖宗根本重地特重操江都御史時一木操
加慈焉若科道地方官員貪濁不職時得舉劾接得
邸報朝政得失并得實封論奏而諸道御史其巡倉
巡屯巡江皆奉特勅歲一巡視勅內所開該管地方

仕學全書

八卷

明史考

二

下編

行事體統皆視巡按惟巡鹽督學兩臺例屬北臺差
出南臺無得與者若諸部院寺監等官被特旨或廷
推論薦亦隨擢轉北故南都之官人多視為投閒借
徑之地云

尊論曰成王營洛史載以洛陽土中四方道里適
均似也初命周公治之公薨繼命君陳君陳卒再
命畢公今考三公命詞何鄭重也據書以殷民遷
在洛邑當時勅諭不得不嚴亦似也顧自論度之
周都偏西數有外患憂者遷那遷岐足為前鑑成
王周公益已并千萬世慮之豈尋常所可測哉明

之大業始自金陵初滅僞漢次滅僞吳次取幽燕
次定汴洛秦晉齊魯又次定閩越次蜀次濟南遂
一天下當其時上以六朝皆都建業祚不永甫登
極隨議定都初議汴梁詔已下上親行視調汴梁
為四戰之地止不遷已議關中又以漕運艱而止
隨議北平以修撰鮑頰言而止議中都已經度劉
基又執陰陽家言亦止迨成祖龍飛而都燕之議
始定其在留都府部諸司槩設官具如京師與唐
宋諸陪京止設牧尹大異且江操之制掌以開府
督以南樞至日舳舻相望旌旗蔽空萬砲齊鳴蛟

仕學全書

八卷

清史考

三

下編

龍震動較周東郊之保釐抑又甚焉議者率以為
重祖宗王業始基之地云論則謂此周之洛室也
累朝以來母遠天室具有深心官此者即周公留
洛之任乃仕進之君子北廷名利習弋縱橫遂視
此為翔集之地即江操之制祇為故事竟與宋提
舉官觀之職同視從無一人為國家牖戶桑土之
計何也

仕學全書下編卷之八終

仕學全書下編卷之九

省直官總論

黎水魯 論孔氏而著

凡署隸禁垣曰省元仍唐宋內設中書省爲政府而在外各路復置行中書省分治之即漢之十二州唐之十道是也明初未定十三布政司時先設行中書省仍元舊故省之名不易焉若直隸云者謂以地方職事直隸于天子明制畿輔諸郡皆不設藩司凡田賦刑獄郡守咸得如順應兩府自達部上于朝故直隸之稱與分省特異焉若撫按兩

仕學全書 九卷

論官

下編

臺本出使官願撫巡察皆于外有專職仍列于省直蓋以徵實也若西南土官凡六等其世修職貢供調發原與東北諸蕃國不同類得附滇黔粵蜀以上隸于天子皆王者要服薨服之臣也仍彙于末簡以見巡撫其地者懷柔之經不可不講云

省直文官考

巡撫都察院

按漢御史中丞屬御史臺職掌外督諸州刺史然時中丞止在臺不行部唐初于邊方戎馬之地置節度使得專節樹六肅總軍旅專誅入朝則置留後攝府

事願屬地方官非朝使已天子非時遣使巡行方州

有巡察安撫存撫之設亦不屬御史臺無常員宋初諸路置經畧掌一路邊防機速軍民刑賞便宜裁斷之事而河東陝西嶺南兼都總管緩御蠻戎南渡後添設招討使主招討盜賊制置使主經畫邊圉鎮撫使主愛歸正人民宣諭使主敵兵退問民疾苦條利害奏聞爲興革最後又選宗室親王忠幹大臣爲統制隨地隨事各開府則十之九牧矣明興設巡撫開府十三省會城及直隸衝繁州郡命都察院副僉都御史出鎮掌通省大小官員舉劾綜覈刑賞撫勸

仕學全書 九卷

古制

二

下編

修練儲備宜揚獨恤之政令以舉勦勦吏治以綜覈稽將領以刑賞馭民隸以撫勦與盜賊以修練固城池以儲脩裕軍國以宣揚壯國威以獨郵救水旱凡地方有大故有大災皆給符繙遣吏乘傳奏聞凡地方利弊有應與有應革及歲時糾舉不職不法亦如之三年大計會同巡按御史取布按兩司各郡縣賢否冊察實注考上吏部都察院聽黜陟凡地方缺官或就近題補或彼此改調皆與巡按御史會疏奏奪衙門宣德五年始建初皆命六部侍郎及左右通政或各寺卿丞無定員已專都察院副僉都御史其署

衙凡腹裏地方曰巡撫兼軍務若近邊近海地方或以提督軍務兼管軍務兼巡撫地聯數省曰總督如鄧陽始開設撫流移曰撫治而統名之曰軍門累朝來衝邊及腹裏險劇地方多添設不一云

魯論曰明之巡撫舉爲百姓設嘗考初設時宣宗御左順門諭侍臣曰郡縣守令國家所以寄安危者也賢不肖混則守令無所激勵于是始命于謙周忱等各擢侍郎出巡撫已而舉劾定差副僉都御史以行凡該管地方諸所爲興利除害宣德達情進賢黜不肖皆于巡撫是賴甚矣巡撫之所繫

世學全書

九卷

三

下編

重也蓋治天下有道百姓安則盜賊息守令得則百姓安厥後楚豫不靖潢池弄兵朝廷乃添設巡撫且復勅閣臣出督軍務權出巡撫提督上即使舉除已誦徒薪而功焦爛况燎原之勢莫或止乎嗟夫國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各省直設巡撫全于未危未亂之時致圖治保邦之道而敬禱之間盜賊卒滿天下豈郡邑長令卽墨大夫毀言未必不至阿大夫譽言未必不聞乎甚矣巡撫所繫之重也

巡按察院

按秦始設監察御史漢因秦設治書侍御史隸御史大夫有詔出討諸州姦猾治大獄曰繡衣直指顧不常遣唐分天下爲十道道設監察御史一人糾治刑獄及審覈尹牧刺史令丞簿尉之不法者與安撫存撫等使並巡察方州宋設監察御史止在臺分察六曹不遣行州軍郡縣明興洪武十年始遣監察御史巡按郡縣已天下大定各省直歲命一人巡按掌諸郡縣察劾科舉磨勘磨筭綜覈清勾捕治審錄處決重囚之政令凡奉勅馳傳到任以察劾警官邪以糾舉勅吏治以磨勘刷卷宗以磨筭清錢糧以綜覈稽

世學全書

九卷

四

四

下編

將領以清勾修軍政以捕治擊豪猾以審錄慮重囚凡秋後處決死刑皆至其事三年大計同巡撫都御史審署司道郡縣大小官員賢否上吏部都察院聽黜陟凡各官給縣亦如之若貪酷或失事得不時舉劾歲實與特監臨加慈愼焉若地方員缺或就近推補或彼此煩簡改調若地方有大盜或擾民有災傷議蠲議賑並借巡撫都御史會題差違同巡臚列所察勘三司及郡縣官員稱職不稱職若貪若廉及境內人才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皆入奏按監察御史在臺中與副僉都御史分堂屬奉差出省直巡按遂

與均禮公見巡撫居左巡按居右若冬至元旦聖節千秋開讀詔赦皆不具朝服止本等冠帶露臺上行拜禮若公事設座三司官咸在巡按御史居中南向與司道絕席

魯論曰明設巡按御史巡行該省直郡邑准漢直指蓋三代而下天子不巡狩開闢疾苦無縣上聞觀風問俗舉廢以安兆庶在漢全恃直指顧漢直指不常遣若明巡按御史卽巡歷已周必嗣命者馳而至乃聽代厥任視漢特重而歲遣有常視漢又且專矣凡在內銓曹黜陟全憑在外巡按

仕學全書

九卷

卷五

五

下編

復命一疏列彈章聲帶終朝三褫入薦剡六翻立起青雲厥後巡按得旨初出都門梓里年家求情面庇二天者趾相錯一行郡縣長令競逢迎爲趨媚主成風俗率笑守職爲愚嗟夫國家安危全視生民生民安危全視守令守令賢否激濁揚清全在巡按御史繡衣持斧之任若斯之重當斯任者顧可忽歟

布政司按察司

按漢初自畿輔外分天下爲十二州州設刺史詔以六條察二千石歲終奏事舉殿最上兩府雜考郡國

之計以聞已改刺史爲牧凡郡守長令皆隸唐分天

下爲十道道置採訪處置使已改觀察使掌察所部善惡舉政綱度支使領租庸調鹽鐵轉運茶制諸路有轉運使掌經度一路財賦登耗足上其及郡縣經費有提點刑獄公事掌糾察所部獄訟舉刺官吏稱監司已改兼訪司無事歲一入奏四方動靜有警時馳驛上聞元制于諸路設行中書省總庶政置肅政廉訪司察吏治已又置宣慰司或並治一城政分建各郡明興分天下爲十三省仍元俗設行中書省于會城洪武九年始改爲十三布政司司設左右布政

仕學全書

九卷

卷六

六

下編

使二人從二品左右叅政二人從三品左右叅議二人從四品布政使擬古方伯總一司所屬郡邑之政令凡所屬郡邑起解京邊各項錢糧到司驗收貯庫轉解戶部兵部工部及光祿寺太僕寺等衙門凡朝廷有恩詔禁令承流宣播以下于有司凡僚屬文武官給縣則覈其稱職不稱職上下其考覈撫按以達于吏部兵部都察院三年率所屬府州縣正官朝覲于京師詳署其考如給諫上之部院聽察二十年會戶版登民數而歲定夏秋二稅之則下州縣責徵輸其或水旱疾疫則報于撫按具題請蠲免若饑饉若

孤獨者廢疾免其徭役俾有司收養之凡諸郡學校三年大比則提調入棘試而資與之其或民有孝弟表著節義可風者上之撫按疏請表揚之凡宗室官吏師生祿米軍匠月米皆量其品級隨其勞逸而頒給之視典神祇禮遵舊典而時祀之若國慶元旦冬至具表慶賀于朝輪道官一人齎捧以行若國哀弔祭亦如之若天子卽位則布政使來見而糧備屯田水利之政則參政參議分榮皆奉勅首領官經歷司典文移經歷一人從六品都事一人從七品佐之照磨所理卷宗照磨一人從八品簡較一人從九品

添設副使食事其奉專勅亦如之首領官經歷司典文移經歷一人正七品知事一人正八品佐之照磨所理卷宗照磨一人正八品簡較一人正九品佐之司獄司掌禁獄司獄一人未入流
魯論曰漢刺史掌諸州舉劾歲行郡國察治狀黜陟能否斷冤獄視今按察司已改爲牧兼土地人民之責視今布政司且職守疆圉視今都指揮使司以一刺史兼數職史稱漢官近古無冗員信哉唐初設採訪處置使已改觀察使主察覈一道官吏貪廉按治地方豪猾而土田戶口鹽鐵諸政領于度支已皆歸于節度使而方鎮之權遂重宋設轉運使領一路田賦收支起運提點刑獄公事主獄決一路刑獄雪冤枉顧初德五季藩鎮專土之忠皆以京朝官出判使事崇寧中始罷判事不遣領使者始授實職明設布政使掌土地人民錢穀比古方伯漢刺史唐度支朱轉運而賦後歲派聽戶部水旱疾疫又必上撫按乃得奏聞所爲承宣不過奉部文下有司覈完欠筭收支按察使掌通省刑名司糾舉稱外臺比漢刺史唐觀察宋提點刑獄初制與內臺御史權相亞厥後大權盡歸撫

按所爲糾舉不過各屬給繇及大計得同布政司署考語上殿最獻決死刑不過徵刑書詳上條而又皆聽兩院方伯外臺稱露臬大臣所職守僅若斯耶一方民命實賴生全三尺森嚴實持風紀福星一路使朝廷無外顧憂端于是賴任受若斯之重所稱四國于藩四方于宣受主嘉師監茲祥刑者非耶今諸省郡縣民力竭矣豪猾執法無辜羅羅者寔多百姓覲朝廷恩如望歲然若方伯若臬司當有以慰之矣

分守道分巡道

仕學書 九卷

九 下編

按守巡兩道唐宋俱無設不可考明興諸省直凡三五府卽分一道道設分守衙門掌轄所屬府州縣本折錢糧勸農桑興水利兼理軍屯鹽法密冶馬政申冤抑擊豪猾地方凶饑則請于撫按議蠲賑設分巡衙門掌巡察所屬府州縣地方兼備兵操練巡視倉場若地方近海及有軍屯牧塲海防清軍諸道互相覺察盜賊起請于撫按定勦撫地方凶饑請議蠲賑亦如之並加勦行事分守專奏政參議屬布政司分巡專副使倉事屬按察司間有分守帶按察司副使倉事分巡帶布政司參政參議衙者而行事一視勦

書職掌凡初陞授先本司到任已乃赴駐劄衙門若巡按御史按行該道則守巡兩道與偕若國慶國哀元旦冬至慶賀弔祭具表則與在司諸道輪次以行魯論曰漢設刺史唐設觀察宋觀察與轉運並設所號監司止此卽元于諸路設行中書省別設肅政廉訪司及宣慰司于外府與行中書省不同城然亦統轄一路非于一路之中又別分各道也明省直凡二五府分一道道設分守分巡考其開設始自景泰時于時各郡邑凶飢盜賊凡相鄰郡邑率胡越視卒有調發蠲賑不相爲使無定畫鮮成

仕學書 九卷

十 下編

功顧設分巡可也若賦後大政稟承已有藩司又設分守而地方凶飢盜賊諸所賑貸撫勦亦必請撫按乃行凡上下文移遞歷所司動多踰月不亦兼旬盜賊撫勦之機多失凶飢且索百姓于枯魚之肆矣竊嘗私論之兩道既奉專輦河內之粟汲照可發邳支之首陳湯可縣苟利社稷矯制尚且可原况衙門相承之舊例乎且兩臺之權未嘗旁落事後仍得以考功之法行之公私得失薦剡彈章兩隨其後寬假轡策之說今日所宜亟陳于臺使之前者矣

下編卷之九終

仕學全書下編卷之十

黎水魯 論孔壁甫著

省直文官考

省直府州縣額海分市舶提舉司附

按秦罷封建置郡縣漢固之自京兆左馮翊右扶風而外凡州所監爲郡都置尹若郡置守尹若守秩皆二千石各有丞邊郡丞秩長史丞若長史秩皆比二千石尉一人佐守典武職甲卒景帝時更郡守曰太守郡尉曰都尉武帝時復郡置關都尉農都尉屬國都尉焉縣萬戶以上置令秩千石至六百石萬戶以下置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凡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嗇夫有遊徼三老掌教化嗇夫掌獄訟收賦稅遊徼巡盜賊唐改漢州爲道改漢郡曰府外郡曰州而府首重三都若東都置京兆府西都置河南府北都置太原府府各置牧若鳳翔若成都若河中若江陵若興元等府府各置尹其屬各有司錄參軍功曹曹曹戶曹曹兵曹曹法曹士曹參軍其他爲州州有刺史有別駕其屬設諸曹如府益唐三都府牧即漢之京兆尹而他府尹暨州刺史則漢郡守也其制縣仍首京畿凡在三

仕學全書 十卷

下編

下置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凡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嗇夫有遊徼三老掌教化嗇夫掌獄訟收賦稅遊徼巡盜賊唐改漢州爲道改漢郡曰府外郡曰州而府首重三都若東都置京兆府西都置河南府北都置太原府府各置牧若鳳翔若成都若河中若江陵若興元等府府各置尹其屬各有司錄參軍功曹曹曹戶曹曹兵曹曹法曹士曹參軍其他爲州州有刺史有別駕其屬設諸曹如府益唐三都府牧即漢之京兆尹而他府尹暨州刺史則漢郡守也其制縣仍首京畿凡在三

都城內曰京縣城外縣曰畿縣京畿之外次望縣望縣云者言冠冕一路爲諸縣之望也望縣之外凡縣六千戶以上爲上縣三千戶以上爲中縣千戶爲中下不滿千戶爲下縣縣設令有丞有簿有尉其秩各

以地爲差凡縣又設軍設鎮設關凡軍有將鎮有使關有令丞亦各以上中下爲差宋都汴京設開封府特置牧又置尹置少尹爲之丞而西京設河南府南京設應天府北京設大名府若南渡後以杭州爲行京設臨安府皆置牧尹少尹視開封稱上府若興元若河東若京兆若江陵等府稱次府各置牧尹視

仕學全書 十卷

下編

上府其地方不及府者曰州州置判州事一人不及州者曰軍軍置判軍事一人上府牧尹初不常除獨以親王建節者領之設都督長史掌其事次府牧以諸皇子領尹以文臣充已各府皆置權知府事一人各州置權知州事一人各軍置權知軍事一人皆以侍制京朝官充而通判一人左右司馬各一人爲之貳其屬皆有錄事參軍司戶司法司理司士其咨議軍事有參謀參議並以從官充崇寧中罷權知之稱實置牧尹少尹已又設總管鈐轄司及兵馬都監凡京畿四輔郡以牧爲都總管兼鈐轄若要郡帶鈐轄

次郡帶兵馬都監其副總管副鈴轄副都監以武臣
充其制縣有三等凡在都城內縣曰赤縣都城外曰
畿縣餘在京畿之外皆曰縣縣設令一人以總治民
政各有丞爲之貳又設簿一人主出納銷註尉一人
閱習弓手城縣前市集有監要害有警聯界有巡
簡司茶鹽酒稅治鑄有場務皆設官各領所職以聽
于縣令明與兩京府置尹外凡省直諸府各設知府
一人正四品掌一府之政令凡勸學校均賦役隆祀
典禁姦頑旌表良善賑救荒旱給資孤貧督理黃冊
清勾軍匠督徵督解本折錢糧若驛傳廐牧河渠道

仕學全書 十卷

三 下編

路勦捕盜賊雖有專官皆統領而總督焉所屬縣有
大政皆聽劑量于府三年大計上下其考上手簿泉
撫按以達于吏部都察院凡各屬給繇亦如之三年
朝覲率各縣正官以行國慶國哀賀弔祭省府達
布政司直隸府得直達蓋准漢太守唐刺史之職而
以同知通判推官爲之貳同知正五品清軍匠或兼
巡捕瀕海瀕河地方兼海防河防通判正六品兼部
糧或兼捕盜勸農有河工等牧地方兼修河牧馬推
官理刑各按院出巡例委查覈外府錢糧刑獄訪察
吏胥姦弊故推官之權較同知通判特重而推官府

止一人同知通判府大事繁則隨事添設無定員首
領官經歷司經歷一人正八品知事一人正九品照
磨所照磨一人正九品簡較一人未入流司獄司司
獄一人未入流隸焉州設知州一人從五品掌一州
之政令同知一人從六品判官一人從七品爲之貳
凡州務直隸州上視府府屬州下視縣若州屬于府
而所屬又有縣則在府視縣而在縣凡到任繳憑大
計署考給縣署考又視府同知判官視事繁簡爲添
裁無定員幕屬吏目一人從九品至本州城下無屬
縣凡錢穀皆自理則直隸州屬府州一也諸縣設知

仕學全書 十卷

四 下編

縣一人正七品掌一縣之政令縣丞一人正八品主
簿一人正九品爲之貳凡縣務歲貢學生聽試于督
學三歲貢士聽試于棘闈夏秋兩稅有粟米之賦有
金錢之賦有布縷及諸材料本折之賦有力役有顧
後及諸借倩不時之役皆視地產出否天時豐凶與
民力貧富調劑而均節之若歲歉請于藩臬撫按酌
分數而時蠲減焉若山林數澤之產有資國用者亦
按籍責供有常賦歲造赤曆實徵冊便催徵十年造
黃冊登民丁產之數上于朝凡詞訟杖夾小罪自理
若配遣以上若斬若絞則請于按察司撫按兩院得

允乃行若祀神養老卹孤表良善通商賈弭盜賊靖地方則時省而敦行之縣丞職清軍主簿職督清運或縣大事繁仍隨事添設無定員幕屬典史一人未入流若所設醫學府正科州典科縣訓科陰陽學府正衛州典衛縣訓衛皆各一人若僧道府僧綱司有都綱副都綱道紀司有都紀副都紀州僧正司有僧正道正司有道正縣僧會司有僧會道會司有道會亦皆各一人而諸所屬雜職府有倉有稅課司有織染局各大使一人巡簡司巡簡一人皆從九品而諸州縣屬衙要通商漕運地方又有批驗茶鹽引所有

仕學全書

十卷

官制卷

五

下編

遞運所有草場各大使一人水馬驛驛丞一人河泊所河泊一人壩閘閘官一人皆未入流若稅課府曰司縣曰局凡商賈屠酤雜市皆有常征以時權而輸其直於府倉大使典倉吏凡常平穀罪贖積穀若軍屯穀皆主收若官俸米孤貧月米因米軍士米皆主支如遇飢荒上堂行准賑貸則遵令而時發織染局凡歲幣有常數絲賈與練絲工費並給於府會其數而籍之幣成覆於府直隸府徑解京省府解布政司類納於內帑若宜索非局所織染者皆以供遞簡控山川要害議寨非常姦宄竊發則應時緝捕三年計

所獲僞印強竊盜逃軍逸因以爲上下考批驗茶鹽引所典茶鹽引縣稽其姦冒而慎防之驛遞典傳郵迎送之事凡舟車夫馬廩餼帑皆取給于所在州縣而籍其出入之數河泊所典魚課草場大使受牧馬芻粟而灝海地方別設提舉市縣司設提舉一人從五品同提舉一人正六品副提舉一人從六品掌海外朝貢市易之事所屬吏目一人典所納文移驛丞一人供外國客使僦廩帳幕不隸府直隸所在布政司

魯論曰三代而下又安長治莫過于漢考其時郎

仕學全書

十卷

官制卷

六

下編

官出宰百里郡守入爲三公九年考績百姓請闕奏留得復任寬嚴惟所用無旁撓少伺察明白洪永歷成弘咸重守令宜德時嘗簡況鍾何文淵等以御史郎中等官擢蘇州諸劇府陞薛召見慰諭俾乘傳之任凡朝遣公差至郡害民認真封奏聞已當代吏民請闕奏留仍復任尋超擢不次故明初吏治之盛幾與漢並厥後內重外輕權歸撫按監司郡縣所得事者止決校小罪若兩稅催科而已地方大利害大興革多憚不敢行甚且臺司以意旨忤合爲賢否鄉紳以囑託從否爲毀譽清如

伯夷才如管葛忽人白簡者有之郡縣守令誠恐以久任叢罪過而三年初考卽奔競求別轉益勢使之然矣

府州縣儒學

按周官黨正族師各掌其族黨之政令教治以聽于州長漢鄉三老掌教化厥後賴川蜀郡蒲亭諸守宰各立學興化然祇守宰自爲政自武帝時始令天下郡國做蜀郡文翁之治詔皆立學宮至後南北朝惟元魏文帝能行之唐興循其制令天下府州縣皆立學始設教授訓導宋仍唐天下府州軍學設教授一人訓導二人以各掌學之教事明興洪武三年今天下府州縣皆立學學皆設官府學官長曰教授州學官長曰學正縣學官長曰教諭或俱曰訓導各掌一學之教事以聽于提學憲臣凡歲舉鄉飲酒禮月吉行香春秋二仲上下丁祭祀先師皆率諸生以聽于郡邑守宰按明初法嚴三年大比視所教諸生中式多寡爲殿最若三科在學諸生率不中式教官論遣謫戍遠邊其或學行兩優諸生中式輒冠南宮則陞陟無等有縣教職立擢臺省入翰林者皆歲貢生授已下第舉人多乞恩就教爲需次有司之地視其職爲

仕學金鑑

十卷

清吳亮吉

七

下編

寄不任教事而後陞陟循資不復如初無等之舊若歲貢生授訓導三年考滿轉教諭教授間有入薦剡得轉縣正府佐者顧皆莫年志昏惰故學校之教學廢弛不振

魯論曰三代而下曰漢曰唐曰宋皆尚文學享國長久乃唐設學校而士習僨佻宋設學校而士氣墜懦事業文章皆不及漢何也嘗考漢鄉三老行教化士敦古誼崇實行而郡邑令長又往往同農桑勸課之有秀民輒給遺近太學使成名然則學校非得循良守宰亦烏能自振乎國家設學校令

仕學金鑑

十卷

清吳亮吉

八

下編

都轉鹽運使司各鹽井提舉司附

按鹽法自漢武帝時始同鐵設官唐設鹽鐵使宋鹽法聽所在州縣給賣而統于轉運使無別設明興于產鹽地方設都轉鹽運使司設運使一人從三品領一司督灶戶煎辦鹽課給引通商之事以運同一人從四品運副一人正五品運判或一人或三四人從

五品爲之貳首領官經歷司經歷一人從七品知事一人從八品若鹽井地方止設提舉司提舉一人從五品同提舉一人正六品副提舉一人從六品而同提舉副提舉視事繁簡爲添裁無定員幕屬吏目一人從九品

穆誦曰論嘗讀唐史當肅宗至德乾元間劉晏掌鹽鐵于時安史繼亂鹽法廢弛計晏始受事鹽錢歲止四十萬緡及至代宗大曆之末歲增至六百餘萬雖其任實專且久顧更稱晏每賀明視事至夜分不止雖休澣不廢何其勤也所居庫陋飲食

仕學全書

下十卷

九

下編

十

儉約室無勝殫死之日止米麥數十斛以此思廉則廉可知卒之軍旅頗興國用倏足豈偶然哉明雖司品秩雖尊司之上有道臣道臣之上有鹽院無晏之專且視爲商賈賸香之地運使嘗以關耳補不三年多論罷又無晏之久雖然在其位謀其政商人守支壅積速無調停之可議與灶戶貧苦煎辦不前遂無存卹之可及與私鹽夾帶皆屬商人遂無威令之可申與卒之課虜致罰雖時使然顧以視劉晏則何如也

內外文武職官衙門吏書民快門皂半頭鋪遞

按周官有府史胥徒凡府主守藏史主文書胥主勾攝徒主奔走服役在漢府史曰掾曰史郡守令長皆自辟置往往縣此歷二千石躋卿貳兩府者若胥徒皆名甲卒唐制不可考宋在相堂樞密院有胥吏胥長胥佐典書楷書貼書之屬積勞得銓官仍有躋朝列者其在外府州軍及赤畿等縣有提控主辦公事有書主書寫文書有筭主唐筭出納有皂隸主奔走隨從有弓手壯丁主勾攝緝捕自熙寧以前凡皂隸之屬皆丁田力役元豐新制行皆顧役元祐間革顧役已復顧役如新制明典文武職官一品衙門設提

仕學全書

下十卷

十

下編

十

控一名典史二名其在五軍都督府更有掾史一名若典史名數視事添裁不等二品衙門設都吏四名令史六名若典史名數仍視事煩簡爲添裁如戶部各倉庫更設攢典刑部司獄司設獄典三品衙門設令史典史其在巡撫副僉都御史設令史各道巡按御史設書吏典史若京畿道刷卷御史設人吏若大理寺又名胥吏不一在外衙門如布政司設都吏令史典史承發按察司設書吏典史承發而布政司守倉庫吏曰攢典按察司司獄司吏曰獄典在各府州縣仍設司吏典史承發有稅課倉廩去處仍設攢典

水馬驛設驛吏巡檢司設司吏儒學設學吏凡食充
吏役例于農民身家無過年三十以下能書者選用
嚴軍丁克吏及冒籍之禁初僉雜役役滿參缺缺滿
轉撥兩考滿本衙門例給文赴吏部聽撥在京衙門
辦事辦事滿授冠帶歸省守三五年例得銓職初制
一品衙門提控令吏得銓從七品二品衙門都吏令
史得銓正八品三品衙門令史得銓從八品四品衙
門典吏司吏得銓正九品五品衙門典吏司吏得銓
從九品六品至九品衙門典吏司吏皆雜職出身願
後不爲例已吏典出身皆雜職遇開事例援例加納

仕學全書 十卷

古書卷

十一 下編

視所加納爲銓官高不過府幕縣倅而止若書寫書
手熟文移得長子孫其主勾攝緝捕守禦曰快手曰
民壯若省直郡邑又有機兵捕兵弓兵精兵常兵門
夫防夫健步之類稱謂不一總皆快手民壯異名非
別設也若皂隸主行杖儀從門子主供侍從呼喚牢
頭主守禁獄鋪通主郵傳文書其食于官皆沿顧後
法視事煩簡爲增減不等

魯論曰論當謁選時見在京諸部寺衙門吏皆在
外兩考滿吏赴吏部轉撥謂之效勞最黠者得撥
吏部然未幾皆領選出惟書寫掌案書手得長子

孫在吏部尤爲要地文選郎掌六選滿卽代去間
有不滿六選隨以事論去者以故案籍蘊積前
後罔稽凡在外郡縣大小庶官應選應遷之序皆
任高下其手每日雞三號尚未辨色懷刺投匭者
趾錯其門論因嘆釣者擐竿累趨濯瀆終日而不
獲一一日躋乎會稽之上舉而連六熬豈非操
得其要也哉一職掌案牘之人其權要如此天下
事槩可知已乃若在外司府州縣吏各掌六曹
明初峻職罰之法論深嘆職分而事辦度悉而教
詳顧茲吏往往犯法討贖累千百何也今考漢制

仕學全書 十卷

古書卷

十一 下編

曹掾皆守令自辟一犯法卽誅無有得難者明制
郡縣吏皆布政司給劄參撥爲呈司有罪應革必
詳司詳兩院乃得行處憂及畏反職卒從姑息厥
後犯公私贓罪卽竄入兩院克承舍兩司克令史
及歸里鮮衣肥馬親友過從置酒高會賦私發覺
而不必問皂隸勾攝而不敢入門怨望懷結而不
敢吐撫按藩臬且爲遁逃主謂之何哉若捕盜之
後又至使妄指害良民貪殘縣尉且故縱爲姦猾
百姓愁苦盜賊叢起職此之縣良可痛已

仕學全書下編卷之十終

仕學全書下編卷之十一

黎永馨 論孔壁甫著

省直武官考

都指揮使司中都鳳陽府湖廣承天府留守司前

按漢制惟三輔弘農三河諸郡置中護軍都尉郡官徒朝廷時遣司隸校尉察舉諸姦猾得與借若他郡止設都尉而邊郡都尉即典武職甲卒事故諸道置副練防禦使主一道兵馬或政而便府有副有屬宋止于諸京設留守仍有副有屬其制如漢中護軍都尉都官徒崇寧中又于畿輔設總管要郡設鈐轄

仕學全書下編卷之十一

省直武官考

下編

其他郡設兵馬都監皆以府牧及知州軍者兼領而副總管副鈐轄副都監始以武臣克明興于各郡設元帥府左右翼已改爲行都督府後始定爲都指揮使司與布按兩司並建司于會城曰三司而各郡帥府俱廢司設都指揮使一人正二品掌司事都指揮同知二人從二品都指揮僉事四人正三品爲之貳總管全省衛所戎政以隸于五府而聽于兵部歲聽考察于撫按五歲考選而廢置之其掌司事曰軍政掌印一練兵一巡捕曰軍政僉書其屯田漕運京操打造軍器分禦地方曰見任管事不管事曰帶俸諸

國慶國哀慶弔禮視布政司首領官經歷司經歷一人正六品都事一人正七品斷事司斷事一人正六品副斷事一人正七品吏目司獄各一人凡經歷都事斷事皆文官明初布按二司文移都使司曰咨呈都使司文移布政司止曰咨移按察司曰照會蓋以都使品尊故也厥後武權衰使以品尊不時授止以僉書攝司事凡兩司文移止行經歷司呈堂而都使司有文移布按兩司亦如之若中都鳳陽府湖廣承天府爲太祖世宗湯沐重地皇陵顯陞在焉各設留守司防守司設留守一人正二品副留守二人正三

仕學全書下編卷之十一

省直武官考

下編

品指揮同知二人從三品職掌體統設屬皆如都司魯論曰漢官文武始分顧邊郡都尉典武職甲卒皆統于郡守有警無煩他調發即他郡自都尉外亦無武官別設盜賊興發郡守冬能設方畧擒渠魁散黨與益以朝廷率于郡守假便宜故也唐宋設團練留守等官武功終不及漢置權既分則事相議耶抑當時右文調武亦今若耶明初于各省設都指揮使司清屯練兵司防禦備調遣制可謂密矣且省會有大政有大獄皆得同布按二司議擬以聞體隆重厥後承平日久軍政墮壞省會大

權悉歸兩司司使品尊亦不常設祇設同知若金事領金書攝司事諸公會及謁見兩臺皆得隨兩司之後仍三司之舊而屯操之政皆視為故事歲不一舉盜賊時發輒召他兵援勦緩急不足恃益武功盡矣

外衛所

按外衛所漢未設宋不可考唐府兵折衝果毅諸都尉職掌近是明興外衛設指揮使司指揮使一人正三品指揮同知二人從三品指揮僉事四人正四品掌防禦屯漕番上之事凡要地領衛軍守禦凡可屯

仁學全書

十一卷

卷之四

三

下編

地方領屯軍耕種凡漕米領旗軍屯運凡宿衛京操若各邊防秋領班軍番上歲籥臬撫按察其賢否五歲考選而廢置之皆世職其屬鎮撫司鎮撫一人從五品經歷司經歷一人從七品知事一人正八品若專城有學有驛有通運所有陰陽學醫學僧綱司道紀司設官皆視府千戶所正千戶一人正五品副千戶一人從五品其屬鎮撫司鎮撫二人從六品百戶十人正六品又總旗二小旗二人吏目一人設官皆視縣仍世職凡襲職之制洪武二十七年定凡內外指揮千百戶子弟年未及二十准襲職至年二十

比試弓馬步箭初試不中襲職署事食半俸二年後再比中者食全俸如不中降克軍後比試祇故事弛降克軍之例衛所職掌盡廢

魯論曰論在頽頽故有頽川衛同城領班軍中都府有鳳陽等衛領漕運陸萬間鳳陽衛運軍不足間有題頽川衛軍代替者後遂為例然諸衛軍屯腴地為豪右所奪致班軍番上衣糧不脩運軍到倉掛少數多有經年繫囚罔者而諸指揮率受制于府若隸屬與明初制大異嘗考唐天寶時府兵制壞至召募為驍騎而驍騎率不能受甲祇為朝貴

仁學全書

十一卷

卷之四

四

下編

豪有力者番土負薪折衝果毅諸職皆廢意從來國家法久必敝軍政特其最歟

西南土司

按西南方國各自分土各主其地者非一大率皆負山阻險周未楚國始西畧地至于滇池秦因置吏今雲南是也顧徼外國盡未入中國自漢西入蜀開邛笮西南入滇通夜郎南入黔控百粵西南方國諸部落皆內附于是徼外之地始設土司迨唐天寶末南詔蒙氏苦邊吏侵剋乃叛歷數姓鄭氏趙氏楊氏至宋又為段氏所據改國號曰大理前後傳世共五百

年若黔屬諸方國宋以前入中國者尚少及元滅段氏始畏兵威各納款屬籍設土司並治如滇南諸方國云明與西南方國凡居近徵習中國衣冠通言語者設流官疆理其地若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山川險遠者俾彼中大姓得世其官以守爲土司凡六等一曰宣慰使司設宣慰使一人從三品同知一人正四品副使一人從五品僉事一人正六品幕屬經歷司經歷一人從七品都事一人正八品一曰宣撫司設宣撫使一人從四品同知一人正五品副使一人從五品僉事一人正六品幕屬經歷司經歷一人從八品

品知事一人正九品照磨所照磨一人從九品一曰安撫司設安撫使一人同知以下至幕屬視宣撫司品遞降中有直隸者亦有隸宣慰司者一曰招討司設招討使一人從五品副使一人正六品吏目一人正九品一曰長官司設長官一人正六品副長官一人從六品吏目一人一曰蠻長官司設長官一人正七品副長官一人從七品六司之外又有曰府曰州曰縣者其所設正武幕屬世官皆謂土官其中或有屬流官者仍銓于吏部兵部皆主謹守疆土修職貢聽調發其有相警者聞于所在撫按官疏上聽

朝命凡司各有儒學制如府

魯論曰五方之人各有嗜欲不可推移其天性然也如西南方國自爲族類各尊大姓自漢唐來並設土司明因之其順俗安俗借彼籐彼馭徼外之法蓋善顧諸方多關訟邊方官失平允輒譴或朝廷有抹取不用命輒藉口而興師討其罪輒相匿甚且相勾引拒朝命蓋其地崇山深箐急峽驚流人馬辟易不可近如正統時麓川之役徵發幾半天下厥後累朝如岑楊安奢諸酋亦叛服不常朝廷多以勦始以撫終惟楊應龍得就俘獻闕下乃徵兵措餉騷動數省考前史亦無大得志于西南方國者論嘗私論之西南方國諱不可服者如周初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諸國且能率其師會孟津佐武王定天下漢武帝時西南方國欲與漢通朝廷遣司馬相如持節往諭冉駹邛笮斯榆之君皆解辦請爲臣妾爲今日計懷柔之策祇在擇官而已誠使邊方之地開府建牙及一麾出守之吏盡廉公有威則諸方國何患不服顧銓曹于沿徼持斧秉鉞之任一槩循資而郡縣守令幸以劣轉補何也

仕學全書下編卷之十二

黎水尊 論孔壁甫著

京朝省直文武官恩命總叙

一爵一號一品一階一勳一加官一兼官一祿
米一贈蔭

按漢制百官有爵有職官有加官自公士至徹侯凡
二十級曰爵自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而下凡中朝九
卿外朝三輔及諸州刺史至守令丞曰職官二千石
而上有中有真有此中爲京朝官最貴真則在外太
守之類次之比又次之他官則有守有行有試守爲

仕學全書下編卷之十二

下編

實任責以見職行則權攝而非其官試則初授職任
事者而若行若比皆加官兼官唐制文武官皆分九
品有正有從自三省而下若三小省一臺九寺五監
十二衛東宮官王府官爲京職事官州縣鎮戍嶽瀆
關津爲外職事官而京職外職皆分文武若開府儀
同三司至文林將仕郎爲文散官鎮軍將軍而下爲
武散官其後鑾鎮強盛皆得以京朝儀射侍中同平
章事爲名銜則冒濫極矣宋官九品同唐凡階文散
官二十九級曰開府儀同三司特進光祿金紫光祿
銀青光祿正奉大中中散朝散朝請皆大夫

朝奉承直奉直通直朝請宣德朝散宣奉給事承事
承奉承務儒林登仕文林將仕皆郎武散官階三十
一級驛騎輔國鎮國冠軍懷化皆大將軍雲麾歸德
忠武壯武宣威明威定遠寧遠游騎游擊之類皆將
軍若爵自王若郡王國公若郡公開國公若開國郡
公縣公開國侯若伯爵子若男凡十二若勳日上柱
國若柱國自上護軍若護軍上輕車都尉若輕車都
尉上騎都尉若騎都尉驍騎尉若飛騎尉雲騎尉武
騎尉亦十二而皇子皇親文武大臣若功臣皆賜號
如推忠佐理協謀同德守正亮節之類初賜四字已

仕學全書下編卷之十二

下編

加兩字惟宰相初賜卽六字若殿前諸班直將士有
拱衛翊衛保順忠勇果毅等字凡加每兩字惟恩蔭
漢唐宋特重制不可考明與制爵三等酬武功曰公
曰侯曰伯賜鐵券券制如瓦而鑄語文背鐫免罪赦
死俸祿之數制惟武臣得授若文官有武功亦如之
如明初韓國公李善長誠意伯劉基靖難時榮國公
姚廣孝是也各賜號洪武時開國武功曰開國輔運
推誠宣力功臣文曰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永樂
時靖難武功曰奉天靖難推誠宣力功臣文曰奉天
靖難推誠守正文臣厥後正統天順成化正德嘉靖

之時文武官亦多有得封爵者凡武功曰奉天朔運
推誠宣力功臣文曰奉天朔運推誠守正文臣惟國
初功臣生封公死進王爵凡六人靖難功臣生封公
死進王爵凡二人此特典不著令若文武官品文職
級凡九武職級凡六各有正從如唐宋若文武官階
皆視品文正一品初授特進榮祿大夫陞授特進光
祿大夫從一品初授榮祿大夫陞授光祿大夫正二
品初授資善大夫陞授資政大夫加授資德大夫從
二品初授中奉大夫陞授通奉大夫加授正奉大夫
正三品初授嘉議大夫陞授通議大夫加授正議大
夫從三品初授亞中大夫陞授中大夫加授大中大
夫正四品初授中順大夫陞授中憲大夫加授中議
大夫從四品初授朝列大夫陞授朝議大夫加授朝
請大夫正五品初授奉議大夫陞授奉政大夫從五
品初授奉訓大夫陞授奉直大夫正六品初授承直
郎陞授承德郎從六品初授承務郎陞授儒林郎吏
員材幹出身宣德郎正七品初授承事郎陞授文林
郎吏員材幹出身宣議郎從七品初授從事郎陞授
徵仕郎吏員材幹出身同正八品初授迪功郎陞授
修職郎從八品初授迪功佐郎陞授修職佐郎正九

品初授將仕郎陞授登仕郎從九品初授將仕佐郎
陞授登仕佐郎其官散秩無階者曰未入流武官正
一品從一品階同文官正二品初授驃騎將軍陞授
金吾將軍加授龍虎將軍從二品初授鎮國將軍陞
授定國將軍加授奉國將軍正三品初授昭勇將軍
陞授昭毅將軍加授昭武將軍從三品初授懷遠將
軍陞授定遠將軍加授廣威將軍從四品初授宣武
將軍陞授顯武將軍加授信武將軍正五品初授武
德將軍陞授武節將軍從五品初授武舉將軍陞授
武毅將軍正六品初授昭信校尉陞授承信校尉尉
止此凡初考曰初授再考解職曰陞授三考曰加授
若初入官初改官皆不授階若文武官勲亦視品文
武官正一品皆左右柱國從一品柱國二品以下文
官正二品正治上卿從二品正治卿正三品資治尹
從三品資治少尹正四品贊治尹從四品贊治少尹
正五品修正庶尹從五品協正庶尹下無武官正二
品上護軍從二品護軍正三品上輕車尉從三品輕
車尉正四品上騎都尉從四品騎都尉正五品驍騎
尉從五品飛騎尉正六品雲騎尉從六品武騎尉下
無而勲文武皆再考乃授若加官太師太傅太保正

一品少師少傅少保從一品初制武官得授文官待
贈已內閣及六部尚書皆得進與初制異若兼官有
三一如內閣兼六尚祇倡各衙不治事一如六部侍
郎若尚書出督軍務漕務河工兼都察院副食都御
史卽掌察劾治都御史之事一如在外布政司參政
兼按察司僉事按察司副使兼布政司參議其治事
則視勅書若文武祿米武官公侯伯參者五千石少
則七百石除三等武功外其餘給祿皆視品文武官
正一品月支米八十石從一品月支米七十四石
正二品月支米六十石從二品月支米四十八石
正三品月支米三十五石從三品月支米二十六石
正四品月支米二十石從四品月支米二十一石
正五品月支米一十六石從五品月支米一十四石
正六品月支米十石從六品月支米八石正七品月
支米七石五斗從七品月支七石正八品月支米六
石六斗從八品月支米六石正九品月支米五石五
斗從九品月支米五石未入流月支米三石而所支
米各官皆實支與折鈔相參在京一品至三品實支
米十之三不等四品至五品實支米十之四不等六
品至九品實支米十之六不等餘折鈔惟未入流及

職掌最淡薄者得全支若折絹折布之數亦視米凡
內外文武官折絹每石皆六錢五分折布每石皆三
分凡武官給俸皆視文職惟本色米仍折銀每石止
二錢五分若折絹折布皆與文職同若鈔初制每石
二貫後廢不行皆不支若贈蔭凡中外文武官初考
無過卽得賜璽書封贈其父母若妻三品以上得贈
及祖父母蔭一子入監二品以上得得贈及曾祖父
母仍蔭一子如前若功蔭則多寄祿錦衣無定制
魯論曰官爵者富貴之器也官不備則共富貴無
人官不勅則駁富貴無衡論伏觀明官制而深嘆
明制之盡善也府部臺省珠聯璧合如星辰麗天
京朝省庶脉貫精流如川嶽傳地以此待天下之
賢人可謂脩矣又且大小相經彼此相制拾級而
上縱才力驕矜不能一目造極登峰俯屬而下卽
幕職卑官不能私爲權門臂指于恩施遞及之中
卽萬太阿罔倒之意有明三百年來在廷無叢假
之姦在外絕營窟之狡法疎此故善也官尚敢有
不勅者乎止制祿折鈔不免太薄役後來鹽盜不
飭之漸書曰旣富方穀于茲蓋信已
仕學全書下編卷之十二終

仕學全書下編卷之十三

黎水幹 論孔壁甫著

朝儀批答考

論作大政考既訖已又作京朝省直文武官考蓋國家有一政卽設一官有一官卽治一政政無虛設臣不虛貴也乃總攬則在天子官來聖帝明王宵衣旰食汲汲皇皇相與臣等共一靈豈新勞哉一日二日萬幾誠不最自逸也作朝儀批答考

大朝常朝

按古者天子諸侯皆三朝外朝在屏門之外治朝在

仕學全書 十三卷

朝儀批答

一

下編

路門之外內朝在路門之內凡朝諸卿大夫辨色卽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按路寢卽治朝也若初嗣辟羣臣執褰奠以見則君答拜自泰以後君尊臣卑與古制遂遠漢高帝初卽位禮制未定羣臣請殿上諸呼爭功率拔劍欬柱叔孫通始起朝儀采古禮與漢儀雜就之後置酒遂無有敢譴呼者顧于時多秦制其法嚴羣臣上殿必脫舄若得賜始劍履上殿蓋異數也漢武帝東巡浮大海登岱宗聞出呼萬歲者三始制舞蹈之儀羣臣朝賀皆呼萬歲唐制大朝賀羣臣

仕學全書 十三卷

朝儀批答

二

下編

舞蹈呼萬歲並如漢復設殿院侍御史糾朝儀顧常朝燕見率賜坐論自宋祖受周禪時宰范質王溥輩皆故等夷大朝賀入班拜舞如常儀若常朝燕見多避嫌執卑坐論之禮遂廢明典制朝儀凡大朝賀前期一日尚寶司設御座寶案香案于奉天殿教坊司設中和韶樂樂懸次日錦衣衛陳鹵簿設朋扇列車輅教坊司復陳丹陛大樂儀制司設同文玉帛案金吾衛設護衛陳甲士錦衣衛復設將軍列旗幟典牧官陳仗馬犀象欽天監設定時鼓鳴鞭門人左右北向御史二人糾儀內贊外贊各二人及宣表傳制官各東西向鼓三嚴鳴鐘皇帝具袞冕出御華蓋殿鐘聲止各執事官先行五拜三叩頭禮畢駕輿教坊司奏中和韶樂導駕官前導御奉天殿扇開簾捲中和樂止欽天監報時衛士鳴鞭外贊唱排班班齊丹陛大樂作外贊唱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拜興拜興止宣表官詣表案前內贊唱跪宣表官跪外贊唱衆官皆跪宣表官取表宣讀宣畢內外贊皆唱俯伏興平身序班昇表案于殿東宣表官復位外贊唱跪代致詞官跪于丹陛中正且致詞則云三陽開泰萬物咸新冬至則云律應黃鍾日當長至恭惟皇帝陛下

膺乾納祚奉天永昌賀畢樂作外贊唱拜興拜興拜興并興平身樂止傳制官詣御前跪奏傳制興由東門靠東出至丹陛之東西向立稱有制外贊唱跪百官皆跪宣制正旦則云嶺端之慶冬至則云嶺長之慶與卿等同之宜畢樂作外贊唱俯伏興平身樂止外贊唱搦笏鞠躬三舞蹈復唱跪唱山呼百官皆呼萬歲又唱山呼曰萬歲唱再山呼曰萬歲唱出笏俯伏興平身大樂作外贊唱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樂止儀禮司官跪奏禮畢駕興中和樂作尚寶司官捧寶導駕至華蓋殿引禮官引百官以次出此洪

仕學全書 十三卷 前漢紀

三 下編

武初年禮後畧有增損顧大樂不異止山呼一節初太祖以呼萬歲過謾命改山呼曰三呼初呼再呼三呼各致詞不同已行而聲不齊一復山呼萬歲如舊若常朝上御華蓋殿百官止行五拜三叩頭禮殿上扇開簾捲鳴鞭報時如常不設鹵簿如午朝上御左順門先期內官設御座于門之北設寶案香案稍南文武執事奏事等官皆由左掖門入照班序立通政司依常日例引奏事官以次進奏奏畢撤案如機密事許奏事官直至御前密奏若上特旨召諸臣入既入行一拜三叩頭禮或登答或敷陳必俯伏奏上奏

畢上入閣羣臣趨出顧二祖時日御殿成祖且諭羣臣凡政務須急行者皆晚朝陳論每召對文官三品以上武官二品以上皆賜坐賜茶有顧問起跪對對畢復坐仁宗宣宗兩朝皆然英宗復辟以後間一行之憲宗之時此禮遂廢孝宗憲章二祖幾復國初之舊一日召劉大夏入對對稍久大夏不能起令內侍掖之起武宗以後召對遂少即召對亦無有賜坐賜茶者若視朝或再日一視或三五日一視世宗時官中常設齋醮累月不視有之萬曆中上厭萬幾久不御殿且踰二十年閣部大臣皆罕得召見崇禎時時

仕學全書 十三卷 前漢紀

四 下編

事孔棘間未辨色上已御殿令內侍鳴鐘羣臣聞鐘聲至有倒屣入班者若平日朝參該科設門籍百官在告先註籍

尊論曰論嘗讀天文書喟然嘆曰嗟夫人主代天出治其于天道可或戾哉按天有三垣一曰紫微在搖光之北即天子之宮寢位也一曰太微在紫微之南天子出治之位也一曰天市象天子巡狩明堂紫微朝夕在焉天市歲一臨之太微日一臨之故諸星皆有隱有見獨微垣常見不隱二曜五星必遵黃道歷天街歲一入微垣受事而出猶大

臣受天子之命于朝廷也若二十八宿分列四方各守其野率諸星以其紫微之帝猶郡國百司各治其職安其人民以承天子者然昔仲尼之繫乾象曰天行健蓋天今日一周明日又一周使一刻不運太微或隱或見則日月失行星辰越次搖隕芒角陵犯之咎見矣越哉明二祖宵衣旰食日臨寶位時引羣臣相見豈非靈天出治者哉當其時府部百司珠聯璧合如星辰麗天間數百年鴻基大業豈偶然哉故太微者上帝日臨之地也朝廷者天子日御之所也先儒鄒智曰三代而後人臣

不獲見君故事多苟且言哉言乎今有田舍翁于此亦必晨起沐浴前至廳事安督其臧獲謹課其耕織日考其勤惰而後始不爲欺蔽不然深居高卧家人罕得面見奴之耕否彼不知婢之織否彼不知問之歲入彼不知問之歲出彼不知如此而家不墮壞未之有也宋儒陳澠曰天子視朝而見羣臣所以通上下之情聽政而適路寢所以決可否之計嗟夫此治亂之幾也微乎微乎觀之天象不思過半乎故人君不可不知天道

批答章奏

按古唐虞都俞吁咈皆面命三代而上獻可替否三公皆坐論自秦漢以後始上書言事然直言極諫猶有排闥折檻者當時人主往往虛懷受之而前席止輦遂爲帝王盛節卽署奏報可亦朝覲夕下無不省留中唐封事皆屬三省平章開元中設翰林待詔掌四方奏疏批答元和中更設學士承旨與密勿諫獻掌輿樞宋初章奏太祖太宗皆親御宸翰大臣奏章不獲報可至有補牘再奏侍立官門候旨下者迨宣仁太后垂簾以已女后不便數見羣臣凡諸章奏送宰相平章以聞後遂援以爲例而封事凡緘口縣納

言上者曰實封不緘口面奏者曰露章上陳置不覽曰不省已覽而不下曰留中唐宋季主多有不覽洪武六年定諸司題奏表箋式凡上皇上本日奏曰題奏本式某衙門某官臣某等謹奏爲某事如係奉旨查詳覆議未寫今將原發事錄照行事理脩細開坐謹具奏聞伏候勅旨未及脩寫某年某月某日某衙門某官臣某如係公本銜名又另行開寫其謹具奏聞前一行開寫以上某字起至某字止計字若干紙幾張其以字平謹字差小題本寫式同但奏本每幅六行每行二十四格檯頭二字平行寫二十二字

題本每幅六行每行二十格擡頭二字平行寫十八字其頭行衙門銜名或字多踰格或字少不及格疎密只作一行寫到腳不限字數其右謹奏聞四字右字平行謹字奏字各隔二字間字過幅第一擡頭敬皇太子本同但伏候勅旨改敬奉令旨表式若遇慶賀前寫某年某月某日某衙門某官臣某等誠懃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云云中間頌聖恭惟皇帝陛下云云末寫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賀皇后皇太子箋同但前無臣等誠懃誠忭一段中無頌聖末表字改箋字若謝表前寫

仕學全書

十三卷

新編

七

下編

某年某月某日某衙門某官臣某如謝賜物寫欽蒙皇上給賜某物如謝召見賜坐賜茶寫欽蒙皇上召見某殿賜坐賜茶如謝陞遷寫欽蒙陞授某職謹奉表稱謝者臣某誠懃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云云中頌聖結語臣某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云云皆與賀表同但賀字改寫謝字若進表前寫某年某月某日某衙門某官臣某等誠懃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云云中頌聖結語皆與謝賀表同但激切屏營之至之下如進書要脩寫謹以某書若干卷隨表上進以聞中間表字謝賀進三字皆二

擡頭皇帝字天字聖字間字皆第一擡頭末仍開寫年月日某衙門某官臣某等謹上表年月上用印表文前上面貼黃帖一方如印大如賀聖壽便寫進賀聖壽表文六字于黃帖上帖下用印封皮上仍用黃帖所書同前仍用印元旦冬至做此而賀表文定以韓愈賀雨表爲式謝表文定以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爲式禁四六文辭具有表式頒降欽遵若章奏洪武初于時中外所上上必日御會極門設寶座親御翰墨批答若大事待斷大疑待決必召諸臣面確可否始命翰林儒臣折衷古典及今可行者而後批允

仕學全書

十三卷

新編

八

下編

行之永樂時多召內閣密議人不得與聞宣德時始命內閣楊士奇尚書蹇義夏元吉于凡中外奏章用小票墨書貼各跪面以進謂之條旨中易紅書批出亦御筆親書若遇大事仍命大臣會議議定即而傳旨不待批答自正統初英宗以冲年御極未能面決輔臣楊榮權創早朝事例凡章奏先期擬答進御臨朝據以傳旨後遂沿以爲例顧北狩復辟以後事多必內閣面確然後批行惟正統中瑞振竊柄旨由中出者亦多憲宗時瑞直復橫旨多傳奉孝宗時上總攬乾綱凡內閣條旨定御筆親書中或更一二字或

刪一二字至事重大必延見諸臣宣問賜坐賜茶從容擬議妥確然後批出正德時璫瑾橫擬旨多出其手卽下內閣亦伺瑾風旨乃票肅宗時凡奏疏必親裁決宸翰洒然顧上震厲羣臣多得罪譴于時元輔得君或他閣臣輪值票旨事後或有得失至有追咎得重辟者穆宗時多不視朝票旨不露內閣者有大幸明自宜德以後諸司章奏一上卽發閣臣票擬票擬不行又用揭帖覆請得旨下科臣抄出移該衙門欽遵神宗初年勵精圖治閣部大臣常得召見凡遑防漕運治河救荒諸大政面取旨者甚多迨中年

以後頗厭外廷章奏留中不發票擬票擬不合又復留中至揭帖亦十九不報天啟時多類正德崇禎時上承萬曆末年積弛既又加以天啟時濁亂朝廷之上門戶之禍已成官無一定賢否事無一定是非上雖震厲前後旨亦不能不自相違戾者

尊論曰論既以天喻朝廷請更以身喻天下蓋天積氣也天之氣一刻不運則七曜失次四時違序人身雖塊然形也而實氣也人之氣一刻不運則四肢不舉百骸不收故人身一小天地也今夫君心也相肺腑也六卿四肢也中外大小庶官百骸

也人身所恃適飢飽通血脉則全在喉胃人主所持通下情疏壅閉者則全在章奏故喉胃者人身傳送之官也章奏者人主與庶司百府上下關通之路也藉使喉胃之間食入卽反是爲關格關格速亡之症也食入不化留積中脘是爲六鬱六鬱則諸病生焉人主剛懷則關格似已若乃優柔不斷奏疏留中利弊蘊積六鬱之症何以異是論不能不致慨千萬曆中年已夫人主之威天威也功有可賞華衰卽被如甘雨忽至罪有可誅斧鉞旋加如雷霆在天用能使百志咸應羣情悅懌神廟

豈非寬仁大度之主哉然而六鬱之象不能不見于天下論深有懷于洪永之世矣百司章疏朝入夕下和風甘雨電掣雷轟不踰時而至當其時有才者思奮有罪者畏威顛倒一世之豪傑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曾何有不舉不收之患哉若必寬爲主德之至論嘗上下千古三代而後賢主有三漢之孝文宋之仁宗及明之孝宗而已矣寬固難獨任也史稱漢元不斷孝宣之業遂衰豈非後世帝王之炯鑑哉

仕學全書下編卷之十三終

仕學全書下編卷之十四

黎水魯 論孔壁甫著

掖庭官考

內官

按周闔人掌王官出入曰闔寺隸天官漢初宦官大秋長掌率諸闔豎守王宮司出入如周武帝時令掌中書奏白上乃下兩府權遂重元帝以後政事大小皆關決與謀議封列侯唐分殿中內侍兩省殿中省有監有少監其屬尚食尚衣尚樂尚舍尚輦尚乘及左右闔廂五坊監各有使內侍省有監有少監有內

仕學全書

十四卷

掖庭官考

一

下編

常侍內給事內謁者寺人及宮教博士之官其屬曰掖庭曰宮闈曰奚官曰內僕曰內府曰內坊各有令丞凡六局局各有令丞而內坊局隸東宮肅代以後至得總禁旅稱觀軍容使稱上公朱制仍分殿中內侍兩省殿中省設六尚如唐而內侍省分兩院一曰高品班院一曰內班院已太宗改高品班院曰內省改內班院仍內侍省並殿中省爲三省而入內省尤親近通禁中設都都知都知副都知押班而東西頭供奉官內侍殿頭內侍高品內侍黃門諸官皆其屬內侍省設左右班都知副都知押班而御藥院往

來國信所後苑勾當造作所皆隸焉若分掌禁中宣

索曰合同憑繇司掌禁中儀察出入曰東門司掌供奉便殿曰軍頭引見司掌天文書圖畫曰內翰林院皆設勾當官徽欽時皆干預政事宣和間至有封王爵者南渡後總內侍用事之禁禁入內省內侍省諸宦官不得與兵將往來延見賓客已內侍省并歸入內省員稍減明興初設內使監有令有丞內倉監有令已定爲內官監及門司局庫分職于掖庭監十有一曰神宮監掌酒埽曰尚寶監掌寶璽符節勘令及將軍印信曰陵神宮監掌酒埽栽種曰尚膳監掌玉

仕學全書

十四卷

掖庭官考

二

下編

膳及宮中食用催光祿造辦曰尚衣監掌御用冕服靴襪曰司設監掌車輦床帳被褥帷幔曰內官監掌成造儀仗鹽倉水窖婚禮粧奩并內官內使帖黃架閣文書曰司禮監掌冠婚喪祭禮儀制帛及御前勅合賞賜筆墨書畫管長隨內使人等出門馬牌併催光祿造辦曰御馬監掌御馬凡馬曰印綬監掌諸券帖黃印信選簿勘合符驗曰直殿監掌殿庭樓閣洒掃監各有太監正四品左右少監從四品左右監丞正五品典簿從五品長隨奉御正六品而奉天門午門端門承天門各設門正正四品門副從四品掌晨

昏啟開闢防出入之事司凡二曰鐘鼓司掌奉先殿祭樂上御備食樂官中宴樂更漏朝鼓曰惜薪司掌宮內白蠟薪炭司各有正正五品副從五品局凡六曰兵仗局掌御用兵器及宮梳官篋針剪等事曰內織染局掌造上用段疋曰針工局掌成造衣服曰巾帽局掌造內官紗絹靴襪曰司苑局掌種蒔宮內蔬菜曰酒醋麵局掌宮中所用食品局各有大使正五品左右副使從五品庫凡三日內承運庫掌段疋金銀珠玉象牙寶鈔曰司鑰庫掌鎖鑰收藏曰內府供應庫掌上用香米油燭庫各有大使正五品左右副

仕學全書 十四卷 禮部

三 下編

使從五品已又置金銀作局制既定隨制紅牌鐫戒諭縣宮中著宦官禁令又勅宦官不許讀書識字宣德中始令翰林一人入內監擇內官年少可讀書者使教之正統中始干預政事成化中典戎政出鎮省直置西廠俾刺事正德時置東廠與西廠並設又勅鎮守太監與所在刑名萬曆時督採礦權商稅天啟時復置東廠崇禎時勅督禁旅勦楚豫流寇顧諸大璫不十年七八年三五年率就誅滅若東宮宦官有典璽典樂典膳典服典兵典乘六局局有郎正五品有丞從五品各分掌東宮職事

尊論曰明之內官論伏觀明太祖定制時嘗謂侍臣曰朕觀周禮所記宮闈寺初不及百人後世乃至踰數千卒階禍亂今雖未能復古亦當預計防微禦之之道要在使之畏法而不可使之有功大哉帝謨誠萬世之龜鑑矣其後不百年有振閣麓川之績未奏土木之難隨聞不特不可使有功伴功且以速敗又不二三十年閹宦繼踵啟釁食功不德覆轍幾開禍端迨至正德之時有瑾天啟之時有忠賢兩閹初以青宮舊人導上徇馬角觝之戲遂至毒流縉紳禍及天下顧未幾皆伏斧鑕論

仕學全書 十四卷 禮部

四 下編

昔私論之漢桓靈時十常侍之亂去之至召外兵唐敬文武宜諸宗去宦官率藉宦官而後來宦官更甚于前之宦官若此者何也唐之諸宗多爲援立定策國老天子門生所自來矣乃若漢之十常侍亦然曹節初以迎靈帝功侯覽以誅梁冀功遂至盤據腹心禍流宗社乃明之瑾輩一時氣焰非不甚張去之亂若棄孤雛擲腐鼠然後知太祖聰明神聖不可使有功一語真預計防微之道也顧其要在不使典兵唐之宦官得將神策漢之宦官得入羽林故遺禍若斯之烈卽天順時吉祥假

南宮迎復之說幾同曹節其姪曹欽亦掌邊兵乃不崇朝卽就誅滅則以南宮之功英宗蚤燭其非若四十八衛親軍十大隅營之兵皆非欽所得率耳然此皆紅牌之所鑄戒者明太祖之明德遠矣

內女官

按周禮天官有世婦女御女祝女史典婦典絲典泉內司服皆女官見之春官又有女府女史女奚皆屬世婦而世婦有卿有中大夫下大夫之稱或曰此卿大夫卽女官以近于王故制官視卿大夫然周官之制間有不可解者後世亦不當附會強解漢法諸內

仕學全書

十四卷

據管錄

五

下編

女官十四等唐設六局二十四司皆良家子克其職掌不可考宋制逸明興內女官太祖損益前代之制立六局司設宮正局曰尚宮曰尚儀曰尚服曰尚食曰尚寢曰尚功俱正六品而尚宮局二人掌引導中宮總司紀司言司簿司闈之事其屬司紀二人掌印宮內諸司出入簿牒司言二人掌傳宣奏敕司簿二人掌宮女名籍廩賜司闈二人掌宮闈鎖鑰女史三人尚儀局二人掌禮儀起居總司簿司樂司贊司贊之事其屬司籍四人掌經籍圖書教授司樂三人掌音樂司賓四人掌朝見宴會司贊二人掌朝會

贊引女史三人尚服局一人掌內服總司寶司衣司

仗司飾之事其屬司寶二人掌寶璽符契司衣二人

掌衣服首飾司仗二人掌羽旄儀仗司飾二人掌巾

櫛梳洗尚食局一人掌內膳總司饌司醢司藥司供

之事其屬司饌四人掌烹炮和調飲膳凡進食先嘗

司醢二人掌蒞鹽酒醋司藥二人掌烹調湯藥司供

二人掌給宮人廩餼薪炭尚寢局一人掌燕寢總司

設司與司苑司燈之事其屬司設四人掌帷帳褥

酒埽鋪陳司輿二人掌輿輦司苑二人掌蔬菜司燈

二人掌燈燭尚功局一人掌女功總司製司珍司絲

仕學全書

十四卷

據管錄

六

下編

司計之事其屬司製二人掌製衣服司珍二人掌寶貨司絲二人掌段疋司計二人掌度支各女史二人而尚宮實總六尚之事凡出納文移皆印署之如六尚有宣索尚宮取旨署牒印內使監受牒移外官而宮正掌戒令責罰以時勅六尚之不幸者已上念六局女官服勞又命五六載得歸其父母聽婚嫁年高者許歸終天年願留者聽凡授職者家給祿視外官尊論曰內女官周制也田舍翁多收數十斛麥奚童使女且數十人況天子乎顧自周以來前代皆設其員名職掌多不可考大率繁簡不等視主德

爲添裁明掖庭設六尚止八十二人省矣且五六年得歸其父母聽婚嫁悉人情昔周興王業始自太王孟軻誦古公之詩而養曰內無怨女論伏親明太祖女官之制而深歎明祚之所以長也若晉苑隋宮幾滿萬人則當時女官之制必濫冗可知竟晉之禍不旋踵隨之世不再傳明之中業掖庭之官若寺人多添設獨女官之制未聞有易豈草野之臣宮庭遠隔萬里雖添裁不一亦無復得知耶然明之延祚將三百年卒不聞有長舌之姦長燭處之禍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在學全書 十四卷 掖庭官制

七 下編

外戚考

后妃家駙馬家

按周后妃多姜任姒子諸姓故皆侯國天子女下嫁亦皆侯國未嘗著戚畹之號漢興高祖同呂后起田間高祖崩太后稱制而呂祿呂產皆入將南北軍已並封王爲漢大臣誅死顧漢自是以後凡帝后諸父昆弟多封侯卽起細微亦例得封問亦有以功授如竇嬰衛青霍去病者至孝元王皇后家王鳳爲大將軍大司馬領尚書而庶弟譚根商立逢同日封世謂之五侯而音且以御史大夫列三公至王莽篡漢光

武中興制多仍西漢之舊厥後外戚如竇憲梁冀皆以擅國相繼誅死唐外戚如長孫無忌以功封官尚書僕射知中書省兼門下省事厥後武韋楊張諸后妃相繼濁亂諸戚畹有生授王爵進上公者而唐亂日劇德代以後皆不立后卽所稱皇太后皆嗣主上尊號外戚少戢宋外戚仍得推恩顧皆視其才品或列侍從或共平章或入宿衛或出判諸州間有進爵上公郡王者然稍不循法隨見削奪或不予官止領勅奉祠故外戚雖貴終無驕溢之患公主之稱自漢始凡公主之家以食邑稱置家令屬宗正而駙馬隸司隸較尉東漢諸公主稍橫蒼頭有殺人者然雒陽令猶得捕治唐制皇姑曰大長公主皇姊妹曰長公主皇女曰公主凡尚主者皆稱駙馬而公主邑司置家令如漢貞觀時太宗女下嫁王珪子猶行婦禮中宗神龍間諸公主遂恣各開府設屬降勅授官預國政甚至謀廢立誅死宋公主駙馬制如唐凡主下嫁降舅姑如婦叔行惟太宗女荆國公主下嫁李遵勗主謁見遵勗父執婦禮卽他主亦並不得恣如唐異時若公主子乞恩皆得授官無定員則漢唐宋一也明興孝慈皇后同太祖起田間舛大業后父馬公

在學全書 十四卷 掖庭官制

八 下編

蚤世無嗣子上既定天下后正位中宮乃封馬公徐王立廟太廟東已上稽典禮無其文改就宿州王墓道南立廟著令歲春秋二仲月祀立祠祭署無嗣封仁孝皇后中山王長女家故以元勳封孝誠皇后父張麟后爲燕世子妃時授兵馬副指揮兄昶從靖難累陞都指揮永樂中調金吾再調錦衣后正位中宮進左都督宣宗卽位以太后恩封彭城伯追封父麟彭城侯弟昇時亦累功官左都督至是亦並封曰惠安伯皆予世券自是著例后冊立官其父都督繼世推母后恩乃得封侯若所稱舅氏封是也至當后在

仕學全書

十四卷

卷之四

九

下編

中官卽封三等爵始自孝康敬皇后父張綱繼卒子鶴齡嗣侯次延齡亦以建昌伯進侯嘉靖中皆以罪誅國除已上以外戚無功皆不當世凡侯卒不嗣惟親定兩國以元勳彭城惠安兩伯以軍功嗣封如故其後累朝冊立后必推恩其父三等爵諸昆弟寄祿五府若左右都督若都督同知僉事有差中賢愚謹肆雖不齊顧皆不得擅政如漢唐異時凡公主皇姑皇姊妹皇女稱謂皆與唐同凡尚主者仍官駙馬視三等爵亞于侯尚于伯服色儀仗視武階祿視郡王初尚主駙馬行四拜禮主坐受尚主之後命官教習

顧駙馬無職事止奉朝賀若公主子乞恩例寄祿錦衣而公主府設中使司有司正有司副皆閹人洪武初法嚴時駙馬歐陽倫犯禁禁賜死卽高皇后亦不爲請貸累朝來典章故在駙馬更無有敢肆者

魯論曰論觀外戚之禍漢唐烈矣而外戚得禍亦漢唐爲亟夫漢以和熹皇后之賢山陵甫肅鄧騭遽以讒死况祿產唐承嗣數輩乎而後乃知女后垂簾稱制實非外戚之幸也明孝慈皇后尚矣孝誠皇后保護冲人恩斯勤斯而事必付內閣平章卒未嘗一日御正朝出中旨專決後戚晚侯革不

仕學全書

十四卷

卷之四

十

下編

嗣而彭城惠安兩伯獨延世有永豈偶然哉史稱明之家法嚴加戚畹以恩而終不使任事治民故多所保終誠哉是言也若駙馬後來皆以歐陽爲前鑑公主亦恪憲自守太祖立法垂又誠度越千古矣

仕學全書

仕學全書下編卷之十五

黎水稔 論孔壁甫著

宗藩考

親王郡王三將軍三中尉

按虞封弟象國有庠此爲封同姓之始顧賦天子使吏爲治象不得有爲于國周封同姓以公侯伯子男之國率視親疏爲隆殺即勲在王室如公且祇以禮樂尊崇之分地亦不過百里蓋所重止在親親也厥後三叔敬武庚以恭問王室管叔致辟蔡叔囚霍叔降爲庶人已蔡叔之子仲克庸祇德王復命邦之

仕學全書

十五卷

宗藩考

一

下編

蔡周道親親如此戰國時列國諸公子皆得大邑如齊孟嘗魏信陵趙平原之屬率稱君惟秦凡同姓非有首功不屬籍漢初爲宗社磐石計且當時同姓少封諸庶孽皆爲王據要地而諸兄弟子並通侯文帝時吳王濞濟北興居淮南王長以次反皆國除當時賈誼上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之議謂力少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凡諸王所受地各分侯其子孫便顧未施行景帝時竊錯議削諸侯王地于是吳王發使約楚趙膠東膠西濟南菑川七國反天子爲誅錯謝過兵不解頗條侯周亞夫始定初七國反時獨衡山

王阜無貳心衆王以帝親弟且爲漢捍蔽按衡山王卽淮南王長次子也初文帝憐長失國阜同兄安弟賜皆封列侯已安進封淮南王阜封衡山王賜封城陽王而安喜流名譽招賓客時景帝未立太子聽武安侯田蚡佞語謂可因緣爲太子諸賓客又以厲王遷死之事激之會以過削地遂偕衡山王約結反皆自殺國除衆孝王竇太后少子也麗而驕出入警蹕擬天子已太后以帝未立太子言之帝欲以王爲後時袁盎引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致五世禍亂以諫王啗盎遂陰使牟勝公孫龍刺殺之漢捕勝龍急又

仕學全書

十五卷

宗藩考

二

下編

匿之王宮以抗漢賴帝念太后故得釋已發病薨武帝時從主父偃之議令天下諸侯王得分其地侯諸子于是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而大國之勢始弱按此卽賈生初議也顧當時朝廷嚴增律法約束諸侯諸侯率不得自伸中山王勝爲帝庶兄入朝因帝置酒言之帝惻然凡諸律若法並省宣帝時故昌邑王賀已廢在邑天子察知其不足忌下詔封爲海昏侯恩數有加元帝時帝弟淮南王欽有俊才王國舅張博盛稱之且爲王求死士而博婿京房素善易往往具說災異博私記以示王會房爲石顯發

其事并傳徵下獄死帝遣使賜璽書諭王王免冠稽首謝奉璽無狀而罷時東平王宇亦數犯法事公孫太后不諱太后上書求守園陵天子降璽書諭王具言親親之恩莫重于孝別賜璽書諭東平太后引父爲子隱之說言母子之間當隱小惡明年王來朝求諸子及太史公書帝以問大將軍王鳳鳳對曰諸子書或反經術或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詭之謀漢興謀臣奇策及天官災異地形詭塞皆不宜在諸侯王帝聞鳳對不許又時梁王立亦數驕慢犯法相張禹奏立怨望有司按驗并發立與姑姦事請

誅立辭不服大中大夫谷永疏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故帝王不窺人閨門之私且春秋爲親者諱宜及王辭不服別遣廷尉更審爲宗室刷汗亂之恥帝于是寢其事已又殺中郎曹郎天子遣廷尉大鴻臚卽訊王陽病抵調丞相請收王璽綬送陳留獄天子更加恩復遣廷臣雜問復賜璽書責以大義王乃免冠謝過會赦不治光武中興封叔父長廣陽王兄續子章太原王與魯王淮陽王子三人皆列侯淮陽王蓋更始也十五年封諸皇子初按古義帝王皆天子稱號羣辟不敢干封諸子各爲公已乃復爲

王凡王支庶子爲侯疏屬爲鄉侯亭侯顯宗卽位以東海王疆本太子讓國帝特優崇食祿二十九縣而恭愛隆至時廣陵王荆方世祖崩時執喪不衰爲廷臣所奏遂作飛書勸東海王舉事東海執使者上其書顯宗以荆母弟秘之遣出止河南宮已荆復爲逆詔長水校尉以外戚與羽林雜治獄具請誅帝不聽已荆自殺國除楚王英自帝爲太子時親愛之英好游俠交賓客喜學黃老浮屠法已造國讖爲逆有司請誅不許徙丹陽賜湯沐邑遷大鴻臚持節護送伎樂奴婢悉從男女爲侯王者食邑如故楚太后詔勿

上璽綬留楚宮明年英至丹陽自殺詔加贈賜以侯禮葬于涇復詔慰安楚太后十五年皇子卑就封制食邑僅王國之半明德皇后以爲言帝曰我子豈先帝子等乎歲給三十萬足矣當是時東平憲王蒼留輔政蒼恒內懼請歸職言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有得在公卿位者帝優詔不聽已陳乞愈懇乃賜就國後來朝帝問王處家何等最樂王對曰爲善最樂及歸國帝臨送還宮悽然懷思復手詔賜列侯印九枚令王諸子年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佩之肅宗卽位待東平王尤恩王入朝帝親巡幸郎第預設帷帳特

留數月大鴻臚奏遣之國帝曰欲署鴻臚奏筆不忍下贊拜皆勿名在國中大夫常奉使存問嘗以光烈皇后衣物賜王因寓書曰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至惟王孝友之德豈不其然王有疾帝輒遣小黃門侍疾置驛焉王薨詔中傳封上王自建武來章奏及所作書記賦頌集覽焉後東巡以大牢親拜祠哭泣盡哀掛劍于盤樹而後去章帝卽位梁王暢驕貴不法爲梁相奏詔削二縣已暢悔過上書誦罪自奏再請削邑言臣常以公卿所奏臣罪惡及帝詔書置前晝夜誦讀臣實無顏又生微多還所受恐天恩

後漢書卷十五

卷十五

五

下編

不聽計節量所留于暢僂足章數上不許時齊王晃及弟利侯剛與母太姬更相誣告有司請正法詔貶晃爵蕪湖侯剛剛三千戶別遣詣者收太姬璽綬阜陵王先以謀逆貶侯詔復王爵伯昇後還太原王魯王以罪廢還肅宗遣詔復封如故順帝時東海王臻事親盡孝送終盡哀詔增食邑五千戶考東漢諸宗待諸王隆之以恩節之以禮明德皇后諸子皆手授經學及永平就封歲祿不過三十萬無泰侈故東京諸王鮮禍敗而東平憲王若以驕驕將軍輔政居巢侯愷以太尉愷子茂以司空並列三公魏武建國初

欲立少子植後世子丕立忌惡之遂疎諸弟雖建爲王其制地各遠千里令毋得相通圍獵毋得過三十里又設監國之官伺察之比召入朝至邸不得見及既見如任城王彰且暴薨還國則令使者干路禁諸王不得同止宿而王妃妾家禁不得展問餽遺晉愷魏粦凡宣王子孫畢得王已從楊璘議凡諸王國大國置三軍五千人次國二軍一千人小國一軍千二百人與異姓諸將參錯居邊惟帝母弟齊王攸以親賢輔政時幸臣荀勗楊璘譏惡之密言于帝謂公卿大臣無慮皆歸心齊王已而詔依就國舉朝果

後漢書卷十五

卷十五

六

下編

爭請留帝以勛等之言爲信遂敦迫上道王發病薨惠帝卽位賈后內亂弑楊太后殺太子爲縱淫趙王倫廢后殺三公遷帝金墉城遂篡天位而齊王冏成都王穎河間王顒共舉兵討倫誅之已而諸王自相屠而淵驪乘輿入長安晉遂東唐與高祖以天下未定廣封宗室填天下皇從弟姪得封郡王者數十人貞觀中始以服屬差次降郡公縣侯惟有功數人得王已又命皇弟荆王元景等爲諸州都督明年又命皇子出督諸州已定制皇兄弟皇子皆封國曰親王世嗣王府各置官屬皇太子諸子封郡王若親王諸

子或著功業亦封郡王次封公次郡公又次縣公縣侯縣伯縣子縣男凡九等無官士實封者以租調給會皇子外皆詔州者皆不任悉召還而是時魏王泰以奸學有寵或言諸公卿大臣慢易之帝臨議曰往隋文帝時大臣皆爲諸王所傾辱此今等所親見我稍縱之諸王獨不能折辱公等耶魏徵正色諫曰隋文帝驕諸子不足法聖明在上諸王必無折辱諸臣之理已又令三品以上官道遇諸王皆降乘王珪以爲不宜帝頗不然徵是珪議帝始從珪奏著令高宗時滕王元嬰驕不法帝降璽書督過之已賜諸王帛

章賢妄言休咎語上聞妃降服待罪會朝王不敢入帝遽召見爲燕飲盡歡而罷已命諸王循故事出刺諸州顧非久召還于時凡皇子幼居禁中既長附苑城作十王宅居之已諸孫寢多又于宅外置百孫院皆不聽出閤惟侍讀入授書及安祿山反凡皇子在十王宅皇孫在百孫院者卑彼害諸宗卽位從相瑄議令諸王分道節鎮募士馬自爲守得廣藉屏翰安祿山聞之拊席失聲曰誰爲上謂此吾不得天下矣于時永王璘節度江南江西嶺南黔中四道地獨廣遂有晉元就江表承統之意引舟師趨廣陵反豐王瑒爲吐蕃所擁出語悖未幾璘破滅瑒賜死賀蘭進明遂詆瑄議爲失策自是宗廟見疎禁防日峻宗室至班白不得出閤無慮同幽囚其後昭宗時詔通王滋等十一王分統禁軍韓建畏諸王典兵難制乘帝幸太原遂矯詔以兵攻諸王皆死及朱全忠弑帝邀諸王于九曲池飲酣皆殺之唐亡宗與太祖封皇弟光義爲晉王光美爲秦王以杜太后傳弟之命時元子德昭當嗣顧同次子德芳均爲防禦使秩從五及晉王卽位始以德昭爲承興軍節度使爵武功郡王兼侍中德芳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興元尹德

昭子惟吉封安定郡公而惟吉郎第供給車服賜予得與諸王埒後德昭不得其死始追封燕王德芳卒封岐山其後秦王光美又得罪太祖之子孫屬益疎恩益殺仁宗時念皇族散處詔以玉清舊館作睦親宅廣親宅親賢宅以族屬親疎分處之時臨幸燕享又以聚居無教易縱亂置大宗正司使宗室主之司訓導糾過失初制皇子初封國公已進爵爲王王止其身長子封國公後子孫以次授郡公縣公官武階自節度觀察防禦等使至衛率右差帝于是修諸牒圖籍以別之一編年序帝系紀曆數曰皇帝玉牒一

仁學全書 十五卷

宋錄

九 下編

序服屬遠近疏戚曰宗支屬籍一列族屬子孫名位品秩曰宗藩慶系錄一序男女婚姻功罪生死曰仙源類譜凡錄以一歲圖以三歲譜牒籍以十歲修纂而燕王德昭岐王德芳秦王廷美子孫畢得封神宗卽位念國家創業本自太祖詔中書考太祖子孫名籍嗣王者俾世世爵母降更詔自宣祖而下諸宗室無王爵者各立一嫡長子爲宗子封國公親時宗姓蕃祿賜不給相王安石議立宗人試法令入選序遷凡十錄五其他恩數以差次畢減是時諸宗人日伺安石出遮道訴言均宗室願相公覘祖宗面無奪恩

安石大聲曰卽如祖宗功德服盡亦須祧况賢輩乎諸宗人語塞而罷顧宋宗室如唐不出閭凡近屬居睦親宅聚京師別于河南應天兩府各立敦宗院以處疎屬降爲同姓者故靖康之難凡太宗之子孫咸北遷後金主亮卑職惟太祖之子孫以散處獲全南渡後又于江寧江西揚泰高郵泉福等州各置外敦宗院復詔有司求太祖之子燕懿王後襲封安定王而岐康王之後得育宮中嗣帝統是爲孝宗傳光寧再世絕理宗又以燕懿王後有天命而孝宗時更諸宗人試官法凡獲文解兩次者得直入仕已仕者除

仁學全書 十五卷

宋錄

十 下編

千人未知所裁復鎖院試如舊必登第乃於原官上轉行一官其餘止視原官換授而黜陟與異姓不異明興洪武三年詔封皇子十人爲王成祖封燕天險地利甲天下而北平以東歷渙陽魏博出喜峰包大寧爲寧王慶渝關跨遼東並海爲遼王北平以西接古北口瀕雅河歷上谷雲中羣居府蔽雁門爲代王治雁門而南都太原爲晉王迤河而西歷延慶又踰河保寧憂倚賀蘭爲固爲慶王兼瞻隴之險盡周秦之地抵金城爲秦王金城西領酒泉張掖諸郡西肩嘉峪爲肅王皆傳以元侯擁以宿衛得專制其國中

以是時都金陵去塞遠虜出沒邊城下難制故酌漢唐制封諸王巨匪三陲蓋維宗社肇磐石也而周楚齊潭魯蜀湘峽谷韓濤安唐郭伊諸王以次畢封並列內郡其專國擅兵皆如並邊六王諸儀仗下天子一等歲祿多者至五萬石金冊金寶嫡長襲衆子皆封郡王郡王歲祿二千石塗金冊銀印亦嫡長襲若郡王衆子爲鎮國將軍從一品祿千石孫輔國將軍從二品祿八百石曾孫奉國將軍從三品祿六百石玄孫鎮國中尉從四品祿四百石玄孫之子輔國中尉從五品祿三百石玄孫之孫奉國中尉從六品祿

仕學全書

卷十五

十一

下編

二百石至奉國之子若孫世得如祖父封祿如之若皇女公主尚駙馬駙馬爵視侯伯祿二千石親王女郡主選儀賓階中奉大夫從二品祿八百石郡王女縣主儀賓階亞中大夫從三品祿六百石其將軍女郡君中尉女縣君品階祿以次遞降而宮室婚姻喪葬之費制皆仰給縣官時訓導葉居正上書言分封太侈引漢唐往事以諫太祖大怒下獄死八年春定諸王而下祿米及錦段絹布茶鹽歲賜之數凡王子年十五賜田六十頃除其租并定王邸殿門各十年以吳越財賦特饒之地不以封徙吳王王周國開封

仕學全書

卷十五

十二

下編

已立宗人府勅宗人有文武才堪任用者宗人府具名上考驗陞轉如常選法宗人有犯宗人府卽訊量罪降爵重者奪爵不卽刑顧當時待諸王雖隆聖教戒未嘗不嚴六年春賜諸王昭鑒錄已又賜祖訓二十六年年冬賜永鑑錄三十年穆王創金石薨謚曰堯是年又勅沿邊諸王凡華牧母得侵奪民田蓋愜悵焉靖江王守謙者上長兄南昌王孫也父文正少孤上撫愛之從渡江有功俾守南昌已怨望被讒議謀上撫愛之從渡江有功俾守南昌已怨望被讒議謀叛歸張士誠事覺上視臨南昌以歸令南昌王不忍棄法放桐城死及定天下賜其子鑑柱名守謙封靖江王國桂林未幾守謙亦以濫虐廢七年復王國雲南益驕暴乃召而錮之卒其子贊儀恭慎好學能書上命爲靖江世子三十年遣省秦晉諸王令知親親之誼已襲封齊王博洪武三年封建文時下詔欲成祖靖難師入出之復其爵已驕恣上戒諭益自疑遂養刺客蓄亡命爲臺臣所奏博厲聲曰姦臣喋喋尚欲效建文時離間耶會當盡斬此輩上大怒廢居廬州谷王穗建文時守金川門靖難師薄城以啟門迎駕功邀寵資甚厚封長沙之國驕謀不軌都督張興懼禍及密告變上不聽時駕幸行在興過南京再

徵皇太子曰咎王事有端臣聞上上不信臣必死願
殿下垂聽臣他日臣家族請無坐獨臣死不恨已德
謀盜熾以蜀王賢爲衆心所歸爲隱語風之曰德若
時不可言桓文事桓文時不可言德莽事蜀王責論
之德不聽蜀王上變告上乃徵德廢爲庶人已闔室
自焚死與得無坐既而代峨兩王皆以罪廢于是論
天下諸司事關王府者殺王餘單馬錢糧諸務不許
樂敢若王府事馳奏不待報輒行者罪之防稍峻仁
宗時晉王濟嶺奪其姪平陽王美圭田仁宗賜濟嶺
書言詩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用吟咏感念無已

力救徙安樂州勒日卽行初徙熙時上顧東官及休
孫曰安樂近卽朝變可夕擒也及宣宗卽位煦以上
新立衆心易搖遂反帝親征擒以歸廢爲庶人已及
其子皆死于時有請移兵加趙王者按趙王高燧成
祖季子也當成祖在御時亦數謀奪嫡一日上不豫
皇太子希得見遂構宦官黃儼江保羽林衛指揮陳
旭鎮撫陳凱謀廢皇太子立已事覺上御右順門召
皇太子文武大臣廷鞠之得所撰僞遺詔大震怒召
廷詰責賴太子力救免至是聞上親征漢王日夜伺
動靜事急卽自裁上納楊士奇王反形未露當曲全
之議乃封廷臣章及漢所連詞遣都御史觀及皇親
廣平侯袁容開諭之王得璽書卽謝過請還三護衛
及儀衛司而定非久亦薨惟晉王濟嶺與漢王通有
狀廢屏鳳陽天順時出建庶人于鳳陽按建庶人建
文帝少子美圭也靖難師入幽中都英宗北狩時常
念庶人及復辟命出之聽婚娶時有沮上者上曰有
天命者任自爲之不聽計庶人入禁時纔二歲至是
五十有七年出不辨牛馬無何卒于時襄王瞻增當
上北狩時上書慰安皇太后請命邸王監國輔皇太
子發府庫募勇士圍迎復上復辟石亨等誣尚書于

謙等迎立襄孺王疑懼不自安會上于官中得王所
上書大善之召入朝是時親王入朝事久廢及入見
上隆禮有加因問王所過地方官賢否時湖廣按察
使王槩賢以詆誣下獄王亟言之上立雪槩及歸國
上送左順門問王曰叔父欲何言王對曰萬方望治
如飢渴願陛下省刑薄斂上拱手曰敬受教四年再
召入朝朝製峴山漢水賦襄陽四景詩賜馬璉謚曰
憲上自詠曹石後益仁厚因錦衣衛按弋陽王敗倫
鎮撫司覆臨川王與尼姦皆非實待宗室益寬孝宗
時以尚書馬文升言凡各王府內承奉司典寶等官

仁學全書 十五卷

卷十五

十五

下編

缺以時奏令司禮監于內官中擇老成知禮義者奏
補外長史紀善等官缺于國子監及在外有學行教
官陞授令導王于善有闕匡諫反覆不聽得密聞輕
則勅戒重則遣皇親內臣體勘處置無宜露養親親
恩外事遣法司勘覈王有罪罪輔導官若各將軍中
尉不法郡王自禁治聽鎮巡三司官料以聞若妾媵
獨許于本府軍校家選用名數准事何無濫如樂婦
人侍王及將軍諸人誘王賭博爲非者事發謫戍遠
邊著爲令于時仁壽太后春秋高憐崇王少思一見
以禮部尚書倪岳言不果行汝王婚乞預支食鹽十

年助費上不許德王請業南旺湖徽王請陞所居鈞
州爲府晉王請爲世子別設典膳尚書王恕執奏事
皆寢武宗時秦王請闢以西鳳翔以東河漢地賂內
侍助爲言上許之廷臣執不可趣草勅皆引疾時梁
儲在內閣曰如皆引疾誰體國乃草制上制曰太祖
高皇帝著令此土不以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
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將饒富而驕姦人因誘爲不
軌今王所請懇篤朕念親親故以畀王王得地務益
謹毋收聚外人毋多養士馬毋聽姦人言爲不軌震
我邊方危我社稷是貽雖欲全親親之恩不可得矣

仁學全書 十五卷

卷十五

十六

下編

上覽草大驚事得寢于時庶人真鐸者慶靖王曾孫
也襲封安化王以闖瑾毒天下又大理少卿周東渡
田寧夏增頃畝民苦之因起爲亂乃爲檄謀瑾賊殺
東及巡撫總兵以寧夏反時遊擊仇鈇陷賊中稱病
卧不起聞大師圍集而真鐸所署大將軍何錦出抗
師副將周昂留守來問疾鈇延入伏蒼頭格殺之奪
其軍擒真鐸送京師伏法寧庶人宸濠寧獻王權四
世孫也權初封大寧國喜峰口外靖難師起成祖慮
權議其後挾權俱南及卽位以大寧昇虜改封雲南
權憤不肯行至南昌請留許之宣宗時權恃行尊頗

橫肆初奏討南昌附郭灌城田不許已以朝廷給宗祿各視品又疏親親不宜分品級更謂祖制郡王將軍中尉與羣臣相見皆行君臣禮不宜變宣宗以書諭之曰將軍中尉有品皆祖制若羣臣于將軍中尉皆行君臣禮則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何天下紛紛多君也權得書而戢四傳至宸濠奸弄兵初請璫珣无覆殿以都御史林俊疏得寢已又請復故革護衛大臣持不可濠故善兵部尚書陸完值廷試大臣皆入讀卷爲奏許之嗣以天子爲羣姦所搆出幸宣府大同諸邊謂天下且亂遂引致仕都御史李仕實舉人

仕學全書

十五卷

十七

下編

劉養正密謀招江湖巨盜行劫日輦金寶賂朝貴主中官錢寧家伺朝廷動靜賄按察使胡世寧密疏奏濠衛世寧賂權倖必害之死會世寧以陞任歸間道走京師下詔獄復從獄中再上書得減死戍邊于時江彬新得幸濠失賂而彬所善太監張忠與錢寧有卻發濠事上怒遣太監駙馬馳召濠濠懼遂反殺巡撫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達執巡按三司官皆下獄據南昌引兵攻安慶爲督撫南贛都御史王守仁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破之濠就擒廢爲庶人伏法死若戮咸宗祿永樂時親王歲祿五萬石者定支一萬石成

化時又定諸王祿萬石者實支米二千石折銀一兩千石者寔支五百石折銀八錢餘折鈔將軍以下皆米鈔各半兼支迨嘉靖時宗室日蕃祿益不給甚至有貧不能舉火男女班白不得婚嫁者往往譁有司于時襄陽王祐枯上書願准唐宋故事得應舉効用若力田自活免飢寒不致煩歲歲霍輻上疏引太祖諭諸王子孫才堪出仕者令宗人府具名聞一欵請開仕進給事中秦釐上疏言諸王府當限妾媵嚴花生之禁歐陽德請中尉女不宜復封女止稱宗女婿稱宗婿隆慶初王世貞上議宗室當開四民之

仕學全書

十五卷

十八

下編

業止歐陽德一疏得行餘皆不行萬曆時楚府以宗祿不時給駁巡撫殺之坐辟者六人餘奪爵禁錮末年令宗室子弟聽所在提學官考選補弟子員天啟元年從御史李日宣議開科有宗藩省分各加中額一名已又加一名于是宗室子弟始有得入兩榜登仕路者崇禎間母慮以恩歲貢授有司已又微宋事例令宗中有才能可仕進者得換授宗祿入仕任支致仕復支

魯論曰議者謂明成祖之興肇于太祖不審所立初不知國家千萬世之計太祖已確審而預圖之

蓋社稷安危繫于國本而千萬世之計在創業垂統一人以太祖之神聖郊成祖之神姿天挺日遊膝下必非人臣之相太祖豈不知之建文帝椒柔懿恭雖足守文然半邊月兒影落江湖之詠太祖又已爲慮顧太孫之立獨亟益立孫之與仲尼著有明訓藉使太祖不循古訓舍懿文太子之子而立懿文太子之弟在建文帝必爲宋之德昭德芳在晉齊岷谷諸王且爲晉之倫類關罔太祖所以寧以不可知之事聽之後來必不欲使樹兵之端開之自己厥後永樂時成祖幾于漢唐人有任城

類已之惑列聖東宮久虛孺孽者幾棄不知所立希圖定策之功者有之卒之元良定屬嫡長諸皇子率就藩封國家卒有磐石之安則太祖作法于先也議者又謂分封太侈不知太祖起自田間雖天下既定名分既明諸功臣若大臣必無非分之冀顧非分之事不必盡錄不臣國勢弱則人心生使藩屏一有不固則富車憂駕之後又當問家新造之初設有荷闔富貴貴寵加體之臣何以待之故蚤立太孫爲社稷也分封過侈亦爲社稷也更考當時南昌王之子文正謀叛別歸其子守謙淫

虐世濟此卽禍畚殄世罪固應爾而贊儀靖江之封與周蔡仲之命何異較之漢祖憂羹名侯何啻懸絕仁至義盡非大聖人而能若是乎若夫累朝來東宮之位既正諸藩就國之詔旋頒預遠唐宋不出閭之禍又孰謂聖人無身後之習乎惟天潢既衍宗祿太繁似少賈誼分侯子弟之策太祖亦曰此後人事也祇俟之後人而已矣且仕籍之開明初蚤已若令考驗陞轉如常選法爲慮已周于親親之殺之中通以尊賢之等以佐親親于不窮明太祖聰明睿知創業垂統誠無間然矣

宗藩文武官屬

按漢制諸侯王國有太傅輔王導王于善而內史治國民中尉掌武職相統羣卿大夫如天子都官儀唐制親王府置傳一人主輔導咨議參軍一人主傳咨謀糾宮僚友一人主拾遺補闕文學一人典繹籍侍讀一人勸講讀東西閣祭酒各一人賓見賢士又設長史司長史主記室錄事參軍掌簿書功曹倉曹戶曹兵曹法曹士曹各有參軍有典籤掌案牘親軍府內府各置典軍副典軍掌護衛國令一人大農二人丞二人尉二人掌租調米制親王府傳長史不除止

置諮議參軍記室參軍友而諮議記室皆兼南北宅
教授明與初制親王府置左右相傳參軍錄事如唐
尋罷不設設長史司左右長史各一人正五品爲王
相凡王府諸請名請封請婚請開祿者陳謝進獻表
啟書疏皆主之八所官皆其屬若王有過朝廷以輔
導無狀詰長史其屬審理所審理正一人正六品審
理副一人正七品掌刑獄典所典膳正一人正八
品典膳副一人從八品掌祭祀賓客及王若妃之膳
遒奉祠所奉祠正一人正八品奉祠副一人從八品
掌祭祀而典樂一人正九品掌祭祀鼓樂凡賀聖節

仕學全書 卷十五

二

下

元旦冬至鼓樂亦如之典寶所典寶正一人正八品
典寶副一人從八品掌金寶紀善所紀善二人皆正
八品掌諷導王禮法開諭古誼良醫所良醫正一人
正八品良醫副一人從八品掌療疾病典儀所典儀
正一人正九品典儀副一人從九品掌朝賀儀節而
引禮舍人未入流掌接對賓客而贊相其儀工正所
工正一人正八品工副一人從八品掌營繕伴讀掌
侍從勸講教授掌訓德義而教授郡王府亦如之皆
從九品庫大使副使各一人未入流若武職親王府
設三護衛一指揮司有使有同知有僉事有鎮撫一

千戶所有正千戶有副千戶有鎮撫一百戶所有百
戶有試百戶品級皆與在京衛所同皆掌王國旅防
禦非常而儀衛司有正有副有典仗掌王侍衛儀仗
其設官亦畧倣京朝凡五年一考察亦與京朝官同
內官有承奉司有典寶典服典膳等所所各有正有
副分司冠司珥司履司弓矢諸職掌其各門各有正
有副皆聽在京司禮監奏補

尊論曰明親王府官初多倣唐而重親王典禮
實多倣漢嘗考漢制中朝官輒出爲王國相傳而
諸王國相傳亦常得召見立躋卿貳一時文章事

仕學全書 卷十五

二

下

業卑可表見而明厥後若令凡王國親入仕版不
得內授而仕版屬王國官亦不外調獨與漢異顧
明初楊公士奇以審理副歷官內閣周公忱亦自
審理副累官尚書視厥後何懸殊也益明之典類
漢故諸王藩封分地制祿亦多類漢惟漢有七國
之變而事不成故待諸王仍寬明有靖難之師而
事成故待諸王不得不峻厥後銓曹于王國官屬
事爲校界貴耶及諸明經老罷開茸之地益勢使
之然矣

仕學全書下編卷之十五終

仕學全書三十五卷

江西巡撫
孫進本

明魯論觀論有四書通議已著錄是書初名聞見錄以明代官制法令仿周禮六官分類編載各附論斷蓋亦循場屋對策之用者分上下二編上編爲六部大政下編則自京朝直省各官職守終於掖庭宗藩

政學錄五卷

〔清〕鄭端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五年定州王氏

謙德堂刻鐵補遺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政學錄五

卷》提要

自序

嘗讀左傳子產曰備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然如田獵射御其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翟是懼何暇思獲又讀朱子語錄曰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箇身心到得做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冉求之藝只此便可以從政不用他求細味兩賢之言無非於心術微密之地徹底打過舉斯加彼推己及人此明德新民致知格物所以爲大學深難開於斯尚有毫髮之疑即不敢輕仕而況其他乎余未嘗學問卽入通籍操刀使剗慄慄危懼念以政學猶愈不學又恨學不知要未免玩物喪志昔在水部集有時務數卷又益以呂叔簡余健吾兩先生治隋政錄選食之暇不時捧閱就正先賢以求寡過但根本既闕徒滋枝蔓正朱子所謂今世人士開口便說利害把筆便述時政終濟得甚事者二十年來碌碌風塵日月蹉跎身世無補可不愧哉可不懼哉書之篇端以誌吾過蘇泮鄭端書

自序

政學錄卷一

纂輯

內閣

今之內閣卽虞衡衡周宰之職也治亂安危恆係於斯

我

世祖章皇帝時內院諸臣俱在內直辦事凡部院衙門啟奏本章卽日看詳擬面賜裁決政本之地嚴密神速其意深矣而官職體統則因明制爲損益按明初凡入內閣云直文淵閣得預機務點檢題奏擬議批答凡上所下一日詔二日詔三日制四日勅五日冊文六日諭七日書

政學錄卷一

一

八日符九日令十日檄皆審署而制制焉平允乃行之凡下所上一日題二日奏敕三日表箋四日請草五日書狀六日文冊七日揭帖八日會議九日露布十日傳首審署而制制焉平允乃行之凡東官出閣請讓領其事敘其官而授之職業凡修實錄史志諸書充總裁官實錄成呈上焚其草禁中凡宗室請名請封及諸臣請誥並擬上焉凡圖書繕寫錄校皆課而察之凡郊祀巡狩親征扈行凡累朝御文實錄寶訓玉牒之副古今書皆繕而藏之凡會勅稽其由狀而敘述上諸焉凡禮部會試廷試貢士國子生月課歲貢生廷試吏館譯生皆總領之其屬制勅詔旨陪

命冊表寶文玉牒諸章碑額題奏揭帖一應機密文書及王府勅符底簿詰勅房書辦文官詰勅番譯勅書并夷書揭帖紀功勅合皆稽按典故起草進書若漏洩稽緩遺失妄誤皆有罰

六部

督臣盧象昇疏曰法令煩多則內外衙門在大官則惟例是遵每多駁查之煩在有司惟功令是異有不遑救過之慮豈能計及民生之休戚而施撫字之仁且因叢迫之際以致左右作奸則民生愈受其困夫滋弊緣於多法則收弊惟在減法有不辨而自明者矣今將六部見行事例令

政學錄卷一

二

其絕件講求如書云刑故無小宥過無大止將食暴奸私明知故犯者按例處治其餘因功獲過之事概免項蔭減之又減至於必不可減而始存其大且要者是則法令簡明大官易於綜核有司得以展舒始能共識撫字之術以施膏澤於民台臣田六善疏曰近日吏部用人行政或有偶出意見或有實係過誤得幸率

輕可上可下

皇上不得而詰之吏部曰有例在也科道不得而判之吏部曰有例在也抑知其意欲如此則有此例意欲如彼則

延不報者以疎略之罪處分率

旨依議隨復寄憑候選八年四月台臣戈英又疏稱通官
亟宜察驗寄憑必不可行奉

旨仍令人文赴部候選吏部約略出缺多寡截取數目通
判共一百五十四缺應截取三十名知縣共一千一百五
十缺應截取五百四十名布政司經歷共十四缺應截取
六名布政司理問共十三缺應截取六名鹽運司通判共
九缺應截取五名州同共六十二缺應截取二十名州判
共七十六缺應截取二十二名都司經歷等缺共九十二
缺應截取二十三名縣丞共三百三十九缺應截取一百

政學錄卷一

五

五十名府經歷共一百六十缺應截取三十名正九品主
簿等缺共八十五缺應截取二十三名從九品吏目等缺
共一千二百五十二缺應截取三百名未入流典史等缺
共一千九百三十缺應截取六百名則又改爲按年截留
人文赴部候選此新舊選法之大略也

考課 考課之法原係六年京察三年大計五年軍政庚
熙元年七月因京察大計多有營求徇庇被處之官縱有
屈抑不準申辨無罪被誣者甚多奉

上諭停止內外大小官員除議處罰俸實應俸三年已滿
者考滿分別去留以昭勸懲應列五等看詳辦事一等稱

職者加一級辦事二等稱職者紀錄一次辦事平常者仍
留原任辦事不及者降一級調用不稱職者革衙門之職
遇缺陞轉照考語次序一等者先用二年四月會覆科臣
薛晉生條議以部院各官未及三年陞轉者多不與考滿
又增定一年考核三年四月部覆台臣張冲翼疏限定一
二等員數不許額外冒濫奉

旨以一二等者甚多遂令部院督撫保奏事發一並治罪
十一月又奉

上諭於四年內考起到任不及三月者不考以後三年一
次擬考一年考核停止在內部院官員仍照前例每人一

政學錄卷一

六

本一齊具題在外一省文武官員一等者一疏二等者一
疏平常者一疏辦事不及者一疏不稱職者一疏每省各
彙齊具題其辦過事件功過亦並冊與題疏一同移送部
院仍照例覆考具題四年正月台臣李振宣條陳以部院
大臣上疏自陳不過鋪張履歷表裏半酒旋已盈門是以
一篇之虛文而博

朝廷之實惠至於司屬各官全憑堂上官斟酌等第堂官
屬官朝夕同事時時接見一旦盡破情面皆出至公難乎
易乎况一等二等即可陞等陞轉人心既不肅朴仕進復
慮艱難欲其息奔競安義命豈可得耶今年正月二十日

始迄四月終止此六七十日皆自陳考滿之日也一人一本當以數千計臣思

朝廷一日萬幾六部覆奏殷煩倘亟亟皇日事考滿推敲等第斷難草率滿漢章奏何等紛紜勢必諸務停閣臣恐叢脞之虞反從此生而有用之精神徒耗於紙筆矣又加縣官考滿一由廳二由府三由分守巡道四由按察五由布政六由督撫是一縣官考滿所歷要緊衙門凡有六處此六處者欲盡皆潔已奉公不受賄賂不聽情面一憑公道清議品隲優劣能乎不能乎既不能潔已奉公層層剝削極於縣官而止縣官豈皆溫飽素封之家縱溫飽素

政學錄卷一

七

封又何肯捐己家貲奉媚上官勢必橫加征派侵欺錢糧從知縣之考滿過而數之凡府廳守巡道布按之考滿求其出於公道清議也難矣揆厥由來總因考一等二等者即得遞修陞轉故其奔競鑽刺如夜蛾之投火若個個無華稍以百姓為心稍以廉恥為事則曲往下考仰屋長嗟又緣旂官兵如單丁一人每月所恃者三斗之米一二兩之餉即一家數口每月所恃者亦三斗之米一二兩之餉金稍領兵官愛養調護按款給發以救其微微待哺之急今副將參遊以及守備等官類皆考滿使總督提督一席不榮貪祿打點無從而入上下優劣等第豈憑公道斯亦

可矣若總督提督苟懷不自惜端需索副將以下各官復圖一等二等以規功名捷徑武職無錢糧之可侵欺百姓之可魚肉勢必扣剋此窮兵三斗之米一二兩之餉倘起意外之盜賊有需征期而精神臂力消於飢寒盛甲刀槍蓄於典獄貽誤封疆正不能無杞人之憂矣伏乞立停考滿之法申飭羣工循名責實安心辦事應係深者自有應得之陞轉應係淺者可息驟進之妄想省事清心莫大於此矣隨經會議停止考滿復行京察率

政學錄卷一

八

於康熙元年起仍為六年於康熙七年考察六年二月又上諭京察大計及軍政俱應於今歲舉行議照舊例滿漢官員有公差丁憂養病侍親給假養缺候補降調未補者俱應見任衙門註考其陞遷降調已補官員在內離任半年者於新任衙門考察離任不及半年者原任衙門考察在外離任一年已上者不必原任註考應於新任註考不及一年者仍應舊任註考俱照入法處分年老有疾者致仕貪酷者革職提問罷職無為及素行不謹者俱革職降職淺才力不及者降級調外用外官卓異優遷賞服各

衙門註考如有徇情庇護者部院科道據實題參處分之
官有妄行違旨奏告者置處貳官龍鍾衰邁者照老疾例
勒令休致輕率妄者照浮疎不及例降調庸懦無能者
照罷職例革職職私舞弊者照貪例革職追擬酷而有教
者革職提問志難磨下者照降例罷職不敘至敗倫傷化
行止有虧者照不謹例革職自此考核年分算起六年一
次考察京官三年一次大計外官五年一次考選軍政則
又變考滿之法而各復舊例矣

戶部

錢糧總歸戶部 康熙二年四月戶部會覆科臣吳國龍

政學錄卷一

九

條議將一應錢糧俱歸戶部總理責令各撫將府州縣衛
所丁地各若干應徵本折錢糧各若干及不在丁地之內
雜項租稅各若干分別起存將賦役全書訂後續增添丁
地錢糧數目一并算成總數每省各造一本簡明賦役之
書明白刊送戶部藏封前訂賦役全書以作查核之據諸
凡內外催徵解錢糧俱稱為丁地錢糧名色至於易知
由單內止開丁地銀米各若干頒發民間其餘別項名色
一槩停止外省兵餉戶部每年正月全撥餘廣全解戶部
各部寺應用錢糧年前將銀兩物料等數目算明具題戶
部照錢糧解到陸續給發仍令該部寺年終將收放細數

查核明確題報

錢糧出入數目 康熙四年十一月戶部疏稱國家錢糧
必量入為出始無匱乏之虞今將康熙四年出入數目通
盤核算一本年入數直隸各省地方丁地雜項共銀二千
九萬六千一百餘兩正雜墾課等項共銀三百一十二萬六千
餘兩各關稅銀六十二萬七千九百餘兩當稅錢息銀五
萬三千九百餘兩卹裁官經費師生空缺雜稅賦前并各
年各項未完又奏銷存積等項原無定額俱俟年終報到
查算今將已報到各項數目計算共銀一百四十二萬八
千八百餘兩以上通共銀二千五百一十二萬七千三百

政學錄卷一

十

餘兩內除撥過各省各年兵餉并採買織造等項不敷銀
共三百一萬四千八百餘兩尚該銀二千二百二十一萬
二千五百餘兩此見在入數之大略也以本年出數計之
一各省鎮十分兵餉據該督撫報到確數共該銀二千二
百五十萬九千七百餘兩一諸王以下滿洲官員命婦俸
餉約計該銀九十八萬二千餘兩一漢文武官員俸薪約
計銀四萬餘兩一披甲兵餉并京營兵餉共該銀一百五
十二萬二千二百餘兩一八旗射箭及差往公幹路費月
費等約共五十萬一千八百餘兩一京通辦買豆草約計
共二十餘萬兩一江南浙江織造採買紙布等物約計該

銀四十萬餘兩此本年出數之大略也錢糧所入不敷所出奉

旨會議戶部再四思維並無另有充足之策但在外官兵似屬甚多應照各省衙門酌量裁減又將在省駐防官員及滿洲漢軍官員等家口馬匹酌量裁減而充兵充費一時裁汰殆盡從此量入爲出永無匱乏之虞矣 按明季正德年間親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將軍中尉二千七百文官二萬四百武官十萬衛所七百七十二旗軍八十九萬六千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吏五萬五千其祿俸糧約數千萬天下夏秋稅糧大約二千六百六十八萬四千

政學錄卷一

十一

石出多入少故王府久缺祿米衛所缺月糧各邊缺軍餉各省缺俸廩極盛之時業已如此迨相沿既久文武官益充兵益竄名投占徒煩抽補召募名數日增而實用日減加以充費無經財安得不盡民安得不窮

本朝有鑒於此蚤議撙節其思深哉

定限催征 催征之法明季萬厯以前俱係本年十月開徵至次年歲終奏銷遇農忙之時則停催催科以養民力不使匱竭俾一年所積足完納國課不必稱貸於人不主變產賠補是以下不迫而上有餘至明末兵興糧餉漸加遂至預徵其後習以爲常我

朝定鼎以來兵革永息餉不可廢故因循未改 康熙六年五月順天府尹李天裕條陳疏稱征收錢糧正項之外復有雜項雜項之外復多勒索如兵馬經臨除糧草供給外有梢餉人夫之派官寮過往除下程小飯外隨有公館安置之派起解錢糧除額設水腳外復有幫貼盤費之派差提兵餉除按數徵解外又有求差飲食之派諸如此者無年不徵無月不派最無甯日百姓困苦職此之由臣查賦役全書有夏稅秋糧項款正項雜費皆在其中臣請夏稅定於五六兩月秋糧定於九十兩月俱各照全舊款項納完其餘月分不許徵收限內如有不完即將里書里長

政學錄卷一

十二

枷責示懲限外徵收即許小民訟告題察治罪庶開征有不易之月分而民知有一定之輸將雖有墨吏亦無以肆其奸矣部覆奉

旨這徵收錢糧著照李天裕所奏夏稅定於五六月秋糧定於九月十月 科臣姚文然隨又條陳以催徵兵餉舊例四月內完三分之二八月內全完舊限完項在八月新限開徵在九月相去時日不甚相遠或可隨收隨解不悞軍需若明年兵餉開支在於正月而民糧開徵在於五六月相去將及半年安能隨收隨解不悞軍需乎臣查每歲兵餉約計二千餘萬以一季算之應得五百萬除今年各處

裁兵節餉定額未到難以預算約略計之明春一季餉銀恐尚需四百萬也又查各省錢糧除地丁外其餘最多者爲鹽課次則關稅又次則蘆課錢息常稅等項有定額之銀每歲約共三百九十萬餘兩然或按季徵收或逐月收取合之雜稅贖罰原無定額等項約略來春一季所入不過百萬餘兩合計來春一季所入較一季所出約需預措三百餘萬兩若待臨時督撫題請則軍需孔亟勢不能爲無米之炊恐將

思綸定限不得已又議變更豈不虛我

皇上愛民緩徵之良法美意乎請

政學錄卷一

三

勅部速行酌議但使來春兵餉措處有法則五六月內所徵春季之銀便足以撥夏季之餉此後各季兵餉俱係先徵後撥源源不匱可以行之永久而軍民咸賴矣戶部議覆查得康熙七年正月至五月約該餉銀七百五十餘萬兩康熙六年各省減省錢糧有陸續報到者亦有節減與例不合又經駁回者雖有查出各項存贖錢糧俱係零星之款止可補不敷之數萬不能得撥明年自正月至五月七百五十餘萬兩之餉至於夏稅秋糧二項查賦役全書內如江南之安徽徽州甯國池州太平廣德州鎮江等府州湖廣廣東江西山西廣西四川雲南貴州等省俱不

分晰夏稅秋糧如江南之廬州鳳陽淮安揚州江甯蘇州松江常州等府直隸浙江山東河南福建陝西雖分晰夏稅秋糧其夏稅僅有十分之二三秋糧則有十分之七八計算五六月所徵夏稅爲數甚少萬不能供上半年兵餉之用此外雖有鹽課關稅等項亦須按季徵收贖罰雜稅原無定額而兵餉係計口授食之需安能久待該臣酌議得若仍前將錢糧定爲三分四月完二分八月內全完爲限太迫小民未免受催科之苦今照錢糧考成則例俱以五分爲率徵收錢糧亦以五分爲率不必分別夏稅秋糧每年於四月內徵收二分五釐九月內徵收二分五釐全

政學錄卷一

三

完令有司將徵過錢糧如期起解以濟兵食如是則民之催糧可寬而兵餉亦不致有悞矣率
旨前因未收穫以前徵糧苦民故令俟其收穫將錢糧定爲春秋二季徵收今爾部定分數徵收不合著仍遵前旨行追撥春季兵餉著於裁扣節省錢糧及見在錢糧酌撥後戶部于恭請酌復舊章等事案內議覆夏稅五六月始行徵完撥解雲南等省兵餉必需數月方到致候半年兵餉秋糧九十月內徵完起解亦需數月年終方到且正月至六月難得此撥給錢糧兵餉關係重大徵糧之處應照

世祖皇帝時定例行等因奉有

俞旨仍照舊催徵 九年閏二月科臣吳國龍條陳疏稱

緩徵之所以難行者只在首年春季兵餉無從出耳臣查

戶部疏內康熙九年兵餉歲需錢糧一千六百餘萬春季

約需銀四百萬餘兩今酌撥九年兵餉疏內見撥八年以

前存賸銀三百二十餘萬兩則是九年春季全餉所少者

不過八十餘萬兩耳而八年錢糧除撥過九年兵餉外約

尚存賸六七百萬九年錢糧除撥過九年兵餉外約尚存

賸八九百萬而淮浙鹽課等項向在外則及是時而行緩

徵之仁政以大暢我

政學錄卷一

皇上愛民如子之盛心豈非萬世一時哉或以為協餉與

本省兵餉不同若遲至四月開徵恐於起解違省夏季協

餉反致有誤臣又查雲南貴州等處七省協餉共計三百

七十六萬餘兩每季約協餉九十餘萬如十年分春季兵

協二餉俱於九年分存賸銀兩撥給外仍將九年分存賸

銀兩再撥九十萬兩與十年夏季協餉是合十年分春季

兵協二餉及夏季協餉共撥九年分存賸銀不滿五百萬

兩較之康熙九年分撥餉疏內所撥上年存賸之數止多

一百八十萬兩而緩徵之法可行協餉之期亦不悞矣

戶部議覆查得各省兵餉一季需銀約三百六十七萬餘

兩并雲南貴州四川廣西四省所徵錢糧無多全資協餉

若照有錢糧之省於四月內開徵解送必致耽悞不得不

預撥春夏二季若預撥又需銀八十七萬餘兩若各省一

季雲南等四省一季錢糧如此預撥共需銀四百五十四

萬餘兩其康熙九年分撥賸銀九百餘萬兩既足撥給十

五

政學錄卷一

六

可以經久無弊酌盈濟虛是在持籌者加之意而已

廣糧 科臣徐慤疏稱朔初清運舊例俱民運交淮徐臨

德四倉軍船接運入京通二倉名爲支運歲四運以抵通

州至宣德時民運至淮安瓜州補給腳價等費兌與軍丁

而直隸各省軍各於附近水次領兌名爲兌運成化時復

罷瓜准兌運令襄河官軍駕江船於江南水次受兌長運

至通則今日見行之法也 按明季運法凡五變一海運

二海陸兼運三支運四兌運五改兌其實運法凡三變初

海運再海陸兼運三漕運已而漕運之法又二變初轉運

再兌運已而兌運又有支兌改兌遞洋一總辦海運但不

旨依議是緩徵之法尙有待而國計民情兩不相妨然後

旨於錢糧充足之日奏請舉行可也奉

旨依議是緩徵之法尙有待而國計民情兩不相妨然後

旨於錢糧充足之日奏請舉行可也奉

自太倉開洋遠出登萊大洋只從天津入海運至薊州耳轉運雖變爲兌運而准徐臨德四倉尚存改兌即改支兌者爲兌運其爲兌運一也非變也今考洪武末及永樂初蘇松浙江歲糧俱輸太倉由海道達直沽洪武中航海侯張赫軸繼侯朱壽承樂初平江伯陳瑄督海運及建北京江南糧一仍海運一渡江由淮入河抵陽武陸運至衛輝沿衛河達通州永樂五年議者言北京軍餉河運不能給須兼海運今海船少歲運不過五六十萬石且未設官專領事不歸一請於太倉設海道都漕運使司擇文武大臣中公勤廉幹者充使行移如布政司提調各衛所

政學錄卷一

七

海船并出海官軍文皇令再議九年始命工部尙書宋禮都督周長等發山東十六萬五千人濬元會通河自濟甯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以通漕舟十年禮言海船造辦太迫請造淺船五百由會通河運淮揚徐充儲都標百萬石補海運一年之數十二年瑄等始議轉運蘇州等府并兗州送濟甯倉河南山東送臨清倉交收浙江并直隸官軍於淮安運至徐州京衛官軍於徐州運至德州山東河南官軍於德州運至通州名爲支運一年四轉十三年增造淺船三千餘乃罷海運運洋船兌三十萬石內六萬入天津倉二十四萬直沽渡海入薊州倉江南巡撫周文襄議

黃河民運多失歲月始令民運於淮安瓜州衛給腳價兌與運軍衛所出通關付糧宣德八年參將胡亮言江西浙江湖廣江南船各回附近水次領兌南京江北船於瓜淮領兌其淮徐臨德諸倉仍支運十之四浙江蘇松等船各就本司府領兌不盡者仍於瓜淮交兌其北邊一帶如河南彰德於小灘山東濟南州縣於濟甯其餘水次倣此成化七年都御史廉昭議罷瓜淮交兌襲河官軍將江船於江南水次交兌民加過江之費視遠近爲差十年議准徐臨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改就水次兌軍名爲改兌總漕林起龍疏稱東南歲漕四百萬石轉輸天庾關係軍

政學錄卷一

六

國大事凡在漕儲等官首計空船蚤回抵次修船冬兌甫畢督開開幫節催趨處處鞭驅循環不斷方剛一年定限以一歲言之北地風寒十一月結冰天津臨清通南一帶從無不凍之河到二月方開一歲之中止得八箇月工夫往返六七千里水程而逆風暴雨不能挽拽耽擱時日向不與焉通漕計船約有六十餘隻少有稽阻到通必遲到通遲則同空必遲同空遲則歸衛必遲歸衛遲則修船必遲修船遲則赴次必遲赴次遲則受兌必遲受兌遲則開幫必遲即使晝夜不停責以冬兌冬開之限五月間盡數過淮萬萬不能若一遇凍阻沿河敲冰費盡官民之力

終無濟於清賬蓋拘於有數之日月也 康熙五年起運

漕糧數目山東省該運北正耗尖米二十四萬七千三百六十六石零河南省該運北正耗尖米一十九萬一千二百七十七石零浙江省該運北正耗尖米六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六石零江南省除截留京口兵米五萬三百八十七石三巡撫所屬該運北正耗尖米一百六十四萬二千四百四十五石零江西省該運北正米四十四萬六千八百六十二石零 六年十月台臣田六善條陳倉糧乃披甲兵丁計口授食之需米溼則虧損於坭爛米土則折耗於簸揚在富者已費支吾在貧者益滋困苦臣謂欲使倉糧

政學錄卷一

才

必潔必乾斷斷當自清理倉廩為始臣請以漕運則例言之經紀運米至大通橋大通監督查驗米色除土溼不收外每船掣單四袋如不足數照船算賠此實在經紀之當嚴也車戶運米至各倉各倉監督查驗米色除土溼不收外每掣單一袋如數不足照車算賠此實在車戶之當嚴也是溼米不得進倉矣即偶不及察而有溼倉中定有三嚨之例夫米果三嚨豈得復溼是土米亦不得進倉矣即果不及察而有土倉中定有三揚之例夫米果三揚豈得復土然揚曬終屬虛文食米究多土溼者則何也其一在販貯不清臣查循環冊籍有此販舊米尚存復入新收者

有此販未經放完又開彼販者將責之前官乎則後官亦有新入矣將責之後官乎則前官亦有舊貯矣前後混牽

歷年不明數且難明米之土溼從何考之臣謂一販宜清一販之數臣查今歲京通兩倉約進米二百八十餘萬石臣查每年額支米約一百五六十萬石如放漕糧動到一二百萬石不等倘舊米挨次而出新米挨次而入前後騰那販亦足用如放漕糧則一年所收米數一年可清即不放漕糧則一年所收米數二年可清果如此行不惟米之土溼難掩且倉糧無日久短少之弊矣其一在責任不專臣見戶部題差監督丁憂事故既不能定則前後差遣自

政學錄卷一

干

不能齊或有一年糧未收畢而已更者或有一年糧已收畢而未替者前官欲盡職乎後官若有懈弛未必不累前官矣後官欲盡職乎前官若有空隙未必不累後官矣交代難明遂生推諉推諉相沿米有土溼誰其問之臣謂一官宜清一官之事京官差委不比外官朝受命而夕可受事矣一年之米即宜責之一年之官即有丁憂事故後官止應補足前官齊年之數如天字販收米若干石即註明經管官某人吏某人餘販做此造冊達部如此販有土即責之此販官吏彼販有溼即責之彼販官吏果如此行不惟米之土溼有歸且各官無彼此推卸之地

矣抑臣更有請者積貯者所以備不虞也臣查前朝京倉實在廩一千四百五十四座我

朝京通二倉共計實在廩止四百餘座放常支則一年之米不足供二年之需放湯糧則一年之米止足數一年之用蓄積全無關係匪細此後應如何酌量節省伏祈

皇上併勅部議覆施行 隨經部覆查經紀車戶運米橋倉監督製舉短少照數算賠並米石曬揚乾潔進倉接舊放完再收新米俱係臣部已定見行事例無庸查議至此廩未經收畢又聞彼廩等語查放米之時每倉按字號照所放米數坐派廩座給放此廩米石未完之先不許再

政學錄卷一

三

開彼廩並毋得揀越支領每放米之時給示禁約應移咨倉場再行嚴禁每廩收米若干註明經管官吏人役保現行則例其一官宜清一官之事查各倉之差定作三年之後更換一次今年不能一清仍於差滿之日將存倉米石徹底清楚交與新任官如米內有攙土溼短少即將經管官吏人役議處已有定例應仍照前遵行其在差有丁憂事故新官替者亦止接管補足前官年限應責任專而不致推諉至稱一年之米放常支不足供二年之需放湯糧止足數一年之用此後應如何酌量節省等因查漕米起運進倉俱有定數其一應官員俸米并披甲人役米石

俱各照官員品級披甲人役數目支給無可另有節省者也

望 四鹽差長蘆兼轄山東共課銀五十餘萬兩河東兼轄山陝共課銀三十餘萬兩兩淮共課銀二百餘萬兩兩浙兼轄江南四府共課銀四十餘萬兩廣東廣西福建三省鹽課共有二十餘萬兩

關稅 康熙八年關稅數目崇文門額稅八萬五千兩零左翼稅差六千兩右翼稅差六千兩張家口額稅一萬兩殺虎口一萬三千兩許盤關額稅銀十四萬兩零蕪湖關額稅銀十二萬兩零北新關額稅銀九萬兩零九江關額

政學錄卷一

三

稅銀九萬兩零淮安關額稅五萬兩零太平橋額稅併鹽利銀共四萬兩零揚州關額稅銀三萬兩零贛關橋額稅銀三萬兩零天津關額稅銀三萬兩零西新關額稅銀二萬兩零淮安倉徵收稅銀二萬兩零臨清關額稅銀二萬兩零鳳陽倉徵收稅銀二萬兩零它運廳額稅銀六千兩零居庸關額稅銀三千兩零徐州倉徵收稅銀三千兩零德州倉徵收稅銀七百兩零

錢法 寶泉局每年各關解納銅劬計二百二十八萬五千有奇額銀一十六萬兩寶源局每年各關解納銅劬計一百二十萬額銀八萬四千兩每文鑄重一錢四分作銀

一釐每銅百助除去耗銅及扣給工料而外實繳青錢七千五百六十二文值銀七兩五錢六分二釐每百助除去銅本七兩止得三錢六分二釐每計一局三百四十八萬五千銅助之數僅得一萬二千餘金之息 科臣姚文然疏曰錢之爲物少則疏通多則壅滯何也曰貯之者少也官庫富室朝收夕放銀藏累代錢散目前此其一也曰運之者少也質重值微運艱腳費銀行萬里錢行百里又其一也曰用之者少也置產經商多處不用助鹽斗米用處不多又其一也有此三少之故則其物不可以過多則必滯乃自然之勢天也非人之所能強非法之所能通也

政學錄卷一

伏乞

勅部還議各省開鑄應停者停應減者減各從其便國計兵民俱有利益矣

禮部

祀典

國朝祀典大約因明制爲損益故儀節品數亦大槩可以參考按明初郊廟社稷先農爲大祀已而改先農及山川帝王先師廣爲中祀諸神小祀後以朝日夕月天神地祇爲中祀大祀致齋三日中祀二日祀有牲牲四等曰饗曰牛曰太牢曰少牢色尚駉或黝天地日月加玉焉玉三

三

政學錄卷一

五

等曰蒼璧曰黃琮曰玉牲大祀入滌九旬中祀三旬小祀一旬祀有帛大祀中祀京師用制帛制帛五等曰郊祀曰率先曰禮神曰展親曰報功小祀素帛禮佛帛王國司府州縣亦用帛小祀則否凡祀有樂樂四等曰九奏曰八奏曰七奏曰六奏奏樂有歌有舞歌堂上舞堂下舞皆八佾佾有文有武先師六佾佾去武小祀則否 南郊皇天上帝南向東一壇靈明西一壇夜明東二壇二十八宿西二壇雲師雨師風師雷師北郊皇地祇北向東一壇中嶽東嶽南嶽西嶽北嶽西向西一壇中嶽東嶽南嶽西嶽北嶽東向東二壇東海西海南海北海西向西二壇大江大淮大河大漢東向 東嶽泰山之神在山東濟南府泰安州致祭西嶽華山之神在陝西西安府華陰縣致祭南嶽衡山之神在湖廣衡州府衡山縣致祭北嶽恆山之神在山西渾源州致祭中嶽嵩山之神在河南河南府登封縣致祭東嶽沂山之神在山東青州府致祭西鎮吳山之神在陝西鳳翔府隴州致祭南鎮會稽山之神在浙江紹興府會稽縣致祭北鎮醫巫閭山之神在遼東廣寧致祭中鎮霍山之神在山西平陽府霍州致祭東海之神在山東萊州府掖縣致祭西海之神在山西平陽府蒲州致祭南海之神在廣東廣州府致祭北海之神在河南懷慶府濟源

縣致祭河濱之神在山西平陽府蒲州致祭江濱之神在四川成都府致祭濟濱之神在河南懷慶府致祭淮濱之神在河南南陽府唐縣致祭 歷代帝王廟歲仲春秋遣大臣祭太昊伏羲氏炎帝神農氏黃帝軒轅氏帝金天氏帝高陽氏帝高辛氏帝陶唐氏帝有虞氏夏禹王商湯王周武王漢高祖皇帝漢光武皇帝唐太宗皇帝宋太祖皇帝元世祖皇帝帝分五室室太牢一體三獻樂七奏舞八佾從祀名臣風后力牧皋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傳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穆公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鄒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曹

政學錄卷一

聖

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伯顏凡三十四人列兩廡廡二壇壇少牢一周文王唐高祖及守成賢君令所在有司歲春秋祭於陵嘉靖九年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爲至聖先師孔子四配爲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從祀及門弟子稱先賢左邱明以下稱先儒去聖像設本主龔龍公侯伯諸封爵申黨申輿二人存根去黨公伯寮秦冉顏何荀况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三人罷祀林放建瑛鄭玄鄭眾盧植服虔范甯七人祀於其鄉進后蒼王通胡瑗歐陽修陸九淵從祀改稱大成殿爲先師廟大成門爲廟門別立祠祀齊公

叔梁紇稱啟聖公孔氏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稱先賢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稱先儒撤無繇點鯉從祀明臣呂坤曰國之大事在祀而須知三十一款首曰祀神且學古人官惟有一兩重夫非人民社稷乎若今之祀事不若不祀猶免禍於神明耳壇壝廟宇宿莽積塵神主龕龍傾欹破毀几案皆鳥鼠之踪庭除有人畜之糞及祭祀屆期齋戒視爲虛文執事何嘗告戒拂拭者垢膩重重滌濯者汚濁臭臭直醴不問熟生饌案未知精潔運泥帶草之菁芹含蛙蒙塵之粟棗凡百供陳盡託僕隸師生且不躬親有司安肯省視不過五鼓排班勉強一拜而已夫頒賁下

政學錄卷一

聖

人猶必有禮乃恭承大祭全不經心鬼神無知祭可已也鬼神有知甯不吐乎此與放而不祀謂祭無益者相去無幾矣夫尊崇功德以勸垂黎新報春秋以福境土是有司一身神民所依也况修葺整飭爲費幾何歷覽嚴嵩爲勞幾何是可苟也甯有不苟者乎
士額 入學額數順治四年禮部酌定大學四十名中學二十五名小學十二名順治十五年會議照萬曆年間入學大府不過二十人大州縣不過十五人滿洲蒙古漢軍子弟有通漢文才優之士情願作漢文考試者禮部移送順天學院將滿洲蒙古另編一號及漢軍額附下者與漢

人同場考試照文優卽入順天府漢人生員六十五名數內其鄉試時札行順天府將滿洲蒙古另編一號及漢軍額駙下者與漢人同場作漢文考試照文優卽入直隸舉人六十三名數內取中會試時亦將滿洲蒙古另編一號併漢軍各額駙下者與漢人同場作漢文考試康熙八年鄉試將滿洲蒙古編滿字號共取舉人十名漢軍額駙下子弟編合字號共取舉人十名會試時亦另編字號滿洲蒙古取進士四名漢軍及額駙下子弟亦另編字號取進士四名九年二月又議暫將八旗滿洲蒙古考取生員四十名如以後考試之人繁多另議增額

浙江督臣趙廷

政學錄卷一

手

臣疏曰國家舉興必由於作人王政開先務期於得士蓋天生人才原以供一代之用故凡小民中有才幹心思者古先聖王必取而養之學校譯其德藝貢之於大廷此其意豈僅爲人才計功名哉誠以人生而有才幹心思者參之以功名則念有所歸擲之於放棄閒散之地而外爲閭里所譏誚內爲飢寒所困逼求其不窮而走險者難矣乃知功名一途所以伸天下之士氣正以柔天下之士心也臣知

皇上廟清仕路深慮官方壅滯士數充塞故有嚴於取士之功令大縣十五名中縣十二名小縣七名此真拔尤選

俊甯簡無濫甚盛典也但念前此取士之額甚廣故盡人皆踴躍於功名之路而無所弛弛之憂日今額數既少天下極大之縣生民不止數十萬中間有才幹心思者甯止十五人七八人乎母怪乎爲躍治之民小之聲文健訟大之窩盜蓄奸日復一日有漸不可問者矣臣愚以爲取士之額關一人之功名小關天下之人心大啟諸

皇上從治平起見勅部議增取士額數庶閭閻之典廣而風動之休集語云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殆謂是與風俗康熙四年五月浙江督臣趙廷臣條陳疏稱古人有云奢侈之害甚於天災臣是以惕然於奢侈之不可爲

政學錄卷一

天

訓也天地雖有自然之利如百穀出自田野必得胼胝而後成百貨產自山澤必得採捕而後積諸如工賈雜作易米而食伐薪而炊無一不煩經營勤苦而後得財之生也如此其難若用之如泥沙可乎不可乎竊見邇來風俗奢侈一衣服也極其華美庶人僧比公卿僕隸亦衣絛帛亦會念女紅樓匠風雨寒暑一絲一縷之辛苦也一飲食也極其珍錯果飯非異品食物非滿案不敢會賓客亦會念漁人牧豎寒江夏草中漁風宿露之辛勤也一器具也極其精工不有奇技淫巧古董玩好人爭以爲鄙賤亦會念竹頭木屑皆百工拮据手足而成之也一屋宇也極其精美

不論貴賤不分崇卑非裝飾過分人恥以爲簡陋亦曾念破屋荒簷有臥濕眠霜而風雨莫蔽者也以及婚必稱貸以求勝嫁必罄囊以飾妝葬塲中人之產傾上農之資而不足閭閻之侈靡無慮不登百姓之才力無日不消是以庶民向此居鄉必盜士紳向此居官必賄民習之所以日壞官方之所以日貪率皆奢侈之故耳若不蚤爲之挽回拯救則濫觴不已物力竭而凋敝乘之彼愚民何知俟其窮困而謀得節晚矣明臣呂坤曰宋儒羅從彥云教化者朝廷之先務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故上有教化則下有風俗俗之美惡其機固不在民也子向巡東省徧訪民間有

政學錄卷一

三

憫老父孤寒冬月共榻煖足因妻不悅而遂出其妻者有以二驢趕腳爲生忽被鄰人盜去後事發召之認乃曰渠借吾驢久商不還非盜也而盜遂得免者至於貧家婦女少年守節艱苦終身者往往有之此皆窮鄉遠鎮單族寒丁在彼固不知何者爲名有司亦不知此人爲善及所稱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苦力足以致聲聞或城中之易知者至於鄉飲所舉不論有德無德惟爵位是尊鄉賢所入不論公是公非惟體面是重其樂善好義君子未聞獎賞一人犯法警述人戶未見示懲一人嗟夫何處無良民何民無良心上不重德而望民之具行不亦難乎 趙季明族

葬圖說宗法之壞久矣人之族屬散無統紀雖奉先之祀僅伸於四親而祖免以還不復相錄能知同享其所自出者寡矣幸而周禮不悞族葬之類猶有一二存者如祖塋拜掃疎遠咸集較福祚相勞苦序問問尙可見同宗之意也但葬者或於流俗困於拘忌家墓叢雜昭穆淆亂使不可辨識又或子孫豐顯恥葬下列別建兆域以違其祖是皆可恨也已今取墓大夫家人之義參酌時宜爲之圖說藏於祠堂以遺宗人俾凡有喪按圖下葬無事紛紛之說焉蓋家之終止於高曾祖考親親也墓之葬則以造塋者爲始祖謂從他國遷於此地從則子孫始造塋而葬者也爲始祖居坐之中央北首喪投則附其右有繼室則妻

政學錄卷一

三

居左而繼室居右二人以上則左右以大婦爲其子之妻又居繼室之次亦皆與夫同封按禮雖以地道尊右而向左故不得不遵用焉子不別嫡庶室所出孰爲嫡室所孫不敢即其父及嫡庶貴賤也皆以齒列昭穆諸子之東南昭位北首並列以西爲上其正妻繼室有子之妻各附其夫之東仍皆與夫同封諸孫葬位之西南與昭同列以東爲上妻繼室有子之妻各附其夫之西與昭同列昭穆之墓每一列自墓分心南北相去各九步法陽數也每列東西則不可預分蓋其葬人數多寡難於前定也若夫貴之與賤卑表爲焉人子弟者不可以見而論也尊尊也敬私祖其父也未曾立而下左右昭穆不分何天倫也尊尊也敬私祖其父也未曾立而下左右昭穆不分何房所出齒序齒列葬子之以其班也左者曰昭昭與昭併穆與穆併兄弟同列祖孫同班在昭位右者曰穆穆與穆併兄弟同列祖孫同班在穆位立用昭穆也孫在六世孫在南九世孫在北七世孫在南雖至百世亦可附焉昭尙

內臣出鎮或以外臣內監使各鎮總兵官咸有優陞五府之盛勢必自愛其功名體統隆而權漸消亦宋太祖杯酒釋兵權之意也 按明初立大都督府以姓文正爲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因其權太重尋設左右都督都將同知都督僉事洪武十三年又以其權統於一衙門設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分領在京各衛所在外都司衛所其在京錦衣等親軍上直衛又不隸五府若有征討之役以公侯伯及三等眞番都督充總兵官名曰掛印將軍又京營操練之法洪武時止爲五軍營分大小教場與城外城內操練永樂初分爲三大營曰五軍營有步隊馬隊專教

政學錄卷十

三

陣法曰神機營皆步隊肄習火器曰三千營皆馬隊專扈從出入管車輦寶輦等事每營以公侯伯三人充提督某營總兵官景泰三年于謙建議於五軍神機三千營中選健銳者合營團操曰團營而原營之名終不改如軍選自三千營團操於立威營即名爲立威三千營五軍神機亦如之是三營之有團營即選鋒也蓋兵柄不宜輕假武臣不宜偏重是以明初兵制在內營操官止管操練者無開設衙門亦無印信在內五府有衙門印信理常行政務至於營操非特命不得干預蓋五府三營十二營職掌不相侵也至於出征亦不止大將一人必選二三人名位謀勇

相等者參用之出師之日賜平賊討賊等印或將軍或副將軍或大將軍隨時酌與必由兵部題請五府亦不得干預事平之日將歸於府軍歸於營印歸於朝其意可知矣屯田 康熙六年九月台臣蕭震條陳疏稱臣聞宇宙之內有本富焉用人之力盡地之利因天之時辨其原隰沃野之宜以收五穀六畜之用則就地生財藉田養兵之說也然從古之帝王當爭戰之後卽定兵制於禍亂始平之日蓋以其生齒減少土田拋荒可以相度經營爲開疆守土之謀備遲數十年之後則地盡有主民難數動遂致於煩重扞格而不能行是屯貴及時而定時者難得而易失

政學錄卷一

四

者矣臣以今之時度今之地其可屯田者莫如黔蜀蜀爲上黔次之蜀撫疏有邊野皆荒之語黔省查有荒田八千餘頃倘不及今之時蚤爲區畫則以中土之力而奉一隅之區以一百二十餘萬而營地丁三萬餘金之蜀以六十餘萬而營地丁五萬餘金之黔當承平之際年年餽餉月月運糧尙有外省轉輸之苦本省匱乏之憂設遇水旱之災不時之需則民力大闕邊疆騷動將以何者爲先事之圖使之有備無患耶又曰天下戶口經明季凋殘之餘至今未復故各省荒田尙有四百餘萬頃之多豈可行之於兵獨不可行之於投誠乎以每兵五十畝計之如河南荒

地五十萬六千五百餘頃現駐投誠官兵一千八百八十七名應給田九百四十三頃五十畝歲省俸餉銀二萬七千五百餘兩米七千餘石山東荒地三十四萬四千三百餘頃現駐投誠官兵二千六百三十四名應給田一千三百一十七頃歲省俸餉銀四萬一千一百餘兩米九千六百餘石山西荒地一十五萬二千六百餘頃現駐投誠官兵一千一百一十二名應給田五百六頃歲省俸餉銀一萬三千三百餘兩米三千七百餘石江南荒地一十三萬九千一百餘頃現駐投誠官兵二千一百八十八名應給田一千九十四頃歲省俸餉銀三萬二千四百餘兩米七千六百餘石江西荒地二萬二百餘頃現駐投誠官兵二千六百二十八名應給田一千三百一十四頃歲省俸餉銀三萬五千一百餘兩米九千一百餘石浙江荒地七千八百餘頃現駐投誠官兵一千六百名應給田八百頃歲省俸餉銀三萬一千二百兩米六千二百餘石以上六省共荒地一百一十七萬餘頃投誠官兵一萬一千九百四十九名應給田五千九百七十四頃五十畝歲省俸餉銀一十八萬餘兩米四萬三千餘石至於福建德山負海土狹人稠投誠最多米粟最少欲入伍則舉難補完欲墾荒則無地可屯應否再照前例調撥於多荒省分俾得微一視之

仁以益堅其依戴之念合聽該部湖南主當以爲經久之計隨經部覆自康熙七年起每名給荒田地五十畝自撥給之日爲始各將本官兵年額俸餉盡行預支以爲牛種自次年將餉銀停其支給仍以三年之後照民例起科開省既無荒田應移駐河南山東所駐地方房屋行令各該省督撫酌定分駐處所預先備辦俟到各該省之日卽行安插經過各該省督撫遇水路撥船過陸路給夫運委能幹官將船夫預行催備跟隨送前該省交界卽將日期開明報部至於投誠官家口眾多每五日加川一倍陞選技勇者留爲入伍其餘悉令種田州縣官誠能勸墾照民例加級紀錄如調劑無能聽督撫奏 九年正月又覆豫撫耶廷相疏稱各兵餉已用盡地尙未熟不惟來春東作無力抑且目前枵腹難堪應將各投誠墾荒官兵以到汛日爲始將所給俸餉按月扣算至年終止其次年正月起算給全年俸餉庶可以不悞其墾荒俱奉 俞旨而台臣熊焯又疏稱近見即報墾荒兵丁脫逃不可勝舉臣思逃亡不可漸長開墾必期剿成彼投誠而來本無生業地與餉卽其生業主帥領餉給兵有無侵扣不可知也給兵矣恐此輩聞曠素憤主帥稽察不力或安坐而費之衣食艱難止有一逃耳大抵新移之民難在創始及

此時而極力開鑿數年後生理可復彼自不逃矣不然恐逃之無已也

繹夫 科臣徐惺疏曰奉差官船往來兵船督撫一準部文即行道州縣派之民間僱覓繹夫每名數兩所費不貲因而貪官盡役借名加派肥已行私且恐其應付不足需多勿少以一派十動輒萬有餘人大約一月以前即赴交界之地恐其脫逃開之寺廟斷其出入在各夫攜帶之口糧有限而差船之到日無期縱有賢令安能一一而飲食之以至飢餓而死者不可勝計此繹夫之一大害也又祁寒暑雨之弊或鴛衣號泣僮仆於途又或酷日炎蒸瘡

政學錄卷一

字

疫逼作誰為療救倒斃殆半間有忍死以得生全者及至船到之日趕繹則有鞭扑需索則勒常例晝夜不息衣食不充每至前途不能接替一日而斃數百里一人而越數百里以至死於道路者不知凡幾此繹夫之又一大害也
康熙五年八月兵部議得自北往南駐防官兵家口與大兵調防乘坐同空糧船止照依本船水手繹夫每名每日給米八合三勺如本船水手繹夫不足動用該驛額設驛夫果係緊急軍務仍行酌量僱覓事完報銷其自京各處差遣官人臣部於勒合火牌內將船數填給此有定例毋庸再議其自南往北駐防官兵家口同京大兵調防兵

丁乘坐船隻如逆水頭號船隻坐五十人給繹夫十五名二號船隻乘坐四十人給繹夫十二名三號船乘坐三十人給繹夫九名如順水頭號船給繹夫八名二號船給繹夫六名三號船給繹夫四名除定此三等船隻外如小船儘量乘坐逆水繹夫不過五六名順水不過二三名酌量撥給若小河水順急溜無用繹夫之處仍不準給其該將軍都統將大兵起行日期及官兵家口實數移送該督撫乘坐頭二三號船隻小船若干繹夫若干即行僱覓該站接替額外多索強行越站併不肖有司私派累民該督撫即行指名題參重處如該督撫徇隱不舉或被人首告或

政學錄卷一

字

科道糾參事發將該督撫一併議處 六年七月兵部議得嗣後官兵駐防往來公都統兼將軍一百四十名口都統一百二十名口精奇尼哈番副都統及閑散一品官八十名口阿恩哈尼哈番固山大參領及閑散二品官五十名口阿達哈哈番及閑散三品官佐領拜塔喇布勒番閑散四品官三十名口拖沙喇哈番二十名口分得撥什庫六品七品官十五名口八品九品等官十二名口撥什庫仍十名口披甲仍八名口照臣部定例撥給船隻車輛其駐防省分官兵家口俱照此定例如有於定數多帶者止照此定數撥給如有少帶者照報數撥給如有家口分留

欲後帶去者將現在定數內人減留後帶去之時撥給驛站如將現數不減將家口遺留後帶去者不準給驛站其用車船之時將家口細數咨部併報該地方官該管官查核報送如知多報徇隱不舉者或臣部查出或督撫題察將該管官一併議處 七年六月兵部議得除出征滿洲大兵道

旨下水仍給練夫外其一應旗下駐防往回官兵及移駐綠旗技誠官兵併所帶家口無論往前往北陸路及下水仍應照舊遵行其上下水本船雖有水手若全不給夫恐難行走多給又恐累民其夫役酌減一半頭號船給夫八名

政學錄卷一

三

二號船給夫六名三號船給夫四名至各官兵恐有沿途遲留糜費錢糧擾累地方相應酌定限期自京起程者臣部定限自外起行者該督撫定限報部違者臣部察處併請

嚴飭自南往北大兵併移駐官兵嗣後各遵照定例及原報人數帶往如有於定例原報之外多帶人數併一應往回官兵鎮拏打越站等情弊者該督撫查奏將該管官從重治罪 本年七月戶兵二部查得順治十七年兵部定例內雖一千名以上者每夫一名給銀三錢千名以下者每夫一名給銀一錢五分並未議及一百里作何支給

二百里三百里作何分斷支給今臣等會議得嗣後論其里數一百里作為一站計算如用夫千名以下者仍照舊每夫一名每站給銀一錢五分用夫一千一百名者每夫一名每站給銀一錢六分用夫一千二百名者每夫一名每站給銀一錢七分每多用夫一百名即多增銀一分至三錢止庶錢糧不致加增而夫役不苦偏累矣多十里者按其分數增加十里者按其分數減價如該撫多報冒銷及少算苦民查出從重處俱奉

俞旨欽遵在案河漢窮黎從此永免練夫之累矣

逃人 督捕查得自康熙六年四月初一日起至康熙七

政學錄卷一

四

年三月三十日止八旗共逃過逃人一萬一千二百二十六名口此內未獲馬兵六十七名步兵四十六名漢子四千四百九十七名婦人四百一十四口小子一千一百四十四名丫頭一百二十九口共未獲逃人六千二百九十七名口其獲過節年逃走之逃人併一年內逃走之逃人馬兵三十六名步兵四十四名漢子七千二百二十五名婦人七百九十七口小子三百九十九名丫頭一百六十六口共獲過逃人八千六百六十三名口直隸撫臣王登聯疏曰犯逃之令嚴窩主嚴兩鄰十家長地方遵行以來而人猶有犯者良由逃人踪跡詭秘或居停之僱傭之賂

息十日遂罹於法臣屬密邇各旗脫逃之眾以一歲計算不下一二千起以一二千當逃之人界及十家長兩鄰地方人口多寡不等合而計算歲不下數千計本是州縣賦稅力役之赤子出而爲顛沛流離之罪人本籍之戶口已見消乏流徙之地方未必盈滿或畢命於長途或棄墳於溝壑離鄉背井夢魂難返地方官卽欲爲之矜憐但森森逃例孰敢瞻徇由直隸而推之別省甚足爲岌岌之民惜矣欽天監監正楊光先疏曰欲有益於旗下而無累於百姓當先辨逃情之真僞有主人無恩令男僕赴工結僕針線逐日歸納例錢稍不如數則毒打不給衣食不能度

政學錄卷一

罕

日不得不逃者有思念父母鄉土而逃者此二者迫於情而逃者也有主人貧苦申通狡僕故作逃人騙害百姓以養家者有不肖外官齎銀央說親友各令頑僕逃往因之詐騙百姓一二年湊足三十逃人不論俸滿卽陞者此二者迫於有所爲而故逃者也有奸惡光棍本非旗人充作逃人展轉詐害奪人妻子者有光棍與人有嫌來京投旗尋尋一無賴認作逃人稱爲報信及審無逃情則曰逃時我小或稱我父在屯未選逃情者有地方光棍爲非事犯恐受官刑則曰我是某旗逃人官不敢問乃解到部尋一逃棍旗人認以爲主及審姓名不對則曰原在我家是某

姓名逃去改了姓名今某人卽某人者此三者假逃人名色詐害百姓者也臣姑舉其七項以告

皇上其餘種種詐害之法不能盡書

刑部

失出 康熙四年三月刑部尚書龔鼎孳疏稱查大清律開載若斷罪失於入者各減三等失於出者各減五等則是失出之罪原輕於失入也今承問各官引律未協擬罪稍輕一經駁查卽行叅處承問者惕於功令一切畏縮甯從重擬以作自全之計但求免於駁叅於一己之功名無礙而他人之性命不暇顧矣昔人云自安之道在人之死

政學錄卷一

罕

非虛語也隨經護覆如徇私枉法故出故人者法司指名奏處至於擬罪稍輕引律稍有未協遺漏失過等項查明免其究叅卽行改正

秋審 康熙七年六月刑部查得朝審日期例應霜降後十日舉行該吏部尚書主筆會審於疑緩決情具三項具

題俟

命下之日於疑者減等具題緩決者仍行監候情真者刑

科照舊三覆具奏俟

命下又開花名本上候

御筆勾除方行處決未經勾除者仍行監候其外省秋決

重犯各省督撫同司道等官會審具題應於疑緩決情具者開列三項具題臣等三法司照例覆奏施行 刑部尙書龔鼎璽疏曰同一情真而有輕重之別其情重者如律文所載立決等項窮兇極惡則當亟正典刑以雪神人之忿若按法難貸論情較輕者如律文所載監候秋後等項則不憚反覆周詳留待秋審求其生而不得然後死之且恐法司之耳目有限而必質之多官之廷議以明至公俟之刑科之覆奏以昭至慎古帝王重惜民命於情真之中尤必委曲分別若此

結案 康熙六年二月刑部覆廣西巡撫金光祖疏稱州

政學錄卷一

三

縣官審重案時務必詳審確擬招解推官推官詳審情罪不符者始駁州縣官如州縣官復審不明混解推官推官即行審明招解臬司臬司詳審情罪不符者亦駁推官推官復審不明混解臬司臬司即行審明詳報督撫督撫細核如有情罪不合者不必駁推官州縣止駁臬司臬司復審不明混報督撫督撫即行審明確擬如有草率游移引律不合者開列承問各官職名一併題奏如有徇庇賄託等弊另行糾參 本年六月刑部疏稱直隸各省民間首告事件凡關強盜人命重情者以首告到官之日為始定限一年務要具題結案如案內或因正犯及要證未獲情

事未得真確者該督撫題明寬限若並無可候之處復因有一年之限遷延日期以致遲久者從重治罪各省府州縣併推官自理事件俱限一箇月內審明結案若案內隔地提人行查俟人文到日為始再限二十日審明結案至於該督撫批審事件限一箇月審明詳報若案內提人行查以人文到日為始再限一箇月審明詳報該督撫察明速結俟年終該督撫將府州縣併推官審結事件查明若有遲延隱瞞情弊借端遷限者題參議處

工部

河道 漕事莫多於東南東南數千漕艘僅取道於淮之

政學錄卷一

漕

運河其為河也兩岸相距至寬不過十餘丈窄處僅橫一舟而已 康熙五年正月台臣李宗孔疏稱漕河自淮安山陽縣至江都邵伯鎮二百六十餘里河東有堤與河俱長即現在鳩工修補之漕堤也堤之東係高郵江都興化寶應泰州鹽城山陽各州縣民田地地形低窪如在釜中全恃此堤護七邑之居民障二百餘里之湖水水漲堤潰則糧艘有傾阻之虞居民有淹沒之患 六年九月台臣徐超疏稱黃河自北而東淮水自西而東淮安府清江浦地方夾於兩水之間緊貼郡城即是運河臣見此地形勢自奶奶廟至天妃閣約三里而遙其北岸名為天妃壩內為

運河外爲滔天之黃河內外相距不足二三丈也其南岸名爲遙灣卽文華寺一帶地方內爲運河外爲滔天之淮河內外相距亦僅數里耳此兩處稍有疎虞則黃淮合而爲一無所謂天妃關矣無天妃關則無運道並不能保有淮郡民生瀕溺又不必言也 又查天妃關之內舊有五關蓋恐黃淮二水沖入內河沙重流緩勢必淤塞運道爲害非輕故前明臣平江伯陳瑄特建五關啟閉以時鎖鑰掌於漕臣啟閉屬之分司過准將畢卽行固封所以謹防泥沙之灌入也又慮水發溜急關門啟閉難施乃就關築壩以遏水沖一應官兵兵船悉令車壩年年水發恆在六

政學錄卷一

星

月下旬漕運限期又定在六月前盡報過淮所以舊例築壩自六月下旬以至九月秋深霜降不過三箇月之期其餘月時卽去壩用開啟閉如常是不便於民船之直達者無幾時而大益於漕政之疏通者則永遠也 六年六月通政司經歷王明德疏稱清河一線從前定制沿河額設淺夫嚴飭限程惟令濬河使深幫堤閘厚不許堤上加高致令運河受水無地不知孰淺孰深至明末法制浸敝濁水直入內河全河盡淤新舊相承遂忘清規定制嗣後一切管河官吏又復止知增堤並不濬淺殊不知清堤日增而日高則清河日淤而日淺 八年正月戶部會議看得

運河自高郵州所屬清水潭起至天妃關止處處淺窄堤岸亦處處矮薄應該大挑修理堤岸自高郵至江都河身雖探其矮薄之堤岸總應交與總河確估需用錢糧具題興修

康熙七年十一月科臣李宗孔疏稱淮水舊由鳳酒自老子山北直出清口與黃水會流入海此歷年北流之利安瀾便漕之故道也自老子山南周橋閘翟家壩一帶注射高郵寶應邵伯諸湖而下流阻於漕堤會無入海之路以致每年潰決此南流之害淮揚七邑被災之由也 台臣徐越疏稱黃河水勢本強淮河水力原弱前人借兩水以

政學錄卷一

星

濟還必欲助淮力得北而與河爭先防阻淮水趨南而與湖會何也近黃河有者睢水埽子湖等水其勢甚大且遇黃水一漲則能與此水相聯倘使此水無堤以擋之直下而東則中阻淮水北行之道淮水半趨而南而奔入清口與黃河相難距者非全力矣其北道者無全力則爲黃水所阻不能入河濟運其南趨者且匯諸湖之水漫溢於周家橋一帶爲高郵寶應山陽各地方肆其淪胥之患 九年三月總河督臣羅多親至歸仁堤勘閱石工長四十餘里北面發石盡已崩頽八鋪決口一處計六十三丈深一丈有奇本堤所以捍禦黃水睢水湖水使不得南射泗水

井攻高堰而又逼離水湖水使之井入黃河益助衝刷關係最爲重大自堤決之後水與洪澤湖相連一望汪洋由翟家壩漫流於高寶諸湖揚屬下流各州縣被災尤甚此堤誠宜修復 科臣李宗孔隨條陳疏稱歸仁堤與高堰相爲表裏原爲濟運道而救水災今本堤不塞不能刷黃河之沙以濟運道勢必年年挑濬上費帑金下勞民力其害一也本堤不塞水與洪澤湖水相通淮揚兩府州縣必被水災田禾不收屋廬倒壞勢必風餐露宿兒啼女號坐填溝壑其害二也本堤不塞兩府州縣錢糧難完屢荷皇上有議蠲議賑之仁終無補百姓益深益溺之苦其害

政學錄卷一

星

三也本堤不塞今八鋪一處已崩決六十餘丈矣年復一年日有毀壞決口日大水勢日狂倘遇大水驟發高堰壑壩必不能保高堰壩壩若有疎虞淮安一帶地方勢必盡爲魚鼈而運道阻矣其害四也 戶部會同總河總漕等親到淮安屬鹽城縣地方看得石磯天妃二口所出之水俱由新洋港流入於海此二口原係洩水之處今此河四十里之外被沙土淤塞浮面仍有微水徐流此處挑挖則水可以盡行放出若於原河淺處挑挖紆細遙遠故對直丈量計長五里共九百丈面闊四丈五尺底闊一丈五尺深一丈五尺每日挑挖用夫一萬八百名大約十五日可

以完工每夫每日給工食銀三分計需銀其四千八百六十兩務將積水放出俟水出完之日將挑挖盡頭之處卽行堵塞嗣後若遇大水將此堵塞之處查看放出俟出完之日仍行照舊填塞可也 戶部又會同總河總漕等親到揚州府屬興化縣白駒場地方看有開口四座此口所出之水俱由斗灣河流入於海原係洩水之處因康熙二年禁海遂用土填塞今若將此四口開放再於三十里之外所有高堰寬闊挑開則此水可以出去俟水出完之日將此所挑埂口照舊填塞至此四開不可永遠堵塞嗣後應照前例開口置板欄擋若遇水發卽行放開如無水時

政學錄卷一

星

則行關閉如此卽偶遇水發亦不致淹沒矣 順治十七年十月台臣余緒疏稱大禹治水首稱疏濬決排而未嘗有修堤築塘之事况河自榮澤以下土疏善潰荷不順其性而利導之則難築堤如山終不免潰決之患蓋河流冬春之交大抵歸灣回溜侵刷堤根其水勢行緩之處必淤成灘洲灘南則水射北灘北則水射南勢使然也及夏秋水至河勢高於平地前此侵刷之處竟成頂沖其悍浩湧洶之勢如以鐵騎擣孤虛焉有不克所賴先期相度於水汎未發時鳩集丁眾豫鑿灘洲壅阻之區引爲支流俾水勢漸從始可於受沖之處下掃加土以圖堅完

但挖河之工尤貴迅速非蚤爲估計則河水一發無從措手

勒河臣每歲於水落之後先議疏鑿後估堤工則緩急有序必收事半功倍之效矣 康熙七年六月總河楊茂勳疏稱黃河兩積原北入海自南徙以後始東行而入安東之海元明以來漸爲運道其經由河南山東以訖江南水源既高而且沙水相半奔騰洶湧常苦於決以爲城郭民生運道之患故前人值禹貢九澤既陂之法每年頂沖切塌緊急危險之處估辦夫料搶救名曰歲修而此外於近河則築幾堤稍退則築月堤離河三五里又築遙堤更遠

政學錄卷一

四

爲重門御暴之防則築大行堤附近城郭則築護城堤猶恐水勢橫暴中間又作格堤及相有洩水處所即築減水石壩以殺其怒載在紀志班班可考歷年以來止於緊急工程估計歲修而於沿河上下通月等堤壩悉未議及修葺良以歲修之外人力惟艱故遂有所不暇也年深歲久所有堤壩十不存一二甚有蕩然圯廢僅存其名者一經水發遍地汪洋無所底止即

本朝開國以來亦屢見衝決既決之後水不歸漕四散漫衍以致河身益復墊高問諸長年故老向之舟行河內挽在堤下者今且徑直浮於岸上是黃河高下今昔情形不

同即此臣思所以長治之策舍前人築堤束水之外別無良法蓋底墊乃潰決之由而所以潰決實堤壩毀壞之由及今不治爲患益大今除每年照例歲修外必於黃河之南北兩岸凡舊有堤壩處所築加繕治應督厚省常厚應加高首加高應增築者增築各於農隙之時責成各該地方印官量起民夫交付河官分別緩急按境修理一遇農忙仍各散歸則於使民以時之中計其成功自收河道安瀾之效諒目下舉行吃緊之要著也若董口爲黃河入口之所亦以河身墊高水一略長即被倒灌又舊有直河一堤欄截黃水者不久圯廢以故黃水從旁肋內灌入董口

政學錄卷一

五

每歲於墊必須挑浚但直河一堤長五十里假行役僅日夜無已欲築則工大而堤難即立欲待黃水消落展轉需時且一口豈勝兩處倒灌將來勢不全淤不止則董家一口似難復用而入口要路豈容中阻查董家口右相連河道處所有駱馬湖去直河頗遠河大水深止因內無絳道是以向來置而不用今若於湖內添築堤岸一道則絳視有路空重可行即黃水漲來清水可以平抵而遠運可無淺澗之事更免年年動夫挑挖之勞此議通變而酌董口之一著也 九年二月工部議得總河羅多會同總漕帥顏保疏稱臣等踏勘駱馬湖水勢浩大緣道萬難挑築至

董口故道止因黃水倒灌遂致淤塞條堤俱已圯廢今將此處攬行挑修但工程一時難完明歲重運已迫暫將駱馬湖東邊挑河一道接濟來春行運所用錢糧無多且可以起日告成應如該督所請

康熙五年四月總漕林起龍疏稱濟甯至臨清四百餘里地勢雖係建領查東平濟汶之間有諸湖焉謂之水櫃傍則引水入湖以預蓄蓄旱則開湖入運以通漕舟如安山湖明萬厯十七年題修土堤共長四千三百二十丈又於似蛇溝八里灣建閘二座以便蓄洩此湖若得預爲收蓄即可緩急利涉不愁天旱矣又馬踏湖萬厯十七年勘築

政學錄卷一

三

土堤自弘仁橋至禹王廟止共長三千二百一十三丈以便存蓄濟運又南旺湖萬厯年間開濬湖中渠道加築南西北三面舊堤長一萬二千六百丈又添築東面子堤長七千一百八十八丈又於五里鋪建石壩一座長五丈以便存蓄濟運又蜀山湖萬厯年間修築舊堤自馮家壩起至蘇營橋止共長三千五百一十丈東北納水之處密栽水柳以爲界限免致奸民侵占以便存蓄濟運至於馬場湖萬厯十七年題修東面新舊堤共長一千六百二十丈西北受水之處栽植封界高柳以便存蓄濟運更有各湖高下相承之地當年築有東湖子堤堤以內永爲水櫃堤

以外方作湖田畝界分明內外有辨奸民難於侵占官司易於稽察大抵子堤之設不惟豪民不得私占而堤高則水深緩急亦可恃以無恐此設立水櫃之舊義也又有二百五十餘泉爲之接濟諸泉之責成則在各司管理查坎河泉起至列泉止共十七泉屬之東平州濰溝等三泉屬之汶上縣柳青一泉屬之平陰縣開河等九泉屬之肥城縣柳泉等十二泉屬之需陽縣黃溝等三十八泉屬之大安州小龍灣等十六泉屬之萊蕪縣和莊等十四泉屬之新太縣兗州府滋陽縣則有紙房等九泉矣鄒縣則有三角灣等十三泉矣曲阜縣則有近溫等二十泉矣泗水

政學錄卷一

三

縣則有魏莊等五十八泉矣濟甯州則有馬陵等三泉矣魚台縣則有中溢等十四泉矣滕縣則有三里等十八泉矣嶧縣則有搬井等五泉矣此外仍有支分之泉處處皆有濟運之水濬則通不濬則不通此定然之理之勢也奈何近日湖泉之地多被勢豪土棍兼併耕種既種其地安享膏腴之利必思所以據而有之於是或旁阻水渠而不容入或暗快河岸而使之出或陰壅水堰不濟清而灌田敢於扼漕河之吭而斷其咽喉以致年來水櫃日小泉流日微無水濟漕則當日特議設此水櫃何爲也哉所以昔人濬泉之令不在春而在冬者水歸冬旺

也藏諸之役不嚴於夏而嚴於秋者收水之時也去秋雨
湧之年開河如此艱難若遇大旱不知更當何如是此開
河旱潦皆爲無用之物矣無窮大水涓滴不收止靠一錢
河源雨不以時則又歸咎天旱竟不尋原問委不幾生誤
儲精乎且京師億萬滿漢官民皆仰給於東南漕糧關係
何等重大則濬泉清湖之議何可時刻緩乎泉一濬湖一
清不惟可濟目前之運更可以裕千百年之利賴矣

科道

康熙七年四月吏部議得行取官員停其定數不論中進
士舉人與否有卓異薦舉無錢糧盜案者開列職名咨送

政學錄卷一

書

若無將歷俸三年無錢糧盜案才能夙著者開列職名咨
送到部詳核具題行取來京候

皇上考選註冊候缺照名次題補 吏部爲請

旨事奉

旨董漢策著以科道員缺試用台臣甯爾譚奏疏曰臣人
署辦事人言嘖嘖咸云有原任浙江湖州府烏程縣後潘
村巡檢陳其忠將董漢策具告通政衙門狀稱董漢策會
改名董人偉謀充原任江南提督梁化鳳標官又稱於康
熙二年董人偉即董漢策與陳應龍互相叩
開會經鎮浙將軍等將漢策夾審禁獄擬漢策越行叩

開之罪責四十板具題結案刑部有卷可查其事之真贋
臣亦不敢遽定但臣愚以爲所謂隱逸者懷才抱德之士
伏處巖穴從未肯輕至公庭干預外事若董漢策果即董
人偉則是前日之董人偉更名易姓奔走於提督之門省
即今日之董漢策明目張膽覬覦於臺省之列者也况會
經夾審曾經擬罪而乃謂之山林隱逸甚足羞當世尊士
林矣且我

朝定鼎以來應山林隱逸之

詔者獨董漢策一人若使可否莫辨賢愚混淆垂諸史冊
又何足以光大典乎今陳其忠董漢策俱在京師伏乞

政學錄卷一

書

皇上大奮乾斷勒部密奉陳其忠併董漢策嚴加察審如
果董漢策出身不正

立賜斥逐庶不至以求賢盛典爲奸邪倖進之階倘陳其
忠妄言生事卽加以誣告之罪明正典刑不特人心大快

亦且

國法攸彰矣後經部覆察處董漢策遂不復用 科臣楊
雍建疏曰臣見台臣胡疏稱言官糾劾照依督撫按之例
務須明開係某處某人揭報等語隨經部議覆準臣愚以
爲布揭斷宜嚴禁而據揭未爲定論也蓋言官與督撫按
異督撫按之舉劾可以據揭而言官之糾劾不可以據揭

也督撫按身歷地方所據以舉劾者由司道府廳之揭報是官揭也若在京科道從無據揭糾參之例今日明開某人揭報其人非謀詐即挾仇大約光棍居多耳奈何以言官而據光棍之揭耶吏治之壞由官邪也或其人果不肯乃以無人據揭而不敢斥其非未免阻言者之氣否則彼具一揭焉據之而指參此具一揭焉據之而彈劾草野刁頑進而消是非之柄豈所以辨上下定民志哉夫借端誣陷捏造事款稟奉

諭禁炳若日星臣恐據揭糾參其端一開而誣陷之風捏造之術自茲不可窮詰矣雖日出名具揭與匿名不同然

政學錄卷一

卷一

奸民何知自愛既欲乘機而肆害不難舍己以陷人匿名之計不遂勢必出名具揭公行無忌迨審明而後治罪亦已晚矣

政學錄卷一終

政學錄卷二

葉強鄰端緒

直省

直隸 遼東不隸山東蓋有深意遼山多苦無布山東登萊宜木縣少五穀又海道至遼一日耳故明時令登萊諸處田賦止從海運運布遼東無水陸舟車之勞遼兵喜得布同舟又得販運貨兩便之後以來帶私貨故禁止海船遂廢布運者又不得由遼洋運船海道須經京東出山海關入遼苦勞視登萊海道何啻百倍此以人事言若論地利遼東須直隸京師爲東輔 科臣袁懋德疏稱真定一

政學錄卷二

十一

府五州二十六縣東齊魯西晉陽北上谷南界邢襄當日設有巡撫總兵坐鎮郡城而兵備道一官獨設於萬山中獲鹿縣蓋以南北東三面率皆平原卒有事故則鐵騎朝發而夕至惟西面州縣多在崇山峻嶺不法之徒每每棲遯彼地故特設道臣駐劄此縣以爲控禦 直隸撫臣王登聯疏稱真定之阜平縣僻居山麓界在邊隅實爲三關鎖鑰燕晉咽喉彈丸小邑而封疆之扼要存焉前之會議裁併者以其地薄民稀錢糧僅三千有奇起運不滿千兩又因其相連曲陽行唐兩縣故割隸治理分收正賦省一邑官役俸食之費部議復允在案然以今之地理揆度與

切鄰晉省之時勢言之則當有可議者夫該邑離晉之禁時嶧縣較近而離曲陽則有一百六十餘里離行唐則有二百餘里稽查保甲在官耳目不能周知輸納錢糧與控訴事宜在民朝夕疲於奔逐一遇盜賊劫掠即星夜馳報賊已消遁復無濟事且其地錯居晉界昔年高三倡亂時切震鄰今則饑民煽惑防禦未逮况其邑非始於明季自古至今張官置吏度地建城用資彈壓深切稠糗以臣之管見至宜議復此邑上有裨於封疆下有益於民生良非淺鮮

江南 江南巡撫韓世琦疏稱今以財賦而論天下之最

政學錄卷一

工

稱繁重者莫若江南而江南一省之中分隸三撫其間相去又有不同如每歲額征本折之數安徽撫臣所屬五府一州則共條銀三十一萬七千有奇共漕米一十六萬八千有奇而鳳陽撫臣所屬四府三州則共條銀六十一萬二千有奇共漕米二十九萬三千有奇而臣屬蘇松五府則條銀獨多至一百七十五萬七千有奇漕米則多至一百六十六萬四千有奇更有白糧二十七萬七百有奇此一歲起運之大較而存留歲用尚不與焉故臣屬州縣分而計之其糧額至多者則有三四十萬少者亦不下一二十萬是以有一邑之徵輸近可比於上江數府之額賦遠

可比於他處通省之歲供兼之節年歷久新舊帶徵催呼日迫民力日疲通員侵那千頭萬緒雜出而不可悉數又疏稱江南蘇松在萬貢本屬下下之壤厥後地窄人稠小民勤於耕作漸輸上上之賦今上古井田之制不可復論自秦而降率皆稅畝漢初田租十五而稅一文景三十而稅一東漢初行什一之稅後亦三十而稅一由晉迄唐至天寶以後兵革四起東南之稅始增五代之間畝收增減不一至宋而更定江浙稅法每畝不出一斗之外考之郡誌宋代之徵於蘇州者夏稅科錢秋糧科米約其稅額其計不過三十餘萬徵於松江者科則亦同於蘇州共計歲

政學錄卷一

三

輸不過二十餘萬其後因行公田賦法雜亂元初仍宋之舊至延祐中增定賦額蘇州徵至八十餘萬松江徵至七十餘萬及於元末有張士誠者竊據姑蘇取民無藝蘇州增至一百萬松江亦於舊額有加迨明洪武初克士誠怒民之附寇乃取豪族所收佃戶租入之私簿付諸有司令如其數以定田稅遂一時驟加有一畝徵糧七斗以上者自此蘇州多至三百萬石松江多至一百四十餘萬石於是民困勿堪連歲逋負至洪武十三年知取民之不均命稍減其額自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自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自三斗四升以下

者各如其舊及建文二年下詔有云蘇松準私租起稅特以懲一時之頑民耳豈可爲定則以困一方宜悉與減免照各處起科畝不得過一斗未幾而永樂奪位乃盡革建文之政蘇松之民復罹重賦之厄至宣德正統間民之逋賦日甚特遣侍郎周忱巡撫其地清追不能履謁蠲免蘇州得減秋糧七十餘萬石松江得減秋糧三十餘萬石然十分止輕其二三存額尙屬繁重不惟與他處稅畝之例相去猶若天淵卽與同省連壤之常州起科亦是不侔從茲以後主計者但曰東南財賦之鄉賦之則國用不足勿可易也自萬厯迄於明末惟有不時額外之浮增而無復

政學錄卷二

四

寬省之恩澤矣雖然明之科徵懸有其額而民之實完於官者歲不過十分之五六故彼時最蘇松之有司終明之世以完及七分者卽爲上考徒擔重斂之名原無輸將之實今凡故明弊政莫不犁然革除而田賦則一照萬厯年間之則例以爲準其末季冒濫浮加之項固已一切刪去第所照萬厯年間應徵之數載今新訂全書者蘇州則共平米二百五十餘萬石每畝猶有科至三斗七升與三斗四升不等松江則共平米一百二十餘萬石每畝猶有科至三斗六升五合不等竊觀疆域田土古今止有此數與宋元之先無異也而賦稅之輸卽不能遠比有宋以前

之太輕獨奈何三倍於元時乎在故明有虛額而不實其實完民力難支已不可言今也司農握算但按全書所載有一項之編徵卽有一項之撥解定限考成必責十分全完否則察罰隨之是故順治二年以至康熙元年歲歲壓欠積逋之數動盈千萬守令之銓授斯土往往席水暇煖褻創旋加日懷桑秦處分之懼莫展催科撫字之長百姓之生於其地者斲喪皮骨僅存衣食不謀慘受迫呼敲朴之苦而無安土樂生之心卽今康熙二三年臣竭盡心力多方勸徵雖僅能如額措完斯實迫於功令不得不令民挖肉醫瘡論之考成雖可免過擾諸撫字負罪實深竊

政學錄卷二

五

恐繼此而往日甚一日民慄愈枯民力愈誦若終欲取盈而不亟圖變計則鳩形鵠面啼飢號寒之遺黎不胥填於溝壑必流散於四方江南總督卽廷佐疎稱臣查直隸錢糧每年共九十二萬餘兩福建省錢糧每年共九十二萬餘兩湖廣通省錢糧每年共一百二十餘萬兩廣西省錢糧每年僅六萬餘兩而蘇州一府錢糧每年共銀一百一十八萬餘兩尙有米麥豆一百五十萬餘石松江一府錢糧每年共銀六十三萬餘兩米四十三萬餘石常州鎮江二府每年銀米亦不下數十萬是一府錢糧之數可比於一省一省之州縣官不知凡幾猶恐催解不前而蘇州一

府不過一州七縣松常鎮三府所屬之縣亦寥寥無幾每縣之錢糧多有數十萬少者不下十數萬較各省州縣官煩簡難易相去豈不遠哉

河南 順治十八年二月台臣劉源清疏稱河南爲九省通衢自滋州而下由開歸一路達於江浙閩粵諸省由懷慶一路達於秦晉蜀諸省自許州而南一由南陽之葉裕等州縣一由汝甯之西遂等州縣以達楚粵滇黔諸省又疏稱中州之患最重大者莫如河工而最艱難者莫如河夫每歲大工興作勢不得不按地分派督催修築然派夫之苦有不可言者雖從前有額解河夫銀兩些須實難

政學錄卷二

太

足用更待估計開銷終成望梅畫餅況河干之拮据歲月難計道路之奔馳費出不貲及至工所星眠露立櫛風餐雨囊空無從告貸枵腹又難荷插每每逃亡行縣勾攝本

人畏罪流離於近鄉妻孥瓜葛遺累乎經年

山東 康熙三年十二月山東巡撫周有德疏稱山左爲九省通衢水陸交衝陸路有東中二路東路則由德州平原禹城齊河長清泰安萊蕪新太蒙陰沂州剡城中路則由德州恩縣高唐在平東阿東平汶上滋陽鄒縣滕縣水路則由德州武城清平臨清聊城城陽穀濟甯汶上東平魚台嶧縣凡各省緊急軍務征期官兵齎奏差使與夫遞解

逃人護送銀鞘重犯等項皆由此三路經過夫馬車輛船隻輻夫晝夜應付不絕雖陸路止分五省而水路實兼九省最稱煩劇 四年正月又疏稱青登萊三郡僻處極東三面臨海地皆斥鹵其所恃者稍有魚鹽之利皆管仲招致商賈齊國以富元時始行海運東南百萬之糧皆由登萊海道直達天津明時得運難龍而南商由淮徐之廟灣以至膠萊北商由天津以至登州又由登州以至遼東商賈往來不絕當登州大荒之年曾販遼東之米以賑濟之此古今之事歷歷可考者也

政學錄卷二

七

山西 山西巡撫楊熙疏稱山西一省地砂土瘠原非財賦豐厚之區既無江湖水利之饒亦無沃野平原之廣又無雜產樹木之利加以天氣苦寒嚴霜蚤隕縱使豐年上地所收每畝不過數斗稍歉則辦糧不足解部錢糧約計一百七十餘萬

陝西 陝西督臣白如梅疏稱陝西一省東西四千里南北三千餘里計四圍則萬餘里矣省會之大未有過於秦者且三面逼鄰番夷止間一牆省分之要又未有過於秦者原設西安延綏甯夏甘肅巡撫四員康熙二年延綏巡撫林天擎疏請裁併延綏一員歸併省撫蓋以榆林外部落效順且距西安止一千三百餘里事屬遠制已可寒心

至於甯撫駐劄甯夏距省一千四百五十里逼近套夷甘撫駐劄涼州距省二千五百里逼近海夷甘肅二撫各相距及千里山隔河阻勢不相通此秦省形勢之遙大較然也 康熙四年甯撫奉

旨裁併一切事務歸甘撫管轄督臣白如梅議令駐劄蘭州離甯夏一千四百餘里離肅州一千五百餘里實爲甯甘適中之地 按明時北邊有戎警則設總制大臣或都御史或尚書侍郎兼憲職自巡撫以下皆稟受節度東路宣府大同一員西路陝西延綏甯夏甘肅一員蓋黃河自金城出中國經夷地東行南入中國在大同西界偏頭河

政學錄卷二

八

曲延綏東界府谷神木之間故西路有警則宜大遊兵駐河東濱東路有警則延甯遊兵駐河西濱夷入套則西路之警出套則東路之警西路總制治固原在延慶涼洮之中東路則往來於宣大

浙江 康熙四年四月浙江撫臣蔣國柱疏稱浙江駐防滿營兵丁遠離輦轂防守海邦有事藉其征剿無事需其彈壓臣蒞任以來目擊兵丁艱苦每月僅給餉銀二兩而器械衣食之費悉藉此餉銀製備實苦不敷又有最不可缺者莫如燒柴一項在西北各省地廣人稀有荒蕪處所可供樵採惟浙江杭嘉湖紹等府一片水鄉地狹民稠無

尺土不輪將

國課非禾苗遍野卽植桑麻山間茶橘樹木皆有業主終歲勤劬以資完賦謀生之計若輕其樵採必致妨礙生息實滋擾累之虞若禁其樵採則燒柴無措又將何以度日非如在京披甲有原撥莊屯可以運送柴草又非如綠旗之兵家口原少可以隨時卽辦臣再四思維此誠情勢之兩難者也臣請於額餉之外每月加給燒柴銀一兩令兵丁自行覓買應用不許採民間柴木則兵丁之艱苦可蘇而百姓得以樂業於田畝矣 九年正月浙江撫臣范承謨疏稱甯台溫三府經前撫臣蔣國柱題伏巡海道一

政學錄卷二

九

員駐劄台州府第甯之蛟關爲浙省門戶則是海防重務莫如甯波今以道員駐劄台郡中隔數百餘里難以兼顧甯郡自台至溫亦隔數百餘里計難兼顧溫郡議於甯波府請復巡道一員兼轄處州府至嘉屬之海鹽平湖二縣乍浦澈浦二處皆通鄰大洋抗屬之海甯縣緒山等處亦屬濱海爲水寇嚆聚之藪議復守道一員駐劄嘉興兼轄杭州二府再查金衢嚴三府雖係腹裏地方然接壤江南江西福建三省山寇伏莽易於出沒而衢州坐落三省適中之地往江西者於常山登陸往福建者於江山登陸是爲水陸要衝一應皇華之使征調之師所需船隻夫馬皆

衢屬供應亦請復守道一員駐劄衢州兼轄金嚴二府則浙省十一府皆有道員統轄矣部覆如其所請 科臣惟赤疏稱杭嘉湖蘇松常鎮七郡皆瀕於海民之不爲魚鼈田土廬舍之不蕩爲波臣者以海塘之捍其外也查此塘築自唐開元中至明始易以石編立字號蓋因七郡地勢窪下易於淹沒故沿海郡縣皆有築塘至海鹽一處兩山夾峙潮勢尤爲洶湧昔之縣治已沒海中蓋囑而進者已七十餘里矣明萬曆十七年衝決一次七邑之廬舍人民又遭漂沒此時旋即估修已費金錢十餘萬兩大約逐年修理則易爲力俟其大壞而後修則民受害而爲費滋大

政學錄卷十一

自明末以及我

朝十六年來并未修築此塘被水衝腐基址盡行圯壞縣治百步外已有坍口倘一旦風濤大作徑從坍口深入則滔天之勢潰於蟻穴將見七郡烟火之墟財賦之地盡付之浩渺之鄉矣

福建 康熙七年候補參議黃元疏疏稱臺灣方域北望浙南望廣地非小也阿蘭夷據時流寓民已數萬人非算也其土沃衍多水泉不稼豐登食非乏也欲入其國者必循臺灣港二耳門諸港而進苟不由其道非石能觸舟則沙能膠舟其舟扁小能支風破浪名曰解其地止產穀食

竹木等物其絲綢油釘藥材茶紙則皆仰給於內地

廣西 廣西總督于時驛疏稱粵西遐荒僻處萬山之中接壤滇黔界連交海而幅輳空闊且係犷蠻雜處之鄉誠與腹裏省郡有間也通省所轄九郡設巡道五員桂巡道所轄九屬州縣犷獠不時出沒其府江險要之區延袤甚遠接連懷賓八排素稱賊藪必責專設巡道以重彈壓梧巡駐節鬱林兼制北傳興陸地方枕近東甌奸兇易伏勢必專賴控制以時消弭至左江巡道駐劄南甯兼轄四郡而夷情叵測土司雜處實猶戶樞之扇鑰右江巡道駐劄賓州兼轄三郡而狼獾伺隙最難馴治洵屬邊境之屏藩

政學錄卷二

十一

廣東 康熙四年廣東總督盧崇峻疏稱粵東山川形勢大約窄於南北而長於東西其東西延袤殆四千里而靠北一帶山縣土瘠向少稻粱之田華南一帶水沃田腴兼有魚鹽之利故粵邊素號殷富者資於南之海濱而不在北之山陬也

江西 順治十八年八月兵部議得南嶺窮巒遠裔奸宄易匿歷代以來相繼作祟誠欲弭盜安民莫善於把守險要瑞金縣之羅漢岩甯都縣之小田賴縣之曲村均村等郡之石含崗平頭岩龍南縣之東桃營石城縣長甯縣與國縣之蓮塘營前地方白羊塢上游縣之營前以上十三

處調防官兵事宜均應如該撫所議 按南領與湖廣福建廣東相連即陽與陝西四川河南相界南界南嶺山深而人狡即陽土賊而民貧奸尤易聚故江西湖廣既有撫憲此則又設提軍撫治之官也

湖廣 順治十七年科臣成肇疏稱湖廣新陽一府楚巴蜀之門戶扼全楚之上游房竹一帶接四川之太昌巫山連陝西之興安沅江而下直達荆湘地形便利四出可以窺伺兼之山險不平人獷難理自前朝以來常多盜賊故特設郎陽撫治一員駐劄郡城所以彈壓鎮撫責以除盜安民任至專也 康熙九年吏部議得湖廣巡撫林天

政學錄卷二

三

擊疏稱武漢黃三府地濱長江議復守武昌道一員兼管武漢黃三府事務駐劄新州使之上下兼顧再荆安德三府議復巡上荆南一道駐劄荆州兼管土司屯民人等面郎陽襄陽數省交界兵民雜處之區亦應復守道一員駐劄郎陽兼管襄陽凡地方一切緊要機務俱責成道員就近整飭 又偏撫盧震疏稱如岳陽之澧州逼近湖山今應設一道管岳常二府所屬地方仍駐澧州如辰州沅靖界接川蜀黔粵地稱極遠宜設道一員駐劄沅州統管辰州沅靖所屬地方再若衡永郴接連兩粵遐荒僻野應設道一員駐劄永州管理衡永郴州所屬地方以上三道俱

係要隘急需實裨益於衝邊等語均應如其所請

四川 康熙七年十二月川撫張尙賢疏稱查故明時成稱成龍並崎聯絡威茂左近即係西番牽力隴木等處崇古夷蠻雜居委係邊疆緊要之地見設有松潘漳臘岷溪等協營羅列邊防至於建昌各衛孤懸番蠻之外嘉眉邛雅敘馬遠永甯一帶皆係崎嶇高叢之山接壤天全烏蒙打箭爐盡是蒙古部落設有建昌永甯茂邊馬邊黎雅各鎮營羅布邊防其重慶遵義接壤黔黔環統皆係土司猺蠻內多改土設流尤爲力疆要區設有重慶巫山黔彭各鎮營以資彈壓而保順備等處山棧雲連土司環峙東南

政學錄卷二

三

界入際平西北直底金川壩底設有一鎮數營各防其地昔稱蠻蠻鳥道一夫當關之要隘是全川處處實屬急邊在在皆係要疆

貴州 康熙四年五月平定水西奏捷疏稱南方蠻種性演黔最多而貴筑土司獨水西最大按水西古號羅甸鬼國相傳始自唐堯明臣王守仁辨爲倣象遺裔雖未詳孰是大都享有茲土傳襲已深生聚相沿至漢浸大歷唐宋元明之世日益以蕃緣其地廣族多遂得雄長諸郡邇稽往代叛服無常三省接壤苗蠻莫不懷承願指此於滇爲咽喉之病於蜀爲戶牖之狼於黔爲盤結腹心之蠱毒也

先是故明天啟年間蠻長安邦彥搆發難端致困黔一載城中殺人爲食市街疊骨如山酋首西寇馬龍志欲旆兵滇海東抄邊未更圖牧馬成都是時六詔如坐井中聲氣經年阻絕滇人不得已之計乃請開閩道粵西往事之害如此顧當年曾調六七省土馬費千百萬金錢以剿矣先後二十年竟未能克邊臣失策始以撫終以叛馴致蠻酋滋長養成驕大由此負尉陀王粵之志懷夜郎小漢之心蔑視紀綱全無顧忌至我

朝開拓黔地安坤荷寵獨優詎期吠堯之狗頓生變志謀禍封疆在事諸臣奉張天討之靈直踏老狐之窟桀黠斯

政學錄卷二

十四

黔黨羽全妥是役也告成事於一年銷憂危於三省良以凶蠻餘孽至安坤而罪始盈科顧如屢代難除後我后而功收伐暴惟是武功已奏京觀已成土其土而人其人斯盛世開疆常典設流之制請得而陳之全黔十郡提封要不過中通一綫此外則皆生苗部落是故有常之賦無多誠以水西截長補短較之約敵全黔十分之六今裂其土以爲郡撫其民以供耕可增如許軍糧聊佐公家萬一之計卽黔之爲省亦得稍展幅幘是向之禍黔者今且以益黔矣此則全盤形勢之概也查水西地有十一則溪度量延袤之形其地可置四府州縣但恐大創之後人民

死損甚多兼值草昧之初一切尙難臆揣今應先設三府以試其治可耳擬將隴勝的都埃你阿架四則溪設爲一府建府治於大方將以著則窩雄所三則溪設爲一府建府治於水西城各領以流官知府悉隸貴州布政使司倘後地廣人多三府難治或應再爲添設當另議具題此則創制設流之概也若夫應設官員與其允也尙簡但期足供職事而已除原設分巡畢節道原以控制土司今水西已平應將該道改爲整飭三府分巡貴甯道兼管永甯赤畢等衛駐劄比喇外其三府陸續每府各設知府一員通判一員經歷一員司獄一員儒學教授一員內比喇一府

政學錄卷二

十五

再設推官一員承理三府刑名大案俾有責成庶綱舉目張事無缺略於是乎列郡之制以成至於酌時宜以定賦因地利以科糧與夫衙門經費之需郵驛夫馬之類此當徐爲措置次第奏聞此則建官分治之概也又疏稱水西平定設流惟是操苗未降者尙多非恃兵威何從懾服擬將比喇大方水西各設一鎮每鎮設兵一千四百名共用兵七千二百名俱從局內通融爲數亦簡是黔土加舊而兵馬未增此措置之計也後以比喇爲平遠府以大方爲大定府以水西爲黔西府新設三鎮亦照府名設立分巡畢節道改爲整飭三府分巡貴甯道後又改爲分守

平大黔威道專轄平遠大定黔西威甯四府烏撒畢節赤水永甯四衛所兼制四川鎮雄烏蒙東川三土府駐劄平遠府 六年十月查新設平大黔威四府共人民一萬六千一百四十七戶田十萬二千三百九十七畝空地六萬六千四百一十畝零該征米三萬七百九十九石二斗零穀五千三百三十二石八斗零又平大黔西三府每年約征稅銀八百五十六兩零 貴州督臣楊茂勳疏稱貴州一省設在萬山之中惟有官道一帶爲設立府州縣衛民居之所此外悉係深岩大箐苗蠻穴據有名無姓言語不通罔識彝倫不知理義凡有怨忿爭競不知前赴衙門告理少

政學錄卷十

夫

一不遂卽父子兄弟婚姻立便持戈相殺彼此子孫報復不已今使苗民爭殺一體追究此自國法當然但在零星散苗既無定所若在頭目懼事恐怕官府追論縱容殺人之罪必且逃躲深山潛匿不出若果抗違至此勢難姑容必須遣發兵馬搜捕師旅一動窮日累月展轉追尋未有甯止臣愚以爲黔地苗蠻委與腹裏地方百姓不同則治之道不得不異果爲哨聚劫殺侵犯地方者一面發兵剿除一面據報具題外其餘苗民與各苗在山箐之中自相仇殺死傷未嘗敢有侵犯地方者合無許照歷來治苗舊例令該管頭目講明曲直或願抵

命或願賠償牛羊人口處置輪服申報該管衙門存案蓋苗人重視貨物輕視性命只此分斷亦足以懲而坐收不治之道

雲南 雲南巡撫袁懋功疏稱滇省九井年該正課銀一十四萬四千八百零九兩二錢六分內除小盡無徵銀六百四十八兩一錢零實徵銀一十四萬四千一百六十一兩二錢零又各井公費商稅雜款實徵銀二千二百一十九兩四錢零共銀一十四萬六千三百八十七兩七錢零

督撫

政學錄卷二

主

呂坤曰一省民物分治於州縣總治於府監臨於守巡道統屬於布政司彈壓於按察司而督撫則拊殺之者也樹畜不教荒蕪不闢流移不復衣食不足榮獨不收寇盜不怠奸暴不敢衙臺不除諸弊不革積衰不振教化不行邪民不禁流氓不察游民不業量衡不式學政不嚴地土不均賦役不平雜累不蠲山澤不殖訟獄不清倉庫不慎備奢不約積貯不充錢糧不急道塗不治商旅不集鄉甲不聯食酷不斥昏庸不戒勢豪不斂饒遺不省驛遞不節虛糜不去幽隱不燭有如此者一省司府實有攸歸而倡率無道驅策難前政吏治不修而民生不遂督撫安所歸咎耶

布政司

呂坤曰行中書省與中書省分表裏扶皆二品至崇重也爲外僚領袖爲朝政纂籌表率吏治通達民情至樞要也其司名曰承宣布政盡政者天子之惠澤使臣承其流而宣布於一省俾一省之政教號令雷厲風行一民一物無不得其所一政一事無不得其宜者也協分守四道督郡邑百司盡地力以開利源戒侈靡以節耗費課桑麻以詰惰農通商販以裕財用引水利以備旱潦驅遊民以著生業禁異端以息煽誘均地糧以蘇偏累定徵收以杜侵牟嚴起解以足國用罪包攬以重錢糧善催科以革積弊停

政學錄卷二

太

濫役以息民肩懲衙臺以除民害清苛稅以恤民貧定斗秤以息奸僞訪把持以通市情興禮教以端士習定社學以正蒙養重鄉約以善風俗崇節孝以興行誼嚴保甲以弭竊劫簡詞訟以省勞費修祀典以事鬼神嚴鄉飲以示親戚廣收鰥寡孤獨疲癯殘疾而設法存活以哀榮民各道不率循者規正之有司不奉行者督責之虛文罔上生弊擾下者衆治之全省之民庶幾其得所乎

按察司

呂坤曰古者御史大夫掌西臺行秋令蓋薰蒸飢飢之氣至秋始清發生長養之機至秋始肅察奸刑罪蓋瘴惡之氣

司也後以中臺不便於察外吏乃設按察司爲外臺彈壓百僚震懾羣吏藩司以下皆得覓舉實與御史大夫表裏均權厥後和同禍職乃事權歸兩院而體統屬三司矣所可嘆者司曰按察司官曰按察使按察謂何但以刑名爲職掌人亦以刑名吏目之棄其尤重而獨任兼衝可謂之提刑司提刑使乎今內外詳皆轉都察院人未嘗以都察院爲刑曹奈何按察司獨謂刑名乎

提學道

呂坤曰天下之治亂係人才人才之邪正關學校舊之器物學校其造作處廟堂其發用處譬之菽粟布帛學校其

政學錄卷二

五

耕織處海宇其衣食處也廟堂海宇之所羅列社稷蒼生之所付託其施設措置都是一夥秀才不知在學士習但看居官仕風官之無良學之無政爲之也是學政美惡士習善敗三公九卿不任其咎百司庶府不任其咎督學使君又將誰歸咎哉論取士者有曰當兼鄉舉里選之法夫鄉舉里選之法至今未嘗不在曰何在保結是已夫保者事發連坐結者要以終身立法至嚴也書一名畫一押用印而附之卷千係至重也其責保人曰如虛甘罪實所保之人曰身家並無違礙夫不遵理道曰違犯於過惡曰礙身有違礙棄之可也其家亦須並無違礙里老鄰佑保結

據之可也又取師生縣州府司保結祖宗時數以蓋保役人矣故所保結者皆身家無礙者也士而至於身家無礙礙之事保結惟取身家無礙之人不謂鄉里里選可乎已入仕途丁憂養病起服補官仍取保結則終身雖微不勉爲善強算過得乎士而至於勉爲善強算過則保結法嚴之效也

守巡道

呂坤曰守巡兩道非爲陪巡設亦非止爲理詞設也一省之內凡戶婚田土賦役農桑悉總之布政司凡劫竊鬪殺貪酷奸暴悉總之按察司兩司堂上官勢難出巡力難兼

政學錄卷二

三

理故每省四面計近遠分守巡令之督察料理所分者總司之事所專者一路之責凡一路之官吏不職士民不法冤枉不伸奸黨不除廢墜不舉地糧不均差役偏累衣食不足寇盜不息邪教不衰土地不闢流移不復樹畜不蕃武備不修城池不飭積貯不豐訟獄不息教化不行風俗不美游民不業鮮寡孤獨痲瘋殘疾之人不得其所凡接於目者皆得舉行聽於耳者皆得便宜應呈請者呈請兩院施行應牌劄者牌劄各州縣條議督責守令詳密如主婆守令奉法恐懼如嚴師務使一路風清弊絕所部事理民安入其疆無愁嘆之聲見其民無憔悴之色然後謂之

稱職吏部疏稱各道之設因布政按察管理一省事務地方遠闊其府州縣有錢糧宜清察詞訟宜詳讞以及鹽法水利屯衛錢糧等事勢難兼顧故設有參政參議副使倉事等官分守分巡駐於各府後因地方多故兼領官兵於是巡道有整飭兵備之名今詳閱

勅書底稿及缺冊所開載巡道之責除管兵職掌不開外尙有招撫盜賊勸懲荒蕪嚴禁濫征侵佔詳核荒糧逃丁察報官員賢否催發糧餉修濬城池積聚糧草問理刑名禁革奸弊飭核驛傳事務其近邊處所修繕關營墩臺整頓器械修蓋營房倉庫等項職掌非僅管兵一事也督

政學錄卷二

三

捕理事官郭廷祚疏曰我

世祖章皇帝定制以來文武並重而事權宜一故令文統乎武其寓意良深近奉新令文武不相統屬其優武之意可云甚盛然其中不能無弊者武臣職司兵馬而兵馬驕悍易至害民向屬文臣統轄畏其糾察猶必申嚴紀律若不相統轄則司文者止得理民雖兵爲民害亦不能禁司武者惟知愛兵雖民受其擾亦不加恤以致大盜橫行劫財傷人民生不安武臣有捕盜之責諱而不肯言文臣無兼轄之權知而不敢問縱容隱忍患將日甚

鹽運司

呂坤曰鹽運之職上不病國下不病民中不病商而後爲良法近者違司所行於商未嘗不惠於國未嘗不急而於民似不暇及矣 明時派引之注無鹽州縣盡派商鹽不許產鹽地方越境私販產鹽州縣先儘土鹽如果不足民食量派商鹽盡天時有旱潦而地土有燥濕如果土鹽缺乏民用不足許鹽商不到地方各產土鹽州縣自相通融

知府

呂坤曰一尺之地不屬某州某里則屬某縣某里未有曰屬某府地土者一丁之民不屬某州民籍則屬某縣軍籍未有曰屬某府人民者然則府不虛設而無用乎曰無用

政學錄卷二

三

而爲有用之資者府是已何者府非州非縣而州縣之政無一不與相干府官非知州知縣而知州知縣之事無一不與相同是知府一身州縣之領袖而知州知縣之總督也今之爲知府者廉愛嚴明公誠勤慎便自謂好官而課知府者見其能是亦以好官稱之矣不知此八字者知州知縣之職而非知府之職也知府無此八字固爲不肖僅有此八字是增一好知州知縣耳設府治建府官之意豈謂是哉爲知府者或奉院司之科條董督僚屬或酌郡邑之利病細與典除所屬州縣掌印正官及佐領合屬一切大小官員有用刑不當者持已不廉者政不宜民者怠不

修政者昏不察奸者塗飾耳目者虛文搪塞者前件廢格者阿徇權勢者差權不均者催科無法者收解累民者藉劫公行者奸暴爲害者風俗無良者教化不行者倉庫不慎者獄囚失所者老幼殘疾失養者聽訟淹濫者橋梁道路不修者荒蕪不治流移不招者衙役縱橫不禁者屬官如是知府亦得以師帥之師帥不從知府得以讓責之讓責不改知府得以提問其首領吏書提問不警知府得以指事申呈於兩院該道辟之一人一肢病不得謂之完身辟之一裘一幅斜不得謂之完衣所屬州縣有一不肖之吏有一失所之民有一不妥之事不能安輯而措置之向

政學錄卷二

三

得謂之完府乎務俾所屬之吏廉愛嚴明公誠勤慎如我一身所屬之政廢興墜舉繁革奸除如我一堂所屬之民無一不得其所所屬之物無一不得其理循良者署以上考無論卑微不肖者署以下考無附炎熱使屬吏知有府之可畏不敢不守官知有府之可服不思不共命如是而千里之封疆寧寧風生萬井之黎民漢漢雨潤知府之職不當如是乎

同知通判推官

呂坤曰府總州縣之政事務繁多又設佐貳以分之同知通判之職掌不同大率清軍捕盜水利鹽法管糧管馬而

推官則專理刑名者也

知州知縣

科臣吳國龍疏稱今天下州縣分有四項有地土原荒蕪人戶原逃亡謂之荒蕪有兵馬常經過差使常往來逃人餉銀常應解謂之衝疲有地土原成熟戶口原加額謂之充實有不近大路從未殘破謂之簡易四項之中有司之賢否難易判如天淵矣事跡考語必須開註四項如荒蕪者先開舊有荒地若干頃逃亡若干丁自本官到任三年內墾荒若干頃增人若干丁衝疲者必開自本官到任三年內支應過幾次兵馬差使不曾擾民遷解過幾次逃人

政學錄卷十一

雷

獲過幾次餉銀不曾失事其充實簡易者雖中材亦可臥理地無可墾止有人丁當增則以操守廉靜爲先必開自本官到任三年內錢糧有無加耗行戶有無騷擾刑名有無苛罰除弊政幾件揭送衙臺幾人修理水利幾次尤當嚴爲斟酌如此則按冊而四方之利病可以周知觀政而有司之賢否可以細辨核實政以爲優劣論地方以爲陞遷大理寺少卿上官鉉疏稱臣以爲百姓苦矣而與百姓最相親切者莫如守令乃守令之苦與百姓無二也一守令耳府廳轉之司道轄之督撫又轄之層層管轄之人大半皆層層剝削之人守令之層層受其剝削者卽百姓

之層層受其剝削也官民交困事非得已而受病之根總不離私徇私派之一節前此言路諸臣未嘗不極力指陳而究不能革其萬一所以然者以上司派之州縣州縣派之百姓州縣不敢言區區百姓又誰敢與上司州縣抗而輕發一語以招尤上下相賺入於膏肓蓋謂此耳明臣呂坤曰朝廷設官自公卿以至驛遞中外職銜不啻百矣而惟守令人稱之曰父母父母云者生我養我者也稱我以父母望其生我養我者也故地土不均我爲均之差糧不明我爲明之樹木不植我爲植之荒蕪不墾我爲墾之逃亡不復我爲復之山林川澤果否有利我爲興之訟獄

政學錄卷二

奎

不平我爲平之兇豪肆虐良善含冤我爲除之狡詐百端愚朴受害我爲窮之嫖風賭博扛幫癡幼我爲刑之寡婦孤兒族屬侮奪我爲鎮之盜賊劫竊民不安生我爲弭之老幼殘疾釋算孤獨我爲收之教化不行風俗不美我爲正之遠里無師貧兒失學我爲教之倉廩不實民命所關我爲積之獄中囚犯果否得所我爲恤之斛斗秤尺市鎮爲奸我爲一之貧民交易稅課征我爲省之衙門積盜狠虎吾民我爲逐之吏書需索刁勒吾民我爲禁之徵收無法起解困民我爲處之遊手閒民蕩產廢業我爲懲之異端邪教亂俗惑民我爲舉之庸醫亂行民命枉死我爲

訓之士風學政頹敗廢極我爲異之市豪集窮專利虐民我爲治之握空造虛起禍誣人我爲杜之聚眾黨惡主謀陵訟我爲殄之火甲負眾鄉夫騷擾我爲安之某事久廢當舉我爲舉之某事及時當修我爲修之民情所好如己之欲我爲聚之民情所惡如己之憐我爲去之使四境之內無一事不得其宜無一民不得其所深山窮谷之中無隱弗達婦人孺子之情無微不照是謂知此州是謂知此縣俾一郡邑愛戴吾身如坐慈母之懷如含慈母之乳一時不可離一日不可少是謂真父母

州縣佐貳

政學錄卷二

三

呂坤曰州同州判縣丞主簿分守令之政共州縣之民者也官雖有正副而權不輕位雖有尊卑而事不異管糧者當思如何恤民如何足國奸頑富勢如何催徵貧累荒逃如何處置簿籍之清查欲明欠少欠多不要胡敲亂打比較之規則要定正名正戶不許代納陰侵里書之弊不妨察見湖魚早快之奸切莫縱令吃飯須是常例革而後法令行要知分別明而後鞭扑少清軍者須情本戶莫寬放本戶御著隔里同姓含冤巡捕者須獲真賊莫漏網真賊御將無辜良民受拷奉堂官批詞不分貧富俱分有力稍力以奉承受富勢屬託不問曲直只是要打要錢以出氣

耳輒聽早快支使一吞其餌則貓鼠同眠性慵任左右通同一入其籠則雞犬受害至於私接呈狀監罰紙紅擅作威福重用拷掠署印則隨事科差營差則所至媒利此皆不肖常態而有志向上者之所恥也

教育

呂坤曰國初以學校爲首善之地教職爲風化之官每選上舍俾爲郡邑師者其立身端謹學政精嚴作養人材堪爲世用則行取爲編修檢討御史給事中後爲大臣皆有建樹當時以起家教官爲第一榮進今也無論教以修己治人之術望其成德達材之效即以畢業講課者幾人哉

政學錄卷二

三

曹月川先生端曾爲霍州學正現言矩行崇德尙賢士皆濯心彌志恥其生平期年之間意氣交孚而聲容半似後調蒲州學正兩學諸生上疏爭之嗟嗟月川何修得此彼其深沈有養澹泊無營故親炙者悅服親戚者愧訟非科條所約而語言所詔也今居是官者能知學校非愛老憐貧之地教官是正己率物之身養賢待用作人有功方免素餐夫乘田委吏須稱牛羊會計之職舉折抱關當盡議察啟閉之事教職雖微豈擁虛文而備冗員耶

弟子

呂坤曰舉世衣冠往往通用惟有生員衣冠皇祖特爲留

意褊衫之制中用玉色比德於玉也外有青邊玄素自開也四面攢闌欲其規言矩行範圍於道義之中而不敢過也束以青絲欲其制節謹度收斂於禮法之內而不敢縱也維縶下垂維者俸也心中事有條理也圍領官服以官望士貴之也惟有頭巾制度未定一日皇祖微行見士戴一巾問此何巾曰四方平定巾皇祖曰四方平定必須民安乃將巾前面按一掌作民字樣遂爲儒巾曰朝廷養士本爲安民以作元服首重之也故今時儒巾倒過來看隱然是一民字其兩飄帶則頭角未至崢嶸羽翼未至展布欲其柔順下垂不敢凌傲之意云 公論出於學校古

政學錄卷二

天

人稱學校云有髮頭陀寺無官御史臺言清苦正直也近日學校豈無公論之人但有一種浮薄之習以愛憎爲毀譽以口舌代戈矛意所不快造作謗言寫帖匿名或無水而起風波或因小而張重大或聚談人家是非或編起同岸綽號此等士風最壞心術 士平日自愛重人未有先侮士者即士爲人侮一士之口足以訟一人即其人該滅族之罪一士之力足以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明正典刑况天下處處衙門自有重士體面乃借斯文之名倡義氣之說或一士見陵於鄉黨則通學攘臂爭告於有司或一士見辱於有司則通學抱冤奔訴於院道不知經史果有此

道律令果有此法否乎夫斯世之人未有孤立而無賴者一民被刑則百姓聚擾於公庭一卒當誅則三軍聚擾於帥府下至於工商吏卒里老無不各有同衣無不各重同儕勢必至於私爲橫行紀法盡廢此大亂之道也

科甲

呂坤曰世俗談榮貴無不黠科甲中人而科甲中人亦以此自翊羨小而郡邑肯造福於萬民何事不可行大而臺省肯建白於天下何志不得遂極之而八座九列有留心於社稷蒼生何功不可樹嗟夫扶世運者吾黨壞世道者亦吾黨也夫賢者樹名節彊行檢彬彬有人至於藉地

政學錄卷二

地

步之榮逞恣睢之欲有奧援者三窟之免特廣與者百足之蟲爲守令則泰然肆於民上而安養教化全不舉行爲監司則安然渾似閒身而民生吏治略不關情惟奔走俗塵僅了簿書以塞目前之責爲撫按則侈然惟知尊榮而官常民隱漫不精察但交結律要收恩避事以保富貴之身習巧習成當嫌怨難保天下國家之安危忍於推諉虛彌套熟患得失雖論至愚不肖之流品謬謂賢立朝既已無聞居鄉又復多異或強買田宅或陵逼債息或囑託官府或把持市行或縱子弟僕隸橫於鄉鄰或恃知舊衙門快心讎敵或阻抗錢糧或濫希優免或多役人夫或封

占便宜州縣畏其惡社莫敢誰何盛司恥其負塗無能拂
逆晉人云士君子在朝美政居鄉善俗又云出爲名宦入
爲鄉賢彼衣冠名器豈爲惡之資耶

貢士

呂坤曰國家恩典惟養士爲最隆一入庠序便自清高鄉
鄰敬重不敢欺慢官府優崇不肯辱賤及至廩膳年深日
之國學旗牌路驢半於科甲平日養育是朝廷耕鑿時今
日選用是朝廷飲食時不信國家養賢用人以爲養我
七尺之軀爲士優我以廩餼作官食我以俸祿始終只爲
我身故一生有資於黎庶百歲無功於朝廷雖管狗苟只

政學錄卷一

辛

爲身家有道者必不然

官恩例貢

呂坤曰昔者汲黯以父任霍光以兄任卽今官恩生也張
釋之以入賞卜式以入粟卽今例貢士也此四公者人品
何如近世祇以蔭得官者爲養養之子以粟拜爵者爲銅
臭之夫不論作人何如但以出身相替何見之俗也抑此
兩人者不自愛耳藉門戶之光幸冠裳之易華衣鮮食佚
遊宴樂田宅亭榭是食珍異器物是好安富尊榮坐銷日
月文學政事漫不留心及授之政帶富貴氣習者偏強不
諸世務而恣意見以亂官常念程路無多者闕作不贅精

神而縱貪婪以誅吏議則誰之咎哉

庫官

呂坤曰庫官吏之弊有三重收以苦納戶輕放以苦支人
暗盜以虧公帑故收受時打點重則收輕打點輕則收重
出放時打點重則折少打點輕則折多甚者打點不到見
三五次不收候十數日不放當事者坐轎出入冒然無見
伺候者道傍號呼哀爾不聞如此下情似當念及且收放
重輕關係甚大我平收則在下者不得借口而萬姓省一
分半分之財我重收則在下者幸其有名而萬姓多加二
加三之費我得幾何而大家所得者皆我之財彼罪幾何

政學錄卷二

壬

而眾人剝削者皆我之罪且我既借左右以行私左右亦
借我以誑託非分之恩只得從其所欲難開之例無能拒
其所求法憲廢令難行職此之故至於庫官庫吏侵盜官
銀倘若無所狎昵何敢違萌邪念皆緣在下者借公帑以
奉承在上者借公名以支取帶帶含糊乘機作弊倘官若
廉正則闕檢自嚴左右自畏安敢行私向見一府收銀堂
下多樹木椿繫以橫繩解戶投到公文卽時堂下伺候各
將銀囊搭掛椅頭繩上挨名點近天平掣籤喚吏監兌聽
令解戶自合天平自敲針管監吏報足便令收封如兩有
爭親下審視一面卽填庫收一面卽押印信秤兌既畢當

時領文至於出放錢糧亦令解人自兌彼庫官吏雖怨而無辭羣小欲希恩而不敢衙門之內稟棄風生故曰廉生威正大者必光明光明則吐氣揚眉令行禁止何利不興而何害不除

司獄司

呂坤曰牢頭獄霸行暴毆人當衣奪食當錢貨飯或囚飯入門而本因未得入口或因糧到獄而本因未得諸恩糧汗不肯掃除病疾不報調理忍寒受熱叫號不徹於公堂抱屈含冤心事難白於官府女監縱吏卒姦淫輕犯將重梏凌虐如此作官必有天禍

稅課司

呂坤曰夫百工之事百貨之通以有易無本為民便故古者議而不征今稅課設官一則收餘利以充國家之用一則徵商賈以抑逐末之人雖非正大公平猶不苛刻纖細近日巡欄及集頭老人抽稅將小民窮漢賣雞鴨攜茗帶匹布上街擔篋入市無不抽稅油行既稅店又稅油磨行既稅生又稅死有司官指此為科斂之媒巡稅官指此為攘奪之具鉞頭削鐵所餘幾何樹刺重皮豈能堪命如此剝削貧民何異盜賊搶奪且稅課原無定數稅錢豈盡報官制眾家之肉安自己之身天災人禍豈肯寬饒

驛丞

呂坤曰做驛丞大使的重索馬頭常例一不遂心便派苦差逼取徒夫面銀一不如意便加凌虐以官錢放債領銀則加倍扣還致貧夫常受飢寒指過客為名開銷則半屬冒破而站錢多入囊篋徒夫有錢者賣放有力者保放紀法蕩然馬驛無錢者多差有勢者不差公道滅矣

巡檢

呂坤曰巡檢之設原為盤詰奸細查問逃亡緝捕盜賊關防詐偽弓兵要選精壯棒刀要常演習山川險隘到處巡邏村落居民全無騷擾使軍民商販得以自在通行盜賊

政學錄卷二

三

奸徒不敢公然來往如此三年方為稱職

倉官

呂坤曰倉中之地務使乾燥上防雨濕下防水浸瞭窗常要透風又要編竹小孔以防雀入牆壁常要堅塞又要鋪板精灰以防鼠盜盛暑連陰之月稟討官鑰將穀翻上倒下務使薰蒸溼熱之氣得以宣洩每歲如此三番米穀自不紅腐至出放之時升合不欠出納之數冊籍要明如此做官人人都作頌聲事事都顯能幹上司自然喜悅前程自然遠大

吏品

明臣呂坤憲約 一朝廷設官本以我從民非強民從我故曰從欲以治又曰同民心而出治道一切舉動須先謀及士夫謀及閭閻必眾謂當爲然後修舉必眾謂當革然後改圖又權利害之大小念與廢之始終若意雖愛民而不合人情拂眾以始禍心實爲善而不諸事勢妄動以擾民或信堪輿禍福輒興不急土木罔恤從事之勢或因一二寵隨便欲繁縣清均又滋無窮之弊諸如此類不可殫述雖於品格無虧實於生民有損是曰喜事之吏

政學錄卷二

肅

民皆復業者風之謂也今吏之貪鄙者姑無論卽有存畏厚之心輒朴不事嚴緝介之守苞苴不通豈不仁廉君子哉然而吏書爲奸弊端叢出阜快肆虐詐索公行捐贖者拷掠偏於閭閻行暴者嚴奪概於市井剽竊滿路雞犬不甯追呼盈庭農桑盡廢如彼木偶在堂既不能爲柔良出一冤氣又不敢爲奸宄發一惡聲堂下諠譁無復一毫之懼案邊撥置不殊眾楚之咻郡邑安用此人爲哉是曰昏庸之吏

一近日民窮財盡百姓但存皮骨苟軫飢寒困苦之念自無豪奢愉快之心彼浮夸者酒席欲其豐美又好張筵下

程極其整齊又盥饌送金鼓旌旗滿路詫兒女之懽聲絲竹劇戲誼筵歲俗人之好尚或爲身家之奉百事求精不遂則恣行捶楚民有因坐褥圍幕而賣兒女者或徇耳目之欲動輒修造不足則橫肆科罰民有因建館修亭而喪性命者古帝王露臺惜金蒸羊念費孰非百姓膏脂乃欲悅吾耳目誇張侈大縱欲殃民是曰耗費之吏

一朝廷張官置吏凡以安民且環郡邑士民無貴賤大小婦人孺子皆稱之曰父母公祖謂其子孫我也爲有司者果能視小民如兒女知癢知痛見飢寒困苦者酸鼻痛心如自家子孫失所見昏愚兇悍者撫膺頓足如自家子弟

政學錄卷二

聖

顧東汲汲皇皇既有此美意盡思夜想何患無良法書云心誠求之不中不遠雖曰才短不短於婦人事卽難知不難於赤子但問此心誠與不誠耳近日有司見百姓困窮官爾全不動色問民間抑鬱衰然了不關心所謂君民一體好惡同情者豈徒泰然尊於民上而已哉是曰木痺之吏

一廟堂之事備於郡邑故一日常萃百萬萬姓賴我一身卽日宣上德不無戴盆之民日達下情猶有向隅之泣縱使政簡地僻豈皆事理民安夫忘心一生則無所不已留心一想則何事可行乃有心不關民社飲酒賦詩口不問

農桑飽食高臥斛斗秤尺任民大小輕重文移簿書任吏沈閑耽延上官之牌票屢催常不入目下民之禁違累月多不甯家憲綱呈送所以驗政績也何曾體認憲綱而前件項下不日見今則曰重無須知領來所以示法守也何曾細看須知及大察到時或捏造行或捏完報百事無成四境不治是曰情慢之吏

一有司冷面冰心正大公平然後上可以對天天下可以信士民今也加派窮民便宜豪猾催科寬士夫之包占嫌斷受貴達之囑託甚者以勢力之大小爲曲直以人情之炎涼爲出入使柔良抱冤貧賤負屈藉法市恩難伸人心

政學錄卷一

吏

之服徇情報怨益傷天理之公汝顧忌以保官民抑鬱而受誣豈容於堯舜之世哉是曰柔邪之吏

一郡縣之政非爲國則爲民監司於郡縣無非督以爲國爲民之事其實心實政有司上之所贊成正彼之所欲自盡者也見合則意氣相孚共求底績見不合則反覆呈請務俾宜民使粉飾彌縫者則不然文移隨故套中呈意愈不及簿籍任吏書填造耳目不經操持本有玷也而報十一羨餘以明廉政事本不修也而借三五條陳以塞責謂萬民作頌不足以當一二者之失惟也惟於津要傾心即怨聲蔽道豈能徹於九重謂一意忠誠不足以致當事者

之見悅也惟於聲華極意即實政不修誰曾綜核一事有端敗束文采燦然可觀口語安排應對舉然可聽公差人一至庭除無不厚結而生者入其閭市戒勿容留甚者偶開政績令父老達之鹽司嚴守街衢禁諸人不許建白日夜苦心積慮全與百姓無干下民怒不敢言上官稱不虛口朝廷安賴此人爲哉是曰狡僞之吏

一士君子生天地間七尺之軀等於二大六合之事任於兩肩須有正大胸襟勁直骨力禮節所在不亢亦不足恭議論所及不激亦不說隨此非以干名犯分傲物陵人持己之道當如是耳若奔走以爲恭奉承以取悅觀肩膝爲

政學錄卷二

吏

應對不顧是非探意指爲從違惟徇喜怒鑽刺勢力門牆開創汚辱徑實富貴利達豈不坐致而品格最卑卑矣是曰褻諛之吏

一自教化陵夷頑悍成俗衣食缺乏姦盜滋多此不獨百姓之罪也故爲民父母之道不日舉只則曰豈弟不日慈舉則曰親民蓋雷霆霜雪在法司而雨露陽春在守令如有異常奸暴四境寒心久慣刁頑萬民切齒者間用重法以懲首惡甚者申呈遣戍益見法紀嚴明有何不可至於常犯自有常刑要在以刑罰爲教化於撫字爲嚴威而已彼尙蒞政者性既善怒心不耐煩常事撓撓動輒夾扛一

出門外不似人形一入獄中或登鬼錄是曰酷暴之吏
一一塵不染廉士所難予不敢以苦節望天下但念一切
公用既有綱銀加以額設之餘截長補短無礙之費送往
迎來苟不私諸囊橐尚無玷於重臺惟是犯人本無力也
而強同有力賣兒女以完單問罪既納銀也而分外罰銀
變產業以銷票王密之金託腹心過送貧而理直者吞聲
虞叔之璧借題目索求富而身卑者重足條編款款議銀
既徵銀矣又分外有里甲之費怨微聞閭夫馬日日供役
既力役矣而僱募無給領之時謗聞響過官價買物明旨
屢禁也既減值而又賒之甚者分文不給無異明誣貧者

政學錄卷十一

吏

賈貨所賺幾文也既應行而又稅之甚者稅帶亦抽何殊
白奪靈耽賦入目而事事垂疑有不屑道者是曰貪鄙之
吏

官評

余自強曰衙衙中置有官評底本其底本自太府而下人
各二葉小官各半葉凡所聞見或從招詳中得者或從賓
客士紳中言者或從百姓與隸中得者有好事即註之有
錯事亦註之曰訪月積不半年而盡是新聞矣 廉訪官
評無他妙法只是以無所不問為主近而鄉紳遠而過客
下而百姓又下面衙役與卒皆可訪之人可問之處也但

同百姓恐防仇口問衙役恐防私情問鄉紳士夫又恐其
非端人正士須要彙聽而博訪之 州縣官開報雜職官
評不但事實考諸多所混指即年貌一節亦有註不肖似
者故凡遇雜職來見即刻在所選脚色內註定年貌務要
週肯途中迎接還手本時即問以數語或問以一二事細
觀其人之小心能幹與否亦可得其大槩隨將年貌才品
筆註手本上候到署即載之底本中其才守又加細訪如
此則人人不差 凡遇兩院用人須是預先萬分廉訪如
真不可容者方不得已而用之如尙有一事足取便未可
草草送揭蓋人之功名即己之功名甯失出母失入可也

政學錄卷十一

吏

豈惟州縣正官而上卽下至倉巡河舉彼靡以么麼出身
亦從辛苦得來聞闢至此故開註小官劣考須要查其某
項出身某省路程遠近若其官冷淡便未可輕開劣考恐
彼盤費不足或爲他鄉流離之鬼則吾輩積孽造殃無毒
於此筆錄者矣楊子坡書今家人易一倉官考語家人倦
之子坡曰爾勿以此人爲倉官此人一家妻子望之僅僕
衣食倚之乃彼家所視爲吏部尙書者也嗚呼先賢之言
如是操官評者思之 人以品爲上守次之才又次之品
不必言矣若才守俱全上焉者也儻有守而才不全與有
才而不傷守者此皆實樸之士功名之人亦上焉者若有

守而全無才此雖非卓異之品亦當憐而獎之開而導之若才守俱無此雖非良吏然尚當視其害民之淺深蒙厯之多寡而斟酌之何者無才之人毒民未必太甚只衙役爲害耳惟無守有才奸貪棍猾此等取盡錫鉢敲盡骨髓民間盜賊不可不除

衙役

科臣胡悉甯疏稱在京各衙門在外各總督巡撫織造鹽倉茶馬司道府廳鈔關倉廠抽分河道部差總則參遊文武等衙門書吏承合門皂壯快以及聽用材官軍牢等役併各衙門程制之外投掛衙役名色串同招搖倚借勢力

政學錄卷一

學

挾制官府反嚇小民抗糧免差惡習種種難逃且凡衙役之兄弟宗族親戚又莫不倚借衙役包攬其一切糧差亦復公然抗免殆非一朝夕之故矣茲當新例森嚴之日錢糧紳衿不敢復欠在衙役未有不欠者差徭紳衿不敢復免在衙役未有不免者衙役名不入紳衿之列而實混雜於小民之林其用勢過於紳衿其急公遠不逮小民州縣各官非不知此弊積惡上虧

國課下累窮黎而卒不聞有以三尺治之者謂以上各衙門皆係統轄上司恐治一上司之衙役威不加等而重獲罪於上司則禍患可立傾也是以有司畏上司之威權不

得不曲徇上司之衙役從來州縣等官敢揭竿抗免包攬之衙役者曾幾人幾疏豈本官盡皆執法衙役盡皆守法無非上下和同彼此未便之故耳

兵部員外郎蔡兆豐疏稱民窮由於官貪官貪由於吏虐故除蠹爲懲貪之源而懲貪卽安民之本近見督撫司道府廳不論錢糧詞訟大小事件動輒差役到縣在督撫則謂之承差在司道則謂之差舍在府廳則謂之快役總名曰守提而本縣奸惡經承互相關串提錢糧則勒拷里長提詞訟則鎖禁犯人爲事之家未及見官而身家已喪矣蠹黨已盈又橫加支派不日打點衙門則曰齋送官府貪

政學錄卷一

學

官受其宰鼻視同腹心小民受其魚肉畏如豺虎縣官心知而莫可誰何百姓飲恨而無由申訴邇來直省生民無不失業而此輩席重勢擁厚實莫不肯然及至稔惡已極積怨已深遂皆逃匿京師竄入各部院充當書吏甚至於援例納銀希圖官職者此等不除接踵而至欲民之得遂其生豈可乎

明臣呂坤曰衙門及鎮店鄉村各色人役皆食民以自贍虐民以自逞者也多一人則民受一人之害減一人未見廢一人之事彼其憑城勢假虎威小民豈敢與角卽有被其害發其奸有司豈肯與直哉一失衙門之心終身之懼

但傷一人之體眾人之偉此牢不可破之弊也爲民父母果欲子惠衆黎則清敏衙門最爲首政信崇左右是曰苞昏且如阜隸止爲行杖把門執父清道編審正額不爲不多掛搭綽攬可不嚴禁快手催促急事防護遠行足用而止至於青夫提鎖接遞老人聽事陰陽之類各查其事食果否相當勞逸有無均適門庭倉獄守夜巡風應否添撥火夫公事差發公館修葺曾否類及街民冗者應革則革累者應優則優務令無倫安肆志之人無獨苦重勞之嘆此衙門之清也各里既有老人里長又有地方保伍又有總甲小甲又有通官堡官又有集頭老人一家而數人管

政學錄卷二

里

束一事而亂接單票雜末之過張聲勢而詐錢財瓶儲之家指呈報而嚇酒食懦夫崇氓望公門如隔九關衙虎里射通氣息如出一鼻豈無抱屈鳴冤不過賠錢受辱蓋護庇衙門者庸吏常情壅蔽有司者奸黨積習故與其防之也不如省至如約正副保正副往年皆用貧無賴者故屢犯屢應僅同僕隸今選保正副皆殷實自愛者爲之選約正副皆老成有德者爲之得人誠難是在賢明有司經目留心鄉甲百姓連名公舉耳舊堡官實卽以堡官爲保正舊總甲卽以總甲爲甲長惟居之遠近是便惟人之賢能是求公事不必排班聽奏朔望不必作揖升堂無事不

必問呈遞結此間闕之清也中外若此肅清而賢守令經理於上時稽其奸弊常振其廢弛又禁巡邏兵壯一切擾民擺路槍夫百凡動眾如此而小民得一日息肩則得一日奔走衣食而差糧亦易以辦納矣

政學錄卷二終

政學錄卷一

里

政學錄卷三

聚藻鄭端輯

初任事宜

戒營求 臨選時垂延擢地營求打點到任後爲債所逼凡事掣肘即時物議遂至削籍者可戒已
謹貨負 選時有負貨難已者借之戚里最妙借之行戶並治下富商納粟監生萬萬不可大都錢債一節得已不借不得已少借若過多爲債所逼欲兩不可欲清不得最苦莫大於此

問民情 選後遇前官或本處士夫及鄰封遊宦者須細

政學錄卷三

問民情更弊一一記之卽我師也

講律招 選後須討問刑條例及招議請熟於律令招情者將律意招體一一講過將來庶不至差誤

見上司 選後有上司在京候見迎送俱不可少但送禮不必出格

防嫌疑 選後有治下納粟在京卽有先容亦不可受餽赴席恐卽借此愚鄉人肆行無忌然中有豪俊待之不可

無禮

處交際 選後治下士夫送下任一餽不受此省事法也

然其中有誼不可御者亦須擇米榮受一二件幣禮則一

絲不可受也請酒赴席不可醉亦不可多言自狎

勿干求 出京時或本處上司有至親鄉里切不可妄求

先容蓋發費者自以爲功未必無責望之心或不如意又

未免有後言彼上司以我爲倚賴人也心竊薄之矣

待祖饌 臨行親友有祖饌者卽事煩亦不可便生厭倦

使親友無色如量不勝酒須留後步

止人役 衙門積役希圖照顧每求接新官新官上任便

自稱長行嚇詐無所不至科斂幫貼猶其小者此等人役

宜託便預票止之惟路遠地方無可寄票則在人駕馭之

耳

政學錄卷三

慎關防 衙役接到家人治遠不無往來且衙役必密致

慫慂以爲之地宜時常關防毋使面熟致此後關節相通

寬內書 凡套啟套書俱發禮房騰寫若密稟密事全在

內書新官赴任如有僕從善書通文義又可託腹心者此

爲最上若有不通文義而善書者次之本家原無須蚤寬

之此兩項人以多帶入衙爲妙若曾入衙門或心術傾險

狀貌光棍皆不可帶內門轉桶處須要兩層封鎖若一層

恐內書有偷私開便可內外交通亦可隔門說話若不細

心防閑未有不滋弊者 內衙中有託心算手更好如無

算手算亦易學可買算法一本教家僕之稍明者不過一

月盡通矣

造履歷 將到地方須預造各士夫詳細履歷一册以便查覓心記上司同寅亦照例細開

客迎接 路上士夫察屬差人迎接預查舊規將同帖寫下以便隨時同答有迎接該下轄不該下轄者入公館後士紳相見地方儀注有不同者俱開寫明白預先斟酌乃不失已失人一切察門謝恩上任升堂履儀亦令開寫明白

住公館 本治境內若無公館即討民房切不可住宦宅恐主人有酌飲之非禮不飲非情若民家治具即賞之亦

政學錄卷三

三

不必問其姓名恐小人以此假詐也

辭禮物 士夫相見有在未到任之先者有在既到任之後者風俗不同俱照開報禮數酌相待至送禮則一毫不可受交禮貼時即云心領士夫行後便寫謝辭切勿不可今禮房暫收恐一時多家混錯又恐禮房抵換士夫難言大不便

謁聖廟 次日行香諸生講書後量獎紙筆即語之以勸學勉勵

拜士夫 行香回退食畢即同拜各士夫與士夫相見便問民疾苦雖冷落士夫亦須面拜訪問

會賓客 賓館會客值日卓隸把門不許一人潛入其已藏在內者俱逐出門子捧茶訖即行遠站蓋衙門多人在側鄉紳每不得進機密之言談衙門鄉里中事

安窮苦 凡選窮疲刁苦地方切要安心人生食祿有方固非圖度可得且作事必精神結果積適有成今若有選雇鹹既不能久安之意則訪問必不真懇經理必不周密意氣必不鼓舞故選得此方即失志以至家視此方漸漬淪淪極疲者可改觀極刁者可使若家人父子方知此言之有味也

政學錄卷三

四

圖地理 凡一邑地理所當周知到任之初令四鄉里長將本管地面山川寺觀田土溝渠津塘橋道鋪舍公所壇社大小村房市鎮各畫一圖務期詳細周遍更令善畫者以縣治為主自近而遠集為一總圖如山川之險隘朝霧之縣紆人烟之疎密村鎮之大小鋪舍橋梁之修廢某處當防盜賊之出入某處當防水潦之不時某地為膏腴瘠薄某方為僻靜繁衝按圖備觀易如指掌非惟旬撫征輸限期可定而興利除害亦將次第而行矣

貴有恆 凡革弊安民不數日而頌聲大作矣然使後來漸不如初謂之有頭無尾又在有恆尚節儉 我輩矢志安民既不科派里甲又不苛罰重秤

則衙中費用便難望之地方初赴任者第一要節儉莫謂官爲錢樹便可取給

發行價 本衙自用者先發銀與買辦快手註銀數在簿上簿上不用珠紅只用黑字逐日所用一切飲食衣服器皿之類俱逐日填在簿上下註實價平買若干仍出示曉諭各行木官俱係預先現給絲銀平價和買不許買辦快手指官強買如違許不時稟究至於上司按臨一切碎細之物恐倉忙不能現買用墨印紙條填註所買不時稟點取用每月逢五逢十候堂事畢銷算當堂給價不可遲愒起居 往見各上司或以公事出不論途中城內若有

東學錄卷三

五

郵鋪衙門寺觀可住不必民家尤不可茶房酒肆部民各役之家若士夫花園亭榭多而花木盛亦不可屏去左右與主人深夜對酌又無故不可微行瓜李風波恐從此起慎之

養性情 新官性情要把持得定但精神閒雅器度豁然心小而虛言簡而富即事體未必盡通才識未必盡到人亦自然相諒反是雖小有才人且求多小有才之人爲才所使蠱浮之人爲氣所使自家羣捉自家不住狂暴躁急傾事害民者皆由於此示信行 見各上司後且遲遲放告先將衙門應行事體

再三斟酌言必求其可踐事必求其可行如責六房完前件及差人勾攝限期寬寬逼限者打數甯少毫不失信則令不寒而法自行

謹衙門 新官凡事當謹之於始能先謹衙門有令無赦吏書以下無一人不懷懷無一人不守法及不過責鄉民則小民得誦俱知防閑體恤至意自不爲衙門人驅害若初至時少假衙門人詞色若輩便彈冠相慶誣索鄉民此風一傳即後來著意收拾亦費許多心力

擇各役 買辦差遣必擇平時老練及有身家者爲之使徒謬之少年能事者恐其以無行敗事也 答應上司須

東學錄卷三

六

擇厚重有才者不厚重則上司有問必信口胡應無才則手足無措皆爲不可 衙門人見利不顧死生一得寵則不計利害正官待士夫有禮待衙門極嚴若輩稍傲不嚴即進一步然亦不敢與士夫抗若官有心裁抑士夫及假若輩詞色便到處騙人其門如市假勢橫行四民畏之如虎親戚亦氣焰逼人凡有身家之念者俱禮之爲上賓大家宦族俱畏之如蛇蝎而若輩揚揚自得目中且不知有天日又焉知有法紀士民切齒人言鼎沸不可不切戒也通鄉音 一各處鄉音不同初到未必通曉如遇閩地但令各寫情節參之詞狀又令從容言之不能說官話不妨

當堂寫答問語或亦不甚相遠切不可令門下等解說一恐其因而說謊一恐觀者不察以州縣之權盡在若輩也然我輩吩咐下人亦須從容明白使聽者易解

訪事實 凡欲曉某人請某事宜先將不要緊事喚不要緊之人進來密吩咐之使人聞之以爲此不要緊者也而如此常常做去要緊事卻吩咐之矣仍示以洩漏打詐斷斷加等重究總之以不動聲色不容詐騙爲妙 凡與卒之言道路之口有人耳者切勿遽行語一稟即行則知言自何人聞自何處以後欲進言者未免避怨相戒不敢輕稟而稟者或自伐其有進言之能又招權索賄者不便也

政學錄卷三

七

但稟而存之於心俟久入覆查經月後發則人不知其所自

記手摺 凡有欲行微問事即記之袖中手摺俟明日查行所請廣記不如淡墨也

置行轎 大拜廟一箇每行即置各册在內隨身帶行遇迎送出門上船有空閒時即可取查看有急緊文卷宜看宜做者亦可帶行務要筆墨紙硯俱全無虛暇刻

備火食 凡出外火食盤預備隨行此雖瑣事然迎送謁見事煩有終日不得食者宜盤備餚粥或菜餌補中湯之類庶不至積勞成疾

日行規則

置底簿 上司來文號簿各一册詞狀號簿各一册各上司比較前件簿一册各房吏書年貌籍貫腳色册一册門子民壯早隸陰陽生各役一册緊要在上司比較前件簿之外又置一上司前件底本簿往時亦有置上司前件底本簿者然多只寫奉行原文一兩行次行即橫排寫前件二字又次行即寫第二件奉行事又次行即寫前件二字如此密排橫寫一片模糊雖有前件之名難查完否之實及至用印時不過又呈一册總計某日用印其幾百幾十幾顆謂之印單籠統計數亦不知印在何票何事上去也

政學錄卷三

八

官府雖欲精明其蹟無由是以間有行過一次而以後再無從查駁停閣經年幾年者甚矣書手之傀儡官長也今後置前件底本簿要一板只寫一事多留空白如云一件爲某事某年月日奉某衙門憲票或告詞次開憲票所催之事或狀詞所告之人一一摘要開列明白然後纔寫前件二字其空白多行處但凡票行到日或票差催提時即隨標日月於此第二次再催亦即在此標過日月後第二行再標記之雖十次亦復如是每一事止此一板更不另載別處亦不必別用印單催完詳允者硃紅勾之大寫一完字未完者照此簿比較房科差人如此則頭緒不紛醒

目易查且每一事只一板則催提次序之多真一總盡在上面凡所提人犯有係書手欲沈閱者瞭然不能沈閱又不能抽扯狀紙最簡最妙法也至若到任以前未完係舊前件到任以後未完係新前件一一承行房科又要另立冊籍勿混爲妙再照吏書卓快各役姓名冊往時俱係接連編寫無空行可書前件以故勤怠難考作弊停閣今宜除點卯冊外另立各役冊每人各一葉其拘喚承行事件即註在本人空行處則奸頑可一查而知差違亦公平矣查房科衙門自吏書而下無一事不欲得錢無一人不欲作弊者老成者見得事體明白禁之使不得行便是革

政學錄卷三

九

弊若各項事體通不明白空空只言革弊恐徒爲吏書笑耳要緊在議房科事體事體有極瑣者一毫不知便爲所買待其犯而治之亦已晚矣不若將各房事體或刻作條約或刻作告示令人人知所遵守甚便即此便是堂規一革各房停閣之弊吏書將上司前件不完非止冒懶留此未完一次行提便有一番打點今後上司公文承發房已登號簿註定承行每三日食押畢六房吏書即至後堂查對號簿酌量事體難易限定日期申繳註銷每三日廳堂畢喚吏書上堂將號簿查比過期不完者責則事可計日而完也若在教前便不時申繳一事完即查號簿在原

號上貼一浮簽註申繳二字同食押用印公文投入以便註銷違誤一日打若干一革各房盜用印信之弊盜印之法不同有乘混盜用去者有乘混盜用官府忽覺即藏在各處者有假稱結狀未填以白紙用印而後改寫所欲行事者有故將不要緊支書用印其用印處挖作一孔而印卻在下層者有一層應印文書套一層白紙應印處以水氣潤透將隱微印色印過並下層俱印者若知食押良法則此弊易革矣一革各房抽扯詞狀挪移起數沈匿牌票之弊凡收詞狀即時數過登記號簿一有遺失便責經管者應問詞狀投文後即註定起數用片紙寫在牌上

政學錄卷三

十

號簿一清凡有未完俱責原差人役則作弊者自少一革吏書嘗試之弊吏書當官其術極巧彼見上官懷懷便不敢犯漸漸熟些便將點猜能事者先以一二不緊要事來稟略有關可入便漸漸以有理事來稟又漸漸以無理事來稟假一二得志彼之計行矣欲革此弊凡吏書只許傳事其間行止官自裁決一革各房指稱誣騙之弊凡各房吏書或指稱囑託或指稱過送誣騙鄉人非平時得上官親信彼自不敢鄉人亦不之聽誠平時待吏書衙役極嚴堂上無一人稟事差遣跟隨意不偏在一人有犯責治小民聞知此風斷不肯墮彼之求也一革各房朦朧

政學錄卷三

上

誤事之弊各處鄉音不同或有緊要事吩咐吏書須令同答一一如我言然後遣去每每吏書聽見上官吩咐應答如響及複問之則悄然不知草草遣去或遲悞公事失悞接送關係亦不小也 一革各房武斷鄉曲之弊吏書若以公事被鄉人毆辱則重責鄉人如以私事爭俱平等問理有假衙門之勢以役人者責無赦然刁悍地方亦不可太有成心以傷衙門之體 一革各房冒破紙張之弊紙張在南方不難北方額派銀兩既少紙價又貴一年用紙又多決不可聽書手冒破須令各房各置一簿每上司公文一件每招詳一起用紙若干俱係承行吏照數發之每十日官府一驗支發數目殊書一支字若有錯落改換係書手賄補束帖副啟註冊悉皆如是不許亂費暴殄謹會押 凡次日應中文書應行牌票與夫一切應會應押應標利用印者俱要頭一日申時候晚堂事畢傳進堂吏書作弊行不宜行而行者多乘官府不查又詭稟官府傳規畫堂會押事平出堂相沿遂為常規不知蚤晨出堂能有幾時可以詳細查問臨時人眾事尤逐一細問殊非事體各房科用印後每將各項文票大家翻拆或搗手中或入封筒奔走擁擠更不便於觀瞻若新官顧惜體面怯口羞問止聽書手貼標其中弊病多矣若新官頂碎能一

政學錄卷三

下

一問之為時已久伺候者多又囑新官出堂太晏無不竊笑才短此無他只未先期料理會押故也今後先期所送會押每房各用護書別之每一票於目下寫承行書手姓名每一文票用一小帖將應行之故寫貼在本文本票上新官在衙中將原故看過即出生後堂傳各承行吏書立案前應小會者即小會應大小押者大小押應標者標應印者用印其理有可疑者照承行姓名摘問凡理不應行有弊者即量責無赦諱得是者隨標隨印然後各入封筒護書如此則次日絕無再一檢點即可坐大堂文書既無隱弊官府又朝氣清明而伺候拜謁者又服其敏速此新官第一宜知者 按會押用印其弊不止一端在新任時尤宜謹慎或有吏書侵用銀兩假作前官支用補卷補領者有事情難處前官不敢主張因得錢乘機申繳者有以不緊要事體妄出牌票打網者有以契書或各項執照文書盜用印信者有關係滯礙文書通不送稿稟改徑自寫完乘事允插入用印者有該申請上司裁奪係應照詳文書卻改作照驗混繳者有書手因用印忙迫丟下上司官衙不寫或字句錯落未正或洗補字紙未乾留下空塊未填者或有將撫院文書放在按院筒內各衙門文書放在撫院筒內者或申文上司未黏原行牌票及硃語與號簿

不同者甚至吏書愚弄官府將自理紙牘冊票入上司封筒者諸如此類非弊卽錯也新官但遇此類卽查問責治又須要先設長條棹二張令承行者仔細查對務令纖毫不錯方許入筒封口 逐日六房照依隔日所開公文件數挨次食押先儘上司中呈次及本衙門牌票一有發行卽時立案毋得後時提補虛擡月日并惟慢事且以長奸其食押時須將原來文移查對應否施行及應食押者仍令高唱食押明說此起文書爲某事該如何區處略節情由并指出緊關詞語以便簡閱一應來文須親手開拆先看封筒上開件數及封內文移年月殊語應留看者留看

政學錄卷三

主

應發房者發房過有機密重情卽袖進衙待計定而後發行慎毋輕泄以致敗事其發行文書當令吏人對面點封以防夾帶洗改情弊嘗聞奸吏有將本不差字樣故爲洗改眩惑上人如來文原是甲字改作乙字乃又改乙爲甲雖明辨者卽於甲字生疑而不知來文是甲固已中其奸矣如緊關文書不宜入遞或密差人或親齎投遞以防停開開拆之患不可不察

理堂事 每日絕蚤出後堂卽小開門上宿者放出衙門人放進食押畢卽升大堂回風畢卽放領文牌發鋪遞公文將標準印票令原告原差唱名給領訖放投文牌先收

各處公文然後呼昨夜巡風不到及犯夜者當時責發曉上司批行投到訴狀人犯應保者當堂卽時發保註簿又喚差人原告改限改差及擊到人犯發落又喚上批自理聽審訴告人犯俱伺候側邊且勿跪此日如遇客少除聽審者發出聽審外餘訴告之人不妨逐名細審一人持狀跪下直堂吏接上聽審完或準或否又令一人跪下執狀聽審後做此如係多紳衛地又遇事冗客多卽總收記數人匪暫發諸人出去分附聽審者候午堂審投告應準者候次日領票分附訖卽至賓館賓館之客不論寒暑切須耐煩勿生厭棄客會完訖然後上堂上堂要極嚴肅一

政學錄卷三

商

切吏書應稟事宜須在後堂內預先稟明一坐大堂雖係公事亦不許吏書稟事須是無一人亂上堂無一人亂進門無一人亂穿道班役鵠立以俟人犯魚貫而行方於體統觀瞻肅然難犯若有閑人闖進則門者縱之入也重責門役其弊自革 按閑人混進多係門者縱之官府不知察係待其擁集始舉問人光棍必藏房裏扯出必屬無干此等公堂有同兒戲非官府明白問或親搜房科其弊不止在衙內時偶出一搜尤妙 凡在內班者每人給一小牌牌上寫內班用花押出班繳入上班者領去無此牌者非呼喚不入二門違者照閑人並責 投文後便預定先

後次序將聽審人犯掛審日雖短力雖勞亦必將投到者
卽速審完毋使在城耽閱使費且圖鑽刺蓋事有頭緒聽
斷自有餘閒况自理詞狀若不苛求問罪可一刻而發十
數起事畢標封回衙做大招審語又看明日倉押用印此
一日之規則也

居官立政

服官 持身欲清事體欲練處世欲平必平時躬率妻孥
崇尚儉朴則資於官者少凡事關吏治民生一一留心則
得之間見者素又隨事反觀變化氣質然後能清能練能
平

政學錄卷三

五

守謙 傲爲凶德人不可有今人有自恃才能而慢上官
自矜清廉而傲同列自恃甲科而輕士夫有一於此皆足
以喪名敗德故居官者必虛以受人示其能聽卑以下人
示其能容庖滿盈則思抑損聞譽言則思謙降無驕心無
傲色無矜辭民安而視之若傷政成而視之若龐頌作而
視之若誹終日兢兢不萌怠荒庶可以從政矣

果斷 需者事之賊也故執狐疑之心者求讓賊之口持
不斷之意者啟猶豫之門况居官守百責所萃自非果決
惡能有成非惟墮慢事機抑且致生奸巧或聽吏書之曲
寔或入門隸之冷言桂苒拘繫竟成閹茸上官惡其廢事

小民病其牽延妨政損名率由於此故事在詳審斷在必
行其有擬議未決者不宜先露其端以爲吏卒要索之地
可也

崇默 言者吉凶榮辱之樞機也爲官常默最妙使下人
不能窺測是非曲直止以數言剖之故萬言萬中不如一
默方喜方怒尤宜詗言蓋輕諾招尤漏言償事一詞輕發
驕馬難追故寡言者存心養氣修德蓄威之助也三緘之
喻君子慎之

政學錄卷三

六

立信 信者居官立事之本與民信則不疑而事可集矣
期會必如其約無因允新違告諭必如其言無因事暫改
行之始必要之終責諸人必先實已待士夫尤宜以信處
之雖以事相託勢不可行必異言開譬明示其所以不可
行之由毋面諾而背違毋陰非而陽是處同僚亦然有言
必踐久久自然孚洽苟一時欺誑則終身見疑矣

遠嫌 嫌疑之事易生讒謗當防於未然雜流之人不可
交嫌疑之地不可往非禮之餽不可受內言不可出外言
不可入富戶俳優不宜私見門隸下人不宜私語蓋一涉
嫌疑則好說者得以指名誣索仇嫉者得以造言嫁禍矣
慎之

謹始 事必謀始蒞事之初士民觀聽所係廉污賢否所

基作事務須詳審未可輕立新法恐不宜人情後難更改持身務須點檢清白切不可輕與人交恐一有濡染動遭鉗制不但賄賂可以污人而已如好技藝則星算醫卜者投之如好奇玩則古書奇畫者人之如好花卉則或以奇花異草中之嗜好一偏便投機弄筆詩文之交亦有移情敗事者不可不謹至於到任之始有送吏書門皂者尤宜謝絕

屏敬 昔賢云持己得一敬字敬者修身立政之本也衣冠必正言動必端凡一毫詭誕之語絕口不談一毫輕褻之事絕戒不爲非禮嫌疑之地絕足不至雖對門吏亦如

政學錄卷三

七

嚴實則心志自定瞻望自尊可以遠慢尋可以杜謗議所謂不怒而民威矣

克偏 偏最害事人之材質不同而陷於意向所便已不自覺人亦將以偏處乘之投吾所喜激吾所怒敗官敗事恆必由之如弛緩必克之以敏多言須克之以默浮躁須克之以莊煩苛須克之以大體隨吾氣質所偏意向所溺卽爲病痛有覺便當力治亦古人弦韋之義也

懲忿 七情所偏惟怒爲甚怒如教焚制之在忍苟不能忍非徒害人忤物抑且值事傷生故居官者遠怒於刑則隨而免發怒於事則外而亂遷怒於人則怨而飯矣務須

涵養其氣質廣大其心胸非禮之觸必思明哲所容無故之加必慮稍機所伏先事常思情恕理遣怒已則如風恬浪靜非惟善政亦可發生

戒獨任 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此常理也吏書巧猾先意窺伺苟樂其便於使令少加辭色則爲下民耳目所繫狐假鼠偷奸欺萬狀矣故必六房吏典直日輪流門隸細人隨便差遣小事呼喚不必署名公務往來動宜稽察當堂問斷勿許假公咨稟私衙封閉勿令無故擅入到家迎接者尤宜遠嫌出路跟隨者務嚴約束如此則止聽不偏而愚民無惑矣

政學錄卷三

六

去先意 凡居官雖欲興利除害與民造福俱要渾厚深沈隨機順應無爲眩露使人窺測如知我欲抑豪強則牽涉土豪名色知我欲清賦額則巧誣詭寄田糧變換情詞投吾意向啟實實多矣如欲作一事申呈上官先府後司不可攙越其呈稟之詞亦宜謹慎詳確功歸於上使其孚信不猜則事行無阻矣雖旁縣同僚亦不可眩暴已長致生嫌如事成之後視爲分所當然稍晦不矜可也

四事統

律已以廉 眞德秀云宋時人字景萬分廉潔止是小善先發西山一點貪污便爲大惡不廉之吏如蒙不潔雖有他美莫能

自願故以此爲四字之首 王遠云字君實惟士之廉猶女之潔荷一毫之點污爲終身之玷缺毋謂暗室昭昭四知故不自愛心之神明其可欺黃金五六駝胡椒八百斛生不足以爲榮千載之後有餘數彼美君子一鶴一琴望之凜然清風古今

撫民以仁 爲政者當體天地生萬物之心與父母保赤子之心有一毫之倖刻非仁也有一毫之忿疾亦非仁也古者於民飢溺猶己飢溺心誠求之若保赤子於戲入室笑語飲醴噉肥出則敲扑曾痛癢之不知人心不仁一至於斯淑問之澤百世猶祀酷吏之後今其餘幾離甘小

政學錄卷三

五

人而不爲君子

存心以公 傳曰公生明私意一萌則是非易位欲事之常理不可得也 厚姻姪近小人尹氏所以不平於秉鉞開誠心布公道武侯所以獨優於王佐故曰本心日月利欲使之大道康莊偏見室之聽信偏則枉直而惡好喜惡偏則賞僇而刑濫惟公生明偏則生闇

蒞事以勤 當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古之臺賢猶且日昃不食坐以待旦況其餘乎今之世有勤於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詩酒游宴則謂之風流閒雅此政之所以疵民之所以受害也 爾服之華爾饌之豐凡縈

絲與類粟皆民力乎爾供居焉而曠厥官食焉而怠其事稍有人心胡不自愧昔者君子靡素其餐炎汗浹背日不辭難暫枕計功夜不遑安誰爲我師一范一韓

十害箴

斷獄不公 眞德秀云獄者民之大命豈可小有私曲劉宣云字惟宣刑獄之事曖昧未明情態千變荷不以至公無私之心詳察其間差之毫釐人命死生繫焉公心議獄尙有不周如或畏權勢而變亂是非徇親故而交通賄賂好惡喜怒私意一萌斷無平允明有官刑陰遺譴責可不慎歟

政學錄卷三

五

聽訟不審 訟有實有虛聽之不審則實者反虛虛者反實矣 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江南珥筆之俗最爲不法有一等豪滑稅戶罷吏鄉老把柄官府鄉曲少有忤己者使人飾詞陳訴及兩訟在庭辨口利舌其被誣者往往愚懦訥不能言或引人強證是非顛倒不可不詳切須受狀之時再三引審先責誣告反坐之狀然後施行其間或有情善之民含冤赴訴畏怕官司不能盡情者宜溫言詢問庶得真情若事不干己而訴者屏絕不受如此自然訟簡

淹禁囚繫 一夫在囚舉室廢業囹圄之苦度日如歲可

久淹乎 諺云畫地爲牢誓不可入牢中苦楚與鬼爲鄰且囚初到官晝時公廳研問所犯大情驗輕重收繫干連無事者責保隨衙供定招款引審無差輕者量情處斷重者結案待報無得專委吏曹推鞠變亂是非冀引平民爲巧取之地又囚人在禁寒暑切身伙食不時人氣充物多生疾疫醫藥飯食常加省視死於非命咎將誰歸公吏承人不稟官長擅監繫者尤當禁絕仍加懲戒

慘酷用刑 刑者不獲已而用人之體膚卽己之體膚也何忍以慘酷加之乎今爲吏者好以喜怒用刑甚者或以關節用刑殊不思刑者國之典所以代天科罪豈官吏逞

政學錄卷三

手

必行私者乎 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蓋刑者國之典憲安容自己酷虐殘人肢體損人肌膚以爲能吏若縱吏推勘法外綑弔大棒拷訊如此違犯明有常刑

泛濫追呼 一夫被迫舉家追擾有持引之番有出官之費貧者不免舉債甚者至於破家其可濫乎 訟者元兢本一二人初又詞類攀競人兄弟父子親鄰動輒數十甚至與夫相毆而攀其妻與父相爭而引其女意在牽聯凌辱婦女若官不詳究點緊關人三二名而追問一付吏手視爲奇貨必據狀悉追無一人得免走卒之執判在手引帶惡少嚇取無已未至官府其家已被故必鼠事之緩急

如殺人劫盜必須差人掩捕餘如婚田鬪毆錢穀交關之訟止令告人自齎判狀倩牌責付鄉都保正勾解庶免民害

招引告訐 告訐乃敗俗亂化之源一有所犯自當痛懲何可勾引今官司有受人賄封狀與出榜召人告首陰私罪犯皆係非法 耳筆健訟之徒官司當取具籍姓名如遇訴訟到官少有無理比之常人痛加懲治若有卑幼訴尊長奴婢告主人自非謀反大逆之事不得受理宜加懲戒此厚風俗之一端也

賦役不均 科罰取財今無此事代以賦役不均 甚矣

政學錄卷三

圭

賦役不均之弊深爲害民之事竊謂租稅科敷姦狡稅家將已產稅苗折作詭名挾戶豈止千百如遇科役倒在小戶潛匿苟免又豪戶買田不行遇割只令業主代輸苗稅交結縣道知而不問靠捐潛良役潤差設鄉都保正等役縣道多憑猾吏鄉司接受貨賄放富差貧定一賣百弊伴無窮充役者以被縣吏生事追呼辱善之人畏避不敢出官陰納貨財百色追求數月破產爲人上者奈何不升重疊催科 稅出於田一歲一收可使一歲至再稅乎有稅而不輸民戶之罪也輸已而復責之輸是誰之罪乎今之州縣蓋有已納而鈔不給或鈔雖給而籍不銷再追至

官呈鈔乃免不勝其擾矣甚至有鈔不理重納而後已被家蕩產罄妻賣子往往由之切宜深戒 呂舍人王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率之際既不能免便就其間求所以便民省力不使重爲民害真格言也合將本縣稅戶等第置簿開寫某鄉都保花名租稅數目於縣廳置匣收藏另置各鄉都銷簿將納戶官鈔每日硃銷縣官點檢不銷簿書不給戶鈔重併追催者徵戒吏人坐廳追問欠多頑戶封眾科決餘戶自畏依限可辦何必官吏引帶人眾下鄉恣其需索比之官租費用數倍此今日之通病一犯到官決無輕想

政學錄卷三

重

吏輩下鄉 鄉村小民畏吏如虎縱吏下鄉猶縱虎出柙也弓手土軍尤當禁戢 今之爲民害者莫甚於道入下鄉比來官員多帶人從既無木葉又無請給縱令於案分根趁催科勾攝文帖路家者下縣追鎮吏人鄉都執事縣家者下鄉追擾稅戶引帖到手重若天符勢如復虎所遇雞犬一空酒食無算動輒鎖索打遍錢物乞取不痛杖蔓鄉鄰往往破產犯者痛治奈何不悅府縣官僚苟有愛民革弊之人用心究治庶得肅清
低價買物 物同則價同豈有公私之異今州縣凡官司教買親市直每減十之二三或不卽還甚至白著民戶何

以堪此 上司行移收買軍需諸物須要照依時直無致損民今府州司縣官吏不體所行不問有無一槩科買甚者減損價直又不登時給價動輒經年及入主典之手恣意欺除虛作領狀雖爲和買過於白奪敗壞者豈勝追斷又有官吏差人於鄉都收買布疋木絲芝蔴之類妄作威福損價害民及傳言於大家稅戶收糶米穀名爲給價實作饋送取之姦巧民畏氣勢不敢告言此等之事速宜改革一朝敗露何異受贓

戒石銘

政學錄卷三

重

五代時蜀主孟昶頒令箴於諸邑其文曰朕念赤子吁食宵衣言之令長撫養惠殺政存三禩追在七絲驅雞爲理留價爲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切軍國所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爲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爲戒體朕深恩凡二十四句宋太宗刪煩取簡摘其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一十六字頒行天下至高宗紹興間復以黃庭堅所書命州縣長吏刻銘座右至今官府存焉至元癸巳浙西廉司移治錢塘司官大使客齋徐參政改書其銘曰天有昭鑒國有明法爾畏爾謹以中刑罰事上接下

待上司 一見上司須將各批來詞狀等項一一理會過或上司問及便隨事問答其事體有難處者便委曲商量若一槩事體都不經心問事如夢使平恕上司或不過計然亦已念非老成若遇操切者賢否從此定矣 一上司待坐時雖極謙抑假之詞色切不可因而豪放即抵掌論事傾懷論人上司雖不言已竊異其爲輕躁矣又應對時凡事體有不知不可強辯有差誤不可遮飾上人自能見諒若鑿空湊合取便一時久久爲人識破不值一文戒之 一上司吩咐事體如聽不明不妨再問不可草草答應待出後問人恐人以事不干已忽之將復問乎抑置其事

政學錄卷三

三

不行乎關係不小慎之 一上司即係親友切不可狎恩恃愛大堂眾目所在固當收斂即在私衙亦忌放恣蓋末世人情一自崇高便欲以禮法繩人多有生平莫逆仕路芥蒂構成大覺者職此故也 一上司係同年親識在眾中切不可掛之齒牙人有託爲先容者亦從容謝去切不可鹵莽應承甯可極力爲彼游揚不使知也若揚揚自任凡託則應之如響不惟不能一一皆效後來有爲上司不喜者必以爲我實謗之 一上司雖有甚不協人心處我輩若可進言不妨委曲開導切不可對人便數其短此不惟上司知之於我有損恐眾人欲結上司之歡且以吾言

爲奇貨此當第一戒也 一上司既與我親識凡事要避嫌疑非同眾人不私見即有請不可頻赴若終日聚談眾人畏我如虎凡可中我處無所不至矣

待同寅 一人心不同調停亦不易有事體極棘又開心見誠此上品也處之甚易又有才華極美而凡事深遠實無他腸亦上品也處之又易又有才高而喜執已見者處之稍不易又有才高而傲者有無才而喜自用且好傷害人物處之俱不易繩之以赤心相與忠信可行於蠻貊也若小人惡人雖不可待之無術要之含忍委曲盡之矣 一附郭即是同年至親我輩以公事去亦不可太以宴飲

政學錄卷三

三

累主人致廢時失事恐主人不好客或好客而偶有心事我輩酣飲終日彼且如坐鍼氈且由此生嫌費財猶其小者 按在外州縣以附郭者爲耳目喉舌若結交不深則上下之情終隔而不通須凡事虛心久久自然契合即附郭者未必爲人所信任亦不可草草怒略邇來上司各官言人之長未必見信一或言人之短便深信不疑我輩亦何故爲同寮所短上人所疑乎 一處同寮彼此相敬自愈久愈深嘗見對客如處子見者自然收斂若疎狂自放每每以言語相調此示人可侮之色也且啟舞始禍語云禮者人之藩籬藩籬撤而盜賊乘之至言也 一仕途眞

畏途材品聲名等者相忌不及者亦相忌智巧者能是非人愚拙者亦能是非人既相忌便自有是非既有是非便自可畏我輩善用其材又善處偏雖不能保人之不忘甘心於我者或少矣 一士夫識見要大一善片長不足以當太倉一粟若沾沾自喜旁若無人便是斗筲之器每見前輩胸中了了容貌若愚惟後生新進每向人數盡生平所長大爲有識所笑高明宜三復斯言 一人各有好如飲酒然甘苦惟其所嗜必欲以人之甘從我之苦以人之苦從我之甘即父母不能得之子况同儕乎久於涉世者嘗以我從人必不拂人以從我不然一步不可行也

政學錄卷三

圭

待前官 一前官行事即有一二不當人心處我輩當隱惡揚善縱或狼狽切不可自我發之 一前官老成練達任事多年民情俗徑歷已久處置悉當我輩能守規矩便可不勞而治如有一二事士夫衙門以爲未當我輩且未可輕改須是再三審處果是不當不妨改弦易轍如便於小民不便於士夫衙門前官已甘心任怨我輩忍借此爲名乎

待佐貳 我輩既欲盡革濫觴須大家以名節自矜凡佐貳饒道不但幣帛即一菜不可受若因其意之誠求之懇也量收數種豈惟此後不達所欲退後有言責人以清而

居已於清濁之間似亦不想况若輩官卑俸薄出此益難不惟授受即酒席亦不可輕赴每遇佳節甫自辦一尊邀飲可也 佐貳或有意外如死葬等事當盡心處置不可付之不知蓋我輩平時之嚴爲公也今日之厚恤私也若比之秦越非所以令眾庶見也

待學博 學博有幸庶有歲薦雖屬州縣提調實則賓客待之自有一定之禮如其人志行不苟又以興起斯文爲己任此上品也即禮文有不及處可以情恕蓋有志之士俛首一誕其中抑鬱無聊之狀未可言語形容我輩可復責之苛禮乎

政學錄卷三

美

待士夫 一士夫自有定體傲慢不可亦不可過於卑遜足恭不可亦不可過於直遂大都委曲謙恭嘖笑俱不苟者謂之內不失已外不失人 一士夫有據要津者若有心傲慢以博名高不但賈禍抑亦非禮然奔走門牆聽其指使或殺人媚人徇情納賄斯丈夫能無愧乎况時事轉盼不常尤宜切忌 一士夫雖有大小我輩精神要一一貫洽若一坐中惟擇顯奕者奉承之略不及於眾人大無顏色議論嫌隙或從此輩懷之 一有司之在地方全在節制士夫使小民有所恃而無恐若唯唯諾諾惟士夫是聽赤子其魚肉矣然所以節制之者只在無偏無黨端教廉

平使一念至誠爲士夫所信服至甯爲刑罰所加無爲陳君所短此爲最上其次則隨事斟酌久久自然相諒切不可先橫一不逞強禦之心一有此心便以裁抑士夫爲公道事必不得其平非所以服薦紳之心也一士夫橫行不顧魚肉小民官司略以三尺繩之便誹謗訐害理不可論法不可行此最難處然亦吾儕之疾疾也吾儕自守一不正處事一不當便示人以短安得不制於人乎若有趙清獻之清操包孝肅之嚴毅彼雖巧言如簧說言如海將安用之又須處之有道凡彼與人角是非曲直一秉至公久之自然畏服若因其素行之不端欲借一事以示法

政學錄卷三

手

更不察其是非彼且有詞於我待小人者不可不知一士夫或被入牽告止許家人代理羣中不得開士夫姓名若係上司詞狀開而不點倘令士夫裹衣小帽出入衙門豈獨同鄉士夫有狐兔之恨卽我輩亦當設身處地也豈士夫卽有罪大惡極問明後自有三尺在又必於其中常存不得已之心委曲處置此仁人君子之心忠厚長者之道也

山人星相 山人星相之類最善持人長短稍不如意卽含沙射人土夫中有極不喜此輩者或同年親友嘗至者一榮屏去非情也甯與之數金辭之去但不轉薦此輩自

不來矣

上司差人 上司各役有索賈者勿以爲異多寡在人斟酌與之若各役求多可以理遣一毫動念便不雅觀 附郭縣處上司衙門人最難蓋衙門人多是本縣子民然此么麼者悉依城社略不以縣令爲意卽木石亦不能堪但要處之有法周鶴陽令海甯有本道兩人頗無理後因上司之交代也責其人更易之因密以語本道此一法也

上司差人但持片紙至便當堂停頓聲吏書甚非所以令眾庶見也若以書生意氣行之卽得而食之不厭但投鼠忌器姑以理遣去不妨萬一出言不遜隱忍不較所損

政學錄卷三

手

多矣怒而撻之或有不測之禍不可不思 上司公差僞傲有司求索財貨此十人而十者有司懼其譴毀含忍奉承似損正直之氣以後但有如此者不必加責卽申原差衙門聽其分處果上官偏聽生嫌是自處於不肖爲左右所驅使也於有司何損 上司及各州縣或有差役提人關人便將差人安置另差人拘喚勿令原差下鄉打擾又有假牌白捕嚇詐平民者爲害不小須預先出示曉諭如有不將印文先通本州縣徑自下鄉騷擾百姓者卽係白捕詐冒詐地方人等拏送到官以憑申請 上司批發前件不著人催則州縣裏如充耳若差役往催彼不但害通

票內人家且做訪官評積年狀貌每一差未有不以數十金或百金歸者州縣視如虎狼怨聲從此載道不可不戒也催之之法不若即用各州縣本處循環快手二名此去彼來又一月一換如急緊前件不至即用此藥差快手催之如此則以州縣催州縣既無嚇詐之患而每月一換本役又不得作慣熟通家法之善者也

清均地土

明臣呂坤曰州縣之弊莫甚於差糧而差糧之奸皆生於地土故地土不清則奸豪遂欺詭之謀良弱受包賠之累有司之政莫急於清均亦莫難於清均今撮其大略於左

取學錄卷三

三

一均丈之法亦多端矣舊以沿坵履畝爲詳余以爲惟沿坵履畝爲拙即使掌印官步步追隨尺尺量度左手操筆右手執算不能清一區姑以平原之地言之繩繩之緊鬆區角之斜正地勢之高卑宅園之阻礙持尺者之前卻操筆者之增減執算者之含糊報數者之多寡分區者之出沒平原之地已自難精况夫山嶺之崎嶇段落之細碎形體之參差而以一令耳目關百種之奸頑未有不窮者故事有愈密而愈疎者此類是已

一法莫良於自報自家之地惟自家知之爲其所難者使之實報耳故惟至公至明之官知均丈亦惟至嚴至信之

官能均丈令先裁二寸寬八寸長條紙條萬餘印號○里○甲趙甲共地○十○頃○十○畝○分此帖只令里長十排領去分散有地戶人實令親手自填不識字者令至親代填莫令疎人憐人故意增減如平日欺隱詭寄不妨改正類入本身之下一寫不實萬悔難改又帖告示挨里順甲某日某里某里投地數某日某里某里投地數務如科場收卷規矩令十吏監收大率一日收帖不過十里仍令本部挨里順甲每一里一線搶在一處完日又帖一告示云各里老人里長排年書手於某日前赴某處聽審至期掌印官吩咐云本里花戶地土本里里長老人排年書

取學錄卷三

三

手人人盡知我今未行均丈先要覈實每里四人共棹一張筆稅一付將一里地帖盡付與你要你四人商量細看且如趙甲地數果實每人書一是一字你一筆寫定如果丈量不同你與犯人同罪如地畝不實即於帖上旁書云共少報地若干日後查明與你無異且有重賞查訖喚各里算手某里共地若干又算某縣共地若干果否合總或多若干或少若干算完仍將某縣所報地帖鈔錄一册一下自首之令凡欺隱田糧者詭寄地畝者一人兩名者買地而不過割者買地糧多而過割糧少者俱準首正以後照數納糧舊罪免問舊糧免追

一報地既完大都可知又刻備細單一張爲方格眼方各二寸上書某里趙甲上地若干段中地若干段下地若干段共若干頃畝某地方上地一段幾十幾畝幾分東鄰某西鄰某南鄰某北鄰某格俱照此填其單印實聽其自買一出告示云某日本縣先查第一里地土親自丈量但少報三分以上者重打八十枷號一個月全段入官四鄰有能計舉得實者即以計舉之地充賞給與印照永遠爲業

政學錄卷三

吏

二一書手二人算手二人親到本段逐一細量仍令地主步步親自看詳有無虧誣但懷懼心者賄左右而前移懷懼心者恨地主而後卻丈量之時掌印官步步跟隨端端察視但有弊端卽加重刑既用重法須存愼念不則有含冤抱屈之民須用仁術不則有事勢難盡之法

一尺式不可不預示官民尺不可不畫一必如此而後丈

量始真

一舉大事與動大舉事體相同夾不得一毫私心容不得一毫假借富者以財行人不肯發費者以勢行人不敢發衙門人以衙行自不能發百姓只是製丈此三家者必須

徧丈但有多餘地畝與初報再報不同者一例重處地土入官應奏奏者卽行奏奏

一製丈之法先第一里以示嚴須多丈幾處以示密既嚴且密足以令眾又丈大段欺隱之罰以示悔如是而民不犯乎未可必也民情以爲銳於始者意於終第二三里定是苟且又當製查幾段遠地末里更是苟且定要多製嚴查大端製查百段而奸欺者必少矣

一小心之民恐懼重法每段多報三五分以防製查不足之數如果丈出仍坐原數虛報多餘卽與除減

一丈量地土比原額有餘者將下地糧差攤於額外之地

政學錄卷三

書

不得稟縣通減額糧

一貧民坎荒山斷古嶺雖有三五畝新闢之地然石根土薄旱則先枯澇則雨衝一時雖有青苗久後仍成廢棄只可每年每畝納租一升充蠲寡孤獨之用原非正額決不可攤派糧差萬一人逃地變糧累里長包賠

安徽巡撫張朝珍疏曰情丈田土一案有司紛紛呈請皆云因地上錯雜坵畝頗多必欲逐畝丈量數年不能完結夫印官親履踏丈須用弓正弓則量畫書算跟隨丈量相爲終始者也如到一里必里長隨之到一畝前首亦隨之又須清察坵段四至而餘戶亦隨之且一畝之中而民田

軍田牙錯其間縣官只丈民田衛官只丈軍田縣官方去衛官又來一日之中所丈幾何若夫青苗在地弗能丈也縣官事忙弗能丈也一月之日所丈幾何故數年不能丈完之說誠然也然一日不完則前項里民伺候一日嗟彼小民各有其業語云費了工夫便是錢况乎印官在鄉經承早役典差人夫自不能免供應酒飯勢必出之里長衙役故智能保無乘機需索之弊乎且攢造魚鱗冊籍逐畝繪圖按戶編篇每册大縣不止數萬紙張書寫工費動經千餘金止送部册一本藩司存查册一本以臣合屬計之約費數萬金奸胥猾吏又能保其無用一科二之弊乎

政學錄卷三

聖

改復過割

呂坤曰大誥有云凡買地賣地務要過割不許寄莊又云移坵換段者全家化外過割寄莊移坵換段此八字者講求分明而後知祖宗過割之法曰過割者謂北里趙甲買南里錢乙之地錢乙割地過於趙甲名下非謂割錢乙之南里過於趙甲之北里也曰不許寄莊者錢乙之地錢乙爲莊仍在錢乙名下納糧謂之寄莊言仍寄錢乙以爲莊而避地多家富之門戶也曰移坵換段則今日之過割是已蓋大區爲坵小地爲段謂錢乙之坵段本在南里今從趙甲走入北里謂之移坵錢乙有地一段不便耕種與趙

甲相換本自不妨今將錢乙之南段換入北里趙甲之北段換入南里總之亂版圖失原額開墾射之端成飛跳之弊歲去年來糧虧地少不可究詰聖王惡之故重其罪然則海內皆以移坵換段爲過割不亦迷謬之甚乎自以移坵換段爲過割而其弊始不可勝道矣地緣里定多寡不勝絕懸今則有東里一百頃西里五百頃矣有一甲三百頃二甲三十頃矣里甲偏聚弊一版者一片之名圖者方正之意今不以人隨地乃引地就人鳥隨樹棲曾見樹隨鳥走乎變亂版圖弊二地不分明當求之地中今乃求地於紙上何以濟白弊三一里之地滿縣分飛滿縣之田皆

政學錄卷三

美

無定處謂樂縣只一里可也是以一里催科四境尋人多里老之奔馳成輸納之逋負弊四今日均丈方清明日過割又亂十年册籍半不相同沿舊稽新漫無可考弊五糧隨地定有成規矣賣主利於多價應帶糧十石者止帶五石契既可據誰復生疑地不失額而糧已失額弊六過割之日賣主中人不同到官任從買主通同書手或有開無收或多開少收糧既失額而地亦失額弊七西里孫丙有地一頃賣與北里李丁二十畝賣與東里周戊三十畝賣與南里吳己二十五畝此三人者又轉賣與東里三家此三家者俱賣與西里一人數年之間地分幾里賣經幾人

矣及查孫丙失額之地須從三人推算三家以及一人填碎曲折如理亂絲令人目眩心煩竟不清白弊入均丈區冊收之架閣非告狀稟官用財求吏誰與揭查稽遲刁情愚民受殃弊九書手得財洗改冊籍有司厭繁往往虧問弊十本身之地鬼分數名催頭執名尋覓終日對面相逢竟不知此名爲何人此人在何處是以差糧不是拖欠卽與包賠弊十一本民地也子粒輕則詭爲子粒屯糧輕則詭爲屯糧實與子粒屯糧之家通同影射全無糧差弊十二將上作中將中作下問其段落則指一中下者相欺竟不知此段是否原段弊十三書手受賄隱漏錢糧加合增

政學錄卷三

五

升縣縣撤派小民以升合之故誰去告官及至被發覺之時但云誤筆弊十四有司詞訟十狀五差糧官多拘問之煩民多牽連之累弊十五夫復國初之田里遵時制之遺制革詭障之巨奸寬善良之賠累清邪邑之繁訟便里老之催科省永遠之均丈便頃刻之清查此法謂之萬年清留心世道者其三復之

一國初州縣盡地分郊均齊方正謂之圖其圖魚鱗相次各有坐落今邊界無存而地名猶在州縣官選委公正陰醫者義等官眼同各里軍民知識省事之人先算頃畝後分界限將縣地土十字間界如棋盤樣照依原設里名

分若干段還其若干里其分內山河多者除外假如縣原係一百里除軍匠子粒外有地二萬五千頃每里二百五十頃里內十甲每甲二十五頃如地勢不便難均分者大約多少不得過數頃界用繩直卽一家之地適值界角分入四里亦所不恤疆界既定換賣各從其便

一各里分訖再與分甲每甲地若干如地勢不便難均分者大約多少不得過三二頃

一里量分定各里中之人各報地土如趙甲民上地若干

錢乙民中地若干孫丙民下地若干李丁屯地若干周戊子粒地若干吳己匠地若干自量自報但有隱漏一分者

政學錄卷三

五

從重問罪地土不分頃畝全段入官報完不差除軍屯匠子粒外其餘民地定爲甲總選甲中殷實識字者掌之謂之甲正

一各甲報完類在一處總造一冊謂之里總送與委官覈實不差此總付里中之殷實識字者掌之謂之里正

一各里將各甲所類甲總類送一冊縣官用書手算手磨對不差地糧無失將此冊收入架閣庫謂之縣總有司用印鈐蓋封鎖在衙付架閣吏掌之

一以地爲主不以人爲主人係名於地不許地係畝於人蓋里甲有定而人無定地若萬古里甲之地人者隨時買

賣之人故不以人爲主

一甲總每段之後空一行爲前件假如北里趙甲有地一頃十年之內如賣與南里錢乙五十畝則前件之下註云某年月賣與南里錢乙五十畝如全賣則註云全賣與某里某人訖

一州縣置一過割簿每里空餘三五張凡買地賣地交價已完買主買主甲正同到縣堂稅契訖縣官即將買地里分註云某年月某里某人買本里幾甲地若干割趙甲之地過與錢乙名下趙甲仍在該里納糧不許收入自己里中違者以移坵論不許仍在賣主名下納糧違者以寄莊

政學錄卷三

平

論

一每里立石碣一通上書某里十甲除軍屯子粒等地不開外本縣民地共幾百幾十幾頃幾十幾畝共該夏糧幾百幾十幾石幾斗幾升幾合秋糧幾百幾十幾石幾斗幾升幾合人許入里地不出圍如違以變亂成法論大書深鐫樹之里中

一糧在各里上納數不收入本身則上戶大差得以逃躲是滋奸民之弊也大凡審戶必用戶長每戶戶長各備開收簿一扇假如北里趙甲買南里錢乙之地書契之日眼同兩家戶長如無戶長以里長代之與賣里甲正書云南

里錢乙因某事將本里第一甲上中下地一段一頃原糧若干同本家戶長錢子伊家戶長趙丑本甲甲正王辛受價若干賣與北里趙甲訖當日過割並無寄莊移坵情弊如違甘罪書訖錢子將錢乙名下除去一頃趙丑將趙甲名下增入一頃王辛將錢乙前件名下註賣訖一行當稅契之日三人同買賣主執簿與冊各用印鈐數以防奸弊如趙甲再買東里馮壬地若干西里陳癸地若干俱照前掛登記二年審戶編差趙丑將趙甲原業續買房地類在一處便知應陞幾則應坐重差錢子將錢乙原業歷賣房地類在一處便知應撥幾則應坐輕差凡買賣地土不同

政學錄卷三

平

戶長或里長與甲正者不準過割重加究治

一有人戶之里有地上之里人戶之里所謂以籍爲定某里某甲之人也地土之里所謂畫野分郊某里某甲之地也蓋古者人里居田井授故人人地合而爲一今也地在此居在彼故人地分而爲二契書所寫賣主之里甲地里甲也買主之里甲人里甲也此處不可不辨

一各里里長排年移住本里便於催科無論上門討要地步無多但登高鳴鑼一里可知何煩四境奔馳之苦至於數年之後本里本甲某段軍屯某段子粒某段張三某段李四如數黑白只得何人種地就向何人要糧難欲曉曉

其道無由弊何能生耶

一往日地土不明縣約丈今里同既明不於紙上求地只於地中求地某里少地止查某里某甲少糧止查某甲不必稟官求吏庫中查冊但查里總里總新舊自有根因一人少糧一甲難包眾人自然發覺誰能放過詭隱之人哉

一里正甲正只掌冊總不管催糧買地土註冊既畢甲正持甲總向里正說知本甲某人賣地合將里總改註里正照甲總將里總改註不許里正干與買賣地土之事以起猜索之端其里正甲正事故或眾所不服者里中甲中

政學錄卷三

里

眾人推舉將冊總交代明白如有弊端仍行追究

一丁糧里長排年老人不是兩項管本里之丁者此里老排年管本里之地者亦此里老排年特別里買本里之地者屬之催科耳或曰各里納糧屬各里里排不勝催科之擾矣曰不然所費乎備以逋負延緩耳若開倉卽納雖百里排何害或曰各糧納糧屬各糧收頭不勝稱兌之煩矣曰不然一門之外各糧相去不及一步耳種地時不憚各里之奔走納糧時獨憚咫尺之往來哉特赤歷多寫幾箇名字費錢銀紙張耳餘無苦也

編審均稿

呂坤曰民間累苦莫重於力役而編審力役名之曰均徭欲其貧富得所無不均之嘆也乃有司不失之疎則失之時不失之偏則失之私大都公易而明難明易而虛難本以虛明持以公道編審其庶幾矣

一精細有司平日事事留心一年之內民間虛實可知其半執其半以得其半無不了然此難以語言盡也

一有消乏之名有消乏之實有增盛之名有增盛之實不可不察也假如道甲有薄地數十頃無力耕種歲歲荒閒有樓房數十間先人所遺今已破壞房地欲買買者無人用度缺乏揭借不出此真有消乏之實而無其名者也舊

政學錄卷三

里

在上則卽當大撥錢乙地無數畝房無數間而放債爲商家累千百此真有增盛之實而無其名者也舊在下則不妨大陞有消乏之勢雖未消乏而勢已入衰如上戶多人不妨撥一二則有增盛之勢雖未富厚而勢已漸豐非上戶缺人不可輕易驟陞蓋漸衰者須節其財以培舊損方盛者須輕其力以養新萌此父母之道

一九則之法約耳大都耳其實貧富之等奚啻千百千萬哉故自九錢以至一錢謂之丁銀母銀也上上戶雖萬金不得過九倍加九倍則八兩一錢下中戶雖不甚貧不得過一倍加一倍則四錢無非寸土無根樣者不準下戶蓋

極貧而無以加者也每見貧窮州縣下下戶有納三五錢者奈之何其不逮哉雖差多丁少之處下下戶加銀但以分釐計可也倘遇之使逃一錢豈可得哉差重州縣萬不得已地相兼可也

一縣差徭縣人當故有貧里視富里不啻十倍者若以里差還本里戶差還本戶貧里貧戶俱逃其差有不派於縣者乎故自審則以各里之丁分各里之差通編則以富里之丁攤貧里之役非攤貧里之役富里自應重差貧里自應輕差何嘗有定哉照丁照產盈縮消息非耐煩明敏之官不能也

政學錄卷三

三

一六十以上例應除丁十五以下例未成丁但有地糧之家不以丁力辦差似難遽豁若極貧下戶年老自當除丁年幼不可報派聞各州縣有女頂男丁懷抱即攀成丁者其官可知矣

一貧窮老漢守寡婦人家無事產止有一男者例應免丁侍養待親終之日補差

一條編發行富商大賈不置土田糧無分毫差止一丁甚非審戶本意只看黃冊事產不專在於土田各州縣查有地土少而家業豐者一體編會上戶均坐重差庶胥巧者不得獨遂其計矣

一寄居年久原籍既無丁糧此處又無差役借本處以求衣食亦當出些須以發本處除置地者隨地納糧當差外如無地土而家道殷實者亦定等則每歲納銀多不過九錢少不下二錢另作客丁一冊以充本縣孤寡殘疾養贖之用其僅能糊口者雖兩在無丁不許一粟科擾違者以打詐坐罪

徵收錢糧

錢糧刻冊 每州縣額派錢糧必有布政司頒刻賦役全書然吏胥往往侵匿鄉紳士民不得一見若逐一丁了分明刻出共見自知一分額編必有一分文派而比較全完

政學錄卷三

三

非官府之得已矣人各有心違負者誰

刻冊字分大小 錢糧全書條款有多年一定不移更無增減者只用如常大字刻云該實徵銀若干倘有某年奉文更改增減若干者當以更改之故分刻小字兩行而兩行下共計實徵之數則用大字刻之其分刻小字使更改之故可查總刻大字使實徵之數易見也

刻冊總徵數 刻徵各項既逐款刻明冊後宜刻某年分共計實徵銀幾萬幾千總數若干以便照糧起科刻冊分上下兩數 吏胥造冊每用長勾格式冊寫某項倉口若干第二勾則寫前件二字以註完欠平排長寫一

片模糊殊不耀目今當用上下兩截法如講章集註相似上截刻定額派錢糧數目如此項起解則於此項下牛截親註云某年某月某日批差某人赴解批銷不到者則查比之既解明與批同銷則又於下註云某月某日批銷訖而又殊筆大大註一完字其或有領俸領工食填註亦然如此則解否一目了然其未支未解者下面明朗然一片白紙也不但可免混淆且欠數亦可觸目警心

刻冊行數之殊 錢糧支發不同如鄉飲只春秋二季耳刻止用二勾長壯一項有總領者有獨道行單支些須者有追此與彼臨時酌發者支發零頓難以預定上下兩截

政學錄卷三

學

須多留空幾勾恐勾少後無註處也如發其人多少即刻註明多少以後總算找發極便如錢糧一總起解隨上面字行爲則不必多留空勾

印冊 刻冊成每年用好紙刷印連總印印過三本一存房一存庫一存衙存衙者隨時可查不靠戶書矣戶房便收批過可耳

一條鞭 隆慶前差役煩瑣至張居正當國改用條鞭除漕南二米不折外凡一切應徵應役等項盡折銀一起徵收此外別無雜派故謂之一條鞭此極簡極便之法也故凡有應納舊餉新餉正數雜款俱宜合併而使歸於一

則使小民明白易知一則使收頭簡省農民不至失時費錢

用算法 有司中有自爛算法者極便若不知自算則呼算手四人各開一處使不相通然後發錢糧之數與之算待彼呈起科數來互證之異者即係有弊同者即係無弊此不知算而用算之道也 徑以總數與之算猶恐若輩已經算就大家和同爲奸若任意劈開截半與之同算則無所用其奸矣此最妙訣

版經流水 版經所載乃花戶田糧撤數及錢糧應納撤數乘積如版故曰版經流水者每日登記所完不論里中

政學錄卷三

學

次序只論上糧次序故曰流水此兩項文冊人皆知之然版經不但要開某家糧幾多該銀幾多即父子兄弟亦要分開明白以便攤拏花戶不得逃躲勿謂造冊之煩事未有不煩而得簡者一煩即不簡矣且此冊一明不止先欠可查凡以後審盜審惡看係何里何甲之民一查問刁頑力本貧富強弱皆可立見妙不可言 按版經花戶錢糧撤數合來要與一戶總數相同各戶版經總數合來要與比較里甲數相同各里甲數合來要與一縣總數相同比較刻冊 州縣比較冊多係書手自填其弊最多有錢者錢糧雖多寫少納數雖欠寫完無錢者錢糧雖少寫多

納數雖完高欠甚至塗改錯亂茫無的據官府稍明不許塗改實填之數則隔比又用浮簽註完法便於臨時更改有錢者換完數無錢者換欠數問以何故不實填用浮簽則應云恐有臨時上納者又或云過繼完過幾多者猾口相機千弊萬弊故比較刻冊此屬數欠清弊安民便已之第一要務其竅最細逐款分註於後

每甲總數 刻冊中先列各甲糧石總數後列起科糧銀總數當開云某里某甲田糧若干石共該徵銀若干此爲每甲總數各甲可通用字用刻不同之數只用大字楷書填寫完對明白無增減便可用印若字字用刻需板太

政學錄卷三

多且屬迂填

刻冊限數 冊中宜刻所定之限如此縣舊規原係四限則定作四限或六限八限則定作六限八限如係農時放假則農隙時方定某時某限

限數填明 譬如糧銀一十二兩三錢四分分作六限則刻第一限該四字空處註寫二兩五分六釐六毫四絲夫刻第二限合該五字下註寫四兩一錢一分三釐二毫八絲三限後以次漸加刻合該做此合該之意何也蓋預先合註分曉庶便隔比時明白易看如一比所完合一限二比所完合二限可以不問書算而知其完否卽是欠也量

所欠多寡實治誰有逃者 按錢糧分限固也然所稱分限當酌量土俗除去農隙之時就農事中南北蓬蚤不同又當酌量開忙之時先時細問風俗務與人情相便且田中有出產之時方可定限催完不然則許子之齊物賈法之取盈不但失時且恐揭債難完也

應註此數 限數註明則應註此數然刻冊中頭一行只刻第一比完過五字次行要刻第二比合完過六字第三行要刻第三比合完過六字下面空處待填完數餘做此夫二比後必要合完二字者以便合完數好對前合該數一覽易明故也以上二項妙竅皆在合字每比下要刻若

政學錄卷三

果

快手三字差快手三字用刻餘空處候摹排年花戶時殊筆註之於此姓名註在冊中非摹到實銷訖不能沒此殊字最簡最要之法今居官擊人往往有製簽行票竟不銷者無冊易潤事多易忘故也

比分完欠 今人比較一槩都赴衙門聽比非也鄉人廢農上街一日有一日之費已當體恤且催完者安逸自在負欠者刑責難逃勸懲明白方肯上納今若一槩比較又兼差人里長保甲都到大縣中常有數千人擁擠堂上如市大不雅觀刑煩日短人多難認懲責亦不明白以故有包收錢糧臨時出錢僱人來比回家不催如故者有一人

替打十數次徒使奸棍賺錢者有卓隸得錢刑輕刑重者有更深事混方打而潛逃者有左手持銀右手去衣官府見其手中有銀輒行饒打令堂吏收庫及至人混又私持銀而逃且復東入而騙北者如此混亂官府視同兒戲比較猶如趕場而戶書因緣爲奸乘此亂絲場中正好百般作弊以故那移浮簽洗改數目如此比法雖使日打千萬人何益於事故比較第一要分完欠分完欠之法何如譬如初五日當比則隔二十日前即大張告示示以初一日封櫃不收錢糧如有上納錢糧者俱於前一日內投櫃違示者不收至初一日即用封條封櫃令收頭稽查流水收

政學錄卷三

呈

過若干又令戶書稽查嚴經比較冊某甲某戶完若干欠若干造清微簡明一單同流水於初一日午時送衙稽查稽查無異卽於是日晚堂大張告示云某縣爲摘此事照得本月初五日合應比較除將已完合限者免比歸農外今將拖欠排年姓名開列於後至期務要親身赴比毋違如此分別完者十去六七矣又不用差人保歇堂下人少何等清楚易查明名號下細問不完之故猶如鞠訟者然排年不催責排年花戶豪富奸頑不肯開銷當時將展經查明卽拏一二豪富花戶完糧之家高枕安臥雞犬不驚抗拒之家排年報出一審卽到誰人不完誰人不相勸早

完家戶拏到不但要查他本年錢糧連以前一連幾年俱追票查考如幾年不完一俱要監追完明方許釋放其本年分者作本年錢糧以前年分者作帶徵錢糧如此追帶徵是從豪惡中追解又不用別排年又不平頭起賬連累了窮民何等妙絕至若計錢替打光棍細考錢糧多寡完欠根由不能答對便知是假且打過一次必有棒痕西出復進一看卽見遇此等人常用粗板打五十板用枷枷了草紙封皮封上仍提偏人排年本身與不到排年同補比至差人雖欲受賄不提乃差人名字與所拏排年花戶名字已殊字註在第幾比之下誰敢漏了一人如此而糧

政學錄卷三

辛

不完者未之有也
細審排年 今人只爲完欠不清比較混雜遂使堂上之事萬頭千緒打發不開縱打幾千萬板何時得將排年一審惟完者去而欠者比堂上聽比之人多不過百餘人少不過四五十人耳由是逐人問過跪下可以用審查刑杖隨身彼只得真實細說或係收頭惡帖私收或係積保下鄉包攬或係豪民學霸拒違或係衙門人役作奸舉數十年不能查不及查之弊一一盡行供出若係排年作弊又有拏到花戶對理雖一家中父子兄弟不能相知之弊漸可合盤託出而就排年之口供或某處地肥某處地瘠某

方米貴某方米賤某處民刁一一皆可洞了如排年俸善弱窮窶之人又可清查出來強徵役者爲之均其勞逸如排年係慣刑受僱之人柳賁如前以後再不敢賄入騙比矣

摘差總差之殊 吏書欺官討錢每於閒微之日一甲寫一催票謂之押差或謂之總催每一快手一二十兩賄買戶書寫就官府聽說催糧不知其奸輒從而行之錢糧反從此不完官聲亦從此大壞矣夫催糧而糧反不完何也蓋快手借票催糧原非爲催糧計不過借印票在手無端索害鄉人農民多不識字又多良善之人彼即有完票在

政學錄卷三

幸

家快手欲無端害之幾十里外向誰分訴况票中原係籠統圖圖總催一甲之數又不曾分趙甲錢乙某欠某完如何不可家家嚇詐是以欠者催完者亦催今年催明年後年還催需索打發魚肉無厭一張票乃一快手幾年生活也最可恨者刁悍之風凡遇鄉民有喜慶事則三五成羣袖藏鐵鎖叫出門外嚇以鎖去縣門喜慶時誰敢抗拒只得用屈錢誑買尤可恨者替人報復私仇俟農民上街牽提揪扯說你家不完錢糧又說某起來你家時毆打公差鄉民懼怕只得整酒送錢受害無極如此之類不可勝數鄉民視差人如虎狼所以人人不敢上街多將錢糧交與

政學錄卷三

幸

差人收戶保歇替納諸人通同入手與戶糧房一體朦朧花費官府比併又捉拏百姓重賠縣中冊籍不明又加差人口毒即來辦官亦不信及至到官監禁多時事亂如麻又不遇作一弊資保出放出錢糧依舊不得到官百姓如此受苦如此怨官而錢糧仍不完者職此故也夫差人之害如此而今每比又摘差快手何也蓋害鄉民之差人不可有拏好民之差人不可無若排年誤比拏家抗令不拏則惡人易做良民難做矣且稟用摘比小票止可用之一比不可用之他比止可用之一人不可用之他人非若一甲總催之數無姓名無完欠可以家家嚇詐且拏到即毀之不留日後作弊故有宜用票差不宜用稟差不可不知也

摘拏票式 某縣爲拏比事照得某月某日某甲排年某人模第幾比或排年某人供報某人通賦合行差拏限某日到不許替身代比如違查出與差人同究此票比後即繳不用毋得嚇詐他家須票
二比卽拏花戶 或曰二比拏花戶不太驟乎曰我未開徵時已將完欠清楚之法及聚家違限卽拏之故已明明張告示矣且拏及貧寒則人心憤拏及屢年不完豪富則人心快况亦非盡人而拏之也實問排年待排年報此人

出須要將原總查明果係棍多果係分文不開銷或太不合眼者然後擇其一二而懲之催徵若不華花戶遇排年
善弱者必不能催豪惡再無完日矣善弱排年百姓中最
可憐者也反替豪惡者代受刑責有是理乎若見事不遷
必俟歲杪方行槩舉則民間平日不知官府著落花戶之
意徒虛度有秋之時而臨年快手四出家家捉拏反似官
府之酷虐故隨時查阻鵬舉此爲催徵開裹之忙著世未
有不催花戶而排年能積總者也依此法行一二比民間
自知冊限分明勢難逃躲富者自當盡上納貧者亦趁收
成後自然營糶全完反免後來拖欠之害但青黃不接與
農急時不可比拏耳以上意告示內要明說

政學錄卷三

五

民自投櫃之弊 小民自稱自封自投櫃名非不美但溫
厚之家只圖清吉自在不樂差人呼喚往往於本額外任
意增加在不肖之官欣然自謂得計而民間曖昧管我我
遂隱忍受之於青天白日謂何且一時一事雖似得策若
他事有曖昧嫌疑則河水難洗矣士君子兢兢不苟豈情
與人殊誠存此皎然心事欲留之以有待來曖昧而不疑
當瓜李而不懼此也故陰取富室之資一不便也一邑中
富人本分人愛自在人恆少愛小便宜之窮人愚人及刁
棍人恆多萬一窮人愚人棍人輕少將拏之乎抑置之乎

置貧愚猶可置尤棍非法差人拏之即不加責罰而打發
差人之費已數十倍於短數矣且富家一開差拏短少以
後上納益重名色益穩窮人愚人棍人一開差拏短少流
謗道路千萬轟然始而告示自稱本屬極美之名繼而道
路流傳反屬敗名之圖昔一令甚慈竟以此敗官二不便
也

掛牌之非 每戶設一牌依糧數多寡序列姓名在上先
掛在第一門上如完則掛在第二門第二門不完則第二
門繼比下做此謂之掛牌此法言之似便行之則煩何也
天下糧多者未必盡富糧少者或反易完今若勒完後牌

政學錄卷三

五

方得去則在頭者獨苦矣萬一第一門完過交第二門時
即已臨此牌到即比人情乎且牌到未完臨限誤比彼此
決有推諉勢必差人查拏查拏則差人從此得志家家攬
到又落衙門圈套中矣細思之

分頭總催之未善 一戶中將糧分作幾分每一分查糧
多者開在單前謂之分頭此一分頭即催此一分各甲錢
糧不用里排等項夫以本戶催本戶豈不似便况嚴經當
堂查點似亦法之最公者但點人之計偏疏彼知我用分
頭之法多將已繳說名散作數門而遠鄉棄愚不知打聽
者則錢糧翹然多於單人矣或無此多糧人家又將兄弟

叔姪合作一門使之糧多官府不知其奸以爲富堂查點之至公而不知乃點得之傀儡也點得者腳手已自如此癡愚者能催之乎不聽其訴恐不能也訴而改之又不勝其煩凡事不細思到底其法必敝

小民不自納之故 人情誰不願自納錢糧所以然者有故耳一則白衣帽不便出入衙門二則收頭重秤欺善苛索銀匠傾銷打印勒銀不少三則豪民後到即便秤收善民先到終日伺候尤可恨者積年包攬不喜人戶自納則密令衙門人或街市光棍平空扯住輒說某人爲某事脫逃要伊名下銀要或搜索納糧人往年陳事或尋本里本

政學錄卷三

三

戶別入官事及別人拖欠事或拖赴縣官佐貳或私牢在保家甚有官府不察輒責而置之獄者虐陷四閭小民始以城市爲阱矣尤棍見小民之怕上街也則又至鄉誣民替渠完納以免鄉下排年街上諸事之苦愚民如何不從故前項須一一痛懲又時曉諭小民令如赤子之於慈母可以人人盡言而城中積年猶敢阻小民之自納致有包攬侵分墨帖私收之弊者無是理也

禁攪銀之害 刁點排年往往不肯涉遠零催花戶惟於將比先期向富家總借銀兩以完官府限數謂之攪銀及比過則一一向花戶加利勒索指一科十魚肉無厭此有

三不便焉窮民賠利一也排年遂科索二也以催收國課之故開豪富放賬之門三也有司於此宜出示嚴禁須要散催花戶務令小民自納如仍前者重處

比較分合之殊 比較欠糧排年我之欠數既清而縣又小則聽比之人亦更少矣午堂審事後一日總比如州縣極煩聽比之人尙多則初一日比幾里初二日比幾里初三日又比幾里在排年輪流按日伺候在官府亦從容不勞但須要告示明白耳

查散由票 給過收頭由票一要掛逐起總數恐收頭藏匿私收民糧一要不論已收未收多收少收給則一齊俱

政學錄卷三

三

給俟拆封日交堂總算除拆過幾多封用過幾多張遺失者查追不遺者又用作第二次平給每發幾多張要不多不少如此則可以革收頭買票之弊 接收頭多有私流水若不數票查其是否則納戶得票但見其上私流水即回不知其未上官流水也故查侵欺在數票

比較紳士 所任地方風俗淳厚紳士俱肯完糧此善地也用前法一槩比較足矣若風俗不然須單造士夫錢糧文冊待百姓錢糧將完士紳之家纔去催逼人有良心我復優異有法如此而不完善無是理也今有司身先不淨又無刻册及至臨比多聽積誹之言說某紳不完某紳疏

奇疑怒交策誰肯平心夫詭寄收籍諸弊海內巨家難謂盡無然我已將挑出另冊明白優其禮貌則詭寄太多在本紳名下彼心亦自難安其不在挑出之數者盡法比較彼亦無以置謗若富民將糧收入紳戶前後俱免不得上納彼何苦以賄寄之況富戶寄籍宦家亦祇恐官府不明差役相害耳我法簡便萬戶安枕何須寄頓且我徵法明白易簡工夫多暇即有詭寄亦可一一查出誰敢欺瞞今人百般致疑動憂飛詭多出處之未善此弊未透故耳凡天下至妙之法未有不出於至簡者也

政學錄卷三

手

利歸各役名歸官府者立法之始凡遇出門拜客即停車於各街行市中親取戥子多把到後堂喚匠依式造定大約戥子一兩準準一百分者拆零碎封合之一兩必有餘銀三分惟總錠完者則無此數若拆封後算不合數即弊也百姓完糧宜隨其便只用一塊不許添搭若有小塊添搭收頭易於侵匿二弊也或塊或錠俱要毛邊不要錠邊收頭重秤在櫃人去後私地夾去又錠邊使不見迹三弊也良善之家分外重秤多取或係親知或係光棍上納則一錢寫作一兩此雖實實不偷銀而已暗將重秤良善之銀盡作光棍人情矣官名日職收頭暗地偷笑四弊也納

銀入櫃原有次序官府不察不能使之登時依序入櫃而聽其優游顛倒起封暗換五弊也釐弊之法無他只是要公平秤收足數不重不輕又要便錠塊不許添搭又要毛邊不許錠邊又要一封一封細拆過不許重科良民著光棍蓋腳又要知趙甲上櫃須將趙甲封登時索穿入櫃然後秤錢乙一封穿索登時入櫃錢乙入櫃然後秤孫丙李丁不論審事喫酒在外在衙忽然發一封條封櫃有一封不入櫃者責有一封倒了次序者責則百弊皆清窮民受福矣不知此訣雖懸十鐫誰人敢敵 秤收之處大張告示不許潛藏私釘大戥鑒子夾翦有人首出者重懲若

政學錄卷三

要

同家收銀倍責若干

櫃式 櫃底釘鐵圈一箇牢繫長細索一根將索頭從櫃面眼口度出櫃面眼口又將一小木枊橫安塞住可翻可滾翻枊肚在上則銀納肚中一翻一滾銀封即翻在枊下不復能取出封漸多自然擠到底矣櫃面眼口大約橫二寸長三寸夜間用鐵轉皮蓋鎖仍固封至櫃側開口處常常固封拆封方啟

收糧時刻 凡收糧每日自天明起至未時止皆是收糧之時不可使收頭一步擅離以至百姓等候然過未即止不收使下半時開暇方便收頭戶舊將每日流水收數同

登厥經明白如此則不惟比較冊限完欠分明而厥經家
家限數完欠亦自分明無絲毫之漏亂矣 收頭要換替
舊箇守櫃

拆封收支冊 此冊刻法至易只在冊邊刻收數支數二
字便是凡拆封一次在收數冊第一行上寫某年分糧某
月某日第一起拆封收數次行落一字寫一收某里某甲
銀若干又次行平頭寫一收某里某甲銀若干照里甲之
序寫載後煞一次總數謂之拆封收數冊支過解過者一
一登記在支數冊上第一行寫某年分糧銀支數第二行
落一字寫一支某項第三行平頭寫一解某項謂之拆封

政學錄卷三

李

支數冊 一起收數與各甲比較冊一比數對一起收數
與各甲比較冊二比數對已解支數與錢糧總刻清冊下
一截已登記數對

拆封 拆封不可在後堂當出堂開大門關上一門一切
閒人俱趕出只用戶書算手二人用刑皂隸四人立堂下
有司官陞大堂高公座以便四望堂上用桌左右各若干
張都要近中順列各里各櫃順桌擺下每一里桌與櫃離
第二桌與櫃各三尺每一櫃選各房科中一忠實者監秤
櫃頭只許取封不許秤銀監秤者要先看銀封數放定戥
陀在星上方許放銀在盤平準不差公座上自見如有輕

重或既放銀又將戥陀游移不定不是重定是輕此處便
有弊盼附眾人一齊都止行開將此人所秤銀自家秤兌
如果有情弊監秤者不言同責有司官或細驗銀封次序
或抽驗銀封次序或時多取則一里單秤或堂寬忙忙則
諸里同秤總只要封封秤過處處留心諸弊自絕
支發錢糧 收頭於拆封數日前報過收數若干則拆封
前一日即在衙中查刻冊要緊者開一單某幾多某幾多
所支所發如各收頭報收之數而止蓋纔收即發庫中無
多積不至有盜賊之憂此妙法也應支應解數既定俟拆
封總合後即照應支之數照數封在條臺上再俟封完然

政學錄卷三

李

後擊鼓升堂開門一一唱名當堂面散庶無庫吏賄油打
糊起封侵取之弊矣再照一兩平秤亦有三分贏餘此自
然長物也如有公費應用應賞處則用之如不用宜再酌
量餘數支發別項臨時補記單上存衙所發之數在所收
之外即餘銀也俟他日拆封算出除用便是 按解發錢
糧不可不慎恐眾人紛擾或至重發發過一封即註一封
發完本項即註發訖二字凡一切秤兌之時各役俱要脫
去長衣小袖高找偷銀之法萬千非可一端盡也再照支
發錢糧或按季或先期俱不容聽人情支發一聽情則滿
盤俱亂有許多不好出來須預先吩咐戶櫃房毋候情到

以致難處

傾錠起解 每一錠五十兩須要足數恐各處銀色不同多有鉛氣且司府法馬必重於民間市戲仍宜於餘銀內每錠再加五錢傾錠訖出示傾錠加添俱出本縣凡官銀匠不得幫扯各銀匠如是則我所賠者不多而款聲蔽道所得者倍施矣至若起解不可令窮民賠苦致派里甲直以官吏起解但給之盤費便是亦取之餘銀中

查比批週 錢糧起解按日計程甯寬四五日遲久不到者比家屬務以批到爲率然須預吩咐之不然彼以爲勞苦遠方而家屬受比非情也批週到縣日仔細磨對恐有

政學錄卷三

李

洗改之弊此等亦要預先吩咐以伐其謀

兌支不便 各役工食官給由稟令其各里兌支當事者每行之爲其款票布籍皆可作數便民故也不知刁悍之地虎快下鄉無端且索人銀誰肯以雞鴨布纒抵數政恐有比上糧更苦者且吏書作弊或將一戶錢糧分派四五處彼去此來俱給驛糧更多則反不若不兌支之爲愈也查扣空俸空役 縣學各官或有陸還丁憂事故者退革一切各役或有空日工食者俱宜登冊扣算查出候解候用勿爲書手所賣

銀庫防閑 銀庫第一要緊事一有損壞務即修葺極堅

重門鎖練層層鐵裹竹紙方做封皮麵糊切防油蠟快手中尤須擇聰明武藝者十數人時加訓練俾之不時在堂以防不虞

錢糧不可借解 到任後以前拖欠未解錢糧必是催繳如雨此雖是上司來文亦由本縣吏書通同發下官府不從源頭處清理見吏書來稟當借卯年某項錢糧急解寅年丑年某項若依從一次此後滿盤俱亂年年月月再不得清楚吏書乘亂絲中方好作弊恐貽害官守釀成大禍有不可言者不知任前錢糧雖係帶徵該催然係前人手內未完就令代人索罰以後正徵清楚年年全完自可徐

政學錄卷三

李

徐開俸卽不然設法追徵舊欠至誠勸化耳民除窮家糧少者免問外查出富室拖欠者使酌納起解再則查庫中歷年弊竇細心搜尋上司緊聚來催只將此等姑解以塞其口謁見時仍備陳我立法要清一年解完一年之故如此則上司亦未有不俯從者故凡在我手內本年錢糧只解本年正徵切不可輕信吏書致滋弊竇

殘年錢糧 假如到任在八月十月以後謂之殘年錢糧恐署官徵收將完而急緊正項未解又屬我任後錢糧此項最爲難處亦勿輕信吏書預支來年之銀以解此項當細查此項糧銀係何年何項借支乃查此年拖欠設法追

納大都州縣辛苦只在第一年若肯克己賠情又細心補解第二年無難處之事矣 按舊欠未完未必皆小民拖欠或係戶長保甲收用或係戶糧庫吏同侵其中弊難縷數到任後精思細查惟有事關那借或借而又借者弊正在此可單作舊欠冊一年一年查之勿混入自我立法新糧內恐攪亂不明又不可連提排年花戶比較則欠未追而民先擾也

透支 譬如寅年公費只該二百四十兩前官支過五百兩則多支過二百六十兩曰透支謂透過去支也此等若是有吏書作弊侵費官銀者追出補足大幸若無此等此

政學錄卷三

章

居官第一難處須要細心設法補明再不可得則無他說有賠而已勿見初任之苦輒有那移第一年賠過以後一釘一眼不賠分毫矣年年清楚不怕人非不愁後患高明思之

兌量清米

糧長收清米赴水次旗甲船到兌之旗甲謂之兌米各處規矩不同有委糧廳者有委刑廳者亦有州縣自兌者一要知道烤炕火力几刁奸糧長既將水入米中又將炕米竹色多用鹹水浸透以圖火烤不折而旗甲兇橫又用大火烤炕甚至四邊承包甄石之高下亦爭競不休者總之

火力大小的量得中其大訪問舊規每解折幾多以軍民各不偏虧為主 一要知道製籤挨幫吏書得錢多將豪猾者幫在安穩無風浪好處忠厚者派在不好處宜公平製籤定之某糧里小糧船幫某旗甲大糧船如此庶不致多弊 一要知道旗甲多索凡糧民雖豪然赴水次則勢亦孤矣旗甲一船上父子兄弟親戚及預備投河劍頭糧人皆在焉其需索之名除正米耗米外仍有零尖錫斛無籍灑介之費今後宜請詳糧道預定之每正米一斛加耗米若干其餘務要一切蠲革 一要知道開兌不許混亂糧船民船各挨幫訖兌米官須要三令五申圖賴者責混清

政學錄卷三

窩

者責不公道者責不一齊者責每鳴鑼三聲岸上令一人大叫開兌第一回使各船皆兌第一回一回兌盡訖然後又兌第二回如此則不惟過數清楚亦可盡革稽留勒掯之弊 一州縣簡僻米可親收民得省費此快事也煩劇之地勢不得不因土俗委之糧官戶吏印官無法稽查量之不能不量又有折乾侵耗之弊及監兌少米罪在印官爲之奈何曰法莫妙於置小倉每一大倉厥看係幾十間每一間註定收米人役姓名在大倉面上不許將米亂收亂囤每甲該上之米即堆在該入某間之外遠遠堆積其大倉厥每間四五尺外各放小倉一箇此小倉大約以裝

五十石爲率用烙烙過收米或示雙日或示單日使小民上納本日公事少畢州縣印官不拘時候那開至倉小倉已裝滿者一齊令收米人役即刻搬進大倉內不問而知其爲足數五十石也撤後即加封鎖有餘者再堆俟下次入大倉不足者不開大倉仍俱即刻記號簿明白稽查片刻可了又升合雜混此至簡至便之良法也不則收米之人弊病無窮再照各省規矩不同如楚省每米一石徵水腳三分蓋以爲運米船錢水腳之費也然此項銀多係糧官戶吏侵費大半能查其餘賸不但可以置小倉且可整大倉不累里甲矣

政學錄卷三

查

查盤倉庫

查盤官不在嚴而在知嚴則徒爲吏書討錢之資知則事體不至爲若輩所賈何以明其然也蓋今查盤州縣文冊原非州縣出入底本皆係州縣吏書新造之冊凡有弊不可見天日者皆盡行刪除極其清楚矣縱有借支透支犯那移之律者彼必有伺候答應之語以待查盤官之駁問其實真正弊病則不在乎此也查盤官不知往往於新造冊中備極推敲反覆駁問而本官吏書誣哄官府不肯實稟故意徹夜打算及曉則出極嚴駁條多係難爲官吏之語在查盤官方以爲自己風力不知己之吏書乃借此以

索錢及滿所願則以州縣所回答者稟曰此項委係無弊但可問那移之罪是一查盤官徒爲書役州縣之傀儡而一番查盤徒爲書役賺錢之騙局也真弊病何如日方今拖欠弊竇萬種皆起於查盤從新造冊查盤必新造冊皆由庫簿流水不可查盤庫簿流水不可查盤皆由於完數多支解少完數多支解少故不得不以完作欠而率合以就支解之數又不得不假稱緊急以借解巧立名色以透支而借亂絲場中庶可掩以完作欠之弊凡今起解不足竟成中飽者職此故也然則查之法何如曰欲查真弊先弔州縣流水庫簿底本凡真底本斷未有與新冊合者

政學錄卷三

查

也此爲查法之一新冊與真本不合看其新冊欠數之多與真本欠數之少所爭若何此即假欺關鍵處此爲查法之二州縣既稱拖欠若干即應拘排年欠戶聽審聽比如欠戶排年不到即係已完在官吏書以完作欠此爲查法之三州縣錢糧額編之數雖係守道覈實方刻由票然覈實發下誰人將由票討守道冊一查官府知算者少吏書作弊者多試將由票起科之數一算不知浮派多少此爲查法之四錢糧除透支外凡借解者每年每項必有額派今但云借解年銀解實年某倉日不知實年某項額銀固原有額編也即弔實年比較底冊查之果係民欠否再弔

寅年流水查之其中收數果一一盡解盡合否盡市歷年流水來再將前錢糧刻冊法使某年收數盡歸在某年某款下某年收數又歸在某年某款下收數解數必是參差一毫難掩矣此爲查法之五有此五查法則千瘡百孔一齊畢出庶謂之眞查盤然此法上司往往未嘗一行欲行之必上司初到教然任怨即將查盤舊套抹煞另刻錢糧清冊如前州縣刻冊法乃可徹底清查耳而不然也則將奈何曰無嚴出駁條以受書役之驅使無枉作威嚴以供州縣之挪掄但就新造冊中之數查其批退之真假領狀之有無及實備吏書勉搜次等弊竇以報命如是而已矣

政學錄卷三

奎

若於新造冊中求之愈苛則騙錢之吏書愈喜而查盤官受愚弄之名愈不佳故曰查盤不在嚴不可不知也倘上司同心率釐俗弊以涓莫大之怨則有眞查盤法在矣凡州縣庫貯秤盤之銀多有官吏侵借庫本無銀暫於富家挪來以瞞查盤官而隨即擊出者凡遇秤兌過宜卽查某項錢糧要緊卽時批差起解限解過日將批退赴查盤官註銷倉穀之弊每將數盤積在一二大倉內使查盤官不能盤發牌之日卽募行州縣要每倉分裝編定字號待到縣日抽量又諸倉中惟冷淡行調處倉中必不足宜查之若齊整則必量足者也然亦須開倉一看

政學錄卷三終

政學錄卷三

奎

政學錄卷四

積貯倉廩

張強鄰

呂坤曰大凡建倉擇於城中最高處所院中地基務須徹背院墻水道務須多留凡鄰倉廩居民不許挑坑聚水違者罰修倉廩

倉廩根基須掘地實築有石者不爲根腳無石者用熟透大磚磨邊對縫務極嚴厚須三尺丁橫俱用交磚做成一家以防地震房須寬則積不蒸須高高則氣得洩仰覆瓦須用白礬水浸雖連陰彌月亦不滲漏梁椽柱務極

政學錄卷四

粗大應費千金者費十五二十金一時無慮固利於苟完數年卽更實貽之倍費故善事者一勞永逸一費永省究竟較多寡一費之所省爲多也

風窗本爲積熱壞穀而不知窗之爲害也既耗我穀而又遺之糞食者甚不宜人今擬風窗之內障以竹篾編孔僅可容指則雀不能入倉墻成後洞開門窗過秋始得乾透其地先鋪煤灰五寸加鋪麥糠五寸上埽大磚一重糯米雜信浸和石灰稠粘對合磚縫如木有餘再加木板一週缺木處所釘席一週可也假如倉廩五間東西稍間各用板隔斷與門齊齊截止積於四間留板隔東一間如常開

空值六七月久陰氣溼或新收穀石生性未除倘不發洩必生內熱州縣官責令管倉人役將穀自東第二間起倒入東一間開空之處一間倒一間是滿倉翻轉一遍熱氣盡洩本末自全何紅腐之有

太倉禁用燈火今各倉積柴安甌全無禁約萬一火起何以救之以後不許仍用官吏以下飯食外面喫來不得已者送飯冬月但用湯壺如違重治

積穀有四贖罰糶勸勸借之法非凶年決不可行蓋民之好義由感不由劫官之借民可一不可再故留富者之力與情用之凶年最爲喫緊至於律雖禁罰蓋罪外加罰耳

政學錄卷四

果不問罪而罰穀不折銀而納穀懲罪人寬重法以備萬民救死之資誰以科罰罪之哉

州縣上中下不等每年各有月報額數多者數百金極少亦百餘金一半春夏積銀一半秋冬積穀凡州縣之可以罰人銀穀者皆爲朝廷有備賑之政額定月報故可因之罰人也

積貯係民間生死當務之急有急於是者乎今預備等倉無郡邑不設矣蓋凶年以備賑貸兵年以佐軍興何者師行無餉則劫城守無食則變故米粟之積府五萬州三萬縣一萬五千歲歲出息而不貸凶歲出貸而不賑可當孤

城三月之閏可支三軍十日之穀蓋常變者不可必之事
穢糧者難多備之物倉廩之設不獨爲歲也今欲備荒莫
如貴粟欲貴粟莫如一切之政皆以粟然而事權有在守
令有不得專者惟是廣豐年之糴酌隨年之散凡官銀除
正項起存外其餘新舊貯寄在庫各色銀錢但遇穀賤之
年盡數糴買每年春散分爲三等極貧平借至秋抵斗還
倉次貧息借至秋加二還倉稍貧賒借以春放之直收秋
成之穀其三借多寡之數悉令鄉甲長保催以防通負其
倉分立於鄉村遠近之間以便出納不五年而粟倍倍則
以額粟還官倉以倍粟爲社本凶則當年緩三借之征大

政學錄卷四

三

凶則極貧免還寡婦孤兒之貧者免還流移者免還息借
除借者待豐而還名曰兩利倉此兼義倉自邪教盛行
民間修寺觀崇鑄壘進香建醮無論官貧隨社錢者十九
可痛加省諭改此錢爲救命會錢一月兩會各量其力多
者一會錢百或五十以次差減極貧者錢一十立爲簿以
約中之股實公平者掌之不許放借以起爭端須穀賤之
年盡數糴買露囤一處不必欵散以防侵冒至太凶之年
督神報官照本分給各救身家好義之人不願分領者官
給旌獎其不積者不必督責另造名冊報官凶年公私俱
不准賑名曰鄉會倉此即社倉之法但不出息中人以上之產每歲

所入分爲四項先計糧差之用幾何次計凶荒之備幾何
次計衣食之資幾何次計應酬之費幾何歲有餘則增凶
荒之備歲不足則損應酬之費甚者甯減衣食之資而凶
荒之備勿減分毫蓋一日一食猶不至死十日無食必不
可生此民間第一要務鄉約報其數目鄉佐稽其虛實積
多者另加優獎浪費者罰穀入官名曰自救倉此似周禮
積餘之法
古人積穀大都有四法其一爲黃承之事平糴每歲於禾
麥熟時以錢販糴至新陳不接時照原價糴出價值不增
升斗如故此種德善事也其次爲耿壽昌之常平倉穀賤
時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糴以利民無歲不糴

政學錄卷四

四

無歲不糴新陳互易出入常平又官民交利一法也如遇
豐年或於田畝正稅外勸諭每畝一升入倉備荒或有人
願捐積者聽其捐入專用備荒謂之義倉此亦一法也宋
崇安縣開糴鄉有社倉一所朱文公請於本府得常平米
六百石夏間給與人戶冬間納還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
後逐年依此欵散或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饑則蠲之
至十有四年將原米六百石納還本府遂儲息米三千一
百石將來依前欵散可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此社
倉法也

呂叔簡救命會勸語 天地間有第一件要緊事我說與

百姓們知道且如今百姓們過日子有地土的人家一年收三二百石糧喫穿使用潑手大腳也只夠過了一年明年收百五十石或百石喫穿使用那上攢下也少不得過了一年試想那上攢下時也不會少了喫穿也不會缺了使用只是不得風光寬綽耳肯將那收三二百石時留下半入倉下審防備凶年只當作今年少收了百石百五十石有何不可那窮漢就要積攢那裏得來果以性命爲重白個窮算計你就有窮時也少不得一日喫兩頓飯有一時也買一壺酒一斤肉喫或一人帶累到官也有費一二百錢時或隨會進香蓋廟也有費三五百錢時我勸你

政學錄卷四

五

一日應喫十文錢只喫九文便餓不死每日攢得一文一年可攢三百六十文遇著穀賤時可糴兩石恐上三年可攢五六石穀再養雞猪或攢糠菜或與人家做工喫了飽飯又得幾文工錢多少隨時積攢不消十年永無忍飢受凍之理想那萬曆九年十年連年天旱說起那箇光景人人流泪平涼固原城外掘萬人大坑三五十處處處都滿有一富家女子父母都餓死了頭插草標上街自賣被一箇外來男子調戲一言卻又羞慚兩頭撞死有一大家少婦見他丈夫飢餓將死將渾身衣服賣盡只留遮身小衣又將頭髮剪了沿街叫賣通沒人買其夫餓死官差人拉

在萬人坑中這少婦叫喚一聲投入坑裏時當六月滿坑臭爛韓王念他節義將妝花紗衣一套要救他出來他說我夫身已餓死我何忍在世間喫飽飯晝夜哭三日而死同州朝邑一帶拖男領女幾萬人半是不慣辛苦婦人又兼兒女連累困餓無力宿在一箇廟中喫得兒女睡著五更裏拋撇偷去有醒了趕著啼哭的都著帶子網在樹上也有將毒藥藥死了的慟哭流涕豈是狠心也是沒奈何此又有一男子將他妻賣錢一百文離別時夫妻回頭相看慟哭難分一齊投在河中泚死萬曆十四年邯鄲路上有一婦人帶三個小兒女路上帶累走步難前其夫勸妻

政學錄卷四

六

捨棄孩兒夫人慟哭不忍其夫賭氣兒先走了數十里又心上不忍回來一看這婦人與三箇孩兒吊死在樹其夫慟哭幾聲也自吊死又有一男子同一無目老母與一婦人抱箇十數月孩兒同行老母飢餓不堪這男子先到前村乞食供母這婦人口中還喫著沙土仰臥而死老母叫呼不應摸著兒婦知是死了也就吊死道傍這男子回來見他母親親死又見那兒女看看將死還斜靠著死娘身上咬姊也就撞頭身死西安府城外有大村千餘家居住一時都要逃走那知府慌忙親來勸留說道我就放賑濟這百姓滿街跪下訴說多費爺爺好心念我飢寒就是每

家與了三二斗穀子能喫幾日怎麼捱到熟頭趕我走得動時還開掙到那豐收地而且救性命大家叩頭哭聲動天那知府也慟哭放他散了走到北直河南處處都是饑荒那大家少婦那受這飢餓奔走都穿著紗縐衣服死在路上當此之時慈母顧不得嬌兒孝子救不得親父眼睜睜餓死溝中路上狗喫狼餐沒人收屍朝廷也差官將四五十萬銀子放賑濟一箇人分得一錢半錢怎救得一家飢官府也開倉散穀子一箇人得一斗半斗能喫得幾日飽想你平日空蓋了許多寺廟塑畫了許多神像打了許多醮事燒了許多金銀那個神靈救得你想那好年成

政學錄卷四

七

時胡使亂費只嫌窄袖衣布裳只嫌醜吹笛打鼓還嫌不中聽好酒好肉只嫌不中喫卻將那平日吊下的留在這時用怎到的喫榆皮草根還餓死了俗語說爺有不如娘有娘有不如在手只望百姓們口那肚攢隨貧隨富除納糧當差外甯好少使僉用甯好淡飯蔬衣好多多積些救命穀多攢些救命錢甯爲樂歲忍飢人休做凶年餓死鬼且如老鼠盜雜糧積在穴中沒時備用鳥鵲銜棒子藏在樹裏冬月防飢你曾見荒年餓死了多少鳥鼠人生過日到不如鳥鼠見識可嘆可嘆昔時有箇唐修腳他兩腿雙瘸家有老母沒人掙錢養活他學了箇修腳生藝每日喫

了人家飯食還落的幾文工錢養他母親又將瓶子一個埋在地中用竹筒一箇通入瓶口每日投錢一文年終取出來與他母親買件衣服你這窮百姓眼明手快一日那攢一文錢也不打緊鄉約中發箇願心隨個窮漢會兒窮漢攢錢多的我查出來分外賞你假如凶荒之年家有積穀一石者官加賑三斗有積錢三百者官加賑一百家無分文升合者不准賑濟百姓自家有得一半官再助些可以接濟熟頭捱出性命若赤手空拳便與他三五斗穀一二錢銀終來也要餓死不如那將來救那一半的性命我和你先說明白到那時候百姓們休後悔

政學錄卷四

八

糧穀條約

呂坤曰年豐積貯爲急穀賤糶賣爲難聽民納穀抵銀似爲妥便果納者無人用官銀糶買出糶之後將本銀歸庫公私兩利緩急足恃合立款項徧行曉諭一在庫各項銀兩除見在起運者難以動支外其餘本色解贍及一切無礙及待支緩解官銀不分已未報部盡數糶穀收貯在倉待明春出糶以爲餘利作倉積以其原銀還庫藏以其每遇穀賤之年再借以糶再糶以還總之有穀在倉卽有銀在庫要在轉移以廣儲蓄耳一小民糶穀納官不免火耗添搭銀匠傾銷起解不免折

耗補賠官派人夫糶粟不免街市騷煩今行簡易便民之法凡貧民糶賣不便者儘本身差糧銀數照價納穀務要極乾極淨納九斗者準一石其情願納銀不領穀票者聽從民便

一收穀之法州縣倉用佐貳官一員大戶二名一同監收務照市斗酌量取平不許重收一合價照市價不許少算一釐穀到即收不許延遲半日登記須明不許錯上一人該州縣務照發去簿票格式掌印官先將簿票填註花戶銀數簿送與收官票給花戶花戶納穀到倉倉中照穀算銀於納戶票上印納訖二字納戶執票到櫃該櫃收頭印

政學錄卷四

九

真勾銷赤應票仍花戶收照其穀溼而多糠粃者徑不准收穀果乾潔而經收人故爲刁難及重收遲收者許鳴鑼聲冤當堂驗實經收人重責究罪

一遠鄉之民赴州縣納穀不便各鎮店城堡有乾靜寺廟處所卽於該年大戶擇選公正能幹者二名領官銀置買席草將附近願納穀石之人照依本州縣時估收受亦照州縣倉收之法如價隨時貴賤者務要記日明白與縣對日驗價其納戶票上亦印納訖二字納戶將票總付里長到櫃勾銷亦應里長將票帶回隨便給與納戶存照穀收完日用心積貯不許兩地渾沌烏鼠作賤待明年輒放穀

石仍用原買之人分毫之差者經收人役重加獎賞如有徇情濫收淫耗及捏數妄報虛出完票者坐贓問罪一納穀之法全爲便於貧民其上中人戶仍令盡數納銀以備緩急起解尤不許富勢人家及衙門積役囑託濫惡短少違者一體重究

一收穀以黃色爲上能耐久放故也如黃色少處亦收白穀但黃白不可混雜須各另分收混雜者罪坐經收之人一倉中量斗用斗級各鎮店量斗用斗行不許打討牙用蓋斗行應是給帖納穀之人果省其納穀卽令收穀之時各鎮量斗一時亦不爲累如不肯伺候者重責革役使納

政學錄卷四

十

戶自量收者監之尤好

一民果不願納穀者官選大戶給與官銀務收乾潔價值隨時糶買隨便亦九斗算一石其一斗算腳價僱覓之費不許刁難小民諸凡禁約悉如上法

一境內災傷野無青草將議賑濟則恐官府之困廩有限議勸借則恐地方之富戶無多最妙之策只發官帑銀兩若干委用忠厚吏農富戶轉糶於境外豐熟之處歸而減價平糶於民委用員役分頭往糶如發官銀一千兩先糶五百兩至而糶與飢民卽發後五百兩往糶先五百兩糶完而後五百兩糶至後五百兩將盡而先五百兩復末如

此轉運無窮循環不已則百姓雖丁凶年之甚而常食豐年之糧積穀之家豈無忍念貪志然官府平糶之糧日日在市彼即欲獨高其價勢必不能漸近有秋閉藏無用則亦不得不平價而出糶矣如他處米穀不足則難買豆粟粟麥蕎麥粉之類亦足充飢民恃無恐况豐熟而還帑官銀不虧那移以進民民飢獲濟若委用人必無他慮此最妙之策也若附近州郡無豐熟之處不妨稍遠所以貴見災而懼先事預圖也

一禁人即吾人何忍使我飽彼飢四布遏糶之禁但別境之米商惟知逐利不顧我國嗷嗷之難本地之閭戶惟知

政學錄卷四

十一

賺錢不管民窮受飢之苦而窮民一時緊急不暇慮後至有傾儲而糶轉盼穀貴價高艱食坐斃者官府若不一禁則市鎮且爲之一空常有飢民鼓噪釀成大禍者但禁之須要有法一法立一弊卽生官府若不知流弊只言禁革則無賴刁民千百成羣處處羣詭處處嚇詐漸漸久之清濁不分不但嚇其銀且搶其米不但搶遠商大糶之米或搶及本地官民自運之米又不但搶及船中之米一切客船皆肆行搶奪賴利私運穀米利之所在勢重難返禍不可言尤可恨者閭戶刁商暗將船泊他所却分布多人市鎮反混雜於禁米刁民之中與禁糶之人同禁同搶凡糶

米一斗糶米數升者到市亦執而拷之官府不悉其奸或將糶米者一責則流言相傳以後市中自此無米不過半月營工買米窮民無所得食營辦賣米窮民無所得錢千萬人必轟然起而嗾怨官府聞其如是又見搶奪不止又有受囑資客及乘機思糶與不透士紳坐而見聞詳或謂設賤傷農或謂沿江漸下之米本宜流通疏壅不宜太嚴滋弊以致官府誤聽以爲禁革之不便如此輒試而開之則向日所泊之船漂蕩而至市鎮又爲之一空矣此等弊病事雖甚粗其竅甚細凡官府禁革須禁大糶小糶不禁小糶小糶須禁夥糶夥糶不禁零糶零糶斯弊革民安

政學錄卷四

十二

兩全無害矣雖然尤有機焉官府若不禁其要縱能禁大糶於白晝能禁大糶於黑夜乎且大糶原非鄉下之窮民乃市鎮之富閭戶卽令本家未有積米然一家分布五十八人家即可分布五千人彼零糶市米不可頃刻零收而立送客載乎况遠商預將無數銀兩時割國家國家於未糶收成之先卽已分散於各村之民彼村民豈已得銀離官府禁之而被反暗地挑送懼失信於客主然則富閭之暗地大糶貪而用巧與窮民之暗地小糶情願受愚者同官雖有法亦且無如勢之不得不然何矣然則禁終不可行噫曰禁有二法其在已然而禁之者不許百姓自禁

以致搶擄本郡縣自撥兵快於總扼處所晝夜巡邏凡米船偷過關者拏獲拏繫即限在本地發糶率獲人役於經紀賣戶名下追償其在本然而禁之者州縣一到即將防饑禁糶之意明示米戶不許私囤厚利遺害窮民每小囤戶數十家在某大囤戶名下取結每大囤戶及經紀在本郡縣取結朝陽赴官投遞其弓兵快手不時巡緝於經紀米戶之門如有一人蹤跡可疑似是買米客商如有裝米空船泊泊鄰近及米價翔貴窮民艱難者即將本囤經紀鎖拿究審除重責外重罰米穀上倉備賑遠商重責遂回此意仍於境外四路告示此則使謀糶家之道較之鄉民

政學錄卷四

三

已領客銀及客人已落國家而與之力爭者難易萬倍也米舖有大囤戶有小囤戶小囤戶收鄉民之米大囤戶收小囤戶之米有經紀自經紀者有經紀又做囤戶者凡取結須要預訪士紳使之姓名無遺恐戶房為之隱蔽

放收倉穀

積貯倉穀每年放與貧民至秋薄息入倉比借之富家利輕數倍官又得息以備荒此兩利之道也但收放之際弊孔有八故隨時書手開報人戶未必當差百姓一弊也冒名代領不可勝計二弊也窮民來借書手不肯開名里長不肯保認需索多端三弊也放無的日枉費空回反要欺

錢四弊也催糶時差役到鄉酒食之外又要打發五弊也富者借穀一粟不借貧民之家打擾不市六弊也收糶時倉斗收糶先收親識富家窮民生守不得上納七弊也或有役折乾或親識減少取價貧民滿失賜解八弊也有此八弊較之生借富家尤為不便是以薄息還倉固不來即抵斗還倉亦不願青苗之法害正坐此

放借倉穀賢者事事留心人人惡而不肖者服繁惡劣聽憑左右或主守私扣以肥家或奸民販糶而專利或吏早門快多討而重量或里長名下總領回家升合不分或有

政學錄卷四

四

合之高下攔門之卒以需索為出入之速遲有乘機盜穀而不知者有分名重領而不覺者有一家父子兄弟領幾分者甚者出倉一千而冊報一千二百石多闕之數扣入私囊者每里多造三五人每花戶名下多造一二斗比至追穀懇告級徵停徵捱過一年歲復一歲併改人亡莫可考核

一二三四五月此正青苗不接之時五穀俱貴之日但借糶太早不能接新借糶太晚民困已久大率不出三四月每當此時行糶賒一次存留底簿原案以備查驗但有借賒而難還者除嚴追外再次不準借賒

一各約先遞手木某人極貧應借某人欠貧應放某人中
貸應糴某人欠中貧應除分爲四等各開手木草印官將
各約手木共算可除若干人用穀若干石可放若干人用
穀若干石可借若干人用穀若干石可糴若干人用穀若
干石如數不足而人有餘者量減斗數人不足而數有餘
者甯糴勿除甯除勿借每異姓十人用一連名保結如不
應與而與者甲長約正及連名人代保拖欠者甲長約正
及連名人包賠名數已定先印小票發各鄉約人給一張
某人除放借糴若干數上關書印蓋各約正領散訖次出
榜文挨約順序某約某人某人以上俱限某日到倉某約

政學錄卷四

三

某人某人以上俱限某日到倉其序一除二放三借四糴
一日只限五百人除者完挨序候放者完挨序候借
者完挨序候糴將榜張掛訖仍做籤一百枝上寫照支二
字仍用二簿一扇佐佐官坐於頭門照約大序點名散籤
一起二十人一扇選委公正官一員親坐倉中點名照籤
給發其斗數照票給領散人得發銷票於委官二十人
出倉又點二十人進穀不足數者許花戶口裏亂進爭入
者責二十不給穀各色人等俱要東進西出出倉之人仍
將籤至頭門交與佐官以便復帶人領四等領穀人數
俱照此行五百人盡雖有餘時不可接放恐人難伺候

一法預先刻平糶單每分幾百張平給收銀富民俟交銀
已完之人執憑支穀每倉置木籌三十根每根長三尺方
一寸二分以天地人字編號自天一號歷至天十號止地
人俱照此編之并發委官收掌候給糴散人執照出入各
富民於倉外擇一近便空處專收價銀經收倉役在倉發
穀州縣官選謹慎吏役四名赴糶散倉聽用一名掌簿傳
送一名在東邊門外查驗單票號發散人入倉二名在西
邊門內一收單驗穀一收辦放穀出門倉內用大銅鑼一
面東邊門外置鼓一面凡有保甲人民持銀赴糶富民即
時將銀秤收明白備將保甲人民銀數並應與散數登記

政學錄卷四

六

號簿及填單付糶散人執候類有十人先將天字號簿十
根散各執單持籌從東邊聽吏查明擊鼓三聲放入如糶
穀二石或一石五斗者必數人交領單上明註幾人進倉
領需幾根卽一人止糶穀五斗亦準領籌一根蓋有一人
卽執一籌入方便查考也十人報完發穀之人將單卽註
發訖二字鳴鑼一聲十人負穀齊行從西邊聽吏收單散
穀交籌放出必倉內鳴鑼放穀出然後門人擊鼓放人入
庶倉內不致壅雜若散天字號籌已盡卽散地字號籌地
字號籌已盡卽散人字號籌計散人字號籌時而送天字
號籌之吏已至矣相繼輪轉周流不窮如東無單籌執照

而入與西無單籌負較而出者及有單無籌有籌無單并
類比單數多者計各吏一體拏送究治至晚收單更將單
類送委官查銷委官將銀封貯縣庫守令印官仍不時親
臨倉所查驗或又曰限以五斗恐貧民銀少聽其穀糴恐
人眾擁擠富民收銀不及宜另擇空處每晨領穀數石或
以升糴或以斗糴此不論保甲不用單簿不拘銀錢聽其
便宜零糴至晚交價還官此亦一法也但此法略恐奸僧
詐糴不已以不論保甲故也然小民既有平糴之利或奸
僧亦無所用之乎留心者酌之

一領穀出倉有債主指欠本利店家指欠酒飯里長指欠

政學錄卷四

七

糧差名色侵奪一合者許巡視拿獲每一升罰穀一石仍
枷號十日

一掌印官雖有十分忙迫不係疾病不許輕委佐貳致令
領穀之人在城久住務使如歸市然本日到倉本日回家
若召號多人擁擠城市十數日不得領穀衙門人百計刁
難致所領之穀不足盤費本官之才短虐民即此可見矣
一斗行人等開倉之日每日報價價長則糴增價退則糴
減斗行如有扶同虛捏重則枷號革役

一收放之日掌印官或不得下倉選委富家公直百姓每
日四人一人監看斗斛一人掌管簿籍二人收看銀錢每

日每人給銀四分仍與寫字二人登名收票每日每人給
銀二分撥與卓隸二人以禁誹謗但有違犯者許其稟堂
懲治

一在倉量斗不須另外雇人致費工食只以在官空間青
白夫阜快人等充量半日一攜帶飯在倉不許往來仍出
入捧檢以防夾帶或用下班斗行輪流在倉伺候每日給
燒餅十箇亦可

一入倉領穀之人但有大門二門倉門索要分文者倉中
量斗人等故減升合及越籤亂支刁難一刻者重責枷號
一運穀與放穀一般斛斗一樣平量不許分毫多收分毫

政學錄卷四

六

低放倉門置鼓一面州縣二門置鼓一面違者許花戶舉
鼓聲冤以惡率問

一借穀之人身死妻孤或無子孫或子不滿十五而無地
者其穀免追若以生作死以有子為無子以有地為無地
者許甲長及連名許舉到官除重責外每一斗罰穀一石
一倉穀不及三千石者不許糴賒以防急用其三千石以
上者存五出五以為定規所存五分明年再出不可徇人
無厭之求致有無及之悔

一糴穀比市價每石減銀一分放者每石加二出息若稍
紅泥者不許糴放牽搭但令出借抵斗還倉

一糶賒二法惟有還鄉之民來往艱難不得舊恩以後穀多每集鎮一處積穀三五百石設立殷實富家倉正倉副各一人擇於大寺廟中或有司設處一房或義民願施一房者於內盛放掌印官發簿二扇一紀見在數一紀收放數每年正月二月州縣呈詳院道每年三四月糶賒一次務要年年增益不及十年可增一倍而一鎮之民生命有賴矣

一九月初一開倉收穀仍選前役坐收給與工食放者加二還倉借者抵斗還倉賒者照賒日價值還倉俱要乾淨不許渾糶違者管收之人坐贓重究仍令補數

政學錄卷四

十一

一花戶納穀亦照前挨約順甲之法以次還倉即還不許過十月三十亦不許零星二斗五斗上倉致難勾銷出簿違者重責不準再行賒借

一遇年前冬三月無雪多根不得深入過年春三月無雨麥苗不見發旺又秋禾土乾不得下種者止於飢民借十分之一糶十分之二留七分在倉以防凶荒其三分除價慎勿輕行蓋飢民無以為生不得不借糶實有銀在庫尙可賑民若賒多而秋禾不收雖明年民亦不能還而今秋何以救急蓋三法併行為豐年計也且有司每歲斟酌行之

一社倉老人一年一換一換一交須舊役收完之時方可交代其不完者還責成舊役則人不致作弊矣

賑濟饑荒

凡水旱須要及早申明以便題請若遲延不申過了七月題請不得又須盡水旱之處一一報去若聽書手或以多作少以重作輕萬一以災不及數不準蠲免未免失士民之心 水旱之後百姓饑荒尤當中請即刻停徵不可聽吏書曲稟 市井鄉曲有等年老棍徒指告緩徵停徵災傷蠲免等項科斂錢財赴上司投狀稟縣觀望俱不納糧以後如有應緩應停止許掌印官具申以憑酌處但有仍

政學錄卷四

三

前赴告者還解原籍坐贓究罪仍查主使之入一體同坐一賑濟者聚濟不如散濟零濟不如頓濟何為聚濟不如散濟聚數千萬人於一處而為之給散上之給散難遇有守候之苦下之喧嚷日積有跲路之患夏則熱氣薰蒸疾病易作冬則羣居露宿栖泊無廬為害不淺必也委賢能僚屬及鄉宦之良富民之有德者分頭給散而正官為之總管稽查可也何為零濟不如頓濟如一人日給糧一升一月應得三斗令飢民僕僕奔走日領一日之糧既費且勞得不償失不如計一月三斗之糧頓而與之令得家居安食一月一月糧盡後復赴領官不煩煩而民得安逸為

利更多 賑濟飢民往往不能落實惠者其弊有二一曰有司憚勞二曰吏胥之爲奸也夫顛連無告之民城市尙少村落爲多有司賑濟往往彌縫於城市而疎脫於鄉村僻野窮鄉橫道路與坑谷者不知其幾矣至若賑濟之時當其吏胥之發糧也則既偷竊於吏胥及其委役之散糧也則又剋減於委役竊與剋者十恆得其七八而飢且死者十不能得其二三故事支吾虛文搪塞如朝廷德意何必也四境之內照東西南北分日擇地論集該境飢民躬親查給勿委人候事萬一地廣人稠一身不能遍歷則委廉能員役分頭查散親給告示簿籍明註某一處飢民若

政學錄卷四

三

干糧食若干每名給與糧食若干逐一曉示使飢民了然知數如有管散人役剋減短少許飢民即時首告以憑坐驗究問正官仍出其不意時一親到彼處驗查則人役斷不敢作弊而窮民沾恩矣

一廣養粥之地查得飢民無定方而養粥有定處若不多設處所以粥就民而圖我近便以民就粥恐奔食於場歸宿於家或朝食一束暮食一束十里之外不勝奔波不便一也壯丁就粥便可隨在歇止而老病之父母幼弱之小兒羞怯之婦女餓死於家其誰看管不便二也乞粥以歸不惟道遠難攜亦且妄費難查三也不如十里之內就近

村落寺廟之處各設一場庶於人情爲便

一擇養粥之人無迫切之心則痛癢不關而事必苟無天理之念則出納無據而利必專無綜理之才則點查失當而事不詳無鎮壓之力則強者多暴者先而惠不均無耐煩之意則費雖多而惠不及飢民故定養粥之法卽選養粥之人而令之講求講求既明掌印官親與問難如於立法之外另有良法者卽行獎賞則人人各奏其能而仁術湧出矣

一行勸義之令善不獨行當與善者共之掌印官執一簿籍少帶人數各與候糧徧到鄉村看得衣食豐足房舍齊

政學錄卷四

三

整之家便入其門親與講說或願拾米糧若干石或願養粥若干石飼養若干人務盡激勵之言無定難從之數如有所許卽令自登簿籍待年豐少寬歲月或官或民照數補還仍送牌獎勵但有司多不肯徧歷鄉村夫代我兒女乞食苟有父母之心雖欲不往不可得已

一別食粥之人凡來食粥者報名在官立簿二層分爲三等六班老者不耐餓另爲一等粥先給稍加稠病者不可羣另爲一等粥先給稠稀從便少壯另爲一等最後給粥勻和在稠稀之間此謂三等迨次顛沛之時男女不可無辨男三等在一邊女三等在一邊是爲六班

一定散粥之法播鼓一通食粥之人男坐左邊以老病壯爲序女坐右邊亦然甕頭將煮熟粥稠者一桶勻者一桶徧向兩邊面前各照盤數每人一滿盤周而復始大率止於兩盤老病者加半盤一盤可也每日夕人給炒豆一盤

一法令飢民至者隨其先後來一人則坐一人後至者坐先至之下但已坐者即不許再起一行坐盡又坐一行以面相對以背相倚空其中街可容擔粥人役行走坐至正午官擊梆一聲唱給一次食即令兩人擔粥桶兩人執瓢杓照飢民各持盤輪散之其有速食先畢者亦不得即與以致混亂須將第一盤盡散訖然後擊第二梆高唱給

政學錄卷四

三

二次食從頭又散散訖至三遍亦如之三食已畢縱能食者亦止盡久飢之民腸胃枯細恐其驟飽即死故也惟飢民中稱有父母妻孥病在家者量行給與與之攜歸如此處分已訖方令飢民起行庶乎周遍均勻而人無不食之嘆矣又當多置紅桶瓢杓鐵鍋等項聚取於官不取於保甲方免科派之害惟盤飭則令飢民自備水則令保甲編戶挑之又禁管粥者刻米粥內將生水攪稀致久飢者食後暴死嗚呼給粥者本以救民之生也而用心不到反以速民之死爲民父母者不可以不慎也

一分管粥之役大粥場立總管一人掌簿二人司積二人

管米豆俱以廉幹者爲之每鍋甕頭一人炊手一人柴夫一人桶夫二人水夫總十八人皆以食粥中之少壯者爲之但有情慢及作弊者即時杖逐

一計糴粥之費凡在倉有米者掌印官差在官夫役車載驢馱十日一發積在粥場嚴密之處司積者自帶鎖鑰管總判封條每日每人以三合爲率食粥之人每日增減不同掌簿先一夕日落報名數於司積司積先將各鍋編爲字號某鍋煮米若干某甕頭管某鍋定有姓名斗數貼一單於面前每日平明司積照序點名照數領米司積冒破米豆者每一升罰一石甕頭刻減米豆者不論多少重責

政學錄卷四

四

草出

一查盈糴之數不分軍民良賤不論本土流來除強壯充實男女不可輕收外其餘但係面黃肌瘦之人厯厯穰穰之狀即準收簿每簿分男女二冊每班常餘紙數裝以備早晚續到之人其人以日爲序如正月初一日趙甲某府某縣人見在何處居住有子無子初二初三以次登記一酌給粥之節久饑之人乍飽即死總管查有曾經久饑者另作一等姑與稀粥少食一日甯四五次待氣息少復十數日後方補六班

一備粥場之藥瘟疫頗多若不早治漸致死亡每場設醫

生一人製藥二人預備時病湯散卽與調理不惟救濟一人恐傷傳染多命仁人不可不加之意也

一遇饑饉之時在倉穀石早發行戶碾米每石納米五斗五升卽以碎米餘糧充爲工食

一飢病之人坐臥無所亦易生疾病州縣將穀稻糞枯用麻織爲草薦令之鋪地庶不受溼

存恤孤獨

呂坤曰加意窮民帝王首政留心風化有司先圖律云凡鰥寡孤獨及篤廢之人貧窮無親屬依倚不能自存所在官司應收養而不收養者杖六十夫鰥寡孤獨古稱無告

政學錄卷四

孝

之民言順連苦楚無人可告訴者也此四者雖云無告然眼目明手足便老婦與人執爨抱兒老夫與人看門守戶猶可收留縱使行乞猶得方便至於篤廢之人手足單損眼目雙亡又加之以鰥寡孤獨做活則手眼傷殘乞食則坑塹傾跌此非無告中之尤無告者乎若盡數收養一人歲費米布可得銀三兩若棄而不收使其叫爺呼娘之聲徹於里巷而爲民父母如罔聽問法且不言情將安忍至於學習彈唱說書一節不惟此等窮民藉以餬口又欲愚頑百姓聽之同心蓋自古聖王以強壯丁男歸四民之業以殘廢貧民專一藝之能當是時鄉國歌樂皆用工師董

臺則陳陳奏公廟詩則普腹諷誦不惟因材就業矜不成人亦且移俗化民皆知禮義但恐習學淫語反壞人心而勸世名言無人著作

一時調新曲百姓喜聽但邪語淫聲甚壞民俗如有老師宿儒詞人詩客能將古人好事如殺狗勸夫埋兒孝母管飽分金宋郊渡蟻一切有關風化者作爲鼓板平話彈唱說書半說半唱極淺極俗不用一字文言婦人童子都省又親切痛快感動民心使人點頭讚嘆流淚悲傷者卽行優獎一勸化題目要擇民間易犯者如做賊告狀打人喫酒宿倡教唆搶奪姦拐賴地騙財說荒搬謔離地土不納差

政學錄卷四

孝

權游手好閒驕奢放肆白蓮無爲等事民間當行者如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諱歎忍讓陰險慈悲平等方便等事以上善惡不止一端任作妄詞小曲其替目教導淫詞者重責逐出習學者永不救濟

一闢廟處所修蓋環房十五間或二十間坯牆瓦蓋前面懸牆中留大門上題冬生院三字貼後牆接連皆砌火炕炕闊八尺外面接連皆用短牆一丈留一炕口炕上織大草苫可五寸厚裏外貼牆捲苦作枕人皆橫睡上用極粗縣布套以淨花數斤照炕多作廣被一被可容一二十人四邊線捺三寸燈傍要堅固庶難折搖動每年十月初

一日起至三月初一日止凡本處或迷鄉六十以下五十以上無目殘疾之人不必給穀皆令止宿其中男在一處女在一處每十人用一有目孤寡之人料理眾警即於團廂設老人一名火夫三名掌管此院每早每人可費米一盤日可費豆一盤蔬鍋盤箸照人備辦即令老人督率煮粥炒豆米豆官倉支銷柴薪有司設處但有亂羣爭擾者老人稟官即日逐出放院之日老人將被收捲門戶鎖封不許閭人在內作踐開院之時如有目壯男希望食宿在此提混者老人報官重責柳號院前其老人火夫事完紀善另行獎賞

政學錄卷四

主

一縣禮用極粗縣布染以淺藍每件表裏二丈五尺淨絲二斤每件可費三錢五分冬生所發料無百人二年一給每年所費不及銀二十兩掌印官或罰或處似亦無難

鄉甲至要

呂坤曰勸善懲惡法本相因鄉約保甲原非兩事但約主勸善以化導為先保主懲惡以究詰為重議將鄉約保甲總一條鞭在城在鎮以百家為率孤莊村落以一里為率各立約正一人約副一人選公道正直者充之以統一約之人約議一人約史一人還善書能勸者充之以辦一約之事十家內選九家所推者一人為甲長每一家又以前

後左右所居者為四鄰一人有過四鄰勸化不從則告於甲長轉告於約正書之紀惡簿一人有善四鄰查訪的實則告於甲長轉告於約正書之紀善簿其輕事小事許本約和處以息訟端大善大惡仍季終聞官以憑獎戒如惡有顯跡四鄰知而不報者甲長舉之罪坐四鄰四鄰舉之而甲長不報者罪坐甲長甲長舉之而約正副不書掌印官別有見聞者罪坐約正副如此嚴行則一人罪犯九十九家之責也九十九家耳目一人善惡之鏡也平居無事則互相叮嚀一有過惡則彼此詰責邪教妖術奸究兇民何所容其身出境為賊在家竊盜何所遁其迹地方安得

政學錄卷四

主

不誦富百姓安得不寡過刑清政簡之效可以漸臻知體畏義之風可以日長此目前第一急務也
一鄉約原為勸民保甲原為安民行之而善則民樂於行之擾民不惟無益而又害之如約長保長不許用無身家棍徒使挾倚需索一不擾約保不許出一里之外其人許令鄉保長等打卯接官及派應夫役三不擾掌印官自己抽查不許委佐貳首領及快壯查點巡邏四不擾鄉甲中有事係賊盜人命方許呈報如闖毆小事等項聽民自便不許呈報五不擾去此五擾而後良法不失美意民自

樂行矣

一選約正約副約諸約史須百家箇箇情願選甲長須九家箇箇推服及常不出外者如扶同濫舉非人許不願者舉出但全人難得或舊過而改新或善多而過少或口毒而心善者情願從今學好不妨準收

一甲長不服人許九家同稟於約正副如果不稱九家另舉一人更之不許輪流攀當約正副不服人許九十八家同稟於官如果不稱眾人另舉一人更之不許一人私告中間如有以曲爲直將善作惡向親識受買囑報私讎欺貧賤大傷公論者亦許同約公報到官小者本約除名紀

政學錄卷四

字

惡於申明亭大者比眾加倍究處如無大過及三五人私怨者不許輕更約正副致有投充推諉以生奸弊

一州縣正官先將各約爲善爲惡之人密細訪察要見某約某人某日爲某善事某約某人某日爲某惡事恰將各約善惡兩簿及作善作惡之人稽查或隨便親到本約呼喚審問如果善惡是眞而本約不曾書寫者除當面獎戒外約正副諸史各重責紀過甲長四鄰隱匿不報者與作惡之人一體重究

一旌善申明二亭國初設老人二名以佐州縣之政但老人名色近皆歸於里甲催科及僕隸頂當朝撫善楚人皆

恥爲今選縣州縣殷實有德二人另名公正總理城中鄉約四鄉再選公正八人分理各鄉鄉約各約正副諸史不公不法聽其糾舉應更換者聽其保舉

一約正副諸史止爲管教一約之人不許接送官員及州縣一切差委接送聽事朔望升堂及不干本約事情無故騷擾拘喚無罪輕加凌辱以傷優禮良民之體

一約正副諸史除正項親朋禮節往來外如有處分本約事情因而受人隻雞杯酒斗穀分銀者即係不立行止無恥之人被本約許出枷號紀惡

一鄉約呈報善惡及條陳利害者不分是何衙門俱用連

政學錄卷四

字

七粗紙手本封袋縫上寫某州縣某字約約正副某人某人封若保舉約公報則寫某州縣某字約約正某人等同封不許用細紙以生科派之端

一大奸大惡久慣行兇報惡紀惡動輒與人爲讎者許同約百家連名指實用手本封固差約中一人密稟州縣掌印正官差的當兵快當時鎮拿

一鄉約之中不怕豪強惡棍只怕浮薄少年此等浮薄之子或係大家貴族倚託門第錢財將欲不稱入約此人置之何地將欲徧之約內彼假氣雄心輕口薄舌無恂恂鄉黨之謙懷卑卑貧賤之意甲中不敢舉過約中不敢紀惡

或違言捏事或構怨生讎其明理父兄當思共守聖諭科條替伊教誨子弟不護短不尤人不明理者或到約中發怒令長少難堪或向州縣遞呈託守令處置彼庸懦有司那分阜白約中一夥平且何苦與人鬪氣從此面一約壞矣一約壞而各約皆壞矣以後約中少年務要低心下氣一遵條款不許傲慢掌印官隨時另行體察但有擾混一約不成者另申施行

一約中除業戶家奴及傭工佃戶各屬房主地主挨查管束不許收入鄉甲外其餘不分匠作裁縫廚役早隸快平門禁馬夫但係本縣老戶人家或客商經年久住情願入

政學錄卷四

三

約者俱許編入鄉甲以鄉黨輩數面序不許作踐

一鄉約有犯除徒流以上自有應得罪名外其餘犯惡呈報訪知等事不係告發者只是糾責重者枷號不許問罪一各約紀善紀惡紀和紀改四簿有司終日查考假如一百二十約每日照依約號次序初一日某字號等四約詳史送簿來看掌印官細查善有可賞者批獎三一句惡有當懲者批戒三一句其和處不當者即與更正罪惡大而不不足以盡法貨者拘來責治不貧者罰數多不過五石少不下一石註於簿上責令甲長催完不次查簿即於罰數項下註某月日納訖其設即此本台股實之家以備本

約社師束脩及孤老殘疾賑濟或本約不得已公用俱約正呈知掌印官方準動支不許有司將數入倉庫者以科罰坐罪其批查約簿俱以紅筆大約每日查數本一月查一週

一每約百家選保正一人百五十家量加選保正副各一人鄉甲之內屬本縣者聽其挨查出入鄉甲之外屬房主地主者聽其訪問但有為盜窩盜聽其舉報到官但有失盜聽其率領各甲救護其甲中人等除六十歲以上十八歲以下免其救護外其餘壯丁十月後秋收已畢三月前農工未動各家所備槍刀弓箭短棍繩鞭等器一百家或

政學錄卷四

三

二百家內共覓教士一人令其習學武藝一年覓一人習一藝不及五年而各藝皆熟矣又以本甲教本甲不及五年而各人皆熟矣一甲共置礮一面保正副各置銃三杆遇有盜賊打劫甲中鳴礮保中放銃一擁救護但於盜所生獲或打死強賊一名者州縣官花紅鼓樂迎至公堂銀杯選酒三杯當時賞銀十兩仍給貼一張免其本身差役如果賊見救護人多要殺失主解圍失主見賊要殺屬人不許救護保甲人等一味上前捉賊不許因而解散盜賊殺人與救護者無干盜賊走脫則救護者何用况賊見失主罵人而救護者不散彼何難於失主而殺之哉

一保正副須選家道殷實力量強壯行止服人者爲之如有優占卽令其子男弟姪爲之不許掌印官聽徇徇情巡捕官受賄賣放卽爲無德貪棍頂充蓋盜賊打劫不尋窮漢而棍徒保正豈能率人借保甲之法率百人之眾代爲勢者看守家財何負於彼而推託以圖苟免哉

一鄉甲之利良民分理於下有司總理於上提綱挈領政教易行日考月稽奸弊自革若掌印官視爲虛文如醉如夢則約正副以爲奇貨通賄通情是良法反爲弊政鄉約保甲果弊政乎何不將周官法度一讀也故得千良民不如得一賢守令嗚呼吾輩讀聖賢書受民社寄終日抗塵

政學錄卷四

五

走俗身教旣不脩言教又不舉上負朝廷下慚士庶子夜深思甯不汗背

余自強曰稽察災荒莫善於保甲之法有司印官宜於秋收畢日特委廉能佐貳官一員專董編審但不許藉此騷擾其法先將城內以治所爲中央餘分爲東西南北四方如東坊以東一保東二保東三保等爲號每保統十甲設保正副各一人每甲統十戶設甲長一人南西北坊亦如之東坊自北編起南坊自東編起西坊自南編起北坊自西編起至東北而合坊不可易而序不可亂大約倣後天八卦流行之序自東方之震起順由南方之離西方之兌

北方之坎至東方之艮止次將境內以城郭爲中央餘外鄉村亦分東西南北四方各量山川道里卽令在城四坊保正副分下方下鄉合同該鄉保正副量村莊爲界編之其編亦如在城法大村分爲數保中村自爲一保小村合鄉近數處共爲一保一保十甲聽自增減甲數因民居也一甲十戶不可增減戶數便官查也或餘賸幾戶總附一保之後名曰奇零此皆不分土著流寓而一體編之者也其在鄉四方保正俱以在城保正副分坊統之如在城東一保統東鄉幾保在城東二保統東鄉幾保以至南與西北莫不皆然如此則計坊分統內外相維久之周知其地里

政學錄卷四

五

熱察其人民凡在鄉戶口眞僞盜賊有無饑饉輕重在城皆得與聞或有在鄉保長抗令者或差人役或卽使在城保長挈治之亦無不可此法行不煩青衣下鄉而公事自辦矣有司惟就近隨事覺察在城保長使不爲鄉村害耳此蓋居重馭輕強幹弱枝身使臂臂使指之意亦待衰世之微權也而於弭盜賑饑尤爲切要編完以在城四坊保數及所統在鄉保數明白造冊地方姓名俱要的確不差一樣造完數本以便查考稽覈或曰往歲賑饑皆領於里甲而今欲編保甲以代之不亦迂乎不知國初之里甲卽今之保甲也初以相鄰相近故編爲一里今年代久遠里

甲人戶皆以別買田別賣田之故散居他里他甲喪失國初之意矣窮則變變則通至今尙不一更可乎每見里甲領賑輒自侵隱甲首住居寫違難以周知及至知而不來而取取而訟訟而追追而得所得不足以償所失甚有解寡孤獨被里甲之欺騙使其轉徙溝壑無與拯訴者有之故不如立爲畫一之法俱歸保甲爲便蓋凡編甲之民萃集一處責之查審其呼喚爲易集其貧富爲易知其侵隱爲易察其取計爲易得也昔熙甯就村賑濟張永照保羅米徐甯孫迷鎮分散米文公分都支給皆用此法何爲迂哉況此保甲也爲糾盜而設是以治之之道編之也民情

政學錄卷四

三

或欲偷安故其成也難爲賑濟而散是以養之之道編之也人情疎不棄從則其成也易如之何其不可行也

王守仁十家牌法 父老子弟自今各家務要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婦隨長惠幼順小心以奉官法勸懲以辨國課恭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要平恕毋得輕意忿爭事要含忍毋得輒興詞訟見善互相勸勉有惡互相懲戒務興禮讓之風以成敦厚之俗父老子弟其勉體吾意毋忽

輪牌人每日仍將告諭省曉各家一番

十家牌式

某縣某坊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政學錄卷四

三

某人某籍

右甲尾某人

右甲頭某人

此牌就仰同牌十家輪日收掌每日酉牌時分持牌到各家照粉牌查審某家今夜少某人往某處幹某事某日當同某家今夜多某人是某姓名從某處來幹某事務要審問的確仍通報各家知會若事有可疑即行報官如或隱蔽事發十家同罪

各家牌式

某縣某坊民戶某人

知爭鬪之非而詞訟亦可簡矣。凡十家牌式其法甚約其治甚廣。有司果能著實舉行不但盜賊可息詞訟可簡因是而修之稍其偏而救其弊則賦役可均因是而修之連其伍而制其什則外侮可禦因是而修之警其薄而勸其厚則風俗可淳因是而修之導以德而訓以學則禮樂可興凡有司之有高才遠識者亦不必更立法制其於民情土俗或有未備但循此而潤色修舉之則一邑之治真可以不勞而致今特略述所以立法之意再行申告言之所不能盡者其各爲我精思熟究而力行之毋徒紙上空言搪塞竟成掛壁之虛文則庶乎其可矣。編置十家牌式

政學錄卷四

早

各甲不立牌頭者所以防脅制使擾之弊然在鄉村遇有盜賊之警不可以無統紀合立保長督領庶眾志齊一爲此備行所屬各府州縣於各鄉村推選才行爲眾信服者一人爲保長專一防禦盜賊平時各甲詞訟悉照牌諭不許保長干與因而武斷鄉曲但遇盜警即仰保長統率各甲設謀截捕其城郭坊巷鄉村各於要地置鼓一面若鄉村相去稍遠者仍起高樓置鼓其上遇警即登樓擊鼓一巷擊鼓各巷應之。一村擊鼓各村應之但聞鼓聲各甲各執器械齊出應援俱聽保長調度或設伏把隘或并力夾擊但有後期不出者保長公同各甲舉告官司重加罰治

若鄉村各家皆置鼓一面一家有警擊鼓各家應之尤爲快便此則各隨才力爲之不在牌例之內。十家牌諭就弭盜安民之良法而今之有司槩以虛文抵塞真肯實心推求舉行雖已造冊繳報而尙不知其間所屬何意誠使此法一行則不待訓發而處處皆兵不待屯聚而家家皆兵不待蓄養而人人皆兵無餽運之勞而糧餉足無關隘之設而守禦固習之愈久而法愈精行之彌廣而功彌大。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假閭閻以興師豈以一州八府之地遂無衝勇敢戰之夫事豫則立入存政舉爲此仰各兵備官於各屬轉手打手機快等項挑選號勇絕

政學錄卷四

早

羣磨力出眾之士每縣多或十餘人少或八九輩務求魁傑異材缺則懸賞召募中間若有力能扛鼎勇敵千人者優其廩餼督爲將領別選素有膽略屬員分隊統押教習之方隨材異技器械之備因地異宜日逐操演聽候徵調各官常加考校以核其進止金鼓之節本院間一調遣以習其往來道途之勤責裝素具遇警即發聲東擊西舉動由已運機設伏呼吸從心如此則各縣屯戍之兵既足以護防守截而兵備召募之士又可以應變出奇盜賊漸知所畏而格心平良益有所恃而無恐然後聲罪之義克振撫綏之仁可施弭盜之方斯惟其要習戰之方莫要於行

習戰之方莫要於行伍治眾之法莫先於分數原選各兵既集部曲行伍合先預定爲此將調集各兵每二十五人編爲一伍伍有小甲五十人爲一隊隊有總甲二百人爲一哨哨有長協哨二人四百人爲一營營有官有參謀二人一千二百人爲一陣陣有偏將二千四百人爲一軍軍有副將偏將無定員臨陣而設小甲於各伍之中選材力優者爲之總甲於小甲之中選材力優者爲之哨長於千百戶義官之中選材識優者爲之副將得以罰偏將偏將得以罰營官營官得以罰哨長哨長得以罰總甲總甲得以罰小甲小甲得以罰伍眾務使上下相維大小相承如

政學錄卷四

聖

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舉動齊一治眾如算庶幾有制矣矣編選既定仍每五人給一牌備列同伍二十五人列名使之連絡呂熟謂之伍符每隊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總甲一藏本院謂之隊符每哨各執兩牌編立字號一付哨長一藏本院謂之哨符每營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營官一藏本院謂之營符凡遇征調發符比號而行以防奸僞事完備遣花名手冊送院以憑查考發遣保甲器械如無鋒利可用者不如一味鐵釘悶棍極便易製若銃砲必須如法方可適用製銃藥法銃鐵每毛數十斤只煉二斤半方不炸每燒一火打百餘鎗又入在

稀黃泥內又燒又捶燒連無數此爲煉鐵法一銃筒合縫處要卷得極融極平極相生恐防炸開初卷筒內不可太大卷就後內有木平用天車架就細繩攪扯將純鋼舞鑽去從筒孔中一直生活鑽下則筒內光而前後大小一樣以後入藥火藥不滯筒不遲熱可速放數銃不炸一銃底有平底有螺絲底平底者打就平底同筒尾一齊燒紅將筒尾略分開安入用鈍鉗融爲力雖易而銃底藥鏽不便剷洗螺絲底者底雖平而底身斜漕週身圍繞而下如螺絲然待倒整絲路停勻便將冷鹽水激之俟筒尾燒紅分開後即以冷螺絲底安入用鈍鉗攪則此底與筒

政學錄卷四

聖

身不相融合可旋去進亦可旋出磨洗藥鏽極便但非真工不可爲耳一火線眼要平平恰在底上不可高了一分如高了一分便有十分氣力倒退不惟有坐底之害且向前無力一銃身要長長則去遠但長又要直耳一鎗彈子用楔子鑄就將細資瓦和合確春後又用粗糠和合確春期於極光極圓然銃口有大小鎗彈亦有大小須要不鬆不緊預先分配明白緊則炮炸鬆則去無力不得遠一銃藥用柳柴灰務取二三月間柳枝此時生意正吐力量方大銃筒之藥利在直去一切彎枝橫節俱棄不用只取直而光者仍去其皮用皮則多潤每截尺許先挖

地坑一箇週圍三尺寬三四尺深用大火燒紅即將去皮
畢直柳枝架入火既畢待通身皆紅無烟即用石開之如
燒炭者然此謂存性柳灰方有氣力 一火線藥灰和在
迅急臨閉用噴燒酒噴之方閉 一焰硝性木鹹易同燬
煉硝者先將生白蘿蔔截碎入井水同下鍋不次煮之以去
其鹹只用鍋上浮面白花自不怕開鍋蓋開下作鹹去其
鹹去其下白醬也 銃藥方 每箇一兩 黃八分 灰
三錢二分 逆風量加公豬骨灰 藥線方 每有一
兩 燒酒噴水三錢 不用黃 藥要極細方速 一和
合火藥不妨數千杆萬杆更佳但用鐵杆恐易生火只

敢學錄卷四

聖

用石臼木杵爲妙 一火藥合成矣若散放在大銀裏久
久性重者盡沈下灰盡浮上古人製藥日久便放不靈者
此故也既成之後須用清水調和如豆大曬乾用時方
將長鐵棚杖搗碎在銃筒裏則日久藥性常勻不致誤事
一每銃該用藥若干彈若干大須一一預先試過務期
停當得力可用不可拘定凡每銃該藥如何倉忙難用等
拜但用一撮藥竹筒恰好不多不小者繫在此銃上不可
混蓋銃大藥少不行銃小藥多有害故銃與藥藥與彈不
可不預試也 一銃製要打多人及遠者百子銃爲上稍
近則三眼槍爲妙每一木柄頭上嵌三銃筒其中心木各

環抱隔之使鐵筒不相鄰則筒不易熱可連放連裝不耗
如再近則雙銜槍爲妙其製銃筒左右各安鋒利槍二管
看之似雙槍也而中實藏銃筒有一器二用之妙至於專
取一人則用鳥銃其身須五尺長天車要一丈五尺高鋼
鑽去帶柄亦如之此三倍法也不如此不得筒直不得及
遠取鳥故曰鳥銃至若盜到城下出頭攻之懼其戕害不
出頭又無奈彼何則用鉤頭銃其製如木匠曲尺樣柄長
銃短柄身之側順釘鐵圈十餘箇到柄底用極長火線從
圈內度到柄尾處盜至則以柄橫放牆上銃口卽垂下在
牆內點火自滅盜矣下雨則火線用白紙紙裹之不滅

敢學錄卷四

聖

三眼等銃練習之法切不可朝天上放打須要橫打苞子
使手脚慣熟其法用一木板浮在河裏上插長竿一苞彈
子中著則包動此一法也 銃大須設銃架梁上用活套
圓鐵圈承銃在內左右高下任意安置打去極便而不勞
打銃要中用眼看銃尾及銃頭首尾眼一直在的上卽
中法曰前對心後對門 銃曰放銃猶如放箭之義取其
相的而放也眼的手的方是放手一人專管放銃裝藥運
銃換銃點火每一人須八九人扶事方可源源打去銃
不差

分派夜巡

呂坤曰取民之制不出於糧則出於差城市火夫閭閻鄉夫則差外之差也民間苦累莫甚於斯若不秉公持正嚴禁清查小民含冤何所赴訴今開條款於後一體遵行

一府州縣治倉庫獄囚干繫匪細而以市井無賴之人充之可乎今將在官人役酌量工食多寡差役重輕共算內巡每夜若干人在官人役若干人計若干日可輪一轉至於該班有疾許偕同事之人稟官暫代彼係官人關防必須有司又易責成決不可令市民雜入致有疎虞

一鼓樓直更定用陰陽官生給與工食責令習學不可濫用市民以亂天時

政學錄卷四

星

一城市及四關夜巡查其街巷長短關係緩急除巷口各立欄柵晨間夕閉外欄柵之內各量長短以定更夫之數除一更五更外其餘三更只用三人柳鈴往來仍與所在居民商推城中共用若干人關外用若干人不可濫派費民亦不可疎防失事

一大市鬧街盤斷之地定爲上衛雖係四門大街而生藝稀少者定爲中衛小巷全無生藝者定爲僻處其派夫役定以三等以是爲差

一近日夜巡俱係貧民小戶或每夜旋雇積年更夫或使令自家雇工儉僕此等之人不惟不能防奸又且乘機爲

盜以後既更房號照其房稅編給由帖每歲工食沿門打討樂州樂縣通融計算不可以欄柵之內所居各雇夜巡之人致令不均至於房號之家共遞保狀要見雇得某人年力精強平日本分如有濫寬面生可疑之人願甘同罪

一街巷既有欄柵每於發鼓一更三點之初巡夜人即時下鎖但有閒人即時繫於冷鋪係士夫者繫其跟從一人如有恃勢不服或毆罵夜巡之人者跟從之人究治柳號一每鋪置急事牌一面腰鈴一箇如夜有急病尋醫及婦人產難者先於本鋪領取牌鈴前路前鋪鳴鈴驗牌即與作急開鎖仍守候回還但有刁難過一時者稟知該管衙

政學錄卷四

星

門究治其牌一面看急事二大字一面分巡道查押粉牌墨書用油油之

一將起鼓時譙樓先放三銃使人知所歸還大端兩院三司席不乘燭士民安得爲長夜之飲如事不得已常止宿人家可也

一夜巡人役每夜不分冬夏給銀一分晝則聽其生理如迎接上官偶用人多者輪班伺候一日其餘但有興作每日給米二升

一城門守衛之人官小役卑往往富勢在外輒爲留門久者二三更如有奸細疎虞誰任其咎其士夫有萬不得已

事情必欲留門者察知拿印官差的當人員半鎖守候先
商人數然後開門照例驗入

緝捕盜賊

康熙六年五月左副都董駕行疏稱頻歲以來每遇盜警
失主未經首告文武各官輒扶同欺隱仍有失主首告而
有司卽脅之以刑不曰慢藏所致則曰嫌怨相尋甚且指
爲失主之親族僕役日日拖累不獲甯家諱則僅失其財
物不諱則並蕩業產諱則死者固不得其死不諱則生者
並不得其生是明示以威而挾以不得不然之勢使之吞
聲而忍氣者無他法太密則羣下畏威責過嚴則職司縱

政學錄卷四

一

罪諱固處分不諱亦不免於處分時不自愛功名故甯百
方彌縫幾倖於萬一之或免而卒至甘諱盜之吏穢也官
之諱盜見諸章奏者指不勝屈民之諱盜如鞏毅重地賊
遺衣物而不敢認毛使暴客當前道路以目究竟莫敢誰
何自是橫肆劫掠搶奪財物知有得盜之利而無爲盜之
害則不惟慣於盜者不改其面目而從未爲盜者亦變其
心術日甚一日勢不至燎原不止臣且憂之臣以爲今後
有地方城守之責及駐劄同城者仍照定例議處外其有
獲盜不及及非本管等司量置一二於局外以嚴責其中
報有一不報及報而不實宜嚴加處分如州縣失事府官

不報責在府官府城失事守巡不報責在守巡州縣道府
不報責在督撫督撫不報科道得而糾劾之武職亦如此
例如是則官知隱諱之無由靡不盡心於消弭盜知天網
之不漏亦且漸易其肺腸至於失主既報之後勿得將留
拖累使之失業庶幾民不諱盜而盜無漏網於以弭盜安
民未必無小補云

明臣呂坤曰盜非人乎曰人也知爲盜之必死乎曰奚而
不知知而爲盜何也蓋有六流焉饑饉之民苦於飢寒無
識之民牽於智誘游惰之民習於自奉強悍之民敢於爲
惡賄博之民迫於空乏武藝之民偶乘便利盜不出此六

政學錄卷四

樊

流矣弭盜有四法焉曰化盜禮義素明鄉約是已曰恤盜
生理有資足四民之業是已曰防盜盤詰有衛保甲是已
曰摘盜緝捉有本相識是已弭盜不出此四法矣既化既
恤不迫於飢寒不陷於無識矣而猶有盜乎曰有變舜之
時尙有寇賊奸宄何況後世是不令之民也如是而殺之
吾亦無矜心無媿色矣
盜賊源委不可不知竊肆娼門賭室其招聚之由當場寺
廟孤莊其隱窩之處壯年僧道乞兒其窺探之人各處閒
懶游民其合夥之輩夫盜也設從天降地出真無奈彼何
矣彼其能不與人同里而居朝夕相見乎彼其生理經營

里人甯不聞乎所與交游姓名而親里人甯不識乎縱令狐莊彼豈無親戚宗族友朋之往來比行藏能盡誼人之耳目乎乍貧乍富潛出潛歸或消沮閉藏或豪雄自詭言勦不同狀貌自別蓋誰爲盜誰不爲盜里人辨若白黑日踴足附耳談之矣然而不以聞官者何彼爲盜與我分毫無干我發盜其禍且夕立至者也故上之責成也嚴則里人畏吾法而不畏盜盜雖儲里人而不敢離法里人不畏盜則盜無所容盜雖儲里人豈能盡儲一里之人哉以是知舍鄉甲法雖聖人無弭盜之術矣

強盜情狀不同有極富之家身自爲盜者或貧盜分贓者

政學錄卷四

五

在別處爲盜至本地方輕財好施爲鄉里所推重者又有別處大盜挾重寶至此假作客商者情形自是不同或往來之人出入之迹驕奢之態主僕之間終是令人可疑其無故而暴富者尤可疑也付託得人細心觀察則人無遁情矣

少年不事家人生業恣意賭博又三五成羣好爭使氣皆爲盜之漸也禁賭博散惡少之黨屢連坐之法皆所以杜其漸也

士夫子弟亦有爲盜者或窺人子女或殺人報仇或嫖賭無賴皆自士大夫身後爲之亦有當其身爲之者且所劫者

多親屬其原告自棍徒引誘始蓋棍徒欲引之入夥以自爲地其始也多誘之以子女癡兒無識偶一爲之一入其衝中便爲其所脅矣此須辨之於早當賭博時即先治其棍黨若必待其犯縱之非法殺之可憐然或知而未行亦可稍寬也

北方響馬操兵居半南方水賊哨船居半知其爲盜盜可得矣

三界首聞民同里而分屬彼詰則竄名於此郡此拘則逃身於彼邑三處之法不得加焉而守令互私其奸究以讎鄰此盜藪也凡係過境兩下共立鄉甲彼此各行法令倍

政學錄卷四

五

設保正凡有盜發即許所在鄉紳徑送所在有司但有同護留難者申呈合于上司官吏提究案治

強盜打劫必有弔線之人或本家人或親戚其打劫之前

一二日其人必以他事往來探其動定言語面目多是可

疑即平日相認者來往頻數瞻視不常亦是打聽消息細

審失主果有前項蹤跡即令捕人物色之盜可得矣

盜有遠近窩家近多不出五里外遠至十五里二十里極

矣蓋強盜行劫勢不能遠涉一恐腹飢力盡二恐天明事

露凡盜發後鄉約人等密訪附近地方往時豪惡形迹可

疑者亦可得其十之七八

士夫之家告失狀果賊明賊現盡法行之可也若賊證一無可據切不可追風捕影波及無辜往時某州有一士夫被盜鄉鄰被繫者數十人之知其爲父子竊出也無辜者乃得釋過門尋馬有司亦不能制矣

地方有世盜有大盜有智盜此但求可草草市也而智盜尤難處如往時悍地盜家令其子弟分布江防捕廳捕衙事未發而彼之布置已定矣此一狡也又或有數省數州縣人合爲一黨其賊即當夜傳送不數日已在數百里外矣此又一狡也此等盜非計定後行如鷲鳥之無虛發不可

政學錄卷四

三

強盜劫人多見出其不意欺其無備又恐業已進門主人爲盜所執則家人不敢喊叫鄉里不敢動手誠平時有禁令各家修理牆垣簾蓋又於二十三至初六七夜躬率男女紡績稍有響動即令人上屋屋上多辦瓦石又地方人等互相教護則盜自有畏而不敢近也此語近迂然每試每驗按楚語云二十七入九家家打鋪守直待初十後看家交與狗蓋盜賊動手多在無月光之日與一更以後睡靜之時至狗鳴則止矣自二十以至廿八九或二更無月可虞一夜無月可虞故云惟初十日以後月光四散方沒故情可緩也

救護之法一家被盜守更者以連放三銃爲號各家齊起哨喊勢可向向前撲救如不可向前止於要路上截殺本村救護人多不用別村如本村人少別村同救以一二里爲率其餘雖見銃響俱在各要路上等候古人誦盜有教民家家藏鼓者一處盜發處處鼓響不頃刻而一二十里皆鼓聲盜無得走者此最妙法但要行之力耳

地方報盜捕盜須是鬼神不知風雷迅速方可捕得真盜搜得真賊一毫漏泄遲回則盜與賊俱不可得即能得盜亦未必得真賊也捕得真盜考賊之法雖不可聽之捕人若待到官審賊無及矣亦聽其順便起賊但不許逼令妄

政學錄卷四

三

舉並剋落抵換再照捕人之慘甚於強盜臨事時須再三戒諭毋令賣盜裁賊逐家嚇盜違者重處庶可革積弊於萬一
番快無不知賊者但利於賊之供給且代賊過賊於捕官是賊者巡捕員役之外戶也員役者分賊寄賊之人也大盜安肯發覺止將犯竊小賊逼拐認劫或先透消息令之脫逃今只嚴逼積年番快令之供報賊家不則加以重刑大盜聞之自然遁遁不然密誘番快許以重賞令其報賊或令其與賊通言暗伏兵壯擒之倘彼不輸心於我凡地方失事一面將番快家屬送監一面嚴逼捕盜但有以舊

竊及隸人抵盜者無論財與否盡往重刑有被冤而死
者徑坐抵償

有人賊一時俱獲者幸也不然有跡可疑可以因緣根究
亦幸也若失盜之後全無影響從何處下手乎曰捕役盜
之窟穴也每一積年捕役諸盜必有月錢凡屬真正慣盜
此輩豈惟不拿且從而庇護之養為賺錢之資不止洩機
而使遠逃甚至有潛蹤於城而落捕家者地方大盜生發
失財果多特失主遽失狀後有司宜差著實人乘夜呼喚
積年老捕老捕家如有蹤跡可疑之人一便搶來審問天
網奇幸甚至有隨身之賊一時並獲者若恐所差之人實

政學錄卷四

五

放仍再添人蹤跡之不可延遲立等同話如捕役之家果
無別人即乘夜曉替捕役若不獲真盜每三日一比如拿
獲真盜起獲真賊即將失主獲賊分半給賞吩咐詳切著
實力行至二三比後真盜未有不出者然率真盜又須以
人賊俱獲為主賊獲多賞亦與之俱多賊獲真而少記下
核實俟多起出日多行給賞若無賊及賊可疑雖獲人猶
責若係仇幸問明之後加等重處一一吩咐要明且要一
片至誠心勸懲鼓舞他真盜真賊必得 強盜打劫情實
若有寸絲即真賊也若必得多賊定罪則大盜不死蓋求
賊之意只借以證其盜之真耳非為其多賊而罪之也

審察盜情

失主被盜後有不首賊者有不告失狀者一恐負累日久
一恐強盜報復失主不告官司不知盜賊肆行無忌矣須
出示云凡一村之內有一家被盜保正人等星夜報官失
主即補失狀保正補呈或失主係寡婦孤兒被盜殺傷不
能出告戶長人等代呈將入門出門形狀劫去賊物一一
開寫明白金銀首飾須開式樣衣服器皿須開顏色新舊
務要的確以便日後對賊銀子或大小錠或碎塊分兩俱
要的開不許以少開多如預捏多數希圖扳騙雖係失主
亦不寬假

政學錄卷四

五

地方失盜保甲人等負疎虞之罪快壯人等懼比較之嚴
彼此扶同胡疑妄指即將平人及曾為竊盜及乞食平民
巧奪怪異持嚴鞠手執失單逼之招認不合則極楚亂
加偶合則令招夥盜既招則押吏同率仍照前法榜掠致
之展轉相誣甚者授之口詞使之攀敵夫真盜不苦訊問
不招承其民受非形何所不認然則壯快之言何可據哉
以後快壯率賊除真盜拒捕有賂公差許其打傷不罪外
其餘止許那縛到官掌印官先驗傷痕如拷打骨肉有傷
者快壯重懲革役有致命重傷者不分盜之真假限內身
死者許家屬告發定疑償命 真盜所招夥盜須差快壯

訪學此輩一執紅票問所至驚擾賊未獲則攀其旁親遠族同鄉或誣其妻父母舅窩藏索足則貨酒食仍令遠近跟捉拋家廢業騷擾多端賊既獲則令其攀敵富家寄贓盈其第壑之欲或指授僱人同盜使受敵排之苦株連蔓引人人自危及事定告官而昏庸有司私其快壯仍懸告人深可痛恨以後快壯訪知真賊所在即稟所在正官同所在地方保甲協力捕捉所在官不從致令賊逃者申究但不許羣聚以上無干平民賊犯到官便須親審近見幾處掌印官憚於任事懶於推鞠輒批佐貳首領等官令之摘詞具獄彼官小而不敢當議庸而不精細惟快壯

取學錄卷四

妻

爲指揮以夾打爲上策况審賊而原捕在旁但問一語稱冤快壯且喝且罵甚者恨其反覆討出外面從新拷掠具招上堂彼數經殘刑已自消魂非係潑耐之人誰敢堅執辯訴掌印官十九鈔其原供通詳院道如祁縣黃典史情未問真腿已夾折深可痛恨以後掌印官自不親問只批佐貳者即係不肖官員以才力不及奈究掌印官審盜惟在隔別細心察其情狀蓋真偽之情辭色自別虛濕之語辨問則窮我多方以辯之則掩護之術不及卒備無備之言不及會同往復參錯真情自見至於隔別之報盜數同賊數同期會同事跡同卽無賊而盜可知矣或言人人

殊不可驟加嚴刑亦當耐心細鞠或設法密訪人命之疑獄亦然仁人心苦智者識精當必自有妙法但問刑謂之審具招謂之詳詳審二字此聖王治獄之精意也今之訊獄者幸於此兩字留心焉無以來棍等酷刑爲第一審法則冤獄必少矣失主遺失狀未必一一皆真講張甚多而貪冒者居半起贓之時快壯通同有將本人之物動指爲賊者有比照失狀取一二於典當舖以作贓者有獲真贓而快狀先搜其細輾入己者有疑似之物失主記不真而錯認者有爲快壯所逼不得不認者蒼南呂公云余巡海右時有一寡婦被劫獲盜十人搜贓俱在內有女鞋

取學錄卷四

妻

一對快壯過寡婦家謂之曰鞋當有標從之及縣官審賊寡婦一一俱認問鞋曰我女之鞋也問大小幾何曰有樣索家中標比之不爽毫髮十人者無一語辨隔刑不數日矣而真盜悉獲真贓悉出十人者乃得釋前賊蓋十人家物也近日有將良民爲盜搜其家黃裙指爲失主物者失主認之太原毛通判取當舖黃裙數條雜置堂上失主莫知所認妄取不一呼良民至則應手而得曰此吾裙也失主無辭而良民遂釋以後有司審賊不可草率但失主贓物無記驗者不可輒坐真贓蓋指一物教一人可不慎歟近日治盜有情未真贓未獲而死於板下者有供招未

具而死於獄中者招中泛稱陸續監放天道有知人之子不可獨殺今後除真賊賊真詳允奉決者不判刑死病死聽其領埋外其賊仗無指及情節可疑而死於獄者許屍親告發官即係昏庸酷暴定擬故勘平人之律決不輕縱首盜之人不可盡信有首夥盜而誣一二倖人稱為同盜者有本身非盜而受奸人買囑假稱首盜妄攀平人者問官傾信其言盡拘苦審往往搜賊不獲死於嚴刑今後首賊但有一人不真者審有誣陷別情不準出首之律仍問死罪 真盜脫逃舉家屬送監蓋其妻子平日享為盜之利無勸教之言無首報之舉即使監追亦不為過至於

政學錄卷四

至

真盜所報夥賊縱使脫逃原無贓物亦將家屬送監已欠分曉甚有將父母兄長送監者古者罪人不孥况尊長乎有將翁嫗姑舅送監者彼且忘其骨肉况疎薄乎此皆殃及無辜治獄之惡政也以後攀報在官而贓物無指者但許案候從容訪鞫不許將家屬送監即係真盜脫逃不許攀尊屬連屬送監倘真盜妻子監死獄中即準抵罪不許更監別屬逼要真賊違者以酷論 世無窩主則盜無潛蹤盜無定在而窩主有定在盜難知而窩主不難知有司肯嚴保甲鄉約之法或行密訪首許之令但舉真正窩主一名者即於本犯名下追銀五十兩充賞自首改過者免

罪以後本州縣窩主別州縣事發者即將窩主所在拿印官以昏庸案罪

獄情之難察惟盜為最人情所深恨亦惟盜為最故人命據證佐其事易明驗屍傷其跡易見即有買證相誣未必嚴刑暴加情可緩推究終見白盜賊則不然問官以盜不嚴刑必不肯認乃摧殘肢體傷折肌骨荷綬一時邊恤後日真盜固不輕招而招者未必真盜也買賊奇賊雖不知情而問罪入官且苦連累是奇買之家固不肯招賊而所稱寄賣亦未必真賊也一被招攀身家無主財物罄索拘掠難加罪緩者猶得辨脫傷重者死於牢獄不若暫避

政學錄卷四

至

以待事甯是真盜聞犯固逃而逃者未必皆盜也謬云指贓殺賊今招稱某所分贓實與不知名人矣稱花費無存矣真賊固有實與不知名人及花費無存者而無贓坐盜其誰不曰買與不知名人及花費無存耶至於有贓亦難信盜何也快壯欲獲盜以要功善於偽贓守令欲成獄以彌罪喜於得贓失主食現在之財厭日久之累利於認贓有此三念何贓不真每見招中盜數多者十五二十人甚者三十人某人分某物若干某人分某物若干一分明種種招獲未嘗不再三太息而恨拘獄者之忍於殺人也今有雜物數十以二十人分之數日間所分物此二十人

者各自道其所分能不爽矣以一人而道十九人之所分能一一不爽非筆削備記則聰明過人者也盜也烏合之眾皆愚蠢之人當昏夜之際懷恐懼之心作倉皇之事能以一人徧記某八分某衣某色樣某布帛若干丈尺某人分銀幾兩幾錢幾千幾百乎恐聰明不至此也果人各給一單備載某人分某物以爲犯後招承之據乎恐從容不至此也奈之何偶獲一盜令招十九人之賊一一皆失主之物又於某人家起某物某人家起某物悉與初招合又某月獲某盜某日獲某盜各招所分賊物亦悉與初招合乎此其故可知矣蓋失主報盜原有粘單快壯執此以

政學錄卷四

吏

審賊曰某物某人分去盜曰某人某物某人分去盜曰某人口詞具矣而解之捕官捕官不過指名問賊稱說一番令之招服而已捕官解之正官正官亦不過指名問賊稱說一番令之招服而已且初獲之盜不論果否是真而所招人賊惟恐當堂忘記則筆楚即加扶同則頃刻殺死彼何暇顧所招之非盜指賊之非真哉嗟夫捕盜者快壯爲盜者亦快壯真盜非快壯不能審平人非快壯不能誣真賊非快壯不能得假賊非快壯不能爲真賊失主固認假賊失主亦認失主即不願認快壯亦逼使認故盜賊之獄十九成於嚴刑嚴刑之獄十五類非真盜然則招賊

者尚未可信有賊者尚未必真况所稱賣與不知名人及花費無存者乎不過爲應捕免比較爲有司了前件而已或曰世果無盜與盜果無真與曰盜何嘗無真可恨守令抵死不嚴鄉約保甲耳鄉約保甲嚴則朝稽其生理暮考其出入萬一被誣但審本保本甲某人以何爲生與誰往來某夜果否在某家某家失盜以來此人一向何往來日有無非爲近日如何度日是否與某有鄰家中器用及男女衣服首飾曾否見伊常穿什係某鋪買來何人所做家有銀錢係何物所買何人所與如果非盜仍取保甲里鄰宗族保結其平日交游賭博棍徒者四肢惰慢而自奉豐者

政學錄卷四

吏

夜去明來者招捻數黍者往來面生可疑者神色恍惚蹤跡詭言語支吾者所得非其所有而不知所從來者聞盜犯而攜家以逃者良民無意防舉故十九九獲真盜當心探聽故聞信即逃良民懼舉而逃犯而逃者十九真盜聞來路不明而潛寄寺觀窺窠者朝傭工於此而暮窺身於彼者鄉甲里鄰定不保結世豈有絕人逃世之人乎不得不接屋而居比肩而行世豈有眯目塞耳之人乎誰之是非不見誰之動靜不問惟鄉甲廢而盜賊敢公行惟鄉甲廢而盜賊有劫獲惟鄉甲廢而劫無聲援惟鄉甲廢而真盜不敢舉惟鄉甲廢而誣盜不敢救言及於此則昏庸荒怠不肖官員真難容於堯舜之世矣鄉

甲果嚴豈有爲盜之人豈有被劫之家乎

一切事雖極重大皆易訊審惟事關強盜得情最難蓋強盜鐵口非用刑不吐而一味用刑筭楚之下何求不得強盜未必輸情仇叛之民往往怕刑相認實益黑天者有之矣問官於此或粗心浮氣或心事纏胸苦不耐煩輒便嚴刑嚴刑所供必多自問問官又不知落筆附案之書據彼信口一篇我即信手胡寫一單招房利於害人輒粘連附卷用印鈐合以圖勾攝取錢之利官府忠厚如欲帶進衙內則証稟此係當堂口詞不便更改以至問官嫌疑只得照單寫票斯差虎捕此票一到鄉下口稱孀盜誰家不害

政學錄卷四

盜

誰敢向選此單一印粘卷有姓名人便謂之卷盜就令他日辨出身家妻子必不保矣故凡審盜之日先在衙中一彙輯各犯節略擇其情較真而狀較惡者隔別眾犯先拷之拷之之法既不可不用夾又不可很用夾如彼不認及認而不像務要時緊時鬆緊之以迫其吐鬆之以誘其言反覆折問如有隙可入有端可猜及有情節可據便須耐煩著意加工細拷得此一人的是真盜然後再拷夥黨一總共幾多人夥黨姓名既得然後逐名拷其年紀拷其狀貌拷其住址拷其何人主謀何人爲首何人在外把風何人入門明火及劫財傷人等項供寫畢又從中抽問或

從後倒問翻來覆去如其一毫不差此是真正情節無疑矣再弔諸犯對審果的此等單方可同審語印過附卷若是覆答差謬此中必有仇叛之人或有真夥未出情節未真者或再拷此盜或別拷供真之盜俟的而後存之切不可遽以參差供單胡亂附卷也如此訊盜真盜出則假盜者盡可釋放除惡安民一舉而兩得之矣

凡孀盜之票不可未得真盜混混差孀即已得真盜犯孀餘黨亦不可不寫名字住址年貌明白若糊塗混孀家家可黑索矣宜云爲孀盜事照得某盜供某人同夥合行孀審真偽除本犯外不許差人妄至鄰家侵害詐嚇如違重

政學錄卷四

盜

究計開孀盜一名年幾十歲貌有幾無幾而白面黑住居某處賊若干以下卽硃標票字如此則嚇人之弊少矣強盜振人有捕人主使者有爲利者滿其欲卽止有報怨者若係匪賊之忿得利亦止若深仇大怨則以死爭如群刑錄中所載少年自誣以誣人之事可知已近時強盜振人必待招首改口然後釋放此大謬也招首亦何厭之有但戶長鄉約保結平素便當釋放何必假口於招首哉然亦恐真盜借親戚以爲地方鄉約則保結亦不可不察招書最可惡者極不欲將真偽分別明白綱紀嚇索之路而官府筆下不清又有拖泥帶水之病又或審斷無術徑

謂不明雖有欲釋求生之心終無執筆如刀之意以是扳扯姓名一入招冊能出牢籠者鮮矣即勉強出脫終有糊塗假放之根或已出而復拿審者有之矣故大盜招情先敘過盜情處又在後面敘云此盜某又不合因仇誣扳某人某人若干如係駁問之招則云盜某又不合誣扳某人某人或因中證仇口或因本盜仇害以致某衙門問擬如何至招後接審語處當云今蒙某縣某官將一千人犯細審出某某真偽如何此下方接勘得審帶審語後又駁一句云為此除將無辜某人審釋或候詳外今將真盜某某等取問罪犯

政學錄卷四

空

一照出之後開列審明釋放幾名某人某人俱名犯某死罪盜犯幾名某人某人

一照提一名某人年幾十歲身長身短有鬚無鬚面無面白某縣某地方人

一名某人年幾十歲身肥身瘦有鬚無鬚面黃面麻某州某地方人

以上照提共計幾名如此則真偽了然盜無不除良無不安而上司亦不駁即駁亦不過云事關大獄不服詳慎且照提某人等未經拿獲仰某官星速再緝仍將招內人犯再一研審確報殺亦不至有御權之語及問官

矣

獲盜須晝夜提防作速招解切不可因循贖贖蓋強盜初獲未必甘心就死餘黨尙多恐有反盜越獄之事至強盜解審差人每每受餽令其過家或夥盜劫去或用計脫逃即不然而一方平民亦不勝其擾竊盜亦然蓋強盜竊盜無論親戚仇家俱畏其仇板防其暗害無不極意奉承者差人亦利此一行故往往應盜賊之術非辦之於早禁之極嚴不足以革此弊也

卒獲大盜或在別州縣地方常有彼處捕人奪去爭功者正官亦自以爲功執留不放使我輩處之稍有形迹即不

政學錄卷四

空

妙但申詳云大盜某已在某處拿獲即可杜前卷矣按強盜在別州縣地方必待行關則機洩徑自撲捉或至拒捕且恐彼處當事護短反致多事不如一面行關一面撲捉關上即云若待貴縣差人恐漏洩不便除已差人緝捕外煩爲添差協拿此兩便也

別州縣來關本處小民指稱爲盜須先拘鄉佑細審如素不守分方可發去若係平民鄉佑俱爲之稱冤若輕易發去使彼處正官果賢所費亦不少如未必賢則平民因此斃於囹圄未可知也

政學錄卷四終

政學錄卷五

聽訟

重刊鄭端錄

民瘼事簡之地初二十六放告此正理也然州縣繁劇無日無之正不必不準以滋越訴以添纏擾蓋朝廷設立官府之意原爲民間分憂息爭使之一一和解今人不知設官之意止知準狀爲取錢之媒故以多準爲諱百姓赴縣無地只得藝糧奔告上司既添府城款解之費批行到縣又增自己一番審斷且上司事又難徑逐空回問罪取保費民有不多者

政學錄卷五

越訴有在未經州縣之先者有在既經州縣之後者詞內或告及衙門甚之有直訴州縣又有本縣民告狀反願批他處者此俱不足介意萬一事虛又素犯刁惡則信一人以示法可也按刁民越訴情雖可惡然亦有冤實未伸而上訴者禁之非理也若惡其越訴而過懲之恐上司聞之必加深恨且以後聞風越訴者必捏毀州縣或割髮剝頰甯死不願批本州縣是導之謗也

上司詞狀多有打網游棍將平日仇人不論事之相干無干一槩俱入在狀內甚至有一張狀單款紛紛牽連數十人者上司不察信手準行有司慢不加意輒邀吏書一槩

鈔寫此票一行加以虎快作舉不論被告干證不論曲直真偽動稱上司人犯愚民懼怕每一名字要銀幾兩方肯銷除若係破解索銀尤狠在被告者一家尚未被害而被迫無辜各家已受無窮打網之害矣

刁民或報仇或害人每每假人名字捏告上司衙門提解原被告俱受害或被害者指名告係某人爲之亦不必準理直將原詞申繳官民俱省便然亦不可不默記其人俟其再犯而治之

各處多有匿名文書毀謗縣官得失若從封筒中來封筒中去此鋪遞爲舉也諭令總鋪司傳知各鋪以後須要認

政學錄卷五

明送文書者方許收傳登記赤歷若係不相識人即將原文原人送至衙門審問仍不許鋪司閱游令婦人小子撻遞其弊自革若係官堂投文告狀一總彙收中有匿名者多係收狀吏收狀快手爲之若將狀紙摺小又有擄痕必收狀者出之袖中無疑也查名懲之若頻頻疊見宜備一日逐名零收匿名者自出

州縣棍徒或二三十人一夥結爲生死兄弟如趙甲告狀則以錢乙孫丙作證錢乙孫丙告狀亦以趙甲作證總之結聯死黨交口硬證不得氣不已如此情弊細查果實須盡法行之必使棍徒計無所用閭閻乃得安枕

上司批別州縣人詞狀至願先回者準同另行關取如不願回者候人犯至日除招卷多者遲一日問招卷少者本日即問審問明白應入者入應出者出應輕重者輕重之有難處者委曲處之必使事理人情毫無掛礙內有牽連干證一一省發止留緊要者二人作速成招招多兩日寫完少限一日不許遲留需索如違許犯人稟究仍嚴諭早快歇家不得需索磨賍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至於別州縣來關提縣民若隔府誑狀道路又遠或回關文請改批不妨若同府近便即一發之或有彼處歇家陷害則以密政囑之使無受虐方可

政學錄卷五

三

本州縣民與別處人訟經兩處會問者但求其當情罪而止若虧本州縣以買外縣之譽固非人情若偏為本州縣之民使外屬人無辜受枉亦傷天理愚民對理不得意於官多出不遜語其凶悻之狀初聽殊可駭久之知其常事也此可談笑聽過切不可動氣動氣而言者不已則將立斃杖下乎問事絕不可有成心又不可執拗到底如其素惡所犯者輕即從輕問若以平日不善遂羅織成罪恐罪未必成奸人反得以假口且使上司見之以我輩為不諳事體也刁民告狀計人生平過惡使其一一皆實則數十年之事

積在一時其誰無過況未必實乎聽訟者因眾口之交證也遂信以為然不知原告既欲含沙則此中證非原告之死黨則被害之仇讎也且無賴者因而為利原告買贖則執以為有被告買贖則執以為無被告家貧不足以贖買人之欲則眾口鑠金或至忘家喪命治獄者但問狀內事情可矣切不可墮奸人之計也

政學錄卷五

四

凡事情可惡法所不容中證若齊便一問而決使之放心便無他事若重責其人又繫之獄經久不斷彼且張皇失措以我輩為有意也衙門人又因而挾騙內外傳誦且被暮夜之名不則營求請託或破人之家所喪多矣審讞之法要虛要公要明要斷而其最要者則在化大事為小事化有事為無事是以從古論獄者曰審失出母失入又曰罪疑惟輕此臨民上者之第一緊要事知此法雖極刁頑極煩難之地可迎刃而解一掃葛藤冤結矣投文掛出起數不論上司自理當日問完不是強盜人命

起解應申候詳者發張家認保無罪者盡發回一日呈稿一日騰真一日起解蓋鄉民住城一日未免易工獲錢又富家刁難貧者買囑解人故意遲延使貧者坐困如犯前弊該役重究

民間苦事莫甚於株連健訟刁民往往一詞牽告三二十人報讎罔利中間緊關犯證十無二三此等奸頑豈宜聽信各掌印官凡遇受詞日期俱要當堂審問無干者即與勾除毋得一槩發房出票累苦小民

勾攝犯人動差早快此庸吏之套習實小民之大殃也近日革弊愛民之官多用原告自拘夫兩條相見勢必起爭

政學錄卷五

五

妄稱抗違以激官怒亦有添差地方保伍同拘者此是壞名之卓快需求凌虐與卓快同至於原告係是婦人自拘尤為不便若止以原狀或紅票付告人令其遞與干證干證持之呼喚被告約會同來係冤誣聽從被告訴狀至日同理則干証者事內之人畢竟不免到官彼若有所需求自是有人買囑亦不特勾攝之勢矣是閭閻省一卓快之害而公堂餘一差遣之人也賢者試一思之

上司批詞果係徒罪以上方許差人勾攝凡公差勾攝往反百里者不得限過三日若第五日不投到者計日加責仍問犯人有無需索凌虐或用十數手牌上書公差有無

需索凌虐七字其有無二字令犯人自填聽審之時執進庶幾近不得久行吞噤防嚴不得大肆貪殘即不能盡革奸弊然者一分一受賜省一人一人免害矣

早快拘人到城引領相識飯店任情破費酒食招包娼婦心滿意足纔來投到或妄舉人犯不齊或指稱開卷未到有司不察或令各討保人或令原差帶押甚者掛搭輪押經年累月放趙甲而留錢乙賣正犯而拘家屬種種擾民皆謂官情慢之罪

吏書騷擾科索全憑牌票有司硃押牌票多不經心彼或乘忙倦之時或當微暖之會便將一二百張只稱未完前

政學錄卷五

六

件用印判日中間言語重輕任其亂寫事體緩急任其報票紅單一出打點即來迷意則將票停閣不足則再三寫惟有司信實何曾查某事曾催幾次某票有無回銷哉監司騷擾郡邑守令騷擾閭閻此居其半掌印官將一切前件到日分急中緩三等為三袖摺責令該房自限某事何日可完即許摺上難完者許其稟官易完者照限督催分別既明方準出票有司每日看摺勾銷前件一事完即勾一事違限者計日加責是官奔而吏暨也彼且辦事之不一事違限者計日加責是我以行私哉

本日投到者本日即問雖極忙不可過二日其狀內情節罪名未問之先預爲料理一問之後即時畫供人犯有認得字者當堂將口詞發下與看如不通文義只當堂吩咐某人應從幾年某人應杖幾十審力有無填寫印票無力者即時杖釋有力者令其自限何日完納即將發落單票付與干證令其催納如果難完干證至日懇請改限蓋干證住居多與犯人相近押保催納最爲便宜不猶愈於阜快乎

政學錄卷五

七

認有力以致追迫太苦前件難完上下俱不便也
小事不宜輕問罪明初教民榜文云戶婦田土鬪隙相爭一切小事須要經由本里老人里長斷決若係奸盜詐僞人命重罪方許赴官陳告無非省事便民之意問刑者審係輕小事情便與發落不必取供問罪止將原詞立案而已雖不專用里老判斷猶不失恤民初意奈何在外有司官員不論事情大小槩引不應得爲而爲及只用事理重者及至審力又不論其人貧富槩坐有力稍有力雖贖錢止三兩一兩有奇官之所得苦不豐而自貧民當之至有鬻妻子以完官損身命於一訟者豈不痛哉至於下不合

二字全不照管律條如鬪隙傍人則曰不合不行勒阻徒夫在逃則曰不合鎖押乞食告找田地價則曰不合勒捐不與如此類甚多皆是律外生法科索無罪上司官當嚴爲申飭

政學錄卷五

八

仁之至也假如十罪俱發亦止科一罪而乃於一罪再三科之豈律意哉爲上司官者遇有此等申詳到日須查前此已未發落已發落者準其免科未發落者方行決贖亦省刑便民之一事也
凡問事畢係申詳上司者除擺站以上拘禁候詳發落外其餘即日釋放止令歇家報名聽候詳允之日將發落單票給與歇家轉付干證計限完納不許一槩羈留其事在別州縣者移文別州縣催納實收即令申繳如有違延者許問事衙門呈究
革前應赦罪犯被人告發者或財物富給主或地宅富還

人依律處斷重加責治可矣近見各衙門往往以已前事犯擬罪而更犯赦前過名依舊降格甚悖明詞刑衙門不可不知

原被赴審必各有一番話說成誦在心聽之皆是無可置曲直於其間矣須吩咐原被不許開口待將狀詞情節年月或於當中插問一二句或於當中頭尾反折一二句欲問牛先問馬欲問趙甲先問錢乙欲順問及倒問不問不言有問方答總之欲易他準備之話吐他真實之詞如此錯綜參伍或用威嚇或用婉探推之以情度之以理天下無不可決之訟無不可得之情所謂真情假不得假情真

政學錄卷五

九

不得也 按詞狀情節與緊關竅多在年月日時上仔細查之思之即可得其十之七八勿忽

問事不必遲疑太過亦不必太特聰明尤不可粗心浮氣凡小事無大關係可數言而決若優游不斷使人終日伺候則官之材力可知又人情不甚相遠即聰明過人凡事止能了其大意其中委曲安能一一知之且天下有意外之事一一以意見揣摩失之遠矣又如趙甲告錢乙田土事又冰之打搶事康即並其田土不問可乎此粗浮之過也

事情重大者自有理法在事情若小又須少順人情若槩

以理法行之則刁薄之鄉或至告縣不已非所以省事也狀內事情既審明白便取口詞如某一事原是如何起實如何爭論某是某非即照犯人情節直書不妨嘗見初仕難於下筆爲其不文不知其不必文也

招擬之訣招不離審審不離情情者人犯曲直之情也審者問官口詞審語也招者招書據問官口詞衍之而爲犯人自招之語如一問得某某不合之類是也上司駁問多係招詞與審語矛盾書手得錢或將年月以後改前以前改後情節以輕改重以重改輕字句之間動輒顛倒官府一時不察輒令謄寫上司見之前後參差如何不駁故凡

政學錄卷五

十

審語既定須令招書照依審語情節衍長雖文可衍而意則不可改故曰招不離審也聽審人犯其理或屈或直其罪或重或輕其情或大或小其故或明白敗露或跡不可見而理則可知所謂情也問官聽訟業已得情而或下筆不達或尚未得情而輒爾臆寫此等矛盾之處所謂審離情也官府審語須一一將犯人情狀描寫如畫方可謂審不離情然有司知此既要合律又要全情則不但審不離情而尤妙於移情就律若情不移則律不合問土皆死囚矣至於移情最妙之處又不但移犯人之情而且移閱者之情就我作者之情所謂智者識精仁者心苦靜心拙筆

及不耐煩人不可語此陰陽解網之道也 招書呈招稿
違衙任稱參伍細改如審語當堂未審不妨重改聽之以
停當精細為主

口詞中有審語參語不同如審得某以何事起釁遂至忿
爭各敘始末此審語也案也審語後又參看得某某誰曲
誰直或用駢麗語此參語也斷也有前面審語內即兼用
斷案不復用參語者有不用審語招敘明徑用參語者有
參語或對偶或不對偶者活變在人不可執一

參語不可不留心如問某罪即詳其所以得罪者為何問
某罪即詳其所以應釋者為何固不可草草不文又不可

政學錄卷五

三

浮泛而不切於事情序事簡而明議罪確而當此老吏深
文可與知者道也

經由上司大事若強盜人命侵欺錢糧之類此等審語須
在退堂靜坐時用心仔細查做如其未安遲二三日不妨
所謂磨遲不磨錯也若雖係上司事而不甚關係又事無
可疑則據案成之立使犯人共曉若雖係本縣事而到底
經由上司恐係刁棍必有後言仍宜退堂做若不必經由
司而事關兩家錢糧利害視官筆跡以為斷令者宜當堂
書審語立案若事小擇緊關情節批一二句在原狀上便
是不必審語事更小賁而逐之便是雖批亦不必矣

小民有事既告在衙門斷令便須要了割近日州縣但追
完紙贖原斷過田地人口等項通不照管任其仍舊不識
何心以此待民而告爭者猶未已甚矣民之愚也

取供書手多是欺官不諳事體若平時已講過律令習過
招議此輩自無所容其奸若不時於招體通未留心其法
亦易試取房科已允招二三篇細看招議之體即不難曉
合者該也不合者不該也不該而為之即是罪故凡招中
有罪處始稱不合辟如強盜招則稱云某人就不合如何
劈門把風等語或有山輕人重定罪在重處者則初稱云
某人不合專一交結賊黨或嫖博非為及至犯事情重處

政學錄卷五

三

則復稱云某月某日某人又不合故違某律明火持槍劫
財殺人等語此招擬一人之體也如輕重混雜多人共總
一招則於情重者稱云某人就不合如何如何情輕者則
稱云某人亦不合如何如何前分輕重本情後分輕重本
律此招議多犯之體也如均係重罪有罪而駁問之後稱
生死不同者則於先存今故某犯名下但敘其罪惡之狀
不必亦稱不合以既死無可罪矣惟現存聽審犯人名下
始稱不合以便閱招者醒眼或有向係駁問數內而今死
者或因先死之人而關係現存聽審者皆稱不合亦無妨
此招擬生死各犯之體也 按敘不合處各係情罪重大

事關死與違者即在此處貼律例如云某人就不合故違某律某例一語與後面擬罪處相同則前後首尾相應開招者殊覺醒眼事小在徒杖以下者只稱不合不必貼律凡論串招招首先將罪重一人作招頭如事內有應議之人共犯則以罪重者為招首 京官與外官共犯如俱是應奏請者則罪重者為首 京官雖僧道官若與在外六品以下官共犯亦必以京官為首 應議者是朝廷勳舊大臣京官無大小皆在體統之下外官五品以上即古者大夫之列體統尊卑皆應論功定議奏請開問者示不敢於抗事也致仕官與見役吏共犯則以官為首 罷閒官及生儒與吏承共犯以吏承為首 內臣與京官共犯則用官為首若與

取學錄卷五

三

在外六品以下官共犯則內臣為首 為其應奏擬也 有職役人與白丁共犯必以有職役之人為首 婦人與男子共犯婦罪雖重必用男子為首 僧道與里老共犯僧道為首 軍與民共犯及其餘人相等者悉以罪重之人為首通將各人事情招出已獲者稱在官未獲者稱未到官脫逃者稱在逃定罪全悉招服最要明白 如竊盜則云是某窺見某人家有財物或某物不合輒起盜心與某人商謀某亦不合聽從於某日某時分潛到某人家門首剗開牆壁進入房內偷出某物或某分某物如銀錢各若干用訖 如強盜則云訪得某人家積有財物不合糾同某人

某人各不合依允各持槍棍於某月某日幾更時分到於某人家門首用某物打開大門一齊入內或將主事某殺傷燒傷劫出某物或在某富家分散某分得見起某物或未起某物 如故殺則云因與某人爭論何事厮打不合用某物故向某人某處狠打幾下當時氣絕或某月某日身死富有某人見證或某人不合不行勸阻 如誤殺則云某與某人各不合用某物闖打誤將某人某處誤打一下因傷身故 若謀殺則云某向與某人有仇意欲謀害不合與某人相商某亦不合殺計在心於某月某日某時分探得某人獨身在於某處某四同某人某執某物某執

取學錄卷五

十四

某物潛到某處等候某人不來是某為首令某向伊某處用某物或戮訖或砍幾下不死某又向頭上用某物砍幾下或當時氣絕或某月某日身死某人當場未曾動手 若同謀共毆人則云某一時被某人欺負或交易不明欲洩已忿不合與某人相同前去某亦不合依允 云餘做此 不拘事情輕重多少須以年月順序還串招出年月多者則云節蒙 議頭項下仍依罪重在前新校徒流笞杖依序擬科重者在前輕者在後各等贓物先順事主所失之贓次序所分之物 小詞訟只看他投到狀詞對他原告狀詞有同處此即真

情也又看原被詞告訴相角之處此亦可揣得真情將筆點出查問此處每片言而服其餘皆扯草湊盜事也若夫強盜大招其中有真盜有假盜有真賊有假賊有久舉有新舉有陣獲有扳扯有盜口供有捕役供有某衙門入某衙門出如此之類猶如亂麻新任常之有腳慌手亂而已此等大招若止據卷混審縱審十大何能碧水分魚令此心快慊須要吩咐招書將文卷頂送呈覽其上司新駁詞語聽審人犯名字則大字寫貼單上衙中用一紙順序橫寫各犯姓名每一姓名要隔四五寸然後自家從招頭細看到招尾如遇某處某人陣獲即將此某處陣獲要緊

政學錄卷五

三

詞狀中有一事而撫按同準者撫按批允後係兩院分贖有一事而撫按鹽酒屯河諸衙門同準者看係何衙門同準即係幾衙門分贖司與道亦然惟司道則不與各院分贖雖同有朕不過院允後報之耳書手粗心最易忽略遺忘大詳中如有此等分贖衙門須要剔明一句云除將本招通詳某院某院候詳外今具招詳文册伏候本院照詳施行若遺此句則他衙門允後幾處俱不準分贖須州縣代賠不可不知

政學錄卷五

六

事出直必有勝負負家原銀雖還勝家則被此輩哄去矣此等到處多有之蜀滇黔謂之順風旗中州吳楚謂之撞太歲都中近日謂之撒木鐸故凡保舉有此者務明示嚴禁若衙門人做保舉尤於官府不便須時差人密訪或時問聽審人犯違者加等重處有請託者須處之以理初聽時切不可輕諾又不可輕洩之人又不可因請託而處之太過使人難堪阻請託者當慎之於始但能禁止一二人則此風自息凡人之所畏而不爲者爲有理法在倘有力之家不復爲禮法所縛亦何求而不得哉請託之事所在恆有然未必

不自當官者致之是非倒置則人得假公以濟私聽信權豪則人得望風而比例優游不斷則人得乘間以請求賈罰太苛則人得百計以求免誠主之以正大出之以精明持之以廉平濟之以果決則人且服吾之寬誦吾之公憚吾之嚴請託何自而來士夫請託未必一一皆是徇私其中亦有激於公義或迫於情之不容己者我輩亦不可執一果所言是便虛心改正誰得而誣其私果爲至親若事無關係姑少免其責未誠其賊庶乎情法兩盡也凡請託不惟眾人之言當裁之以理即正人君子其言亦不可不察其是非蓋君子固不肯欺人或每每爲人所欺者

政學錄卷五

七

一令極信一鄉先生一孝廉遂假館於鄉先生凡有請託者俱以大義言之鄉先生便揮筆一書令聽之如響在言者以爲至公不知實墮孝廉術也又請託中有極狡者一令方正有某姓者常以事干令每事必反之後某氏欲爲原告則以被告爲名令便重怒被告原告遂得氣其爲被告亦然通縣俱以令厚故人不知實爲彼所賣也我輩遇此但據理原情不主一偏則彼自無所措手矣理直何用請託理曲自有法度今受人夾囑勢必顛錯事理拂逆人情王法無論天理何安且受囑本意不過髮謁要譽畏人發覺其短耳所在郡邑豈能人人受其囑即一人豈能

事事受其囑乎得罪一人便是造謗但違一事亦自失權奈何徇私廢法惟高明之是畏乎

人命

殺人之獄謀故者少鬪毆者多而鬪毆之律重在保辜謂以毆傷之人責付毆者調理醫療照律立限限滿之日定罪發落蓋毆傷者之親屬自非慈視孝子鮮不利其死以爲索詐財物之地而毆人者惟恐其死要已命抵償則凡可以生全之者無所不至是一件相打公事活得兩人性命乃律之良法美意也每見有司官員凡遇此等狀詞多視爲末務不即拘審相驗傷痕即已相驗亦不責付被告

政學錄卷五

本

調理恣原告之所爲之故被傷者十死八九既死之後知法者赴官陳告而已玩法者損屍上門聚眾打搶囊篋一空門窗盡碎然後告官官府又不即時相驗離即時相驗又往往差委佐貳首領官員其可信任者已少矣及至簡驗之時簡官嫌其因穢不肯近屍又犯人扭鎖跪棚多不問看惟有屍親作伴喝報屍傷或多增分寸或亂報青紅問有犯人与屍親爭傷而簡官竟不經目止報一筆爲作作勝錄耳及再更簡官再更作伴或賄買屍格約與雷同分寸或意欲輕重多增疑似傷痕駁而又駁簡而又簡是死者既以挺刃喪命於生前又以蒸煮分屍於身後何其

酷哉今勸率州縣者著爲掣令凡有圖毆傷重者地方即時首報若陳告者已至而地方未報即重責之人命屍親不是父兄伯叔便是弟姪妻子被毆之日即自解衣服同見證要見被毆之人年若干歲某月某日某時被某人某人用何兇器毆打某處見今某處斜傷長若干闊若干某處圖傷橫若干闊若干紅色青色有腫無腫骨否皮破骨裂某某見證即照狀式告率到官官審地方果係重傷即不許損擻到城恐破傷處中風致殞即時親行或委廉明佐領匹馬肩輿少帶人從督同折傷科醫士攜帶合用膏散詣彼相驗登記傷痕令醫敷貼整理限以保辜日期責

政學錄卷五

元

令兇犯領至家中用心調治案候在官身死之日即照狀式告簡官照辜狀原供傷痕依法簡驗平時常讀洗冤等錄臨期務須親驗致命等傷稍有疑似即加審覆耐煩一刻即可爲他日干連人等全活數命果係裝誣明立文案以杜後端果係真犯即取具供招以塞求請仍嚴責吏伴限同原破十證取四不扶同甘結定招擬罪之時更須萬分詳審務使情節了然明白此心確然痛快庶生死兩不各冤亦省後來屢屢屢屢屢屢累苦多人耳如被毆不告辜限者除登時打死及在三日之內者姑準簡究外其餘死後告人命者俱以假傷騙詐及自毆誣人論不準

真正人命若人命不先告官而乘機糾眾損屍上門搶財傷人者縱是真的抵命之外亦須引例問造其辜限之日係隔月者要查大建小建此生死出入之界不可不慎也大抵屍當速相而不可輕簡骸可詳簡而不可輕拆凡上司官招擬批駁情節不明者止審情節屍傷欠確者方簡屍傷不得一槩煩擾以致生死苦累獄情盡地人命聞天爲民父母者念之哉念之哉

政學錄卷五

壬

之傷當速死之處不得過三日當必死之處不得過十日若當致命之處而傷輕或極重之傷而非致命之處雖死於限內當推別情不可一槩坐死况死於限外乎致命重傷當致命要處死於登時或三日之內原告干證定執某物毆某處只宜於所毆之處簡驗傷痕既死者翻屍又免生者冤誣何者人生一世自少至壯或失足墮跌或疾病捶按或生瘡被擊或負重著堅血不流行傷輕與新傷著骨則紅日久則消重傷與久傷著骨則青終身不散試將病死之人細一審刷果全身一副白骨則簡驗真足憑信近日問官全不理會原告証人本說耳根一下打死而

渾身簡驗動數十處傷痕上司以傷痕不對爲駁詞問官增毆打情節爲比對有左右傷痕尺寸青紅不差分毫者如以爲毆斃兩手執一般兇器而對擊乎有昏夜醉後羣毆而定執某人打某處者雖毆者亦不能自知其所毆之處不能自記其所毆之數而兇証人乎大抵其毆只坐毆人因由簡傷只重原傷的處慎毋刻舟膠柱致有冤情慎勿含糊模稜致多駁案

上司數批簡問非以求同正謂恐有冤抑相與平反耳每見承委官員不以人命爲重或恐前官怨恨不敢異同或因犯者富豪不肯開釋或觀望上司之批語以爲從違或

政學錄卷五

三

描寫歷來之成案以了己事如此存心公耶私耶倘有毫髮冤情其罪重於初審何者獄情不始於我而死刑實成於我也天地神明豈無知哉以後委勘人命重事務實正直仁厚官員持虛秉公細加酌審或前官怨我互異或後官與我不同總付之無心蓋眾官同勘一事原爲此事虛實同勘一人原爲此人生死豈以求媚人求勝人哉此心不克人品可知矣

昏夜被殺見證無人及屍無下落者只宜案候密訪不可妄聽執猶鍛鍊成獄近世恥無摘伏之明多成附會之罪再曰罪疑惟輕又曰甯失不經夫以舉陶爲士安有罪疑

不經之人何可甯失古人猶過慎如此吾人未必過舉陶奈何必欲牽合羅織以成人之死耶

屍親遞攔詞除卑幼於尊長須要根究明白斟酌準理外其親祖父母之於子孫夫之於妻但遞攔詞免問者果非致命破損重傷死於當日不必過於搜求即與準理立案備照其人命事情屍親未曾道出不當年告發而告於一年之外及不係有眼之親而傍人訐告及不係正告事情而繫於切思之下問於結單之中者不問虛實俱不準理如有妄準以興大獄按多人者其人之不肖可知矣

政學錄卷五

三

是男多者數十金少者十數金貪財奸民不顧血屬情願賣與簡驗自己投作證人又買件作以卓犖五格蘇木等製造淺淡青紅等傷任口喝報簡官既不經目即看亦不細察曾有誣成大獄者此係法外之奸故無疑罪之律以後問官審出真情買屍賣屍俱引開棺見屍律問以死罪其賣者仍分有服無服卑幼尊長依律定擬決不可止擬誣告徒罪既不得律意且無以懲大奸也

北地人命真者固多假亦不少蓋北方種菜多用礮信殺蟲匹夫匹婦與人打罵氣不可忍輒服信以死初時脣脣多黑口出黃水遍身或發泡初簡手足指骨節俱紅久則

俱黑遍身色俱慘黯骨節亦有黑者初仕不知作作知者亦少卽知之不得錢又不報故一槩抵償一或請出服毒上司又批駁云倉卒之際毒自何來先某官簡無毒今簡稱有毒何也一駁再駁免者甚眾可爲痛心然件作爲兇手買囑者多每將屍信置死者口鼻中或置洗屍水內骨色亦多黑又不可不防

老幼人命不眞係圖賴者老之傷多在頭腦則撞磕之故也幼之傷多在一邊則拋擲之故也有踈死者傷在腹背其傷必闊大散漫老幼在眾中被人推跌踐踏死者其傷亦然

政學錄卷五

雷

貧民相毆或激於一時之忿打死婦人義女義男其常也然亦有圖賴者若兩家相持貧與富圖或貧民爲富家所逼其中婦人義男義女死者多是圖賴其傷多在頭腦且極慘毒若橫身一傷至無完膚皆圖賴者也蓋毆人者原無殺人之心其傷必不重若重必非毆死之傷也

凡民行兇打人見人傷重兇手懼而自盡每有被打人不死而兇手死者兇手之家反來稟告立案勿問俟被打者既愈酌審若兇手因相打者身死又因屍親威逼不輸眞僞懼而自盡若被打身死者有傷準抵以兇手有應抵之罪也若無傷仍治屍親威逼之罪

自盡人命若有重傷又曾圖毆者俱有律例在若未圖毆一旦殺妻子或自殺以賴人此騙局也死不足惜然人誰不愛其身及妻子哉其情亦可憐已且愚人不知律法哀死之心與圖利之心交戰胸中求之未免太過卽其人可恨其事可惡不治被告者之罪足矣

人命行財卽實固也然亦不可執一小人無知見彼家人死便倉卒不知所出而棍徒搬弄彼小心淺見者希圖了事誰知告者執此爲左券乎故人命但求真傷行財非所論也 按刁黠之民遇官府好察多有原告之家扮作被告之人行賄使官府之嚮聞者官府不肖則原告扮作被

政學錄卷五

雷

告欲賄之狀又竟不賄以激怒官府者在廉官只不聽之惟細審眞僞可耳

毆人至死及殺人者抵償此重律也雖經相毆而以他故自盡死不係眞正打死者擬威逼此輕律也然勢豪凶悍魚肉平民聽其威逼而止擬杖可乎故例中雖係自盡而有重傷者必擬軍此不重亦不輕之例也 按人命會相毆及相罵者卽是病死不妨均擬威逼不必用強及自盡也觀例有威逼祖父母之文可知若必用強子孫豈能威行祖父母乎

人命全在初簡然辨血屍傷痕易辨枯骨傷痕難辨腐爛

傷痕尤難蓋透骨之傷必須棍棒鐵石手足之傷止及皮肉其入骨者必淺惟初死皮肉上血暈朗然至腐爛時傷處不傷處俱是一片青黑卽細辨亦未必真今後人命若初打時未及告明驗過則告狀時須一面遞狀一面卽扛屍至城外相驗若早不扛屍待皮肉臭爛不便相驗者先責屍親若干

朝廷自有法律一省多衙門果負冤屈大則進本小則登狀何氣不出何冤不伸有等愚民受氣不過服毒跳崖自縊自刎不知自殺人命只該杖罪追棺木銀三兩告狀牽連數月所追不敷盤費將一箇死身子換了別人一頓杖

政學錄卷五

三

條有何便宜以後自死人命有司衙門休與準理同居父母伯叔兄弟妻子見死不救者仍以重刑輕倫不孝不義重責枷號

人誰不愛其生乃至輕生自盡無聊之人冀有以利之耳官府遇此不斷埋葬此心不安若斷埋葬再稍懲惠利之者眾死者亦眾矣清康熙之吏遇此等輕生地方宜書府置棺材數十付衣服數十領審出圖賴真情分文不贖經將官置衣棺卽刻押埋百姓聞風毫無所利不一月而圖賴之風絕矣

人命自盡卽在平民止問戚逼弑尊長之於卑幼家長之

於家人又有體統乎刁民往往以此挾騙問官亦不察而過計之是導之刁誘之死也今後凡媳婦因公姑打罵使女家人因家長打罵遂致自盡者先報知鄰佑後告明本縣無他重情押出卽便深埋如有刁民欲圖挾騙或捏別故審出各責若干

刁民告人命多牽告婦人或作因姦或作見證大意欲敗人閨門又以有力之家難於婦人一出便與買和今後人命狀內不許牽告婦人卽果與婦人相關有體面之家初問亦不必出如有原告差人因而挾騙者責若干直待審後果是相干然後出埋

政學錄卷五

美

人命多係棍徒起滅硬證人命若假止罪原告若輩亦何所懼今後凡告人命不實者原告反坐中證以起滅詞訟論枷號若干月

人命定主使必其人果與某爭果喝令子弟家人毆打至死方可謂之主使邇來家人毆死人則訟者舍少賤而告尊長其實家長父兄一面未見大都皆騙局也若家長父兄不在家人子弟自以私忿爭打便可當時開釋卽所爭者爲家長父兄之事家長父兄果在彼時實未主使此亦可當時開釋也若未主使但袖手旁觀此不能無罪人命狐疑或黑夜殺死無據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荷以

意見羅織成獄恐後有不勝悔者京師一家被盜殺其全家止婢子荷花獲免法司以荷花同姦夫殺之也坐凌遲處決後盜出問官皆得罪夫一身榮辱不足計但死者抱冤受慘惜哉按疑難人命切不可信中證一面之詞蓋中證多係買求又有親識死黨一環其言生死俱冤又未必差人採訪致起奸弊但忽至原日相毆地方鄰佑老弱皆目擊者細審數人真偽自見

投河自縊之辨已死人方投之河則屍體中不藏沙泥爲其氣不足以呼吸故也若活人投河則呼吸泥沙皆宿於腦用微水洗淨腦外將清水一大盆細細盪之泥沙自出

政學錄卷五

三

且奔命之時兩手指扒泥扒石其指縫必有血蔭死人入河則不然此投河之辨也人死後用索絞之其跡白而不紫紅活人自縊者其痕紅紫易認至於用索絞死人則腦後八字痕不分了俱在頸上周圍如一團然自縊者腦後分了而不周圍此自縊之辨也按上二說辨之明矣若本係謀殺而又以自縊之法令之死則難辨矣此須細問而察其情思其故未可草草

人命不論真偽俱要作速完繳人齊即問屍到即簡簡驗一具即取定口詞立地成招三日後即解合干上司若假即令埋葬不必申但立案以杜後詞蓋人命事大觀望者

眾若未經問明即將兇手重責送監俟游不斷請託打點此不必言或愚民以不肖之心窺我衙門人又因而誣騙官聲且從此敗戒之

婚姻

呂坤曰男女婚姻有下過聘禮又將女別聘若媒證明白自宜斷還前夫若已經過門則落花覆水自是棄物倘無大關係只在父母處倍斷財禮更便若婦家不願尤不宜強之恐生雙也

姦情

呂坤曰姦情原無證見易誣而難明故律稱非姦所捕獲

政學錄卷五

美

勿論姦婦有孕罪坐本婦者蓋慎之也以後凡告姦情即本婦招承亦勿準理安知非本夫逼使騙賴又安知非本婦有所希圖乎且婦女不至有孕即姦亦勿問姦亦所以全婦女之名節而免凌逼之性命爲人父母不當如是耶若淫奔在逃及被人捉獲則無詞矣

強姦不分已成未成致逼婦女自盡身死指證若真法宜坐抵何者強姦已當問絞况因姦致死是二辟也何可輕縱若婦人及年十三歲以上女子姦雖已成而婦女無惡又不聲說則強和皆未可知有情難和而事發激羞因而變怒者有因他事失好因而聲姦者有因至其室述不別

嫌報儲貪利而誣姦者至於晦夜不識面目而止據音聲
衣帽得於竊取而指稱奪獲皆不可草率坐姦以後問官
凡婦女以和姦發覺蓋自盡或被父母夫夫毆打因而
自盡身死者逼非姦夫又無戚狀難以因姦成逼致死坐
姦夫之罪蓋和姦之罪兩杖彼姦婦事發逼於別人姦夫
自有應得罪名耳

上無教化則下無見聞如兄收弟妻弟收兄嫂及雇工人
姦家長妻者於法合死愚民皆不知也乃有兄弟亡而收
其妻謂之就和父母主婚親戚道喜者世道不明罪豈專
在百姓哉凡遇此等獄情有司自當審處何人主婚有何

政學錄卷五

五

證驗仍先將律法徧曉愚民有改正離異者免究勿聽訐
告之言輕成大獄也

貧家男女易雜小民名節多輕非若士夫之家嚴內外以
遠別有禮義以養心故愚民貧民不可遽責以聖賢之遺
凡決此輩姦情不可細拘文法當有法外之精意焉

田土

呂坤曰田土一事有因疆界爭者有因買賣爭者有因推
收爭者有因價值爭者有因回贖爭者俱不可不爲之處
如疆界不明但查原父弓口令中人鄰佑處分又不明則
親往看之徑自委官未免多事如係爭買一儘木家一儘

業主三儘近鄰如本家業主近鄰必欲減價則雖其別賣
糧米不明則查戶首糧數及當日原丈弓口又恐有豪強
飛龍小民懦弱田盡賣而米尚存者價值多寡則問之民
風土俗證之中證交單至應贖與否則有原契原中在如
原契已改原中已故但驗之筆跡若賣主力不能贖又赴
告者多是意在加添假名同贖耳須是斟酌加添之例固
不可開虧折之事亦不謂無害處而詳問其風俗可也

按四方則例不同典田典屋又不同如典田者典主已有
籽粒之利五年減半贖取十年洗手交還典屋獲個金同
此如無個金典主亦已住居可以作利還本便當退還雖

政學錄卷五

五

風俗不同天理人情大約所爭不遠在人審酌之耳

狀式

呂坤曰古者以金矢聽辭皆懸式於象魏不者有誅惡無
情也邇刁風日甚狀中敘事僅數語而形容彼罪張大我
冤常居十六冀驛聞一受耳不知彼及莫引則無辜者爲
殃此多贖之藉而小民之憂也今定爲式各衙門一體遵
行倘違式濫準官可知矣 凡各府州縣受詞衙門責令
代書人等俱照後式填寫如不合式者將代書人重責枷
號所告不許準理
人命告事式不許多報一處不許多增一分違者 本縣
看明重究路遠告事不得過五日

某里某人爲毆傷事有某父伯叔姪兄弟妻子年若干歲本月某日某時與某人爲某事多不過四字相爭被某執拳執不金刃或用拳腳將某父伯叔姪頂心打有斜傷一處青色長若干闊若干耳根打有圓傷一處紅色骨破圓若干橫若干見小者不食某人某人見證爲此據扶到官伏乞相看案候保尋責令本犯尋醫調治上告

政學錄卷五

人爲盜情事某月日某更時分不知名竊盜約有幾名各持兇器將某穿在厝門孔火燎劫去某物某物若干件銀錢若干數聲鼓吹喧嚷或人只保甲人等來不救護或不起去前伏乞案候嚴拏上告

氏或婦某名年若干歲被某人誘某日久挾帶財物若干
不從見打獨某處傷痕或強姦已成見扯破何衣奪下何
物斥喊叫何人聽聞或不堪羞忿某日某時自縊自刺或
并身某人某人證上告

告地土狀式田宅同貫幾十年者不準某府某縣人某人等土地事
某年月同中某人某人買人到某人人地若干價值若干未
經過割被某人侵占自量得幾十幾畝幾分幾釐鄭佑某
人某人證上告

政學錄卷五

告婚姻款式 某府某縣人爲婚姻事某年月日同媒某
人將第幾男某人用財禮或聘禮若干定某人第幾女小
名爲妻一向未會行禮未會次通至某月某日不行知會用某人某
人爲媒改定與某人爲妻未會成婚上告

告賭博狀式自告者 某府某縣某人爲賭博事某月日
某人某某弟姪陸續贏去錢若干物若干買房地若
干某人開場見奪攤某物上告

告陵奪狀式 孤幼被入陵奪同此式 某府某縣某人爲陵奪事氏某年月喪夫 有子 遺下 房若干地若干 嗣苦 干糧食若干衣服若干 情願安節被某 相教 兄叔上門打幾次罵幾次奪賣某物又將氏暗誣

某人強來逼取某人某人證上告

告保盜狀式 不在籍約保甲者即保 某府某縣鄉約保

甲鄰佑某人等共 百 十 人為冤枉事本約幾甲某

人平日作何生理本分善良並無非為等事委與某有憐

或係快壯某人詐財唆唆伏乞審明保在倘有徇情懼

妄保真賊者事發某等同罪脫逃某等訪拏結狀情願入

招粘卷所保是實上告

告貪污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為貪污事某年月日為何

緣故被某 官某 某物若干某人過付可審上告

告故勘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為故勘事某年月日被某

政學錄卷五

官挾離詐財故將某人拘拏 監禁 身死指某人證上告

告科斂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為科斂事某年月日被某

人某人指稱何項名色科派某人某人 物 若干某人審證

上告

告侵欺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為侵欺事某年月日被某

斗 銀大 某人收掌某項 物銀 某人侵盜或於內侵欺若干指

某人某簿審證上告

告窩訪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為窩訪事被某人專一集

捏無影事蹟交結訪事人役某年月日挾騙某人 銀若干

指憑某人證上告

告土豪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為土豪事某年月日有某

缺用向某借 銀若干兩 算利過本幾倍伊將某私家拷打

逼將妻妾子女準折指某人證上告

告財產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為財產事某 人 某故遺下

房產所地若干 或賣本銀 應該某與某 或兄 照文派均分

今某某倚恃尊長盡行霸去不分指遺約或親鄰某人證

上告

告錢債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為錢債事某人因使用於

某年月日向某借去 銀若干兩 加三出利指中人某人并

借約證今某人至今幾年本利分文不還或止還本利若

政學錄卷五

干尚欠若干屢討延調不與上告

告欺害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為欺害事被某與某素有

某隙今某倚恃豪強於某月日將某無故毆毆指某人證

又至某月日暗將某成熟田苗用棍撲倒約有幾畝上告

告唆誣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為唆誣事某里某人與某

或 地上相爭 以此結讎指某人證今某 或因盜賊 命事犯被

某唆某將某掛告同 或監 乞准審證上告

告詭隱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為詭隱事被某里某人將

自己地土 或寄 若干 或寄 某 或黃冊 證上告

告抗糧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為抗糧事某人見種地若

干澗石至今升令不納 兩資令本犯起利上告

告重收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爲重收事

某項錢糧不遵部司法馬大戟高稱每兩加耗若干某人

某人證上告

刑具

呂坤曰衙門刑具載在條律其數有六笞杖訊柳枷錄無論笞杖即訊亦號爲極重矣大頭止徑四分三釐其用止於重罪不服其法止於髀腿分受至於笞杖止加於髀而已不及腿也近日各衙門用重大竹篾不去校節聽從惡

政學錄卷五

三

卒任黃腿勢多者三五十或內潰割肉或筋傷殘廢此惟法司懲創極惡大奸百一用之郡邑職在牧民常刑當如是耶但竹篾通行已久不能遽革以肆奸頑亦當分爲輕重三等每板髀腿分受十板以上兩腿分受何處非肌膚何肌膚不痛楚而必欲殘民以逞說如不係極惡大奸萬民所恨而仍前築用重大及數多加力又戮於一處撞及於腿旁者無問曾否傷人定以酷刑奈罷 枷有三等死罪重不過二十三斤徒流二十斤杖十五斤夫枷非令食重止舊罪名於上號令示眾而已故曰枷號至於一百斤一百二十斤大枷於例雖有用亦不常今後各府州縣百

斤重枷不得輕用應枷號者照律置爲三等仍俱日枷夜放不許一槩輒用大枷晝夜不放違者以違制論因而死者以酷刑奈處

人身之用手居其九若懼有疎虞大錄嚴鎖牢絆兩足可矣至於木杻惟死罪男子始用充軍以下例不械其兩手念人情之便也婦人雖死罪不械謂飲食便溺不可託之他人重男女之別也以後各有司衙門非犯死罪男子不得一槩用杻以傷朝廷體惡人情至意 夾棍扛子腦箍杻指攢板原非應有刑具近日問官有心不精細性不耐煩者盜不分強竊人命不分真僞一入衙門只靠夾杻

政學錄卷五

美

烈之狀不可盡述以後眾證明白事情端的而展轉不肯招承者問有此等刑具夾不得過一次扛不得過三十揲指不得對兩頭夾揲不得過二時腦箍定不許用如違不分有無傷人定以酷刑署考情重者參究等問

刑戒

五不打 老不打 血氣已衰打必致死 幼不打 血氣未全打必致命且老幼不拷訊已載律文 病不打 血氣未平復打則病劇必死 衣食不繼不打 如乞兒窮漢飢寒切身打後無人將養必死 人打我不打 或與人鬪毆而來或經別官已打重又行加打則打死之名

獨坐於我

五莫輕打 宗室莫輕打 天潢之派千係甚大即無名

封者亦勿輕打 官莫輕打 卽倉巡驛遞陰醫等官亦

勿輕打彼既爲官妻子僕從相對報顏亦多殞命况其體

多脆薄有司不宜擅刑 生員莫輕打 干係諸生體面

有事輕則行學責戒重則申究如律彼自無詞 上司差

人莫輕打 非惟此輩投鼠忌器打雖理直亦損上司體

面有犯宜盡書犯狀密申上司彼自有處若畏勢含忍又關

其非體矣 婦人莫輕打 羞愧輕生因人恥笑必自殞命

五勿就打 人急勿就打 彼方急迫無聊打則適速其

政學錄卷五

三

死 人急勿就打 愚民自執已見方以理直自負打則

其忿愈甚死亦不服氣逆傷心易於殞命宜多方譬喻待

其自知理虧雖打不怨 人醉勿就打 俗云三官避酒

客沈醉之人不曉天地皆知禮法打亦不痛倘醉語侵官

亦失體統宜暫息候酒醒懲戒其收監亦勿鎖匣冷地寒

氣入心亦足致命 人隨行遠路勿輕打 被打之人若

在家自能將息遠路隨行日逐跋涉辛苦又要跟上程途

亦多致命待其回後數日懲之 人跑來喘急勿就打

捉拿人犯從遠路跑來六脈奔騰喘息未定即乘怒用刑

血逆攻心未有不死者宜待其喘定用刑

五且緩打 我怒且緩打 有怒不還大賢者寧盛怒之

下刑必失中待已氣平徐加責問試於怒定之後詳觀怒

時之刑未有不過者 我醉且緩打 酒能令人氣暴心

粗刑必不當卽當人亦有識當檢點強制之 我病且緩

打 病中用刑多帶火性不惟施之不當亦恐用刑致怒

人已俱損 我見不眞且緩打 事機入手未見是非遽

爾用刑倘細審本情與刑不對其曲在乙已刑甲矣知甲

爲直又復刑乙不特甲刑稱冤顛倒周章亦爲可笑 我

不能處分且緩打 遇有難處之事難犯之人必先慮其

所終作何結局方好加刑若浮氣粗心先卽刑責倘終難

政學錄卷五

三

了結反費區區會見有打人後又陪事人者只爲從前慌

張耳

三莫又打 已撈莫又打 語曰十指連心肝撈重之人

血方奔心又復用刑心慌血入必致殞命常見人曾受撈

者每風雨之夕叫楚不甯爲其已傷骨故墮乎均是皮骨

何忍至此 已夾莫又打 夾棍重刑人所難受四肢血

脈奔逸潰亂又加刑責豈有不死且夾棍不列五刑豈可

輕用下人以力爲食一受夾棍終成廢疾決難癒食切宜

念之人謂審強盜宜用余謂強盜因夾招承此心終放不

下唯多方設法隔別細審令其自吐真情於心刑安此等

刑終不用可也 要柳莫又打 先打後柳屈伸不便
演難測足以致命待放御時責之未晚

三機不打 盛寒酷暑機不打 遇有盛寒酷暑令人無
處躲避難堪團圓體散髮披襟猶不能堪此時豈宜用刑蓋
彼方墮指發膚燥筋蒸骨而復被刑責未有不死者 佳
晨令節機不打 如元旦冬至人人喜慶此時曲體人願
順養天和即有違犯當憐而恕之 人方傷心憐不打
問理時如知其人或新喪父母妻喪子彼哀氣傷心正
值不幸再加刑責鮮不喪生即有應刑宜姑恕之

三應打不打 尊長該打爲與卑幼訟不打 當見尊長

政學錄卷五

三

與卑幼訟官亦分曲直用刑不知卑幼訟尊長尊長準自
首卑幼問干名犯義遇有此等即尊長萬分不是亦宜寬
恕即言語觸官亦不宜用刑人終以爲因卑幼而刑尊長
也大關倫理世教 百姓該打爲與衙門人訟不打 即
衙門人理直百姓亦宜從寬否則不惟我有護衙門人之
名後即衙門人理屈亦不敢告矣 工役鋪行該打爲修
私衙或買辦自用物不打 即其人十分可惡亦姑恕之
不則人有解不服而我之用刑亦欠光明

三禁打 禁重杖打 五刑輕重律有定式大杖一足當
中杖三小杖五官之用刑只見太過未見太少若用輕杖

則多加數杖亦不傷生且我見賈之多怒亦患而杖可已
若重杖只見數少而不知其人已負重傷矣 禁從下打

卑隸求索不絕每重打腿臂致其斷筋而死或打在一
塊同一被刑而死生異則貧富不同耳貧者何辜而令其
受此 禁佐貳非刑打 夾棍重刑不許佐貳首領衙私
置即正官亦止備一二副候不常之用各衙遇有不得已
而用赴堂稟請蓋正官猶有付量而佐貳首領勢要送
來百姓私衙任意酷打替人出氣正官全然不知凡各衙
人犯令其一過堂庶知收斂

鄭南舉曰余奉上恩兩入南比部於職事毫無裨補獨

政學錄卷五

四

部同僚誼甚篤至忘余不肖時有教督余亦自忘其不
肖譏謔以古道相期益信吾輩在宇宙內惟有此善與
人同之一路別無功課而比部之善則莫大於用刑余
敬列余友呂叔簡氏所寄刑戒者刻於石俾同寅暇時
省覽在內則廣欽恤之仁在外則流愷悌之澤以此律
已以此淑人余雖無用於世諸君子之善即我善也夫
求生不得然後殺之求出不得然後入之刑措不能不
得已而後刑之必如是而後爲無負我國家仁厚至意
凡我同寅念之哉聞昔時罰人者必曰願爾世世爲刑
官余竊謂心存生生之心卽世爲刑官其德滋大無傷

也嗚呼天道好生神明昭汝一念慘酷殃流後裔登茲
堂者無覓爲厄言

監禁

囚犯奉有決單自當明正典刑是以未決之先貧者有囚
糧病者有醫藥夏則洒掃以防瘟冬常溫煖以禦寒聖王
豈不知其人之富誅豈以爲既有臨時之死且延一日之
生故曲加體悉如此耳近日有司疎於治獄有獄卒要索
不逮凌虐致死者有隸家買求獄卒設計致死者有夥盜
通同獄卒致死首犯以被口者有無錢通賄斷其供辭有
病不報待其垂死而還病呈或死後而補病呈者儻儻情

政學錄卷五

王

眞罪當之囚瘐死猶可中間有抱冤待辯之人株連未結
之罪一槩死於獄中所傷天理不細以後獄囚有病先取
囚親告治結狀調治不痊後取屍親告領結狀一併粘連
申詳上司方準開除無親人者以里長甲首鄰佑代之其
強盜失盜鄉貫原無親族里長者取刑房吏告治病呈及
醫生病案粘申如無以凌虐罪囚論
有司錢糧原不寬綽若囚糧一槩全給豈能人人均需年
年常繼今擬分爲三等除罪大惡極死有餘辜者不準給
家不甚貧有人供給者不準給外有情稍輕而家極貧或
無家供應者給與全糧稍輕而家次貧日用不足者給

與半糧至於新獲賊盜眞假未分果無供給亦當有處若
監故未成之囚甚於奉單之罪倘被告發定擬故勒

一朝之忿斃人於頃刻百年之悔無由而改圖此等死囚
情尤可憫有一入獄而父母妻子不復得見者有送飯到
而不知誰接誰食者昔人有念囚無嗣不禁妻子出入而
令其有子者此雖不可爲常至於應聽家人入觀而不聽
律有明條今三法司重囚每月令家屬一封面任從談敘
家常待其辭畢方許收監婦人臨決將產滿月而後行刑
聖王仁及固圓蓋如此有司若懷泣罪之心行哀矜之政
使法不疎縱而情不鬱抑豈患無術哉第恐念不及此耳

政學錄卷五

王

有司習於故套拘攝人犯動送監倉不知一人在禁一家
憂忙或有老親而無妻室者或有少婦而無子姪者或家
貧路遠不能供給者或家有病人或身自抱病者或冬寒
而身無綿衣者或空手枵腹無錢打點牢獄者即使其人
當死亦應曲體其心况於輕小事情豈宜泛繫之獄爲民
父母重宜念茲各該府州縣衙門除死罪及充軍擺站
人犯及入官還官贖物俱應收禁追比外其有力徒罪及
杖一百以下贖決等犯止令干證保領聽其甯家轉辦限
期完納雖係院司各道紙贖俱不許介拘正犯及監將家
屬監追

監倉二簿只宜掌印官一本其佐貳首領官應送監倉犯人俱聚稟白堂上同簿附名掌印官每遇崇日便將二簿查閱一通某人某口監倉係何事情有無得所應否釋放何以處分往見一縣令懶於問辭輕於聽信拘到人犯早快稟收倉監佐貳首領各自監倉簿籍要送監倉卽送監倉甚者監倉皆滿而送之冷鋪者有塔節醉爭至除日猶繫獄者緣二簿經年不一過日吏卒因循不肯稟白甚者催比錢糧花戶坐石以數百不知令何人轉辦也吁可恨哉賢有司試一思之

司獄官刑房吏禁于等役不稟白掌印官而擅打監倉人

政學錄卷五

聖

犯者學問重怡

獄中之弊無窮最可惡者獄中多年惡囚智力足以制服羣囚或羣與足以疎羣衆囚者不論幾人牢中名之曰牢頭禁子與之通同每一日使一牢頭偵日有新犯進監則與之接風設酒費一錢要還數兩一不遂意百拷千磨異常慘毒新犯如係犯盜則牢頭教之以供報平日仇家或一方家溫食摩之人官府不察提攝到監則此輩之魚肉無所不至在誣扳者破家亡身在犯盜人監者得計改回而牢頭則從獄中放張禁子得牢頭之利則必愛之惜之遇晚繫刑且使之身藏利刃出入無禁公然擁妾私案者

往時反獄之弊患正坐此小民犯法卽情節重大亦未必有甚機械自有牢頭教引一入監後卽便爲鐵口百舌究使變詐反覆大惡漏網牢頭在監日久其心思別無他用往往某官某官性情一一探討在胸是以役因爲人作一訴詞或告一打網抑狀或做一截招訴狀無不能顛倒是非害逼一方牢頭身在獄中每每使子弟親戚將遠年田地無干事情攆害一方人眾一方人畏之如虎多送月錢至於江洋大盜黨與夥劫賄救累囚千百弊端未有能樓數者

政學錄卷五

聖

牢頭禁卒日久情熟安常心怠夜間囚犯既不入枷牀又不上鎖錄彼賊無一年生理心懷百計脫逃虎兕出柙非掌印官之過與若使手足不得利便精力不得壯強出不測而夜查監牢遇一疎而重懲典守時刻兢兢豈有反獄越獄之變哉囚犯有詐死者陝西耀州重犯邵於賢因署緊不常遂伴死密令其子挾魚置臥內時方盛暑不數日而蟲出臭穢不可近獄卒俱以爲眞死委官相驗亦不復近前因席捲而出越數月始事敗不可不知囚犯生心多在新官交代之際尤宜隄防初仕者不知竟致失事他如迎春操演之類亦不可不戒嚴

囚犯無供者不但要壓處飯食寒天亦宜壓處衣褲庶不至促死以干天和凡賦職無主衣服皆可給之如此加意則禁子自不敢凌死矣

獄房大抵多狹故盛暑牢瘡可慮除另造病房兩間添設炕竈以便病者必以發熱不食氣色異常移房調理外自四月以後九月以前每三日一掃除房中但有腥穢穢穢之氣查係何人所作便加懲治房牆近簷之處多加小孔數十以引清風以泄濁氣軍徒等罪足歷亦禁短鍊活獨夏月與禁子聽其露侵惟直宿禁子不許出監至於溺廁亦須五日放門一次令園丁打掃或時蒸蒼尤以避邪惡多備天水

政學錄卷五

呈

散等藥以防暑病

婦人勿輕繫獄蓋男女有別廉恥為重卑快一拘婦人無窮之利婦人一人公門無限之辱拘摸戲狎無所不至有因之而喪名節者居官誰無婦女豈應獨忽民情凡婦女有犯姦及應該死罪者此皆刑吏禁卒之妻妾也死生自有常刑男女豈得無別但監守從來無人致關防不能無弊今擬另設女監於養濟院中老婦擇其稍精壯者二人作為伴導其犯婦接送飯食及門前呼喚應答皆以伴導代之女監中水火鍋竈及宿止之處亦須事事處分紡花作履聽從其便伴導除月糧布花照院支給外每人每

季再加鹽菜銀五錢其門戶關閉仍以刑吏夜巡仍屬大監豈能必無邪行要以成男女之體而已

古者罪人無閒坐之理城旦則令之修築鬼薪則令之劈柴倉庾則令之舂米今以罪人拘繫在倉猶有古之遺意但倉犯原非重罪充軍發站人犯雖送監不妨笞杖及贖徒令里族之長鄉甲之人保領在外至聽訟之日不候聽問申詳之後不候噴決可也惟是隔縣關提又當審無入保領及監追還官錢糧家屬不當保領者然後送倉能幾何人哉近查幾處州縣專聽卑快說有錢討保在外無錢者不論罪情輕重一槩送監至於婦人收監惟有犯姦

政學錄卷五

呈

死罪兩條餘俱責付本夫收管無夫者責付有服親屬鄰里保管隨衙聽候並無雜犯送監倉之文其監追錢糧家屬併無婦女雖盜賊捕限亦無監禁家屬之文果其夫其父盜情已真倉禁妻子猶可如招攀在逃無賊無證之人而監禁妻子已屬糊塗甚若監其父母兄長不亦孟浪之甚乎

七十以上老人十五以下小兒及身有疾病新遭重喪不係謀反大逆同居親屬俱不許擅拘倉禁拖欠錢糧止令限辦入官財物止令限納給主財物止令限遞紙穀罪贖止令限完各令保人領催不則稟拘責追

如家貧無辦計保無人卽令倉死何益如可以經營有人保領倉之反妨措處至於審罪之時便問干證人等本犯果否有力能否完納方擬罪名若果身家真無虧兌自當減贓銀註無力既省比銷未完亦免累年台比其罪深惡重之人甯陸續多賈及押號示眾亦足示懲

州縣監倉切近革印正官下情既易通聞羣小猶知忌憚驛遞之設半不同城官與吏卒情同貓鼠不惟禁約爲難亦且貪虐同術顧天之弊何由上達又朝夕在其掌握有冤亦不敢聞以後發驛徒夫除驛夫半頭不許擅自毆打外其驛官以法鈴束應得實治者不得過十板如有需索

政學錄卷五

罕

見面節機賈歌等錢及私下非禮凌虐奉承不到將往夫擅行敲扑者許被害之人指實陳告以憑重究

發配名懸於充軍而實等於死罪彼懷奸積猾或買官驛吏或挾制驛丞或尋情囑託公然在家寬人點站不待言矣其窮苦老疾及家中無供之人乞食不前坐臥溼地或官吏要索橫肆凌虐至於傷命只報相埋情甚可恨此後驛官如遇病囚卽中州縣調理或掌印官驗明姑令保放調養或收入州縣調養病痊照日補役但有不至州縣而報死者該驛官吏以凌虐致死提問罷斥果係別情者定擬抵罪

公差人等拷嚇錢財土豪棍徒藉端賈弱及誣告重情分毫無實等犯非徒罪不足示懲其餘需索科斂須審十分端的如賈分已滿未滿便有應杖應徒所爭不過一錢半錢耳原告之言豈得分毫不爽告稱全誣輕誣便有加罪免罪豈無一實半實乎干證之語安知一字無欺低昂伸縮間是在取供時斟酌之耳至於一事告賈或重事告賈或輕事告賈或反坐所賈或未決收賂或律該罪止自有應得正條豈容一槩重擬近有因指稱告助坐贓問徒者不知婚喪等事原有相助之文宴會設席豈無一錢之費又有誣告人杖一百而加三等杖二年者不看事情輕重

政學錄卷五

罕

梟與極死同科驛中徒犯甚多皆緣問擬太易不知納贖每傾人家發驛或傷人命今驛遞徒犯所在充溢無容身處矣如果情有可恨法所當懲需多賈枷號可也

犯人發驛原爲工作如京師炒鐵運炭之類近日恐其逃走止令押鎖乞食甚失本意以後徒罪人等有做一切官工者官給飯食一日準一日自備飯食一日準二日有情願驛中奔走效勞者與做工同準原批司道折限滿日釋放

政學錄卷五終



政學錄五卷

直隸總督
林進本

國朝鄭端撰端字司直隸強人順治己亥進士官至

江南巡撫是編原本呂坤余自強兩家之書而參

酌之內而闕部科道外而督撫司道守令應行事

宜咸載利弊

爲政第一篇八卷

〔清〕孫鉞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爲政第一

編八卷》提要

爲政第一編序

孫子可菴負經濟才讀經濟書論
經濟事博攷泛問目窮手詒寒暑
不間者二十餘季矣遊京都名日
益起魯晉閩豫之當事無不延爲
上賓一日語余曰世之政事書縣

爲政第一

卷八

者支而不經簡者略而鮮當將欲
酌今斟古核實採華舉凡言之必
可行行之必可效者以爲仕學率
梁命曰爲政第一編其中節目肯
綦誠有未協幸先生有以教之余
細閱之竊喜其年末井然縣簡通

當鐵屑之間無不合宜知不特可以昭臨民者之冰鑑且可以輔律例之大成殆經國嘉謨而救時盛軌也世之每貽服官以重累者良由其不知為政本體此書出而人挾一冊以從事於政仲見家弦戶

爲政第一

卷一

誦在在武城稱循吏而膺上考者孫子之功諒匪淺鮮因商榷之而從史以梓

康熙壬午欽天左監邵泰衡謹序

爲政第一卷之一目錄

授任

候選

候補

投供

分缺

過堂

軍職

命下

畫憑

發諭單

校票貼

聚全書

備律例

訪吏治

察民風

遇上司

爲政第一

卷一 目次

一

托紳士

領造

辭期

別觀知

勞接役

示任期

覽冊籍

上任

參謁

舊政第一

卷一 目次

二

行香

繳總

書銘

僉押

用印

號簿

轉斗

堂規

告示

坐事

放文

發文

開狀

批詞

批詞

自理

承行

出差

舊政第一

卷一 目次

二

稟事

傳話

慎刑

緩訊

刁控

准息

維風

交盤

論難易

水書冊

查金書

查會計

查原文

查須知

查四柱

查實徵

查實收

查實解

查實結

查通文

查核借

查未完

查民欠

查侵欺

查存留

查扣空

查獨克

查開墾

查漕糧

查兩糧

查稅課

查鹽課

查鹽課

查捐納

查積穀

查雜稅

查庫藏

查驛站

查界限

查河工

查軍器

查火藥

查修造

查未結

查已結

查監獄

爲政第一卷之一

錢唐郭泰衡鶴亭父鑒定

西湖孫 鏡可菴氏手輯

可菴曰昔軒轅作指南尤公亦作指南無非指行
 路者之迷也仕途非行路比南面堂堂何迷可指
 然萬里前程由於發軔正未可泛然而載道也集
 中傳載事宜如未任之候掣走任之諭示臨任之
 齊宿到任之受印繳憑食押審事和嚮於者必以
 此爲一步一起倘誤學耶郭未能諧肆夏而中未
 爲政第一 卷一

齋將飛馬一雙何以騰霄過漢乎試以集中所載
 爲馳驅之範則韓武陵者得此漁人一指而前津
 自可無迷矣

假任

候選

凡候選人員創先截取截取之客文必由錢曹以領
 各省起送之冊結隨從各省以達錢曹而一切應選
 人員則盡歸之雙月此無論祖籍工錢者須親投外
 部以候發期即故居各省者亦必公車早發有如特

詔金門。但京城本珠新柱百務俱舉動斷宜斟酌。用度切勿奢靡。凡有見聞。慎毋奔競。雖通變達權。亦未可過於膠柱。而歷缺。越缺等弊。豈能屢試。湊神。縱欲隨時。必須文酌。萬勿違群君之訪。術信。辱反之神。談以致花銷。浪費。貽悖進之譏也。

候補

雖考虛銜而未經實授者。為候選。已離舊任而又望新銜者。為候補。補者即現開之空缺。以補我原有之職。司也。或起復。或降調。或扣裁。補員亦自不一。而候

署政第一

卷一

二

之者。則盡歸於單月。然候選必俟截留。候補惟憑印結。人文赴部之日。俱於雙月廿八日驗到。隔一選掣簽。天曹以文到之後。先為補銓之次序。故其投文。必須親身到部。方不自悞功名。如人到文不到。文到人不。到者。俱入扣選之例。惟願候補諸公。於人文到部。四字。萬勿參差。致貽悔悞。

投供

候選官應於單月廿八日。大部投供。以便銓司查核。而候狀之外。又有結狀。蓋供則本人之自供。親填一

紙。結則同選之互結。例用五名。其互結之五名。亦須稍加慎擇。庶免意外干連。更不可以事例甚紛。人員又衆。臆度未能選到。因而稍懈。投供倘上首亦因此故。未來。或遇有意外之事。而不投供。設此選出缺。願多往。往往以最後之人。一投即選。是先鞭不着。致嘆積薪。而後來者竟居其上。矣。可見終南捷徑。未必不在投供。人亦何憚而不勒投供狀也。

分缺

二八分缺之例。為大選人員而設。如一月有十缺

署政第一

卷一

三

出以八缺。分歸應選。以二缺分屬應虛。蓋應選多。而應虛少。不分則不得其平也。雖其間有科目應選。幾人有事。例應選幾人。有邊腹俸滿。較升之員。有不論俸滿。即月之員。尚須各照各項於所分二缺。八缺中。另有分缺。分選。而即此二八之數。以論分缺。其成例固已一定。而不可移矣。但一月十缺。二八可分。一月九缺。十一缺。或多或寡。則二八難以通均。故應選應升。雖有分缺之定例。而上月。下月。又有接差之現行銓法。至公於此。可以益見其閏月扣選之例。則選補

無不從同。恐月分參差。紊亂成規。故也。

過堂

大選急選各項大小人員。於雙月單月掣籤之前一日。俱應照例赴部齊集。聽候逐一唱名過堂。蓋掣選之前一日。必先之以過堂。猶如祭之前一日。必先之以習儀。所以肅發而謹銓法耳。故堂其堂也。儼對臨軒之榮。唱名也。如傳雷之騰行。止應答之間。貴乎不疾不徐。庶得中規中矩。至曉示進朝掣籤之處。更須細心理會。苟能致謹於齊宿之前。而後辨色入朝。往無不利耳。

爲政第一

卷一

四

掣籤

選補人員。候在天門金水橋外。于步廊文東武西。掣籤選補者。各員親掣。惟舊者司官代掣。其將掣也。司官取所封之籤。授人其簡。其既掣也。文書既已掣之。籤公拆其紙。其掣某籤也。而書照所報之籤。親填其籍。銓注至公堂。無一弊。若以簡內封籤。或可譌。深試思以最高之置。置其高之簡。而籤之在簡。較簡轉而較寸。跋足重乎。僅及簡。籤亦安所容。其摸索況

命旨

尚待之威。嚴在上司。官之督察。在傍。喚各掣籤之時。稍一遲迴。咤聲立至。故打點堂謀之說。一切都無所用也。其掣若應該迴避之缺。必須回堂。或打換。或另掣。亦憑至公。昔人云。食祿有方。良非虛語也。

命下

掣籤後。大部例應題請。使有依議之

乃爲下之期。近日府道以上。頗多引見保舉等事。故有選未。必盡保無虞。若州縣諸員有題。即凡命下之日。

爲政第一

卷一

五

問有變。更似亦偶然之事。然拜客設筵。諸凡不宜太早。必待命下而行。如籤雖掣而命未下。勿得預作。張皇過爲舉動也。

重惡

下後。吏部查寫文憑。於五日內。移送於科。吏科填寫期限。亦於五日內。仍送於部。照地方之遠近。定蒞任之遲早。是到任日期。實爲吏科職掌。欲寬限者。必於科是求矣。然畫憑之限。或向科內求寬。而赴任之憑。原向部中領給。權固莫重於部堂也。

發諭單

諭單必俟命下之後。方可照式封寫。附發郵筒。其諭內所重者。在全書會計須知等冊。必令中途呈遞。以便預行查覽。至衙署之量修。入夫之量備。或仍舊全或歸新詞。要亦無關輕重。

發稟啓

發諭單。即封發布按道府。單糧廳稟啓。掌印候書。或亦稟啓。俱着該房投送。上司大小啓各一。脚色一。俱用紅手本。共三件。或加官衙手本。共用四件。內寫新

爲政第一

卷一

六

選官衙謹稟。候老大人台禧萬安。平交用紅副啓。今徑用恭惟。小啓數聯。後即如書。東寫去。末語用臨啓。可勝云云。稟啓精工。固屬美事。然亦全在檢點。忌犯及差落等字。樣爲要緊也。

錄全書

欲矩境治大小地方。衡斛以及科則之重輕。錢糧之多寡。出產之豐。審政事之繁簡。莫如全書。全書雖已諭書更於中途送閱。然遲遲數月。何所憑查。須向戶部衙門覓取。不治達部全書抄錄一本。以備不時觀

覽。則此地之大樂可得矣。

備律例

昔人以不讀律。爲無教君之術。深明律例。乃士大夫所必講也。未逮之前。尚安預加流覽。既選之後。豈容再緩。搜求。蓋律者一代之典章。創者一時之損益也。本律原難參贊。而願有疏註之詳定。創雖在現行。而時有新增之令。必須購買精工。以備在前之覽。在內之查。

訪吏治

爲政第一

卷一

七

舊政賢否。新令之從違。係焉。還本處士夫。或隣近熟悉者。須細詢前任政聲。若何以何事得上臺。獎薦何事。得百姓謳歌。善者因之。不善者易之。

察民風

民情上俗。各有不齊。如起科有論畝論石之殊。地土有值多值少之別。出產有土肥土瘠之異。人日有價多價少之分。一嫁娶也有數十金。不能得有數金。即可得者。一耕種也有耕庄家如同奴僕。有稱佃戶竟似及朋者。至於一應風俗。或奢或儉。或刁或淳。若非

預爲體訪一番恐蒞任時立法斷事多執已見而無權宜於其間也

遇上司

選後有上司在京即行稟謁。隨詢地方大槩。送禮不必過盛。其同選上司亦宜稟謁修好。在京之情誼一投到在之交關。自令虛文實意過之。要在不亢不卑。

接紳士

治下士夫請酒及送下程者。諒不可却。或領酒。或收一二件米菜。若套禮餽送。斷不可收受。無大小一也。

爲政第一

卷一

八

領酒時除詢地方風俗外不可多言。有押。

領憑

對月領憑之說。此人人所共曉。而亦有雙月領憑之時。其領憑也。必爲領狀。一腳色二向選司投遞。憑上須細看有無污損。補恐到任繳憑致煩。駁議未便。用油紙觀緝包好。外用密實緞子做囊掛帶。更須時時提防意外之虞。

辭期

辭期雖屬故事。而實臣子事君之禮。若聽長班以

故事行之而不必親往。不惟失禮。且恐有意外之失。須是逢五爲腳色。投鴻臚寺報在辭期。逢十引入朝內謝恩而出。

別親知

臨行赴任有餽送者。有祖饒者。事雖煩冗。切不可生厭惡之心。削人顏色。其一切餽饒親知俱宜開單登記。以便任後致書答謝。如京宦及治紳凡有委屬。無論應否遵從。亦須卑卑登記。臨任酌量可否。從後具履即不能從。亦宜緩詞覆之。

爲政第一

卷一

九

勞接役

地方離京不遠。俱有長接到京。惟極遠者。迺至中途長接。即是頭接。凡頭接實有紅批。批內開有接役幾各見接役時。須以溫言勞之。見過諭令安息。次日量路遠近。以爲犒賞之厚薄。犒後不妨於喚問之下。詢以地方一切利弊。若赴任限期尚遠。或欲便道歸家。論頭接先回於某處。何候頭接之外。途次再有接役。量賞酒食。隨赴新任可也。

示任期

將到任所應發紅紙告示一張示以到任吉期臨明應用轎夫馬另食一牌以便伺候其原主告示者牌者者字下空處例用硃標一空字惟上任吉事俱填一實字餘列行照直皆照常人如係附郭應將上任之期預東同城廳府其東帖同紅示夫牌一併差接役於任前三五日發行投遞牌示東式載後

覽冊籍

全書交盤等冊送至京印者少迎途中途者多前諭帖中仍經諭令造送茲於送覽時須查其賦役全書

郵政第一

卷一

十

果是刻木會計交盤併各房須知等冊各項有無缺畧否則責令星夜趕回補造補投至上任儀注及謁上司侍僚屬紳衿儀注將仕之前恐須細覽庶不致臨時舛錯

上任

新官赴任乃士民觀聽之始百凡舉動不可不慎或先一日或三日由吉門至城隍廟齋戒安歇謂之宿三次日上任俱依禮房儀注施行但各處風俗不同不可專執次早祭城隍廟畢穿紅進縣登儀門向止

拜闕與僚屬拱手上堂着吏禮二房分付諸色人等各於儀門外伺候同僚學官後堂坐乃升座非衙單畫卯直印吏開印呈驗轉堂進衙祭土地畢出堂上就座諸色人等參謁吏房先取到任公文倉押一指點速值印史報開印就將所食公文用印分付該吏各將倉庫獄囚門禁等鑰匙文案逐一交割散堂公宴

候選以執照為據赴任以文憑為據州為九牧之長縣亦百里之侯躬履蒲數是即今日之銅符故

郵政第一

卷一

十一

服官之日則以印信為據至上任時必先知印在何處或在本府之庫或在署篆之廳有須親往府廳領取或接受前官或交代官屬若非送之途次即為交自當堂接印之時理應細驗明白驗明後受從此因居然肘後黃金矣印有損缺既不能追赴前官文太難辦亦不便因循本任須詳明上臺轉咨禮部部費不過四五十金另為新鑄一印得新繳舊亦自不難也

恭謁

同城上司一到任即照例參謁其不同城之府道
三日後次第晉謁拜事舅姑不待廟謁之後聞安師
長理宜舍館之先其職分固然耳至於院司駐省路
遠者其謁見亦宜在三月之內而蒞任時先須修發
京帖稟知任事日期申明職守袍繫未遂趙承之意
居官全在上臺相得即此參謁舊規能使上臺刮目
則政事未覩全豹而才具已見一斑矣

行香

到任三日詣學行香畢陞明倫堂諸生參見後抽籤

攝政第一

卷一

十二

議書宣紙筆硃即回拜學官出文廟後隨往各壇行
香畢回答鄉官賓僚并看養濟院查點監倉

繳憑式附詳文內

到任三日例繳文憑務須細加檢點備文申府轉繳
藩司

書銘

廉潔以守自己
勤慎以事上司
謙和以待士大

忠厚以處僚友
慈祥以撫百姓
明慎以審獄因
清謹以臨倉庫
慎恭以防奸詐
嚴限以銷未定
節用以儉不虞

須大書座右出入警心

金押

攝政第一

卷一

十三

凡文移牌票俱於先一日呈稿兩旁放行次日寫清
連原行送進以便查金各房分別簽書準於每日申
刻一總送衙每一清文某處該小押即貼小押二字
浮簽於側某處該點即貼小紅簽以便點某處該用
印即貼一簽焉應正印斜印半印背印上印中印下
印官府將粘貼原稿看過應小簽者即小簽應大小
印者大小押應標者標應印者印應放行者放行必
須全說明白毋致失落後不惟誤事亦且長奸益
貪押之弊皆因署內頭緒不清登記不嚴以致得不

應行之事。混行請票。犯者即究責不饒。

用印

擇街內可託之人。於食押時。令其細心用印。初印命各房於應印處。票明久之。自能領會。其非僉押之項。亦有印之時。進出不時。藉防何法。須置小銀牌一面。印藏於內。牌與開匣之匙。並藏於官牌進印出印。進牌出以便稽防。亦有至親好友。藏印用印。俱託此人。非信之有素。不得假手於人。至於印雖有匣藏之。不必定於匣內。巧於密護。以備不虞。設有意外。急

籌款第一

卷一

十四

須取印護持。印即是官。所關匪細。故內用印併及之。

號簿

為政母分巨細。各宜立簿稽查。一應正雜錢糧。文移牌票。俱要登記明白。庶綱領清而條目楚。謹小慎微。不可忽也。倘各地方有應增減處。幸勿膠泥。

地丁條銀

雜項錢糧支簿

內總簿

串簿

批迴簿

稅契簿

罰贖簿

驛站簿

監引簿

院司各道公文簿

本府公文簿

書役卯簿

各上司批詞簿

差簿

堂簿

書役卯簿

監犯簿

交接簿

閱移簿

號簿。清則稽查不混。故諸事之有頭有緒。實從號簿。總攬其綱。向來以掛號一事。視為末節。非者之。即寄之閑散之人。來往文移。徒有具簿。而不知六房。緩急何事。命行牌票。雖登其號。而不查各差。拘否何人。遂致書役得以混濫。而號簿竟同故紙。此山於忽。不加察也。號為刑名錢谷之總。今後宜用精細之人。登記必明。稽查必楚。何文不覆。何項不銷。應備此書。從從此警心。而政聲未必不在司號之得其人矣。

籌款第一

卷一

十五

轉斗

宅門俱用封鎖。併示關防。不得已而穴牆以為轉。誠慎之也。故司轉斗者。非親屬即家人。須要知人善任。又要刻檢時防。不許與外人交頭接耳。及私出宅門。庶內外肅清。而漏泄之弊亦少矣。有不時輪管者。其法亦佳。蓋轉斗之關係甚鉅。宜加意防範焉。

堂規

堂規大同小異。原之新奇。但大邦與小邑。政事有煩。簡之殊。堂規亦有增刪之別。異投文放告。一切事宜。

集中無不備悉。到在日。即令該房擬一堂規於會。內送奪。或量加增損。或另行改削。即於稿後放行。令膠作大張條示。齊貼大堂。

告示

蒞任之初。必有告示。面告示。隨時隨地。斷頒出自新。裁勿以故套行之。使人亦以故套視之。不但除奸。別弊之詞。責在警心。觸目。即晚諭行。戶嚴飭。關防等。尋常告約。亦立立意。精嚴。教訓。痛切。俾父老扶杖來觀。如讀漢廷。去諭。感泣。教行。思見。德化之成。則虛文。皆實政矣。其初任。併常行告示式。輯載於後。

爲政第一

卷一

十六

堂事

早堂投文。放告。午堂審事。晚堂比較。一日三堂。此常規也。雖每日無盡坐之堂。而三升公座。其通行固非一日矣。柳隨點發。每堂三擊其柳。惟比較一堂不宜太晚。總在早堂極早。則午堂未午。晚堂未晚。逐因之。而俱早矣。黎明。即擊頭柳。發出城門。鑰匙。隨帶二柳。發出各房頭書。三柳。後傳點開門。各役齊進內衙。捧印服事升堂。止用值堂一吏。門子一名。站立案偏餘。

投不許站近暖閣。回風放風後。先收公文。次收詞狀。詞狀面數。點封同公文。於轉堂時帶進。此早堂堂事也。至午堂聽斷。晚堂比較。發柳擊鼓。不異早堂。規則其聽斷之法。既見於本卷之各條。復詳於刑名之各案。比較則錢谷卷中。法無不備。是在當事者之留心。而實事也。

爲政第一

卷一

十七

一去無論地方之衙。總宜分作兩堂。若以地處衝煩。非坐三堂不可。勢必著餘比較。諸弊叢生。故宜於投文放告之後。即以聽斷。繼之。則午堂一審。併入早堂。不獨比較之堂。可早設。有趨承迎送等事。亦得乘空紛馳。而簿書可無匆遽之色矣。如早堂或有同城上司傳喚。不及聽斷。則回縣。可以續審。明早可以補審。早堂一經努力。終朝事從容。此解邑定兩堂衙都大邑亦必。定以兩堂庶忙裏有閒。而冗餘無錯也。一日兩堂。其發柳應與三堂者小異。黎明。即發頭柳。傳出城門。鑰匙。各吏頭書。二柳。即坐早堂投文放告。後回堂早膳。隨發三柳。出堂審事。若趨傳喚。送迎不。

必發。那後應酬回縣補發。三。拆升堂以完審斷之案可也。

收文

舖司及一應來差投遞公文。俱令在早堂放告之前。或在當堂拆看。或於轉堂之後。帶進內衙開閱。若來差有緊急公務。則當堂看之。而先行止。如遇疑難。及機密事情。則袖入內衙商定。後行。慎勿先自泄露。但公文之來。不能拘定早堂。有隨到隨收者。徑令掣都一下。從轉斗投遞。其拆看來文。先看封套。而上所開

審政第一

卷一

十八

發文

凡係上司詳驗文書。及命盜等大招。俱須仔細對讀。差字果出。該房改正。上司官衙尤須加慎。勿錯年月。件數亦不可差。遇有差悞太多者。中脩該房。或一二字一板五字一板。積累決法。在必行則差錯自少。矣。臨封發時。當令吏人對面點封。以防夾帶洗補情弊。如應釘封文書。釘粘上申用正下行用。若恐用

細長麻線。引針度釘封之。眼打開偷看。須用封紙兩層。則無此弊矣。至緊關文書。不宜入遞。或密差人。或差家人投遞。以絕停闕開拆之患。慎之慎之。

閱狀

呈狀進衙。先查若干數目。拆開點查如數。然後細看。看時須要心氣和平。固不可一味濫准。尤不可執意少准。蓋小民之冤抑。無從申訴。始行呈告於官。為民上者。不剖其是非。辨其曲直。伸其冤枉。則小民訴冤無地。不得不奔告上司。反問百姓越告之門。若慮地

審政第一

卷一

十九

方刁頑。只須嚴誣告之罪。痛懲一二刁控。以儆其餘可耳。

事情要審者。即批拘審。訴狀批附審。若細小之事。批着親族。或甲隣。或中証處。覆或批一二閑論之言。以平其情。總在批者。揭伏如神。則善批。勝於善斷矣。其批語尤貴渾融。不可太露圭角。恐我意反為原被所窺。得以准備辨詞也。

准者在准理詞訟簿內。將殊語原被干証批語。摘開情節。後列前件二字。多留空白。以便續寫歸結。其不

准者亦將原被殊語批語掛在不在詞訟簿內另作一搭同准理呈狀發令該房各勝一紙實貼示仍將不准原詞繳進上寫某月日不准呈狀以便日後查其另換情節登告健訟之弊且防在別衙門告理亦可查駁其互異處准與不准呈狀總在次早同簽套發出

投詞

原詞駕控甚大後來投到極小此說詭之風宜在初任時嚴行禁止者也投詞中之小事往往即是真情

卷一

二十

故審問宜視其原詞中有情節與投詞無異處查審即可得其聚矣一告一訴之外不許再投一詞此法亦良在當事者酌而行之

批詞

批詞斷宜早為審覆上司見其勤敏是即才能之一端也聽審牌上憲詞宜列自理之前不但尊視憲件且憲詞先審則精神聚川聽斷自明原告雖虛只宜詳處不便擅自加刑要犯不獲亦貴聲明恐致久稽見罪總之憲詞較自理加意為是欽此

四月之限易逾如

卷一

二十一

感寬限早宜詳請但須掛牌為審不得與憲詞自理同一審期然自理詞牒主張在我惟上司詞狀多有打網訟棍將平日仇人不論事之相干無干一聚牽在狀內甚至有拿欺紛紛牽至數十人者上司未及細察或至准行有司慢不加意概憑更書一槩抄入牌票又甚有本縣更書私添暗入者此票一行加以虎快作崇動稱上司人犯愚民懼怕每一名字詐賦滿欲方可銷名在被告一家固已被害而波累無辜更受無窮之害矣故有司於上司尚未相信宜審其情形酌量拘審若上司留心地方或已蒙信愛當宜陳地方打網之害懇上司批撥詞狀時將無辜之人或嬰兒婦女量行塗抹若上司官聽塗抹更可從中排解陰陽所及不淺

自理

邑有大小訟遂有簡煩簡者二日五日審理一番煩者逐日審理猶恐不恰然狀無論煩簡不准則已准則斷空速審速結免致妨農歇業花費酒飯閑錢而房差亦得少其需索也先一日呈遞到堂唱名之下如有要犯不到立即責差補拘其點過人犯臨審不

到。雖非要犯。亦必重懲。原差以絕實放等弊。次早懸牌。示以某堂聽審。凡審皆在某堂。不可參前落後。致聽審者難於趨候。且牌上既定本日某堂不得改移。另日法無畫一大不便。民掛牌後詳閱原被情詞。將要緊情節。或圖或點。單標出再加虛心詳論。則未審已曉。二三及至堂審之時。或單問或互質。聽言辨色。必有破綻。可覓先以婉探。繼以威嚇。任他刁詐。必露真情。但獄者不必多詞。只於要處冷擊。偷敵既得兩造之情。便折片言之。獄所錄各供。開過一件。即取

卷一

二十二

口供。觀看一遍。硃點束封。轉堂帶進。則諸弊自不能生。其問理人犯。或當時發落。或覆審定奪。重則收監。或取的保。一切無辜者。總空開釋。免致牽連。神君慈父。亦安有不頌過一時者耶。

承行

承行吏書。凡奉欽部案件。自有一定之執掌。不得紊亂。致生推諉。外本衙門呈狀。斷宜秉公輪值。法宜置吏書簽筒。掣派輪承。將姓名註於狀尾。遇而復始。公派公承。若有竊遲。案卷預先抽出。俾承以徵其情。牌

票上着令用一小木印。刻本人承行名字。印於角末。以便查喚。至將點畫之際。屈指換到刁猾之態。不可不防。又當稍變其法。於掣籤輪點之中。有能奉公守法。案件清結者。不妨重點。以示不測。或下次扣除亦可。

一件有一承行。原無舛越。倘有初起原是兩宗。後來合成一件者。須併與從重之承行。或歸與幹敏者承結。着令開造細冊。一件為某事。自何年月起。至某月日奉供。卷案數目。一一細開。交盤明白。具有付子

為政第一

卷一

二十一

取狀呈驗。判日存查。拘提牌票者。承行將原詞於護書內送交。倘增減人犯。或不送牌票。隱匿原詞。及批理處者。受賄翻牌之類。查出必究。

出差

人命盜逃。土豪勢棍。及一應重大事件。必須差孝者。法置皂快民壯。一總籤筒。遇票掣差。不可聽信承行。稟票以滋錄實。諸弊將掣過之籤。另置一筒。差完復起。如有長差告假。及過犯怠玩者。勿入現差籤筒。如

承行法其餘准理一切詞訟拘審者不可即差皂快
牌給原告者交該里總甲或鄉保拘喚計其遠近限
以時日務令拘到不許串通原告駕詞誣讐或稱此
家土豪不敢上門或稱藐視不來或稱拘喚被打官
府不察遂即差拿差者一人從者數人再一通同又
遞駁差說狀與原告鐵口硬証窮民覆盆有死而已
不可不知也近日州縣差總甲者甚多亦要嚴以期
限禁其需索不然總甲即皂快也而遞玩更有甚焉
是在爲宜者無黨無偏且精嚴以御之則隨所用皆

爲政第一

卷一

二十四

當矣

差票自有限期置民壯皂快花名於一冊差拘一事
則於花名下議某日差限某日銷已結者銷號未結
一件者立限此之數件者必究責之仍者承行於違
限後具摺稟明酌案若使衙內查出承行一併究治

稟事

問刑之時一切吏書皂快庫子俱不得假稱稟事上
堂說話如近前稟一句者即係公事亦必責治以杜
指官誣騙之弊如真係緊急公事過性差使須大聲

朗稟令原被合堂俱知盡衙役騙人每每托稟他事
使小民遙見之以爲屬稟官府故也甚至差人公然
代稟或代答一語成敗禍福立刻判若丘山訴告之
民非買之使言則置之不言公然以官府爲市畧無
顧忌有犯必究何待煩言

傳註

各處土音不同未能通曉者如福建等但令各寫情
節參之詞狀又令從容言之不能說官話不妨當堂
寫答問語或亦不甚相遠切不可專令門子等解說

爲政第一

卷一

二十五

一恐因而說升一恐觀者不察以州縣之權盡在若
輩也倘遇不能寫者擇老成謹厚之吏從容言說可
耳

慎刑

刑者先工不得已而用之者也卽法當其辜猶惻然
有隱光濫及無辜乎少年意氣之士或因地方素有
刁薄之名或乘前官縱弛之後有心振刷不問老幼
不分男女不問是非繫以筮楚加之無罪而死者有
之矣且用刑太苛官民俱存不便小民知官府之不

可犯也。人懷必死之憂。事無大小。寧破家不肯見官。衙門諸人。因而為利。名以此敗一也。上司士民。見我准刑以逞。以為酷虐。二也。有愛民自愛之心者。可不悚然懼乎。

緩訊

或遇醉怒。後切不可問刑。恐餘怒猶酒尚在。一觸性。發民將不堪。且帶酒問事。刃民反得藉口。非美名也。

刀控附和息

詞訟到官。類多虛捏。被毆曰殺。爭財曰劫。入家謂行

為政第一

卷一

二十六

竊。便界為發。展一人訴詞。必牽引其父兄弟。甚至無涉之家。偶有宿怨。一齊扯入。意謂未辨是非。且得這呼一撲。耗其錢物。辱其婦女。以息已忿。不知反坐之法。甚嚴。果涉虛妄。即以其罪罪之。并究教唆。且有未遂。詐心。則虛詞聲告。詐心已遂。則又捏息。勒和。故凡述息。呈須原被及干証。當堂稟息。問其果否。情愿有無。強壓無則。杜息有必究。德如此。則起滅詞。訟之風。俱應消阻矣。

維風

初政以風化為先。而廉耻實風化之本。若婦人到官。出乘露曉。遂使臉皮一老。將來無所不為。況皂隸拘喚婦人。實為利藪。而婦人匍匐公庭。難描窘狀。有因之而敗名喪節者。有因之而負斷畢命者。不可不慎也。故一應事切勿拘喚。止拘抱呈。若事關姦盜不孝。應出等項重情。必待審實者。始行拘喚。

為政第一

卷一

二十七

交盤

可。巷曰。交盤莫重於錢糧。然錢糧之任。前官既卸。刑名之責。後官已承。在前任即不必以刑名為交割。乃欽部案件等如山之案。卷接任者安得視同膜外。而痛癢竟自無關。故錢糧之交盤雖重。而刑名亦不得不附載交盤也。至於錢糧之交盤。又莫重於地丁。然地丁之交盤。最難清徹。雜項之授受。尤易混淆。雖交盤原不必分雜項為另事。乃捐納河工等不齊之公務。接任者每覺紛如亂絲。而

署政第一

卷一

二十八

眉目為之。不楚故地丁之交盤既重。則雜項又不得不分列交盤也。今篇中分雜項於正項之後。附刑名於錢糧之餘。庶使從來之夾雜者頭緒畢清。滲漏者補遺獨備云。

正項交盤

一論難易

交盤限期例止兩月。而查交盤者。不無遲速之分。以難易分焉也。交盤之易者。何待兩月。難者雖逾兩月。猶費推敲。蓋前官之卸擔。全以後官之出結為憑。前

官原無侵欠出結。自然容易。一經缺額。不但交盤之冊查對倍難。而瞻前顧後。其間不少調停。或郡守同寅肯為湊楚。或田園故舊確可補償。或上手之交代。居然卸任。或前官之囑託。出自上臺。非不知兩月之限甚嚴。若絕不周全。徑行揭報。夫亦大非人情。矣。故除缺額無抵。早行詳報外。惟此出結不可不出。結亦未為可善處之法。最為極難。總之接任者如過此等細查之下。俟有看落出結。亦自無妨。否則寧為強項。未敢徇人。此今日交盤第一要訣也。特首及之。

署政第一

卷一

二十九

一取書冊

陞選後。已發諭帖。取本治賦役全書。會稽冊。併著該房造須知冊。俱於未到任之前。先行送閱。蓋歷年定額。載在全書。每年奉文增減。列在會計。有無民欠。開在須知書冊。先已了然。然後到任之日。再與所送交盤冊籍逐年逐項一一細心查核可耳。

一查全書

地丁各有應徵之細。則而職役總屬條鞭。然亦有不入條鞭者。則牙當等之雜稅是也。部寺各有應解之

分項而本折無起運然又有不盡起運者則經費等之支銷是也其徵數解數給數一定之額開裁原是極明先查地丁應徵收共若干次查項下本折應解支各若干則錢糧之額款瞭然矣全書必憑刻本不得以抄本混投

一查會計

歷年之款額刊定全書每歲之減增開明會計不查會計逐年之新增若干奉減若干何從而知如前任第一年某項新增某項奉減則第一年交盤冊內

憲政第一

卷一

三十

必核查其孰增孰減第二年某項奉減某項新增則第二年交盤冊內必核查其孰減孰增全書額款有定會計增減無常此會計之所以必查也

一查原文

會計冊惟江南州縣皆有他省不同然奉本府領解來文新例增減知照文卷存戶糧房可以吊查及原非奉部經費上憲權宜借辦用後咨部開銷者亦須吊取上司原行併查部文有無准銷方可作正項開銷是

原文非獨無會計冊之州縣必據此查對文盤即有會計冊之州縣或會計冊增減之外別有動那亦須查取奉某衙門原文與文盤冊確對始免駁查貽悞錢糧悉登計冊全書亦有書冊中所不載者或係奉文加派或係清出田產或係發還銀兩如此之類尚多款項總須吊查各項原行併原卷細加核考庶無遺漏耳

一查須知

每年完欠之細底必驗批驗領併確查各里有無民

憲政第一

卷一

三十一

欠始知完欠之不與似須知未定盡憑然須知冊中完欠大槩逐年開列一覽無餘以云簡便莫簡便於此未查之先既可藉須知而懸擱清查之除復可憑須知以對勘且須知冊實又查駁經承之定案也

一查四柱

四柱冊即前官所送交盤之冊也此冊接官到任後方行送閱式分管收除在逐年各造一冊其第一年之舊管即前任上手交下存庫存倉之銀米也前任第一年經徵者則為第一年之新收前任第一年解

查管收除在者又必查徵收解給也

一查實徵

某田徵若干某地徵若干某山蕩等徵若干某人丁徵若干此應徵之細數宜查也田地山蕩人丁通共該徵若干此應徵之總數宜查也凡此應徵之數惟憑全書會計所開定額及新增奉減之數以為一年之實徵查之者不但十百千萬之數須清即徵厘湊漢之零數亦不可忽蓋收之數憑此應徵之數以足其額解給存留之數亦憑此應徵之數以合其款

吏者則為第一年之開除前任第一年存留在庫在倉之銀米則為第一年之實在而前任第一年之實在又即下年之舊管矣逐年逐開遞查至交代之年此一年之實在則為水落石出之實在接任者必一實收之以為本任之舊管倘盤庫缺銀盤倉缺米是前官交付之實在已不在者矣豈得輕為授受但管在易查而收除必須細核蓋冊中之新收即逐年之徵收冊中之開除即逐年之解給故管收除在為交盤之四柱而徵收解給又管收除在之四柱此

徵數一差便差到底故逐年應徵之數必取全書會計先為查對明白也查冊內逐年所徵果與應徵之數絲毫爽則明加暗加多派少派等弊俱無可容矣

一查實收

應徵雖自有數而有實徵必有實收查徵數而不查收數則民欠侵欺之弊不出惟是大縣則取日報拆封二簿查之小縣則取流水總繳簿查之若冊開民欠取花戶實欠冊併原比簿存衙一而即若里書具

一查實解

候之最善法也

徵收在庫者。照全書會計項下分款及奉撥之數解過者。查其有無批迴。可驗。須逐年逐項細細磨對。寧見有縣解數。與批迴不合者。有批迴數目。與四柱不對者。有洗補改竄其數日者。甚至有起解登解。簿而批迴。匪無踪者。清查顯出。或官解。或吏解。或本州縣家丁解。令該經承即時登答。立行查掣。如有朦蔽。詳明嚴究。或官侵。或吏蝕。底銀有著落。貴有攸歸矣。

批迴之弊甚多。但印信年月數目。三處尤為要緊。

為政第一

卷一

三十四

須逐項逐張懸照磨勘。或已經解到而掛兌未清。或本無銀解而空批混出。或發解之後。解役及經承。通同侵蝕。凡此皆屬未得批迴。然經承解役。侵蝕者。應於經承解役名下。追補無銀。空批混解者。應於或官或役名下。追補。至於掛兌未清者。應將解到銀兩。詳請批示。歸款。作完其掛兌之數。令即追繳掣取。批迴。

一查實給

各官俸薪師生廩糧各驛驛站各役工食及一切供

應祭祀等項。將印領支單併領給總簿四柱冊與全書會計細加查對。務使支給數目相符。不致有會計未編而故增其款。與款項已定而放過。予額或奉已裁而撥借冒領。以致正額損虧。或撥款已定而擅自挪移。以致錢糧混淆。甚且有領無給。有給無領者。查駁必須明白。

俸工廩糧等項。支給俱係存留項下之銀。此項不時裁減。應宜緩給。或按季按月給發。庶免給後追賠。且先給俸工。而起解反為延緩。泰罰因之矣。乃前任往

為政第一

卷一

三十五

往貪利扣頭。預行給發。後官適奉減裁。領狀盡同故紙。此項若非向前官名下認追。將來作向著落。甚且有正項額缺。指稱預放。俸工查無領狀。或虛捏領狀者。斷須責取領狀。及確查支領人員。果否支領。各取不扶甘結。勿任官吏混濫。雖存留之銀。不比正項而交盤。疎忽賠補。已在後官。此固不可不知也。又有無款支領一項。若為地方公事。應來舉。行而無碍於正額者。應與開銷。若係前官私用。即是冒違。前任理應賠補。否則追比衙役。自有著落。

又有撥用無補者。造冊時只得上下通同。或將各役工食重開放結。或將上司供應料豆等項。多開價值。或另立紅簿。糧票紙張名色。拉作放數者。種種情弊。自必確查。

一查過文

前官或係精明。或係昏聩。交代時宜加察詢。若精明而久任者。止查本任。否則吊查上下手。交盤底冊。庶幾一悞不致再悞。

一查撥借

為政第一

卷一

三十六

交盤冊內有開撥借若干者。要查奉何明文。更須命庫吏將前項撥借錢糧。及有借動在庫官銀。必另造清冊。明註借作何項公用。將何項抵補。或有憲行來文。准與開銷。亦當申文再行詳請。果准開銷。存案後。算若憲批不准。即將經承追比補項。甚至有院批准而藩司不肯准行者。任下屬百般求懇。上憲不過虛文答應。究於實濟無補。非舊官則新官。惟有賠補而已矣。

撥借之名。江南甚多。大抵十賭其九。二憲明知縣

索費厚。勉其急公。不肯開銷正項也。更有吏書因而使蝕。那移亦曰。撥借公與私。查核難清。是在精明以察之。

又有將別項錢糧。那借。散前錢糧。及那解上司罪贖者。此乃萬難催徵之銀。斷不可准。仍速關前任補還庫項。

一查未完

徵收中有未完。或逐年之歷欠。或本歲之現逋。此未完之在民者。也。解給中有未完。或應解給而不解給。

為政第一

卷一

三十七

或已解給。而無批領。或借解給。而不還本項之未完之不在官。即在役者也。在民者。則為民欠。在役者。則為役欠。故下條又分民欠。侵欺二項。其實有欠有侵。即於正項有未完。而交盤者。於此不但查之而已也。民欠。則追民官。侵。則追官。役未完者。始有看落耳。

一查民欠

前條實收中。已詳查欠之法。總之民欠易查。惟民本不欠。或民欠已完。而為官吏人等使蝕者。查後獨難

追補耳。凡此查非民欠者。不得仍開民欠。應入侵欺之數。以便於官人等名下追償。蓋文牘最怕缺額。果有民欠以抵缺額。則又缺額中之猶幸矣。前官之民欠。即為後官之帶徵。此國職不容辭。然前實收中。既有查民欠之善法。後徵比中。又有清舊通之善圖。以視缺額而無民欠者。正不必以民欠為總總矣。

一查侵欺

民欠之外。皆侵欺。此誠破的之至言也。微權自有定額。非欠在里民。即侵在官役。侵欺之弊。罄竹難書。而

為政第一

卷一

三十八

查侵欺者。不必於侵欺但先查有無民欠而已。民欠足抵缺額者。自無侵欺缺額多。民欠少。或有缺額無民欠者。即是侵欺。無論透付冒銷。及有解無批。有支無領等項。弊在侵欺。即以此項之總。那應彼項。以此年之急。借用彼年一切。有那借而無抵銷者。皆屬侵欺也。其侵欺者。確查應於前官名下追補若干。前官任內某役名下追補若干。務令絲毫俱有。着卷。則接任自無賠累矣。

一查存留

存留一項。例解本府。然自解給之餘。并一切雜兌。州縣亦有存留。存項取點封冊。落庫一點。封緘兌過。將銀封固。綠筆金押。即入原匣。封鎖。仍貯庫中。須所其那。東掩。西移。花拉木之契。蓋新舊相接。易於竊取。故也。然今時文盟。前官未有不謂。澤而漁者。正額固自無餘。而一切雜稅。項之殆盡。又何所財。庫以為舊管乎。且近時州縣。與先代不同。當時皆封庫內。近皆收入署中。隨收隨折。隨折隨傾。隨傾隨解。承其額。無所缺。亦厚幸矣。又安得盈餘。以為後官地步。

為政第一

卷一

三十九

一查扣空

是年有無缺官。俸銀及罰俸降俸。師生缺庫。廢役等項。看該經承造。各年已未完清。冊上下司。并本衙門。空俸空役。小建日期。下即註明。該銀若干。此扣空一項。自康熙六年。分部議嚴催之後。奉有新例。遵行。

一查蠲免

查各年有無蠲免錢糧。着力造報。災分數。及奉蠲免分數。清冊查核。倘水旱災荒。雖已題報。而未經大部覆准。蠲免。應否。尚未可定。前官每藉藉。而部

責復官交代時凡有此等情事須臾部覆原案查其
曾否准蠲分數慎勿草率

一查開

開墾地畝本人生有到官本年即起科徵收錢糧而
州縣失報者新例處分甚重若前任設有冒昧未報
當溫言參詢懇求使其吐露

一查漕糧

若到任正在徵收漕米時須查其已徵若干米徵若
千抽倉量數庄實地然查新舊相提倉役易於侵蝕

籌款第一

卷一

四十

故也舊管既清則新收自楚無他屬籍矣

一查雨糧

而秋二種係運解省城以為滿漢官兵糧餉按月給
發查谷通緩但解糧之人皆係積奸大盡打點通同
欺延遲快指稱米已至倉因使費不足是以批迴倉
批米校未獲殊不知奸胥往往見有或米價賤賈私
難經堂查前任果否已經起解應於官後名下追取
批收庶軍需不致有延誤之虞

雜項交盤

一查稅課

漁有課而牛馬驢騾各有稅課名色甚多各處有
無不齊而與稅當稅牙稅等項則處處從同也凡此
樣項俱載全書每項應徵之數必照數以足其額全
書應解之款必照數以核其批或完或欠解過有無
批迴或經奉文扣扣一一查之無患也

一查鹽課

鹽課一項提徵接催官到任日即算限期如不完題
奏仍照初次分數處分其帶銷之利一年內不完者

籌款第一

卷一

四一

側載甚嚴其法先查本縣每年額銷引若干連年有
無帶銷及墮滯奉撥之處再查本年內已銷若干未
銷若干曾否經繳角引其引要藏內衙不可發房倘
前任係存存經承者必須逐項進存如收財則以新換
舊為項影射諸弊可次第除矣

一查蘆課

沿江州縣皆有蘆課但緣水勢流注不常因而岸形
消長亦異查核每年各額課若干有無未完連年分
晰開造清冊并稽新冊者若干新漲者若干庶無隱

居運負之樂然亦不可過於吹求多事止核其應徵若干未完若干而已。

一查捐納

名省州縣如有各項事例及常年倉捐納者須要細心查核有無開人員若干而或繳銀繳米數谷未經上足者有已經上足而前任那借者有先給實收而未經詳咨者種種弊端不堪枚舉更查某年月日奉某項捐納事例起至某年月日報滿或奉文停止凡捐納職銜或充用或加級或免條舉或遞職贖罪

屬政第一

卷一

四三

沒貢監俊秀等項每項人員各若干納銀納水納谷各若干通計共若干某庫實在銀若干某倉某庫實在本谷共若干或奉文動支已經開除過若干實在存貯若干先估盤驗俱要與正項條糧一樣細核

一查積穀

常年廣濟里社等倉先查冊開各款項共若干再查某年某項捐納俊秀各若干又各項充用遞職等事例各若干奉文動支若干某倉某庫收貯若干各倉各庫共收貯若干賬同佐貳逐庫盤驗若有缺少

及形爛者詳請原任賠補若開民育等項亦如前查民欠條銀法同盤復訂倉看其封固仍取各倉書斗級甘結存案倉穀若有價銀寄庫尚未買谷者吏書吏勇侵欺亦須慎之。

一查雜解

牙茶白蠟黃絹顏料等項限三月起解到府轉解新任適當其時即行起解上臺自見我之勤敏其餘起解款項要分付各房將應起解各款項限期開明某項限於某月解司某項限於某月解司某項限於某

屬政第一

卷一

甲五

月解狀凡有一切款項限某月解起某衙門之類各房逐一開造清冊若有內衙查出必究仍取各房間呈起解款項限期不致遺漏連名各結存畢

一查庫藏

倉庫中凡有存貯銀物等項盤查日即要驗明是置如法操掠以時庶無損壞之虞雖律生土守之人然待其已損壞而罪之何如先慎重以警之盤倉庫時亦是一着要緊事

一查驛站

驛站錢糧。新創歸正印官。恐驛丞有使和之弊也。
分馬驛水驛。東西南北皆有也。東而亦有馬驛。西
亦有水驛。馬驛須查額設馬匹。車輛數目。今馬夫逐
一轉試。限司歇替。看視馬分上中下三等。上中尤為
老繁。熟試時。即用火烙印。仍限馬夫數替。各不狀甘
結存案。不驛須查額設馬匹若干人。夫若干。一驗
明。其所報郵憲文冊。有一月一報者。有提季一報者。
除查核已報清冊外。有近日未足一月一季者。前任
通遇供應警。實無預備款項。只得動支別項錢糧。

為政第一

卷一

四

須查。其曾否詳請及奉。上臺批准。何項抵銷。違部若
未經詳請及雖已詳請而無批准。抵銷之處。應於前
任官役名下追賠。

地畝衙要不無供應之繁。如前任有一切供應過
仕官兵糧料。貯積所在。清查前官。係向年奉文。各
買曾否部允。開銷及價值有無。於減之處。開除數
目。奉何衙門支給。有無清檔。為憑。如奉案部允。并
無憑據者。及雖有憑據而部文未到者。應詳明候
批定奪。

一查荒限
到任日。遇值災荒之時。查前官曾否報災。如正在應
報之時。急宜確查。速報。或已逾應報之限。則詳明。必
聲明報遲緣由。並報災之限甚嚴。新任易於失誤。且
夏夫不出六月。終秋災不出九月。終此。題報被災。分
數之限也。人但知例限。皆在夏秋之秋。而不知詳報。
夏災情形。要在五月二十日前。秋災情形。要在八月
二十日前。豈得自自於接任之際。而漫不加察也。
一查河工

為政第一

卷一

四

凡臨黃運兩河州縣。特設河衙。以司其事。責甚鉅也。
所有該管欽工。險工。一應清冊。俱要細核。同河官親
指查勘。有無未完。及勞績難高。等項。及時修葺。毋致
隳虞。既有河工。必有柳株。須查官柳舊數若干株。新
栽若干。存活若干。通共計若干株。查冊後。亦同河官
親詣查驗。倘有不足。須及時補種。若值春大更好。
向聞有將官柳園。河衙覓作地畝耕種者。不特
本有案要用處。必致誤事。設上臺查工之時。并
查及。不知將何以答也。

一查軍器火藥

軍器火藥等項。原備意外之虞。吏時若不盤試。倘一時擊要。必致貽誤。若係上司及該管官封貯者。細看其封皮完固。否則申明查驗。如係前任封者。一一起封。點試。切不可以其未用而忽之。亦未雨綢繆之意也。

一查修造

前任有修造城郭樓臺房廩邊墩等項。難偶一為之。之事。倘新任通過其時。而又無持設之責。係關前任

刑名吏鑒

卷一

四六

有威者。要查其官否。報完已不銷算。及目今有無。毋之虞。倘未完。二者須查明。期浪速。迨若何上察。修造以防意外之虞。

刑名吏鑒

一查未結

凡一應水結。欽部案件。分附該經承各關。清冊上列某年月日一件。某事為何未結。緣由前任有無。若前不任督結。限期列明白。各房書訂一冊。繳查。若事關人命盜案。逃人及妖言惑眾等。重大事情。據冊

摘由大字書貼壁上。出入學心。仍取不致隱漏。各甘存案。

一查已結

歷年已結案件。俱係各經承收管。無論重大案件。不并遺失。以防日後。查即一應戶給等事。凡有前任發房存案者。亦須逐年逐件收。藏櫃架。以備日後。或有查吊之時。誠恐該吏疎防遺失。或受賄推諉。萬一上司吊取。或接任後。舊案翻新。豈得任其抹煞。造冊存案。不可畧也。至於竊賊之案。初犯再犯。吏關任後

刑名吏鑒

四六

指防留冊存案。亦可竊為清盜。張本。凡照提業。俟論其事。或已完。究其人。則未獲。仍屬未結之案也。總須開冊備查。

一查監獄

查監時。照監簿照查。須分打提手。更獄。卒務要。每早打掃潔淨。恐有穢氣。逼人。致成瘟疫。女監房。須另分一處。不可接近男監。重罪。扭縛。婦人。女子。不加手扭。為其飲食。使渴。不可假手於人也。死罪。姓名。刑房已。有要。分將軍罪以下者。一名。某人。何年月日。為某

事門罪或追贓已完未完未及發還或原無贓罪未及發落或新送犯人未及問理一一問還清冊以便見上司後查明審理應釋放者釋放應保領者保領應領証者領証應發還者發還

內外周圍牆垣要細加巡視如不堅固者立行修葺加高加厚牆垣更要多加練茨門戶鎖鑰一一俱要查驗蓋交代之際因犯每易生心必須洗防嚴密初任者不細心一番必致失事

凡軍流徒犯限兩月內起解提任怠慢最易失查況

籌議第一 卷一

四六

新例開 犯限內不取供逾限取供不結限內取供之違違人致有監犯及久竊平人因而致死者凡此處分甚嚴提任者當之必須查明限期早為解結他如前官承審接官尤宜查結以遲延例最重也

一查各項交代冊

為政必憑關籍而州縣之款掌於簿書為尤甚況新舊交代之時各房料造送冊則前官之首尾無從而見本任之頭緒何自而清特為開列於後庶知各冊各有分任六房設有未經造送不難提此而吊

查也

吏房

合屬官吏冊 缺官罰俸冊

戶房

各項正雜總冊 經制冊 商稅課程冊 稅契冊 漁課冊 雜稅冊 春

糧房

間墾荒田頃畝冊 名買草豆冊 漕白二糧冊 兩糧換米冊

倉房

積過穀石冊 孤貧男女兒在名數冊

禮房

憲綱冊 藥材銀兩冊 貢監納果冊

籌議第一 卷一

四九

兵房

驛遞錢糧冊 牧馬草場冊

刑房

各憲賊罰冊 捉獲過拉竊盜冊 問過罪人格由罪名冊 充警人犯起數冊 見監人犯重輕冊

工房

河工冊 修造冊 煤炭稅糧冊 匠役匠價冊 山場地租冊

承發房

上司一應未完冊

鋪長料

鋪司弓兵冊

可卷曰論 交盟者皆謂前官之文不過交張交米

後官之盤不遺。盤庫盤舍不知一。銅符四境皆。吾。今。內。若。以。四。枉。一。冊。可。單。交。盤。則。各。房。料。何。煩。更。造。須。知。各。冊。而。信。令。之。政。不。必。告。之。新。令。矣。篇。中。正。雜。刑。名。備。列。交。盤。正。欲。接。任。者。知。一。切。政。務。俱。宜。盤。詰。盤。查。庶。可。補。前。官。之。不。逮。又。可。清。舊。吏。之。作。奸。益。凡。所。交。代。之。事。俱。應。交。盤。之。事。豈。出。一。張。印。結。遂。完。兩。月。交。盤。而。其。餘。可。盡。置。而。不。問。耶。

爲政第一

卷一

五十

爲政第一卷之二目錄
時宜

立政

脩文廟

立義學

講聖諭

脩城垣

革火耗

免行戶

爲政第一

卷二圖次

一

重斯文

隆鄉飲

巡鄉約

圖地理

編保甲

課農桑

勸開墾

通水利

緝火災

爲政第一

卷二目次

二

待人

承上司

待郡丞

屬州之縣

附郭於各州縣

州縣於附郭

同寅

會同

前官

脩倉廩

飭鋪遞

褒節孝

恤孤貧

禁訟師

處衝蠹

救災荒

善賑濟

招流亡

爲政第一

卷二目次

三

刑房

工房

取供房

庫房

永發房

架閣庫

鋪皮司

各房停攔之樂

推調之樂

佐貳

學博

鄉紳

學校

馭房科

吏房

戶房

禮房

兵房

欺瞞之弊
混亂之弊
巧試之弊
營求之弊
誑騙之弊
朦朧之弊
上司衙役
本衙門各役

爲政第一卷之二

錢塘邵泰衛鴻亭父鑒定

而湖孫 銘可菴氏手輯

立政

可菴曰。圖治者。必圖其大端。大端。進何政。與人而
已。矣。前卷。授任。及交盤。諸項。尚未詳及。於政者。
舉而措之。上神圖計。下益民生者也。而斯今之政。
非先有以立之。不可集中。修文廟。華火耗等。皆爲
政之宏綱。以此數十條。立筮仕。規模。何一非爲將

來。應舉立脚。踴躍。植樹者。必立其本。本立。則枝自
榮。周書言立政立之義。蓋甚深且遠也。夫周書言
立政。必言任人。今之州縣。不此單父之琴。可以任
人。自逸。故集中不言任人。而言待人。如上之憲臺。
次之賓屬紳衿。下之房科各役。對已而言。皆人也。
蓋憲臺。課吾之政者也。賓屬。輔吾之政者也。紳衿。
議吾之政者也。房科各役。又多害吾之政者也。立
政。雖有其法。待人。不得其方。以云圖治。可圖歟。
難然。言人何以不及我百姓者。立政。無非爲百姓。

不言待百性而其待之也亦已至矣

修文廟

學校實生才之地有闕文運匪洋宮為起化之原所係民風不淺而官憲如故而廟貌不鮮則采芹釋菜之下祖亘無先即是斯文掃地司其土者不但昭羞名教誠恐士習山斯不振官聲亦山此不揚一旦上臺欲加薦舉採風及於文廟將何詞以到薦章也故如蒞任後加意宮牆正見留心學校士心得民心即得而卓譽循聲遠某於此凡任內文廟領者修之

舊政第一

卷二

二

舊者新之費少則勉捐已傳費多則告助於同僚勸輸於紳士或稍有罰穀或竟令罰修總在隨宜措辦務使人心鼓舞不致以缺修者缺怨則煩碑必在衆口而今之載道者即他日之載薦章矣其祭器樂器必至登齊春饗秋饗必致豐潔舞生禮生必羽千嫺熟宣贊難容而廟中片碑隻字必為整頓如新凡闕文廟咸振飭之此固為政第一事幸毋泛泛為立美學

自國學而外在府則有府學在縣則有縣學國家之

作養人才亦云至矣然名列兩庠者歲有幾人其孤

寒淪落之子讀書有志燈火無資不惟采芹莫望柳

且履爰莫從則家有子弟不學而荒雖父兄之過是

亦為民父母者之責也故於州學縣學之外建立義

學選本庠宿學資於或經或蒙不妨延託兩座招致

孤寒子弟師給以館金弟給以經書紙筆隆以禮貌

嚴以課程即子弟之優劣別本師之情勤惰者時加

申飭勤者格外作興務以實意行之勿等具文故事

則不特孤寒有雲路之望即貧矜亦得藉以窮經藉

舊政第一

卷二

三

以餬口而培植人才正以第一經濟博第一名聲初任者皆當以此等作跟脚也如美學舊址湫狹瀝頽務必弘其規利整飭一新此等費實有限而政聲洋溢獲益正自無窮耳

講聖諭

聖諭十六條頒行已久化民成俗莫切於此果家喻而戶曉之二帝三王之治不難再見於今但陽奉陰違視為故事非不違判亦嘗宣講試問鄉城士庶誰其見之誰其聞之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夫勉其

婦者果人人以聖諭為朝勸暮懲乎凡此皆由奉行不實遂使煌煌實訓竟托空言有志於脩良卓異之政者仕後即將聖諭刊單遍示市鎮鄉村附以簡括講解或每戶分給一張淺譬曲喻務使無人不曉無處不知更於每月朔望印官親詣鄉約公所定於辰卯時候誦讀八條一月兩次分講一十六條今該地方傳集約所相近人民聚聽無譁其教官衙官亦各於朔望分派鄉城公所照式力行至於長官不及親到之處飭令約長傳喚居民議於社廟寬閑之地而

為政第一

卷二

朔望所誦另刊詳明詮說頒付屬員鄉約然未諱必煩該保鳴鑼傳喚聽誦主者必恭必謹毋得怠泄從事謀後再加勸喻提警一番如此力行不德官府認真小民自然警覺薰陶之下必有感興其各鄉各保士民尚有違犯聖諭者除大事官法處究外一切細事俱着約長勸處以平時宣讀之人為一旦排解之語雖甚無良自能感轉凡該約中訟簡民達果有實効於月終查計即出獎語以勞之則鄉約愈知勸與士庶咸知感化國多良民官亦良吏上司自有耳目

不但平日刮目相加而他日薦誥中必為首置一座矣

修城垣

州縣之城垣即為州縣之藩蔽不特禦盜賊杆杆充為斯民作保障即庫倉監獄亦皆藉此以免疎虞外倘不能入內寇不能出此金湯之所以不可不固也惟省城郡城各有派官附郭州縣無煩顧慮若專城州縣無論百雉都城不宜任其傾塌即三里七里彈丸小邑亦須整破修額以畫封疆之責無論衝繁要

為政第一

卷二

五

害務必壯其崇墉即僻居山處屬在荒涼尤須補瀝直鐫以固盤石之安身應民社不能自固其屏藩似亦有國者之耻也入其疆而城郭依然不同荆楚即此外觀之壯麗以下內政之精勤上臺留心以察吏治見其弘綱獨舉定屬才能今日之屏之翰既能不愧百里賢侯他日北門鎖鑰東閣金剛山此其選矣有不為之報最者乎除向無城垣不能創築外其新難舊塌者自應修葺勿任因循嘗過良鄉見其倒塌不堪他州外縣尚宜整修幾輔相隣豈容爾爾雖勞

費不訾。未易輕言舉動。亦守土者彼此因循。視為傳舍。以至此也。至於此等公事。或可酌量支銷。或須宛轉捐貲。果能抵作團維。固自不難。是在當事者勉之。

釐火耗

近今州縣於火耗一節。候遵功令。不敢重加。夫薪蔬日用。以及公私應酬。薄俸詎足養廉。火耗加重。固自不可。若將火耗盡行革免。無米之樹。巧媳亦恐難炊。故盡除火耗之說。該何容易。但一處地方必有一

為政第一

卷二

七

處之出息。除火耗外。豈之主機。苟有志於第一官評。即飲水茹糲。亦將學步古人。況有里封疆定有源頭。活水肯甘。淡薄火耗亦可無庸。況不取火耗。比不取捐訟等項。更易得取清名。士庶之歡聲一播。上司之採聽復真。則無怨自剛。一切應酬。保可不事倖反相。諒憲役相欽。各上靈臺。其操守不但諸事無苛。即一舉一動。亦必其信。其無他。考語優壞。薦疏指屈。是免火耗。正是容易。做官且先火耗。更是容易。陞官勿謂火耗萬不可省也。然火耗筆矣。而里書櫃吏。歛店包

頭不無明華時。敢及格外需索等弊。斷須大張告示。曉諭納戶。併痛禁書吏人等。勿令此清而彼渾。則清中帶濁。仍碍官聲。而反為此輩作生涯矣。

免行戶

擅取鋪戶。不即給價。及短價致令虧苦。皆新創所禁。犯者即刻貪婪。而名登薦本者。必問不虧行戶。是鋪戶行。家實官評。所係正不得濫取一絲短發一價也。任後先發告示。式附後。使鋪戶知我廉謹書役畏我清。捺行戶之名。何出而立。然買辦日用。簿官必逐

奉還舊止

卷二

七

日硃點清查。內徇自用食物。俱令聽事人役現買。庶絕取賄。袖布等件。取看即給價銀。或官自面給。或硃點銀封。轉斗親付。不得假手。役致生奸弊。其本州縣公費。及上司過往。一應鋪陳支應等項。該房關等各舖具領。當即給發。勿以遲延。取謗。此公平交易。官與平民無異。將見鋪戶歡騰。官權清廉之界矣。

重新文

士為四民之首。原宜刮日相看。重之者。非獨貢監青衿。即赴考儒童。潛修墨士。凡平時接見。或訟案于連。

督須寬容培植勿得禁以凌賤加之

優之以禮貌使施要結之文或紳士幾種。催微得體或屢空學究。周濟無虛。季考觀風。花紅不吝。丁憂事故。勒指無加。凡可作興之處。無不盡情。當理身受者。既感隆恩。聞風者亦仰雅意。平時隆重。門色咸知。一且有抗種玩法。及把持官府。起滅訟詞等一切。不肯奉行。盡法申究。絕不容情。以向來之雨露。為此際之雷霆。雖遭傳辱。猶戴恩勤。矣。萬勿因一二豪紳劣士。遂謂此輩不堪。作養令其怨望。騰作謗聲。學校之口。

第政第一

卷二

八

陰卿敘

卿侯者於一邑之中。擇鄉里年的有德之人。而享以大烹。長盛。典也。今皆視為不急之務。以故事行之。殊虛國家。尚齒養賢。長意且何。以為斯民。觀感乎。又其皇者。所擇皆殷實富戶。索以禮物。冰以使用。未切。

三爾之榮先。竭多金之費。遂使登斯席者。如入覆蓮。

奉行不善。獎至於斯。法宜諭令。卿侯。憑公舉報。盡德果。係兼優。平自果。為鄉里上林。推重。仍須學優。生員保。舉。萬勿徇情。亦無抑勒。苛索等弊。然後命禮房。繕用。啓。摺。茶。自。教。請。選。州。行。禮。忠。照。往。例。一。正。一。副。以先盛典。行古之。道。以。化。今。之。俗。此。正。教。化。大。端。倘。以。此。等。為。其。文。而。泛。泛。從。事。是。為。政。爾。不。知。大。體。者。矣。

選鄉約

鄉約者。以其人堪約。束一鄉。而為一鄉之長也。亦必

第政第一

卷二

九

以年高有德者。當之。卿侯。乃一國之尊。鄉約。則一鄉之長。必須該里公舉。然後選充。此任。但其人。必素行端方。一鄉中士民。向皆推服。不待鄉。應。勿。容。濫。冒。且凡豪強地棍。妄舉。賄。賂。者。皆不得與。於此。選。蓋。一。鄉之表。既正。則一鄉之影。自。直。倘。鄉。約。選。非。其。人。或。勒強。黨。惡。或。欺。懦。凌。良。小。而。武。斷。大。而。扛。幫。是。養。虎。以庇。民。民。不。蒙。其。福。而。受。其。殃。者。有。之。誠。能。慎。之。以選。不。使。濫。報。濫。充。優。以。待。之。免。其。差。一。鄉。之。中。善惡。得。而。舉。報。一。鄉。之。外。利。病。得。而。敷。陳。凡。地。方。有。匿。

此篇蓋及不法大事舉報皆責成鄉約其解雀角如故。批今調處則有此鄉約一鄉自解。芬民再命其平時開請聖諭勸導居民則雖有秀民亦皆化而為良庶不虛此鄉約一選也。今皆有約之虛名而絕無約之實効。雖將是選者未能不負此任。抑亦當事者快選之而不實用之人。既不堪約束一鄉亦為用此鄉約為耶。

圖地里

凡一邑地理所當周知。仕後即令四鄉鄉保將木管

鄉政第一

卷二

十

地而由川寺觀田中溝漿破塘橋通舖舍公廨壇祖大小村坊市鎮谷畫一圖務期詳悉周通便令書畫者以縣治為十自近血遠集為一總門如此則由川之險隘湖蕩之鋪紉人烟之疎密村鎮之大小舖舍橋梁之修廢某處當防盜賊之出入某處當防水潦之不晴某地為膏腴瘠薄某方為僻靜崇衝按圖檢觀坊如指掌非惟勾攝征輸展間可定而興利除害亦將次第可行若夫四正至河州門報至何縣凡接壤處各立碑坊多種樹木則此種彼界柯有泥看而

兩封自無互侵之弊矣

編保甲

人但知保甲行則盜逃自絕不知保甲行則私誘私鹽窩娼窩賭一切為非作歹俱令保甲不時查而此戶皆良民矣保甲行而百政舉保甲之法誠屬要圖今皆格而不行者官病其煩而民若其擾也其實不煩不擾官民兩利亦推行之得其法耳十家為甲甲設一牌上填十戶姓名男婦丁口作何生理牌存甲長之家而甲長則逐月輪值十甲立一保長十保

鄉政第一

卷二

十一

舉一鄉約一家或有而生可疑及踪跡巨測併盜之等項九家無隱即行呈首以免連生大事首後查究其平常構訟登鄉保調處倘有盜逃諸不法事鄉保查報失查及容隱併治鄉保逐甲牌面覈交里書里書繳縣縣自登房類造成即官給紙筆不蒙該房又何杖毫累民既今呈首則一家不法九家不容不必是用互結徒茲紛擾且一家被賊被盜九家鳴鑼喊救各甲羣起應之力能追捕者送官之日給以重賞如不追捕但須觀望賊盜所過之地即賊即擒其賊

以富庶之休而糧丁亦漸繁誠裕民生而弘國計之要圖也此非有以勸之不可三年起耕之例原以示勸而印官尤必廣行勸墾之令庶闢荒土者如就樂郊耳動之者不但本州縣人氏許其先報後開坐觀成効即有別州他縣願來耕闢者亦令安心樂業鼓舞以落其成其自墾入工種本者示諭豪強毋得阻即有願耕無力之人或為措木僱工不妨權宜租息墾後取償勸之得法無土不耕民之利即官之而屬純自可操券以十之矣然開時報名墾復據

實報數必查勘無虞勿使有名無實有開無報併開多報少等弊以致廢混取咎是勸之於前者必查之於後庶足民足國兩獲其厚萬不可指舊作新或遇空控報希圖優異貽害將來且出自查叅併自貽伊戚不淺也

通水利

西北之禾苗皆仰滋於雨露蓋岸田多而水田少故溝水利於西北亦自無幾然高田雖無水澤而多開土井如灌菜園之法以流其田高田未必無水調之

資南田一人止耕十畝二十畝猶解手朕足於歲儲勸北土一人動耕頃計缺不我而水不軍其逸轉倍於南豈北土易於耕耨亦止入不盡人力而恒靠天工故天一不雨盡成赤土盡屬焦禾誠以結律而代水車一夫雖不能百畝而十畝二十畝所獲不已歲歲有餘無荒乎果肯以十畝二十畝竭灌溉之力餘八九十畝望沛甘霖則水利不在河而在井而高田亦享有水利矣且有高田必有窪地若平日於窪下之處疏通溝澮蓄之以俟挹注之用則可蓄即可洩

而窪地既多水利又可不懼水災他如近山則山有水利近河則河有水利惟在公水公利不使豪石獨專備良其墾耕令山近而連利在周流而水利已無不通矣至於南上之川其蓄洩向有戒規無煩興創間有可疏可渚之水必為之審地勢驗民情商於紳士請之上臺而後可行之而無害若蓄洩不公強爭弱奪以致訟計無休通南上之水利較北為難而要在此處之以主公而已矣然所謂通水利正不獨田功一事即商賈可通之路或淤面不通亦必疏之集之

以利舟楫性東以備焚燒設救此無非水利無非司
牧者所當通導者也

弭火災

火災南北皆有欲除其害莫若導以清蓋之利論以
出烟之法為善也東南如杭戰等屋瓦盡觀純單夫
更炎之勢皆起於細微或供被服或失火屋而一點
可以燎原者火性次上竄達門廳而其勢未烈若及
於第一延數探再連突救清蓋則據離數寸難以延
燒且烟即是火烟盛則少烈清蓋一遇火發急搭通

為政第一

卷二

十五

其瓦烟出火解易於救據况用簞則有窟穴地窩瓦
蛆惡物致多翻蓋換簞之工清蓋絕無是惠世之迷
而不悟者皆由泥作之聲懼而往往望其術中使北
戶目懸一放火之具矣西北無簞如京城牆皆實
砌瓦下用灰泥勾捉火發亦救難救者又四大過烟
盛而東西莫別便救者難以為功故通火起急用力
撥通屋瓦一二處使烟一出而即可救矣至於飛搭
簞連母論南北斷須除盡此皆平時之曉諭宜嚴也
若火已蔓延須拆下風房屋風狂并折斷附近轉角

之利人人知出

修倉廩

倉廩不獨社稷常平等穀有之兵石南秋之米漕有
收兌之糧其貯之也亦自各有倉廩但兵漕不必所
在皆有惟積谷一項在在皆然耳修則無倉不修固
不得修此而遺彼也然向有之倉壞而復整謂之修
倘其地有米無倉併無舊址可修將奈之何夫壞者
尚宜修葺並積貯無從之處不為設法建倉而顧可

為政第一

卷二

十六

坐觀其紀何半言修則造在其山總須審事者各為
加意可也倉廩第一怕地濕屋漏第二怕雀入鼠穿
其地址宜高廩皆院牆多留水通臨倉居民不許挑
坑聚水其築基宜厚或石或磚隨其地方所有務須
厚實堅固其間架須寬寬則其積不蒸其崇柱宜峻
峻則其氣得洩其風應內障竹簾編孔僅可容指則
雀不能入其牆垣堅厚高毋使奸究得肆覬覦又
如倉廩五間用板隔斷四間堆米留邊一間或時需
陰熱之月或新收性濕之米令倉役一間倒八一間

熙熙然盡淺保無紅腐之虞而倉廩又不宜建在一處以防意外且脩賑者以便臨時分賑特因修倉而脩及之而倉廩之制併無遺議矣

飭鋪述

鋪述自有額設每鋪司兵一名鋪兵四名於附近有力之家點充選必壯役必正身免其謀差以供急遽每鋪設赤曆二本官為用印每日令將接到入遞一應公文俱按日順時抄填於曆簿之內不許遺漏以便核全如有稽遲時刻或如兩院文書一號至兩

為政第一

卷二

十七

三號事來者查二號不到係何鋪司係何緣故究出必須重處總之公文無論衙門太小事件緩急凡入遞者俱屬公務遲必究查虛使鋪司知警而往來文移不致耽延候慢也至於夾板黃包柳於旗傘應用物件置辦無難固無俟煩瑣云

張節存

地方往往有節婦女子幽隱不能上達皆由於士紳不舉鄉保不言諸凡不之公呈此事竟無公通而印官耳目安得周知遲使形管無釋青黎失熙煙散而

不得其傳者不知凡幾矣即或紳衿保約有意表彰而層層需索處處留難節存之家多有不顧又誰肯轉舉女勤以致多事乎且公懇教養者類多徇私受賄實不稱者是節存雖有表表之例非匿不報聞即濫行薦舉言之殊可浩嘆也法宜即官於宣講聖諭之時每為親訪士紳而平日舉報則責之鄉約其節存合例應請獎褒者即為詳請建坊給匾必須着意表揚凡地方有貞女烈妻義夫善士為一鄉所推服而有裨於教勸者亦須亟為旌表或免之以模倣揚

為政第一

卷二

十八

善之文即寓勸善之術此正教化之大端而不得以迂闊視之也

恤孤貧

孤貧例有口糧此所謂孤貧不獨列名養濟者歲支月給以全無告之民凡于林中覓牖窮衣貧難度日及在鄉在城有寡婦無依獨夫無靠者皆許學校公呈約長公報照依孤於量給衣糧至僅臥高人義宜周恤難歸遠客詣必安金或力難養親或累及妻子每失業喪家其情最實有可矜者薄俸詎能遍給法

宜躬先倡導動輪樂輸務必善爲安頓不令流離失所古人以一夫不獲引爲予辜身爲民上邑有仇情而不知及知而不爲之措盜不但有虛父母之稱且恐教化有虧而頌聲不作也

禁訟師

小民之心多不顧訟一經訟師之手而訟乃成小民之訟原無飾詞一經訟師之手而詞乃逞發天誅語多由借命居奇漏網冤情不怕問官不准時而小題大做時而舊案新翻時而藉訟以詐財財得而講息

籌政第一

卷二

十九

時而託勢以鎮狀狀滅而復興公呈俱是捏名干証無非黨羽解鈴繫鈴弄愚民於掌上生人殺人舞性命於筆端訟而有師俗乃終凶矣欲破奸紳斷厲厚照或喚問於被告之時原詞必對原狀或推故於臨審之際告誡必攸坐誣原狀不符追查刀筆坐誣既實究及主唆先之以示禁繼之以法懲如此則訟源一塞訟案自清擇結以登上理不難也

處銜處

官有虛假如書之有蟬木之有蛀殘蝕既久書破木

空一官而遭羣蠹其官誠有不逮壞者乎書假之弊卷內諸條言之極詳其弊也皆其蠹也知其弊而駁之以法弊無由而生蠹亦何山而入誠恐奸胥猾吏或蠹我國或蠹我民平時不覺受其欺誑設一旦上臺風聞或被告發則投鼠而碎其器抗技而動其根蠹雖萬死何足爲惜大之連累本官小之亦必受上臺之戒飭百口謝通難罵失察之愆故平日之待此輩於趨承奔走之下孰爲老成而謹飭孰爲少壯而殷勤孰爲似信實奸孰爲大憨橫滑其敗乃公事者固必鋤而去之卽有惡貫未盈蠹形未著或觀有所試或別有所聞亦必先之以戒詞繼之以革役不俾上害訪拿士民越控以幾先之哲而免事後之嘆幸毋明知故縱養虎以自害也慎之慎之

救災荒

災在水旱則平日之蓄洩必得其法臨時之初禱必竭其誠災在蝗蝻則令民齊心各聚村衆焚滅趕撲搬坑焚燎盡人力以禦天災於災民不無小補若夏麥秋種已成災患實無良法挽回則一而據狀以災

籌賑第一

卷二

二十

一而查勘四鄉或連縣被災或其鄉全荒或某鄉荒僅幾分細勘情形成荒者照律免而後征一請尤必先此將荒已荒補救之法也至於無荒有熟之年則必預籌備荒良策而策之最良者莫如預穀積穀之法有四為之抹古以濟今固有歷歷可行者其一每歲於禾麥收熟時發價糴之至新陳不接之候即原價出糴此黃水事平糴之法也其一谷賤價而糴以利農谷貴減價而糴以利民歲糴歲糴其價常平此政善員常平之法也其一如遇豐年或

揚政第一

卷二

二二

於止稅外勤輸每畝升合入倉或有願捐為其相積專用修荒此固善法也其一請將常平米給借貧戶夏給冬還每石收息二斗小數顯息之半大饑則盡蠲其息行久則息未足克款散原米可以救道先息收裁每有三升此又社倉法也四法俱在實係修荒經濟勿得視為土飯厚美而救急之法又莫善於發帑若王安用忠厚吏農富戶轉糴於境外蓋熟之處歸而平糴於民糴糴如環以濟民食則困戶不能高其價而官銀無損民獲保全如附近來糴不妨稍

連又如米谷不足則糧買甚要需萬萬分等類豈可充饑或勸富民以已資往來糴糴助官濟民以上諸法實皆可行古人謂救荒無奇策此策亦畧脩擇而行之必非空言無補也

善賑濟

前法果行則數荒有象民自不饑又何賑濟之有然或天災流行人謀莫救又或法勿施而災已至又或賑濟之法與救荒之法一時並舉則講賑濟者又安得不善其圖乎夫賑濟不過請平時之積穀以充目

揚政第一

卷二

二二

前之饑民所惠者有賑法而無賑人官不能分身以賑則必假手於人一經假手必多中飽故必擇人得當然後分賑無虞運委廉員選安鄉約各令誠實本役供應分賑之勞而不專司其任則人無可弊簿籍之外給以告示開明某處饑民若干糧食若干每名口給與糧食若干饑民曉然知數則人亦不能作弊印官仍出不覓時一親詣賑所查有弊即許饑民告究人即欲弊弊何敢生賑濟之法莫善於此然賑濟之弊在侵尅造報之弊尤在虛開散給之弊又在

張名李頂弱肉強食弊實多端斷須察核以期實政
實惠至於委人分給既知聚濟不如散濟而日給數
合徒使饑民僕餒莫若旬給數升饑者得逸而賑者
亦自不勞是寒濟不如整濟其法更爲盡善也講賑
濟者知之

招流亡

或遭兵火家室流離或遇旱潦人民散逸是流亡原
不得已也但一經流亡之後田土荒蕪歸里必無生
氣況逃荒不免逃糧恐致追呼愈難返國是其初因

爲政第一

卷二

三十五

師旅饑饉而流亡其繼也因流亡之故而終於流亡
此豈獨不得已而然乎要皆地方官於民戶流亡之
後無以招之且不能實心設法以招之故也仕後
如見邑有流亡須知民爲邦本無民則財用何由而
生國非其國矣政急宜實心設法以招之查按實徵
底冊凡不納錢糧者或係流亡責令里保俟查或臨
或族或親每戶況流何處其本戶田產有無代管取
具報呈併令該里造冊開明去住緣由送核隨發告
示實貼鄉城諭令流亡親族人等無論遠近速行通

知招歸原籍本州縣現在詳請設法回籍之民先爲
安插住至日限再給耕牛籽粒等語示復近處流民
聞風必自歸里歸即取親隣里保不扶甘結安插如
法其遠寓他邦或年久難歸者查確本戶姓名丁口
及現寓何州何縣或隔屬竟自開查或隔省詳院咨
查查果實在即量給路費移送所在州縣懇其處置
同籍如此則遠近流民得歸故土親族重逢其處
守田園重整不獨流者感戴生全即居者亦頌揚盛
德新例既准賑恤而官聲上達優擢又復不難况流

爲政第一

卷二

三十四

民復業則丁糧自然如舊民生有益國謀無虧難百
載而下修邑誌者獨將嘆爲良有司也

待人

承上司

一見上司。須將各批來詞狀等項。一一理會。過或上司詢及。便隨事問答。事體有難處者。須委曲商量。若一禁事體。都不經心。問事如履平。想上司或不過計。然亦非老成練達。倘遇操切者。賢否從此定矣。

一上司侍坐時。上司雖極謙抑。假之詞色。我輩切不可因之豪放。即抵掌論事。傾懷論人。上司雖不言。已旁具其為輕賤矣。又應對時。凡事體有不知。不可強

爲政第一

卷二

十一

辯有差謬。不可退飾。上人自能見諒。若鑒空湊合。取使一時久之。識破自取所輕。戒之。

一上司留坐。須察言觀色。或情思不快。語言無次。非有到事。則有拂意在懷也。一茶便退。恐久坐生厭。若論事不合。宜姑置勿論。從容乘間言之。若強辯不已。事體難明。恐生荆棘。

上司留酒飯。力能勝酒。多飲不妨。然不可過。亦不可多言。蔬食菜羹。便須盡飽。若揜去取。驕貴豪侈之態。見之眉睫。恐為識者所覷。

上司吩咐事體。如聽不明。不好再問。不可草率答

應。待出後。問人。爲一人亦不外。或知而不詳。待復問。乎。抑置其事。不行。子開德不小。慎之。

一上司即係親友。切不可狎。思待要大堂。衆目所在。固當收斂。即在私衙。亦忌放恣。蓋末世人情。一自崇

高。便欲以禮法繩人。多有生平美逆。些須不恭。構成

大謬者。識此故也。

一上司係同年親戚。在。家中。切不可掛之齒。牙人有托爲光容者。亦從容謝去。切不可滴露應承。寧可枉

爲政第一

卷二

二十六

力爲彼游揚。不使知也。若揚揚自任。凡託則應之。如擊不惟不能一一皆效。後來有爲上司不喜者。必以爲我實諍之。

一上司或有不協人心處。我輩若可避言。不妨委曲。開導。切不可對人使數其短。此不惟上司知之。于我

有損。恐衆人欲結上司之歡。且以吾言爲奇貨。此居官更宜戒也。

上司託訪賢否。如辭對有不得者。直以常套開去。即再問。亦不可草率說人之短。或上司與某人有舊。

黃浦言為害不小。况賢否得自耳目。未必一一皆實。或賢而被訪如此心何。

待二府三府

二府三府。負氣者往往忽之。不肯執下司禮。不知過予分別。既非君子之道。且彼亦寧無著象。操官誰特上。司當過焉。如其無他處相知。粵之耳目乎。即以俗情論之。亦不宜爾。

凡州縣送禮。各屬多差人打聽。一有厚薄。便生嫌疑。此不但相見之禮。當與上司無異。即凡所送禮文。亦

為政第一

卷二

二十七

不可過於分別

屬州之縣

一縣既屬州。州官便是上司。教之當與上司等。若有公會。或在酒筵公所。須是謙退。切不可同各州縣笑言嬉戲。便偏心處之。即成嫌隙。然深目謀。抑彼此皆宜。交勉。

附郭待各州縣

一附郭令。上司所以粵耳目。亦各州縣之耳目也。使與各州縣血脈不貫。則才品可知。然上司問及賢者。

須極力游揚其餘。亦多方培植。其一切公事。須約會各州縣。毋令以遲誤廢事。往來禮文。切不可擇人而敬。凡上司云各州縣共事。不妄意在使之間之不妨。直說如有未便。輕泄。寧隱勿宣。恐其人事辦。上司以我為不審。此而不與計事矣。

州縣于附郭

一附郭令。卽是同年至親。我以公事去。亦不可太以宴飲累主人。致廢時夫事。恐主人不好客。或有心事。我若酣飲。彼且如坐鍼直。出此生嫌。費財猶其小者。

為政第一

卷二

二十八

按在外州縣。以附郭者為耳目。咬舌。若結交。不深。則上下之情。隔而不通。煩凡事虛心。久久自然契合。卽附郭者。未必為人所信任。亦不可草草終。恐各上司於言人之長。未必見信。言人之短。深信不疑。我何苦以同寮之短。取上司之疑乎。

待同寅

一凡同事州縣。人心不同。調停亦不易。有事體極練。又間心見誠。此上品也。處之甚易。又才華極美。而凡事深遠。實無他腸。亦上品也。處之亦易。又有才高而

喜孰已見者處之精不易又有才高而傲者有無才而喜自用且好傷害人物者處之俱不易總之以赤心相與忠信可行于天下若小人惡人雖不可恃之無術要之含忍委曲盡之矣

一同寮中遇失相規使其能受豈惟自益于官亦且有益于民但非替相與號稱莫逆者一開藥石之言尚者難受兄萍水相逢耶若情不容已但借地事反覆開悟之則善矣

處同寮彼此相敬自然愈久愈深若疎狂自放每

爲政第一

卷二

三十九

每以言語相謔不俱不以可悔之端揅且啓謔禍由于此

各州縣會問事

與各州縣會問公事各人意見往往不同此頃平先定氣處之即彼足此非亦須委問從容俟其自悟若彼執迷不返自商之各州縣記之開導或不得情則以我之舟見成招恭語中不可大說出前問之失如入某人罪須照前招說他可憐之情然後從容記同該問罪處如山某人罪須照前招說本犯可惡之

狀然後從容說到可憐處大說實字又出入不得隨時轉移妙用任人不能悉見之紙筆也

待前官

一前官行事即有一二不當人心處當隱惡揚善縱或復狠切不可自我發之其有壞事人後亦做別事草退不但仁人之心宜爾其恐前官聞之加怨于我一前官或有錢糧不明入數有庫簿出數有領狀有批迥此不難查止借用者稍難據然公川者亦有領狀或入數多出數少必庫吏虛報以愚前官前官不

爲政第一

卷二

四十

及察也若係私川前官雖有筆跡斷無此理必不可信便在庫吏名下追捕然亦不可過求但補足銀兩不必復開侵欺又中路襍支銀兩不足每每多用過下年錢糧或至十兩以外有相傳至十數年者此極難處須令庫吏支應更造一清冊某年多用過若干某年多用過若干今佐貳儒學服同賈對明白上列各官市衙人用一柳母今上司謂白我指濫用也此足矣然上司有必欲處補前欠者不可不從容圖之

也此當與文盤錢種同看

一前官老成練達任事多年民情上俗經歷已久處置當宜守前規便可不勞而治如百未當未可輕改須再三審度果是不當始為改茲易轍如便千小民不便千士夫衙門前官已甘心任怨我忍借此為名乎

一前官果有吳政地方願為立碑建祠我當德惠其成若人品行聖公論所業但因其赫奕我為之首倡縣建目前雖為奇貨恐日後因之為累

為政第一

卷二

三十一

侍佐貳

一我既欲駕馭佐貳盡革濫觴須大家以名節自礪用佐貳餽道不值弊帛即一氣不可受若因其意之誠求之說也量收數種倘不遂所欲退后有責人以情而居已于清濁之間似亦不怨况官卑俸薄出乾甚難不惟授受即酒席亦不可輕赴每遇佳節寧自備一樽邀飲可也

一佐貳南面治人供有體面迎送起坐言語之間亦不可過于居傲君子無大小敦樸况譽庸乎

一佐貳既守法度毫髮不苟便當極力維持贊揚使得更進一步後自知前日之嚴正以成今日之美也不惟可以寡怨亦可以堅佐貳為善之心

一佐貳或有意外如死葬等事當盡心處置不可自之不知蓋平時之嚴為公也今日之厚恤私也若此之泰越非所以令衆庶見也我輩存心積行收拾人心俱在于此真之

待學博

一學博有孝廉有歲薦雖屬州縣提調實則賓客待

為政第一

卷二

三十二

之自有一定之禮如其人志行不苟又以舉起斯文為已仕此上品也即祝文有不及處可以情恕蓋有志之士悅首一種其中抑鬱無聊之狀未可言語形容我輩可復責之苛禮乎又其中有好則使氣日暮途遠者以詩託為事以徵物為奇以挾持為主待之不可無術威之亦不可太過至於庇護諸生未必皆私一為通學體面一為師弟至情又或諸生晚曉禍且不測從中以調停之未可知也我輩須臾之以理如所言是便虛公從之即未必是切不可拒絕大通

恐傷學博之心招尤未必不始於此

待鄉紳

一待鄉紳自有足禮。傲慢不可。亦不可過於卑遜。足恭不可。亦不可過於直達。大都委曲諒察。頻笑俱自惜者。謂之內不失。已外不失人。

一鄉紳有據要津者。若有心傲慢。以博名高。不但要禍。抑亦非禮。然奔走門牆。聽其指使。或投人媚人。趨承納賄。大夫豈無愧乎。況時事轉盼不常。尤宜切忌。一鄉紳雖有大小。我輩精神要一一貫洽。若一坐中。

羈政第一

卷二

三十一

惟擇顯奕者親厚之。畧不及於衆人。議論嫌隙。或從此始。慎之。

一鄉紳喜屬託自尊大者。此不難處。惟橫行不顧。魚肉小民。官司累以三人繩之。便誹傍評。書理不可論。法不可行。前官被其嫌。尊不止一人。此便難處。然亦吾儕之疾。疾也。吾儕自守一不正處。事一不當。便示人以短。安得不制於人乎。若有趙清獻之清操。包孝肅之嚴毅。彼豈巧言如簧。謔言如毒。將安用之。又煩處之有通。凡彼與人角。是非曲直。一東主公又稍加。

曲全久之自然畏服。若因其素行之不端。欲備一事以示法。更不察其是非。彼且有詞於我。待小人者不可不知。

一縉紳之家。往往有投獻之事。各處不同。其害不可縷舉。然十步之內。必有豐草。恐小民刁告。切不可徑渭不分。使賢者含忿。且移風易俗。必以其漸。若任一時意氣。即將以前者一一退出。恐刁風四起。清濁不分。無益有損。

一鄉紳與小民訟。其中果無大關係。鄉紳無大失理。

羈政第一

卷二

三十二

寧使鄉紳得幾分便宜。小民乃能安分。一有偏重小民之意。便失鄉紳之心。而反致多事矣。

一鄉紳破人牽告。許家人代理票中。不得開鄉紳姓者。若係上司批理。開而不照。毋令棄身公座之下。或抗語訟庭之前。彼此俱不雅觀。即其罪大惡極。問明後。自有三尺在。固不必當堂出醜。遂可以洩公私之忿也。

待學教

一印官在此方。要使此方大風士習。煥然一新。饒爲。

生之首務也

一待諸生須是謹之於始禮貌極恭然不以言笑假人事體極寬然不以三尺殷人使諸生和我輩之可親而不可犯也各以禮法自守自然上下相安若初下車時假借太過則諸生未免以我輩之易與也各欲行其胸臆待其已肆而後以禮法收拾之是斂怨也。

諸生事一禁不理。非也。一一唯理。則好事者終日。纏擾。亦非也。惟諸生有切已事。將原狀陳達儒學。擇

實實經濟然則興起學校安可視爲第二義乎每見住時州縣。惟恐諸生之紛擾也。無賢不肖一禁以虛文籠絡之。寬假之。或拒絕之。皆非也。我既爲士民父母。則子弟之不肯皆父母之責成。一念懷德以興起。斯文。爲已仕培養教訓當如父兄之子。子弟將見真材輩出。必能受養士之報矣。諸生教化。又何足慮乎。一諸生季考到仕三月。須卽爲之聞文。不可執一。又不可聽人囑託。蓋諸生苦心極力。豈無知已之恩。若使與或白者。履行於彼私心。能無刺繆乎。此仕與諸

其可准者送縣准行如事情可已面諭諸生令其以禮自安毋得混擾。

一諸生卽有一二不肖。須爲衆人惜體而切不可害尋太過。波及父兄妻子。此不惟全斯文之體。而收一時之人心。亦可見我輩之加意斯文。

一諸生爲他人言事。此是無恥若父兄子弟之事。亦是至情。還須委曲凡事從寬。若假父兄子弟之勢。以凌人。不可不使知官法難挽。至諸生之父。非大故。不可加刑。亦怕擅斯文之厚意耳。

一地方有刁惡生員積習已久。羽翼已成。斷不肯僥首三尺。處之則不可無術。須平時行士有體。擇其文行俱優。禮爲上賓。則人人知感。無賴者自無與爲黨。凡諸生有事。須設身處地。舉加優異。不可借此示公。卽犯不赦之條。未經學道。然華者。便未可加刑。我之待以禮者。無所不至。而後有時習過。彼始無辭。若一味裁抑太過。其勢必至上告下訴。不惟體面不便。且我反無辭於彼。一諸生少有進取之望者。必自愛惜。其出入衙門。武

斷鄉曲有制有司者。非日暮途遠之人。則惡少不通之輩耳。既。不。事。詩。書。無。心。進。取。但。三。五。成。羣。打。街。罵。巷。捏。造。歌。謠。習。以。成。風。此。風。不。止。何。以。教。士。習。安。民。生。乎。宜。當。堂。面。試。如。文。理。不。通。將。始。末。事。情。同。原。作。申。詳。學。憲。

一地方習俗多有。踴治者。於拜認門生者。其始不過持菓土物以漸相嘗。而後遂至於賣鰓。闕說以誑詐騙。又甚有往來。清邑。搬。唆。是。非。以。致。開。拳。同。寅。上。司。者。不。知。我。爲。一。方。父。母。則。一。方。子。孫。皆。門。生。也。何。

爲政第一

卷二

三七

故獨私此輩。凡遇此等宜一切謝絕。又諛佞之輩多有串通衙役。抄訪州縣行過好事。敘刻德政錄。或與誦歌者。未刻則訪而竊之。已刻則酬而大之。蓋凡士之能舉人者。即其能毀人者也。若不遠此情弊。輒爲禮遇。作與不與。按風四起。有過不聞。且士夫上司有識者。必笑我之孟浪輕浮。非黃鐘大器。而此輩詐騙之害。亦不可言矣。

馭房科

衙門自吏書而下。無一事不要得錢。無一人不要作。

弊取之使不得行其弊。始事但各項事體通不明白。空空只言革弊。徒恐爲更書竊笑耳。昔一令頗嚴。六房畏之一日。無故喚更書至。責之云。爾等作弊可惡。更書叩首云。不知所作何弊。願得一言而死。令無以應。此後反窺其淺深。而作弊者眾矣。故有司要緊在識房科事體。事體有極壞者。倘一毫不如。便爲所賣。故惟深悉房科之弊者。乃可馭房科。

吏房

吏房之弊。是不應起送而起送。或遲延需索。及差違。

爲政第一

卷二

三八

不平。恭房越矣。諸弊嗣後凡有曉違起復赴京者。自監生以下。查其有無過犯。留否。被人訴告。一一無碍。方雅起送。其餘告納吏書。查本身未嘗犯徒罪以上。父兄未犯軍罪以上。又無娼優冒籍等弊。方准起送。又轉考給孫。有曾經開革。而未逮劉付者。有工罪未納。及海件未究。併違限。歷喪等項。非經山請。俱不許朦朧起送。應察缺者。須照至公格。眼簿不許鑽營。越次。凡有差違。不許偏累一人。應起送者。兩日叩送。文書用印。違者各加責治。

戶房

戶房又分糧房。戶房止是分派錢糧。故解俱是糧房。各處成規或不盡同。然分派有分派之弊。徵收有徵收之弊。起解支領有起解支領之弊。詳在錢糧各條內。而吃掣根本在飛酒暗派。緩急倒置。迭冒膠混。其法須到任後。盡一日之力。喚總管書手。取本年派徵成冊。賦役全書。或布政司派單。務令即時查出。并本州縣田地若干。錢糧若干。丁若干。雜差銀若干。凡有免無免。是如何派臨別書手一一查算。問明仍哈附

審政第一

卷二

三十九

隔別票出單冊候銜查核。務令毫厘無錯。錯處即是弊處。賦間違若各項起解支領限期。不開列清楚者。一并嚴究不饒。

禮房

禮房最稱清閒。亦有宜知之弊。如同拜拜帖。不得用殘東破東草字。裁答書柬不得差錯。顯簡遺失。又如上司過客。頭行牌到日。須將迎送遠近。應送下程等項。要照舊規。開出。嚴考科舉年分。不許買濫惡紙。筆花紅希圖冒破。苛索重儒及得人財物。改換卷面等

項。至於遇祭祀不許苛索鋪戶。減送豚肉。上司票行

送禮。不許隱匿來文。並將低假銀批換科舉起價。會試納監文書。不許需索。稽遲諸過者。老不許需索。送禮新中兩榜。不許索取喜錢。及將不堪旗匾。剋減行價。主孝子節婦送匾。尤不許借官嚇錢。鄉飲大典。更不許苛索。卿賓扣炮價。值以濫惡之物。塞責并禁。以造冊為名。需索孤老常例。以整酒扮戲為名。向樂戶當舖。取衣服等件。整酒厨子。派定名數。週而復始。不計偏累一人。整酒銀數不足。須而重本州縣加足。不

審政第一

卷二

四十

許藉口。價少令厨子行戶出辦。燭脂等項。此禮房之弊所當革也。

兵房

兵房更書凡接應夫馬。不許多派一名。折乾分用。若失拔上司過客夫馬者。責若下火牌勒令掛號。不許刁措近。留驛遞夫馬支領錢糧。不許需索。阻規。臨時僱募人夫。地方不許以妄作多冒支銀兩。以上死者計贓問違。

刑房

刑房監房上窗最爲緊要若不得其人或次身替代禍不可測非再三戒諭又法令素行不足革弊至人命強盜承行更重不許需索常例并指稱打點誑騙人命簡屍不許多開什物強盜打劫每失狀到節申報上司其已經問過強盜人命依限成招卽申該管衙門如取供房遲慢許口重責凡經上司批駁審語不許遺落一字若宿監不嚴扶同禁子擅裁刑具凌虐獄囚違者重責

工房

工房吏書凡城垣城門及各處舖舍有應葺者卽便稟知委佐貳伍許及時修理凡上司往坐察院不許年月遠近但去頂格紙一一細看有涉漏處卽便蒞講築小道俱要不時疏濬牆垣毋令坍塌門戶務令究問其他床帳桌椅鋪程之類俱要齊整鮮明主友上司按臨或取損取絕取大竹輪杆之類宜防不虞俱要先期置辦然不許借端科派行戶

取供房

供房書子每每先事哄嚇愚民不論曲直爾違置酒

魏送官府未審而彼之腹已飽矣然亦官府不明不斷不公不早致之若審斷限期口調招擬一一有法彼何能爲

庫房

庫吏書之弊總之重秤竊取侵欺盡之矣凡一應在庫錢糧像以前文盤者照文盤冊再開一簿內開前件空數款行以便填註支銷下落如條帶微以前各年分錢糧亦將收過銀數另開一冊空下前件開支解數目以便稽查其入庫錢糧不論帶徵新收止許爲政第一

吏書上過庫簿不許一毫經手

庫吏欺官害民奸詐百出收頭重秤皆庫吏主之每見官禁大號或納戶進票官取各反北收銀者更重恭此各舖之弊乃庫吏預設以行幾急者官欲較時又以節節高收收銀至折封口服合竊取反合總不足便歸之數小官逐逐其術中至檢各項銀兩非剋減則抵換其弊甚多皆因有司不實從父母二字起見較數草莽皆屬虛文是誰之過歟

承發房

承發房吏書凡過上司公文到日即便稟呈本縣。寫某日奉到仍即登記號簿輪序信手分發各房不許分難易肥苦仍于事件下開承行書手某以便查覈其各房應定事件已有限期過限不完者承發房即開號東官奏北道者呈責

架閣庫

架閣庫一應文冊吏代時須要數目明白承許短少牛時務要同心收拾庫房廚櫃俱及時簡蓋修理領

審議第一

卷二

四十三

偷俱要堅固敢有因循致損失冊籍並將冊籍與八私查者查無實

舖長可

舖長司吏書敢有指稱申繳赤屑簿需索舖兵者除退補外仍計贓問罪平時須將赤屑簿細查北上下往來文書有遲延時日者稟明究治

各房停劉之弊

吏書將上司前件不完非止習懶留此未完一次行提便有一番打點今復上司公文承發房已登號簿

註定承行官限申報日期將號簿查北過期不完者責則事可計日而完也若在報前便不時申繳一事完即查號簿在原號上貼一浮簽註申繳二字同會押用印公文段人以便註銷違誤一日打若干

推調之弊

上司行文承行吏或不同如催禮房事來文用戶房承行則戶禮二房便互相推調須用禮房承行他做此戶禮房每於錢糧將完時已完者俱作水房未完者付在各房碑投此萬不可聽須立定成規錢糧不

審議第一

卷二

四十四

完責在戶禮房各房但承行應解錢糧原使者成至於各房職掌之事或係上司來文或係官訴詞狀俱只責之本官房科又各院止較臨時規通者極多須擇承行事多及前件不完者輪流赴北事有違年難完者不在此限如此則勢逐目的

欺騙之弊

吏部杜技者或一事已稟宜行吏賄買嘴即東之高聞這官府尋起便抵死不認須吩咐各房有欲稟事者開明某房吏書稟某事密存備查其餘面稟事有

緊要者亦審記之手指有犯時重懲一二自不敢欺

混亂之弊

各房有混申文書亂寫牌票之弊不該中者即便塗抹上註不申二字用印文書及已寫牌票不可行者亦即塗抹若姑存其稿或姑用印待其裁奪更書遂因而伴弊矣

巧試之弊

史書書官其術其工彼見木官凍凍便不敢犯漸漸熟步便無猜能事者先以一二不緊要事來惠畧

瀋政第一

卷二

四十六

有間可入便漸漸以有理事來稟又漸漸以無理事來稟假一二得意後之計行矣欲舉此弊凡吏書只許傳事其間行止官自裁決

營求之弊

各役討錢望有所利也所求之款非庫史庫書則戶書糧書蓋堂吏與便房也若正堂精明錢糧出入不經庫吏各役工食起解銀兩俱當堂驗發則庫吏庫書無所事事各山錢糧不必書手分官比簿如法順註則戶糧吏書無所事事口詞當堂念過拾誤親

自裁決則招房無所事事營求之心少矣

誑騙之弊

凡各房吏書武指稱囑托或指科過送誑騙鄉人非平時得上官親信彼自不敢欺鄉人亦不之疑誠平時待吏書衙役極服堂上無一人稟事差違跟隨意不偏在一人有犯責治小民聞知此風斷不宜墮其誑騙也

朦朧之弊

各處鄉說不同倘有緊要事吩咐吏書須即今回答

瀋政第一

卷二

四十六

一一如我之言然後遣去每舞吏書聽見上官吩咐應答如響及復問之則悄然不知草草遠去或違誤公事失候接送關係亦不小也

待上司各役

上司各役多有索賈者勿以為異多寡在人須預先封定每行典之一封不來財已若各役來多可以理遣一毫動念使不雅觀

待各役事

已恭更俱在房辦事候缺吏未經告假者俱大門

外伺候差撥其撥定直堂及值各房事者俱清晨入衙門每日家人送飯至晚堂畢方出置餐筒飯簿如前告假太煩者不惟

一前置各房吏書姓名各役簿一扇除完過及未完數多簿上可考或有微勞可紀或某事遲悞欺騙俱填註在另簿上使卸警戒

一查盤還審各有承行吏更係新參責之書手但令該吏催促此項預值於早

一買辦差遣必擇平時老練及有身家者為之史徒

為政第一

卷二

四十七

俟之少年能事者恐其以無行敗事也

一答應上司須得厚重有才者不厚重則上司有問必信口胡應無才則手足無措皆為不可

一衙門人見利不顧死生一得寵則不計利害正官待士夫有禮待衙門拉嚴者華稍敘不嚴即進一步

然亦不收與士夫抗者官有心裁抑士夫又做若輩詞色便到皮騙人其門知市假勢橫行四民畏之如

虎親戚亦氣焰逼人凡有身家之念者俱禮之為上實大家官族俱畏之如蛇蝎而若輩揚揚自得目中

且不知有天目又焉知有法紀士民切齒人言鼎沸當事者不可不切戒也

為政第一

卷二

爲政第一卷之三目錄

刑名

刑獄

答刑五

杖刑六

徒刑五

流刑三

死刑二

凌遲

爲政第一

卷三目次

象示

戮屍

不杖流

妄置

遷徙

遷外爲民遷遠爲民

原籍爲民

點革爲民

充軍

夾棍

拶子

枷

紐錄

少送監

多查監

恤獄囚

醫病囚

給衣根

爲政第一

卷三目次

慎搜檢

監盜犯

清疫氣

慎文監

招議

案式

招體

招擬妙法

大招考卷摘要法

供招

議罪

照出

聽訟

即報

即呈

即拘

即問

即檢驗

爲政第一

覆檢

屍格

即詳

即審

招詳

駁審

駁覆

驗埋

命案集說

卷三目次

三

檢驗摘票 以上係人命

爲政第一

卷三目次

四

爲政第一卷之三

錢唐邵泰衡鶴亭父鑒定

西湖孫 鉉可菴氏手輯

刑獄

可菴曰五刑之名倣自虞廷然虞廷之五刑爲墨
劓剕官大辟今之五刑則爲笞杖徒流絞斬且今
之刑又不止於五也如凌遲戮屍極邊外附近
安置等名色何莫非刑而乃以五統之以五刑外
皆閹刑爾夫有刑必有獄刑不得已獄亦不得已

爲政第一

卷三

一

乃獄囚往往不死於刑而死於獄。慎刑者又烏得
不慎獄歟。至招議即明刑折獄之愛書也。附於刑
獄正欲刑名家並爲留意焉耳。

笞刑五

笞者耻也。薄懲示辱。所以發耻心也。其刑輕故數止
五而不滿百。倘罪重於笞五十。則從乎杖矣。

一十折五	二十折五	三十折十
四十折十	五十折二	
杖刑五		

杖重於笞兩笞折一杖所犯重於笞五十即出笞入

杖而自六十始不更從一十以爲科者頑梗之徒耻

心已冥非笞可以動必杖以示其警若仍自一十爲

科則反輕於笞五十矣不與不杖無異乎

六十折二	七十折二	八十折三
九十折三	一百折四	

九十五折三	一百折四
-------	------

徒刑五詳集司驛通定驛取

徒者即古之城旦春也杖至一百無可加矣故設此

減杖加徒之法以配發於衙僻水陸郵驛中一聽驛

爲政第一

卷五

二

史驅便乃所以加夫罪浮於杖一百應各爲遞加以
甚其罪者然而役滿可歸也更有重焉則流之而不
返矣更有甚焉則有所謂閹徒者三流則總徒四年
雖犯斯絞准徒五年遷徙則比流減半而杖一百徒
二年矣。

二年矣。

一年杖六十	杖六十
一年杖七十	杖七十

二年杖八十	杖八十
二年杖九十	杖九十

二年杖九十	杖九十
二年杖九十	杖九十

二年杖九十	杖九十
二年杖九十	杖九十

三年杖一百鞭一百

流刑三詳流刑連部取該官同文申覆

舜流共工於幽州流之刑有自來也其以二千里為始者倭甸要荒各以五百里為限流二千里則要服矣二十五百里則荒服矣三千里則荒服之外投諸四裔不與同中國矣蓋三流者自五徒之上加而重之係一去不返之徒非止遣之遠去已也徒滿四籍充警三流則無籍可回即於流所充警夜則巡警日則防賊此起除刺字條內有該流者於流所充警之

為教第一

卷三

三

說也故流罪並無年限

二千里杖一百鞭一百五十日鞭一百一個月二十日

二千五百里杖一百鞭一百五十日鞭一百一個月二十日

三千里杖一百鞭一百六十日鞭一百一個月二十日

虞人用杖旗人用鞭犯笞杖罪鞭責如笞杖數犯

徒流軍雜犯死罪易之以枷枷滿日擊月日數目

細列于前充軍枷三個月雜犯死罪枷一百零五

死刑二

刑至於死刑居其極矣洪範六極之凶短折也五罰之極曰死死刑二曰絞曰斬曰絞曰斬二死科條雖殊於死則一故遇援減二死同為一減也

凌遲

凌遲者極刑外之極刑也不獨名刑五刑中未列即上古五刑中亦所未見其法寸磔體無餘骨然後割其勢文幽其間割其腹出其腸仍支分肢骨而後已說者謂此刑本之漢制漢令曰當三族者先斷割斬左右趾割其勢骨殺之梟其首種其骨肉謂之五

為教第一

卷三

四

刑具條今之凌遲其五刑具備之謂歟其條目載在正律卷首可備查也

梟示

新其首暴其罪著其名標之以竿即其地而懸之用以示衆故曰梟示蓋禽獸改類唯梟梟居最後食父梟食母母不能避唯堅嘴木枝任其食盡而斃其不盡者唯餘一舌空懸於木枝之上人主聞其義以警衆立此梟示之法其條唯戶兵刑律有之計條一

戮屍

氣散曰死形存曰屍定例罪犯身死已服天刑不復更爲推訊矣其罪大惡極情同梟獍則服天刑而法有不容於不盡者則仍卽其屍而戮之所以盡法之極而又極也惟刑律有四條俱無也

不杖流

流從徒增流必加杖定律也故凡屬流罪必冠之以杖一百乃復有止曰流若干里並不冠以杖若干者此其爲不杖而流也惟吏刑二律八條而已蓋罪緣

緣坐罪非其罪無應杖之情故也

安置

安置者置之於彼不得他適名雖流而實古之所謂放也然置而曰安必與三流之法有別或有傳舍口糧以自遂始得曰安若杖流之人實徒四年莫得其安矣此則不復役而苦之止禁其不他適而已以是爲置卽以是爲安也律中安置條止四

遷徙

挈此置彼曰遷舍此之彼曰徙五徒禁配近在隣封

不出五百里之外流則出本省而越他省矣若遷徙則止以千里爲限雖係遠遣實仍在本省鄉貫之中得毋取死徙無出鄉之義乎所遷之地較之于徒則倍增而較之一等流則倍減而其一去不返也又與流同則遷徙者徒流之界既非三流又非五徒特別之曰遷徙其條止三

邊外爲民邊遠爲民

邊者九邊也燕及秦晉各居其三合而計之共成爲九邊以外則從無靡矣而其中樵蕘而耕牧者則仍

我民人也故曰邊外爲民律條十有四至邊遠爲民

如秦之甘肅寧夏臨洮遼之金復海蓋開原鐵嶺之類總以邊爲界以遠爲限然斷不出乎邊之外否則竟與邊外無異也矣邊遠者在邊之內邊外者出邊之外

原籍爲民

輿圖冊版古人以竹爲之曰籍本犯生成之初報名於官入於圖冊是爲籍中之民矣凡係在官人役以及赴選出仕必秉原籍印文爲憑而後隸之以職役

如有所犯押發歸原生之籍以付其該管官司齊烙
原日所應當徭役而役遣之故曰原籍爲民其條一
十有一

黜革爲民

舉貢生監文武職官以及吏農承辦向皆民也此則
或黜或革仍同乎其爲民故曰黜革爲民然亦止於
黜革其職役聽其自便原籍而已不復押發與原籍
爲民者有異其條有五

充軍

軍者分屯各隘衛戈執教之行列充卽充此逃故傷
亡之什五也然同一充軍而輕重實有迥乎不同者
如例內無永遠字樣者遇有頂替止及其隨行之子
充後所生之子若孫不復於原籍再爲清勾惟罪至
永遠則世世子孫承之矣或逃或故或絕皆於原籍
清勾其嫡長子孫以實之如無嫡長查本犯親支子
孫內以次子孫清祭而勾補之至於充禁中之最重
者又莫如烟瘴永遠烟瘴者蠻烟瘴瘴之地川廣黔
粵是也次之則極邊邊遠邊衛以及沿海邊外再次

充軍第一

則附近充軍其中各有或及於原籍之子孫者故各
冠以永遠二字若罷職充軍降罰充軍二項單指武
職總小旗以上者言罷其現職而其本來一定之職
則仍在也降其現在之尊職及現在之頭目等職掌
罰而充之而其所原授之尊職以及拔置之總小旗
等項則仍可復也暫入行伍之列立有功績仍爲不
次擢用如遇赦遇恩遇省皆得復還可知歷但不永
遠亦豈以一軍終其身耶其收籍充軍收該衛充軍
似皆同於罷職降罰之充法而並可望夫赦省豁除

充軍第二

者也收籍者收冒替之人於出征之兵籍非收入軍
籍也收該衛者雖與冒替似同然此乃本衛舍餘人
等代替正軍備守以衛代衛不遇替之而已雖冒非
冒也按但收充而不及杖也此兩項或終其身或不
盡終其身而要非永遠者此也律云殺正伍充軍者
依律處死仍將正犯餘丁抵數充軍是又所謂抵數
充軍也所抵充人死後卽於原被殺軍人戶內勾補
但終充抵者之一身而止充後所生之子若孫已不
聽還之列矣乃更有所謂抵罪充軍者抵所賣放充

軍人罪。卽以據。然其軍也。如抵罪人身死。仍勾原犯。應替子孫補伍。設原犯得獲。又當爲之補除。以仍從夫枉法計贓之科。而併不得終其身以充之矣。外此又有誣告充軍一項。凡誣律內充軍者。方計此條。其誣例內充軍者。不得以充軍論也。蓋律內間擬充軍。不過數條。餘皆例內充軍。以是知充軍不但輕重各有不同。而又當分律典例以看之矣。

夾棍

刑具中莫殘於夾棍。於至殘之事。存以至仁之心。則殺人者皆可生人。其具用木或柳或松。長短尺寸悉照臬司衙門式樣。如命盜等案。本犯堅不認招者。不得不用。然可緩用而不可急用。可一用而不可再用。新例甚嚴。慎毋恣用。蓋夾棍之得力處。全在將收未收之時。此招爲強盜。卽是真強盜。指爲人命。卽是真人命。若待收斂。又加扛子。此時供吐之言。便難盡信。還須放鬆再訊。以定其真偽。常有一夾不招而至再夾。再夾不招。而至三夾者。卽覺滿口供承。雖據據此定案。非惟有傷冤禍。倘遇慈祥之上臺解網。老成部。齊威惠。其吐真情。則已定之案。不免可翻。而可駁矣。至於非人命。非強盜。及非謀殺重情。此等緩法。嚴刑。卽終身不用。亦未爲不可。用棍子者。最宜禁。周東核。擅擅而顧小。而中間大。飲如藥核者。是也。凡十指連心。不宜久損。恐損傷筋絡。壞人支體。孀婦尤忌。

不報待其垂死而遇病呈或死後面補病呈有併
布衫上高樓等項百般處若非嚴加禁察不特與
恤因本意有違且於規條新制亦有碍矣獄內懸
大鐸一面許受害本犯立時鳴鑼喊冤以憑究處

醫病囚

凡遇獄囚有病責令卽具病呈醫調治取醫生結
狀如無故卒死者務問重究如係治死必按律問擬
如果係醫治不盡別無事故者相理申報上司

給衣糧

囚犯無供送者不但要區區飯食寒天亦要區區衣
綿庶不促死以干天和凡賊賊無主衣服酌量給之
如此加意則禁子自不敢凌死矣

慎搜檢

囚一切不可令其自便曾有數囚反獄或在柴家
內或在魚腹內帶入兇器此自費之隱禍也然衣被
等項亦所當防但於送飯及凡事搜檢則無此患矣
紅筆累之類尤要禁之其患更大

監盜犯

初獲竊盜犯未經審確成招者勿令共繫一處防
其中改口供或謀叛良善以致難於隔別研訊須各
令監開毋使見面餘犯亦不得代等心腹

清疫氣

一監房獄卒不時打掃刑具必
人易成瘟疫雨濕時尤須多燒香末使囚犯不病有
病據醫調治移置別所毋令傳染違者查出責革

慎女監

婦人非犯死罪不得繫獄者蓋婦人幽繫一宵則身
身不能自白無論鄰里巷交誼卽至親如父
母恩愛若良人亦難深信其無他而公姑妯娌又可
知矣此種不白之羞雖有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清洗
常見有婦人犯罪不死於拘繫枉枉之時而死於羞
慚悔恨之後者職此故也爲民上者皆當以此存心
一念稍寬保全幾許節操一時刻刻無無限聲名
萬勿視爲細事有必不可寬之罪者着極嚴看守或
發親屬保回可耳至於死罪發監亦須男女分禁不
得混作一處

招議案式

假如某縣張白一告原係河南里人有父白大某年將帶當房家小前去某衙充軍將房屋二間田二頃桑一百株桑二百株與同里袁五暫行住種書寫合同文約各執爲照待後取贖不則父於某年身故今已回還取贖原業供給正軍袁五固見白大及原保証人俱故執稱已業不曾典到白大產業亦無合同契書不肯贖還今恩業產桑桑俱報在官各有稅額却被昏賴情實不甘來告到

縣作何理斷

前件河南南陽府南陽縣爲昏賴田屋產業事據河南里民人白一告前事行據該都里老某等呈送犯人袁五到縣立案推問明白取訖各犯招供官別無餘問事理理合依律擬議照例發落爲此

一問得

一名袁五年七十五歲本縣河南里民狀招失於某年八月內有同里民人卒在官白一父白大蒙

本縣清解某衙補伊叔白貴軍役將帶當房家小起程間向大將瓦房三間田二頃桑一百株桑二百株憑已故民人高仁作保得典價銀二百兩與袁五住種議定三年爲滿該役稅糧該伍辦納寫立合同契書各執爲照後典限已滿之時白大在衙因爲寫遠又兼無錢不曾取贖某年間白大病故伊長男白興補役訖某年二月內白一給本衙文引原圖取贖田業供給正軍是五明知有例典田宅年數已滿業生無力取贖典主仍種一年

准折典主

不將田宅

過還業主

自合依例

退還却

不合故違不行退還及因見伊父白大并保証人等俱故要得昏賴又不合妄稱已業亦不放贖致被白乙不甘前情告蒙本縣行據里長某人等體勘得與白一告同及該徵稅糧過年俱已納足並無拖欠連人繳送到縣仍行執稱已業不肯將出原立契書又拘鄰佑年高人大奇到官被新出前情方纔不能隱諱將原立合同契書比對字墨各查相同取問罪犯外結得房屋桑桑樹樣

俱無砍折。年高。趙大奇者。發寧家去訖。招結是實。一名白乙。年二十歲。本縣河南里。並籍。供與袁五相同。

一議得袁五所犯。除典田宅園林。年限已滿。業主取贖。若典主不肯放贖。等輕罪外。合依允奉。

制書有所施行。而違者律杖一百。遇赦減等。杖九十。係本犯招年七十以上。依律收贖。與

告實白乙各俱發寧家。

一照出袁五取贖銀若干。移付戶房發庫收贖。

傳取第一

卷二

五

取實收附卷。與典田地房屋桑棗。合令袁五退還白乙。係種。辦納稅糧。因屋與價。并袁五限外所得花利。各照律例。袁五原管田地。該徵稅糧。俱已辦足。趙大奇等無干。不提。追合同契書二紙。俱塗抹附卷。

一帖下河南里。除將贖罪。并告實人白乙及袁五等。着令寧家外。合行帖仰各役。遇到收發寧家。即令袁五將原典田地房屋桑棗。退還白乙。在種。納稅糧。取具退還日期。繳報。

招體

招有招體。居官而不諳練。取供書手。遂得作弊。欺騙。若平時已諳過律令。習過招議。此輩自無所容。其奸。倘於招體。從未留心。可取房科大卷宗二三案。細細看過。招議之體。即不難曉。

招擬妙法

招擬之訣。招不離審。審不離情。情者。人犯曲直之情。也。審者。問官口詞審語也。招者。招書據問官口詞衍之。而為犯人自招之語。如一問得某某不合之類。是

傳取第一

卷二

五

上可。歷問多係招詞。與審語矛盾。書手得錢。或將年月以後。改前以滿。改後情節以輕改重。以重改輕。舞文弄法。全在字句之間。官府一時不察。聽令磨寫。上旬見之前後。審差如何。不駁。故凡審語既定。須令招書照依審語。節節衍行。長離文可行。而意不可改。故招不離審也。聽審人犯其理或曲或直。其罪或重或輕。其情或大或小。其故或明白敗露。或跡不可見。而理則可知。所謂情也。問官業已得情。而或下筆不達。或尚未得情。輒自臆寫。此等矛盾之處。所謂解情。

也。審諸類一一將犯人情狀描寫如畫。方可謂審不離情。然有司知此。既要令律。又要全情。不但審不離情。而尤妙于移情就律。若情不移。則律不。至于移情最妙之處。不但移犯人之情。而且移閱者之情。我作者之情。文章至此一字一思一句一巧。所謂智者識精仁者心苦。方得善心。撫筆及不耐煩人不可語此陰陽解網之道也。招書呈招稿進衙。仔細察伍細改。如審語未當。不致弄致。繼以入情合律。為要法也。

大將看案要法

小詞訟只看他投到狀詞。對他原告狀詞。有同處此。即真情也。又有原被告訴相角之處。此亦可揣測其情。將筆點出查問。此處每片言而展其餘皆扯草。秦藍事也。若夫強盜大指。其中有真盜有假盜。有真賊有假賊。久拿有新拿。有陣獲有扳扯。有盜日供有捕役供。有某衙門入某衙門出。如此之類。猶如亂麻。新任當之。惟手極脚亂而已。此等大指若此。捺察泥等。候審十次。何能碧水分魚。令此心懷。審須要

吩咐招書。將文卷預送呈覽。其上司新駁詞語。聽審人犯名字。則大書寫貼單上。衙中用一單順序橫寫各犯姓名。每一名要隔四五寸。然後家從招頭細看到招尾。如遇某處某人陳說。即將此某處陳說要緊情節。年月摘寫在某人名下。如遇某人某處起賊。即將此某處起賊要緊情節。年月摘寫在某人名下。或係年月可疑。或係供扳可疑。或係賊証記號可疑。或係前後矛盾可疑。某衙門如何出某衙門如何入。一將此真假要緊關係情節詳細分款各書在姓

名下細加緣由以便查屬如此則招中情節既一

一無漏而緊關肯察。又一一分明出堂時逐一喚審。只因此摘出情節一單。別將新供者據案錄出一紙。同衙又將上司新駁情節再想再審。圖土始無冤民。且上司亦見吾輩心苦。此審大指最妙最要法也。

供招

作招意貴詳明。詞費簡切。日招日議。日照欲其相處。前無遺漏。若情若律若例。欲其相合。而無牽強用字。不可太俗。亦不可太文。須求法家本色。序事不可太

繫亦不可太畧須盡犯人本情有始有卒務順理而成章一語一言必徵文而隱意

招內申法須以罪重者一人爲招首如事內有應議之人共犯則以罪重者爲首○京官與外官共犯如俱是應奏請者亦以罪重者爲首○京官與僧道官若與在外六品以下官共犯則以京官爲首應議者延勳蓋大臣京官無大小皆在華嚴之下外官五品以上即古諸侯大夫之列體統稍尊皆須論功定議奏請聞尊者示○致仕官與見役吏共犯則以官爲首○罷閑官及生儒與吏共犯則以吏承爲首○

內侍與京官共犯則以官爲首若與在外六品以下官共犯則以內臣爲首爲其應也○有職役人與白丁共犯則以有職役之人爲首○婦人與男子共犯婦罪雖重必以男子爲首○僧道與里老共犯僧道爲首○軍與民共犯及其餘人相等者悉以罪重之人爲首通將各人事情招出已就拘執者稱已獲未獲者稱未獲犯死罪而後囚禁者稱見監未到官而先逃者稱在逃已到官而後逃者稱今脫逃其餘流徒以致供明但在官者皆稱在官其不在官者有

罪稱未到官照出提問歸結無罪稱不在官照出免提別案問罪人犯未論決者稱在官已問結稱已問結不在官照出聽別案發落有罪已到官稱犯人未到官稱罪人已論決者軍罪稱已發落已發落已發配徒杖笞罪稱已發落不必再照已成者稱已發囚不成招禁者稱罪囚犯罪時生存者稱已過者稱先存今故其死在先事相連及者稱已故在監死者稱監故連坐父母者稱家口連坐妻子者稱家小照提者稱前案或別案其犯死罪分已未決難犯死罪後以下納贖者稱開結杖決者稱省發供明者稱省令俱置姓名之上後莫重用其年歲貫址之下有職者序履歷吏序察克惟序剃髮道序簪冠該選俗者法名下即要出俗家姓名尊卑許告照服序宗矣定加減八議之人按秩開寫以便議擬然招內犯人已死者已問結者無復議罪不可樂用不合字以招招眼蓋不合者即招眼也招內有不合者議罪須要照應其重者擬罪其輕者等者除罪庶招眼不空但不合故違充軍爲民枷號事例者議後照例發遣

發配枷號是以用其招服。罪後不可復作除罪。犯死罪者招內不必引充軍爲民等例。既議死矣。安得復充軍爲民哉。計贓科罪係一主者。卽於招內計之。係名主者。須於招後結之。庶不遺漏。

前案問結後。該再問者。其前案事情。只宜撮其緊要。隱括數語。不可全錄。以致繁瑣。前案稱未到服過者。今已到官。當變者。變之前案。稱不合者。今已問罪。應去者。去之前案。問罪人衆。今數內一人應辯者。止取

應辯之人招情議罪餘人情罪已見前案不必併議

三

餘人情事。串入招內。午甲籍貫。總於招後見之。謂之小招。有罪者。類爲一處。稱曰各招。與某人招同。供明者。類爲一處。稱曰各供。與某人招同。惟省發者。不用小招。卽於招內明開。除將某人省發。將其取問。罪犯招內事情。須循年順月。以次序之。彼此相間。先後相承。若斷面貫連者。碎而實備。遇招串由年月多者。則云節家用年不用月者。稱某年閏月不用月者。稱某月內若強竊盜。被盜事發之日。人命被傷身死之

日。以及各項緊關事情。其日不可不備。招內如竊盜。則云某窺得某人家有財物。或某物。不合輒起盜心。於某日某時分。潛到某人家門首。剗開墻壁。進入房內。偷出某物。

如強盜。須云訪得某人家積有財物。某不合糾同某人某人。各不合依允。各持鎗棍。於某月某日幾更時分。到某人家門首。用某物打開某處。一齊入內。劫出財物。或在某商家分散某分得某物。如故殺。須云因與某人爭論。何事廝打。不合用某物

發向某人某處狠打幾下。當時氣絕。

二

三

如誤殺。須云某與某人。各不合用某物。鬪打。誤將某人某處誤打一下。因傷身故。若謀殺。須云某向與某人有仇。意欲謀害。不合與某人相商。某亦不合。設計在心。於某月某日某時分。探得某人獨身在於某處。某叫同某人。各執某械。潛到某處等候。向伊某處。用某械斫斫幾下。或當時氣絕。或於某月某日身死。或某人當場未曾動手。若同謀共毆人。須云某一時因某人欺負。或交易不

明欲殺已忿。不合與某人相同前去。某亦不合依九云。餘做此。

一各等贓物。先順事主所失之贓次序。分之物。若少則就格內序出。多則於格後續出。所值銀數計贓定罪。若指首無贓。要另言結得某人等某財物。若干不可混序。

議罪所犯姓名雖多以指首一人為議頭。以提其綱。以下輕重依罪各循次第。先凌遲。次斬。殺。次流。徒。杖。皆其律條各別。而罪相同者併擬之。贓真相同者亦

併言之。不必重述。

除罪先答杖。次徒。流。從輕人重。各循次第。或一人該除數罪。或數人共除一罪。須云某人除某罪。某人又與某人俱除某罪。各不坐外人。名罪名不可重出。引用律文可摘字。不可添字。可減句。不可倒句。若律文未備。該費用別條。或本條者。各依律貫引。不在添字倒句之限。

引用律條。雖曰萬變無窮。大抵多係六賊之罪。七殺之刑。然名例律有犯二罪以上者。從重論罪。是謂除

也。各等者。從一科斷。是謂去彼數事共條。止引所犯是謂摘引。必須體認得清。方能情真罪當。如云某人應生也。

除某律輕罪。或某律若等罪名。不坐外合應非因事受財坐贓致罪。各主通算。折半科罪。幾十兩律。某某俱依竊盜已行。而但得財者。以一主為重。併贓論罪。幾十兩律。又云某某依官受財。不在法。各主者折半科罪。又云某某俱依常人盜倉糧等物。不分首從。併贓論罪。幾十兩律。又云某某依吏受財。枉法。各主者通算全科。又云某某俱依監守自盜庫錢等物。不分首從。

併贓論罪。幾十兩律。至滿數後換斬者。俱雜犯。照例

推徒五年。六律之內。猶有惡嚇求索等項。稱以准各贓者。科罪做此。如七殺內。某某俱依謀殺人。因而得財。同強盜已行。但得財。不分首從。律皆斬。俱決不待酌。又云某某俱依謀殺人。某造意者律斬。某從而加功。助力下手者律絞。某不加功者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又云某某依故殺者斬。又云某某依鬪毆殺人者律絞。又云某某俱依同謀共殺人。因而致死。以致命傷。為重。某下手者律絞。元謀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其餘人

者律杖一百。又云某依因戲而殺人。以鬪殺論。不問手足他物金刃律殺。又云某依因鬪而誤殺旁人。以鬪殺論。不問手足他物金刃律殺。又云某依因謀殺。或故殺人。而誤殺傷人者。以故殺律斬。又云某依過失殺人者。准鬪殺人論律殺。依律收贖。自謀故以下。該新殺俱秋後處決。其餘凡人親屬有犯六律。新以唯與鬪毆傷論者。亦依此各照律例。先審有力次稍有力。再次無力。至發遣發配之罪。犯在京送兵部定。發爲民者送戶部編纂。徒罪者在京送工部做工。在外

照出

照出者如火之照物。畫前招議內各犯贓贖還官。入官給主之類。不可遺漏。該所謂總給上文之意也。若彼此俱罪之贓。及犯應禁之物。則入官取與不和。用強生事逼取米索之類。則給主。手來索罰。發回備照。實收領狀收管。如還官入官之贓。米穀取倉收錢帛銀兩等物。取庫收該兩處者。則總官取倉庫實收給主。即項狀充軍爲民。擺站曉哨。取收管通云繳照未

到。人犯查無罪者。稱供狀人與証告賊物俱解。並免追提。若有罪者。與應審奏官員之類。則稱合問其人。俱另行提問。無干供狀人。免科人供。罪人俱免提。有干碍脫逃人。另行失出入官吏。行兇并上盜器。概收庫備照。屍棺已責屍親領訖。不須再照。別無定奪。發回備照。責限保辜。產限滿日。監候呈詳。待報免刺。依律收贖。

一照出之後。開列審明釋放幾名。某人某人犯某死罪。盜犯幾名。某人某人。

一照提一名。某人年幾十歲。身長身短。有鬚無鬚。面黑面白。某縣某地方人。

一名某人年幾十歲。身短身瘦。有鬚無鬚。面黃面麻。某州某地方人。

以上照提共計幾名。如此則錄極大之招極重之案。如蠶蠅而不亂一絲。上司不致多駁。而此判亦自不可動矣。

供招之弊甚多。須一一細心研究。

聽訟

人命

可○掩○目○人○命○當○分○應○檢○不○應○檢○不○應○檢○者○止○於○驗○
埋○應○檢○者○始○行○詳○擬○而○應○檢○不○應○檢○何○以○分○則○全○
係○於○告○後○之○一○問○未○問○以○前○應○檢○不○應○檢○未○定○既○
問○以○後○應○檢○不○應○檢○始○分○即○問○一○項○乃○人○命○開○鍵○
處○故○何○於○不○應○檢○之○屍○亦○應○案○問○明○確○其○應○檢○之○
屍○尤○須○詳○鞠○初○供○也○問○前○之○稟○報○呈○報○不○應○檢○之○
人○命○從○同○問○後○之○詳○審○招○擬○惟○應○檢○之○人○命○所○獨○
夫○人○命○至○於○詳○審○招○擬○然○後○再○剖○者○所○有○事○否○則○

止一驗埋而已則無所費難易也

即報

稟○報○乃○地○方○之○責○宜○速○不○宜○遲○平○日○須○曉○諭○地○方○遇○
有○人○命○即○刻○速○行○稟○報○若○苦○主○之○狀○先○至○而○地○方○之○
報○後○來○者○雖○無○隱○情○繁○必○將○該○地○方○責○懲○示○儆○蓋○
必○報○則○有○命○自○不○能○諱○而○即○報○則○打○詐○私○和○請○繁○亦○
自○不○作○而○命○案○張○本○已○於○倉○皇○稟○報○中○先○識○其○情○形○
矣○

即呈

報○不○宜○遲○呈○亦○宜○速○速○則○諱○詐○之○情○卒○然○未○起○虛○誕○

之○詞○陡○然○難○與○設○有○刁○徒○以○命○居○奇○然○倉○皇○其○控○真○
者○固○不○暇○諱○之○為○假○假○者○亦○不○暇○飾○之○為○真○否○則○人○
心○說○變○百○出○不○窮○不○獨○苦○主○之○命○狀○掩○其○實○情○死○身○
亦○或○賄○買○逃○匿○而○命○案○因○之○難○定○矣○故○人○命○有○過○三○
日○不○准○之○說○此○其○意○亦○恐○其○遲○而○生○詐○也○若○人○命○果○
真○雖○過○三○日○豈○容○不○准○但○須○顯○示○地○方○知○有○人○命○有○
苦○主○者○苦○主○無○苦○主○者○勝○佑○俱○不○得○過○三○日○具○呈○遲○
者○先○責○後○准○或○准○後○報○真○無○難○辦○身○不○敢○以○遲○獲○登○

耳

附狀式

某縣都督署至

為

人命事本年

月 日 時有身

為

被

月 日 起靈用

致傷

處于

月 日 時身死

見証

保辜

狀詞在案如虛甘坐

命狀內必確填起靈根由及謀害故敗賊嚴逼
失城遷因姦等殺實情或當日或過後身死月

日証據有無保辜一一填註明白如不合者不

年 月 日 具

背面填式

屍身 年 歲 身 面 續 縣 都 面 籍

年 歲 身 面 續 縣 都 面 籍

年 歲 身 面 續 縣 都 面 籍

年 歲 身 面 續 縣 都 面 籍

印拘

地旁之稟報雖至若至之呈狀未來此際或宜書而

不宜拘查者恐其諱命拘則開以多事之門若苦至

之狀既至倘不速行票拘則前此速報速呈謂何而

顧息後以從事也且拘之不速又何以爲速檢地故

呈後即拘者不但拘更身使之不致逃避其見証人

等亦須一併拘齊以候詳鞠

屍貴速檢非勒限嚴拘難免屍變之慮然差使未

飽人犯決不到官凡差俱然人命亦是爾爾故本

官平日嚴令肅有限必遵則命犯刻時可以耐

官即拘赴縣之法可行如其不然惟有一面票拘
一面近於本日遠於次日隨詣屍所當場喚問人
犯自不得不拘齊候檢應於即檢之否有當也否
則雖拘不即則誤檢驗屍傷不少矣

即問

不先究問而案檢者以遲制論故未檢之先有即詳
拘之例今日即問正遵例而詳鞠也欲檢死者之屍
首先問活者之口供蓋此際供詞必多真實所謂獄
貴初情初其初於此際矣據狀逐一取供命該吏一

一錄出既可以泰勘原狀又可以比對屍傷即問之

爲功不少也致死何因致命何處致傷何物下手謀

助何人以確供爲檢驗之據真情已得真傷自無不

得矣應問諸項約開于後

一問屍親與死者何屬

一問克犯與死者何辨

一問死者生前有無疾病

一問致死原因

一問傷痕

一問兇器

一問行兇畢命時日

一問何人下手

一問有無主謀加助

一問干証

問屍親何屬者。恐奸徒冒認屍親。駕命詐許也。問克犯何種者。恐係親屬。比凡人罪有加減也。問生前有無疾病者。恐借病死之屍。誣指詐害也。雖屍親未必肯供病死。依法檢驗。何所不得。若堅供無

病而檢驗係病死

誣詐自難追究矣

問致死根

因者人命除病死外。皆有根因。如謀財爭產。報仇雪憤。因盜因姦之類。雖戲誤過失。亦有致此之因。抵命不抵命。全在究問根因。明確若誣指或不確吐。其何以爲信案乎。問傷痕者。傷之輕重。關挾致命不致命。尚須檢驗。而傷有幾處。何處先傷。何處後傷。則可預問而知也。問兇器者。先問有無。次問是否此器。兇器未獲。必須當時追出。卽有矣。而未

是。何以比對傷痕。除手足外。其餘金刀磚石棍

棒之類。皆爲他物。卽是兇器。問時日。行追時傷痕

若對則兇器真矣。問時日者。白晝晝夜。各有罪名。

而保辜又有有限內限外之分。其辜或正在當時。或

逾幾日。蓋論罪每關乎時日。人致死外

二人以上。須分下手先後輕重。問必置

真確也。前既問傷痕幾處矣。此則詳問某處係何

人下手。某處係何人下手。先後不煩再問。而首從

因之可見矣。除戲殺等皆無謀助。如謀殺及同謀

共毆人。則有造意加功元謀之人。况條例內如謀

殺則云凡

問謀殺人

果有詭計陰謀者。方以

逆意論斬。助毆重傷者。方以加功論絞。謀而已行

入贓見獲者。方與強盜同罪。毋得據一言爲造謀

指助。勢爲加功。坐虛。賊爲得財。一概擬死。致傷多

命。如同謀共毆人。因而致死。條例內。則云除下手

擬絞外。必真係造意首禍之人。方以元謀擬流。毆

有重傷而又持有兇器者。方以合例問遣。其但會

與謀而未造意。并有重傷而無兇器者。有兇器而無

重傷者。毋得擬擬流。成之類。問亦胡可少也。倉皇

一問雖日未逮招承然萬耳萬目之下或亦稍露
情形耳若干証者必親見其人行兇目擊其人下
手實親其人加功助力起釁何由致死何事干証
必有所知雖其間或知而不見或見而不知或知
之既真見之又確詢問之下度非僞口察非買求
則前此諸項何一不當惟干証是問也

卽檢

律罪不卽檢所以防屍變也而卽檢之爲初檢也亦
甚明矣人命全憑初檢初檢卽須定執要害此時若
一粗忽則何處致命何人抵償不但將來研訊之下
徒多拷掠且開後此以覆檢之端夫人命至覆檢生
口游移死屍變換拆骸蒸肉慘淡橫加竟不如初檢
時真情易得真傷易辨也除自縊自殘及病死等照
例不檢外凡謀故殺毒等屍俱於問供之後帶領件
作親詣屍所或打量四至擗出新搭棚厰令件作將
原控原供傷處檢明報檢官弗避臭穢親爲逐一
檢驗傷痕逐一比對克絕逐一責認下手必須傷真
器對下手無疑方用硃筆將致命傷痕親填屍格備

傷痕稍有參差尚宜細心檢確此際若肯耐心細檢
省却日後多少推敲原傷既檢得實而原傷之外如
頂心殺道等處亦須檢報有無他傷後開屍格登
填勿致遺錯從來獄貴初情檢驗之初不得其情將
何以定其獄乎甚矣初檢之不可忽也

今之論檢驗者皆言狀至卽先驗勘其大畧逾半
方檢勘其詳確其於律文條例罔有未合者律嚴
初檢故未檢之先有詳勘不聞未檢之先有勸驗
若以先驗爲初檢先驗何不卽勘詳確若以先驗

不彀作檢何必多此一番查看况律於初檢尤嚴
卽檢若先之以驗後之以檢曠延時日非卽檢之
謂矣夫檢而曰卽此檢已居最初安得更有所謂
勘其大畧者以居此初檢之先若曰姑且驗之以
待檢是不顧致令屍變之律文姑且待屍變而後
檢矣律文不卽檢驗之卽字專訓初檢卽字之義
貴在速檢可知至條例中隨卽親詣屍所此卽詣
之時正卽檢之時條例亦貴速檢可知律例俱貴
速檢又安可多爲此先驗後檢之層次而姑徐徐

云耳。凡律言初檢復檢。單舉檢字處。包有驗字。在內。驗不在檢之外。又豈得居檢之先。如去檢報後。繼以細驗。亦檢之時。用驗非驗之後。用檢藉曰。殘瘡病溺等屍。雖有不檢免檢之例。夫檢固已矣。而人命關天。豈有不為一驗。然於不檢之屍。慎之以驗。則可於應檢之屍。先之以驗。則不可也。先驗後檢之說。不但炎天屍肉易腐。難檢。即非炎熱。速檢之。傷痕與緩檢之。傷色。遲早終有不同。況檢速則人心雖曰易變。而一時莫掩。迅雷之耳。即檢之。

下所得皆直。後來平反。總不能逃此初檢屍單。此其所以重即檢。此其所以慎初檢也。初檢尚須即檢。又何先驗後檢之姑徐云耳哉。先行相驗。驗後另示檢期。誠不知律例為何物矣。獻猷君子幸勿蹈之。

俗皆錯認檢字為檢骨之檢。故於人命不敢輕易用檢。而因有先驗之說。殊不知屍久無肉可檢。然後不得已而檢其骨。若照律不待屍變而即檢。則屍皆肉屍。何至有檢骨之慘。即或日久枯骨僅存。

檢骨亦有之矣。然此固偶然之檢。而不當與平常檢驗肉屍一概論也。平常檢驗肉屍。不過檢照其傷之幾處。檢查其傷之要害。凡檢驗驗實。即是檢也。豈必檢骨而後謂之檢。況檢字與驗字通用。書曰。簡在帝心。簡。簡也。字義原無際。不得作折骨之折字解也。又何得單指折骨言乎。驗字右字。馬同檢字。俱有念字。義金字。本無深文刻義。而必認檢字為檢骨乎。乃不明律義。復不明字義。錯認檢為檢骨。條法不忍遽加。遂必以驗先之。而以檢後。

之夫。檢即後於驗。究有不能察檢之處。則何不究問明確。應檢者。赴其屍色未變。而即檢之。之為愈也。檢驗果遲。則屍傷未變。條法自可不加。速檢正欲不致候檢耳。由此觀之。檢原非條法先驗。以至遲久屍變。而後檢。烹蒸等法。不得不疊施互用。乃其所以檢也。向來將檢字錯認。是不知不即檢。驗致令屍變之律文與律義也。顧仁人君子於此八字深思而得之。則檢字自不致錯認矣。至於人命非身首異處。肢體割裂者。不檢不償之說。尤屬荒謬。

不經設所告原誣及雖感無致命傷死因則故者其狀供鑿鑿不容不檢檢後方知不然此豈皆檢後必償者歟且有如立舉身死之謂也實不異處肢體不割裂者償乎不償檢乎不檢猶如檢字創為此說不知本自何典自誤誤人實為不淺矣

附覆檢

人命重初檢初檢詳慎屍傷得實則自不致再煩覆檢設或原被曉曉或要害未確定執或奉上司駁檢不得已而加之以覆更須其詳其慎另換件

卷第一

卷三

三

作細心檢驗務求真確以定從前之案倘有毫髮冤情其咎重於初審蓋獄情不始於覆檢而死刑定於復檢也況人命不許三檢檢至於覆已到盡頭亦安可不用心確檢耶

屍格

某府某縣 年 月 日檢驗到 屍形

一仰面

頂心防有

偏左

額顙

兩額角

兩眉

兩眉叢

兩眼睛開閉全

兩腮頰

兩耳

兩耳輪

兩耳垂

兩耳竅看孔

鼻梁

鼻準

兩鼻竅看竅

人中

上下唇吻

上下齒

舌如自縫有無

舌抵齒吐露

咽喉有物無物

食氣額

兩欽盆骨

兩肩甲

兩腋

兩胎膊

兩胸肱

兩手腕

兩手心

十指

十指肚

十指甲縫防有物看

兩乳

兩乳下乳旁

心坎

兩肋

兩脇

兩腰

兩腰男莖物腎

兩腿

兩膝

兩膝女陰戶

兩腿

兩膝	兩膝肘	兩腿腕
兩腳面	十趾	十趾甲
一合面		
腦後致命	髮際防有	耳跟防有
項頸	兩臂膊	兩肘肘
兩手腕	兩手背	十指
十指甲	脊背	兩脊脊
兩後肋	兩後脇	兩腰眼
兩臀	殺道有物	兩腿
兩脚膝	兩腿肚	兩脚踝
兩腿跟	兩脚心	十趾
十趾肚	十趾甲縫	
致命傷痕幾處		
某處方圓斜長若	某處云	
對眾定驗得某人委因	被某物於致命	
行兇器使若干件	某物云	
某物現有某處或		
某物已丟棄無存		
檢兇人等		

正犯	千犯	千証	隣佑	保長	屍親	伴作	右件前項致命根因中間但有脫漏不實扶同捏	合增減屍傷檢驗官吏人等情甘果責無辭保結
是實								
年月	日司吏某	首領官某	檢屍官某	各押				
一將屍仰面驗得某人年約若干歲量得身長若干								
尺寸而體肉色如何脂肉陷與不陷頂心并水道								
頭髮髮慢髮長若干用手分開驗得顙門有無								
他故								
知頂上有夾瘡癰痕頂心或偏左偏右有傷一處								

皮破血出流盡或青紫色或腫或浮皮破或帶膜與不損量得長潤淺淺圖同腫高分寸或係手足或他物或磕擦隱疔所致各各辨說

檢得頭額兩額角兩太陽穴兩眉兩眼微合用手分開驗得雙睛有無他故

兩頰腮一鼻梁兩竅裏外唇上髮長若干口角通上相連唇各長若干唇上下微開舌出與不出或舌出若干分寸有無涎沫用手掌開口揣捏得舌齒有無他故

第廿一 傷

四

逆用銀針探入咽喉良久取出見得有無變色類上髮長若干如無髮亦須聲說額上下連項至咽喉揣捏食氣系壅與不壅兩缺盆有無他故兩肩裏兩腋裏兩臂裏兩腕裏兩手肘兩手掌十手指并肚有無他故

兩肋裏兩脇裏兩乳至前心肚臍上下至陰囊用手揣捏得兩外腎子并莖物陰門有無他故兩膝裏兩大腿兩膝蓋兩膝腓兩腳腕裏兩踝兩脚十指甲有傷依上聲說如無即云無他故

一將屍合面檢得腦後髮角散與不散用手解開量得是何頭繩長若干用手分開揣捏有無他故

兩耳後髮際至項兩肩外兩腋外兩膊外兩手腕後兩手背十指連甲有無他故

至脊兩腓兩肋外兩脇外至腰兩臂片至穀道有無他故

兩膝外兩腿外兩腳腕兩腿肚兩脚腕外兩踝外兩脚跟兩脚板寸趾并趾有無他故如弔縊者身痕面與不腫如不腫聲說不腫分寸驗至穀道有無糞出腸凸不凸

第廿二 傷

五

四

一定驗得本屍全身上下所傷除不係致命輕傷外面色微黃腫肉不腫之類據某處有傷一處何物損傷長闊各若干分寸深若干分寸骨損與不損有無血汚或驗得無傷止有青腫係最重委是此處係要害虛怯如何致命仍指定是與不是要害去處若係數處被傷中風身死即指定端的因是何傷處致命

若因別病及他故死者即指定的確致命根因備細聲說

一將追到行兇致命毆仗。比對傷處。定驗有無。相聞開說名件。量得大小長短。丈尺分寸。辨得係是。應

用軍器。或金刃及他物之類。封記貯庫。

一檢驗到公身。脫下衣服物件。於後。如有血污。或刺衣服上有血污。及札破某處。長闊分寸。係某物所破。比對在身痕跡。有無相同。檢官將名件。登記。付合屬官司。收管。其無照用衣服。就便。付合干人收管。

有照用衣服。開名件。

無照用衣服。開名件。

年月

日

第拾一

卷三

四

即詳

未檢之前。尚無真確情由。不必一概詳報。以滋多事。檢後。傷真抵確。難免具詳。即傷未真。抵未確。荷屬疑難。亦須詳報。緣由。以俟審定。蓋初詳不叙。供招不議。罪名。惟具由中報而已。先叙地方稟報云云。次叙苦主具控原詞云云。蓋此該早職立拘一千人犯。詳鞠致命情由。隨帶伴作親詣屍所。檢驗屍傷。俟審確。招詳外事。聞人命。理合備由報明云云。至報告等日期。逐一叙明。勿得遺錯。此命案之第一詳。所謂由詳是。

也。止須。轉捕。決。罵。勿。致。說。煞。為。如。

即審

即審者。檢後。即掛牌聽審也。前問雖明。前檢雖確。而致死。根因。傷痕。証佐。一有未合。則何以成。招定罪。為生死無寬之案。故檢後。即須確實。審問。有不同。問者。未檢之先。令其實供。據供。驗傷。而屍傷。乃實。審則前供之。或。有未盡之情。必須研訊。其細微曲折。以便於成。招定罪。或。便於原情。兇疑。而是非。始定。故必於是處。審其至是。而無非。非處。審其果非。而無是。如

第拾一

卷三

四

同謀共毆。而不知誰是下手重者。有同謀殺人。而莫定誰為初造意者。有甲行兇。苦主與乙仇隙。而妄執乙行兇者。有乙行兇。而令在下之人。承當者。種種未易枚舉。豈得不細審。前後而一一明允。無異乎此處。畧有異同。即是矛盾。務期於此。審一審。辨駁明白。庶於生死。兩不含冤。

招詳。又須。覆檢。覆詳。

招詳者。所犯之事。已經承認。叙其承認之招。勘以應得之罪。而詳請於上臺也。招詳與由詳不同。由詳止

謀則罪在謀殺彼招曰限則罪在開毆因招而詳議其罪名是人之生死出入惟視此招後一詳矣豈得真由詳並論乎招由招眼凡叙招之法非獨人命爲然故招式另行附收但詳內之勸乃勸此招也招不實不確則南山可移此招亦終可易據招加勸招較勸爲獨重故不善言勸而獨言招耳加勸止期明白叙招最要乾淨詳以招名獄者其深恩之

一、

聖

招詳後必有一駁或不止一駁駁非上臺之刻凡譴罪大案動關生死所無一詳遽允之理即使招議萬妥無可乘之隙而亦逐層駁出者非故開人以疑竇也欲審疑實以成信案正不得不爲此駁語耳有駁不可無審而駁審之審與檢後之審又自不同止須將奉駁處情節逐爲審正其前招內所不駁者固不必重加問逐也

審照駁處審覆亦照駁處覆須將所駁滲漏處研取

確供復具簡明切實看語詳覆密見有將上司批駁情節反置不論仍將前供前勘朦朧詳覆甚有招中光擬重辟後改軍流搶前眼目仍是重辟並不照後出之看參酌改正不知招中空隙不盡上司駁語不了經年累月不能完結由此而遲誤限期致干參革由此而或出或入致煩議處者往往因之矣故上司批駁情節不明者止審情節疑傷欠確者止驗屍傷照限勘明申覆庶契牘不煩而冤枉可雪

一、**總論**

空

律例保不明言驗埋惟盜殺免檢者有官與相視給親埋墓之說相字卽驗字義也以此推之則凡不檢免檢之屍官固應與驗埋此新例內所以有驗屍及相驗往驗等文也夫人命非一概不當驗也但問後應檢者卽與親檢無失之以驗之例至問無別故者既驗而不煩檢耳故凡自盡別無他故及准與免檢等屍究問明白之後雖非應檢親與驗埋亦鄉重人命併杜後詞之深意也然此等驗埋人命地方不許不報而印官則不必概行詳報如自縊但取作作八

字傷痕等結狀。宛親隣人等。無不。下。付。結。及現。現。狀。存案。足矣。命不成。實。中。之。

驗埋之屍多在自盡。自盡除無別情。此有。感。遇。狀。百結。埋。獨。輕。於。諸。殺。人。命。故。驗。而。即。埋。不。及。於。檢。也。然。驗。埋。之。人。命。又。不。止。於。自。盡。而。自。盡。人。命。亦。有。不。止。於。驗。埋。者。如。病。死。或。火。燒。水。淹。跌。跌。壓。及。凍。微。雷。震。虎。咬。等。屍。原。非。自。盡。可。比。據。報。恐。有。別。情。不。得。不。為。往。驗。是。驗。埋。不。止。於。自。盡。矣。如。自。盡。雖。有。實。跡。而。驗。時。或。有。致。命。重。傷。則。此。致。命。傷。痕。仍。須。用。檢。

為故第一 則元

者有之。是自盡。又不止於驗埋矣。且自盡。病。死。等。人。命。或。詐。財。或。仇。害。其。狀。俱。多。砌。絕。大。題。目。本。須。一。驗。即。埋。而。滿。紙。哀。情。不。怕。問。官。不。檢。也。總。之。有。檢。之。法。不。可。無。驗。之。方。故。洗。冤。平。冤。無。冤。等。錄。並。採。於。後。以。為。檢。驗。者。細。加。參。究。可。也。

命案集說

檢驗除搭服外。不許私派別項。至虎手。不論真偽。須。要。着。人。圍。護。或。鎖。在。轎。前。恐。防。屍。家。打。降。既。離。結。局。亦。不。雅。觀。

檢驗後。立即收屍。既免死者之暴露。亦阻若主之吹。求。必。檢。驗。官。親。自。看。收。否。則。嘆。嘆。致。滋。弊。竇。

簡驗人命生死所關。縱之則死者含冤。誣之則生者。受枉。非細故也。故初簡者。須是不避臭穢。先驗有傷。無傷。無傷者不必簡。有傷者註定處數。然後付之件。作。如。件。作。蒸。過。後。從。新。報。有。別。痕。亦。註。定。處。數。待。件。作。報。完。則。問。官。來。尋。焚。香。親。至。屍。所。細。看。至。若。復。簡。估。骨。氣。息。漸。盡。葬。在。依。稀。尤。當。親。看。蓋。件。作。頭。一。次。所。報。之。傷。必。藏。底。稿。某。處。紫。紅。某。處。微。紅。某。處。血。陰。

為故第一 幸

萬一後次再使伊簡。則照稿供報。即另換件作。新來。件。作。至。前。件。作。處。買。稿。又。或。招。書。計。錢。私。通。後。來。件。作。抽。屍。格。賣。稿。就。令。官。府。精。明。特。將。新。件。作。鎖。在。轎。前。而。後。來。件。作。必。有。同。來。之。人。早。向。兩。家。講。價。原。告。行。賄。假。者。供。報。多。傷。被。告。行。賄。真。者。供。報。傷。淺。以。致。假。及。成。真。真。及。成。假。此。無。他。只。問。官。不。細。心。親。驗。之。故。也。今。後。無。論。初。簡。覆。簡。俱。要。親。看。如。十。分。不。能。看。將。其。中。弊。竇。處。一。看。真。偽。自。明。錯。報。者。重。責。件。作。問。罪。知。弊。自。絕。矣。

人命全在利箭然新血屍傷痕易辨枯骨傷痕難辨腐爛傷痕尤難蓋透骨之傷必須棍棒鐵石手足之傷止及皮肉共入骨者必淺惟初死皮肉上血暈則然至腐爛時傷處不傷處俱是一色細辨亦未必真故檢驗宜速勿致屍變爲第一要旨致命重傷當致命要處死於登時或三日之內原告干証定執某物毆某處只宜於所毆之處驗其傷痕既免死者翻屍又免生者冤誣何則人生一世自少至壯或失足踏跌或疾病捶按或生瘡被擊或負重著堅血不流行傷輕與新傷著骨則紅日久則消重傷與久傷著骨則青終身不散試將病死之人細一蒸刷果全身一付白骨則簡驗真足憑信近日問官全不理會原告證人本說耳根一下打死而渾身檢驗動數十處傷痕上司以傷痕不對爲駁詞問官增毆打情節爲此刻有左右傷痕尺寸青紅不差分毫者如以爲毆豈兩手執一般克飽而對擊乎有昏夜醉後群毆而定執某人打某處者雖毆者亦不能自知其所毆之處不能自記其所毆之數而况證人乎

大抵共毆只坐毆人因由簡傷只重原傷的處其刻舟膠柱致有冤情亦毋含糊摸稜致多駁案凡檢驗屍首指定作被打後服毒身死及被打後自縊身死被打後投水身死之類最須見得親切方可如此定執世上多有打人後以藥灌入口中誣以自服毒者亦有死後用繩吊起假作生前自縊者亦有死後推在水中假作自投水者一或差誤冤枉匪輕苦主有不願驗拆屍骸親遞攔詞非立時慘殺者令其議明斷給燒埋若奉上行者卽具詳請詳文內口供看語須要輕活庶幾上司批允使從民便其攔詞公議燒埋領狀粘卷存案凡檢驗文字不得作皮破血出大凡皮破即血出當云皮微損有血出官守戒訪外事惟檢驗一事若有大段疑難須體訪以合之庶幾無悞如聞毆限內身死痕損不明曾使醫人師巫救治之類卽多因病患死若不訪問則不知也第訪問必須知人善任否則適足自悞人誰不愛其生乃至輕生自盡無聊之人其有以利

和若已經上司招內亦不必說出講和止將屍傷致命處改輕苦至既不就上司自允彼此皆得不死若拘執一定恐老幼奔馳衣食不給死者之冤未必雪兩家反有拖累之憂此不可不知也然須斟酌不可一概如此

人命可疑獄最多有黑夜被殺見證無人及屍無下落者只宜案候密訪偵毋自恃摘伏之明疎成附會之欺昔京師一家被盜殺其全家止如子荷花獲免法司以荷花同姦夫殺之也坐凌遲處決後盜出問

賞皆得罪夫一身榮辱不足計但死者抱冤受慘惜哉

疑難人命切不可信口證一面之詞蓋中證多係買求又有親誣死黨一聽其言生死俱冤又不可或於採訪致起奸弊但忽至原日相毆地方降佑老弱皆目擊者細審數人真偽自見

問理人命切不可避嫌受囑及執定成案如富家人命其事若假不妨開豁若從重擬雖遠爪李萬一其入覺似亦何辭以謝之我無辜夜之事人是不以此

相疑若聽人之囑輒入人死天理人心必有報應至原問擬死上司已允我若實見得非慎毋曰恐傷上司同察之心即日姑待來者使來者亦云此因終無生理矣但須委曲不重傷原問者之心乃有濟也人命若真自然抵償但初問時不必求之太深發之太暴恐苦主棍徒因而挾騙如兇手自盡便可抵又不必深求一步近日多有捏作某人致死又擬致死者之罪從此多事矣

問官太不重人命則勢豪以人命爲兒戲太重人命則刁民又以人命爲奇貨只須平心問理真者償傷者出全虛者反坐乃不滋弊

一刁民告人命多牽告婦人或作因姦或作見証大意欲敗人閨門又以有力之家難於婦人一出便與買和今後人命狀內不許牽告婦人即果與婦人相關初問亦不必出如有原告差人因而挾騙者究責直待審後必俟對質然後出理人命多係棍徒起滅硬証人命若假止罪原告若輩亦何所儆今後凡告人命不實者原告反坐中證以

起滅詞訟論柳號發落

克俗之民。以人命爲奇貨。但死一人。扛屍上門。毀人門戶。碎人房屋。勢同狼虎。又棍徒扛幫謀和挾詐。曾未入官。而家已破矣。須平日預示。今後凡人命。不待告官。擅自扛屍打搶者。先治打搶之罪。後問人命。敢有扛幫挾制者。與犯人同罪。

悍地人命。多係棍徒合黨。或打手行兇。今後凡有人不安生理。成群結黨。使酒撒潑。打街罵巷。因而致死人命者。除爲首依律抵償外。爲從者盡法責治。然後

問擬應得罪名。即被打之人不死。亦柳號問罪。今打重創甚

人命有毆殺有放殺有謀殺。毆殺謀殺者。殺易辨。故殺者稍難辨。若謂其有心。誰能誅其意。若謂其商之人。則謀殺矣。然殺人賴人者。皆謂之故。則有心之說是也。但要憑據。如平時原有深恨。因忿打死。及刀鎗殺人。放殺也。蓋刀鎗非常試之物。以此行兇。便有殺人之心矣。然事無的據。不如以毆殺論更便。群毆人命。莫辨輕重。若有父兄子弟在重主使者。若

係平人。則重在首廟矣。

人命定主。使必其人。果與某爭。果喝令子弟家人毆打至死。方可謂之主。使遇來家人毆死人。則訟者舍山賤而告尊長。其實家長父兄一面未見。大都皆詐局也。若家長父兄不在。則家人子弟自以私忿爭打。便可當時開釋。即所爭者。爲家長父兄之事。家長父兄果在彼時。實未至使。此亦可當時開釋也。若未至使。但袖手旁觀。此不能無罪。然擬之不應足矣。切毋爲奸人路擊。

假命告檢。必須殷以坐誣之罪。庶使刁風稍息。至於檢驗。斷宜親詣屍場。萬勿吊屍就檢。有謂厝至厝來。檢屍場上者。不但違律。悖例。亦且大不似民。

檢驗摘要

檢驗須帶好阿魏一硃。諸屍塲坐于上風。若屍壞爛。今多燒著木皂角。方諸屍前。檢畢約二五步。令人將醋潑炭火上。從上行過。其穢自然去矣。多備葱椒鹽白梅。更帶砂盆并槌。以便研用。屍首或在屋內地上。或牀前。或屋前後露天地上。或在山嶺溪澗草木上。並先打量。屍所在四至。高低遠近。離某處若干。先刺在身衣服。自頭上至鞋襪等。逐一抄創。有隨身行李。亦開名件。先乾檢一番。次以

屍檢第一

卷三

素

皂湯洗滌垢膩。又以水衝洗潔淨。若有青黑去處。將水滴上。是痕處則硬。水住不流。否則軟。水即流去。次用藤連白紙。襯屍厚鋪如法。用糟醋權屍。仍以屍衣覆之。煮醋酒澆淋。以薦席卷一時。俟屍體透軟。揭去衣薦。用水沖去糟醋方驗。不得信。作止將酒醋潑過。

屍首回縫。頂心額門。乘枕兩額。太陽髮門耳根喉下。及胸前乳脇軟肋心腹小腹陰囊。主辜殺道。婦人陰戶孔旁。並係虛怯要害致命處。若一處有痕損。令件

作指定喝起。其傷處須細量長闊深淺大小。辨致命根因。

傷色紫腫者為最重。紫赤腫者為次重。赤青又次。青黑則久。紅紫為新。初春與冬月。宜用熱煮醋炒糟。仲春與殘秋。宜微熱。夏與初秋。宜溫。冬屍僵凍。糟醋雖極熱。倘屍體不能透軟。當掘坑深二三尺。依屍長短。坑內用柴炭燒紅。以醋淋之。使氣勃勃。然方連權移法物。薦捲屍置坑內。仍用衣服覆蓋。再用熱醋淋坑兩邊。復以火烘。約

屍檢第一

卷三

李

透去火移屍檢驗。痕迹未見分明。用糟醋潑屍首於露天。以新油絹或杭州黃油新雨傘更佳。罩定欲見處。迎日照驗。即見陰雨以壓火。或熱炭隔照。此良法也。若仍隱而不見。以白梅肉加葱椒醋鹽糟。同研作餅子。烘極熱。襯紙烙之。即見。

婦人

檢驗婦女不可避羞。辨是否處女。令穩婆去指甲。用綿紙裹紫。探入陰門。有黯血者是處女。無則非。婦女

俱驗陰門恐有他物。或入刃於腹。若離皮淺。肝下微有血沁。深則無。其他要者。同男子檢驗法。果否有孕。令穩婆以手拍心下至肚臍。有孕則堅。無者軟。孕婦屍埋地密。因地水火風吹。屍體脹滿。骨節縫開。其胎逐出。無克錄中。詳未明地。亦有此者。

四時變動

春二月屍經兩三日。口鼻肚皮。兩脇胸前。肉色微青。經十日則鼻耳內有惡汁流出。肚皮胖脹。肥人如此。若久思憂勞人。半月後方有此症。

卷第十一 季五

主

夏三月屍經一兩日。先從面上肚皮。兩脇胸前。肉色變動。經三日。口鼻內汁流。蛆出。遍身胖脹。口唇翻皮。膚脫爛。蛆起。經四五日髮落。

暑月暑屍損處。浮皮多白。不損處却青黑。不見實痕。設若避穢止。據見在檢過。往往誤事。稍有疑處。浮皮破損。須要剝去。如有傷損。底下血瘀分明。更有暑月九竅內未有蛆虫。却於太陽穴髮際內。兩脇腹內。先有蛆虫。必此處有損。

秋三月屍經二三日。亦先從面上肚皮。兩脇胸前。肉

色變動。經四五日。口鼻內汁流。蛆出。遍身胖脹。口唇翻脫。起經六七日髮脫。

冬三月屍經四五日。肉色黃變。微變。經半月以後。先從面上口鼻。兩脇胸前變動。

或安在濕地。用薦席裹角。埋瘞其屍。卒難變動。更詳月頭月尾。按節氣定之。

盛熱屍首經一日。即皮肉變動。作青黯色。有氣息。經三四日。皮肉漸壞。屍脹。蛆出口鼻汁流。頭髮漸落。盛寒五日。如盛熱一日。時半月。如盛熱三四日時。

卷第十一 季五

主

春秋氣候和平。兩三日。可比夏一日。八九日。可比夏三日。

人有肥瘦老少。肥少者易壞。老瘦者難壞。

南北氣候不同。山內寒暄不定。更在臨時。變通審察。

屍首異處

凡驗屍首異處。先令屍親辨認屍首。打量頓處。四至訖。丈量首級。離屍遠近。或左或右。或去肩脚若干尺。寸。支解手臂。脚腕。各量去屍遠近。却隨其所解肢體。與屍相安。首與項相湊。圍量分寸一般。係刃物斫落。

若項下皮肉捲凸。兩肩井聳皺。係生前斫落皮肉不捲凸。兩肩不聳皺。係死后斫落。

檢壞爛屍

用水衝去蛆虫穢污。皮肉乾淨。未可用糟醋。頻令新汲水澆屍四面。被打或刃傷處痕損。皮肉作赤色。深重作青黑色。貼骨不壞。虫不能食。

滴血

生血見醃醋無不凝者。故以盛鹽醋之器。滴之則令不可不知。

檢數第一

檢骨

屍久消化。法應檢骨。前後次序。不可不知。更有男女不同之處。亦宜詳列。

人身三百六十五節。按一年三百六十五日。

男骨白。

女骨黑。

髑髏骨。男子自項及耳並肩後共八片。肩後橫一。後橫一。正下至髮際別有直縫。婦女止六片。有黑。

齒有二十四或二十八。三十三或三十六。

胸前骨三條

心骨一片狀如錢大

項脊骨三節。自項至尾間骨二十一節。共二十四骨。上有大椎骨。俗名琵琶骨。

項後左右有銀匙骨各一片。俗名琵琶骨。

肋骨男各十二條。八長四短。女十四條。

男女腰間各有一骨。大如掌。有八孔。作四行排。

手肘骨各二段。左右手腕左右腋肘骨。

兩膝頭俱有髌骨。隱在其間。大如指。

手肘大指并腕第五指各二節。餘十四指各三節。

尾粗骨如猪腰子。仰在骨節下。

男子綴脊處四兩邊有尖瓣如稜角。周布九竅。乾

數也。

女子綴脊處平直。周有六竅。坤數也。

小便男女俱二竅。

自縫。

繫縛處。交至左右耳後。其裏不交。加入字。其文必血。

微淡。服合。屏開手。握而垂。齒露。大指指。脚尖直垂。

下口吻。兩角。前。有。髮。上。血。瘡。如。灸。底。至。小。腹。

陰下青黑色。前。遺。濁。骨。有。血。一。二。點。

縊在喉下 口開舌尖出

縊在喉上 口閉舌抵齒

痕深 脚虛人肥 繩勒緊

痕淺 脚實人瘦 繩粗懈

全幅吊帕 痕迹狀

不論吊掛高低牀椅船艙皆可致死 見情懸頭傾身 倒臥斜斜不至

髮際

因患在牀仰臥自縊 服合唇開齒露舌咬出一分至二分肉色黃形腫髮拳握臂後

有黃出左右手內多是把自縊物色至緊聚死後 只在手內並兩手拳相去幾寸處下痕迹紫赤結

為數第一 案三

縊在喉下 分數較深

活套頭死套頭 先掛繩套後入項下項一入套掛下 即死脚到地并膝跪地者亦可死

單繫十字縊 先繫繩於項後復以物掛自繫高處搭 死故須有繫處塵土痕跡所踏甚物多高果能自

繫方是若繫處高不能禁所踏之物不能及者定 是別人

是別人 縊者先將繩帶白經項下一二道高繫垂身致 縊繞者然其聚高處入頭繩內更經一二道插入

物於死者然其聚高處入頭繩內更經一二道插入 變態不交下 一路平繞項下周匝須兩存其優聲

說明 被解而死 肚腹口不咬舌臂後無痕

移屍外掛 有兩痕原痕紫有血痕形淡白無血痕

大烙痕作縊死 痕色紅或焦赤帶濕

久手不解日久壞爛肉潰見骨者繩必入慣手旋骨 自縊屍先看其甚地方用甚物縊死 弔縊處能否

勝任所著衣服新舊打量四至甚物而背視向甚 處用甚物踏上下脚有無懸空繫處塵土會否移

動上量頭懸去所弔處相去若干尺寸下量脚至 地相去若干尺寸或所縊處雖低亦看頭上懸掛

索處下至所離處並量相去若干尺寸對眾解下

為數第一 案三

扛屍於露明處方解脫自縊套繩驗明是何繩索 物色通量長若干尺寸周圍喉下套頭繩圈長若

干項下交圈量到耳後髮際起處測候橫斜長短 然後依法檢驗

若泥雨須看赤脚或着鞋踏上處有無印下脚跡

縊曰自縊殘曰自縊非人所為即有或通自官 司理論故律例皆止於驗明埋葬而不究所以軍

輕生也倘一究之則輕生而害人者多矣

勒死 生勒死起者稍難辨

被人勒死口眼闔手散髮髻寬腰下血脈不行痰涎

抵齒項有

指印痕

隔物背後勒死雖亦不交其多平過色極黑

被絞勒喉下死痕結在項後兩手不垂垂亦不直

凡被勒身死人須看屍身四畔有扎磨痕跡去處

或有束縛手柳腳踏痕

溺死

溺死男仕女印頭面印手足向開口合眼閉閉不定

溺死男仕女印頭面印手足向開口合眼閉閉不定

溺死男仕女印頭面印手足向開口合眼閉閉不定

溺死男仕女印頭面印手足向開口合眼閉閉不定

溺死男仕女印頭面印手足向開口合眼閉閉不定

溺死男仕女印頭面印手足向開口合眼閉閉不定

溺死男仕女印頭面印手足向開口合眼閉閉不定

溺死男仕女印頭面印手足向開口合眼閉閉不定

溺死男仕女印頭面印手足向開口合眼閉閉不定

溺死男仕女印頭面印手足向開口合眼閉閉不定

溺死男仕女印頭面印手足向開口合眼閉閉不定

處便仕如稱見其落水便問當時會否救應若會

救應便問其未出水時已死或救上岸方死若經

時日便問為何當時不報

溺井者問如何知道井內有人初見時已死未死

若云未死為何不救其屍未浮如何知道若在屋

內之井即問身死人自從早晚不見却如何知在

井內井內有人其井而

量水深淺水面至岸測候各若干或在溝澗亦量

上下丈尺水深三四尺皆能淹死

初春雪寒經數日方浮與春水夏初不同

暴落水淹死看失脚處土痕高下及量水深淺

水中窄暗難以定驗許移近便處開說原停移動

緣由亦須再量四至遠近番復檢驗

被打氣急投水或毆後誤跌落水與生溺同屍格

具出受毆傷痕須將入水原由聲說要客雖有重

傷墓內平復以他故死者止依毆傷法今既是落

水身死雖有重傷實以水淹盡命律不抵償

改屍

跌死。兩手不舉。或溺汚內衣。
生前打死。至重者。新色紫黑。腫大。重者紫赤。然腫
許稱打死。將背竹篾火烙死。屍成痕。但髮焦。髮平
四圍青色。一片不腫。便。十里。一名。千里。及
生道傍。籬落間。葉刺。而原。可。葉。黑。病。風。何。花。可
染指紅也。黑。錦。紫。成。成。青。黑。色。用。木。條。夾。住。肌
肉。以。強。盜。繫。之。令。紅。腫。成。條。詐。作。棍。傷。但。虛。腫。不
硬。皂。碧。五。指。綠。木。等。製。造
淺。淡。青。紅。等。色。亦。不。腫。硬。
買。屍。做。傷。同。上。驗。

件。作。以。茜。草。殺。醋。內。擦。傷。痕。卽。不。顯。以。甘。草。汁。解
之。若。用。茜。草。作。膏。子。染。骨。變。黑。亂。真。亦。無。血。坤。

萬敵第一 卷三 无

總之。毆打。重。痕。腫。硬。者。肉。貼。骨。上。水。冲。不。去。甲。割

方脫。肉。貼。處。自。有。皴。痕。可。驗。

他物打。木。器。傷。骨。長。磚。石。傷。面。而。不。穿。或。失。而。三
而。大。或。細。長。不。等。骨。碎。血。痕。深。入。或。透
骨。表。現。色。赤。赤。更。紫。或。赤。紫。兼。青。黑。

拳打。痕。方。圓。

脚踢。比。來。痕。大。

物磕。未。破。處。痕。方。圓。破。亦。不。深。

有。致。命。之。處。有。致。命。之。傷。頂。心。額。門。耳。根。咽喉。心
坎。腰。眼。小。腹。腎。囊。此。達。死。之。處。應。後。額。角。肩。腔。背

後。肋。肋。此。必。死。之。處。肉。青。黑。皮。破。肉。綻。骨。裂。腸。出
血。流。此。致。命。之。傷。致。命。之。傷。當。速。死。之。處。不。得。過
二。日。當。必。死。之。處。不。得。過。十。日。若。當。致。命。之。處。而
傷。輕。或。極。重。之。傷。而。非。致。命。之。處。雖。死。於。限。內。當
推。別。情。不。可。一。槩。坐。死。况。死。於。限。外。乎。
凡。他。物。傷。在。頭。腦。者。其。皮。不。破。卽。損。骨。肉。若。他。處
處。或。是。左。邊。損。卽。是。兇。身。行。右。物。致。打。若。右。邊。損
卽。損。處。近。後。若。在。右。前。卽。非。也。若。在。後。又。慮。兇。身
自。後。致。打。

萬敵第一 卷三 无

打傷。皮。膜。相。離。以。手。按。之。卽。響。以。熱。醋。甚。上。則
有。痕。

被打。殺。死。須。定。最。是。要害。處。致。命。身。死。若。打。折。脚

手。限。內。或。限。外。要。詳。打。傷。分。寸。測。狹。後。定。是。將。養

不。效。致。命。身。死。而。顏。歲。數。時。時。詳。說。

有。因。爭。鬧。致。死。屍。上。並。無。痕。損。者。必。有。宿。患。氣。疾。

或。是。未。歸。以。前。先。曾。飲。酒。至。醉。爭。鬧。時。有。所。觸。也。

致。氣。絕。而。死。多。是。腎。子。或。一。箇。兩。箇。縮。上。不。見。用

溫。醋。湯。蘸。衣。服。或。裙。絮。之。類。卷。一。飯。久。令。件。作。行

意以解其文。則食系在前。氣系在後。夫肝謂食氣系者。結案式中。為食氣。類醫書中。人身有咽有喉。喉在前。通氣咽在後。咽咽二般。各不相應。喉應天氣。為肺系。下接肺經。為喘息之道。咽應地氣。為胃系。下接胃腕。為水穀之路。錯文見義。於洗冤錄有所不合。竊疑后人傳寫之際。交錯食氣二字。以致抵牾。反覆參考。喉氣類在前。咽食類在後。醫書足可徵也。予非好異而徵醫書。亦惟其是而已。

殺死

第廿一

卷三

三

痕。小刀斧銖刃長短分寸。斜正深淺。須看內外創口。大處為行刃。小處為透過。將原着衣服比對。如潰爛亦看衣服。

尖刃 斧痕 上闊長內狹

大刀痕 淺則狹深則闊

鎗痕 淺則狹深必透鎗其痕帶圓。或用竹鎗尖竹鎗痕。鎗着要害處。口多不齊。整痕方圓不等。

傷肚皮兩肋下 透過內膜則腸出

傷喉 深至何處有無方則不齊。氣系前否。斷絕有無血污。

傷頭面太陽腦角腦後髮際 有無新斷頭髮。傷頭面太陽腦角腦後髮際 有無新斷頭髮。

立死 指定要害致命

隔數日死 便說將養不效。因傷致命死

被殺死 口眼開頭髮寬。或亂兩手攢按。平上有傷損。

活人受殺 受創處皮肉紫腫。四時血粉。

支解 筋骨皮肉側粘。皮筋骨斷。

落首 項下皮筋骨突肩雙。

死後剖首 皮血不凝。處平廣皮不緊。細骨不露。

血水若檢。檢肉內。必無清血流出。

殺傷先明屍殺何處。是否刀刃等物。及生前死後。

第廿一

卷三

三

傷痕生前傷痕肉潤。花紋交出。瘡口皮肉血多。花

鮮色。所損透膜即死。若死後剖傷處。肉痕齊。肌肉

色乾白。無血花。甚入死後。血脈不行。是以肉色白

屍或覆。其右有短刀物。竹頭之類。自喉至臍下

者。恐醉倒自壓自傷。

持刀來殺。必相爭。競用手遮。手上必有傷。若有

來護者。背上亦或有傷。若虛怯要害處。一刀致命

手上無傷。審必重。

死

生前燒死 齒出 色黃 口鼻內有烟灰 手腳拳縮

死後燒 傷焦黑 口內無烟灰 有則在喉 頸內手足拳

老病失火 肉色焦黑 或極手拳 齒出 齒落 齒肉

打死燒棄無跡 究其何時有死 則除手拳 齒出 齒落 齒肉

柴薪燒令 燒死 則除手拳 齒出 齒落 齒肉

傷之處 燒死 則除手拳 齒出 齒落 齒肉

其形不傷之處 燒死 則除手拳 齒出 齒落 齒肉

在用火再為 燒死 則除手拳 齒出 齒落 齒肉

上全一人 燒死 則除手拳 齒出 齒落 齒肉

處草必深 燒死 則除手拳 齒出 齒落 齒肉

根氣終於 燒死 則除手拳 齒出 齒落 齒肉

燒屍 覆化 恐燒及其 屍即縮而起 坐 甚

在灰火中 先掃除周圍 灰燼 然後將屍 奮動 觀屍

着地處 有無 灰燼 燒損

若被人勒死 拋在火內 渾身焦黑 皮肉插殺 並無

指 焚燒 皮去處 項下有被勒 痕迹

屋上或瓦或茅 若被火燒死 屍在茅瓦之下 或

被人乘勢推入 燒死 屍則在茅瓦之上 兼驗頭足

亦有 向 下

湯癰

湯傷 皮膚折脫 白色 着肉者 亦曰肉爛 亦

自癰 多在手足 胸前 後

人 癰 頭面 兩肋 手足 皆半邊 重半邊 恒

倒臥 湯火內 傷在 手足 頸面 胸前

開打 踢撞 推人 湯火內 傷在 兩後 喉 喉 腎 腿 或打處

此傷 非前後 心 不能 致人 於死 然以 湯燙 擊者 有

之 而直入 湯中 者 少 故下 一 淋 字 倘誤 以 冷水 激

之 火毒 攻心 潰爛 難救

毒死

中 毒

毒死 口眼 開而 紫黑 或青 唇紫 黑 手足

毒甚 遍身 黑腫 或青 黑 唇紫 黑 舌 縮 或 裂 腫 爛 敗

生 脫 身 或 青 或 黑 眼 突 耳 鼻 口 內 出 紫 黑 血 髮 浮

或大 腸 不 通 須 吐 出 惡 物 或 滿 黑 血 殺 道 腹 突

空 腹 服 毒 肚 腹 外 腎 青 腫 唇 口 指 甲 不 青

飽 腹 服 毒 腹 腎 不 青 唇 口 指 甲 青

抵 吐 逆 腸 絞 絞 七 歲 逆 血 死 一 代 時 身 發 小 飽 青

抵 黑 色 眼 睛 盡 門 眼 綻 舌 上 生 小 刺 泡 口 唇 破 裂

抵 腹 脹 指 甲 口 唇 俱 青 外 腎 腫 大

通體青黑色肚腹吐血唇紫齒根

金銀毒 疑變者身黃白眼赤齒落唇枯腹肚爛將銀

皮肉以湯火泡成膿者吞服解毒藥

鉤吻七家流血黃中祝畧同

酒腹脹吐瀉酒

金石 疑有青腫處似拳脚傷痕或大片青黑或皮

脫出血或腹鼠莽草日方見九竅有血洗覺錄云江西有之平

江蘇作

毒或第一

卷三

七

鹽漬 疑亂手指甲脫胸前有爪傷痕因痛極難忍也

灰汗 疑亂指甲脫身赤面口鼻有血或兼病時以

水銀以黃金點之色白者是

死後灌毒藥假作服毒皮肉俱黃白色無他故

中毒之屍無顯露痕跡者乃毒入於內或米礪不

發將銀釵以皂角水洗過探入喉中密紙封之畏

久必作青黑色如無再探入封之用熱醋醋在胸

腹白下晝洗使毒氣上透色變仍以皂角水洗銀

氣下又以銀釵屍口中密封一二時取試雞犬毒

與則雞犬死人既死雖非服毒未見有驗故銀釵

數次其色青

凡服毒死或即時發作或當日早晚若藥後至一

二日方發或謂吐或吐不絕仍須於衣服上尋餘

藥及死者坐處尋藥物器皿之類

中毒者宜用銀釵探驗須用官用紋銀備造專為

檢屍用臨驗件件不得向屍場借取蓋銀釵與偽

乃試驗關頭

卷三

天

病死

患病死形體瘦弱面色黃口眼多合肚腹低陷而

即死因病死

卒死 疑亂指甲脫身赤面口鼻有血或兼病時以

饑餓死 黑瘦瘦直眼關牙緊手脚伸

凍死 色黃口有涎牙硬身直手抱胸

中風 口鼻內有涎沫或口眼歪斜

時氣 眼閉口關身黃手足伸

中邪 兩手握手爪甲多青

傷寒 口目明有紫汗身紫赤唇微乾手不卷

中寒 遍身青紫口目開唇微乾手不卷

中暑 眼合面皮白亦有鼻孔及鼻孔有血者

纏喉風 卒暴身死屍無傷口內有涎痰腫

研訊屍親 生前定患病症曾否延醫調治立喚醫

人質問實係見思某症曾用何藥須問明確定爲

患病身死

疾病死 值春夏秋初經隔兩三日肚上臍下兩脇

肋骨縫有微青色此是病後經日變動腹內穢污

爲要第一 卷五

發作或注皮膚所致不是生前有他故

凡屍在身無痕損唯面色有青點或一邊似腫多

是被人以物搭口鼻及墨搗殺或是用手巾布袋

之類絞殺不見痕更看頂上肉硬卽是切要看看手

足有無繫縛痕舌上恐有嚼破痕大小便二處恐

有踏腫痕若無此類方看口內有無涎唾喉間腫

與不腫如有涎及腫恐是纏喉風死

杖傷

受杖死 驗審調候男看腎囊女看陰門並脇肋腰小

腹有無血瘀痕惡皂線得斷尖打非法

日燒 瘡面有毒氣攻注至青黑色身內發熱

日久 眼水淹漫皮肉潰爛

杖後若臥南方草蓆及新竹蓆不獨氣感必發甚

至毒深不救蓋南方草蓆乃燄心之母其性直走

心經能引毒入心也若竹蓆其性最烈板用竹代

同類相感且竹初生曰笋刻削之品而竹青又涼

亦能引毒入心也佩鵬詳此

跌死

山崖樹杪 看枝刺攀掛失足處踪跡土裏窩下

爲要第一 卷五

墮屋 看齒落其失足處或須尋人推自墮致命處

自墮力在下傷多在腿足緊宜止半邊

推墮力在上傷多在頭及兩手腕

塌壓死

壓絕 看出暗矣耳口鼻有血兩手攢握身處紫傷處

死後壓 無前狀 壓絕有血處赤腫皮被處四時赤腫或筋骨折損

硬物抵虛怯處亦能死傷處紫赤而腫方圓三四寸

有損

捫死

衣服或濕紙搭口鼻。舌嚼破頂肉。腰腹乾脹。

物塞口鼻。氣不得出。眼開睛突。口鼻流血。大瀉血出。面

乘醉將也捲束倒立致斃。並無前試。按大小腹。下崩

實擊之無益。若按背。則傷在頂心。足心。

二桶疊合入石灰水攪勻。將人倒入。名曰游湖。面微

白。但灰因水浮。必入口鼻。雖經洗淨。而灰滓入眼。不

能去也。此最可恨。宜驗其眼蓋有血。倒出見灰。又

為灰。雖面似病人也。手捫老年。亦能氣絕。死無傷痕。當斷之以意矣。

以他物壓塞而死。驗兩手外膊。不拘上下。兩足後

骨並心膈之前。宜各有微傷。蓋悶至暗矣。必壓之

最重。身雖難動。手足尚可推移。若併手足不能動

移者。又當於手足驗其有無束縛傷痕。人之一生

皆以氣血為主。一經凝滯。即於其處深入不解矣。

踏死

馬踏。色微黃。手微發不覺。口鼻有血。出。乘星色。後踏

牛角。觸多在心膈。或小腹。脇若皮不破。則傷亦赤

人踏。多成片。而長。輕重長短不一。

車輪。輦肉。破黃。口眼開。兩手微振。着處多在心膈。腸

腹。腹脹。長。擴過其路者。必有經通。痕對。逆。謹者。

傷在半邊。堅而經通。其傷必長。多在脛而。以上

俱在誤傷之內。從人背後壓。壓者。輩夫宜加懲之。

雷震。肉色焦黃。身軟。手散。口開。目閉。耳後髮際焦黃

震死。如燒。燒着處。緊硬。面額衣服。燒爛。傷跡多

在兩膝。自上至下。有大片浮皮。紫赤。肉不損。背膊上。微有痕文。

虎傷。虎咬。肉色黃。口眼開。手髮。髮亂。囊出。傷處不整。有舌

齒。咬鼠。虎喘。畜。背月初咬頭頸。月中咬肩背。月終

咬臂腿也。一如馬駒。生於月前者。先母而行。生於

月終者。後母而走。生於月中者。匹母而不甚。先後

也。物理如此。無異。

蛇犬傷

蛇咬死。有齒。損。鼻。痕。四邊青腫。有黃水。流出。毒氣。灌

蛇咬。傷。有。身。先。腫。面。黑。小。便。短。出。毒。發。時。如。冒。風

網。犬。傷。長。風。特。甚。作。大。覺。小。腹。脹。小。便。難。久。則。毒。發

難。治。傷。處。雖。未。破。但。見。青。紫。即。已。中。毒。

醉飽死

醉飽死。無。傷。痕。以。手。拍。肚。而。脹。胸。必。是。酒。脹。心。肺。而

力。內。損。亦。可。致。命。其。故。難。明。但。口。鼻。大。便。必。有。飲。食。痕。血。出。

脫腸

脫腸

此言少年也。

有一人同父宿。醒後偶引烟。遶身顛掉。精走不止。而脫塘樓一孝廉。雇一婢。脫而免。欽時啓所蓋被。有異香四發而出。因服房藥。多麝臍等通透之品。故也。更傳婦人亦有脫者云。

白僵屍卒死

先鋪炭灰。約與死人長。潤上鋪薄布。可與灰等。以水噴微溼。臥屍於上。仍以布覆蓋頭面肢體訖。再用炭

壽域尊

榮生

44

灰鋪擁令遍再以布覆之復用水遍洒一時久其屍皮肉必軟起乃揭所鋪布與被看若皮肉軟起方可
以熱醋洗之於驗損處以椒葱鹽同白梅和糟研爛
捏作餅子火內煨令熱先於屍上用紙搭了次以糟
餅搥之其痕損卽見

醫方

嘗見檢驗諸項後。刻載醫方。雖屬濟世婆心。但開
內立限保辜者。曾有責令醫治之事。然其醫治。自有
醫生坊刻名方。固自不用。至於人命又多。死後纔報。

何有於醫卽或傷而未死稟報到官官未試驗告傷果否未定何得冒給以方縱使此方對症稟報已稽時日給方往送更有耽延難給以方亦恐無濟故居官者果有濟世婆心只須平日精選良方刻施本治併佈普天俾遇有刀刃蟲毒鋒劍等傷於未死之時不待告官卽行救治庶全活者多而官亦不煩臈時瑣瑣矣集中屢不載入正欲居官者留心施濟則博採之下何方不得若必拘拘於命案後雜入醫方是謂渴掘井濟世而於世終無濟也

新收第

第114

爲政第一卷之四目錄

刑名

聽訟

報盜

查盜

拿盜

拿牧盜

拿盜票

審盜

續獲

盜犯總單

逐名供單

起贓

起贓單

收監

叙招

解審

解盜

爲政第一卷之四目錄

竊盜

保結

保才

竊盜拘摸搶奪辯以上係盜賊

問單

簡文

長解

遞解

印契以上係逃人

私鹽

犯賊

賭博

姦情

田產

婚姻

奪繼

關段

爲政第一卷之四目錄

從政第一卷之四

錢塘邵泰衢暢亭父鑒定

西湖孫 鑑可菴氏手輯

聽訟

可菴曰。制刑之意。原欲期以無刑。聽訟之心。亦在使其無訟。然訟至今日。斷不能變有爲無。以副贊成之化。而獄獄者。自不得不設五聽等法。以窮治之矣。卷中所列盜案等項。連前人命。雖皆訟事。雖皆聽訟者。所當窮治。而計止十餘條。似不足以盡

為政第一

竊案。竊情併不足以盡律例。然即兩卷之所有。以通兩卷之所無。正不必徒矜摘伏之神。巧立鋪飾之術。而其窮治之也。固自有法在。

盜案

報案

平日須預示地方。凡遇被盜之家。該地方當時即行稟報。一面失主告遞。失盜呈狀。將約畧盜數多寡。及入門出門形狀。劫去贓物。一一開寫。金銀首飾。須開式樣。衣服器皿。須開顏色。新舊務要的確。以便日後

對賊銀子。或大小錠。或碎塊。分兩俱要開明。總不許以少開多。希圖扳詐。印官於遞過失狀之後。或親行或委捕衙路看一番。不惟可以識盜情。亦可以杜誑狀。到被盜地方。先驗有無殺傷燒燬事。再問地方隣佑。或係明火執仗。四隣通知。或係暗進。明出。因隣有無知覺。或止係竊盜。一一體問明白立案。隨即據呈詳報。

報單式

某縣都 崙失主 為失盜事本年 月

為政第一

卷四

二

日時被盜 名從 來手執 器仗

劫去財物開後

殺傷 等 人焚燒 間 等 証

年 月 日具報人 地方 甲隣

查盜

強盜打劫。必有吊線之人。或本家人。或親戚。其打劫

之前一二日其人必以他事往來探其動定言語面
貌多是可疑即平日相認者來往頻數瞻視不常亦
是打聽消息細審失主果有前項踪跡即令捕人物
色之盜可得矣

盜無窩主何處潛踪蓋盜之去來無常而窩之居處
有定盜之踪跡猶秘而窩之舉動甚彰凡被劫之處
其窩家近不出五里遠至十里二十里止矣蓋強盜
行劫勢難遠涉一恐服儀力盡二恐天明事露凡盜
發後密訪附近地方往時豪傑形迹可疑者亦可得

其十之七八

拿盜

人賊一時俱獲者幸也不然有跡可疑可以因緣根
究亦幸也若夫盜後全無影響從何處下手乎日捕
役盜之窟穴也每一積年捕役諸盜必有月錢凡屬
真正積盜此輩豈惟不拿且從而庇護之養為賺錢
之資甚至有洩機於彼而使遠逃潛踪於城而落捕
家者地方大盜生發失財果多待失主遍失狀後有
司宜差著實人乘夜呼喚積年老捕其家如有踪跡

可疑之人一便擒來審問天網奇幸甚至有隨身之
賊一時並獲者若恐所差之人賣放仍再添人踪跡
之不可延遲立等回籍如捕役之家果無別人即乘
夜曉臂捕役每三日不獲真盜三日一比如余獲真
盜起獲真賊即將失主獲賊分半給賞吩咐詳切着
實力行至三三後真盜未有不首者然拿真盜又
須以人賊俱獲為上賊獲多賞亦與之俱多賊獲真
而少記下該賞候多起出日多行給賞若無賊及賊
可疑雖獲人猶責若係仇拿問明之後加等重處一

拿盜第一

一吩咐要明且要一片至誠心勸懲鼓舞他真盜真
賊必得

地方失盜保甲人等負疎虞之罪快壯人等懼比較
之嚴彼此扶同胡疑妄指即將平人及曾為竊盜及
乞食貧民巧拿怪鄉異榜嚴勒手執失拿遁之招認
不合則捶楚亂加偶合則另招夥盜既招則押吏同
拿仍照前法那掠致之展轉相誣甚者披之口辭便
之勢敲夫真賊不苦訊問不招承良民受非刑何所
不認然則壯快之言何可據哉以後快壯拿賊除真

盜拒捕曾毆公差。許其打傷不罪外。其餘止許綁縛到官。掌印官先驗傷痕。如拷打骨肉有傷者。快壯重懲。草役有致命重傷者。不分盜之真假。限內身死者。許家屬告發定擬償命。真盜所招夥盜。須差快壯訪拿。此輩一執紅票。聞聞所至。警役賊未獲。則扳其旁親遠族同緝。或誣其妻父母舅黨藏。索足財貨酒食。仍令遠近跟捉。拋家廢業。騷擾多端。賊既獲。則令其鞭撻。富家竊賊。盤其尋壘之欲。或指授仇人同盜。彼受最慘之苦。絲連累引人人自危。乃事起告官。而有司私其欲。壯仍罪告人。深可痛恨。以後快壯訪知真賊所在。即稟所在正官。同所在地方保甲協力捕捉。所在官不從。致令賊逃者。串究。但不許牽累以上無干平民。官不嚴禁。即是才力不及矣。

拿獲盜

地方有世盜。有大盜。有智盜。此俱未可草率治也。而智盜尤難處。如往時悍地。盜家令其子弟分布江防捕廳。捕衙事未發而彼之布置已允矣。此一狡也。又有數省數州縣人。合為一黨。其賊即當夜傳送不

數日。已在數百里外矣。此又一狡也。此等盜非計定後行。如鷲鳥之無虛發。不可

拏盜票

凡拏盜之票。不可未得真盜。混混差等。即已得真盜。緝拏餘黨。亦必寫名字住址年貌明白。若糊塗混拏。家。家可嚇索矣。宜云為拏盜事。照得某盜供某人同夥。合行拏得真偽。除本犯外。不許差人妄至隣家。影害嚇詐。如違重究。計開拏盜一名。年幾寸歲。貌有無。面。面。白。面。黑。住居某處。賊若干。以下即標標公字。

如。此。則。嚇。人。之。弊。少。矣。

審盜

強盜緝獲之日。須立時研鞫。即驗有無私拷傷痕。先問其入夥緣由。賊首高主。引線同盜若干。某年月日。某人某處造意。其上盜如何進出。劫財若干。或殺傷幾人。何人下手。某某用何器械。某某各分賊若干。賊仗見存何處。蓋盜全以初情為真。而得情最。容易。以強盜之口。堅如鉄石。非用刑不吐。而一味用刑。蓋楚之下。何求不得。強盜未必輸情。仇扳之人。往往怕

刑屈認。覆盆黑。天者有之矣。問官於此。切戒性氣。以雖非粗心浮氣。而心事纏綿。亦須耐煩審鞫。蓋審者詳審之謂。若非細心耐煩。縱便嚴刑。嚴刑取供。必多自問。問官又不知落筆附案之害。據彼信口。我即信手。格房又利於害人。輒粘連附卷。以圖勾攝。取錢此票一出。捕役到手。誰敢向遞。此傘一經粘卷。凡有姓名者。即為卷盜。辨得清時。身家不可問矣。故凡審盜之日。先在衙中。一葉緝各犯節畧。擇其情較真而狀較惡者。隔別凍犯。先拷之。拷之之法。惟以蔡言觀。為收篇。卷四。色推情詰問。既不可不用夾。又不可專恃夾。如彼不認。及認而不像。務要時緊時鬆。緊之以迫其吐。鬆之以誘其言。反復折問。如有隙可入。有端可猜。及有情節可據。便須耐煩着意加工細拷。得此一人的。是真盜。然後再拷夥黨。一總共幾多人。夥黨姓名既得。然後逐名拷其年紀狀貌住址。何人主謀。何人為首。何人在外把風。何人入門明火。及劫財傷人等項。供寫畢。又從中抽問。或從後倒翻來覆去。如其一毫不差。此是真情。節無疑矣。再吊諸犯對審果的。此等

供傘方可同審。語印過附卷。若是覆答差謬。此中必有仇板之人。或有真夥。未出情節。未真者。或再拷此盜。或別拷供真之盜。俟的而後存之。切不可遽以參差供單。胡亂附卷也。如此訊盜。真盜出。假盜即可釋放。除盜安民。可一舉而兩得也。審盜之法。其善於隔別細心。察其情狀。盡真偽之情。辭色自別。而虛捏之語。辯問則窮。我多方以辯之。則掩護之術。不及卒備。無備之言。不及會同。往復參錯。真情自見。至於隔別之報。盜數同。贓數同。期會同事。為收篇。卷四。迹同。即無賊而盜。可知矣。或言人人殊。不可驟加嚴刑。亦當耐心細鞫。或設法審訪。人命之疑獄。亦然。仁人心苦。智者識精。當必自有妙法。但問刑謂之密。具招謂之詳。詳審二字。此聖王治獄之精意也。訊獄者幸于此兩字留心焉。不以夾棍等酷刑為第一審法。則冤獄必少矣。捕人長比。多以竊盜及平時不安生理者。非刑逼打。令其招盜認贓。數十人如出一口。因取破衣等件。指作真贓。見官俱悅。首無說。使當官不察。則冤者衆矣。

識者察之

強盜賊証未明且勿妄加罪楚牢固盜候再加禁訪

果係真盜筆楚何難若係平民殺之可憐邇來州縣

審盜多有情罪未明拷訊已極追審係無辜而死者

已過半矣豈惟上司見之不雅此心恐亦不安

續獲

凡續獲各盜亦須隔別研審口供情形贓物一一相

對卽是同盜但不許令其先知前賊口供恐畏刑妄

招果屬拔証當卽開釋保候厚得枉死人命

烏敗第一

卷四

九

盜縣某

今將行劫失主家已獲未獲各盜姓名開後本

縣當獲卽審自得真情未獲名下填某盜供

二已獲某人年歲身面最疤

記係某縣都番地方人生理

一據刑二十條

犯

總

官押

此單高備續獲未獲者查其年親住址及詳述
凡後有獲盜與前俱符合賊証明確非真盜無疑
間有不合者卽宜詳審

年月日正官親審係提獲第幾日

文第十一

卷四

上

盜

犯

逐

一盜犯某八年歲身面最某縣

人原生理於年月日同夥

人劫失主家分贓件

一入夥緣由

一聚集處身處所

一所執器械

一有無傷人姦淫放火拒捕

一得分贓物

一分減處所

名 供 單

一捕役某 於 年 月 日某處捉獲
一起賊處所
一見獲失主認實贓物
一未獲花費寄賣贓
一窩主曾否同行分贓
一行盜幾次 近今功令森嚴止究見在不必追求已從幾次
年 月 日 正官親審係捉獲第幾日
官押

起贓
盜以速捕方得真盜而起贓亦須鬼神不知風雷迅疾方能搜得真贓一毫漏泄遲回真贓不能得矣故審得盜口所供與失主所開失物傷痕相合隨即專委捕官帶領捕役起贓不得稍遲以滋轉換
強盜以贓仗爲憑起贓必須捕官帶領捕役公同起獲到官即便查對失偷并喚失主認領贓狀入拾失主釋放寧家凡有寄贓買贓之人審不知情亦便保釋以免拖累

起贓之時有快壯通同將本人之物勒指爲贓者有此照失狀取一二於典當舖以作贓者有獲真贓而快壯先搜其細軟入己者有疑似之物失主記不真而錯認者有明見可愛之物而妄認者有厭追累之久而妄認一二贓物殺賊以完已事者有爲快壯所逼不得不認者昔蒼南呂公云余巡海右時有一寡婦被劫獲盜十人搜贓俱在內有女性一對快壯過寡婦家謂之曰鞋富有樣從之及縣官審贓寡婦一俱認問鞋曰我女之鞋也大小幾何曰有樣索家中樣比之不夾毫髮十人者無一語辯不數日而真盜悉獲真贓悉出十人者乃得釋前贓盡十人家物也又有將良民爲盜搜其家黃裙指爲失主物者失主認之太原毛通判取當舖黃裙數腰襪置堂上失主莫知所認妄取不一呼良民至則應手而得曰此吾裙也失主無辭而良民遂釋以後有司審贓不可輕率但失主贓物無記驗者不可輒坐真贓蓋指一物殺一人可不慎歟
強盜打劫情實若有寸絲即與贓也若必得多贓定

罪則大盜不死。蓋求贖之意。只借以證其盜之真耳。非爲其多贖而罪之也。

盜賊招冊有贓無分毫。供稱花費無存者。要見賣與何人。須拘何人辨認。花費無存四字。豈宜收入哉。請云指贓殺賊。如無贓而稱屈。寧含狀可也。

強盜家人。或燒切無知。聽家長主使。實未得財。或未上盜。衆人憐其應答勞苦。與之蔽衣惡裳。亦未可作得財論。蓋律重主使五刑。赦疑恩也。又茶坊酒肆。強盜或食宿其家。即所得酒食錢。係盜贓。亦不得因而

擬罪。若知其爲盜。則不能無罪也。

失主指名告盜坐虛。或認贓不實。治之應得之罪足矣。切不可過於朴責。恐聞巷間之。以爲有心縱盜也。又愚夫愚婦。垂涎贓物。或官司以別人贓物試之。亦因而冒認。謂之小人食利。則可若執此以爲強盜地。則不可也。

某府某縣。正堂某爲立法起取盜贓。以杜奸弊。事據強竊犯某供稱。將衣飾寄頓後。開各家合着原捕同失主并該地方三面照數起取。將起

取 出一切贓物。備填單內去役。如生事詐騙。許被害稟究。如無印票。不准起取。須至拿者。
贓 一 某盜名下贓 係 盜 供以後有同式

年 月 日 失主 原辦 地方 各押

收監

捕獲之盜。已多方弊苦。及研審之下。未免加刑。若收之入監。更遭牢頭禁卒一番狠藉。此盜之所以多監禁也。宜論牢役母得逞克肆虐索。勒多端違者定行重究不貸。

強盜入監。情實畢露。囚犯禁于悉知之。如其中有可疑之人。細訪若輩了然矣。然可偶一爲之耳。

不論強盜竊盜。一經事犯。餘黨在外大肆剽掠。極力救援。或打點。或請託。故盜賊事犯後。必索求餘黨。不惟除虎人之羽翼。亦杜開閭閻患也。捕黨之法。當今禁了。防色之足矣。或外面盜發。出其不意。索之獄中。

多有得真贖者。

叙招

凡叙招最宜明爭而盜招尤不得含糊藤葛以致變
駁不休。至累無已也。其招式另載案卷內。照式叙招。
固可準一以倒百。而最可惡者。招書不欲將真偽分
別明白。以絕嚇索之路。官府筆下不清。復有拖泥帶
水之病。又或審斷無術。湮渭不明。雖有欲尋求生之
心。終無執筆如刀之意。以是扳扯姓名。一入招冊。能
出牢籠者鮮矣。印勉強出脫。終有糊塗縱放之痕。或

敘情

敘情

敘情

已出而復拿。審者有之矣。故大盜招情。先叙過盜情。
處。又在後而叙云。此盜某又不合。因仇誣扳某人某
人若干。如係駁開之招。則云盜某又不合。誣扳某人
某人。或因中証仇口。或因本盜仇害。以致某衙門問
擬如何。至招後接審語處。當云。今蒙某衙門官將一
千人犯。細審出某某真偽如何。此下方接勘得審語。
審語後又刷一句云。為此除將無辜某人審釋。或候
詳外。今將真盜某某等取問罪犯。
二三招之後。口供情形如有參差。致奉駁審者。須詳

解駁語。即訊明口供。叙入勿留疑竇。如無參差。祇須
簡明叙其盜口供。與前供無異一語。不必重複繁叙。
如看語有前後不同。而致駁審者。先叙某項情節未
據供明。以致駁審。今審得云。務期明矣。不得於供
詞之外。別生枝葉。

解審

獲盜須晝夜隄防。作速招解。切不可因循。釀禍茲強。
盜初獲。未必甘心就死。餘黨尚多。恐有反監越獄之
事。至於食差解審。差人每每受餌。令其過家一方之
民。已不勝其擾。況或駁盜劫去。或用計脫逃。則防護
不嚴。貽誤匪淺矣。竊盜亦然。強盜竊盜。無論親戚仇
家。俱畏其仇攀。防其暗害。無不極意奉承者。差人亦
利此一行。故往往陷盜賊之術。非辨之。禁之。極
嚴不足。以韋此弊也。

河盜

凡捕盜者。覺。察。欲。早。撲。捉。欲。速。苟。待。失。盜。而。後。求。盜。事。已。晚。矣。然。捕。盜。有。法。須。知。本。源。所。在。若。小。民。爲。饑。寒。所。迫。雖。有。爲。盜。之。心。非。得。償。盜。之。人。終。是。疑。其。必。是。平。昔。爲。盜。之。家。及。慣。窩。之。戶。誘。之。故。到。任。後。即。令。刑。房。查。歷。年。強。盜。卷。案。以。二。十。年。爲。率。不。論。已。獲。未。獲。已。決。未。決。俱。簡。明。摘。要。開。作。一。冊。造。說。隨。喚。捕。役。後。堂。出。其。不。意。各。授。一。紙。令。密。寫。真。盜。及。其。住。處。凡。爲。盜。者。捕。人。皆。知。之。但。事。發。得。錢。則。明。知。而。不。報。于。人。百。衆。又。欲。言。而。怕。報。惟。先。事。令。其。密。寫。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也。喚。時。隨。吩。咐。錯。報。漏。報。者。重。責。又。吩。咐。盜。發。失。事。者。將。若。輩。取。比。若。干。審。捕。役。又。吩。咐。訖。暇。則。于。士。夫。正。人。君。子。中。或。百。姓。有。身。家。德。行。者。細。密。探。訪。凡。某。某。爲。盜。皆。載。冊。而。熟。記。之。待。其。事。犯。即。無。與。賊。悉。真。之。法。各。處。大。盜。既。已。得。其。姓。名。便。令。地。方。捕。人。伺。察。其。動。靜。又。再。加。以。保。甲。善。法。未。有。不。聞。風。而。遠。遁。者。矣。

北方多衛馬賊。巡路必不可少。然數百里之內。責之

俞政第一

卷四

七

海盜第一

今開

五

數人。安。能。保。其。無。事。在。北。地。溝。壑。墩。夫。欄。木。之。類。一。俱。有。但。事。久。廢。弛。耳。誠。一。申。明。約。束。力。行。修。葺。空。閒。處。不。便。築。牆。亦。掘。掘。大。溝。以。木。爲。橋。令。其。馬。不。能。馳。間。有。响。馬。劫。人。一。數。放。銃。各。墩。相。應。先。下。欄。木。地方。引。鄉。兵。各。守。道。衛。待。其。至。而。接。之。須。知。衛。馬。中。亦。如。尋。常。賊。盜。有。武。藝。善。射。者。亦。少。合。衆。人。之。力。以。攻。之。易。易。也。然。墩。夫。多。偷。安。須。特。加。謹。戒。巡。路。快。手。又。多。向。墩。上。索。錢。不。可。不。知。北方。衛。馬。操。兵。居。半。南方。水。賊。哨。船。俱。半。知。其。爲。盜。盜。可。得。矣。

水賊有二種。晝夜抽幫者。伺人懸熟打劫。本地方之人。居多。有白晝投人於江湖上者。多係遠方公命。出沒無常。江洋中有水程龜鑑一書。其言甚爲怕人。益大夥賊。盜。往往裝作客船。其中有機。匪。有麻。藥。一入船中。揚帆江心。即便動手。故客商有一出無歸信者。受此禍也。此等盜賊。最難。覺。亦。最。難。防。昔。一。撫。院。盡。令。江。洋。船。隻。粉。書。籍。貫。姓。名。於。風。棚。上。亦。好。但。恐。盜。賊。亦。可。僞。爲。且。各。省。客。船。不。能。一。一。取。齊。不。若。著。落。各。處。船。行。船。戶。各。令。保。識。商。客。往。來。將。籍。貫。姓。名。人。

數開船月日俱登記號簿申飭各處水驛鋪兵及小港逢橋俱造水棚以爲防範可也

救護之法須詳之於早編立保甲時每村中擇子弟之年少有力者教之武藝不拘棍棒刀鎗等項各熟一藝卽於十家牌上註某給某刀某棍器須印烙上刻某村置其餘照前一一註定不善武藝者但氣力可用亦各執一器或一家被盜守更者急鳴金鄰各家齊起吶喊在城市則逐甲鳴救在鄉莊則近村傳鳴遠村聞救勢可向向前卽向前撲殺如不可向前止

卷第一

卷第一

五

察盜

強盜形狀亦易識耳平時不安生理出入無時一也往來多面生可疑之人二也常有竊餘費用不經三也或行兇使酒氣煩逼人四也或以妻爲娼相聚嫖

賭五也保甲等登記一冊出鄉必告保甲所往或其人結黨而出卽密報官如十數日後遠近地方有失事者便多方伺察如其家費用不經或飲食之類盛於平時必有故也果有跡可據卽把連赴官審問不必待其犯矣

強盜情狀不同有極富之家身自爲盜者或養盜分贓者在別處爲盜至本地方輕財好施爲鄉里所推重者又有別處大盜挾重資至此假作客商者情形自是不同或往來之人出入之跡富貴之態主僕之

卷第一

卷第一

五

首盜

強盜若來自首須問明行劫幾次曾否於何年月日殺人行姦放火燒人房屋然後詳解登自首雖准免死而律例處分各有不同故宜詳審明白使發落能

別上。司方不視為糊塗。首盜之人。亦有不可盡信者。有首夥盜而誣一二仇人。稱為同盜者。有本身非盜而受奸人買囑。假稱首盜。妄扳平人者。問官傾信其言。盡拘苦審。往往搜賊不獲。死於嚴刑。今後首賊。但有一人不真者。審有誣陷別情。不准出首之律。仍問死罪。

憐才

大盜果有絕人之技。可用之才。殺之可惜。若遽以藏淵之事行之。恐不可得。但以贓罪未明。請之上司。多方以緩其死。亦愛惜人才之一事也。然亦令其曉然知我待以不死之意。又以深恩固結之。方可得其死力也。

保結

盜口扳人。種種不一。或扳富。或扳仇。或扳良善。或勒之使扳。或唆之使扳。或買之使扳。從來強盜扳人。問官萬勿輕信。當其供出一人。須以陪一人為憂。毋以又獲一盜為喜。近時強盜扳人。必待招首。改口。然後釋放。但招首亦何厭之有。若戶長鄉約保結。平素便

膏釋放。何必假口於招首哉。如保稱平日本分生理。全無非為。某家某日失盜。本人某日在家。如虛同罪。甘結到官。問官察實。有結聽保。如後訪得實。而本犯脫逃者。保人一例重究。仍責緝捕。若慮真盜。借親朋以為地方鄉約。則保結不可不細心查察。別州縣來關本處小民。指稱為盜。須并拘隣佑細審。如素不守分。方可發去。倘係平民。隣佑俱為之。詳寬。若輕易發去。即彼處正官果賢。所費亦不少。如未必賢。則平民因此斃於閹閣。未可知也。

竊盜

卷四

三

竊盜。拘摸槍奪。辨。潛隱踪跡行之。於黑夜者。謂之竊盜。若白日乘事。主不覺而拘摸人財者。同竊盜。罪擇便取物。謂之拘以手取物。謂之摸。賊少則計所犯次數。賊重百二以上。律絞。槍奪。雖類乎強。而實與強有別。人少無兇器為槍奪。人多有兇器為強。劫取其不意。攫而取之。曰槍。彼此互爭。用力而得之。曰奪。白日為人所見。曰白晝。槍奪若徒手而盜。奪于中途。雖暮夜亦為槍奪。但不加白。

責二字耳。當計賊之多寡。傷人與不傷人。問斷。律有白晝搶奪。無黑夜搶奪之文。豈不以黑夜者。即盜耶。然亦不可執。一聚人劫財。白晝亦盜。若鄉里愚民。原不爲財。或爭男女牛馬等項。不得川強奪去。或爲人窘辱。相打報仇。即是黑夜。順搶家財。終下謂之盜。州縣治是獄。須先拘四鄰。不則親至其地。細審若無故而發此難盜也。或出入主人之門。隣佑俱不知。爲何知人盜也。若原有爭鬪。彼此嚷鬧。卽非盜矣。竈之際。識者辨之。

爲教第一

卷四

五三

新例竊盜。舊嚴一百二十兩以上。真絞。較之凡盜。錢糧三百兩以上。坐以真絞。真斬爲更重矣。刑君子宜留心焉。若竊盜於盜處。被事主捉獲。登時打死。勿論。若被拘執打死。依夜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律。若得財已離盜所。追逐不棄財。被事主殺死。勿論。此四逃走逐而殺之律。若棄財殺死。依罪人不拒捕而殺。竊盜徒滿歸家。便畧無畏忌。偷盜恃強。鄉里視之如毒。不制之爲害不小。須立一符。凡曾經竊盜。問徒人。

犯須填符。上俱照里分次。第一一問。註明白。無事。則時議察之。等盜卽責彼。何緝捕之。亦妙。亦妙。竊非捕誰爲。卵翼捕非竊。離巢月殺。故從來竊無不通。捕捕無不知。竊者凡有被竊。告發到官。只須嚴立限期。責比該捕。捕見此者。認真勢難隱蔽。自不得不。獻賊以免比矣。雖其中亦有難防之家。賊及偶一爲之。捕不知名之賊。然被竊之所。一經該捕驗過。生賊。賊賊彼自洞然。令之物色。亦不其難。若夫律嚴三犯者。所以除積賊也。竊至於三。其爲賊不少。其爲技必。

爲教第一

卷四

十五

禪轉而大盜流毒矣。竊置之死地。固所宜也。其於初犯再犯。望以自新之路。而不忍遽加以死。以尚非積年滑賊。罪止於刺。非縱之也。總之竊之小者。猶可懲之以法。勸之以善。竊而至於老奸巨滑。勢必鋤而去之。以靖盜源。爲地方計者。當念之。禁宰耕牛一事。是彈盜良方。不知者僅以爲修福。蓋大盜必始於穿窬。而穿窬之發軔。又必以盜牛爲事。何也。民間細軟之物。盡在臥榻之旁。非久於竊盜者。莫能窺焉。惟耕牛蓄之。廩廩且不善鳴。牽而出之。甚。

易盜牛入手。卽售於屠宰之家。一殺之後。無賊可認。是天下之物。最易盜者。莫如牛。而民間被盜之物。最難獲者。亦惟牛。屠牛之家。明知爲盜來之物。而購之。惟恐不速者。貪其賤耳。從來宰牛之場。多爲盜賊化賊之地。禁此以息盜風。實是敦本澄源之法。

逃人

逃人拿到。當卽審理。將拿首之人。及地隣窩主。各取確供。不可草率。如無窩主。不必深求。若住十日以內。官免議。房主降佑。免罪十日之外。例甚森嚴。故審係逃人。卽備文起解。不可遲延。直隸。山東。山西。河南。四省。例應徑解。督捕。陝西。湖廣。四川。江南。及各省。例應詳報。領文。遞解。

問章除仍用旗書寫供。外。印官詰問一項。卽罷換于下。

先問舉解人

你在甚麼地方拿著的。

爲何知道他是逃人。

可有窩家的麼。供有須詰問爲何不早拿。

水磨窩家

逃人是你甚麼親友。

在你家住幾天了。還是纔來的。

解解的人與你有仇麼。

三問兩隣甲長

逃人在他家住幾天了。還是纔來的。

他家既住了逃人你們為何不報

四問逃人

你叫甚麼名字

原是那裏人

幾年前上歸旗的文書上有印信的麼還是白噴文書

是那旗

你主子叫甚麼名字住在那裏地方是個甚麼人

牛牽是誰

幾時逃走出來的

有人同你逃走的麼如俱有問在那裏

你逃走時節曾偷帶些東西

這一向住在那裏還是你流來流去如今纔到這裏的你逃走在外曾娶了妻子生個孩子沒有

逃者方問此語如有立

刻拿番照圖分別報解

備文書捕堂分歸刑部督捕司封套背面上用石印印下同部小紅條寫督捕司三字各供既取明白將逃人監禁備文照例起解口供要詳淨有語要錄簡須洗脫窩家字樣况供內必用沿

途求食古廟棲身之類督捕亦自不取也萬一慮其苛求即備文徑覆本地並無其人原供亦無窩主等語

長解

應徑解之省分地方官嚴加肘鎖每逃人一名着有家產之正身解後二名長解若無家產或非正身均有處分不可忽略嚴諭差役中途小心押解解後一而詳報

通解

如通解之省分地方官取供後即申解本府轉解司院領文通解嚴加肘鎖每一名差有家產正身解後二名通解

經過地方遇通解逃人文書到只拆外封內又有拿獲之地方巡撫咨文壹角咨督捕者不可扯掛即將逃人肘鎖驗明每名換差有家產正身解役二名解送前縣取收官倘路遠口鞋前途難到寄監過夜小心看守次早即解不可刻遲仍用管兵護送

印契

旗人買民在京則宛大二縣五城兵馬司用印在外
各州縣用印將賣身之人開明真姓名籍貫要與情
應口供及中保人等各供登簿然後用印照例申報
斷不可徇情面畏勢要輕於印發恐有威逼准指等
情也非本治人民更勿用印

私鹽

私鹽或捕獲或首告俱要立帶審理稍一遲緩奸弊
百出無水程者卽有程離鹽引者卽有引矣故宜隨
審隨報人不必解候批定擬裝鹽之車船頭匹變價
解貯司庫克餉若聚衆十人上下駕船張旗有無兵
器拒捕傷人者越境典販三千觔以上者窩藏鹽犯
寄頓鹽貨引領牙人受雇挑載者巡鹽人員透漏故
縱者買食或轉賣及凡犯私鹽者皆上虧國課下累
商人律例甚嚴引擬俱難姑縱至於中途增價轉賣
或於別境犯界貨賣或不卽繳引截角及將舊引影
射與鹽引相離之類是又商人大弊誤納官鹽貽累
處分亦不可不按律審擬以絕其奸也凡私鹽事發
人鹽同獲者止理見獲若獲鹽不獲人者其鹽沒官
不必追問其人獲人不獲鹽者其私無據不必追究
其罪恐致攀累干連也拿首人照例給賞

犯賊

犯賊之名有六。監守盜。常人盜。枉法。不枉法。竊盜。坐贓致罪是也。此外有不盡者。如以准論之類。蓋監守者。統攝案驗。謂之監臨。躬親保典。謂之主守。監則官吏問。盜守則倉夫斗級。庫子解戶。積蠹之類。問主守盜。自杖八十始。每二兩五錢加一等。四十兩問擬雜斯惡之至也。常人者。非止言軍民也。即在官人役。而非監守者。凡取受侵欺借貸官物。父監守而子盜之。監守人已革職役而盜官。准折錢糧。詐取誣陷。為盜第一。卷四 主

係官錢糧。得遺失物。有印封記。及畜產有火烙印者。得遺失官銀。自費用者。官民人等。盜海子魚銀。礦珠池。湖魚。樹木。開山賣煤。凡盜礦及本管官旗冒支逃軍月糧。及侵欺已故軍人布花之類。俱依此條。自杖七十始。每五兩加一等。八十兩雜絞枉法者。何律有明條。謂之法有出入。謂之枉。是受人財而曲法以斷處之也。分有無祿各主通算全科。必審明其入已之贓。擬罪自杖七十始。每五兩加一等。八十兩真絞。新創並吏流尚陽軍。不枉法。亦分有祿無祿各主通

算折半科罪。一主者不折。亦要審明其入已之贓。擬罪自杖六十始。每十兩加一等。一百二十兩以上絞。無祿人俱減有祿人一等。竊盜賊。乃潛隱踪跡。偷取人財。不止剽孔踰牆。但行之於黑夜者。若夫白日之間。啟人人家取財。及於開市剽包剪。竊取同船同座。而拘模人財者。其蹤跡詭秘。與竊盜無異。故罪並竊盜。同各分高主。造意行而不分贓。分贓而不行審擬。以一主為重。併贓論罪。每十兩加一等。自杖六十始。依律分別科罰。一百二十兩以上。及三犯不計贓數。第重罰。卷四 主

重絞坐贓。非實有之贓。坐之以為贓也。如置科欽財物。或多收少徵。如收錢糧稅糧斛面。及檢踏災傷田糧。與私造斛斗秤尺。造作虛費人工物料。新任官役接受部內拜見銀物。及諸色人員無故受人餽送。被人盜財。或毀傷於賠償醫藥之外。因而受財之類。凡罪由此贓者。皆謂之坐贓。今例不分一主各主。皆折半科罪。自笞二十始。至五百兩。罪止杖一百。徒三年。至於說事過錢之類。有新創者。查例擬斷衙役犯贓。一兩以下。本官即有降二級之處。分十兩以上。革職。

可不慎歟。凡問理賊私固要盡數審出。然不可過於深求。萬一無可追償。將遠年債負混抵。雖官司不與准理。然轉展扯攀。此案恐因之難結矣。

附六賊掌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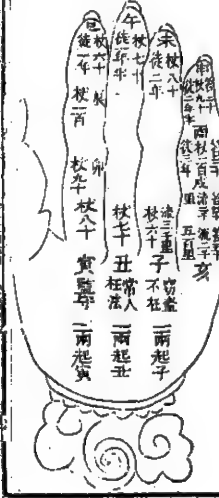
竊不起子常在丑 坐賊申上寅監守
坐同竊不十方加 枉與常人五便走
自盜之賊却又差 每逢二五加殊陡
偷兒百二擬經條 三犯無分賊重否
常人八十監守四 雜犯五年徒定久

為政第一 李四

三

不枉百二枉八十 無疑按律俱緩首
坐賊拆半最為輕 五百胥靡加甚有
記得六賊歌訣明 徒流管杖隨時割

坐賊二兩起申



賭博 賭博必至傾家旋且流為盜賊。凡不忍言者。不敢聲言。或因氣以成病。或相毆以致死者不少矣。審時切勿寬恕。而開場者尤為首禍之人。若無窩留。兩月責四十板。開場抽頭人。柳三月責四十板。律較倍嚴矣。而又有新例之賭博人。杖百流三。開場人。擬克軍總。欲嚴其罪。以絕其害耳。尤不可不知也。或經官司拿獲。或被旁人首告。或係同賭人出首。有據審實者。問擬毋寬。攤場財物一半給首人。一半入官。里甲容隱。按例斷罪。至於攀扯者。不准牽連。如律所謂止據現發為坐是也。

為政第一 李四

三

姦情

易誣而難明者莫

情故律稱非姦所打過及指

姦者勿論緣有強來而和應者有始強而終和者有

因他事失奸因而等姦者有親夫原錫資姦因姦夫

財盡告強姦以圖拒絕者有因至其室述不避嫌報

仇貪利而誣姦者有因仇憤而自苦理短設計告強

令彼無從置辨者至於聯夜不誠而目而止據聲音

衣帽得於竊取而指稱奪獲者種種真偽不能放棄

為政第一 卷四

識者問姦必先審本夫有無知情強姦須有強暴顯

狀婦人不能掉脫之情形或損傷肢體毀裂衣服之

類姦須用刁計巧言調誘外處姦宿雖婦女似止

和姦然既聽其刁誘較和自加重矣他如因姦致死

初安縱容加勸親屬良處為姦必須一一研審

何以正風化若指姦誣告者按律加罪不可

田產

田產不明則爭競自然難息官可不審則訟獄必至

不休有因疆界爭者有因分投爭者有因買賣爭者

有因推收爭者有因價值爭者有因因贖爭者甚有

盜賣換易冒認及虛偽實獎侵占強占投獻者小則

批令公處大則准與審理若有必待踏勘者印官臧

從親往看之即或委官不許多帶人役以致騷擾多

事

疆界不明但查原丈弓口四至着中人隣佑秉公

處終於不明踏勘訊理

分授則憑分傘及親族公論若有左袒者訊理

爭買先儘本家次儘業主若本家業主尅減價值仍

聽別賣

錢糧不明則查納糧數目及當日原丈弓口若豪強

飛詭欺其懦弱田產已經賣去而錢糧尚存者查明

究正

價值須依各處風俗質之中証交傘

應否回贖自有原葬原中若賣主力不能贖而赴告

者意在加添。假名同蹟。須要斟酌。不必偏執。量情從俗可耳。

虛錢買葬者。葬雖實立。而價則虛懸。非被其誣詐。則出於通勸。總非賣主之本心也。田查私數。屋查間數。審擬。

若狀業主不知。而盜賣其田宅者。查明數目。按律懲。應追賣價花利給主。若買主審保知情。故買。彼此罪之贖。應追入官。

換易。則以已之舊田。弊宅。盜換人之沃好者。亦欺業主。不知而易之也。審明改正花利追給。

冒認是欺業主不在。而冒認他人之田宅為己業也。私數間數花利。依律審斷。

若因地主不在。或乘間隙。或同在界內之產而占之。皆為侵占。若因業主力微。而用強伯耆等類。皆為強占。首條田宅。言侵占而不言強占。設有強占顯迹者。當比依強占官民山蕩等律。次條山場。言強占而不。言侵占。設有侵占者。亦當比侵占田宅律。此互文也。有犯亦應互比。

將妄爭不明之田宅。山蕩。湖泊。祖墳。山地等類。及係他人之產業。妄為己業。投獻。使業主不敢與之爭論者。分別徒。單。按律問發。

發掘墳塚。開棺見屍。賣墳殘毀棄屍。及為羆狐狸。燒棺。燒屍。平治盜葬等罪。審保凡人。或尊長。卑幼。妻妾。奴婢。雇工。及賣地牙保人。知情者。律有明條。斷理。毋縱。茲澤及枯骨。乃仁政之大端也。然南方墳墓。侵盜多。由於官墳人。或欺地主懦弱。或欺遠出。或欺孤寡。或欺年遠難稽。今日那界。明日割邊。旋且盜而賣之。為政第一。案因。藏者不可不知也。盡法處治。何待煩言。

婚姻

男女婚姻式係人倫之大綱常名分宜端風化之先。但民情不古事變多端有婚書聘財而取背悔者有指腹割襟而無媒妁者有成婚而知妄冒者有為婚而係同姓者有娶親屬妻妾部民婦女者有失尊卑等序良賤類從者他如有妻娶妻逐婚招婚或行典怪或出強占種種敗常未易悉舉至於婚姻重在媒妁而或有不可盡悉之人夫婦必宜完聚而亦有不盡合之處總宜按律照例度理揆情庶人倫以正而風化以端矣

背悔

定婚之初男女或有殘廢疾病之類務要明白通知各從所願不可隱匿若知而願定或有婚書或受聘財後悔者罪坐女家主婚人若未許他人雖有悔心猶可合也再許他人則其盟已悖不可合也未成婚雖違盟猶可改也已成婚則節已失不可改矣審斷前夫完聚以全信也前夫不願倍還財禮仍從後夫姑全節也男家悔亦如女家悔律夫女家悔則女當

為政第一

卷四

七

指腹

大而後夫當別娶男家悔則男當娶前女而後女當別嫁倘前夫因其女已成婚不願仍娶則從其後夫而倍還財禮或前女因其男已成婚不願仍嫁則從其後夫而不追財禮

婚姻必憑媒妁婚書聘財但指腹割襟其風不可長也依律禁止茲禁者禁於未犯之前若已犯當以違制論

妄冒

為政第一

卷四

四

女妄冒者如女本有殘疾却將無疾之姊妹妄冒相見後却以殘疾女成婚或將親女相見而以義女成婚男妄冒者如先定人女與親男後却以義男成婚或男有殘疾令無疾兄弟妄冒相見後却以殘疾男成婚加女家妄冒罪一等娶女妄冒成婚男人猶可離異再娶男妄冒成婚則女終身失望矣故加等科之未成婚者仍斷原相見之男女成婚已成婚者各斷歸宗

同姓

古者立姓正欲有別至於同姓原係同宗若娶為妻
即如娶本家子女為妻一般倫理已虧風俗有玷主
婚與男女各杖斷離

親屬

五世而斬雖服制已終一氣所分在親情無異高祖
親兄弟曾祖堂兄弟祖再從姪孫並總麻絕服之外
所謂袒免親也雖五服已盡而尊卑大小名分猶存
易甥則外姻之最重者均為傷敗風化並斷離之

尊卑

為禮第一

李因

四

尊卑之分倫理攸關皆不得紊亂而為婚也及姑舅
兩姨姊妹之類不惟法制有違抑且民風日壞依律
問斷並為離異

部民

官同父祖之尊民若子孫之輩當分體統難作婚姻
親民官娶部民監臨官娶為事之婦女為妾若律
以杖罪妻妾兩離女給親歸宗有夫給夫完聚若為
子孫弟姪家人娶者毋論和強並如自娶齊斷

民

嫁娶應當從類良賤豈可為姻雖奴婢已放從良終
屬賤隸犯者分別杖懲離異改正良還從良賤仍從
賤可耳

失序

有等但知好色不顧傷風賤惡之則以妻為妾親愛
之則以妾為妻杖懲改正甚至有妻更娶妻者離異
均屬亂倫依律正俗

逐嫁

見利忘義不顧倫常有將姪逐出貲財令女別嫁者
或再招婿在家者詳其所自非厭食而求富則棄舊
以從新廉恥全無倫常大壞斷歸前夫出居完聚父
母重杖之其女尚制於父者不坐若通同者同罪後
婚男家審不知情不同罪若將已嫁女接回再許
他人律無文或問逐婿嫁女或問不應杖罪不可作
背夫改嫁論以由父主婚故也

為禮第一

李因

四

典

刑 禮 聽 斷 日 典 計 月 受 值 日 雇

鮮耻之民偶因貧困所迫竟將妻女典雇與人為妻
妾者有知情和娶者或將妻妾作婢姊妹嫁與人者倫

理。然綱常掃地。女給親。妻妾歸宗。本夫與後夫俱不許復合。財禮應入官。或應給主。同罪按律。分別懲治。

強占

豪強壓壓。權勢滔天。或不用媒保。而強奪良家妻女。以爲妾。或用強姦。占民間妻女。或強娶在家。而配與子孫弟姪家人。婦則歸夫。女則歸父。律以絞罪。庶殺其強。

奪繼

健訟之風。其甚於奪產爭財。毋論鄉愚蠢昧。卽士夫半屬模糊。不知所遵何律。所讀何禮。動云長房絕。則次房長子應繼。次房絕。則長房次子應繼。女婿義男。逼逐之。而不使其相依家財田產。估價之。而不顧其爲贖產。告不休。扛挈復衆。卽有明斷者。不斂以應繼。不給以財產。而若輩亦轉展圖謀。必盡蕩其家私。而後已。律曰。先盡同父周親。次及大功小功總麻。未嘗有長房次房之說也。又曰。繼子不得於所後之。見繼其官。別立則是已繼者。尚可別繼也。又曰。其或另擇賢能。及所親愛者。則是惟繼賢能。與所親愛之姪也。又曰。若於賸穰倫序不失。不許宗族指以次序。告爭。并官司受理。則又止姪輩中擇賢能親愛而立之。并周親大小功總麻之序。亦可不拘矣。唯不許乞養異姓爲嗣。以亂宗族耳。又曰。義男女婿。爲所後之親喜悅者。聽其相爲依倚。仍酌給分財產。則是所懼者亂宗也。而財產亦得酌分也。又曰。不許繼子并本生父母用計逼逐。則子之所繼也。而其財產仍

504

史 262—505

者調理醫療照律立限限滿之日定罪發落茲毆傷者之親屬自非慈親孝子鮮不利其死以爲索詐財物之地而毆人者惟恐其死要已命償價則凡可以生全之者無所不至是一件相打公事活得兩人性命乃律之良法美意也每見有司官凡遇此等狀詞多視為末務不卽拘審相驗傷痕卽已相驗亦不責付被告調理故被傷者十死八九今勸州縣官凡有毆毆傷重者今地方卽時首報其親屬呈告者狀須開被毆之人年若干歲某月某日某時被某人毆人用何兇器毆打某處見今某處斜傷長若干闊若干某處圓傷橫若干闊若干青色紅色有腫無腫會否皮破骨裂某某証告辜到官官與相驗登記傷痕令醫敷貼整理照依保辜日期責令兇犯領至家中用心調治案候在官身死之日卽照原狀告檢官照辜狀原供傷痕依法檢驗如被毆不告辜限者除登時打死及在三日之內者始准檢究外其餘死後告人命者俱以假傷騙詐及自毆誣人論不准真正人命其辜限之日係朔月者要查大建小建此生

出入之界不可不慎。保辜又須分六樣看。曰限內因傷死也。曰限外死也。曰限內傷已平復。別因他故死也。曰限內醫治平復也。曰限內雖平復而殘廢廢篤疾也。曰限滿不平復也。內惟限內因傷死者。候殺人論其餘則皆以本毆傷法坐。而限內醫治平復者。折傷以上。又得減二等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差變通

清舊欠

詳滾單

示滾單

收拆

流水簿

田報簿

連三票

定櫃式

較輕重

令自納

禁收獎

捉糧獎

查銀匠

慎拆封

查短少

示納戶

審同異

以上係錄集

臨倉版

處祭劇

核米色

毋亂收

實號簿

給糧票

禁科索

慎收納

解運

解司

解院道

解本府

兵餉

解簿

批剋

註款項

辨先後

明緩急

卷第一

卷第二

二

卷第三

卷第四

三

謹按借

慎押解

加稟帖

責速解

查批題

解零欺

如期限

知府

從政第一卷之五

錢唐邵泰衢鶴亭父鑒定

西湖孫 鉉可菴氏手輯

徵比

可菴曰前任之徵收多歸解給本官之解給起自徵收而徵者收之所由來也無徵則安得有收故徵視收爲尤重此發糧所以獨嚴催科催科即徵之名而徵即催科之實也條銀漕米不徵則民不完不善於徵則民亦未肯盡完然則徵果得法果盡善比國可以無事無字之義已寓催科而有司之能事早見一斑矣

滾傘說

催科而用里長此弊之數也今奉

明旨奉行禁革夫里長革則滾傘自不得不行矣滾傘之法甚善而亦有善有不善且有行有不行者以法之未備而奉行之不力也今篇中於滾傘稍加留意立爲二法以便奉行其一法照開產坐落之圖籍而都挨滾其一法照花戶同保之住址就近催催

法。換。輸。甲。首。一。法。兼。點。甲。頭。同。名。異。實。異。效。同。功。一。則。於。常。行。之。後。爭。路。爲。通。變。一。則。較。常。行。更。進。一。籌。州。縣。中。乘。有。行。之。者。並。列。於。後。以。見。法。皆。可。行。而。行。之。則。不。可。不。力。也。凡。便。於。官。民。者。皆。不。便。於。書。吏。滾。拿。於。官。民。甚。便。書。吏。勢。必。多。方。撓。阻。印。官。易。爲。如。錢。鼓。此。際。最。宜。明。決。非。明。決。二。字。則。行。之。必。不。能。力。矣。

滾。拿。法。其。一

一。法。欲。造。滾。拿。先。查。全。書。會。計。查。全。書。會。計。則。一。應。徵。之。總。數。明。矣。然。總。數。猶。屬。虛。懸。徵。數。尚。無。實。落。此。實。徵。簿。之。所。宜。必。造。也。法。將。一。歲。應。徵。錢。糧。各。里。類。造。實。徵。簿。一。扇。先。開。某。里。某。田。共。若。干。共。該。徵。銀。米。若。干。某。某。地。若。干。共。該。徵。銀。米。若。干。山。蕩。等。亦。然。某。項。丁。共。若。干。共。該。徵。銀。米。若。干。某。項。加。減。銀。米。各。若。干。各。該。加。減。銀。米。若。干。通。里。淨。該。徵。銀。米。共。若。干。是。爲。一。里。之。總。數。次。開。某。甲。某。某。田。共。若。干。共。該。徵。銀。米。若。干。某。某。地。若。干。共。該。徵。銀。米。若。干。山。蕩。等。亦。然。某。項。丁。若。干。共。該。徵。銀。米。若。干。某。項。加。減。銀。米。

各。若。干。各。該。加。減。銀。米。若。干。本。甲。甲。長。名。下。共。該。徵。銀。米。若。干。是。爲。一。甲。之。總。數。又。逐。甲。下。實。開。一。戶。某。人。某。某。田。若。干。該。徵。銀。米。若。干。某。某。地。若。干。該。徵。銀。米。若。干。山。蕩。等。亦。然。某。項。丁。若。干。該。徵。銀。米。若。干。某。項。加。減。銀。米。若。干。該。加。減。銀。米。若。干。本。戶。名。下。共。該。徵。銀。米。若。干。是。爲。一。戶。之。細。數。逐。里。逐。甲。逐。戶。編。開。務。使。十。戶。之。細。數。與。一。甲。之。總。數。相。符。各。甲。之。徵。數。與。一。里。之。總。數。相。符。一。里。編。成。一。簿。而。各。里。之。徵。數。又。與。一。邑。之。總。數。相。符。此。簿。造。成。正。官。查。算。清。白。屈。

編。成。一。簿。其。二

印。蓋。鈴。發。與。逐。日。北。戶。納。數。每。晚。同。疏。水。串。根。徵。查。是。爲。實。徵。底。簿。有。實。徵。簿。則。正。官。於。實。徵。之。數。知。之。既。悉。矣。然。正。官。難。知。各。里。各。甲。各。戶。之。徵。數。而。各。里。各。甲。之。花。戶。尚。不。知。本。戶。之。納。數。果。該。若。干。而。其。該。納。若。干。者。因。何。該。納。若。干。故。每。一。戶。必。給。以。一。票。俾。既。知。之。而。後。納。之。則。官。不。欺。民。民。亦。不。爲。人。欺。也。票。上。橫。寫。戶。知。票。內。直。填。某。里。某。某。甲。花。戶。某。人。其。所。有。地。下。之。細。數。應。徵。之。細。數。奉。文。加。減。之。數。通。共。該。實。徵。銀。米。之。總。數。悉。照。實。徵。底。簿。併。對。同。滾。拿。

刻例小票。票上用印。同下滾傘發與里書里書同滾傘交與經催。經催傳交各戶。蓋花戶自有之地。丁自納之銀數。多不自知。惟不自知。而後諸弊叢興。給此小票。正欲其比戶盡知也。徵者。據有底簿。納者。據有戶知徵納之數。上下俱明矣。然徵者。惡何法以徵納者。惡何法以納止。滾傘之不得不設也。滾傘照實徵戶知之數。以爲滾傘之數。每一甲給以一傘。先開一甲之總數。如實徵簿總數。後添填徵分十限。每限經催應催完銀若干。次開一戶應徵之細數。亦如實徵簿式。查與實徵簿并戶知票。無異。用棉紙糊。極極密。前寫某里某第幾甲。滾傘。用半印同實徵簿相號。傘尾於給傘之年月上用印。查傘內銀多之戶。印經催二字於其上。是爲一限之經催。發與里書。交經催。令其傳催本甲各戶。照傘前所開每限應催完之總數。依限催完。如果照限催完。取各花戶納銀串票內知照一張。同傘交里書。里書查收。將傘即交與次多地丁之花戶。勿得停滯。則下限經催。又該次多之戶矣。一歲徵銀。分爲十限。但正月非催徵之

候開徵。固須二月而二月入不得。不併正月之限催完二分。三月限該一分。四月六月各限分半。以五月停徵故也。其七八九十月。則仍各限一分。令之實止八限。其上五限。查銀數之多寡。輪值經催。如花戶中有應徵銀十兩者。先作經催。大該九兩之戶。又次該八兩之戶。如限內積多之戶。有能一限倍納兩限者。則下限免作經催。或倍納三四限者。除獎賞外。免作三四限經催。其傘仍交與經催。次多之戶。勿得強要。料多完之戶。下五限。查欠數之多寡。輪值經催。催完戶。甲大銀最多。或五兩者。該作經催。大該四兩之戶。又次該三兩之戶。如限內欠多之戶。其中有積多而欠復多者。仍照積多欠多之戶。令作經催可也。其滾傘催完不限之後。卽交里書轉交下限經催。不得稍有停阻。如有停阻。查出重究。此於常行滾傘稍加通變之一法也。滾傘催納之後。各甲無不納之戶矣。然有已完之納戶。卽有未完之額戶。未完者。滾傘不足。以催之。夫催之不得。勢不能比。而比之必煩。煩戶於一簿。然後可執簿。以此類此。比較簿。不可不設。

也。比較簿內，倘自造不勝其煩，概告橫造，又不勝其弊。今令總催將納戶所交知照彙同，須戶逐名開單送交里書，里書查各甲本限應完銀數，及知照內已完過共若干，併會開未完若干之頭戶，依甲次第算開某甲第一限該催完銀若干，今據各知照內已催完若干，或送完銀若干，或未完若干，據經催開數，須戶某人某人通里完欠開列一單，同前花戶知照一併于卯期前一日送衙查對，則某里之某甲已完應免止，某甲未完應變賣，某甲未完經催須戶俱應拘比。一日了然，又何浮發火員等弊，所能朦混也。查經催完者，自責其開欠戶，非假且造，而責之里書，經催無赴縣之若里書無錢，縱經手但據經催所交知照完拿而造，則某里書不過為經催作憑錄生而作弊，無門。依此法以造比較簿，省却多少葛藤矣。比較所以濟潦食之窮，不得已也。木皂又以濟比較之窮，尤不得已也。甚矣木皂練不得已而設也。據里書所開未完之經催查發木皂，木皂俱填真皂姓名，令里書實交經催須戶，限某日齊皂赴比，雖完亦須簿實。

其有匿皂不行赴比者，卽出前發木皂上姓名之真皂拘比。雖完亦須加責如真皂拘比再抗不完，或造紙枷枷出須戶，此於八九月令真皂押追，蓋立法非一步緊一步，則須戶忽不加警而欠者無完日矣。然而不得已矣。所發木皂真皂須設皂簿一扇，皂練姓名發皂日期限期所拘花戶依甲俱應填註明白，以便查比查銷。而卯期則三六九三十一比，或二四六八隔日一比，量縣大小以定卯期可也。

滾拿式

某府某州正堂某 為力行滾催事。照得每甲各止一傘上五限銀數多寡，下五限查欠數多寡，挨值經催依限催完者，販各花戶知照各一紙彙交里書轉交次多之戶。經催不許停傘，花戶難容抗納，分別賞罰懲獎良頑法在必行，各毋泛觀。某里某甲滾拿本甲共該地丁條銀若干，繳分十限，每限該催完若干。

戶其人在某地方	該徵銀若干	米若干	三月	某日完銀若干
某頭地若干	該徵銀若干	米若干	四月	以下諸月徵銀
某頭地若干	該徵銀若干	米若干	五月	某日完銀若干
某頭地若干	該徵銀若干	米若干	六月	
某頭地若干	該徵銀若干	米若干	七月	
某頭地若干	該徵銀若干	米若干	八月	
某頭地若干	該徵銀若干	米若干	九月	
某頭地若干	該徵銀若干	米若干	十月	
某頭地若干	該徵銀若干	米若干	十一月	
某頭地若干	該徵銀若干	米若干	十二月	

各戶照前開列
滾拿法 其二

一法欲造滾拿先令花戶開填本戶實有田地山蕩人丁舊年納過銀米原額及新有推收併積欠有無確數一呈限某日當堂投遞其開填報明式樣附後須每里先領式樣一張令各戶照式呈報內衙司錢穀者取逐戶報開實數與實徵舊開一一查對如有不對開示各里花戶許令呈明改正將逐張報呈於年月上用印然後傳集各里書於衙內開屋令查報

呈內所開住址依烟戶冊逐戶挨配不論條銀多寡以二十戶為率造成某里某首第一拿某里某首第二拿定式附後拿內必以向來之十限分為十六限者正月未徵五月停徵向來十限原止八限今以上下月分限是八限乃一月大限十六限乃每半月小限如遇急餉催徵則十限分為二十限可也甚限多則應催之數自少經催易於為力且多一限即多一經催催者多完者自多也其於徵拿之完欠遲速定以賞罰者賞以勸完罰以懲欠其為滾拿關鍵全在於此也滾拿既定然後再照滾拿編定里戶據辦戶原呈及改正後確數細列地丁若干應徵銀米若干增減若干積欠有無若干除積欠若干外共該徵銀米共若干依烟戶里分編為實徵底簿而逐戶逐里之總數必與縣額總數對針此簿同流水登換逐日花戶納數每晚同流水串根繳查其滾拿登交本里總甲散給各令經催照限催完如第一拿二十戶內共條銀八十兩則一年分為十六限一限經催該催完銀五兩第二拿二十戶內共條銀四十兩

各戶照前開列
滾拿法 其二

一法欲造滾拿先令花戶開填本戶實有田地山蕩人丁舊年納過銀米原額及新有推收併積欠有無確數一呈限某日當堂投遞其開填報明式樣附後須每里先領式樣一張令各戶照式呈報內衙司錢穀者取逐戶報開實數與實徵舊開一一查對如有不對開示各里花戶許令呈明改正將逐張報呈於年月上用印然後傳集各里書於衙內開屋令查報

則一限經催各該催完銀二兩五錢所點經催逐里
造薄存衙開填逐里逐限經催姓名隨點隨填隨印
某月上一限經催或某月下一限經催以便查銷停
傘之戶至於花戶開報確數原呈查確之後開填應
徵銀米粘于報呈之尾亦交總甲同滾傘給與經催
將各戶報呈截一存衙一張轉給花戶收執令其照
數完納如此則經催傳有滾傘花戶孰有納數是報
逐戶之易知傘也花戶開投一紙里書會造成傘是
卽逐年之編審冊也編滾傘而照烟戶則烟戶之長
萬政第十一
卷五
十
券可以互給原呈以令戶知則戶知之小票可以不設據原報之數以爲實徵則實徵一毫不錯卽原報之呈開入催收則催收每歲可行花戶填而里書造則洒派等弊一切俱除里書造而總甲傳則包侵等弊一時盡絕若夫滾傘內必照住址之相近者以納戶中多有攪辦此圖而家居彼里經催傳滾不但奔馳不暇亦且呼應不靈故不必依附籍以編甲戶只須照住址以列姓名庶使催者追呼甚便納者痛癢相關要知編里之始原照住地以類圖甲今依烟

勸懲

卷五

主

初行勸限嚴比外其現徵比期能在以半月為催以
 半月為比而已半月以內為限照限力催半月以外
 為卯照卯赴比蓋比亦但此此徵拿者之完欠遲速
 也前半月經催限十五日徵拿後半月經催限月盡
 日徵拿徵拿之完欠遲速不同而賞罰因之亦異有
 未及限催足繳拿者獎賞或花紅或紅銀大書獎語
 另點經催有依限完足繳拿者復獎另點經催有依
 限不催足繳拿者仍作經催罰令再催一限有逾限
 之次日完足繳拿者仍作經催罰令再催一限有逾
 限之次日早堂不完足繳拿者仍作經催罰完本身
 條銀十分之五發交木皂卯日赴比雖完量黃繳拿
 如再不完出差押比至於逾限不繳拿者出差勒限
 繳拿催足者備責催不足者量責全不催者重責押
 令本身條銀十分全完卯日候比完日回銷除獎賞
 復業及罰令再催者不必卯比外如依限繳拿全不
 完及逾限之次日早堂不完足繳拿者逾限不繳拿
 等項分別發皂令自赴比出差押令候比發皂量路
 遠近限某日取知照同木皂繳銷限之日即為卯

勸懲

卷五

主

期故皂簿必須順填限期庶可逐限照簿卯比差簿
 亦然然差皂必另立簿者以停命之差限甚繁而所
 押頑催較木皂尤嚴也其卯期量縣大小小縣三日
 一比中縣大縣隔日一比恭設卯但此經催經催應
 比每比亦是無多行不數限比者漸稀可操券而決
 也其但比經催而不及頑戶者非於頑戶獨寬也於
 另點經催之時查欠乘點以處頑民則彼之因頑而
 點經催因經催而致卯比者正在將來矣且但比經
 催應人人情點自於國課早完夫至于爭完
 之法矣雖然力行滾拿則輸將自然恐後有徵之名
 必無比之實比數且可不川又何卯期之足云
 報數呈式 此呈要為二紙
 具報呈某人 係本縣某籍住在縣某里某街某甲某
 地名係縣委里左隣某人右隣某人
 呈為報明木戶地丁條銀實數事切某名下原有某
 項田幾畝坐落某里某都某街某字號地幾畝坐落
 某都某街某字號山蕩照此開入某丁幾丁每年原
 納銀共若干納本共若干今於本年某月推收山地

等若干。生落某里某都某箇某字號內歷年欠數。若有隱漏龍寄等弊。查出甘罪。理合報明。為此上呈。

年 月 日具

前條報呈式樣。令每戶照式開報。報後查明印刷。後項茲粘印給花戶。

本戶某項田若干 額徵銀若干 米若干

某項地若干 額徵銀若干 米若干

某項山若干 額徵銀若干 米若干

某項若干 額徵銀若干 米若干

某項丁若干 額徵銀若干 米若干

如有積欠開列積欠某年分銀若干 米若干

除積欠速完免比外本年共該完納銀若干 米若干

若干

右仰本戶照數完納。向用里長。以致科派包侵。害民實甚。今米

實甚。今米

自承。特設滾傘。用點輕催。本戶果能逢限完納。違納自應免點輕催。其納銀必須親身赴櫃。庶免包侵。致

累重。納又須眼看櫃吏。照數填入流水簿。實徵底簿。及連三串票。將銀穿線入櫃。庶免櫃吏收多填少。換封侵扣等弊。如有櫃吏勒索。許本戶喊聚。納畢分取執照。知照二張。執照本戶自收。知照歸交經催。徵縣如本戶不完及完少者。查拿點作輕催。決不姑免。各宜凜遵。毋忽。

某里某前第一號滾催傘。輕催催足者免其赴

催

某縣正堂某 為滾催條銀事。照得本號二十戶應

徵銀。限條銀仰點定經催。照限催完。即取各花戶納

過銀數。知照一張。回滾傘於本州早堂放告時投繳

候即查核飛點。一人領交另點輕催。其滾傘完欠遲

或俟本日午堂發出。領交另點輕催。其滾傘完欠遲

逃分別賞罰開後。各宜凜遵。須至滾傘者

田共若干 共該徵銀若干

地共若干 共該徵銀若干

山共若干 共該徵銀若干

萬共若干 共該徵銀若干

人丁共若干 共該徵銀若干

單內本年分地丁條銀共該額徵銀若干

繳分十六限每半月一限除積欠速令全完不在

分限外每一限經催該催完銀若干

永及限催足繳拿者卯期獎賞

依限催足繳拿者復業

依限繳拿不催足者仍作經催罰再催一限

逾限之次日完足繳拿者仍作經催罰再催一

限

逾限之次日繳拿不完足者仍作經催罰完速

身條銀十分之五發交木皂卯日赴比離完

量責繳拿如再不交出差押比

逾限之次日不繳拿者出差勒限繳拿催足者

不足者量責全另點經催俱押令本身條銀

不催者量責另點經催俱押令本身條銀

十分全完卯日候比完日回銷

戶契人作基

本年地丁共該繳銀若干

如有積欠開大單分繳若干

每限應完銀若干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上限某日完銀若干 下限某日完銀若干

戶契人作基

本年地丁共該繳銀若干

如有積欠開大單分繳若干

每限應完銀若干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上限某日完銀若干 下限某日完銀若干

儒官滾拿

儒官與民同一滾拿則儒官既不屑比肩於民戶而

民亦不敢催備儒官以與儒官相抗衡但民可照生

址以編甲戶儒官散居各里不比就近可催是不

不盡其責於門斗陰陽生也儒官滾拿令門斗地

儒官滾拿

儒官滾拿令陰陽生傳交催則陰陽門斗納財儒

家人赴攢封投投後取知照給門斗陰陽依限繳查

如有遊限不納陰陽門斗開稟各儒官家屬早堂投

稟查發木皂拘家屬一例比較其儒官報數呈式及

繳拿限期亦必與民同一例也漕載滾拿亦分儒官

另徵

儒官另設滾拿匪獨便民亦便儒官住富庶州縣儒

官二籍十居四五若必另拿催滾是滾拿僅行于十

之五六而四十一之四五矣况儒官除免一丁外原

屬與民一體當差。即使體統稍優。然備官不可。遂備
官之家。人則可。滾何妨。列知數一名。以代之。有此
知數一名。則滾拿不必分民與儒官。只須合為一單。
以為催滾可也。

漕米滾拿

此拿照畝算派米。裁依條銀滾式。編成一拿。分為三
限。一限點一經催令其照限催。初限比經催。次限
同比欠戶。三限每一里出一差押比。完日回銷。其
票亦照連三前式。米載與收一存。縣一花戶執照。

第一

卷第

上

交經催知照。經催逐限。將知照繳查。完日方繳換拿。

核滾拿

滾拿為一年之用。必須核辦最堅。其總工各價。須捐
俸辦給。恐所捐者微。而所益者大也。

禁規

開徵多有規禮。違者。向出里現。殊不知里現取之衆。
戶。剝民以奉。固自不可。而書吏借此作奸。里現因循。
派索所得規禮。幾何。而指一科十。徒為此輩生涯。從
此蠹弊。焉端肯伏。此一分規禮。以為彌蓋之緣。此

例萬不可開。為利甚微。為害不可。紀極慎之。戒之。

罰停拿

滾拿之利。在行。故停拿者。必峻其罰。此限不楚。尚期
彼限之催。若一停拿。則此限不行。彼限亦為之不滾。
凡遇停者。慎無姑縱。庶幾有滾而無停。而此拿乃可
奉行而不倦。

魁初行

二月在開徵之始。尚在緩徵之際。一月內。偏欲催
兩月之限。是反急於他月也。况向來急餉。多在此

第一

卷第

上

併催兩限。又值急需。為此月之經催。良苦矣。然平時
之二月。兩限猶可。並催乃急餉之限。羽檄甚嚴。或勢
有不得不分。差出票之時。以暫救燃眉。行滾拿者在
能守其常。又在能通其變。若於正二月之滾拿。果能
力行盡善。則餘月俱可破竹無難。

重知照

知照一票。其於滾拿也。如樞機。如關鍵。萬不可視為
泛常。催者之不足。納者之不完。查知照則自了。
然。但此票之查對。必須幕友逐戶逐戶。每限查清。則

內清外自不敢混而後催少完○就該發皂執該出
差○不獨差餉者無由作弊○卽卯比之下完者應免欠
者應盡一清如水○買避無從此○循理亂絲者得其頭
緒○中廢脈自能使其一絲不走○知照正滾傘之廢脈
也行滾傘者其知之

酬急餉

滾傘每限催數無多○如遇急餉○不妨一傘兩用○經差

一限併催兩限之數○若猶恐緩不濟事○每一里領里

一差督協經催○立供急餉○或設鑼鳴警以爲鼓勵○遊

勸募第一 卷五

迫切之際○不得仍照平常嚴禁○差人索費○曉諭各戶
急公○是又在編張告示以布赤心

酌比較

邑內向多頑抗○姑息固難樂施○倚俗厚民淳○向無差
欠○則遇卯不妨免比○卽或處必比之時○不妨十戶抽
一以警其餘○至於夏秋雨濕之時○徵收須緊○九十月
催比較平時分外宜勤○開月亦可從寬○如此則寬處
固是仁心○緊處亦非暴政○於撫字之義實可無慚矣

謹出差

催科最忌出差一戶爲之需索○衆戶爲之動騷○頃
不納大半貧寒○差則奮如鷹之爪而張如虎之牙○雖
以皮骨僅存之窮戶○亦必連皮帶骨爲之吮嚼一空
是終無完納之期矣○然又有不得不出差者○法宜嚴
其差限○禁其需索○使之無暇搜羅○卽有押追亦須是
差責比○此者緊則完者速差無停滯爲害不深不得
已而出差者○矧於此三致意焉

善變通

立一法以救前法之弊○究之所立之法○未免法久弊

勸募第一 卷五

生是在行滾傘者○隨機應變○以除法中之弊○以通集
外之法○則法愈久而愈可行○或宜於前不宜於後○或
宜於此不宜於彼○一時有一時之變換○一處有一處
之機宜○隨其機應其變○而滾傘無時無地不可行矣

清舊欠

帶徵舊欠一項○必須先懸上臺○各滿實其考成○勿與
現徵一例○蓋舊欠斷難猝楚○非寬以月日○則因舊欠
而致新通者○又自不少矣○考成寬則月日可寬○徵
者乃可帶楚○其法先將欠數最多之戶勒限比追逾

限卽行解憲再將欠數太多之戶照前勒此一而中
論欠少之戶速令早完免比否則目內卽拘欠少介
戶勒期嚴比矣如此則從多及少由少至完雖或延
延月而月日寬庶手足寬舊通自可帶清新役亦
可無誤寬處正自緊處也然此等欠戶勿得盡令該
書開摘惟將舊欠比舊及流水堂簿粹然引入內衙
直後摘大第止清此固清舊欠之良法也

禁保歇

糧不消非盡有司欺騙也禁在史書錢糧不完登
盡有姓頑抗也禁在保歇然史書與保歇實非兩人
也積年史書必以其父兄充保歇積年保歇必恃其
子弟作吏書皂快盡屬親朋官府在其掌裡把持盡
踴躍縱自由邑邑皆然矣夫里長止恐其不到故
有保家鄉民入城寄食旅店故有歇家原非經手錢
糧之人遠則里長納戶不入城市遂限完比盡入保
歇之手任意侵壓僅以一二擔比反將七八自潤皮
骨席藏仍虛無怪通賦之日多也及至清查完欠藏
匿官崇混賴私收無憑對証已完仍作未完勒令重

納無處申訴間或捕發差出快皂皆係羽黨抗拒違
限法令不行故第一大害莫如保歇謂宜肅革不許
沾染錢糧敢有通同廟穴者訪拏一二究辦論道庶
盡弊其宜清乎但緩急當分先後完欠宜查戶口假
如錢糧完矣復以詞訟拘留新額完矣復以舊欠補
緊本戶完矣復以同族牽連一八縣城紛紛紆紆無
門逃避致令山谷之氓望市廛爲陷阱終身老死鄉
村反刊於有歇家案於有保戶甘心爲其魚肉而不
悔者豈非迫而賦之寒故除保歇不可不於此加意
焉

詳滾章

爲請行滾章以期裕國便民事切照滾章之法爲催
科中第一善政而州縣多不能行之多不能行者
大半胥吏忌其克終地方難爲圖始逐使最良之法
竟阻撓而不行也今奉永章里長之
明旨是正弊政既除而良法應行之候也早蒙
向來之滾法爲之路加損益如何來但滾糧多之戶
糧少者延皆袖手而不完今以上數限之繼催族太

糧多復以下數限之經催責成完少則糧多之戶或倍納於前完少之民仍補納於後庶貧富不偏而頑但警矣又向來多設連二之名連三外特給歸農於甲首今以連三中之執照截交花戶即以連三中之知照資付經催則納戶之銀已納既知照可憑經催之單不催亦知照可據庶完欠藉查而甲戶免其矣他如蒙頭拿之開裏爲比較之簿書必木皂之後先爲卯期之大第此於常行之滾法損益亦似無多而行之不無小補早職爲催科起見謹將一得仰請

憲裁如可林行伏乞批示 卑職 固未敢擅便也

滾傘示

爲飭行滾傘以勸民輸以裕國課事照得錢糧蓋屬正供向道胥吏酒餉那侵莫此民膏牛填蠹腹而其弊實皆起於里現里現以一身償催闔里呼應不覺終年受比只得賄胥賄吏仍嘆好書或酒少扣多或那張制李比較則賈賄胥差提則賈延卯限誼費不營遂致侵漁納戶里現供胥吏之求納戶及里現之累民膏盡吸國課難完是里現之爲害已非一

目矣今奉

明旨示行禁革於此而欲傳得東無侵里民無累分厘盡入課程升合不填漏蠹合滾傘其無山矣惟此滾傘催分各甲可無漏蠹之虞限止一催不受終年之苦頭催足不須留公庭花戶遊完亦自優游鄉里微費不見經催之而需索何從圖長不登納戶之門也侵矣自滾傘而納里無幾筆長滾而比自無煩滾傘之法美不勝書足謀便民莫踰於此誠恐胥吏輩知書已百計阻撓經催不解便民一時惶惑或

持傘而不滾或滾到而不完抗法不行自無三尺爲

此示仰各里各甲經催花戶併生儒宦屬人等知悉滾傘發給之役或有抗玩不行或陽奉陰違行之不力以致催者多停納者多大除假皂真差利比和違各不稍貸外定行查拿抗戶另法盡處劣於勢官縣不容情倘有奸胥蠹吏賄賂里現希圖不滾查出決行責革立法伊始各宜凜遵須至告示者

收拆

可○巷○曰○徵○費○立○法○不○立○則○多○未○完○收○費○除○弊○
 不○除○則○多○中○飽○蓋○錢○糧○之○為○弊○雖○不○止○一○收○而○收○
 錢○糧○之○為○弊○其○獲○奸○積○蠹○弊○獨○不○可○以○更○僕○救○也○
 如○里○書○櫃○吏○銀○匠○歇○家○無○一○非○弊○中○之○人○如○私○收○
 攬○納○剪○邊○換○包○無○一○非○人○中○之○弊○他○如○庫○貯○有○假○
 倉○糧○有○盜○一○切○經○收○盡○為○弊○孔○故○善○於○徵○者○尤○必○
 善○於○收○倘○當○事○把○注○之○下○所○執○漏○卮○則○民○膏○半○填○
 蠹○腹○國○課○賠○入○奸○囊○是○官○不○善○於○收○而○反○為○罪○蠹○
 所○收○蝕○矣○惟○願○收○者○於○未○收○已○收○諸○弊○其○悉○除○之○
 為○便○

為家第一

卷五

三

流水簿

用○滾○單○以○作○催○科○法○至○善○也○經○催○迫○於○分○立○之○限○花○
 戶○迫○於○分○限○之○催○將○見○急○公○而○投○納○者○連○相○接○矣○然○
 催○之○必○給○以○單○庶○多○寡○可○按○單○而○催○納○之○必○登○於○
 簿○庶○完○欠○可○按○簿○而○稽○查○此○流○水○簿○不○可○不○設○也○此○
 簿○每○本○百○張○每○里○一○簿○用○印○後○發○交○各○攤○書○收○單○於○
 逐○日○花○戶○納○銀○之○時○照○其○所○納○銀○數○填○入○簿○中○每○經○

半○頁○止○填○十○戶○十○戶○之○後○結○一○完○銀○總○數○換○次○填○實○
 每○一○日○又○通○共○結○一○完○銀○總○數○于○兩○戶○破○縫○線○上○至○
 晚○送○衙○查○驗○至○於○拆○封○之○日○逐○封○換○照○流○水○查○拆○而○
 流○水○簿○又○即○拆○封○簿○矣○納○戶○逐○日○上○納○如○水○之○流○而○
 不○息○也○

日報簿

日○報○者○報○各○櫃○流○水○簿○上○一○日○所○納○之○總○數○也○有○流○
 水○簿○則○一○概○之○銀○開○填○有○數○有○日○報○簿○則○各○櫃○之○數○
 總○覽○無○餘○且○可○據○日○報○之○異○同○以○查○流○水○更○可○憑○目○

為家第一

卷五

三

連三票

報○之○多○寡○以○定○拆○封○拆○封○時○正○官○但○閱○日○報○簿○看○櫃○
 吏○逐○櫃○拆○兌○折○與○報○果○否○相○符○則○以○流○水○對○逐○戶○之○
 數○又○以○日○報○對○逐○櫃○之○數○而○納○有○數○折○亦○有○數○矣○此○
 日○報○簿○之○不○可○不○設○也○此○簿○命○庫○吏○造○報○某○日○某○櫃○
 納○銀○若○干○某○櫃○納○銀○若○干○幾○櫃○共○納○銀○若○干○連○前○共○
 納○銀○若○干○每○晚○查○明○各○櫃○日○納○銀○數○登○簿○繳○查○庶○幾○
 櫃○書○等○納○庫○書○職○報○而○後○此○自○不○得○互○異○矣○
 納○戶○之○銀○雖○登○流○水○而○流○水○簿○可○減○增○未○足○為○據○惟○
 連○三○票○

令花戶納銀時既有積欠照數登填流水又看櫃吏照數填入連三納填已畢裁取執照知照而歸則納戶有據矣。留一存照以繳衙則官亦有據矣。納戶久以知照一票交付經催則經催知其果納亦可據此而報完矣。此連三票不可不設也。票式三連連處掛填字號用印斜鈐其一橫寫本縣存照其一橫寫花戶執照其一橫寫經催知照三票內俱填已完實數除存照一票併用利連三每晚同實徵流水簿繳倉登核外以執照付納戶以知照令納戶持付經催。

向來連三之票以一票存房致費煩弊不如以存房之票改給經催不獨取便吏之好且可省却歸農一票矣。

此票每百張用紙拾一根穿緊送印之時須細細查數多一張則為弊無窮少一張不但查數最清而奸書乘此伺口矣。確查張數之後方用印鈐一人用印一人揭數印後再查勿以煩數為厭至便張不可失印失印則請補之門一開而弊又生焉矣。

申票式樣其長短闊狹之間須要與前官稍異為妙。防奸人以舊夾新等弊。秉忙雜之際一時厭蔽。過去若式樣稍別。過眼即知矣。

定櫃式

櫃式將櫃底釘鐵圈一個半繫長麻線一條將線頭從櫃面上眼口度出又將一小木枰橫放塞住可翻可滾。翻枰肚在上則銀納肚中一翻一滾銀封即翻在枰下不能取出封漸多自然擠到底矣。櫃面眼口大約橫二寸長三寸夜間用鉄轉皮蓋鎖仍封固至

櫃個四邊及底面常宜封固拆封方啟

較輕重

存衙之款要與櫃收之款輕重一致絲毫不異。拆封時更宜再較以絕其奸。

令自納

令花戶照司頒法馬自封投櫃。吏書賬收寫數而已。一戶投畢經承印實填其數于流水簿上。令本戶親看實填以杜浮簽增減之弊。即服同穿封下櫃以絕私留不入之奸。隨給執照知照二紙與本戶收交上。

刻經收更書姓名貴有攸歸設有疑弊即便稽查

禁收弊

各處收書弊實甚多茲列十款不過舉其大概而已
私置重疊高下其手一弊也苛勒火耗刻削銀水二
弊也需索票錢欺虛鄉愚三弊也不上銀兩不投
捐四弊也刃邊易錢調換銀水五弊也銀兩不實填
倒錯亂六弊也遮蓋親識甲乙那移七弊也不實填
簿虛粘浮票八弊也筆畫改換以兩為錢除整寫零
三票互異九弊也拆封清算不合收數十弊也務須
逐項痛切嚴禁不可稍縱致玷官箴

捉獲弊

天下收書之弊可謂窮工極巧矣印官幸而精明立
法稱善而不知其弊即潛生千法之中惟有出其不
意示以難測為三昧也或過拜客回衙忽下轎馬或
驛地步出私衙至收銀處所將收銀親手取藏立印
封櫃連簿一并親押繳衙查驗有弊畢露矣立革痛
懲庶使奸徒屢敗故點巡檢書月與李更猶屬次着
惟以不定之法管有權濫則法會變與吏不改更亦

自無礙也

查銀匠

賦重民貧弊孔錯出民已不堪命矣銀匠一項對更
不貨各邑俗例不同有領銀一兩暗勒平水二分者
鄉民即携成錠狀銀復勒索不已方為鑒印蓋領銀
各店有數便比花戶甚多百姓既擁塞不前銀匠亦
應接不暇幸而輪到雖多索亦所甘心尚敢蠲錄已
較乎充銀水高下一任品題巧計侵蝕架推銷折更
有多於每兩三分之外者小民膏血幾何堪此吮吸
哉必須嚴行示禁以絕其奸或令內丁往試或見納
戶稟詢便之不取作弊尤為善著耳

慎拆封

將要拆封先取串號簿查用若干張利若干張再對
流水簿收過若干須與串數相符若流水少而串數
多必有侵欺不入櫃者矣查對相同則清算總數再
與日報數相對共該拆銀若干然後檯櫃拆封或令
糧吏等於公堂換拆或於內衙署友平家人同糧吏
查拆總須官坐其上耐心看拆拆或有弊即命各役

站開疑兌手則親自兌之疑櫃頭則親驗銀封次序
兌完每五十兩一封殊標入押收銀既完方註折封
簿某日折銀若干收訖隨發匣入庫亦有收入私衙
者惟看地方民情役膽而斟酌之可耳次日即喚銀
匠發領起解如此則偷銀諸弊可除雖然庫櫃諸役
全以偷銀爲利如亂紙堆柴糊桶無不可以藏匿惟
神明者臨事察變爲安

查短少

平本有短少者即寫於本人封袋上銀數一二三
須寫大字着拿催交本戶於下卯催補繳進

示納戶

爲申諭納戶赴櫃封投以免包侵事照得本縣催科
之法無非以勒納相期乃不易得者銀最易辦者納
花戶或憚行遠路或怕入縣門往往請託里書說其
代納或鄉愚已來縣內轉投歇家亦頗代納凡事可
代惟發糧交關斷不可代里欲接銀到手不爲代納
多爲代用捏出私收公然侵蝕卽有以多納少總之
竊圖益民此皆納戶不肯親身赴櫃致被侵漁遂貽

後累爲此示仰在城在鄉遠近各納戶人等知悉嗣
後素有條銀斷宜親身赴縣封銀到櫃眼看櫃書照
數登入實徵底簿再填流水號簿併一樣分寫連三
串票然後將封穿入櫃線看落櫃眼轉關之下取執
照自收以知照歸交拿催如此則不但里欺無包侵
之患卽櫃書亦難填少扣多移張作幸一經自納百
弊皆除爾等納戶萬勿轉轉相託貽害將來倘有里
欺甜騙納戶櫃書勒索申費許納戶卽行稟查書歇
立時責究不貸特示

漕糧收法

審同異

各省州縣風土不同或無白糧者或有黑豆者或有
不產米而折色買米起運者種種不同難以盡舉惟
因地制宜可耳

臨倉廩

大抵看年歲之成熟刈穫之遲早以爲收米之限而
十月開倉此固定例不可不知也凡至收糧時必須
告假臨倉住于倉內廩米卸傾親自登記曉上總算

則諸弊自除

處繁劇

地方簡僻。親司其事。若處繁劇。勢不得不委官吏。常住水火。便民不時上納。

核米色

收時要細看其乾濕。否則一石濕米。全倉俱壞。干係匪輕。火則察其糠粃砂石。篩揚務淨。較準升斗。不許短少。務須照糧道頒發印烙新斛量收。不得淋尖。砌斛種種苛索。但良民上納。自多乾圓潔淨。若有糠粃

濕潤砂石之米

必係刁徒。自當禁止。倘或年成欠熟。其米青黑。亦宜諄而收之。方得良心。

毋亂收

某里某甲之米。即堆某里之倉口外。不許雜亂。大倉上註定收米人役姓名。不許亂收。完戶米足。限同傾入。即與收申。

實號簿

收訖登記號簿。月日里分。甲分。姓名石數。如號簿有米倉內無米。收米官役并倉役賠補。然賠補過矣。須

正印官預先稽覈。嚴察到倉自看米色。較其升斗。以後收糧官吏倉役人等。自不敢作弊。

給糧票

登簿後。即給印票。與本戶收執。併知照着交經催繳查。

票苛索

倉前大張告示。嚴禁一應苛索。隨規積弊。又須時向納戶詢之。

慎收納

小民完糧之苦。不可勝言。完銀不過傾銷足色上米。則受收役多少。稍勒。不論米色尖圓乾濕。一味借端延緩。以致完戶往往守候無期。規禮一得。雖有糠粃不篩不揀。規禮不得。即無稻穀。過篩過揀。以故升斗之小戶。自苦數少。往往付之包頭。即多者亦圖省力。包夫中飽之弊。重納之苦。自不少矣。且鄰都之米。俱有東道分規。故皆于黑夜一傾。咸都備官白日挑糴。故平日須察地方利弊。於開徵時。應行應革。隨地隨以求借。置得宜。庶盡催科妙用。

解還

可○巷○曰○錢○糧○大○半○屬○之○起○解○而○起○解○一○項○不○獨○協
 餉○兵○餉○限○期○每○不○能○寬○即○此○解○府○解○司○催○提○何○嘗
 稍○懈○故○錢○糧○有○先○儘○解○收○之○說○以○此○項○所○謂○匪○細
 也○况○其○中○往○往○前○所○緩○而○今○忽○急○向○所○後○而○今○必
 先○或○移○此○項○以○應○彼○項○之○需○或○那○彼○項○以○作○此○項
 之○抵○參○差○錯○落○頭○緒○最○易○混○淆○甚○且○貨○已○買○辦○乃
 或○有○領○而○無○解○名○為○批○廻○乃○或○匿○批○而○不○過○發○應
 沉○擱○弊○實○多○端○比○較○比○鉤○頗○煩○精○察○錢○糧○至○起○解

解數

卷五

五

解司

解○藩○司○之○款○目○甚○多○各○宜○分○項○起○解○如○戶○部○項○下○本
 色○若○千○折○色○若○千○禮○部○工○部○項○下○本○色○若○千○折○色○若
 千○額○編○兵○餉○若○千○裁○扣○充○餉○若○千○我○官○經○費○及○科○差
 曆○日○等○項○各○若○千○凡○該○解○司○銀○兩○一○一○按○款○起○解○其
 錢○糧○各○有○應○解○衙○門○全○書○內○分○載○甚○明○而○解○司○十○居
 八○九○故○言○起○解○首○及○藩○司○

解院道

起○解○總○河○則○有○河○工○銀○兩○起○解○織○造○則○有○染○薪○銀○兩
 起○解○學○憲○則○有○學○租○銀○兩○起○解○糧○道○則○有○輕○資○行○月
 茂○貢○等○銀○兩○起○解○驛○道○則○有○站○銀○起○解○運○司○或○驛○道
 道○則○有○鹽○課○是○各○院○道○應○解○多○寡○雖○自○不○等○而○額○編
 解○款○固○有○一○定○所○當○照○款○分○解○者○也

解本府

解○本○府○則○有○採○辦○本○色○撥○留○兵○餉○等○項○銀○兩○而○解○赴
 河○應○則○又○有○河○工○銀○兩○是○錢○糧○不○獨○解○府○亦○或○有○特

解庫

卷五

五

解○庫○解○款○固○多○分○解○衙○門○又○復○不○一○至○千○缺○官○批○契
 牙○帖○當○餉○牛○驢○糧○稅○等○項○扣○解○更○自○無○定○總○宜○隨○地
 隨○時○或○照○舊○定○額○編○或○照○新○奉○充○撥○起○批○報○解○無○容
 違○錯○也

兵餉

一○定○制○所○開○兵○餉○協○餉○甚○嚴○其○中○有○平○時○撥○定○之○款
 未○有○一○時○提○解○之○文○除○急○需○不○和○定○限○外○凡○平○常○協
 濟○例○限○四○月○完○二○分○牛○九○月○全○完○據○此○項○即○係○地○丁
 錢○糧○不○復○作○分○數○題○報○而○定○例○五○分○之○限○固○當○遵○限

解完也。且兵餉既難遲悞。協餉沿途尤恐耗闕。又或一時奉撥。嚴限難希。兵協之餉。較他項原有不同。定例於地丁之外。另列處分。故此項於別款之後。另爲申說也。

解簿

起解款目最多。必登之於簿。而後可查。然登簿只須將款目月日。原解官役姓名。解司解府各處。一開載明白。自可查簿而查。正不必巧立簿式。多設簿名。以滋叢脞也。此簿正面填明康熙某年。今起解銀數。

解簿

解簿

解簿

則簿內止類第一行。爲某月某日。第三行寫某字某號。批內解某項銀若干。赴某衙門投納。第三行或第四行。寫前件三字。下填經承某人。或差官某人。或差役某人。餘須多刺空白。俟填未獲批迴緣由。以憑查比。如已獲批。則印已獲批訖四字。一覽自可了然矣。或於未解之前。先令經承查照全書。逐一開造。應解款目。亦列前件字樣。用印存衙。隨解依款填明。某月日差役某人。解赴某衙門於前件之下。餘如前式可也。

批廻

批廻每紙一張。刷印二批。批式相連。一撫院。一藩司。故名。駕爲批。又名連蒙批。此批收藏內署。遇解發房。填用起解之日。將批先向府堂掛號訖。赴藩司。將銀寄庫。取有庫收。解役責批投撫院。候撫院將本院批掛號訖。隨裁牛存內。將藩批發還解役。赴候藩司。照批兌收訖。復將司批詳院。以便院內銷號。解役赴院領批。赴府銷號。然後回縣。細驗批廻。併解司。取不無改竄。沈桐敷鎖。轉院。俟逐款解完。換次粘連實收。成

批廻

批廻

批廻

卷用印鈐蓋。直至奏銷之後。取該吏領到某項某項批廻若干張。領狀發交該吏。或有奉查。庶可據領吊取也。

註款項

起解項款。甚是繁多。蓋徵比雖係一條。課而還解。則仍分款項。他省錢糧少者。且勿論。止就江南多者言。之如解批總日地丁若干。其實又要照徵催款項。封文起解。然下屬起解之縣。自然先其急者。而後其緩者。倘若混開日地丁。上司必先和其緩者。而後催其

急者不卅州縣不那移起解總之不辦先後不分緩急統曰地丁爲害自不淺矣故必于地丁正餉之下註歸項款以期無誤考成

辦先後

凡解錢糧須先儘京餉後解兵餉而後支給寧使不足於支不可不足於解

明緩急

起解錢糧大率不越部司府餉而其要總在明緩急如解部者急矣而解部之中亦有可稍緩者解司解

卷五

早

府者有急有緩矣而最急之中亦有可稍緩者稍緩之中又有其最急者審時之遠近度勢之疾徐神而明之存乎一心而總非熟達全書不可况今

功令日嚴逐項逐款皆有考成之責此其大略也而尤有慮者一年之錢糧必歸一年之款項切不可那移提借如萬不得已暫爲通融須要註得明白如某年分徵銀若干支出若干借解某年分錢糧若干隨手稽查收發簿內登記時刻在心卽爲補抵否則錢糧不特不濟而或遇

赦免如帶徵錢糧起徵一千五百止實徵得一千其五百兩尚欠在民却將見徵錢糧借解五百兩倘帶征年分或遇

赦免則民欠必不致復征而所借見征之五百竟無從補矣其中受累正非淺鮮也

謹擬借

江南州縣動輒數十萬兩一時徵收難以報完而徵催急餉如電如雷勢必至于那移故提借之名州縣往往受累且或上司因縣大利豐又多無額支派難

再四具書求其裁銷歸款而上司虛文答應究歸白

卷五

早

賄白賄不甘必入徵借款項究之徵借不消考成終不能量也

慎押解

舊例縣差官役起解百餘橫生難以筆盡一時自爲苟安久後必貽大累必釋一二伶俐管家或得託親友押同官役起解必請營兵或民壯護送沿途自爲小心經過州縣掛號盡親丁押迎庶免侵侮等弊又

可守候學批也

庫帖

批文之外更要作一稟帖上呈藩司云早職某所解地丁某項銀若干兩同批投遞以便藩司存案批文往來於撫院恐有意外之失亦一要訣也

賁速解

徵收在庫之銀必須卸解起解各項之款亦宜速行蓋附省城者恐庫吏之侵那在僻處者恐盜賊之竊發故隨收隨解萬穩萬當一則上司見我之勤儉二則免庫藏之憂虞也

庫庫

卷五

五

查批題

解錢糧必以獲批為要少不慎重弊實立生凡解錢糧或司或府先擇殷實老成者領批起解限日獲批以杜竊運洗改之弊倘所托匪人勒銀未出卸將補兌花銀繞離縣門復將印批洗補以多作少司府按數兌收真偽莫辨及至回縣繳批復將原數改正詎料水落日出司府以前銀未完催繳差提本縣以從批無異安心許覆批駁經年倘遇摘本竟以未完入告罰俸調降有自來矣且內中更有串通司府胥役

而上下瓜分者亦有澤黨朋比作奸而彼此烹分者

再有投弊包攬歇家而臥批貽害者種種弊竇難以枚舉惟在起解銀兩時計其路程遠近勒限回銷至記批迴簿內查或逾限嚴提家屬責比授比臨比漸次施行務期獲批乃已若州縣着令衙內的當家人押同經承起解依限回銷此乃絕弊之良法也

解零款

零星解款尤宜早完蓋其銀數不多易於乾忽殊不知恭罰各項有十分之處分也故凡零星應解之款

鳴款第一

卷五

五

儘數先解一則免恭罰之甚重一則省解繳之類催不可不知也

知期限

例開某件限某月者此乃到部之期非起解之期也宜查照來文限內預覆為妥否則揭恭部議均所不免矣

為政第一卷之六目錄

錢穀

支給

立簿一

立簿二

遲早

支應

備辦

存領

核類

零給

扣加

送單

示期

給散

關補

雜論

論存留

為政第一 卷之六 目錄

十一

論實在

論未完

論雜項

論鹽課

論蘆課

論驛站

論錢法

論介儲

論總簿

為政第一 卷之六 目錄

十二

清丈

綱目

號長

捧人

置弓

辨形

自丈

惟首

抽丈

查冊	立冊	禁訟	起科	蘆蕩	場田	編審	出示	給單一	給單二	設櫃	投單	推販	開局	查契	歸戶	差徭	審丁
----	----	----	----	----	----	----	----	-----	-----	----	----	----	----	----	----	----	----

門則	歸民	優免	寄庄	均里	遞撥	晴零	造冊	駁造	捐俸	出榜	論花分	論詭寄	論脫漏	論飛酒	論移換
----	----	----	----	----	----	----	----	----	----	----	-----	-----	-----	-----	-----

爲政第一卷之六

錢唐邵泰衡鵬亭父鑒定

西期孫 號可菴氏手輯

支給

可格曰錢糧不虞濫解而惟慮濫支故透冒之弊盡在支銷而支給一項不得不爲鄭重也且空缺小建等之扣覓則支中原有解公務動支等之銷抵則解中亦有支卽當以支給論孰當先給孰可緩支孰可緩給而又當先支其未給者必先查而

後發已支者必加核而勿重登記必覓放支必值

務使條分縷析界限不淆而後透冒之弊無時可

乘

立簿其一

支給不可與起解同簿解急而支緩卽或支亦有急然應解不解動關奉罰應給不給無害考成况解自爲解支自爲支分立立簿簿肩服更覺洒然支簿前列月日中逐項給數後列前件前件下註明或取有某官印領訖或取有某役領狀前件下總須簽留

空白以爲續給地步又或於未給之前先令懸紙

照全書逐一開造應給款日亦同前件字樣用印存

衙臨支於前件下依款填明某月日給發某人領狀

冊卷可也第縣屬修工物料等支給總入支簿是已

其上司俸工及公務支銷各雖爲支實則起解支解

似有難於分簿者抑抑凡填批題俱屬解款凡送關

領俱屬支銷原白判然不混卽或不無先借支而後

歸解款者在歸款後宜登解簿在借支時不妨暫登

支簿登記必明然後一絲不亂此立簿者不可不各

清其源也

其二

支

其二

支給簿最宜登記明白否則冒濫透支等弊由此而生此項既不得與解款同登一簿卽於另立之支簿亦須分門別類不致混填庶幾登有類而查亦有門也抑俸薪入俸薪之類玉食填工食之門他如上司公用本縣支銷俱應各立門類惟類數最少不便另門者附記於相類之門可也

遲早

凡屬俸薪俱宜緩支。防有追扣之事。而上司之俸。雖則又不得不早解也。凡屬工食俱宜緩發。恐有克扣之時。而憲役之工食。則又不得不先給也。廉膳常奉。減裁必俟年終。而放孤貧原期。查濟必須先月而支。囚糧若不按名按月從供。獄吏之食費。工價若非量給。續給難免役人之花費。祭祀迎春。則須先期而給。供應採辦。亦須先事而支。驛站工料等銀。非早給恐藉差使。清項賄截等銀。非早給有礙開行。以緩急之。大槩定遲早之支銷。而其中宜早者。既無容稍遲。可

第一 支本

遲者。又有時宜早。大約除本衙門俸工及廩糧而外。早多遲少。出不容吝。此有司之所以難也。故有謂支給取自有留。較起遲獨為可緩者。試思支給中可緩無幾。且支給無月不有。豈能俱待解款全完之後。而自存留甚矣。支者之不能盡緩如此。夫雖然。緩支無罰。緩解有禁。以支視解。緩固無妨耳。

支應

錢糧支給內外四項。日細得機兵驛站。其細分條目。具載賦役全書。而綱銀一項。則戶禮工三房各為分

值。凡各應上司過牲。心紅紙割。柴炭油燭。及門皂水。蔬等項。則屬戶房。答廳下程。對送酒席。春秋二季。祭祀等項。則屬禮房。修理衙門。及製造傢伙。學道考試。蓬厥等項。則屬工房。已上綱銀。通年俱各額派。載在全書。凡有支給。必須預先令經承書吏造數送查。以憑核實。支給。庶無冒濫之弊。

備辦

支給款內。如各官俸薪。師生廩糧。各驛驛站。各役工食。及一應祭祀供應之類。最宜酌奉。恭俸薪廩糧。驛站工食等項。惟查扣空缺。按季給發足矣。至於一應供應祭祀等項。須看上行之緩急。時勢之更徐。方准經承開金送奉。更須查所支銀糧。有無項款。如有缺者。支拿內。即註明某款名色。無款者。或預先詳開。或作何抵補。庶正賦不致缺額也。其中更宜察者。如上司按臨。或節序將屆。支銀糧者。紛紛俱云。前為需辦。充之錢糧。領出備辦。無幾。若果不給。必有臨事之議。而任其支領。又有侵蝕之弊。且所備辦。必待事畢。乃勘單送核。但查核者。不過核其物件工料價值。結

算總數。隨食支單。其事畢矣。不知送核。庫內竟不聞先支若干。除支遇應找足若干。則預支之銀。竟未幾除也。而重支之弊。遂有所不免矣。又有一等先發核單。一應價值。當即給發。經承而經承竟自侵匿。不給行戶。其送倉取物各票中。仍寫事畢。候領字樣。致日深月久。行戶事畢。復具領呈。必批房查。而若輩靡庸。竟寫支單。混食另領。是前所現支銀兩。竟肥囊橐矣。凡此俱令送單時。開一樣二張。一內衙存查。一發房存案。遇有此等。卽查所開原爲某項備辦。某項取用。

應查存單。曾否支給。此弊立清矣。

存領

凡呈領開領。及上司提取文票。逐項於送給之前。填明內簿。發庫命登外號簿。號簿送衙會驗。領開文票。仍繳內衙檢收。俟批迴發房之日。同發該房。取番承逐項收領。以憑後復交盤。

核類

皂快工食。全書額內。或總列若干兩者。上司皂快工食。卽在本縣數中。非上司別有皂快也。

零結

倘有一應零星給發。隨領隨給。亦要登記明白。不爲冒濫所欺。不可給印票。至里對支布票等項。恭衙役下鄉。鄉人多不識字。無端且欲苛求。況有印票乎。切不可給。

扣加

俸工廉糧等項。凡遇支給之時。必須清查有無空缺。有無關係。有無裁扣。有無小建。如有前項。倘步一時。天扣。則支復不免扣追。在可扣者。尚可扣還。若空缺。

奉裁等人員。支復便無補扣。卽罰條一項。給後必

煩追補。便致葛藤。而其中最易疎忽者。小建銀兩。更多失扣之時。故有給不可無查。查而後給。庶無遺。至於加開一項。亦須查發。恭不扣而給。卽同冒濫之弊。不加而給。又開請補之門矣。

送單

凡支必令經承。預開應給一單。送衙呈奪。以便查照。全書如命內開支之款。既爲全書所有。款下開支之數。又與全書相符。其爲應給無疑。倘查全書本無原

款是爲冒領。卽有此款。不符原額。是欲透支。則同透之弊者。不在於核算之日。正在此查發之時。且無款之支。應聞亦有之。在上司提取者。必須酌其可否。在本縣應用者。亦宜定以權衡。或該支。或不該支。或該少給。或該照章給。凡支單呈請之頃。行止多寡。失判。每在須臾。願當事者。慎毋忽此支章。

示期

凡支必皆呈送支單。凡給尤要盡行出示。况本縣工役雇糧等項。查支單中應給者。若不先期出示。則應

領人役。盼望無期。守俸無日。憑何覓領。期且或呈領之數多。給發之銀少。更易呈領。遂多改竄。模糊收進。發出諸弊。叢生。故須先示給發之期。併示給發之數。查支單。則目遠既無從給。告示。則侵蝕又無隙。誠妥便之要法也。然亦有要緊給發。難以定拘日期者。亦須查章據領。填明給發之內。其或有奉差違出者。卽發工食爲路費。是一權宜妙法。又不當以出示爲一例矣。

給發

既示以給發之期。則至期必然進領。若發經承令其給散。則短數者有之。短色者有之。且遲滯而侵蝕不吐者。亦有之。雖有包封。豈無紅照。一經假手。難保無他。故印官於臨給之日。必當堂親自唱名給散。則弊無自而生矣。

關補

一邑之中。自有各項支用。奈額款有限。所費無窮。僻縣猶可。若衝繁首邑。其苦難以枚舉。姑取一二言之。如有上司搭贈。或經購之供應。學進考試之徵給。軍真兵將之餽送。餉實類多。無款之支。且所供應者。皆一府之事也。一邑罕堪獨累乎。是在申詳關補。隨關隨補者。則盡善矣。否則必有回關。細閱回文。何如此後。必須絡繹關催。必待解補而後已。如終不應者。既奉上司批詳。又有彼縣回關。且有牆壁而交盤之日。亦可爲卸擔之計也。所可恨者。往往差役領關沉闊。或托便帶技。如此稽延。而欲各縣之銀到。不可得矣。又有役猾經承。每解過同差役。將補到之銀。任意克侵。此當內設號簿。外設印簿。凡有關文送印之時。由

外郎行登記填明差役姓名一月三比如臨此不到
又無銀到併無開立等閑差或家屬究審根前明
白仍差閑催如此稽查不但沉閑帶投之弊清而過
同差役之事亦絕矣

卷之六
本

論存留

凡一切徵收在庫銀兩除起解之外盡屬存留不知
存留一說徒有其名而究無其實者也何也錢糧非
解即支支即支此解剩之存留是有留仍作支銷矣
亦安得有存留且錢糧先儘解款併許放解儘解則
不得儘支截解則徵收之弊者既解徵收之零者亦
解皇皇焉惟恐不足於解又安得有支復安得有留
雖然錢糧當盡數起解之時自然一無所存而盡數
起解原屬固然若論其常查坎核額凡解必在浙封
之役折必有零解雖可儘可委而亦必有剩其零
其剩也即其存留也月有解則月月不能無存况
十分錢糧解者多不過八九或九月全完或歲內全
完解額既完之後所餘一二不在秋杪即在歲終其
月月之剩零統歸解足所餘之二是錢糧固月有
存而歲有留者矣夫存留所以備支給也除給兵餉
外悉為俸工等項支給若無存留何以備支給以存
備支而支給之餘倘有所存故解後有存支後仍
有存留此存留之名為錢糧中所不能廢也存留如

或里書徵吏等侵吞在已指稱民欠則侵欺亦有之
 起解之未完或掛兌或未掣批題或借支未經歸款
 或經承解後通同煮餉大約俱屬侵欺若以徵收未
 楚以致起解無完則民欠未必至此也至於支給之
 未完或欠在民而未給此固常有之事也然又有給
 後被侵及指各冒領致未實給者是未完中亦有侵
 欺未完止此三項三項或欠侵俱有或侵多欠少或
 大多侵少故未完中必分民欠侵欺以為若實也民
 欠未完者某里某高某甲民欠若干某里某高某甲
 民欠若干造民欠清冊一本立限比徵書役人等侵
 蝕未完者某里書侵欺銀若干某櫃書侵欺銀若干
 某經承解後侵欺銀若干另造各役人等侵欺一
 冊勒限追賠則未完者庶不致終於未完而國課可
 以無虧考成亦可以無誤矣

論雜項
 有正項必有雜項雜項者對正項而言之也正項之
 考或雖異總之俱屬錢糧乃正自為正雜自為雜其
 不混而為一者以雜課另為收解不與正項之錢糧

同作一條糧也然無既不與正令矣而雜與雜又各
 有攸分有類於正項而微比相徵者有不類於正項
 而微比無類者其微比相徵者如鹽課蘆課其大者
 也鹽蘆各定分數方成不應與雜課並列而究不在
 條鞭之內考成雖峻其亦差異於正項矣後各立論
 法不煩言若鹽蘆而外則為學租官租諸佃之租併
 沙地場地屯地牧地各有應徵定額凡此種種皆藉
 催科或易徵或入正項帶徵有徵有比不免追呼故
 以為有類乎正項也其微比無類者則當備之稅牙
 市之稅是娶之稅牛羊鹽馬烟酒酒課等項名處之
 名色不同各樣之課數亦異但須資令經收或按月
 或按季或不時收繳所收之數往往浮於額外交加
 查餉勿令經收中飽也然此等非令來納即令往收
 如有未完亦嚴催徵而完不似正項之分限分催日
 煩敲撲也故以為不類乎正項也有微比之項有不
 微比之項月比之項其微而不與其收固已或聽撥
 充或聽留抵則又有不必盡解者此其所以為難也
 況乎上司自理之職銀錢實承追之賦罰又如捐納

論雜項
 有正項必有雜項雜項者對正項而言之也正項之
 考或雖異總之俱屬錢糧乃正自為正雜自為雜其
 不混而為一者以雜課另為收解不與正項之錢糧

勸輸之穀石皆雜也皆自爲一項也非銀即穀納屬錢糧是雜項雖次於正項要皆不得因其雜而忽之也其在當事者之留心也

論鹽課

鹽政自有當司若州縣考成則與地丁通別以州縣之責任非苛也然責雖不備而在內產鹽之場煮鹽之戶其煮課之徵解則惟州縣是問無紀叙而有處分鹽課一項固自無容泛視矣西北之鹽由於朔東南之鹽成於煮煮願雖各不同其爲產鹽之地則一

有產不能無徵此鹽課所以有額徵也然鹽之額徵有限鹽之廣費無窮非去其一一切橫索則正額安得無虧至於徵比之法起解之規變通時地彷彿錢糧當事者自作權衡正爾不難也夫產鹽之地徵課必籌其法行鹽之地疏引必善其方則額引不可不有以銷之引之不銷非盡食之者寡鹽已運到引或不銷是一引弊致致運食指雖多額引何以報銷勢必至計口派食以圖銷也且重運之外又有私鹽或爲本地之私窩或爲遠來之私販小則肩挑背負大則

車載駟駝民之食官鹽者無幾官鹽安得不墮額引安得盡銷故爲疏引計者本商之鹽一到卽爲驗鹽裁引以絕其公中之私而一切私販賣成捕役平時之巡緝必嚴一旦之捕擒必獲賞罰並行勿使捕人賣鹽如此則公中之私已絕而私中之私亦少橫行矣蓋產鹽之地鹽同爲課行鹽之地引卽爲課凡課俱爲國賦凡額俱係考成當事者誠留心於徵解加意於疏銷則鹽課一項州縣雖屬兼管而藉手以報全完亦可告無罪於當司矣

論蘆課

蘆地之坍塌無一定也以無定之地而課以一定之程官民良苦矣自五年清丈之例一行蘆地雖無一定未必遠更變於五年之中卽或五年以內地形稍變隨以大量定之則丈後之地有盈縮丈後之課亦自有乘除無定者未始無一定矣向之蘆課特設差員近則附於州縣附於州縣則徵必州縣徵之解亦州縣解之州縣於是乎多一蘆課考成正項之地既多土錯蘆蘆之地豈乏肥磽故乘除中復分輕重之

則後其課者亦安善作催科勿謂課考成不與地
下同例而泄泄以從事也然正課已於二月開徵而
蘆課之開徵則定於十月無都督之可名而達近有
分徵之實無報現之可用而經收有虧費之人其徵
收之法與地丁稍異而納戶之有完有欠與地丁猶
是從同也至其坊東漲西墜補固自難查而坊漲墜
清之中易於隱占故徵課不難獨難於隱占之清查
欲查隱占必處豪強大勘之時威明並濟庶兼併之
弊一清而坊者得以有抵國課之足即足於此矣其

嘉慶二十一年

奏

奏

論驛站

加增料粒銀價等項原有定額為追解為報完
猶本分事耳其矣隱占為虛之大弊不可不知也
驛站有水有陸有衝有僻有無事之日有多事之秋
水用船陸用車馬大約南多水驛北多陸驛而水間
有水陸交通之會大驛站至於水陸交通則衝之極
然水有水驛之衝陸有陸驛之衝即不必兩者交
衝而各當其衝者其舟車馬匹供應亦復甚煩幸而
地居其僻應付自屬從容乃又有昔僻而今忽衝者

非因往來之取便即為兵馬之經臨或事過仍幸僻
居之逸則僻者終僻倘由此改僻為衝則應酬絡繹
無日非多事之秋矣雖然驛站之難不難於水陸多
事之衝而獨難於勒令之外別有票應應付之餘復
多許索此無論多事之秋應接為之不暇即處平常
無事之日部差京使奉

命

轉驛憲後公差賞牌索勒勒內之支數止此矣而於

額外必取其浮過站之支銷既足矣而於常禮必求
其倍且船馬畢備矣又要折乾站路已過矣猶然不

嘉慶二十一年

奏

奏

放至於有船必有練有車必有運有馬必有跟大事
突至動取千百人夫呼應不靈名募不繼勢必撥排
門之夫而派里甲之費況又咆哮詐索恣意相加稍
有不逮之處鞭笞役卒毀謗長官驛遞之難固莫難
於此矣雖奉循瑣瑣應付不免求多除關礙稍分
善為營應外設有強梁過於橫虐不妨據橫乘詳居
官風力此際見之正不徒以隱忍為高也其並無番
索亦無短少之印不可即給既杜其別求亦防其肆
橫至於舟車驛馬棚廬人夫一切工料等費開算支

銷。猶。驛。中。刺。事。耳。固。無。俟。審。夫。之。喋。喋。云。

論錢法

銅本取自存蓄以存蓄一項爲支給之費取以爲鑄即所以所鑄搭給俸工是取之還以予之其源不遠而其流自長也自上而下由近而遠流之四海不難矣而通其局者必有當任之員除正印外惟府估領以開員堪充此任惜其勤惰嚴其啟閉乃有成功錢局之圖皆必加高加厚併多棘茨以峻其防錢局之馬衙必鳴柝鳴鑼併唱更籌以時其範蓋錢局名爲利

第壹卷

卷六

五

有夾帶米蔬中有夾帶匠役人等不時進出中有夾帶幣至夾帶尤難枚舉或帶條鈴以進或帶鑄錢以出司局者果能事事精察使山鬼伎倆盡爲消沮則鼓鑄之功過半矣鑄之者匠役督之者爐頭非誠實諄鍊者不得選爲爐頭其未鑄也選材辨料惟爐頭是問其將鑄也給炭稱銅惟爐頭自任其既鑄也輕重方圓悉合乎度亦惟爐頭是責爐頭但令之料理局內諸務其局外採買各料等事另選身家殷實之

人是固買頭而非爐頭也局外事爐頭不知局內事買頭勿與而作弊者無實矣若夫每爐給銅每鑄限日然後開局搜檢無弊方許交錢稱掣明白毋容短少然銅鉛點用必官買官點不許爐頭人等私點以致攪和其錢製必須精堅明淨可垂永式色必黃潤字必端楷輪廓必厚井口必正必方背面必平坦邊圍必圓滿沙地必光亮火漆必鑲邊一爐如是爐爐如是較若畫一而後可望之以行也倘錢之體有厚薄則罪在翻沙沙粗而燥則罪在煽風煽風色白則

第貳卷

卷六

六

罪在看火眼不中正則罪在省眼邊不周圓則罪在銓邊而不亮細則罪在磨錢有一於此敲毀後鑄非過於刻黃也以錢製不佳私鑄則由之而起耳夫私鑄不止局外也即局中用百眼爐三足釘之類隨鑄隨毀隨造隨鑄然欲禁私鑄莫若精新鑄新鑄精則私鑄自無所容其間矣乃絕私鑄更自有法在一面責成行錢鋪戶一面官收私鑄以爲更鑄之功私鑄不禁自絕其有益於鼓鑄正自不少也

論倉儲

倉之爲言藏也藏之以充解支以備旱澇也其最大者莫如漕糧然漕糧一項交兌之後不無餘剩而究多隨收隨兌非若積之貯之以爲計者也多而次於漕糧者則爲南米爲秋米南米或解省或解府或留本地無非給充兵月之需其貯積於倉也起解者固屬暫困而支者必圖久計至如勸輸之備荒罰贖之衝賑以及捐納地方所入之藏粟或候撥解或准存兩大約非一朝一夕之盡藏其視南秋漕米固自不同矣南秋漕米之收貯雖非久速尙必

籌策第一

卷六

三

造詳倉房以防上漏下淫勸輸罰贖等款年於斯月於斯倘不綢繆顧慮保無風雨飄搖况藏之難固難儲倉藏之便漁不查不盤查爲鬼運查之盤之又多據塞支吾或托言有價未報或說云某捐未輸萬不可掩則又借穀石以充盤驗且積穀易於紅朽不得不出陳以爲新而出納之際侵蝕動盈千百故蓋藏之不密其爲害猶小而乾沒於倉書斗級之手者其爲害靡窮新例盤倉貴之道都則功令倍嚴於前矣印官於此惟有時加修葺突出抽盤

倉點倉書必須嚴收必照單以報數借必呈領以憑追如此則倉倉無朽粒粒無侵其爲藏也盡不啻韞匱云

立總簿

他簿各宜少立可併則併之可省則省之多立簿件徒足亂人手眼而總簿則爲本年一切收發之總如千流萬派必以大海會其歸萬不可少者也故於正雜各項之後獨詳詳於此簿蓋各項俱有收發而零收逐發之數若無總簿以會之是振衣者之不挈其傾而舉網者之不提其綱矣此收發總簿署內必須設立一本而正項爲第一要緊其收發之總斷須另爲一簿至於雜項收發及贖銀收發亦宜各自分立一簿庶頭清而緒自楚也正項之收即照折封數日於總簿內寫本月日收折封銀若干折後發領銀若干發解銀若干發支銀若干凡有收發逐日登記至月終則結一小總月月清算以迄年終則通盤結一大總依冊收除在結出一年總數是年有頭而月有結矣其未收者固何未收已發者查批驗領以究其

籌策第一

卷六

三

實總簿之爲功不小也。雜項贖銀俱照式結算。其不與正項同簿者。雜贖少而正項多。分之所以便查核也。然此係內總簿而非庫總簿也。庫總亦令照內總簿立三簿。每月結算。年終依四柱結算。清總庫總與內總較查。自然不致互異。但庫吏日登總簿。尤必逐日開明收發數目。一筆送衙。有此日報一筆。則總簿內外合一。如有參差。逐日查明。絲毫無滲漏之虞矣。

卷六

卷六

卷六

清丈

可。巷。曰。清。丈。爲。百。年。廢。典。施。之。不。得。其。法。行。之。不。得。其。人。適。足。擾。民。而。誤。國。蓋。以。清。丈。之。弊。無。窮。欲。清。其。丈。全。在。能。清。其。弊。也。倘。官。司。惟。圖。塞。責。盡。復。乘。隙。爲。奸。或。不。遵。舊。制。伸。縮。弓。口。或。受。財。賣。法。任意。破。增。富。者。得。肆。欺。隱。之。弊。貧。者。反。加。額。外。之。科。則是。徒。有。丈。量。之。名。而。無。丈。量。之。實。矣。當。事。者。必。須。細。心。籌。畫。便。之。無。奸。不。剔。無。弊。不。除。比。戶。享。廓。清。之。福。胥。徒。絕。紛。擾。之。端。而。後。國。計。民。生。俱。爲。有。

卷六

卷六

卷六

益矣

綱目

田地山蕩四項冊式之大綱也。至全書所載各處地土名目。有曰。漢曰。塘曰。池曰。堰曰。灘曰。園曰。潭曰。磯。種種不一。田有徵田。折田。官田。民田。學田。廟田。僧田。田。墾田。熟田。天田。坑田。泉田。礮田。沙田。又有告折田。京折田。祠祭田。書院田。高阜田。地成田。江沙田。砂礫田。新墾田。上則田。中則田。下則田。水患田。海患田。上患田。中患田。販患田。義庄田。新墾田。孔氏學田。各鄉。

各村園種不一。一地有徵地、折地、基地、官地、民地、苗地、稅地、墾地、窰地、上地、中地、下地、學地、市地、鄉地、蕩地。又有高阜地、義塚地、祠堂地、沙蕩地、山改地、全荒地。沙基地、新漫地、各寺地、種種不一。山有官山、民山、土山、石山、花山、原山、壁山、荒山、柴山、茅山、光山、上山、中山、下山、平坦山、各鄉各寺山、種種不一。蕩有徵蕩、草蕩、魚蕩、塗蕩、鈔蕩、新陸蕩、種種不一。以上各有額徵，科則若不近一分，斷則額徵銀米無從計算。俱應遵照全書，悉仍舊名，不得混稱。田地山蕩不行分斷也。

號長

每里須立號長。不當設立番長。蓋丈量典編審不同。編審者審里役也。丈量者丈田土也。編審成則造黃冊。黃冊以人為經，以田為緯。凡一戶之內，不論田土坐落某里某圩，悉歸本里本戶。共計田地山蕩若干。克役若干。此編審之事也。丈量成則造魚鱗冊。魚鱗以田為經，以人為緯。凡一圩之田，或係某里某番人。

戶所有之產，註於田土項下。此丈量之事也。若混立番長，則執人以問田，或有一人而田在各里者，豈能以此番之長而丈彼番之田？其紛如亂絲矣。今應設立號長，或有稱圩長者，耳。即號長也。一縣之產，天字地字等號，魚鱗冊比一定不移者也。每里立一號長，總計某字號田若干分，斷其號係某人管業幾分幾厘，悉照糧冊以施丈量。其畝數與糧數是否相符，則可辨其有無欺隱之弊矣。

擇人

號長弓手算手等，各着各鄉保擇有才幹而公正者，保舉充當，仍取各結甘存案。

置弓

各處庫藏俱有憲頒步弓舊式，着每村鄉保照樣各置一把，務使長短一般，分厘不爽。送官編定字號，鄉保姓名印烙後，隨發各鄉保領去備用。

辨形

田疇之形狀，甚是繁多。西北則平原曠野，推步尚易。東南多山林谿洞，較量獨難。小民何知，惟有聽弓索。

手之命名而已。辨形在明算法。而明算法之人。必擇之而后任之也。

自丈

自丈者。今業主先自丈明其地畝也。不令自丈。竟行官丈。倉卒之下。必多錯畧。惟令業主與里書鄉約等。從容於高下之間。審量於曲折之處。里書即有私心。鄉約必能公道。縱欲通同。業主豈容伸縮。况自丈之後。論以官丈。則雖欲隱然。蔽猶懼本官丈出。致干法網。故自丈原有八九從公。况拙丈又在自丈之後。則雖曰自丈。此官丈更稱清楚矣。

准首

自丈之後。即令自首。蓋民間地土。或有世守之業。或有續置之產。原不議田土之坵段何形。四至何處。假如一人有田百畝。或坐落數十處。或在各里。或在各縣。但知向佃收租。照畝納稅。終其身未嘗一履畝也。其中廣狹盈縮。雖欲自首。何從而知。須先令產戶自丈。自丈之後。即已官丈。如有畝數溢於糧冊。許令在於自丈之後。官丈之前。自首者免罪。即以自首之年。

起科。則小民自感寬大之仁。而鮮隱匿之弊矣。

抽丈

印官以一人而欲遍丈闔邑。無論地方廣闊。不能履畝較量。即使力能遍丈。保無弊害。反致泥膠。不如先令本戶公用號長等。自行清丈。弓口號畝。於未造清冊之前。草造魚鱗圖冊。送縣閱查。然後拿騎而出。逐里抽丈。一二段或四五里中。抽丈一里。一里中抽丈數戶。總在示以不測。如有不封重懲。號長則人心自然知警。而不敢通同作弊矣。但須預張告示。曉以自丈之後。必然履畝。親勘。勘出或多或寡等弊。定行究責。蓋不使民知其抽丈之法。而後抽丈可行也。

查冊

從前丈量之後。悉照里分次序。備造魚鱗冊。繪畫地形。註明四至之業主姓名。每一里為一冊。存庫備查。

立冊

清丈之冊。替花戶自開所有地段。坐落某圩某字第幾號內。或田地。或山蕩若干。原辦糧若干。今丈實若

干。東至某圩某字第幾號。業主某八地。西至某圩某字第幾號。業主某八地。南北亦然。每里冊成。再與舊魚鱗冊查封異同。

禁訟

民間經界混淆不一。或趙甲之田。幾乙辦繼。錢乙之產。趙甲辦糧。今既丈明。或將積年代賠。索取償還。此端一開。聚訟不休矣。况

朝廷尚不遑論。既往。業主豈得互相訐訟。一槩禁止。毋致葛藤。

起科

李太

疏

起科

丈增田土戶口。及自首者。仍候具題之後。奉有會旨。及部文到日。方照新造地丁之數科徵。其未經奉文之先。雖有丈出丈缺之數。仍照編審原冊科徵。

蘆蕩

編審之舉。可五年一行。丈量乃百年大計。原非編審可同。而蘆蕩清丈。例以五年者。以蘆之淤漲無常。若非五年通丈。則隱佔得以藏奸。包賠不免貽害。故必歷五年而一清也。然蘆之近水邊者。易遭汨沒。蘆之

在腹裏者。無慮消公。倘或一槩丈之。是邊腹不分。致滋煩擾。康熙二十二年。安徽藩司龔題。請止將臨邊者清丈。腹裏者免丈。通行在案。此五年之例。乃丈邊不丈腹。不得槩施清丈也。

場田

丈蘆止丈臨邊。以臨邊之淤漲無常也。若沿江沿海沙灘之場田。隸鹽籍。則窺戶佃之隸民籍。則民人佃之。其新漲者。坍塌更自無常。凡起丈量。須防日後坍塌。致貽拖欠之累。蓋一丈之後。無常者已有一定。不

但賠者累。而徵者亦累矣。

可巷曰十年一大造五年一編審無非爲清賦清
丁計也而編之造之然後十年賦役乃有一定之
條覆然而五年之編固由於審十年之造亦由於
審欲清賦役之源而不先之以審雖令親填殊冬
未實若憑開報不少作奸將田產之消長何自而
得除戶口之盈虛何由而憑增減也是必本其
詳其慎之心爲至公至明之審審定而後編審定
而後造庶鄉書架更不致利萬弊千官籍民圖自
覺得輕賦減國家之課額無虧而閭里之頌聲自
作矣

出示

爲通諭編審事照得編審原以便民兼之裕國清賦清丁警必矢公矢慎若不將舊有丁田新置產業併向隸別畝寄糧他戶愿歸本戶本里或上局推收未明初糧換段一切弊害各各填單開報則清理無從查書貽患何極爲此示仰閭邑紳衿遠近業戶耆冊人等知悉遵照發刷連二供傘親自開填新舊丁

存衙連二

芹。愿歸本里情由。及歷年累害。從前脫隱。應控者。許於傘尾粘稟具控。應首者。亦於傘尾粘狀。自首。限十日內。資傘付縣。親自投櫃。以便核查。查後截發。發後半供傘。該里書櫃造草冊。以便示期。公審各花戶。至期親自將稅過印契。當堂審驗。推收務須本戶親自填傘。親自投櫃。親自持契至局。赴審。里書冊書政有受賄隱庇。索費指難者。或經募出。或經告發。重究決不稍貸。特示。

給年式

以還價銀亦存一半以備葺葺爲設立過一併式各戶將半一橫開竈投櫃惟此有存

一、其父衛姓此係的名或祖父名
現任其妻是某某某地方

某項可者于部生港其原其橋其甲其下號內

山亭記

某項人丁幾丁

東坡曰雪千林萬壑皆如粉

係好與某品某市某人賣

松嶺北

四柱供單

某項田若干畝... 某項地共若干畝... 某項山共若干畝... 某項房共若干間... 某項人丁若干

年 月 日

某項田若干畝... 某項地共若干畝... 某項山共若干畝... 某項房共若干間... 某項人丁若干

一樣二紙相連中排字紫鈴用斜印

某縣截給

某項田若干畝... 某項地共若干畝... 某項山共若干畝... 某項房共若干間... 某項人丁若干

年 月 日

某項田若干畝... 某項地共若干畝... 某項山共若干畝... 某項房共若干間... 某項人丁若干

花戶四柱供單

某項田若干畝... 某項地共若干畝... 某項山共若干畝... 某項房共若干間... 某項人丁若干

年 月 日

某項田若干畝... 某項地共若干畝... 某項山共若干畝... 某項房共若干間... 某項人丁若干

限某日赴櫃投繳

冬里花戶親供傘必設櫃以收之此櫃設於縣之大門外每晚樓進內衙拆出分里彙存核造

投傘

今花戶將本戶所有田地山蕩丁口若干上旬編審後續置若干及老故應除少壯應增併應歸里歸戶等項一一據實開填明白不得遺漏隱瞞有干查究必須花戶親自赴縣投櫃各鄉各村遍處曉諭示以赴縣一火之勢而得十年無算之樂况今編一定倘

品○可以○無○虞○奸○無○所○施○弊○自○可○絕○花○分○飛○酒○移○換○脫
扇○等○弊○可○磨○消○矣○

推收

編○審○一○事○必○據○推○收○實○在○之○數○而○後○定○審○或○有○推○無
收○或○推○多○收○少○推○收○中○弊○實○最○多○須○先○示○各○戶○照○所
發○四○柱○單○式○將○前○屆○原○有○丁○田○開○入○舊○管○之○下○五○年
內○所○買○之○產○開○入○新○收○之○下○五○年○內○所○賣○之○產○開○入
開○除○之○下○然○後○將○所○買○所○賣○勾○添○現○有○之○數○開○填○實
在○之○下○令○於○某○月○日○起○止○將○親○填○四○柱○單○赴○縣○投○櫃○

勘界第一

第六

審

查○發○里○書○據○查○據○造○各○箇○甲○戶○推○收○實○冊○查○對○實○徵
底○簿○拿○冊○如○有○互○異○開○出○駁○問○里○書○併○示○互○異○某○某
等○戶○各○自○呈○稟○明○白○仍○有○互○異○審○編○之○日○當○堂○審○究
改○正○親○審○時○除○無○推○收○各○戶○不○審○外○凡○有○推○收○必○當
堂○驗○明○印○契○蓋○不○驗○印○契○則○推○收○之○弊○不○可○護○指○也
親○填○投○櫃○親○將○驗○其○此○法○一○行○則○編○審○之○局○可○以○不
開○矣○故○曰○必○據○推○收○實○在○之○數○而○後○可○定○審○也○

開局

民○既○親○投○官○復○親○審○並○不○假○手○里○書○止○令○里○書○據○拿

造○冊○同○各○戶○當○堂○質○審○是○矣○何○必○又○開○一○句○假○里○書
以○需○索○之○門○如○慮○臨○審○紛○煩○必○欲○開○局○推○收○則○於○未
開○局○之○先○通○示○各○里○諭○以○局○開○某○處○於○某○月○日○起○限
某○月○日○止○某○里○限○某○日○審○某○里○限○某○日○審○各○戶○親○身
到○局○三○面○推○收○應○推○之○里○出○具○付○印○與○應○收○之○里○應
收○之○里○出○具○收○單○與○應○推○之○里○收○付○二○印○式○俱○連○二
一○送○衙○存○查○一○推○收○里○書○各○執○為○據○而○本○戶○則○以○供
單○批○准○為○據○推○收○之○後○撰○造○草○冊○查○核○相○符○發○造○清
冊○榜○示○各○里○可○也○

勘界第一

第六

審

查弊

編○審○之○關○鍵○全○在○推○收○推○收○一○清○則○諸○弊○十○除○八○九
而○查○稅○弊○又○為○清○推○收○之○要○着○有○弊○之○戶○即○是○有○產
之○人○若○查○有○產○稅○弊○之○戶○不○克○丁○役○即○是○脫○漏○或○詭
寄○花○分○飛○酒○等○弊○皆○由○此○出○矣○故○欲○清○推○收○者○必○於
平○日○先○查○稅○弊○以○為○編○審○地○而○編○審○時○則○於○收○田○收
產○之○戶○查○其○有○無○稅○弊○蓋○漏○稅○之○利○小○而○弊○大○不○可
不○查○也○然○須○預○先○出○示○倘○有○未○經○稅○弊○者○立○即○補○稅
然○後○繳○單○同○自○首○免○罪○法○否○則○一○經○察○出○按○律○重○究

歸戶

此戶現居此里而此戶之田產或散在各里應將各里田產併歸此里之一戶而徵收銀米者即向此戶現居之里甲令其同供賦役此袁方所謂以地從人也其向經提撥別里別苗者願歸本住之苗聽其將田數丁口填寫四柱單內明書願還某原籍即令本住處里書冊收明白具結到官不許阻撓索詐如有兩處居住者以一處為土著一處為寄寓即以寄寓之地歸于土著戶內更有一等有田有役既充

本苗復以殷實充無田有役重疊別里者亦許歸併至於奸民乘機故將田丁分洒各苗作游食甲戶累害里甲者許公舉訂回原籍仍應究實重處

差徭

紳衿與民一體當差孰敢有違然一體當差四字務須講求明白按賦役全書任土作貢者賦也雜泛差徭者役也明季之時雜差甚多俱令里長克當自一條編之法行二者皆編入地丁額徵之內而棄為賦役全書矣全書之內每畝該徵銀米若干每丁該徵

銀米若干賦與役俱在其中矣假如齊民納銀一錢而紳衿止納九分九厘是不一體當差也今奉文紳衿優免本身一丁外其餘與民無異是一體當差也其賦役全書之外再有雜差即名私派是功令所禁也外此惟有向日之糧見二役而已今既革除安得復有雜差倘遇意外差徭州縣不能自辦除各行各埠向有供應外設有不給自應詳請動支公項以充催募之費不得仍派里下以滋擾害即或差繁費冗萬難支應不妨紳衿公議或論鄉保公輸如此則知向來糧見受累小民受權見以一科十之累原為靡政矣因論雜差而偶及之至編審中之差徭有因糧派役者則重在清賦有因丁派役者則重在審丁亦隨地置宜可也

審丁

丈量所以清賦也編審所以定役也役者何即丁是也有謂北土重丁而南土不重丁者謬也三門九則之設西北固重耆丁然耆者耆其花分詭奇等第也花分詭奇等第正在隱丁以避役耳若謂南土不重

審丁。是花分。說青等弊。亦可置而不審矣。至謂北土審丁。南土審役。則又有不然者。全書所謂賦役。役卽是丁。若所謂南土審役。乃每里定役百分。每甲定役十分。甲首一年一輪之里役也。南名里長。現年北名老人。公直皆健。輪里役而非丁也。里役南北從同。審役安得僅言南土。況此里役之名。已經禁革。豈里役除而編審亦可廢歟。蓋編審皆以審丁也。不必分南北也。且南北之役。皆從賦起。故審丁者。仍須核賦賦役。亦自不能分而爲二也。

馬政考

卷六

九

北土照產論。則多有隱蔽之名。南土立戶編丁。僅有收除之實。而鄉丁市丁。赤脚光丁。則查開報以爲頂補而已。增一則謂之隱蔽。一則謂之擦。若向有田產之家。而賣盡者。應去其向有之丁。謂之開除。向無田產之家。而新置者。應定其新置之丁。謂之新收。若頂補之下。惟逃故老疾者。收除則令此項而已。非田產內之丁矣。
丁銀各處輕重不等。有陞至二兩三兩者。有二三錢五六錢者。有不滿分者。惟在隨地之多寡。以爲多寡。

可也。至於各處全書額載之丁。五年編審及十年大造。其編丁造冊時。雖不可減於額內之丁。以虧國課。尤不可太浮于額外之丁。以累民生。但足全書之額。而不必紛紛以多事。

門則

門有三。門上中下是也。則有九。則下下中下中下中中上上上下上上上是也。或從上則遞減。或從下則遞增。其增減惟視本戶田產之消長。以爲隱蔽。隱蔽光丁。僅派下下而外。凡有田產者。如一則該徵

爲政考

卷六

九

儒民

儒官與民戶。不得混作一處。須令儒官歸儒官。儒民自歸民。不許花分子弟名姓。以致官稱民。民冒士籍。一經審定之後。卽各給當役印單一紙。以便十年遵照完糧。至於立官戶。要現在紳袍立儒戶。要各登學冊。一切假名就戶。冒官捏儒等弊。盡行革除。如有仍前作弊之處。察出必將大造經承。田圩知數。

發址里書立刻嚴拿重究

優免

優免大典原保

朝廷

優崇紳士之恩。載在令甲。頒自部刊。但此地以

丁石為重。南方以差役為苦。免丁石則將裁及正供

不若稍循風俗而免差徭矣。其甲乙兩貢監生員舊

有免額。查本邑甲止幾人。乙止幾人。除奉文廢籍各

紳與民一體當差。外其開前朝本朝之不商已仕朱

仕之不同。他籍本籍之不同。應全免。應半免。臨時酌

宜貢生貢監則最長。生員則最學。冊其衣衾生員

宜照舊例免半。若人籍俱係屬者。即有親族在本

邑。皆是寄戶之產。不得混免。封公任子免例。自當酌

奪增減。其前朝謚公祭葬故宦一藥。不准免例。

寄庄

他縣儒官民人。置有田產於我縣。是謂寄庄。然彼之

生。寄而我之田產。不可假寄庄之本戶。雖不在我

縣。而寄庄之佃戶。則現居我。寄戶糧合向佃戶徵

取。不得以寄庄遺役。致開奸徒冒竊之端。寄戶的名

下註入佃戶姓名。一體辦糧當役。非刻待寄庄之戶。實恐寬一而漏百。不得不嚴也。其有寄庄之丁向從輕則不可一例者。亦須量裁。俯隨風俗。至於多年流寓之戶。自須入籍當差。又不得與寄庄並論矣。

均里

均里必須通籌縣額。派均每里該若干畝。如應派二千畝。則各里皆以二千畝率。但各里田地肥瘠不等。若畝數均而量數不均。仍非均里之意矣。故均里者。又必均糧。均里均糧。皆所以均徭。而裏此里之多。以

益彼里之寡者。斯宜就近接里配搭。適均不得飛提。遠撥。致滋擾害。此就近接遞配搭之法。為最良也。

通撥

通撥

查某坊一畝。所住之人共若干戶。產業共若干畝。如以二千畝為一里者。其數恰好。無容更變。若有浮于二千畝之外。將所餘剩之數。合應撥入本坊二畝。如二畝已足二千畝。而將一畝所剩之產。撥入則二畝又溢額矣。須將二畝餘剩之產。撥入三畝。不可將一畝之產。越二畝以跳撥三畝。三畝四畝。以至十畝。

皆做此。此就近通據之善法也。

畸零

立一戶必有一丁。有一丁必當一役。因下不能任役者如鰥寡孤獨是也。以其伶仃而無倚倚不得一槩派以差徭附之於里冊之末是為畸零。

造冊

推收明白之後先造草冊以憑親審。審後出榜通示里民。取具各里甘給或本戶認狀然後繕造清冊。冊成計戶部審司府州縣各一本而編審之事始竣矣。

為家第一

卷六

聖

毀造

草冊必須核對供兌併推會冊及實徵全書查無舛錯然後親審除審無互異不論外將推收未協歸里未經一切弊竇俱應逐戶逐項另行駁造改正庶以一時之勞享十年之逸而不致貽害無窮也。

捐俸

欲禁里下科派必須先捐俸銀備辦紙張筆墨及在局辦事一應人役俱食食于官庶一切陋規始能禁革也。倘有捐稱公堂硃墨花紅名色及開局之禮繳

冊之費按圖分派者或經首告或經舉出按律嚴究不饒。

出榜

為審編已定出榜以示各里事照得十年編審國計攸關除當堂親審已定外凡屬丁產未清者已經責令里書改正倘恐各戶不見審定冊籍所有差數丁科未能自曉合照現造編冊通諭各里甲戶以便五年遵編納課為此開填榜內仰各里各甲儒宦民人併里書鄉保人等知悉本縣從公審定絕不假

為家第一

卷六

聖

手徇情自示之後不再再清告爭希圖混亂版籍以致叢弊叢奸各宜遵照榜示納課輸糧毋得違玩特示。

論花分

花分之弊多為避當里役也糧多者常見年因將田產分立詭名以一人之產而分作數名以百畝之田而分為數戶則里內百畝五十畝之家自應輪克而此戶竟以花分避過矣若論丁陸則鄉鄰計幾畝該陸一則而後將已田分作不及幾畝之數則免陸

一則矣。故花分之弊在避役。亦在避丁也。

論謫寄

謫寄之弊亦在避丁避役。或僑官貪其庇護之餘利。以買主省其過割之徵資。有田不立正戶。有糧不開的名。是役不能派。而丁不能加。較之花分其弊為尤甚矣。

論脫漏

脫漏丁者。即前謫寄之戶。田產寄之他人。本身之丁。自然脫漏。脫漏產者。或匿其田山。而不入版籍。或派於甲戶。而暗集錢糧。凡此皆有丁有產之戶。而巧於脫卸。致漏正供。查出均當搜律問罪者也。

論飛酒

飛酒之權。據自里書。酒者以整畝之田。而零星加在。各戶。或酒以分。或酒以厘。在各戶不覺。在正課無虧。酒之為弊。如以碗水分洒於各處之地。水盡而地無。水迹此計之最奸。而弊之最大者也。至於飛者。或擇人而飛。或擇地而飛。如鳥之飛於此。復飛於彼。不於一處。甚矣飛之為害。又曷可勝言耶。

論移換

飛酒之弊。難稽。移換之弊。更不可測。或移此之少。換彼之多。或移此之瘠。換彼之肥。或移此之荒。換彼之熟。或移此之折地。換彼之微田。移換不一。總之利彼而害此。而其所移換之張田李產。即是移換丁則補科。或里書為已。或里書為人。為人為己。無非填豁。竊之貪。此不獨編審時當查之。即非編審時。亦當留心稽察也。

為第或一

卷六

異

爲政第一卷之七目錄

文治

詳驗

繳憑 附解批式

交盤申文

免解寧夏

改徵第二詳

改屯田

絕私販

爲政第一卷之七目錄

勸開荒

打死人命

殺死人命

盜切殺死三命

打劫事

報盜

報窩犯

請改批

詳旌節孝

申孝

中復衣頂

請原缺

覆大將軍

溺女典婦

咨訪開採

城樓梁口崩塌

稟議

初選

爲政第一卷之七目錄

到任

求緩征大稟

求緩征小稟

復撫臺議昌盜

上傳鹽臺論薦額

謝首薦

上撫臺論幾事

上恤漕軍

復論查荒政

續陳荒政

復商漕政

議弭盜

辭卓異

乞金華弛禁

計期咨訪

酌議營繕

訓練兵士

處分妖黨

新武第一 卷七 目次

上河橋

五

為政第一卷之七

錢唐仰泰衛鶴亭父鑒定

西湖孫 鉉可菴氏手輯

文治

可。卷。曰。勿。謂。簿。書。刀。筆。中。無。文。章。也。前。六。卷。備。載。政。事。此。下。詳。裏。示。看。則。皆。政。事。中。文。章。載。文。章。不。及。政。事。何。殊。剪。錄。為。化。載。政。事。不。及。文。章。無。異。去。毛。存。鄒。今。於。政。事。後。繼。以。文。章。誠。以。詳。裏。示。看。悉。布。化。宣。猷。之。藉。是。文。章。無。非。經。濟。原。不。同。學。士。操。觚。此。卷。先。詳。後。裏。詳。裏。俱。政。事。即。俱。文。章。也。下。卷。示。看。亦。猶。是。耳。為。政。者。其。於。文。治。之。名。曷。留。意。焉。到。任。繳。憑。式

某省某府某縣知縣某為除授官員事。照得。早。年若干歲。原籍某處人。由某出身。於某年月日。除授今職。領到。吏部某字若干號文憑一道。原限某月日到任。遵依於某月日上任管事。所有原領文憑。查道。理合具由申。憲轉繳施行。須至申者。

計申送文憑一道

右 申

本 府

年 月

日 某府某縣知縣某 反面會押

縣丞某

典史某

又須另具文申明布政守道并所轄道暨二屬其文書內則云所有原領文憑一道繳府轉繳 本藩司外理合具申伏乞 照驗施行

批點解批式

某府某縣為某事 除外今差本役管齋後項公

文定限本月某日前赴

某衙門臺下告投守奉批題須至批者

討管解

公文一角字在側疎押一封字又界開書數共若干

用一印

右批差某役 名上一無貼

年 月

縣填小指

日

交盤申文

（開）名

切照經管錢糧動關 國用若微不及數解不如頻者則參罰隨之孰敢悠忽自干罪戾故上下交接之際當逐分項欸磨算清楚方始交盤庶日後無可推委慨商河縣節年錢糧徵解不清故歷更多官未經交代 早職以前車為鑒敢復避嫌怨而不細加核算者乎今該 早職會同監盤官遵蒙府署事理查自十三年九月某日趙知縣任內起至十五年十一月某日劉運判署事止眼前現在各官憑其送到交盤文

卷第一

卷七

五

冊逐一備查每年有短派有民欠有借解有借支有冒支有透支甚至有私借者有已解而未獲批題者種種混淆不一而足相應備造呈覽內除短派者應候詳補派民欠者請乞寬限容 早職逐年帶比無敢他辭外其餘冊內各欸俱奉 撫憲題參勒限嚴追感請 憲臺嚴批刑憲追捕以結 欽件可也 早職更有請者十二年分錢糧因民欠未 繳各項欠解倉口俱奉 各上司之憲檄催提如雨况民欠之數與欠倉口之數大相逕庭前因未在本華文交盤之內

故不敢越俎。然事干錢糧。未明擬合。一併申明。以昭經管者也。

免解軍夏申文

熊祿山

看得安化縣雖爲慶陽附郭。前朝已稱上被三被逆。寇蹂躪而穴居之民。又復十已九亡。芻衣乃富者之服。貧則蓬頭赤體。飄蓬乃豐年常食。歎爲草根樹皮。村落堡壘。盡淒涼。國課年年逋欠。其運布花毛。揆也尚爾。拱肩即解藩司邊餉也。亦深股慄。突聞軍夏之解。老者欲死而少者議逃。途梗強寇之衝。驛遞絕傳。而經商絕影。中路而上。千有餘里。西行平固。路隔二千。此爲寇淵。彼爲賊藪。更因逆亂之後。蝗蝻爲害。五載于茲。尤苦四月之旬。黑霜爲災。西成無望。奉上臺。俾解之徵。本欲便民。奈下民遍野之號。亟求仰達。恐軍夏之餉。未能即解。而殘黎盡數逃亡。卽小民之命。寧恤幾何。而國課無從追補。卑職雖初受事。稍悉民情。見此哀呈。代爲呼籲。伏乞 憲臺垂念三破之殘疆。轉爲請命。憐此萬死之枯木。賜以甘霖。免寧夏之解。仍解藩司。莫一邑之安。勝安四國殘黎。仰再

造之德。國課無罹險之虞矣。

改徵第二款

傅錄

爲遵奉 部文事。雲錫介在三關以北。砂土澆薄。氣候苦寒。風多雨少。民鮮蓄藏。而各城堡倡亂。逃外尤爲寒瘠。改折徵本事。經會詳。敢不凜遵。查雲屬每年額徵地丁銀錢。查拾捌萬肆千有奇。內有人丁房課匠價。農桑羊粉皮等項銀錢。伍萬壹千壹百柒拾餘兩。原非地畝所出。自無米豆草束可徵。又軍代屯餉銀貳千陸百玖拾餘兩。皆係兵所種地糧。卽抵月餉。歲例已久。且伊等各有所守。之費。不便令其遵赴右衛。輸納米豆草束。俱應照舊。仍徵銀錢外。止有實徵地畝銀錢。查拾壹萬壹千陸百有奇。應酌量改徵本色。至粳米一項。雲屬並無稻穀。不便派入改徵。應將牛本梗米。照時價折給官兵。自買念雲屬出產。既少。而本色之輸。稅交納折耗難免。其改徵本色各價。若照營制之例。每年兩次照時估值。不但虧累可虞。而逐年五十兩月估。計高下不齊。是小民每歲之常賦。迄無一定章程。似屬未便。應將每粟米一倉石。准抵

止賦一兩二錢豆一倉石准抵正賦一兩。草每束准
正賦一分五釐。其半木不敷。及一半折色。亦照改徵
之價折給官兵。自買尤爲兵民兩便。在兵馬所需。原
係粟米料豆。但雲屬州縣衛所城堡土產。多係雜糧。
如今盡輸粟米黑豆。邊地民窮。難資今糶其所產。
而糶其所輸。應就本地出產。不拘油蔴糜黍麥籽等
項。悉行徵收。抵算粟米。豆亦不拘完黑。一餉收支。其
油蔴糜黍倉石抵算粟米六合。斗黍麥每倉石抵算粟
米五合。斗俱有歷年奏銷開造成例。可援。惟糜子一
項向無作何抵算之例。查糜黍相類。應將糜子每倉
石照黍子抵算。粟米五合。斗。其轉運石衛之腳費。定
例雖有本省內運送者。不給脚價等語。然宏暫將轉
輸。或可勉勞民力。今改徵乃永遠軍需。且大同州縣
衛所城堡。離右有五六百里。三四百里。迤亦不下百
有餘里。地方遙遠。山路崎嶇。有車驢者。駝載尚難。零
星小戶。肩挑背負。尤爲艱苦。若資之官運。似每歲解
納之常費。勢不能賒若資之民。運以遠地。苦寒之窮
民力。不能支。恐致流離失所。軍需究無補益。應計程

遠近糧料每倉石每百里給脚價若干。草每束每百
里給脚價若干。乃期上濟。下無累民。萬不得已。
仰懇天恩。特破成例。准給脚價若干。格外者也。至於
木豆草束。每項應徵若干。統候部示。分別項款。造冊
另報。并與三十三年爲始。改徵示諭小民一體知曉。
再右衛倉止數間。今將本色解送右衛。必須倉庫積
貯。應赴此建造營房之便。請動正項錢糧。於右衛號
近處所建設倉貯。以備收支。其倉庫間數若干。需費
若干。統聽部允。另行酌議。估報。又查大兵需用糧料。
爲數浩繁。經收支放。關係緊要。右衛止守備官員。非
其所能料理。惟附近大同西路同知。可以兼管。應將
該同知移駐右衛。管理糧餉。并添倉庫大使各一員。
分當庶無貽誤。前憲駁稱本色不敷折給官兵。自
買與諸王大臣原議不符。且改徵折給各價較重。
鎮官兵現支糧料價多浮估。又議請運送脚價尤屬
違例。早職豈不知三者難行。但前議不敷本色折給
官兵白買者。蓋以右衛駐劄大兵。奉文照州州之例
支給。查荊州駐防官兵日糧。係備支本色之外。不敷

者折糴等因彼處係水路通衢附近儘多本色漕糧
尚令折給官兵自買其料豆一項止鐘祥丁地五十
三石之本色此外俱係折給自買並未收折徵今雲
屬糧料草束若做荊州之例止輪本色二萬二千餘
石其餘照舊仍輪折色甚為有便於民今遵部文
已將地畝銀錢一十三萬一千餘兩盡改本色其不
敷糧料若令地方官採買供支而各該印官均有權
秤撫字逃盜刑名之責不能為辦採買之事勢必按
里派買運送查小民既有輪運本身之糧草若再供
餉不敷之本色是使民常奔走於道路必致勞工瘠
業流離失所且便滋不肖官役之侵蝕窮民拖欠之
虛懸究于軍需無補自應比照荊州之例折給官兵
自買尤為兵民兩便且與各省駐防官兵不敷折支
之例亦各相同至所議民輸價值大兵屯駐右衛所
需糧料草束其廣本處出產無多較之雲屬鎮營分
駐各處就近易于易買者不同且與內地各府州縣
相距遙遠中有三關一帶崇山峻嶺之隔不能仰其
接濟今改折徵本係經久之章程自當仰體上臺

愛民之至意庶使源源輸納兵食無虞其折給之價
兵所自買者多仰給于商販而販於遠處轉運求售
寧肯虧本賤賣若定價太少不免有病于兵尤非仰
體上臺恤兵之至意前議收徵折給之價均非浮
估至於腳價一項實緣雲屬距無水路小民不能戶
有車驢必須用價轉僱在道路崎嶇之處及肩挑背
負之人所費尤為不貲且糧草粗重之物一經挽運
定有折耗必須加增始得上納統計運送之費大約
倍於正供雖議給以腳價未足償其什一相應仍即
原議再照前項改徵糧料自三十三年為始查雲屬
每年收割必俟九月登場晒曬陸續挽運輸於右衛
已屆年終是三十三年之本色僅濟三十四年之供
支而右衛營房工竣大兵即來駐劄其當年應支米
豆草束自當另為籌畫非尋常之所能及也管窺小
見惟 憲臺採擇施行謹議

改屯田議 顏孝徵

切照 國課自當饒裕民瘼亦宜痼疾蓋錢糧為三
軍命脈而軍需皆百姓脂膏故欲裕課必先恤民早

職承寶慶衛屯田之屬邵陽者歸併在縣目擊也民之重困難支。謬缺芻蕘。俯荷採擇。正窮屯出湯火之秋。而千古不易得之遇也。謹再述其始終併計其利弊而詳言之。查前朝設衛之初。其屯不分則例而定賦與民有別。屯田十畝。科糧一石。除本軍兌食外。每石止輸軍需二分七釐。故一畝之田。起一斗之糧。而屯軍不知困也。自順治六年。按院某定衛所以賦比照武左衛租額。驟加三錢。較於昔已增十倍。然較於民賦不甚重。而屯猶未即困也。迨至順治九年。按院李有將屯改民之議。斯時民糧每石徵銀七錢八分七釐。而屯糧亦照例徵解。不知民糧有以上田之三十三畝。零而一成一石者。有以中田之五十畝。下田之一百畝。而成一石者。今竟將屯田一十畝。成石者。不分等則。照民起科。屯始大困矣。十六年。紫部覆併衛於縣。改軍為民。將謂糧減賦均。堅壤與歌孰知人編民戶。糧仍屯徵。空有歸併之名。而無歸併之實也。夫屯軍未常富於民丁。而納糧已至數倍。將富者亦立貧矣。况原有餘不。生之屯戶乎。併衛初

議原以足國。因今廷經費。知衛官之俸薪衛役之工食衛衙門之工費。一切盡裁。而獨屯軍之重糧如昨。國則足矣。其何以爲難困乎。假如屯與民同田。若干畝。同銀若干兩。納之民糧。則國課已完。而樂其孳子納之屯糧。則額未足。而仍前追呼其安得不痛比號泣。死首痛訴也。夫民固吾民。而屯軍亦吾民。何同在覆載之中。致有雨露不均之歎。再查衛衙之併於卑縣。有原額若干石。內有荒蕪。多方勸墾。自十七年至元年。開過若干石。尚餘故總實荒九百石。零勸墾幾於額禿。而報墾等於零星。總長糧。難支甘棄不前也。使屯田而必令屯甲開荒。固畏糧額之重。又有零星遠住。離園數十里。百里者。誰肯荷鋤。遠道露處開荒。若使就近民丁開墾。則彼固樂開民田之糧。輕者又何肯舍輕而就重也。現今民田自經旱。鼓舞勸墾。約計二年以來。無不踴躍開耕。餘荒無幾。而屯田尚荒多畝。此非畏重之明驗乎。誠得乘藉審之年。將屯甲編作民丁。其屯田之坐落某里者。分其等則。增入本里版經。無

論屯甲盡樂墾荒卽民居之就近者出門見田可謂
世業樂其便利無不踴躍開耕立見九百石川之黃
茅白草盡可納稅納稅矣或由定則恐於賦賦未免
躊躇却顧不知每年除荒徵熟止有糧重病屯之弊
實無足徵足解之利與其年年除荒無有實濟孰若
定則減賦便民速墾將此新墾所起之科卽抵定則
所減之賦不過三年轉移間而今日之額徵固未必
卽少於他日而前日之重困已見立懸於今日矣然
欲田分三則履畝撫摩未免人人稱爲下期矣畢疏

因追溯前朝開耕之初其田盡屬硤瘠爲民所棄猶
今之遺亡荒蕪故令屯軍開墾科糧獨輕可見屯產
多屬硤地雖經百年耕種其地土性成不能變硤爲
肥今若較民戶上田之賦恐有不及若較下田之賦
又嫌過減莫善於定爲中田之則與民同賦可免踏
勘之擾杜妄報之弊併免駁查往返之稽遲而全屯
之民咸沐浴於無窮矣當今度支告匱遠欲定則
減賦似屬迂疎仰見

如傷之仁固未嘗以軍需浩煩而計及鎗錄有如此

江西瑞袁二府浮糧苦累於順治九年一經部蔡
繪圖題請

旨豁免此其例若可援也近復恭逢
恩現查前朝有與一方響應錢糧加重者准題豁免
念此屯戶未嘗有響應而錢糧之重幾同於有響應
者且錢糧之重不貽自前朝而創自近年此又便於
請命而免當亟爲請命者

議絕私販

胡海若

竊惟正引之變緣于私販之興爾私販有二有引中
之私有私中之私所謂家中之私其一自塲而水海
濱裝載是也其一自舟而陸河灘泊次是也海濱之
私止行海鄉河灘泊次之私其行於山鄉者三文兩
販各縣交界邊鄙之所公然接踵摩肩盤山越嶺圖
戶販手情僱無賴之民此往彼來沿門逐巷民至有
足不入城市買官鹽者正引安得不墮私販安得不
多商安得不告困告板告退逃亡樂業也然此猶屬
引外者耳至引中之私每包借名餘鹽公然夾帶捕
不敢問官不得知折節分送始引驗憑住賣起運無

課之鹽多納課之鹽少矣今憲法之所行者莫嚴於捕然而捕無其人也莫嚴於掣然而掣無其實也掣無其實既有奸商夾帶之弊捕無其人則私販公行即使振名輪點官明扣其工食誰復責以應勸勢必至於賣季買季季銀入手猶鼠同年捕既無益因而議革議革之後私販何窮故欲嚴捕之法莫如責成於縣而縣以官引之鹽不盡正額之不足為驍則勢不得不勤於比較嚴掣之法莫如責成於廳而廳以通規之革不革弊實之清不清為據則勢不得不力為搜剔搜剔則吏希扼於通津比較則私販窮於小路如猶慮其私實則私賣者可申之於保甲如猶慮其私買則私種私窩者亦可絕之於牙行若是而或有不行則各縣有均引之法食鹽與戶口相配一縣食鹽之引目與一縣相配苟分一縣為四鄉分四鄉戶口多寡配與應得引目則引均而引不得意外此又有均餉之法山場僻壤食私鹽則不出戶庭食官鹽則動經百里利生於便不強所難住賣商人舖戶既均與四鄉應得引目則宜固舟車之便疲

為政第一

卷七

十四

運水頭村集米至道里寫遠便食鹽買鹽之人或出致十里之外額餉均而引又不得盡縣是以本年之引定為十分以積年所鹽之額分別帶一二分鹽引亦可漸通而尤本寺額數猶有不足者乎產鹽之地如故行鹽之地如故食鹽之人日繁日費而鹽則行不逮額此無他各縣以鹽務為末節以察鹽務為虛文壅而不行呼而不應之故也

勸開荒詳

汪拔蒼

為備陳拋荒之源酌勸墾荒之法仰祈採納定例以嚴格後以充國課事竊惟國之大計在餉餉之大源惟田夫田則孰甚於湖南者哉湖南地土廣袤家事農功故州縣多舍籍之積向稱財賦淵藪雖泊割茶鄉附於衛末稽故明歲額之餉亦一萬有奇此無他田為之也迨至今日田土日荒稅糧日減正賦僅止七百餘兩屢奉上行開墾屬吏非不惠布德意願給牛種永為恒業宜乎認墾恐後矣然而蕩菜猶未闢國賦猶未充者以有所疑長於其間而司牧者尚未得乎探本窮源之論也幸際憲臺七

為政第一

卷七

十五

敷南楚周漸民瘼。畢職。雖南任未幾。目擊土滿。情
形爲之週凋。敝於當年。酌勸勞於此。日。膠。以管見。以
其採納焉。鄧自順治四年始入。本朝版圖。繼此登
遭賊路。屠戮幾盡。而生聚未遑。復受災。迎。驟。或死
或逃。莫之勝耗。以致遍野荒蕪。十居八九。一望蕭然。
傷心慘目。雖經歷任招墾。康熙十二年成熟之數。
止少一百項零五十餘畝。現在極意勸諭。將永不難
復額。照舊納糧當差。但查自有明以迄。本朝。尚有
從未開墾之地。俗名版蕪。是豈土之不可耕歟。夫亦
猶是土也。何以此治而彼荒。是豈民之不用力歟。夫
亦猶是民也。何以昔勤而今惰。乃細爲訪之。知其中
雖間有永不成田之土。然竟至棄棄而不顧者。蓋不
苦於糧而苦於役計。鄧實田不滿七千二百八十三
畝。實丁不滿三百七十八丁。當此積困之後。兼值軍
需孔亟。糧丁三流。民一承開墾成墾。卽有差徭。彼
亦何地不可苟延殘喘。而必欲向。少差繁之處。生
活耶。此所以不特外緒者不。并土著者亦未肯遽
耕也。顧苦於墾者。不可以損。正之供。若於役者。或

可以定。因時之策。早。浙人也。請得卽浙例。以凡之
浙有錢江。凡田地之臨江者。每多衝決之患。因另立
一圖。別其名曰患里。在里產粟。止納正賦。而免其雜
差。災民被德。至今遵行無弊。處鄧今日之勢。亦念版
荒常有災。先宜廣爲招徠。無論外籍土著。有情願
開荒者。先役開墾項畝。自給種。授。而外。做浙另立
圖里成熟之後。照則止納正糧。不敢求減。其一應差
徭。與豁免庶幾。聞風思。願墾者。衆。在。新民。有因
無役。遠。勝。但。植。於。他。人。在。有。民。難。未。均。徭。之。拋。荒
於。昔。且。有。者。未。嘗。不。許。墾。開。荒。以。舒。其。力。免
役者。未嘗寬以賦。催。資。土。以。裕。其。財。熟。籌。審。處。似。有
可行。但。早。言。微。力。薄。不。足。取。重。斯。民。猶。難。遽。觀。成
效。特。敢。披。摺。陳。請。如。果。下。情。可。採。伏。乞。憲。鑒。裁。奪
鈞。批。承。爲。定。例。出。示。曉。諭。以。鼓。興。情。將。哀。鴻。衆。集。已
去者。可以復來。安土。難。遷。既。來。者。可以不去。久。廢。開
日。盡。成。沃。野。積。疲。下。邑。獲。益。金。錢。國。計。民。生。端。在
意。臺。再。造。中。矣。

打死人命

王裕青

一詳爲申報打死人命事絞罪犯人盧府復詳看得
盧繼文乃紹文之弟而府則紹文之子也據前案屢
經嚴審謀殺繼文者乃紹文下手而府止不行勸解
少加功耳不如父之命子亦猶君之詔臣帥之令將
紹文立意謀產勢滅繼文呼府助已迫於父命府敢
抗違哉矧古之君欲臣死執敢不死父欲子亡孰敢
不亡死之尚不敢避況命之已助乎爾時雖欲不從
不可得也由是知發縱指示者紹文而府不過聽父
指使者耳今下手之紹文已受天誅卽可以釋繼文

爲軍第一

卷七

十九

之命且一死一抵情理處中如日以姪繼叔大倫攸
關而以父命于尤勢分難逃原情定罪止應杖徒以
爲不善幾諫者戒他又何諫焉盧府成父之惡非令
子也然惡自父作已服天刑更欲置府重典似以二
命抵一死非國法矣在府自分必死而仁者子之以
生

殺死人命

一詳爲殺死人命事斬罪犯人李長教覆審看得何
山兵丁也呂氏李長教之母也兵丁強擄民妻已犯

不赦之條矧對其子而淫其母此種羞辱凡有血性
者寧肯一刻共戴天也哉且何山恨長教同住不便
淫蕩思殺之以遂其志詎天道忌淫思殺未成竟枕
戈熟睡致長教念恨憤中求生念迫卽借劍而反殺
焉其跡似愆而其情實有可原也嘗讀記云父母之
讐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夫曰不反兵勢必至
於殺而後已而記並未載及死後律以擅殺之條也
再考東漢繼不韋父爲校尉李嵩挾忿論殺不韋截
喪不惠後謀殺嵩之首以祭其父然後行喪當時論

爲軍第一

卷七

十九

者且謂不韋爲匹夫而顯行其意其節義不獨遇子
胥且遇子房矣東漢豈無國法而獨疎庇一不韋
者蓋憐其志節能爲父報讐有足嘉耳則此日之長
教雖不可與不韋同日語功而復擬以擅殺之罪何
古今之事甚相遠哉況目今南陽縣紋犯新米毆死
陳宗孔一案業奉本院念其護主情有可原業卽
覆新米分義所激挺身護主更與私憤毆人者不全
已懸矜疑例減死矣夫衛主者尚爾邀矜如此况爲
父母復讐者其情理更何如哉且所殺之兵已犯不

赦之罪。使必正長。及於典刑。是天下之兵皆淫虐無
度。而相舟之婦。與淑無聞矣。第事關欽件。且屢經
行縣駁審。覆詳殊甚游移。卑職不敢依樣葫蘆。故仰
體。繼理沉獄之洪恩。并本院屢次駁查之慈意。
不憚瑣屑。開陳事關人命。總候憲裁者也。供擬長
改原罪。呈詳臬司。批駁到職。詢問改擬無力的夾
具招。覆審看得李長改之忿殺何山。為奸溺其母在
何山已犯不赦之罪。而長改已為洩不共之讐。是殺
一何山。使天下之強梁跋扈者。胆因而落。開一長改
俾天下之為仁人孝子者。義藉以伸。按律擬以擅殺
應死人犯滿杖無力的夾。庶幾乎反之威中也。供擬
長改無力呈詳。臬司復駁到職。提解各犯。復審李
長改之殺何山。實為姦淫其母。羞辱傷心。已忿懷積
中矣。適爾何山。嗔恨同居。乘醉趕殺。使長改不借劍
反殺。則長改不即死於何山之手乎。長改死而呂氏
奸淫之讐。更從何往。竟報復哉。是殺何山者。雖長改
而長改所殺者。非他人也。不過殺一強淫母氏。義不
共天之悍兵耳。允宜改斬為杖。庶幾威中之有變矣。

盜劫殺死三命

一詳為盜劫殺死三命事。新罪犯人張大。覆審看得
強盜巨惡也。斬罪大辟也。欲知強盜之的。須得贖物
之確。欲置人命於刑。須得殺人之真。今查張大暮夜
而殺三人。並無凶器見存。止曰殺人原刀在梅林寺
有無也。且銅錢燒紙之多。贖竟無一物之起。復亦止
曰燒紙燈草在大友家。花費也。夫以二十五錢人二
十七拿獲。相起僅二日耳。如許多贖一錢未見。豈盡
神消而鬼耗乎。燒紙燈草。自有餘塊。既寓大友之家。
相去又止里許。即宜取出。真贖以為確據可矣。何屢
起無有。僅照數追贖給主也。欲加之罪。止據一白布
衫。背布掛以定其案。嗟乎。青白天下之通色也。彩布
盡人皆有也。強盜至重人命。關天何等情事。而可以
區區莫須有之物定之哉。如李茂春宋六行劫。既經
殺人。恐其事露。退藏唯恐不密矣。而乃云各穿衣服
逍遙街市。則狡賊之謂何。而竟愚昧至此也。豈理也
哉。種種實可矜疑。艱難屢皆依擬。誠恐遲滯。憲件
故敢推諉。直陳事關難理。應從矜疑之例。申請開豁。

至於應定罪者。味。咄。主。說。不。敢。擅。擬。總。候。憲。裁。批。奪。供。擬。張。大。原。擬。罪。犯。具。招。呈。詳。臬。司。批。駁。到。職。勘。問。改。數。無。力。的。夾。覆。審。看。得。強。盜。以。陣。獲。者。為。真。次。則。據。職。而。按。罪。細。勘。原。招。穿。白。布。衫。者。李。茂。春。穿。青。布。褂。者。宋。六。也。而。張。大。無。與。焉。且。經。十。年。研。審。之。下。宋。見。張。大。招。成。一。文。認。衣。一。件。失。無。贓。無。証。遂。擬。以。斬。不。幾。視。盜。情。太。重。而。民。命。特。輕。乎。李。茂。春。宋。六。等。已。服。天。刑。張。大。歷。十。年。所。而。不。就。斃。者。不。可。謂。天。之。留。無。辜。以。俟。今。日。蘇。理。之。矜。釋。者。耶。况。認。贓。追。索。之。宋。大。友。尚。索。赦。免。無。贓。無。証。之。張。大。不。可。邀。皇。恩。之。一。視。乎。相。應。改。斬。為。杖。以。洗。沈。獄。者。也。供。擬。張。大。無。力。的。夾。杖。罪。呈。詳。臬。司。批。駁。到。職。提。解。各。犯。覆。審。看。得。張。大。原。案。縣。之。良。民。也。先。因。兵。馬。彙。往。湖。南。事。平。回。宛。携。妻。妾。挾。資。本。寄。居。楊。家。久。為。宋。李。諸。賊。垂。延。恩。劫。宋。成。十。旦。事。敗。希。冀。所。有。利。其。自。賄。以。賄。捕。役。此。叛。盜。之。所。由。來。也。故。張。大。一。拿。家。裏。立。洗。成。格。之。後。失。主。齊。最。聖。竟。潛。逃。無。踪。矣。反。覆。報。訊。六。問。三。推。只。云。被。神。燒。紙。等。語。實。係。李。茂。春。之。

代。供。卑。職。未。敢。信。為。確。然。密。詢。紳。衿。私。擇。輿。論。無。不。為。張。大。稱。屈。而。為。茂。春。髮。指。聚。口。僉。同。是。即。三。代。之。直。道。尚。存。而。宋。李。咸。亡。非。即。天。網。之。恢。恢。不。漏。者。哉。千。真。萬。確。實。是。拔。誣。斷。不。敢。輕。縱。元。惡。而。妄。希。矜。恤。者。也。然。成。案。雖。定。從。未。覆。審。今。即。奉。旨。應。理。何。得。一。証。再。証。據。實。直。推。即。一。杖。亦。其。枉。耳。今。應。釋。放。以。洗。沉。冤。可。也。強。盜。之。宋。死。於。曾。証。與。死。於。賄。販。者。比。比。也。何。得。裝。埋。羊。舌。以。佐。証。乎。布。衫。布。褂。盡。屬。錢。風。認。贓。追。賠。更。同。投。影。且。從。未。覆。審。逮。坐。重。典。張。大。不。足。惜。如。天。道。神。明。何。宋。大。友。已。從。未。滅。此。囚。終。無。死。法。明。與。慈。俱。見。於。祥。中。矣。

打劫李

一詳為打劫事。新罪犯人夏守惠。賀家賢。復審看得。盜而曰強。則即無所顧忌。排闥直入。誰曰不可。而乃。是為裝虎。抓門之事乎。况牛係大畜。三條竟未獲一。而止。以白布所成之衣。遂為確據。竟歸人命於死地。豈理也哉。查聞銀布從來不可以定贓。以天下盡可有也。况又認布在成衣一月之後。早應恐即將張維。

聖

定復出亦未能察奸若是之神矣且奇才亦不敢認
爲已布是則奇才之良心不死并不欲誤人入於死
罪也宜 本院之於從牛起疑何衣生矣使非

天子銳意祥刑 各上臺慎加蘇理此種奇冤抑幾
何不終泥獄底乎應從於疑之例申請開豁至於應
定罪名未奉 上尤不致擅擬供擬二犯各機斬罪
呈詳 臬司復駁到職審改不應無力的決復審得
夏守憲賀家賢二人皆無所事事之游民也平素不
齒於鄉村失盜遂疑爲市虎反復排尋據口供受刑

急迫性命攸關不得已自尋衣服而鑿孔以置田中

自斃執牛而命妻埋之匱下以緩須臾之死聽聞及
此五內如割矣析楊之倍加拷訊勿論守惠等人也
即以鐵爲守惠等人也而抑何供不得何屈不服也
哉諺云官法如爐良不誣也夫以布爲衣一月而尚
認爲原布害於蕎麥地中多日而竟無損傷兩者交
譏尚可確指爲真誠乎第爲人而放言無忍居鄉而
賭博是好若徑行釋放猶未足爲義民勸也相應各
杖枷示以儆游惰之風

報失盜

文太青

查得洛邑當開關之孔四達交衝游手攘臂之徒踵
接肩摩暴客竊發最難防禦仰恃 本道保甲之法
既編伍於鄉陬操兵之遣又聯跡於孔道本縣視事
旬日見居者有扞蔽行者有護持以爲可藉以爲警
矣不意佛善村以一肘孤墅僅有十家無大利落之
可援遂以盜聞據其失主地方之口暗進顯出巢是
盜獲乞丐者皆棄其破絮破鞋而着失主之衣服以
去蓋郡城四關我勇率例無間流寓一槩收養聞風

四集不忍拒其就食不圖一飽之餘奸尤恒淵因而

生事實保甲之法所不及克詰者也

報窩犯

文太青

看得王進甫之脫逃在署簽者手本縣之玉竟未識
爾屢拘不獲雖其原贓一百早已完及特恐王第之
再叛遂影與形匿本縣視事訪知寓於洛陽之張世
才而世才又推諸登封之李孟寒孟寒又執詞而控
世才又推諸郭盡善盡善又有告世才之詞三因者
進甫之三窟異縣之豪民既據關至謹并解以請

請改批

查得昌三舉本河南衛軍餘而亡命於汝州關拿徒煩旁午敗批於本縣勾攝容馳移文關月者十矣軍半如蝸虎等人命於兒婢台無附從改批本衛立限嚴緝正法庶奸究不致遁匿積案亦得清楚

詳旌節孝

何潛嚴

節婦邵氏係已故儒士王之輔之妻杭州府儒學生員王之麟之母也二十八齡冰霜自持於今已六旬矣三十餘年間金石不渝將古之稱節婦者何以加

為敘第一

卷七

二十五

焉至其做事勇始訓孫育後表表在人耳目間尤其淑順事也業經該學確結勘明允宜垂為揚舉合樹坊表昭示風聲

節婦王氏乃已故儒士楊士毅之繼配今楊樹毅之母青春矢志從一靡他節育全貞冰心無二兄家計極是煩艱且撫孤更非容易是謂雖歷寒食不墜粟霜之志者也夫亡時方二十有八守節至五十六歲

與例相符擬合詳請

題葉以揚苦節

旌表之典

已故儒士孫學敏之妻楊氏今錢唐學生員孫逢吉之母也青年矢志靡他來貧窶而善事舅姑躬伶仃而義訓幼子自二十三歲守制以至五十歲全

為敘第一

卷七

二十五

節盡孝宜當具報伏候 憲臺恩准賜 題 旌表揚允足樹風聲於不朽揚淑問於將來矣康熙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題十二月初三日奉

旨該部議奏十六日禮部議覆應請

勅下該撫轉行該地方官各給銀三十兩聽其自造牌坊可也奉

旨依議

申學臺

蔡達西

為督課之令日嚴懲矜之欠念積謹摘取其尤仰籍

憲威懲治以砭銅習以棄輪將

日之錄

無項可寬無時可緩所恃為四民

應期輸納

庶幾編戶小民有所矜式而不為頑梗不謂以蠲之

習反自學較始之邊隅小邑其青矜舉止動擬紳貴

一入贊官即喜占耕田地不慣輸納錢糧里胥莫可

如何代比代賠不一而足有時情極而稟之縣官縣

官念屬子矜不便遽懲以法或出示曉諭或差役押

催則又負隅毆差激裂告示早職隱忍多時以致積

年欠通莫可數紀近以歲終考成在即各處催繳

如雷至催不應差催不行只得親往各鄉理諭情求

幾類卑田乞食冀於打動良心乃各稱橫肆如故非

止已糧不納且見樂輸恐後者而笑之此類甚多然

未有若某某二生者其具屨屨遭屠戮備極殘荒近又

以王逆之叛受害獨甚以致遺丁不滿百數地土一

望蒿萊而又路處極冲殘驛支持不住錢糧額數原

不甚多追徵之難嘔盡心血甘邑花戶錢糧不過論

升論合計錢計分而兩生戶內未至若干石銀至若

干兩則亦居然大戶矣六年之數不敢問七年之數

尚欠十分之七至於殘廢倒斃卑職集眾公議限納

站價急徵燃眉合邑士民無不勉力接濟而其間站

銀獨多者惟此兩生悍然獨抗者亦惟此兩生屢次

差役往催俱飽毒拳而返當以官役者厚官投鼠者

傷器如此凶頑而不一加懲創恐諸生效尤於二生

民戶效尤於矜戶甘泉一邑之錢糧將來不可復問

矣况今

功令森嚴凡縣官錢糧完不及額者歲奉分數輕則虧

俸降級重則革職提問且積縣屬之不完累及府廳

積府屬之不完累及道司撫院絲聯備比曾不少遺

獨於頑鈍無忌之方生反為

功令所不及恐

朝廷無此法紀而憲臺聞之未有不奮然髮豎者也

以此不避怨尤冒瀆憲聽乞將生員某某暫行降

革俾與齊民一同嚴比俟其錢糧完後仍許申請復

學暫懸故物以待之早職實從國課起見非與矜

士為讐也

申復衣頂

查得劉某已經前道以行劣馳名而尚哀哀爲匍匐之控欲完其既碎之壁青鶴翅於長雲引頸思還其舊侶似非下吏所敢與聞矣但本縣面質多士百口咸符止以曹某開渠小故暗入其名以圖准狀雖經辯明而垂棘竟受有蠅之穢其扶人酬妓影響無憑衆結一辭如果此生爲公論所棄掛齒頰而欲吐者則青青子衿八百其身奈何躬爲之質乎燕城飛霜梁獄上書士罔有誤入網羅而伏首無所申其舌者非仁憲揭覆盆而登之春臺則此生雖摩勵

卷七

主

待齋終將骨朽於幾闕已耳本縣面驗其人似請詢恂恂未渠軼於繩之外者特採士評爲之一鳴

請廉缺

大太青

看得常行可劉朝牙俱以清才見列於高等正翹首待庠而憲臺以歲考暫停按臨之期既遙千澤之望倍切或得比未經發考處所一體准補庶均雨露之施乎

覆大將軍

何霜崖

爲呈報事蒙常領道憲票該奉大將軍都統劉

令牌內開據隨正藍旗守備劉傑呈報兵丁周元云云蒙此遵卽行拘問案查周元卽周瑞於去年十二月未奉行提之前有民人胡恒以搶婦見獲事具告周瑞在縣據告婦嫂趙氏被遠族胡元構兵周瑞等搶奪飛遁追獲交明保長周正等情早職止拘審間不期周瑞遁去無踪隨奉令牌行道轉提早職卽拘周王嚴訊據供周瑞與胡元俱充大將軍營兵其奪娶趙氏係胡元主婚今仍各往鎮江其原保係周子玉早職弔取保狀查驗保人果係周子玉當拘執

卷七

主

審彼此互推但據保狀則保人周王乃周子玉也據胡恒呈告則周瑞當日交與保正周王乃胡良玉也脫逃正犯未獲理應一併呈解聽候嚴究周元下落如周元趙氏等果在鎮江伏乞嚴加拘審移示以便歸結縣詞照奉行提擬合呈覆

溺女典婦禁

稽爾退

天地以好生爲德婦道宜從一而終嚴有溺女之俗無論貧富皆然夫虎毒且不食子況於人乎矧此呱呱而泣者甫孺生機旋罹死法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至於貧兒之食則出典其婦婦若生子子無從而婦仍歸此茲以婦爲水以子爲利也甚至甲典之乙乙復典之丙一婦而輾轉數人以夫家爲傳舍及其碎璧歸趙亦恬然不以爲耻職日繁情真痛心疾首請憲通行六屬勒石嚴禁如敢故犯許里降首發治以重罪一以極天地之和一以正人道之始 憲臺主持風教故因條議而弁及之

本訪開採舊制事宜

楊濟青

看得詳查諸乘採取之世盡載茲圖雜記其一切應

卷七

卷七

一疏矣還珠一說後人修爲美談亦祇是表孟伯周一脂清節以鼓勵後進耳後世林禁紛紛民力疲敝得失較然以職愚見珠之爲物亦止天地生物中一物耳原與草木昆虫無甚懸異若必視爲珍物而資之斯爭奪之勢成而盜賊之風不息不如隨民之便任其採捕與耕箔同令簷戶報名認稅每船一隻每月納稅若干納稅之外聽其自賣官無所費而民更免於緝騙茲能使珍珠亦如布帛菽粟之常而不以

爲異斯爲善也今據士民輿論并集古詩一冊具申伏惟 憲裁

城樓垛口崩塌等事

楊濟青

看得修葺城垣乃係固守重務。案查二十年八月內奉 憲臺行修 卑職當經會同各官酌議設法捐備磚瓦板木先造起南門月樓一座又於本年四月內發銀二十兩付李典史轉給密匠王某等燒磚正在擇日起工修造西門月樓不期本月初二日忽起颶風狂雨連綿官民房舍倒塌七八以致城牆樓垛處處崩塌茲蒙 總鎮總會開列各處行 職修葺此查人工匠料所費不貲設處同修則各官初復之俸銀有限若依舊例照米派辦又恐遊 撫憲新頒不許攤派之科條若謂原有均平糶米一項銀兩可以支銷則此項銀兩已於康熙十四年撥半十七年全撥充餉訖是捐無可捐支無可支而派又不敢派將此浩大城工畢竟作何修整伏乞 憲臺酌奪批示

卷七

卷七

卷七

初選稟帖式

新選某府某縣知事某達

卑職以庸劣。謬叨重寄。百凡事體。並無知

識仰冀

台臺指南。近奉

臺批。遣役遠來。感激殊深。早願謹擇某月某日到任。

役旋先合具

稟伏乞

台慈矜察。須至稟者。

官廳第一

有具

稟

年 月 日

到任稟帖式

某府某縣知縣某

稟為公務事。早職賦性庸愚。承乏屬邑。擔任之

始。謹當趨造

皇下謁見。緣奉嚴禁。未敢擅違。不恭之辜。誠不可逃。

謹差役上稟。伏乞

憲慈鑒宥。曷勝感戴。須至稟者。

求緩徵大稟式。有殊語為大稟

稟為直陳民困事。照得惟正之供。原屬編戶應輸。

而兇歉之年。似亦有司應為軫恤。早職自蒞任以來。

競競以奉公為念。所有應徵額賦。早經出示。多方勸

納。奈本縣地方。自五月亢旱。至秋不霽。點雨。禾苗枯

槁。赤地堪憐。萬姓嗷嗷。化離載道。致蒙 憲優展催。

災黎完納。早職點余無術。除一面殫心催科。陸

續完解。一面詳報災傷分數外。伏乞 憲臺憐鑒。前

情暫賜寬限。感激隆恩。不在葭天之右矣。理合具稟。

臨稟可勝瞻望。激切之至。須至稟者。

小稟式。無殊語為小稟。前皆屬官銜姓名

某省某府某縣某謹稟。憲台老大入座前。切照案

徵催。取本年餘銀若干兩。理合即行完解。奈因年

歉民窮。已經盡法徵比。除完有在庫銀若干兩。現在

起解外。其餘暫容徵比完日。一并遵解。不致遲悞。急

常理。稟明。須至稟者。

復撫臺議昌咨

謹稟昌化盜事。捧讀 老大人憲割。須隨處設防。以
密以漸。誠弭變之至計也。早職道奉 按臺老大人
下詢。區處事宜。謬揀一得。微有相符。敢錄原稟。僭呈
台覽。夫彼中盜蹤出沒。為商民害。此道路所共知
者。謂不若申報之猖獗。則可而途謂。查無影響。以無
事為故常。益長玩心。恐遺地方。憂不淺。 老大人總
繆未雨。自有長慮。早職不揣。更為中稟。以備討采。伏
惟 老大人裁奪。

上傳鹽臺諭薦額

為政第一 卷七

三

謹稟 老大人復 命薦額。向例四十五人。近司道
遵述 台旨。欲少減額數。仰仰 老大人澄清至意。
雨露霜雪。總是生成。其誰敢有溢望。弟見 前院老
大人商確時。諸司道尊請。增一二名。力爭而不可得。
即歷都郎報。各臺薦舉之數。皆有定額。似皆奉為令
甲。而不容有所增減者。近 總憲之疏。似亦裁提薦
揭薦之浮數。未議裁正薦之額數也。即河南道另諮
亦似於薦之人。覈其當否。而非於薦之數。求其減少
也。夫聖主之所以辟疆中材。而風勸有位者。無非以

數字華。援引人上進之門。使人皆鼓舞於虛名。以達
其私。而天下之生靈。破澤矣。倘薦揚之途太隘。而鼓
舞之術無資。恐天下中材之士。無望輩。徒受網戈
人至于心不自愛。而小民摧剝之害。不可言已。今以
老大人提衡在上。甄別精當。如形取影。薦剡所及
者。固彼特達之知。薦剡所未及者。亦領玉成之誨。澄
次一新。夙習可破。但慮異日遂相援為例。而鑑空衡
平。未必盡如今日。凡資格顯。吟吟。牛牘。愛憎之見。種種
參入。尚有餘地。以待循良。恬靜之真吏乎。是早職之

為政第一 卷七

三

見 老大人濟世心切。惟恐一夫不得其所。相馳巡
履之地。草木蟻蠕。皆沾恩資。矧茲繁若。苟非敗類。孰
非 台臺所亟欲培養者。而使薦舉之數。倘各省不
裁而裁。自漸始。各臺不裁而裁。自 台臺始。度非
老大人人物。各得所之心。但于正數內。品第甲乙。較加
嚴。則激勵之意。已行風勸之中矣。早職拙劣之資。
所言率無當。 台旨而一念。樸誠不敢不直陳。以備
詳采。冒塵清膚。早職臨稟。曷任惶越待罪之至。

謝張按臺首薦

謹稟主事。昔銜時艱。加祿。早職。懋德。猥以鈍庸。適非其地。既乏鴻遠之猷。又不能買赫奕之譽。徒抱碌碌。尋常休守。非但難逃于上譴。抑竊抱疚于初心。恭遇師臺老大人。攬轡海濱。霜飛電掣。日照月臨。凡百下吏。靡不濯心板慮。以稟紀綱刀尺。而早職懋德。不揣駑庸。首奉驅馳。即拜懷影之賜。嗣且時采蘋莢。今遂拔冠儔耦。而臨岐指。勗以真心。爲圖任事。所期待懋德者甚厚。懋德雖不肖。其敢自菲薄。以辜嘉獎乎。竊以。卷七

上王撫臺論幾事

謹稟甲職。謹辱。按臺之委。奔走三衢。迎接老人。溫諭。懇讀。思維。以際。淺書。生一言。老大人。歡樂。取若。此則。字下。才智。環杰。之士。鼓舞。思奮。何如也。職不暇。爲一已。感知。而先。爲東南。半壁。額慶。矣。屢捧台命。正擬。肅復。而檄。召適至。即辭。按臺。返省。叩首。崇。塔。面。布。腹。心。職。更有。剪莢。之愚。從來。大人。君子。立身。持正。其。心事。與。天。日。並。皎。而。幾。事。貴。密。其。意。指。則。鬼神。莫。知。茲。事。機。易。變。惟。密。乃。成。職。閱。歷。雖。淺。而。開卷。第一。卷七

昔侍教名公。照攝事幾之成否。往往不爽。即如譚兵一事。勢在必成。自文武大小吏弁。以至紳士軍民之屬。無不環注而傾上之意。指況弁伍積習。尤以窺臚爲精神。結左右爲線索。自標營將領哨卒。以至外區水陸關衛之屬。亦無不環注而傾上之意。指一言偶傳。耳如響。倘意指一爲若輩所窺。即先着轉。而後着矣。此不但有意傾何者爲然。即衆生之中。無心透露。而其間與聞者。或淺衷好事。或身無干繫。或意未領會。一不能守。如瓶之口。便足悞事。故古人。事局未

定之先。好謀與沉思。并運其當。幾一著及所謀之人。不但慎防。屬垣甚有故紆。其述以臨之者。職初候平。江業。老大人屏八番問。且諭以一路不吐一言。直至平江。見職而始問。及固已仰。老大人之沉幾密算。而今猶贊其詞者。如人子有所效於父母。惓惓無已之誠也。又職等始仕。不敢輕通京貴。一積而老大人身一方之重任。運經緯之壯猷。則朝堂壓。不可不通呼吸。不可不應書讀。王支成集。其平濶。職有疏聞。必有書上王晉溪。想疏所不能盡者。以書。

宛轉達之。而內外始無迂。以故文成之功。得力于晉溪居多。意或可采乎。役旋先具稟。繳附布區區。伏幸台慈亮察。

上王撫臺恤漕軍

謹稟漕政日壞。軍民交困。伏蒙老大人諄諄洞鑒。下情。國計民生。嘉賴實弘。然軍與民相為休戚。不疏軍之苦。則民之苦終不得紓。不惟不紓也。恐必有攘爭之變。待此貽而諸蘇。恤賑矣。職仰承德意。忘其越俎。前百稟蒙允。敬據慈運事繁。苦畧節。代呈台。

寬乞批糧道轉行酌議。減軍一分之苦。即可裕民一分之累矣。

復王撫臺諭查荒政

謹稟伏蒙老大人諭查荒政。謹據臆擬數款。并錄原行成案。另具冊揭呈覽。以備采擇。然時宜日變。衆慮無窮。仍乞老大人撥行被災郡邑。通行講求。庶各人之精神畢奮。而各地之區畫自周。如目前可行者。似可先行之。不必等待也。

上王撫臺續陳荒政

謹稟早職奔投。委郡思及改折一事。部議兩持。民情不無惶惑。日下計吏俱北。代權方苦乏人。萬一紛更。欲問儲樞于馮夷之鄉。責拙婦為無米之炊。東南事未可知也。先時而圖之。愚者可佐一得。待其勢窮情極。恐智者亦無如之何。用是據臆冒陳一二。其中或已經施行與否。職越在五百里外。未遑審考。惟台慈裁鑒幸甚。

復王撫臺商漕政

謹稟漕政至於今日。老大人洞悉其敝。計所以疏。

劇而振舉之與、國計民生之厚幸然非身親久歷其中恐隔垣揣摩未必深入肯綮不敢不竭慮諫諸以報台命且也倘微天之靈獲如天疏全折則東南民力既得少紓而從此整復漕規如織所稟早修造漕艘早命選運旗早頒發全早早督押回空皆可預先料理今待命逾期僅折三分之一開徵徵下人情皇皇屢厘明示稍覺輕寧而武康士氓羣持縣官開擾已非法證明春船到勒限督費米費民饑此時未知作何光景欲如三年七月間完兌開行亦深

上王撫臺議弭盜

願而未必得者也無已而就目前之漕籌目前之利病有竟應申飭嚴禁者有應移行漕部院各衙門酌議通行者應擬數款以備葺采伏候裁奪施行謹稟浙中小民之不得安生也半由於盜情之蔓害而盜賊之日肆而無忌也半由於吏治之玩愒何者賦重民窮之地災傷飢僅之時固為盜因而江洋河港鹽漁快艘之橫行深山僻野寺觀庵堂之競宿無非盜藪有司官平時清查無法終時禦盜無備審

時弊盜無術以欺隱為固然任耽延生詐局捕盜養益而不知非盜砌盜而莫督致民間母主遭害有累薛里拖解有累親屬押挈有累寄買贖戶追索有累虎捕擇人咬食牢頭咬盜誣報怨家賄買移陷奸棍匿詞飛詐問閭騷騷雞犬不寧如是而欲小民之安生何可得也伏讀老大人欽奉勅諭惟是盜患民安天語煌煌則所盜實為要務卑職在任得請招詳恭請采訪深知盜情一節關切民生利病甚鉅思得一拯水火予之安全雖治盜之

復遣臺薛舉卓異

方載在律例有司耳目之似無容贅顧在今日虎狼狐鼠奸詭縱橫有出常情成法之外者爰據所見條為款約以備葺采仰候老大人斧削裁定頒飭諸司力行少奏盜息民安之効地方幸甚職冒昧僭妄悚息無地伏惟洪慈破格鑒宥謹稟昨蒙老大人諭及卓異一事卑職庸劣決不敢說兩名其中已面懇老大人婉達下情於舊臺兩司尊矣嗣復接胡司尊手劄有俸深淺分開

之意知濫竽充數。而卓異之舉。自應推作。深者。額數太多。恐於大典不便。如前提明。俸淺不開。則既不阻。俸淺者。策廟之門。又不混俸。深者。行取之。選較似兩便。未論。台裁以爲何如。倘齒及早職。萬希鼎達下情。素安庸劣。罔敢妄觀。非分以取戾也。謝此。歷稟。

上王撫臺乞金華弛禁

謹稟省會。選災米價騰貴。然不但憂貴也。而道憂無米。其嗷嗷情景。已沐洞照。所仰。委州接濟。前康道尊爲政第一。

卷七

爲本地。倦切自奉。諭後。府縣皆不敢給批至。發矣。頃有米商數十人。環擁泣懇。係前此所領。憲批於處州之宣平金華之東義分買米萬石。亦以橋禁新嚴不得運還。若竟淹留。不但無米接濟。而反折買運之費。是仰求德意。而文甚之苦也。職無以應。惟有丐恩。老大人委曲。造福。或竟允放行到省。或台臺有資存米價。見貯二縣。另差官往彼買回。使商民不至虧耗。而省城亦得接濟。職不敢擅便。肅此代籲。并具各商米數呈覽。伏候 聖裁等。

上與許期諮訪

謹稟 計典。籌議。舊例子八月閣中裁定。今仗 老大人空平衡鑑。主持於上。大典有光。而此時各處道尊。暨府屬集省。正可預參諮訪。務使良格優秀。灼有真見。一還其本。分應得而止。合屬既無隱伏之情。爲三臺可無旁借之聰明。所聞吏治民風。匪淺須至稟者。

上張按臺酌議營總

謹稟近聞浙中營總皆選 欽依十二標營。併爲六

卷七

對

營條事者。非不名正言順。然而據鎮之所以控制。務操縱事機者。亦以將領之更置在握。黜貪懦。拔廉勇。得旦夕便宜從事也。今使取將者。調度不得。自辭取兵者。甘苦未即相習。上有掣肘之處。下有紛囂之慮。邇來兵驕成習。而怒遷此更張。未免又伏地方一隱憂。難新奉 俞旨。而回天之方尚望 老大人之聖裁也。大抵今日廟堂之上。皆紐安眉睫。卸擔他時。直至事體決裂而

後周章無惜見。幾察影之言。多未必省。然事切兵民之隱。不能不爲。總總過計也。衆情觀望所係。未敢張言。冒昧密稟。惟賜汪容垂察。

復杭嚴道臺訓練兵士

謹稟標營等官。欲責其入飲廉泉。所不敢必。第邇來兵情動以弁領扣起爲端。故今日弁領似處不能貪刻之勢。况在省會。有老大人神明彈壓。恤兵愛民。赤誠洞達。雖有貪弁不覺。潌腸洗胃。去歲各區譁動。獨省營帖安。壯我急公者。老大人鼓舞撫輯。自有

爲東第一

卷七

四

妙用。而諸弁仰承德意。調停羈縻。不可謂毫無力也。但時事多艱。微蘇驟然。浙非無事之地。訓練兵士。誠今日一要務。實實訓練。則智勇才技之士。得以自見。是訓練即提拔也。實實訓練。則衰弱惟性之卒。自難。崇餉是訓練即沙汰也。實實訓練。則即以教演之勤。而技藝之精。疎爲殷最。一切薦廣無所用之。是訓練即甄別也。實實訓練。則將與卒相習。心與貌相習。手與器相習。隱然有家人聯絡之誼。是訓練即安甯也。倘在今日。即稍寬展終之故事。明示獎其調取之功。

而乘青陽之新布。急講求訓練之實。自此以後。破格之賞。不測之罰。並行而且一。惟其才力智勇是程。人知激奮。壁壘一新。于以鎮他區之反側。而備意外之不虞。似非迂濶之說也。若訓練之法。與知兵者商之。未敢擅家。適承手諭。附此冒陳。伏惟台慈有鑒。

復道臺處分妖黨

謹稟捧讀。憲制先開。生路後盡。死法真覆。胃之弘仁。尤定變之至計也。奸謀煽逞。惟恐乘間竊發。一時忙亂。今幸先發其局。已敗其勢。未合制取之法。直在

爲東第一

卷七

四

老大人聖中。甚爲東南生靈頌慶。職竊撫若中。已獲多兇。案宜速結。藉撫臺已提入省。發落足履。窺伺之念。而餘黨協從。明示罔治。亦可安反側之心矣。臺禾事渠魁俱竄。聚置之恐。伏莽生心。急捕之亦恐窮。默思搜且如高登。竊首詞不無張皇。似宜伴示不信。以釋驚疑。而如馬蔡諸戎首。可將遣幹役。予以重傷。相機將擒。以除禍根。蓋此番倡亂之徒。已有其名。有其謀。所云福藩余山。其處幾萬幾萬者。乃其虛聲。恐嚇愚民之計。而因此之虛聲。謂無影。畏防少疎害亦

匠。測。夫。所。謂。鎮。靜。者。正。在。熱。等。而。滑。耳。之。不。露。隱。防。
實。深。子。隱。防。者。也。因。見。傳。聞。者。非。張。大。其。年。即。付。之。
毫。無。影。響。故。承。下。問。而。嗽。嗽。及。此。老。大。人。以。爲。何。
如。撫。臺。妙。用。非。早。職。所。能。盡。測。正。欲。以。鎮。靜。爲。隱。
防。者。也。佛。國。印。的。爲。乘。教。加。持。非。東。率。弘。儲。此。可。不。
必。牽。合。也。揚。九。雲。供。詞。另。揭。上。真。

上河撫

黃石公

謹察

大老爺憲臺鈞座。早職某庸愚下吏幸荷

爲政第一

卷七

吳人

研。帳。所。有。本。年。漕。米。早。職。俗。選。

功。今。仰。體

憲。慈。現。今。遣。人。四。處。照。依。時。值。買。糧。指。日。運。解。小。灘。

候。驗。不。敢。有。誤。上。負

憲。委。也。惟。是

大老爺爲

國。爲。民。賢。勞。遠。涉。所。過。州。縣。地。方。供。應。獨。除。晝。夜。遣

發。照。職。不。獲。追。陪

憲。駕。聽。奉

使。令。下。個。莫。伴。候。馳。殊。切。尚。此。肅。稟。上。候。
萬。安。實。貢。食。珍。數。種。皆。早。職。自。行。買。備。聊。供。
稿。從。之。需。伏。乞

電。鑒。實。爲。榮。幸。早。職。臨。真。易。勝。瞻。瞻。惶。悚。之。至。

改第

卷七

吳

爲政第一卷之八目錄

文治

告諭

諭單

牌式

關防

宅門

買辦

城門

爲政第一
卷八
人目

草衣耗

清獄囚

清寒

禁投書

夜禁

諭條陳

禁科派

下車示

頒行新政十條

立法勸諭

勸愚民

謊狀必究訟師

查核完欠

飭私收

修文廟

月課

惜字

禁妖僧邪教

爲政第一
卷八
人目

禁演戲

開城宣諭

選將材

申明將材

考技勇

禁民避兵

革倉歇清蠹

參看

豪生威逼

殺死父命

占殺慘亂

急勦兇殺

斬犯陸恩

解審擅殺

活殺男命

奇冤慘殺

覆審前事

斷擬誤殺

斷傷臆目

假兵鎖兄

打死人命

地方人命

額天法勦

毆死妻命

咬死子命

強犯李小橋

強犯張二

原缺

爲政第一卷之八

錢唐邵泰衢鶴亭父鑒定

西胡孫 鉉可菴氏手輯

文治

可菴曰。前卷詳稟。此卷示看。是皆以文爲治也。而詳稟示。俱從筮仕發端。譬之行遠。必由於邇。且此書於久宦者。固多小補。而入手工夫。在筮仕尤爲喫緊。惟看語不分筮仕。以此項出自下車之後。但列數十條。以資則效。固不必沾沾爲筮仕說法也。

爲政第一

論車式

新齊

新任某省某府某縣正堂某 爲公務事。照得本縣

簡命

除授茲土。擇於某月某日起程。由水路行。到任日期。另行知會。外。發去稟帖。候齊幾通。該房一一照銜

投遞本縣全書會計。及各房須知等。逐一開造清

白。今頭接呈遞。以憑查閱。其衙署最行修葺。不許借

端科派行戶鋪設。以滋弊端。名無違錯。致千未便。須

王肅青

右諭各房吏書人役准此

年 月 日

定限到任日繳

封套面上寫

新選某州正堂某 封

背上寫

諭本州各房吏書開拆 後牌式止兵房

牌式

新任某省某府某縣正堂某 為公務事。照得本縣

為某月某日吉時上任應用夫馬。合先遣牌知會

為此仰役前去着兵房各該吏書照依後開夫馬轎

插名數一一遵行毋得違誤取究未便須票

計開

大轎幾乘

中轎幾乘

小轎幾乘

損架幾十副 棕套幾件

執事各役悉照舊規俱在某處伺候

右仰兵房各吏書准此

關防詐偽

定限上任日

照得本縣籍開西之鹵野。雖抵伊洛之壑。僅千一百

里而遙。世業讀。並無觀藝別。賈販遠遊。又厭僧山

人技士。甚恐有探知洛下為西京。必出孔道。而網射

郊開者。保甲急鎖解縣。容匿不舉。竝逮。

宅門示

示諭把守宅門。是役知悉。照得宅門。乃內外關鍵重

地。防範稍疎。弊竇立起。凡一應吏書人役。俱在大堂

外伺候。不許擅至宅門。即遇有緊急公文。稿案止許

擊梆從轉手投進。後立刻歸房。若稟請簿籍文卷。開

投稟單。出外伺候查發。敢有倡端附耳低言及站立

竊聽者。有犯必究。外定將把守人重責革役。決不稍

縱特示。

飭買辦示

為曉諭事。照得鋪行承領官。最是虐民厲政。雖相

沿日久。遂為成例。本縣以清白自持。斷不以一人有

限之欲。而致百姓無窮之害也。為此合行示仰地方

保甲人等知悉本縣日用薪米菜蔬及需用物件俱出俸銀發役依時值現買決不虧損舖戶亦不取用地方一應常官名色盡行革除如有各役在外指稱官買虧減價值及擅取賒借者許卽立時扭稟以憑重究追給不貸特示

把守城門示

照得城門之設所以禁奸止暴也若啓閉不時稽察不力倘有非常何以備之邇來守城人役以盤詰爲泛常視城垣爲虛設若不嚴行申飭或至奸人竊發將來貽害不淺爲此合給告示發各門黏貼曉諭知悉務要用心盤詰敢有仍前故違定行依律拿問決不輕恕

禁革火耗小告示

有絲語爲大告示無絲語爲小告示

正堂示諭納糧人戶知悉爾等應納錢糧俱照額徵定數願銷足色遵依 藩司頒發在欄法馬稱納此外並無絲毫加益如櫃頭人等敢指稱火耗名色多索等頭者許卽稟本縣以憑立刻拿處追究不貸特示

某月不寫在

實貼櫃上 錄批

清理獄囚

照得囹圄之設雖以懲奸銷惡然天道好生仁人惜命除將重囚照舊監候其餘罪犯逐一稽查應釋者卽爲釋放應保者卽應名保外示仰提牢書吏及禁卒人等知悉今後務要逐日灑掃監房洗滌粗械不許堆積穢物在內以致蒸鬱生災如監犯遇病卽便赴稟以憑撥醫調治一應違禁之物及紙筆之類不許夾帶入內枷鎖牢固毋致疎虞至晚梆鐘響亮周

圍巡邏不許酗酒熟睡偷安誤事敢有閉人黑地私自拷許杜絕家屬進飯等弊察出定行重究不恕

清弊事

吳瑤如

爲清風弊以期一新事照得本縣繩趨幅寸荷茲劇任如涉春冰事無巨細悉秉中正躬親裁決內外人役毫不假以嘆笑委以事權城社之奸復何所容但恐積年胥役膽大包天術工捕影妄窺意旨巧設騙端鯨吞鼓頤盡食張吻如一呈狀入先計所得幾何必如數方爲發行一牌票出更逐名搜括必如數始

爲投到乃差役滿欲更爲吏書作郵指稱關節必須打點或給以沉欄約以轉詳一案經月不舉一詞屢次翻提甚至內冠外連受盜賊之月錢捫上官之比較此等風靈言之真可怒殺今後有冒死犯禁者按厥罪狀重則發遣輕則刺配斷不姑縱以儆三尺爾等亦應保惜身家奉公遠禍深機巧穿難逃天網之恢恢鉅筆舞文具陳王章之赫赫若親不可得之利以干必不赦之條剖腹藏珠其亦愚矣各宜惕慮無取噬臍

禁投書示

何霜崖

爲嚴禁投書事照得本縣素性梗介執法如山從未嘗瞻徇情面以滋枉濫此蒞任迄今閱邑所共見聞也詎通來有等無知奸棍往往鑽刺賁錄求書囑託覲開俸資以致竿牘紛紜使本縣反多一番酬應況其間不無假冒偽函尤爲可恨不知事理本由原無所藉於請託若情法多碍本縣亦何難大破情面以伸公道乎且私書之禁近日功令倍嚴屢經申飭尤本縣期與賢士大夫所共爲遵守者合亟嚴行禁

飭爲此示仰把門人役知悉今後遇有鄉紳過客差人投送封口書函卽行婉辭回覆不許一槩收進如違除不開視外立將擅投該役重責三十板斷不輕宥須至示者

夜禁示

爲嚴夜禁以弭盜賊事照得出入息乃人事之當然暮夜朝耕斯民間之善俗乃有軍民人等罔知安分蔑視禁約黑夜奔馳於閭巷深宵遊蕩於街衢蠶月往來不顧晨鐘之未動披星出入豈思夜禁之力

嚴甚至爲淫盜賭爲害多端相應嚴禁爲此給示曉諭軍民人等

弁巡捕員役知悉除緊急公事及民間生死不得已者俱要根究的實放行外敢有不畏之徒成羣結黨假託詐冒者無分有無職役卽便拿送根究所由依例擬罪巡捕大甲人等體勢故縱及因而生事妄誣平人者一體重究不貸

諭條陳示

照得本縣職任親民操刀學割未能周知民間疾苦卽利弊興除間亦咨詢一二然實者不聞聞者不悉

茲承乏茲土責任匪輕中心怵惕所願坊都里遇者老諸生人等一切利所富典弊所當除極陳無隱譬如漁樵之於山水日見豈不分明亦如川陸之於車航適用方為有益雖綿力難堪見聞有限然沸河之鳥亦盡其誠十駕之馬終能及驥知之既真行之必力所有地方事體理合條陳毋違剴諫日俟投文後執詞面遞以憑採擇施行各據心思以固桑梓毋負本縣諏訪至意特示

禁額外科派示

何霜崖

為嚴禁額外科以清積弊事照得每年額徵銀米自有一定科則毫釐撮勾不容增減江邑算派錢糧皆經各區書之手訪得其中奸弊有串通總書額外多科酒派以恣侵漁者計每畝僅添毫釐而積少成多為害已不勝計目今開徵伊始豈容此輩蠹害為此示仰該書人等知悉自今營造比簿務於各圖甲之前具列實在丁田細開山灘塚湯折田後載實徵銀米數目必使各圖甲細數一一與本區總數相符以憑查核其簿中字樣皆要繕寫精工並不許洗補

改抹一字以滋弊竇敢有奸書額外多科及將簿中字故意改補者本縣細心察出該書立置重法斷不輕貸

下車第一示

俞硯如

勸民息訟以安本業事照得本業遂則民生厚民生厚則風俗醇然所以遂本業者惟不輕構訟一事乃喫緊關頭茲本縣下車伊始職在親民要知親民與緊關頭亦即在使民無訟願爾軍民人等遵我誠諭保爾身家勿因微嫌小隙之難忍而動思與訟勿受奸徒刁棍之唆使而致為虛詞勿惹差役上門而受無厭之誅求勿惹刑責上身而忍難堪之痛楚勿含家庭宴樂反尋歌店之凄凉勿拋閭里安閒自討路途之跋涉省訟師干証需索之錢留衙門收家使用之費併力急公輸課逍遙樂業於盛世之間豈不至樂苟或不慎一字公門九牛難拔費盤纏誤正事荒時日討煩惱諸苦備嘗雖悔何及倘有事屬劍府萬不獲已者須遵本縣限期進詞告理惟人命強盜重情方許不時呈報至尸解田土等情雖經告准仍許

親友解紛。使有訟者。復歸無訟。是本縣之素志也。不肯求。特此布告。

頒行新政十條示

何霜崖

爲曉諭事。照得本縣擬以辦材。承乏茲上。深惟仔肩。繁重。報稱爲難。下車以來。正值清務。倥傯一切政令。未遑釐舉。今酌定要務數條。期與爾士民更始。各當實力遵行。尚有未及該備者。另行頒示。本縣言不虛發。慎勿具文視之。取究未便。須至示者。

一端士習

第十

士爲四民之表。故有司接遇以禮。然而良莠不同。如果讀書談道。端讓自愛。其於應輪賦稅。能趨義急公。爲齊民倡。本縣自當從優作養。加意培植。其或名列衣冠。行同狙儉。通糧好訟。種種不法。則有先行後文之。新令在方。且責成該管有司。申舉劣行。本縣雖念切憐才。終不能爲不肖輩身任其咎。廉訪得實。當力爲申黜。以儆無良。各宜慎之。

一嚴保甲

保甲之法。原爲靖盜安民根本。乃相沿既久。僅存

虛文。竝無實益。今後務須一洗積習。無論在城在鄉。着該保正長。嚴加稽察。互相查緝。則比閭無奸。尤之萌分。番巡警。則暮夜無竊發之慮。倘有失事。必照十家連坐之例。盡法究處。決不姑宥。

一查逃人

逃人一事。律令至嚴。又頃奉 上諭。逃亡滿人。必有紳衿勢豪庇匿。着該地方官。大破情面。嚴密緝緝。此非但庇匿之主。難逃重辟。其鄰佑地方。亦一併連坐流徙。定例凜然。何可疎於覈察。相應卽照

一保甲法

保甲法。逐戶挨查。倘有往來寄宿之人。新進人口之家。踪跡可疑者。便須盤詰。來歷果係逃亡滿人。該鄉保立刻協拿送縣。以憑審實。究解。有能自首及鄰佑地方舉首者。依例免罪。如地方容隱不舉。本縣別有訪問。高犯鄰保一體嚴拿究解。不饒。

一清詞訟

詞訟到官。本以求伸冤枉。苟非大事。重情只宜安靜。解釋。以身家自愛。乃本縣蒞任以來。每見告訴呈摺。紛紛投遞。察之多端。可已何苦。以健訟而費

涉尤屬可虞。凡附近河道居民。遇有枯涸壅滯。即行申報。以憑相度。開通畫界。分尺墮。疏濬。隨方修築。庶水利常通。而無一朝淤塞之患。不許居民人等。與委浮土。礫石。致成淺涸之漸。違者究治不恕。

禁私鑄

銅錢通行天下。利權歸於朝廷。年來因錢多滯。屢奉申飭。寶源等局。改鑄新錢。頒行各省。開爐鼓鑄。銅工精美。每錢一文。準數銀一釐。允為相稱。倘

卷八

宋人

十四

有奸民希圖重利。盜鑄濫惡。私錢攪和。行使必致阻壞。錢法。合行嚴禁。如窮鄉僻地。敢有大膽棍徒。開爐私鑄者。本縣或密訪。或告發。贓証得實。定行依律處死。地方容隱。一併連坐。

禁私宰

耕牛辛苦。功勞最多。殺之食之。甚為不肖。愚民無知。恣意烹割。不特犯私宰之條。抑且多殺業之報。而春雨一犁。束手無助。又為拋荒之漸。蓋家畜一牛。足抵七人之力。律所以嚴私宰之禁。而更重其

罪於例者。為此故也。為此示諭。城鄉居民人等。不許屠牛貨賣。如果牛畜老病。不堪耕犁者。許鄰佑驗實。告照。准令剝割。敢有無故擅行宰殺者。本縣分差密訪。令出定行依律擬罪。枷示發遣。不貸。

立法勸諭等事

俞祝如

照得江寧一邑。糧無頑戶。訟鮮刁詞。風俗可謂醇矣。惟是本縣蒞任未及兩月。見民間自縊。暨投河淹井之事。數數見告。查其致死之由。非有奇冤大抑。力不能伸。亦非有勢相豪戚。逼不可受。止以家庭細故。鄰

卷八

宋人

十五

曲微嫌。偶爾致爭。遂付身命於一擲。甚至有以衣食不敷。疾病難忍。亦遂覓此短見者。司牧者見此。能不怒焉於中。但既事關人命。無不相驗之理。察其有無別故。始憑報意。本縣事務殷繁。不能一一親理。勢必委之衙屬。而衙屬所司。又非一事。或遇別冗。勢必暫行。及至勘驗得實。已經暴露多時矣。目擊鮑鮑姑。之慘。慘。雖孝子不能掩其親。明知血肉糜爛之堪。即循吏不能已其事。既無積恨難容。又非深究莫解。何故自棄其生。又復蹈此身後之餘。慘。甚為吾民不

解也。殊不知因緣果報。絲累不衷。前生釀今世之因。今世伏來生之案。是孽皆由於自作。怨尤無損於天。人動輒忿爭。突然自盡。是前世之因。未償而後世之孽復作矣。世世沉淪。曷其有極。況疾病有痊可之時。貧窮有剝復之理。小忿小嫌。事過即解。何至自輕生命。永墮重泉。殊可浩歎。願我民交相誥誡。使愚蒙警醒。咸登壽域。享考終之福。正丘首之仁。有裨民命。豈淺鮮哉。本縣細釋其故。凡民輕生。雖屬死者之愚。實由生者之忍。使家人果能消解。隣佑善於解紛。豈致積德叢尤。釀成此禍。自今以後。凡有自縊投河淹井等項。除真正有人威逼及用強毆打以致自盡者。自當照律究擬外。如止因前項細故。並無不解之讐。爾等家人降佑。果能力為勸解。曉以因果。論以生死。大造自然。反迷成悟。樂生畏死。若復因循。坐視見死不救。從來幸災樂禍之人。即是唆爭起鬪之人。本縣既傷死者之難生。必恨生者之不救。從重究懲。以挽頹俗。爾民慎毋泄視。謂此罪為律文所不及也。

勸諭愚民等事

顧南樓

照得六邑民風剽悍。好鬪爭勝。每因細微起釁。輒以身殉。或投塘。或自縊。甚至一朝之忿。斷頸不顧。原其設心。不過謂以死相博。遂可破其身家。泄我忿恨。伏讀律例一款。凡因事威逼人致死。者杖一百。追給埋葬銀十兩。猶必審有可畏之威。始合此律。若平等之人。罪又在所減也。夫殺身之痛。何等重大。止博一杖。况本縣承乏三載。從來慎刑去罰。就事原情。一審卽結。斷無破家之累。彼以性命輕試。不幾等若鴻毛。深可痛惜乎。為此示諭。概撫軍民。及保甲長鄉耆各要。遍相申飭。父子夫婦兄弟。閭閻尤當朝夕勸戒。慎毋片時抱憤。飲痛九泉。本縣婆心懇切。萬勿過耳不入也。特示。

說狀必究訟師論

房慎菴

照得健訟之戒。已經三令五申。與爾民止閑息爭。用力田畝。詎料積習難更。愈懲愈熾。每一放告。楮牘盈庭。及至據詞審理。百無一實。捩腕所由。非小民之好訟。實有陰持訟柄之人。不啻無爭。樂於有事。所謂訟師硬証之流是也。自今以後。凡有詞訟。審虛先責于

証後懲原告立拿代書一併究擬但使咬關無人則爭者不勒而自息矣合行嚴飭爲此示仰訟師干証人等知悉自後各安已業休管開非勿以幫助爲忠勿以挑唆爲智如有怙惡不悛仍前爲人打訟者審虛之日罪歸爾等不是咬人害人乃咬人害己也

查核錢糧原額完欠示

何瑞慶

爲清查原額完欠以便據實徵比事照得實徵各有原額完欠各有確數豈容奸胥上下其手訪得區屬串通糧書往往相倚爲奸或受頑戶賄賂或蓋自己

場收事一

卷八

十八

田糧或詭寄人財裁酒各甲遂致隱縮原額者有之虛報完數者有之又或那完作欠指欠作完甚者逐限開比偏累窮民種種弊端勢必至官民多受其害立法之始合行禁飭爲此示仰總算區書人等知悉本年額徵銀米該總書遵照由卑科則先清算一縣總數約依若干各區書圖書即分造一區一圖總數務使甲與圖合圖與區合區與總合定爲原額以憑磨對然後將里甲完欠分數據實填註於後候本縣取流水挨查分別比徵其每限徵完銀兩亦著該

區書列總於簿前以便核對拆封銀數大列圖總於後以便核對各甲完數倘其間有完欠不符原額失實等弊一經察出定將該書重責三十板枷號一月盡法究遣決不姑宥

飭私票收糧

李屏山

嚴飭私票包攬以聽民困以足正賦事照得地丁錢課二項錢糧上關國計下係民生纖毫務宜著落絲忽毋容侵蝕但往往有鄉下愚民聽信奸徒哄誘花戶不親入城竟以糧銀私交排年排年私交里長

場收事一

卷八

十九

里長私交糧頭各立私票一紙遂爲憑據後被糧頭盡書交相侵蝕及至層層根究其害仍歸小民夫以私票收官糧原屬欺公之事即使楷墨鮮明字畫端楷亦不足據況於日久紙約破碎併私票字蹟亦在有無閃爍之間彼此鬭爭莫可究詰所以設立截票半給納戶正爲杜防此等弊竇爾等鄉民想亦家知戶曉但有一種鑽口套棍善爲說詞百計哄誘不怕鄉愚不墮術中合行嚴飭爲此示仰各區里長井圩長佃糧人等知悉示後完糧務以印票爲憑不

許用私納包收如有故違不遵仍蹈故轍者查出除不准追賠外仍將與者收者各責三十板枷號一月不饒特示

勸修文廟示

爲勸修文廟以興學校事照得文廟之崇祀吾夫子也正以德化敦澤萬世不祧凡今日之官吏紳士類皆聖人之統裔陳履緒無非聖人之澤飲泮水而思其源及今鞠爲茂草寺爲此合示該房書吏逐查聖廟殿廡廊廡有坍塌者即時修葺理有年久傾頽工爲款第一

卷八

二十

爲月課事

照得春秋絃索快吟白石以傳心握瑾懷瑜已十育雲之在目或談經而橫筆杏花壓闌干更會理而積書嚴竹搖顰戶藁輝然秋何殊閣上夜光柳汁滿袍宛切途中佳兆標性靈以豫元吉備聲聖而飛戾天張典作經唐興成器遠言時科教錦情勢兼優烟花

世號繡囊濁清有體然惟明璧金鑑必也心湛冰水本縣太末迂儒忝司民社多士珠官名俊領袖藝林總經緯以相成才通體備極典墳之區奧旨聯詞公益學士生平雅馴由夫涵養而帖括一道靜躁悉本神明咳吐珠璣矚獲文家三昧貞逾金石自參理學上乘甄別欲精士風攸寄詎謂育才者品題惟我固知應運者興起有人况世美崇文展也三秋大有且時當嘉會卓哉九列休徵遐想風雲逾亟鹽梅之貯懷懸翰墨暫弛案牘之煩月朔是期擁篲而風除荒

第...卷八

二十一

勸惜字紙示

何霜崖

爲勸諭敬惜字紙事。照得殘惜遺字。神天所重。理宜敬惜。嘗見仙釋垂訓。其勸惜字。則云惜字一萬延壽一紀。子貴孫賢。綿綿不已。其微不惜字。則云儒門崇五典。道釋起三宗。一切闕文字。皆與藏經同。愚痴無見識。多拋糞穢中。隨身千萬劫。未作厠坑虫。古來罪福報應。亦往往不爽。載在文昌化書。炯然可考。乃愚民無知。或以視釋。或以和泥。或以糊牆。或以拭穢。致煩梓潼君。慮念良可浩嘆。本縣近見油燭舖家。盡將字紙包捲燭尾。以致餘字寸許。每成聚。鑽勢必隨

爲政第一

卷八

七

地拋擲。任其踐踏。穢污通縣計之。其每歲遺字。殆未可以億萬計。神目電之。不知當如何憤怒矣。昨本縣偶爾觸目驚心。以爲此非徒燒燭之過。而賣燭者貪用字紙之過也。殊不知字紙價廉。雖似有小利。因此而陰受冥譴。其害無窮。以此思之。豈若川白紙之爲得乎。爲此通行勸諭。凡城鄉鋪戶等。各宜敬戒。嗣後澆造油燭。尾後不許再餘字紙。以開作踐之端。推此而外。凡糊牆拭穢。一切輕賤字紙之類。俱宜禁絕。苟遇路有遺字。卽須拾付水火。其在士流。尤宜加教。

令人惕然。悚凡明察之吏。小中見大。類如此矣。

嚴禁妖僧邪教

爲嚴禁妖僧。驅逐邪教。以肅法紀事。照得本縣職屬民牧。惟以風俗爲先。聞得地方有一等神奸大惡。罪逆彌天。逃往禪門。私行祝髮。招集僧徒。虛添法號。或指爲善知識。或稱爲大和尚。占住叢林。誣民惑世。侍從啓口稱爺。出入高聲黃蓋。冠簪折節於堂。威儀掃地。婦女羅拜於膝。廉恥全無。更且親囑取名。摩頂受記。捧喝做榜。舉國若狂。以致男女混雜。壞法作奸。敗

爲政第一

卷八

三

俗傷風。莫可枚舉。又有一等師巫邪說。名曰白蓮。無爲等教。妄立開香團。通圖登名色。不辨男女。不分尊卑。不別長幼。不形爾我。狐羣狗類。嘯聚一團。立開登名。一呼百應。愚民一入其門。不顧產破家。傾土庶誤宗其教。每見焚身斷爪。種種惡狀。俱出此帶。因而聚黨成羣。盈千累百。招亡納叛。釀禍地方。本縣聞之。不勝髮指。合行嚴拿禁飭。爲此示仰。

禁地方演戲

爲嚴禁演戲。以靖地方事。照得本邑土瘠民貧。惟勤

惟儉始可聊生無端演戲失事廢時男女稠雜謗淫
海盜爲害多端本縣先經禁諭而市井惡少罔知遵
守假以賽恩祈福爲名肆行搬演鄰里聚觀局輸失
謹以致盜賊乘機鋒起詎策探獲不逞之徒資亂閭
閻深可痛恨若不嚴加禁止非惟傷耗民財抑且招
禍起疊仰地方舖甲人等仰將戲徒限五日內驅逐
出境不許回隱容留若本土優伶承行改業別營生
計敢再仍前抗違令行拿究如就決不輕貸

開誠宣諭以釋疑情等事

楊濟音

竊得大兵雲集進剿游逆原以靖封疆而安善民也
但賊巢夥黨豈盡賦性悖逆甘蹈不赦之誅者哉其
間或因迫脅所致或爲賊家驅拿一入賊窟蓄有長
毛出恐人擒有家難奔今天兵所到築行撲滅務盡
根株法無少貸本縣會商及此竊恐玉石不分肝腦
塗地殊深憫惻尤念爾等被迫被驅之輩誰無骨肉
之思故士之念但虞一經獲拿必無生理中懷疑懼
長縮不出耳本縣仰體

朝廷浩蕩洪恩心路播倘能運逆歸順無論遠年近

日一切罪過咸與除今特示諭爾等知悉有欲投
誠向化者或赴所在行營或於就近鄉寨投稟盡將
真情訴出本縣祇取自新概予清洗卽爲剃髮安插
務使得所茲爾等原係赤子偶以誤入賊巢本縣以
父母之心真切撫字無不愛之恕之之理爾等至釋
疑懷各無自失機會速速

選將材

官撫辰

竊照天下雖治驕武則亂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我
國家承平日久家不講武人不知兵一旦小覷竊發

往往坐困理勢固然無足怪者爾淮水南北之區豐

沛潞和從古英雄崛起一朝發而能爲天下雄者也

桃雖彈丸自有其人或者抱膝長吟相時而後動乎
抑當事者之門未四關也茲不論岸內岸外遠近幸
伍三教九流凡有能吐奇畫策探時度務能爲時事
效一臂者各備試卷同季考諸生一體考試本縣將
藉手以獻大廷

申明將才

爲申明將才以襄盛治事本縣擇於某日考選將才

榜示數日未見報名。古簿堂因本日考試生童遂視
文武爲二事。耶太公七十二將其中技勇銜鋒之士
不過數輩耳其餘種種全然不係武力之士故本縣
仿武科第三場之義而欲納有志之士同日考試雖
不必揭管效文人之驅心而一言中竅一事當機卽
足以驗生平之大用故本縣示以不論學內學外遠
近率伍三教九流皆可入試或先投一卷用印或臨
時自備一卷或併卷可不設立譚高論以見一日之
長短特先期再爲申飭多士勉旃毋負詳詳之意

爲教第十
考技勇

龍虎之所以能張其威勢者鱗鬣爪牙俱備也人爲
萬物之靈膂力乃其威勢技藝卽其鱗爪鬣能生膽
熱能生巧然不比試則人人皆資優養由基矣安能
辨其強弱巧拙哉霜降大操在邇選有材能之士訓
習隊伍凡爲之長者必其技勇勝人者也以收勇之
上下相爲統率而陣勢成矣擇於某日本縣親臨較
場無論學內學外遠近軍民各以其類其技藝比
試竟日本縣從其類而定其次第焉

禁民避兵示

吳伯成

爲曉諭事照得江南新奉特旨撤回防蘇大兵船
隻俱齊啓行在即聞爾城外及鄉居士民慮其經過
留連預爲周匝之計望家而避者紛紛使本縣聞之
不勝浩歎夫人旣奉朝廷銓簡俾作一方司牧則
爾絲保障必所優爲若止能鼓朴催科而於應接兵
戎之事莫之預理以致兵馬有需索之煩居民受騷
騷之苦甚至家貲有失婦女殆蓋則是此一人者固
爲民害所基有此一官不若無此一官之爲愈也

爲教第十
爲曉諭事

十七

朝廷何所取而昇以民社百姓何所德而呼爲父母
乎本縣雖乏長才猶能酌應師旅自聞報之日卽將
供應需用之物先期措辦寧多無少現貯城外空房
俟大兵經過之日取之如寄且防大兵停泊城外本
縣深居署內早晚或有取給必致呼應不靈則爾城
外居民聞其大聲疾呼未有不震恐而敗踏者今擬
於大兵入境之日爲始本縣不分晝夜盡在城外料
理直待出境之後方纔入署爾民自可安心勿生疑
畏况大兵防蘇日久將軍紀律素嚴又爾民所熟番

者豈有在此則相安而隨行愈縱佚者乎爲此出示曉諭自示以後爾民未避者其各安居已避者速歸復業如有不信曉諭仍前移竄者是視本縣爲民害所基雖有若無之官矣立拿嚴究決不姑貸須至示者

永革倉欺肅清示

何藩岩

爲遵 憲禁革以肅清規事照得倉欺盤踞倉廩積年科款糧里致增種種陋費甚至串通旗丁暗講私貼民力幾何矣堪重輿輿懇向奉 憲嚴行禁革本

縣嚴經再三申飭不許容留一人在倉恣弄而行使

巡撫部院蔣

恐不畏法潛匿倉側陽奉陰違致蒙 詢訪得實立拿肅化重責勒示此自羅法網覆轍可鑒也除經嚴行赤匪外合行曉諭合里知悉自後如有積欺不遵 憲禁借稱賣飲宿歇仍留糧里構衍蠱橫肆科款民財許被害糧里不時指名呈稟以憑重究解 憲倘奸猾里民趁通黨弊容隱不舉一體治罪本縣法在必行毋視泛常以貽後悔特示

蔡生沈廷彦

陳維立

審得沈廷彦之死劉元也類血讎於公庭究詞由於袖其爲威逼致成不待訊而瞭如矣謀盜有原狀可按估竊有拷界初詞其威逼而因義盜亦不待訊而瞭如矣廷彦至今喉敵者謂劉元於四十八年三月間賣身有券二年七月間盜逃案緝有卷以義男與幸末減而金氏亦易舌稱賣身是實及遍訊金氏之弟兄金二金三等亦皆依違附和與金氏同舌而無異詞則府業所爾財勢顛倒諸人而不難改本婦之口因洞見情隱矣然沈廷彦雖廣布金錢可以變生者之多口而不能滅死者之二詞訟師徐可行等雖多方買求可以弄如蟻之機關而不能移如山之定案使不執律以斬廷彦則豪強之錢神有德而刑頭之冤魂從何雪乎爲劉元伸想者止一刻元英耳據該縣申於上年十二月身故已無本府審隔生驗理及檢卷而無案可憑也雖公庭追刻之信微無藉通州奔懇之供詞而暴冤者偏與負冤者相從於黃泉亦不可不一究以剖疑情也各犯悉如原擬格詳

元英事另提究結

殺死父命事

陶三寧

黃三。偃。決。水。沿。階。竟。成。禍。水。傳。毒。十。帶。苗。浸。沒。仍。思。掘。苗。偶。相。遇。於。刈。麥。之。時。遂。相。殺。於。持。鎌。之。次。乃。三。偃。則。未。飽。其。老。拳。而。潑。十。已。先。擣。其。鋒。刃。洞。胸。仆。地。日。身。亡。若。曰。就。物。之。傷。何。以。刀。自。上。而。下。哉。三。偃。之。禾。黍。油。然。命。則。稿。矣。

占殺慘亂事

李少文

譙黃兩姓。山界相連。譙氏採石燒灰。傷黃之祖父。彼

獨取第一

卷八

李十一

此交關。擲石互傷。而黃應死焉。按厥所縣。則眾皆操石。而譙東所執者。鎗也。眼鼻兩傷。是鎗非石。則東衛身之利器。乃為殺身之兇器矣。一較何辭。

急勸兇殺事

徐承五。兇人也。於蜡飲合族之夜。饌服叔之為宰。不均。狂。獲。迷。心。持。刀。行。刺。五。日。遽。亡。保。辜。之。約。與。兇。杖。並。存。法。應。坐。斬。

斬犯陸恩

陳維立

審得陸恩之死。陸彬也。修怨於陳應科。索糧勒贖。而

贈以病兄之命。此亦有何深怨。竟忍心至是也。

石擊顙血流枕榻。使當刻無見證。日久費推。歎天

使擅過者。彬妻李氏也。天使李氏喊鳴。而隨入房共

見者。親陸王端徐宰及湊至徐淮也。供証鑿鑿。發傷

相符。其弟陸惠雖輔以健詐。係以匿訴。偽結種種巧

卸。其如三月臥病之族兄。決不佐剛交手中途先控

之寡嫂。決不庇親易舌。何恩乎。恩乎。升斗爭較。有何

深怒。而摧兄速殞。陷身大辟。忍心一至是也。陸惠不

能涕泣以導兄。而欲駕誣以救兄。晚矣。與索糧之啓

獨取第一

卷八

李十一

案之陳應科。並杖允當。

惡捕符文

陳維立

審得符文以鹽捕而稱私販。同其職也。然唐儼父子

老幼肩賣離政所許。而文竟捕之。假其貨。繫其人。索

其補。聚怨壑。至。真言相激。遂憑非欺。老恣逞毒。李

聲言送府。結扭至石砲頭。披一掙。而共跌。披下。坡。皆

石也。唐儼以老邁受擊之頭。顛觸之焉。得不裂縫。頭

絕於當日。裁目擊之者。唐堯典。何天衢也。檢傷不獨

碎。跡血暈。而且有蘭蘭分寸。人命之確。無庸此矣。獨

歟。歟。以大旁拒捕爲詞。夫後隨董二之門對飲。夏德之肆。羅與人皆在焉。而可謂之大旁乎。索例十四之。乾。跌十五之晨。腐與酒共酌焉。而可謂之拒捕乎。行証有傷一命。一抵符文之先。發符羅之激怒。適足甚其罪也。文絞而羅革。各如原擬。羅杖恨無可加。而復遇宥。抑何幸哉。

恤刑事

趙五姦

審得劉文若以派糧之故。深銜鳳啓。潛要中道欲得而甘心焉。濟惡諸人異口同詞。屢審屢供。業已定案。

爲第一

卷八

三

如山允無遺議矣。乃今以無證之故。欲從輕擬。如是則若竊若姦。若發塚若劫盜。凡黑夜行奸。無他證佐者。皆得肆狡。度而後王章也。解網固爲美事。然夜臺飲恨亦干天地之和。曠再加研。約施此實情。其爲信。縱無可疑矣。相應各照原擬。以見國現。

比擬定招

趙五姦

全起鳳之死。雖以狠戾然。然不察。然則居原告也。從來差役拘提。無鎖原告。而反實被告之理。况又鎖原告於被告之家。百端凌逼。致令自刎。又移屍別

所嫁。禍於人乎。岳奉周與葉成龍同謀肆惡。萬咎不能解矣。嗟哉。聲然欲雪子竟反致身。既即并舉二犯而辟之以償前後二命。亦不爲過。其如論情則死有剩辜。而按律則竟無死法。據全黃自供。其子聲然委係自刎。且黃與聲然同宿一炕。奉周等正在濃睡。委無謀殺之情。即曰同謀謀辱之以洩私忿。非謀殺之。以快死心也。寬引威逼之條。既不可逕用謀殺之律。又不合比擬元謀。適得其平。蓋自刎而死。雖不關於二犯。而實由於二犯。網之下手。致命。雖不關於元謀。而實始於元謀也。葉成龍玉等開案之端。杖懲不枉。

前件

卷八

覆審得荷役承票。重被犯而重原告。理也。奉周反此。鎖聲然於成龍之家。致聲然羞憤自刎。其爲同謀。固不得首。第在本犯實以賄之多寡。分租之左右。原無扶轡導善之心。即在成龍亦因證見不出。探告虛誣。遂施皮虐。快私之計。其同謀也。謀辱之非謀死之也。既經並繫元謀。情罪亦云協矣。職評味律文。同謀殺人者在謀殺條內。謂之違意同謀。殺人者在殺殺條

內謂之元謀。蓋謀殺者期於必殺乃意中之事故造意者斬謀殺者期於一敵臨時下手因以致命乃意所之事故元謀者流也今奉州受成龍之囑成龍欺譽然之謂期於辱之而已釋然自刎亦意外事故前謀比擬詢爲得平至於自刎之刀係譽然藏帶其父金黃供吐分明難爲他人疑也相應仍照原擬

解審撞殺

劉甲之殺羅人所恃者非盜卽盜之說初謀者寬之亦促於無故復入人家登時殺死之律但律之本意

爲謀殺

人

三

全在無故登時四字蓋無故而索恐爲奸人刺客也一縱縱則禍及及已故登時殺死可勿論也今羅八鎗傷過體非猝然殺死者矣兩人相格不應如許多傷既已多傷不應復加綑縛空憲臺疑之駭之而欲嚴究之也仰遵細鞠以爲盜則無賊無夥萬難懸坐以爲圖財則圖財害命者其設謀必陰其行事必疾必不相格鬪而至於鎗傷也揣其情理閱其前後口供其爲盜無可疑者蓋非捕於姦所何以赤身被戮非赤身被戮何以體有傷孔而衣無鎗痕况中夜

有賊丈夫格捕爲之妻者縱不赴援亦當喊救而某甲某氏反從離營潛遁情已顯然據馮可會供羅八孟浪無妻又常娣戲甲家每聞炒鬧則誚入平日之目批劉甲之衙恨非一朝一夕可知已因姦婦既逃不忍並殺又欲借盜以掩姦名故垂斃之餘又復加衣綑縛此誦計也但某氏委親頗陋而又堅不認姦鍛鍊成之不惟不足服其心且詳玩律文夜入人家條內不言是盜是姦者蓋夜入人家業有取死之道必與辨姦辨姦恐奸人嘆口不惟竊人貨財又且玷人名節縱略之也羅八之踪跡難名而劉甲之所犯已確應照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招殺之律庶輕重得平而情罪允平矣

爲謀殺

人

三

活殺男命

顏幸敘

此一獄也姑無論致命傷痕有額巔太陽胸膈心坎等處棍傷種種儘堪立斃而腦後紫紅僅居其一也卽本縣簡單原稱棍傷者九拳傷者三踢傷者三打倒撞傷者一而末有一字及鋤柄傷也今據招辦吃食確供者有耳根一錘柄耳乃簡單但云腦後紫紅

色係打倒撞傷。撞於地。即撞於鋤柄。耶即使撞於鋤柄。然既曰打倒撞傷。亦足以腦就鋤。而非以鋤擊腦也。明矣。人命以簡而信。乃不憑簡。而憑痛迫之口供。則捶楚之下。何求弗得。當陳六被毆時。在場目擊者。爲伊父陳尾。夫豈猶涉風聞。乃初詞則首謝。迨次謝。集而吃食。居其三。總告則首謝。龍謝。安次市名。集。迨而吃食。居其四。世未有舍切齒之元兇。而反重加功之羽從者。今細閱招情。其稱各執木棍者。近與果耳。陳六甫鑒而近。集。遽逼。虧心畢露。傷杖相符。啟

六者自是兩敵。第彼吃食者。豈不知殺人者死。而甘心認之。夫亦出於莫可如何耳。今六閱年所矣。識者未敢爲吃食開一生。而亦以人命不可無抵。謂近集不出。則吃食不生。然以愛妻免脫。而竟使嫌羅彼冤魂。有如亦當踪跡二犯於天涯。逆旅。問自爲人立之。而未必向陳木圖屏。怨代桃之僵。李也。但吃食以浮糧帶戶。往田爭論。原非大。似當無殺六之意。乃二弟執棍隨行。拳踢交下。而阿兄曾莫之阻。則雖無殺六之事。而似有殺六之心。合無照元謀者律二等

收配乎他日。近集緝獲。雖辭緩首。應六年。通犯。雁。老。魚。沉。安。如。其。不。葬。江。氣。之。腹。而。充。升。虎。之。腸。鼓。今。而。後。彼。吃。食。者。乃。可。吃。食。人。問。矣。

奇冤慘殺

李少文

審得李綿六之毆死雷明四也。禍始於買確。忿極於殞身。然當明四持鎌入綿六之門。兩人已不俱生矣。此時明四兇鋒莫可嚮避。綿六猝不能避。若責之以不毆。其將束手待斃。引頸而就。明四之刀。予欲自持。不得復活。入審。第一擊。騎虎之勢。固魯。况有佐關之

第七助。指之患。十在也。彼出門。尚用足攻。則當場定。應力逞。父子兄弟。羣起而甘心於一人。其不立斃於衆下者。奄奄餘氣耳。比昇歸。子思十即以殺男告。大日雷明六亦以殺兄告。不問一字及瘋也。今勒綿六且云。當日欲甚明四之罪。既未肯言。嫌而明六亦欲甚綿六之罪。又不肯自言其瘋。辭哉。言乎。設明四而瘋也。其市確時。樹不錯投。綿六而必投。投樹之高。八其捉刀時。胡不誤向高八而必向。怨恨之綿六。顯狂者。若是乎。總之。明四既被毆。瘋亦死。不瘋亦死。綿六

應論抵不瘋亦抵瘋亦抵如謂毆殺者可藉病以脫
償安見抱病皆必死之人而料條中亦豈有殺病大
不抵之律耶綿六試反思之當日若櫻明四之寸鐵
明四亦得稱瘋以寬罪否無瘋而可以殺人則無瘋
而可以爲人殺者使非綿六之得志久已現游泉室
烏從食息屈屏當亦不自悔其下手之太毒矣按律
生絞掃諸葛藤可也

覆審前事

審得李綿六之護抵也以毆死雷明四也而綿六之
毆死雷明四也則以其外已投牙且入門推刃也固
毆得死因死得抵七年成案何容更喙祇以縣審初
招會據綿六飾詞插入在病二字遂開展轉辯端茲
且未論明四之本非瘋即信以明四爲瘋也律無瘋
人殺人在赦原之列又寧有不瘋人殺瘋人反得原
宥者耶且原被投詞詞併地保呈詞並未言明四
爲瘋也尤縣丞相視由文亦未有一字及瘋也至十
一日綿六訴詞矣稱明四舊發瘋疾而識者遂藉此
爲兇人之出路死者其眼目乎况攢擊多人出門踢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斷擬誤殺

趙五絃

房屋煉與房邦相原無睚眦之嫌祇因星煉歸向
妻吳氏索木稍遲互相詬訾邦相勸之不意星煉揮
鎗一擊其妻走避而誤中邦相頭顱十日之後破風
而死論法不容以醉寬而原情則實以誤中夫誤誤
過失三殺同休過失最輕以其心非殺人之心其事
非殺人之事也推誤殺中又有辯焉因謀故殺而誤
殺旁人有以故殺論茲其心乃殺人之心爲其事來

殺人之事也。誅意。誅律兼行之。本意。殺者罪重。則誤殺。旁入其罪。亦重。本意。殺者罪輕。則誤殺。旁入其罪。亦輕。星錄所載者。妾也。即或毆死。按律。不過滿杖。滿徒。而況乎誤殺。而況乎醉後之誤殺哉。既條該縣。屢詳未減。又查與。赦例相符。則收擬滿杖。面斷給埋葬。生死可以無憾矣。

斷傷題目

孫坤等。挾孫允中之風。錄折其腿。復刺其目。殘暴已極。不可謂無殺入之心矣。第折腿刺目。苟不當時身死。皆得以罪限保之。幸而平復。止於一徒。即不幸而致命。亦止於一殺。以其傷非必死之傷。故其罪亦無必殺之罪也。不然。以文弱之子。猝而遇宿讐之輩。惡使有心。必殺。即立刻斃之。亦復何難。而仍得延喘於三日之後哉。夫律法之設。誅意與誅事兼行者也。以誅意者。原情。故謀故者。斬所以誅犯者之兇心。以誅事者。按法。故非殺。說不問謀。非當時身死。不問故所以防屍親之圖。顧今坤等。情雖極毒。法有明條。相應。仍照原擬。分別殺徒。情罪允協。

假兵鎮兇

顏孝敘

聶明儒。當營兵索債之時。置身無地。得譚龍光留宿。正如駭。職投林。其有恩而無讐也。明矣。然營債之本利。不能完。而營兵之拷逼。不可忍。所以乘投宿之時。各無瞻管。竟甘心投環。於龍光之屋後。若謂龍光致此。何不行兇於他處。而今畢命於本家。尤難至。愚必無自招奇禍之理。且使致死。果係龍光。其平日與明儒。警怨必深。將見之遠避。偏雖至。愚必不肯止宿。警家。以自送殛命也。况前檢自縊。傷痕鑿鑿。即偶有別傷。乃傷於索債之時。非傷於投宿之後。况屍親聶明若。非誤聽。屢訊又何初。健訟而今悔息也。棺經前縣兩檢。後停曠野區。處原無守管。不知何時何人。因壅田蕪草。俗燒古墳。一帶連毀三棺。及紫委檢。始知明儒一棺。亦在被燒之內。地保呈明在案。棺停曠野。難責屍親。地方日枕席於青燐白骨之間。亦不能預料焚棺。早設禁於壘川。燒草之輩。總之聶明儒生為負債之人。死作果人之鬼。似天亦厭其牽纏。應禍故借威陽一炬。以代六月之飛霜耳。

打死人命事

王書年

審得李鳳山愚而且悍者也。李鳳字李鳳翅以爭蜂細事攢毆族祖李登光以一棒而櫻兩虎其勢必斃焉鳳山者宜披髮救之不則閉戶可也胡爲乎當場踴躍反以兇焰助之雖骨光膝骨之折乃鳳字所傷而餘人一條不能爲鳳山寬矣。詰朝登光之子李可德昇父告縣鳳字與鳳翅各持木棍趕殺河邊鳳字復毆登光鳳翅獨毆可德登光立殞而可德亦傷傷赴河須臾之頃畢其父子二命檢真証確兩批委

地方人命事

陳大亭

審得章嘉佑列死一案數起於兒童之風華而禍成於兄弟之雀角章嘉義之妻談氏以毆其子而噉咤

林連免議

談氏之父談文復以訟其女而海海嘉佑之激而自刀致之者章嘉義促之者談文也太陽眼腫腮類鼻梁諸傷載於屍單甚明先毆後刺至真至確謂非威逼其誰信之該縣因屍親控息止給葬埋恐無以服死者之目相應改擬成逼滿杖章嘉義仍追給葬埋銀十兩庶幾允協談文情雖爲女法難寬縱並杖不枉職府未敢擅便伏候 憲裁

額天法勸等事

王望如

審得朱玉甫以鳥銃中傷洪宗元也無論在晨在昏畢竟是誤非故開胡陽惡習鄉居防盜多用鳥銃非恃火攻爲上策不過借爲號名先聲使賊不敢近耳彼時十人蜂擁入門王甫誤認爲盜隨用鳥銃號名行放智耳不料宗元應聲而倒如曰有心則十人皆在欲殺之列矣若謂放殺十人恐無此理若謂止殺宗元則王甫豈有穿楊絕技能於十人之中選擇一人而斃之乎即此一推其爲誤殺無疑矣聖廟嚴律擬絞此定法也查同殿不列十惡追結理辦遂 恩提 款亦定法也蒙批提同行縣法某某等立訊展

按誤故情由今查某某一則久故一則在逃叠催年餘縣稱無復合無請照前擬早定委書可乎

殿死妻命事

毛錦來

看○得○衛○王○勝○恩○無○偶○兒○無○倫○矣○段○此○而○往○列○於○田○曾○無○宿○飽○歸○家○而○求○食○於○婦○難○忍○朝○饑○忽○見○塵○理○飯○中○未○免○烟○填○腹○內○違○雷○轟○而○電○擊○似○破○釜○而○沉○舟○夫○方○遠○怒○於○盆○盥○妻○且○愛○護○其○嬰○攝○投○鼠○皆○應○逼○忌○器○抱○持○者○及○欲○救○然○詎○意○博○浪○沙○之○一○惟○快○中○於○溺○後○致○令○金○各○屬○之○人○解○類○并○於○樓○前○懸○上○鐵○錄○翻○作○異○誌○

第廿一

卷八

四

之○劍○釜○中○姜○無○補○張○巡○之○機○衛○王○勝○偶○以○飯○遲○之○故○擊○死○王○氏○論○其○兇○狀○緩○抵○何○詞○復○案○憲○批○哀○於○折○獄○當○按○情○理○誠○所○謂○泣○罪○解○解○之○鴻○仁○也○職○仰○遵○細○接○族○長○衛○王○聘○之○口○供○併○訊○屍○男○王○玉○琦○之○末○履○俱○云○牛○生○夫○婦○一○室○和○好○育○女○六○齡○養○子○牛○歲○雖○無○舉○某○之○歡○素○鮮○脫○輟○之○隙○則○前○招○所○謂○膠○膠○無○殺○之○心○者○誠○非○無○據○而○云○然○也○止○因○索○領○迷○至○誤○傷○今○妻○為○飯○死○夫○以○妻○填○兩○命○畢○盡○之○後○竊○思○呱○呱○兒○女○亦○致○雙○亡○言○念○及○此○令○人○心○則○查○本○朝○律○例○凡○閭○閻○人○

命○審○係○素○無○警○隙○者○卽○在○凡○人○俱○准○免○抵○何○兇○素○無○慰○怨○之○夫○婦○乎○王○勝○兇○暴○之○狀○固○有○可○死○之○理○而○揮○還○悞○傷○之○情○實○無○應○抵○之○條○所○謂○情○實○可○恨○而○法○不○當○誅○者○也○為○引○過○失○殺○人○之○律○誠○未○為○縱○

咬死子命事

看○得○楊○氏○悍○戾○無○知○之○村○嫗○也○有○子○杜○紀○娃○偶○過○市○中○為○瘋○狗○所○逐○欲○避○入○劉○三○店○中○奔○不○及○入○竟○為○噙○劉○三○及○市○人○段○之○章○等○共○椎○殺○其○狗○然○不○知○狗○之○所○自○來○也○紀○娃○歸○家○兩○月○葬○發○而○死○楊○氏○遂○誣○劉○三○

第廿一

卷八

四

為○狗○主○以○為○縱○之○殺○人○訟○之○於○縣○縣○審○逐○之○理○也○乃○楊○氏○貧○而○無○賴○冀○得○焚○埋○擇○肥○而○食○又○牽○段○之○章○入○詞○復○行○控○憲○夫○狗○咬○殺○人○於○狗○主○無○與○也○矧○非○狗○主○者○乎○且○瘋○便○之○然○卽○於○狗○併○無○與○也○矧○曰○殺○狗○者○乎○殺○噙○子○之○狗○者○不○知○德○之○而○反○告○之○是○非○能○愛○其○子○也○無○乃○為○瘋○狗○復○讐○乎○可○笑○孰○甚○蠢○嫗○無○知○逐○出○不○究○

強犯李小橋陳忠李二 陳維立
審得李小橋兇狡異常劫竊並肆殺戮華而棄諸河

情見初供。劫虞亨而火其屋。賊追主認。聚斂復何說焉。續獲陳忠。名供四案。賊求一追李二。板係同胞。事發異籍。遂各曉展。口忠借告捕之。名案為聚斂牌。二訴李春之親弟為脫身弄。賊口誠。足憑無賊。終存疑。綫卽不得微。恩私適姑改秋決。木為縱也。流信茹胎。疑徒王龍觀朱教。觀賣賊。杖遇革為幸。具招云云。

強犯張二

審得張二以乞兒而附盜夥。獲自旬日之內。同黨並

為賊第一

張二

擒賊出身。仲簡中經主的認。情本無疑者。乃因賊腰更。咬口卸賊。試問衣衫布被。其為洪士龍之物耶。抑為馬應元之賊。賊總不宜入張二腰間之筒也。雖經原捕折其口。而苦無活實。覆其情。量改秋刑。幸矣。尚何詞哉。仍如原議詳奪。

黑夜劫殺

黃石公

吳十八等賊。匪類聚食。戒不除。托羽客以雲遊。道友相傳。盜鉢假沙門為弄。伏業林忽化。絲杯酒訂盟。操戈中夜。而貞元觀之黃冠。遭剝膚。肢體之慘。矣不

意游方之外。有此為詔之徒。太上忌之士。師可以殺之矣。

擒獲強盜

李少文

審得大盜至人。賊並獲夥。黨單供。則欲成。無察矣。若游執之被擒。身陷。中尚自手携布袋。甫經捕捉。輒復口報多人。執固先已自居於死路。識者又誰為。匪致其生機。然究竟虛不掩真。其一。段謀羅盜網之。因。無難一一勘破者。陳良賜以十二月初三日。夜。盜正嚴寒。凍冽時。出執。賊。雖能赤身赤脚以行。

為賊第一

張二

盜而裸體就獲。則供稱。醉臥間。忽聞喊聲。不衣而起。視者。其情近真。卽不必有楊夢唐三等親見。其就。矩向。後而蚤。知其非。場中人矣。且執固失主近鄰也。屠狗之夫人。人稔。識一旦行。刻豈不為塗抹。變形。乃至以平時面目。嘗試於比鄰。及跌入坑。廁身已被擒矣。所得之賊。惟恐棄之不逮。猶堅持不放。何也。明是偶拾盜遺。趙。廁自匿。食大本相。至死不忍釋手耳。庸詎知此不忍釋之布袋。遂成不可解之大獄乎。此時捕官率兵禦賊。盡被脫走。頗於職守未便。又安得不向

有據之游執而深求之也。聚藏再三本犯洵應開網。獨怪其不辯已之非盜而翻以盜板八快。譬妄做致。平民累案受累若竟釋之。又何以謝眾枉耶。合該獄。因誣指平人之律坐徒。劉細李傑或以首故馬尾。庶。贊或以挾買草履有隙。雖平時未必編入。獨此案尤。為無妄同板八人。先釋其六。此二犯久繫。亟器猶為。晚矣。

獲解盜犯

翁維魚

西溪巡司審解盜犯一案。研鞫再四。終無異詞。據事。人

主劉九敘所報原稱。失去耕牛四隻。衣資囊物若干。是夕一舉兩處。有劉家河地方。亦劫去耕牛七隻。當。被追趕。隨舍衣服等件之語。夫劫資之盜。不利重而。利輕。不利蠢動。而利細。款盜金帛。而兼盜耕牛。原屬。下策。追知覺追趕之際。二者不可得兼。則有棄重取。輕之法。必無拋細款而戀蠢動之理。即其去耕牛。一言無論衣服之有無。便知其為竊盜。非劫矣。况。自耕牛之外。餘賊一無所獲。止以虛供入案。更不便。於深求。想當日該司筆楚之下。為竊為劫。有賊無賊。

正。百。何。求。得。耳。今。歌。二。等。業。已。凍。斃。可。豈。非。論。據。洪。麻。子。極。口。稱。冤。張。某。兒。供。子。虎。兒。為。賊。與。已。無。涉。然。既。與。賊。交。必。非。善。類。亦。未。有。子。為。賊。而。父。不。知。情。者。各。擬。杖。非。縱。非。枉。盧。三。濟。盜。牛。是。實。按。律。刺。配。何。說。之。辭。

捉獲真盜

陳斯徵

吳子先之為盜。頗有劍俠之風。其竊戴倫家也。斃四。大而妙在一聲不。聲。所有而苦在一線不留。又令。聽。扇。不。開。門。扇。如。故。儻。若。從。天。而。下。者。至。倫。夫。婦。天。明。欲。起。索。衣。不。得。索。履。不。得。并。索。鞋。襪。襪。而。俱。不。得。始。知。被。盜。豈。真。善。睡。所。致。耶。以。賊。得。竊。中。三。昧。耳。更。可。異。者。印。以。本。地。之。賊。售。之。本。地。不。慮。失。主。覺。察。既。覺。而。訊。之。曰。是。我。家。物。彼。即。應。之。曰。是。汝。家。物。執。之。送。官。官。問。曰。汝。是。賊。否。即。連。應。曰。是。賊。是。賊。應。此。豈。偷。兒。行。徑。哉。或。以。世。無。知。音。欲。借。此。舉。以。顯。技。耳。查。所。盜。之。賊。纖。毫。未。動。追。給。戴。倫。易。於。反。掌。但。此。賊。非。尋。常。之。賊。不。得。以。處。尋。常。之。賊。之。法。處。之。為。地。方。除。隱。害。則。有。不。止。於。刺。配。者。倘。惜。其。材。有。可。用。實。

罪而編入隊伍之間亦杜患收功之良法也

真盜被獲事

賈蒼奇

審得王某之控方君仁也其名爲盜其實則盜詰其謀奪之由則以名節雖失廉恥尚存不欲使鄉閭共聞其醜耳庭訊之下具以實告本縣聞此未嘗不義而憫之義則義其復憫則憫其喪行然所取於辱太賤行者爲其藏垢匿汚耳既暴其事於公庭志已大白何辱之有方仁潛入臥榻子夜被擒自供其姦而不居竊盜之名者謂盜有嚴刑而姦無重律耳然和姦之擬雖止一杖而懲姦之痛否則在司風化者之輕重其刑耳捷之垂斃而僅留餘生誰曰不可

鹽梟祝成龍

陳維立

審得祝成龍真鹽梟之最橫者聯體操戈哨黨肆販至與捕兵橫逞趙主簿而渡水冠十一兵傷殘顯體執敢攫其兇鋒幸而天陳其舟火焚自脫而樓餘見獲者尚爲貨肆前爲戲念有七觥也雖成擒二載與見獲微有間然的名供於祝學久冀出於賄逆當時捕之甚難今日祝之豈易恐非首首豪街無以肅鉅

致而脫兇徒之膽

發探趙子貴

審得從來無證重獄當以初情爲主聚之以真賊而已無疑竇矣不必轉聽唆口反其初情也趙子貴喬攝何慶華父探攫取衣服天貽幼男身上紅衣認的微父棺中殮被倉卒詰問遂吐真情趙報訪役同入子貴室中而被幅被絮布衫當票獲矣及執當票取贖程典而白游青袖披風絲綿襖獲矣初供何効忠便是未變初情但物放在先効頭未出則又安得借已陳之朽骨而寬見獲之賊犯哉此案認獲身衣第一關鍵問慶善被既改衣何能便認云布係綿絲絳紅係蘇木自染故能認也絕天之厭其兒來慘暴而即假以幼男巧以發奸耳子貴律絞何辭

地方事

陳大亨

看得左某一無賴博徒也賄賂偵急而出於宗裔乘趙道夜出遂隱身潛入竊其朝服物而逃被質之典舖手持朝服明質於市當遇趙道識認並搜獲當票取出衣被一皆道物也賊真矣某亦供吐無

諱矣。第謂。城市上暮。竊朝。擒觀其行徑。是尚未得偷見。三昧者。既非。煩痛。亦無。影黨。科賦。擬杖。律例。允符。

會城黃拾傷人陸應和

陳維立

審得陸應和。惡浮於盜。會城之內。日哺之時。扶笏傷二童子。而手攬其。携。與紙。見金而不見人。食涎一至此。極。真。寶貨之雄。不待。教而誅者也。幸喊叫。教人之聲。聞而方。錫。韓吉之。後至。賊同人。從。斧出。袖中。兇器之血。跡未去。屬類之。傷痕。具存。重案之確。莫確於此。雖來十四來十七。以急。醫幸無恙。不能寬。應和之。

一新也

燒搶亂民顧理許恩

三二

審得顧理。與陳茂。見中表而逼降也。因爭風水。風若仇讐。乃乘。饑民。洶湧之時。遂為。賭。黨。報復之舉。糾合許恩等多兇。鳴金。集眾。開劫一空。且七處縱火。兩稱成灰。而計其所。毀。家。財。直五十有奇。烈。婦。兒。慘。無。法。無天。據。理。曉。曉。展。辦。謂。居。址。相。連。焚。人。房。寧。不。慮。延。已。星。然。當。時。理。先。拔。升。拆。梯。二。間。以。絕。火。路。訊。之。里。隣。目。所。共。擊。安。得。聘。虛。詞。以。益。十。惡。哉。二。犯。其。泉。夫。

復何辭。陳部隨拾斗粟。吳文學事後匿遁。罪止徒杖。遇有為幸。加責以盡其事。

特科貪吏等事

毛錦來

看。得。童。某。以。買。地。細。故。而。杖。死。登。萬。清。事。出。無。名。跡。如。有。意。誠。有。若。部。院。之。駁。也。但。審。吳。培。基。以。積。逋。無。稽。而。告。人。買。業。情。非。得。已。童。知。縣。從。催。科。起。見。而。勒。情。受。地。意。似。急。公。但。止。為。培。基。完。逋。之。計。而。不。知。森。萬。清。無。應。買。之。條。謂。其。斷。理。無。術。而。濫。用。酷。刑。固。所。難。辭。若。謂。其。有。心。勒。致。而。斯。於。必。斃。蓋。亦。未。必。然。也。

盜律挾私杖斃

衡金佩

三三

審得書役金佩。真。奸。胥。也。一。人。也。忽。名。金。殺。又。名。金。忽。忽。名。金。正。色。又。名。金。佩。因。嫌。變。換。受。賄。賄。賄。形。重。昏。之。夜。一。役。也。先。克。縣。丞。衙。訪。章。役。克。捕。廳。役。弊。章。更。名。入。廳。被。新。任。查。章。仍。又。以。包。攬。起。滅。為。生。涯。奚。啻。狐。鼠。假。憑。城。社。之。款。至。如。借。強。犯。之。供。扳。而。需。索。諸。虎。等。乘。曹。康。之。閱。訟。而。撓。許。米。銀。等。則。飛。翼。之。

虎食人無血者也。至會鹽票即隱票稅收銀銀印。僱耗署局務即詎機提修貢院即宛常例則食本之。不盡不止者也。至藩一沉我婦溺處訟棍告本。縣即誣被告以使費則又含沙之魚射人而不覺。者也如此奸宄不為徐同知幸則捕役誣詐之惡。聽其提偶而抽線不再來。意訪則有甘刁部之風。尤受其典波而助翻應于城旦以肅衙胥各匪。給役。

官盡夥通臂民事

夫名

第貳

卷八

五十四

以民許官非有所憑即有所倚。憑則憑其事狀之實。倚則倚其謀主之雄也。王想明告無一實而放于誣。官豈無所恃而然乎。是必有陰持柄者矣。

姦殺與變事

陶康叔

湯策三茂兄姦殺應聚宣注人道已同於馬牛。餘肉。應棄之狗彘。雖中葬之則任得叔以解紛而人延之。羞婦過姑而增報戈氏。既甘心於經濟策三宜畢命。於之綴。

強姦殺命

倪三綱

審得呂敬以訪盡肆淫。窺轉夫鄭某為葉姓之奴。其妻章氏生也賤。少而有姿。又復章居獨處。每於霜朝。露夕。以履轎為名。直入其內室而過之。不意烈結之。性濡如也。拒之不得。遂自縊為媒。敬訴稱被騙二年。繼而自悔。又云婦非良家。何用強逼。其人不。賤其性。即此素行。不可知。此日之死。是此則一日之。貴亦是貞。而况年幾十九。兒止三。週非。央絕於義。不復生。何忍上棄良人。下揭。子而。尸。維。經。并。棄。其。身。如。說。疑。也。遠。近。之。人。見。聞。嗟。嘆。無。不。欲。食。呂。敬。之。

第貳

卷八

五十五

肉者尚敢逞其辯舌。輕為和衷。又逐葉前為冤對。謀思嫁禍。移災分其罪。於風馬牛不及之人。乎斬抵以。慰真魂。斷斯非枉。

打死弟命

毛南蕭

兩鏢而姦一婦。必殺之。道也。周敬三通朱某之妻。兩約雲期。自矜奇遇。孰知被其惟先有兩八在手。慾火真如心。兼纖。掌脚所向。而南八無生矣。一死。法天道。禍。如。敬。三。者。久。淫。報。而。兼。殺。報。者。也。

強姦殺命

趙五枝

審得仲向道。鳥獸行也。與陳某分屬翁婿。其繼岳母。孫氏。年雖少艾。猶之乎母也。輒敢伺隙。凌犯。裂衣強姦。以致孫氏飲恨自盡。傷哉。孫氏有古烈婦風焉。上。淫曰。孟明。干無上之條。強死曰。屬。幽有難消之憾。所當遺罪。以正人倫者也。

違旨誣命

楊之甲等一案。登擬姦皆擬獄。也被時赴墳建院。止持銅刀酒壺一二微物。又旋棄之。而李振遠毆妻。李氏王氏當時未經對質。今日又已改嫁。論姦無証。

爲該第一

卷八

五十六

論姦無人。其中情節。不無鍛鍊。而成者。莫總之重。衍等市井惡少。流蕩不檢。其人皆可誅之人。而論法無可死之法也。按律究疑。因盜而姦者。斬情輕。法重。依竊盜不得財者。笞。又情重。法輕。律以無故夜入人家。依重杖決情。與法兩得之。

霸賣拐逃

鄭加順一案。該縣初招引夜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至死之律。歷審皆照原擬。矣。仰遵憲批。復取律文。反復斟酌。誠有未謬。合者。焉。夫。夜入人家。以

之爲姦。安知其非和也。以之爲姦。安知其非竊也。姦竊盜罪。不應死。而何以打死。勿論。姦以其爲竊。則倉皇急遁之頃。慮其手有凶器。外有黨援。稍一遲之。則禍必及已。若其既就拘執。卽無殺之條。矣。查律要。姦與人通姦。本夫于姦所親。姦夫姦婦。發時殺死者。勿論。姦夫姦婦。本夫殺之。實爲應死之人。該縣不引此律者。以係姦殺之後。捕捉而來。非姦所非登時也。姦爲隱情。然殺之必於姦所。不則恐其顯賴本夫之殺。爲義憤。然殺之必于登時。不則恐其利別。

爲該第一

卷八

五十七

姦造律之意。微矣哉。今則姦夫姦婦。揭逃被捉。雖非姦所。猶姦所也。先以拐逃遠去。莫能踪跡。忽然見面。怒氣激中。雖非登時。實登時也。相應引用捕亡條內。應死。擅殺之律。庶情與罪兩得其平矣。

僧尼通姦

審得了圓乃僧。而悟真乃尼也。了圓之。與悟真之。庵接武。適以盆蓮盛開。了圓手折一枝。授悟真曰。作清淨供。夫男女授受不親。禮也。豈尼僧授受。獨不共乎。此隣嫗高氏。從偷私竊。以通姦首也。及拘諸尼。

質則云是兩人者。本中表雁行。故時樣語實無他也。然始以語接。繼以手接。恐浸淫不止。勢將無所不接。矣。清淨法。理宜應有此交委之事。但審高氏之松。則因貨米不獲。與悟真有風恨焉。故以松載月明者。為僧敲月下之松耳。了圓跡涉瓜李。一杖示慙。高氏應杖而不杖。惜其貧耳。非直之也。

硬配事

高起菴

審得衛源芬出金二百。為少姬花氏贖身。非為色也。念氏墮足風塵。欲為援手。故以漫蟻之心。移而渡人。

近賢易事

李人

王元

近賢易事。東猶遺著其弟源馨。為花氏覓好兒郎。格調相稱者。嫁之。適有柳氏子榮。青年未娶。願納花氏。為室。源馨即以配之。此媒念成。棄新歡。出自落簾舊。而潛然出涕。亦以恩非以情也。逝波不返。從此永作柳家婦矣。周氏之以硬配告。不過請益云爾。花柳同妍。正其佳偶。何硬配之有哉。周氏涎利無厭。合杖以微其刁。

杖懲爭戀

沈惠儒

將阿陳一門四鄰。花仙緯。形影。世界。就多。

何以得銀於三十午之前。入果盜賣。何以得。十年之後。明恃老不加刑。還刀索詐。姑念孤雛。龍鐘。免從反坐。著令鎖項。遍遊四門。以為誣告者戒。

弑主駭變事

賈蒼喬

看得余昌三徐氏贖身之僕也。初靠身於徐君仁之。爰不數月而獲罪於主。主人杖之。昌三不耐刑辱。遂備原價贖身。以出。已歷年所矣。今君仁父故。而為繼家所訐。刺其事于欽。昌三因而反噬。夫君仁即不還他入。可訐而素嘗投棄之。昌三何可並訐。若不論

出建事

李人

王元

而杖之。是天下之。得罪于公庭。而豪奴悍僕皆得恣其。其。非所以厚風俗也。前縣擬杖。而君仁不服。故有是。合移君仁之杖。以杖昌三於。理斯得。

出建事

毛錦來

覆看得趙廷試真貪淫之老孽也。惡隨年長孽與歲增。前招舊其皮毛。尚未伐及骨髓。謂此貪養之。螭。反作。毒花之。蝨。因飽煖而生。淫慾。懷。婉而忘。戒。施。試買。婦為妾。而并。房地。或假故。為由。而。人子女。求。婚。婦如枯。楊生。華。葉。好若破。欲。覆水。易。

欽限商穹之上果有離恨一天耶蔣姓申死蔣洪
與現繼又血養三歲蔣乾為義子立親立愛均有其
人乃突出一服盡支窮賊鄉迎別之蔣文如偽造合
同與洪洪與繼繼立合同之年洪與繼十歲目不
識丁豈能書券且論說所在諸序昭然即使合同非
屬亦安所用之狀似賊家特吏逞凶杖之猶有餘恨
蔣懷壽助虐并懲

奸計盜賣

張東銘

審得譚安化以老濟丐者也有恆發生不能撫養順
治庚寅年僑居善育之為子是孫而審安迫清善遇
兵承寧度活艱難發生不欲相從復思養於寧氏謝
居玉是霍而謝矣歲惟四易姓已三更使不見清善
安化亦何有猶子在其意中也乃自霍氏歸里忽發
許姪難端鄉愚畏其無賴惡中扶尚等出銀二兩四
錢使欲立券即伯道顧如是哉此霍清善存日事也
夫君玉收養三十餘年且為婚娶已生四男一女安
化以浩善及其其中見俱亡復欲挾詐未遂即以奸計
盜賣貳宗絕嗣按其子霍如甫到縣抑思爾知貳宗

卷八

六十一

勢易厭任去任留何物老狐作此穢祟其腐刑不下
債惡而釐室尚未蔽辜者也覆審之下環庭面質者
或望追償其產或求斷歸其妻人皆切齒此不腐必
腐既相符罪應按坐因在赦前遂得倖免雖日風燭
殘年死可計日以待尚恨蝎蛇惡種見當擄鼻而趨
雖免桁楊終投豺虎

剪傷除害事

李浩革

審得楊春之首假銀詞曰長株察春與葉翠宇風馬
無及得蕭藉公呈以快私忿邪然翠宇身非銀匠臂

卷八

六十一

地傾而恐紅柱亦未必無寶鼎耳念原銀無據姑免
擬

燒丹惑眾事

趙松濤

審得低銀之禁嚴飭已久何得復有張十八其人憤
傾色銀微冒真紋改來地方之首雖傾銀與燒丹有
別驗係八色亦非金紋但惡其為術太工使依銀與
真紋無異卒急不能辨之聞色者朱鄭聲亂樂惡其
似也杖而逐之以為廣飛龍咒之戒

勢占祖業

審得李榮林有竹山一片坐落十都橫山地方與譚秀義之山遠界秀義因糧役急需入山砍竹百餘枝以抵公用榮林見而涎之遂以爲偷伐李山之物也奪其竹以具控及訊情實乃知榮林圖占之端始于康熙十三年當卽憑鄉約李德實等端知譚上李下界址分明立約爲照及今墨迹未乾也各管已業又經十載一旦見利忘義改智復萌明知他姓花息恃老混爭豈辟疆半畝盡爲王氏栽培而以奪以換亦不必問之主人乎悖理戕法卽以王版代荆筭可也

爲政第一

卷八

六十二

獨念譚李原屬內戚姑令式好自新原竹着秀義速運變賣勿俾雨漲飄零愈深他日之悲也退出立案



爲政第一編八卷

內府藏本

國朝孫鉉撰鉉字可菴錢塘人其書所載皆州縣職事分時宜刑名錢穀文治四類條目瑣碎議論亦鄙蓋幕客之兔園冊不足資以爲治也

百僚金鑑十二卷

〔清〕牛天宿撰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八年忠愛

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百寮金鑑

十二卷》提要

百僚金鑑引

稽古之銘銘曰是爾

前虞爾後唐之太宗

曰以報為鑑可正衣

百僚金鑑引

冠以大為鑑可證興

替以人為鑑可知得

失甚矣鑑之用大也

余不敢自學樂舞白

見政治之書則忠孝
之語則欣然慕躍然
喜起而誌諸壁曰前
事不遠吾之師也久
之積而成帙曰此垂
方諸也庶異日自照
並以照人乎第窮鄉
僻壤孤陋貽譏凡金

匱石室之藏委宛灼
燭之秘法滋浩歎已
丑之後附驥諸名公
筆仕豫章爾乃濟黃
流涉揚子覽匡廬之
奇峰閩章江之浩蕩
其間名儒碩士靡不
延訪晉接咨以政治

之得失民生之安危
雖軍旅倥偬而忠愛
之忱未嘗一日忘也
而吾鑑其一巡追殲
寇擇城不過臺德恒
事迺

天恩下賚置諸虞儒
雅貽誥雖所不然

廟廊輝煌禮儀炳蔚而
吾鑑其再巡夫垣扉
非庸碌可居而起行

實大夫之職安在窮
邊絕塞非布德行江
之地哉覽榆塞之雄
圖景韓范之偉烈又

自快矣而吾鑑其三
照泊讀禮既竟考之
事終而忠之事取未
艾也萬里間闌或離
寒若踰梅嶠渡旌關
海若汪洋黎峰嶮巖
吊文莊之遺編披忠
介之芳躅而吾鑑其

四照矣用是可以辨
吾鑑也流覽數千年
週迴數萬里上自公
孤九鄉下逮百僚庶
尹凡可備吾鑑照若
莫不尋華畢集雖其
間不若去彼取此折
一漏萬而要不可以資

吾治此名之曰百僚
堂銘其後有曲江之

志也夫 嘗

康熙己酉暮春之吉

百僚全錄

知瑞州府事陽丘

牛天宿親薇氏誌

於海菊公署



序言

先房南樵下士謬膺璫宰惟時時以不
克勝任是懼所私竊幸者高山仰止景
行行止獲日侍

親翁牛老大人先生之側以式型式範是
儀是則云爾

百僚全錄

先生持已清正率屬端方休休穆穆不減
古大臣風度至於寧靜淡泊與民休息
俾俗之囂者醇士之儷者學風俗之儆
祈者漸漬於仁如史所稱良貳千石吳
公治行額川政績又何多遜而又好古
力勤暇則取秦漢以下古人而尚論之

因其學問淹通湛深經史抑其蓄諸懷
來者素也午日未長蒲酒芬饌

先生手持數卷以教小子曰是余所訂百
條金鑑也敬受而讀之自公孤宰執以
暨胥吏守尉與夫戮力戎行策勲佐命
之臣徽猷懿蹟展卷瞭然光房因之有

百條金鑑序

二

咸矣立乎後世以觀前何竟謂古今人
之不相及也夫昔之視今亦猶今之視
昔特人不能返觀內照遂以勲名盛業
讓之古人嗟所謂返觀內照者則鑑之
說也水之鑑物亦猶衡之持平木從繩
則直影隨標則正均是道也拂之扶之

存乎其人

先生誠有以教哉矣異日若秉衡當軸坐
理樞密出乎昔之所學以黜蔽

皇猷其勲名盛業當必有駕秦漢軼唐宋而

焜耀乎簡冊者簪筆之英方且奚不勝

書豈獨海外遐陬之地下吏承沅奉爲

百條金鑑序

三

金鑑已哉百官以正萬民以治洵可以
今茲之金鑑預爲左券同樂而授諸梓
以告同有心人倫之鑑者

康熙己酉陽至日前瓊邑屬吏金先房

具葉

百鍊金鑑總目

第一卷

百官原始

稽古總論

宰相總考

第二卷

翰林總考

宮僚

京卿總考

中書

行人

太常

光祿

太僕

鴻臚

尚寶

第三卷

通政總考

大理考畧

第四卷

尚書總考

吏部考畧

戶部考畧

禮部考畧

兵部考畧

刑部考畧

工部考畧

第五卷

給諫總考

樞憲總考

布政考畧

按察考畧

第六卷

郡守考畧

刺史考畧

第七卷

知縣考畧

學校考畧

第八卷

燕齊

變量

用人

刑賞

第九卷

恬退

忠烈

第十卷

武功上

武功下

第十一卷

戒石銘

訓廉銘

謹刑箴

西山政訓

清慎勤詩

三字金丹

與人誦

魯人誦

丘字吟

雜詩

第十二卷

撫學條約

監理條約

宇慶條約

條議對

去思碑

百僚金鑑卷之一

吏隱主人陽丘牛天霜輯

百官原始

天下之大。一人不能以獨理。則必分其職于臣鄰。而後明良協贊。庶績咸熙焉。三皇而上。不可考已。稽之歷皇。則有四佐焉。曰由。曰咎。曰成。曰卨。臣造之始也。嗣是有龍師龍名者矣。朱襄爲飛龍氏。造書契。是矣。爲潛龍氏。造甲曆。大庭爲居龍氏。治廬室。昆夷爲降龍氏。驅民害陰。康爲土龍氏。治田里。巢陸爲水龍氏。繫草木。疏導泉源焉。有以大師氏名者矣。

春官爲大夫。夏官爲鴻臚。秋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中官爲中火。馬有以雲紀官者。黃帝時瑞雲見。則春官爲青雲。其官爲經雲。秋官爲白雲。冬官爲黑雲。中官爲黃雲。馬以鳥紀官者。少昊時鳳鳥至。則鳳鳥氏曆正也。鉉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雉鳩氏司馬也。鳴鳩氏司室也。爽鳩氏司寇也。鷦鷯氏司事也。五鳩：民者也。五雉爲九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宜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伏羲之五官。則春官爲青龍氏。夏官爲赤龍氏。秋官爲白龍氏。冬

官為黑龍氏中官為黃龍氏而又有共工為上相栢
皇為下相朱襄吳英帝居左右栗陸居比昆連居西
赫胥居南高天居東陰康居下而天下治矣高陽氏
之五官則皇為水正曰句芒該為金正曰蓐收修相
代為水正曰鉉冥以炎帝之子句龍為土正而帝之
孫為火正曰祝融是為五官官職權輿大畧可考矣

稽古總論

堯之四岳九官舜因之而致無為者則禹為司空棄
為后稷契為司徒皋陶為士璽為共工益為虞伯夷
為秋宗后夔典樂龍作納言而又肇十有二州置十

馬明堂記云有虞之官五十夏后官百殷官二
官三百其詳在周官者可也
按周書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
外有州牧侯伯廢政惟和萬國咸寧又商官倍
亦克用又與明堂記微有不同大抵古者事簡
而官省後世事煩而官增將有不止於三百者
也司空即今之工部司徒即今之戶部士即今
之刑部共工與虞工部之分隸也秋宗即今之
禮部典樂即今太常而納言又今之科道也但
古人因實而得名今人徇名而失實可為三嘆

湯初置二相以伊尹為右相仲虺為左相湯問於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對曰三公明乎天象者也九卿通於地理者也大夫通於人事者也列士明乎法度者也三公所以參五事九卿所以參三公大夫所以參九卿列士所以參大夫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內外若一是謂大順

殷紂以周侯昌衡九侯漢鄂侯為三公周書曰立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太師太傅火保為三孤三公弘化實亮天地

殷高宗夢上帝發一良弼乃使人以形旁求於天下

說為香鼎無不傳藏求得之命以為相以攝百官置諸左右朝夕納誨以受學焉

成王中立德政而四聖繼之周公嘗立於前史佚常立於後太公常立於左召公常立於右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

按成王冲齡嗣位主少國疑又值流言之變斯亦遭家多難時也乃前後受承左右輔弼無非

正人且四聖一心一德同寅協恭無相傾相軋之習故能弼成主德而四方賓服後之清靜相承謀斷相資猶有此意至平達李合丁排寇亂

風斯下矣

召公治西方巡行鄉邑聽斷於隴畝之間廬于甘棠之下當蠶桑耕種之時乃施獄出居民使得反耒召公卒人思其政甘棠不悲代作甘棠之詩以歌咏之宣王料民太原仲甫諫曰古者不計民而知其多寡司民協職終司商協民姓司徒協民旅司徒協民奸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多火生死出入往來皆可知也

按料民者清理民數多火也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若協孤終者考其孤幼老死也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謂人始生吹律合之以定其姓名也

司徒考民之師旅司徒考民之奸宄牧人考物色之數工人考馬羊之皮革場人知粟入之數廩人掌九谷出入之數也

祭公謀父諫穆王曰祈招之情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刑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虢公諫宣王曰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靈盛于是乎出民之庸度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轉睦於是乎興財用藩殖於是乎怡教龐範圖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惟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

魯之三時務農一時講武故征則威守則有時若夫則能媚於神而和於民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周成王問史佚曰何德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濫之內善之則臣不善則離也夏周之民離桀紂而臣湯武若之何不懼也

鮑叔對桓公曰臣所不若管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旗鼓立於君門

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

管仲告桓公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讒其

事易皆先王之處上也使說閑燕處工就官府處商

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今夫士群萃而州處閑燕則父

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居者言敬其幼者言飛

久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

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成桓公悅用管仲為政制國為二十一鄉作內政而寄軍令謹正鹽

筴以成富強

孔子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

異任男女別塗賂無格違器不彫偽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四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吾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平何但魯國而已哉

愚按聖人治化必有大典於人者非後學所能測識也人第見其長幼有序強弱有別以及化

破道塗如此而不知其所以感之者不在形骸

之間則溫良恭儉讓之德恭寬信敏惠之施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忠信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寢曰

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

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

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盡辟溝洫深治此其恭

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

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處庭甚清閑諸

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

公孫喬謂子太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

如猛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

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又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

古之遺也

按南齊田敬啟存見孔子曰見則得象又論政曰威而不猛則寬猛之先使可見矣詩云不義不餓致怨所事致之保也致

親前悅作中監五衛大器曰為政之術先舉以意以崇五政偽亂俗私置法越軌奢欲制四者不除則賊未由行矣是謂四惠齊景公以養其志當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從其法是謂五政四惠能驅五政又立行之必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疎而不失垂拱操據而海內平矣

按此與夫子尊五美屏四惡之音相發明惜乎崇尚嚴刻流為刑名之學則聖門之罪人也

宰相總論

蓋自黃帝得六相而天下治有天下者皆重愛知如舜相堯禹相舜益相禹伊尹相湯說相高宗所授宋為三孤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三槐三公位焉三公任宰相三孤任次輔而道始備

秦漢而後廢置不常在秦為丞相漢初為相國薛惠時為左右丞相成帝時為司空哀帝改丞相為大司徒親黃勃改司徒為大丞相晉罷司徒為中書監令並掌機務或兼知政事

唐武德魏迄今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尚書省門下省中書省為三省貞觀中復本同官以三太為三公雖是有同中書門下三品之名有平章政事之名

開元中置左右丞相宋為同平章事參知政事元豐間置平章政事參知政事不設獨設中書門下尚書三省知唐官可為尚書左右僕射建炎中復改僕射置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中書門下侍郎復為參知

政事皆是職明沙武中徽宋制置幾閣大學士侍左右備顧問永樂中簡侍詔解籍等七人內閣直文淵凡六部大政

咸共平章閣學士預机務自此始嘉靖中又名奉天殿為皇極文華殿為中極謹身殿為建極而大學士名官如其初無領吏部尚書而宅揆之任有獨重哉朝設內三院曰秘書曰國史曰弘文皆設大學士滿漢各一人學上多寡下一侍讀學士侍講等官

親戚

親文侯謂李克曰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相非翟璜則親戚二子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遠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卒以親戚為相

百里奚

百里奚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及卒秦國男女流涕垂不欲諱秦者不相梓蓋其德足以感人而不在三置晉君一收剝禍而已也

蕭何

漢蕭何為相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費勿為勢家所笑

曹泰

參代蕭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通何約束擇吏本納重厚長者召為丞相吏言文深刻欲務聲名者輒

去之為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泰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

陳平

漢文帝問陳平曰君所主者何事也對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逐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百姓使卿大夫各任其職焉帝稱善

丙吉

吉為丞相尚寬大外禮讓常出逢群關吏傷不問走牛喘使隨牛行幾里矣或譏其失問吉曰日聞京兆所當禁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問也方春未可熱恐牛行近胃暑故喘此時氣失節三公調陰陽職當憂時人以為知大體

公孫弘

弘菑川人相武帝嘗起客館開閣以延賢人一曰飲賢館以待大賢一曰題材館以待大材次曰樓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賢佐理陰陽者處缺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中二千石者居題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者居樓士之館躬自菲薄俸者以給之

郎顗

郎顗曰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則陰陽失節今之在位競托高虛累鍾之條亡天下之憂以此消伏災眚與致昇平其可得乎

諸葛亮

孔明相蜀自較簿書揭頭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問牛喘凍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有主者彼誠達於分位之體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

王猛

臺

後秦苻堅以王猛為相軍國內外之事無不由之猛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由是因富兵強戰無不克秦國大治

秋仁傑

梁公秋仁傑為相通事舍人元行冲教規諫且曰凡為國家必有儲蓄醢醢以適口參朮以攻疾僕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冲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

孝元齡

元齡為相明達政事輔以文學夙夜盡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聞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與杜如晦引援士類常如不及至格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元齡善謀如晦善斷二人深相得同心狗國故唐世稱賢相者推房杜焉

姚崇 宋璟

唐朝姚崇宋璟相繼為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協力輔佐使賦役宣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人莫得比焉

璟嘗謂齊幹曰我何如相對曰公可謂救時之

目

臺

十二

相耳崇善提軍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

按明皇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張嘉貞尚史張說尚文李元絳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各有所長也

韓休

明皇以韓休同平章事休為人峭直不干榮利及為相宇正不阿甚兄時望宋璟歎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上或宮中宴樂及後苑遊樂少有過差輒問左右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上嘗臨鏡然不樂或云韓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歎曰吾貌雖瘦天下

下必肥。蕭萬泰事嘗順旨。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嘗立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為社稷耳。非為身也。

楊紱

楊紱同平章事。性慷慨。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咸坐中聲華五分之。四京兆尹蔡幹歸從其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貶修亟毀撤之。

按楊紱一清介之士耳。一談端撥而大僚聞風易志。唐尹柳奇就簡。況聖人過化存神。又當何如耶。或謂汾陽成人之美。蓋亦自知修法之非。

子

盧懷慎

懷慎為相。清謹儉素。不營資產。所得俸賜。遂蒙親舊。妻子不免飢寒。所居不蔽風雨。自以才不及姚崇。每事推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

按伴食宰相。非美名也。然清儉之德。謙冲之志。今之人莫能及也。其視市權營私。矯情傲物者。過隔霄壤矣。

陸贄

陸贄為相。奉德宗曰。宰相不過數人。豈能遍詣多士。今

上臺者。長官乃將來之宰相。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擇三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其僚。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僚長。僚長擇僚佐。將務得人。無易於此。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佳者則天欲。次人心。進用不次。然而課貴既嚴。進退皆速。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

權德輿

憲宗問宰相為政寬猛。何先。權德輿對曰。未以懲創而亡。漢以寬大而興。太宗觀明堂圖。禁笞人背。是故安史以來。屢有悖逆之臣。皆旋踵而亡。由祖宗仁政結於人心。不能忘故也。然則寬猛之先後可見矣。

李絳

憲宗問宰相。人言外間朋黨太盛。何也。李絳對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人臣為朋黨。故小人謂君子必曰朋黨。何則。朋黨言之則可惡。舉之則無疏。故也。東漢之末。凡天下賢人君子。宦官皆謂之黨人。而禁錮之。遂以亡國。今皆群小害善人之言。陛下深察之。夫君子與君子合。豈可以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耶。

崔群

憲宗問宰相明皇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羣對曰。明皇用姚崇宋璟盧懷慎。雖頗有張九齡。則理用字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係匪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為法。以天寶末為戒。乃社稷無疆之福。

趙普

宋趙普。歷相兩朝。性深沉剛毅。果斷。雖多忌刻。而能以天下為己任。少習吏事。審學術。太祖勸以讀書。遂

卷一

主

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啟篋。取書讀之。竟日。至次日臨政。處決如流。及卒。家人發篋。取書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嘗謂太宗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

李沆

沆相真宗。性直諒。內行修謹。居位懷憂。不束繫。嘗遵去歲議。大體人真。敢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致倚。治第封丘門內。應事。前便容旋。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吾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應事。誠隘。為太祝奉禮聽事。則已寬矣。○嘗讀論語曰。沆為宰相。加論語

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寇準

準為相。州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臺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職耳。○後出知洪州。適張詠自成都還。準儼供帳。大為具。以待詠。將別。準送之。都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喻其意。歸取光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

王曾

卷一

主

王曾為相。性資端學。人不敢干以私。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問曾曰。明楊士類宰相職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曾曰。夫執政而欲使恩歸己。恐將誰歸耶。仲淹服其言。

呂夷簡

慶曆初。仁宗服藥。久不視朝。日聖體康復。思見執政。促召二府宰臣。許公呂夷簡開命。移列方赴。召比至。中使數輩促公。同列亦贊公速行。行愈緩。既見上。曰。久矣。方平。喜與卿等相見。而遲其來。何也。公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見聞恩召。臣若奔馳。以

進慮人心驚動耳上以為得輔臣之體及平帝謂羣臣曰安得憂國忘身如呂桑簡者

吳奎

英宗以吳奎參知政事進治說三篇又嘗言帝王所職惟在列正邪使君子常居要地小人不得以害之則自治矣帝因言竟時四凶在朝奎曰四凶雖在不能感竟之聰明聖人以天下為度未有顯過何宜包容但不可使居非要地耳

王守漢曰奎相以親賢斥姦為首務吳奎相神宗年壬安石親韓琦司馬光始事仁廟親唐介斥

張堯佐邪摩拓其具宰相乎

韓琦

韓琦居相位喜溫不見於色再決大策以安社稷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地知無不為或曰公所為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矣琦數曰是何言耶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受不濟遂輟不為哉聞者愧服與富弼共著功業故時人稱賢相者必曰富韓

趙宣子曰臣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其濟則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諸葛武侯曰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所能逆觀忠臣謀國異世同符若有計利害之心則畏避之念生焉後世所以輕臣也

司馬光

溫公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曰夫守老皆踰司馬相公婦人女子亦知共為司馬君實也嘗云吾平生無過人者但所為未有不以對人言者耳趙閱道焚香告天亦是此意

富弼

仁宗間置相於王素對曰惟宦官官矣不知其姓名方可充選帝曰如是則富弼耳主是文彥博與富弼召至郊詔百官迎之及宣制士大夫相慶於朝帝遣小黃門覘之語翰林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朕今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

李昉

宋高宗時李昉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係社稷生民安危身雖在外知無不言雖不見用而心未嘗少變為相僅七十日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

高卿

宋高卿為相嘗守祖宗法度為進人才擇法古論惟恐

人聞之常曰吾十二時中莫歎自己其實殘如此

耶律楚材

楚材蒙古人天資英邁愛出人表正色立朝不為繁
屈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太祖嘗曰汝
又欲為百姓哭耶楚材每言與一利不如除一害生
一事不若成一事人以為名言或謂之曰楚材為相
二十年天下貢奉皆入私門後使衛士視其庫藏惟
名茶數十張古今名畫金石遺文數千卷而已

程文海

元宰相程文海曰天子之職莫大於擇宰相宰相之
職莫大於推進賢宰相不以進賢為急而惟以貨殖
為心非為上為國為下為民之意

按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
皆拜宰相平立以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客
生稍久則吏從後唱相公尊重客殿階起退及
富鄭公為相雖微官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漢
之及門乃退自是群公稍效之矣

楊上奇

明洪武時楊士奇入相之初上望見士奇泰事笑謂
臺義憂原吉曰新華蓋學士來奏事必有哩代

士奇奏言恩詔南下而惜薪司傳旨賦北京山東粟
八十萬斤以貢者炭其數太多民何以堪上喜曰吾
固知學士言有理即命減四十萬

上嘗微行夜幸士奇宅中士奇倉卒出迎上已入門
立月中士奇俯伏言陛下奈何以社稷宗廟之身而
自輕擾擾塵埃昏暗中誰識至尊萬一或有識者變
起倉卒何以倫之上笑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遂廢
左右歸既竟士奇叩頭曰車駕今夕俯臨外間明日
必有知者萬萬自此慎出事變不測可慮也

楊榮

榮年少警悟初以糾率憂之國當久皇意其後處從
臨邊輔導東宮歷事三朝德功並懋嘗跪陳十事皆
指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上賢而嘉之密諭榮曰
汝言實切時弊但卿為朕心腹之臣若進此奏恐臣
下益相猜忌不若使僕密御史言之其為上信愛如
此

楊溥

溥初嘗忤旨在大獄中十年家人供食又數絕糧不降
繼又上命巨劄日與死為隣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
者止之曰事已如此讀書何用答曰朝聞道夕死可

也五經諸子讀之數回已而淨釋晚年遭過入相朝
廷制作皆出其手謂有賴於獄中之功焉

按楊士奇澤居行道犯難敢諫卓乎莫京矣楊崇
歷事三朝功德並茂撥諸文考博司馬光為無愧

焉楊淳身陷囹圄而詩書不輟雖不比姜里之及
录其於黃霸爰候諸人亦有合焉明之稱賢相者

李賢

首推三楊非蓋美也
英宗時李賢為相最荷寵信值山東大饑出內帑三
萬而不足上召賢及徐有貞議有貞曰散銀有弊無

益饑者賢曰天下事未嘗無弊願奉行何如耳散銀
有弊而不貸是親民飢死而不救也因嗾蔡食豈為

人上之理上以為然因增銀四萬兩賑之他如陳于
誦定傾係泰之功迺復外藩之誣請貶錦衣官校之

橫請諸世襲官之俸請諸外戚之權此皆賢之所不
敢言者同列每為賢懼賢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

雖不能盡然至于利害係國家安危者豈可默然以
以苟祿位哉然上知賢之渾終不以為忤也

商略

尚略為相定國本斥南遷河稱當國老手後被言官

詆誣上欲加譴言者輒曰臣青劾上優容言官召用
羅倫已荷嘉納今因論臣而反責之如公論何又皇
莊為民厲因言天子以天下為家何以莊為皆得相
臣之體

李東陽

憲宗時東陽為東閣大學士值清寧宮災上疏曰近
年以來災異頗仍內府火災尤甚或以天道茫昧變
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說或以天下太平患不足慮此
乃快國之言或以驚駭祈禱為弭災此乃邪妄之術
或以縱曰釋罪為修德此乃姑息之謀越二日有為

李

中書平廣乞祠額者東陽以為不可及清寧宮成召
僧人入大向慶額東陽又以為不可四川鎮守太監
羅富請使宜從事東陽又以為不可上俱從之

丘濬

憲宗時丘濬為相言時政之弊請上端身以立本清
心以應物謹好尚勿流於異端省財費勿至於耗國
公任用勿失於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
神奸慎儉德以懷永勤政務以弘至治擬為二十
二條以進上覽奏心切嚮用之而濬已薨矣

徐濟

憲宗好曉曉之術宰相徐澤上疏請嚴早朝之節退
奏幸心規勸清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
詭罔之說率劉吉忠威禍報私仇之後一以安靜誠
信處之行政不必出於己惟其是用人不必出於己
惟其賢人以爲有休休之度

果儲

果儲自創理敗後始得入閣武宗欲有巡邊乃祔職
武大將軍促宰臣草劾儲曰臣不敢草上實怒手劍
口曰草劾當此劍儲免冠解衣帶伏地而跪曰臣
有罪今日就死他日陛下稍問臣若遂草劾他日陛
下覺而怒曰儲無禮以臣名君罪不可赦上察其誠
惻惻劍起竟不復促草劾矣

楊廷和亦上疏言皇上時出巡遊久不親政天下人
心無不危疑憂懼奈何無故自損下同臣庶萬一宗
藩之中或有援引祖訓指此爲名具本上請不知陛
下何以應之又或以朝無正臣內有奸邪爲詞不知
陛下之左右及臣等代言之臣得何以自解疏入不
省

楊一清

嘉靖時一清再召入相上以張錫葵遷頭陵事諭一

清對曰地道富靜靜觀宜安山陵既大定事已衰無
故舉遷恐有他虞况獻皇帝大聖之後陛下自藩邸
升爲天子不謂吉壤不可也乃不果遷

按世之苗謀風水者將祖父遺骸一遷不已而至
於再三致令骨骸暴露魂魄不安究之馬羸無靈
牛眠不驗以致零落敗亡而後已真楊公之罪人
也

康熙九年冬添設中和太和文華武英等殿各設
大學士學士其吏力禮尚書侍郎等衙及文淵閣
東閣等學士兼各部侍郎等衙

其翰林院內國史內弘文內秘書各院設侍讀學
士侍讀等官

百僚金鑑卷之二

翰林總考

按翰林為樞機有密之地，極清華之選，自魏則有秘書令，字號諸命，記會時事，與作文書，所謂鳳凰池也。漢制為侍中之選，出入禁闈，掌直承明，潤色典誥，謀議政事，其體統為差近也。唐貞觀間，名儒學士時時召以草制，有十八學士登麻州之語，就封以後，始有文士筆草諸文詞，於此門候進止，謂之北門學士。明皇初置翰林，待詔乃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誥書敕，而翰林學士之名始定矣。百僚金鑑卷之二

宋翰林學士掌制誥書敕，面書及宮禁所用文詞，乘輿行幸，則侍從備顧問，有所獻納，則請封或奏對。凡初命為學士，皆遣使就第宣詔召入院中，其學士承旨始自承旨也。皇學士院始自開寶也。侍講學士侍講學士始自開元也。明初置翰林國史院，定設學士承旨學士侍講學士侍讀學士直學士典簿待制修撰應奉編脩典籍檢閱之屬，又選進士為庶吉士而教養之，二甲為編修三甲為檢討，不得留者為給事中御史主事或出為州縣官云。

柳公權

唐柳公權為翰林學士，憲宗見其書踪愛之，問曰：「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韋處厚

翰林學士常處厚言於穆宗曰：「裴度勳高，中夏名播外州，若置之若麻，委之若水，河北山東必舉朝等理亂之機，非有他術順人，則亂伏承階，下當食嗟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而不能用，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得蕭頗李牧而不能用也。」百僚金鑑卷之二

實儀

翰林學士王著以失酒貶官，太祖曰：「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實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太祖曰：『非斯人不可。』即日復入翰林，嘗召儀草制至苑門，見太祖岸幘跣足而坐，因却立不肯進。太祖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遂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也。」上歛容謝之，由是對近臣未嘗不束帶。

宋太祖初欲改元，諭宰相曰：「年號須擇前代所未有者。」及蜀平，蜀宮人入內，太祖見其鏡背有誌，乾德四

年鑄者任之。出示宰相不能者。召翰林學士。安只儀問之。儀對曰。此必蜀。昔蜀王衍有此鑄。當是其歲所鑄也。太祖歎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是益重儒臣矣。

楊億

真宗時。楊億為翰林學士。清忠耿亮。傳記典章法度。為時取正文筆。精密。當時學者宗之。尤善誨誘後進。因以成名者甚衆。

朱晦菴曰。楊億工於纖麗浮巧之文。已非知道者所為。然實稟清介。立朝獻替。略有可觀。

孫奭

宋孫奭為龍圖閣學士。侍講。每至前世亂亡國必反覆規諫。因畫書。悉遠圖以進。仁宗命施於講讀閣下。

歐陽修

修以翰林學士。知貢舉。時士子習尚險怪奇澁之文。編太學體。張方平書言文章之變。與政通。邇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為奇驅前。浮藻重彫。雅俗非取賢。欽才。脩治具之意。修知貢舉。痛抑新體。時所推舉皆不在選。自是文體亦少變矣。

劉敞

宋英宗命侍臣講讀經史於通英閣。翰林學士劉敞進讀史記。至堯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堯彈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萃友之德。光於上下耳。

程頤

程頤為兼政。敕說書上劄子。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陛下春秋方富。雖靡聖浮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幸人宮。宴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選名儒入侍。勸講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又嘗曰。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實經筵。

蘇軾

軾為翰林學士。進經筵。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夫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常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皇太后問曰。卿今為何官。對曰。侍罪翰林學士。曰。何以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后曰。非也。此充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皇太后與帝亦泣。帝已而命坐。賜茶。設御前金蓮燭。送歸翰林院。

按蘇文忠公撤金蓮燭送歸翰林院。千古美事。

劉公卿奏人口惜其與程明道先生不和有杜死市叔孫通制禮之言大為盛德之累

范祖禹

祖禹為翰林學士在通美縣守經權正款納尤多每當講前必正衣冠如在上前命子弟侍先按議其說開列古義恭之時事言節而當無一長語義理明白雖然或文蘇軾以為講官第一

宋哲宗初親政范祖禹上疏曰陛下方獲庶政延見群臣今日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可不畏哉云云蘇軾嘆曰經世之文也

尹焞
宋尹焞將赴經筵必沐浴端襟以明日所講書置案上朝夕再拜人間之公曰焞以所言感動人主安得不盡誠哉

真西山為翰林學士因奏三劄一言臣向為先帝陳祈天永命之戒其說出於君公然反覆召詰一篇綱目司敬德曰小民而已傳曰敬者德之聚儀仗之酒

南威之色盤遊之射之嬖寵欲徇為之玩有一于此皆可害敬其可不戒此祈天永命之一也天視聽民之視聽民心向背即天之向背權臣之相賄賂公行誅求既廣民不堪命陛下宜戒即邑格剋儆違聞科調此祈天永命之二也

張斌

張斌字敬夫為右文殿修撰每進對時必自盟於心不以人主意悅報有所隨順帝常言依節死義之臣難游曰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以望其仗義死節哉

陶安

元陵知經筵隨事規諫嘗謂人曰天下事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諫臺言之諫臺不敢言則經筵言之經筵不得言則經筵言之諫臺不敢言則經筵言之矣於是時政得失有當匡救者未嘗緘默

明洪武時陶安為翰林學士上賜對云國朝謀畧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御史有言公有隱憂者上曰朕素知安安堂有此且爾後何知對曰聞之道路上曰御史取道張之言毀譽人以此為進職乎且然鄉

史

劉基

劉音田輔太祖有大功。正德九年。賜詔曰。劉基學為帝師。才稱王佐。孔明之佐。豈聞人言。欲興之謀。不負所學。占事考祥。明有微驗。運籌畫計。動中機宜。渡江東。士無雙。開國文臣第一。愛商能謙。慷慨金縢海之風。成功不居。授辟穀封留之請。可謂明哲。允矣貞清。特進太師諡文成。

王灝

永樂時。王濬為翰林深密。不洩禁中語。有奏當焚稿。
目條金鑑

来

七、

大書溫室二字。室中或問朝廷事。指二字以對。上嘗強公飲。醉笑賦楚辭一章。令侍臣成賦。醉學士歌曰。使後世知朕君臣同樂也。

按翰林選用無異唐宋而自唐迄今所掌要重。

所司清華。所禮遇尊隆。超軼諸僚。歲以加矣。故

曰水遠瀛州在園周廡外喧既寂內務靡譁清

之極也。西樓金鑒北瞻銅樓晨望瑣闥夕宿嚴

衛家之至也。備侍顏問辨疑釋惑發續終輪據。

古。授。今。仕。之。任。也。仕。而。職。此。可。忽。乎。哉。

官僚考界

唐事府東宮官屬也。應邵曰。唐省也。給也。言給事太子。後魏有太子左右詹事。後周置太子正官。唐置詹事府。掌內外衆務。糾彈非違。總判府事。置少詹事以兼之。龍朔改端尹。尹。宋東宮有詹事少詹。品俱正六。恒以執政兼統。元詹事從三品。掌知東宮。而統領之。少詹為之二。乃今詹事一人。品正三。少詹二人。品俱正四。而近以侍郎學士兼統之。多不協。規宋制不甚異也。

是二人品居正六。昉於漢。囚秦置曆事丞。秩六百石。

唐龍朔改為端尹丞。天授改為宮尹丞。宋元俱省。今

金

...

雖沿唐。置二人常關。多以他官兼之。不特設也。主簿

從七品錄事從九品主簿典勾命文移檢稽脫失而

錄事佐之也。

左右春坊
左右獻子
左右諭德
左右中允

左右贊善 左右司直 左右清紀 左右司諫

司經局洗馬
校書正字

按明洪武初。建大本堂。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召。

四方名儒教皇太子諸王皇太子居文華殿諸

儒面校。分番進直。更班侍從。上時。賜宴。賦詩。

商畧古今。細釋文獻。其時東宮官如太子三木

太子三少太子賓客皆勳舊大臣庶領不別置
後始設詹事院已更名祔設左右春坊皆別置
而詹事府總焉

國初亦設有詹事春坊等官後乃盡裁而大臣太
子三太等衙仍如故焉

京卿彙考

中書

周官內史掌王之八柄掌書王命是也而漢中書謁
者令丞屬少府與太官湯官上林諸令品秩相等魏
黃初改秘書令典尚書奏事為中書令又置監晉置

卷二

九

監令秩千石掌贊詔命記會時事典作文書中書省
漸為華要而荀最有聲我鳳凰池之語矣唐領中書
舍人考之通誌即漢尚書郎直宿建禮門奏事明光
殿下筆為詔法上語為詔令者則其任也魏置中書
事舍人宋齊因之梁曰中書舍人後魏有舍人者後
周有小史上士二人隋改為內史舍人唐武德二年
改為中舍人龍朔改為西臺舍人先天元年改為鳳
閣舍人開元改為紫微舍人宋置知制誥及直舍人
院元豐官制行遂以中書舍人判後省之事明初置
中書省止存舍人二十餘人無正貳資深者署印主

書諸勅冊符鐵券書請翰林院寶諸內府權雖甚輕
而官屬內閣為清衙也

國初中書舍人以二甲進士除授今改以推知鑒補
矣又翰林院諸勅撰文中書舍人前以貢監恩蔭充
今考選青年進士充之古今之不相侔如此

馬周

馬周在平人唐貞觀初為中書舍人有機辯本文本
嘗曰馬君論事援引事類商確古今舉要刪繁會父切
理一字不可增減聽之靡不令人忘倦又嘗上疏曰
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倘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
光廣遺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正欲絕之也則子文之

卷一

十

治猶在正欲留之也則齊威之惡已彰與其害於
是存之百姓則率使割恩於已亡之一臣然則向所
謂安之者乃適以傷之也臣謂宜賊以茅土時其爵
邑正有材行隨器授官使其人得奉大恩而子終其
福祿可耳

按春秋譏世卿而孟子亦云士無世官正謂仕
者之子孫未必皆賢或至誤朝廷而古百姓耳
後世庶嗣之與太浮使庸柔之子黃口之孺儼
然民上果有甘羅之才子奇之智乎其不至覆

錄遺議。濡鵬致歎者。幾希矣。

岑文本

唐太宗時。以岑文本為中書令。還蒙有憂色。其母問其故。文本曰。非魚非熊。溫荷寵榮。位高責重。所以憂。恨。語。賀客曰。今受命。非受賀也。

曹華

曹華字子固。元豐間為中書舍人。文章原本六經。辭酌司馬遷。韓愈。為歐陽修所重。神宗深知其才。命充史館修撰。至是以官制待行。故有是命。呂公著言於帝曰。曹華為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獲大用。

宋二

十一

曾子固文章為永叔器重。亦宋儒之表表者。而呂公以行義短之。其故何也。按紹聖初。有林希者。附會童傳。凡元祐名臣。貶削之制。皆希為之。極其醜。試至以老疾擅國之。諸陰斥宣仁。讀者無不憤。歎。一日草制罷。擲筆於地曰。壞名節矣。此則行義之有玷者也。

行人

周禮有行人。小行人。皆大夫掌諸侯朝覲宗廟會同之禮儀。及朝聘會同之事。秦漢以來。行人為大

鴻臚之屬。即典。職在贊相禮儀也。秦使蘇秦漢以前名行人。秦漢以後不名行人。如廷行之博士。直指之繡衣。觀風之八使。按察之六條。代不乏使。然其職專。其任重。非古行失職也。明制行人司正一人。正七品。副二人。從七品。行人二十六人。正八品。職奉使之事。凡頒詔冊。立宗藩。撫慰蠻夷。徵聘賢才。又賞使慰問。賻濟軍旅。祭祀序至焉。重則為介。輕則特使。今因之。

洪皓

宋高宗時。遣洪皓為大金通問使。金人拘之。迫使仕。下獄。皓曰。萬里嘶命。不辱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殊。

宋二

十二

逆豫忍事之耶。願就鼎鑊。粘沒喝怒。得殺之。旁一校曰。此真忠臣也。為之號請。乃得免死。流遼冷山。

辛仲甫

宋太宗遣起居舍人辛仲甫使遼。遼主問曰。聞中朝有遣進者。真驍將也。如進之比。凡幾人。仲甫對曰。中朝名將甚多。如遼鷹犬之材。何可勝數。遼主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義。義不可留。有死而已。遼主知其乘隙。不可奪。厚禮遣還。太宗曰。仲甫使絕域。可謂不辱君命。更使得數人如此。朕何憂也。

太常

太常主郊廟禮樂古之秩宗也周曰宗伯秦改太常漢初更曰太常卿一人有丞奉常丞亦奉官也屬有太樂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醫六丞王莽改曰秩宗後漢復名太常秩中二千石建安中為太常梁視金紫光祿大夫後魏太常與光祿勳爵尉為上卿蓋置以卿周禮小宗伯中大夫二人即其任也後周以太常為宗伯少卿為小宗伯隋太常寺卿一人正三品少卿一人正四品煬帝增置二人太常丞唐置太常卿一人掌禮儀祭祀擗判等事少卿二人丞二人主簿二人博士四人太祝三人奉禮郎二人協律郎二人太醫六人太常寺署各有令丞宋置太常寺卿一人少卿一人丞一人主簿一人博士四掌五禮之制度儀式及樂律樂舞樂章協律主大樂奉禮主奉幣太祝主讀冊郊社籍田太廟宮闈各有令郊廟祭器庫什物車教坊所諸陵祠壇所皆隸焉明置太常寺卿一少卿一提督四譯館少卿一其屬典簿二博士二神樂觀提點一知觀二協律郎二贊禮郎九司樂二十人天地朝夕祈穀各有祠祭署有奉祀有丞十餘陵有祠祭署亦有奉祀有丞犧牲所有吏目

卿專祭祀禮樂之司凡天地神祇之祀饗極其官屬齊其政令以聽于禮部祠祭司贊

天子致虔先歲孟冬進来年祭日

上御奉天殿受之以頒諸司

上親祭贊禮儀大臣攝亦如之祭先期請省牲進版

銅人上殿奉齋戒凡荐新品與先祿寺共凡國有冊

封冠婚營繕出師歲時有旱潦國有大災請告於郊

廟社牧馬

陳清

宋真宗詔有司議均田法太常博士陳靖乞先命大

臣今東西京檢實荒地及逃民產籍之募民耕作賜

以牛種室器俟田成然後度地均稅量田授人約井

田之法為文法乃記增為勸農使役以皇甫選等阻

之而罷

光祿

按秦有郎中令掌宮殿掖門戶漢因之卿一人有丞

至武帝太初元年改光祿勳勳之言閑也開主門之

官後漢亦名光祿勳所掌同典三署郎更直執戟宿

衛親晉以來無三署郎光祿勳不復居禁中宮殿門

戶獨屬馬梁改為光祿卿北齊曰光祿寺置卿少卿

燕掌諸膳食帳幕。唐龍朔改為司宰寺。光宅改為司膳寺。大要卿掌邦國酒醴膳羞。總大官。珍羞良醢。掌醢。四署官屬修備脩。謹出納。火卿丞貳之。自此與漢光祿無絕特。襲其名耳。元豐官制行。卿一火卿。一丞。一主簿。一掌祭祀。朝會酒醴宴饗膳羞事。其屬有大官。今主割烹。上林司。主果實。茗菜。有牛羊司。乳酪院。油醢庫。法酒庫。內酒坊。大官物料庫。外物料庫。經興廢。并入禮部。而自宋及元。授有宣徽院。客省使。亦掌會宴饗酒饌。任實。光祿而不襲舊名也。明初置宣徽院。尚食尚禮二屬。故院使同知院判典簿。繼二屬。累改為光祿寺。卿一火卿。二寺丞。二其屬典簿。二錄事。一大官。珍羞良醢。掌醢四署。各署正一。署丞四。監事四人。司牲司收二屬。各大使一人。卿掌祭享宴勞膳羞之事。辨名教會出入。量豐約。以聽於禮部。光祿寺丞貳之。典簿錄事職掌仍古。

太僕

按周禮有太僕下大夫。掌正王之服佐。出入王之大命。而周穆置太僕正。以伯冏為之。秦特襲其名耳。漢太僕秩二千石。有內丞。領五監六廐。典邊郡牧司院令丞。王莽改太僕。後漢仍謂太僕。卿一丞。一亦掌事。

馬。天子每出。奏駕上鹵簿。用大駕。則執御親因之。晉太僕銀章青綬。五時朝服。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丞一人。卿丞五人。置功曹主簿五官等員。領典牧乘黃驂騮龍馬等廐。令梁太僕位視黃門侍郎。統南牧左右牧。龍廐內外廐。陳因之後。魏丞卿之外。增置火卿北齊太僕寺。統驂騮左右龍左右乘黃車府諸署。卿火卿各一人。隋煬帝增置少卿一人。龍朔二年。改太僕為司馭。光宅改司僕。神龍復舊。卿一少卿。二丞。四主簿。二錄事。二領乘黃典廐典牧車府等四署。署各有令。天下監牧置八使。五十六監。宋初。邦國與馬之政。分隸郡牧司。驂騮院太僕。但掌天子五輅馬車元豐官制行。卿火卿丞簿各一人。掌奉輅廐牧之政。令車輅院左右驂騮院天駟監鞍轡庫養象所苑坊車營務遠牧養上下監隸馬元祐置左右天廐坊。紹聖置孳生監。紹興復廐。仍入兵部。明洪武初。移駐滁州。及令都設於京師。而除山西陝西遼東設太僕苑馬監治馬。卿掌政令。以聽於兵部。火卿則分督京營馬承理京衛若畿甸及山東河南六部驛牧寄牧馬三年而更。凡牧人視其丁產以授馬。蠲賦而更之馬。

鴻臚

按周官有行人掌大賓客之禮象平掌蠻夷閭路之司使各官有典客掌諸侯及歸義蠻夷即是官也漢名鴻臚卿一人丞一人屬官有行人譯官別火三令丞及郎郎長丞卿丞掌贊郊廟行禮諸侯及歸義蠻夷掌勞勞禮儀上郡國計澤可以命諸司凡事之重者遣大鴻臚而輕賤者遣大行人也景帝更名大行令武帝更名大鴻臚秦有典屬國成帝併為大鴻臚王莽更名典樂梁曰鴻臚卿位視尚書左丞後魏曰大鴻臚北齊曰鴻臚寺隋開皇三年廢鴻臚寺入太常置領典客司儀崇元三署有卿有丞唐龍朔改為司文宅改為司賓領典客司儀二署宋初置則寺事一人以朝官以上充元豐署卿少卿丞主簿各一人南渡主入禮部明初曰侍儀司曰殿庭儀禮司累改始定為鴻臚寺卿一人少卿二人主簿一屬署二曰司賓曰司儀卿掌朝會賓客吉凶禮儀之事少卿寺丞為之丞主簿典出納文移司賓司儀二署各贊八人主贊禮序班五十餘主侍班序班而引禮糾儀焉

常安民

鴻臚丞常安民貽呂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有大憂則衆必駭笑惟識微見機之知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天下之勢大為可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挽發四海之英才使皆萃於朝以勝小心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卧也今用賢如倚狐揀拔士如轉巨石雖有奇特瓊卓之士不得一行其志甚可嘆也猛虎負嵎莫之敢撓而卒為人所殺者人衆而虎寡也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則人勝以一人而制十虎則虎勝奈何以數十人而制千虎乎今恣念已極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為大憂乎公著得書默然

尚書

周禮春官有典瑞地官有掌節泰有符璽令漢因秦置符節令丞秩四百石屬少府領符璽郎後漢有符節令兩梁冠伍次御史中丞別為一臺而符節令一人為臺率秩六百石為符節臺晉併蘭臺置符節御史齊置主璽令史於蘭臺以持書御史領之梁陳御史臺並置符節令史後魏御史臺領符節令符令領符璽郎中北齊有符節署檢與後魏同後周有主璽

下士掌國璽之藏。隋初有符璽局。置監二人。屬門下。煬帝改監為郎。唐因之。長慶二年。改為符寶郎。神龍改為符璽郎。宋元仍置符璽郎。屬門下殿中。明初。掌古符璽局。為尚寶司卿。必卿各一人。丞二人。思。添。奇祿無常員。卿職在禁庭。守寶璽。無符璽印章。而辦其所用。有事請於內。既事奉而藏之。少卿司丞為之貳。今裁。

恩按中行常祿等署。歷朝增減不一。爵位職掌各異。提之地近微坦。職居華要。為

天子耳目手足之官。各宜殫心盡瘁。以副一人斯舉。

有唐全錄

卷二

九

曠郊之議。若虛摩俸祿。優游養安。或流連詩酒。或注意聲勢。雖曰清高。自許其如靖供何也。自古及今。居是位者。代不乏人。乃以功著。以名傳者。寥。寥。所。可。慨。歎。

百餘金鑑卷之三

通政考畧

按通政非即唐虞納言之職。以出納帝命者。周官司寇。以嘉石平罷民。以肺石達窮民。內史掌敘事之法。受納訪以詔王。所治定其職也。秦漢以來。統於三省。蓋門下省。侍中黃門侍郎。掌出納帝命。中書省。中書令。中書侍郎。掌制詔。宣傳文章。獻納尚書省令丞。掌通章奏。雖三者之設。總總領綱紀。無所不統。而宣上達下。亦分任其喉舌之任矣。唐置樞密使院。以正諫大夫補闕一人充知樞密使。天寶九年。改為獻納使。以御史中丞侍御史為之。宋雍熙元年。改樞密為樞密使。景德四年。改為樞密院。即今通政之任也。明初置通政司。正三品。設通政使。左右通政。左右叅議。建文中。改司為寺。通政使為通政卿。叅議為少卿。寺丞。增置左右樞密。左右拾遺。各一人。掌出納帝命。通達下情。開防諸司出入。移狀奏報。四方臣民實封及軍情聲息災異。皆實署奏覆而上下焉。

大理考畧

按唐虞皋陶為士。秦為廷尉。漢景帝改右大理。宣帝復置廷尉。平。合尉。正尉。監尉。平。為廷尉三官。魏增置

律博士晉因之增置丞主簿明法掾歷宋齊皆為廷尉。梁為秋卿。復置廷尉三官。北齊曰大理寺。蓋卿少卿各一人。後周有刑部中大夫掌五刑之法。附萬人之罪。為大司寇。亦其任也。唐罷刑改為詳刑寺。卿掌邦國折獄詳刑之事。少卿正丞為之貳。宋置刑寺。掌一人。兼少卿事一人。以朝官以上充。詳斷官八人。以京官充。元承宋制。

明仍古大理名寺。卿一少卿二丞三共為司務二分。左右寺二寺正寺副詳事卿掌折獄凡官刑獄之政。今少卿丞為之貳。贊。

天子詳刑與刑部都察院並列為三法司焉。

張釋之

張釋之為廷尉。謂文帝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足矣。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是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者為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上曰。廷尉言是也。

于定國

宣帝時于定國為廷尉。決獄平法。務在哀矜。案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

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按定國之史于公為獄吏。東海有孝婦。寡居不嫁。養其姑。姑以年老妨婦嫁。自縊死。姑女告婦迫死其母。婦不能辨。誣伏于公。爭之不得。孝婦死。東海旱三年。後太守朱公告其故。祭孝婦。遂雨。于公治獄有陰德。同閭壞治之。今高亢能容。駟馬曰。吾後世多有與者。至是定國果為廷尉。

路溫舒

廷尉史路溫舒上疏曰。臣聞春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為。今治獄上下相嚴。以刻為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俗語曰。盡地為獄。議不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惡痛之詞也。惟陛下省深。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上善其言。詔置廷尉平四人。

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尉。欲行自正。若開嗣後。不若剛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尉。以理其末。改衰聽息。則廷平將招權而為亂首矣。

李善

唐高祖以素五為侍御史有犯法不至死者唐主特命殺之李素五諫曰三尺法王若所與天下共也法一動人無所措手足陛下南創鴻業奈何案法臣不敢奉詔唐主從之命所司殺七品清要官按雍州司兵唐主曰此官要而不滑又擬秘書郎唐主曰此官清而不要乃相受侍御史

戴胃

唐太宗以戴胃忠肅公直由兵部郎中擢為大理少卿上以選人多許胃資廢勅令自首不肯者死未幾

有詐胃事覺者上欲殺之胃奏擬法應死上怒曰卿

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勅著出於一時之喜怒

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念選人之多

詐故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心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胃前獲犯類執法言如湧泉上皆從之天下無冤獄

胡演

胡演為大理少卿有右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受人僇納事覺上情其有功不之罪但於殿廷賜絹數十疋胡演曰順德枉法受財罪不可赦奈何復賜之絹上

曰彼有人性得獨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規一禽獸耳殺之何益後順德折節為政不逾規問達為循吏

伏仁能

將軍檀善才中郎行范懷義誤攻昭陵斬常陸召上命殺之大理丞段仁傑奏陳不當死上曰我不殺則為不孝仁傑固執不已上得令出仁傑曰犯顏直諫自古以為難臣以為過難則難過死矣則易夫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於人也人何所惜其手足且張釋之有言設有長夜一杯土陛下何以處之今以一栢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為何如矣臣不敢奉詔恐陷陛下於不道蓋見釋之於地下也上怒解遂貸之

徐有功

唐武后時法官競為深酷惟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過求保免死過徐杜必出物有功為蒲州司法以寬為治不施嚴科累遷司刑丞酷吏所誣構者皆為直之前後所活數十百家

宗城滿好禮設客門曰徐公於今誰與為比主人曰四海至廣人物至多或臣跡猶先僕不敢誣若所聞見則一人而已當於亡人中求之客曰何如

張釋之。主人曰。釋之所行者甚易。徐公居行者甚難。易之間。優劣見矣。張公逢漢文之時。天下無事。守法而已。豈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爲維新之運。人主有疑於上。酷吏恣害於下。而徐公守死善道。幾陷囹圄。數掛網羅。豈不難哉。客曰。使爲司刑卿。乃得展其才矣。主人曰。吾子得見徐公。用法平允。謂可置司刑。漢觀其人。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豈直司刑而已哉。

李日知

司刑丞李日知亦尚平恕。安卿索元禮教教一詔日知以爲不可。往復數次。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其

卷三

六

因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其因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到上。日知果直。

朱敬則

補闕朱敬則上疏曰。李斯相秦。用刻薄吏詐。以屠諸侯。不知易之以寬和。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漢高祖定天下。陰賈收孫通說之以禮義。傳世十二。此知變之善也。伏願覽秦漢得失。垂羅獄之源。播明憲之跡。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

徐瑤

唐明皇時。徐嶠爲大理火卿。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人。獄院由未殺氣太盛。鳥雀不棲。今有萬案其樹於。是百官以戮致刑措。表賀。上歸功宰輔。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客。龜國公。

范曄。陽曰。明皇一日殺三子。而宰相以刑措受賞。說彼得志。天理咸失。能無亂乎。三子者。太子瑛。鄂王瑒。光王琚也。錄此以爲炯戒。

愚按。天地以生物爲心。帝王以好生爲德。故三事克脩。六府允治。爲斯民謀生養者。靡不周摯。至刑者。聖王不得已而用之者也。故事虞之時。辟以止

卷三

七

辟。成康之世。刑期無刑。或下車而泣。或解網而視。行刑之日。戒膳撤饌。訊斷死刑。爲之流涕。誠以哀矜。惻隱。重人命也。後世刻覈之流。羅織有絕。炭甕有法。視人命爲草菅。以法律爲詩書。甚至羅鉗。網以相高。乳虎蒼鷹。以相競。恣睢未久。禍敗隨之。抑知治獄陰德。可以高大其門。全活萬人。得以貴顯其爵。其感應有不其者乎。治獄君子。宜三復於斯篇。

百僚各隨奉之曰

尚書總考

尚書行於秦以祿遣史殿中王發書故謂之尚書漢
約尚書雖有曹名不以為獨及聖帝以侍中梁鵠為
選部尚書始以曹號為名謂尚書臺亦謂中臺宋設
在東門內曰尚書寺亦曰尚書省或謂之內臺北
齊尚書省謂之都省亦謂北省唐龍朔改為中臺先
宗改為文昌臺垂拱改為都臺長安復改為中臺神
龍復為尚書省都臺居中左右分司都臺之東有吏
部戶部禮部三行每行四司左司統之都臺之西有
兵部刑部工部三行每行四司右司統之宋置尚書
省元亦奉古制有尚書省是省為尚書之總而部為
尚書之分自有尚書以來為然特任有輕重惟有隆
替耳此外有錄尚書與尚書今左右僕射則古宰相
之職而特借尚書之名號也其左右丞為古宰相輔
而參知政事者也其郎中郎事掌郎唐宰相相屬也
明興覽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體其意於三代兩漢
之上鑒秦始建丞相尊恣之禍罷中書祿以五府六
部都察院通政司理大理寺分理廢政而統于一事
故太尉樞密院置五府設六官置六卿列六部於九

卿是六部之名定於隋唐而六部之職實重於明也

故尚書之名秦已有之而今尚書之職法用之六卿
也侍郎之名漢已有之而今侍郎之任則自隋唐而
非徒擬其名也郎中之名漢亦有之而今郎中之任
則自唐始而非徒使備員無取職事也員外之名古亦
有之而今員外之官則自隋置而與丞務同職也主
事之職漢亦有之而今主事之官則自唐置而非並
用流外也

左雄

尚書今左雄上疏曰昔宣帝以為吏數變易則下不
安恭久於其職則民服教化今典城百里轉動無常
各懷一切真慮長久臣愚以為守相長吏忠和而有
顯效者可就增秩勿復徙焉

李固

李固告其君曰陛下之有尚書攝天之祚北斗也北
斗為天喉舌尚書為陛下喉舌北斗斟酌元氣運乎
四時尚書出納王命教政四海推尊勢重立之所藉
正慎擇其人以此聖政

荀勗

魏中書監荀勗曰省吏不知有官省官不知有官省

事不如清心者何。自漢載其清淨民以寧。一所謂清心也。抑浮說。簡文案。累苛細察。小過。妄常以微利者。必誅。所謂省事也。以九寺併尚書。以副臺付三府。所謂省官也。

陳寵

章帝時。陳寵為尚書。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貴不惜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惜勿濫。往者。斷獄最明。所以威懲姦惡。蓋恩既平。必宜濟之以寬。夫為政猶張瑟。大絃急者。小絃絕。陛下宜隆先王之道。當務煩苛之法。全廣至德。以奉天心。

陳矯

魏以陳矯為尚書令。魏主常卒至尚書門。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曰。欲乘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職。請就無過。數然而過。數蒙問。矯曰。司馬公忠。即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也。杜絕未知之也。

陳忠

章帝時。陳忠為尚書。上疏曰。臣聞人易廣山。難之大。納切直之。陳忠臣盡忠。竭之。不。畏。過。早之。害。今明詔引咎。克躬。詔。群。必。秋。風。獨。應。爭。為。切。直。宜。優。游。

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

韋彪

漢韋彪上疏曰。天下樞要在於尚書。而問者多從耶。官。超。陞。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察。察。小。慧。賴。無。大。能。宜。鑒。告。大。授。給。之。對。深。思。繹。候。卜。訖。之。功。

吏部

吏部雖昉於漢。光武改常侍省為吏部。曹。五。選。舉。共。實。昉。於。亮。命。義。和。司。天。舜。為。尊。稷。為。天。官。殷。家。宰。周。為。太。宰。太。宰。於。殷。為。太。太。於。周。為。太。卿。也。漢。末。改。為。選。部。魏。復。為。吏。部。晉。宋。為。吏。部。尚。書。資。位。特。重。梁。陳。亦。然。後。魏。北。齊。吏。部。考。功。主。爵。三。曹。隋。吏。部。魏。吏。部。主。爵。司。熟。考。功。四。曹。唐。龍。朔。間。改。吏。部。尚。書。為。司。列。太。常。伯。光。宅。初。改。為。天。官。天。寶。間。改。為。又。部。掌。文。官。進。舉。樞。判。吏。部。司。封。司。熟。考。四。曹。事。隋。置。侍。郎。武。官。考。之。事。六。品。以下。銓。補。多。以。歸。之。宋。興。選。之。職。自。分。為。二。文。選。二。曰。審。官。東。院。曰。流。內。銓。武。選。二。曰。審。官。丙。院。曰。三。班。院。元。豐。定。制。以。審。官。東。院。為。尚。書。左。選。審。官。西。院。為。尚。書。右。選。流。內。銓。為。侍。郎。左。選。三。班。院。為。侍。郎。右。選。掌。文。武。官。選。放。敘。封。考。課。之。政。令。今。主。吏。部。尚。書。一。人。主。天。下。官。入。選。授。敘。封。考。課。之。政。令。今。主。

第二人為之。歲其屬清史司。四文選。驗封。稽勲。考功。各置郎中一人。員外一人。主事二人。綜其事。司務二人。有署校同受發文移。為首領。官文選掌天下文。史錄。選作缺。改調保舉。推陞之事。驗封掌封爵。襲廢。襲贈及史等之事。稽勲掌勳。敘名。請獎制之事。考功掌官吏考課。陞之事。四司各率其屬。奉其職。贊尚書之政令。事部尚書。首六卿。擬天官家宰。郎諸部僉。重過。此諸曹連矣。

虞說

魏王族虞浮華之士。詔吏部尚書虞詡曰。選舉勿取有名。譬如虛地作餅。不可咬也。詡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濟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餅猶當疾也。但當有以驗其後耳。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為進退。故真偽混雜。虛實相蒙耳。

辛世康

隋辛世康為吏部尚書十餘年。和靖謙恕。時稱廉平。常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涉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

馬文升

馬文升字負圖。弘治間。自兵部晉家宰。嘗曰。吾在兵

部。每夜心行天之邊。若一周在吏部。心行天之內。若一周行邊。若計武備。行內若計人才。

推此志也。則計部之留心國計。宗伯之留心典禮。以及比部之留心欽部。司空之留心河防。皆當夙夜寅清。虔供爾位。則政事何憂不舉。部陞何憂不臻哉。

徐勉

梁徐勉為吏部尚書。精力過人。雖文案填積。座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夜集客。有虞曇求唐事實。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曇道趣而去。

時人咸服其無私。

高季輔

季輔為吏部侍郎。太宗賜以金背鏡。以表其清鑒。

裴行儉

唐裴行儉為吏部侍郎。典選有知人之鑒。見王嗣蘇味通謂人曰。此子亦當掌銓衡之位。後果然。

按裴行儉馬載為吏部侍郎。同時典選十餘年。其有能名。時人稱為裴馬。又睿宗時。盧從愿為吏部侍郎。中宗之後。選用頗失紀綱。從愿精心調經。大稱平允。李朝隱同時典選。時人稱曰。前有裴馬。後

有盧

山

晉山游為吏部尚書。典選十餘年。甄拔人物。各為題目。而奏之。時稱為山公。嘗為稽紹為秘書丞。欲解不就。山公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況於人乎。紹乃應命。

按山游同時有王戎為司徒。與時浮沉。無所匡救。委事僚采。經出遊畋。性復貪吝。園田遍天下。每自執牙籌。晝夜會計。常若不足。家有好事。責之。恐人浮獲。其核。凡所貴族。專事虛名。○畢卓為吏部郎。比舍郎顧熱卓因醉。夜至甕間。盜飲之。為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樂廣聞而笑之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此又視山公為不及矣。

牛弘

隋牛弘字里仁。為吏部尚書。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侍郎高孝基。器尚机悟。清慎絕倫。然奏復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其疑之。弘獨推心委任。得人獨多。隋室舊臣。始與信任。悔吝不及者。弘一人而已。史臣曰。牛弘篤好墳籍。學優而仕。有漢雅之風。懷

博達之度。採百王之損益。成一代之典章。漢之叔孫不能尚也。綱條省闕三十餘年。典隆不渝。始終無間。雖開物成務。非其所長。然登之不清。泥之不可。謂大雅君子矣。

戶部總考

按戶部雖同周禮地官之任。實本於古度支。故為度支尚書。為大司徒。為民部。唐永徽初。以廟諱改民部為戶部。龍朔初。為司元太常伯。咸亨初。復改為地官。神龍復改地官為戶部。尚書一人。侍郎二人。掌天下戶口井田之政。令凡徭役賦貢之方。輕重關給之策。藏貨藏儲之準。悉以咨之。其屬有四。一曰戶部

二曰度支。三曰金部。四曰倉部。米判戶部。兩制以上。凡戶口田產錢穀食貨之政。令皆歸於三司。本曹但受天下之土貢元會陳於庭而已。漢罷三司之名。復歸戶部。

明興立戶部尚書一人。為地官。主天下人民戶口田賦征役經費之政。司經筵法道。儲金穀出納之制。以贊於天子。侍郎二人。為之貳。復有一人出總倉場。若或尚書或侍郎。司務二人。照磨一人。檢校一人。典庫勘計。實為首領。官其為清吏司。曰民部。主天下者

府州縣之圖志以周知其地理古今沿革山川險易
土田肥瘠寬狹戶口物產多寡登耗之數曰度志主
會計天下存留起運若廩初俸給之經費曰全部主
天下點鹽稅課若賦罰之折收曰倉部主兩稅起運
倉廩之委積已上念地官務繁更定為十三清吏司
其後添設繁簡視所司劇易無直隸府州之貢賦贊
尚書邦政焉

蘇綽

魏蘇綽為度支尚書性忠儉常以喪亂未平為已任
薦賢伏能紀綱廢政嘗謂為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
訓人如嚴師及卒宇文泰曰蘇尚書平生蕪護吾歡
全其素志則恐怨之徒有所未達如厚加贈謚又
乘宿昔相知之心何為而可令史麻瑤進曰儉約所
以彰其美也

長孫平

隋長孫平為度支尚書奏令民間每秋冬出粟麥食
富為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
隋主從之此後世義倉之始也

牛仙客

仙客前在河西能節用度勤職養倉庫充實器械精

利上聞而嘉之欲加尚書張九齡曰不可尚書言之
納言唐興以來惟舊相及敍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為
之仙客本河湟使典今驟居清要恐羞朝廷乃封為
隨州公後為工部尚書

夏原吉

明夏原吉為戶部尚書有吏捧請徵文書押之因風
為墨所汚吏驚懼即袒肉以俟公曰汝何與墨叱起
乃自袖其所汚吏猶惧莫測明日朝畢至便殿請罪
曰臣昨不謹因風起筆汚精微之書懷中出之上命
易之既罷朝吏猶莫測尋出其所易吏大感免冠謝

按公

按公有德量冬出使館最發命館人烘襪誤燒一
隻館人懼不敢告索襪甚急左右請罪笑曰何不
早白故餘襪易之弗及并存者棄之而行館人感
德曰他則無故加撻若吳平生燒一過也公之盛
德類如安

禮部總考

按禮部防於唐虞之秩宗周之春官大宗伯也漢成
帝時為客曹魏尚書有祠部曹晉祠部尚書常與右
僕射通職若右僕射缺則以祠部尚書知右事宋祠
部尚書領祠部儀曹二曹至後魏始稱儀曹尚書此

齊亦為祠部尚書。統祠部。主祭虞書也。周起部五置。又有儀曹。至吉山禮制。屬殿中尚書。後周依周官置春官大司馬。卿一人。更為禮部尚書。唐因之。龍朔初。改為司禮太常伯。光宅初。改為春官尚書。無幾復故。尚書一人。侍郎亦一人。周官小宗伯中大夫也。隋置唐因之。龍朔初。改司禮太常伯。掌天下禮儀。祠祭饗賓舉之政令。共屬有四。一曰禮部。二曰祠部。三曰膳部。四曰主春。明興。立禮部尚書一人。兼春官。掌天下禮儀。祭祀。封建朝賀。宴饗賓舉之政令。叙辨階級。以贊於天子。侍郎二人。為之貳。屬清吏司四。曰儀制

兵部總考

按兵部周爰官大司馬之職也。古者兵車一車四馬。故以馬名官。司馬掌以九伐之法。正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領校人牧司職方司兵之屬。魏始置五兵尚書。謂中兵外兵騎兵別兵都兵。晉太始中省。太康中又置七兵尚書。以中兵外兵分為左右。宋太明中

又省。齊明復五兵尚書。歷代無改。魏又置七兵尚書。後周置大司馬。卿至隋改為兵部尚書。增置侍郎二人。蓋因後周兵部尚書之名。無前代五兵之職也。唐因之。龍朔初。改兵部尚書為司戎太常伯。侍郎為常伯。光宅初。為爰官。天寶改為武官。掌五官選舉。總判兵部職方。駕部庫部事。宋元以後代有變更。明興。立兵部。總爰官。尚書一人。掌天下武衛官軍。選授簡練。若缺。成厥牧郵傳之政令。經戎馬之政。以贊天子。侍郎二人。為之貳。司務二人。省署。秋同受發文移。屬清吏司四。曰武選。掌武官選陞襲磨功賞之事。曰車駕

刑部總考

按周禮秋官大司寇掌邦之三典。以佐刑邦國。即今刑部尚書之任也。漢成帝初。置三公。主斷獄。後漢以二千石。主中都水大盜賊詞訟罪法。亦謂之賊曹。重於諸曹。晉初依漢置三公。尚書掌刑。魏太康中省三公。尚書以吏部尚書兼領刑獄。宋三公。比部皆主法。又置都官尚書。主軍刑獄。領都官水部庫部功論四曹。後周依周官置大司寇。卿掌刑邦國。隋初復

唐初尚書開皇三年改刑部又置刑部侍郎唐因之龍朔初改尚書為司刑太常伯侍郎為少常伯先宅初改刑部為秋官天寶改為憲部宋判部事以御史知樞密而尚書侍郎中正為階官矣元豐更制始專其官明興立刑部尚書一人準古秋官掌天下刑名徒隸勾覆開禁之政令欽部明慎以贊天子侍郎二人為之丞司務照鑒檢校一為首領官屬如尹部置十三清史司凡案墨黜官吏軍民麗於法者詰其詞察其情偽傳律例而比其罪之輕重律凡六百有六條例成三百七十有六條其所不及者比而讞之

工部總考

按周禮大司空即今工部尚書之位共屬有政工掌百工之事故曰工部漢魏領於民曹自晉迄陳有所營作推置起部尚書役拔則省後周依周官置大司空卿其屬有工部中大夫隋開皇初始置工部尚書統工部屯田二曹蓋因後周工部之名無前代起部之職也唐初因之龍朔改為司平太常伯先宅改為大司空侍郎時於周冬官小司空中大夫大司空伯尋沒故唐工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百工屯田

山澤之政令共屬有四一曰工部二曰屯田三曰虞部四曰水部尚書侍郎總其職務而奉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出於所屬或贊正焉宋判工部者以兩制充上水一後悉隸三部本部無所事元豐始制尚書一侍郎一掌天下城池空室舟車器械符印錢寶及百工山澤屯田之政明興立工部尚書一人準古冬官掌天下工役襄田山川蕪澤河渠之政令經制規畫以贊天子侍郎二人為之丞司務二人為首領官其屬清史司四曰營膳掌經營興造之事曰虞衡掌山澤採捕屬禁陶冶之事曰都水掌川澤陂池泉流洪淺道路橋梁舟車織造券貨衡量之事曰屯田掌屯田農墾惠恤分薪炭夫役之事

陳群

親主修春陽官司空陳群諫曰昔為承唐虞之盛猶早官室而惠文履况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邊境有事乎漢明帝欲起德陽前殿雖難意諫而止後漢作又謂群臣曰魏雖尚書在不濟成災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益為百姓耳

富弼

宋富弼為司空侍中平章事初自汝州入覲帝逆蔡

所以治道。劉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窺測則
奸人浮傳會。當如天之鑒。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
賞隨之。則功罪皆得其實矣。

第五倫

第五倫為司空。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性質殘少
文采。任位以貞白稱。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
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
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
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寐。若是者豈可謂無
私乎。

徐羨之

宋徐羨之為司空。錄尚書事。初起自布衣。無學術。直
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廟朝。朝野推服。咸謂有等臣之
望。沉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嘗與傅亮謝晦宴聚。晦
才學無恃。羨之風度諱整。時然。後言鄭鮮之嘆曰。
觀徐傳言。論下復以學問為長。

親崔亮為吏部尚書。立停年格。不問士之賢愚。等
以停解。日月為斷。沉滯者稱其能。洛陽令薛叔上
書曰。察元之命。繫於天吏。若選曹惟取年勞。不簡
賢否。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敬人而用。何謂銓衡。

奏不報。親之選舉夫人自先始也。

百餘金鑑卷之五

給諫總考

按六科在秦為黃門侍郎給事黃門又秦諫大夫郎中令之屬又置散騎中常侍漢因之後漢曰給事黃門郎增諫大夫曰諫議大夫官名雖殊而皆侍從備相直規諫納糾正缺遺也黃門侍郎每日暮對青瑣門拜亦謂之夕郎唐增左右補諫拾遺宋增同諫正言皆今給事中之位也給事中唐龍朔二年改為東臺舍人聖武改為鸞臺諫大夫漢屬光祿勳北齊屬集書省宋知諫院

有司也

宋

明初以給事本古門下省掌封駁之言乃特置六科列署於掖門內已乃遷揀門之兩翼洪武勅名起居注已舊周制名元士置八十一人又稱源士謂政事本源也後定用部名分六科科名都給事中左右給事今因之後改為六科掌印給事中滿漢各二人裁都給事左右給事之名

按科員為天子親吏掌侍從規諫補缺拾遺分察六部百司之事而糾其弊諫凡制勅宣行大事覆奏小事看而頌之有失封還執奏凡百司軍民所上章下議而署之糾正其違誤主德缺達朝政

得失百官賢佞小許專達大許聯署奏聞凡日朝六科輪一人上殿左右執筆記旨凡大事庭議大臣廷推大猷廷議六掌科皆與凡諸司題奏日附科籍五日一銷注奏稿後朝奏門籍六科流掌內傳旨下覆奏得旨而後行定祇進七品而地親切專科駁防專忠之漸也

賈山

漢文帝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賈山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為喻名曰至言其辭曰臣聞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萬鈞之所壓無不廢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擊重非特萬鈞也使不開導以求諫和顏

百僚

宋

色而受言則人主不得聞其過而社稷危矣又云今陛下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勞天下天下莫不悅喜臣聞山東吏布詔令雖老羸癯瘵扶杖而往觀之頭火須臾死思見德化之成今功業方就四海嚮風乃從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切悼之夫士修之於家而獻之於天子之庭臣切慙之上嘉納焉

東方朔

東方朔平原人諫武帝曰夫南山天下之阻陸海之
地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今規以為苑上之園
用下奪農桑其不可一也壞人塚墓發人室廬其不
可二也騎馳車騶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
危無後之與其不可三也

司馬相如

相如字次卿蜀人諫武帝曰輕萬乘之重以為安樂
出萬有一危之途以為娛臣切為陛下不取蓋明者
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亂國多藏於隱微
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

衣

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王吉

漢王吉諫宣帝曰陛下躬聖體聽萬方得與太平致
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達然未
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
會明簿書斷微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願陛
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
王制馭一世之民濟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
康壽何以不若高宗哉上以其言為迂闊

貢禹

漢元帝聞貢禹明經潔行拜為諫大夫虛已引以政
事禹言古者人君節儉什一而稅亡他賦後故家給
人足天生聖人蓋為萬民臣愚以為宜倣古以自節焉

薛廣德

漢元帝時祭宗廟出使門欲即接船廣德當乘輿車
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
臣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悅光
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
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
乃就橋

劉更生

元帝時石顯用事劉更生上疏曰臣聞舜命九官濟
濟相讓和之至也桀臣如於朝則為物不和於野故蕭
韶九成而鳳凰來儀至則為厲之除朝廷不和轉相
悲怨則日月薄蝕水泉沸騰山谷易處霜降失節時
此觀之和氣戢祥乖氣致災祥多者其國安災多者
其國危天地之靈無古今之通義也正臣進者治之
表正臣陷者亂之機也夫執狐疑之心者未諫邪也
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說邪道則榮賢退群
枉盛則正士消今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

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今以陛下明智。誠深思天下之心。杜開辟枉之門。廣開賢之語。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興消滅。而農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

匡衡

匡衡為給事中。因日食地震之變。上疏曰。朝廷若天下之積弊也。公卿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奸人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忠。則衆相愛。共四者。明王之所以不蔽而成化也。治天下者。審所尚而已。教化之源。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歌謠。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耶國未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倣效之。共教化之源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陛下宜省靡麗。考制度。述中正。遠巧佞。以崇至仁。臣夫俗。然後大化可成。禮樂可興也。

朱雲

故槐里令。朱雲見漢成帝曰。臣願賜上方斬馬劍。新依臣一人頭上。問為誰。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罪死不赦。御史持雲下。雲攀殿檻。折。雲呼曰。臣得從能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

何如耳。左將軍辛慶忌。光祿叩頭。殿下曰。吳臣素著。臣直使其言。直不可誅。其言非。因當答之上。意解。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解之。以程直臣。張衡帝師也。阿附王鳳。故雲云然。洵乎其直也哉。

張蘊古

唐張蘊古。獻大寶箴。其畧曰。聖人受命。拯溺亨危。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杜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披衣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轡而弛其馭。又曰。勿汙。而附勿察。而明。雖冕旒開日。而視于未彫。雖莊纘塞耳。而聽於無聲。太祖嘉之。賜以東第。陳大理丞。唐制。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即諫。與貞觀致治之本也。

孫伏伽

唐太宗好騎射。孫伏伽諫曰。天子居則九重。行則警蹕。非欲苟自尊嚴。乃為社稷生民之計也。走馬射的。非今日天子事。上悅。以伏伽為諫議大夫。

張元素

唐太宗發卒營洛陽宮。以修廬幸。張元素為給事中。

諫曰。洛陽未有起視之期。而預修宮室。非今日之急務。陛下初平洛陽。隋氏宮室之弘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廢之人。斃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謂元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禁封。對曰。若禁役不息。亦同歸於亂耳。上顧謂旁元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元素所言。誠有理。今即為之罷役。後日或有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元素絹二百疋。親微聞之。嘆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

親微

親微上疏曰。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營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能滿盈則思抑損。遇違樂則思禱禱。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墮蔽則思延納。疾謗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惜。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愷。嘉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固可以無危而治。又何須勞神苦體。以代百司之任哉。

親微又以太宗志業比貞觀初。漸不克終者十條。上疏曰。陛下在貞觀初。清靜無為。化被外方。今萬里遠

使市索駿馬。并訪珍怪。其不克終一漸也。勅獲民之勞。向民如子。不枉當為。頃既奉肆。思用人力。乃曰。百姓無事。則為驕。勞役則易使。其不克終二漸也。初。臣已以利民。比來能欺以勞人。雖要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諸心。其不克終三漸也。初。親君子斥小人。比來與君恭而遠之。小人狎而近之。此不克終四漸也。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而今難得之貨。陳然並進。玩好之作。無時而息。此不克終五漸也。初。求士如渴。賢者所聚。自信而任之。比年由心好惡。以聚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其不克終六漸也。初。高

深拱

深拱。無曰。獵軍人之好。今志不克固。辰出夕還。馳聘為樂。此不克終七漸也。初。遇下有禮。群情上達。今外官奏事。顏色不悅。問計其細過。雖有忠款。而不得伸。此不克終八漸也。初。政一治道。常若不足。今長微緩。無事與兵。同罪遠罰。此不克終九漸也。初。頻年荒旱。畿內戶口。無一戶夫。今疲於徭役。閭中勞弊。怨讎此不克終十漸也。夫禍福無門。惟人所召。今早荒之災。遠被郡國。玉醜之孽。起於數下。此上天示戒。乃陛下恐懼憂勤之日也。千載休明。時難再得。明主可為。而不為。臣所以鬱結長者也。上乃以所上疏。列為

升帳。歷朝夕見之。無緣付吏館。便為世知。君臣之義。諸遂良。

諸遂良為諫議大夫。太宗問曰。卿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為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耶對曰。臣職當執筆。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曰。惜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上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以為元惡。二進善人共成治道。三斥遠群小。不受諫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歎史氏不能書吾惡也。

谷那律

唐高宗嘗出。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雨未若為則不漏。對曰。以瓦為之。必不漏。上悅。為之罷獵。時有引鴛鴦文襍盜左藏物。上命誅之。諫議大夫蕭鈞諫曰。文操情實難察。然法不至死。上乃免之。顏師古曰。此真諫議也。

李善感

監察御史李善感。諫高宗曰。數年以來。穀粟不飽。餓殍相望。四方交侵。兵革歲驚。陛下宜恭默思過。以諫災譴。乃更廣宮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上雖不納。亦優容之。自諸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為諱。

無敢逆意。貞觀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鳴鳳朝陽。

陸贄

陸贄。謂唐德宗曰。諫者多矣。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此。皆為盛德。又曰。若謂諫諍為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以諫諍為取容。則既躬之臣。不應受罰。於聖典。

陽城

陽城。夏縣人。以學行著聞。隱居柳谷之北。李德裕為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懷憂。陽城曰。城必諫諍。死職下。及至。諸諫官紛言事細碎。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與二弟及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醢。皆以為虛得名耳。及陸贄等坐貶。中外懷恐。無敢救者。城聞而起曰。不可。今天子信用奸臣。無罪人。即會拾遺王仲舒等。守延英門上。臨論延齡奸佞。贊等無罪。上大怒。欲加城重罪。太子為之營救。乃免。

李德裕

唐李德裕。敏丹六歲。一曰宵衣以諷視朝。稱晚。二曰正服以溫服。都事吳三曰。罷職以諷微求。玩好四

曰納諫以諷悔棄諫言五曰辨邪以諷信任群小六曰防微以諷輕出遊幸

田錫

宋田錫為左拾遺上疏言軍國要職者一朝廷大體者四以議平漢之抄駕取武官為要職而大體之一乞修德以來遠宜罷交州之師其二言今謀官不開廷爭給事中不開封駁左右史不聞升陞軒記言勅御史不敢彈奏中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有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有職官而無圖書顧陛下擇人各司其局其三言開面荒廣御地而尚書令無本

有懷金龜

卷五

十一

廳郎署無本局凡寺三蓋寓天街之南廊貢院說武成王廟是豈太平之制度耶臣願陛下別修省寺用列職官其四言按獄官枷紐鉗鎖皆有定式未聞以鉄為枷也昔唐太宗親明堂圖見五職皆覓於皆選或徒刑況際平之時將措刑不用於法所無去之可也既入賜錢五十萬

按田錫為知州時即上疏曰論事中不得其人左右拾遺不舉其職致陛下有朝夕改舍近謀遠之事又言時又升平天下流一故陛下以功業自多然四方雖平而刑罰未盡措水旱未甚調陛下

謂之太平誰敢不謂之太平陛下謂之至理誰敢不謂之至理皆切要之語也

謝泌

宋太宗修正殿始施絳繪右正言謝泌因對陳其事即日命代以諸至賜泌金紫拜左司諫泌入謝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以竭誠如唐末孟昭畧者朝上諫疏暮不知所在此安得不亂帝動容久之

范仲淹

宋仁宗開天章閣召輔臣入對給以筆札俾條陳所歡為若恭知政事范仲淹退而上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賢官均公四序養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節費用之同時富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又安遠十三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南弊款新易監司之不才者於是小人始不悅矣

范鎮

知諫院范鎮上疏曰置諫官者為宗廟社稷也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者利之人臣不為也方陛下不豫海內至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為念是為宗社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合共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養宗子於宮中天下之大

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之事。以保億兆人心。前
後章凡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願髮皆白。

司馬光

司馬光知諫院。以三劄子上殿。其一論君德。曰臣切
惟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非輕煦姑息之
謂之也。與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民。此人君之仁
也。明非功苛伺察之謂也。知道誼。識安危。別忠賢。辨
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非強亢暴虐之謂也。惟道所
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三
者無偏。則國治強。國一則衰。國二則危。三者無一焉。
不備金鑑

十三

則亡。其二論卿臣。曰。致治之道無他。在三而已。曰任
官。曰信賞。曰必罰。國家卿群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
擢資。金而授任。苟日月積久。而不問其人之賢惡。而
置高位。資望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陛
下誠能。傳選在位之士。使有法行。若輩教化有文學
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為守貳。有勇畧者。為將帥。有功
則增秩。加賞。而勿使其官。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
寬貸。如是而朝廷不尊。萬事不治。百姓不安。四民不
服。臣請伏白殿之誅。其三論擇軍。言養兵之術。務精
不務多。又進五規。一曰保業。二曰惜時。三曰進謀。四

曰謹機。五曰務實。嘗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事。敏
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

韓琦

宋仁宗時。韓琦條陳所宜行者七事。曰。培植本。念慮
計。擢賢才。脩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邑。又陳救弊
八事。曰。是明詔。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廉吏。是不
才謹入官去冗食。

呂公著

呂公著知揚州。被召入朝。上十事。曰。畏天。愛民。脩身
講學。任賢。納諫。薄歛。省刑。去奢。無違。既居政府。與司
馬同心輔政。凡欲革而未定者。一一舉而行之。民歡
呼鼓舞稱便矣。

十五

陳禾

右正言陳禾上書。劾童貫。黃經臣。怙寵弄權之罪。劾
急竄之達方。論奏未幾。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
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曰。陛下不惜碎衣。
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內侍請帝易衣。帝却之曰。欲
以旌直臣。

呂誨

呂誨字獻可。以右諫議大夫致仕。上疏曰。臣本無宿

疾偶值醫都用術非方。殊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藥有標本。治療有先後。事情任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載。復成風庫。遂致行步。非抵牾。跋矣之苦。又將慮心腹之憂。蓋以躬。喻朝廷也。

李綱

宋高宗欲相李綱。辭曰。唐明皇欲相姚崇。以十事要說。今臣事十事。仰千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日議國。是。二日議吏。幸。三日議教。令。四日議禮。送。五日議僞命。六日議戰。七日議守。八日議教。本九日議又。任十日議修德。

胡安國

高宗時。胡安國為中書舍人。燕侍講。上時政論。二十五篇。以為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建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分土必先制國。制國以守。必先恤民。恤民必先立政。立政有德。必先敷實。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後衆令行。人心順。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後致其。賴人主志向何如。耳志尚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應所以明德也。具矣。立者。帝王之能事。畢矣。論入既險事中。

朱熹

晦庵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病。病在不履。言且以大木與急務言之。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紀綱。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大事無不正。已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憊心勞力。以求正大。六者。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于不可為矣。

真德秀

真西山為江東轉運副使。朝辭。奏五事。一曰。宗社之耻。不可忘。二曰。北隣之道。不可輕。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四曰。尊說之言。不可聽。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忘。及為禮部直學士。院又上疏。言收拾人心四事。大畧言刑政當與衆議。賞罰不可有私心。苞苴公行。宜及其物。而罪其人。治世氣。欲共其。然。而。下情也。

胡寅

宋起居郎胡寅。進七策。一曰。嚴和議。而修戰畧。二曰。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三曰。務實效以去虛文。四曰。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強。五曰。都荆襄。六曰。退秦。七曰。退秦。

之賢者封建任使。七曰存紀綱以立國體。

杜範

理宗以杜範入相。上五事。曰正治本。謂政事當常出中書。勿使旁路得窺成。曰肅宮闈。謂當禁內外之限。使宮府一體。曰擇人才。謂當因其所長而用之。又於其職。勿使守迂轉之常。曰惜名器。謂文臣貼職。武臣閣職。不當徇私市恩之地。曰節財用。謂當自人主一身自官俸始。自費進給。仍乞早定國本。以安人心。

許衡

元許衡陳時務五事。一曰立國規模。言國家當行漢法。齊一吾民。使富實興學。以成至治之效。二曰中書大要。明條祿以資仕者之養。立銓法以紓失職之怨。外設監司。以糾察污濫。三曰為君難。以默言防欺。任賢去邪。得民心順天道。六者為君。日以修德任賢愛民。三者為要。四曰農桑學校。五曰恤徵蒙古主嘉納之。

姚樞

元姚樞見太宗可以有為。乃為書數十言上之。首以二帝三王為學之本。為治之序。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業為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畏天愛民。好善近佞。次及時政之弊。為條三十。元主大奇其才。

章綸

明章綸。樂清人。正統時。條陳上太平十四事。一曰解攬。仇綱在聖德。英明。二曰裨熙聖學。在儒臣立統。三曰白議大政。在委任孤卿。四曰為政得人。在愛惜名爵。五曰肅正朝綱。在激勸懲誅。六曰廣開言路。在聽用忠良。七曰敬畏天戒。在下詔求言。八曰精簡選舉。在舉主得人。九曰嚴明考覈。在黜陟公當。十曰守備邊境。在選將練兵。十一曰征討不庭。在專任將帥。十二曰禁止罪祀。在恪守律例。十三曰官吏養廉。在汰汰冗職。十四曰作興人才。在教養有道。

李賢

李賢。鄆州人。上正本十策。曰勸聖學。願箴戒。嗜。絕玩好。慎舉措。崇鄭儉。畏天變。抑貴近。振士風。結民心。商輅。淳安人。宣帝時。入內閣。首疏八事。曰勸政納諫。

商輅

商輅。淳安人。宣帝時。入內閣。首疏八事。曰勸政納諫。

儲將材，飭邊俗，舉冗員，設社金，崇先聖之號，以配天，開入德之基，以造士。

彭時

彭時，安福人。天順時，上疏言德政之要七事：一，罷佛士，二，罷命令，四，請退朝之暇，迎接大臣，面議政事，無間羣民休戚，訪人材賢否，察治體風俗得失，四重官賞，節刑獄，五，聽受直言，六，戒勵百司，奮勵事功，七，清理三營草場，咸還豪勢莊田，最括龍之禁。

陳壽

陳壽，字體仁，新會人。為都給事中。嘉論時政得失，無隱，不喜諂媚人。曰：「吾父戒我勿作刑官，枉人若言官，枉人尤甚，吾不敢妄言。」

馬文襄曰：宋王素為諫官，言人材難得，無事之時，嘗為朝廷憂惜。性明道為御史，告君曰：「使臣搭道，捕過則可，若獲索，臣下短長以治，臣不能也。」體仁得之矣。

粘合重山

元太祖嘗置酒內庭，粘合重山侍，因諫曰：「天子以天下為憂，憂之未嘗不治，治之未嘗有能治者也。置酒為樂，此忘憂之術也。帝深嘉之。」

百僚金鑑卷之五

都憲總考

按秦御史大夫，位上卿。漢仍之，選郡守相高第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漢置兩丞，一曰御史丞，一曰中丞。及置司隸校尉以御史中丞督司隸司直督刺史刺史督二千石。至墨綬成帝綬和元年更名御史大夫為大司空，秩比丞相，復置長史丞職如故。哀帝後更復不常，蓋自漢以來御史大夫皆為三公。即今宰相之任，中丞為臺主，即今御史大夫之任，職甚重矣。明初設御史臺，改中丞為御史大夫，御史大夫設左右都御史，準漢中丞設左右副都御史，左右金都御史，其奉勅內地撫循外，地防鎮者，或以都御史往，或以尚書侍郎兼都御史往矣。都御史主天子耳目，風紀之司，率其屬肅紀守法，以贊天子。凡大臣奸邪，小人構黨作威福亂政者，劾凡百官，振聾聵，擯用若劾而朝覲考察，都御史入天官臺，司賢否，陟降之，斷大獄，重囚會鞫於外朝，或奉旨同刑部大理寺議平，職位雄峻甚矣。

張綱

漢張綱為侍御史。行郡縣表賢良。顯忠勸。他御史俱託道。綱獨煙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大將軍果。其等不法事。京師震悚。

桓典

漢桓典為侍御史。嘗乘驢馬。宦官畏之。京師語曰。行且止。避驢馬御史。

范滂

漢范滂按察冀州。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今守貪酷者。皆望風解印綬去。

薛聰

北魏薛聰為侍御史。彈劾不避強禦。魏主每欲進以名位。聰苦辭不受。魏主曰。卿天爵自高。非人爵所能榮也。

唐介

宋唐介為御史。劾文彥博。敗為英州別駕。李師中賊詩美之曰。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圖一身。堅似不。高名千載重如山。並遊英俊。頗何厚。未死奸諛骨已寒。夫為吾皇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由是聲動天下。上大夫稱其御史必曰。唐子方。

趙抃

宋趙抃字國遼。為殿中御史。彈劾不避權幸。聲稱凜然。京師目為鐵面御史。其言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為小人雖有過。尤當過而絕之。君子不貴註誤。當保全。定惜。以成就其德云。

黃治

宋黃治為御史中丞。質直端重。有大臣體。嘗言。居家不欺。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終不欺鬼神。何用求福。應哉。

崔仁師

崔仁師為殿中侍御史。按獄青州。謂孫伏伽曰。凡治獄。當以仁恕為本。豈可知其寃而不為伸耶。萬一誤有所縱。以一引易十囚之罪。亦所願耳。及勅使至。吏訊諸囚。皆曰。臣公平恕無枉。請就死。無一人異詞者。

楊範臣

楊範臣為監察御史。唐明皇命往海內求珠玉奇寶。範臣奏曰。陛下前年焚珠玉錦繡。示不復用。今所求者。何以異於所焚者乎。夫御史天子耳目之官。必有軍國大事。臣雖福昌炎瘴。死不辭。必則賈人賤戚。求媚無益。聖德上。適引咎。慰諭而罷之。

劉溫叟

宋劉溫叟為御史中丞趙光義聞溫叟清介遣府吏
齎錢五百千遺之溫叟不取却貯德寧西舍令府吏
封識乃去明年重午復送角黍執扇所遣吏即前送
錢者視之合封識宛然吏還以告光義曰我送猶不
受况他人乎乃命筆賜府中

孫抃

宋仁宗以孫抃為御史中丞韓絳奏抃非計諫不抃
上疏曰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燕喜者少以善求
事為精神以能結人為風采授給者謂之有議論刻
深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若然
臣誠不能也上察其言趣令視事未幾抃舉吳中復

為監察御史抃未始識其面或問之抃曰昔人耻為

正身御史今堂薦職面臺官耶為見為元始曰忌無

張昇

昇為御史中丞指切時政無所畏避宋仁宗謂之
曰卿臥之乃能如是昇對曰臣仰托聖主致位侍從
是為不致令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
者少竊以為陛下乃孤立耳

趙鼎

宋趙鼎為御史中丞所言四十事施行者三十有六
又金人至江上鼎陳戰守禦三策言經營中原當自
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歎幸蜀當自荆襄始兵
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荆襄左顧川陝右控
湖湘而瞰京洛三國所必爭宜以為行關而屯重兵
于襄陽運江湘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
出於

陳垓

宋陳垓為監察御史言民命與國脉相維獄訟不當
刑罰不中則無以保斯民之命脉尚何以保吾國之
命脉因極言檢覈決獄陳決推勘拘繫刺環奏裁詳
議重勘追證十弊理宗悅之

張養浩

元張養浩為御史中丞時關中大旱民相食既聞命
即散家之所存以與隣里貧乏者登車就道遇饑者
賑之死者瘞之經華山請雨西做泣拜不能起天忽
陰翳一雨三日及到官復禱於社壇大雨如注水三
尺乃止禾黍自生養民大喜著書三卷曰廟堂忠告
曰風憲忠告曰牧民忠告

郝天挺

元御史中丞鄒天挺陳時政七事曰惜名器抑浮靡止括田久任使論好事獎農桑務本勵學養七帝嘉納詔中外舉行之

章溢

章溢龍泉人洪武時為御史中丞務存大體不屑細故或以為言溢曰憲臺百司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庶耻使避而不犯豈直恃撻擊為哉

陳鑑

陳鑑字有戒吳縣人正統中以副都御史鎮守閬西用法寬平臨事簡易數年間兩賜時若年幾晏登民信愛之以其美號為魯公嘗以議事還朝民就傳得代遮道借留者數千人衢路至不能行鑑諭以當復來始稍去及其復來焚香迎候亦然民之父老及身有疾者輒顧為鑑舁輻則不事醫藥祈禱輒愈一出行羣人爭舁之雖禁不息也及去有圖其像以奉香火者

黃綬

黃綬河南人成化中以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嘗行部見飲馬婦片布遮其下體乃悲以慚曰嗟乎士之貧至此乃驅之戰守耶於是令預支米三月會說毀厓

寺乃使次憲鮮軍門給配銀士人大悅又綏去足有携子拜送路旁者

熊繡

熊繡字汝明湖廣人弘治中以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操勵廉潔白甘蔬布敝廩有美不入私室妻邊練武奎魯三年不赦入榆塞

周金

周金字子庶武進人嘉靖初以會都御史巡撫延綏會大同殺都御史張璠金得無因入靜室躊躇久之喜曰吾得之矣乃圖繡居繡得走兵卒盡入環列庭下謂之曰若輩知大同殺都御史乎衆曰知之金曰若輩以役之為辭已耶非得已耶衆叩頭曰狂賊自取族耳為何追金曰不然邊人苦若甚矣而又虐使之是趣之殺也金令上下素相愛若父子彼將侍以為命縱殺之月使殺焉其誰忍乎衆大歡呼叩頭還當是時以兵言解上下阻疑自謂海應機之智云

宋奎祖以孟酒釋藩鎮兵權不足此意

按明洪武初歲遣監察御史巡按方隅大災重惠乃遣廷臣行視謂之巡撫事迄而止無定員宣德間以閩中江南地大而要始命官更代巡撫不復

嚴去正統末南北兵興於是南省邊隅編置巡撫
官矣後惟浙江福建無巡撫時設巡視陝西一省
則有四巡撫也左則有兩巡撫云

布政

版布政古方伯為一州之表率者防於堯之四岳舜
之十二牧禹之九州九牧周之八命作牧也漢魏以來
為刺史或為軍中刺史或為州牧唐太守為刺史而
雍州置牧神龍初分天下為十邑邑置巡察使蓋按
郡縣再蕃而關元來置採訪處置使治於所部之大
郡其有戎武之地即為節度使宋有轉運使副判官
使按察官吏又有提舉常平茶鹽司元外道各置行
中書省有左右丞相政等官明初分天下十三省初
為行中書省已實為承宣布政使司司設左右布政
左右丞相左右丞議布政司掌一省之政今朝廷有
德澤集令承流宣播以下於有司凡條屬文武官威
廉其稱職不稱職者上下其差報撫按以達於吏部
兵部都察院三年則率所屬州縣正印官及首領官
朝覲於京師詳第其稱職不稱職於都院聽處置十
年令戶部以登民數三載大比貢合省之士而提調
之其職掌甚繁大抵今之藩司實古之岳牧而漢謂
之刺史元謂之行中書省唐宋改為使致不一也

徐奇

徐奇為廣東布政司府當入號載節南藤筆將以遺

達臣。遇者獲其車目以進上視之無楊士奇名乃獨召之問故士奇曰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虜時蒙管作詩文達行故有缺饒臣時有病無所作不然亦不允今蒙名雖其受名未可知且物甚微官亦無他上意辭即以車目赴中官令焚之一無所聞

葛端肅

葛端肅公為陝西左布政入覲有小吏註考老疾當嚴公復為請留太宰曰計簿出自藩伯何自忘也公曰邊吏去者達甚註考徒據文書今觀其人甚壯不堪驅策方知註誤適在布政何可使小吏受枉太宰驚服曰誰能吏耶堂上自責過誤即焚賢第第一笑

按察司

按察亦達刺史唐十道觀察使宋轉運諸使之職但唐宋諸使或兼領無專官或因事權設事改即唐元於行中書之外各道別置提刑按察使有副使食事食事為之貳而更有經歷知事為明初各省置提刑按察司有按察使有副使有金事按察使掌糾所屬府州縣官司及省刑名按勘之事諸官吏奸邪貪贓嚴禁得以糾察擒治平獄刑伏辜克杜禁誥官私案牘之干治者以振揚風紀大者監布都二司會議告

撫按以聽於部院凡朝覲慶賀品祭之儀具如布政司副使金事分道巡察其兵備提學撫民巡海清軍監軍各專事置無常員有領官經歷知事照磨檢校司供

周新

周新為浙東觀察使將到時道上蛇蚺迎馬首而聚使人尾之得一暴屍惟小木布記在取之及至任令人視布婆嫗不作別視之得印誌右布主即叔布商賈也又一日視事忽旋風吹異葉至前左右言城中無此木獨一古寺有之去城差遠新悟曰此必寺僧殺人埋其下也竟魂告我矣發之得婦屍僧即款服

按新南海人由鄉科選御史剛直敢言人稱為冷面寒鐵公在浙多異政時錦衣紀綱擅寵使千戶往浙緝事作威受賂新捕治之千戶走脫許綱網構其罪狀之嗚呼公能暴人之寃而已不先寃死

天道難諱信哉

崔郾

唐崔郾為鄂岳觀察使先前往陝州以寬仁為治或經月不嘗一人及觀察鄂岳嚴戾刑罰或問其故郾曰

伏土瘠民貧。吾撫之不暇。尚恐其驚楚地險民難。操
彼為奸。非用刑威不能致治。政貴知變。蓋謂此也。

錢藻

錢藻係兵部。有二京軍奴人於通州。獲之。不服。州
以白藻。二賊恃為京軍。出語無狀。藻乃移甲於大門
外。獨留乙鞠。問數四。聲色俱厲。乙而搖筆作百許字。
若錄乙口語。狀遣去。隨以甲入。柏之。曰。乙已吐實。事
由於汝。乙當生。汝當死。不意其胎也。忿然曰。乙本育
事。何妄於我。直白乙肯事狀。藻出乙證之。遂論如法。

葉樹聲

葉文裕公為山西提學。時晉王有一樂工。甚愛幸之。
其子學讀書。前任副使。考送入學。公到任。即行文黜
之。晉王再四為言。公云。寧可學宮少一人。不可一人
污學宮。堅意不從。

朱子曰。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保守
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本
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

范仲淹之選監司也。取班簿不才者。一筆勾之。富
弼曰。一筆勾之。甚易。烏知一家哭矣。范曰。一家哭
何如一路哭耶。

耶律楚材

太宗素嗜酒。楚材屢諫。不聽。持酒槽。銖口進。曰。趣藥
能助物。鉄尚如此。況五臟乎。帝悟。語近臣曰。汝曹愛
君憂國之心。豈有如吾圖徽合里者耶。實以金帛勅
近臣。日進酒三盃而止。

阿沙不花

不花見帝容色日瘁。乘間進曰。陛下八珍之味。不如
御萬金之身。不知愛惜。趣藥是晚。婦嬪是好。是猶兩
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武宗喜曰。非卿孰為朕言
因命進酒。不花頓首曰。臣方欲陛下節飲。而反勸之
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臣不敢奉詔。

張養浩

養浩字希孟。濟南人。英宗時。以元夕張燈。禁中養浩
諫曰。世祖臨御三十餘年。每值元夕。開閣之間。燈火
亦禁。况闕庭宮掖之嚴。遽尤當戒。慎帝怒。既而喜曰。
非張希孟不蔽言。即命罷之。

陳諤

明永樂中。陳諤為給事中。遇事剛果。每劾不悛。權要
嘗奏事。聲響甚大。聽者悚然。上令餓之。數日。奏對如
前。乃曰。足天生也。每見呼為大聲秀才云。

張平

景恭時張平為給事中遇事敢言每有大議景帝必問張給事中云何英宗沒位尤所眷注嘗獨詔議事每對廷臣稱真給事中時推諫官官第一

百餘金鑑卷之六

郡守總考

郡守秦官。秦威諸侯以其地為郡置守丞尉三官。守治民秩二千石。丞佐之尉典兵漢景物更名太守。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奸常以春行所主縣秋冬巡無過吏按訊諸囚平其罪法課論殿最并舉孝廉歲立造十計掾吏條上郡內舉事謂之計偕。郡為諸侯王國者置內史以掌太守之任。成帝初省內史以相治民則相職為太守。王莽改太守曰太尹。後漢常以尚書令僕轉出為太守。自郡守入為三公重之也。後魏初置三太守。孝文初二千石能靜二郡至三郡者遷為刺史。唐武德初改郡為州改太守為刺史。天寶初又改州為郡。刺史為太守。自是州郡史守史相為名其實一也。明初府定為三等賦三十萬石上為上府從三品二十萬石為中府正四品十萬石為下府從四品已而定為正四品。知府一同知通判一推官一因事添設共為經歷一知事一照磨一檢校一司獄一所屬衙門儒學教授一訓導四。知府掌教養為民同知通判推官為之貳實與科貢均平賦役崇慎私典禁詰奸頑表異良善訊聽刑獄審達冤滯存恤

國新糾察吏治而上下其考以告撫按諸臬達於吏部
按奉用簡缺之法非小鄉聚集為一縣縣置令丞凡三
十一縣分天下為三十六郡置守尉監守者郡守為天
子守土治民者也尉者丞尉掌佐官典武職甲卒者也
監者御史掌察郡者也漢文帝時吳公為河南守治平
為天下第一召以為廷尉武帝時詔戒二千石修職事
二千石太守之休也知府之重自坎始

汲黯

漢武帝以黯為淮陽太守黯曰臣嘗有狗馬之心今病力
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
上曰君薄淮陽耶吾令君居矣

雋不談

昭帝時不疑為京兆尹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
其母輒問不疑多所平反活幾何人即多所平反母喜笑
異他時或無所出母怒而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龔遂

龔遂為渤海太守宣帝問誦益之方對曰海濱遐遠不治
聖化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
兵於溝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
良固欲安之也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之

然後可治願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行冀上許焉奏
傳至渤海界郡問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悉罷
逐捕盜賊之吏諸持鉏鉏田器者皆為良民吏得勿問持
兵者乃為賊遂單車獨行至府諸賊聞遂教令解散盡
其弓弩而持鉏鉏於是慈平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
吏慰安教養焉遂見齊俗奢僞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罷
儉勸民農桑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
何為帶刀佩劍當來循行郡中皆有蓄積獄訟止息焉

朱邑

朱邑先為桐鄉番夫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吏民愛敬之
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謹厚敦于故舊公
正不可交以私身為列卿居處節儉祿賜以供族黨家無
餘財及卒天下下詔稱揚

韓延壽

韓延壽為東郡太守遷為左馮翊延壽為吏好古教化接
待下吏恩施甚厚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曰豈共負
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悔至自刺其頸其在東郡令行
禁止所徵大咸出行縣至高陵有兄弟相與訟因延壽大
傷之曰幸得脩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骨
肉爭訟流傷風化咎在馮翊因閉閣思過於是訟者旬時

以曰相移不敢復爭郡中翕然相勸勵不敢犯思信用
自二十四縣其後以詞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

尹公歸

尹公歸為東海太守公應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奸邪罪
名悉知之各有記籍被籍取人以一警百也武帝嚴忌懼
政行自詔以治郡高第遂入為右扶風選用廉平以為右
職接待以禮好惡同之其負公歸罰亦必行獲千小賜急
於豪強嘗為三輔最

黃霸

百發全案

卷六

黃霸為潁川太守前後八年政事愈治是歲鳳凰神鳥集
郡國潁川獨多賜爵關內侯

時河南太守嚴延年為治陰鷙酷論曰流血數里河

南歸曰屠伯素輕黃霸為人及比郡為太守獲實又在

已前心內不服河南界內有蝗府丞出行蝗還見延年

延年曰蚘蝗豈鳳凰食耶物延年母從東海來適見根

因大驚使止都亭不肯入府因責延年曰天道神明人

不可獨裁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遂去歸

郡後歲餘延年被誅東海莫不贊賀其母安其所富哉

首也

張敞為京兆尹黨千楊惲為公卿所奏詔未下敞便於

絮囊有所牢驗松歸其家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棄事

敬聞之即收舜繫獄竟致其死後敞為齊家所告竟為

庶人數月京師抱數數起天子思敞功復召用之及復

者至妻子皆泣而敞獨笑曰吾身為亡命郡吏當就捕

今使若米蚘天子敬用我也蒙隨使者詣公亭上引見

拜為冀州刺史監賊屏跡○愚按刑罪國之重典加於

有罪者也張京兆慘烈忌嫉以五日京兆一語殺人如

章嘗安在共為良吏哉雖有治劇之才其量不足觀也

己

百發全案

卷六

召信臣

召信臣為南陽太守治行第一視民如子吏民親愛歸曰

召父

何武

何武為京兆尹吏守法奉公進善退惡所居無諠赫名去
後嘗見思

李固

李固為泰山太守政為天下第一固少好學政易姓為

漢宣帝嘗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嘆息怨悵之聲

若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爲太守吏民之本。教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敕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故爵主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爲盛。

任延

任延爲武威太守。光武戒之曰。書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復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

任延爲九真太守。俗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乃遺書屬

縣。使男女皆以年齒相配。同時相娶者二十餘人。是歲

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爲任。

張堪

張堪爲漁陽太守。勸民耕稼。以致殷富。百姓歡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

朱暉

朱暉爲臨淮太守。有善政。民歌之曰。強直自遷。南陽朱率吏。畏之威。民懷其惠。

杜詩

南陽太守杜詩。政治清平。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田土。郡內比室殷富。時人以方召信臣。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宋均

九江太守。宋均。五日一聽事。悉省株吏。開督郵府內。屬縣無事。百姓安泰。九江樞多虎暴。常募設檻阱。而猶傷害。均下記屬縣曰。夫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鷄豚也。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動張捕。非優卹之本也。其務退養。食思進忠。善可一去。枉罪除。則課制其後。無復虎患。

延屬。宜君中郎。多虎患。不但食鷄豚。牛馬無捕人而食之。余過其邑。人爲言。作驅虎文以止之。其後亦稍息矣。驅驅。雖大。約以誠為主。

范滂字叔度。爲蜀郡太守。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失火。范乃蠲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以爲便。飲曰。無叔度。求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偏令。五楸。

楊震

楊震字伯起。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州

茂才王震。爲昌邑令。夜懷金十斤以遺震。曰。故人知居

若不知故人何也。客曰：慕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予如何謂無知者？客視而出，震性公廉，子孫常為重食，故舊或欲令其開產，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公遺之，不亦平乎？

劉寵

劉寵為會稽太守，簡除煩苛，禁察非汝，郡中大治，徵為廷尉。大將山陰縣有五六老叟，自若耶山谷間出，入齎百錢，以送寵，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城，他時守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拘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吠，民不見吏，老年適值聖朝，今聞見棄去，故自扶奉送，無言。寵金帛，悉去之。奉六

范仲淹

宋范仲淹，以館閣出知延州，大開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鄉領之。日夜訓練，雖賊無警，使更出禦敵，愛人相戒曰：勿以是為意。今小范老子胸中有十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淹又大興營田，修堡砦，招流亡，通斥堠，於是漢羌之民相率歸業。

按延州郡今之延安府，夏人趙元昊作亂，故以朝廷重臣禦之，所以固邊防也。余於順治庚子，承乏是郡，顧秦嶺山石有出將入相，先憂後樂八大字，心儀型之，明年

以來頗有成效，獨其堂曰景范，蓋有志而未逮也。

富弼

富弼公以宰相出知青州，清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於是，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廩合十餘萬石，散處人以便薪水。卒五日，趣人持酒食飯，餽慰籍出於至誠，人為盡力。又山林州澤之利，可以資生者，聽民擅取，凡活五十餘萬人。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式。常聞遣使褒勞，加禮部侍郎，弼曰：此臣職，敢受賞乎？

史臣曰：富弼青州救荒至今膾炙人口，至有功加官而

固辭真仁人之量哉。

百僚金鑑

卷六

包拯

包拯知開封府，性峭重剛毅，惡吏苛刻，為政務，數辱姦嫉，惡如仇，而未嘗不推以忠恕。與人不苟合，不偏顰，色以愧人，平生無私。及知開府，貴戚宦官為之歛手，吏民不敢欺。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為之語曰：開節不到有閻羅，包老以其笑比黃河清焉。

張栻

張栻字敬夫為都司曰：所至郡，暇日召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隨事開曉，具為條教，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義為先，斥異端，毀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聖賢之祀，嘗言：學莫先

於義利之機義者本心之當為非有為而為之也有為而為則皆人欲非天理矣。

鍾况

明鍾况靖安人知蘇州府物至耶伴不解事諸吏抱案環立請判公顧左右問吏吏所欲行公報聽吏吏大喜謂太守愚越三日公召諸吏詰曰某事宜行若顧止我某事宜止若顧欲我行縛諸吏拷掠投庭下輒死者數人諸吏又皆大懼謂太守神明公乃盡罷屬吏斥貪墨者五人庸儒者十餘人郡大治。

文翁

文翁為蜀郡太守起學宮於成都還下縣子弟以為學官于是子弟大化至今巴蜀好文雅皆文翁化之也。

龐參

龐參為太守郡人有任崇者素有德行參往拜之崇以雞一本水一盃置戶下自抱嬰兒當戶參悟曰水歌吾清雞歌吾擊張宗抱兒當戶歌吾開門恤孤也於是境內大治。

鄭弘

鄭弘為臨海太守行春日有兩白鹿夾轂而行主簿黃國賀曰三公車盡鹿明府當為宰相矣後果為太尉。

韓退之

韓愈字退之穆宗時為京兆尹軍兵不敢犯法私相謂曰足尚敬憐佛骨何可犯也。

按京兆尹以公為最勝先有趙廣漢張敞共後有王章王章王駿皆有賢名京師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馮立

漢馮立為上郡太守治行卓異參與馮野王相似民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淮陰相因循政如魯衛德化均。

吳惠

吳惠為桂林太守適義寧洞蠻結相苗為亂監司方議征進請於朝惠急白曰我寧吾屬地請自招撫不從而征之未晚也乃從十餘人肩輿入洞賊聞太守至悉於魁得之惠告曰吾若為父母欲求相活無他策惟一因反覆陳願。

東

遂共魁感泣留惠數日歷觀屯堡形勢數千人衛出境嚴羊豕境上惠曰苦為之無還後悔數千人皆投刀拜誓不反惠歸告監司遂罷兵明年武岡州盜起宣言推義寧洞主為帥監司咸罪惠曰即守主撫監司主征蠻人反覆復吾任其咎復遣人至義寧義寧徭從山頂覲得惠使具明武岡之寃監司大慚武岡盜因不振義寧人德惠如父愛遠惠在桂林無敢有騷擾境上者。

薛元貴

薛元實為京兆尹。謁宰相李石於私第。石方在廳。若與人
游說者。元實問焉。曰。軍中將軍。元實排開。進曰。公朝廷大
臣。天子所任。安有軍中一倖哉。無禮如此。夫紀綱廢落。
猶望相公整頓。豈有出自相公者耶。即起趨而去。顧左右
可使擒來。持仇士安用事。此輩已有訴之者。宦官連聲得
士良命。曰。中尉奉屈大尹。元實不答。即命杖殺之。士良大
怒。元實乃白失請見。士良出曰。為何擅殺軍中大將。元實
具言無禮狀。且曰。宰相大臣也。中尉亦大臣也。彼既可無
禮於此。此亦可無禮於彼。乎國家之法。中尉宜保守。一旦
壞之。可惜。某已白交待罪矣。士良以其禮直。顧左右取酒
飲之而罷。

趙豫

趙豫為松江太守。每見訟者。非急事。則曰。明日來。始皆笑
之。故有松江太守明日來之語。不知訟者果一時之念。經
怕氣平。或要為強辭。因而息者。多失比之鈎。致人而自
為名者。易雪膏壤。

李若谷。答一門人云。清勤和緩。門人曰。清勤和。則既閑
命矣。緩安可為也。李公云。天下苦事。不是忙裡錄的。明
日來一語。不但不自銚。無以救人之錯。

推官

周敦頤

敦頤字茂叔。為南安司理。有法不當死者。輒逕使王達。敦
深治之。敦頤力與辨。達不聽。敦頤委手於將棄官去。曰。如
此。尚可使乎。殺人。以贈人。吾不為也。達悟。因得釋。

按茂叔之舅鄭向。為分寧縣主簿。有獄久不決。公至。訊
即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公博學力行。著大極圖。明
天理之根源。明萬物之始終。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
之微。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
於學者。為南安司理時。通判程迥。以其學為知道。因使
二子顯。顯往受業焉。公每令尋孔顏樂處。所學何事。明
道曰。自吾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喜。
學者稱為濂溪先生。

趙清獻

清獻公。為武安推官。民有偽造印符者。吏皆以為當死。公
獨曰。造在赦前。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施。法當不死。
疑獄遂決。

崔郎

崔郎為筠州推官。上舊崇書曰。方今政令。以糾左右之志。
邪為本。左右之人。有指元祐之臣為奸邪者。必邪人也。昔

司馬光忠信直諫聞於華夷雖在名臣不能遠過如章惇
狙詐尚險天下呼曰惇賊惟聖明辨之比年以來諫官不
論得失御史不劾奸邪門下不取諫令其持情諫以為得
計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係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
亮察之聰明將誰使言之誰使行之哉

李本

明李本為建寧推官值家潦反江西王文成公方發兵討
之而建寧有分水關自江入閩道也本請於所司身往守
之會巡按御史以科場事撤郡守與本並入守以書趣本
本復書曰建寧所持者惟吾兩人兵家事在呼吸而科場
事百僚金鑑本五

往逐勅計四旬今江西勝負未可知土寇生發巨閭微吾
兩人其誰與守即幸而無事當此之際使試錄列吾兩人
名俾後世憑藉以為下知所重貽笑多矣拒違按院之金鑑
執與誤國家事我太守深服其言遂不往

胡承卷

胡大司空公號承卷績溪人先為嘉興司理署印平湖有
惠政適任巡撫詔議築城公親入募府民難與慮始請
縛某屠軍前禦倭百姓受某惠必相急乃可舉事沒之民
大覆各任築城不問月而城成焉

官曰推官以其性敏官評也廳曰刑廳以其疏理刑名

也兩者聞人之功名係人之生死任甚重矣倘有大害
而不敢問有大惡而不能除固刑廳之責有極誣而不
能辨有極枉而不能豁尤刑廳之罪也居其職者思及
職掌之重視則縣尤凜凜焉哉

朝推官初仍宋元之舊每府無設衙按臺耳目及後元方
既裁而威焰亦少減矣康熙六年七月間滿漢大臣會
議將推官裁撤而以知縣補用有以狀

附別駕

周景為刺史聘陳蕃為別駕蕃不就景題其所為與山陳
仲舉坐不復更辟者乃起視職仲舉陳蕃字也百僚金鑑

裴六

按魯肅與劉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
別駕之職斯得展其驥足耳漢制別駕從事史一人刺
史行部別乘一駕故曰別駕即今通判之任也

知州總考

知州古刺史之職。孝文帝以二千石。除靜二郡。至三郡。遷為刺史。唐武德初。改郡為州。改太守為刺史。故唐無太守之號。天寶初。又改州為郡。改刺史為太守。自是知郡吏。宰相更為名其實一也。明改為知州。無上中下。皆從五品。有知州有判官。里不及三十。而無屬。無判官。知判官有屬。縣。裁同知。因事添設。事竣無常員。其屬吏日一人。所屬衙門。儒學學正一訓導。餘官俱如府。宋太祖置諸州通判。凡軍民之政。皆親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體焉。

蘇章

漢蘇章為荊州刺史。有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出樓。其賊乃請太守。為設酒餼。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天蘇文儒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荊州刺史。公法也。還舉正其罪。境內肅然。唐仲友曰。公義私恩。因當弄行不相悖。蘇章之意。蓋欲借以警衆。故舊之恩。恐不如矣。

郭伋

先武時郭伋為并州牧。過京師。帝問以得失。伋曰。還補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是時在位。多鄉曲故。伋言及之。郭伋守潁川。進帝城。上曰。河潤九里。京師為福。

郭伋

明帝時郭伋為荊州刺史。官有殊政。民牧之曰。厥德仁明。郭為卿忠貞。朝廷上下。平上賜以三公之服。輔弼是疏。勅行部去。唯使百姓見其容。服以彰有德。

王陽

漢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犍。九折坂。嘆曰。奉先人遺訓。當何數。乘此險。乘官去。後王尊為刺史。至其坂。問吏曰。非王陽乎。尊道耶。叱其奴曰。驅之王陽為犍子王。尊為忠臣。

辛公義

隋辛公義為益州刺史。恨休畏。瘦一人病。閭家避之。病者多死。公義命皆與臥廳事。該稱書。夜處其間。以奉其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既愈。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豈能相染。若能相染。吾死久矣。民感之。遂相慈愛。風俗遂變。

殷仲堪

荊州刺史殷仲堪。先是仲堪遊於江濱。見流指接而還。時旬日。門前溝忽起為岸。有流名曰。梅徐伯元者云。厥君之惠。仰洪因問之。岸何得對曰。水中有岸。其名曰洲。君得任州矣。言終而沒。仲堪克為荊州刺史。

梁彥光

唐光守修之。高祖時為政州刺史。甚有惠政。嘉禾連理。出於州境。已而岐州悅其能。下召褒美。賜以粟帛。徙州刺史。修獨不應。有若神明。明豪猾。莫不潛竄。閭閻肅然。又召致儒師。立鄉校。非聖哲之書。不許教授。以月朔召集之。察其勤學。無等第升堂。設解其餘。並坐廊下。有好爭訟。隨案無成者。生之庭中。設以卓具。於是人皆刻勵。風俗大改。

狄仁傑

唐狄仁傑為寧州刺史。御史郭翰延泰隴石。入寧州境。敬刺史德政者。盈路。翰表薦之。徵為冬官侍郎。

陸象先

唐陸象先為蒲州刺史。政尚寬簡。吏民有罪多曉諭遣之。嘗語人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苟清其源。何患不治。

楊廷慶

唐太宗以楊廷慶為知州。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為親民。苟非其人。民受其禍。昔秦彭守潁川。教化大行。境內多瑞。宋琪曰。秦彭一郡守。政善而應若此。況君天下者乎。按秦彭。茂陵人。建武初。為山陽太守。以禮訓人。後潁川太守有鳳麒麟嘉禾其靈之瑞。

杜衍

杜衍字世昌。趙州人。先知杭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

行以行。雖知鳳翔府。二邦之民。事於境上。一曰。此我公也。次年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

要人物。叛命天下。苦於兵。自陝以西尤甚。吏謀侵漁。涸發督迫。至民破產。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衍知未與重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可使汝不勞耳。乃為之區處計較。量其貴賤。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輸送。由是物不湧貴。車牛芻牧。往來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化州。費者十之六七焉。

李及

李及字幼幾。鄭州人。天禧中。知秦州。議者以及謹厚。疎遠才及至州。將吏亦頗易之。會有禁卒。白日攫婦人金釵於市。執以聞。及方觀書。使前幕加詰問。其人服罪。及急命斬之。觀書如故。於是將吏皆驚服。

晏殊

晏殊出知並州。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壞。殊始興建。為諸州倡。延范仲淹以教生。仲淹教尚風節。每論朝廷利害。感激思奮。殊深器之。為之秘開校理。

鄭福

鄭福。涿州人。成化中。知金州。廉正有為。修學校。建公署。規制如倫。又築堤以禦水患。開市以通商賈。彰謀養民。生

臨城增城至恭議

真德秀

真德秀知漳州以蘇仁公勤四字勵僚屬以周敦頤胡安國朱晦庵張栻學術渾流勉其士履推誠除濫斛米中足和糴以慰其民民雖食極力賑之沒立惠民倉積穀五萬石使歲出糴又易穀五萬九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備鄉黨立慈幼局修義社惠政畢舉月試諸軍時損其回易之利及官田租凡營中病者死未葬者爭者修娶者贈給有差改知泉州迺者臺路踪山老人亦扶杖出城相見所著西山政訓

張誥

朱

子

張文定公誥初知益州嘗有小吏忤誥誥械其頸吏急歸物即易脫即脫亦何難即就枷斬之吏皆悚惧又有穢耕牛逃七巷公許自言拘其母十日不出釋之再拘其妻一宿而末公斷曰拘母十夜留妻一宿情同之望何陳髮之情何辜就市斬之于是首身者繼至並遣歸家表了凡曰宋世取守令之寬每以格外行事法外殺人故不肯苛或縱其惡而蒙赦亦得以行其志今守令之權漸削自官十至杖百傷待專決而後一年以上必申訊待命往返詳駁經旬累月于是文惠日繁而行枉之

海禁亦多矣馮子猶曰自雕蟲取士資格用人原未嘗覓豪傑而汰不肖安得不輕其權乎吾於是益思漢制之善也

賈宗

賈宗為吳州刺史舊制刺史車垂赤帷琮升車薨惟曰刺史當廣視聽察民善惡奈何垂帷以自掩乎

于延陵

于延陵為建州刺史去京師八十里上曰朕前後左右皆建人卿累已奉公則常在朕前不然則三入階前便是萬

里

傳金鑑

朱

士

鄭戢

鄭戢為廣州刺史下車之日雨乃霽足民號為隴事雨

方克勤

方克勤為濟寧州知州為政以風俗為急以德化為本處處頌之而使民爭化又益無事終日衣冠坐堂上召諸吏按詩書法律時大帥比征舟師臨郡海而水涸不可動勸民夫五千決河克勤不忍夜巡禱於天天忽大雨水起數尺而去性不述名嘗自誦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害人吾不忍為也

李多見

李多見福建人以文選郎中出知瓊州府爲子學校
嚴於吏胥民有訟者諭以曲直不事責罰以母老乞
休通司懇番士民輒倍竟不可奪束裝之日數篋而
去獨紳父老遮送贈金不受渡北至海安檢得沉香
焚之今建立樓香亭而人思之不已協建生祠尚曰
忠聲清高贊曰嚴弟遺澤在鶴葉伴使君殿者己
墟但字至今芬

朱仲智 蘭芳

吉安太守天仲智寬厚廉潔刻章夙獎恤賢愛民
甚戴之政居而去蘭芳繼之寬厚持人休明習吏事
庭無滯牘民有告訐者數語立決吏無所容其奸尤
以愛民爲心處事由當吏民大喜吉安之民稱賢守
者必曰朱蘭云

陳本深

陳本深爲吉安太守深尚寬簡本嘗任智假威以
民有冤抑不中者雖三尺童子皆得從白父之郡民
自恥爭訟先折節下士辭色謙和未嘗少懈一郡咸
安

彭誼

彭誼爲紹興太守值歲災民饑發倉賑之或謂當上
聞否且得罪誼曰待請而發轉溝壑者多矣吾何愛
一身而不以活萬命耶竟發之全活甚衆

楊繼宗

繼宗爲嘉興太守以剛廉蒞治爲人好善惡惡出于
天性與人不苟合人多憚其嚴在任九年止携一蒼
頭蕭然如旅寓去之日民遮道留之

楊繼宗

卷六

七

百餘金鑑奉之七

縣令總考

按周制四百里為縣。官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而賞罰之。春秋時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為縣。則縣大而郡小。故左傳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至於戰國。則郡大而縣小。吳秦制列侯所食曰國。王太后公主所食曰邑。有實案曰道。凡縣萬石以上為令。威萬石為長。侯國為相。秩次亦如之。漢因之。晉制大縣令有治績。報以大郡。不經縣。不得入為臺郎。自晉宋以後。令長相國。皆如漢制。北齊分為九等。隋有令有長。而京置四縣。增秩為正五品。唐有上中下六等之差。宋詔非兩任縣令。不除監茶御史。慶元懷復詔除縣試上第。各省元外。並作邑。後至宰相。比殿試科甲。人無不試吏為權輿也。元縣各有遠管花赤。掌縣印。以知縣為縣尹。掌判縣事。而丞也。尉也。主簿也。皆古有之。明初定縣三等。上縣令從五品。中縣令正七品。下縣令從七品。已定令並七品。京縣令正六品。知縣一縣丞。主簿一不及二十里。裁丞簿。因事增設。無定員。其為典史一。所屬衙門。儒學教諭一。訓導一。其餘諸屬。如府州。

劉昆

漢劉昆為江陵令。縣有大災。昆向大叩頭。火尋滅。後為弘

典。太中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為光祿勳。問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此也。對曰。偶然耳。帝曰。此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

劉方

劉方為襄城令。華帝詔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昔昔之安靜之吏。惻惻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葉城令劉方。史氏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殆亦近之矣。方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矣。

卓茂

卓茂。宛人也。寬仁恭愛。恬淡無造。雅實不為華貌。行已在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未嘗與人爭競。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飲飲焉。哀平問。為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擇言。吏民親愛。不忍欺之。光武封為襄德侯。

按君子立身行己。當以潔清為第一。卓茂行己。在清濁之間。則已落鄉愿窠臼矣。昔人有問其令賢否者。答曰。澁水也。言不清不濁也。可發一笑。

虞翻

虞翻為朝歌長。及到官。設三科以募壯士。曰。據史以下各

舉所知其尤甚者為上。傷人偷盜者為次。不事家業者為下。得百餘人。調為饗食。悉貫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盜。仍伏兵以待之。候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備作賊衣。以線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擒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為神明。縣境皆平。

順治己子寧安。連有四盜賊。作亂。率鄉勇。上林。與以禦之。有二賊。孫首。卿。素與四盜通。予乃以德意感之。令其殺賊。自贖。卿果率旗下數百人。入深山。殺賊。賊曰。孫兄來。吾事濟矣。卿曰。吾受邑宰之命。殺賊。豈為爾。卿勇往奮擊。殺賊數十人。方取首級。以獻功。賊前擁殺之。有傷金。表七。孫寧既散賊。亦旋平。亦以賊攻賊之法也。

仇香

仇香陳留人。至行純默。鄉黨無知者。年四十而高。守長。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曰。吾今日過元舍。應令登。耕。耘。以時。然其惡人。當是教化。未至。爾母守寡。養孤。不能成。若元者。有知百歲之後。當無以見亡者。母涕泣而起。香乃親到元家。為陳人偷。譬以禍福。元感。惜。平為孝子。

周紆

周紆為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問里豪強。以對。

紆厲聲怒曰。本問貧戚。若馬寶輩。豈能知此。責其備。乎。於是都吏望風。皆爭以激切為事。貴戚踴躍。京師肅清。

賈彪

賈彪為新息長。小民貧困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比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按驗。據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其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驅車北行。按治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數。曰。此賈父之所生也。皆名之曰賈。按此與太守任之。事相類。為宇宙培多。少元氣。為朝廷增多。少人口。真仁人之功哉。

劉茂

南朝茂為樹國令。有民張元。預兄弟不睦。丞尉請加嚴刑。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嫌。又坐得罪。彌益忿。非化民之意也。乃徐諭之。以義。元預等各感悔。相親睦。茂相親睦。

張全美

唐河南尹張全美。值寇亂之後。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選度下十八人才。皆可用者。今給一榜。謂之毛牒。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榜。招懷流散。勸之樹藝。蠲其租稅。惟殺人者死。餘但笞杖而已。由是民歸之如市。全美為政實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

食有醬麥。昔以者或親至其家。怒呼出老幼。賜以茶彩。求物必不吝。聲使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則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農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責使助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比戶豐實。凶年不饑。遂成富庶焉。

張載

張載字子厚。安人。為雲巖令。以教本善。為先。每月言其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視勸耐之。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訪民疾苦。及告所以訓誡子弟之意。學者稱為南軒先生。

程顥

程顥字伯淳。河南人。為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

宋七

上

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保伍。使力復相助。患難相卹。孤寡政廢者。貴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出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有校。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讀書。為正其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為學。乃擇子弟之秀有聚而教之。鄉民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之有勸。有耻。在縣三年。民愛之如父母。

按明道先生得孔孟之正傳。寄斯文之絕緒。他日立朝。事譽彪炳。千秋率邑共懋餘年。有民社之責者。當先以此為法。而後求其立朝規模可耳。

陸九淵

陸九淵字子靜。撫州人。知荆門軍。民有訴者。無旦暮皆詳至於庭。令其執狀以進。為立期。皆如期而至。即為酌情決之。多所勸釋。安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孚風俗。惟不可訓者始置之法。

陳萊

陳萊侯官人。知仙居縣。教其民曰。為吾民者。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別。子弟有學。鄉閭有禮。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鄰保相助。無墮農業。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奸爭訟。無以惡凌善。無以富欺貧。行者讓路。耕者讓畔。斑白者不負戴於道。如無則為禮義之俗矣。民多化焉。

劉洪

劉洪字共父。撫寧精明。議論英發。遇事立斷。其威不可犯。而居家極孝慈。事繼母敬謹倍勤。夫妻諸弟。晚歲猶篤。其在州郡治平聽察。令行禁止。而於愛民厚俗之意尤孜孜焉。民有骨肉之訟。躬以恩義及覆讞。皆至式潔自引。咎聞者皆失所爭而去。

李君典

李君典為醴泉令。宣宗被獵渭上。有父老十數。聚於佛寺。

上問之對曰。鹽米百姓也。縣令李君。有異政。考滿當罷。諸府乞焉。故吳乞佛。與諸所領耳。以上為懷州刺史。

傳談

傳談字季達。靈州人。父僧祐。山陰令。有能名。政事未為武康令。遷山陰令。遂有能名。二縣皆謂傳聖時云。諸傳有理。縣譚子孫相傳。不以示人。談子嗣為官。亦有能名。後為吳令。別達康令孫燕。燕因問曰。聞丈人於奸摘。竟忘化如神。何以至此。答曰。無他。唯勤而清。則惡綱自行。勤則事無不。惡惡綱行。則吏不能欺。事理則物無凝滯。欲不。得乎。嗣代劉元明為山陰令。問元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荅。

曰。我有奇術。卿家講所不載。願別當以相示。既曰。作縣令。惟日食一升飯。而更飲酒。此第一策也。

昔武侯食少事煩。仲達料其不久。蓋薄言旁午之際。不食則神耗。而事無由理。不飲酒則神清。而物不得亂。昔閔泰。勝以沉湎而敗者。比之也。可不戒歟。

李行言

李行言為涇陽令。宣宗獵於北地。遇獵夫問。其縣令是誰。人也。問令為誰。曰。李行言。為政何如。曰。性執。有強盜數十人。匿軍家。索之。竟不與。盡殺之。上歸。帖其名於覆殿之柱。後除海州刺史。入謝。賜金紫。問曰。卿知所以衣紫乎。對曰。

不如上命。取數柱帖示之。

張億

張億不知何許人。知鄆縣時。嘗夜出微行。民間姑婦紡績。遺婦視所織。視之。答曰。有如張縣君。徹底清。矣。不意其聞也。億聞之。而喜。翌日。以木綿勞之。

按官之廉否。視乎民情微行。而卜素殷。是或一道也。昔有一令。貪酷倍至。微行而問人曰。其邑令長何如。其人。答曰。又貪又酷。百姓思食其肉矣。令垂頭而返。

張詠

宋張文定公詠。初為茶陽縣。民以茶為業。公曰。茶利聚。官。

茶七

將權之。不若早自異也。今按茶而植桑。民以為苦。其後權茶也。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以成為絹疋。歲百萬計。思公之惠。立廟祀之。又在崇陽日。有一吏自庫中出。視其囊。旁下有一錢。諾之。乃庫中錢也。公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杖我。也。爾能杖我。不能殺我也。公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千錢。斃。斃木。斃水。斃石。穿。自伏劍下陪。斬其首。中府自効。吏皆畏服。

陸光祖

光祖平湖人。初為濟令。有富民枉生重碑。數十年相沿。以其富不。敢為之白。陸至訪實。即日破械出之。然後開於墓。

使若曰此人富有聲。陰曰。但當歸其柩。不枉不當歸其富。不當果不枉。喪葬無生。理果枉。則宋無死法。豈使若者之。後行取為吏部。黜陟自由。絕不關白。臺省。時孫太宰五楊在省中。以事推劾之。既落職。解朝。還孫公。因揖謂曰。承老科長見教。甚荷生成。但今吏部之門。囑託者衆。不事何以申公道。老科長此頭。實誤也。孫沉思良久曰。誠哉吾過矣。即日草奏自劾。大言而力。存陸。由是復起。昨人面質之。

曾恭

曾恭為中年。時煙不入境。河南尹使肥親往視之。恭隨行。阨與生桑下。有雄止其旁。有兒童觀曰。何不捕之。

兒曰。雄方健。親起曰。煙不犯境。化及鳥獸。童子有仁心。此三異也。

張寬

元順帝時。張寬為武陟令。未得熱。有煙自東來。寬仰天祝曰。寧殺縣尹。勿傷百姓。俄有黑鷹群飛。啄食之。是歲煙不為災。

梅樹相

梅以司馬樹相。初為固安令。縣多中賁。押視令長。稍強項。則與之爭。公平氣以待。有中饋操豚蹄餉公。乞為微貲。公為烹蹄設飲。使不負者前詞之。負者許以食。公叱曰。賈人。

債何債。耐敢以資辭乎。今日必償。徐之死。杖下矣。負者泣而去。中賁意似惻然。公覺之。乃復呼前賁。謂曰。吾固知汝貧甚。然無如何也。急鬻而子。與而妻。持錢來。雖然。吾為汝父。何忍使汝骨肉離。姑寬汝一日。夜歸與妻子訣。此生不得相見矣。負者聞言愈泣。中賁亦泣。辭不願微為之。破券。嗣是中賁家微負者。皆從寬焉。

崔瑛

崔瑛為汲令。開渠溉陂。民賴其利。歌之曰。天降神明。作我慈仁父。臨民有德澤。決渠作甘雨。

江淹

江淹為建安令。以風雅化俗。民不忍焚。嘗言碧水丹山。平日所酷好。何堪作吏。僻遠耶。又潘岳為河陽令。使民栽種桃李。父春百花爛熳。謂之河陽一縣花。雖曰放蕩風流。其實有于禁令。此可以為戒也。又王喬為葉縣令。有神術。期望未報。武帝怪其數伺之。至期止見雙鳧飛來。命舉網得之。則所賜上方赤鳥也。或云王喬即同時仙人正子喬。此亦怪說不經。不足為訓。

按魏末以來。縣令多用所役。由是士流耻為之。齊僕射元文選。以為縣令治民之本。遂請革選。各擇貴選子弟。參勸用之。悉召集神武門。令趙王殷宣旨。慰諭而遣之。

士人為縣令自齊始

海忠介先生評曰知縣知一縣之事一夫不獲千辜一民失所予咎所以入車父之野而見棄魚之估則知子賤之政矣履中平之境而見馴雉之休則知魯恭之政矣為政不同而要不外乎發天動民之念且災異上則臧脂撤樂謫告上則竊租求言凡膺斯民之責者帶上天之意而與民之憂獨必哀饑寒必恤不甦一法不私一錢肺石下無格此鬼屢益中群鵠亭亮為民間必泮之門明必死之鑑而厲聲不哀鼠牙無訟則政簡而刑清矣此正家有治縣之譜哉良由萬物一體之懷而誠

有德全焉

子

上

求之也若一旦縮平通得一邑蓬沾沾然邑甚淫沒初心不惜廉耻多方招致以克私囊脂生民之膏填路墊之歡甚主有錢乳三千胡椒八百之譜而不顧者嗚呼縣則古矣官廉清乎提振瘠矣焉膏高乎殊不知上而朝廷吾父母也中而撫按藩臬監司吾家督也下而父老子弟吾同胞也果可欺乎故必以聖賢之所行自期中夜自思催科日迫保無有責妻罵子者乎聽訟雖蕃得無有含冤求申者乎民未向化得無感手之道有未至乎威聲猶存得無忍心之治有未平乎愚思之務求無負天子無負所學而後可以為知縣

縣丞

盧坦

唐盧坦為河南尉時杜黃裳為尹召坦論曰某比室子與某人遊破產盡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寧當其施積財者必剝下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下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也黃裳驚異其言

崔斯立

崔斯立為藍田丞嘆曰余不負丞而丞負予日對二松吟

哦其間

有德全焉

東七

上

海忠介先生評曰官以縣丞名蓋謂一縣之事宜與知縣和衷協濟水流而宣化也誠請恭爾位無忝厥職安知不與鳴琴而治者大展雷封之畧哉如未入官先問家計爵位賄賂奔馳動心國病民亮如弊如贖縣丞之謂耶猶自下車之日竊心鄙之詎我同僚僚官而水之聞耶每見時可共言為之奉舌事可獨任為之却步有如非退之所云波筆占位署惟謹惟長官之是聽決不可否事治縣之績一無足紀是上人子惠元元之意不能承而宣之也非縣丞矣

主簿

劉知幾

唐劉知幾為獲嘉主簿。塔諫四事。故今不息一也。隋數多
濫。二也。取士太廣。宜加汰汰。三也。收伯遠代太速。四也。是
時法網嚴密。議進者而刑戮。乃著思慎賦。以見志。則時政
焉。

仇香

仇香為主簿。民有陳元者。其母告其不孝。香乃以孝道化
之。不加罪責。卒為孝子。王廙問曰。陳元之過不罪而化。得
無少鷹鷂之志耶。香曰。鷹鷂不若鷦鷯。漢謝曰。叔林折鷦鷯
鳳所獲。百呈非大賢之器。

海忠介

海忠介評曰。主簿掌一縣簿書之事。雖位有崇卑。職有
詳要。夫人莫不真性率真而行之。即古所謂性得一宜
亦可小試。苟不盡分。稱職全王其外。而欺罔其下也。即
陳魏科登。任徒站官。常耳如錢穀一書。宜出入明。尤
無悖孔子會計當之說。苟勾稽錯亂。違時昧混。有彼則
寬。彼無錢則急比。且計糧數之多寡。而商緣之。大計小
封。以為常規之入焉。是愚家兄為驅使了。不能以自主。
徒老死於簿書間也。又何異於王恂輩。咄。詰。使供
公之喜怒也哉。

典史無考

海忠介評曰。典史掌巡捕。人聞盜賊爭聞。盡為之
所當小心翼。晝夜勤。棲住一枝。飲惟。有滿腹而已。
若位卑言高。稜傲而謀大。黑白出入於唇吻。曲直任其
心胸。指良為盜。為已。敵利。欺肺石之無言。林林之哭。豈
不恤焉。其何以為民長上哉。况屈一夫。冤一婦。霜早臨
之。為民上者。可不謹此為哉。哉。且又偏聽衙。竊相助
腹削。盜賊分其。賊爭。聞罰之。不。幾。半。祥符之五。兇手
非典史也。

愚按古之大聖大賢。所以改政教之。教者。不必盡出一
轍也。要之風俗易而已。故五馬。漸。漸。出。入。而邑治
矣。子賤凡事父事而邑亦治。子夏治。而邑亦多文。教
言。偃治東魯。而卒有結。其。何。修。若。皇。故。感。應。者。捷。也。
若不學無術。而以人困而使。使。不。至。矣。錦。學。製。也。將
矣。

學校總考

校虛書命龔典樂徵胄子。周禮有師氏保氏。禮記天子學曰辟雍。成王時彤伯入為祭酒。戰國荀卿為祭酒。漢吳王濞年老不朝。為劉氏祭酒。祭酒之名久矣。漢置博士祭酒一人。秩二百石。後漢增置十四人。以士聰明有威重者一人為祭酒。魏因之。晉立國子學。置祭酒一人。博士十一人。助教十五人。宋太始六年。以國學廢。坊置聰明。祭酒一人。有元儒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各十人。齊梁隋為國師。北齊改為國子寺。隋置太學省祭酒。置太學博士。樞知學事。大恭改為國子監。仍置祭酒一人。司業一人。丞三人。主簿

錄事博士各一人。助教四人。唐龍朔二年。改為司成館。改

祭酒為大司成。司業為少司成。博士為司成。先定改國子

監為成均。監天寶置廣文館學士。進士。宋初置判監事二

人。立講八人。丞簿各一人。元置官制行。祭酒司業丞簿各

一人。博士十人。太學博士十人。正錄各五。武學博士二。教諭

律學博士及正各一。又有書庫官諫焉。明初建國子監。祭酒掌國學。舉人貢士。官生思生。熟臣教

師。生以力役給廚膳。以賜子示恩膏。以寧假。惡人情。以極
應。陳史事。以考選汰。元臨歲仲春秋上丁日祀先師。則經
其禮儀。上聘先師。奉太學祭酒司恭。執經進講。其屬有
監丞生總。然恭領監事。有博士坐。博士坐。分經訓。授助
教學。正文錄。坐廣養。崇志。正義。誠心。倫道。率性。六堂。專教
論。嚴程課。視經義。約以規矩。典簿典出。納文後。受文金。錢
為師生。錄典籍。掌經史子集。及制書。於是禮部翰林庶事
春坊。若國子監官。聯相節。而遷補。因之。獨稱華重矣。下而
府有教授。訓導。州有學正。縣有教諭等官。皆古庠序學校
之道也。

訓白

捷為郡於水濱。河占幣十八枚。議者以為善。好。則向因是

說上宜與辟雍。設庠序。陳禮樂。以風天下。如外而不治。未

之有也。孟禮樂以養人為本。今有司請定法。刑則削。等則

筆。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數林數人不敢於養人也。夫教

化。所恃為治。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

非所以致太平也。於是奏請立辟雍。未作而罷。

東山三公設几。天子親起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酹。說雖在前。祝嘏在後。五更南面。三老進供。禮亦如之。祀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為辯說。諸儒執經問難。於是魁帶纓紳之人。圍橋門而觀望者。蓋億萬計。於是下詔賜。幸爵關內侯。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養終厥身。上自為太子受尚書於榮。及即位。獨尊榮以師禮。

蔡邕

漢靈帝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為古文篆隸三體書之。刻石立於太學門外。使從學取正焉。碑始立。觀模寫者。車乘日千餘輛。

百傳金鑑

卷七

主

孫奭

宋孫奭為侍讀。依詔雙日御經筵。自後雖雙日。亦召侍臣講讀。其宗在經筵。或左右瞻顧。及容體不正。輒即拱立。不講。帝為疎然改觀。

石介

國子監直講。石介為學。樂志好義。雖患以韓琦克仲淹華同時。終用。而歐陽修蔡襄等。並為諫官。憂球既罷。因大喜曰。此盛德事也。乃作慶曆聖德詩。有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義之去。如距斯脫。大義指疎也。詩出。其師孫復聞之。曰。介禍始於此矣。

孫復

孫復泰山人。初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著春秋尊王發微十二篇。國子監石介師之。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徵為國子監直講。

曾元亮

宋仁宗因趙師民獻勸講諸歲。命曾元亮講讀經史。謂曰。卿等宿儒博學。所發明雖盛。暑亦未嘗倦。但恐卿等勞耳。

宋郊

宋郊表仁宗曰。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敦名實。有司東以舉擇。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以盡人才。恭考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士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於治亂矣。簡程式。則淹博者得以馳騁矣。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

百傳金鑑

卷六

徐積

徐積為楚州教授。每升堂諭諸生曰。諸君子欲為君子。而使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為君子。猶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諸君何不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君子。猶可也。鄉人崇之。父母敬之。諸君何不

為君子聞者敬服。

胡瑗

胡瑗海陵人為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升率先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之禮時方尚詞賦湖學獨立經義治事繁以教實學又興太學詔下湖州取其法者為今式云

程頤

程頤鄆伊川為崇政殿說書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請置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錫解頤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儉以厚風教

楊時

楊時號龜山欽宗時為國子祭酒上言蔡京黨國害民幾危社稷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為名竄據王安石以面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安石扶管商之術儲大藝以文奸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為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絕去配享之像使邪說廢詞不為學者之感

陸九齡

陸九齡撫州金谿人為全州教授初穎悟端重性周謹不肯苟服步趨舉進士調興國教授未上會湖南蔡冠卿廢陵人心震懾或請九齡主義社以禦寇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即為將帥比間之長則伍兩之卒也士而耻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有法郡縣倚以為重暇則與鄉之子弟習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又至興國不以職聞自逸蓋嚴規矩肅衣冠如臨大將勸發引翼士類興起改全州未上游疾與客對語猶以天下學校人材為念整襟正卧而卒

九齡之家累世義居人最長者為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上子弟分任家事閭門之內肅若朝廷而忠敬樂於鄉人化之皆遜弟焉與兄淵自相師友和而不同學者稱二陸

陸九淵

九淵號象山九齡之兄也嘗謂學者曰爾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惡見之人言却難或勸其若書九淵曰學苟知道則六經皆我註脚又知荆門軍政行令修民俗為變一日謂家人曰吾將死矣乃沐浴更衣端坐而逝謚曰文安

按九淵生而顯年三四歲間其父質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他日讀書至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日宙忽大悟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也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也又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至西南北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然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然及登進士第至臨安士爭從之雖言論感激聞而興起甚衆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為之條悉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槩而得其為人者

百集金

朱子

並

又按九淵與朱子會於鵝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朱子嘗南康九淵訪之朱子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重聽者或至泣下朱子以為初中學者隱微深細之病至於無極而大極之辨則貼書性來論辨不置焉

袁宏

袁宏慶元人九淵之門人也為國子祭酒端粹寺卿慨然以名節自許延見諸生必施以反躬切己忠信篤實是為道本聞者雖然有清言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就其以字之則與天地相鈞學者稱為宏翁先生

陳項

宋理宗以項為國子司業諸生相慶以為得師學益相磨論者以中興國學末之有也嘗曰好名孟子所不取然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

曹翥

曹翥理宗時為祭酒帝臨太學御崇化堂命感麟博學記大學篇以昭定三年所製伏羲先師為易文武周公孔顏曾思孟道統十三贊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復親書朱子白鹿洞學規賜焉

百集金

朱子

並

許衡

元許衡為國子祭酒命即燕京設學時所選弟子皆幼穉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言如君臣謀議火戰即習禮安說書不務多惟懇款周悉必使通曉而後已嘗問諸生其章書義若推之自月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大凡欲其成行不貴徒說也嘗謂書中無疑者得有疑有疑者得無疑方是有功又謂教人與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於其所短故衡之教人也必因其所明開其所蔽而納諸善又之人人自浮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凡為衡弟子者皆能自立焉

世用矣

虞集

虞集嘗議學校曰。今天下學官。以資格授。加之諸生之上。而欲望節道之立可乎。為今之計。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者。身尊師之座。可以觀感而化矣。

宋濂

明太祖取婺州路。改為寧越府。命知府王宗蜀開郡學。延儒生葉儀。宋濂為五經師。戴良為學正。吳況餘辰為訓導。時學校久廢。至是始開。絃誦之聲。庶不欣快。

海忠介先生評曰。教官掌一邑之教。舉一邑之臚。雖薄

質。俱賴其陶成。以門下皆俊傑之秀乎。雖不能如尼父

設教洙泗三千。王道濟教河汾士八百。即一邑替繆濟

濟。不為失矣。掌學教者。謂可安閒。以自暇乎。應將經書

性鑑子史諸集。與群弟子朝夕講習。日月深會。切瑳琢

磨。使之義禮明而心性淳。其日登之仕路。文章由道德

發出。事功從學問做來。有裨於

國家。有濟於生民。以見學便則仕之明驗也。若任諸生唱

其弗見之儀。既入學。則索其進學之禮。於諸士子毫末無補焉。亦何以克稱廣文之職也哉。

卷七

宋

七

丁積

丁積為新會令既就選知邑中有陳白沙先生大喜曰吾浮師矣至則事以節禮月分所得俸給之先生謝不受有所教行之惟恐後其為改以風俗為本申洪武禮制恭以文公家禮為書訓之月朔進問于庭賄博盜者榜門示耻良家子游惰者聚廡下使日誦小學書親為講解一時風俗丕變甲看納戶賦畢自歸田池然無復事白沙賦樂處詩云長官願似丁明府甲看終年不到衙

唐風

唐風

唐風

唐風

唐侃為永豐令永俗悍訟侃以教化先之以真誠格之吏民不忍欺給立木牌二于庭右曰從化左曰從刑今日求理者左欲和者右父之民多立丁大以求和言苟當理雖賊吏必改容謝為立行之

程鄉

程鄉為益城令以撫能泰最入親之日僅乘一馬以一馬負冊以一僕御焉而已其典趙清獻之一乘一鶴張繼宗一蒼頭同意清風高節千古一見者也

鄆高

鄆高南昌人嘉靖間知定安縣興學校均里甲操流

務簡煩費為民興利除害時瓊中以入覲索屬邑高曰利民以媚上吾弗為也遂見忤已丑考察竟以不度改教臨行詩曰世路人情蜀道難幾回飛夢繞鄉關一肩行李梅花瘦萬里冥鴻任往還

按鄆令利民媚上一語真中仕路人言肯雖見忤告罷而清風凜凜直足千古固不以成敗論英雄也皆佳絕不肯善事上官海瑞節省朝覲之費皆有其介之風亦在為上者之見諒耳

附錄

明太祖諭守令曰天下之大人若不能獨治乃設有

百餘金鑑

卷十三

卷十三

司以分理之歟其勤檢核弱獎善去奸使民得遂其所安民得其安然後可以盡力而足其衣食輸其賦稅以資國用今命汝等為牧民之官以民所出租賦為爾等俸祿爾尚勤干政事盡心于民勿得尸位素餐自觸法網

諭鄆守曰鄆守縣令為牧民之官凡賦歛徭役訴訟皆先由縣次方至府若縣令賢明則賦歛平徭役均訴訟簡一縣之事治則府可以無憂矣苟縣官貪虐以毒民或怠弛以廢事民開利病尸素不聞惟民受其殃府亦受其害矣為府官者知其弊能絕奸貪

去開詳請吏賢者而任之則上下皆安矣若知而不言上下蒙蔽雖苟且一時終必為其所累爾等宜勉

修厥職廣施惠政以副朕懷

諭縣令曰縣官之職最親於民苟有善政及民而民休之美名即傳於遠邇若蠹政害民惡聲亦不可掩為善為惡朝廷公論有在卷四爾等民有成績他日不患不至崇要也

永樂中上諭曰為國牧民莫先於守令守令賢則一郡一縣之民有所恃而不得其所者寡矣如其不賢當速去之蓋吏部選士出一時舍年未暇悉其才行必考察所行乃見賢否其令起按及按察司九府州縣官到任半載以上察其賢否貪廉具奏

百僚金鑑卷之八

廉察

古之六計以廉為先今之八法以貪為最蓋貪之與廉如黑白之各別如東西之易位出乎此則入乎彼必然之勢也故虎可瘞也而順不可狎魚可懸也而指不可染牢却金於暮夜勿搜金於白晝卷四軍為惡鶴之隨勿忽囊索之悲斯朝廷嘉其高節而聞巷仰其清風也若苞苴是營而簞簋不餽則恃入而恃出顯聚而焚身悔何及哉故據其清廉者以勸將來

楊震

廉察

卷八

楊震字伯起遷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邑令王密夜懷金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卷四我知何謂無知者密愧而去丁南湖曰伯起以清白傳後子曰東孫曰賜曹孫曰繼踵宰相為世所貴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其性聞西之謂平

按楊震為太尉清白寡慾嘗稱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震所謂清白子孫已見一斑矣

管寧

漢管寧少與華歆為友嘗共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不顧

與石無異。欲從而御之人。以是知優劣。

按管寧字幼安。當漢魏之際。居遼東三十年。孟觀爲之
明帝。安車蒲輪。聘之。不就。寧家貧好學。在家著書。旦。惜
衣。謂而已。文山詩曰。或爲遼東情。清操厲冰雪。

李景讓

唐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子幼。每自教之。宅後
埭。隨侍。錢魚脫。母祝之曰。吾聞無常而獲身之灾也。天必
以先君餘慶。給其食而賜之。則饒諸。學問有成。此不敢
取。遂命梅而築之。景讓宦達。髮已斑白。小有過。不免。蓋楚
弟景莊下第。景讓不肯屬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
肯。致人。恥。耶。乎。

劉溫叟

宋劉溫叟。性重厚方正。事繼母以孝聞。開封尹趙光義聞
其清介。遣府吏賁錢五百千。遺溫叟。不敢却。貯廳事西
舍。令府吏封識乃去。明年重午。復送角黍。執扇。所遣使即
前送錢者。視西舍封識。宛然。吏還以告。光義曰。我送猶不
受。况他人乎。

趙抃

宋英宗。謂趙抃曰。聞卿距馬入蜀。以一鶚一鶴。自隨。爲治
簡易。亦稱是乎。

梓字開道。每日之所爲。夜必焚香以告於天。不可告者
不敢爲也。及卒。謚清獻。

元范祥除海南道。廉訪司照磨。巡歷遐僻。風波瘴厲。無所
憚。所至興學教民。生理完復。遷江西湖東道。又改福建閩
海道知事。四任佐風憲。謹身守法。不可干以私。蔬食水飲
泊如也。吳澄以爲特立獨行之士。可方東漢諸君子。

軒輅

明軒輅。鹿邑人。天性廉介。爲浙江按察司。前使奢汰不檢。
公矯以清約。禁絕和買。四時一布袍。蔬食不厭。約諸僚三
日出俸。易山一斤。多不能堪。故舊經過輒留飯。飯惟一肉。
或至殺鷄。見者皆驚。異日軒輅使。改鷄爲客。大破費。天順
初。爲刑部尚書。上問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
是汝乎。公頓首謝。

吳隱之

吳隱之。有清操。爲廣州刺史。羊城西之石門。有水曰貪泉。飲
者輒貪。隱之酌而飲之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誠使
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其後益厭清操。

丘瓊山先生。貪泉對大略云。嶺南之地。多南金珠璣。戎
瑁犀象。海貝無香。奇物皆他方所無者。見者鮮不爲之
動心焉。且又去中國特遠。吏之賦吞。鮮或上聞。而其民

素衣懷甘受害而不辭故吏得以忠共結整之歎貪風
恣行上下交利漸染成俗一或屹中流之性砥則志
盡之矣是以士之素負名節守廉隅者未入其境而
非一人一耳得聞泛演漢則其心與昔所非者合為一
笑人見其然因以是目之是豈水之罪哉嗟夫使人而
皆吳越之也雖日飲石門之水不害其為廉使人非吳
越之也雖不飲石門之水不害其為貪貪與廉在乎人
心不在於水也

揭稽

揭稽建昌人景泰間以侍郎巡撫海南至揭除海外積年
姪汚黎民如靡倒應始登海岸題詩壁間云東心玉案與
水清無使貪婪佐聖明若戴苞苴並土物教況在共淦



度量

赤鴛兒此風錄美于元聖無他新秦誓敘思夫
相臣甚矣度量之宜弘也古之大臣泰山崩於前而
目不瞬雷震於上而耳不聳或氣吞牛雲夢或量
侔於滄海故能集衆思而廣忠益斷大事而決大疑
功若禹鑿而名垂竹帛也若婦賢忌能驕矜自喜如
王莽李林甫輩一污青史萬古唾棄也

妻師德

唐宰相妻師德寬厚濟懷犯而不校其弟徐代州刺史將
行德謂曰吾倫位宰相汝復為州牧崇盛過盛人所嫉也
得何以自免弟曰自今雖有人唾其面其拭之而已師德

慨然曰吳所以為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拭之乃遂共
意所以重其怨也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
秋仁傑之入相也師德表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師德
數擢之於外太后覺之嘗謂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
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
亦可謂知人矣仁傑出嘆曰妾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又
笑吾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羅織紛紜師德能以功名終人
以是重之

甚哉功名之際人所難居也况多事之時乎太柔則居

傅太剛則名揭。美師德。惟忠厚自居。而能遠害全身。要何異於明哲保身者歟。

紫度

紫度在中書。左右忽曰。失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若。頃復曰。已得之。度亦不喜。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與耳。急則收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

呂蒙正

蒙正字聖功。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作爲不聞。過之。同列不勝平語。笑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忘。不若弗知之爲愈也。時人服其量。

包拯

包拯性峭直。介介與人不苟合。臺不妄。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干謁。一切絕之。然惡吏苛刻。務敦厚於人。未嘗不怒。其飲食服用。甚儉朴。雖貴如布衣時。

李沆

李沆東鉤。有狂士扣馬獻書。歷詆其短。李還謝曰。僕歸家當詳覽。狂士遽發仙。怒。隨公馬後。李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又妨賢路。卒不便於心乎。但於馬上取踏弄。三曰。辱未退。以主上未賜允。於無特色。嘗言。

以惟薄之罪。加於人。最爲暗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被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徒面目。言之得無翻平。

杜起莘

起莘自蜀入朝。不以家行。高廟聞其清修。獨處甚愛之。一日因得對策。論曰。聞卿出局。即滿園紙帳。如一行脚僧。真難及也。起莘頓首謝。未幾。擢爲諫官。張真父戲之曰。吾蜀人。如劉韶美。馬國仲。及侯。皆無要妾。現然獨處。與君等耳。君乃獨以外見知。皆按權何也。當超俗開。故諫之。因相與大笑。

按起莘方爲言事官。而其父戲之如此。雖真父豪盛。蓋一時亦可見向來風俗之厚。

趙抃

趙抃字閱道。爲成都轉運使。出行部內。惟携一琴一鶴。坐則看龜鼓琴。嘗過青城山。遇雲舍於逆旅。逆旅之人不知其使者也。或押慢之。公類然鼓琴不問。

呂公著

公著自少講學。以治心養性爲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其識慮深敏。量弘而學粹。遇事善決。至所遵守。則毅然不可回奪。王安石博學。聘詞人莫敢與抗。公著獨以精誠約儉服之。

文考傳

文海公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嘗聞四方雖窮極富貴而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立朝端重。公忠直諒。臨事果斷。有大臣風。功成退居。朝野倚重焉。

范純仁

純仁性平易寬簡。不以聲色加人。誼之所在。則提然不火。嘗嘗曰。吾平生所學。渾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貴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苟能以貴人之心責己。愛己之心愛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

劉寬

劉寬字文饒。歷典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每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弟之訓。人皆悅而化之。按寬性仁厚。夫人欲試其量。適寬朝服入朝。命婢持笏以進。故汚其衣。寬急曰。美爛汝手乎。終不如恕。

蘭相如

趙王以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頗曰。我為將。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素賤。徒以口舌而位加我上。我見公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會。每朝嘗稱病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

其舍人皆以為恥。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若何。曰。不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伐此之相。如雖萬獨畏。廉將軍哉。衡吾念。強秦不敢加兵於趙者。以吾兩人存也。今兩虎相鬪。勢不俱生。吾所以為長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內。袒負刺至門謝罪。遂為刎頭之交。

胡致堂曰。君子有言。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顏氏以不遷怒。孔子稱其好學門弟子皆不及也。蘭廣次戰之士。耳觀其克己降心。平難平之氣。以義相勸。昨日障為怨敵。今日歡若平生。則學於聖人之門者。未易及也。後世比肩事主。離合之迹。有愧於二子者多矣。雖然。結交可也。刎頭相與。則賢者之過也。

范詢

賈復部將數人於潁川。潁川太守范詢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者多。相客恂發之。於市後以為恥。遣潁川謂左右曰。吾與范詢並列將帥。而為其所陷。今見詢。必手劍之。詢知其謀。不與相見。婦子谷崇曰。崇將也。請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償。詢曰。不然。昔蘭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燕趙者。為困也。乃勅屬縣。盛供其酒饌。就金吾軍入界。一人皆燕。兩人之餽。詢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詢違崇以狀聞。帝乃徵詢。詢至。引

見時沒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所虎安得私關。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顧共車同出。結交而去。

胡致堂曰。讀者或以賈寇之事。擬諸蕪湖者。非也。蕪湖之警。先起於頗。相如降心。頗即引罪。然所以為賢也。賈復不輯。都將殺人他境。寇恂殺之。不為甚也。使復明達。必且謝過。乃更當懷款于劍之。連至帝前。情猶未解。殊無肯已。訓勅不嚴之意。待以禮而避其鋒。均則得矣。復宜與廉將軍班乎。

郭子儀

郭子儀入朝。宦者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百發金。使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將棄甲以從。子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當辭何為。乃從家僮數人而往。朝恩驚問其故。子儀以所聞對。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慙。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效乎。

胡致堂曰。元載設又問。時歌離魚郭之交耳。而子儀處之。何其盡已盡人。裕然有餘也。其心以君命為主。以天命為斷。聽之命。則智供可以。而志威力可以。佛無疑我者。安得不服。愚我者。安得乎不平。子儀所以輕見朝恩。而有以感動其心也。

按致堂此論。深得子儀心事。亦見該能動物。吾人嘗在坎意。可以處到世之交矣。

寇準

丁謂逐寇準。敗為雷州司馬。奉軍。京師曰。欺得天下。卑當後眼前下。欺得天下。奸莫如召寇老。不半載。丁謂亦敗。人皆以為報復之速。天道安可誣也。謂竄崖州。道出雷州。準遣以一點。逆之境上。謂欲見準。準拒絕之。聞家僅謀欲報讐。至壯門使。縱傳。謂行達乃罷。

謂之待準。何其刻。準之待謂。何其恕。孔子所謂。觀過知仁。於此可見。

愚按士君子之處世也。不能有平而無陵。其接物也。不能有順而無逆。惟持己以敬。而接物以謙。雖有強禦。且革心。戢志。泥稍知禮義者。平易之豚魚。可孚。詩之鶚首。可懷。用此道也。故集蘭寇準公以示法云。

范純仁

宋哲宗。貶范純仁於嶺南。聞命怡然就道。或謂逃名。純仁曰。七十之年。而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若有懷歎。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笑。每戒子弟。不可小有不平。聞諸子。慈章。辱必怒止之。及在道。舟廢于江。純仁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辱。為之哉。

按范公以義命自安。忠愛自許。絕無怨天尤人之意。可謂此臣矣。牙太子洗馬衛玠。字叔雅。美風神。善清談。嘗謂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于。可以理達。故終身不見喜愠之色。亦所謂以理自持者。

賞罰

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聖王不能治天下。故賞一人。使天下之善者皆勸。罰一人。使天下之惡者皆畏。斯故齊人心之大權也。但賞疑惟重。罪疑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以聖帝明王。泣罪解網之盛心。而弗與維新之至德也。人臣體此意而行之。則賢而過。不失為仁人。罰而過。則淪於惡矣。刑賞見忠厚之至。蘇子之論可三復云。

齊威王

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人民治。官無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後者趨改。郵而下。不敢衛取。而子不知。是下厚賂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之。及左右嘗譽者。于是群臣咸畏。莫敢矯詐。務盡其情。齊國大治。

路溫舒

路德輿刑疏曰。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一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賊。以刻為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故治

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太平永治。凡以此也。俗語曰。重地為平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皆瘼吏之風。悲痛之詞也。唯陛下首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矣。

董仲舒

仲舒對策曰。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不任刑罰。今廢先王德教之官。獨任執法之吏。而欲德教之被四海。難矣。

公孫弘

公孫弘對策曰。上古堯舜之時。不責爵賞而民為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過民信也。爵當罪則姦邪正。賞當則臣下勸。此為治之本也。

杜衡

齊軍司杜衡曰。天下大務。莫過於賞罰。賞一人使天下之人長。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懼。二事不失。自然盡善。

崔仁師

崔仁師曰。治獄當以仁。恕為本。豈可日規是罪。知其寬而不為。仲卿萬一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因之罪。亦所願也。

陸贄

陸贄曰。行罰尤貴。遲而後卑。速則令不犯。行賞尤貴。速而後貴。速則功不遺。

柳公綽

公綽為山東道節度使。過鄆縣。有二吏一犯賊。一舞文。眾謂公綽必殺犯賊者。公綽曰。賊吏犯法。法在奸吏。龍法。七竟誅舞文者。

趙方

宋趙方曰。惟科不據。是惟科中。撫字刑罰不嚴。是刑罰中。教化。

明太祖

太祖嘗謂羣臣曰。任官不當。則無事不理。用刑不當。則無辜受罪。故刑不可不慎也。夫置人於篋楚之下。何求不得。古人用刑。求求生人。非求殺人。故然。即為用刑之本。

用人

稽古唐虞之世工虞水火各盡其能禮樂兵刑各勤其職故能庶幾成熙而財事允修也蓋人無棄才亦無全才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忍辱而取宗名自古記之若必全才而後用是馬必駢驥而後可服木必搜楠而後可構龜必九江而後可卜正必荆山而後可寶不蓋重才難之歟故君子使人惟量而充公無求倫於一人斯用人之龜鑑也

齊威王

齊威王謂鮑惠王曰吾臣有擅手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進於河吾臣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從者七十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倫冠賊則近不拾遺必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而已哉

劉晏

唐劉晏嘗以為餅果聚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情敏悍廉勤之上而用之主於勾稽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微必委之士職吏惟符簿不得輕出一言嘗言士簡黜溺則渝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修吏惟廉潔終無闕弊利重於

名談吏多貪污

宋璟

唐宋璟為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敢犯顏正諫

李絳

唐憲宗問李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而後相識於情何有宰相職在量材受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侄之中猶當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不乃使非初公也

李昉

李昉為相和厚多恕在位小心辭讓每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絕之而權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喜詞取怨之道也

常彪

常彪字平遠平陵人舉孝廉肅宗拜大鴻臚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詔公卿議彪曰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為勝薛大夫忠孝之人

持心近身。鑽鍊之吏。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閒閒。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又上疏言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問者多沒郎官起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頗無大能。宜鑒當天授給之對。深忌釋侯木訥之功。帝許納之。官至司徒。

胡世寧

胡世寧為左都御史。掌院事時。當考察。執政請禁私謁。公曰。臣官以察人為名。非察其貌。接其言。無以察其心之邪正。才之短長。若厚絕士夫。徒按考語。則毀譽失真。而求激揚之當難矣。上是其言。遂不禁焉。

呂蒙正

宋太宗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時蒙正在中書。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蒙正。正以其人對。帝曰。卿何執耶。蒙正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耳。因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臣不欲用。增道。文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利諫息。不敢動。帝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其人。果稱職。

狄仁傑

仁傑為相。嘗薦姚元崇。桓彥範。張暉等。數十人。卒為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

為私也。

通事舍人元行冲博學多通。數規諫仁傑。且曰。凡為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藝術以攻疾。僕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中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

百集金鑑

卷八

九

百僚金鑑卷之九

恬達

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周易所以垂訓也。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雅詩所以致美也。蓋淳妻非久居之地，而主敦熙常繁之業，是以古之達人智士，或功成而自退，或致滿而乞休。子房辟穀於赤松，少伯泛舟於綠水，午橋庄上，文杏吐，碎錦之花，獨樂園中，池竹勝，蓬蒿之色，秋風起兮，思事繼之正美，春得及矣。念松菊之猶存，洛陽耆英，堪入畫圖，路公同甲，可被詩歌。嗚呼！可以終身，優游聊以卒歲也。若嗜利如蠅，慕種若蟻，殆至上慈，與黃犬之悲，華亭發鶴鳴之歎。嗚呼！晚矣。

百僚金鑑

卷九

恭澤

蔡澤謂應侯曰：身名俱存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次也。商君吳起，大失種之可領，孰與周天周公哉？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運退盛虛，與時變化，今君怨已，醉而德已完，意欲至矣，而無度計，竊為君危之。應侯遂告病免。按蔡澤傾覆之士，欲抱范雎而奪之權，故為危言以動之。非真知功成名退之義也。然善用之，亦足以為戒。君于不以人廢言，故錄之。

張良

張良，字子房，韓人也。從高祖定天下，數立大功，及帝即位，良以多病，入關，即杜門，寧引不食。穀曰：家世相韓，父韓威，不愛萬金之寶，為韓復仇，但擊強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而求之索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還赤松子遊耳。

司馬溫公曰：子房明辨達理，足以知神仙之為虛偽，而欲從赤松子遊，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際，人所難處，惟陰謀戮戮，蕭何繫獄，非以廢盈滿而不知止耶？子房托於神仙，遺棄外物，所謂明哲保身者歟。

范蠡

百僚金鑑

卷九

范蠡字少伯，越王句踐之賢臣也。深謀二十年，竟滅吳，以為大名之下，不可久居，乃遺書文種曰：越王為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以共安樂。子何不去？種稱疾不報，或謂種且作亂，越王賜劍死。蠡于是裝輕珠寶玉，乘舟泛湖，浮海至齊國，變姓名曰鴟夷子皮。父子治產，至數千金。齊人聞其賢，聘以為相。蠡嘆曰：居家致千金，居官至卿相，挾布衣之極也。父安尊名，不祥，乃與相印，盡散其財，陳重寶間行，止下陶，又謂陶朱公。資累鉅萬焉。

蘇轍曰：范蠡知句踐可與共患難，則為之戒具，以致其功，知其不可與同安樂，則棄之浮於江湖，如去飛翬。

是以美臣先於惡名。可不謂賢哉。

疏廣

疏廣為太僕謂少傳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宦至二千石。官成名立。如此不去。恐有後悔。即日俱移病。上說乞骸骨。上皆許之。送者車數百輛。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武藝息為之。流下。

徐邈

邈以徐邈為司寇。邈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養之哉。因辭不受。

陶潛

百官全錄

卷九

三

晉陶潛字淵明。為彭澤令。督郵至。吏白應束帶相見。淵明曰。吾豈為五斗米折腰。遂掛冠去。賦歸去來辭。以自適。時裁五柳。號五柳先生。

顏延之

劉宋顏延之。其子峻。貴重。凡所資供。一無所愛。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嘗乘羸牛車。逢峻南還。即昇在道側。嘗語峻曰。吾平生不喜見貴人。今不幸見汝。峻起。延之謂曰。吾為之。勿令後人笑汝拙也。

王肅

齊王肅以正肅為侍郎。告辭不受。或勸之。肅曰。我少年以

來。聞要人多。失。得。志。必。時。鮮。不。傾。覆。且。吾。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私。恩。何。由。可。保。萬。一。獨。微。求。退。無。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

殷景祥

殷景祥性恬靜。歷官。屢有進退。無淨失之色。敝衣粗食。恬然自安。終日端坐。如對賓客。

常世康

隋常世康。和濟。謙。恐。為吏部尚書十餘年。時稱廉平。常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重。則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使。辭。

張翰

百官全錄

卷九

四

晉惠帝時。齊王同。專政。張翰。顧榮。恐其禍及。因秋風起。思菰菜。葦菜。鱸魚。膾。歎曰。人生適志。耳。須當。貴。何。為。而。日。引。去。顧。顧。飲。不。省。府。事。以。廢。職。徒。為。中。書。侍。郎。

裴度

唐裴君公度。自平蔡之後。即乞休。治弟東。裴某賢。置作別墅。與京。臺。樓。館。號。綠。野。堂。與白居易。劉禹錫。把酒。著。文。書。夜。相。歡。不。問。人。間。事。號。曰。曲江。公。又。逢。午。橋。在。遊。樂。裡。文。杏。百。株。名。其。處。曰。碑。錦。坊。

按窮幽記云。午橋庄小兒。成。茂。草。蓋。里。公。使。群。白。羊。牧。

至以二淨人一老兵為役。早不茹葷。一淨人治膳於外。功
德院號餘慶。時以佛慧師法泉主之。泉聰明高勝。律林言
泉為長者。是也。一輪一僧伴食。泉三五日一過之。脫畧取
肉及雜類於家。蓋不能終日食素。老兵供佛除之。役事已
即去。唯一淨人執事其後。春以一風爐置大鉄湯。就可貯
斗水。及列盥漱之具亦去。公燕坐至初夜。就寢。鶴鳴。中人
治佛室有火。三擊磬。公乃起。自以親水類面。赴佛室。暮冬
尚能日禮百拜。誦經至辰時焉。

文彥博

文潞公在洛時。年七十八。嘗為同甲會。各賦一首。潞公詩

百集集

七

曰。四人三百二十歲。况是同生丙午年。招得渠園為賦客。
合處商嶺探芝仙。清談臺臺風盈席。素髮飄飄雪滿頭。有公
會。漫來誠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

姚枢

宋高燕京竹哥郎中姚枢。棄官隱於蘇門。暨兩數百載。未
有為屋。置私廟四室。中堂龕魯。用題客。傳則周程張邵。司
馬六君。千條。讀書共間。以道學自任。刊小學四書諸經傳
註。以惠學者。讀書焉。若得終身。

高明

明高明黃漢人。嘗曰。九戰三宜云。司空圖三宜休。吾無才

一宜退。有病二宜退。親老無兄弟三宜退。及治盜微宜再
逃賊平疾作宜再退。自稱五宜。居七。

楊誠齋

楊誠齋生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費。囊貯一篋。縞而置之
卧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櫛。日若役。僕者又聞
有京尹志其名。不携家唯弊篋一担。每晨起則揹篋。揸
食畢則洗鉢收箸。以柱拄篋。弊篋於廳事之前。常若逆旅
人將行者。故整掃潔。絕。絕。宦寺一無所畏。

百集全集

宋本

忠烈

稽古盛也。都俞相成。吁咈相戒。元首明而股肱良。三事
脩而六府治。猗歟休哉。何道之隆也。迨世亂而身危。時
窮而節見。於是忠貞自矢。慷慨自命者。心可剖。首可
碎。而此志必不可奪。賊敢拒。逆敢擊。而君父必不敢背。
浩然之氣。與日月而爭光。數烈之風。同山河而不朽。蓋
見理既明。則視死如歸。於以扶植綱常。維持世教。奇矯
之矣。雖謂龍比諸君子。至今存可也。

閔龍逢

閔龍逢者。夏桀之臣也。桀為無道。龍逢諫曰。人君譏諫。蒙
信節用愛人。故天下安。而社稷宗廟固。今君用財若無窮。
殺人若不勝。民惟恐君之沒亡矣。人心已去。天命不祐。虛
少戕平。桀曰。吾之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亡者乃亡矣。
遂囚逢而殺之。此諫臣之始也。

二仁

梅伯

殷紂亂不止。有梅伯者。性忠直。數諫爭。紂怒而殺之。其
醢其身。有雷開者。性阿諛。進諛言。紂賜之金玉。而封之。實
以憂。曰。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箕子亦諫。
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

彰君之惡。而自悅於民。吾不忍為也。二者不可。然且為之。
不祥莫大焉。乃解衣披髮。佯狂為奴。紂又囚之。比干見微
子去。箕子佯狂。而嘆曰。主過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
也。見過必諫。不用即死。忠之至也。乃陳先王艱難。天命不
易。國家將亡之明徵。請王洗心易行。伏於象魏之門。進諫
不去者三日。紂大怒曰。比干自以為聖人矣。吾聞聖人之
心。有七竅。信有諸乎。遂殺比干。而剖視其心。孔子曰。殷有
三仁焉。

伯夷叔齊

伯夷叔齊。孤竹君二子也。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
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父
武王伐紂。紂西伯木主以行。夷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憂
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殺君。可謂仁乎。左右欲殺之。太公
曰。義士也。扶而去之。及武王即位。夷齊恥食周粟。隱於首
陽山。作歌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如其
非矣。相與哀哀。遂沒。今我安適。解矣。吁。嗟。徂兮。命之哀
矣。遂餓而死。

按夷齊採薇。有嬖人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家之
草木也。于是餓死。方正學先生謂其過于中庸。但改半
之後。不可無培氣。崇以生勝固之色耳。

豫讓

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為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歎為之報讐。乃詐為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望廁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無後。而此人欲為報讐。真義士也。吾謹避之耳。讓又漆身為刑。吞炭為喑。竹乙於市。共妻不識也。其友藏之。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耶。乃自若如此。讓曰。委質為臣。而求殺之。是二心也。吾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也。後又伏於橋下。欲殺襄子。襄子殺之。

王蠋

燕樂毅破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環畫邑三十里。使人請蠋。謝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不用吾諫。故逃而耕於野。國破君亡。吾不能存。又欲殺之以矢。吾以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自殺。

程嬰公孫杵臼

程嬰公孫杵臼者。趙朔之客也。司寇屠岸賈攻趙氏於下宮。殺朔。滅其族。朔妻有遺腹子。賈索之不得。嬰杵臼相與謀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曰。子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乃取他兒匿山中。嬰出歸曰。與我千金。

告趙氏孤處賈善。乃使人隨嬰。殺杵臼及兒。而趙氏真孤在。嬰與俱匿賈宮中。名曰武。後十五年。武長。嬰具實告方謀族賈覆之。嬰亦自殺。以奉宣孟。與杵臼於地下。

張良

張良字子房。韓人也。自以五世相韓。及韓為秦所滅。良歎為之復讐。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中。良令力士操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副車。始皇驚求弗得。

王經

親王。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自出討之。尚書王經諫不聽。遂拔劍升車。半路上宿衛蒼頭官僮鼓噪而出。中護軍賈充自外入。逆與經戰於南閣下。太子舍人成濟抽戈刺。經殞於車下。昭入殿。下召群臣會議。以王經及其家屬付廷尉。經謝其母。母笑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及就誅。故吏向雄哭之。哀動一市。

劉沈

晉河間王顒。舉兵反。雍州刺史劉沈。發兵討之。為顒所獲。沈謂顒曰。知己之惠。輕。君臣之義重。沈不可違。天子之。重強弱以苟全。投袂之日。期之必死。在臨之戰。其甘如飴。顒怒殺之。

稽紹

東海王越奉帝征成都王穎。穎遣兵戍於陽陰。徵前侍中稽紹詣行在。恭準謂紹曰。今往安危難測。卿有佳馬乎。紹正色曰。臣子。僕御乘輿死生。以之往。馬何為。及石勒軍至。乘輿敗績。百官侍衛皆散。紹朝服登輦。以身衛帝。被殺。血戰帝衣。及穎迎帝入鄴。左右欲浣帝衣。帝曰。稽侍中血。勿浣也。

魯元果降

漢劉曜陷北地。進至區陽。獲將軍魯元。果降。飲之酒曰。晉得子。天下不無定也。元曰。身為晉將。國家喪敗。不敢求生。

可憐金龜

卷九

五

若蒙公恩。遂死為幸。曜曰。義士也。與之劍。令自殺。縛妻辛氏。美色。曜得妻之。辛氏大哭曰。妾夫已死。義不獨生。且一婦人而事二夫。明公又安用之。曜曰。貞女也。亦聽自殺。皆以禮葬之。

卞壹

晉蘇峻反。攻青溪。尚書令卞壹帥諸軍拒擊。力疾苦戰而死。二子瞻肝隨之。亦赴敵死。其母撫屍哭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夫何恨乎。

桓翼

蘇峻陷宣城。內史桓翼聞京師不守。進屯涇縣。釋惠勸翼。

與峻通使。翼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馬能忘。與遂臣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翼遣將軍愈。愈中關石。韓晃攻之。將敗。左右勸退軍。翼曰。吾受桓侯恩厚。當以死辭。吾之不可負桓侯。桓侯之不可負國也。遂力戰而死。是遂進軍至北城。而抗義殺之。

古絕

晉武帝時。秦韋鍾拔魏與。太守吉挹引刀欲自殺。左右奪其刀。會秦人至。執之。不言不食而死。秦王堅歎曰。用孟威也。不屈於前。丁彥遠。我索已於後。吉祖中挹開口而死。何晉氏之多忠臣也。

可憐金龜

卷九

五

張嶠

梁張嶠為興太守。侯景使侯子堅入寇。吳興兵少寡。嶠吉生。不聞軍旅。或勸嶠效朱君正。正降。嶠歎曰。袁氏世濟忠貞。不意君正一旦墮之。吾豈不知其難。父全。但以身許國。有死無二耳。戰敗。還府。整服安坐。子堅執送建康。景欲活之。嶠曰。吾忝任專城。朝廷倚重。不能匡復。連死為幸。景猶欲存其一子。嶠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願賊。賊欲景怒。正殺之。

安全藏

武后時。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鞠其左右。

太常工人安全哉大呼謂僕臣曰公既不信全藏之言請
剖心以明皇時不及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臟皆出流血
滿地太后聞之惻然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
僕臣停柩愿宗由是得免

廬英

安祿山陷東京河南尹達奚珣降之留守李憺謂中丞盧
奕曰吾曹苟困重恩雖智力不敵必死之英許諾祿山使
人執殺之奕罵祿山數共眾顧賊黨曰凡為人當知順逆
吾死不矢却夫復何恨

顏杲卿

史思明陷常山太守顏杲卿晝夜據城盡矢竭城陷執
杲卿及長史張戣等詣送洛陽祿山數之曰汝自范陽
力曹我奏汝為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於汝而反耶
杲卿嘆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為三道節度
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為唐臣祿位皆唐有雖
為汝所奏豈從汝而反耶我為國討賊恨不斬汝何為天
也何下達殺我祿山大怒并家殺盡等縛於中橋三柱而
罵之杲卿履謙北死焉不絕口顏氏死者三十餘人

張巡許遠

尹子奇又圍睢陽城中食盡欲棄城東走張巡許遠謀曰

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
不如堅守以待之始與士平同食葉統既盡食馬馬盡羅
雀掘鼠鼠雀盡巡出愛妾散以食士士亦殺其奴然後括
城中婦人食之人知必死莫有叛者賊登城將士病不能
戰之西向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無以酬陛下死當
為厲鬼以殺賊城陷巡死生執許遠於洛陽與賊前後
大小凡四百餘戰殺賊十二萬人

文山題雙廟詞曰為子死孝為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先

岳氣分士無全節君臣義缺誰負剛腸罵賊睢陽安君

許遠留得聲名萬古香後來者無二公之標百鍊之剛

嘆哉人生命歟云亡好烈烈轟轟做一場使當時賣國

甘心降賊受人唾罵安得沉芳古廟幽沉遺容儀雅枯

木寒鴉幾夕陽郵亭下有奸雄過此子細思量

石演芬

李懷光與李泚通謀欲反其養子石演芬遣客詣行在告

之事懷光責之曰我以尔為子奈何負我死甘心乎演

芬曰天子以太尉為股肱太尉以演芬為腹心太尉既負

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小人不能異心惟知事

一人苟免賊名而死死甘心矣懷光歎左右商食之皆曰

義士也以刀斷其喉而死

段秀實

唐朱此反以司農卿段秀實又失兵柄意其必快。遣騎士劫之以兵。秀實自度不免。乃往見此。此曰。段公來。吾事濟矣。延生問計。秀實說之。使開諭將士。示以禍福。奉迎來與。此莫大之功也。此不悅。遂議稱帝。事。秀實奪源休笏。前唾此而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漫波反耶。因以笏擊此。中其額。流血洒地。此衆爭前殺之。

顏真卿

李希烈反。宰相盧杞惡顏真卿欲出之。至是德宗欲遣人宣慰。希烈曰。顏真卿三朝舊臣。貞剛決名。重海內。其共人也。上以為然。遣之。詔下。舉朝失色。真卿乘駟至許。與朱滔等四使同宴。四使曰。都統將稱大魏。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真卿叱之曰。汝知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果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曹誘。希烈怒。執以欲坑之。真卿怡然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急與一級相與。豈不快公心事耶。後希烈遣中使繼殺之。

過平原縣詩云。平原太守顏真卿。長安天子不知名。一朝漁陽動擗鼓。大河以北無堅城。君家兄弟奮戈起。一十七郡連連盟。賊聞失色。分軍還不敢長驅入帝京。明

皇父子得面待。由是靈武起義兵。唐家再造李郭力。逆賊牽制君威靈。哀哉常山城鈞台。公歸朝廷氣不折。峭壁坎柯不得去。出入四朝老忠節。當年幸脫安祿山。白首竟隨李希烈。希烈安能遠殺公。宰相盧杞欺日月。亂臣賊子歸何所。茫。烟草中原土。公視于今六百年。忠精赫。雷行天。

韓通

宋太祖因陳橋兵變自立而還。周作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韓通。謀助象樂之軍校王彥昇逐馬。通馳入其第。未及閤門。彥昇所害。妻于俱死。太祖贈為中書令。以極其已。仍詔以禮葬之。

李筠

昭義節度使李筠。太祖遣使加為中書令。使者至潞州。筠欲拒之。伶佐切諫。乃延使者置酒。既而取周太祖畫像懸於壁。涕泣不已。筠長子中節泣諫不聽。遂會北漢師伐宋。戰敗赴火而死。

李重進

李重進周太祖甥也。太祖即位。加重進中書令。既而移鎮青州。重進乃陰懷異志。帝使陳思誨。賁賜鐵券。以安其心。重進猶豫。自以周室懿親。恐不得全。遂伺思誨治城。籍兵。

遣人求獲于唐。主以開省親征。城將陷。遣。盡。室。自。焚。思。辨。亦。賊。害。

呂氏中曰。韓通死於宋。未受禪之頃。忠義之志明矣。卒爲李重進。舊史書叛。與否未易言也。若見所謂頑民。非叛之忠臣乎。或曰。三人者。害臣漢晉矣。曰。智氏之孫。讓非狄。

蘇軾

宋蘇軾知亳州。交壯人圍之。蘇悉力拒守。外援不至。城遂陷。賊殺其家三十六人。因自焚死。城中人感軾之義。無一人從賊者。於是交人盡屬其民。

蘇軾

按蘇軾死難。始于王韶開邊。蕭注慕其功。而驟成交趾之豪也。合家全節而殉國。神宗嘗以張巡許遠比之。嗚呼。誠其人傑也哉。

唐仲

經畧使唐仲。爲永興軍。金人來室園之。仲屢勢不可支。乃以書別其父曰。忠孝不能兩全。義不苟生。以尊吾父。父曰。汝能以死殉國。吾含笑入地矣。遂與僚屬八人俱死。又金人陷汾州。知州張克載。率力捍禦。城破。充巷戰。不克。乃南向拜。自引決。凡一家死者八人。

李若水

李若水爲吏部侍郎。隨欽宗至金營。粘沒喝令曰。必使李作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可爲。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明日當貴矣。若水嘆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慰解之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真得以歸親。若水叱之曰。吾不顧家矣。忠臣事君。有死無二。乃罵不絕口。監軍搥破其唇。嚙血罵愈切。至以刀裂頸。斷舌而死。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千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

劉幹

資政殿學士劉幹。因金人陷京師。欲以爲相。幹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爲也。歸書片紙曰。金人不以予爲有罪。而以予爲可用。夫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君。況主辱臣死。以順爲正者。安順之道也。予所以必死也。使觀信持歸告其子。子羽等。即沐浴更衣。酌危酒而饗。金人嘆其忠。瘞之寺西崗上。過題總壁。以誌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斃。顏色如生。

丁南湖

丁南湖曰。李若水嘗奉車駕出城。亦在誤國之列。劉幹素爲童貫所知。預彼軍事。及其一死殉國。而前赴盡。遂以忠義崇於萬世。則君子歸節未晚。可不知所勉哉。

張叔夜

發書樞密院事。張叔夜既北。迂道中。惟時飲水。義不食。

至白溝。樂者曰：過界河矣。故夜乃矍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明日扼吭而死。

李希

李希知潭州。元人圍之日久，希日以忠義勉其將士，死傷相藉，人猶飲血死戰，城中大窘，力不能支，乃召帳下沈忠遺之，全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不可辱于浮海，盡殺之而後，我志辭以不能，希因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之，希亦引頭受刃，忠還家殺已妻子，亦自刎。

陳文龍

陳文龍，知興化軍。元人陷之，文龍被執，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卒不屈，乃械送杭州，不食而死。

文天祥

信國公文天祥，留燕三年，坐卧一小榻，足不履地。時元主求南人有才者甚急，王積翁荐之。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耳，倘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倫顧問可也。若遷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面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希知其不可屈，議將釋之，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數千人，欲取文丞相，希乃召天祥入，諭之曰：汝何顏天祥曰：天祥受宋恩，為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

以死是矣。帝猶未忍，左右力贊，帝遂其請，乃詔有司殺于燕京之柴市。世有詔止之，至則天祥死矣。天祥貽刊，跡述嘗謂史卒曰：吾事畢矣，南向拜而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南北人間者，皆為流涕。

翰林學士王桢以詩哭之曰：大元不殺文丞相君，長臣忠而得之，義似漢王封苗日。忠如蜀將斬顏時，情神日華異。見氣節凌霜，天地知，却恐史臣編不到，老夫郊浹馬新詩。

許有壬曰：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較漢唐而過之。及天命已去，文天祥萬變不渝，一旦就義，光明俊偉，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未有為若天祥者，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

謝枋得

元世祖訪求南人有才者，甚急，御史程文海薦謝枋得。枋得遺文海書曰：某所以不死者，以母在耳。先妣今考終，某自今無意人間事矣。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李左車猶能言之，況稍知詩書，頗知理義者乎？某之至愚極闇，決不可以辱召命，亦明矣。又親天祐逼之北行，與之言坐而不

對或疑言無獲。天祐久不能達。乃謀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者。皆忠於趙一存孤。一死節。一死于十五年之前。一死于十五年之後。萬世之下。皆不失為忠臣。王莽篡漢十四年。嬰。蔣乃仇死。亦不失為忠臣。韓退之云。蓋棺事始定。天祐曰。豫詞。枋得曰。昔張儀語蘇秦舍人云。當蘇君時。儀何敢言。今日乃秦攻之時。枋得復何言。枋得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只茹小菴蔬果。積數月。固始。四月初一日。至東京。初五日死于驛。

丁南湖曰。文山餓而不死。乃受殺身之慘。疊山餓而澤。

死。乃獲全屍之幸。蓋二人之成就人才。各一遺也。死之以殺。所以成其能。比之忠。死之以餓。所以成其義。齊之。

節。

趙鼎發

元人拘池州。通判趙鼎發。撫州事。繕壁夾雜。為因守計。親統張林陰遣人納款。鼎發知事不濟。謂妻羅氏曰。城將破。吾中臣不當去。汝先出走。羅氏曰。君為命官。我為命婦。君為忠臣。我獨不為忠臣。嬖兒鼎發笑曰。此豈嬖人女子所能也。羅曰。吾請先君死。鼎發笑止之。及元帥薄城。鼎發舉起書几上曰。國不可降。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

於羅氏同縊死。從容堂。

周鼎軒曰。鼎發身沒王事。抑且妻死夫難。節義之遺。萃於一門矣。

唐震

元人拘龍州。知州唐震。發民守城。元遣使來取降款。震叱之曰。我恐偷生負國耶。城中火年。賊震言殺元使者已而元軍登陴。震皆散。震入生府中。元軍執諸使署。震擲筆于地。不屈而死。萬里聞震破。鑿池。芝山後國。為其事曰。止水人莫喻其奇。及城欲破。萬里執門人陳偉。番手曰。大勢不可為。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遂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錫相繼投沼內。積屍如疊。莫日萬里屍獨浮出。送若飲葬之。

李齊

張士誠據高郵。已而有詔赦之。使至。不得入。賊始言。請李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張李齊往。至則下脅于微。雖辨說百端。而士誠本無降意。呼齊使跪。齊曰。吾膝如鐵。豈為賊屈。士誠怒。使曳倒。摧碎其膝。而高之時。論大科三點。若李誠。泰不華。及齊。皆不為所學云。

百僚金鑑卷之十

武功

教治以文裁亂以武武與文不可偏廢者自漢唐一戰運於較代之端嗣是伊尹造攻於鳴條而父厲傷於牧野而兵法乃大略焉後齊之孫武魏之吳起尤而效之者也後有穰苴尉繚之後皆得窮其說以相誇訕要不外司馬法者近是自漢唐以來功名表著者集之於篇以示不忘充之意焉

有熊氏

黃帝時有蚩尤作亂作刀戟大弩以暴虐天下炎帝榆罔不能制之令居北瀨以臨四方蚩尤益肆其志出患澤水登九澤以攻炎帝于空桑炎帝適居涿鹿軒轅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軍士皆昏迷軒轅為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於中冀因名其地曰涿鹿之野軒轅黃帝之名有熊其國號也

伊尹

伊尹名摯力牧之後也耕于有莘之野樂道守義成湯使人以幣聘之進之于桀桀不能用復歸湯因說湯以代桀桀民之事遂與桀戰於鳴條桀師敗績湯乃放桀于南巢以伊尹為相

呂尚

呂尚者其先祖嘗為四岳佐禹平水土夏商之際封於呂姓姜氏尚其苗裔也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虎非熊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水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戰與俱歸立為師謂之師尚父後相武王以伐紂封於齊

吳起

吳起衛人也先仕魯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或謂之起恐得罪歸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得與士卒共食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乘騎親與嬴弱與士卒共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皆聞而哭之入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氣何哭為母曰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而不拔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死所笑矣

孫直

司馬穰苴蔡田完之苗裔也晏嬰為於齊景公名為將軍使寵臣花賈監軍約出師後期者斬莊賈逾期後至斬之以殉三軍三軍戰慄遂霸齊國

孫武

孫武子齊人也以兵法見吳王闔閭出宮人為二隊

以罷短二人為隊長試習戰法孫子約曰汝知左右手與心乎宮人曰知之孫子曰前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乃三令五申而鼓之宮人笑乃斬隊長以徇再鼓之無不如今遂強吳國

孫臏

孫臏者齊人也親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齊使臏為師以救韓直走魏都龐涓去韓而歸魏孫子謂曰忌曰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吾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乃使齊兵入魏地為十萬灶明日為五萬灶又明日為三萬灶龐涓大喜曰吾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與其輕銳兼日併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多阻隘可伏兵乃砍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于是令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消息使至砍木下見白樹以火燭之萬弩俱發魏師大亂相失潰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大破魏師

田單

田單者齊之宗人也多智習兵立以為將聞燕惠王新立嘗不快於樂毅乃殺之問曰樂毅與燕新王有隙長謀而不敵歸以伐齊為名齊人惟恐他得未即憂焚矣燕王得反間乃使騎奴代將而召殺之遂奔趙燕得士由是憤慨

不和田單乃收城中牛千餘為絳繒衣蓋以五采龍文家兵亦於其角而灌脂束華於其尾繫城數十穴夜縱牛燒城城中鼓噪從之燕軍大敗走齊人殺騎奴虜齊七十餘城封為安平君

張良

張良祖擊始皇之使聚火卒百餘人欲泛舟過沛公遂屬焉公以良為底得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與他人言輒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遂從不去及沛公得天下封為留侯

秦王子嬰

遣將將兵距峽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方強未可輕顧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為疑兵使酈食其陰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還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知因其懈怠擊之沛公引兵繞峽關踰滑山擊秦軍大破之

按子房與蕭韓並稱三傑而考其始終蕭何有微吏之嘆韓信有未夾之憾而子房博浪一擊而天下震動僅若一箭而四方拱服蓋其始機兵符於黃石其終機沉殺於赤松先怪離奇不可方務殆其優游考終其規矩臨屠戮者相去不大徑庭哉此又人傑中之傑者也

韓信

韓信引兵伐趙。夜遣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襲趙軍。趙見我走。必空壁來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亦幟令。得傳信曰。今日破趙會良。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大信。引兵出背水口。趙間壁擊之。大戟良。又信與張耳。佯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水上軍皆殊死戰。不可敗。趙軍歸壁。見皆赤幟。驚亂遁走。漢軍夾擊。大破趙軍。斬陳餘擒趙王歇。諸將聞信曰。兵法在信山。凌前在水澤。今又背水以勝。何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諸將皆服。韓信已定臨淄。

五

遂東。趙王項王使龍且將兵救齊。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安得於勝下。無燕

人之勇。不足畏也。遂與信夾澗水而陣。信令人褰飲塵水上流。且引軍半渡。擊信佯敗。還走。且追之。信使人決壘。水且軍大半不得渡。遂擊龍且。盡定齊也。

漢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不絕。報遠。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人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所以得天下也。

陳平

陳平武陽人。家貧好讀書。里社中平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吾陳孺子之為宰。平曰。使得宰天下。亦如。是歟。失常從高祖征伐。凡六出奇計。請捐金行反間一也。久惡卓。具進楚使二也。夜出女子二千。解榮陽圍。三也。騙足請封齊王信。四也。請偽遊安廣韓信。五也。厚遺閼氏。解白登之圍。六也。封為曲逆侯。

周亞夫

漢文帝自旁軍至霸上。及棘門。直馳入。已而之細柳。先驅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子臨上至。又不得入。上使使持節詔將軍。言欲入營。營中曰。將軍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驅上乃按劍徐行。告。里夫持兵捍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改容式車。敬勞將軍。成禮而去。群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擒也。至若亞夫。可得而犯耶。乃拜為中尉。

李廣

將軍李廣。隴西成紀人。其程不識。但以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刀斗自衛。然亦遠。候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斗。軍不得休息。亦未嘗遇害。然敵畏李廣之募士卒亦多。樂從。

司馬公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言治衆而不用法無不凶也故曰兵事以嚴終為將者亦嚴而已矣然則效程不識雖無功猶不貲哉李廣無不傾覆矣

衛青霍去病

漢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與驃騎將軍霍去病皆為大司馬屬
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天子常欲教之孫大兵法
對曰願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令視之
對曰敵人未滅無以家為也由是上益安重之青為人仁
愛喜士退讓以柔和自矜於上兩人志操如此

趙克國

武帝時先帝與諸羌皆降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以為老使所言問誰可特着充國曰無踰於老臣若矣沒問將軍度羌人何如當用幾人對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遠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充國至金城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機止必堅營壘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遠上屯田奏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責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計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理陳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下公卿議親相任共計可必用上嘉納之於是命充國留屯田

按十二事。一言也。田秋穀威德並行。二言獎勵。三言
待其叛。三言使民不失農耨。四言罷騎兵以省大費。五
言令士卒猶河隄漕數。以示威武。六言以剛暇繕治郵
亭。充入金城。七言不出兵。坐待必勝之道。八言無輕遠
阻。追死傷之害。九言不損威武。敵難乘間。十言無驚動
軍。使生他變之憂。十一言治隄隴中道橋。以制西城。
十二言者。由役以戒不虞。

張南軒曰漢得當以完國為最留田十二事持久而為不可動之計其規模與孔明渭上之師何異也

麒麟閣十一功臣

宣帝思股肱之美，乃面直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兩字，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以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可於方叔召虎、仲山甫、馬

新編二十八將

明帝恩卹興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勸焉
為省以馬成王漢王梁賈滬陳俊耿食杜茂寇恂傅俊岑
彭堅譚焉王顯朱祐佐光榮遺字志景丹萬修孟延耶
形姚期劉楨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並以王常李通實錄

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叔父之親。獨不與焉。

害妻殺一人後世必有與者有子訓其女曰紋性莽友好讀書選入宮為貴人

齊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地。劉璋闇弱，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賢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修政治，外順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遂定三分之業。

胡致堂曰：三國人才之盛，後世鮮及。然諸葛孔明則高邁獨出，眉山蘇子以當觀然。三代之佐，未易與世論斯言。當矣。孔明可並於伊尹，而以當樂自許。謹志也。

羊祜

晉羊祜，字叔子，晉主有成其之志，使祜都督荊州諸軍事。祜鎮襄陽，拓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比聽之，咸成運之卒，以璧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卒也，乃有十年之積。水軍常無乏，雖常身不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自歸江陵，務修德信，以懷吳人。卒及兵，則日方戰，不為槍鏑之計。將保有益，進退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意。祜出軍，至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還賴賞之。宴會聚江沔，游獵，皆止晉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還之。於是邊人皆悅服。祜與陸抗對境，使命嘗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疾求藥於祜，祜以成藥與之。抗即服之，人多效。抗

抗曰：昔有仇人羊叔子哉。抗告其邊成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勿求細利。及祜卒，南州民為之罷市。祜好遊岷山，樂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目謂之堕淚碑。

凌烟閣二十四功臣

唐太宗命圖畫功臣於凌烟閣，凡二十四人。長孫無忌、王芳泰、杜如晦、魏徵、房玄齡、高士、蘇封、趙敬德、李靖、蕭瑀、段志元、劉元基、屈通、殷開山、蔡紹、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張公謹、程知節、虞世南、劉政、唐儉、李世勣、秦叔寶。

李勣

唐李勣，為將有謀，善斷。從喜如流，戰勝則功歸於下，所得金帛悉散之將士。故人思致死，所向克捷。臨事選將，必當相共，狀貌卑厚者，遠之。或問其故，曰：薄命之人不足成。功名。嘗謂人曰：我十二三時為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王為難當，賊有所不懼，則殺之。十七八為佳賊，臨陣乃殺人。二十為大將，用兵以救人及卒，謚貞武。

太公廟

唐明皇帝，今兩京諸州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饗。還吉名，將以備十哲。左無以張良為首，曰：張良輔信，李思，李靖，郭子儀，此左五哲也。右無以孫武子為首，當他業，數諸葛亮。

李勣范蠡此右五哲也致致如孔子種。

司馬溫公曰經緯天地之謂道載定禍亂之謂武自右不無斯二者而稱聖人未之有也。蓋孔子專文而太公專武乎。自孫吳以降皆以勇力相勝。但詐相高。豈足以數於聖賢之門。而謂之武哉。乃復輕引以飾十哲之目。使太公有神。必蓋與同食矣。

郭子儀 李光弼

安祿山反元宗命郭子儀進取東京。選良將一人。分兵先出井陘定河北。子儀薦李光弼為河東鄆度使。分朔方兵萬人與之。大破賊將史思明於嘉山。又子儀光弼還常山。思明收散卒數萬。踵其後。子儀至恒陽。思明隨至。子儀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兵。夜則共營。賊不得休息。數日與光弼議曰。賊倦矣。可以出戰。子儀山。大破之。其後屢建大功。卒能破逆賊。又乘與唐室再造。李郭之力也。

郭子儀為上將。擁兵極元。依重朝恩。諱謗百端。詔書一紙。微之無不即日就道。由是詭譎不行。嘗遣使回承嗣所。承嗣西望拜之曰。此勝不屈於人。若子矣。李靈曜據汴州。作亂。公私物過汴者皆留之。惟工儻物不敢近。遣兵衛送出。境校中書令。若凡二十四。府庫珍貨山積。家人三十人。八

子七。皆為朝廷顯官。諸往數十人。每問安。公不能盡辨。領之而已。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不自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之非。年八十五而終。其待任至大。官為名臣者。莫若李。卒封汾陽王。諡忠武。

李晟

李晟破朱泚。收復京城。屯於含光殿前。令諸軍曰。晟頗恃士之力。克清宮掖。長安士庶。又陷賊庭。若小有震怒。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皇家相見。非晚。五日內無得通家信。公私安堵。秋毫無犯。遺書記于公。翼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撤揭寢園。鐘聲不移。朝覲如故。上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為社稷。非為朕也。封西平王。諡忠武。

李愬

想眾之下也。安命代。蔡乃命李祐。及李忠義。李進誠。將軍出東行。更至張家村。夜半雪甚。行七里。至州城近。城有。魏鶴也。想令驚之以混軍聲。四鼓想至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環其城滿坎。以先登。壯士從之。鶴鳴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元曰。官軍至矣。元濟尚寢。笑曰。倖曰為盜耳。曉當殺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濟起。趨於庭。聞。軍號令。始悟。乃帥左右登平城。拒戰。及董重質詣想降元。

濟於城上請罪。下之。檻送京師。不戮一人。想還軍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盛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喻也。敢問其故。思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為恤矣。取吳房。則其衆奔。奔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主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勝極小敗。先自挽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懸餼於奉。而宣於特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其所以成功也。

史臣曰。李愬所論用兵。凡智將皆能之。而其所不可能。

李

者有二焉。大忌敵者恒情也。而彼獨寧結李祐以面成。年功者常態也。而彼獨拜迎裴度以敷其謀。蓋嚴乃仁義之將。而恩為其子。故家傳流。此况慈之善。尤有克肖乃父者乎。

曹彬

宋樞密使曹彬。伐江南。頓師城下。未嘗急攻。而城中日迫。城將陷。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問疾。彬曰。余疾非藥石所能治。惟願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要殺一人。則餘愈矣。諸將許諾。其焚香為誓。彬即於城隅。唐主李煜出降。彬待以賓礼。請治裝赴汴。彬自出師至凱旋。士卒畏服。

江南以保全。彬歸自江南。舟中惟圖書衣食而已。問門進。榜子云。奉勅差往江南。勾當公事。時人嘉其不伐。彬性仁厚。在朝未嘗言人過失。位無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大夫於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安自事。必冠而後見。君子謂。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為宋良將第一。按王全斌伐蜀。日夜宴飲。不恤軍士。縱部下掠子女。奪財物。蜀人苦之。太祖每以為恨。以彬仁厚。故事任之。彬子瑋。瑋皆為良將。英世顯榮。全斌身死。未幾。子瑋有為乞丐者。仁暴之應。為世所宜鑒也。

吳玠

宋高宗時。四川宣撫使吳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置座右。積久。燭牕皆格言也。用兵本孫吳。務遠畧。不求近小利。師下處而有恩。虛心請受。雖卒伍最下者。得以情達。用得位。視勞能為高下。不以親故權貴。撓之。及卒。西人思之作廟以奉焉。

岳飛

岳武穆飛。事親孝。志慷慨。必以取中原。滅仇為念。自奉甚薄。少飲酒。能至數斗。帝嘗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

飲酒。遂絕口不飲。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歡。乃鑄名妹。遣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却不受。玠益敬服。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御史平。嚴而有恩。凡有頒檄。均給軍吏。秋毫無私。善以少擊衆。有所欲舉。盡召諸將統制。與謀計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為之語曰。搆山易。撼岳家軍難。張浚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智。信。勇。嚴。闢。一。不可。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志憤敵。臨陣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

韓世忠

世忠抗疏言秦檜誤國之罪。遂罷為醴泉觀使。自是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踰驢。攜酒泛一二奚童。顧避西湖以自樂。澹然自如。若未嘗有權位者。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十餘年而卒。世忠類直勇毅。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與檜同在政府。一揖之外。未嘗與談。嘗義輕利。持軍嚴整。與七年同甘苦。誓仗死。莫不精銳。

按同時有劉光世者。傳身不義。取軍無法。不肯為國任事。嘗入對。言願竭死以報國。他日史官書功臣第一。帝曰。卿不可使為虛言。當見之實事。方之韓世忠。世忠無幾。不

遺達夫

劉錡

劉錡慷慨磊落。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下也。今有敵言錡姓名者。斷。故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執故書者。皆隨姓名以對。至錡。真有應者。金主曰。吾自當之。惜錡以疾。不能成功。齋恨而沒焉。

宗澤

宗澤為東京留守。時敵騎陷七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閣盡廢。兵民襁負。盜賊變橫。澤既至。誅捕盜賊。撫衛軍民。修治樓櫓。臺出師以挫敵。有王善者。河東巨寇。擁衆七十萬。半騎馳至其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公一二策。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嘗謂岳飛曰。尔智勇材力。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馬全計。因投飛陣。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遂用之。以存乎一心。澤是共言。

百俸金銀奉之士

戒石銘

爾俸爾祿 民膏民脂 下民易虐 上天難欺

右宋高宗紹興元年頒戒石銘於州縣今刻石云云

按此乃與燕饗食之要務而敬天勤民之心法也凡

食祿之家非能自耕而食自織而衣也一絲一粒莫

非民間之膏血故必節用而愛人豈不盡於閭閻方

為仁人君子之用心若養粟是飽裕至是盈曰盡茲

小民惟我魚肉而莫我如何也亦知有皇上帝臨下

有赫乎古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經新穀舊得暇

卷則却心頌肉民膏民脂之謂也周頌云陟降朕士

日監在茲上天難欺之謂也故朕此則為猶吏為神

君兆民戴之車服庸之身名俱泰子孫可保人亦何

俾而下為子悖此則為貪官為酷吏兆民怨之斧鉞

臨之身宋俱敗爰及高商人亦何苦而為之手故自

州縣等而上之即公孤卿貳俱當以此為鑑云余為

唐其意曰

墨綬銅符委任隆

身有民社代天工

膏粱宜念耕耘苦

文牘寧思杆插空

貪吏可為非確訓

榮清自守貽休風

其件威攝漢恩哉 須信彼亦有主公

戒石碑銘

蕭弘書

大哉告戒 至明至威 瞻前在目 越後在思

恩而不見 不顯於微 赫々業々 庶幾無違

訓庶銘

周典六計 吏治條陳 以廉為本 乃良而糖

彼雖貪色 與往虎均 肥於其家 多瘠吾民

擬運於法 規其冠紳 指情而出 殃及後人

我朝忠孝 賄食而仁 答爾群辟 是謂是遵

謹刑錄

民言同胞 疾痛猶己 報雪以威 則非得已

仰惟祖宗 若保赤子 明謹廉獄 則仁溫言

金科玉律 毫析蠅累 大河大吏 莫棄法理

建子郡邑 在用憲言 典憲嚴言 式克欽止

古本理宗 聖戒錄中 凡為司牧者當為一逼置之

座右以憑檢閱官以六計舉群吏智能賢愚而皆冠

之以燕者誠以燕為聚善之本也倘每事盡善而偶

一染指則為人所唾棄矣蓋士人子已如處子之中

身一或失節雖有貌言工巧不足觀也已天下之財

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既肥於其家有不剝削於

民者乎。貪人敗類。刑法隨之。縱有時而倖免。清復自思。卒不悅於精神耶。宋自祖宗其仁以奉。皆以忠厚為本。故點貪官。乃以仁吾民耳。

記曰。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故叔問如。章服念全句。蓋其難其慎也。故漢當昭宣之時。即君章薨。延年皆以殘刻相高。而張。獨持廷尉之平。為不殺乃多所平反。漢之元氣不至虛耗者。賴有此也。唐當武周之際。周興來俊臣。龍為酷害。而徐有功獨存平恕。平日知不離刑曹。卒能反周為唐。仁暴之應彰。如是。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其聖賢傳心之要典也歟。

西山政訓

真德秀號西山先生。翰偉為以四事十害。其言曰。德秀願與同僚各以四事自勉。而為民去其十害。

四事

律已以無清操。

萬分廉潔止。是小善。一點貪污便為大惡。不廉之吏如蒙不察。雖有他善。莫能自贖。故以外為四事之首。

撫民以仁慈母。

為政者當體天地生萬物之心。與父母保赤子之心。有一毫之慘刻。非仁也。有一毫之忿嫉。亦非仁也。

存心以公神君。

傳曰。公生明。私意一萌。則是非易位。故事之當理不可得也。

巡事以勤執木。

當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古之聖賢。猶且日是不食。生以待旦。況其餘乎。今之世。有勤於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詩酒游宴。則謂之風流闊雅。此政之所以日廢。而民之所以受害也。

十害

斷獄不公。鬻貨之吏。

獄者民之大命。豈可少有私。

聽訟不斷。糊塗之吏。

訟有實有虛。聽訟不審。則實者反虛。虛者反實矣。是延罔繫。糊塗之吏。

一夫在囚。舉室廢業。囚固之苦。度日如年。可又淹乎。慘酷用刑。狠惡之吏。

刑者不獲已而用。人之餘。齊即已之。餘。膚也。何忍以慘酷加之乎。今為吏者。好以喜怒用刑。甚者或以閑節用刑。殊不知刑者國之典。所以代天糾罪。豈官吏逞忿行私者乎。

逞忿行私者乎。

沉濫追呼。騷擾之吏。

一夫被讎。舉室驚惶。有持引之需。有出官之費。貧者不免舉債。苦者至於破家。其可濫乎。

招引告訐。陰刻之吏。

告訐乃敗俗亂化之原。其犯者自當痛懲。何可勾引。今官司有受人賄封狀。與出榜召人。告首陰司罪犯。皆係非法。

重疊催科。括剝之吏。

稅出於田。一歲一收。可使一歲至再稅乎。有稅而不輸。民之罪也。輸已而復責以輸。是雖之罪乎。今之州。

縣或鈔雖給而籍不銷。再進至官。呈鈔乃免。不勝其擾矣。甚至有鈔不理重納而後已。破家蕩產。驚心動魄。

子。往往由之。有人心者。豈忍為此。彼欺耶。今之小吏。百姓納銀。不給小票。不勾赤曆。世之貪官。通同收賄。猶鼠同眠。往往用此術。一樹剝二皮。何處告訐。

科罰取財。巧取之吏。

民間有二稅外。一毫不當妄取。今縣道有科罰之政。與夫非法科歛者。皆民之深害也。不可不革。

鞭吏下鄉。木瘁之吏。

鄉村小民。畏吏如虎。鞭吏下鄉。猶鞭席出柙也。弓手。

低價買物。乞丐之吏。

物同則價同。豈有公私之異。今州縣有所謂市令司者。又有所謂行戶者。每官和收買。視市價率減十之

二三。或不即還。甚者白著。民戶何以堪此。真西山先生曰。某之區。其於四事。敢不加勉。同僚之賢。固有不俟叮嚀。而素知自勉者矣。抑豈無所當勉而未能者乎。至若十害。有無所未詳。知萬一有之。當如拯溺焚。不俟終日。勿徂於因循之習。勿牽於利害之私。或

事州縣。當見告而商確焉。必期於去民之瘼而後已。此。

又某之所望於同僚者

清慎勤詩

華東老人

一官初授即膺敘

愛爾青齡無染身

清白吾家有私譜

古人三字要留神

狀元劉理順曰居官之務多矣古人以清慎勤括之清

慎勤之說亦頗矣而董宗伯以三字運之宗伯之三字

已開矣而我華東夫子復以詠言為祖計之夫子之

詠夫子之教也夫子之教匪直夫子之詠也夫子作

而孔通地聲居天垣而高岡振響節旄南指而兩浙

之波以靖藍網再整而斯北之紀益肅其視楊太尉

之既知諸葛武侯之小心陶都督之終日運甓有以異

乎故微是詠夫子之教已揭日月而行也微是教夫子

之身已載軌物而出也

三字金丹

清慎勤三字金丹也唯清則匪所志惟慎則王所見惟勤

則底厥熱三者克修而福祿從之矣余不敏自筮仕燕江

以泊歷任虞曹罔不以此為強韋茲出守金明其公署額

曰清慎勤拂塵視之乃會稽天來李翁書也公餘玩味厥

真寶深其或苞苴未絕思以杜之縣幸未陰思以制之蓋

匪未起思以振之勉其濁照以反於清戒其肆昭以反於

慎慎其情即以及於勤夫曾家云手足痿痺謂之不仁誠

使三者佩服無缺則政務清明精神謹固於以稱循良而

膺典數將以此為梯與夫爰敷厥職銘諸座右用以自箴

並以箴諸君子云

清箴

分符館敘厥道維清纖塵不染迺全令名譬彼秋月譬而

愈望譬彼美瀛洗之益澄勿效夙夜勿昧寸靈四知恒念

三畏自程彼白璧勿玷青瑣結素履勿濕微罔直蓋

不飾固有常刑凡百君子用誌几楹

慎箴

字位嚴官厥德惟慎循繩遠墨迺鮮厥愆行期有經言戒

罔信旋析蟻封趨迺頽隕括囊無咎惟口啓羞破酒漏言

雷陽是愆溫室莫對榮又祚胤春水兢滌霄震執王

捧盃戴經聖訓凡百君子恒鑒方寸

勤箴

進德居恭勵志惟勤月將日就迺邁等倫譬彼天行晝夜

運輪然彼川流萬古相循禹王至聖清血時勤士行習勞

運甓斯頻賦詩損壽飲酒耗神簿書旁午案牘紛紜天工

翼獲厥惟良臣凡百君子勿忘典墳

與人誦

鄭使公孫僑為政使都而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鄉
應井有伍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興之恭儉者因而斃
之沒改一年與人誦曰取我衣刑而櫛之取我田疇
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共棄之及三年又誦之曰
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
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魯人誦

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魯人初誦曰

魯有初而韜投之無失韜之廢棄投之無郭

三月政成化行民誦之曰

魯人誦

哀哀章甫寔獲我計章甫哀哀意我無私

劉道原曰子產沒政一年與人誦曰孰殺子產吾共與

之三年誦之曰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孔子為魯司寇

政已數年攝行相事民誦之三月而後誦之彼一聖一

賢猶得民若斯之難也後之為政善惡興於愛憎之口

毀譽出於狡僞之是非至當之論也歟

愚嘗謂是非毀譽聽之人言正直清廉盡其在我文中

子曰樹黨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至哉言乎

五字吟

臨民端在肅觀瞻
容貌衣冠莫喻閑

若使笑嚬能自愛
垂紳坐治有何難

右恭

心同履載浩無涯
萬姓紛紛共一家

右寬

魚躍鸞飛皆自得
休休初度佐朝華

四時迭運不差移
潮汐盈虛有定期

右信

頑若豚魚皆可格
兆民何事不相隨

業廣功崇惟在勤
風行雷勵振精神

右敏

始終一致無差陞
庶績咸熙答聖君

聖賢治化在仁民
兆姓痼瘼切已身

右惠

強教悅安稱愷悌
閭閻無處不生春

按恭寬信敏惠五者夫子之論仁也而為政之道不外

是他日論帝王之政亦曰寬信敏公與子張論從政又

曰尊五美蓋為政為仁相為表裏未有舍仁而可以為

政者也至若相鼠與刺荷屨貽譏施朝三暮四之術鮮

朝考夕糾之政豈而孔虎屠伯肆其毒羅鉗言網極其

慘何足與言為政之道也歟

池邑集詩

王梅溪守東川會邑宰施以詩云邑宰皆感動

九重天子愛民

人亦宜懷惻隱心

今日與堂一打酒

使君遠在廣民料

真西山脚長流聖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詩云

夜來官吏與斯民

本是同胞一醉親

既以脂膏供爾祿

須知痛癢切吾身

此邦素號唐朝古

我輩當如漢吏猶

今日相序一盃酒

更煩散作十分春

丘壘山先生還瀟進士赴鉛山縣詩

五律金鑑

卷上

士

科名進士重任宦筆邑雞羨爾英校安政身青雲端

牛刀初小試遂萌莊劇煥一朝謝師交氣然吏民聞

衆目昏暗願萬口津以謹來者待我知仇者待我殊

時者賴以野轉若賴以室一身百責事子永相聞

所責各宜理事安民斯安先當江開交孔道多往還

一事胡可煩頃刻寧替閒時懷隱憂念斯民艱

民乃吾子姓財乃民腎所民身即我身心由何忘知

聖朝待主尊疎策親臨知何以恭國恩民者君之天

愛民即愛君慎勿忘斯言

文莊外語罵仕宦之難若及民瘼之痛切其甚仕之津

泉而宰治之藥石也凡為司牧宜罵一通置之座右

唐李頎贈韓鶴詩

為政心開物自開

朝看飛鳥暮飛還

宰省河上神明宰

美爾城頭姑射山

按此詩有一段優游自適之趣亦必萬事就理民無怨

然然後幾比若哀鴻遍野雀符弄文雖欲自適豈能獨

樂哉余守延安政簡刑清寂無一事有句云

眼裏山城志願遠

近來猶幸簿書稀

黃堂書水渾無事

槐影參差燕子飛

其二

百律金鑑

卷上

士

閒開萬里字為足

韓范芳徽在目前

但使寸心堪自對

飲水茹蕒亦悠然

其三

宦海蕭條惟一身

鶴梅相伴不為貧

官衙夜靜焚香坐

疑是羲皇以上人

其四

政簡刑清佐聖明

疎離錫大不知驚

園扉久矣生苔蘚

野外村農起碩登

盧東安為東莞縣令莅任十九年清操不易臨行惟受

士民賜詩而已自賦曰

不貪自古人為寶
今日貪民野滿囊
十有九年官闕邑
幸無一事掛心腸



百餘金

卷十

上

百餘金

不主

百餘金錄卷之十二

督院條約

為通飭有司力除積弊以安地方事照得

本部院恭膺

簡命總制兩粵陞見之日面奉

上諭首以吏治民生為重要違

天誥倍加兢兢茲當下車伊始期與諸司砥礪一洗積習

更新庶政凡衙門風弊兵民疾苦亟欲悉心憂傷先

就見聞所及列示于左本部院言在必行非同故套

敢有不遵定行參處不貸

一禁私派

惟正之供民力易辦獨有于地丁正項錢糧之外乃

立名色借一派百最為民害如像羅米谷及城壕烟

蓋炮臺箭臺金殿衙宇工匠等項多端派索又且追

令里役逐項折乾圖入私囊更有便通捐助種種名

色攤派里排倫辦民力幾何堪此重困示後如有陽

奉陰違礙出官即糾參吏役等來處死

一禁加耗

加耗加耗久有明禁兩粵有司積習難改仍有勒索

火耗每兩加至三四五錢不等如徵本色每石加至

四五斗不等至起解司府有偏針添馬等弊扣除耗
炭加以吏書勒索規銀致累解戶包賠又有誦為浮
寄銀兩用無印批遲起解種一弊實聞之爰指示後
如有故違官參之處

一禁私折

本折錢糧必有一定之額以便小民輸納今聞各官
既認本色米石任意更張求賁則微本色每石耗美
加至四五斗不等米賤則微折色每石減至二兩或
二兩四五錢不等道府各官明知故縱土究衙蠹朋
比為奸敲骨吸髓民困已極示後如有仍前混微者

道府各官一併糾參嚴役處死

一禁派夫

粵地歷年夫役百姓疲于奔命屢奉嚴禁不許滋派
民夫每有催募俱開銷正項錢糧近聞不肖有司仍
一陽行役使如里長夫行戶夫鄉寨夫甸夫甲夫武
備村奉行修理或托名軍公挑送名為催募等未登
徵徭：若累民力難堪亦使如有擅行役使者官參
吏處

一禁濫罰

前時載于律例難客增賦粵地僻處天末每有不肖

有司因循積習任意增減遇有版戶動輒罰米谷數
百石或夫數百名或缺數千斤或灰磚數萬計折價
加壓名曰公用種：巧立名色勒取重賄所求不遂
即發原差鎖帶伏房經年累月不寬不放以致破家
喪命民困已極示後如有此等許被害親屬赴告以
憑查參

一禁保甲

兩粵山海冠盜有百十成群明火強劫與擄人勒贖
者不過夜聚曉散皆由土亢市棍為賊線索之故該
地方有司各官務要力行保甲如有出入詭秘勾引
匪類之人許誘保甲長嚴行懲辦立時拿獲果係真
盜即行處候審結不得類拘保甲以致拖累

一禁衙蠹

積奸巨猾有司用為心腹屢經裁汰陽奉陰違盤踞
衙門牢不可破奉行詞訟則欺善長惡把持行市則
損人利己包當里役則候公官私攬稅務則妨害
官民諸如此類最可痛恨示後速行查革究懲仍驅
逐出境敢有不遵分別參處

督院周 為通飭將弁嚴禁積弊以圖封疆事照得

本部院恭膺

簡命總制兩粵欽奉

勅查提鎮皆隸節制武官四品以下以軍法從事煌

天語敢不凜遵所望賢能將弁同心協力戢盜安民共圖

保障今查兩粵營汛處設兵乃盜賊滋多防剿無

微因將弁平日不遵紀律雖知拮据艱兵害民諱

盜養禍遺種重地豈容如此貽誤本部院下卑伊始

合行告誡先揭數條通行飭諭凡將弁務須洗心

滌慮痛改前非以期後效本部院信賞必罰激勸兵

在倘有怙終不悛者軍令森嚴斷不寬貸所有禁約

開列于後

一嚴汛守鎮協營寨賊寨守禦盜賊生發即應擒捕乃

該汛弁兵平日防惰疎虞臨時怯懦逃竄賊之未踪

去路竟皆不覺不追甚有假賊追賊之名搜查平民

用非刑之法教拔窩室以及殺良冒功掩敗為勝坐

令盜賊得計搜勒莫施自後務須恪守紀律分番汛

守盜少則立時追捕盜多則傳相堵截務使剽賊去

來路斷地方寧靜如仍前獎訊守各弁立以軍法從

事

一禁扣剋兵丁衣食惟賴月餉乃各營營官領餉有扣

散餉有扣造冊有扣校文有扣時節有扣慶賀有扣

迎送有扣旬千祀以至將領營票跪送宴不有扣於

是兵丁養身不贍遂其為竊為盜不肖將領為之扣

剋入已竟縱劣兵害人是該兵衛民反以殃民也自

後將弁宜痛改前習務使位有實兵有實餉奉

公守法以期士飽馬騰如仍前扣剋立刻拿辦重處

一禁採買

採買一宗久奉

嚴諭片悉將弁習成此風猶有妄托軍需名色將谷米乾

草皮角竹木鉢炭等項以及土產貨物或差員鄉鎮

強行勒發買或封條有司託其收辦以至不肖官校

因而照依地糧多為索取更令百姓水陸奔馳又有

差員之供應遲延之鞭撻交納之力難不誣盜數殊

可痛恨自後再有此弊地方人等立赴本部院軍前

陳告即當拿拿恭處治有司徇畏代為採買一併列參

浙差員復拿拿處死

一禁營債

營債屢經嚴禁乃有不肖將弁利令智昏所信下人

上究重利放債與軍司事或為中保或為居傳互置

抽在立保之時即所慎借款虛估重利及既借難償則逐月逐日堆積莫算重加利息半載週年力不厭清則品將損弊率頃刻變及觀族竟有逼罵賣妻勒為奴隸者甚至販賣外省老為慘惡除已經撥示各關隘嚴加盤計不許縱放私販人口過嶺外各營自後不許更行放債壓利准折如仍前肆志不悛定行重法處治

一禁土兌

粵中土兌飄蕩不逞存心險惡冒知武職易欺城可倚俸身投營或甘為校使或假結相友百計違違圖鷹犬武職又旗鼓不覺為之權弄如探賈放債私通私派等弊皆出其指使甚者誘引藩家子弟投身獻產肆惡泄情或撥置某富可詐某總司乘憲空要正冤域莫測營伍之蠢莫此為甚除一面審訪嚴拿除地方大害外爾將弁等亟宜自省毋再收用土兌如有前情訪聞得實定以軍法嚴死

監邊條約

為晚論事編照本道初補海南承兌望洋增嘆既思近地百姓疾苦易於

上聞若遠地

君相 上司耳目難周況古之聖賢周流職環之果之齊原未擇地總為行遠計環雖海外亦吾民吾人正宜盡心期有以整頓安全之昔賢有言為政不在多言而力行何如似可無諸然民情之慘拂素非之期許不明白開陳無以示約今折案二十條與吾環海風人文相勸勉身體力行人事盡則天夢見恩懷瘼之風不難通滿遐邇本道亦得以報

簡命而慰懷來環雖萬里之族：凡席間矣質言相告須至示者

計開

一正人心以綏福

天下大定惟粵東海氛未靖以致頻年用兵民生窮苦豈非人心不正釀為禍亂是共戈造自人心不可不猛省也今願吾環民內而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兄友弟恭夫義妻賢主寬僕忠外而親戚朋友隣里鄉党講信脩睦交相親愛舉心動念皆以天理人

心是歲是聳人心既正天意可回行見淑氣相養嘉祥主見豐豫太平之盛與斯民共享之矣

一崇孝行以端化源

孝為百行之源凡忠君信友仁民愛物皆自此念而推人而不孝根本既虧他行豈有可述誠念及此則守身不可不謹存心不可不善遠而濟近安民頌親揚名孝也難而救水承歡躬耕脩己亦孝也否則身名一敗辱及父母累及祖宗雖孝子慈孫百立不能改故古賢戰兢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惟恐一至闕越貽父母憂則誠身立品及時行孝當有喜不勝懼之慮或怙恃失一或承感墮弟則補過追遠有無時可已者矣尚敢犯越禮以虐父母乎一家仁一國興仁端自孝行始凡我士民其勿忘源公歎

一重農功以足民食

食本民天八政首開食貨食與貨孰非出自農功故古有勸農之典

朝廷有祈穀之文人食易與為非王道先春後教士民實有事耕耨官長當力為鼓勵每指農耨之時出郭各具酒食賞其勤者俾情耨耨知悅人事既盡則天事可通時和年豐既可以資八口抑可以完

國賦且有三年九年之蓄又可以脩兩荒誠為政之本豈不可不力行也

一恤民力以裕民財

天地生財止有此數繁無勳勳惟計量裕則時者民所最難得而思為壽命之原者也必民收寬一分而民受一分之賜九力使之征無禁之征禁行省簡正項之外全書之外無事苛求則民有餘力錢糧易充兵無虞戾之呼官有紀錄之績較之繁刑之下有傷父母之慮施久之多官受辭組之累其輕重得失為何如願各州縣衛所思之省之齊心以從簡便民財

崇之味也

一端士習以維風化

帝師王佐皆儒者之事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范文正公作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士人有命何其遠大關係在道何其鄭重宜何如砥行修品處則東行孝弟守先待後以大儒自命者固自有人然而不盡然也以先正理學為過屬以仁義忠信為庸常以淳愚才伎相矜尚以武斷把持為本領士為四民之首以讀書耽理之人而離世界之屬又何怪乎愚民

百姓化上作亂而積為干戈盜賊之害氣耶知天下風氣之壞自學校始華薄運醇陰醜而重於武俾名教有賴斯文有光仍自士子始每見名世大業固在胸中儒雅之流而不在懷能得傳之輩也處女衛驚之格言但使循牆之家法頑多士三嘆云

一明教化以興禮義

教化行則風俗美此治象也禮義衰則人心蕩此亂徵也辭讓蓋為斯人固有之良而提撕傲覺則上人倡率之力孝可作忠慈可使柔古昔講禮誼法不出父老而定太平則士類齊父誦之訓而慈行胸臆

南齊書

卷十一

十

百姓上下之等而敢於橫逆此干戈遠自人心而

風俗日偷偷薄可大觀傷也有師帥長人之責者於催科之中常存撫字於政刑之先道以德礼俾化行美俗進斯民於三代之隆得右之恒不關戶路不拾遺耕者讓畔行者讓路之風再見於今日民風既進醇古宜箴當居上考矣

一敦節儉以惜物力

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論語節用愛人又曰與奢寧儉明乎費用度必至傷財必至害民是為民上者宜守節儉矣而編氓百姓之家蓄積幾何而

可為濫用地婚喪祭可盡身家即有餘猶當存餘以防不足況未必有餘而奢靡相尚一經嫁娶而喪中人之業將盡繼之借貸累利日多非變田產則喪柩止天下皆然爾壞民或亦不足也今後飲食服器宮室車馬官民皆宜儉樸不但惜福亦可養德有玉栢必有棄者苟使巧壞人心折中於世道雖為失差每見老成勤儉之家世保其泰輕薄淫蕩之子不知祖父創業之苦人世物力艱難慈意妄為其禍立見是節儉之風人以孝蓋藏此豐豫為吾無間躬行示範當有官長倡之也

南齊書

卷十一

十

一早完糧以免差擾

守法之民刑不及身良善之家吏不至少收獲即完完粮差擾何自而至目今功令森嚴泰罰口至民狀不得不以催科為殷務良民奉法先完刁頑延捱拖欠甚至奸人包侵抗欠日多民狀不得不差催衙役中胆小畏法者固有而借差漁利生事擾民者亦復不少語云差人一至雞犬不寧桑麻樂利之區變為愁慘逃亡之地亦云苦矣何如早先完粮相寒暑雨之後際場及國之餘催呼不至舉室寧止士安誣誦民樂班熙猗猗康年休風豈不

快哉

一積糧米以修山荒

語云年年防歉就順裏之地四達之區而且宜然况
瓊民僻處海隅萬一饑饉薦臻資糧何所資念及此
官當留心常平糴倉使穀賤不致傷農穀貴不致騰
至其出貸入息更無侵漁民無賄賂則昔賢行之而
善者未有行之今日而不善者也若夫民之自為計
又不可不急謀矣蓋愚民無長慮樂歲恒快恒情類
然必思盤餐一粒皆共辛若則平日謹其蓋藏斯凶
年不受凍餒有餘無患千倉萬箱不寬然其有裕乎

有懷金鑑

卷上

七

一完兵餉以資飽騰

民以養兵兵以衛民古今大政宜然豈待事之時似
兵為民累及至有事

國家疆土賴以保全百姓身家資以護衛本道判機時進
山勦賊親冒矢石見兵丁脫受數傷猶奉賊之旗者
兵分交加奮勇格鬪是以性命換糧餉及自秦調
楚監軍行間雨雪此途宵征星邁倫悉兵丁之苦軍
餉之外別無所恃是糧餉直窮丁續命之膏劑不容
緩者也百姓富及時輸納則無當先期完解俾士飽
馬騰壯金湯而雄海疆有藉賢有司實多也

一靖盜窩以安民生

朝廷設官原為斯民興利除害然害之大孰大於盜賊焚
入室虛劫人財帛傷人性命倘漠然視之故事應之
即無營實亦外無以對百姓內無以安自心况
功令森嚴處分極重可以嚴加防範極力緝力拿以安地
方然盜之不能寧也若有數端捕役不通盜實盜則
無盜窩主不嚴盜行盜則無盜捕官不嚴後縱盜則
無盜是當飭捕官嚴捕後剪窩主盜源既清則緝獲
為易再嚴保甲以絕匪人之叢慝賞格以奪通賈之
心大則官兵勦滅小則鄉勇民壯擄擊散處他逃則

有懷金鑑

卷上

七

州縣各地方官同心合志不分疆域不交相推諉盜
賊何自而匿貽生民之害哉本道世居京師判機知
卸力擒多盜辦此最惡願與各地方官矢志力行以
安民生不獨仰副

功令也

一選鄉約以鼓勸善

官不能家喻戶曉而村落市鎮深山窮谷所有鄉
約講明義理平人之忿息人之爭勸人為善補官長
精力耳目之所不及最為有益有古重之今則用以
買糧買草催呼力役貶視之則高品不出強為之

則所應非所求無鄉約之樂有苦累之實所以高年有德之人聞風而求去強派濫用之人安能乘直詔其以收忠義之用哉今各州縣當慎選行高德厚為一鄉推重之人立為鄉約用本等服色優以禮貌兄共雜從差徭鄉中平民後生皆聽約束坐必居上行必讓先如有惡少抗禮即稟官懲處奸頑兇徒即具稟拿究行之三年風俗漸化於善該地方官送扁旌獎是亦助風化之一端扶德教之美政也奉有欽頒鐸書另驗舉行

一嚴保甲以戒奸究

奉奉

古

鄉約用以勸善保甲用以勸奸古人良法美意歲以加美後人故事規之故有力之眾不肯為而萊備之人為之共志因不在勸公而力又不足服眾亦鼓舞之無術也各州縣查獲徭徭或三十家或五十家或一百家立一保長選有力有用之人為之亦見其難從差徭再十家立一甲如有出入詭詐跡跡不定面生可致及行兇殺人罵人欺壓良善刁狡無賴皆令報官拏究奸盜則置之法必不縱容以貽報者之害兇徒惡人則如責亦整立惡人邪簿以防加害復犯但嚴飭保甲不許生事指索而地方亦不得借端

填害免差如此保全如此如甲長有匪類則處甲長保長有匪類不舉則處保長保甲皆舉而勢豪富厚不修及控誣告害令不能行則嚴法重處庶奸盜免惡無容身之地官免恭罰之累民亦受寧謐之福矣

一查逃人以究羅法

保甲既立查有專責凡有新來及假稱探親賣友言貌不像本地之人保長甲長即為盤問報官審實係真逃人保甲長即立為行賞窩匿之家即立為究辦各州縣仍將督撫堂新舊逃人處分則例令細心查辦屬成職本職正無訛發到刷印每保甲各給一本

奉奉

五

一本令挨門逐戶講解曉諭俾知法度之嚴庶不敢犯如有自回及出首之家照例免罪

一勸民息訟以省功費

易曰君子作事謀始凡戶婚田土及交易貸借之事俱宜慎之於始始之不慎後必有爭誠慎之於始則宜思今日如此後有變端何如結局則真得之心決然俾之念息矣且理上過不去的事官必不費心料理必執法而問理直者獲伸理曲者罹法然直者雖獲伸亦必候審理未竟候功當思一日官事十日難了且差役需索在所不免若曲者審理必輸則罰隨

之差索過之是何如曲者降氣直者存志赴之鄉約聽其公處則兩造之氣既平又省功免費豈不為好善之民民歟

一公明辦理以服人心

勸民息訟民牧之良除奸誣刁訟法所必處外亦有強凌弱愚侮善勢豪欺壓小民及大奸大惡冤期必伸小民不肖不告者則宜導明有王法曲有鬼神之戒事一認理虛公明斷行收受賄賂諸賈有司之所不為即徇庇託亦非本心之所安况

功令森嚴刀風日熾今為之約凡審一事必立一鐵案而

金鑑

卷五

五

造于証細心審訊必求得情休庵無疑實雖得情

勿言然經我承問宜審矣不論何處總不出此理我

認理既其即有變其於我心無愧三代猶在人心

止司必然加賞識此之謂父母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

母好惡一偏則訟端不止昔賢有言於頌者怨誅之

漸欲誅者愧厲之義我同人譯思及此子視家視當

有悚慄然後者矣

一禁短價以避商困

為國貴有人民富康在有市鎮古者日中為市立有平價之官本謂有實價民價之分則居一官已足百

姓之上仍希步小便宜便其脂膏以潤膚體賢有司必所不忍此處必無其事本道見他處有此故爾與我同人鑒戒之今行商坐賈火得利益則海外百貨來聚殷富節之賢者之一念而有餘矣官既如此爾百姓亦當見良知義勿因官買天湧價行欺負官長慈愛之意也

一禁局騙以通商賈

萬苦出於囊次則商賈拋父母離妻子携資本甚有借貸幾事者數月披星登山涉水受盡驚危以希蛇頭而身會行店生叔其利勞還分矣信實之店公平

金鑑

卷五

五

代售牙用宜然乃有不務本分奢修妄為引客至家

百般惡誘將貨物賣此還彼遞至虛籠終坑客本語

云財命相連遠商豈肯甘心告之官府豈有受騙反

輸之理爾時受刑受辱仍然完銀何如老成信義賣

一家完一家受不貽驚之勞金使辛苦奔波之牙利

客獲本想千里來投源頭治水利益不止一家否則

既長行止又斷生機其各猛省勿踰他轍

一禁強買以鼓貿易

近悅遠來為政之要海外之貨得之匪易有本必圖利少有所得民即樂從若強求勢壓人各思避即欲

招至貿易以有易無豈可得乎若公平為理將變雖
海濱百貨輻輳義未趨而收其利不咸五郡之知
一禁賭博以保身家

士農工商各有本業精一可以成名可以養家即微
末生理力役養身皆自求口食人無營穢一至賭博
人皆賦之倍貸則曰某人好賭難以完局婚姻來訪
則隣里不肯輕舉恐貽後患行止一畏百事瓦解况
表逃殺賭逃盜忌厚人家產幾子弟必不為此世人
成家立業必自艱難勤儉苦心勞力中來方能養之
長久以一奕一博輒散傾人之家蕩人之產擇為已

有只此心術已為不善造禍豈肯相容所以好賭之
人與富賭之家究歸窮盡不為益數身則喪父祖之
業而貽妻子之恨來觀支鄰黨之覆清夜一思當為
汗下急改前非如有死者該則縣最為懲戒禁示逃
日京師滿漢犯此俱處分極嚴本道目擊流徙大加
遊示者不一而足慎之勿犯以保身家而作良民又
可為孝義之人而成禮義之俗矣

以上條約天之恩恒豈肯昧之服官界摘數條期與官
民一一見之施行但物任未諳本地土俗民情俟有訪
聞並端人正士條陳斯民利病應與年者再為示諭

守瓊條約

為嚴立條約以期遵守事照得本府荷

皇上親行引見不以本府謝芳界以守瓊之任夙夜冰兢
務盡厥職以不負委任之意初入其境沙磧盈野
蔓葉烟烟弊之象測焉痛心為親所謂田疇漏綠煙
火萬家者乎共聞利有當與害有當革僕採訪的確
次第舉行外今即目前急務及各屬積弊約畧數款
與爾官民人等期共遵守如有故違官則拘拿吏則
究處必不輕宥所有條約開列于後

一嚴懲貪吏周官六計首重廉能蓋吏而能廉則歲富
于民百姓蒙休不但當身被顯榮之名即後世亦遠

清白之譽若簞簋不餽敗類貽羞雖貨賄山積而性
命隨之竟何益哉今

朝廷重廉吏之選嚴介墨之誅無非欲有司約已裕民而
成無欺之治清吏自思豈可以一青之累干吏之法
哉本府清白自矢可質天日爾屬亦當各愛其品勿
致濫竊本府不惜榆揚申獎各

上堂以列薦贖若甘自染指亦必據實揭報不能代為
之寬也

一約束衙役士人家修庭獄無非欲行其所學豈理以

意詔有司奉

國之法足圖之用求無通賈無缺額人夫至火耗之加勘

卷三

卷三

原以供抵補解費之用完乃為不肖潤素之計請自

受者必不爾也況瓊民僻處海濱近被遷移既不堪

命即正項取盈已有焚林竭澤之慮荷額外加收策

泰其何堪哉自今各州縣徵收錢糧皆以司頒法馬

為準如聽信里老叔役庫書人等假火耗名色多取

耗聖者許納銀人戶赴府陳告以憑究究其納糧人

戶概用依假及短少銀數者一併究治

一禁止刁訟使民無訟聖人所難但使訟簡而民自安

瓊郡僻處海外地遠法疎恐愚民誤聽訟師唆誘空

奏束勝勿論大小真偽不由州縣輕聽本轄兵控不

過借上臺名色以嚇制鄉愚或匿不對理或挾騙求

和勢所必有今按凡告戶婚田土裁報開闢等事須

於本衙告理如徇情偏坐之弊方許上告若所告涉

虛不惟仍加重處戮後之人一併懲治

一禁止官價凡州縣公費自有額賦不許私以里下票

取行戶至一應日用物件不得不需者俱給見價數

銀與民間一體平賈不許惜口官價短火價值阻礙

民濱海依山草木食深可憐憫即有肥甘能下咽

乎本府淡薄自守不事濃腴斷不肯以口腹累民間

各屬亦當體恤此意即生民受福矣若衙役侵扣搜

和依假查出治以重罪

一杜絕餽遺官方之賄由于賄賂賄賂之行起於囑託

和啓私書皆其漸也值今

功今森嚴凡私相交結餽送慶賀奉有

嚴禁所屬大小官員各宜恪遵務要殫心政事杜絕私

交敢有情節禮名色私派民間者即行揭報本府清

白自矢不昧天日不但不惡以為落整實不敢以身

試斧鉞也願各宜自愛所以愛人

一崇尚學校厚序重地乃

國家文運所關為司牧者必時加鼓舞然後其才輩出為

朝廷儲公輔之器其在教訓導等官固有陶成之責

州縣為諸生表率不可不勤加訓會教諭文藝或時

共饋餼或助其筆資以培植文教諸生亦當潛心誦

讀不得已攬錢銀與戚詞訟自甘不類為有司所鄙

如有此輩輒則行學朴責重則甲道掃筆咥勝何及

一嚴拿邪教左道惑衆感世所誅至盡殺人

愚民不故益此輩設心奸險為謀詭秘其害匪細聞獲

此風盛行有為蛇蝎蠱者有為蝦蟇蠱者有為金蠱

及聞整斬賜蓋者與人一不如意即飛詈中人立致

身死若不嚴行禁止長此安窮除本府密行訪拿外

爾州縣即多方禁飭勿致外風蔓延祥害善民如有

犯者立置重典則國境安福矣

一申飭城守士人行作吏則百里之封疆寄之安與俱

安危與俱危豈可忽視之必無辜當為有事之防

查則謹其門禁稽察奸宄夜則嚴加巡邏防其盜竊

至倉庫監獄所係尤重必時時檢點勿令一隙可乘

一夫作難則金湯永固而功名可保矣慎之

一嚴拿逃人隱匿逃人之禁最為嚴厲自流家破陣舍

籍沒上官不又覺察者罪生降革受累匪淺設遇難

離

神京萬遠其間商賈往來軍旅經絡安知無竄伏夾

其中為地方不及覺察者所屬官吏宜令地方保甲

人等凡鄉村城市詳加稽察若有踪跡閃爍言語可

疑之人嚴加盤詰有即解府轉解無即取其甘結存

案此第一要務勿得泄

一勸墾荒田民以食為天食以農為本使田疇任其荒

蕪不思多方開闢則石田土滿

國賦何由而足民生何由而安墾荒於懸海外曰處水

濱早則枯稿潦則波流易至暴蕪為之幸者必時加

勸誠獎其勤苦懲其懶惰其無主荒田許招徠開墾

俟收成之後起科納稅年終連冊報府有能開主數

頃者即申詳各

上臺以便 題請酌量優陞如違即以下議糾報

一禁止賭博士農工商各有本業務滿賭博世所輕賤

本府每見無賴之徒以輕博賭小則有傾家蕩產之

慮大則致為盜殺身之慘況今

京師新禁甚嚴滿漢犯此俱嚴加處分本府目擊流徒

指示若不一而足嗣後各屬有奸賭及窩賭者該州

縣巡捕人役即當拿究治罪有能揭告者即以所賭

財物充賞勿得疎縱以長匪類

議與革判罪詳

為博訪地方利弊事者得與利革此

憲臺求治之盛心而地方之慶生民之福也第早存預

任伊始其與東民隱尚未週知茲蒙

憲臺垂問又不敢默然自棄就就見聞所及而列陳之

不知有當於

清問否也

一盜賊之宜靖也夫言拜盜于今日亦既法嚴今具矣

然欲明拜盜之源者當先定考成之法道府既無常

兵之例而地方失事輒據戴罪之憂提獎司諸之極

而州縣疎防反避司城之責保無有諱盜以自飾

盜以自恣者乎此消弭之所以難也法莫若分文武

之考成夫地方之有盜當以失于詳報者罪文官而

以失于捕獲者罪武功以督緝責之營弁而以保甲

責之守令于是文有文之責不敢諱盜以欺

君父武有武之任必不敢縱盜以取閭閻文教于未為盜

之先而武治于既為盜之後將民自不為盜而盜皆

化為民又何消弭之足慮歟

一荒禁之宜整也夫勸墾之令 國家素有成書或從

侵畝銀者有之或不給俸滿即陞者有之法至善也然

禁荒墾墾者宜有必奉行之不力而民墾棄其田土

半墾在熟地之禁無能脫于催科之苦遂致荒土之

民不復見開墾之樂也則欲墾墾荒先恤熟地或

寓撫字于催科或緩徵輸于秋成令熟地不蒙其害

而後荒地共趨以為利矣如曰給牛種以便開墾太

冗兵以興屯田早府又恐阻于時勢而不得行也

一兵餉之無資也兵餉匱乏所在見告而在粵地為難

甚夫粵乃形勢之區也休山濱海易為伏奸不虞重

兵恐無以禦寇桑而是羅泰布適足以糜

國餉故親全粵而計之一歲之賦稅而不足以供一歲

之生食沒取資於他省矣即以瓊島而計之一歲之

課餉尚不足以供一歲之軍需又仰給于藩臺矣持

筆者方困于餉員又何以資于飽騰乎故為裁兵之

說者曰海運抄減大落已總兵責乎裁也設或一隅

告警營伍得信為口實孰任其咎此裁兵之所以難

也雖然兵固不可議裁汰獨不可裁員蓋乎兵固不

可撤汛防獨不可去老弱乎通者文武既不就為夫

夫孰有敢退而問焉者

一憲臺誠遠慮之官故藉而稽之遂伍而閱之核其機

另汰其老弱淨一精兵可勝數十罷兵也去數罷兵

即以省百餘餉也予以資飽騰而壯軍威計無善於
此者

一橋廠之義奸宜除也夫粵原為貨貝之國而軍餉半
仰給於課稅一有奸民罔利于其中始而困于商者
繼且虧于

國始之能于稅者因之能夫餉商利幾何豈能堪此踴奪

乎

皇上親政之初業已嚴為禁革

天錫凡在臣民執不恪遵獨是瓊商之所苦者不在奸民

之罔利而在海禁之過嚴美瓊州四面環海地方涉

鹹民之借以克餉者惟椰藤花木是賴況數千餘兩

之稅皆士卒之所待命乎邇者海禁森嚴界外之物

皆有屬禁商民固不敢以身奔賊矣獨留海安海口

得以資遷有無實乃

聖天子懷遠之鴻慈茲復值巡海大人之嚴禁椰藤俱不

許北渡於是商賈憂足兵民待斃商何以通餉何以

裕乎故敢因

明開而切陳之要惟他屬禁為便也

一驛站之累民宜慮也夫驛站之設原以通天下之

皇華內而宣猷布令外而軍興輸輓莫不取給焉苟處置

失宜則胥吏肆其需索百姓疲於供應民之致累此
其故也我

國家計里置驛計夫校糧九水陸之役載在經制者法至
周也然立法者存恤民之意而奉法者果皆恤民之
意乎故驛騎歸官養失而暗貪販賣者有之站船已
例設矣而私封行旅者有之往來累民事盡罔錢糧
之無幾狀如以為錢糧無幾也額設之外復有協濟
軍興之會許走正項似無足慮者法當嚴扣剋之弊
而重懲站之罰驗勘合以訪詐冒置循現以動稽核又
孰敢有騷擾驛道者乎是則以之楚驛困者無以之

楚民困矣

一盜準之假冒宜防也天下之利惟鹽為大而利中之
弊亦惟鹽為最故引誘則新商監薄則病民屯田廢
而商古於納課限引行而民苦于食鹽巡警嚴起而
私販興商與民俱不可開矣矧粵界在南服軍興之
需半給糗海而且聞楚南賴官惟粵是賴故地遠
則法疎而奸生則商固早府以為欲不誤課當先恤
商歟期恤商當消假冒苟離場俾之灶戶更曉守其
恒泰而假冒必不能行于灶矣引票付之商網開津
廠共察挾而假冒必不能行于商矣而且劉設不竹

除盜無禁則恤社即以恤商恤商即以誨餉若夫嚴私販之禁究餉之源自有驅使以主其事早府何容他贅焉

一樹黨之休惡城社也吏操為奸京于有司之不明而城社是忌亦由持法者之不嚴審請

律今有衙役犯禁一兩疏徒之例官府失于覺察有罪生澤革之制法至嚴也然法嚴而竊不除非法之咎本法者之咎也今

憲臺持節南粵明罰除濫調紀革新正群奸懾服孤鼠屏跡之時又何城社之足懼共憲訪拿之無其術哉

自早府思之拿小盜易拿大盜難拿已犯之大盜易拿未發之大盜難小盜技拙于捕途而愚瞶至于竊竄一廉明縣令治之而已是大盜則心存鬼域三蓋之謀已營之于平日五技之用又掩飾于目前已犯者或可按罪以究機未發者多執潛而鼠竄知以爲官吏之拘報足憑也未始不出於一人之憎惡報信之審訪可據也未始不出於一時之風聞要責於酌于功報之中而取供於被害之口於是殺一盜而群盜知警夫若云投鼠忌器宜遵古訓而埋輪之風又何以樹萬世之威望也哉是在

憲臺命乾斷以剔整之已耳

一任士風之日漸凌夷也從來風俗之成原於士類而振勵之責賴平君師弟子應耻之不惜或由于桃寒之迫其身而庠序仁讓之未興臂困夫困窮之屈其性使無以鼓其志氣而培其貞心則愚公之下無士而抗威之中有士矣辟雍之內無士而簿書之庭有士矣今欲令士風之丕振則廉膳不可不儉也夫廉膳之裁和原為軍興一時那宜之計今則四海寧謐失重讓勸士之謂何可令其餽粥無資欲繼則師儒不可不復也舉此之任風教關焉古者大司徒以三物教民于鄉而漢宋皆選大儒以任其事今則半屬明經失講學明倫之謂何可令闕茸居其上欲要在學校之不可不崇也泮宮為養育人才之地古王者尚有臨雍講藝之文今則饒遠成俗動為有司所不齒崇儒重道誰何可令德遠無與哉

憲臺誠統三者而行之將見士生遂而士性淑士氣申而士風淳雲漢作人之雅可再親矣

一私派之宜禁也蓋性正之供業有成書即公甸之集皆有定例私派何自而興我撥厥私派之由未始不自設出隨其端或托名手樂輸或假借平公費在賢者

固留民力乎有餘而不肖者勢必昧求乎無盡德怨上之人罪之也于是申詳於上曰從無私以累民也不知小民之脂膏已充貪吏之囊橐矣姑陽半陰達之故所以助

憲臺之下詢也早所以為欲禁私以當先頒由卑由卑察而民知有定額矣復下令於國中曰有私派者許揭告揭告行而吏知所攝服矣況檢而籍沒之例固有司之所盡知也貪墨者縱不愛百姓寧不愛功名乎縱不愛功名寧不愛身家性命乎語曰大臣法而

小臣廉今

卷五

手

憲臺既飭法以率屬矣私派之弊可從此而絕也

一加耗之宜革也夫火耗之加原為抵補餉銷之資究乃成不肖潤竊之計况粵民當遠徙流亡之餘即取盈于正供已有焚林竭澤之慮恐額外苛求平原其答雖在府司而亦不盡在府司也即如一巡解餉難也水脚有費陸行有費甚而扯批俱有費一撥給軍也高下出于掾吏之手持衡者孰敢與之過爭况視乎管伍之使押解者誰敢逼之過竊問此項錢糧果出之有司乎抑出之民間乎夫明收暗取之所以不能清釐也然則清釐之法莫若嚴禁勒索為要

準司頒法焉以為試加收與短額者同科驗批剋之先後以收納與賄及受賄者罪同官吏既無雜項之累小民自免額外之征為有司者夫孰忍以旬月加耗之名而媚上官之胥吏乎此端本澄源之治未始非清釐之一助也

一撫丁之籍名行劫也天下之受其弊禍者不少矣而在瓊為猶甚去歲之揭案方懸而今春之槍掠如故惡夢重聞又外誠守今之幸百姓之福也嘗考古之撫盜也或遷之于洛邑或待之以不死未聞委之以重任處之以要害者哉

卷五

手

國家威德遐暢逆孽怙禍者其投誠之義關以自新之路能者授之以官勳勇者列之于行間亦既推心置腹矣孰意鷹眼未化狼心猶存之輩假借脫巾之呼用逞跋扈之勢推其心必曰吾始以行劫而就撫今既就撫亦何憚而不行劫乎奈毒百姓驚擾行旅亦云至矣始知長年之撫未始不有所激也為今之計撫之以寬恐愈無所畏忌糾之以猛恐詭詭之舉傷成法莫如遷之內地以離其巢穴分其部伍以銀其羽翼絕其將領以做其將來使之相習于仁新義摩之中庶可化豺狼而為麒麟矣又何制取之足慮哉

一汛弁之擒盜匪良也夫設汛以防要害所以達威銷
萌層天下于磐石之固也款其款盜以安良非款其
誑良以為盜也如任其指盜以誑良是天下無捕役
之盜而有代罪之民人亦何憚而不為盜乎自卑所
思之平日之防守何在而今盜奴于其前事後之捕
緝何功而又誑良以塞責嗟此愚民何以當其網羅
也及至幸獲昭雪而身家為之已空矣為今之計非
嚴行禁戢不可也寬捕獲之限嚴誑陷之律使拷掠
不行于武弁則誑刑莫逞禍訊惟歸之文官則昭雪
易見是又當合文武之心化兵民之見以共任治平
也若夫造風影之說而妄稱通海快積恨之仇而輕
云出界非置重典以禁戢之平所忘無以為功矣以
上數款皆卑府森測之見如果對罪不遺疑候
惡莖株擇施行

德政碑文

嘗讀古循良傳而漢治稱最以宣帝注意二千石為
吏民本行意行權但無負于國有濟于民以為盡職
地故一時龔黃朱丹皆治行第一晉尉如錫光昭史
冊歷千百年來猶翫慕之至今日史治之難莫守
令若龔薛保廉撫于催科其何以乘善厥施王成之
加秩識者耻之倪寬之請恤亦魯弗廉遂求其以實
心行實政而弗邀一日之名以永繫百年之慕者就
如我

觀翁牛老公祖執公起家鄉耆世好青緇以名甲第介
牧豫章之南陲介分甌粵其樵校安輯集衆鴻而清
泉獲多著救寧之助奏最于

廷以循卓膺

內召水衡行部風清江漢間方得執視虛左

疇晉輪扉乃

當宁掄才尤重大府之選以師相親民古制也胡金明要
地試利器于盤錯特推轂為公受

命陞歸澤署星臨重斐欣夾竹馬歡來暮而目霽隨車
一如鄭戡出守時公乃開誠布公進士民而昭宣德
意豈弟君子感慈母政清刑簡行之三年如一日其

謝侃遠則魚可懸也茹水藥則虎可瘞也蓋戊戌則
鵠可集也新文廟則雉可翬也謀子於而時加提誨
則鬢泮之虎李森也且而經潞水之災城垣傾圮
赫連道址幾間成臣公宵旦經營捐資倡義而急公
子米者各盡厥心百二金湯得復屹然則功之可垂
者尤其大端也至有勢處而難公私交固雖吾廷之
丁糧為甚地大而荒民經屢創之餘義子遺正供
維艱我公籌產代輸不啻蘇頌何寬之償通矣無何
洛邑太重尤為久闊司牧之謫調席不暇暖公雖刻
肉莫濟竟以未及額掛吏議正天之善轉移以諧大
用意在公亦可少邵其責乃憂民之心終不稍懈痼
癩切膚服無已合郡之紳士軍民攀轅哀籲者伏
闕莫伸述德政撰驪曲將以道左棠蔭詩勿剪勿伐
之頌未已也尤謀所以寄壙珉而傳不朽走二千里
間記于余叨居廳管又庇棠陰知公之深憫公之
至竊有嘆於今日史治之難莫吾追若而我公之以
實心行實政雖一日之考成如是而百年之永慕常
新異日大展經濟秉節鉞以重惠茲土則口碑如昨
即傳之世恐白石易朽而公德政之在人終莫朽
也予以晚美漢治宰佐傳循良一傳已哉公諱天

百寮金鑑十二卷

內府藏本

國朝牛天宿撰天宿字觀薇章邱人康熙中官瓊州
府知府是編前為總論七卷以中外職官為次取
古之稱職者略載事迹而以歷代官職沿革并諸
條之首八卷至十卷別列廉潔度量用人刑賞恬
退忠烈武功七門亦畧據事實挂一漏萬十一卷
則載古來箴銘訓頌之類而以已作參錯其中至
十二卷則自敘其粵中政績而以去思碑終焉未
免近於自炫矣